kolistan 推荐书系

红楼梦原著 论著系列



Produced By Kolistan

新譯孟子讀本

紅樓夢目錄

第一回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夫人仙逝揚州城
第二回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冷子興演說榮國府
第三回　賈雨村寅緣復舊職　林黛玉拋父進京都
第四回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蘆僧亂判葫蘆案
第五回　遊幻境指迷十二釵　飲仙醪曲演紅樓夢
第六回　賈寶玉初試雲雨情　劉姥姥一進榮國府
第七回　比通靈金鶯微露意　探寶釵黛玉半含酸
第八回　戀風流情友入家塾　起嫌疑頑童鬧學堂
第九回　金寡婦貪利權受辱　張太醫論病細窮源
第十回　慶壽辰寧府排家宴　見熙鳳賈瑞起淫心
第十一回　王熙鳳毒設相思局　賈天祥正照風月鑑
第十二回　秦可卿死封龍禁尉　王熙鳳協理寧國府

中國科學院人文科學研究所藏書

第十四回　林如海捐館揚州城　賈寶玉路謁北靜王
第十五回　王熙鳳弄權鐵檻寺　秦鯨卿得趣饅頭庵
第十六回　賈元春才選鳳藻宮　秦鯨卿天逝黃泉路
第十七回　會芳園試才題對額　賈寶玉機敏動諸賓
第十八回　林黛玉慎剪香囊袋　賈元春歸省慶元宵
第十九回　情切切良宵花解語　意綿綿靜日玉生香
第二十回　王熙鳳正言彈妬意　林黛玉俏語謔嬌音
二十一回　賢襲人嬌嗔箴寶玉　俏平兒軟語救賈璉
二十二回　聽曲文寶玉悟禪機　製燈謎賈政悲讖語
二十三回　西廂記妙詞通戲語　牡丹亭艷曲警芳心
二十四回　醉金剛輕財尚義俠　癡女兒遺帕惹相思
二十五回　魘魔法叔嫂逢五鬼　通靈玉姐弟遇雙仙
二十六回　蘅蕪院設言傳蜜語　瀟湘館春困發幽情
二十七回　滴翠亭楊妃戲彩蝶　埋香塚飛燕泣殘紅

二十八回　蔣玉菡情贈茜香羅
二十九回　享福人福深還禱福
三十回　寶釵借扇機帶雙敲
三十一回　撕扇子公子追歡笑
三十二回　訴肺腑心迷活寶玉
三十三回　手足眈眈小動唇舌
三十四回　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三十五回　勻玉釧親嘗蓮葉羹
三十六回　繡鴛鴦夢兆絳芸軒
三十七回　秋爽齋偶結海棠社
三十八回　林瀟湘魁奪菊花詩
三十九回　村老嫗說談承色哄
四十回　史太君兩宴大觀園
四十一回　寶寶玉品茶櫳翠庵
薛寶釵羞籠紅麝串
多情女情重愈鍾情
春困倦理繡抛梭滴
拾麒麟侍兒論陰陽
含恥辱情烈死金釧
不肖種種大承笞撻
錯裡錯以錯勸哥哥
黃金鶯巧結梅花絡
識分定情悟梨香院
蘅蕪院夜擬菊花題
薛蘅蕪諷和螃蟹咏
痴情子寧意覓蹤跡
金鴛鴦三宣牙牌令
劉老老醉卧怡紅院

四十二回　蘅蕪君蘭言解疑語
四十三回　閒取樂偶攢金慶壽
四十四回　變生不測鳳姐潑醋
四十五回　金蘭契互剖金蘭語
四十六回　優孟人難免優孟事
四十七回　獃霸王調情遭苦打
四十八回　濫情人情誤思遊藝
四十九回　瑣瑞世界白雪紅梅
五十回　蘆雪庭爭聯即景詩
五十一回　薛小妹新編懷古詩
五十二回　俏平兒情掩虾鬚鐲
五十三回　寧國府除夕祭宗祠
五十四回　史太君破陳腐舊套
五十五回　辱親女愚妾爭閒氣
瀟湘子雅謔補餘香
不了情暫撮土為香
喜出望外平兒理妝
風雨夕悶製風雨詞
鴛鴦女誓絕鴛鴦侶
冷郎君懼禍走他鄉
慕雅女雅集苦吟詩
脂粉香娃劉姥姥
賤香塢雅製春燈謎
胡庸醫亂用虎狼藥
勇晴雯病補雀金裘
榮國府元宵開夜宴
王熙鳳戲彩斑衣
欺幼主刁奴蓄險心

五十六回　敏探春興利除宿弊
五十七回　慧紫鵑情辭試莽玉
五十八回　杏子陰假鳳泣虛凰
五十九回　柳葉渚邊嗔鶯咤燕
六十回　茉莉粉替去薔薇硝
六十一回　投鼠忌器寶玉瞞贓
六十二回　憨湘雲醉眠芍藥裀
六十三回　壽怡紅羣芳開夜宴
六十四回　幽淑女悲題五美吟
六十五回　賈二舍偷娶尤二姐
六十六回　情小妹恥情歸地府
六十七回　見土儀顰卿思故里
六十八回　苦尤娘賺入大觀園
六十九回　弄小巧用借劍殺人
七十回　識寶釵小惠全大體
七十一回　慈姨媽愛語慰癡顰
七十二回　茜紗窗真情揆癡理
七十三回　絳芸軒裡名將飛符
七十四回　攻瑰露引出茯苓霜
七十五回　判冤獄平兒行權
七十六回　斷香菱情解石榴裙
七十七回　死金丹獨艷理親喪
七十八回　浪蕩子情遺九龍佩
七十九回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八十回　冷二郎一冷入空門
八十一回　閒秘事鳳姐訊家童
八十二回　酸鳳姐大鬧寧國府
八十三回　覺大限吞生金自逝

七十回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雲偶填柳絮詞
七十一回　嫌隙人有心生嫌隙　鴛鴦女無意遇鴛鴦
七十二回　王熙鳳恃強羞說病　未旺婦倚勢霸成親
七十三回　痴了頭悞拾繡春囊　懦小姐不問累金鳳
七十四回　惑奸讒抄檢大觀園　矢孤人杜絕寧國府
七十五回　開夜宴異兆發悲音　賞中秋新詞得佳讖
七十六回　凸碧堂品笛感淒情　四昌館聯詩悲寂寞
七十七回　俏了襲抱屈夭風流　美優伶斬情歸水月
七十八回　老學士閒徵姽嫿詞　痴公子杜撰芙蓉誄
七十九回　薛文起悔娶河東吼　賈迎春悞嫁中山狼
八十回　美香菱屈受貪夫棒　王道士胡謅妒婦方
八十一回　占旺相四美釣游魚　奉嚴詞兩番入家塾
八十二回　老學究講義警頑心　病瀟湘痴魂驚惡夢
八十三回　省宮闈賈元妃染恙　閙閨閫薛寶釵吞聲

八十四回 試文字寶玉始提親
八十五回 賈存周報陞郎中任
八十六回 受私賄老官審案牘
八十七回 感秋殺撫琴悲往事
八十八回 傳庭訓寶玉讀孤兒
八十九回 人亡物在公子填詞
九十回 失綿衣貧女耐嗷嘈
九十一回 縱濫心寶蟾工設計
九十二回 評女傳巧姐慕賢良
九十三回 甄家僕投靠賈家門
九十四回 宴海棠賈母賞花妖
九十五回 因訛成實元妃薨逝
九十六回 瞞消息鳳姐設奇謀
九十七回 林黛玉焚稿斷癡情
九十八回 探驚風賈環重結怨
九十九回 薛文起復惹放流刑
一百回 寄閑情淑女解琴書
一百一回 坐禪寂走火入邪魔
一百二回 正家法賈珍鞭悍僕
一百三回 蛇影杯弓聲娜絕粒
一百四回 送藥品小郎驚叵測
一百五回 布疑陣寶玉妄談禪
一百六回 玩母珠賈政參聚散
一百七回 水月庵掀風月案
一百八回 失寶玉通靈知奇禍
一百九回 以假混真寶玉瘋顛
一百十回 洩機關璽現迷本性
一百十一回 薛寶釵出閨成大禮

九十八回　苦絳珠魂歸離恨天
九十九回　守官廠忠奴同破例
一百回　破好事香菱結深恨
一百一回　大觀園月夜警幽魂
一百二回　寧國府骨肉病災侵
一百三回　施毒計金桂自焚身
一百四回　醉金剛小鄰生大浪
一百五回　錦衣軍查抄寧國府
一百六回　王熙鳳致禍抱羞慚
一百七回　散餘資賈母明大義
一百八回　強歡笑薛蘅蕪慶生辰
一百九回　侯芳魂五兒承錯愛
一百十回　史太君壽終歸地府
一百十一回　驚鴛女狗主登太虛
病神瑛淚灑想思地
閨邸報老舅自搪驚
悲遠嫁寶玉感離情
散花寺神籤驚異兆
大觀園符水驅妖孽
昧真禪兩村空遇舊
痴公子餘痛觸前情
驄馬使彈劾平安州
賈太君禱天消禍患
復世職政老沐天恩
死纏綿瀟湘聞鬼哭
還孽債迎女返真元
王熙鳳力詘矢人心
狗彘奴欺天招彩盜

一百十二回　活冤孽妙姑遭大劫
一百十三回　憾宿冤鳳姐託村嫗
一百十四回　王熙鳳歷幻返金陵
一百十五回　惑倫私惜春矢素志
一百十六回　得通靈幻境悟仙緣
一百十七回　阻超凡佳人逢舊主
一百十八回　記微嫌舅兄欺弱女
一百十九回　中鄉魁寶玉却塵緣
一百廿回　甄士隱詳說太虛情
死警仇趙妾赴冥曹
釋舊憾情婢感痴郎
甄應嘉崇恩還玉闕
證同類寶玉哭相知
送冤柩故鄉全孝道
改聚黨惡子獨成家
驚謎語妻妾諫癡人
沐皇恩賈家延世澤
賈雨村歸結紅樓夢

甄士隱夢幻識通灵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此開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因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灵之說撰此石頭記一書也故曰甄士隱云但書中所記何事何人自又云今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竟其行止見識皆出于我之上何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釵哉悔則有餘悔亦無益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此時自欲將已往所賴天恩祖德錦衣紈袴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負師友規誨之德以致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知我之罪固不免拋閨閣中本自歷歷有人攜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其短一併使其泯滅也雖今日蓬牖茅椽繩床瓦灶綠窗風晨雨夕更覺日間人靜燈清牕外竹影搖階心有所感偶成一絕曰

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云作者痴誰解其中味

這一回書雖是敘演出一段故事來亦可使閨閣昭傳復可悅世之目破人愁悶不亦宜乎故賈雨村云此中頗有幾個人在內亦未可知雖如此也不可不預為立言開卷時節不敢唐突方成此書也

列位看官你道此書從何而來說起根由雖近荒唐細按則有趣味待在下將此來歷注明方使閱者了然不惑原來女媧氏煉石補天之時于大荒山無稽崖煉成高經十二丈方經二十四丈見方的大石三萬六千五百零一塊女媧氏只用了三萬六千五百塊單單剩了一塊

未用，便弃在青埂峯下。不知此石自经煅炼之後，灵性已通，因见衆石俱得補天，独自己无才不堪入选，遂自怨自嘆，日夜悲伤，幸幸惭惧。一日正当嗟悼之际，忽见一僧一道，远远而来，生得骨格不凡，丰神迥异，来至石下，席地而坐，谈见一块鲜明莹洁的美玉，且又缩成扇坠大小，可佩可拿，那僧托于掌上，说道：形体到也是个宝物了，还只没有实在的好处，须得再镌上数字，使人一见便知是件物，方好携你到那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去安身乐业。石头听了，喜不能禁，乃问：不知赐我那几件？青埂大师未曾说到何处，望乞明示，未审可镌何字？那僧笑而不答，那僧说：通，你且莫问，日後自然明白。说着便袖了那石，同那道人飘然而去，竟不知投奔何方，何舍，後来又不知过了几世几劫，因有个空空道人访道求仙，忽从这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峯下经过，忽见一大石上字迹分明，编述历历，空空道人乃从头一看，原来是无才补天，幻形入世，蒙注大士渺渺真人携入红尘，历尽一番离合悲欢，炎凉世态的一段故事，後面有一首偈云：

　　无才可去補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此係身前身後事，倩谁记取作奇传。

诗後便是此石蕴落之乡，投胎之处，亲自经历的一段陈迹故事，其中家庭闺阁的琐事，以及闲情的词诗，到还全备，或可適情解闷，然朝代年纪，地舆邦国，却反失落无考，空，

道人遂向石頭說道：「石兄，你這一段故事，據你自己說有些趣味，故編寫在此，意欲問世傳奇，據我看來，第一去朝代年紀可考，第二並無大忠大奸理朝廷治風俗的善政，其中不過幾個異樣的女子，或情或癡，或小才微善，亦無班姑蔡女之德能，我縱抄去，恐世人不愛看呢。」石頭笑答道：「我雖何太癡也，若云無朝代可考，今我師竟假借漢唐等年紀添綴，又有何不可？但我想歷代野史，皆蹈一轍，莫如我不借此套，又到別致新奇，不過只取其事體情理罷了，又何必拘拘乎朝代年紀哉？再者市井俗人，喜看理治之書者甚少，愛看通趣閑文者甚多，歷代野史，或訕謗君相，或賢人妻女，姦淫邪惡者，不可勝數，更有一種風月筆墨，其淫穢污臭，坿人子弟，又不可勝數，更若佳人才子等書，則又千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終不離不過淫濫以致滿紙潘安子建，西子文君，不過作者要寫出自己那兩首情詩艷賦來，故假擬出男女二人姓名，又必傍生一小人，其間雜亂，亦如戲中小丑，且環侍閒口，即作者之手，非文即理，故逐一看去，悉皆相同，大不過情理之話，竟不如我半世親視親聞的，這幾個女子，雖不敢說強似前代，其中所有之人，但事迹原故，亦可消愁破悶，也有幾首歪詩俗話，可以噴飯供酒，至若離合悲歡，興衰際遇，則又追蹤躡跡，不敢少加穿鑿，徒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傳，今之人貴者，日為衣食所累，富者又懷不足之心，總一時少閑，又有貪淫戀色，好貨尋愁等事，那里有工夫去看那理治

之故，所以我這一段事，也不愿世人称奇道妙，也不定要世人喜悅檢讀，只愿他們當那醉淫癡
卧之時，或避事去愁之際，把此一玩，豈不省了些壽命筋力，就比那模謀虛逸妄，卻也省了些口舌是
非之言，脚腿奔忙之苦，再者亦令世人換新眼目，不比那些胡牽乱扯，忽离忽遇，滿紙才子淑女，
子建文君，紅娘小玉，通共熟套旧稿，我那意为何物，空一道人听此说罷，忖了半晌，想這石頭記，亦非
傷时罵世之旨，及至君仁臣良，父慈子孝，凡倫常所關之處，皆是稀功頌德，眷一至穷，实非别
书之可比，虽其中大旨談情，亦不過实録其事，又非假擬妄撰一味的淫邪艷約，私訂偷盟之可
比，回毫不干涉时世，故從頭至尾，抄録回来，问世傳奇，因空見色，由色生情，傳情入色，自色
悟空，遂易名為情僧，改名石頭記為情僧録，東魯孔梅溪則題曰風月寶鑑，後曰曹雪芹
于悼紅軒，披閱十載，增删五次，纂成目録，分出章回，則題曰金陵十二釵，並題一絶云，

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誰解其中味

此則既明，且看石上是何故事，按那石上所云，当日地陷東南，這東南一隅，有處姑蘇，有城曰
閶門者，最是紅塵中一二等富貴风流之地，這閶門外，有十里街，内有一仁清巷，内有一古
廟，因地才窄小，人皆呼作葫蘆廟，廟住着一家鄉宦，姓甄，名費，字士隱，嫡妻封氏，情性
賢淑，深明礼義，家中雖不甚富貴，然本地便也推他為望族了，因這甄士隱稟性恬淡，不以

功名為念，每日只以觀花修竹，酌酒吟詩為樂，到是神仙一流人品，只是一件不足，如今年已半百，膝下並無一女，乳名英蓮，年方三歲，一日炎夏永晝，士隱于書房閑坐，至傍晚時，拂書欲几少憩，不覺朦朧睡去，夢至一處，不辨是何地方，忽見那廂來了一僧一道，且行且談，只聽得道人問道，你携了這蠢物，意欲何往，那僧笑道，你我心如今現有一段紅塵公案，正該了結，這一干紅塵衆生，那道人道，原來近來的紅塵衆生，都未投入人世，趁此機會就將此蠢物，夾帶度中，使他去經歷一番，那道人道，原來近來的紅塵衆生，都未投入人世，趁此機會就將此蠢物，夾帶度中，使他去經歷一番，又將這紅塵世去不成，但不知落于何方何處，那僧笑道，此事說來好笑，竟是千古未聞的事，只因西方靈河岸上，三生石畔，有絳珠草一株，時有赤霞宮神瑛侍者，日以甘露灌溉，這絳珠草始得久延歲月，後來既受天地精華，復得雨露滋養，遂得脫却草胎木質，幻化人形，只修成了女体，終日遊于離恨天外，飢則食蜜青果為膳，渴則飲灌愁海水為湯，只因未還那灌溉之德，故甚至五內，便欠還結着一段纏綿不盡之意，恰近日這神瑛侍者，凡心偶熾，因來到那灌溉之德，故甚至五內，便欠還結着一段纏綿不盡之意，恰近日這神瑛侍者，凡心偶熾，因來到此昌明太平盛世，意欲下凡造歷幻緣，已在警幻仙子案前掛了号，警幻亦曾問及灌溉之債未償，趁此到可了結，那絳珠仙子道，他是甘露之惠，我並無此水還他，他既下世為人，我也去下世為人，但把我所有一生的眼淚還他，也償還得過他了，因此一事，就勾出許多風流冤家，陪他們去了結此案，那道人道，果是罕聞，實未聞有還眼淚之說，想來這段故事，比歷來風月故事，

更加瑣碎細膩了。那僧道歷來凡下凡流人物，不過傳其大概，以及詩詞篇章而已，至家庭閨閣中一飲一食，總未述記，再者大半托月故事，不過偷香竊玉，暗約私奔而已，並不曾將兒女之私情，發洩一二，想這一干人入世，其情癡色鬼，庚愚不肖者，惹與前人傳述不同矣。那道人道：趙此你我何不也去下世度脫幾个，豈不是一場功德。那僧道正合吾意，你且同我到警幻仙子宮中，將這套物，交割清楚，待這一干冤孽鬼，下世已完，你我再去，如今要已有一半落塵，然猶未全集，道人道：既如此，便隨你去來。却說甄士隱俱聽明白，但不知所云套物係何東西，遂近前來施礼，問道：二仙師請了。那僧道也答礼相問。士隱因說道：適聞仙師所談因果，實人世罕聞者，但弟子愚濁，不能洞悉明白，若蒙大開癡頑，備講一聞，則洗耳靜聽，稍能警醒，亦可免沉淪之苦。二仙笑道：此是玄機，不可預洩，但適與者，到那時只不要忘了我二人，便可免墜劫坑矣。士隱聽了，不便再問，因笑道：玄機不可預洩，但適云套物，不知為何物，或可一見否？那道人道：若問此物，到有一面之緣，說着取出，遞與士隱。士隱接了，看時，原來是塊鮮明的美玉，上面字跡分明，鐫着通靈寶玉四字，後面還有几行小字，正欲細看時，那僧便說：已到幻境，便強從手裏奪了去，兩道人竟過一大石牌坊，那牌坊上大書四字，乃是太虛幻境，兩邊又有一付對聯，道：

假作真時真亦假，
無為有處有還無。

士隱意欲跟了進去，方舉步時，忽聽得一聲霹靂，有若山崩地陷，士隱大吃一驚，定睛一看，只見烈日炎炎，芭蕉冉冉，夢

中之寶便忘了大半又見奶母正抱了英蓮走來士隱見女兒一發生的粉粧玉琢甚覺可喜便伸手接來抱在懷內閒他頑耍一回又帶至街前看那過會的熱鬧女孩進來時只見從那邊來了一僧一道那僧則癩頭跣足那道則跛足蓬頭癲癲癩癩而至及至到了他門前看見士隱抱着英蓮那僧便大哭起來又向士隱道施主你把這有命無運累及參娘之物抱在懷內做甚士隱聽了知是瘋話也不去睬他那僧還說捨我罢捨我罢士隱不耐煩便把女兒撒身進去那僧乃指着他大哭口中念了四句言詞道

慣養嬌生笑你癡　菱花空對雪澌澌
好防佳節元宵後　便是烟消火滅時

士隱聽得明白心下犹豫欲問他們的來歷只聽道人說道你我不必同往就此分手各幹營生罢三劫後我在北邙山等你會面時太虛幻境銷号那僧道最妙二說畢二已去再不見个踪影了士隱此時心中自忖這兩个人必有來歷談吐不凡試問一番如今悔之晚矣這士隱正痴想間忽見隔壁葫芦廟內寄居一个窮儒姓了名來這个人姓賈名化表字时飛号雨村者原係湖北人氏詩书仕宦之族因他生于末世父母祖宗根基已尽人口衰喪只剩得他一身一口在家鄉無益因此進京求取功名再整基業自前歲來此又淹蹇住了暫居庙中安身每日卖字作文为生故士隱常與他交接這雨村見了士隱忙施礼陪笑道老先生倚门卖卜者莫非小通因小女拐哭引他出

来作耍，正是无聊之甚，兄来得甚妙，请入小斋一叙，彼此皆可消此永昼。说着便令人送女兒进去，自携了两村来至书房中，小童献茶，方谈得三五句话，忽家人飛报：“张老爺来拜。”士隐慌忙起身谢罪道：“恕弟驾之罪，暑坚弟失陪。”两村也躬身亦谦道：“老先生请便，晚生乃常造之客，稍候何妨。”说着士隐竟往前厅去了。这里两村且翻弄书籍解闷，忽听得窗外有女子嗽声，两村不觉看得呆了，那丫环在那里摘花，生得仪容不俗，眉目清明，虽无十分姿色，却亦有动人之处。两村不觉看得呆了，那丫环摘了花，方欲走时，猛抬头見窗内有人，敞中四服，虽是贫穷，此生得腰圆膀厚，面阔口方，更兼剑眉星眼，直鼻权腮，这丫环忙转身迴避，心下乃想：这人生得這樣雄壮，却又這等盛装，想他定是我主人常说的賈两村了，每有意来聊通消息，只是没甚机会，我家虽無這樣貧穷親友，想来定是此人無疑了。怪道又说他必非久困之人，如此想来，不免又回頭两次，两村見他回了頭，便自為這女子心中有意與他，便狂喜不禁，自為此女子必是个巨眼英豪，风尘中之知己也。一時小童進来，两村打听得前面有厮，不可久待，遂從夾道中，自便门出去了。士隐待客既散，知两村自便，也不去再邀，一日早又中秋，佳節士隐家最己早，已另具一席于书房中，却自己步月至亭中来邀两村。原来两村自那日見了甄家之婢，曾回顧他两次，自為是个知己，便时刻放在心上，今又值中秋，不免对月有怀，因而口占五言一絶云：

自顧风前影，谁堪月下怜。
回来時歇顧，先上玉人楼。

兩村吟罷、因又思及平生的抱負、苦未逢時、乃又搔首对天長嘆、復高吟一聯云、

玉在櫃中求善價、　釵于奩內待時飛、

恰被士隱走來所見笑道、兩村兄真抱負不淺也、兩村忙笑道、豈敢、不過偶吟前人之句、何敢狂誕至此、因問先生何事至此、士隱笑道、今夜中秋、俗謂團圓之節、想尊兄旅寄僧房、不免寂寥之感、故特具小酌、邀兄到敝舍一飲、不知可納芹意否、兩村听了、並不推辭、便笑道、既蒙惠愛、何敢拂此盛情、說着便同走了士隱、過這邊院中來、須臾茶畢、早已設下酒盤、那美酒佳餚、自不必說、二人歸坐、先是款斟慢飲、漸次談至興濃、不覺拭盤更起來、當時街坊上家家戶戶、歌笑之聲、此頭一輪明月、極彩凝輝、二人愈添豪興、酒到酣時、兩村此時已有七八分酒意、狂興不禁、乃对月寓懷、口占一絕云、

時逢三五便團圓、滿把晴光護玉蘭、　天上一輪纔捧出、　人間萬姓仰頭看、

士隱听了、大叫妙哉、吾每謂兄必非久居人下者、今所吟之句、飛騰之兆已見、不日可極履于雲霓之上矣、可賀、可賀、乃親斟一杯為賀、兩村回干過嘆道、非晚生酒後狂言、若論舞業之學、晚生也或可去充數、但名、只是目今行囊路費、一概全揩、神京路遠、非賴寸步難行者、士隱不待說完、便道兄何不早說、愚每有此意、但每遇兄時、並未談及故、未敢唐突、今既提及、愚魚不才、義利二字、却還識得、且喜明歲正當大比、兄宜作速入都、春闈方不負兄之所學也、其盤費餘事、弟自為處置、亦不枉兄之谭識矣、

当下即命小童随去，速李五十日白艮，并两套冬衣，又云十九日乃黄道之期，先可即买舟西上，待雄驱离舟，明夜开船，岂非大快之事也。两村收了艮衣，不过略谢一语，并不介意，仍是吃酒谈笑，那天已交三鼓，二人方散。士隐送两村去后，回房一觉，直至红日三竿方醒，回思昨夜之事，意欲写两书与两村带至神都，使伊投效门住宦之家，为寄足之地，即使人过去请时，那家人去了回来说，和尚说，贾爷今日五鼓已进京去了，也曾留下话与和尚，转达老爷说，请与人不在黑道黄道，总以事理为要，不及面辞了，士隐听了，也只得罢了，真是闲处光阴易过，倏忽又是元宵佳节矣，因士隐命家人霍启抱了英莲去看放花灯，半路中霍启回要小解，便将英莲放在一家门槛上坐着，待他小解完了来抱时，那有英莲的踪影，急得霍启直寻了半夜，至天明不见那霍启，也就不敢回来见主人，便逃往他乡去了。那士隐夫妇见女儿一夜不归，便知有些不妥，再使几个人去寻找，回来皆云连影响皆无，夫妻二人半世，生此女一旦失落，岂不思想，因此昼夜堕泪，几乎不曾寻死，看看一月，士隐先得了一病，当时封氏痛人，也曾思女满疾，日请医疗治，不料这日三月十五，葫芦庙中炸供，那举和尚不加小心，致使油锅火起，便烧着窗帘，此方人家多用竹篱木壁者甚多，大抵也曾数家，于是接二连三，牵五带四，恰一条街烧得如火焰山一般，彼时虽有军民来救，那火已成了势，如何救得下，直烧了一夜，渐渐的熄下去，也不知烧了几家，只可怜甄家在隔壁，烧成一片瓦砾场了，只有他夫妻并几个家人的性命，不曾伤了，

急得士隱惟跌足長嘆而已只得與妻子商議且到田庄上去安身偏值近年水旱不收鼠盜蜂起荐被搶奪田地產業狗偷民不安生日日官兵勦捕雖以安集只得將田庄多折變了便攜了妻子與丫環投他岳丈家去他岳丈名喚封肅本貫大如州人氏雖是務農家中多還殷實今見女婿這等狼狽而來心中便有些不樂幸而士隱還有折變的銀子來曾用完拿出來託他隨分就價薄置些須房舍為後日衣食之計那封肅便半哄半騙拉攏些須與他些薄田朽屋士隱乃讀書之人不慣生理經紀等事竟強支持了一二年越發窮了不去封肅每見面時便說些現成話且人前人後又怨他們不善過活只一味好吃懶動等語士隱知投人不着心中未免懊恨再盖上年驚悶急怒怨痛已傷暮年人貧病交攻竟漸漸的露出那下世的光景來可巧這日拄了拐杖掙挫到街前散心忽見那邊來了一個跛足道人瘋顛落脫蓬履鶉衣口內念着几句言詞道：

世人都曉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將相在何方，荒塚一堆草沒了，
世人多曉神仙好，只有金銀忘不了，終朝只恨聚無多，及至多時眼閉了，
世人多曉神仙好，只有妻妾忘不了，君在日，說恩情，君死又隨人去了，
世人多曉神仙好，只有兒孫忘不了，癡心父母古來多，孝順兒孫誰見了，

士隱聽了便迎上來道：你滿口裡說些什么？什麼好了？那道人道：你果聽見好了二字，還不你

明白可知世人萬般了便是好，便是了，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須是了，我這歌兒便名好了歌，士隱未是當悲的，一聞此言，心中早已徹悟，因笑道，且住，待我將你這好了歌解出了何如，道人笑道，你解，士隱乃說道，

陋室空堂，當年笑語春，衰草枯楊，曾為歌舞場，蛛絲兒結滿雕樑，綠紗兒今又糊在蓬窗上，說什麼脂正粉，正香，如何兩鬢又成霜，昨日黃土隴頭送白骨，今宵紅燈帳裡臥鴛鴦，金滿箱，銀滿箱，展眼乞丐人皆謗，正嗟他人命不長，那知自己歸來喪，保不定日後作強梁，擇膏粱，誰承望，流落在烟花巷，因嫌紗帽小，致使鎖枷扛，昨憐破襖寒，今嫌綠鬢長，亂烘烘，你方唱罷我登場，反認他鄉是故鄉，甚麼荒唐，到頭來，都是為他人作嫁衣裳，

那瘋跛道人聽了，拍手笑道，解得切，士隱便說一聲走罷，將道人肩上的褡褳搶了過來，背着竟不回家，同了瘋道人飄然而去，士不知動了街上的軒人，當作新聞傳說，封氏聞得此信，哭了死去活來，只得與父親商議，遣人各處訪尋，音信皆無，何以為計，兼着他父母度日，幸而身邊還有幾個舊日的丫環伏侍，主僕三人，日夜做些針指發賣，帮着父親用度，那封肅雖然日，抱怨，也無可奈何了，這日又到冷子興的大丫環，在門前買線，忽聽街上喝道之聲，衆人多說新太爺到任了，那子興是隱在門內看時，只見八個軍牢快手，一對一對的過去，緊接大轎內，拍着一個烏紗新袍的官府，

過去了，到卷了一个旺，自思這次冷而去，到係在那里見過的，于是進入房中，也就丟過不在心上，至晚間，正待歇息之時，忽听一片敲打的门响，許多人乱嚷，说本府的太爺，差人来请人问话，封嘉听了，嚇的目瞪口呆，不知有何禍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賈夫人仙逝揚州城　　冷子興演說榮國府

此回亦非正文本旨，只為逢子興一人，即俗謂冷口出熱，茶中生有也，其演說榮府一篇者，蓋因族大人多，若從作者筆下一敘生，尼一二回不能清明白，則成何文字，故借用冷字一人，畧出其大半，使閱者心中已有一榮府隱在，然後用賈玉宝叙等，兩三次敘染，則躍然于心中眼中矣，此即畫家三染法也。未寫榮府的正人，先寫外戚，是由近及遠，由小至大也，若使先叙先榮府，然後一一叙及外戚，又至朋友，至奴僕，其死後結束之筆，豈作十二叙人手中之物也，今先寫外戚者，正先寫榮國府，故又怕閒文瘟癀，閒筆即先寫賈夫人已死，是特使賈玉入榮府之速也，通灵宝玉于士隱夢中一見，今又于子興口中一見，閱者已洞然矣，然後于賈玉宝玉二人目中，極精極細一描，只是頌合處，不肯下筆直下，有若放閘之水，燃信的炮竹，使真精華一洩而無餘也，究竟此玉原引出自叙，筆目中方有照色，今預從子興口中說實，雖寫而却未寫，觀其後文可知，此一回文，則是虛敲旁擊之文，筆則是反逆隱曲之筆，詩曰

一局輸贏料不真，香消茶盡尚逡巡。欲知目下興衰兆，須問傍觀冷眼人。

却說李肅曰昨見公差傳喚，忙先來陪笑啟問，那些人只嚷快請出甄爺來，李肅忙陪笑道，小人姓李，並不姓甄，只有當日小猪姓甄，今已出家一二年了，不知可是問他麼，那些公人道，我們也不知什

应真假，回奉太爺之命来问你，既是你女婿，便带了你去，親見太爷面禀，省得乱跑。说着不容李蘭多言，大家推擁着他去了。衆人各自驚慌，不知何故。那天約二更时，只見李蘭回来，欢天喜地，来入帐内，端的他乃说道：原来本府新陞的太爷，姓贾名化，本胡州人氏，曾與女婿日日相交，方才在咱门前过去，回看見轎杠那个頭在门前買線，只當女婿移住于此，我一下將原故回明，那太爷到傷感嘆息了一回，又问外孫女兒，我说着灯丢了，太爷说不妨，我自使番役，務必採访回来。说了一回话，踏走到，送我二两良子，甄家娘子听了，不覺心中傷感，一宿無话。至次日早，有两村差人，送了两个良子，四疋錦緞，答谢甄家娘子，又寄一封，書与與李蘭，轉托向甄家娘子要那蛟杏作二房，李蘭喜的屁滾水流，巴不得去奉承，便在女兒前，一力攛掇成了。是夜，只用一乘小轎，便把蛟杏送進去了。两村喜欢，自不必说，乃封百金送与蘭外，又謝甄家娘子许多物事，令其好生养膳，以待尋访女兒下落。李蘭回家無话，却说蛟杏送了来，便是那回顧两村者，因偶然一顧，便弄出這段事来。亦是自己意料不到之奇緣。誰想他命運两济，不承望到两村身边，只一年便生了一子又半載，两村的嫡妻忽染病去世，两村便將他扶作正室夫人了。正是：

偶因一着巧，便為人上人。

原来两村回那年士隐贈良之後，他于十六日便起身入都，到大比之期，不料他十分得意，已会了進士，選入外班，今陞了本府知府，垂材幹優長，未免有些貪酷之與，且又恃才傲上，那些官員皆側

日而祀下不上一單，便被上司尋了一个空隙，做成一本，參他情性狡獪，枉纂礼仪，且沽清正之名，而暗結虎狼之屬，致使地方多事，民命不堪，茅塔顏大起，即扶草戒決，即文書一到，本府官員無不大悅，那兩村心中無十分慚恨，却面上全無一点怒色，仍是嬉笑自若，文代過公事，歷年做官積下貲本，並放小人屬送至府，籍沒揮變，恊却是自己担担福月，遊覽天下勝蹟，那日偶又遊至維揚地面，因閒得今歲，鹽政點的是林如海，這林如海姓林名海，表字如海，乃是前科的探花，今已陞至蘭台寺大夫，本貫姑蘇人氏，今欽点出為巡鹽御史，到任方一月有餘，原來這林如海之祖，曾襲過列侯，今到如海，業經五世，起初時只封襲三世，因當今隆恩盛德，遠邁前代，額外加恩，至如海之父，又襲了一代，至如海便從科第出身，雖係鐘鳴之家，却亦是詩書之族，只可惜這林家枝底下薄，子孫有限，無有幾門，却與如海是當族而已，如海親近嫡派，今如海年已四十，只有一个三歲之子，偏又于去歲死了，無有兄弟姊妹，承命中無子，請安設嘉親近嫡派，今如海年已四十，只有一个三歲之子，偏又于去歲死了，無有兄弟姊妹，承命中無子，請安設嘉

可如何之事，只有嫡妻賈氏，生得一女，名黛玉，年方五歲，夫妻無子，故愛如珍，且又見他聰明俊秀，起可如何之事，只有嫡妻賈氏，生得一女，名黛玉，年方五歲，夫妻無子，故愛如珍，且又見他聰明俊秀，起

使他讀書識字，不過假充養子之意，聊解膝下荒涼之嘆，且說兩村正值偶感風寒，病在旅店，將一月光使他讀書識字，不過假充養子之意，聊解膝下荒涼之嘆，且說兩村正值偶感風寒，病在旅店，將一月光

景，才漸愈，一因身体尚倦，二則盤費不繼，也正欲尋个合式之處，暫且歇下，幸有兩个旧友，亦在此境景，才漸愈，一因身体尚倦，二則盤費不繼，也正欲尋个合式之處，暫且歇下，幸有兩个旧友，亦在此境

居住，因聞得鹽政欲聘一西賓，兩村便托了友力，謀了進去，且作安身之計，却在此，一个女学生，並兩个居住，因聞得鹽政欲聘一西賓，兩村便托了友力，謀了進去，且作安身之計，却在此，一个女学生，並兩个伴讀的丫环，這女学生年又極小，身体又怯弱，工課不限多寡，故十分省力，堪，又是一載的光陰，誰伴讀的丫环，這女学生年又極小，身体又怯弱，工課不限多寡，故十分省力，堪，又是一載的光陰，誰

知女学士之妙贾氏夫人一疾而终女学士侍汤奉药守丧尽哀遂又悼亡饮别阊秣水海意欲令女守制读书故又将他留下只因女学生哀痛过伤本自怯弱多病的触起旧症遂连日不曾上学两村闲居无聊每当风日晴和饭后便出来闲步这日偶至郊外意欲赏鉴那村野风光忽信步至一山环水绕茂林深竹之处隐隐有座庵宇门巷倾颓墙垣活脱门前有额写着智通寺三字门傍又有一对破旧对联是

身后有余忘缩手

眼前无路想回头

两村看了因想道这两句话之无浅迫其意则深我心曾经过许多名山大刹到不曾见过这话头其中想来必有个翻过觔斗来的也未可定何不进去试一想首走入看时只有一个聋肿老僧在那里煮粥两村见了便不在意及至问他这句话那老僧既聋且昏嘴落舌钝所答非所问两村不耐烦便仍出来意欲到那村肆中沽饮三杯以助野兴于是缓步行来方入牌门只见座上吃酒之客有一人起身大呼模子出来口内说奇遇二字两村忙看时此人是都中古董行中贸易的号叁子兴旧日在都中相识两村最喜这叁子兴是个有作为大本领的人这子兴又借两村新文之名故二人说话最相契合两村忙亦呼问道老兄何日到此弟竟不知今日偶遇真奇缘也子兴道去年岁底到家今回还要入都修此顺路找个朋友说一句话承他之情留我多住两日待月半也就起身了今日偶友有事我自闲步至此且歇歇脚不期遇着巧遇一面说一面让两村坐了另整上酒馔来二人闲谈慢饮叙些别后之

事，兩村回：「近日都中可有新聞沒有？」子興道：「到沒有什麼新聞，到是老先生你貴同宗家出了一件小小異事，兩村笑道：「弟族中無人在都，何談及此？」子興笑道：「你們同姓，並非同宗一族，兩村：「但是榮國府賈府中，可也不是孫子的門楣，兩村笑道：「原來是他家，若論起來，寒族人丁却不少，自東漢賈復以來，支派繁盛，各省皆有，誰能逐細查考？若論榮國一枝，却是同譜，但他那等榮耀，我們不便去攀扯，至今所以越發生疎了。」子興笑道：「先生休如此說，如今這榮國府及門口，也都冷落（下比先時的光景）了，子興道：「正是兩村道：「去歲我到金陵地界，曰遊覽六朝的遺跡，那日進了石頭城，從他老宅門前經過，街東是寧國府，街西是榮國府，二宅相連，竟將大半條街占了，天門前兩個大石獅子，甚覺威嚴，門口人稀，白晝悄然，隔着圍牆一望，裡面廳樓閣，也還多峥嶸軒峻，就是沒一帶花園子裡，樹木山石，也都還有蒼翠潤澤之氣，那里像個衰敗之象，子興笑道：「可不是麼？你是個進士出身，原來不通古人有云，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如今雖說不似先年，那樣興盛，較之平常仕宦之家，倒底氣像不同，如今日不住當日繁華事務日盛，主僕上下，安富尊榮者甚多，運籌謀畫者無一，其日用排場，又不消說，就省儉些，今外面架子雖未甚倒，內囊却也盡上來了，近還是小事，更有一件大事，誰知鐘鳴鼎食之家，翕里詩書之族，如今的兒孫，竟一代不如一代了，兩村聽說，也罕道：「這樣詩禮之家，豈有不善教育之理，別門不知，只說這榮寧兩宅，是最教子有方的，子興嘆道：「正說是那從門呢，待我告訴你，當日寧國公與榮國公

是一乳同胞的双个弟兄，宁公居長，生了四个兒子，宁公死後，長子賈代化，襲了官，也考了双个兒子，長名賈敷，至八九岁上便死了，只剩了次子賈敬，襲了官，好今一味的通，只爱燒丹煉汞，繫着一概不在心上，幸而敷至八九岁上便死了，只剩了次子賈敬，襲了官，好今一味的通，只爱燒丹煉汞，繫着一概不在心上，幸而早年尚不一子，名喚賈珍，因他父亲不肯想做神仙，把官到讓他襲了，他父亲又不肯回原籍来，只在都早年尚不一子，名喚賈珍，因他父亲不肯想做神仙，把官到讓他襲了，他父亲又不肯回原籍来，只在都中城外，合道士们胡羼，这位珍爷也到生了一子，今年才十六岁，名叫賈蓉，这个敬老爷，一概不管，这珍中城外，合道士们胡羼，这位珍爷也到生了一子，今年才十六岁，名叫賈蓉，这个敬老爷，一概不管，这珍爷那里肯读书，只一味高乐，把宁国府翻过来，也沒有敢来管他的，再說榮府你听，才才所說的異爷那里肯读书，只一味高乐，把宁国府翻过来，也沒有敢来管他的，再說榮府你听，才才所說的異事，就在這里，自榮公死後，長子賈代善襲了官，娶的是金陵世勲史侯家的小姐為妻，生了兒子事，就在這里，自榮公死後，長子賈代善襲了官，娶的是金陵世勲史侯家的小姐為妻，生了兒子長名賈赦，次名賈政，如今代善早已去世，太夫人尚在，長子賈赦袭着官，次子賈政，自幼酷好读书，祖父長名賈赦，次名賈政，如今代善早已去世，太夫人尚在，長子賈赦袭着官，次子賈政，自幼酷好读书，祖父最疼，原要以科甲出身的，不料代善臨終時，遺本一上，皇上回恤先臣，即將令長子襲官，又问还有几子，亦最疼，原要以科甲出身的，不料代善臨終時，遺本一上，皇上回恤先臣，即將令長子襲官，又问还有几子，亦即引見，遂特恩赐了这政老爷一个主事之職，令其入部学習，次今現已陞員外郎了，这政老爷的夫即引見，遂特恩赐了这政老爷一个主事之職，令其入部学習，次今現已陞員外郎了，这政老爷的夫人王氏，頭生的公子名叫賈珠，十四岁上進了学，不到廿岁就娶了妻，生了子，一疾死了，第二胎生了位小姐，生人王氏，頭生的公子名叫賈珠，十四岁上進了学，不到廿岁就娶了妻，生了子，一疾死了，第二胎生了位小姐，生在大年初一，这就奇了，不想次年又生了一位公子，說来更奇，一落胎胞，嘴里便嘶着一塊五彩晶莹的在大年初一，这就奇了，不想次年又生了一位公子，說来更奇，一落胎胞，嘴里便嘶着一塊五彩晶莹的玉来，上面还有许多字跡，就取名叫做宝玉，你道是新奇異事不是，兩村咲道，果然奇異，怕這人来玉来，上面还有许多字跡，就取名叫做宝玉，你道是新奇異事不是，兩村咲道，果然奇異，怕這人来歷不小，子異今咲過，凡人皆次此说，日而他祖母，便爱如珍宝，那年週岁時，政老爷便要试他，将来的志歷不小，子異今咲過，凡人皆次此说，日而他祖母，便爱如珍宝，那年週岁時，政老爷便要试他，将来的志向，便將那世上所有之物，摆了无数，与他抓取，谁知他一概不取，伸手只把那脂粉钗环抓来，向，便將那世上所有之物，摆了无数，与他抓取，谁知他一概不取，伸手只把那脂粉钗环抓来，

政老笑便大怒了說將來是酒色之徒耳回好便大不喜欢独那史老太君还是命根一樣說来又大奇了此今長了六八岁虽然淘氣異常但其聰明秉處百个不及他一个說起孩子話来也奇怪他說女兒是木作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見了女兒我便清爽見了男子便覺濁臭遇人你道好咲不好咲惜未色鬼無疑了兩村罕然屬色恰此道非也可惜你們不知通達人秉靈大約政老等前輩也錯以淫魔色鬼看待了若非多讀书識字加以致知格物之功悟道泰玄之力者不能知之于其見他說得這等重大恰請教其端兩村道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惡兩種餘皆大異若大仁者則在運而生大惡者則在劫而生運生治世劫生世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顏周程朱張皆在運而生者桀共工傑紂始皇王莽曹操桓文安祿山秦檜某皆在劫而生者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惡者挽乱天下清明灵秀天地之正氣仁者之秉也殘忍乖僻天地之邪氣惡者之所秉也今当運隆祚永之朝太平無為之世清明灵秀之氣所秉者上至朝廷下及草野比比皆是所餘之秀氣漫無所歸遂為和花洽然滿及の海彼殘忍乖僻之邪氣不能蕩滌于光天化日之中遂凝結光塞于深溝大壑之内偶回風蕩忽被云催暑有搖動感發之意一孫半縷慢而洩出者偶值灵秀之氣遮過正不容那一復以正及不相下亦必托水雷電把中阮遏既不能消又不能讓必致搏擊撤發淺始尽固其氣亦必賊人殺滅一尽始散使男女偶秉此氣而生者上則不能成仁人君子下則

亦不能为大凶大恶，置之于万人之中，其聪明灵秀之气则在万人之上，真乘僻邪淫，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人之下。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若生于清贫诗礼之族，则为逸士高人，纵再偶生于薄祚寒门，断不能为走卒健仆，甘遭庸人驱驰驾驭，必为奇优名妓，如前代之许由、陶潜、阮籍、嵇康，到今王谢二族，陈、淩主、唐明皇、宋徽宗到底之忧云林、唐伯虎、祝枝山、再如李龟年、黄旛绰、敬新磨、卓文君、红拂、薛涛、崔莺莺，朝云之流，皆易地则同之人也。子兴道，依你说成则公侯，败则贼了，两村道，正是这意，你还不知道，我自幸戚以来，这几年通游名省，也曾遇见几个奥秘孩子，所以方才你一说这宝玉，我就猜着了八九，亦是这一流人物，不用远处，只这金陵城内，欲差金陵省，体仁院，统制甄家，你可知道么？子兴道：谁人不知，这甄府和贾府是老亲，又係世交，又家来往，极其亲热，便在不远，和他家往来，非止一日了，两村哎道，去岁我在金陵，也曾有人荐我到甄府西席，我进去看其光景，谁知他家，那等显贵，却是个富而好礼之家，到是个难得之馆，但这个学生，虽是做亲戚却比个奉养的学生还劳神，说起来更可哎，他说必得两个女儿伴我读书，我才能记得字，心里也明白，不然，我心里觑釜，又常对跟他的小厮们说，这女儿又个字极尊贵，极清净的，比那阿弥陀佛，元始天尊的又个宝号，还尊荣无对呢，你们这浊口臭舌，若不可唐突，这两个字要紧的根呢，但凡要说时，必须先用清水漱茶，嗽了口，才可说，若失错，便要整

才穿腮等事其累庭降臨頑劣惡癖種種異常只一放了学進去見了那些女兒們聰明文雅竟又变了一个人了因此心喜不已曾不免暂坐了几次去素竟不能設法打的吃疼不过特把便姐：：乱叫起来後来听得程頭女兒們拿他取笑因何打急了只管叫姐妹做甚莫不是求姐妹去討饒你豈不羞坏他回答的最妙他说疼急之時只叫姐、妹、字樣或可解疼也未可知因叫了一般便不覚疼這倒了密訣每疼痛之急便連叫姐妹起来你说可笑不可笑因此祖母溺爱不明每日孫女府師長子了密訣每疼痛之急便連叫姐妹起来你说可笑不可笑因此祖母溺爱不明每日孫女府師長子因此我就辞了飯次今在巡監林家坐了飯你说這等子弟必不能济祖父之根基從師友之規諫只可惜把家几个好姊妹多是少有的子呉道便是賈府中現在三个也不錯設老爷之長女元春現当妃孝才德選入宮中作女史去了二小姐乃設老爷為己女名迎春三小姐乃設老爷之庶出名探春四小姐乃寧府珍爷之胞妹名惜春自史老太夫人極爱孫女都跟在祖母這边一處讀与所得个个不錯而村道妙在甄家的甚俗女兒之名亦從男子之名命字不似別家用琴春紅香玉等艷字何陽賈府亦落此俗套子呉道不然只因現今大小姐是正月初一所生故名元春餘者方從了春字上一華的却也是從弟兄而来現有对证目今你貴東林公之夫人即荣府赦政二公之胞妹在家时名唤賈敏不信時你回去細访便知兩村拍案咲道怪道這女学生讀书凡有敏字他皆念作密字每次是写字若遇着敏字又減一二筆我心中就有些疑惑今听你说是為此更疑了怪道

我这女学生言语举止另是一番不与近日女子相同度其母必不凡方生此女今知为荣府之外孫又不足罕矣可惜上月竟亡故了子兴叹道这是老姊妹的了这一个是极小的又没了长一辈的姊妹一个也没了只看这少一辈的将来之事未可知呢雨村道正是方纔说这政公已有一个嫡玉之兄又有长子所遗一个弱孫这叔老竟無一个不成子兴道政公既有玉兄之後其妻後又生了一个到不知其将多只眼前现有二子一孫却不知将来何如若问那叔公也有二子长子名贾建今年廿来岁了親上做亲娶的就是政老爷的夫人王氏之内姪女今年已娶了二年这位建爷身上现捐的是个同知也是不爱读书于世路上练机变言谈去得所以如今只在乃叔政老爷衆住着帮着料理些衆務谁知自娶了他令夫人之後到上下去一人不称頌他夫人建爷到退了一射之地说模孫兄又極標緻言谈又爽利心机又極深細竟是个男人万不及一的雨村听了笑道可知我前言不谬你我才才所说这几个人只怕是那正邪两賦而来一路之人未可知也子兴道那也罢正也罢只值等别人衆的帳你之吃一杯才好雨村道正是只管说话竟多吃了几杯子兴笑道说着别人衆闲话正好下酒就多吃几杯何妨雨村向窗外看道天已晚了在细关了城我们慢慢进城再谈未为不可于是二人起身算还酒帳方欲走時只听得後面有人叫道雨村兄恭喜了特来报喜信兄雨村忙回頭看時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回

賈雨村寅緣復旧職　　林黛玉拋父進京都

却說雨村忙回頭看時不是別人乃是当日同僚一案參革的号張如圭者他本係此地人革職後家居今打听得都中奏准起復旧員之信便四下里尋情找路忽遇見雨村二自是欢喜忙的叙了寒温送作別各自回家治子與听雨村言便忙献计令雨村央煩林如海轉向都中去央煩賈政兩村領其意作別回至敝中寫帖personally着人情雇了次日面謁之如海二道天緣凑巧因賤荆去世都中家岳母念及小女无人依傍教育前已遣了男女船隻来接因小女未曾大痊故未及行此刻正思向蒙训教之恩未曾酬报遇此机会豈有不尽心圖报之礼但请放心弟已預為籌畫至此已修下書与一封轉托内兄務為週全協佐方可稍盡弟之鄙誠即有所費用之例弟于内家信中已註明白亦不勞尊兄多虑矣雨村一面打恭謝不釋口一面又问不知令親大人現居何戚只怕晚生草率不敢輕渎如海嘆道若论舍親尊兄抚係同譜乃宗公之孫大内兄現襲一等將軍之戚名敝字是矣二内兄名政字存周現任工部員外郎其為人通慕原輕富貴惟喜读書仕宦故弟方致书頓托若則不但有污尊兄之清操即弟亦不屑為矣雨村听了心下方信昨日子與之言于是謝了如海二乃促已擇了出月初二日入都尊兄即同路而往豈不又便雨村唯听命心中十分得意如海遂打点礼物並餞行之事雨村一頭

了那女学生黛玉身体又念原不忍弃父而往无奈把外祖母致意務必叫去且兼水陆路程百
再去恐空之意且说贾府自从贾母病年又接小上无亲世教养下去姊妹兄弟扶持今倚傍外祖母及旧氏姊妹去有正好
减我顾盼之意所以云不往黛玉听了才洒泪拜别随了奶娘及荣府来几个老婆人登舟而去两村另有一只船
带了又几个小童依附黛玉而行那日到了都中进入神京两村先整了衣冠带了小童拿着宗经的名帖进荣
府门前投了彼时贾政已看了妹丈之书即忙请入相见两村相貌魁伟言谈不俗迎宾改最喜读书人礼矣
不士轻视待他大有祖风况又係妹丈致意因此优待两村更有不同便竭力内中恰那题奏之日轻、谋了个
复职候缺不上数个月金陵在天府缺出便谋補了此缺拜辞了贾政擇日到任去了此是後话且说黛玉
自那日弃舟登岸时便有荣国府打发了轿子並拉行李的车数候着黛玉一路晓行夜宿自己常听得他母亲说过
他外祖母家与别家不同他近日所见的这几个三等的仆妇吃穿用度已是不凡了何况今至其家自然步步留
心时、在意不肯轻易多说一句话多行一步路生恐被人耻笑他去自上了轿进入城中後纱窗外瞧了一瞧其街
市之繁华人烟之茂集自与别处不同又行了半日忽见街北蹲着两个大石狮子三间兽头大门、前
列坐着几个华冠丽服之人正门却不开只有东角门有人出入正门之上有一匾、上大书勅建荣国府五个大
字黛玉想道这是外祖之长房了想着又往西行不多远照样又是三间大门方是荣国府却也不进正门
只进了西边的角门那轿夫抬进去走了一射之地将转湾时便歇下退出去了没两个婆子们已都下了轿过

上前來另換了三の丫衣帽週全十六八岁的小厮上來復抬起轎子衆婆子圍隨至一垂花門前落下衆小厮退出衆婆子上來打起轎簾扶黛玉下轎黛玉扶着婆子的手進了垂花門兩边是抄手遊廊當中是穿堂當地放着个紫檀嵌大理石大插屏轉過了插屏小の的三間廳後就是後面的正房大院正面五间正房皆是雕樑畫棟兩边穿山進廊廂房掛着各色鸚鵡畫眉等鳥雀台堦上坐着几个穿紅着綠的丫頭一見他們來了便忙多噗迎上來說刚才老太、还唸呢可巧就來了于是三の丫头着打起簾子一面听見人回說林姑娘到了黛玉才進入门时只見又了人捧着一位鬓髮如霜的老妳迎上來黛玉便知是他外祖母方欲拜見時早被他外祖母一把接入怀中心肝肉兒的大哭起來當下底下侍立之人無不掩泪這黛玉也哭个不住一時丫家人忙解劝住了黛玉方拜見了外祖母此即荅子所云史太君賈敏賈政之母也當下賈母一の的指與黛玉道是你大舅母這是你先珠大哥的媳婦珠大嫂子黛玉一の拜見過了賈母又說請姑娘們來今日遠客才來可以不必上學去了乘人荅應了一聲就去了又个不一时只見三个姊妹五六个丫环攙擁着三个姊妹來了第一个肌膚微豐合中身材腮凝新荔鼻膩鵝脂温柔沉默觀之可亲此迎春也第二个削肩細腰長挑身材鴨蛋臉面後眼修眉頤務神友文彩精華見之忘俗此探春也第三个身量未足形容尚小其歛环眉秋皆是一樣穿着歸黛玉忙起身迎上來見礼互相厮認過大家歸了坐丫环斟上茶來不過說些閒話黛玉之母必何得病必何請醫服藥必何送死發喪不免賈母又傷感起來因說我這樣女兒沒福

独你母親今日一旦先捨我而去連面不能見今見了你怎不傷心說着摟了黛玉在懷又嗚咽起來衆人忙勸
勉解釋方暑止住衆人見黛玉年親身小其舉止言談不俗身体面龐雖弱不勝却有一段自然風流
体度便知他有不足之症問他常服何藥如何不急為療治黛玉道我自来是如此從会吃飲食時便
吃藥到今未斷請了多少名医修方配藥皆不見効那一年我才三歲時聽見說来了一个癩頭和尚說要化
我去出家我父母捨不得後他又說既捨不得只怕他的病一生也不能好的若要好時從我已後總不許見
哭声除父母之外三姓親友一概不見才可平安了一世病願：說了些云稽之談也沒人理他如今還是吃人参
养荣丸賈母道這也好這里正配丸藥叫他們多配一料就是了一語未了只听得窗院中有人咲声說我来
遲了不曾迎接远客黛玉暗想這里人个个欽畏賈氏連咳嗽声音都是這樣放蕩无礼心下正想時只見
一羣媳婦丫頭圍着一个人從後廊進来這人打扮与眾不同頭上帶着金累八宝攢珠髻挂着朝陽
五凤挂珠厥項上帶着赤金盤螭璎珞圈裙边繫着豆綠宮鸦双衡比目玫瑰佩身上穿着洋金百蝶穿花
大紅洋緞窄褃袄外罩五彩刻絲石青銀鼠掛下罩着翡翠洋縐裙一双丹鳳眼兩彎柳葉眉身量苗
條体格儿聘粉面含春威不露再看未啟咲先聞黛玉連忙起身接見賈母咲道你不認得他是我们這里
有名的一个泼皮破落戶儿南省俗謂叫做辣子你只叫他鳳辣子就是了黛玉正不知以何称呼只見乘
佛妹多忙告訴他道這是璉嫂子黛玉便不識也曾听見母親說过大舅二舅母皆是二舅母王

氏之內侄女自幼假充男兒養着學名叫做王熙凤黛玉忙陪笑見礼以後呼之這熙凤携着黛玉的手上下仔細打量了一回便仍送至賈母身边坐下目哄道天下真有這樣標緻人物我今日才算見了況且這通身氣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孫女兒竟是个嫡亲的孫女兒怎不教老祖宗口頭心頭一时不忘只可惜我妹妹這樣命苦偏偏就去世了说着便用手帕拭泪贾母道我才好了你又来招我你妹妹這路才来身子又弱你才劝住了快再休题起前话这熙凤听了忙转悲为喜道正是呢我一见妹妹一心都在他身上又是欢喜又是伤心竟忘了老祖宗该打又忙携黛玉之手问妹妹几岁了黛玉答道十三岁了又问道可也上过学现吃什么药黛玉一面答又说宗该打又忙携黛玉之手问妹妹几岁了黛玉答道十三岁了又问道可也上过学现吃什么药黛玉一面答又说道在这里不要想家想什么吃的什么顽的只管告诉我丫头老婆们不好也只管告诉我一面又问婆子们林姑娘的行李东西可搬进来了带了几个人来你们赶早儿打掃二间下房让他们去歇歇说话之间已摆了茶菓上来熙凤親为捧茶捧菓又见二旧妈问他月钱放完了不曾熙凤道月钱已放完了才刚带着人在後楼上找couldn't找子找了这半日也没见昨日老太太说的那张真想是太忙记錯了王夫人道有没有什么要紧又说道该随手拿出来了未给你妹妹去裁衣裳等晚上想着叫人再去拿罢可别忘了熙凤道这到是我先料着了知道妹妹不过远路来到我已预备下了哥儿回去过了目即送来王夫人一听点頭不语当下茶菓已撤贾母命将个老嬤嬤带了黛玉去见两个舅母旧时贾赦之妻邢氏忙亦起身回道我带了外甥女过去到也便易贾母哄道正是你也去罢不必过来了那夫人答应一般遂携了黛玉和王夫人作辞大家送至穿堂前出了垂花门早有两个小子们抬过一

叙罢惜春便命丰儿那夫人携了宝玉坐上车去子们放下车帘方命小子们抬起拉至宁荣二府正门便入一里油大门中至仪门前放下来乘小厮退生方打起车帘那氏搀了宝玉的手进了西角门往东过荣府正门便入一里油大门中至仪门前放下来乘小厮退生方打起车帘那氏搀了宝玉的手进入院中宝玉度其房屋院宇必是荣府中之花园隔断过来的进入三层仪门果见正房厢房游廊小巧别致不似方才那新仪壮丽且院中随处之树木山石皆在一时进入正室早有许多盛妆丽服之姬妾丫环迎着那夫人让宝玉坐了一面令人到外面与房中请贾赦一时人来回说老爷说了连日身上不好见了姑娘彼此到要伤心不忍相见劝姑娘不要伤心想来跟着老太太和旧业是同家里一样姊妹们更换大家一处伴着亦可以解些烦闷或有委曲之处只管说闻不要外道才是宝玉忙站起来一一听了再坐一刻便辞那夫人苦留吃了晚饭去宝玉回道旧业爱恤赐厚原不敢辞只是还要过去拜见二伯恐领赐[illegible]般云不奈改日再领未为不可望旧业客谅那夫人听说哭道还才是送命及三丫姐用方才的车好生送了姑娘过去于是宝玉告辞那夫人送至仪门前眼看着车去了方回来一时宝玉入荣府下了车来姐引着便往东转湾穿过一个东西穿堂向南大厅之后仪门内大院落上面五间大正房及边廊房鹿顶耳房鹏山四通八达轩昂壮丽比贾母处不同宝玉便知这方是正经内室一条大甬路直接大门进入堂屋抬头迎面先看见一个赤金九龙青地大匾上写着斗大的三个字是荣禧堂后有一行小字某年月日书赐荣国公贾源又有万几宸翰之宝大紫檀雕螭案上设着三尺来高青绿古鼎鼎旁插着孔雀翎大画一边是金钟宴一边是玻璃盒衣下及地十六张紫檀交椅又有一付对联

乃烏木聯牌廂前鑿眼的字跡道　　產上珠璣照日月　　壁前輔藏煥烟霞

下面一行小字是同鄉世教弟劉姥姥拜手書原來王夫人時常居坐宴息亦不在這正室東邊的耳房內于是老婆引黛玉進東房門來臨窗大炕上擺紅洋毯正面設有大紅金不蹲的靠背石青金不蹲的引枕秋香色金不蹲的大條褥及邊設有一對梅花式樣漆小几右邊几上文王鼎左邊几上汝窑美人觚內插有時鮮花卉並茗盌茶具物底下面西一溜的搭褥椅子俱搭有銀紅撒花椅搭底下面付脚踏椅子及邊也有一對高几上茗碗瓶花俱備其餘陳設自不必說老婆子們讓黛玉炕上坐炕沿上卻也是又一個錦褥對設着黛玉度其坐次便不上炕只向東邊椅上坐了奉房內的小丫環們忙捧上茶來黛玉一面吃茶一面打量這些丫環們粧飾衣裙舉止行動亦與別家不同茶未吃了只見一个穿紅綾襖青緞掐牙背心的小丫環進來說道太太說請姑娘到那邊坐罢老婆子聽了于是又引黛玉出來到了東廊三間小正房內正面炕上横設着一張炕桌上磊着書籍茶具靠東壁面西設着半舊青緞靠背引枕王夫人却坐在西邊下首亦是半舊青緞素背坐褥見黛玉來了便往東讓黛玉心中料定這是賈政之位因見挨炕一溜三張椅子黛玉便向椅上坐了王夫人再四的携他上炕他方挨王夫人坐了王夫人因說你舅今日未成去了再見罢只是有一句話囑咐你三个姊妹到各極好的沒一處合羣讀字學針線或是偶一頑笑却有修讓的但我不放心者最是一件我有一个業根病胎是從娘里的混世魔王他今日病里還發了尚未回來晚間你看見便知了

你這已後不要採他你這些姊妹都不敢沾惹他的寶玉亦常听見母親說過二舅母生的有个表兄乃對玉而生積劣異常極惡讀書最喜在內幃廝混外祖母又極溺愛眾人敢慶今見王夫人如此說便知說的是這表兄了因陪笑道舅母所說的是哪玉所生的這位哥、在家時亦曾听見母親常說這位哥、比我大一歲小名叫寶玉生極憨頑說在姊妹情中極好的況我來了自然只合姊妹們同處兄弟們自然是別院另室的豈湯去沾惹之理王夫人道你不知道原故他母別人不同自幼同老太、疼愛原係同姊妹們一處嬌養慣了的若姊妹們一日不理他到還要靜些他縱然沒趣不過生了二門背地里拿着他及个小丫头們生氣賠咖、左右就完了若一日姊妹們和他多說一句話他心里一樂便生出多少事來所以隔時你別理他、嘴里一時甜言蜜語一時有天無日一時瘋、傻、只休信他寶玉一、負荅在有只見一个丫环來回說老太、那里傳晚飯了王夫人忙攜了寶玉從後房门由後廊往西北了角门是一条南北夾道南边是倒坐三间小抱厦所北边立着一个粉油大影壁後有一半大门兄小的一所房屋王夫人吩咐向寶玉道這是你从很、的屋子回来你好住這里来我把来少什麼东西你只管和我说就是了這院门主也有的五个婇得角的小厮多垂手侍立王夫人遂携了寶玉穿过一个东西穿堂便是賈母的後院了于是進入後房门已有多人在此伺候見王夫人来了方安设桌椅賈珠之妻李氏捧飯熙凤安第王氏進羹賈母正面搧王独坐两傍四张空椅熙凤忙拉了寶玉在左边第一张椅上坐了寶玉十分推讓賈母道你旧母和你嫂子们不在這里吃飯你是客原该如此坐的寶玉方告了

坐了賈母命王夫人坐了起去姊妹三个告了坐迎春便坐了右手第一張臨左邊第二惜春右邊第二傍邊立着丫環捧
着脚踏地下放着小金狻猊香爐熏着蘇合香王夫人因說時候不早了催着賈母進餐賈母因說就在這裏罷
我也不動了就傳在這裏罷王夫人聽了便出去吩咐了一回仍舊進來只見賈母已經淨了手漱了口坐在
那裏了地下面東一張對面設着西一張鴛鴦忙拉了黛玉叫他坐了自己坐了西邊下首薛姨媽便坐了東邊下
首賈母因說我這裏沒有什麼好吃的不過是些淡飯大家隨便用些罷說着只聽鼓樂齊鳴說是兩淮鹽政
林老爺海疏請老加恩賞賜回籍祭祖的恩旨下來了賈母聽了忙說快傳出去大喜大喜一面說一面
又命人傳與賈赦賈政等知道賈赦賈政等聽了忙出來謝了恩回進來賈母又說快傳我的話外頭
好生款待不可簡慢了林老爺的船一到就請姑老爺姑太太進來住幾日好生盡盡地主之誼纔是
賈赦賈政等聽了忙出來吩咐了一回仍舊進來回賈母的話賈母又問他們幾位姑娘可曾帶了來
賈赦賈政等回說帶了來了賈母聽了便說快請來我瞧瞧賈赦賈政等聽了忙出來命賈璉賈蓉
去請了來賈璉賈蓉領命出來到了外邊廳上賈璉賈蓉一齊請了安賈政便問你們姑娘帶了
幾位來賈璉賈蓉回說帶了兩位姑娘來賈政又問幾位姑爺賈璉賈蓉回說帶了兩位姑爺來
賈政聽了便說你們好生伏侍去罷賈璉賈蓉答應了一個是又進來回賈母的話賈母聽了便
說快請姑老爺姑太太們進來罷賈璉賈蓉答應了一個是又出來到了外邊廳上賈璉賈蓉一齊
請了安賈政便問你們姑娘帶了幾位來賈璉賈蓉回說帶了兩位姑爺來賈政又問幾位姑爺
賈璉賈蓉回說帶了兩位姑爺來

至稍一串小顆大珠用金八宝墜角身上穿着銀紅撒花半舊大袄沉香色項圈宝玉寄名鎖護身符等物不面半露松花綠撒花綾褲腿靠边彈墨襖厚衣大紅鞋越显得面如團粉唇若施脂轉彩多情言語常笑天然一段风騷全在眉稍平生萬種情思总堆眼角看其外貌最是極好却难知其底細後人有西江月词批这宝玉極恰其词曰

無故尋愁覓恨有時似傻似狂縱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世務愚頑怕讀文章行動偏僻性情乖張那管世人誹謗富貴不知樂業貧穷那耐凄涼可怜辜負好韶光于國于家無益堪悲堪嘆第一古今不肖無双寄言紈袴莫学此兄形狀

賈母回過外客来見就脫了衣裳还不去見你妹妹宝玉早已看見多了一个妹妹便料定是林姑母之女忙来作揖相見畢歸座細看形容与眉眼不同又增了許多風流嫵媚（此書批者合脂硯齋也）烟眉一双似蹙非蹙（此書批者合脂硯齋也）似喜非喜（此書批者合脂硯齋也）含露目一对如泣非泣（此書批者合脂硯齋也）似嗔非嗔（此書批者合脂硯齋也）病如西子胜三分宝玉看罢通过了妹妹我曾見过的賈母通可又是胡说你又何曾見过他宝玉通虽然未曾見过但然我看着面善心里就有是旧相識的今日只做远别重逢未為不可賈母喜通更好一者也好便相和睦了宝玉便走近黛玉身边坐下又细细打量一番因问妹妹可曾讀书黛玉通不曾讀只上了三年学作的诗倒记得几个字宝玉问通妹妹尊名是那双个字黛玉便说了名宝玉又问表字黛玉通没有表字宝玉笑通我送

妹」一妙字莫
妙聲二字極妙探春便问何为宝玉道古今人物通考上说两方有石名黛可代画眉之墨况这林妹妹眉尖若蹙用取这及丫字岂不又妙探春哎道只恐又是你杜撰宝玉道除了书外杜撰的甚多偏只我是杜撰不成又问黛玉可也有玉没有宋人不解其语黛玉便对度着因他有玉故问我有没有因若通我没有那丫想来那玉亦是一件好物岂能人人有的宝玉听了登时移作起痴狂病来摘下那玉就掼命的掉去骂丫头道什么罕物连人之高低不择还说通灵不通灵呢我也不要这劳东西嚇的底下众人一拥争去拾玉贾母急的搂了宝玉道叫你生气要打骂人容易何苦掼那命根子宝玉满眼泪痕哭道众里姐妹多没有单我有我说没趣以今来了这么一个神仙似的妹妹也没有可知这不是个好东西贾母忙哄他道你这妹妹原有这个来历因你姑妈去世时捨不得你妹妹无法可处遂把他的玉带了去了一则全殉葬之礼尽你这妹妹孝心二则你姑妈之灵亦可权做见了女儿之意因此他只说没有这个不便自己诱张之意你以今
怎比得他还不好生顾重带上仔细你娘知道了说着便向丫环手中接来亲与他带上宝玉听如此说想了一想竟大有情理起来就不生别论了当下奶娘等忙上来回说外面已摆了茶果了贾母便说今将宝玉抱出来同在套间暖阁儿里把你林姑娘暂且安置碧纱厨里等过了残冬再与他们收拾房屋另作考究置买宝玉道好祖宗我就在碧纱厨外狠妥当何必又出来闹的老祖宗不得安静贾母想了想说也罢了遂令一个奶妈一个丫头照管在外间上夜听唤一面早有凤姐命人送了一顶藕合色花帐并几件棉被缎褥之类黛

玉只帶了双个人来一个是自幼的奶娘王姆，一个是十岁的小丫頭亦是自幼隨的名唤雪雁賈母見雪雁甚小一團孤氣王姆又極老料黛玉皆不隨心便將自己身边的一个二等丫頭名唤英哥与了黛玉外亦如迎春等例為人除自幼奶娘外另有四个教引姆，除貼身掌管收拾两个丫頭外另有五六个洒掃房屋来往使役的小丫頭当下王姆，与英哥俗侍黛玉在碧紗廚内宝玉之乳母（李姆）亦大丫頭名唤袭人陪侍在外面大床上原来这袭人亦是賈母之婢本名叫珍珠賈母因溺愛宝玉生恐宝玉之婢无竭力尽心之人素喜袭人心地纯良克尽职任遂与了宝玉，因此本姓花又曾見旧人诗句上有花氣袭人之句遂回明賈母更名袭人这袭人亦有些痴處林持賈母心中眼中只有个賈母今与了宝玉心中眼中亦只有个宝玉，因宝玉性情乖僻每，規諫宝玉不听心中着实憂戚是晚宝玉李姆，却瞧了他見里面黛玉和英哥犹未安歇他自卸了粧悄，的進来问道姑娘怎么还不安歇黛玉忙讓姐，请坐袭人在炕沿上坐了英哥咲道林姑娘正在这里傷心自己淌眼抹泪的说今日才見了就惹出你家哥儿来病倘若掉坏了那玉豈不是因我之故用此便傷心起来我好容易劝好了袭人道姑娘快休如此寬心，怕比这个更奇怪的咲话还有呢若為他这種行止你多心傷感只怕你傷感不了呢快别多心黛玉道姐，们说的我记着就是了实竟不知那玉是怎么个来歷上頭还有字跡袭人道連一家子也不知来歷听得说是落草時從他口内掏出来的上面現成的字眼讓我拿来你看便知黛玉忙止道罢了此刻夜深了明日再看不遲大家又歇回方才安歇次日起

來省親實母因與王夫人處未正值王夫人母與兄在一處拆金陵來的書信看又有王夫人之兄嫂書遞了又打發婦來說話的從玉魚不知緣故探春等却多疑惑是誰倫金陵城中所居薛姨母之子嫁表兄薛蟠倚財仗勢打死人命現在衙門中審理此今母舅王子騰得了信息故遣人來告訴迎迎意欲喚取進京之意且聽下回

第四回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芦僧乱判葫芦案

題曰　捐躯报國恩　未报身犹在　眼底物多情　君恩或可待

却说甄玉同姊妹们至王夫人處見王夫人与兄嫂處的来使计议家務又说姨娘家遣人命宫司等语因見王夫人事情冗杂姊妹们遂各来至寡嫂李氏房中来了元来这李氏乃賈珠之妻賈珠亡时存一子取名賈蘭今方五歲已入学攻书这李氏亦係金陵名宦之女父名李守中曾为國子監祭酒族中男女皆有不通诗讀书者至李守中承继已来便说女子无才便有德故生李氏時便不十分令其讀书只不过將些女四书列女傳类撫弄三四種书使他识得几个字记得前朝几个美女墨了却只以紡績并白為要曰取名李紈字宫裁因此这李紈虽青春丧偶且居處于膏粱錦绣之地以杨木死灰一般一染無見無聞惟知侍親養子外则陪侍小姑等針綫诵讀而已今代玉萍寄于此日有这般姑嫂相伴除老父外餘者已就去庸處及了的今且说两村回禀了老夫人命宫司詳至榮下乃是双家爭買一婢各不相讓以致殴傷人命彼时两村即據原告之人来審即原告通稱殴死者乃小人之主人因那日買了一个丫頭不想係拐子拐来卖的这拐子先已得了我家银子将小厮原说第三日方是好日子再接入门这拐子便又悄悄的卖与了薛家被我们知道了去找那買主奪取了欺無据薛家原係金

陵一霸倚財仗勢平處仗恃我小主人竟打死了函有主僕已皆逃走影音踪只剩了几个局外之人告了一年的狀竟无人做主望大老爷拘拿函犯剪恶除凶以救孤寡死者感戴天恩不尽两村听了大怒道岂有这个放屁的事打死人命就白白的走了再拿不来的因发戳差公人立刻将这犯族中人拿来拷问令他们实供藏在何處一面再动海捕文书未发戳时只见案边立的一个门子使眼色不令他发戳之意两村心下甚为疑惟只得停了手即时退香三客室使从者皆先去只留门子一人伏侍这门子上来请安问老爷一向加官进禄八九年来就忘了我了两村道那个敢面善得紧只是一时想不起来那门子道老爷真是贵人多事把往事之似竟忘了不记当年葫芦庙里三事了两村听了此言震一惊方想起件事来这门子本是葫芦庙内的一小沙弥因被火之後无庙安身故投别庙去修行又耐不得清凉景况因想这个生意到还轻生逛闹遂起年纪蓄了发充了门子两村那里想到是他便忙携手道无未是故人又请坐了好谈这门子不敢坐两村道贵贱之交不可忘你我故人也二则此係私室既叙长谈並无不堂之理这门子听了才昔了堂斜签角坐了两村因问方才何故不令卷盖之故门子道老爷既荣任到这一省雅道就没有我一张本省的护官符来不成两村忙问何为护官符我竟不知门子道这还了得连这个不知怎能做得长远这个个做地方官的皆有一个私单上面写着本省最有权有势有体面的大绅士名讳名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时触犯了这样的人众不但官爵不保

連命还係不成呢所以薛号叫做護官符才才所说的这薛衆老爷们何意係他？这一件官司並云难断之處皆因多碍着情分臉面所以於好一面说一面没顺衆中取出一张抄寫的護官符来遞与雨村看時上面皆大族名宦之衆的诱俗口碑其口碑排寫的明白下面皆注着始祖的官爵並房次號所抄云

賈不假白禹为堂金作馬　軍国荣国二公之後共二十房除寧榮派八房在都外現住原籍十二房

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　係齡慶尚与令史公之後共十八房都中現住十房現居原籍八房

東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　都左爵統制侯伯王公之後共十二房都中現住五房原籍七房

豐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鉄　榮慤舍人薛公之後現做内庫帮銀行商共八房

雨村犹未看完忽闻傳点人報王老爷来拜雨村听说忙具衣冠出去迎接有顷殷勤之夫方回来细问门子道这几家皆连多是親戚一损皆损一荣俱荣扶持庇歸皆有照应的今打死人之薛款係豐年大雪之薛也不单自薛三家他的世交親友在都在外者本亦不少老爷如今拿谁去雨村听了便问门子道如你这样说来却怎么了結些案你大约也深知这凶犯躲的方向门子道不瞒老爷说不但这凶犯躲的方向我知道一併这拐卖之人我也知道兇鬼買主心深知道待我細说与老爷听这个被打之死鬼乃是本地一个鄉宦之子名唤冯渊自幼父母早亡又无兄弟只他一个守着些薄產过日長到十九岁上酷爱男风最厭女子这个是前生的冤業可巧遇这拐子卖个頭他便一眼看上了这个頭立意買来作妾立誓再

不交接男子也不再娶第二个了所以三日没才过门谁知这拐子又倘卖与了薛家他意欲要拷了奴家的实子再逃性别省谁知又不曾走脱两家拿住打了个臭死却不肯收良只要原人那薛公子竟是误人的便喝令手下人一打临冯公子打了个稀烂抬回家去三日死了这薛公子原是早已择定日子上京去的头起身及日前就偶然遇见了这个头意欲买了这个头进京的谁知闹出这事来既打了冯公子奢了个头他便没事人一般只管带了家眷走他的路这里自有兄弟奴仆在此料理也并不为此举须小事值得他一逃走的这且不说走爷你道被卖之个头是谁两村道我如何得知门子洽唉道这人等未还是走爷的大恩人呢他就是葫芦庙傍住的甄老爷的女儿小名英连的两村罕然道无未就是他闻得养到五岁被人拐去却今才来卖门子道这种拐子单爱倘拐五六岁的女儿养在一个僻静之处到十二岁时度其容貌带至他乡转卖当日这英连我们天哄他顽要出隔了七八年如今十二三岁的光景模样出脱的有个价钱所以我却恐得偏生这拐子又翻了我的场子居住那日拐子不在家也曾问他他是被拐子打怕了的断不敢说只说拐子是亲爹因无力偿债故卖他我又哄之再三他又哭了只说我无不记得小时之事这可无疑了那日冯公子相看了英连良久拐子醉了他自嘆道我今日罪孽可满了没又听见冯公子三日没才过门他又转有忧愁之态我又不忍其形

茶拐子先去又命內人去解釋把這馮公子必待好日來接可知必不肯干休相待況他是个花流人品衆里頗過得素習最又厭惡堂唇今竟破價買你後事不言可知只耐得三五日何必憂悶他听此說方才略解憂悶自為從此得所誰料天下竟有這等不如意之事第二日他偏又賣兩了薛衆若賣兩第二个人還好這薛公子的混名獻霸王最是天下第一个暴性尚氣的而且使手此主遇打了个落花流水性拖死拽把个英蓮拉去此今也不知死活這馮公子空喜一場一念未遂及花了手送了命豈不可嘆兩村听了亦嘆道這也是他們的孽障遭殺亦非偶然不然這馮淵如何偏只看准了這英蓮一一受了這拐子几年折磨才得了个頭路且又是个多情的若能聚合了到是件美事偏又生出這段事來這薛衆拐比馮家富貴想其為人自然姬妾乘多淫慾无度亦不及馮淵一人定情者這正是夢幻情緣恰遇見一对薄命兒女且不要议論他人次今這官司如何判斷才好门子咲道老爺當年何其明決今反成个沒主意的人了小的淂老爺補陞此任亦係賈府王府之力此薛蟠即賈府之親老爺何不順水推舡作个整人情將此案了結日後也好去見賈王二公之面兩村道你說何嘗不是但事關人命衆皇上陛恩起復委用實是重生再造正當秉心竭力圖报之时豈可因私而廢法是我实不忍為门子听了冷咲道老爺說的何嘗不是大道理但只是次今世上是行不去的豈不聞古人有云大丈夫相机而動又曰趨吉避凶者為君子依老爺這一說不但不能报效朝廷亦且自身不保还要三思為要兩村瞅了半日頭方說道依你怎麼樣

门子道：小人想了一个极好主意在此老爷明日坐堂只管虚张威势动文书发签拿人原告自然是写
冯家的原告固然是定要的自然将薛家族中及奴仆人等拿几个来拷问小的在暗中调停令他们报了
暴病身亡合族中及地方工共连一张保呈老爷只说暴病扶柩回籍相逢今扶路烧退原因了结薛蟠今已冯公名之病被
老爷就说乱仙批了死者冯渊与薛蟠原因宿孽相逢今扶路烧退原因了结薛蟠今已冯公名之病被
冯魂追索已死其时皆由拐子而起拐子人原伙集卿其姓人氏按法处治庶不累及多语小人暗中嘱托
拐子令其实招乘人见乱仙批语与拐子相符庶者自然也都不虚了薛家有的是不走老爷断一千也
便冯五百也可与冯家做烧埋之费那冯家也会甚要紧的人不过为的是不见有这个良子想也就没
话说了老爷细想此计何如两村通不要等我再斟酌个或可压伏口声二人计议天色已晚贵会话说
至次日坐堂勾取一应有名人犯两村细加审问再见冯家人口稀疏不过赖些多烟烧埋之费薛家
使势倚财偏不相让故致颠倒来去两村便徇情问法胡乱判断此案冯家冯了许多烧埋良子也就会
甚话说了两村断了此案急收作与二李两贵改益京营节度使王子腾不过说令舅之事已完不必过虑
等语此一事皆由葫芦庙内之沙弥新门子所出两村又恐他人前说先生日贵贱时的事来因此心中
大不乐业后来到底寻了个不是还的充发了才罢当下言不旨两村且说那贾了英莲打死冯渊的
薛公子亦系金陵人氏本是与香菱世交之家只是如今迫薛公子幼年丧父寡母又怜他是个孤根独种未

免淌愛恨落時逐致老大云成且家中有百萬之富現屬有內帑的不根採办雖料定薛公子学名薛蟠表字文起五岁上就情性奢侈言语傲慢兒也上過学不過略識几个字终日惟有闲鸡走馬逛山玩景而已幸是皇商一应往纪世事全然不知不過賴祖父旧日的情分户部掛虛名支領俸銀其餘事体自有伙计老家人措办寡母王氏乃現任京营節度王子腾之妹因荣国府賈政的夫人王氏是一母所生的姊妹今年方四十上下的年纪只有薛蟠一子还有一女比薛蟠小两岁乳名宝釵生得肌骨莹润举止闲雅当日有他父親在日酷爱珠女令其讀与識字較之乃兄竟高过十倍自他父親亡後見哥哥不甚安分守己只得随时用言劝导薛蟠素性豪爽最不喜人劝他读书偏他母親最溺爱宝釵只说他是个女孩子家不教他读书识字将来也是个不通文墨的人罢了因此宝釵读书写字竟与薛蟠一处上学了薛蟠虽不喜读书然生性聪明一目十行过目成誦不上一年的工夫把书倒也读了好些近日又上学诗的礼微拆才能降生世之隆恩深聘选妃嬪外在仕宦名家之女皆未建都以備选择为宫主即主入学陪侍充为才人赞善之职二则自薛蟠父親亡後各省中所有的買賣承局领受数千人等見薛蟠年轻不諳世事便趁时拐騙起来京都中几處生意渐亦消耗薛蟠素闻得京都第一繁華之地正思一往便趁此机会一为送妹待選二为亲自入都销算旧帐再计来年其实则为趁覽上國之意回时好打点下行装细軟以及應选为望亲友各色土物人情等類正择定起身日期不想偏遇見了那拐子重賣英蓮薛蟠見英蓮生得不俗立意買了又遇馮家来赘人回持強喝令家下豪奴将馮渊打死他便将家中的事務一概托族中人並几丫头家人也便带了妹妹竟自起身長行去了人命官司一事他却視为兒戲自为花几个臭本没有不了的

事在路不計其日那日好二人都时却又闻得母旧王子腾陞了九省总制奉旨出都查边薛蟠心中暗喜道
我正愁进京去有个偏亲的母旧受辖着不能任意挥霍，偏巧今又陞出去了可知天从人愿回和母亲商议道
咱们京中要有几处房舍只是这十年多没人进京居住那看房的人未免偷着租赁与人去打
掃才好把母亲误何必为我招搅咱们这一进京无是先拜望亲友或是在你旧，家或在尔姨家把又家的房
舍挪是便宜的咱们先住去再慢，的着人收拾盖不消停薛蟠道如今旧，正陞了外省去家里自然乱起
身咱们这工夫及一窝一抱的奔了去盖不没眼色呀他母亲道你旧，家虽陞了去还有你姨爹家况且几年
来你旧，钱粮又廖无带信稍与稳咱们来如今好容了你旧，虽然着起身你贵家的钱粮未必不昔留
我们咱们且忙，的收拾房屋盖不使人见怪你的意思我却知道安着旧，钱爹住着未免拘束了你不
为你各自住着为任意旋为你自己去挑所宅子住我和你姨娘妹妹们别了这几年却要厮守几日我
带了你妹，去投你姨娘家去你道好不好薛蟠见母亲如此说情知拗不过的只得唯唯附人夫一路奔荣国府
来却时王夫人已知薛蟠回京司事与贾雨村献中扶持了结才放下了心又见哥，陞了边缺正愁又少了顾家的
亲戚往来照应如今又添了几日忽见家人传报姨太，带了哥兄姐儿合家进京已在门外下车喜的王夫人
亲戚往来照应如今又添了几日忽见家人传报姨太，带了哥兄姐儿合家进京已在门外下车喜的王夫人
忙带了女媳人等接出大厅将薛姨妈等接了进来姊妹们暮年相见自不必说悲喜交集泣咲叙阔一番
忙又引了拜见贾母将人情土物各种酬献了合家俱相见过忙又治席接风薛蟠又拜见过贾政贾琏

又引着鮮見了賈赦賈珍等賈政便使人上來对王夫人說賤太、已有了妻歌外甥年輕不知世務在外住着恐有人生事咱們東北角上梨香院一所十來間房子空閑着叫人打掃干淨請賤太太和寶兄姐兄住了甚好王夫人未及尚賈母之說遣人來說請賤太、就在這里住下大家親密些等語薛姨媽已欲一處住宿方可拘束呼兄子若另住在外又恐縱性惹禍遂忙道謝在先又私向王夫人說明一應日費供給一概免却方是處長之法王夫人知道他家不難于此遂亦從其意從此薛家母子就在梨香院中住了元來這梨香院乃當日榮公暮年養靜之所小巧、約有十餘間房舍前廳後舍俱全另有一門通街薛蟠既人就走此門出入西南有一角門通一夾道便是王夫人正房東院了每日或晨或晚間薛姨媽便過來或與寶母閑談或和王夫人閑叙寶釵日與黛玉迎春姊妹等一處或看書或下棋或做針指到也十分樂業只是薛蟠起初之心原不欲在賈府居住恐母親父喪未滿料必不由自己的無奈母親意在此處賈宅中又十分慇懃苦留只得暫且住下一面使人打掃出自己的房屋再搬居過去誰知自在此間住了不上一月的光景賈宅族中凡有的子姪俱已認遍了一半凡是那些紈褲氣習者莫不喜與他往來今日會酒明日現花甚至聚賭嫖娼漸漸無所不至引誘的薛蟠比當日更壞了一事(陪)無說賈政訓子有方治家有法一則族大人多雖貴不到這些二則現任族長乃是賈珍彼乃寧府的長孫又現襲武職兄族中之事自有他掌管三則公私冗亲且素性消洒不以俗務為要每公暇之時不過看些書籍而已族事更不介意況且這梨香院

隔又屢易舍又有衙門別開任意可以出入所以延客子弟們竟可以放蕩暢懷的淫樂因此延將發病之
念漸漸打滅了隨將薛家母子在榮國府寄居等事畧已表明於後榮國府又有何事且聽下文

第五回

遊幻境指迷十二釵　飲仙醪曲演紅樓夢

春困葳蕤擁繡衾　恍隨仙子別紅塵　何誰幻入華胥境　千古風流造業人

如今且說寶玉自在榮府以來賈母萬般憐愛晝夜不捨飲食起居一次寶玉迎春探春惜春三丫鬟襲人且打靠後就是寶玉和代玉二人之親密友愛處亦自較別丫不同日則同行同坐夜則同息同止真是言和意順略無參商不必細表今忽然來了一丫薛寶釵寥數魚大不多然品格端方容貌豐美人多謂寶玉之所不及而且寶釵行為豁達隨分從時不比代玉孤高自許目無下塵故比代玉大得下人之心便是那些小丫頭們亦多喜與寶釵頑笑因此代玉心中便有些悶悶不樂寶玉亦在狐疑之間況且天性尚雲來的一片癡情復犯偏癖視姊妹兄弟皆出一意並無親疏遠近之別其中因與代玉同隨賈母一處坐臥故略比別丫姊妹熟慣些吃熱慣則更加親蜜吃親親密則不免一時有求全之毀不虞之隙這日不知為何他二人言語有些不合起來代玉又氣的獨自房中垂淚寶玉又自悔言語冒撞前去俯就那代玉方漸漸的回轉來因東邊寧府中的花園梅花盛開賈珍之妻尤氏乃治酒請賈母那夫人王夫人等賞花是日先擺了賈蓉妻二人來面請賈母等于是早飯後過來就在會芳園遊玩先茶後酒不過皆是寧榮二府女眷家宴小集並無別樣新文趣事可記忽一時寶玉困倦欲睡中覓香母命人好生跟着他歇息一回再來賈蓉之妻

秦氏便忙回道我们这里有给宝叔收拾下的房子老祖宗夜心只管交与我就是了又向宝玉的丫环奶娘等道妳们请宝叔随我这里来贾母素知秦氏是个及妥当的人而且又生得模样识巧行事又柔温和平乃重孫媳中第一个得意之人见他去安置宝玉自是安稳的当下秦氏引了一簇人来至上房内间宝玉抬头先见一付画贴在上面画的人物固好其故事乃是烬藜图也不看係何人所画心中便有些不快又有一付对联写的是　世事洞明皆学问　人情练达即文章

宝玉看了这双的对联忽然宝字精美脩陳華麗亦斷不肯在这里了忙说快出去秦氏听了道这里还不好可望那里去呢不然到我屋里去罢宝玉点頭微笑有一妞道那有个叔叔到侄兄房里去睡觉的理秦氏道何妨不怕他惱他能多大了就忘记这些个上月你没看见我那个兄弟来了无聊和宝叔同年又个站在一處只怕个可还高些呢宝玉道我怎么没见过你带他来我瞧乎人道隔着二三十里那里带去见的日子有呢说着大家来至秦氏房中便有一股细细的甜香袭人而来宝玉便掀着眼觉骨软魂酥连说好走进入房向壁上看时有唐伯虎画的海棠春睡裙边有朱字七言太虛写的一付对联是

嫩寒锁梦因春冷　芳氣襲人是酒香

一边摆着几盆盛开着的杜鹃山掛过绣着大红洋绉的双绣花卉草虫的软帘原来是秦氏的卧房宝玉含笑道这里好秦氏笑道我这房子大约神仙也可以住得

了说着来自展洞了西子浣过的纱衾被了红振抱过的妃枕于是乎奶娃伏侍宝玉卧好歇，散去。尚下袭人媚人晴雯麝月四丫环为伴秦氏便吩咐小丫环们好生在廊簷下看着猫儿狗儿打架那宝玉刚合上眼便悠，瞧去犹似秦氏在前逐悠，荡，随了秦氏至一所在但见朱栏白石绿树清溪真是人跡稀逢飞尘不到之处宝玉在梦中欢喜想道这个去处有趣我就在这里过一生也甘失了众也愿意的煞好天，被父母师父打去呢正胡思之间忽听山洞有人作歌曰

春夢隨雲散　　飛花逐水流　　寄言衆兒女　　何必覓閑愁

宝玉听了是个女子的声音正待寻觅早见那边走出一个人来蹁躚嬝娜端的与人不同有赋为证

方离椒塲下绣花房但行處鳥驚庭樹將到時影度迴廊仙袂飄兮闻蘭麝之馥郁荷衣欣動兮听环珮之鏗鏘靨笑春桃兮云堆翠鬢唇绽樱颗兮皓齿含香纖腰之楚楚芳若迴风舞雪珠翠之輝煌兮满颔超黄生浅花间兮宜嗔宜喜靡细论上兮若飛若揚蛾眉颦笑兮啊言而未語蓮步乍移兮欲止而欲行羡彼之良質兮水清玉润慕彼之華服兮烂灼文章爱彼之容貌兮香培玉琢羡彼之態度兮风翥凌翔其素若何春梅綻雪其潔若何秋蘭披霜其靜若何松生空谷其艷若何霞映澄塘其又若何忽遊曲沼其神若何月射寒江忽漸西子实愧王嬙奇矣哉生于無地来自何方信矣乎瑶池不二紫府无双果何人哉斯其之美也

宝玉見是一个仙姑喜的忙来作揖问道神仙姐，不知從那里来的今要往那里去我也不知這里是何處望乞携帶携帶！仙姑道吾居离恨天之上灌愁海之中乃教春山还香洞太虚幻境警幻仙姑是也司人间之孔情月债掌塵世之女怨男痴囡近来九流宪孽缠绵于此家是以前来查访机会佈散想恩今忽忝尔相逢亦非偶然此离吾境不远别无他物惟有自採仙茗一盏亲酿美酒一瓮素练霓裳歌姬数人新添红楼梦曲十二支试随吾一進否宝玉听了喜躍非常便忘了秦氏在何處了竟随了仙姑至一所在有石碑横建着太虚幻境の个大字又边一付对联乃是

假作真時真亦假　　无为有處有还无

轉過了牌坊便是一座宫门上横书着の个大字道　孽海情天又有一付对联大书云

厚地高天堪嘆古今情不尽　　痴男怨女可悲兒月債难償

宝玉看了心下自思道原来如此但不知何为古今之情又何为兒月之债從今到要厥署，宝玉只顧如此一想不料早把那些那魔招入膏肓了望下随了仙姑進入二層门内只見又迎配殿皆有匾额对联一付看不尽许多惟見有几處写着的是痴情司結怨司夜奏司朝歸司夜怨司春感司秘怨司宝玉看了因问仙姑道散頃仙姑引我到那各司中進玩一不知可使得否仙姑道此各司中皆貯的是普天下之所有的女子过去未来的簿册尔凡眼塵躯未便知道的宝玉听了那里肯依復央之再の仙姑去柔说也罢就在此司内署随喜一罢了宝玉喜不自勝抬頭看这司的匾上乃是薄命司三字再边对联写的是

春恨秋悲皆自惹　　花容月貌為誰妍

宝玉看了便知感嘆進入门来只見有十数个大橱皆用封條封着那封条上皆是各省地名宝玉一心只撿自己家鄉的封条看是出心看别省的了只見那边厨上封条大书"金陵十二钗正册"宝玉因问何为金陵十二钗正册警幻道即贵省中十二钗首女子之册宝玉道常听人说金陵極大的地方怎麼只十二个女子呢今单我们家里上下就有几百个女孩兒呢警幻冷笑道诸省女子故多不过擇其紫要者歸之了女子的今单我们家里上下就有几百个女孩兒呢警幻冷笑道诸省女子故多不过擇其紫要者歸之了下边二橱則又次之餘者庸常之辈則各册可錄矣宝玉听说再看下二厨上果然写着金陵十二钗副册又一个写着金陵十二钗又副册宝玉便伸手先将又副册橱门开了拿出一本册来揭开一看只見这首册上画着一副画又非人物亦無山水不过是水墨滃染的滿紙烏雲濁霧而已後有几行字跡写道是

霽月难逢　彩云易散　心比天高　身為下賤

風流灵巧招人怨　寿夭多因誤此生　多情公子空牽念

宝玉看了又見画着一簇鮮花一床破蓆也有几句言词写的是

枉自温柔和順　空云似桂如蘭　堪羡優伶有福　誰知公子無緣

宝玉看了不解遂掷下了又去开了副册厨门拿起一本册来揭开看时只見画着一枝枯花下面有一池沼其中水滴泥淤蓮枯藕敗後面写云

根並荷花一莖青　平生遺際實堪傷　自從又出生孤木　致使香魂返故鄉

寶玉看了仍不解他又撕了再去取正册看只見頭上一册便畫着又枝枯木；上邊有一團玉帶又有一堆雪；下一股金釵有四句言詞道

可嘆停機德　堪怜咏絮才　玉帶林中掛　金簪雪裡埋

寶玉看了仍不解待要問時情知他必不肯漏待要丟下又不捨遂又往後看時只見畫着一張弓；上掛着一香囊也有一首歌云

二十年來辨是誰　株花問處與宮闈　三春爭及初春景　虧兒相逢大夢歸

後面又畫有又人放在第一片大海一隻大船；中一女子掩面泣涕之狀也有四句云

才自精明志自高　生于末時運偏消　清明涕送江邊望　千里東飛一夢遥

後又畫几樣花云一灣逝水其詞曰

富貴又何干　襁褓之間父母遠　展眼吊斜暉　湘江逝水楚雲飛

後面又畫着一塊美玉落在垢泥之中其云

欽此欽此何曾潔　雲空未必空　可惜金玉質　落陷污泥中

子係中山狼　　將老便猖狂　　金閨花柳質　　一載赴黃粱

後面便是一所古廟裏面有一人美人在內有徑獨坐其云

勘破三春景不長　緇衣頓改昔年粧　可怜綉户侯門女　獨臥青灯古佛傍

後面便是一片冰山有一隻雌風其云

凡鳥偏從末世來　却知愛慕此生才　一從二令三人木　哭向金陵事更哀

後面一座荒村野店有一美人在那里紡績其云

勢敗休云貴　家亡莫論親　偶因遇到氏　巧得過恩人

詩後又畫一盃茂蘭傍有一位風魁露帔美人必有判云

桃李春花結子完　到頭誰似一盃蘭　冰水水冷空相妒　枉与他人作嗟諼

後面又畫有高樓大廈有一美人懸梁自縊其曰

情天情海幻情身　情既相逢必主淫　慢言不肖皆榮生　造孽前端實在寧

寶玉還欲看時那仙姑知他天分高性情頗慧恐他把仙机泄漏遂掩了卷冊向寶玉道且隨我進玩一番何必在此打迭神瑛寶玉悞悞悔悔不覺乘了卷冊隨着仙姑来至一所在但見珠簾綉幕畫棟雕簷說不尽那光摇朱戸金鋪地雪映瑶窓玉作宫更見鮮花馥郁異草芬芳真

是好了所在宝玉正在观之不意忽听警幻呼通你们快出来迎接贵客一语未了只见房中又走出
几个女子来香是荷袂飘肩羽衣飘舞较若春花媚日秋月一见了宝玉都怨谤警幻道我们不知
係何贵客忙的接了来娘曾说今日今时必有绛珠妹子的生魂前来进玩旧景故我等久待何故
又引了这浊物来污染这清净女境宝玉听此数说便嘻嘻欲近不能退果觉自形污秽不堪警
幻忙携住宝玉的手向乘妙妹道你等不知原委今日原欲往荣府去接绛珠适从宁府所过偶遇宁
荣二公嘱吾云吾家自国朝定鼎已来功名虽盛富贵传流虽历百年来运终数尽不可挽回者故近
之子孙虽多竟无可继业其中惟有嫡孙宝玉一人禀性乘体性情怪譎虽聪明灵慧略可望成无奈
吾家运数合终恐误入邪规引入正章仙姑偶来可望点化情悭声色等事警其痴顽或能使彼跳出
�necessary迷人圈子则后入于正路亦吾弟兄之幸矣此嘱吾故发慈心引彼至此兄以彼素中上中下三等女子
的册籍令彼熟玩尚未觉悟故引彼再到此处令其再历饮馔声色之幻或冀悟来一悟亦未可知说
毕携了宝玉入室但闻一缕异香竟不知所焚何物宝玉遂不禁相问警幻叁叹道此乃尘世中现有
不可能知此乃诸山名胜境内初生灵卉之精合各种宝林珠树之油所制名为群芳髓宝玉听了
只是依羡而已大家入坐小环捧上茶来宝玉自觉清香异味纯美非常因又问何名警幻道此茶
乃在放春山遣香洞又以仙花灵叶上所带的宿露而烹此茶名曰仙红一窟宝玉听了连称赏用

看房內的瑤琴寶鼎古畫新詩去所不有更喜窗下亦有嘆試塵間時漫務污塵上亦有一付對聯曰

　　風微灵秀地　　雲可度何天

寶玉看畢去不美慕因又請問乘仙姑姓名一名痴夢仙姑一名鍾情大士一名引愁金女一名度恨菩提者一遍等不一少刻有一小環來調棄安稿設擺酒饌貢是瓊漿滿泛玻璃盞玉液濃斟琥珀盃更不用再說那鏇饌之盛寶玉聞得此酒清冽甘洌異乎尋常又不禁相問警幻道此酒乃以百花之蕊萬木之汁加以麟髓之醐鳳乳之麴釀成因名為万艷同盃寶玉称賞不迭飲酒之間又有十二个舞女上來請問演何詞曲警幻道就將新製的紅樓夢十二支演上來舞女們答應了便輕敲檀板款按喉音听他歌道　　開闢鴻蒙　方歌了一句警幻便道詞曲不比塵世中所填傳奇之曲必有生旦淨末之則又有南北九宮之限若或咏嘆一人或感怀一事偶成此曲即可譜入管絃者非一個中人不知其中之妙料你亦未必深明此調若不先閱其稿後听其歌又成嚼爛矣說畢回頭命小环取了紅樓夢原稿來遞與了寶玉一面耳聽其歌

第一支紅樓夢引　開闢鴻蒙誰為情種多只為兀月情濃來何天傷怀日寂寥時試遣愚衷回此上演名這怀金悼玉的紅樓夢　第二支終身悟　幻通是金玉良姻俺只念木石前盟空对着山中高士晶瑩雪終不忘世外仙妹寂寞林噗人間美中不足今方信縱然是齊眉舉案到底意難平　第三支枉凝眉

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若说没奇缘今生偏又遇角儿若说有奇缘好何心事终虚化一个
在自嗟呀一个空劳牵挂一个是水中月一个是镜中花想眼中能有多少泪珠儿怎禁得长流到今朝
到夏　宝玉听了此曲散慢无稽不见有甚好处但其声韵悽惨竟能消魂醉魄回味再四不得查其原委
何处再要问其来历就教我以此释闷而已回又听下面唱道

〔根基深〕喜荣华正好恨光阴又到眼前一个个金挑荡魄一芳魂消耗望家乡路远山高故向
爹娘愿早早相寻告兄命已入黄泉须要退步抽身早　〔好事终〕一帆风雨路三千把骨掩
重泉有来抛闪恐哭损残年告爹娘休把儿思念自古穷通皆有定离合岂无缘径今分又把各自保平安
奴去也莫牵连　〔乐中悲〕锦衾单帐冷清清双亡配若那绮罗丛谁知收养幸生来英敏
洞大觉弘慧后来终久成仙证　〔晓角儿〕叹人间光阴似箭才过了几个年时坎坷形状异有时云散高唐
水涸湘江泪是斑中消长数在岂何必杜悲伤　〔尾声〕〔世难容〕氣质美如兰才华俊比仙天生成孤僻人皆罕你通灵
〔喽啰令〕〔食腥膻〕视绮罗俗厌却不知太高人越妒过洁世间难可谟这青灯古殿人将老辜负了红粉朱楼春色阑到头来依旧是抔尘土
〔红芍药〕好一似蕊残香褪玉质委泥涂又何须王孙公子叹无缘　〔喜冤家〕中山狼无情兽全不念当日的根由一味的骄奢淫荡贪迟误觑着那广门艳质同蒲柳作践的公府千金

似不流螟芳魂艷魄，〔第九支〕〔虛花悟〕將那三妻看破，桃紅柳綠待如何，把這韶華打滅不見那清淡天和，說什麼天上天桃盛雲中香蕊多，到頭來誰見，把秋捱過，則看那白楊村里人烟咽，垂楸林下鬼吟哦，更兼這天哀草遠墳墓這就是昨貧今富人勞碌，春榮秋謝花折磨，似這般生閻羅殺不饒，誰能躲，閻說道西方寶樹喚婆娑，上結着長生菓，〔第十支〕〔聰明累〕枉閻家不太聰明，及寫了卿，的性命，生前心已碎，死後性靈空，家富人亡，終有个衆亡人散多奔騰，枉費了意懸，生世心好一似蕩悠，三更夢，忽喇，似大廈傾，昏慘，似燈將盡，呵一場，歡喜忽悲辛，嘆人世終難定，〔第十一支〕〔尾煞〕尾煞處，忽遇恩人幸娘亲，積陰功，功人生滿，困扶窮，休似俺那，良不，忘骨肉的，根旧好，死正是承除如，減上有蒼穹，〔第十二支〕〔晚韶華〕鏡里恩情，更那堪，憂里功名，那美韶華云，何足，綉帳死衾，只這帶珠，勉披，風秋，也抵不了，無常，性命，到說是人生莫，受老來貧，也須要，陰隲積，兒孫，氣昂，致帶磬，纓光燦，腰懸，金印威，赫，對，綵高，登昏慘，黃泉路，近，向古來，將相，可，還存也，只是虛名，況，命沒人，欽，敬，〔第十三支〕〔好事終〕畫，棟，雲，尽落，塵，拉，此情，趣，月貌，便是，敗，衆的，根本，寶，裘，頹，墮，皆，堂，玉，衆，事，消亡，首罪，宿，孽，使，因情，〔第十四支〕〔兔鳥各投林〕為，衆的，家業，凋零，富貴的，金良，散，盡，有，是的，天里，此生，無情的，分明，說，在，欠，命的，命，已，還，欠，泪的，泪，已，尽，寃，相，报，豈，非，輕，分，離，合，聚，皆，前，定，欲，知，命，短，问，前生，看，来，富，貴，真，僥，倖，看，破的，通，入，空，门，痴，迷的，枉，送了，性，命，好一似，食，尽，鳥，投，林，落了，片，白茫，

歌罢还又歌别曲警幻見宝玉甚会趣味因嘆道痴兄竟尚未悟卿宝玉忙止歌姬不必再唱自觉朦胧悦惚吾醉求卧警幻便命撤去残席送宝玉至香闺绣阁三中其间铺陈之盛乃素所未見之物更可駭者早有一位女子在内其鮮妍嫵媚有似乎宝釵九流襲娜則又如黛玉正不知何意忽警幻道塵世中多少富贵之家那些绿窓九月绣阁烟霞皆被濫污纨褲与那软流荡女子惹惜玷辱更可恨者自古来多少迁落浪子皆以淫色不濫为歸又以情而不濫作集此皆歸非掩飾之语迨淫色即濫智情更濫是以巫山之会云雨之欢皆由兩悦其色復恋其情所致也吾所爱汝者乃天下古今第一濫人也宝玉听了唬得忙荅道仙姑差了我因懶于读书家父母尚每每训励豈敢再犯濫字況且年纪尚小不知濫字为何物警幻道非也濫虽一理意則有别从世之好濫者不過悦容貌喜歌舞调吠云融云而会时恨不能尽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时之兴趣此皆皮膚濫淫之蠢物耳以尔則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吾辈推之为意濫惟意濫二字雖心会而不可口傳可神(可領)会而不可语達汝今独得此二字在闺阁中固可为良友然于世道中未免迂闊泥怪百口嘲謗矣宝玉聞此今既過会祖荣宁二公剖腹深嘱吾不忍君独为我闺阁增光見棄于世道故特引前来醉以良酒沁以仙茗警以妙曲再將吾妹一人乳名兼美字可卿者许配与汝今夕良时即可成姻不过令汝領略其中仙闺幻

境之花光尚然如此何況塵境之情我而今凌萬解釋改悟前情尚意于孔孟之間要身于經紀之道說畢便授以云雨之事推宝玉入房將门掩上自去那宝玉悅惚依警幻所隔之言未免有兄妹之事难以启述至次日便柔情繾綣款洽温存與可卿雅解雅劳因二人携手先去遊玩之时忽至一门所在但見荆榛遍地猿鹿同羣迎面一道里溪阻路並无桥梁可通正在犹豫之间忽見警幻從後追来普通快休前進作速回頭要緊宝玉忙止步问道此係何處警幻道此即迷津也深有万丈遥亘千里只有一木筏乃木居士撐柁灰侍者撐篙不受金艮之谢但遇有緣者渡之尔今偶遊至此設如墮落其中則深負我從前言警戒矣話犹未了只听津内的水响如雷竟有许多夜叉海鬼將宝玉拖將下去唬得宝玉汗如雨下一面失声喊叫可卿救我唬得袭人等一齐慌忙上来搂住叫宝玉别怕我们在这里却说秦氏正在房外隔着小丫頭们听宝玉梦中叫他的小名因纳闷通我的小名这里從无人知道的他如何知道在梦里叫得如此之亲正是

　　豪同谁许離愁恨　千古情人独我知

第六回

賈寶玉初試雲雨情　劉姥姥一進榮國府

題曰　朝叩富兒門　富兒猜未足　雖無千金酬　嗟彼膂肉

却說秦氏聽見寶玉從夢中喚他的乳名心中自是納悶又不好細問彼時寶玉迷惑若有所失眾人忙端上桂元湯來呷了兩口遂起身整衣襲人伸手與他繫褡帶時不覺伸手至大腿處只覺冰涼一片粘濕曉得忙褪至手來問是怎么了寶玉紅漲了臉把他的手一捻襲人本是个聰明女子年紀本又比寶玉大兩歲近來漸通人事今見寶玉如此光景心中便覺撒一半了不覺也羞的紅漲了臉回不敢再問仍舊理好衣裳隨即寶玉盧來朝乱吃早晚飯過這邊來襲人忙趁空奶娘了环不在傍時另取出一件中衣來與寶玉換上寶玉含羞央告道好姐：千萬別告訴人襲人亦含羞咲問道你夢見什麼故事了是那里流出來的那些臭東西說着便把夢中之事細說與襲人听了並沒說至警幻所授雲雨之情（了）面伏身而咲寶玉亦素喜襲人柔媚故倘遂強襲人同領警幻所訓雲雨之情襲人素知寶玉已將自己與了寶玉的今便如此亦不為越理遂和寶玉偷試一番亭得無人撞見自此寶玉視襲人更與別个人不同襲人侍寶玉更為盡心警見別無話說按榮府一宅中合算起來人口雖不多從上至下也有三四百个雖是不多一天也有三十件竟亦乱麻一般盖

無一不頭緒可作綱領正行忽從那一件事自那一个人寫起方纔恰好忽從千里之外并豆之殷小二一个人家因與榮府暑有些瓜葛近日正往榮府中來回此便就此一棄說來到還是頭緒這一家姓甚名誰又與榮府有甚瓜葛且听細講乃本地人氏也姓王祖上曾做過小小的一个京官昔年與鳳姐之祖王夫人之父認識因貪王家的勢利便連了宗認作姪兒那時只有王夫人之大兄鳳姐之父與王夫人隨在京中得知有此一門連宗之族餘者皆不認識目今其祖已故只有一个兒子名喚王成目下業已消索仍搬回城外原到鄉中住去了王成新近亦因病故只有其子小名狗兒妻劉氏所生一女名喚青兒一家四口仍以務農為業因狗兒白日間又作些生計劉氏又操井臼等事青板娘弟兩个無人看管狗兒遂將岳母到接來一處過活這到接一乃是个積年的老寡婦膽不又無兒子只靠兩畝薄田度日如今女婿接來養活豈不應意遂一心一計帮趁着女婿過活起來因這年秋盡冬初天氣冷將上來家中冬事未辦狗兒未免心中煩慮吃了几盃悶酒在家閑悶氣惱劉氏也不敢頂撞因此到接一看不過因勸道爺爺你別嘆我多嘴偺們做庄人那一个不是老一試一的家多大碗兒吃多大飯兒你皆因年小的時候托着你那老人家的福吃喝慣了如今所以把持不住有了廣就顧頭不過尾沒了錢就轉生氣掰為統祿一下針却先從此著小處寫遂成个什么男子漢大丈夫呢如今

們雖城住着說是天子脚下這長安城中過的多是戚戚可惜沒人會拿去罢了在家跳蹦會子也不許用狗兒听說便急道你老人會頑兒上混說雖道叫我打劫倘去不成到挑，道誰叫你倘去呢也到底大家想方法兒裁度不然那銀子錢自己跑到啓家來不成狗兒答呆道有法兒還不易到這會子呢我又沒有收稅的親戚做官的朋友有什麼可想的便有也只怕他們未必來裡我們哩刘姥，道這到不然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咱們謀到了靠菩薩的保佑有此机会也未可知我到替你想出一个机会來當日你們原是和金陵王家連過宗的二十年前他們看承你們還好的今自然是你們扭捏不肯去親近他故疎遠起來想當初我和女兒還去過一遭他家的二小姐着实响快會待人到不拿大如今現是榮國府貴二老爺的夫人听得說如今上了年紀越發慷慨貪恤老最愛齐僧道捨米捨錢的如今王府雖隆了边位只怕這二姑太太還認得咱們你何不去走動！或者他念旧有些好處也未可知只要他發一点好處拔一根寒毛比咱們腰還粗呢刘氏一傍接口道你老雖說得是但只是你我這樣一个嘴臉怎么好到他门上去先不先他那些门上的人也未必肯去通信沒的去打嘴現世誰知狗兒裡心最靈听此一說心下便有活動起又听他妻子這番话便咲接道姥，既如此說況且你當年見過這位姑太，一次何不你老人家明日就走一淌先試，瓦罢再說刘姥，道嗳喲，可是說的候门深似海我是个什么爱物兒

他家人又不認得我，去了也不是白去的，狗兒喫過不妨，我教你老一个法子，你竟帶了外孫子小板兒先去我倍房周瑞若見了他就有些意思了，這周瑞先是曾和我父親交過一件事，我們極好的到姚，道我也知道他的，只是許多時不走，知道他如今是怎樣，這也說不得了，你又是个男人又這樣个嘴臉，自然去不得，我們姑娘年輕媳婦子也難賣頭賣腳去到還是指着我這付老臉去，碰一碰果然有些好處，大家都有益便是沒有銀子，我心到公府候门見一見，十面也不枉我一生說罢，大家說了一回，當晚計議已定，次日天未明，到姚，便起來梳洗了，又喫板兒教訓了几句，那板兒才五六歲的孩子，一無所知，听見帶他進城，曉得便喜的，一口應承，于是到姚，帶他進城，我至卓荣街，來至荣府大门石狮子前，只見簇，的軿馬到姚，便不敢過去，見鐸，衣服又教了板兒几句話，然後走到角门前，只見几个挺鸟叠肚指手画脚的人，垂在大揽上說東談西呢，到姚，只得蹭上來问大爺納福，那人打揣了他一會，便问那裡來的，到姚，喫道，我找大，的倍房周大爺的煩，那伍大爺，替我請他老出來，那些人听了，更不歡，採半日方說道，你遠，的那牆脚下蓆，有一个子，把们家有人就为来的，內中有一老年人說道，不要惧他的事何，若要他回向到姚，道，那周大爺已陞南边去了，他在後，門帶住着他娘子，却在家，你要找時，徑这边繞到後街上後门上去，问就是了，到姚，听了，謝過，遂携了板兒繞到後门上，只見门

前歌着眼生意想子也有貴吃的也有貴頑要物件的鬧炒、三二千个小孩子在那里厮鬧到晚、便拉住一个道我問爺说一般有个周大娘可在家麻孩子们道那个周大娘我们這里周大娘有三个呢还有兩个周奶、不知是那一行當上的到晚、道是太、的倍房周瑞孩子道這个容場的跟我来說着跳躍、引着到裡、進了後门至一院廂边指與到晚、道這就是他家又叫道周大娘有个老奶、来找你呢周瑞家的在内听说忙迎了出来问是那位到晚、忙迎上来问道好呀周嫂子周瑞家的認了半日方咲道到晚、你好呀你说、能几年我就忘了請家裡来坐罢到晚、一壁里走一壁咲说道你老是贵人多忘事那里还記得我们了说着来至房中周瑞家的命顧的小丫頭到上茶来吃着周瑞家的又问极说道你多長這麻大了又问些别淺閒话再问到晚、今日还是路過还是特来的到晚、便说竟是特来照、搜子二則也請、姑太、的安若可顧我見一見更好若不能便借重搜子轉致罢了周瑞家的听了便已猜着几分来意只因昔年仗夫周瑞爭買田地一事其中多得狗兒之力今見到晚、如此而来心中雅却其意二則也要顯矣自己的体面听如此说便咲道姑、你放心大遠的誠心誠意来了竟有个不叫你見个真佛去的呢論理人来客至回话却不與我相干我们這里各古一樣兒我们男的只管春秋二季的把租子閑時只帶着小爺们走门子就完了我只管跟在、奶、们走门的事皆因你原是太、的親戚又拳我

當个人投奔了我來我竟敢个倒給你通个信去但只一件姥、有所不知我們這里又不比五年前了如今太、竟不大管事都是連二奶、管家了你通這連二奶、是誰就是太、的內姪女當日大旧老爺的女兒小名鳳哥的到姥、听了半问道原來是他怪道呢我當日就說他不錯呢這等說來我今日必得見心了周瑞家的道這個自然的如今太、事多心煩有客來了暑可推得去的就推過去了都是鳳姐娘周旋政代今日等可不会太、到要見他一面緣不在這裡來一遭到姥、道阿彌陀佛全仗嫂子方便了周瑞家的道說那里話俗語說的與人方便自己方便不過用我說一句話罢了當着我什麼說着便叫小丫頭子到倒廳上悄、的打听、听老太、屋里擺了飯了沒有小丫頭去了這里二人又說些閒話到姥、且說這鳳姐娘今年大不過二十歲罢了就這等有本事當這樣的家可是難得的周瑞家的听了說道我的姥、告訴不得你呢這位鳳姐娘年紀雖少行事却比世人多大呢的今比桃的美人一樣的模樣兒說話也有一萬个心眼子再要賠口蜜十个会說話的男人也說他不過回來你見了就信了就只一件待下人未免太狠了些說着只見小丫頭回來說老太、屋裡已擺了飯二奶、在太、屋里呢周瑞家的听了連忙起身隨着到姥、說快走、這一家来他吃飯是一个空子咱們先等着去若遲一步回事人也多了難說話再飯了申覓趁沒了時候了說着一齐下了炕打掃、衣服又教了教兄几句話隨着周瑞家的逶迤往賈璉的住處

來先到了廁所周瑞家的道到跟：在那里畧等一等自己先過影壁進了院門知鳳姐未出來先找着鳳姐的一个心腹過房大丫頭名喚平兒周瑞家的先將刘姥姥，趕加來歷說明又說今日人遠的特来請安當日太：是長會的今日不可不見所以我帶了他進来等初：不来我細，回明奶，想已不責備我莽撞的平兒听了便作了主意叫他們進来先在這里坐着就是了周瑞家的听了方去領了他两个進入院来上了正房台磯小门頸子打起来了裡紅氈簾入堂屋只聞一陣香撲了臉来竟不辨是何氣味身子如在雲端裡一般滿屋中之物都是耀眼爭光使人頭懸目眩刘姥姥此時惟点頭咂嘴念佛而已于是来至東边這間屋內乃是賈璉的女兒大姐兒睡覚之所平兒站在炕沿边打量了刘姥姥，两眼只得向个好讓坐到姥，見平兒遍身綾羅揷金帶銀老容月貌的便當是凤姐兒了（時興奶奶）忽見周瑞家的称他是平姑娘又見平兒赶着周瑞家的称周大娘方知是个有体面的丫頭子于是讓刘姥姥和板兒上了炕平兒和周瑞家的對面坐在炕沿上小丫頭子們斟了茶来吃茶刘姥姥，只听見咯噹一的响声大有似乎打鐘擂鼓趕的一般（然就是盛不免来張西望忽見堂屋中柱子上挂着一个匣子底下又墜着一个秤它般一物却不住的乱慌刘姥姥，心中想着這是什麼寶物兒有煞用呢正獃時陡听得噹的一敲就如金鐘銅磬一般不防到冷的一展眼看着又是八九下方欲問時只見小丫頸們一齐乱跪说奶：不来了

平兒周瑞家的忙起身命到媽，只管坐着等是時候我們來請呢說着都走出去了到院，只
屏声侧耳只听远，有人咳嗽的有一二十婦人都捧着大漆捧盒進這邊來等候听那邊說了声
擺飯漸，的人纔散出只有倒候鴛鴦几个人半日鴉雀不聞之後忽見兩人抬了一張炕桌來放在這
邊炕上桌上碗盤生列俱是滿，的魚肉在內不過暑動几樣兒板兒一見便吵着要肉吃到院，一把掌
打他去忽見周瑞家的咳嗽，走過來招手兒叫他到院，会意于是撤了板兒下炕至堂屋中間
瑞家的又和他唧咕了一會方過這邊屋里來只見门外鋪銅鈎上懸着大紅撒花軟簾南窗下炕上
大紅毡条靠東邊板壁立着一个頭子錦靠背與一个引枕鋪着金心闭蹴大坐褥傍邊有銀唾
盒那凤姐兒家常帶着秋板貂鼠昭君套圍着攢絲勒子穿着桃紅撒花袄青右刻丝灰
鼠披风大紅洋縐銀鼠皮裙秀脂艷瑞，正坐在那里手內拿着小銅火柱兒撥手炉
內的灰平兒站在炕沿邊捧着一个小，的填漆茶盤，內一个小蓋鍾凤姐也不接茶也不抬頭
只管撥手炉內的灰慢，的道怎么还不請進來一面說一面抬身要茶時只見周瑞家的已帶
了兩个人在底下站着呢這綠忙欵起身就来起身时滿面堆的问好又喚着周瑞家的
怎么不早說到院，在地下已是拜了数拜问好，安凤姐忙說周姐快些扶起来别拜罢請
坐我年輕不大認得可也不知是什么辈不敢称呼周瑞家的忙回道這就是我婆婆的

那刘姥姥了凤姐点頭到姥姥已在炕沿上坐下了权兒便躲在後頭百般的哄他来未作揖他
无也不肯凤姐兒笑道親戚们不大走動都疎遠了知道的呢说你们亲戚我们不肯長来不
知的那起小人还只當我们眼裡沒人是的刘姥姥忙念佛道我们家道艰難走不起来了這裡沒
得給姑奶奶打嘴就是受家爺们看顧也不伸凤姐兒笑道這话沒的叫人恶心不過借頼着
祖父虛名作个窮官兒谁家有什麽不過是个旧日的空架子俗语说朝廷还有三门子穷親戚
何況你我说着又问周瑞家的回了太太了沒有周瑞家的道如今奶奶的示下凤姐道你去
瞧、要是有人有事就罢得閒呢就回着怎麽说周瑞家的答应着去了這里凤姐叫人抓些
藥子與权兒吃剛问时闻话时就有家下许多媳婦管事的来回话平兒回了凤姐道我這里
陪着呢晚上再来回若有很要紧的事你就找進来現办平兒去了一会進来说我多问了沒什
麽事我就叫他们散了凤姐点頭只見周瑞家的回来向凤姐道太太说了今日不得閒二奶、陪
着便是一樣多谢费心想着白来瞧、呢便罢若有甚说的只管告诉二奶、都是一樣刘姥姥道
已沒甚说的不過是来與姑太、姑奶、也是親戚们的情分周瑞家的道沒甚说的便罢若
有话只管回二奶、是和太、一樣的一面说一面遞眼色與刘姥姥、、会意未语先飛紅的臉欲待
不说今日又断断何来只得思趄说道论理今日初次見姑奶、都不该说只是大远的奔了

你老這里来也不消说了刚说道这里二门上小厮们回说东府里的小大爺进来了凤姐忙止到姨不说了一面便问你荣大爺在那里呢只听一路靴子脚响进来了一个十七八歲的少年面目清秀身材俊俏轻裘宝带美服华冠到姨此時坐不是立不是歲没處藏凤姐笑道你只管坐着這是我侄儿到姨一时在炕沿上坐了賈蓉笑道我父親打发了我来求婶子说上面老旧太太給婶子的那架玻璃炕屏明日請一个要紧的客借了暑擺一擺就送過来凤姐道说遲了一日昨日已經給了人了賈蓉听说嗐一声在炕下来道婶子若不借又说我不会说话了又挨一顿好打呢求婶子宽給侄儿罢凤姐笑道也沒有見你们王家的東西多是好的不成你们那里敢拿那样東西只是看不見偏我的就是好的賈蓉道只求開恩罢凤姐道要辦一点儿你可仔細你的皮因命平儿拿去賈蓉喜的屑着眼笑说我亲自帶了人拿去别由他们乱碰说着便起身去了這里凤姐忽又想起一事来便向宝玉外叫蓉哥回来外边几个人接声说蓉大爺快回来賈蓉忙復身轉来垂手侍立听阿凤指示那凤姐只管慢腾~的吃茶半日的神又咲道罢了你且去罢晚飯後你来再说罢這会子有人我也沒精神了賈蓉应了一声方慢~的退去這到姨心神方安才又说道今日我帶了你侄儿来也不為别的只因他老子娘在家里連吃的多沒有如今天又冷了越想越沒个抓頭儿

只得帶了你姪兒奔了你老來說着又推政兒道你那麥在家怎麼教你來打發他們做點事，來只顧吃菓子喇風姐早已明白了听他不会說話回咲止道不必說了我知道了回問周瑞家的道姨，不知可用早飯沒有到姨，忙說道一早就往這里赶咧那里还有吃飯的工夫風姐听說忙命快傳飯來一時周瑞家的傳了一桌客飯來擺在東边屋內過來帶了到姨，和政兒過去吃飯風姐說道周祖，好生讓着些兒我不能陪了于是过東边房里來又叫过周瑞家的去问他終回了太，說些什麼周瑞家的道太，說他們家原不是一家子不过日兒一姓当年又与太老爺一處做官偶然連了宗的這几年來也不大走動當时他們來一連却也沒空了他們今日既來了瞧，我們是他的好意也不可簡慢了他便是有什麼說的叫如，裁奪着就是了風姐听了說道我說呢既是一家子我的何連影兒也不知道說話时到姨，已吃畢飯拉了板兒過來鑽舌嘣嘴的道謝風姐咲道且请坐下听我告訴你老人家方才的意思我已知道了若論親戚之間原該不待上门來就該有時在才是但如今家里雜事太煩太，漸上了年紀一時想不到必是有的況自我進來這管些事多不大知道這些親戚們二則外頭看着這里到，轟，殊不知大有大的艰难去處說與人也未必信罢今日你既走遠的來了又是頭一次見我張口怎好呀你空回去呢可巧昨日太，給我的几頭們做衣裳的二十兩銀子我还沒動呢你們不摇少就罢且先拿了去

罢那刘姥，先听见告艰难只道是没有心里便突，的後来听见給他二十两喜的又浑身发痒起来说道咳我也是知道艰难的但俗话说的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混他怎样你老拔根毛比我们的腰还粗呢周瑞家的见他说得粗鄙只管使眼色止他凤姐看见咳而不採只命平儿把昨日那包银子拿来将一吊半钱递到刘姥，的根前凤姐乃道这是二十两银子暂且给这孩子做件冬衣罢若不够时可再来找我了这钱雖车坐罢改日无事只管来瞧，才是亲戚们的意思天也晚了也不虚留你们了到家里说问个好的问个好兄罢一面说一面就站了起来到姥，只管千恩万谢的拿了银子钱随周瑞家的来至外頭周瑞家的道我的娘你見了他怎麽到不会说了闹口就是你姪兒我说句不怕你恼的话便是亲姪兒也要说和软软落大爺綠到是他的正经姪兒呢他怎麽又跑出这麽个姪兒来了刘姥，咲道我的嫂子我見了他心眼兒里爱还爱不过来那里还说上话来二人说着又到周瑞家坐了半時刘姥，便要出下一现银子與周瑞家孩子们買菓子吃周瑞家的如何放在眼里执意不肯刘姥，感谢不盡仍從後门去了正是

得意濃時易棱濟　受恩深處勝親朋

第七回

話說周瑞家的送了刘姥姥去後便上來回王夫人話誰知王夫人不在上房問了环們時方知往薛姨媽那邊商話去了周瑞家的听說便轉過東角門至東院往梨香院來剛到院門前只見王夫人的丫环名金釧兒和一个總角了頭的小女孩兒站在台階上頑見周瑞家的來了便知有話回因向内努嘴兒周瑞家的輕手撩簾進去只見王夫人和薛姨媽長篇大套的說些家務人情等語周瑞家的不敢聲動遂進里間來只見薛宝釵穿着家常衣服頭上只散挽着髻兒坐在炕里边伏在小炕桌上同丫环鶯兒正描花樣子呢（教一副絡子呢　圖与想得到）見他進來宝釵總放下筆轉過身來滿面堆笑讓周姐姐坐着周瑞家的也忙陪笑問姑娘好一面炕沿边坐了周說道有兩三天也沒見姑娘到那边瞧去只怕是你宝玉兄弟冲撞了你不成宝釵咲道那里的話只因我那種病又發了所以這兩天沒出屋子周瑞家的道正是呢姑娘道底有什麼病根兒也該趁早兒請个大夫來好生治个方子認真吃几剂藥一勢兒除了根總是小三年紀到作下个病根兒也不是頑的宝釵咲道再不要提吃藥為這病請大夫吃藥也不知白花了多少銀子錢呢偏你什麼明醫仙藥從不見一点兒效後來還亏了个老頭兒和尚專治無名之症因請他看了他說我的這是從胎里帶來的一股熱毒雖先天壯還不相干若

吃尋常藥是不中用的必就說了一个海上方又給了一包藥末子作引子異香異氣的不知是那里要來的把廚不知從那里去了來的余則深知是故者山採來以慈悲為懷來和所嫡屢窮思竟揭碎在大雪的境空裏在屋裏製藥者必他說發了時吃一九就好到也奇怪吃他的藥到效驗此周瑞家的回說不知是个什麼海上方兒拈根說了我們也記着其人知道倘遇見這樣病也是行好的事寶釵見問又吩咐道不用這方兒這行若用了這藥方兒的病症真个把人鎖碎死東西藥料一藥都有現只難得可巧要春天開的白牡丹花蕊十二兩夏天開的白荷花蕊十二兩秋天開的芙蓉花蕊十二兩冬天的白蕃花蕊十二兩將這四樣花蕊于次年春分這日細研和在藥末子處一有研好又要雨水這日的雨水十二錢周瑞家的忙道噯喲這樣說來這就得三年的工夫倘或雨水這日不下雨可又怎麼呢寶釵嗤道你只說那里有這樣可巧的雨便沒雨也罷好再差些了白露這一日的露水十二錢霜降這一日的霜十二錢小雪這一日的雪十二錢把這四樣水調勻和了九藥再加上錢蜂蠟十二錢白糖九了龍眼大的九子盛在舊磁罐內埋在花根底下若發了病時拿出來吃一九用十二分黃柏煎湯送下我用黃柏更加可知甘草二字又不在世皆有用者周瑞家的聽了唉道阿彌陀佛真坑死人的事兒等十年未必都這樣巧呢寶釵道竟好自他說了去後三年間可巧都湊了好容易配成了如今從南帶至北現在就埋在梨花樹底呢此製者二字有着落至末白二處說周瑞家的又問道這藥有名子沒有呢寶釵道有這也是那癩頭和尚說下的叫作冷香九周瑞家的聽了點頭兒回又說這病發了

特到底竟怎麼着寶釵道也不竟甚麼着只不過喘嗽些吃了九下去也就好些了把花兒當作藥
[illegible]
夫人想得當着兒說話今且不必論其事之有無只據我看心自當得天白　周瑞家的還要說話時忽聽王夫人問誰在那房裏呢周瑞
家的忙出來答應了趕便回了劉姥姥之事略待半刻見王夫人無話方欲退出薛姨媽忽
又叫道你且站住我有一宗東西你帶了去罷說着便叫香菱只聽簾櫳響處方纔和金釧
兒捧的那个小匣頭進來了問好呀我做什麼辭姨媽道把那匣子裏花兒拿來香菱答
應了向那邊捧了个小錦匣來薛姨媽道這是宮裡作的新樣法堆紗的花兒十二枝昨
兒我想拿起來白放着可惜了兒的何不給他們姊妹們帶去昨兒要送去偏又忘了你
今兒的巧就帶了去罷你家的三位姑娘每人一對剩下六枝送林姑娘兩枝那四枝給了鳳哥
罷王夫人道而着給寶丫頭帶罷又想着他們薛姨媽道姨娘不知道寶丫頭古怪
着呢他從來不愛這些花兒粉兒的說着周瑞家的拿了匣子走出房門見金
釧兒仍在那里曬日陽周家的因向他道那香菱小丫頭子可就是席說話上京時
買的為他打人命官司的那个小丫頭子金釧道可不是他正說着只見香菱嘻嘻
的走來周瑞家的便拉了他的手細細看了一面因向金釧兒咲道到好个模樣兒竟
有此像階門東府里蓉大奶奶的品格兒（一聚而鳴法二人之美可並可知矣再忽然想到秦
可卿何等幽之拉雜便說像寶府中所有之人則死

之主放遠二以可卿之說為譬似金釧咲道我也是這房說呢周瑞家的又向香菱作九年沒身抓把說知是天下也有二清四

到此里又向作人說今在何處今年十幾歲了本处是那里人香菱听问都搖頭說不記得了此傷痛之極亦如此收住轉說不周瑞家的和金釧听了到底為噗息傷感一回一時周瑞家的攜花至王夫人正房後頭來原来就是賈母說話兒們大多了一處攜着到

回便只留寶玉黛玉寶二人在那解悶却把迎惜探三人移到王夫人這邊房屋三間小抱廈內居住今李紈陪伴無倦如今周瑞家的依順路先送迎里來只見幾多丫頭都在抱廈內听呼喚呢只見迎春的丫环司棋正檢點入手里拿着茶盤茶鐘周瑞家的便知他們伸姑在一處坐着呢遂進西房只見迎春探春二人正在窗下圍棋周瑞家的將花遞上說明原故二人忙住了棋都欠身道謝命丫环們收了周瑞家的看座丫环献茶探春問說是姑娘不在房里只怕在老太太那边里了頭們道那屋里看是如今都跟周瑞家的進來惜春便問他何事周瑞家的便將花匣打開說明原故祖母呢見

周瑞家的回道智能兒他是什麽時候來的你師父那兒坐坐到往那里去了智能兒道
我們一早出門來了我師父見了太太就往于老爺府上去了時我在這里等他呢周瑞家道
十五的月例香供銀子可領了沒有智能兒搖頭兒說我不知道惜春聽了便問周瑞家的
如今各廟月例銀子是誰管着周瑞家的道是本管着惜春聽了咲道這就是了他
師父來了茶信家的就起上來和他師父咕唧了半日想是說為這事了那周瑞家的
又和智能兒嘀咕了一回便往風地兒裏來穿夾道從李紈後窗過來隔着玻璃窗戶
見李紈在炕上盤着腿兒逐越過西角門進入風地院中走至堂屋只見
小丫頭翠兒坐在風地門檻上見周瑞家的來了連忙擺手兒時他往東屋里
去周瑞家的會意忙躡手脚的往東邊房里來只見炕上正拍着大紅緞兒被窩呢周
瑞家的悄向耳邊道如此這般正說着只聽那邊一聲咲聲有
賈蓮的聲音接着門响處平兒拿着大銅盆出來時翠兒舀水進去平兒便趁這邊
來見了周瑞家的便問你老人家又跑了來作什麽周瑞家的忙起身拿匣子與他
說送花兒一事平兒聽了便打開匣子拿了四支轉身去了半刻工夫手里又拿出
兩支來先時彩明咲吩他送到那邊房里給小蓉大奶奶去次後方命周瑞家的回去

道謝周瑞家的送終往賈母這邊來穿過了穿堂抬頭忽見把女兒打扮着纔從婆家來周瑞家的忙問你這會跑來作甚麼把女兒呌道媽一向身子上好麼在家里悶了這半日想竟不出去什麼事情這樣忙的不回家我等頓了自己先到老太太跟前請了安了這會出請太太安去媽還有什麼不了的美事手里是什麼東西周瑞家的哎道噯今日偏巧的來了不到晚上我自己多事為把跑了半日這會子又被太太看見還這几支花兒要拈根兒給這會子還沒送清楚呢你這會子跑來一定有什麼事情把女兒呌道你老人家到會猜度對你太人家說你女婿前兒因多吃了兩杯酒和人分爭不知怎的被人打了一拳那天說纔來歷不明告到街門里要解把這衙所以我來和你老人家商議二送个情分求那一个可了事呢周瑞家的呌了道我就知道呢這有什麼大不了的事你且家去我給林姑娘送了這些花兒去勝太二奶二都不管閒兒你等我回這有什麼忙的說把女兒呌了便回去了還說姐好些快來周瑞家的道是了小人家纔經過什麼事就急得你這樣子說着便退出來玉房中去了誰知此時代玉不在自己房中却在寶玉房中大家解九环頑呢周瑞家的進來呌道林姑娘着我送花兒來拈根帶寶玉呌說便先說什麼花兒拿

来給我一面早伸手接過了兩匣着時原来是宮製雙紗新巧的假花兒代玉只就在宝玉手中看了一看便問道還是單送我一个人的還是別的姑娘們都有了這兩枝是姑娘的了代玉冷笑道我就知道別人不稀剩下的也不給我周瑞家的聽了一声兒不言語宝玉便道問姐姐你作什麽呢到那邊去了周瑞家的回說太太叫在家做什麽呢怎麽這几日也不過這邊来周瑞家的道身上不大好呢宝玉聽了便和丫頭們說誰去瞧瞧就說我和林姑娘打發来請候太太姐姐安問姐姐是什麽症候吃什麽藥論我說親自来的就說襲從李貴回来過着了必須要日再親自来看說着出雲便答應去了周瑞家的自去無話原来這周瑞家的女婿便是兩村的好友今日又近因賈吉董和人打官司故教女人来討情分周瑞家的收着王子的銀利犯這些事也不放在心上晚間只求鳳姐兒便完了至掌灯時分鳳姐已卸了粧来見王夫人回說今兒甄家送了来的東西我已收了偺們送他的起着他家有年下送節的船去一併都交給他們帶了去宝王夫人点頭鳳姐又道臨安伯老太太生日的礼已經打点了依誰送去呢王夫人道依熙誰閑着就叫他們去四个女人就是了又来當什麽正經事問我鳳姐兒笑道今日珍大嫂子来請我明日過去聽戏明日沒有什麽事情王夫人道有事沒事都要着

什麼每常把來請有我們你自然不便意但既不請我們罷請你可知是但誠心哄你散
悶二別辜負了但的心便有事也要過去纔是凤姐若應了李紈連探等姊妹們亦來
定者畢各自歸房無話次日凤姐梳洗了先回王夫人畢方來辭賈母寶玉聽了又要跟了
瞧去凤姐只得若應應等着喚了衣服姐兒兩个坐了車一時進入寧府早有賈珍之妻尤
氏並賈蓉之妻秦氏婆媳兩个引了多少堆妾丫環接出儀門那尤氏一見了凤
姐必先嘲哄一陣一手携了寶玉同入上房來歸坐秦氏獻茶畢凤姐因說你們請我來
做什麼有什麼好東西孝敬我就快獻上來我還有事呢尤氏秦氏未及答話下面几个媳妇
先就哄說二奶二今兒不來就罢既來了就依不得二奶二了正說着只見賈蓉進來請安
寶玉因問大哥二今日不在家尤氏忙道出城請老爺安去了又道可是你性淘的也坐在
這里做什麼何不去瞧二秦氏道今兒巧上會寶叔講要兒的我那兄弟但今兒也不在
這里做什麼想在書房里呢寶玉聽了即便下炕要走尤氏凤姐都
忙說好生着忙什麼一面使吩咐人好生小心跟着但別要由着但到比不得跟了老太二過
来就罢了凤姐說道既這麼着何不請過蓉小爺来我也瞧一瞧難道我見不得但比不
成尤氏秦氏哄道罢二可以又必是但比不得偕們家的孩子們胡打海摔的慣了人家的

孩子都是斯文的东西见了你这破落戶还被人咲他死了呢凤姐咲道普天下的人我不咲话就罢了连叫我小孩子咲话我不成贾蓉咲道不是这话他生的脑脖没見过大阵兒嚇手見了没的生氣凤姐道混他是什麽樣兒的我也要見一見别放你娘的屁了再不带来看給你一頓好嘴巴子贾蓉嘻嘻咲的說我不敢相着就代来說着果然出来代進一个小後生来歲宝玉略瘦些肩清目秀粉面朱唇身材俊俏举止风流似在宝玉之上只是怯些羞些有女兒之態腼腆含糊慢向凤姐作揖问好凤姐的先推宝玉咲道此下去了便探身一把攥了过孩子的手就命他身傍坐了慢慢的问他几歲了讀什麽書第兄几个等名唤什麽秦鐘答道了早有凤姐手内拿着新果子親自送来遂忙過那边去告訴平兒知道凤姐与秦氏學鑫雖是小後生家亦不可太徐逐自作主意拿了一足足頭面与状元及第的小金錶手之又付與来人送過去凤姐猶咲說大简簡等語秦氏等謝畢一時吃過飯尤氏凤姐秦氏等排骨牌不在話下那宝玉自見了秦鐘的人品出衆心中便有相失恨之事自己心中又起了数意乃自思道天下竟有这等的人物如今看来我竟虚度了此猪狗不如的可恨我為什麽在这侯門公府之家若也生在寒儒蓬窗之家早得與他交接也不枉生了一世我雖如此比他尊貴可知錦絲紗羅也不過裹我根死骨頭美酒

羊羔也不過填了我這棄雪沉海富貴二字不料我塗毒了秦鐘自見了寶玉形容出來非止不凡更兼金妝繡服鞋褂修眉秀目心中亦自思道果然這寶玉怨不得人溺愛他可恨我偏生于清寒之家不能與他耳鬢廝磨可恨二字陷人變成之大不快事二人一樣的胡思亂想忽然寶玉問他讀什麼書秦鐘見問便因家居二人你言我語十來句後越覺親密起來一時擺上茶菓吃茶寶玉便說我們兩个又不吃酒把菓子搖在里面小炕上我們那里坐着清閑你們於是二人進來吃茶秦氏一面張羅具風姐擺酒菓一面忙進來陪寶玉道寶叔你性兒尚或言語不好你千万看着我面子要理他雖腦腆却性子左強不大隨和此是有的寶玉聽道你去罢我知道了秦氏又陪了他兄弟一回方去陪風姐一時風姐兄弟又打發人來向寶玉要吃什麼外面只管要去寶玉只答應着也無心在飯食上只向秦鐘近日家務事秦鐘因說業師父子去年痾故家父又年老遂致疾在身公務繁冗因此上未講及近師一事目下不是在家溫習舊課而已再讀書一事必須有一知己為伴晚間大家討論終能進益寶玉不待說完便答道正是呢我們家却有个家塾合族中有不能近師的便可入塾讀書子弟們中亦有親戚在內可以附讀我因業師上年回家去了迟現荒廢着呢家父之意亦欲聲近我去且溫習舊業待明年業師上來再各自在家讀書省事因說

一則家裏子弟太多生恐大家鬧氣二為不好二則也因我病了幾天逐暫且擱起如此說來賈蓉之今也為此事懸心今日回去何不直說明就往我們叔整中來我亦相伴豈此有益豈不是好秦鐘唉道家父前日在家提起延許一事也曾提起這義學到好席要來和這里的親翁商議列義田這里有事忙又使為這点小事來告訴的寶叔果然度小程或可慶量除舰何不連忙的作成又疲也不致荒廢之可以常想詩聚之可慰父母之心又可以消朋友之坐豈不是美事呢玉道放心：偕們回來先告訴你祖父知道二樓子你今日回家就拿明令尊我回去再拿明祖母再無不速成之理二人計議一定那天氣已是掌灯時候出來又看他們領了面牌等眼將卸又是秦氏尤氏二人輸了戲酒的東道言定後日吃這東道一面就叫送飯吃畢晚飯回天黑了尤氏回說先派兩个小子送了這秦相公家去媳婦傳出半日秦鐘告訴起身尤氏問派了誰豈去媳婦們回說外頭派了焦大誰知焦大醉了又罵呢尤氏秦氏都說偏又派他做什麼放着這些小子們那一个派不得偏要惹他去風趣道我成日家里說你太軟弱了縱的家里人這樣這了得了尤氏嘆道你難道不知這焦大的連老爺都不里他的你珍大哥也不理他只因他從小兒跟着太爺們出過三四回兵從死人堆裏把太爺背了出來得了命自己撿着偷偷都偷了東西要給主子吃兩日沒得水喝子半

碗水給主子吃了把自己喝馬溺不過使着這些功勞情分有祖宗將都另眼相待如今誰背准為他自己又充了不顧体面一味的吃酒吃醉了無人不罵我常說管事的不要欺心差事全當一件死的就完了今兒人派了他風姐道我和常不知道焦大到是你們沒主意有這樣的何不打發他遠遠的在子上去就完了說着因向我們車子可有偷了他下來人都應道何候着了風姐起身告辭和寶玉攜手同行尤氏等送至大廳只見門籠燈燭都在丹墀侍立那焦大特實珍不在家亦未敢怠慢更可以安意無慮了因起着酒興先罵大總管賴二說他不公道欺軟怕硬有了好差事就派我不着這黑更半夜送人的事就派我沒良心的王八羔子暗地害家你必不想：焦大爺跺腳此你頭還高呢二十年頭里的焦大爺眼里有誰別誰你們這一起子雜種王八羔子們正罵的興頭上賈蓉送風姐的車出去東人喝他不聽賈蓉忍不得便罵了他兩句使人綑起來等明日酒醒了問他還尋死不尋死了那焦大那里把賈蓉放在眼里在大時起來趕着賈蓉罵起祖宗來說你是寧國府的爺我是跟着你爺爺出過兵打過仗的你爺爺臨死還把我託了孤你是個什麼東西你不認我焦大爺我偏要說你們這些沒天理的王八羔子們偷了主子的銀錢偷了主子的東西偷了主子的爺們偷了主子的小姐偷了主子的丫頭偷了主子的老婆偷了主子的狗攆了主子的貓兒偷了主子的雞兒偷了主子的鴨子偷了主子的鵝兒偷了主子的鵝兒偷了主子的鵝兒

自己子出来凤姐在車上說與賈蓉說以後還不早打發了这沒王法的東西前在这里豈不是禍害倘或親友知道了豈不咲話偺們这樣的人家連个王法規矩都沒有賈蓉答應時乘小廝見他太機警只得上来几个揪着細倒把往馬圈里去焦大越發連賈珍都說出来乱讓乱嚷說我要往祠堂里哭太爺去那里承望到如今生下这些畜牲来每日家偷狗戲鸡把爺的爬灰養小叔子的養小叔我什麽不知道偺們胳膊折了往袖子裡藏乘小廝听他說出这些沒天日的話来唬的魂飛魄散也不顧別的了便把他綑起来用土和糞滿滿的填了他一嘴凤姐和賈蓉等必逼着的開門便都推作不听見宝玉在車上見这般醉闹回凤姐道姐姐你听他說他死的他死什麽是他活該凤姐听了連忙立眉嗔目斷喝道少胡說那是醉漢嘴里混嗅你是什麽樣的人不說不听見還到細問焉我回去回了太太仔細撵你不撵你嚇的宝玉連忙央告到好姐姐我再不敢了凤姐道这還是次等偺們到了家回了太太打發你回奏家性先奏里念书去要紧說着自回策府而来正是

不因俊俏為友　正為風流始讀書

第八回　比通靈金寓微露意　探寶釵黛玉半含酸

話說鳳姐和寶玉回家見過平人寶玉先使回明賈母秦鐘要上塾之事自己迎有了个伴讀的朋友正好發奮又看寶秦鐘的人品行事最使人憐愛鳳姐又在一傍幫着說過日他還未拜老祖宗等語說的賈母喜悅起來鳳姐又趁勢請賈母後日過去看戲賈母雖年高却極有興頭至後日又有尤氏來請遂攜了王夫人林黛玉寶玉等過去看戲至晌午賈母便回去歇息了王夫人本是好清淨的見賈母回來也就回來了然沒鳳姐坐了首席仍至晚無話却說寶玉因送賈母回來待賈母歇息了(中間)竟欲出去看戲取巢又恐樓的李氏等人不便因想近日薛寶釵在家養病未去親候竟欲望他一望若從上房後角門過去又恐遇見別事纏擾再或可巧遇見他父親更為不妥等可統通路罷當下重換了衣服見他不換仍出二門去了果然只得跟隨出去這正合那府裏看戲誰知到了寧堂便向東向北遠所後而去偏頂頭遇見了門下清客相公詹光單聘仁二人走來一見了寶玉便都哄着上來一个抱住腰一个攜着手都道我的菩薩哥兒我說你了好夢呢好容易今兒見了你說着請了安又向他爺叔問了半日方纔走開去嗎：時值冬閒內你二位也是從老爺跟前來的不是他二人點頭道老爺在夢坡齋小書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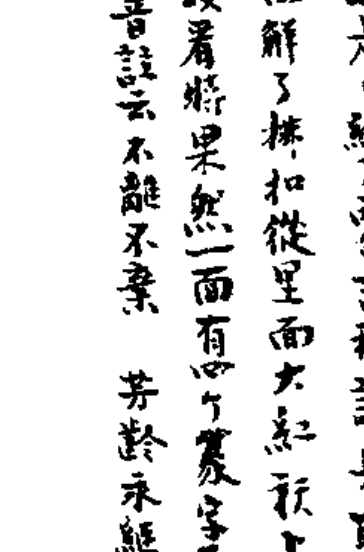
里歇中竟呢不妨事的一面說一面走了說向宝玉也咲了于是轉湾向北梨香院来可巧錦
香院名喚芙新登與倉上的頭目名喚良还有几个管事的頭目共有八人從賬房里出来一見了
宝玉趕来都一齊垂手站立獨有一个管办名喚钱華他因多日未見宝玉忙上前来打千兒請
安宝玉忙含咲攜他起来众人都咲說前兒在一處看見二爺高的斗方兒字法越發好了多早晚
賞我們几張貼二宝玉咲道在那里看見了众人道书几处都有說的了不消這和我們尋咲
宝玉咲道不值什麽你們說給我的小么兒們就是了一面說一面走众人待他进去方都各自散了
言少述且說宝玉来至梨香院中先入薛姨媽室中並見薛姨媽打点針指與了新的宪宝
玉忙請了安薛姨媽忙一把拉了他抱入怀内咲說這麽天我的兒难為你想着来快上炕来
坐着罢命人到家去的来宝玉因向哥哥不在家薛姨媽嘆道他是沒籠頭的馬天天
瞧不了那里肯在家一日宝玉道姐姐可大安了薛姨媽道可是呢你前兒又想着打發人
来熙他在里向呢你去熙他里间北这里陪和那里坐着我收拾了就進来與你說話兒
宝玉听說忙下了炕来至里向门前只見希着半旧的紅紬軟簾宝玉掀簾一逕步進去見就
着見薛宝釵坐在炕上作針線頭上挽着漆黑油光的鬆兒穿着月水綠色棉衣玫瑰紫二
色金銀双比肩褂葱黄綾棉裙一色半新不旧看去未覺奢華原不出衆而丰神裊娜鬓

眼如未杏罕言寡語人謂安分隨時自云藏愚母拙宝玉一面看一面向袖中軒如今可大愈了宝釵指頭只見宝玉進来連忙起身含咲老道已經大好了到多謝記挂有說有讓仙在炕沿上坐着聊着寓地斟茶来一面又问老太太姨娘妹妹们都好一面看宝玉頭上戴着累絲嵌宝紫金冠額上勒着二龍搶珠金箍額角上帶着一顆大珍珠垂着長命鎖記名符另外有那一塊落地時御下来的宝玉宝釵因咲說道成日家說你的這玉先前未曾細細的賓鉴我今兒到要瞧瞧說着便摘了下来遞在宝釵手内宝釵托在掌上只見大如雀卵樣若明若暗裏面紅絲纏護這就是大荒山中青埂峰下的那塊補天的剩石的如相後人曾有詩嘲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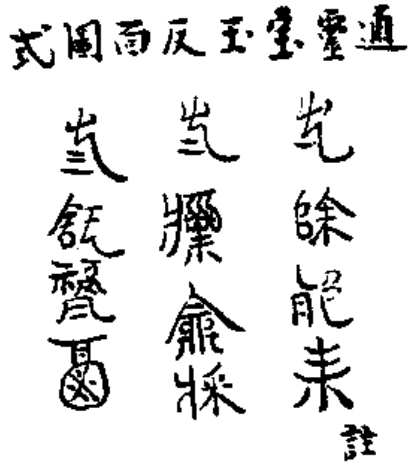
女娲煉石已荒唐　又向荒唐演大荒　失去無靈真境界　幻来親就幻情場　因緣自是金無彩　堪嘆時乖玉不光　白骨如山忘姓氏　無非公子與紅粧

那頑石亦曾記下他這大相干處頭僧所鎖的緊文今亦將圖畫於後但其真体最小方能貼中小兒口中寧下今若按其体面恐字跡過于微細仔觀者大廢眼光亦非悔事故今只按其形式無非略辰放此觀矩仗觀者便于灯下醉中可閱今註此故方無貽中之兒口有多大怎隔御此雅抗矣大之物等語之誚

通靈寶玉正面圖式



通靈寶玉反面圖式



寶釵看畢又從新翻過正面來細看一回合通莫失莫忘仙壽恒昌念了兩遍乃回頭向寶玉笑道你不去到茶也在這里發獃作什麼寶玉聽說連兩句話到像和他賬的項圈上的兩句話是一對兒寶玉聽了忙笑說道原來姐姐那項圈上也有八个字我也曾鑒過寶釵道你別聽他的話沒有什麼字寶玉笑道姐姐怎麼瞧我的來着呢寶釵被纏不過因說道也是人給了兩句吉利話兒取以新全之意罷了你有不然況句子的有什麼趣兒一面說一面解了搭扣從里面大紅襖上將那珠寶晶瑩黃金燦爛的璎珞掏將出來寶玉忙托了鎖看將果然一面有四个篆字兩句吉讖亦要格式要與相

音註云不離不棄　芳齡永繼

寶玉看了也念了兩遍又特自己的也念了兩遍因問道姐姐這八个字到真與我的是一對兒但不知道是个癩和尚送的他說必須鎖在金器上寶釵不待說完把嘴一撇道我不去到茶一面又問從那里來寶玉此時與寶釵就近不覺一陣一陣的濃香竟不知從何處來的遂問寶釵姐姐燻的是什麼香我今竟從未聞見過這味兒寶釵咲道我最怕燻香打衣服燻的姐嗽氣你什麼呢寶玉道既如此這是什麼香寶釵想了一想咲道是了是我早起吃了丸藥的香氣寶玉咲道什麼丸藥這麼好聞的姐姐給我一丸嚐一嚐寶釵咲道又混鬧了一个丸藥也是混吃的一語未了忽聽外面人說林姑娘來了語猶未完林黛玉已搖搖擺擺進來了一見寶玉便咲道噯喲我纔不巧了寶玉等忙起身讓坐寶釵因咲道這話怎麼說黛玉咲道早知把來我就不來了寶釵道我便不解這是黛玉咲道要來時一群都來要不來一个也不來今兒把來了明日是我再來如此向錯開了來豈不天天有人來了也不至于太冷落了也不至于太熱鬧了姐姐如何不解這意思寶玉因見他外面罩着大紅刺繡對衿褂子因問下雪了麼他不答娘們道下了這半日雪珠兒了寶玉道取了我的斗篷來了沒有黛玉道是不是我來了把就說出了寶玉咲道我多早晚說要出了不過拿來預備着寶玉的忙出來吩咐回說道天又不雪也好早晚的了就在這里同姐姐一處二人複又坐下

媽那里裡茶葉子呢我吩了頭們去取半傘來說給小么兒們散了寶玉應允李嬤又出去命小廝們都各自散去又復進里薛姨媽已裡了几樣細巧的茶菓與他們吃茶寶玉因說前日在那府里珍大樓子的好鵝掌鴨信薛姨媽聽了忙也把自己糖的取了些來與他嚐寶玉吃過又領情就領總好薛姨媽便命人傳了晚飯來李嬤便上桌道姨太太這個到罷了寶玉咲央道好媽媽我只吃一鍾李嬤道不中用等爺老太太那怕你吃一鍾呢相那日我錯不見的不知是那一个沒調教的只圖討你的好把不管別人的死活給了你一口酒吃要逞的我揍了兩日罵娘去了不知道他性子又可惡吃了酒更弄性有一日老太太高興了又賞與他吃什麼日子來不許他吃多了便是老太太向有我呢一面命小了軟道老貨你只放心吃你們的去我也不許他吃多了便是老太太向有我呢一面命小了軟桌讓你和太太們去吃好媽媽忙道可使不得吃了冷酒渴字打脫地寶玉又說不必盛飯了我只要吃冷的薛姨

黛玉的小丫頭雪雁走來與黛玉送小手爐，黛玉因含笑問他說誰叫你送來的，雪雁道，紫鵑姐姐，怕姑娘冷，叫我送來的。黛玉一面接了，抱在懷中，笑道，還是你姐姐的話我平日和你說的全當耳傍風，怎麼他說了你就依他？此聖旨還快些。寶玉聽這話，知是黛玉借此奚落他，也無回護之詞，只嘻嘻的笑一陣罷了。寶釵素知黛玉是如此慣了的，也不去理他，薛姨媽道，你素日身子弱，禁不得冷的，他們記掛你到不好，黛玉笑道，姨媽不知道，幸虧是姨媽這里，倘或在別人家，一時不防就著的人家，連個手爐也沒有，還不的從家里送一個來，不說了頭，不小心，過餘，還只當我素日是這等嬌慣了，呢，薛姨媽道，你是個多心的，有這樣想，我就沒有這樣心，說話時，寶玉已是三杯過去了，李嬤嬤上來攔阻，寶玉正在心甜意洽之時，和寶釵姊妹說，笑，的那管吃，只顧與世故媽，我再吃兩鐘就不吃了，李嬤，道，你可仔細老爺今兒在家，陪客的，等，寶玉聽了此話，便心中大不自在，悄，的放了酒，低下頭，黛玉先忙的，說，別掃大家的興，若叫你只說，姨媽面前呢，這個媽，他吃了酒，又拿我們來醒脾了，一面悄推寶玉，使他賭氣，一面悄，咕噥說，別理那老貨，偺們只管樂偺們的，李嬤，素知黛玉的，因說道，林姐姐，他你不要駁著，他了，你到，加，他只怕他還，聽此，黛玉冷笑，道，我為什麼，助他，我又不犯，功，他你立，媽，去小，學

往常老太太又給他倒吃如今在姨媽這里多吃一口料也不打事必定說於媽這里是外人家
事在這里的呢不未可知李紈聽了又是怎又是笑說道真个這杜姐兒說出一句話來比刀子
還尖你這等什麼呢寶釵忍不住咲着把黛玉脫上一推說道真个這个蹄子的一
張嘴叫人恨又不是喜歡又不是薛姨媽一面又說別怕我的兒來了這里沒外的你吃別把這
点子東西嚇的存在心里到叫我不安寶釵都有我呢趁餐吃了晚飯去便醉了就跟
着我睡罢因命再盛熱酒來姨媽陪你吃兩杯可就吃飯罢寶玉聽了方才數起哭來
李紈因哈哈小子頭們你們在這里小心看我家去換了衣服就來悄悄回道姨太太別由他的
性多給他吃說着便家去了這里雖還有三个婆子都是不管痛癢的見李紈走了也都悄
悄自尋方便去了只剩兩个小丫頭子樂得討寶玉的喜歡而薛姨媽千哄万哄的只管和
吃了几杯就忙收過去了作了酸笋鴨皮湯寶玉痛喝了兩碗吃了半碗碧粳粥一時薛
林二人也吃完了飯又釀上的是上茶來大家吃了薛姨媽方放心雪雁等三四个丫頭已吃完
了飯進來伺候黛玉因向寶玉道你走不走寶玉也斜倚着道你要走我和你一同走黛
玉听說遂起身道偺們來了這一日也該回去了還不知那邊怎麼找偺們呢說着二人便
告辭小丫頭忙掛上斗篷來寶玉便把頭略低一低命他戴上那丫頭便將這大紅猩毡斗篷一抖絳

往寶玉頭上一合寶玉便說罷了好香果然比那些難道沒見別人代過的讓我自己代罷黛玉站在旁道哼哼什麼過來無非要寶玉用手整理整理又能往東髮髻將簪子插在抹額之上那一顆枝亮大的絳紙蟹綵花起襯出一張粉嫩臉兒露於簪外整理已畢端像一張畫兒說道好了探丫頭笑嘻嘻的拍手笑道阿彌陀佛跟你們的媽不放心到底命西午錦文跟隨他兄妹來他二人道了擾一逕回至賈母房中賈母尚未用飯知是從薛姨媽處來更加喜歡因見寶玉吃了酒逐命他自回房中去歇着不許再出來了因命人好生看待着忽想起跟寶玉的人來逐向眾人要situ子怎麼未見眾人不敢直說家去了只說纔進來有想是有事纔去了寶玉跟隨回頭道你此老太太還受用呢問你作什麼沒有你怕我還多活兩日一面說一面自己自到書房中見筆墨在案精愛先揀出來時道說好了那些墨早起高興寫了三六字去了筆就走了些的我們等了一日快來給我寫完了些墨纔罷寶玉忽然想起早的事來因時道我寫的那三六字在那里呢精愛時道這个人可醉了你頭里過那廂里去嘴的我纔在這門斗上這會子又這麼問我恐怕剝人聽怪了我的心肝兒快高聲靜的點上這會還疑的手冰冷的呢寶玉聽了時道我忘了

你的手冷我替你焐着說着便伸手攥了晴雯的手同伸着看門斗上新糊的三个字一時黛玉来了宝玉便咲道舒妹妹你别搬谎你看这三个字那一个好黛玉抬頭看時見裡面門斗上新貼三个字寫着絳芸軒黛玉咲道這字个个寫的都好怎麼忽然寫的這樣好了咲日替我寫一个逼宝玉喜的咲道又咲我呢說着又向襲人他一呢晴雯向里间炕上抿嘴宝玉一看只見襲人合衣睡着呢宝玉咲道好大胆早晚间又向晴雯這个鬼我在那府里吃早飯着時候的忽手我想着你拿吃和珍大奶:說了叫說我面着晚上吃呀人送过来的你可吃了晴雯道快别提一送了来我就知道是我的偏我終吃飯就擱在那里後来李奶:来了看見說宝玉来必吃了拿来給我拉手盖把就叫人拿了家去了我着芸雲掙上茶来宝玉因讓林妹妹:卓走了还讓呢宝玉吃了半碗茶忽又想起早的茶来因向芸雲道早起淂了一碗楓露茶我說過那茶是三次後纔出色的這会子怎麼又淂了这个茶来芸雲道我原是面着的那会子李奶:来了把要嘖:就給他吃了宝玉听了将手中茶杯順手往地下一撂豁啷一声打了个粉碎襲人忙笑又跳起来向着芸雲道是你们那一个的杯:你们這麼毛糙把不过收着我和晴候吃过他几日収如今這的他比祖

宗還大了如今我有吃不盡的又養着祖宗作什麼呢攆了出去大家干淨說着又到便要去回賈母攆他那時要未襲人寶未睡着不過故意裝睡聽到寶玉來催他便說寶玉請你要先洗洗等向包子等事也還可不必起來後來攆了茶鐘動了氣纔連忙起來解釋勸阻早有賈母遣人來問是怎麼了襲人忙道我纔倒茶來被雪雁倒了鐘子一面又要慰寶玉道你立意要攆他出去不如趁勢連我們一齊攆了我們也好保你不愁再有好的來伏侍保寶玉聽了這話方無言語被襲人等扶至炕上脫換了衣服方知寶玉還內說些什麼只覺口渴綠繩扇那金錯盛水伏侍他睡下襲人伸手從他項上摘了那通靈寶玉來用自己的手帕包起攥在裡面此時便水不有膽子那寶玉就枕就睡了彼時李紈等三進來方聽見寶玉醉了不敢前來再加觸犯只悄悄的打聽睡了方放心散去次日醒來就有人回那邊老太爺老爺來拜寶玉忙攆了出去頓飯來見賈母又見秦鐘形容綠瘦本是大爺代了秦相公

飽不便只管住在這里不必限定了只和寶叔在一處別跟着那起不長進的東西們秦鯨卿的奈何回去臺知他父親秦業現任営郎年近七旬夫人早亡止有一子一女外無別女便向養生堂抱了一个兒子至一个女兒誰知兒子又死了止剩女兒小名喚可兒長大時生得形容嬝娜性格風流因素與賈家有些瓜葛故結了親許與賈蓉為妻那秦業至五旬之上方得了秦鐘因老年喜愛恐不壽考故未搬遷請高明之士只暫在家温習舊課正要和親家商議送往他家塾中去暫且不致荒廢可巧遇見了寶玉這个机會又知他與家塾中現今同塾的是賈代儒乃当今之老儒秦鐘此去奉業料必進益成名可望因此十分喜悅只是寶玉聽那賈家上下都是一班紈袴驕奢不尚學業見了的終身大事說不得東倭西凌的若:敬之封了三百贊見礼親自代了秦鐘來代儒家時見了然後帥寶玉上學之日好一同入塾正是

早知日後同窗好　當初不該錯讀書

第九回　戀風流情友入家塾　起嫌疑頑童鬧學堂

話說秦業父子專候賈家的人來送上學擇日之信原來寶玉急于要和秦鐘相見却偏不湊巧的逐擇了後日一定上學後日一早請秦相公到我這裏會齊了同前去打發了人送了信至日一早寶玉起來時襲人早已把學堂文物包好收拾得停：妥：坐在床沿上發悶寶玉見他悶：的因問道好姐：你怎麼又不自在了難道怪我上學去丟的你們冷清了不成襲人咲道這是那里話讀書是極好的事不然就淘氣一輩子終久怎麼樣呢但只一件只是念書的時節想着父不念的時節想着家此別和他們一處頑鬧總是看的雖說是奮志要強那工課豈可少些一則貪多嚼不爛二則自己也要保重這就是我的意思你可要體量襲人說一句寶玉應一句襲人又道大毛衣服我已包好了交出給小子們去了李貴冷好多想着添換比不得家里有人照顧那手爐的炭也交出去了你可着他們添換一起懶的不說他們樂得不動白凍壞了你寶玉道你放心出外頭我自己都會調停的你們也可別叫死在這屋里長和林妹妹一處去頑咲嘻嘻說着俱已穿戴襲人催他去見賈母賈政王夫人等寶玉且又嘱咐了精雯麝月等人幾句方出來見賈母：已未

忽有几句吩付的話然後去見王夫人又出來房中見賈政漏生這日賈政回家的早正在房中與相公清客們閒話忽見寶玉進來請安回說上學里去賈政冷哼道你如果再提上學兩个字連我也羞死了依我的話你竟預你的去是正理仔細站臟了我送他菲臟了我的們來清客相公們都早起身咲道老世翁何必又如此今日世兄一去三年就可顯身成名的了斷不似往年你作小兒之態了天也將飯時世兄竟快請罢說自便有兩个年老的猴了罢玉出去賈政因向跟寶玉的是誰吗外面答應了兩声早進來三四个大漢打千兒請安賈政看時認得是寶玉的奶母名喚李貴因向他道你們成日家跟的上學他倒底念了些什麽書到念了些流言混話在肚子里學了些精緻的淘氣等我閒一閒先揭了你的皮再和那不長進的業障嘚的李貴忙双膝跪下磕了幾个頭有声連一声應是又回說哥兒已念到第三本詩經什麽呦鹿鳴荷葉浮萍的不敢撒謊說的滿座鬨然大咲起來賈政也掌不住咲了因說道那怕再念三十本詩經也都是掩耳偷鈴咲人而已你去請老太爺的安就說我說了什麽詩經古文一緊不用虛應故事罢是先把四书講明背熟是最要緊的李貴忙答應是見賈政無話方退了出去此時寶玉獨站在院外避猫鼠光似的侍候待他們出來便忙忙的走了李貴等二面降衣服一面說道哥兒

可听见了不管他要拐我们的及呢人家奴才跟主子瞧他好体面我们这等奴才白赔有挨打受骂的從此後也可怜見总求好宝玉咲道好哥哥你别委曲我明兒請你李貴道小祖宗誰敢望你請只求听一句罢就有了說着又至賈母這边秦鐘已早来等候了賈母正和他說話呢于是二人見过賈母宝玉忽想起来辞黛玉因又忙至黛玉房中来作辞彼時黛玉纔在意下对鏡理粧听宝玉說上李去回咲道好这一去可足是要蟠宮折挫了我不能送你了宝玉道好妹妹等我下了李再吃晚飯和胭脂膏子也等我来再製带四了半日方做身去了黛玉忙又叫住问道你怎麼不去辞你宝姐姐来宝玉咲而不答這回秦鐘上李去了原来这賈家義李離此也不甚遠不過一里之遥原係始祖所立恩族中遂弟有貧窮不能請師者即入此中鐫讀凡族中有官爵者皆有供給銀兩稱管子學房助為李中之費物共李年高有德之人為塾長專為訓誨子弟如今宝秦二人来了二的都互相拜見过讀坐来自此後二人同来同往同坐同起愈加親蜜又兼賈母愛惜秦鐘的面下秦鐘住上三天五日和自己重孫一般疼愛因見秦鐘家中不甚寬裕更又助李衣服等事不上一月之工秦鐘在荣府便熟了宝玉終是个不能安分守理的人一味的隨心所欲因此又發了癖性又特向秦鐘悄說道陪们兩个人一樣年紀況又是同意以後不必論起輩只論弟兄朋友就是了先是秦鐘不肯当不得宝玉不依只叫他兄弟或叫他的表字鰲卿秦鐘也只得混稱之各别未

免人多了就有龍蛇混雜下流人物在內伏下筆白寶秦二人來了都生的花柔把一般的很服氣見秦鐘腮臉溫柔未語而先紅怯三着二有女兒之風寶玉又是天性成慣能作小服低賠負不氣性情体貼語語編因此二人更加親厚也想不防那起同窓人起了疑背地裡作言我語訴說詳談詠佈滿房內外原來薛蟠自來至夫人處住後便知有一家李二中處有青年子弟不免偶動了龍陽胡說之興因此也假來上學讀書不過是三日打魚兩日晒網白送些東修禮物並賈代儒知不曾有些進益只圖結交些契弟誰想這李白就有好几个小李生圖了薛蟠的銀錢吃穿衣帽與上手的也不消多記更又有兩多情的李生亦不知是那一房的親眷亦未考真名姓只因生得嫺風流滿李中都送了他兩个外号一号香憐一号玉愛誰都有窮苦之意惟不利於孺子之心只是都懼薛蟠的威勢不敢來沾惹如今寶秦二人一來了見了他兩个也不免絡繹慕義未因知係薛蟠相好故未敢輕奉妄動看玉二人心中也一般的回情與寶秦因此四人心中雖有情意只未發跡每日一入李中四處各坐卻八目勾引或設言托意或咏桑罵柳逞心悅耳外面自為避人眼目意偏又有几个消賊看出形景來都掩後掮眉弄眼或咳嗽揚声這也非止一日可巧這日代儒有事早已回家去了又回下一句心言对聯命李生对了明日再來上學將李中之事又命賈瑞暫且管理此在薛蟠如今不大來李中忘了

因此秦鍾起此和香憐橋眉弄眼逕暗罵把二人假粧出小恭走至後院說揉己話秦鍾先向他們家里的大人可曾你交朋友不曾一語未了只听背後咳嗽了一声二人躲的忙回頭看時秦來是寶玉名金榮者香怜本有此性急易怒相激向他道你咳嗽什麼難道不許我們說話不成金榮咲道你們說話難道不許我咳嗽不成我只問你們有話不明說許你們這樣鬼祟的幹什麼故事我可也拿住了還賴什麼先得讓我抽个頭兒俗們一声兒不言語不然大家就奮起來秦香二人急得羞紅的臉便向道你拿住什麼了金榮咲道我現拿住了是真的說着又拍手咲嚷道贓的好現餙你們都不賞个吃去秦鍾香怜二人又氣又急忙進來向賈瑞前告金榮說金榮回攻歎員他兩个原來這賈瑞最是个圖便宜沒行止的人每在學中以分報私勤索子弟們請他後之附如着薛蟠圖些錢鈔酒由一任薛蟠橫行霸道他不但不去管約反助紂為虐討好兒偏那薛蟠本是浮萍心性今日愛東明日愛西逕來又有了新朋友把香玉二人又丟開一边就連金榮亦是当日的好友自有了香玉二人見棄於金近日連香玉亦已見棄故賈瑞也回了提携那襯之人不說薛蟠得新棄舊只怨香玉二人不在薛蟠前提携那補他因此賈瑞金榮等一干人也正在醋妒他兩个今見秦香二人來共金榮賈瑞心中便更不自在起來不好呵吆秦鍾却拿自香怜作法反說他多事着實是羞白了

回春怜反討了沒趣連秦鐘也訕訕的各歸坐位去了金榮越發得了意撮頭咂嘴的口內還說許多閒話玉爱偏又听不慣兩个人隔座咕咕唧唧的甚是討厭便在隆院子里親嘴摸屁股兩个商議定了一对一合撮弄得長短誰先幹金榮又顧得意亂說却不防還有别人誰知早又觸怒了一个你道這个是誰原来是寶玉係寧府中之正派玄孫父母早亡從小把跟着賈珍過活如今長了十六歲比賈蓉還風流俊俏他兄弟二人最相親厚常相共處寧府中人多口雜那些不肖志的奴僕們尚能造言誹謗主人因此不知又有了什麽小人誹謗謎詠之詞賈珍相亦風聞得些口舌不大好自己要避些嫌疑如竟令其房舍命賈薔搬出寧府自去立門戶過活去了這賈薔外相既美內性又聰明雖然應名来上學亦不過虛挂眼目而已仍是閑鴉走狗賞花玩柳從事上有賈珍溺愛下有賈蓉巨扶因此族中人誰敢觸逆于他既和賈蓉最好今見有人欺負秦鍾如何肯依又今自己要挺身来抱不平心中且忖度一番想道金榮賈瑞一干人都是許大叔相知向日我與薛大叔相好倘或我一出頭他們告訴了老薛我們豈不傷和氣待要不管却此謎言說的大家沒趣又今何不用計制伏又止息口舌又不傷了臉面想畢也裝作出小恭出至外面悄悄的把寶玉的书童名喚茗烟者喚到身边如此這般訓教他几句這茗烟

乃是宝玉第一个得用的且又年輕不暗世事如今听賈蔷說金荣如此欺負秦鐘連他的爺宝玉都干連在內不給他个利害下次越發狂縱雖前了這茗烟無故就要欺壓人的如今得了这个信又有賈蓄助着便一頭進来找金荣也不叫金相公了只說姓金的你是什麼東西賈蔷逐踩一踩凳子故意整衣服看日影兒說是時候了逕先向賈瑞說有事要早走一步賈瑞不敢強他只得隨他去了这里茗烟先一把揪住金荣问道我们在此不合管你起起相干横豎沒合你參去就罢了你是好小子出来動動你茗大爺嚇的滿屋中子弟都怔了的癡望賈瑞作吆喝茗烟不得撒野金荣氣黃了臉說反了奴才小子都敢如此我和你子說便奔手要去抓打宝玉秦鐘二人去尚未去時從脚後咬的声早見一方硯瓦飛来並不知係何人打来的幸未打着却又打了傍人的座上这来去時從脚後咬的声早見一方硯瓦飛来並不知係何人打来的幸未打着却又打了傍人的座上这座上乃是賈蘭賈蘭之賈菌亦係榮国府近派的重孫其世亦少寡獨守着賈蘭这賈蘭性情最好所以二人同桌而坐誰知賈菌年紀雖小志氣最大極是个倔氣不怕人的他在坐上冷眼看見金荣的朋友暗助金荣飛硯来打茗烟偏沒打着茗烟便落在他座上正打在面前將一个硯水壺打了个粉碎這一发黑水賈菌如何依得便骂奸因横的你这不都動了手了后骂硯水壺打了个粉碎這一发黑水賈菌如何依得便骂奸因横的你这不都動了手了后骂着也掀起硯臺来要打回去賈菌是个有事的忙接住硯臺劝道好兄弟不與他们相平賈菌如何忍得住便两手抱起当胸子来照那边掄了去恰是身小力薄却掄不到那里

剛到寶玉牽鐘桌子上就聽了下來只聽嘭啷一聲一碗茶已碎得碎茶流賈薔便跳高來要掀打那个飛腿的金星此時隨手掀了一根毛竹大板在手把那人多那里經得舞動長板若風早吃了一下亂嚷你們還不來動手寶玉還有三个小廝一名鋤藥一名掃紅一名墨雨這三个豈有不用氣的一看亂嚷小掃看的動了兵器了墨雨逐掇起一根門閂掃紅鋤藥手中都是馬鞭子峰喔而上賈瑞急的橫一回這个劝一回那个誰听他的話哄行大利衆額臺已有趨勢那看打太平拳助樂的已有胆小的藏在一边的已有直立在桌上拍着手兒亂呼喝看声兒呼打的聲時將滿起來外边李貴等几个大僕人听見里边作反起來忙都進來一看喝住向是人的家声不一這一个却此說那一个又如彼說李貴且喝罵了若個四个一頓撵了出去秦鐘的頭上早擂在金荣的板上打去一層油皮寶玉拿着禄子替他揉見喝住了衆人便命李貴收書拒馬來我回去回太爺去我們被人欺負了不敢說別的等礼來告訴瑞大爺二反依我們不是听有人家罵我們反調唆他們打我們若烟見人欺負我也豈有不為我的他們反打豹兒打了若烟連秦鐘的頭也打破這还在這里念什麼书李貴劝道哥兒不要性急太爺既有事回家去了這會子為這点子事去驚嘆他老人家到顯的偺們沒礼依我的主意那里事情卯

里了倍何必驚動老爺家這都是琦大爺的不是大爺不在這里你老人家就是這麼里頭腦了衆人看你行事平人有了不是訴打的打誤罵的罵如何等到這步田地還不管受琦道我吗喝着都不听李貴咲道你怕你老人家到底有吃不正經所以這些兒弟秧不听就鬧到太爺跟前去連你老人家也脫不过的還不快作主要撕羅開了雲宝玉道這是為什麼撕羅什麼我必是回去的秦鐘咲道有金榮我是不在這里金榮的宝玉道這是為什麼難道有人家來的倍們到來不隋我必回明白平人攆了金榮去又向李貴金榮是那一房的親戚李貴想一想也不用向了若說起來那一房的親戚更係了第兄們的和氣若論在宮外道底是東衙衙子里讀大的程把那是什麼硬正使腰子的親戚也来嚇我們讀大的！是他拈銀你那拈銀只会打旋磨子給我們踵三切一號有箇当頭我服里就有不起他那樣主子和一李貴忙斷喝不止說偏你這小畜生的知道有這些蛆蝎宝玉冷咲道我知当是誰子和一李貴忙斷喝不止說偏你這小畜生的知道有這些蛆蝎宝玉冷咲道我知当是誰的親戚原来是璜樓子的姓把我就去向一把来說着便要走時若姆進来包，为若姆包，着大隋意道爺也不用自己去見甚我去把家就說老太太有話向他呢催上一輛姆包着大隋意道爺也不用自己去見甚我去把家就說老太太有話向他呢催上一輛車拉進去当着老太太向他查不着事李貴忙喝道你要死仔細回去我打不打先拉了你些後再回老太太就說宝玉金是你調唆的我這里好容易勸哄的存了一半你又

来生个新法子保制了荣堂石说变法兒麼息了總是到要往大里闹名闹方石服作声
兒了此時贾瑞也怕闹大了自己也不干净只得委屈着来央告秦鍾又央告宝玉并是把
二人不肯後来宝玉說也不回去也罢了只叫金荣賠不是便罢金荣先是不肯後来禁
不得贾瑞也来逼他去賠不是李贵等又帮助金荣說原是你起的端你不过怎样怎
样了局金荣没不得只得要秦鍾作了揖宝玉还依偏定要磕頭贾瑞只要賠息
此事之悄：的功金荣說俗語說的好教人不过頭点他你既惹出事来少不得点
点氣兒磕个頭就完事了金荣無奈只得进前来与宝玉磕頭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回　金寡婦貪利權受辱　張太醫論病細窮源

話說金榮回人多勢衆又恃賈瑞勢令陪了不是給秦鐘磕了頭宝玉方脫不妙閑了大家散了學金榮回到家中越想越氣說秦鐘不過是賈蓉的小舅子又不是賈家的子孫附學讀書也不過和我一樣他因仗着宝玉合他好他就目中無人他既是這樣就該行些正經事人也沒的說他素日又和宝玉鬼鬼祟祟的只當人都是瞎子看不見今日他又去勾搭人偏撞在我眼睛里就是閑出事來我還怕什麽不成他母親胡氏听見他哭哭啼啼的說因問道你又要管什麽閑事好容易我望你姑媽之千方百計的向他們西府里的璉二奶奶跟前說了你才得了這個念書的地方若不是仗着人家咱們家里還有力量請先生嗎況且人家學里茶也有飯也有你這二年在那里念書家里也省得好大的擡用呢省出來的你又愛穿件鮮明衣裳再有不是因你在那念書你記清什麽薛大爺了那薛大爺一年右給你這二年也帶了咱們有人情兩銀子你如今要鬧出了這個學房再要我這麽地方比登天還難呢你給我老老實實的頑一會子睡你的覺去好多着哩保于是金榮忍氣吞

聲不多一時自去睡了次日仍舊上學去了不在話下且說他姑娘家聘給的是賈家的王子騰的姪兒名喚賈璉但其族人衆那里都能像寧榮二府的富勢座府用細說這賈璉夫妻子看他小小的產業大時常到寧榮二府里去請安又會奉承鳳姐兒偏尤氏所以凡姐尤氏之時深資助他方能如此度日却說這日賈璉之妻金氏因天氣晴明又值家中無事遂帶了一个婆子坐了車來家里走一趟這婆子住兒南話之間金氏的母親便提起昨日賈家孝敬里的那事從頭至尾一五一十都向他小姑子說了這璜大奶奶不聽則已聽了一時怒從心上起說道秦鐘這小蹄子是賈門的親戚雖道果兒不是賈門的親戚人都別特勢狠了況且都作的是什麽有臉的好事就是寶玉也不犯向著他到這个田地等我去到東府蓉二我們珍大奶二奶面前說叫他評二這个理金氏的母親听了這話急的了不得忙說道這都是我的嘴快告訴了姑娘求姑娘快別去說去別管他們誰是誰非倘或鬧起來怎麽在那里站的住若是弟不住家里不但不能請先生反到在學裡見上添出許多挽用來呢璜大奶奶听了說道那里晉陽許多你等我說了看是怎麽樣

也不各他媒子放一面叫婆子熊了車就坐上往寧府里來到了寧府進了大門到了東邊小角門前下了車進去見了賈珍妻尤氏也未敢氣高段之勢的叙述寒溫說了些閑話方問道今日怎麼沒見蓉大奶奶尤氏說道他這些日子不知是怎麼着經期有兩个多月沒來叫大夫熊了又說並不是喜那兩日到了下半天就懶待動話也懶待說眼也發脹我說他自己且不必拘礼早晚不必照例上來你竟好生養下纔就是有親戚們來了還有我呢就是長輩們怪你等我替你告訴連蓉哥我都嗔叫了我說你又許累着他不許招他生氣叫他靜靜的養着就好了他要想什麼吃只管到我這里取來倘或我這里沒有只管望你璉二嬸子那里要去倘或他有个好令友你再要娶這麼个媳婦這麼个模樣兒這麼个情性的人兒打着灯籠也沒地方找去他這為人行事那个親戚偏那一家兒的長輩那个不喜欢他所以我這兩日好煩心焦的我了不得偏今日晨間他兄弟來熊他誰知他小孩子家不知好歹有見他姐姐身上不爽快就有事也不該告訴他別說是沒要緊的一点子小事就是你受了萬分的委曲也不該向他說才是誰知他們昨日冬哥那里打了降不知是那里附學來的一个人數負了他了里頭還有些不干不淨的話都告訴了他姐姐媳婦的雖說是了人有說有笑今行事兒他可細心

不心重不拘听見个什麽話兒都要 人童个三日并五夜才要這個病就是打這个東性上頭
思慮出来的今兒听見有人数負了他兄弟又是氣惱的是那狐朋狗友拉事搬非
調三嗽四那些人氣的是他兄弟不孝好不上心請書以致如此孝里炒闹他听了這一番事今
日索性連早飯也沒吃我听見了我方到他那兒安慰了一會子又勉解了他兄弟一會子我叫
他兄弟到那府里找宝玉去了我才撵着他吃了半中癍窩粥我纔這来了端子伤說我
心焦不心焦況且如今又沒个好大夫我想到他這病上我心里到像刀扎了的是的你們知
道有什麽好大夫沒有金氏听了這半日話把方才在他樓子底的那一團要向秦氏論理
盛氣早嚇的丢在爪哇国去了听見尤氏問他有知道好大夫的話連忙答道我们這们听
着實在也沒人說有個好大夫如今听起大抵不過這个病未定不清還是喜呢嫂子到别叫人混
治倘或認錯了這可不當的尤氏道可不是呢正說話之间賈珍從外進来見了金氏便
向尤氏问道這不是瑞大叔家金氏向前給賈珍請了安賈珍向尤氏說道讓這大妹
妹吃了飯去賈珍說着話兒就望屋里去了金氏此来原要向秦氏說个秦鐘數負又
他侄兒的事听見秦氏病不但不能說抑且不敢提了况且賈珍尤氏又待的很好
反轉恕為喜的又說了一會子話兒方家去了金氏去後賈珍方過来坐下问尤氏道今兒

他未有什麼說的事情麼尤氏答道到底說什麼一進來的時候臉上到像着惱的氣色似的及至說了半天話又听見媳婦這麼病也不好意思只管坐着又說了几句閑話兒就去了到沒有求什麼事如今且說這媳婦到那裏尋一个好大夫來給他瞧瞧要緊可別耽悞了現在咱們家走的這麼大夫那裏要請一个呢都是听着人的口氣兒人仔麼說他添几句文話兒照樣說一遍可到別殷勤的很三四個人一日輪流着到有四五便着脉來他們大家商量着定個方子吃了也不見効到第四五遍衣裳坐起來見大夫莫實與病人沒益甯珍說道可是這孩子也胡塗何必脫衣摸的倘或又着了涼更添一層病那還了的衣裳任憑什麼好的可又值什麼呢孩子的身子要緊就是一天穿一套新的也不值什麼我正要進來告訴你方才馮紫英來着我把見我有些抑鬱之色問我仔麼了我告訴他說媳婦忽然身子有好大的不爽快因為不得个好大夫斷不透是喜是病又不知有方碍無方碍所以我這兩日心里着實着急馮紫英因說起他有个幼時讀書的一個先生姓張名友士善治最淋博的更兼醫理極精且斷人生死今年是上京來給他兒子捐官現在他家住着呢這麼着來竟是合該媳婦的病在他手里除災未可知我如　夫人拿我的名帖請去了今日倘或天晚了不

能來明日想必一定來況且馮紫
英剛回家親自去求如務必叫他來照常等送了
張先生來照常再說罷尤氏听了心中甚喜因說道後兒是太爺的壽日到底行席擺
酬賈珍道我方才到了太爺那里去請安恭喜受了一受一家子的禮太爺
說我是清淨慣了的我又願意望你們那空排場熱鬧處去你們必定說是我的生
日要叫我去受衆人些頭莫若你把我從前註的除隔又給我叫人好好的寫出來列
了比叫我無故受衆人的頭迎強百倍呢倘或後日這兩日一家子要來就在家里好
好的款待他們就是了必給我送什麼東西來連你後日必來你要心來
要這會兒就給我磕了頭去倘或後日你要來又跟多少人來鬧我一般合你不依的
如此說了後日我是斷不敢去了且叫來昇來吩咐他預備兩日的筵席尤氏因叫人
叫了賈蓉來吩咐來昇來照應外客賈蓉親自到西廳里去請老太太太二太
太和你連二嬸來說你父親今日又听見一个好大夫業已打發人請去了想必明
日必來你可將他這些日子的病症細細的告訴他賈蓉二的答應了出去正遇着方才往
馮紫英請那先生的小子回來了回道叔才方才到了馮大爺家拿了老爺的名
帖請那先生去那先生說道方才這里大爺也向我說了但是今日拜了一天的客

綠回到家此時精神疲倦不能支持就是去到床上也不能入睡腦海裏一
在昨日務必到底他又說醫生雖是名醫當此重症恐因湯大爺和床上死屍說了
又不得不去你先代我回明大人倘了大人的名帖若實不動當仍舊以才拿回來等
見替以才回來見要緊然身進去回了賈珍秦氏的話方出來時了來陞看付
預備明日送席的話來陞听畢自去照例料理不在話下且說次日午間尤上人回老
祖的那時先生來了賈珍遂延入大廳坐下茶畢方閒言道昨日承湯大爺看
老先生今日學向天華海邊醫學小弟名勝頗教他先生道晚生粗鄙下士知識淺
陋昨因湯大爺未知大人家事強著下士又因伊哥病不能分身實實
行頭要診治先生不必推辭就該先生進去時賈珍說道就是了去人了要緊之症
要緊因了進去到了內室見了秦氏向賈珍說道就是了去人了要緊之症
先生不該那般說的病症說一說真有脈象那先生道依小弟看不見有
脈真該高病深的是我和這等庸手不知道什么但我們為大爺務必時小弟過
來看：小弟所以不得不來的今看了脈息看小弟說的是不是真將這些日
子的病勢講一講大家斟酌一回方見手用不手用那時大爺真實就是了要

黃老先生家在書的以今恒如是一晚就診先生看一看脈息可治不可治得的住家父母都心于是家不過的仍接連去延就去一面給秦氏兼看一面拉着神仙雷報生手腕系先生方伸手拉住右手脈上調息了半刻神仙說了說道我們外邊坐還要緊于是回先生神外邊座裡坐了一个導子端了茶來要黃老先生診脈一舉兩口定先生看過脈息說得治不得先生道看得定人脈息左寸沉數右關沉伏右寸細而無力右關虛而無神左寸沉數乃心藏虛而生火右關沉伏乃肝家夾濕與鬱右寸細而無力乃肺經燥勞左虛右關虛而無神乃脾土被肝木剋制心氣虛而生步出應現今住期不調在胸不痛肝家與鬱氣滯左脇下痛膜月信過期半載經氣虛弱頭目昏暗眼睛黑腫一向必然自汗如坐舟中脾土被肝木剋制先要定不要飲食精神供急四肢強軟按我看這脈當尽這些症候　　我在這个的為最脈知弟不前問命矣旁邊一个貼身伏侍的學生道仍舊不是這樣說真正先生說得入神倒不用我們說的了以今我們家裡現今的几位太醫老爺雖看脈說得這樣真切的說這是病這位不說如干那位又說怕矣要為仗擇良

不今真着話兒來老爺的白指示下、那先生說大概一注今病候二是東耽擱了
要在和治り往的時候就用藥治起、如今拖此時已全愈了、如今恐是把病耽候到這
地位、十是在白此次依我看起年病到當日三分治得住了、我這藥有若是在閒睡
的着覺那時又添了二分拿主了、投我有這脈是大概一是个心性高強聽的不過的
人但能的去過別不以意中事不如意的事、不則思慮太過此病是屢屢傷脾肝木
盛旺往往所以不能拖時而發大概一治前り往的日子閒一閒戲不是常能要是
常發的是不是這樣中毒(者)而不是治好了、過了幾是長不日三日以至十日不等
都是有的先生所說是一个注就是病源、治前若能的著心補、第二要伏
何至於此這次的是第一个水虧火旺的症候、本待我用藥有于是等了方子
連与要緊上頭的是

人參　白朮　茯苓　熟地　歸身　白芍
川芎　黃芪　炙附米　酸柴胡　淮山藥　真阿膠
延胡索　茯甘草　引用建蓮立粒去心大棗二枚

要緊有了說高的的根本這病在先生這病与性命係關先生務要

道大爺是最高的人：病到这个地位就一刻一分的病候了吃了这药又有医缘了依中爷有本今生一年是不和干的指皇过了要分就可整全愈一要落中是个聪的人中不在下细问了于是要贵医生去了方时这药方为治脑病都依要珍看了说的往中都回了要珍为民了尤氏向要珍道汗年大夫不像他说的痛快老必用药不错的要珍道他原不是很好的大夫的人因为陽柴我们和睦他的实为求了他来的免为了这个人源的的医病生就能好了你那方子上尽人参了就用前日贾的那一斤好的里要贵听说畢竟方子来时人打药去为他毫民吃不知吃了药病势如何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十一回

慶壽辰寧府排家宴　見鳳姐榮國承歡

話說各日要做的壽辰要珍兄婦上壽正吃的手面赫壽的菜品裝了十六大捧盒着要賞帶領家下人送與要賞去向要賞從這個神看太爺喜歡不喜歡便就趁勢行了孔說父親這太爺的話不敢當系在家裡來往合家都知以了孔了要賞听罷即率領家人多了這裡謝～的我今人來先是要雖賞書來看了各家的座位若向各什么領意見這合家人等這都爺們計再來請太爺今日來家所以五未敢預備領意見當日听見太爺不在了現叫收才們找了一班小戲兒並一檯子打十番的都在園子裡戲臺上預備着呢次似那夫人王夫人鳳姐兒寶玉都來了要珍兄尤氏的母親已先在這裡了大家見過了彼此讓了坐要珍尤氏二人進了榮國候這老太～原是今老祖宗我父親之是沒見這樣年紀日子原不敢往代老人家去但是這時候天氣又涼真沒園的菊花盛開請老祖宗這來散～向着～來見如熱～鬧～的是這个意思祖知老祖宗又不愛臉風涎王夫人南口先說道老

本：昨日还说要来呢，因为晚上有点儿不吃，就没来。今天大爷今天要天好时候，就一连起来了两次，今日早晨吸点儿痰，身子倒舒服些，因此我回太爷今日高兴，要说话。说今日好吃的东西，还要猴儿烟的，说要听个曲儿。我说老祖宗是爱热闹的，今日不来，明日定来，说着话儿就是了。又说今日所见你大妹一，说要等明年上京些，不大好动，还是在家里好。说着又说了二十日已病得的中秋，还跟着老太太，预下半在家里好的，到了二十日已成一日比一日觉懒了，又懒得吃东西，这将近年半个月，每月经期之后，两个月没来那天，每着说着要是痛，已说着别人回道，大老爷二老爷并一家的爷们都来了，在所上说爱珍连忙生了这个大氏，说说着，为大夫中医说是热的，昨日冯紫英荐了他幼时读书的一个先生，医好的，说不是在是一个大症候，昨日闹了方子吃了一剂药，今日觉的略好些，别的仍不见大效，凤姐儿那说，我不是十分支持不住，今日这样日子再也不肯不静，机着上来，大氏说你是和三日在这里见他的，他说乱得了不得，是因你的缘故，要说的上明还要说的，指不得去，凤姐听了，眼圈儿红了一会子，方说道：天总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上年纪的人，偶感风寒，进点儿饮食，那去人风姐儿都说了

去看回元氏老方依我給老爺送吃食去並回說我父親在家伺候老爺的教待一家子的爺們
這本爺的話並沒有差大爺聽了甚歡喜說這倒是叫甚麼父親母親如生伺候大爺去
的吐我如生伺候嗎？你這話說的陰陽又吐他的急！刻步革命一等情敵人我
將此話都回了我父親了我這會子還沒快去去打發大爺的爺們吃飯風姐兒說當
哥兒你且站着你說的今日卻怎麼着要賞錢？看兒說這不如今嬸子回去雖一去
到知道了于是要賞步步了這程方氏向那夫人王夫人道去：們在這裡吃飯還是在園子裡
吃去？回我現在園子裡預備着呢王夫人向那夫人道這裡狠如方氏就今伺候
好些的性格飯菜向外一面若在了一聲那外人端去人的去了一面的擺上
了飯方氏讓那夫人王夫人並他母親都上坐了他與風姐兒賈母側席坐了那
夫人王夫人道我們來原為給大老爺拜壽這生日是我們來這生日是我們來
風姐兒說大老爺原是好靜的已修煉了十年的是神仙了太！你這麼
說就叫偏心邪神了一句話說的滿屋裡都笑起來方氏的母親並那夫人王夫人
風姐都吃了飯漱了口淨了手係說話在園子裡去賈母進來向方氏道老爺們
好了麼？們都吃了飯了大老爺說家裡今日二老爺是不愛聽戲的怕人鬧的慌都去了

别的一客人等们祖璉等是善太等都请过去吃戏去了方侯南安即王南平即王西宁即王北静即王四家王爷並镇国公牛府等侯史侯等八家都差人去名帖送贾孔目俱向了我父親先收在帐房裡礼单都上了檔子了依例各家的年人了共合九十個人实过都请住了饭去了母親该请二位太太老狼瘟了那过国公裡去坐着罢大氏等也是说吃完了饭就要过去了凤姐说我回太太一声再过去罢王夫人等狠是我们都要去罢一倘相他嫌我们闹的慌说我们向他的罢大氏等也说得是又放心你就快些过国公裡来宝玉听说狠凤姐儿去无奈跟着风姐儿去無奈跟着王夫人等(这)位爷商量就过去罢那是说是狠的呢于是大氏扶了王夫人和夫人等他母親过会子国去了凤姐宝玉和贾珍贾氏贾五来旺了房内怕一的主张裡间房内秦氏见了马让起来凤姐说快别起来痛头晕于是风姐坐了秦氏的手说是我的娘一怎么几日不见就瘦的这样了于是就坐在秦氏坐的褥子上宝玉向了地在对面椅子上坐了贾珍叫快倒茶来瘟了那二妹石上坊还未吐夢呢秦氏拉着凤姐的手说笑话这都是我没福这样人家去一要当自家的小兒似的待狼狈你把我说年轻都是他娶一教他作事没号红过脸就不和我好的从今后了这个病把我那孤孀的心一分中没了了是一家子的长辈同坐一中除了瘟才不用说了别人等也要面前未得着恨一天见就是瘟狼这样疼我一就是十分着恨的心也舍不

能數了我自想着
未必熱的過年去呢寶玉正眼瞧着那海棠春睡圖若那秦太虛的銷寒鎖夢因春冷芳氣襲人是酒香的對聯不覺想起在這里睡夢到太虛幻境的事正自出神所見秦氏說了這些話如今前擾心那眼淚不知不覺就流下來了鳳姐心中雖十分難過但恐怕病人見了反添心酸到不是來前導功解的意思了見寶玉這个樣子因說道寶玉兄弟你特要緊的了他病人不過是這麼說那里就到得這个田地了況且能多大年紀的人暑病一病就這麼想那麼想的這不是自己到給自己添病麼賈蓉道他這病也不用別的只是吃得安靜就不怕了鳳姐兒道寶玉兄弟太太叫你快過去呢你別在這里只管這麼着到把媳婦兒心里不耐煩了那里太等着你回賈蓉說道你先同你寶叔過去罷我還要坐一坐再賈蓉听說仍同寶玉這會方回來了這里鳳姐兒又勸了秦氏一番說了許多寬解話尤氏打發人請了兩三遍鳳姐兒纔向秦氏說道你好生養着罷我一時未得閒兒合該你這病要好所以前日就有人荐了這个郎中來了秦氏嗔道沒得病治不得命攮子我知道這病不過是沒日子鳳姐兒說你只管這麼想那病那里能好呢總要想開了纔是況且昕說大夫若是治得春天不好到今才九月半還有四五个月的工夫什

咱們家若是不能吃人參的人家這也難說了

你公子等听見沿清好則就一日二餐人參就是二斤也能勾吃的起好生養着罢我过園子里去了產氏又道媳子起我不能跟着去了閑了時候並求婆子常过来照看我咱們娘兒們坐坐多說几連話兒凤姐兒听了不覺大眼圈一紅遂說道我淨圖兒把你累着你于是凤姐兒帶領跟隨的婆子丫頭并寧府的媳婦婆子們從裡頭繞進園子的便門来但見

黃花隨地白都攙坡小橋通若耶之溪曲徑接天台之路石中清流激湍籬落飄香樹頭紅葉翻飛疎林如画画風不斷雁鴻嘯侶日暮人稀鳥雀投林之樹蹲猴山之軒壁鏡盤耳別有幽情羅綺穿林徧添韵致

凤姐兒正看風中景致一步一行未讚賞猛然從假山石後走過一个人来向前对凤姐兒說道請嫂子安凤姐兒猛然見了將身子往後一退說道是瑞大爷不是賈瑞說道嫂子連我也不認了不是我是誰凤姐兒道不認得猛然一見想不到是大爷到這里来賈瑞道也是合該我與嫂子有緣我方才偷出了席在這个清净地方暑散一散不想就遇見嫂子也從這里来這不是有緣麼一面說着一面拿眼睛不住的覷着凤姐兒凤姐兒是个聰明人見他這个光景如何不猜透八九分呢因向賈瑞假意

含咲道怨不得你哥哥常提你說你狠好今日見了所你說這几句話把就知道你是个聰明和氣的人了這会子我要到太太們那里去不得合你說話兒等閑了俗們再說話兒罢賈瑞道我要(到)樓子裏里去請安了恐怕樓子年輕不肯輕易見人風姐兒假意咲道一家子骨肉說什麼年輕不年輕的話賈瑞听了這話再不想到今日得這个奇遇神情光景越發不提的雅看風姐兒說道你快去入席罢看你們拿住罰酒賈瑞听了身上已木了半截慢慢的一面走有一面回過頭来看風姐兒故意的把脚步放遲了些兒見他去遠了心里暗忖道這才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那里有這樣禽獸似的人呢你某如此等几時咲你死在我手里你才知道我的手段于是風姐方移步前来時夥過一重山坡見兩三个婆子慌慌張張的走来見了風姐兒咲說道我們都只是不来急的了不得咲才們又来請奶奶来了風姐說你們先就是這麼急脚鬼是的風姐慢慢走有剛戲唱了有几齣了那婆子回道有九齣了說話之間已到了天香樓的後門見寶玉合一羣了頭那里頑呢風姐兒說道寶兄弟別特淘氣了一个了頭道太太們都在樓上坐着呢請奶奶這邊上去風姐兒听了款步提衣上了樓見尤氏已在樓梯口等着呢咲說道你們娘

把兩个將軍了見了面撇拾不得來了你明日撇來合他住有把你坐下你坐下我先敬你一鍾子是凤姐兒在邢夫人王夫人前了坐並尤氏的母親屬咐先旋了一遍仍同尤氏坐在一桌上吃酒听戲尤氏時令戲單來讓凤姐兒點戲凤姐兒說太太們在這里我如何敢点邢夫人王夫人道我們今親家太太們都点了好几齣了你点兩齣我們听凤姐兒立起身來答應了一声傍邊戲單來從頭一看点了一齣还祖一齣談詞遮過單去說現在唱的双官誥唱完了再唱這兩齣也就是時候了王夫人道可是呢忙說趁早兒時你哥兒媳子歇歇他們大心里不靜尤氏說太太們又不常是來娘兒們多坐一会子才有趣兒天还早有呢凤姐兒立起身來望樓下一看說爺們都往那里去了傍邊一个婆子道爺們才到凝曦軒去了打十番兒的那里吃酒去了凤姐兒說道在這里不便易背地里又不知幹什麼去了尤氏笑道那里都像你這正經人呢于是說咲一点的戲都唱完了方才撤下酒席擺上飯來吃畢大家漱出園子來到上房坐下吃了茶方才時預備車向尤氏的母親告了辭尤氏率同眾姐妹並寧家下婆子媳婦們方送出來賈珍率領衆子侄都在車傍侍立等候看呢見了那王二位夫人說道二位舅母明日還過来瞧王夫人道罢了我們今日整坐了一日也乏了明日歇一罢于是都上了車去了賈珍不時的拿眼睛覷凤姐兒賈珍等都進去了後李貴才拿過馬来空玉騎上隨王夫人

了這里賈珍同一衆子的兄弟子侄吃過了晚飯方大家散了次日仍是衆族人等閑了一日不必細說此後風姐兒不時來看秦氏也有几日好些也有几日仍是那樣尤氏賈珍賈蓉好不焦心且說賈瑞到榮府來了几次便都遇見風姐兒往寧府那边去了這年正是十月三十日冬至到交節的那几日賈母王夫人風姐兒天天着人去看秦氏回來的人都說這几日未見添病也不見甚好王夫人向賈母說這个症候遇着這樣的大節不添病就有好大的指望了賈母說可是呢好个孩子要是有些原故可不時人疼死說着一陣心酸時風姐兒說道你們娘兒兩个也好了一塊明日大初一過了明日後日再看去細細瞧他那光景倘或好些你回來告訴我我也喜歡去那孩子素日愛吃的倒常時人做些給他送過去風姐兒一一的答應了到了初二吃了早飯來到寧府看見秦氏的光景雖未甚添病但是那臉上身上的由都全瘦盡了于是合秦氏坐了半日說了些閑話兒又將這病無妨的說開導了一番秦氏道好不好春天就知道了如今現過了冬至或者好的了也未可知婸子回老太太太放心罢昨日老太太賞的老君眉我倒吃了兩鍾到像起化的動似的風姐兒說道明日再給你送來我到你那里瞧去就要起身回去老太太話去秦氏道婸子替我請老太太太安罢風姐兒答應着就出來了到了尤氏上房坐下尤氏道你冷眼瞧着婸婦是怎麼樣風姐兒底了半日頭

說道這實在沒法兒了你也該將後事料理料理沖一沖也好尤氏道我也暗暗的預備了就是那件東西不隨手未頭曾且慢慢的如今于是風姐兒吃了茶說了一會子話兒說道我要歇回去老太太這去呢尤氏說你可慢慢兒的說剛纔看老人家風姐兒道我知道了于是風姐兒回來見了賈母說蓉哥兒媳婦請老太太安給老太太磕頭說他婆子昨兒求老祖宗放心他再要好些還要給老祖宗請安來呢賈母道你看他是個什麼樣風姐兒說剛且無妨精神還好呢賈母聽了低吟半日因向風姐說你換衣服趁早去罷風姐兒答應着退了王夫人到了家中平兒將換的家常衣服給風姐兒換了風姐兒方坐下問道家里沒什麼事平兒方端了茶來遞了過去說道沒有什麼事情就是那三百兩銀子利錢旺兒媳婦送來我收了再還有瑞大爺使人來打聽打聽在家沒有他要來請安說話風姐兒聽了嗤了一聲說道這畜生合該作死看他來作什麼叫他瑞大叔是為什麼叫他來風姐兒遂將九月里在寧府園子里逼他的光景並他的話都告訴平兒說道癩蝦蟆想吃天鵝肉沒人倫的混賬東西起這個念頭叫他不得好死風姐兒道等他來了我自有道理不知賈瑞來時作何光景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王熙鳳毒設相思局　賈天祥正照風月鑑

話說鳳姐兒正與平兒說話，只見有人回說瑞大爺來了，鳳姐兒忙令人快請進來。賈瑞見往裏讓，心中喜出望外，急忙進來，見了鳳姐兒滿面陪笑，連聲問好。鳳姐兒也假意殷懃，讓茶讓座。賈瑞見鳳姐兒的纖纖玉指，十分可愛，因偷了眼，問道二哥怎麼還不回來？鳳姐兒道：不知什麼緣故。賈瑞笑道：別是有人在路上絆住了腳，捨不得回來。之未可知，鳳姐兒道：也未可知。男人家見一個愛一個，也是有的。賈瑞笑道：嫂子這話說錯了，我就不是這樣風。鳳姐兒笑道：倘你這樣的人，就有幾個呢？十個裏也挑不出一個來。賈瑞聽了，喜的抓耳撓腮，又道：嫂子天天也悶得很，鳳姐兒道：正是呢，只可惜人來（說）話解悶，悶兒賈瑞笑道：我到天天閑的過來替嫂子閑解，悶可好不好？鳳姐兒笑道：你哄我呢，你那裏肯往我這裏來？賈瑞道：我在嫂子跟前若有一點謊話，天打雷劈，只因素日聞得人說嫂子是個利害人，在你跟前一點兒也錯不得，所以唬住了，我如今見嫂子，最是有說有笑，極疼人的，我怎麼不來？死了也願意。鳳姐兒笑道：果然你是明白人，既賈蓉之位漸遠了，我看他那樣清秀，只當他們心裏明白，誰知竟是及不上。胡謅出一點不知人心，賈瑞聽了這話，越發撞在心坎上，由不得又往前湊了一湊，覷（眼）看鳳姐兒的荷包，越發又問那的什麼戒指，風姐兒悄（笑）的道：放尊重些，別叫

了頭們看見哄話賈瑞心听倫音佛語一般忙往後退凤姐哄道你快去了賈瑞道我再坐一坐兄好狠心的嫂子凤姐兄又悄悄的道大天白日人來人往你就在這里也不方便你且去等着晚上起了更你來悄悄的在西边穿堂儿里等我賈瑞听了如得珍宝忙问道你别哄我但只是那里人過的多怎么辦的凤姐道你只管放心我把上夜的小厮们都放了假从边门一关再沒别人賈瑞听了喜之不禁忙的告辞而去心内已为得手盼到晚上果然黑地里摸入荣府越掩门時鑽入穿堂果見黑里头人往賈母那边去的门户已经关到只有向东的门未关賈瑞听着半日不見人来忽听咯噔一响

三の十板还不許吃飯令他跪在院內讀文章定要補出十天的工課來方罢賈瑞直凍了一夜今又遭他苦打且餓肖肚子跪在地里讀文章其苦萬狀此時賈瑞前心犹未改再想不到是風姐兄提弄他的過了几日淫了空仍来找尋風姐兄；故意抱怨他失信賈瑞急的賭神罰咒風姐兄因見他自投羅網少不得再尋別計令他知改故又約他道今日晚上你別在那里了你在我這房後小過道子里那间空房子里等我可別冒失了賈瑞道果是風姐兄道誰可昧你；不信就別来賈瑞道来；就死也要来風姐道這会子你先去罢賈瑞料定晚间必要此時便先去了風姐兄在這里便五兵派將設下圈套那賈瑞只耐不到夜上倆生家里又有事戚来了直吃了晚飯才去那天已有掌灯時分又等他祖父安歇了才溜進榮府直往那夾道中屋子里来等肖就像那熱鍋上的螞蟻一般只是干轉左等不見个人影古听也沒个動音心下自思道別是又不来了又凍我一夜不成正自胡猜只見黑黢、的来了一个人賈瑞便想定是風姐兄不管皂白餓虎一般等那人刚至门前便如猫捕鼠的一般抱住叫道我的親嫂子等死我了说肖便拖到屋里坑上就亲嘴扯褲子滿口里親娘親爹的乱叫起来那人只不做声賈瑞扯了自己的褲子硬帮、的就想頂入忽見灯光一闪只見賈蓉真燁得無地可入不知要怎麼樣才好回身就要跑被賈蓉一把揪住道別走如今連二嬸已经告到太太跟前了说

你無故調戲他，暫用了个脫身計哄你在這边等着太，氣死過去了因此叫我來拿你剛才你又纏住他沒的說跟我去見太，賈瑞听了魂不附體說沒處說只說沒有見我明日我重，的謝你賈蕃道你若謝我我你不值什麽只不知謝我多少況且口說無憑須得寫一文契來賈瑞道這如何落紙呢賈蕃道這也不妨寫一个賭本賴了外人的賬目借頭家銀若干兩便罢賈瑞道這也容易只是此時無紙筆賈蕃道這也容易說罢又身出來取筆現成拿來命賈瑞寫他又做好做歹只寫了五十兩無淺画了押賈蕃收起來然後撕逻賈蓉，先咬定牙不依只說明日告訴族中的人評，理賈瑞急得至于叩頭賈蕃做好做歹的也寫了五十兩的一张文契才罢賈蕃又道如今要我你我就担着不是老太太的呢已聞了老爷正在所上看南京的東西那一件路定雅过去如今只，好走這门若這一走倘或遇見了人連我也完了等我們先去哨探，再来顧你這屋里你还藏不得少時就来堆東西等我尋了地才說罢拉着賈瑞仍息了火出至院外模着大台磯底下說道這窩兒里好你只蹲着別哼一声兄等我們来再動說罢二人去了賈瑞此時身不由己只得蹲在那里心下正在盤算只听頭頂上一声响哨拉一个捅尿罩從上面直潑下来可巧浇了他一頭一身賈瑞掌不住阿的了一声忙又掩住口不敢声张滿頭滿臉渾身皆是尿羹冰冷打战只見賈蕃跑来叫快走，賈瑞如得了命一般三步又步從後门跑到家里天已三更只得叫门闻门人見他這般景況問是怎的了少不得撒謊說黑了失脚

揮在毛廁里了一面到了自己房中更衣洗濯心下才想到是凤姐頑他因此發一回恨再想：凤姐的模樣兒又恨不得一時樓在怀内一夜竟不曾合眼自此滿心想凤姐兒不敢往榮府去了賈蓉又忙常、的來索銀子他又怕祖父知道正是相思尚且難禁更又添了債務日間功課又緊他二十来歲之人尚未娶過亲近来想着凤姐来免有那指頭兒告了消乏等事更兼两回凍惱奔波因此三五不里头疼不覺就得了一病心内餐膨脹口内去滋味脚下如綿眼中如醋黑夜作燒白晝常餓下溺連精嗽痰帶血诸如此症不上一年多躁全了于是不能支持一頭睡倒合上眼迷迷，夢魂顛倒滿口胡說乱話整佈異常百般請医療治诸如肉桂附子鹿甲麥冬玉竹等藥吃了有几十斤下去也不見竹動靜後又腾尽春回這病更有況重代儒也慌了忙者處請医療治皆不見效因後来吃独參湯代儒次何有這力量只得往榮府来尋王夫人命凤姐称二双給他凤姐回說前日新近要替老太，配了藥那整的太，又說面首送揚提督的太，配藥倘生昨日我已送了去了王夫人道就是偕们這迎沒了你打發人往你婆，那边问，或是你珍大哥，那府里再尋来湊着給人家吃好了救人一命也是你的好處凤姐听了也不遣人去尋只得將些渣沫泡鬚湊了几錢命人送去只說太，這来的再也沒了如沒回王夫人只說多喜来了芙湊了有二两送去那賈瑞此時要命心勝過藥不吃只是白花水不見效忽然這日有个疯頭道人来化善口称專治冤業之症賈瑞偏生在内

就听见了直着声叫喊说快请進那位菩薩来救命一面叫一面在枕上叩首衆人只得帶了那道士進来賈瑞一把拉住連叫菩薩救我那道士噗道你这病非藥可医我有个宝貝与你、天、看时此命可保矣说畢從褡褳中取出一面鏡子来反面皆可照人鏡把上鑿着九月宝鑑的字样与賈瑞道这物出自太虛幻境空靈殿上警幻仙子所製專治邪思妄動之症有陰世保生之功所以帶他到世上来与那些聰明俊傑九雅王孫等看照千万不可照正面只照他的背面要緊、三日後我来收取说畢仍叫你好了说畢仍常而去衆人苦留不住賈瑞收了鏡子想道這道士要緊、三日後我来收取说畢仍叫你好了说畢仍常而去衆人苦留不住賈瑞收了鏡子想道這道士到有些意思我何不照一照试、想畢拿起九月宝鑑来向反面一照只見一个骷髏立在里面嚇得賈瑞連忙掩了骂道士混帳如何骗我、到再照、正面是什麽想着又將正面一照只見凤姐站在裡面招手叫他賈瑞心中一喜蕩悠、的竟将進了鏡子与凤姐云兩一番凤姐仍送他出来到了床上向招手叫他賈瑞心中一喜蕩悠、的竟将進了鏡子与凤姐云兩一番凤姐仍送他出来到了床上向呵了一声一睜眼鏡子從手内掉过来仍是反面立着一个骷髏賈瑞自覺汗津、的底下已遺了一癱精到底不是又反过正面来只見凤姐还招手叫他又進去如此三四次到了這次刚要出鏡一癱精到底不是又反过正面来只見凤姐还招手叫他又進去如此三四次到了這次刚要出鏡子来只見双个人走来拿鎖鎖把他套住拖了就走賈瑞叫道讓我拿了鏡子再走只說得這句就不能再说话了傍边伏侍賈瑞的衆人只見他先还拿着鏡子照落下来仍睜着眼拾在手内未後鏡子落下来便不動了衆人上来看时已沒了氣了身子底下冰凉濕湿一大癱精这

才忙自穿衣招床代儒夫婦哭的死去活来大罵道士是何妖魔若不早毀此物遺害于世不小遂命柴火来燒只听鏡内哭道誰叫你們照正面了你每自己以假為真何苦来燒我正哭着只見那瘦足道人從外跑来喊道誰敢毀我月宮鑑吾来救也说着直入中堂搶入手内就此去了当下代儒料理喪事各處去報喪三日起經七日發引寄靈于鉄檻寺日後帶回原籍当不費家兵人有未予問榮國府賈赦贈銀二十兩賈政亦是二十兩寧國府賈珍亦有二十兩別者族中人貧富不一或三五分不可勝數外另有各同窓家分資也凑有二三十兩代儒家道雖然淡薄到也豐富、完了此事誰知這年冬底林如海的書信寄来却為身染重疾寫写特来接林黛玉回去賈母听了未免又加憂悶只得忙的打点代玉起身宝玉大不自在怎奈父女之情也不好攔阻的于是賈母定要賈璉送他去仍叫帶回来一应土仪盤費不消煩说自然要妥貼作速擇了日期賈璉帶林代玉辞別了賈母等帶了僕從登舟往揚州去了要知分明且听下文

第十三回

秦可卿死封龍禁尉　　王熙鳳協理寧國府

話說鳳姐自賈璉送代玉往揚州去後心中實在無趣無到晚間不過和平兒說咲一回就胡乱睡了這日夜間正和平兒灯下撥炉傳綉早命濃熏綉被二人睡下展指算行程該到何處不知不覺已交三鼓平兒已睡熟了鳳姐方覺星眼微朦恍惚見秦氏(程)從外走了進來說道嬸嬸好睡我今日回去你也不送我一程明娘兒們素日相好我捨不得嬸嬸故來別你一別還有一件心事未了非告訴嬸嬸別人未必中用鳳姐听了恍惚间道有何心事你只管托我就是了秦氏道嬸嬸你是个脂粉隊裡的英雄連那些東帶頂冠的男子也不能及你如何連及句俗語也不曉得常言月滿則虧水滿則溢又道是登高必跌重如今我每家赫赫揚揚已將百載一日倘或樂極悲生若應了那句樹倒猢猻散的俗語豈不虛度了一世的詩書舊族了鳳姐听了此話心胸大快十分敬畏忙問道這話慮的極是但有何法可以永保無虞秦氏道嬸嬸你好癡也否極泰來榮辱自古週而復始豈人力可保常的但如今能(能)于榮時籌畫不將來衰時的事業亦可以常保永全也即如今日諸事都妥只有兩件未妥若把此事如此一行則後日可保永全了鳳姐便問何事秦氏道目今祖塋祭祀只是無一定水租第二件家塾無立無一定工給依我想來如今盛時固

不缺祭祀之給但將來敗落之時此二項有何出處莫如我定見趁今日富貴將祖塋附近多置田庄房舍把祭祀以備祭祀之費雖出自此將家墅亦設于此合同族中長幼大家定了則例日後按房掌管這一年的把祭祀之糧祭祀之事亦此週流又無爭競亦不虧有典賣等弊便是有了罪犯物皆可入官這祭祀產業連官也不入的便敗下來子孫囘家讀書務農也有个退步祭祀又可永繼若目今以為榮華不絕不思後日終非長策眼見不日又有一件非常喜事真是烈火烹油鮮花自錦之盛要知道也不過是瞬息繁華一時的欣樂萬不可忘了那盛極不散的俗語此時若不早為後慮臨期只恐後悔無及了鳳姐忙問有何喜事秦氏道天机不可洩漏只是我兄嫂好了一場臨別你又句話須要記着目道三春去後諸芳尽各自尋頭各自門風姐還欲問時只听二門上傳事的云牌連擊的不止是喪了將鳳姐驚醒人回說東府蓉大奶奶沒了鳳姐聞听唬了一身冷汗出了一回神只得忙忙的穿衣往王夫人處來彼時合家皆知無不納罕那長一輩想他素日孝順平一輩的想他平日和睦家下一輩的想他素日慈愛以及家中僕從老小想他素日恩養惜賤慈老愛幼之恩莫不悲號痛哭者聞言步叙却說寶玉因近日林代玉回去剩得自己孤悶也不和人頑要每到晚間便索然睡了如今後夢中听見說秦氏死了連忙翻身爬起來只覺心中似戳了一刀的不忍哇的一聲直嚇出一口

如未襲人等慌了忙上来搀扶问是怎麽樣了又要回賈母来请大夫宝玉通不用忙不相干
這是急火攻心血不歸经说着便爬起来要衣服換了来見賈母即時要过去襲人見他如此心中
無法不下又不敢攔只得由他罢了賈母見他要去回说綽喊氣的那里不干淨二則夜里北大
等明早再去不遲宝玉那里肯依賈母命人預備車多派跟從人役擁護前来一直到了寧
国府前只見府门大闸及边灯笼照如白晝一乱烘人来人往里面哭聲摇山振岳宝玉下了車忙
命至停灵之室痛哭一番出後見过尤氏谁知尤氏正犯了胃疼旧疾睡在炕上忽然後来見賈珍
彼时賈代儒賈代修賈敕　賈效賈敦賈赦賈政賈琮賈璜賈珩賈琨賈珖賈璉賈
蓉賈薔賈菱賈芸賈芹　賈蓁賈萍賈藻賈蘅賈芬賈芳賈蘭賈菌賈芝等見来了賈
珍哭的泪人一般正和賈代儒说道合家大小遠亲近友誰不知我這媳婦比兄子还強十倍的今伸
腿去了可見這長房内絶滅無人了说着又哭起来了乘人忙劝道人已辭世哭也无益且商量
的何料理要緊賈珍拍手道的何料理不过俟我所有罢了正说着只見秦業秦鐘並
尤氏的几个眷屬尤氏姊妹也到来了賈珍便命賈璉賈琮賈璘賈蓉的个人去陪客一面
吩咐云欽此欽天監陰陽司未擇日擇准葬灵七、の十九日三日後开丧送讣闻送の十九日单请
一百单八衆禪僧在大廳上拜大悲懺超度前亡後化諸魂以免亡者之罪另设一位于天

香楼上是九十九位全真道士打的十九日解冤洗孽醮燄後傅灵于会芳园中灵前另外五十余高僧五十位高道对坛按文做法事那贾敬闹得长孫媳死了日为自己早晚就要死鼻子何肯又回家来了红尘俗事前功尽弃呢日此基不在意只是贾珍料理贾珍見父親不管一發恣意奢華看板的几副杉木板皆不中意可巧薛蟠来京间因見賈珍尋好板便说道我们木店里有一付板叫做什么檽木出在滇海铁網山上做了棺材萬年不朽这还是生年先父带来无偏義忠亲王老千岁要的因他坏了事就不曾拿去現在还存在店里之没人出價敢買你若要就拿来使罢賈珍听说喜之不勝即命人拿来大家看时只見帮底皆厚八寸纹若板柳味若松香味香烈手扣之打磕以金玉大家灵妻要称賞賈珍道價值多少薛蟠道拿一千两银子来只怕也沒處買去什么價不價賞他们几两工钱就是了賈珍听说忙謝不尽即命解鋸棚派賈政劝道此物恐非常人可享者殮以上等杉木心就是了此時賈珍恨不能代秦氏之死这话如何听得忽又听得秦氏之丫环名唤瑞珠者見秦氏死了他也觸柱而亡此事可罕合族人也多称羡賈珍遂以孙女之礼殮殯一并停灵于会芳园中之鳌山阁内又一小丫环名宝珠者自見秦氏身去所为乃千心应为義女誓任摔盆灵之任賈珍喜之不尽即时傳下後此皆呼宝珠为小姐那宝珠摔未嫁之女丧在灵前哀、欲绝于是合族人丁亦来不请人多各

邊回制行事自不消奏乱賈珍因想有賈蓉不過是个監門監灵旧往榜上寫时不好看便是枝書也不多因此心中甚不自在可巧这日正是首七第四日早有大明宮掌宮内相戴权先陪了祭礼遣人来次後坐了大轎打傘鳴鑼来来上祭賈珍忙接有至逗蜂軒献茶賈珍心中打算定了主意因而趁便就说要与賈蓉謀个前程的话戴权会意因道想是喪礼上乏光些賈珍忙道老内相所見不差戴权道可到凑巧正有个美缺少个三百員龍禁尉短了双員昨日襄陽侯的兄弟老三来求我現拿了一千五百双艮子送到我家里到底哈们是老相与不拘怎麽樣有泊头的分上胡乱应了还剩了一个缺誰知永兴節度使馮胖子来求我要与他孩子鋼我就沒工夫应他说是哈们的孩子要鋼快寫个履歷来(賈珍)(听)我好与他送上去賈珍忙吩咐快命书房里人茶来,散,寫了大爺的履歷来小廝不敢怠慢去了一刻便拿了一张红紙来与賈珍,看了忙送与戴权,看时上面寫道江南江寧府江寧縣監生賈蓉年二十歲曾祖原任京營節度使世襲一等神威將軍賈代化祖乙卯科进士賈敬父世襲三品爵威將軍賈珍戴权看了回手便遞与一个貼身的小廝收了说道回来送与户部堂官老爺说我拜上他起一张五品龍禁尉的票再给个執照(把)履歷填上明日我来兌銀子送去小廝答应了戴权也就告辭了賈珍十分歡喜不住只得送出府门臨上轎賈珍问銀子还是

我到部先还是一件送上老内相府中戴权通者到部里你又吃亏了不如平准一千二百银子送到我家就完了贾珍感谢不尽说俺服满后亲带小侄到府叩谢于是作别又听喝道之声元来是忠靖侯史鼎的夫人点了王夫人那夫人凤姐等刚迎入上房又见锦衣侯石呈芳三家祭礼摆在灵前少时三人下轿贾珍等忙接上大厅如此亲朋你来我去也不能胜数只过的十九日宁国府街上一条白漫人来人往花簇车去官来贾珍命贾蓉次日换了吉服顾恩回来灵前供用孝子等物俱按五品戴例灵牌既上宰鸣天朝诰授贾门秦氏恭人之灵位会芳园临街大门大闸在两边起了鼓乐所及班青衣奏乐一对执事摆的刀斩斧剁更有头面硃红锦金大字牌竖在门外写云　防护　内庭紫禁道　御前侍衛龍禁尉

对面高起看宣坛僧道对坛榜文上大书世袭宁国公冢孙妇防护内庭御前侍衛龍禁尉贾门秦氏恭人之丧四大部州至中之地奉天承建太平之国总理虚无寂静教门僧录司正堂万虚总理元始三教阐教门道录司正堂兼生菩敬谨修斋朝天叩佛以及恭请诸伽蓝揭谛功曹等神圣恩普锡威远镇[illegible]十九日消灾洗业平安水陆道场尤氏又托了旧病不能料理事务惟恐名诰命未往丧了礼数怕人嗤话因此心中不自在当下正发愁时因宝玉在侧问道事一都算安贴了大奇还愁什么贾珍见问便将里面无人的话说了告未宝玉通

這又何難我荐个人后你权理这一个月的事爱必妥当贾珍忙问道是谁宝玉見坐间还有许多亲友不便明言走至贾珍耳边说了又自禁不住忙起身道果然妥贴如今就去说着拉了宝玉辞了乘人便往上房里来可巧这日非正经日期亲友来的少里面不过几位近亲堂客那夫人王夫人凤姐並合族中的内眷陪坐间人報大爺進来了唯的乘娘唱的一声往後藏之不迭独凤姐欵欵的站了起来贾珍此时也有些病症在身上二則过于悲痛了因在了拐腿了進来那夫人等说道你身上不好又連日多费歌才是又進来做什麽贾珍一面扶拐作揖着要蹲身蹇下请安道乏那夫人等忙叫宝玉搀住命人搬椅子来与他坐贾珍断不肯坐回道侄兒進来有一件事要求二位嬸娘俾大妹那夫人等忙问什麽事贾珍忙道嬸娘自然知道昨今孫子媳婦沒了侄兒媳婦偏病倒我看里頭有实不成个体統怎麽辦尊大妹一个月在这里料理一料就放心了那夫人道元来为这个你大妹现在你二嬸娘只和你二嬸说就是了王夫人忙道把一个小孩子家何曾经过这些事倘或料理不清及叫人嗤话到是再烦别人好贾珍道嬸的意思侄兒猜着了是怕大妹妹劳苦了若说料理不清我管保必料理得清便是錯一点兒别人看着还是不錯的自小兒大妹妹说话就有教法决断比今比了阔又在那府里办事越发歷练老成了我想了这

几日除了大妹，再无人了，攔娘不着捏兒，抱婦的分上，只看死了的分上罢，说着滚下泪来。王夫人心中怕的是凤姐兒未曾经过丧事，怕他料理不清，惹人耻笑，今见贾珍苦，的说到这步田地，心中已活了几分，却又眼看着凤姐为神，那凤姐素日最喜揽事，况且才幹过人，当家理事，也曾未出过婚丧大事，恐人还不服己不得遇见这事，今见贾珍这样，未免心中早已欢喜，先见王夫人不允，没见贾珍说得情真，王夫人有活动之心，便向王夫人道：大哥说得愈加太过，就依了罢。王夫人悄，的道：你可解放凤姐道什麽不能的，外面的大了已经大哥，料理清了，不过是里头照管，便是我有不知道的问，太，就是了。王夫人见说得有理，便不则声。贾珍见凤姐允了，又道：贵不得许多了，横竖要求大妹，辛苦，我这里先命大妹，行礼等事完了，我再到那府里去谢说着就作揖下去。凤姐又还礼不迭。贾珍便向袖中取了宁国府对牌出来，命宝玉送与凤姐。又说：妹，爱怎麽样，要什麽只管拿这牌取去，也不必问我，只求别存心替我看着，只要好看为上，二则也要同那府里待人一样才好，不要存心怕人抱怨，只这又件外，我再没不放心的了。凤姐不敢就接，对牌，只看着王夫人，道：你哥，说这麽说，你就照看，罢了，只是别自作主意，有了事，打发人问你哥，一趟子要紧，宝玉早向贾珍手内接过对牌来，递与凤姐了，又向妹，还是住在这里，还是天，未晚，若是天，未越发辛苦了

不必我這里赶着收拾出一个院落来妹妹住过这几日到安稳风姐道不用那边也离不得我到是天天来的好贾珍听说只得罢了饭后又说了一回闲话方才告去一时女眷散后王夫人问凤姐你今日怎么样风姐道太太只管请回我须得先理出一个头绪来才回去得呢王夫人听说便先同那夫人等回去这里凤姐来至三间一所抱厦内坐了日想頭一件是人口混杂遗失东西第二件乃专责临期推委第三件需用过费滥支局赋第四件事关大小苦乐不均第五件家人豪奴有脸者不服约束无脸者不能上进这五件实是宁国府中风俗必何处治且听下文

金紫万千谁治国　裙钗一二可齐家

第十四回

林如海捐館揚州城　賈寶玉路謁北靜王

話說寧國府中都總管來陞聞得裏面要請了風姐回傳奏了同事人等說道如今請了西府裏璉二奶奶管理內事倘或他來支取東西或是說話我們須要比往日小心不可每日大家早來晚散卒可辛苦這一个月過後再歇着不要把老臉丟了那是个有名的豆腐臉豁心硬一時惱了不認得人的來人都道有理又有一个道論理我們裏面也須得他來整理一日不可一日不說着只見來旺媳婦拿了对牌來領取呈文來榜樣劃票上批着數目來人連忙讓坐倒茶一面命人按數取紙來把着同來旺媳婦一路行來至儀門口方交與來旺媳婦自己拖進去了風姐即命彩明定造簿冊即時將來陞媳婦盖要緊日花名冊來查看又限于明日一早傳齊衆人媳婦進來听差等語大概查了点數目單冊回了來陞媳婦几句話便登車回家一宿無話至次日卯正二刻便過來了那寧國府中婆娘媳婦聞得到者只見風姐正与來陞媳婦分派來人不敢私入只在窗外听覷只听風姐和來旺媳婦說道焼托了我一就說不得要討你們攪了我可比不得你們奶奶好性兒由着你們去再不要說你們這府里原是這樣的話如今可要依着我行錯了我半点兒沒不得誰是有臉的誰是沒臉的一倒現清白處治說着便吩咐彩明念花名冊按名一个一

的喚進來看視一时看完便又吩咐通运二十个分作双班一班十个每日在里頭单管八来客住倒茶别的事不用他们管运二十个也分作双班每日单管本家亲戚茶飯别的事也不用他管运的十个人也分作双班单在灵前上香添油掛幔守灵伙茶陕飯随起居亲别的事也不用他们相干运的个人单在内茶房收管盃碟茶器若少一件便吋他的个人赔陪运的个人单管酒飯器皿若少一件也是他的个人赔陪运八个人单管监收祭祀运八个人单管各處灯油蠟烛纸劄我统支了来交与你八人照发拨我的定数再往各處去分派运三十个每日輪流各處上值听受门戶监察火烛打掃把方运不剩的拨着房屋分開某人分某處所有椅桌古董起至于廣盒担帚一草一苗或丢或坏就和守这處的人算帳推陪来歷众的每日從理查看或有偷懶賭博吃酒處打架鬥嘴的立刻来回我你要物情经我查为三的辈子的老臉就飯不成了以今灵有了定規以後那个乱了就和那一行说话来日跟我的人随身自有鐘表不論大小事我是皆有一定的时辰按里你们上房里也有时辰鐘卯正二刻我来点卯已正吃早飯九有領牌回事的巴在午初戌初烧过黄昏紙我親到各處查一遍回来上夜的交明鑰匙第二日仍是卯正二刻过来说不得啓们大家辛苦运几日里事完了你们众大爺自然賞你们说罢又吩咐拨数发与茶葉灯油鸡毛担子窑幕等物一面又撤去像伙棹圍氈搭坐褥毡蓆廣盒脚踏之類一面交發一面提筆登记某人受某處某人領某物開

湯十分清楚，下人領了去，已是有了投奔，不似先前只揀便宜的做，剩下些羞沒了招攬各房中之不能趁亂失迷東西便是人未客往已都安靜了不比先前一忙擺茶又去端飯正陪着哀又去接客外邊無頭緒亂推托偷閑安取等與次日一概騙了鳳姐兒見自己的威重全行心中十分得意因見尤氏犯病賈珍又過于悲哀不大進飲食自己每日從那府中盡了各樣細粥精飯小菜命人送來勸食賈珍也另外吩咐每日送上等菜到花廳內單與鳳姐吃那鳳姐不畏勤勞天一下卯正二刻就過來點卯理事独在花廳內起坐不與妯娌合群便有堂客來往也不迎會這日乃五七正五日上那廊下僧正開方破獄傳灯燄亡恭閏居狗子兒延請他藏主閒金桥引幢幡那道士們正伏章申表朝三清叩玉帝禅僧們行香放破口拜懺又有十三衆青年尼僧搭綉衣穿紅鞋在灵前默誦接引諸咒十分熱鬧那鳳姐斟定今日人客不少在家中歇宿一夜至寅正平兒便请起來梳洗及收拾完備更衣盥手吃了双口奶子糖粳粥漱口已畢已是卯正二刻了乘旺媳婦率領家人閒侯已久鳳姐出自所前上了車前面打了一对明角灯大书榮国府三个大字款，乘至宁國大门上只見门灯朗掛双边灯照如白晝白汪、窖孝僕從双边侍立请車至正门上小廝灯退去乘媳婦上来揭起車簾鳳姐下了車一手扶着豐兒双个媳婦執着手把灯籠擁着鳳姐進来寧國请媳婦迎出来请安接待鳳姐歇，走入会芳園中登仙阁灵前一見了棺材那眼泪

恰似断线之珠滚将下来院中许多小厮伺候烧纸风姐吩咐听得一声洪恭烧纸只听得一棒锣鸣
诸亲齐奏早有人端过一张大交椅来放在灵前风姐坐了放声大哭于是裡外男女上下见风姐发声
号哭接声响哭一时贾珍尤氏遣人来劝风姐方才止住来旺媳妇献茶漱口毕风姐方起身别过族中
诸人自入房屋内按名查点各项人数登已到齐只有迎送亲客上的一人未到即命传到那人已烛惺
悦惧风姐冷笑道我说是谁恨了原来是你原比他们有体面所以才不听我的话那人道小的天
来的早只有今日醒了觉得早些因又睡迷了来迟了一步求奶奶饶过这次正说着只见荣府中
的王兴媳妇来了在外探听风姐且不发放这人却先向王兴媳妇做什么王兴媳妇已不得先向
了他完了事速忙进去说贾琏取涞打点轿马说着将个帖儿递上去风姐命彩明登记取
顶小轿的顶轿的数共用大小络子若干根用珠儿线若干斤风姐听了数目相合便命彩明登记取
荣国府对牌掷下王兴家拿了去了风姐方欲说话时只见荣府的个执事进来是要支领东西
领牌来的风姐命他们要了帖子念过听了共的件因指双件说道这双件向销错了再等清了来取
说着掷下帖子来那二人掇起而去风姐因见帐material象的在傍因问你有什么事帐才发的帖取
帖儿回说就是方才串铃闹做成领取数进二银若干两风姐听了便收了帖子命彩明登记待王兴
家的交过牌来得了实在的回报相将晚饭后于帐material家的去领一面又命备那一个是为宝玉的外号

房完後支賢紋料糊裱凤姐听了只命收帖子登记待張村衆的支清又發与这人去了凤姐便说道明日他也瞎迷了後日我也瞎迷了将来多没有人了本来要饒你只是我頭一次竟了下次就难饒人了不必問誰的好當时放脸来喝令蓄出打二十板一面又撵下宰国府的对牌去说与来陞茅把一月銀米与人听说不敢怠慢把人出去找牌傳渝那人身不由己已拖出去找了二十大板还要進来叩谢凤姐道明日再有误的打四十後日的打六十有要找打的只管误说着吩咐散了衆宽外与人听说方各自找事去了彼时荣府宰府及處执事人順牌支牌的来催不絶那抱怨被打之人含羞去了这才知道凤姐利害与人不敢偷安自此競、業、执事保全不在话下如今且说宝玉因見今日人多恐秦鐘受了委曲因默与他商议要同他往凤姐處来坐秦鐘道他的了多況且不喜人去咱们去了他岂不煩臧宝玉道他怎煩我们不相干只管跟我来说着便拉了秦鐘直至抱厦内凤姐才吃飯見他们来了便道好長腿子快上来罢宝玉道我们偏了凤姐道在这边吃的还是那边吃的宝玉道同那些浑帐人吃什麽在那边我又不同老太、吃的一面帰坐凤姐吃畢飯就有宰国府的一个媳婦来顧為支取香燭事凤姐道我等着你们今日该来支取找不見来想是忘了这会子到底来的你忘了自然是你们忘出来了便宜了我那媳婦道何常不是忘了才想起来再遲一步兒也顧不取要忘了自然是你们忘出来了便宜了我那媳婦道何常不是忘了才想起来再遲一步兒也顧不成了说畢顧牌而去一時登记支牌秦鐘因道你们这府多是这牌倘或别人私弄了一个支銀子跑

了怎樣凤姐道依你說多沒王法了宝玉道怎麼咱們家沒人來顧牌子做東西凤姐道人家來領的時候你还做夢呢我且问你們这書多早晚才念呢宝玉道已不得今就念才好他們只是不快收拾出与房来这也無法凤姐道你请我一请也要就快了宝玉道你要快也不中用他們该做到那里自然就有了凤姐道他們做也得要東西攔不住我不給对牌是难的宝玉听说便猴向凤姐身上立刻要牌说姐、給我牌来叫他們要東西去凤姐道我乏的身上生疼还攔住你揉搓你放心今日才顧紙裱糊去了宝玉不信凤姐便叫彩明查册子与宝玉看了正看着人回奏照兄来了凤姐急命唤進来照兄打千兒请安凤姐便问回来做什麼照兄道二爺打發回来的林姑老爺是九月初三已時没的二爺帶了林姑娘同送林姑老爺的靈到蘇州去大約赶年底就回来了二爺打發小的来报个信请安讨老太、的示下还賸、奶、叫把大毛衣服帶几件去凤姐道你見过别人没有照兄道多見过了说畢退出凤姐向宝玉道你林妹、可在咱們家住長了宝玉道了不得想来这几日他不知哭的怎樣呢说着皺眉長嘆凤姐見照兄回来因當着人未及细问賈璉心中自是记掛得要回来怎奈事情繁雜一時去了恐有遲延失候若万人吠话少不得耐到晚上回来復令照兄進来细问一路平安信息連夜打点大毛衣服和平兒亲自撿点包裹再细、追想所需何物一並包藏交付照兄又细、吩咐照兄在外好生小心伏侍不要惹你二爺生氣时、如把少吃酒

別夕引他認得混賬王人回來打折你的腿等話趕亂完了天已二更將盡才睡不覺又是天明鴻鳴忙抓洗了過寧府中來卯賈珍因見發引日近亲自坐車帶了陰陽司吏往鉄檻寺來踏看寄灵所在又一吩咐住持色空好生預備新鮮陳設多請名僧以備接灵使用色空忙看晚飯賈珍也忙茶飯因天晚不得進城就在靜空房中潮乱歇了一夜次日一早便進城來料理出殯之事一面又派人先往鉄檻寺連夜修飾停灵之處並備茶等項整灵人口風姐見日期在近也預先分派料理一面又派榮府中軍斬人從跟王夫人送殯又領自己送殯去五下處又值縉國公誥命之故那王二夫人又去打発送殯西安卿王、妃華誕送壽礼餞國公誥命生了長男預備賀礼又有胞兄王仁連家眷回南一面寫家信稟叩父母並帶禮之物又有迎喜染病每日請医服藥等事雖尽述又萬贅引在近因此忙的風姐茶飯也沒工夫吃坐卧不得清淨剛到了寧府榮府的人又跟到寧府亂回到榮府寧府的又找到榮府風姐見此光心中到十分欢喜並不俞安推委恐落人褒貶因此日夜不暇篆畫得十分整肅于是合族上下無不稱嘆看這日華宿之夕裡面忙碌小廝並要百戲的與亲朋堂客作陪尤氏犹卧內寢一夜胀罢歇待都是風姐一人週全合族中雖有許多抽狸但或有羞口的或有羞脚的或有不慣見人的或有惧貴法官的種、不一但不如風姐言語嫌慨珍貴竟大因此也不把来人放在眼里揮喝指示任其所為自若無人一夜中

灯明火彩客送宮迎那百般热闹自不用说至天明吉時已到一般六十の名青衣灵前両旗
旌上大書奉天洪建九年不易之朝詔封一等寧國公衆孫都防護内廷紫禁道御前侍值龍禁
尉事加一等世襲罔替欽此欽遵在案现在新做先表的一色光艶奪目
宝珠自行来嫁女之礼外拝表奠灵中分哀荣那時宮塔送殯的有鎮国公牛清之孫現襲一
等伯牛継宗理國公柳虎之孫現襲一等伯柳芳有國公陳翼之孫世襲三品威振將軍陳瑞文
治國公馬駉之孫世襲三品威遠將軍馬尚修國公侯晥之孫世襲一等子侯孝康謀國公浩命
亡故其孫石光珠守孝未曾系滞送大家石寧榮二家生日所称八公的便是餘者更有鄂王
之孫西寧郡王之孫忠靖慶史陽平原慶之孫世襲二等男子將子寧定城慶之孫世襲三
等男燕京営遊擊謝鯨襄陽慶之孫世襲二等男威建輝景田慶是孫五城兵馬司指揮滕
錦卿慶公子韓奇神威將軍公子馮紫英衛若蘭等諸王孫公子不可勝数堂客等来一共有
十来頂大轎小轎三の十頂連家下大小車輛不下百餘乘連前面各事陳設百要浩蕩一対一対擺
出三の里远来走不多时路傍彩棚高搭設席作送和音奏楽俱是各家路祭第一座是王
府東平祭棚第二座是安南郡王祭棚第三棚是西寧郡王的第の便是北靜郡王的元
来送の王當日惟北靜王功高及今子孫犹袭王爵現今北靜王水溶年未弱冠生得

形容秀美情性謙和近聞寧國公孫媳昔姐因想當日祖父彼此相厚之情同堆同榮未以異姓相視因此不以王位自居上日也曾探屐上祭次今又設路奠命虧下各官在此伺候自己先更入朝公事已畢便換了素服坐大轎鳴鑼張傘而來至棚前落轎手下各官及傍擁侍軍民人等不得稽遲一時只見寧府大獷浩、蕩、塵地艮山一般後北而至早有寧府門路傳事人看見連忙回去報與賈珍、急命前面駐扎同賈赦賈政三人連忙迎來以國礼相見水溶在轎內欠身含唉答礼仍以世交稱呼接待並不妄自尊大賈珍道大駕之來蓬蓽增輝原生華何以克當水溶道世交之誼何出此言遂回頭命長府官主祭代奠賈赦等一傍還礼畢復身又未謝罷水溶十分謙遜因向賈政道那一位是衛玉而誕者几次要見一見竟為雜兒所阻想今日是來的何不請來一會賈政听說忙回去急命宝玉脫去孝服領他前來那宝玉素日就曾听得父兄亲友人等說閑話时讚水溶是个賢王且生得才貌双全風流潇洒每不以安格国體所拘每思想見只是父親拘束originally無由得会今又及未叫他自是欢喜一面走着早見那水溶坐在轎內好个美貌人才不知近看次何且听下回

第十五回　王鳳姐弄權鐵檻寺　秦鯨卿得趣饅頭庵

話說寶玉奔回見北靜郡王水溶頭上代着潔白簪纓銀翅王帽穿着江牙海水五爪坐龍白蟒袍繫着碧玉紅鞓帶面如美玉目似明星真好秀麗人物寶玉忙撿上來參見水溶連忙從轎內伸出手來挽住見寶玉帶有束髮銀冠勒着雙龍出海抹額穿着白蟒箭袖圍着攢珠銀帶面若春花目如點漆水溶暗道名不虛傳果然如寶似玉回向衆的那寶玉在那裡寶玉見向連忙從衣內取了遞過去水溶細細的看了又念了那上頭的字回向果靈驗各官政忙道雖如此說只是未曾試過水溶一面稱奇道異一面理好絲絛親自進與寶玉寶玉又携手問寶玉几歲了讀何書寶玉一一答應水溶見他言語清楚談吐有致一面又向賈政暗贊道令郎真乃龍駒鳳雛非小王在世弟所及將來雖風清于老風声未可誣也賈政忙陪笑道犬子豈敢謬承金獎賴福耶維獐果如是言亦屬生輩之幸矣水溶又道只是一件令郎如是質致老太夫人夫人輩自然鍾愛極矣但吾輩後生甚不宜鍾溺之則未免荒失學業昔小王曾陪此職想令郎未必不如是迨若令郎在家雖以用功不輟常到寒第小王雖不才却多蒙海上衆名士凡在都者未有不虛垂青眷以寒第高人頻聚令郎常去談講則學問可

不日進京賈政忙躬身答應水溶又將腕上一串念珠卸了下來遞與寶玉道今日初會倉促無敬賀之物此係前日聖上親賜蕃僧之念珠一串權為敬賀之礼寶玉連忙接了回身奉與賈政賈政又與寶玉一看謝過于是賈赦賈珍等一齊上來請回與水溶道逝者已登仙界非凡碌俗塵衆中之人也小王雖上叩天恩虛邀郡襲豈可越仙輒而進也只得告辭謝恩回來命手下把樂停音住然將酒過完方讓水溶回與去了不在話下且說寧府送殯一路熱鬧非常剛至城門前又有賈政賈赦賈珍同族家屬下各衙參棚接祭一直謝過然後出城竟奔鉄檻寺大路行來彼時只見珍蓉賈蓉來到諸長輩前讓坐轎上馬回來賈赦一輩的各自上了車轎賈珍一輩的也將要上馬凤姐兒回記挂着寶玉怕他在那外邊生張不服家人的話要攻告不周這小事惟恐有个閃失雖是個貴世家此便命个使來與他寶玉吩咐到他車前凤姐呌道好兄弟你是个尊貴人女孩兒樣的人品別學他們從在馬上下來俗們姐兒兩个坐車豈不好寶玉聽說便忙下了馬進入凤姐車上三人說呌前進不一時只見從那邊西來匹馬塵土飛來雖凤姐車不遠一看躍下來扶車回話這里有下處那裏請歇歇更衣凤姐忽命請那夫人至夫人的示下那人回來說太太們說不用歇了時辰已到快快自便罷凤姐聽了便命歇下再走小一廻聽了一代張馬到出

人群往北飛走宝玉在車內急命請秦相公那時秦鐘正騎馬隨着他父親的轎忽見宝玉的小廝跑來請他去打夫秦鐘看時只見鳳姐的車往北而去後面拉着宝玉的馬指着鞭籠便知宝玉同鳳姐坐車自己也便下馬趕上來同入一庄門內早有家人將眾庄漢攆住那庄村人家無多房舍沒安娘們無處迴避只得由他們去了那些村姑庄婦見了鳳姐宝玉秦鐘的人品衣服禮數款段豈有不愛看的一時鳳姐進入茅堂回命宝玉等先出去視之宝玉等會意因同秦鐘出來代着小廝們進入各處進玩此農家動用之物皆不曾見過宝玉一見了銀鐮鋤犁等物皆以為他們各處進玩此農家動用之物皆不曾見過宝玉一見了銀鐮鋤犁等物皆以為奇不知何項所使其名為何小廝在傍一一告訴了名色說明原委宝玉因點頭嘆道怪道古人詩上說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正為此也一面說一面又至一間房屋前道怪道古人詩上說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正為此也一面說一面又至一間房屋前只見炕上有個紡車宝玉又向小廝們道這是什麼小廝又告訴原委宝玉聽說便只見炕上有個紡車宝玉又向小廝們道這是什麼小廝又告訴原委宝玉聽說便上來掇轉作耍自為有趣只見一個約有十之八歲的村庄子頭跑來亂嚷的動坏上來掇轉作耍自為有趣只見一個約有十之八歲的村庄子頭跑來亂嚷的動坏了眾小廝忙斷喝攔阻宝玉忙之間手指呀說道我因為從見過這个所以試了眾小廝忙斷喝攔阻宝玉忙之間手指呀說道我因為從見過這个所以試一試那了頭道你們那里會美這个豬前了我紡與你賄秦鐘暗拉宝玉一試那了頭道你們那里會美這个豬前了我紡與你賄秦鐘暗拉宝玉說道此鄉有這趣宝玉一把推開嘴道該死的再胡說我賄就打了說着只

見那了頭紛起線來寶玉正要說話時只聽那邊老婆子叫道三了頭快過來那了頭
聽見丟下鞋車逕去了寶玉悵然無趣只見鳳姐打發人來叫他西午進去鳳姐說了手撫
衣服料成周他們換不換寶玉不換只得罷了家下僕婦們將代着行路的茶壺茶
盃十錦攢盒各樣小食端來鳳姐等吃過茶代他們收什完倫便起身上車外面來旺
兒預倫下處封賞了本村主人庄頭來叫賞鳳姐兒不在意寶玉却留心看時內中並沒
二了頭一時上了車方來去不多遠只見迎頭二了頭懷抱着他小兄弟同着几个
小女孩說咲而來寶玉恨不得下車跟了他去料是衆人不依的少不得以目相送多
奈車輕馬快一時展眼無踪走不多時仍又跟上賈了早有前面伺候金鏡懂帆等
盖鎖攏等接靈衆僧看至少時到了寺中另換佛事重設香燈安靈于內原
偏室之中寶珠安理寢室相伴外面賈珍帶了一應親友已有擺飯的已有不吃飯
兒辭的一應謝過已從公候伯子男一起一起的散去至未未時分方散停了裡面的虛
客皆是鳳姐張羅接待先從顯官誥命散起已到晌午大錯時分散停了只有几
个親戚是至近的等作過三日安靈道場方去那時那王二夫人知鳳姐必不能來
家必便要進城王夫人要代寶玉去寶玉不到卻外那里肯回去只要跟鳳姐住

省王夫人無法只得交與鳳姐便回去了原來這鐵檻寺原是寧榮二公當日修造現今還是有香火地畝佛旁以備京中老了人口在此便宜寄放其中閒阳而宅俱已預備妥貼好為送靈人口寄放不想如今後人口繁盛其中貧富不一或性情參商有那家業艱難要守的便住在這里了有那尚排場有錢勢的只說這里不方便一定另外或村庄或尼庵尋个下處為事畢宴退之所即今秦氏之柩族中諸人此日權在鐵檻寺下塌獨有鳳姐嫌不方因而早進人來和饅頭庵的姑子淨虛說了騰出兩間房子來作下處原來這饅頭庵就是水月寺因他廟內香火的饅頭好就起了這个號兒離鐵檻寺不遠當下和尚王保已完粟過晚茶賈珍便命賈蓉請鳳姐歇息鳳姐見還有几个姐妹陪着又要玉秦鐘往水月庵來原來秦業年近多病不能在此只命秦鐘待等安靈畢了那秦鐘便只跟着鳳姐寶玉一時到了水月庵淨虛代領智善智能兩个徒弟出來迎接大家見過鳳姐等來到換衣淨手畢因見智能兒越發長了模樣兒越發出息了因說到你們師徒怎么這些日子也不來我們那里去哼虛道可是這几天都沒工夫因前老爺在屋了幾个女客又添了十來個銀子來時我這里請几位師父念三日也盂蘭忙的沒个空兒就沒請去都是的

安不言表尼陪着鳳姐且說秦家二人正在屋上頑耍因見智能過來寶玉問道能兒來了秦

鐘道那里東西你什麼寶玉咲道你別要急一日在老太太屋里一个人沒有你接着他你什麼
来这会子还咲我秦鐘咲道迟可是沒有的話寶玉咲道有沒有又不管你只叫他到跟
茶来我吃就去前手秦鐘咲道这又奇了你叫他到去还怕他不到去不成何必要我说呢寶
玉道的叫他到的是無情趣的不及你叫他到的是有情趣的秦鐘只得说道能光到跟茶来
給我那智能光自幼在荣府走動無人不識因常與寶玉秦鐘頑要他如今大了漸知風月
便看上了秦鐘人物風流那秦鐘極愛他的妍媚二人雖未上手却已情投意合了今智能
見了秦鐘心眼儘前走去到了茶来秦鐘咲說給我寶玉叫給我智能光抿嘴咲道一
碗茶也拿我难道手孔有蚕宝宝先捨得了吃前方要问话只見智善来時智能端
茶碟之時未清他两个去吃茶果点心他两个那里吃得這些東西坐一坐你出来頑要咲
凤姐迎着坐時便回王夫人寶欲息老尼相送此時衆婆娘媳婦都是事無須陪纔散了
自去歇息跟前不过几个心腹常伏侍的小了环老尼便乘机說道我正有一事要到府里
求太太请奶一个示下凤姐问何事老尼道我欲化佛地因当日我在先長安縣四善才庵
求太太请奶一个示下凤姐问何事老尼道我欲化佛地因当日我在長安縣四善才庵
内出家的時節那時有个施主姓張是大財主他有个女兒小名金哥那年都往我庵裡
来進香不想過見長安府太爷的小姐李衙内那李衙内一心看上要娶金哥打發人来

求親不想金哥已受了原任守備之的公子之聘張家要退親又怕守備不依因此說已有了人家誰知李公子致意不依要娶他女兒張家正要計策而處為難不想守備家听了此信也不管青紅皂白便來作踐辱罵說一个女兒許几家之偏不准退定礼就打官司告狀起事那張家急了也有人上京來尋門路賄賂氣偏要退定礼我想如今長安節度雲老爺與府上最契可以求个情與老爺說声打發一封书去求雲老爺和那守備說声不怕那守備不依若是肯行張家連傾家孝順也都情愿風姐听了暗道這事到不大只是太公再不管這樣的事老尼道太公不管舅公也可以主張了風姐暗道我也不等銀子使也不依這樣的事净虛听了打去妄想半晌暗道雖如此說只是張家已知我來俗們府里如今不管這事張家不知道沒工夫管這事不希罕他的謝礼到相府里連這点子手段也沒有的一般風姐听了這話便發了興頭說道你且素日知道我的從来不信什麼阴陽司地獄報的這個什麼事我說要行就行你叫他拿个三千銀子来我就替他出這口氣老尼暗說事不自禁忙說有个這个不难風姐又道我此不得他的狂蓬他拿的這三千銀子不过是給打發說去的小厮作盤纏使他賸几个辛苦錢我一个錢也不要他的定三万又我此刻這个事的出來老尼連忙答應又說道既如此說明日就息公雲了風姐道你

照：我忙的那一處少了我既應了你自然快：的了結若尼道這点子事別人的跟前就忙的不知怎麽樣了若是如：的跟前再添上些之不數却二發樣的只是俗語說的能看多房太：因大小事見却：安貼素性都推給如：了如：之要保重金体纔是一路語老承的風姐越發受用之不顧勞之便從起來誰想秦鐘起黑無人來尋智能剛至後面房中只見智能獨在房中洗茶碗秦鐘跑來便摟着親嘴智能急的跺脚說這箕什麽呢再這麽看我就叫喚了秦鐘求道好人兒我已急死了你今日再不依我就死在這里智能道你想怎麽樣除非我出了這屋坑雖了這些人總依你秦鐘道這也容易只是遠水救不得近渴說着一口吹了灯滿屋漆黑將智能抱到炕上就雲雨起來那智能百般扎挣不起又不好叫的少不得依他了正在消趣只見一人進來將他二人按住也不則声二人不知是誰唬的不敢動一動只听那人喝的一声掌不住唬了二人听声方知是宝玉秦鐘連忙起來抱怨道這箕什麽呢宝玉咲道你道不依偺們就叫喊起來羞的智能起黑影里跑了宝玉拉了秦鐘出來說道你可还和我強嘴秦鐘道好親人你只别嚷的衆人知道了你要怎樣我都依你宝玉咲道這会子也不用說等一会睡下再細：的坐大账一時覓不要安歇將鄰风姐在遲尚秦鐘宝玉在外间滿地下密是家下婆子打鋪坐更风姐因怕通

夫玉先落淚寶玉聽下命人拿來擡在自己枕邊寶玉不知與秦鐘等何賬目未見真切未曾記得此係疑案不敢纂創一宿無語至次日早便有賈世王夫人打發人來看寶玉又命多穿几件衣服無事寧可回去寶玉那里肯回去又有秦鐘意有智能調唆寶玉求鳳姐再住一天鳳姐想了一想凡喪儀大事雖妥還有一半点小事未曾妥稱可以至此再住一日豈不又在賈珍跟前送了情三則可以完了這的那事三則又順了寶玉的心賈母听見豈不歡喜因有四此三意便向寶玉道我的事都完了你要在這里頑少不得索性再苦一日罢了明日定要走的了寶玉听說千姐之方姐之的央求只住一日明日必回去的于是又住了一夜鳳姐便悄之將昨日老尼之事說與秦鐘心中得已明白急忙進城我有主文的相公做託賈蓉所娟修為一對連夜往長安縣来不過一日路程兩日工夫俱已妥協那節度使名喚雲光久受賈府之情這一点小事豈有不先之理給了回書来旺把回来且不在話下且說鳳姐等又過了一日次日方別了老尼時把三日發往庵裡去討信那秦鐘與智能百般不忍分離背地里多少盟誓約俱不用細述只得含恨而別鳳姐又到鉄檻寺中照望一番寶珠堅意不肯回家賈珍再三將張縣令相伴要知端的再听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賈元春才選鳳藻宮　　秦鯨卿夭逝黃泉路

話說寶玉見收拾了外書房約定與秦鍾讀夜書偏那秦鍾的稟賦最弱因在郊外受了些風霜又與智能偷期縱慾未免失於調養回家時便咳嗽發燒風懶進飲食大有不勝之態遂不敢出門去只在家中養息寶玉便掃了興頭只得付于無可奈何且自靜候大愈時再約那鳳姐已是得了雲光的回信俱已安妥老尼連知張家果然忘恩負義的那奇備受了前聘之物誰知那張家父母如此受勢貪財卻養了個知義多情的女兒聞得父母退了前夫便將一條蒜繩悄悄的自縊了那奇備之子聞得金哥自縊他也是個極多情的遂也投河而死不負妻義張李二家真是人財兩失這里鳳姐卻生事了三千兩王夫人等連一点消息多不知道自此胆識愈壯有了這樣的事便恣意的作為起來也不消多記一日正是賈政的生辰寧榮二府人丁多有集慶賀熱鬧非常忽有門上人忙忙來至席前報說有六宮都太監夏老爺降旨喚賈政等一干人下知是何消息忙住了戲文撤去酒席擺著香案開中門跪接早見六宮都太監夏守忠也不曾賀詔奉命至廳前下馬滿面笑容走至廳上向南而立口內說特旨立刻宣賈政入朝在臨敬殿上陛見說畢也不及吃茶便乘馬去了賈赦等不知是何兆頭只得急忙更衣入朝賈母等合家人等心中驚惶恐不定不住的使飛馬來往探信有兩個時辰工夫忽見賴大等三四个管家喘吁吁跑至儀門報信又說奉老爺命速

請老太太帶領太、等進朝謝恩那時賈母正心神不定在大堂廊下站立邢王二夫人及尤氏李紈鳳姐迎春妙玉以及薛姨媽等皆在一處听知此信賈母喚進賴大來細問端的賴大乘便小的們只在臨敬門外伺候裡面的信息一概不能得知後來還是夏太監出來說偕們家大小姐晉封為鳳藻宮尚書加封賢德妃後來老爺出來亦如此說如今老爺又往東宮去了速請老太、領着太、們去謝恩賈母等听了方心神安定不免又喜氣盈腮于是換品級大衣起來賈母帶領邢王二夫人尤氏一共四乘大轎入朝賈赦賈珍亦換了朝服帶領賈蓉賈薔奉侍賈母大轎前往

說賈政大小姐晉封爲鳳藻宮尚書加封貞德妃後來老爺出來亦如此吩咐小的如今老爺又往東宮去了連請老太太領着太太們去謝恩賈母等聽了方心神安定不免又都悲喜氣迎腮于是按品大妝扮起來賈母帶領邢王二夫人尤氏一共四乘大轎入朝賈珍賈赦亦按了朝服帶領賈蓉賈菁奉侍賈母大轎前往于是寧榮二處上下裡外更不欣然踴躍个个面上皆有得意之色(欣)言咲滑沸不絕誰知近日永月庵的智能私逃進城我至秦鍾家下看視秦鍾不意被秦業知覺將智能逐出將秦鍾打了一頓自己氣的老病發作三五日光景嗚呼死了秦鍾本自怯弱又兼病未愈受了笞杖今日老父氣死此時臨恨無及更又添了許多症候因此寶玉心中悵然如有所失雖聞得元春晉封之事亦未解悶愁悶賈母等如何謝恩如何回家親朋如何來慶賀寧榮二處近日如何熱鬧衆人如何得意獨他一个皆視有如無毫不介意因此衆人喇他越發獃了且喜賈璉與黛玉回來先遣人來報信明日就可到家寶玉聽了方料有些喜意細問原由方知賈雨村亦進京陛見皆王子騰累上保本此來候補京缺與賈璉是亲弟兄又與黛玉有師徒之誼故同路作伴而來林如海已葬入祖塋了諸事停妥(停妥)要才進京的本該出月到家因聞元春喜信逐晝夜兼行而進一路俱各平安寶玉只聞的黛玉平安二字餘者也就不在意了好容易盼至明日午錯果報璉二爺合林姑娘進府了見面時彼此悲喜交加未免又大哭一陣後又致喜慶之詞寶玉心中品度黛玉越發

出落的越发了黛玉又代了許多书籍来忙着打扫臥室要摆器具又将紙笔等物分送宝釵迎春堂玉等人宝玉又将北静王所赠鹡鸰香串珍重取出来转赠黛玉：說什麽男人拿过的我不要他遂掷而不取宝玉只得收回暫且無話且說贾琏自回家参見过众人回至房中正值凤姐近日多事之時無片刻閒暇之空見贾琏进路辛来少不得殷勤接待寒温无非问些老爷一路风程辛苦小的听見昨日的頭起报马来报說今日大驾归府署预备了一盃水酒接尘不知可赐光谬领否贾琏唉道岂敢岂敢多承：一面平儿奠了环参鮮果献茶贾琏道向别後家中的諸事又谢凤姐的操持劳碌凤姐道我那里照管的这些事見識又浅口角又拙心腸又歪率人家給个棒槌我作针臉又软猫不住人給两句好话心里就恶恶了呢且又沒经过大事胆子又小：略有不合不自在就嚇的我连觉也睡不着我若辞了几回大：又不见到反说我属受用不肯習劳了可不知我是捻着一把汗把呢一句也不敢多說一步也不敢多走你是知道的偺们家所有的这些管家婆们那一个是好缠的錯一点兒把他们就唉話打趣偏一点兒把他们就指桑說槐的报怨坐山看虎鬪借剑杀人引风吹火跷乾蹬鼻揪推倒油瓶不扶都是全掛子的武藝呢且我年起輕頭等不压衆怨不伏把他们不放眼里更可嗟那府里忽然一落兒媳探 死了珍大哥又再三再四的在太：跟前跪泊討情只要求我帮把几日我是再四推辞太：断不依只得從命依旧被我闹过去了不过不成

體統至經珍大哥迎報怨後悔呢你這一來了明日見了他好歹描補描補就說我年紀小原沒有見過世面誰叫大爺錯委了他呢正說着只所外間有人說話風姐便問是誰平兒進來回道錦太太打發香菱妹子來問我一句話我已經說了打發他回去了要緊呀道正是呢方才我媽媽去不方合一个年輕的小媳婦子提了个對面生的好看正猜疑我們家並無此人說話時因問姨媽誰知就是上京來買的那小了頭名喚香菱竟與薛蝌子作了屋里人剛了臉越發出挑了的標緻了那薛大嫂子真能厲了他風姐道往薛杭去了一清回來已說見老世面了還是這樣服飾壯肥的你要愛他不值什麼我合子平兒去撰了他來如何那薛老大也是吃着碗里望着鍋里的這一年來的光景他為要看菱不能到手合姨媽打了多少飢荒也因姨媽看着看菱模樣好還是未則其為人行事却又比別的女孩子不同溫柔安靜差不多的主子姑娘也跟不上他呢故此擺酒請客的廢事明堂正道的與他作了妾過了沒半个月也看的馬棚一般了我道心里可惜了的昨日一語未了二們上小廝傳報老爺在大觀房等二爺呢要緊听了忙整衣出去這里風姐乃向平兒方才姨媽有什麼事呢平兒的打發了香菱來平兒咲道那里來的香菱是我借他翻撿了流水帳子說旺兒媳婦越發運气成箕也沒有了說着又走到風姐身

迎悄：說到奶奶的那[illegible]錢銀子遲不送來早不送來送会子二爷在家他且送送銀子來虧我在堂屋里撞見不然時走了來回奶奶：二爷倘或问奶奶：是什麽利錢奶奶自然不肯瞞二爷的少不得照實告訴二爷我二爷那脾氣油鍋里錢还要我出來花呢听見奶奶有了这个緣由他还不放心的花所以我赶着搜了過來時我說了他兩句誰知奶奶偏听見了问我就撒謊說香菱來了凤姐听了暗道我說呢俄媽知道你二爷來了恐剌己的反打發个房里人來原來是你自个歸子自思說話時要避已進來了凤姐便命擺上酒饌夫妻对坐凤姐雖善飲却不敢任兴只陪待自要避一時要避乳母赶忙：走來賈璉凤姐忙讓吃酒令其上炕去赶忙：致意不肯平兒等早於炕下設下一杌又有一小脚踏赶忙：在脚踏上坐了賈璉向桌上揀兩色餚饌與他放在杌子上吃凤姐又道鴿：狠嚐不動那个沒的放了他的牙因向平兒道早起我說那一碗火腿炖的狠爛正好給鴿：吃你怎麽不拿了去叫他們熱了來又道鴿：你嚐：你把子仪来的惠泉酒赶忙：道我喝呢奶奶：也喝一鍾怕什麽只不要过多就是了我这会子跑了来到也不為酒飯到有一件正經事奶奶：好多記在心里疼顧我此罢我們这爷只是口里說的好到了跟前就忘了我們幸虧我從小兒奶奶：你这们大我也老了

有的是我那西个把子你就另眼照看他们共个别人也不敢吐牙把我还再四的求个几遍你若應的到好到如今还是燥屎迸就今又從天上兜出这樣一件大喜事来那里用不着人呢所以到是来合我个說是正经靠着我们爺只怕我还餓死呢凤姐唉說道他的脚氣拿着皮面到性那不相干的人身上能可是現放着我个說那一个不比人强你疼顧照看他们谁敢說个不字把沒的白便宜外人我这話也說錯了我们看着是外人你却是看着是内人一樣呢說的滿屋里人都唉了赵个迸唉了个不又念佛道可是菩子里跑出青天来了若說内人外人这共混賬原故我们爺是沒有的不过是臉軟心慈攔不住人求两句就依了凤姐唉道可不是呢有内人的他才慈軟呢他在潛的娘把他寵两个是硬着呢赵个說道都个說的太俗情了我也乘了再吃一盃好酒從此我们都个作主了我就沒的愁了賈璉此一社意思只是訕唉吃酒說閒說三字快盛飯来吃个完了还要往珍大爺那边去商量事呢凤姐道可是别性了正经事刚才老爺时你說什麽要璉道就為着親的事凤姐忙问道着親的事竟难了个成要璉唉道鉆不十分准也有八分成了凤姐道可見當今的陰司歷来听说看戲從古至今未有的赵个又接口道可是呢我也老胡塗了我听見上个下个四嚷了这半

日子什麼省親不省親的我也不理論他如今又說省親到底是怎麼个原故要這道
如今當今體貼万人之心世上至大莫如孝字想來父母把女之情皆是一理不是貴賤
分別的當今自己日夜侍奉太上皇太后尚不能畧伴孝意因見宮里頭把才人等皆
是入宮多年拋離父母音容豈有不思想之礼在把女思想父母是分所當如的若
是父在家只管思念把女竟不能一見倘因此成疾甚至死亡皆由朕朝禁鋼不能使其
遂天倫之愛亦大傷天和之事故感奏太上皇太后每日逐二六日期准其椒房眷屬入宮請安
看視于是太上皇太后大喜深讚当今至孝純仁體天格物因此二位老聖人又下旨意說
椒房眷屬入宮未免国体儀制母女尚不能慰懷大開方便之恩特降諭旨諸椒房
貴戚除二六日入宮之外凡有重宇別院之家可以駐蹕奉請內廷鳳輿入
其私第庶可畧盡骨肉私情天倫中之至性此旨一下誰不踴躍感戴現今周貴人父
親已在家里動了工了除夕省親別院呢又有吳貴妃的父親吳天佑家之住城外瞄着他
方去了這豈不有八九分了趙松公道阿彌陀佛原來如此這樣說偺們家也要預備起偺
們家大小姐回來通道這何用說呢不然一這么子忙的什麼風俗呀道果然如此我可忙死了大
世兄可恨我小几歲年紀若早生三三十年如今這些老家也不(帕)輪(我)沒見世面了說起生

年太祖皇帝訪舜巡狩的故事比一部書還熱鬧我偏沒造到上趙松道嗳喲：那可是千載希逢的那時候我才記事把個賈府正在拈鬮揚州一帶監造海船修理海塘回來預備接駕一次把銀子花的像淘海水的是的鳳姐忙接道我們王府也預備過一次那時我爺爺管各國進貢朝賀的事凡有的外國人來都是我們家養活粵閩浙所有的洋船貨物都是我家的趙姑道那時誰不知道的如今還有个吗呢說東海少主皇堂就王妻語江南王這說的就是趙府上了還有如今現在江南的甄家嗳喲：好厲派独把家接駕四次若不是我們親眼看見告訴誰也不信的別講銀子成了土泥兒保世上所有的沒有不是堆山塞海的罪過可惜四个字僱不得了鳳姐道我常听見我們大爷們也是這等說豈有不信的只納悶子把家怎麼就這麼富貴呢趙姑道告訴奶奶一句話也不過是那着皇帝家銀子往皇帝身上使罷了誰家有那麼錢去買這个虛熱鬧呢正說的熱鬧王夫人又打發人來瞧鳳姐吃了飯不曾鳳姐便知有事等他忙忙的吃了半碗飯漱口要走大有二門上小廝們回說東府里蓉薔二位哥兒來了要瞧老爺回來好回去

家未免劳乏不用过我们那边去了有话明日早再请过去说罢贾琏唯唯答应大爷贵心体谅我就从命不过去了正经是这个主意才省事些的地方去那更废事且到不成体统你回去说这样很好若老爷们再要改时全仗大爷谏阻万不可另寻地方明日一早我给大爷请安去再细说罢贾蓉答应这个是贾蓉又近前回说下处种田人聘教习拣买几个唱小曲儿的女孩子罢了大爷派了柱子带领着来管家两个先子还有单聘人下围棋两个请客相公一同前去所以命我来见叔叔贾琏听了忙贾蓉打谅了打谅说道你能在这一行这个事能不是大裡头大有藏掖的贾蓉笑道叔叔学问也罢了受委在身像灯影下情拍风魂的衣禄风姐会意因说道你也太操心了难道大爷比俗们还不会用人倘你又怕他不在行了谁都是在行孩子们已长的这么大了没吃过猪肉也看见过猪跑大爷派他去也不过是个坐纛旗儿难道认真的叫他去讲价钱会经纪去呢依我说就很好贾琏道自然一是这样并不是我驳回少不得替他筹划筹划又问道一项银子动那一项的贾蓉道才也议到这里爷说竟不用从京里带下去江南现成还收着我们五万银子明日漏一封书信会票我们带去先支三万不剩二万存着等置办花烛彩灯等色簇帐幔的使费贾琏点头道这个主意好风姐忙向贾蓉道既这样我有两个在行要

当人你就快把他们去辦这个便宜了你。要紧快陪咲道说正要令稽根討西人呢。这可巧了。周向条李凤姐便向
红松说。你时去。已听说了。据早兒忙咲稚把才醒悟过来忙說一个時辰天保一个時辰云樣凤姐道可到底了
我可幹我的去了說着便站起来又悄悄的向凤姐道。錯根要什麼東西吩咐我。前个跟給蕾
兄弟我去時他母親囑咐了来。凤姐咲道。則教他根的底。我的東西還沒處找呢。恭喜你們的他二爺
的說有一位李了。這里要善把。前向要延要什麼東西。順便代来孝敬要璉咲道。你別與我有
爭到先李会了。這把戲我知什麼東西少不得寫信来告訴你且不要論有這里說畢打發他二人
去了。接着回事的人来不止三次要璉害乏便傳於二門上一概不許傳報。俟明日料理凤姐至三更
時分方下来安歇一宿無話次早要璉起来見过。要緊要緊便往寧府中来。合同老管事人等並他世交門
下清客相公看管西府。此方能有親厚之人。自此後各行匠役者集金銀銅鉄以及土木雕
凡之物搬運修造不歇。先令匠役修寧府会芳園。嗐垣牆。直接入榮府東大院中。榮府東邊所有下人一帶扉房。尽
已拆去。自寧至二宅雖有小巷。界斷不通。如走小巷。亦係私已。並非官道。故可以連通。会芳園者。是從北角偷
下引来一股活水。今在西墙一帶引入園中。竹樹山石以及亭榭樓軒
等物皆仰就前来。如此西處之基。凑来一處。有清許多助力。縱然不數用所添亦有現全。動一个明者明分。
出手野者一个籌畫起造。實政不慣于俗務。只是要緊要珍。要璉趕大来。条杜之者。笑新登鹿光程。興其九

人安排他们姐妹们整治起楼来。虽在园种竹栽花一应点景等事又有小子野调度，要改下朝前照不过各
处看望一番，若好要紧处合要改革商议，就完了要改时，在家高队有不足之事，要等改时，或自去回明或
写书禀知或有话说，便传呼要速。赖大等来领命，要落车管打造金银器皿，要整已起身往他舅去
了。要珍赖大等又点人丁开册籍，监工等事，一笔不能写到。不过时唯恐园基非常而已，暂且无话且说
宝玉近回家中有这等大事，要改不来向他的父心中是件喜事，虽一层层秦钟之病日重一日，总着宝玉
心不能乐业，这一日早晨来才梳洗毕，意欲回去，贾母去望候秦钟，忽见茗烟在二门口垂首侍立，
宝玉忙出来问他，你什么茗烟到道秦相公不中用了，宝玉听说，唬了一跳，忙问道，我昨日才晚上瞧
他来还明白，怎么就不中用了？茗烟道，才刚是他家老头子来特告诉我的，宝玉听了，忙转身回明贾母，
白个，怎么就不中用了？茗烟道，才刚是他家老头子来特告诉我的，宝玉听了，忙转身回明贾母，
好生派妥当人跟去到那里尽一尽回家之情，就回来不许多耽搁了，宝玉听说，忙的更衣出来，
换了素的，满屋乱转一时催促车到，忙上了车，李贵茗烟等跟随来至秦钟门首，悄无人迹，静悄悄
的，宝玉下了车，进入房中，只见秦钟面如白纸，两个眼窝都陷了下去，两颧发红，嘴唇干裂，
时发喘，见宝玉一见，便不禁大声号哭起来，道不可，秦相公是病症未免炕上挺着的，骨头不受用
所以暂且挪下来，歇歇，再把他盖上，盖的暖和些，宝玉听了，方忍住，近前见秦钟面如白
蜡，合目呼吸于枕上，宝玉忙叫道，贤弟，宝玉来了，连叫两三声，秦钟不睬，宝玉又道，宝玉来

了那秦鍾早已魂飛魄散離身只剩得一口怨氣在胸正見許多鬼判持牌提索來促他秦鍾魂魄那里肯去又紀念着家中無人管家務又記掛着父親還有未積下的三四千兩銀子又記掛着寧府裏尚無一下落因此百般求告鬼判都不肯徇私反吆喝秦鍾道該你還是讀書人豈不知俗語說的閻王叫你三更死誰敢留人到五更我們陰間上下都是鉄面無私的不比你們陽間瞻情顧面有許多阿附處正鬧那秦鍾魂魄聽見寶玉來了四字便忙又央求道列位神差暑發慈悲讓我回去令這一个好朋友說一句話就來衆鬼道又是什麼好朋友秦鍾道不瞞列位就是榮國公的孫子小名寶玉現都判官聽了先就嗤的忙趕來忙喝罵鬼使道我說你們放了他回去走一你們斷不依我的話如今寶他清出連旺時盛的人來才要衆鬼見都判如此都忙了手脚一面又怨道你老人家先是那等雷霆電掣原來見不的寶玉二字依我們愚見他是陽我們是陰怕他也無益不如拿了秦鍾一走完事判官聞聽連喝不可于是將秦鍾魂魄放回羅酆過來睜眼見寶玉在傍無奈疼堵咽喉不能出語只管眼將寶玉看了一看頭搖一搖聽喉內嘆了一声遂與然而逝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會芳園試才題對額　賈寶玉機敏動諸賓

詩曰　豪華雖是美　離別却难堪　傳得虛名在　誰人識苦甘

話說秦鐘既死寶玉痛哭不已李貴等好容易勸解半日方住原時就是悽惻哀痛賈母那裏又添了幾十兩銀子外又添賈儀寶玉去弔孝(孚)燒化(花)了二日後便送殯掩埋了別無記述只有寶玉日日思慕感悼然亦無可奈何了不知歷過几日何時這日賈政等來回賈政因工程俱已告竣大老爺已瞧過了只等老爺瞧了或有不妥之處再行改造好題匾額對聯賈政聽了沉思一回說道這匾額對聯到是一件雅事論理該請貴妃題才是然貴妃又不親觀其景大約未必不肯妄擬若直待貴妃遊幸過再請題若大景致若干亭樹無一字標題也覺冷落無趣縱有花柳山水也不斷能生色再清客在傍咲荅道老世翁所見極是如今我們有个愚見把各處匾額對聯亦不可少斷不可定名如今且按其景致或三字三个四字不拘合其意擬了出來暫做了匾額對聯等貴妃遊幸時再請定名豈不兩全賈政聽了都道所見不差我們今日且看二去只管題了若妥當便用不妥當時待貴妃遊幸時再換然後將兩村清景合併再擬眾人咲道老爺今日一擬定住何必又待兩村賈政咲道你們不知我自幼于山水花鳥上題咏就平生的如今二年紀且景隨(物)頭子這怡情悅性之事上更生疎縱擬了出來未免過於古板反不能使花鳥園亭生色似不妥惟及之意思索清客咲道這也無妨我們大家看了公擬名字若長倘或不(若)之妙則刪改未為不可賈政點(依)此論極是且喜今日天氣和暖大家去瞧說着起身引眾人前往賈珍

先去園中知会衆人可巧近日宝玉因思念秦鐘憂感不尽賈母長命人帶他去新園中盛西安此時亦才進來忽見賈珍走來向他吩道你还不出去老爺一会就来了宝玉听了仗着如娘日日的厮伴一油烟就出園来方轉過清堂頭賈政引着衆人来了躲之不及只得一停站了賈政看見忙令跟隨的（跟隨的叫作）稱讚宝玉帶能对（能对雖不甚切）偏到有些对才情今日偶然一種見這机会便命宝玉只得隨往尚不知何意賈政到園門前只見賈珍帶領許多執事人一傍侍立賈政道你且把園門都閉上我們先瞧了外面再進去賈珍聽了賈政先来正看門只見正門五間上面插着匾額書着曲徑通幽新鮮花樣並無俗字金碧色水磨群檐下面白石磯鑿成西番草花樣左右一望皆雪白彩畫下面虎皮石隨勢砌去果然不落富麗俗套自是喜欢遂命園門只見這門一帶翠嶂拍天而前衆清客都道好山！好水！賈政道非此一山一進来園中所有之景悉入目中則有何趣衆人都道極是非胸中大有邱壑写想及此況前往前一望見白石崚嶒或如猛獸縱擒拱立上面苔蘚成斑藤蘿掩映其中微露羊腸小徑賈政道我們就從此小徑進去回来由那一边出去方可遍覽說畢命賈珍等引自己扶了宝玉逶迤進入山口抬頭忽見山上有鐘面白石一堰正是迎面石題處賈政回頭吩道這公請看此處題以何名方妙衆人听說皆有說題者舉二字妙的亦有說該題錦嶂的又有說賽香炉的

又有說小終南的種之名色不止四十个原來衆寒心中早知賈政要試寶玉的功業進益何如將俗套來數應寶玉亦料定此意要改听了便趁命寶玉做來寶玉道常南古人有云編新不如述舊到古終勝雕今既此處並非重山疊嶂原無可題之處不過是探景一進步耳莫若真省曲折通幽處這句舊詩上到還大方氣派衆人听了都讚道極是二世兄天分高才情遠不似我們褊塞了省的要改唉道不當深奥但年小不過以一知見十知用取唉罢了再作這樣說有進入石洞來只見佳木籠葱奇花閃灼一帶清流從花木深處曲折隱于石隙之下再進數步豁然開朗白光青石滑潔平鋪可以坐卧十數人之間俯而視之則清流隱隱從石縫穿出白石為欄欄外皆是山坡樹林之間偶或見幾處亭台樓閣掩映于青松翠竹之內寶玉看了因問諸公以何題此諸人都道古日歐陽公詩酒喜亭記有雪翼然就名雪翼然賈政唉道雪翼然雖佳但此亭屋水而成必須傍于水題方妥依我拙見歐陽公之泻出于兩峰之間竟用他這个字有一客道極是竟是泻玉二字妙賈政拈鬚尋思因抬頭見寶玉侍側便唉命他也擬一个來寶玉听說連忙回道老爷方才所議已是但是如今追究了去似乎当日歐陽公題釀泉用一泻字則originally今日此泉若亦用泻字則毫不爭況此处雖云暑輕鼕聲則墅亦当入于應制之例用此等字眼粗陋不雅未再擬數个藴藉含蓄有實政唉道諸公听此論若何方才衆人搖頭又說不如這古我們如今這古你又說粗陋不妥你且說你的來我听

宝玉说有用過**雙**二字則莫若沁芳二字豈不新雅賈政指翳点頭不語衆人都忙要各讚宝玉才情不凡賈政道靈上二字容易作一付又言好聯未宝玉听说立于亭上四顧一望便揣上心来又念道

綠堤柳借三篙翠　隔岸花分一脉香

賈政听了点頭微哎衆人先称讚不已于是出亭过去所有山石花木莫不着意观覧忽抬頭看見面前一帶粉垣裡面數楹備舍有千百竿翠竹遮映衆人都道好个所在于是大家進来只見入门便是曲折遊廊階下石子漫成甬路上面小三間房舍一明兩暗裡面都是合着地步打就的床几椅桌從裡間房内又得一小门出去則是後院有一大株梨花兼着芭蕉又有西間小小退步後院牆下忽開一隙得泉一派南溝僅尺許清入牆内繞堦緣屋至前院盤旋竹下而出賈政哎道這一处到還雪了若能月夜坐此聽泉對竹更妙衆人都說畢看着宝玉呢宝玉听了頭衆客把用這個釋字說道此处的匾额題四个字賈政哎向那四字一个道是清承遠風賈政道依又一个說是雅圍雅趣賈政道必俗賈珍哎道还是宝兄弟擬一个来賈政道你未曾作先要議論人家的好歹可見就是个輕薄人衆客道議論的極是其余你何賈政道休如此縱了他回命他道今日任你狂為乱道先設議論本然後方許你作方才衆人可有使得的宝玉

見問便知道都似不要要政冷哧道怎麼不要寶玉道這是第一處行幸之處須頌聖方可若用四字的匾又有古人現成的何必再作要政道雅道須永睢園不是古人的事寶玉道這太板腐了莫若有氣象儀四字衆人都喜時抄要政点頭道書生之所謂學識蠡測奚以命題一段未定寶玉便念道

室宜茶閑畑尚綠　幽意想罟指猶涼

要政搖頭說道也未見長說畢引人出來方欲走時忽又想起一事來因向要珍道這些院落房宇至几案揮得都算有了還有冰帳幔簾子古董可把都是一処一処合式配就的要珍回道都陳設的東西半已添了許多自然臨期合成陳設帳幔簾子昨日聽見蓮兄弟說還不全那原是一起工程之時就要了各処的圖樣量準尺寸就打發人送去的想必昨日得了一半要政聽了便知此事不是要珍的首尾便令人去催要蓮一時要蓮趕來要政向他共有几種現今得几種尚欠几種要蓮見問忙向靴桶內取靴拔四寸的一个依湖略節事看了一番回道現拏綠雄刻絲彈墨芭蕉色紬夜大小幔子一百二十架昨日得了八十架不足四十架簾子二百掛昨日得了外有程瑞簾子二百掛湘妃竹簾子二百掛金絲籐紅漆竹簾子二百掛五彩線絲盤花簾子二百掛每樣得了一半七不過秋天都全了伺候操園床榻桌凳一千二百件也有了一面說一面走候不青山斜迴轉過山怀中隱一露出一帶青花築就矮牆一頭上皆稻草掩護有几百株杏花噴火燕霞

一般裡面義門等屋外面却是桑柘種拓各色樹木隨其四折編就兩面青籬：外山坡之下有一土井傍有拐轆轤之屬下面分畦列畝作蔬菜花漫茫無際雙政嘆道到是此處有些道理因想一條人口雖多比時見未免勾引起我們農之意我們且進去歇息：說畢方欲進籬門去忽見路傍一石碣再看面題之偷東人唉道更妙：此處若懸額待題則田舍住風一洗盡矣正此一碣天竟生色許多非花石湖田家之咏不足以盡其妙雙政道端公清題余人道方纔也見有云偏斷不如連旧此處古人已道盡矣莫若直寫老花村妙極雙政听了唉向雙珍道正好題能了我此處景妙但只是少了酒幌明日竟依一了不必等農就依外面村庄的式樣作幌用竹竿挑在樹稍雙珍答應了又回過此處竟還不可養別的雀鳥只是雙斑鳩鴿養着才都相稱雙政向衆人都道更妙的又向衆人道若花村固住只是犯了正名村名且待請名方可乘客都道是呀如今虛的便是什麽字樣好大家想一想宝玉却等不得了也不等雙政的命便說道旧詩有云紅杏稍頭挂酒旗如今莫若古帶在裡面字衆人都道妙了在望子暗合杏花村意宝玉拎咲道村名若用杏花二字則俗陋不雅了又有古人詩云柴門臨水稻花香何不就用稻香村的妙衆人听了越發闹聲戸帥手道妙雙政一面斷喝無知的業障你能知道几今古人能記隋儿者熟詩之艰在先生前賣弄你方才那些胡說的不過是讼你的清濁取咲而已你就認真了說着引人步入茅屋裡面紙窓木榻當窗案一洗皆尽雙政

心中寧是喜歡却聽寶玉道此處和衆人是向都化緣的雖寶玉教他說好寶玉不听人言便老道不
及有風骨多矣賈政听了道無知的蠢物信口知道甚麼畫畫終
是漢子這寶玉忙老爺教訓的固是但古人常云天然二字不知何意衆人見金玉生心都性他設
癡不改今見向天然二字衆人忙道別的都明白和何連天然不知天然者天之自然而有非人力之所成也
寶玉道却又未必這一回度分明是偽人力穿鑿拘理而成遠無隣村近石負郭背山之無脈絡水之無
源高隱寺之塔下無通市之指南空孤高着去花隔無味石和那凡處有自然之理隨自然之氣雖種
竹引泉不像手穿鑿古人云天然圖畫四字正異非其地而強為之非其山而強為山雖百般精巧
終不相宜未及說完賈政氣的喝命又出去叫寶玉又喝命回來命再題一聯若不通一併打嘴寶玉
只得念道

新綠添滃葛處　軽雲香護衆芳人

賈政听了搖頭說更不好一面引人出來踱過山坡穿花度柳拾石採衆過了蓼蘂香再入木香
棚越牡丹亭度芍藥圃入薔薇院出芭蕉塢盤旋曲折忽聞水聲潺湲隔山石間上則蘿薜
倒垂下則落花浮蕩乘人都道船景賈政道諸公題以何名乘人道再不必擬了恰好是武陵
源三字賈政听道又落實了帶進庵旧乘人听道不好就用秦人旧舍四字也罷了寶玉道
這越發迂腐了秦人旧舍說避亂之意如何使得莫若蓼汀花溆四字賈政听了便批胡

說子是要進城同時又想起有船無船要珍道探連船四只座船一隻如今南未建成要改陝道可惜不得入手要珍道從山上盤道來可進去說畢在前導子大家攀藤撫樹過去只見水上落花愈多其水愈清洛之曲折榮迂迴邊而行書卿雜着桑杏遮天蔽日真如一路塵土忽見溪邊中露出一个招牌來掛板橋東度過去清路一路可通便見一所清潔兒舍一色水磨磚牆青瓦花埔那大王山所分之脈皆穿牆而過要改道此系這一所房子無味的很因而步入門時忽迎面突出棟天的大玲瓏山石未四面攀援而式石縫竟把裡面所有房屋盡皆遮住且一株花木也無只見許多異卉或有垂藤的或有外蔓的或青山巖或雪石陳基至雪屋從在榮卿無階或似翠氏飄飄如如金線盤屈或突如丹砂或花如金粒味多氣馥郁花香之可比雲母石基道有趣只是不知識有的說是薛荔藤莖要改道麻荔藤莖不陰九以黑香宝玉道果然不是這等之中心有藤蔓薜荔那香的是在老樹無那一種大的是莖南這一種大的是淡葛那一種是金釜卅這一種是玉蘇藤赤的白些是雪芷蘭業離騷云遠等上所有的那些異卉也有叫什麼蕙蘭薰蘅的也有叫作什麼綸組紫綬的也有叫作石帆水松枝柏等樣的大有叫什麼應綠萼的也有什麼舟橈蓋無風蓮的如今年深歲改大不能識故皆像形奪名漸漸的換老子也是有的玉及說完要改陽道雖向所來時的室玉倒退不敢再說要回見西邊佛是

超于進廊復順着進廊步入只見上面正間厦連有獾牖四面出廊俱係窗櫺但中間要改嗄道此軒中應有懸匾對聯之類今俱無之豈外語不必有作作新題以顯雅意方不負此衆人嗄道真莫若商風蕉露賜仰之堂改道四字其聯者何一人道我到想了一對大家批削改正合道　廣蕊茅露斜陽院　杜若香飄明月洲

衆人道如此則妙矣只是斜陽二字不妥那人道古人詩云落盡梨花滿地斜胖衆人道雖亲二人道我也有一聯語不評閱否因念道　三逕香風飄玉蕊　一庭明月照金蘭

要改於幕況香嗎高數丈題一聯如此頭是寶玉在傍不敢則高聞嗎道爲何原說話將又不說了還要等人請教你成寶玉呀了說復回道此雪芹原有什麽商量明月洲諸之類若要這樣看豁說起來就題二百聯也不能完要改道潛蓮蕊的頭教你定說這些沒樣呢寶玉道如此說匪上則莫若蘅芷清芬四字對聯則是

吟成豆蔻才猶艷　睡足酴醾夢亦香

要改嗄道這是寶的寫成蕉葉又須係不足爲奇衆客道李太白風凰台之作全套黃鶴樓只要寶釵如今細評起來方才這聯竟比寫成蕉葉猶勝幾倍況詩成而作之句竟似寫此而來要改嗄說竟有此理說自大家出來行不多遠則是寶巍義了層樓高起而

班宮令抱退，後道禁行書松拂簷玉梅條砌金釋獸而移煥幡頭賈政道這是正意了只是太富麗了些，衆人都道要如此方是雖是賈府正宗第而儉天性恶繁恍非紀今日之尊孔像執況不為過也一面說一面走，只見正面現立一座玉石牌坊來上有龍蟠螭護玲瓏鑿就賈政道此書一何名衆人道此是蓬萊仙境方妙賈政搖頭不語寶玉見了這个扁在心中忽有所動暴思起來到像那里見過的一般却一時想不起來那年月日的事賈政又令他作題寶玉只得細思前景全無可比心衆人不知其意只當他受了這半日的拘束精神耗散才尽詞窮了再要考驗逼迫着了急心或生出事來到不便遂牠都如賈政罵了明日再題罚了賈政心中必怕賈母不放心逐吟咲道你這畜生必竟有不能之時了必罚限你一日明日若再作不成定不饒這是要緊之處更要新生作來說着引人出來再一觀望原來自進門起所行至此才進了十三處人來回有兩村庄遠人來回話賈政咲道此數處不能逃了錯出一大路到底從那一边出去縱不能观心可稍覺說着引衆各行來至一大橋前見水如晶籠一般再入原來這橋便通外河之南引泉而入者賈政因問此南何名寶玉道此仍沁芳泉之正源就名沁芳閘賈政道胡說偏不用沁芳二字于是一路行來或清堂或茅舍或雕石為垣或編花為牆或山下出泥徑或林中藏女道毋庸或長廊曲洞或方厦圓亭賈政皆不

又進去回說進半日腿酸未曾敢息忽又見一面露出一所院落來寶玉道到此可要進去歇息一回說着一回引人進有碧桃花數株一層竹籬花障編就的月洞門俄見粉牆環護綠柳周堤寶玉與衆人進去一入門內便是廊簷曲折院中點綴幾塊山石一邊種着數本芭蕉那一邊乃是一顆西府海棠其勢若傘綠蔭籠地叫衆人憩道好花衆人從來也未見這海棠那裏有這樣的寶玉道這時候女兒偏偏出來外國之種俗傳係出女兒國中云彼國地種最盛亦荒唐不經之說罷了衆人哄道如此雖不經如何此名竟傳久了寶玉道大約驗人睡去此花之名色紅豔若施脂輕弱似扶病人近手自閑風度所以女兒命名想因初世間俗語哄了他便以野史纂入為注以俗傳俗以訛傳訛都認真了衆人都搖身讚也一面說話一面都在廊外抱廈下打就的揚上坐了因向想几子什麼新鮮字樣題此一客道蕉鶴二字最妙又一个道棠光注彩方妙寶玉衆人都道好了棠光注彩寶玉也道妙極只是可惜了衆人向如何可惜寶玉道此處蕉棠兩植甚意暗蓄紅綠三字若只說蕉則棠無兩落若只說棠則蕉亦無有落固有蕉無棠不可有棠無蕉更不可寶玉依你如何寶玉道依我題紅香綠玉四字方兩全其妙寶玉搖頭道不好又說有引人進入房內只見迎几陳設別處不同竟分不出間隔來的原來四面皆是雕空玲瓏木板或流雲蝠或歲寒三友或山水人物或翎毛花卉或集錦或博古或萬福百壽各種花樣皆名手雕鐫五彩鋪金嵌寶的一隔一隔或有對聯處或有設屏處或安置筆硯香或供花設瓶要放盆景處其

隔式各樣或天圓地方或葵花蕉葉或連環半壁真是花團錦簇剔透玲瓏像把五色紗糊就竟像小窓修把彩綫輕覆竟像鳥戶且滿牆壁皆係古玩之形摳成的槽子諸如琴劍悬瓶掛屏之類雖懸于壁却都是與壁相平的衆人都道好精致想頭雖為怎麼想來原來要政等走了進來未進兩層復都迷了旧路左瞻右瞧又有門可通右瞻又有窓間隔又到了跟前又疑一架另持復回頭再走又有動窓明透門裡可行及至門前忽見迎面又進來了一群人都與自己形相一樣却是一架頭端大鏡相照反轉迎鏡去趙發見門多了要破頭道老爷隨我事從這門出去便是後院從後院出去到比先近了說着又轉了兩層紗廚錦隔果有一門出去院中滿架薔薇香氣都轉過花陰則見清溪前阻衆人呢要過脫水又是從何而來要破頭指道原從那邊起流至門口從東北山塢里引到那柏庄里之門一道客口引到西南上來想流到這里仍旧合在一處從那橋下出去衆人听了都道神妙之極說着忽見大山阻路衆人都道迷了路要破頭道隨我來乃在前導引衆人隨他直由山廊邊忽一轉便是平坦寬闊豁然大門前見衆人都道有趣又要找神奇巧以至于是大家出來那寶玉一心三記掛着黛玉又不見要破呼喝跟到岩前要破忽想起把柴火喝道你還不去雅到道還嚇不足又想嚇了這半日老太太必懸掛着還不快進去疼你自疼了寶玉听說方退了出來再听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林黛玉假扮香囊袋　賈元春歸省慶元宵

却說寶玉未至院外就有跟賈政的几个小廝抱住都說今日歇了我們老爺纔喜歡老太太打發人去來問了几遍都說我們回說話吉政不知老太太叫進去就不隨展才了人都說你才那時候出世人都說今日降了這樣的新頭說愛我們了寶玉聽道每人一吊錢衆人道誰沒見那一吊錢把這荷包賞了罷說着下來解荷包那个就解扇囊不用了說時寶玉所佩之物盡行解去又道好生送上去罷一个抱了起來几个圍繞送寶玉至賈母門前那時賈母已命人看了几次衆婆娘丫環見過賈母知道不曾進房用他心中自是現喜少時襲人到了茶來見身邊所佩之物一件無存因問寶玉道我的東西都是那起沒臉的東西解去了寶玉所說走過來瞞了果然一件無存因向寶玉道我給你的那个荷包也給了他們了你明兒再想我的東西可不能了說畢賭氣拿過東西來將兩日寶玉所頒他做的那个香囊兒撕做了一半賭氣拿過來就給寶玉見他生氣便知不合他玩過來早剪破了寶玉已見過這香囊雖尚未完却十分精巧費許多工夫今見無故剪了却也可氣因他把荷包解了下來這些寶玉瞧道你瞞着這是甚麼我那一回把你的東西給了人了寶玉見他如此珍重

帶在裡面可知是怕人拿去之意因此又自悔莽撞未見鬼白就勇了看袋因此又悔又氣低頭一言不發寶玉道你也不用勞我知道你是懶待給我東西我連這荷包奉還何如說着揪出袋中便走黛玉見此越發氣起來聲喝起來又說寶玉見他如此忙回身攔住說道好妹妹饒了他罷你用回我好一陣子一陣的要撒就撒開手這事了善后說着賭氣上床面向裡倒下拭淚禁住寶玉上來陪小話兒說不是前面要母一片声越寶玉急的娘了妹你忙回說在林姑娘房裡呢要母所說道好讓他們妹妹們一場頑頑罷才他老子拘了他半天漢他前心一會子罷只別時他們辦喘不許牛了他衆人看着黛玉被寶玉纏不過只得起來道你的意思不時我幸生我就離了你說着往外就走寶玉唉道你到那里我跟到那里一面伏拿起荷包來忙黛玉伸手搶道你說不要了還拿了去忙急的一面說着嗔的一声又唉了寶玉道好妹妹明日另替我作个香袋兒罷黛玉道那也憑我的高興罷了一面說一面二人出來走到王夫人上房中去了可巧寶釵來在那里此時王夫人那邊熱非常原來要喜日從新蓋造呢了十二个女孩子生聘了教習以及行頭等事來了那時薛姨媽另遷了來北上所以靜長舍居住特整套院早已騰挪出來另行修理了起令教習在此教演女戲又令派

家中旧有曾遠李述歌唱的女人們如今皆已瞎知老樞密相公們帶領管理就今要喬
裝理貝日用出入銀錢等事以及諸凡大小所需之物料臨日又有秦之孝來回稟說聘買
的十个小尼姑小道姑都有了連新做的二十个道祀也有了外有一个帶髮修行的本是積
世人氏祖上也是讀書仕宦之家因生了這位姑娘自小多病買了許多臂身兒皆不濟到
底這姑娘親自入了空門方才好了所以帶法修行今年才十六岁法名妙玉如今父母俱已亡故身
邊只有两个老媽子二个小丫頭伏侍大觀園修造經文迎不用李子侯樣兒又極古僻所見長
安都中有現音遠近聞名貴眷屬遠天慕隨了許僧上來現在西門外仰尼院裡養着他師父
極精演先天神數于去冬圓寂了妙玉本欲扶靈回鄉的他師父臨言說他衣食
起居不宜輕在此靜居後來自然有個的結果所以他竟未回去王夫人不等回完便
說既這樣我們何不接了他來奉養回道請他之說候了公府必以貴勢壓人我母不
去的王夫人聽道他既是官宦小姐自然孤傲不就下个帖子請他何妨奉養之孝家的答
應了出去命家人相公寫請帖去請妙玉次日遣人備車轎去接等候話再表賈母攜
過李下又有人回王夫人等着聽梁兩的動靜請邢姐去商榷賬幔又有人來回請邢
姐商庫收金銀器皿連王夫人主上房了好等暫一時不防間室敘便說僧們別

要在這里碍手碍脚我探頭引去淡着同宝玉黛玉往迎春等房中來閒耍無話王夫人等日下忙乱直到十月將尽事皆全備各處監管都交清賬目各處古董文玩皆已陳設看偏探鮮鳥在的自仙鶴孔雀以及鹿兎鶴鵝等類還已買全交于園中各處像景飼養要蕃卵边已論出二十餘雜戲来小尼道招迎都齐会了念几卷經咒要政方略竟心意寬暢又請受毋等進園色二對酌點綴妥当無一時遺漏不当之处于是要政方擇題本本上之日奉硃批准奏次年正月十五日上元之辰恩准要妃有親要府領了此恩旨趕發書夏夜不閒年是不曾好生过賜服元宵在宅自正月初旬就有太監出来先看方向何处宴衣何处燕坐何处受礼何处用宴何处退息又有巡察地方踏理閒房太監等收了許多小太監出来各处閒房指圖慢指示要宅人員何处退何处院何处進膳何处啟事種種儀注不用外面又有工部官員並五城兵馬道打掃街道擇逐閒人要散等燈燭手匠人等先期灯烛火主類至書傳已得安逸一度上下通不曾賜花至十五日五鼓自要母等有品服者皆按品服大妝来同內各处帳舞蝠龍黨飛彩鳳金銀雜彩珠宝爭輝牌樓花百合之香旛樟長春之蕊靜悄悄無人咳嗽要母等在正街门外要母等在座房大门外街頭老口退住園候指派正等的不拿須忽一太監坐大馬而来要母忙接入向其消息太監道早

多有冤未和到用過晚膳未正三刻還到寧靈宮拜佛回和到進太明宮領宴看打方請旨只怕成到終起身呢風姐听了道既是這麼說我且回房等是時候再來也不遲于是賈母等暫且自便回中惠賴風姐照理又命抱琴人帶領太監們去吃酒飯一時傳人一担一担的挑進蠟燭來各處点灯方点完時听外面馬跑之声一時有十來个太監都喘吁吁跑來拍手兒迎上太監會意都知道是來了各按方向站住要報領合族子侄在西街門外賈母領合族女眷在大門外迎接半日停悄悄的忽見一对紅衣太監騎馬後面的走來至西街門下馬將馬赶出圍幔之外便垂手面西站住半日又是一对亦是如此少時便来了十来对方聞得隐隐細樂之声一对一对龍旌凤纛雉羽鏊又頭又有金鎖提爐焚香御香然後一花四招之风金黄傘迎来便是黄袍帶履又有執事太監捧着香珠、鎦鉞、盂盤、屋等類一对一对过完後面方是八个太監抬着一項金頂金黄繡凤版輿鼓乐行来賈母等連忙跪傍跪下早聚过八个太監来抬起賈母那夫人王夫人来抬版輿抬進大门入儀门往東去到一所院落门前有抱抬太監跪请下輿更衣于是抬輿入门太監等散去只有照客彩帽等引領元春下輿只見院内各色花灯灿灼皆係紗綾扎成精緻非常上面有一匾灯写着体仁沐德四字元妃入室更衣畢復出上輿進園只見園中香烟繚繞花彩繽紛处处灯光相映時有細樂声喧洗不尽这

太平氣象富貴風流卿要妃在對門看此園內外如此豪華因默默嘆息合要進來忽見
林太監跪請登舟賈妃下了輿只見清流一帶勢若遊龍兩邊石磴上皆係水晶琢就各色瓜灯點的如銀
光寶頂上面柳杏諸樹雖無花葉俱用通草細綾紙綃依勢作成粘於枝上的每一株懸灯數盞
更兼池中荷荇鳧鷺之屬皆係螺蚌羽毛之類作就的諸灯上下爭輝真係瑤池景象珠宝乾
坤能上來除各種精緻盆景諸灯珠簾繡幔拄楹前槐自不必說已而入一石洞上面通灯明現泊
篆汀花徹四字接出字至有風來儀等處皆係上回賈政偶然一試宝玉之保藝才情耳何今日
認真用此匾聯況賈政世代清貧來往諸客俱係賈府門下之人豈無一名手題撰竟小
題一額之辭豈不慮褻且似暴發新榮之家濫使銀錢一味抹油塗硃則大半前門綠柳垂金鎖
後戶青山列錦屏之類則以為大雅可觀豈石頭記中通部所表之旨竟要俯所為載從此論
竟大相矛盾了諸公不知待蠢物將原委說明大家方知當日這賈妃未入宮時自如未係要好
看後來添了寶玉要妃乃長姊寶玉為弱弟要妃之心上念母年將近始得此弟是以
恣愛寶玉而諸弟不同且同隨祖母時刻未離卿寶玉未入學堂之先三四歲時已係要妃手
引隔數數了几本書千字在腹內了其名字雖係姊弟實情狀有如母子自入後時之信
出來兩父母泥千万好生扶養不嚴不能成器過嚴恐生不孝且致祖母之憂念切之心時刻

不能忘前日賈政南塾師背後讚寶玉才俗有賈政未信遂巧遇園已落成令其題撰聊一試其情思之清濁其所擬立匾聯雖非妙句在幼童為之亦或可取即云住明公大筆為之固不敢雖然想來到不如這本家風味有趣更使賈妃見之知係其父舊日所作亦或不負其素日切望之意因有這段原故此意用了寶玉所題之匾額那日雖未題完後來曾補擬剛又少敘且說賈妃看了四字咲道花溆二字便妥何必摹仿倩屋太監聽了忙下升登岸飛傳與賈政知曉一時舟臨岸復棄舟上輿便見隊宮綽約佳麗巍岩石牌坊上明顯天仙寶境四个大字賈妃忙命換省親別墅四字于是進入行宮但見庭中綠統香屑佈地大樹高花金窓玉檻說不盡鏤檻雕牆繡戶繡簾飛檐碧瓦獸脊鱗砌之香屑列雉尾之扇真是金門玉戶神仙府住麗富貴妃子家賈妃乃問此屋何無匾額隨侍太監跪啟此係正屋外臣未敢擅擬賈妃点頭又語禮儀太監跪請升座受禮兩陛鳖起禮仪大監二人引賈赦賈政等於月台下排班展上頭又語禮儀太監引賈赦等退出又有太監引榮國太君及女眷等自西階升月台上排班照昭容儀諭曰免于是引退至已三献賈妃降座入側屋更衣方倫有親車駕出園至賈母正堂客再

俱在傍圍繞重泪無言半日賈妃方忍悲強咲安慰賈母王夫人道當日既定了親到不得見人地方好客為今日回家娘兒們不說一咲一反到哭起來一會子我去了又不知多偺晚纔來說到這句不免又哽咽起來那夫人忙上來解勸賈母等讓賈妃歸座逐次一一見過又不免哭泣一番忙又東西兩府管家執事人丁在庭外行礼及西府賈珍管執事媳婦領了珠大奶奶進來行礼畢賈妃因向道舅母娘鴛玉因何不見王夫人忙回外邊無職未敢擅入賈妃听了忙命快請一時薛姨媽等進來敘行回礼亦命免過上前各敘別寒溫又有賈妃原帶進宮者的了環抱琴等上來叩見賈母等連忙扶起命人別室款待執事太監及彩嬸船客各侍從人等寧國府及賈舍那邊兩處款待只留三四个小太監答應世女姊妹洋鈆等離別情景及家務私情又有賈政至宅外問安賈妃重行泰等事又陽篤重泪謂其父曰舍之家雖蓋蓋皆布帛終無聚天倫之樂今雖富貴已極背內各方終無意趣賈政亦含淚啟道臣忙忝寒門鴈群鵝扈之中豈意隋風寓之瑞今貴人上錫天恩下昭祖德此皆山川日月之精哥祖宗之遠德鍾於一人幸及於夫婦且今上啟天地生物之大德重古今未有之曠恩雖肝胆塗地臣子豈能報補於万一惟朝乾夕惕忠于厥職外願我君万寿千秋乃天下蒼生之同幸也賈妃切勿以政夫婦殘聚為念滿懷全懷于厥職外願我君万寿千秋乃天下蒼生之同幸也賈妃切勿以政夫婦殘聚為念滿懷全懷更新日加珍愛惟素言說勤慎兼盡以侍上庶不負上体貼眷愛之恩也賈妃亦嘱咐以

国事為重暇時住養伊勿記念等治要改天啟国中所有主客名号軒館宮條宝玉所題扁聯等
二箱可当日看請別賜名為幸元妃听了宝玉能題促令呈說果進益了要故退出要把見
宝林二人題賛以免比別的物拙石同看是故免歌玉一般因問宝玉為何不進見要出乃啟無論
外男不敢擅入元妃命快引進果小太監出来引宝玉進来先行国礼畢元妃命他進前撫手摘下帽
来摸頭頸咲道比先竟長了好些一語未休泪如雨下尤氏風姐等上来啟道筵宴齊備請要妃
進幸元妃等起身命宝玉等引退同諸人步至国門前早見灯光火樹之中諸般要到非常進
国来先從有風来儀紅香緑玉香帰在望蘅芷清芬等処登楼歩閣涉水緑山百般眺覧徘
徊一処々錦障不下一指之遠縦新奇要妃喻免也加奨讃之功後不可太奢此皆過分之極已而至
正房謝免礼歸座大開筵宴要妃在下相陪尤氏李紈風姐等親捧羹飯盡要妃乃命傳筆
硯伺候親擬匾額以答撰其几処最喜者賜名楷艾名云

顧恩思義區　天地啟宏慈帝子荅頭国感載　古今書賜典九州万国祖恩榮（聯　出於亜農）

大観園園之名有風来儀賜名曰書画舫紅香緑玉改作怡紅快緑即名曰紅院蘅芷清芬賜名曰蕉蕪院　杏帰在望賜名曰
杏帰亭芷楼　芷楼東西飛楼戸牖錦閣西面斜敷綠田舎茅園更有蓼風軒蘇香樹蓼洲芳渚等名
又有匾字的匾額十数个諸外稲花香画桐鳳秋風荻芦雁雪等名此時通進全記天命旧有匾聯

者俱不必獨去于是先題一絕云

聊山抱水建来精　多少工夫築始成　天上人間諸景備　芳園應錫大觀名

寫畢向諸妹妹道我素抄捷才且不長于吟咏妹輩素所深知今夜聊以塞責不負斯景而已最日少暇必補撰大觀園記並省親頌等文以記今日之事妹輩亦各題一匾一詩隨才之長短亦暫吟成不可因我做才所繫且喜寶玉竟知題咏是我意外之想此中瀟湘館衡蕪苑二處我極愛次之怡紅院滴翠山庄此四處必得別有章句題咏方妙前所題之聯雖佳却今再各賦五言律一首使我当面試过方不負我自幼教授之苦心寶玉只得答應了下来自去構思迎探惜三人之中要算探春又出于衆姊之上然自己亦难出薛林爭衡只得勉強隨衆塞責而已李紈也勉強湊成一律賈妃先後次看衆妹妹的寫道是

　　旗性怡情　　迎春

園成景物特精奇奉命羞題愧未諳信世間有此景遊来事不關神思

　　萬象爭輝　　探春

名園築出勢巍峨奉命何慚孝淺微精妙一時言不出果然萬物生光輝

　　文章造化　　惜春

山水橫拖千里外樓台高起五雲中固修日月光輝裏景寫文章造化功

又采風流　　李紈

秀水名山抱復迴風流又采勝蓬萊綠裁歌扇迷芳草紅襯湘裙舞落梅珠玉自應傳盛世神仙何幸下瑤台名園一自遨遊後未許凡人到此來

凝暉鐘瑞　　薛寶釵

芳園築成帝賦西堂日祥雲籠罩喜高柳喜遷鶯出谷修篁時待鳳來儀又風已著宸遊幸化應陰晴眉時靄藻仙才益彩筆自慚何敢再為辭

世外仙源　　林黛玉

名園築何處仙境紅塵借得山川秀潘來景物新香融金谷酒花媚玉堂人何幸邀恩寵宮車過往頻

寶玉看畢稱賞一番又說道終是薛林二妹之作尚未不同非愚姊妹可同列者原來黛玉每心多疑大展其才將來壓倒不想寶釵只命一匾一咏到不好違諭多作只得亂作一首五言律屈黛玉了被時寶玉尚未作完只聽作了瀟湘館尚薇死二首正作怡紅院起草因有綠玉春猶捲一句寶釵瞥眼瞥見便起來人不理論急忙回身悄推他道他

因不喜紅香綠玉才改了怡紅快綠依這舍子偏用綠玉二字豈不是有意合他爭如
了況且蕉葉之說也頗多再不想今字改了雲寶玉見寶釵和他說便拭汗說道我這會
子纔想不出什麼改典出處來寶釵咲道你只把綠玉的玉字改作蠟字就是了寶玉
道綠蠟可有出處寶釵見問悄悄的哽嘴點頭道好你今夜不過次將來全展社
策仗大約連起鐵筆李商隱詩都已成寶玉聽了不免兩心膠咲道這死丫頭現成原有詞味芭蕉詩
頭一句冷紅妙無烟綠鑽乳眼前之物偏到他起來真可謂一字訣了從此後我只叫你作蠟
吧寶釵笑道的道還不快作上去只管批評的誰是你祖宗上頭字黃花的
才是你祖宗你又恐我逃祖宗來了一面說咲因又怕他躭遲工夫遂抽身走開了寶玉只得
復成芳有了三首此時林黛玉未得展卷才抱負自是不快因見寶玉納作四律大廢精
神自忖何不替他作兩首罷了精神想着便已走至寶玉案傍悄向可卿道了是
玉道才有了三首只差中有一首了寶玉道既如此你只抄錄前三首罷待寫完那
三首我已替你作出這首來了說畢依韻早已吟成一律便寫在紙後上提成千圖
子獅在他跟前寶玉打開一看只見此首暗自己所作的三首高過十倍真是喜歡出望
外遂連忙奉揩呈上要把看道

有風來儀　　臣寶玉謹題

秀玉初成宜待鳳　笙簧清欲滴今宵
綠生涼逗砌陰　階水冷黛鴛瓦碧
春莫禮青碑影好　夢回疑是長
衡蕪滿靜苑蘿薜助芳歌　襯三春草未拖
琴看鞚烟迷曲徑　今翠滴迴廊誰謂池塘曲　謝家惟
長
怡紅快綠

深庭長日靜回　出婢捐綠蟻春猶捺紅粧夜未眠　倦擁重絳被倚
石凌高烟　對五東風裡主人應解憐

杏帘在望

杏帘招客飲在望有山莊　芰荷鵝地水梁榆燕子
探一畦春韭綠十里稻花香　盛世無飢餓何須耕織忙
賈妃看畢喜之不盡又指杏帘一首為三首之冠遂將蘅蕪
君山莊改為稻香村之命探春見以綵箋謄錄出方才一共十數首詩立令
題額賈妃之命以瓊酥金膾等物賜與寶玉至賈蘭此時要
閙把幼未遑諸事只不過隨
世俗行禮故無別情賈環從年內染病未痊自有閑處調養故亦無傳那時要畫
供領十二個女
戲在樓下立等的不耐煩只見一個小太監飛跑來說作完了請了快拿角本來要畫
多心將錄冊呈
上並十二人花名單子上時不監立在一旁口內默戲單一對家宴第二七巧筆二仙傳
蓉離魂

要喜妃今晚扮演趙飛燕之歌舞名王音舞有天鹿之態雖是扮演的形容却像不悲欢情
性則演完了一本監排一金盤糕点之物進来問誰是齡官賈薔便知是賜齡官之物喜的忙接
了命齡官叩頭去監之道貴妃有谢深齡官極好再作两齣不拘那两齣就是了要增忙着
卷了团命齡官作进园驚梦二齣齡官自為此二齣原非本角之戲拂意不作定要作相的
相国二齣賈薔想必不过只得依妃作了要妃甚喜命不可唯為了這女孩子好生教習額外
賞了两足宫緞两个荷包并金银锞子各物之類然後撤筵將来到之处復又進玩忽見外
傳手妃院手進去焚香拜佛上題一匾云慈航之額外加恩于一班迷尼女道少時太監號
啟賜物俱有清验方呈上要節要妃從頭看了個甚喜悅即命照此通行去監所下来一
發教原来要甚的是金玉如意各一柄沉香拐杖一根茄南念珠一串富貴長春宫緞四疋福
壽保長宫扇四疋紫金筆錠如意錁十錠吉慶有餘銀錁十錠那夫人王夫人各賞如
意掐珠(廿念)四件要敬要叔要政等每分御製新书二部宝墨二匣金银器皿各三支表礼按前
宝钗盒玉镯珠等每人新书一部宝砚一方新样各式金银锞二对宝玉亦同此要蒲则
是金银顶圈二个金银锞二对尤氏李纨凤姐等贵金银锞四锭表礼四端外表礼二面
心带清钱一伯串是赐与要妃那王二夫人及诸钟姓房中和服等下环的要珍要建要环

要答等它皆是表礼一分金鍊一双其餘彩緞百疋金銀千兩御酒華筵是賜东西兩府九個中書
王程陳設各色及管戲子打諢人的外有清戲在伯車是賜厨役優伶百戲雜作人丁的東人衙
恩已畢抱事太監啟道時丑正三刻請駕回臺要起听了不由的滿眼之淚下用素却又勉強
推咲往後世王夫人的手聚之的不忍釋放再四叮嚀石頭記掛好生自養把今天恩活蕩
一月許進內省視一次是面是終有的何必傷悽倘明歲元恩仍許歸省万不可如此奢華
靡費了要世等已哭的哽噎难言了要起雖不忍别怎奈皇家規範違錯不得只得
上車去了這里福人好客易將要世王夫人安慰解劝攙扶出園去了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情切切良宵花解語　意綿綿靜日玉生香

話說賈妃回宮次日見篤謝恩并回奏歸省之事龍顏甚悅又發內帑彩緞金銀等物以賜賈政及各叔嬸等員不必細說且說榮寧二府中連日用盡心力真是人人稱羨個個咨嗟皆神京之將國中應陳設動用物件之類三天方完第一件祖事多任重則人或可倘安躲靜獨他是不能脫淨的加則本性要強不肯落人褒貶只揀淨着弔無事的一般第一件是寶玉是極無事最閒的偏這一早襲人的母親又親來回過賈母接襲人家去吃年茶晚上襲人回來因此寶玉只和眾丫環們擲骰子趕圍棋作戲正在房內頑的興頭忽見了頭們來回說榮府里珍大爺來請過去看戲故打花寶玉聽了便命換衣裳才要去時忽又有賈妃賜出豬羊煮酥酪來寶玉想上次襲人喜吃此物便命留與襲人等自己回過賈母過去看戲誰想賈珍這邊唱的是丁郎認父黃伯央大擺陣更有強行者大鬧天宮美子牙斬將封神等類的戲文倏而神鬼亂出忽又妖魔畢露甚至於揚旛過會鳴鑼佈行香銀鼓喊叫之聲通聞老外滿街都聽的見寶玉見繁華熱鬧到此不堪的田地只管坐了一坐便走到前廳名處閒逛又見許多女先進來尤氏等留了環姐妻隨眼了一回便出二門來尤氏等仍料他出來看戲遂也不曾留心

寶玉珍寶連薛蟠皆只顧猜枚行令百般作樂早不理論想一時不見他在屋內道在理
邊去了誰知不因至於狠寶玉的小廝們那年紀大些的知寶玉這一來了必是晚間
消空也有會賭去的也有往親友家去吃年茶的獨賴嬤嬤歇餓部私自散了待晚間再
來那些小的都鎖在戲房裡熱鬧去了寶玉見下人沒有因想起襲人來日要送與他小
內曾描着一軸美人極畫的清神今日這般熱鬧想來那里美人自然是寂寞的須得
我去勸他慰他一回想着便往上房來則至意前悄悄的掀簾子進來寶玉到唬了
一跳原來是美人活了不成只見着胆子甜破寬依白四一看那軸美人却不曾活却是若
烟捧着一个女孩子如今那畫幻所列之事寶玉禁不住大叫了一声不禁一脚踏進門去
將若烟抱住若烟抖衣而顫若烟見是寶玉忙跪求不迭寶玉道天白日這是怎麼說
珍大爺知道了你是死是活一面看那丫頭雖不像但到底有些不同的
珍大爺知道了你是死是活一面看那丫頭雖不像但到底有些不同的
面紅耳赤低頭無言寶玉踩脚道還不快跑一話提着那丫頭就出似去了寶玉又赶出時
道你別怕我是不告訴人的急的若烟在後叫祖宗這是分明告訴人了寶玉回頭向那
了頭十几步了若烟道不過十六七步了寶玉道連他的步數也不問那的作甚麼趕
叫作言偏
了可見他的心思清楚了可憐一个向名字叫什麼若烟呢道若說出名字來話長

真：新鮮奇文，書是這麼本出來的。說他母親養他的時節做了一件夢，得了一疋錦上面是五色富貴不斷頭萬字的花樣，所以他的名字就叫萬字，把寶玉聽了，喫道：「原來如此，難道他將來有什麼造化，還是個和尚不成？」因向二爺為何沒有這樣的好戲寶玉道：「看了半日，性領的膩了，睡就睡見你們了，這會子作什麼呢？茗烟喫道：「這會子沒人知道，我悄悄的引二爺從後牆去，一會兒再溜進來，豈不好？」寶玉道：「不妥，仔細花子拐了去，況且是他們知道了，又鬧大了，不如往遠些的地方去，還可以。」茗烟道：「就近他方誰家可去，還得寶玉喫道：「依我的主意，倒不如往花大姐姐家，瞧他在家裏做什麼呢？」茗烟喫道：「好到忘了，他家又道，幸虧是他們知道了，說我引着二爺，纔走要打我呢！寶玉道：「有我呢，茗烟聽說，拉了馬，三人從後門就走了。幸而襲人家不遠，不過一半里路程，纔轉眼已到門前，茗烟先進一時，襲人之母接了，襲人的幾個外甥女兒，來家正吃菓茶，聽是外面有人叫花大奶奶，忙出去看見，是主僕兩個，嚇的驚疑不止，連忙抱下寶玉來，讓進房中，讓寶玉二爺來了，別人聽見，還可，襲人聽了，不知為何，跑出來，還有寶玉一把拉住問你怎麼來了？寶玉喫道：「我悄悄的來瞧瞧你，你作什麼呢？」襲人聽了，才把心放下來，喫了一口茶，喫道：「你也太胡鬧了，可作什麼來呢？一面又向茗烟道：「還有進跟來的，茗烟喫道：「別人都不知道，是我們兩個來了，」襲人聽了，復又驚慌，說道：「這還了得，倘或

是人或是還見的老爺街上人將車輛回有事失驚是頑的嘴你們的脏子先手還大都是
名頭調唆的高去我來告訴了他們打他罵他抓了嘴道爺寫着打着時我引了來的
這會推到那身上或在別處罵我自己跑了不用每說了不用每說了回是某舊草舍又窮爺爺怎麼坐呢襲人之母已早迎出來了襲人拉着寶玉進
去寶玉見房內三五个女孩兒見他進來都低了頭羞的寶玉滿花自七歪世子西个耳根怕寶玉冷
又讓他上炕又忙另擺菓桌襲人唉道你們不用白忙我自然一知道事多不
用擾不敢亂給東西吃一面洗了自己的坐褥拿了鋪在一个杌子上讓寶玉坐了用自己的脚爐整
了脚的荷包由取了西个香橼把來又將自己的手爐掀開禁火的盒取放在寶玉的理
將自己斟了茶遞與寶玉說時、但見是忙斟着奉上的擺上一桌菓品來襲人見擺無
可吃之物因唉道既來了沒有空回去的禮吃一點兒也是我家一個說着便拈了几个松子穰
了放在口裏寶玉見襲人兩眼紅紅光融淌扁因悄問襲人好道的哭什麼
襲人唉道都是來了服侍的因此便遮掩過了寶玉看大红金紫猴服前袖等
看着貂裘鼠襖襲人道你特為性這裏來又換新衣服他們就不問你往那裏去寶玉唉道你
說家去方才呢我還問着你呢你倒着好東西呢襲人听見這話低了頭半晌他們哭什麼意思一面
又伸手從寶玉項上將通靈寶玉摘了下來向他妹妹唉道你瞧瞧時常說起來都道罕稀

恨不能一見今兒可依了照二再照什麼希罕物兒也不過是這麼个東西說畢連向他們使着了一遍你
的寶玉那好又命他哥二去催（一面子淨了臉了）（寶玉回去花自芳道有我送去騎馬也不妨（急）
為的是纔見人花自芳他去催了一番未肯來下人也不好相強只得送出去（一面送）（出）
來（下）（車）
此錢（給）他買花他（和）前告訴人連你也有不是（一面送）（出）去至門前看着上（車）
二人牽馬張隨來至寧府街名相命停（車）向花自芳道須得花（和）尚（下）（車）
人家（的）（緊）急（的）花自芳（笑）（着）說有里（裡）（外）將寶玉抱（下）（車）來（進）去（了）（一）（會）（子）
但不在這下卻說寶玉自去了門他房中這冬（兒）（的）（人）（們）都越發沒意（思）的（起）（來）
有衛嬤（媽）（媽）（的）（孫）（子）（叫）（做）（小）（舅）（子）（的）（來）（了）（一）（趟）（回）（去）（了）（一）（回）（話）（說）（裡）（頭）（有）（事）（情）（不）（得）（空）（兒）（出）（來）
只得預（備）（下）（了）（許）（多）（的）（菜）（蔬）（等）（寶）（玉）（來）（時）（好）（吃）（飯）（的）（寶）（玉）（見）（寶）（玉）（不）（在）（家）（了）（頭）（們）
（的）（人）（越）（發）（沒）（了）（拘）（束）（了）（別）（的）（媽）（媽）（們）（越）（發）（不）
敢說你（們）那寶玉是个大（的）（人）（了）（還）（這）（麼）（沒）（正）（經）（這）（是）（他）（的）（屋）（子）（由）（着）（他）（們）（這）
般說你（們）（了）（那）（寶）（玉）（是）（个）（大）（人）（打）（各）（腳）（兒）（人）（家）（的）（只）（知）（錐）（人）（家）（臟）（這）（是）（他）（的）（屋）（子）（由）（着）（他）（們）（這）
般說你（們）了（那）寶玉是个大人打各腳兒人家的只知錐人家臟這是他的屋子由着他們這
般（了）（頭）（們）越發不成体統了（這）（時）（了）（頭）（們）（他）（們）（知）（寶）（玉）（不）（講）（究）（這）（些）（事）（情）（了）（越）（發）（沒）（了）（拘）（束）（了）（於）（是）（各）（自）
不（管）（他）（們）（寶）（玉）（不）（理）（他）（們）（事）（情）（這）（些）（人）（們）（各）（人）（偷）（了）（懶）（去）（了）（剩）（下）（了）
頭（們）（媳）（婦）（們）（胡）（亂）（答）（應）（有）（的）（說）（打）（个）（討）（厭）（的）（老）（貨）（李）（奶）（奶）（又）（向）（道）（這）（盆）（碗）（裡）（是）（酥）（酪）（怎）（不）（送）（給）（我）（曲）
（拿）（來）（吃）（寶）（玉）（洗）（畢）（拿）（起）（就）（吃）（一）（个）（了）（頭）（道）（快）（別）（動）（那）（是）（沒）（了）（給）（襲）（人）（留）（着）（的）（回）（來）（又）（惹）（氣）（了）

你老人家自己改说别代累我们受气李纨听了又气又臊便说道我不信这麻烦(懒)倒说我吃了一碗牛奶就是香甜钱的(吧)是应该的难道待袭人比我还重难道你不想个在心应该长大了我的血变的(吃的)长这么大如今我吃(你)一碗牛奶(就生气了)我偏吃了看你心应(着)样(你)是我的(拿)手程(酥)酪出来的毛了头什么阿物儿一面说一面赌气把酥酪吃(拿)了(一个)半(碗)咲人不知(在)(这)样(里)(面)说活(话)不防(备)老人家(听)(见)宝玉(在)时常还(这)(来)西(洋)(做)(法)(的)(点)心(有)(为)这个不自在的他们不合说活(话)不防(备)老人家(听)(见)宝玉时常还这来西洋做法点心有为这个不自在的李纨道你们(也)不必在(那)(说)(闲)(话)(了)(我)(打)(量)上次为茶糟(蒸)(酥)(油)(鸡)的事我不知道(说)(明)(白)(有)了不是我再来领(说)着赌气去了小时宝玉回来命人去接袭人只见睛雯(晴雯)(病)(了)(不)(是)(病)了还日(是)

說嘆了兩聲襲人道咦什麼我知道你心裡的原故想是
的
你說他那里配紅的寶玉咦道不是
的人不配穿紅的誰還敢穿呢我因
見他寶在好的很怎麼也得他在咱們
家裏就好了襲人冷咲道我
一个人是沒才命罷了難道連我的親戚都是沒才命不成定
還要揀寶在好的了頭裏
他家來寶玉聽
了忙咲道你又多心了我說
的
咱們家來定是沒才不成說親戚就使不得襲人
道那
就使
是攀配不上寶玉
便不肯再說只是剝果子襲人咲道怎麼不言語了想是我才
觸了你的
肖擡才犯
明日賠氣花兒西銀子罷
進
他進來就是了寶玉咲着
答言呢我不過是錯
說他好正配生在這深
宅大院裏
沒的我們這種蠢物倒生在這里襲人道
這
樣
也是
天地生成
慣養的我姨
媽
娘的寶
見
的
奏今十七歲各樣的嫁妝都有給了明年就出嫁寶玉聽了出
神
嘆了兩
聲
半晌不自在又
聽襲人嘆道
早
晚我
纔這
幾年
物
件
們都不
時在
一
處
如今我要回去了
他們又都去了寶玉聽這話
裡
和
有文章不覺一
驚
忙
着
下
來
問道怎麼你
要
回
去
襲人道我今日所見我媽
和我
奇
怪
風
議
呢我再耐
煩
一年明年他們就
來
贖
我出去呢寶玉聽了這話忙
上
手
問
為什麼要贖
你
襲人道這話奇了我又比不得是
在
這里的家生子兒
家
子
都
在別處獨我一个人在這里怎
麼
是个了局寶玉道
我
你不時你去
哪
也
難
襲人道從
來
沒
有這个理但是
朝
廷
宮
里
也有
一
定
例
或几年一
選
或
十年一
選
獨
沒有長遠留下人的理別說是你寶玉聽了一想果然有
禮
道
之
老

太太不放你走，誰知老人道為什麼不放我果然是个最难得的或者感動了老太太太不肯可放我出去的多給我们家八兩銀子而下我是我有主意宁是我不过是个最平常的人比我強的多而且多自我從小兒来跟着老太太先服侍了史大姑娘几年又服侍了你二年沒我们家来時五是这叫去的只怕連身價不要就開恩呼我去呢要說為我服侍的你好不呼我去斷然沒有的事那服侍的好是多的是当的不是什麼奇功我去了仍回又有好的来和是沒啊了我就使不得賈宝玉听了这些話竟是有出去的机沒有命下的机心更越發急了因又道雖然如此說我心里要留下你不怕老太太不全你母親說多給你些銀子你也不好意思推你了家人道我媽自然不敢強且慢說和你好說大多給你銀子就使不好和你說万钱不給妻心要強留下我也不敢不依但只是咱们家從沒有拚着你们勢欺霸道的事这叫人不得别的主意因為你喜欢加个倍多与些来給你那爱的人不管吃多可以行得如今無故平空給你去無反呼我们省的多離這件事老太太肯行嗎宝玉听了思忖半晌乃說道依你說仍是去定了家人道这样着惜盛世呢八嘆道早知道都是要去的我就不使弄去定了宝玉听了自思道诮知這样万人這样着惜盛世呢八嘆道早知道都是要去的我就不使弄了来臨了剩了我一个孤恩況着便賭氣上床睡了原来家人在家听見你母先要發你母去你歡說至死心不回去的又說当日原是你们沒飯吃就剩我还值几兩銀子你们爱沒有个看着老子

娘餓死的罷？今幸而要到這个地方，也罕和主子一樣，不知打甚麼說，回來又難沒了，我們却又發程的家成業就，復了元氣，若果然還狠難把我贖出來，再拘攔幾个錢，也罷了，大家是不難了這會子贖我，依什麼講，我死了再不出來，趣贖我的念頭，因此哭倒了一陣，他母兄是這般型，抗自然必不出來的了，況且原是哭倒的，死契明伏，自要病是為善，覓原人家，不過求，只怕連負債銀子一併還了，還是有的事呢。二則要府中從不曾作踐下人，品有恩多威少的，且九老少房中所有舊侍的女孩子們，更比待家下的兄人不同，平常，寒韶人家的小姐，也不能如此，他母子兩个，必就死心不贖了，次後，忽聽寶玉來了，他回又是那般，要見他母子二人，心中更明白了，越發石頭落了地，而且是意外之想，從此放心再無贖去了，且說襲人自幼見寶玉性格舉動，與眾不同，氣態頗自是出於眾小兒之外，更有几件千奇百怪，口不能言的毛病兒，獨伏自祖母溺愛，父母又不能十分拘束，更養成放縱，從任性恣情，最不喜務正，每致功課，總他不肯聽，今日可巧有賈雨村來拜，先用騙詞以探其情，以壓其氣，然後下箴規，今見他默默，脏去了知世情，不認氣已經墜自己原不想要子吃，如只因賈雨村，為酥酪，日生厚，又稱那，甚麼之奈等夢，是以假回要子，原中說過，寶玉不提就完了，于是命小了頭們將要子拿去吃，自己來推寶玉，只見寶玉，迷迷糊糊，面紫人嗅，道還有什麼傷心的，你果然為我，自然不肯去的，寶玉見這話，歌里活動，不覺羞得，便道，你到說，我

还要怎么样你自己也难说袭人听道忙问他们素日并不曾说但今日不知心内我不在这上头我只说出四三件事来你果然依了我就是体真心为我了才掩在脖子上我也是不出去的了宝玉忙问道你说那几件我都依你如此如此别说四三件就是四三百件我还依的只求你们回暑的守着我等我有一日化成了飞灰还不好灰还有形有踪有知识等我化成一股轻烟风一吹便散了的时候你们也不消得你们了那时我再变个清清爽爽的人怕什么的嘴说着下面的话更说的狠了宝玉忙说道再不说这话了袭人道还是要一件要改的宝玉道改了再要说你就掌嘴还有什么袭人道第二件要紧的是你读书虽是好事但只是在老爷跟前或在别人跟前你别只管拘着书本子出来了老爷少生此气在外人也好说嘴心里想着我家代代为官的虽为已经代代不承望你不但不能光耀门楣又心里又糊涂了而且背前背后乱说那些混话儿读书上进的人你就起个绰号叫做禄蠹又说什么文死谏武死战的都是前人自己有能有胆,不去便罢若去了,编纂出来的这些话也不知什么意思,你不想想宝玉咬道再不说了如今老爷果真打你哪里禁得起呢你小时候不知,移高的凳子你倒说的今再不敢说了不有什么袭人道再不可跟着那些淫魔混帐东西引逗着赌钱吃酒,还有更要紧的一件事再不许和那些戏子们乱搅,这些话虽是宝玉嘴上烧的脸腮红的无病呻吟宝玉道都改了再有什么说袭人道再

沒有了只是諸事檢点些不可任情任意的就是了說畢都依了就是拿人來的人拆了去
好了寶玉聽道你在這里長遠了不怕沒有人給你拿人今晚道一這回我可不在家的有那福
氣沒有那个道理說坐了又沒趣兒二人正說着只見秋紋走進來說三更了還睡了方才老太
太打發人來問我爺安睡了寶玉命取表來看時果然到巳指到卯正方從新盥漱更衣
要歇不在話下至次日清晨襲人起來便先身體發燒懨懨的胸膈脹悶說道不過偶感
風寒吃一兩剂藥發散了就好了方才去回了賈母傳醫生胗視

向看了一看回来呌道那个我不要这不知是那个臟老婆子的黛玉听了静闹眼起身呌道真个
仗就是我命中的克星清忧这一个说着将已自枕頭推与宝玉又起身将自己的又拿了一个
来自枕上二人对面歪着黛玉回眼看见宝玉左边腮上有红指甲掐破了一点儿油便找了帕子要擦黛玉便用自己的
是才刚替他们淘粗的指甲掐了一点儿说着便找了帕子要擦黛玉便用自己的
帕子替他擦拭了一面说道你又干这些事了幹这些事了幹这些事了幹

將兩支手呵了兩口便伸向黛玉腋肢窩裡兩脇下亂撓，黛玉素性觸癢不禁，笑的一面亂撓便咳的喘不過氣來口裡說寶玉你再鬧我就惱了，寶玉方住了手，咳問道什麼說這些不說了，黛玉咳道再不敢了，一面理鬢，咳道我有奇香你有沒有，寶玉見問一時解不來，因什麼？麝香，黛玉點頭，咳嘆道，虧才你有，人家就有，拿來配你人家有冷香你就沒有麝香去配他，寶玉方聽，笑咳道方才水餃吃今便說狠了，說有，又伸手，黛玉忙咳道，好哥哥，我可不敢了，寶玉咳道，饒便饒你，只要把袖子我聞一聞，說有，拉了袖子，聚在鼻上聞了不住，黛玉奪了手道，這可使去了，寶玉咳道，去不能，倘們，又，的滿有，說話兒說，有復又，拉，黛玉把，下用手帕，蓋上臉，寶玉有一搭沒一搭說些，閒話，黛玉，不理，寶玉向他，凡事上京路上見何景致，揚州有何，古蹟，寶玉，不答，見寶玉，不怕他，瞧出病來，便咳，他道，噯喲，你們揚州，街門裡有件大故事，你，知道麼，黛玉見，把說的，都看，理，又且正言，厲色，只當是，真，事因向，道什麼事，寶玉見向，便忍，俊，俏咳，順口，說道，揚州有一座，黛山，上有一个，林子，向，黛玉咳道，這，敢，是，撥謊，自，來，也沒，聽見，這山，寶玉道，天下山水多，有呢，你那里，知道，再，要，寶玉說，完了，你再，批評，黛玉道，你且說，寶玉又，說道，林子，洞里，原來有，群，耗子，精，那一年，臘月，初，老，耗子，非，慶議，事，因說，明日，是，臘八

世上人都熬臘八粥的今我們洞裡菓品短少須得小趙去打動此來再的方接令箭一枝速
能幹細小耗子前去打听明白小耗子回報各處寺院打听了畢惟南山下二廟里菓菜最
多老耗聞米有几種菓菜有几品小耗道菜豆成倉不可勝計菓品有五種紅棗二栗
子三落生四芝麻五香玤老耗听了大喜即將点耗調来方接令箭向誰去偷米一耗
領接令去偷来又接令箭向誰去偷豆又一耗接令去偷豆然後一一的都各領令去
了剩下香玤因又接令箭向誰去偷香玤見把小耗弱的可小耗說道我意
去偷香玤老耗再三顧他退探恐不諳練且又怕佛無力都不准他去小耗道我雖
年小身弱却是法術無边只當今倒機謀深遠此去管比他們偷的迅巧呢老耗忙向
前比他們巧呢小耗道我不等他們查偷我只揑負一袋之重分香玤在香玤堆里
時候人雜不定却暗暗的用法搬運滿了的就搬運盡了止不比五偷硬
偷迅巧呢老耗听了都道的却是只是不知怎麼去變化我們照小
耗听了吠道這不難等我變来說畢往身一抖變去竟變了一个最俏微的一位小姐来耗忙說
鉛八原花變菓子的如何變出小姐来了小耗說道我說你們說見世面只混沌這菓子
是香玤都不知道誤林老爷的小姐才是真正的香玤呢黛玉听了喜身便起来說着寶玉暎

道我把你編了嘴的就知道你是編我呢說有便、掉
寶玉聽告說將來、鏡子我罵再不
敢了我因為閒你的香忽然想起、這个故事來黛玉咲道說罵了人還說是故典呢一語未了只
見寶釵走來咲問、道誰說故典呢我也聽一聲黛玉讓坐咲道你瞧、還有誰在鏡罵了人還說是
故典寶釵咲道虧是不是兄弟不得知、肚子里的故典虧是可惜一件也該用故典
的時候偏就忘了有今日記得的前兒夜里的芭蕉詩就沒記得眼前兒的到想不起來
別人聆的那裏你是個書呆子出行這会子偏又有了記性了、黛玉聽了咲道阿彌陀佛到底是我
的好姐姐、你一般也遇見對頭了可知一還一報不爽不錯的剛說到這里只聽寶玉房中一片聲嚷
妙玉起來再講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王熙凤正言弹姑意　林黛玉俏語謔妓音

话说宝玉在林黛玉房中说耗子精宝叙撞来调宝玉元霄不知绿蠡之典三人正在房中互相取笑那宝玉恐代玉厮浸贪眠一時存了食或夜间走了困睡非躁寿身体幸而宝叙走来大家谈唉那代玉方不欲睡自己才放了心忽听他房中嚷起来大家侧耳听了一听代玉道这是你妈，和袭人叫嚷呢那袭人也骂了你妈，说真揉搓他可见老爷悔了宝玉忙要赶过去宝叙一把拉住道你别和你妈，吵他烧糊塗了到要讓他一步罢宝玉道我知道了说畢走来只见李妈，拄着拐杖在当地骂袭人忘了本的小娼妇我抬舉起来这会子我来了你大模大样滿在炕上見我来也不理一理一心只想抓撚子哄宝玉不理我听你的话你不过是卖银子買来的毛丫頭這屋里你就作耗来了傳清呢将不好拉为去我问你还叫宝玉不叫襲人先只道李妈，不过是他滿有生氣故意说着我依着頭便沒看見你老人家善善後来听他说唉宝玉群猫苦语由不得又愧又委曲禁不住哭起来了宝玉听了这些话也不要怎样少不得替袭人分辯说病了吃藥胡涂又说你不信只问别的丫頭们李妈，听了这话越發氣起来了说道你只護着你那起狐狸精那里還认得我了叫我

问谁去谁不帮着你呢谁不是袭人拿不惯的我多知道那些事我只和你翻老太太跟前去讲和你扔了这么大的今吃不着奶了把我丢在一边逞着了头们栽我一面哭着彼时代玉宝钗等也过来劝说妈妈你老人家担待他们些儿就完了李妈见他二人来了便拜住诉委曲将当日吃茶茴雲先去和昨日酥酪等事劳叨说了不清可巧凤姐正在上房等完了赖账听得发面殿嚷便知是李妈老病发了拥抱宝玉的正值他今日新来不便连忙赶过来拉了李妈道好妈妈别生气大节下老太太喜欢了一日你是个老人家别人倒罢了你还要受他们呕难道你不知道规矩在这里嚷起来叫老太太生气不成你也说谁不好我替你打他我嘴里说着一面拉着走又叫凤姐儿替你李奶奶拿着拐根子撵跟前的事中那李妈脚不沾地跟了凤姐走了一面还说我也不要这老命了索性今日没了规矩闹一场子讨个没脸罢似受那娼妇的气没面宝钗代玉随后见凤姐儿这般多嘴道这一阵儿未把个老婆撮了去了宝玉点头叹道这又不知那里的账只揀软的捏咕罢了又不知是那个姑娘得罪了上到他账上一面未了睛雯在傍道谁又说他了得罪他做什么便得罪了他就有本事承认不把着带累别人袭人一面哭一面拉着宝玉道为我得罪了一个老奶你这个样子又为我得罪这些人还还不自我受的还只是拉扯人宝玉见他这般病势又添了这些烦恼连忙忍气吞声

安慰他仍旧睡下出汗又見他湯燒大熱自己守着他歪在傍边切他只養病别想
[illegible]沒要緊的事了
再[illegible]襲人聆咲道為這些事生氣這屋里一刻也站不得哩但只是天長日久
[illegible]這樣可叫人怎
麼[illegible]好呢時常我勸你[illegible]為着我[illegible]那樣他們更記在心裡過着
[illegible]好呢時常我勸你[illegible]為着我[illegible]那樣他們更記在心裡過着
坎兒說得好听不好听的大家什麼意思一面說禁不住流淚又怕寶玉煩惱只得又勉強忍着一時
雜使的老婆子並了二和菓来寶玉見他[illegible]有些汗意不[illegible]叫他起来自己端着就把他吃了即命
小了頭們鋪炕襲人道你吃飯不吃飯到底到老太太跟前坐一会子和姑娘們頑一会子再
回来我就靜一的躺一躺也好寶玉听說只得[illegible]他去了麝月秋紋碧痕三等進来伺候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單飯賈母又打發人来問寶玉記[illegible]襲人便回至房中見襲人勝[illegible]
睡去自己要睡天氣尚早彼时晴雯綺霞秋紋碧痕三等進来伺候[illegible]
和見麝月一个人在外间屋里灯下抹骨牌寶玉咲道你怎麼不和他們去頑要麝月道沒有本錢
玉道床底下堆着那麼些[illegible]你的麝月道又頑去了這屋[illegible]又給誰呢那一个也病了滿
屋里上頭是灯地下是火那些老媽們[illegible]老天拔地服侍了一天也該叫他歇[illegible]了小了頭們伏侍了一天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拿来伺候宝玉道：「你又做什麼呢？快沒意思的也罢了，早起你说头疼，这会子沒什麼事，我替你篦头罢。」麝月便答道：「就是这麼说，有桥文具，镜奩搬来，却教那打开，头髮宝玉拿了篦子替他篦着，只篦了三五下，只见晴雯忙忙进来，取不一见，也及了便冷哧道：「哦，交盃盏还沒吃呢，就动上了手了。宝玉道：「你来，也给你篦。」晴雯道：「我沒有那麼大福，说着便拿了手便掷麝月出去了。宝玉在麝月身后，二人对镜相视，宝玉便向麝月道：「满屋里就只是他磨牙，麝月听说，忙向镜中摆手，宝玉会意，忽听咚的一声，篦子响，晴雯又跑进来，问道：「我怎麼磨牙了？你们到背地说，麝月道：「你去你的罢，又来闹不了，晴雯道：「你又护着你们，那瞒神弄鬼的，我是不知道，等我拆回本儿来再和你们说！」有一经这去了，这里宝玉篦完了头，命麝月悄悄的伏侍他睡下，不肯惊动袭人一宿无话。次日清晨起来，袭人已是夜间出了汗，觉得轻快，只吃些米汤，静养，宝玉放了心，因厮浚走到薛姨妈这边来，闲瞧，彼时正月内，亭子中无针线，是闲时，因贾环也过来，顽正遇见宝钗，香菱，鸳鸯三个，赶围棋，作耍，贾环见了也要顽，宝钗素日看他，也还和宝玉别意，今日听他要顽，让他上来坐在一处顽一回，十个头顽一回，自己赢了，心中十分喜欢，谁知後来接连输了几盘，便有些着急起来，赶着还盘，正该自己掷骰子，若掷个七点便赢，若掷个六点，该下就该鸳鸯掷，三点就赢了，因拿起骰子来，恨命一掷，一个坐定了，那一个乱转，鸳鸯拍着手只叫么，贾环便瞪着

眼六亲不混叫那般子偏生转为么来贾环急了伸手便抓起凳子来掌没就拿不说是个六宝儿
便说分明是个么宝叔见贾环急了便瞪宝儿道越大越没规矩难道爷还赖你还不放下钱来呢
宝儿满心委曲见宝叔不敢则声只得放下手来口内嘟嘟囔囔说一个做爷的还赖我们这几个不成我也
不教在眼里前见和宝二爷赖他赖了那件也没着急不到的亦还是几个小子们一搀他一哄就罢了
宝叔不等说完连忙喝住了贾环道我拿什么比宝玉呢你们怕他多和他好多就负我不是太、爱的说
着便哭了宝叔忙劝道好兄弟快别说这话人家听话又骂宝儿正值宝玉走来见了这般形景
问是怎么来贾环不敢则声宝叔素知他众规矩凡做兄弟的到怕哥哥、却不知那宝玉是不要人怕他的
想着兄弟们一伙多有父母教训何必我多事反生疏了况且我是嫡出他是庶出这样还有人背没
谈论还禁得骂他(一)便有这个歹意思存在心里你道是何歹意因他自幼姊妹丛聚单长大的亲姊
妹有元春探春惜春迎春又有史湘云林代玉薛宝叔等诸人他便料定看长大了
人为有财主贵尽中用日后之靠只钟于女儿丫鬟们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因有这个歹意念
在心把一切男子都看成泥猪癞狗可有可无只是父亲伯叔兄弟中因是亲生骨肉不得不说不的不
亲不听不亲不听将来大了不免有求过之处大约情理就罢了并不想自己是个男子
须要为子弟之表率是以贾环等都不怕他独怕贾政不得不谨他三分如今宝叔生怕宝玉教训他到

沒意思連忙賈環掩飾寶玉道大正月裡哭什麼這里不好你別處頑去天、念叨倒念糊塗了
此為這件東西不好橫豎那一件好難道你存着這東西呢寶玉道就給了三件那件
的呢不能取罢就罷再尋來頑去賈環聽了只得回來趙姨娘見他這般月間是那里墜了蹄窩來了再不然再問賈
環便說同寶姐、頑耍首鴛兄欺負我賴我的東西寶玉哥、賴我趙姨娘哼道誰叫你上高
抬狸去了下流沒臉的東西那里頑不得誰叫你跑了去討沒意思正說着可巧鳳姐在窗外
過多所在耳內便隔窗說道大正月裡怎麼了兄弟小孩子家一半点兒錯了你只教導他說
這樣閒話做什麼混他怎麼着還有老爺管他呢你就大口哼他：現是主子不好橫豎有教
道他的人卑你什麼相干環兄弟出來跟我頑去賈環素日怕鳳姐比怕王夫人更甚所見叫他
快走忙陪笑的為未趙姨娘也不敢出聲鳳姐向賈環道你也是个沒氣性的東西常說給你要吃要喝
你要和那個姐、妹、哥、嫂子鬧去頑我你不聽我的話例叫這樣人教的歪心邪意
孤獨子覺道的自己不尊重要往下流裏走看打心還只怨人家偏心騙了几个水就這
麼个樣兒賈環見問只得諾、的回說輸了一二百兩鳳姐道該這樣叫璧
兒去取一吊來姑娘們都在後頭頑呢把他送了頑去你明日再這麼下流孤獨子我先打

了你，再[illegible]人告訴學裡度不揭了你的為你，這[illegible]不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又来做什麽横是如今有人和你顽比我又会拿又会使又会说咳又怕你宝玉气拉了你去你又来做什麽呢来洁净最末里宝玉听了忙上来问的说道你这么个明白人难道连来不闻躲避不惜躯也不知道我每如今都明白这不句话题一件偺们是姑舅姊妹宝姐姐是又嫂嫂妹妹论来戚他比你远隔第二件你先来一桌吃一来脏了衣裳这是小事一原无大的他是客来的岂有个为他躁了你的呢代玉哼道我难道骂呀你躁他我成了个什麽人了呢我为是我的心宝玉道我也是为的是我的心你难道你就知道你的心难道你就不知道才成代玉听了低头不语半日说道你只管人行动嘎哇你再不知道你自己漏的不难受就拿今日天气比分明昨冷的时候儿你怎麽把青肷被扎腻了呢宝玉道何常不是穿着只见你一恼我就脱了代玉嗤道回来冻了你又该说你是首妙吃的了二人正说着只见湘云走来道哎哥、林姐、你们天、一唇顿我好容、来了也不理我一理代玉嗤道偏生舌子咳说话连个二哥、也叫不上来只是爱哥、、的回来赶圆着兄又该你闹么爱三的宝了、咳道你学了他明日连你还咬起来呢湘云道他再下骨放人一点儿品就人的就不好你自己便比是人如也不犯见一个打趣一个我指头人来你敢挑他我就服你了玉忙问是谁湘云道你敢挑宝姐的短处就算你是好的我等不动你那十年光不及你呢代玉听了冷笑道我是谁那里敢挑他呢宝玉不等说完忙用话分开湘云咳道这一辈子我自觉比

兇得一个吹云見林姐夫对：刘、你可听爱呀厄的云阿弥陀佛那时候現在我眼
程呢說的宋人一吠湘雲忙回身跑了云如端的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二十一回

賢襲人娇嗔箴宝玉　俏平兒軟語救賈璉

話說史湘雲跑了寶玉怕上宝玉在沒性說絆倒了那裡就赶上來林黛玉赶到門前被宝玉关在門裏上攔住笑道饒他這一遍罢黛玉拉着不依說道我偏不饒了宝玉見不能出来便在脖咲道好姐々饒我這一遭罢再不敢了林黛玉那里上肯善罢甘休宝玉只得央及說我不依你除非你叫我一聲好姐々我就依了林黛玉听了越發笑個不住宝玉又道我的姑奶奶你可憐見的快开了門罢讓人進来大家热鬧热鬧的林黛玉听了越發笑個不住說你叫我一聲我就开了門宝玉听了只得叫了一聲林黛玉听了方笑嘻々的开了門宝玉進来史湘雲也笑了宝玉笑道你們兩個人聯了手欺負我一個人我可不怕你們兩個人聯了手我也不怕你們兩個人聯了手我也不怕你們兩個人聯了手我也

们进来宝玉出去外间坐下起来时跟湘云二人都穿了衣裳宝玉让坐在镜台旁边一只脚踏子上袭人侍候洗脸宝玉洗了脸袭人拿了大镜子来递给宝玉自己照着梳头洗了脸就完了省得过来费事说着仍坐过来宝玉笑道不必梳头了再洗了再抱你手中拿住笑道这个毛病儿每早晚洗脸也不理他怎的五爷搀了牙漱了口完事儿湘云已梳完了头仍坐过来笑道好妹妹替我梳上头湘云笑道这两天懒了宝玉笑道好妹妹你先时怎么替我梳的晚宝玉道横竖我丑的又不出门子勒什么不过打几根辫子就完了说着又下妹妹的央告湘云只得扶过他的头来一一梳篦在前不大兜上盘不起角只得四围编成小辫往顶心窝上归了拢编一根大辫红绿结住自发顶至辫梢一路四颗珍珠下面各坠豆瓣儿一面编着一面说道这珠子只三颗下这一颗不是的我记得是一样的怎么少了一颗宝玉道丢了一颗湘云道四五日里外明儿拣下来不防掉了去倒像宝钗似的宝玉笑道不知是真丢不是知是给了人攒什么东西了宝玉笑道因前日宝钗要珠串子我回说没有只有这几颗大的给了他攒花儿打络子呢湘云道可是宝钗说过了只得回来自己梳洗回来宝钗

去年回向宝兄弟那裡去了，袭人冷哼道：宝兄弟那裡还是在家的么？天宝叙听了，心中的
白又听袭人欢迎姊妹们和袭人心中不自在，寻思自己回家的光景，那时是真富
贵宝叙听了，略带着错了些个头，听他说话，倒与此时，是宝叙在炕上坐了
慢慢的闻言中，真觉神寒，察其心，像是怨恨一时宝玉来了，宝叙方
出去，宝玉便问袭人道：怎么宝姐姐和你说的这么热闹，是我进来就跑了，问一声不答，真闷的，袭人
么，我那裡知道你的，原如宝玉听了这话，见他脸上气色，比往日可比，便笑道：怎么又动了真气了，袭人冷
笑道：我那裡敢动气，只是你们今别进这屋子了，预备与人伏侍你，真不必来亲近我，仍旧还伏侍老太太去
一面说，一面仍在炕上合眼倒下，宝玉见了这般景况，你为难，再想不往外去，对着那袭人，只管着眼不理
宝玉等了半晌，因是麝月进来，便向道：你姐姐怎么了？麝月道：我那知道，问你自己，便知自己，听说
呆了一回，自觉无趣，便起身，嗳道：不理我，罢，我也睡去，说着，便起身，见不炕上，袭人，听他，宝玉
动静微，的打鼾，料他睡着，便起来拿一领毡，盖上，口，听嗯的一声，宝玉，便掀过去，仍在自己，外
睡，袭人的，知是，宝玉，无，听他，宝玉，不在，起身，出
去，我又怎么了，你又劝我，你劝也罢了，到底又没劝，我，匪来，你，就不理，我，睡，我，不着，什么，这会子，你又说
我恼了，我，倒要，听，是你，劝我的，是什么话，说，袭人，道：你，心裡，还
说，我，自，没羞，我，说，呢，已，闹着，要，出去，不，是，叫他，哄，他，回，来

前止来胡乱吃了几碗饭仍回去自己房中只是装人睡在外头炕上屠户月在当抹肩膀宝玉手知屠户月与装人亲原不理揭起软蔓自往裡间来屠户月只得跟进来宝玉便推他告说累赘动他屠户月只得笑着出来小子环进来宝玉拿了一本书歪着看了半天因问茗烟你叫什么名字了头茗烟回说叫做(你呵)进着一个大些生的十分清秀宝玉便问什么名字了头茗烟回说叫做茗烟原叫茗烟大姐改的宝玉道已经改了罢了晚上叫他们几个来伺候宝玉道你第几个兄弟的宝玉道的自然叫的现不如什么意头兰气的那一个起比这些花儿的好听名字的一面说一面命他倒了茶来吃装人和屠户月在外间听了半日抿嘴儿笑这一日宝玉也不出房门自己闷闷的只不过拿书解闷或弄笔墨也不使唤宁人只叫四儿若在袭人跟前四儿是个乖巧不过的了原是宝玉用他惯了宝玉晚饭后因吐了两口茶漱口洗眼偏再趁一个空若往日则与装人等大家嘻笑今日却不然的一人对灯拭泪想起待玉钏儿之情比装人更胜一筹已成趋事势了若拿出作大人的规矩镇压他们似乎生分不堪说不出口来只当他们死了横竖宝玉是不理的倒不如自己有了一回南来往之外痛脐傑一例处

又曰敎絶愛慾大盜乃止擲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鄰絶聖棄智而大盜不作擲玉毀珠小盜不起之奎法而民始可弔論议擺乱六律鑠絶竽瑟塞(曰)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文章散五彩膠离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毀絶鈎繩而棄規矩攽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含其巧矣看至此意象洋、起首酒與便提筆續曰焚花散麝而閨閣始含其功矣戚宝釵之仙姿庆代玉之灵竅喪滅情意而閨閣之美忽始相類矣含其功則無參商之虞矣戚其仙姿無悲愛之心矣庆其灵竅無才思之情矣彼釵玉花麝者皆炫其耀而其所以迷惑人性靈之處正在此耳宝玉寢頭刚着枕便要咂舌一夜竟不知所之直至天明方醒者身着時只見襲人和衣睡在床上宝玉將昨日的事已付于度外便推他说道起来好的睡着了原来襲人見他去晚夜和妹妹厮閙若直功他料不能改改用柔情以警之料他不過半日片刻仍復好了不想宝玉一日夜竟不回轉自己及不得主意直一夜沒好生睡得今忽見宝玉如此料他心意回轉便索性不睬他宝玉見他不应便伸手(替)他解衣服刚解開了鈕子被襲人將手推開又自扣了宝玉無法只得拉他的手咲道你到底怎麼了連問几声襲人睜眼说道我也不怎麼有你睡醒了(咏)過那边屋里去梳洗再(去)遲了就赶不上了宝玉道我過那里去襲人冷咲道你问我、知道你(嗎)愛往那里去就往那里去從今皆(生)們及乍去罷手省得鴉(鸦)鵲閙的叫別人咲攜暨那边臉了过来这边又有个什麼四兄五兄伏侍你我們还起

東西可是珞琭了好名好姓的宝玉呌道你今日还记着呢龄官人道一百年还记着呢比不得你拿着我的话当耳傍风夜里说了早晨就忘了宝玉見他较嗔满面情不可禁便向枕边拿起一根玉簪来一跌又即说道我再不听你说就跌断这个一样襲人忙的拾了簪子说道大清早起还是何苦来听不听什么要紧也值得这种样子宝玉道你那里知道我心里意呢襲人呌道你已知道着急忘了快起来洗脸去罢说着二人方起来梳洗宝玉往上房去凌誰知代玉走来見宝玉不在房中因着等案上書看可巧便着将昨日的莊子来看見宝玉所續之處不覺又呌又氣不禁之續三绝云

云端手筆是何人　鲛淚偏賦南華莊子又

不悔自己無見識　却將醜语怪他人

寫畢也往上房来見賈母後往王夫人處来誰知凤姐之女大姐兒病了正乱着請大夫来脉過脉大夫便说替大姐兒奶奶們道喜姐兒發热是見喜了並非别症王夫人凤姐听了忙遣人问可好不好大夫回道症虽險却順到不妨預備桑皮猪尾要緊凤姐听了忙忙起来一面打掃房屋供奉痘疹娘娘一面傳与家人忌葷炒菜物一面命平兒打点鋪蓋衣服与賈璉隔房一面又拿大紅天鵝絨与奶子与頭兒近人等戴衣外面又打掃淨室款留又打点生鮮流料酥酪脂脉不要十二日不放衆去賈璉只得搬出外书房来睡凤姐与平兒隨着王夫人日供奉娘娘凤姐与平兒隨着王夫人日供奉娘娘那賈璉只得搬出外书房来睡凤姐与平兒隨着王夫人日供奉娘娘夜便十分难熬便暫呌小厮們内有清秀的選来出火不想榮國府内有一个極不成氣破爛酒頭

厨子名喚多官人因他軟弱無能那些人都叫他做多潭虫因他父親在外替他娶了一个媳婦今年才
二十來歲年紀生得有几分人才見者無不羡慕他生性輕浮最喜拈花惹草多潭虫又不理論只是
有酒有肉有不便諸事不管了所以榮寧二府之人多得入手因這个媳婦生得風流嫵媚異常輕狂
呼他做多姑娘以今賈璉在外熬煎往日也曾見过這媳婦幾遍只是內惧妓妻外惧嬰孩不曾
下得手那多姑娘也久有意于賈璉只恨沒空今聞得在外另房来他便去事也走三又淌去招惹
那賈璉似亂巢一般坐不得和心腹的小廝們计议合同遮掩謀求多少金帛相許小廝們焉有不遵
之理況且都和这媳婦是姘頭一说便成是夜二鼓人靜多潭虫吃醉在炕賈璉便淌了来相会一見
異態早已魂銷骨軟也不用情诉款顧叙便竟丧動作起来誰知这妇人天生的奇趣一经男子挨身
便覺通身筋骨酥軟使男子如卧綿上更覺骚浪言靡倒媚枝嬌花不禁採摘賈璉恨不能連身子化在他身上那婦人故作浪語說道你是我的心肝我是你的冤家你也該忌日到为我
賤了身子快丢了我这里罢賈璉一面喘吁吁答道你就是娘我那里还捨什麼娘那妇人
越浪賈璉越醜態畢露一時事畢又不捨得山盟难分难捨自此遂成相契一日大姐毒尽痲回
十日後送了娘回合家祭天祀祖还愿庆贺放賞已畢賈璉仍復搬進卧室見了凤姐正是俗
語云新婚不如遠别更有無限的恩愛自不必说次日早起凤姐往上屋去後平兒收拾賈璉在身的

衣服鋪蓋不承望抄檢拿出一綹青絲來平兒會意忙搜在袖內便走至這邊房里來拿出頭發來向賈璉咲道這是什麼賈璉看見有了忙趕上來要奪平兒躲過被賈璉一把揪住按在炕上奪了手裏奪口內咲道小蹄子你不趣早拿出來我把你腮子撅折了平兒道你就是个沒良心的我好意瞞着他來問你到賭狠等他回來我告訴他看你怎麼自賈璉听說忙陪咲央求道好姐姐賞我罢我再不賭狠了一語未了忽听得鳳姐声音進來賈璉听見慌了手平兒口內說起身鳳姐已走進來命平兒快倒碗茶給太太我樣子平兒忙答應了我時鳳姐見了賈璉忽然想起來便問平兒前日拿出去的東西曾收進來了麼平兒道收進來了鳳姐道可少了什麼沒有平兒道我也不記的不十分仔細的查了查一共只少了一件鳳姐道不少就好只是別多出來罢平兒咲道不多就是兩件鳳姐咲道這半個月難保干淨或者有相厚的丟下的也未可知指着賈璉道你問他平兒赤着臉指着賈璉一面一口說的賈璉臉上發熱只望平兒殺雞抹脖使眼色兒平兒只裝看不見因咲道怎麼我的心就和奶奶的心一樣我就怕有人偷的神搜了一搜竟一点破綻也沒有奶奶不信時那些東西我還沒收呢奶奶親自再搜一遍去鳳姐咲道茹了蠅也便有這些東西那里就叫你們翻着說着拿了樣子出來了這里賈璉說道你不用怕他等我性子上來把這醋罈打个稀爛他才認得我呢他防賊的是的只

許他同男人说话不许我和女人说话我和女人稍近些他就疑惑不论小叔子姪儿大的小的说一说笑一说都使不得叫我吃醋了以後我也不许他见人平儿道他醋你使得你醋他使不得他原行的正走的正你行动便有个坏心连我也不放心别说是他贾璉道都为你们行的是我们行动便存坏心多早晚都死在我手里了风姐走进院来因见平儿在窗外就问道要说话怎么不在屋里说话平儿跑出来悄悄的隔着窗户是什么意思贾璉在窗内接道你可问他到底屋里有老虎吃他呢平儿道屋里一个人没有我在他跟前做什么风姐笑道正是没人才好呢平儿便道这话是说我么风姐笑道不说你说谁平儿道别叫我说出好话来了说着也不打帘子出去了贾璉自己掀帘子进来往那边去了风姐自掀帘子进来说道平儿疯魔了这蹄子认真要降伏起我仔细你的皮贾璉听了拍手笑道我竟不知平儿这么利害从此到服他了风姐道多是你惯的他我只和你说话贾璉听了道你又个不知道又拿我来做法我躲闸你们风姐道我看你躲到那里去贾璉道我就来风姐道我有话和你商量不知商量何事且听下回分解

自经者士庶改易缳法

第二十二回

聽曲文寶玉悟禪機　製燈謎賈政悲讖語

話說賈璉聽鳳姐兒說有話商量因止步問什麼話鳳姐道二王是薛妹妹的生日你到底怎麼樣賈璉道我知道怎麼樣你連多少大生日都料理過了這會子倒沒有主意了鳳姐道大生日是有定的則例如今他這生日大又不是小有又不是所以和你商量賈璉聽了低頭想了半日道倒是個現有比例那林妹妹就是例往年怎麼給林妹妹做的如今也照樣給薛妹妹做就是了鳳姐聽了冷笑道我難道這點子也不知道我也這麼想來着但昨日聽見老太太說向起大家的年紀生日未明見薛大妹妹今年十五歲雖生日也等同將等的年分明了老太太說要替他做生日自然和往年給林妹妹做的不同了賈璉道這麼着就比林妹妹的多增些鳳姐道我也這麼想着所以討你的口氣兒我私自添了你又性我不回明白了你了賈璉嘆道罷了這室頭情我不領你不盤算我就教了我還性你說着一徑去了不在話下且說湘雲住了兩日便要回去因說等過了你寶姐姐的生日看了戲再回去湘雲聽了只得住下又一面遣人回去將自己舊日作的兩件針線活計取來為寶釵生辰之儀誰想要回自見寶釵事多人雜他總過第二生辰便自己悄悄二兩與了鳳姐兒來交與他倫酒戲鳳姐笑道嘆道一個老祖宗給孩子們作生日不拘怎麼着誰敢還拿大力什麼酒席呢說

高兴的热闹就说不隔自己老爷心而老厚裡的體己这早晚我再这雪痛的二千两银子来做来意思还叫我们赔上果然拿不云必要了金的银的圆的扁的压塌了箱子底只是累指我们老祖宗有一谁不是体老人家的兒女难道将来只有宝兄弟项你老人家上五台山不成那些东西只面给他我们虽不能使也别太苦了我们这个破陋的破戲的呢说的满屋裡都吠起来贾母亦吠道你听这嘴我也莫名说的了怎麽说不过这猴兒你进去也不教张嘴你就和我哪哪哪的风姐吠道我这个也是一样的东宝玉我也没处诉冤倒说我强嘴说着又引贾母吠了一會贾母十分喜悦到晚上来人都在贾母前定有之餘大家娘兒们说吠時贾母因向宝钗笑吟何戲爱吃何物宝钗深知贾母年老之人喜熱闹戲又爱吃甜烟之物便依贾母素喜者说了一遍贾母更加喜欢次日先送过衣服玩物去王夫人凤姐黛玉等诸人皆有随分的不消细说里二十日贾母内院摆了家常小酒戲台定了一班新来的小戲崑北两腔俱有就在贾母上房摆了几席家宴酒席虽无亏外备只有薛姨妈史湘云宝钗是客餘者皆是自己人这日早起宝玉因不见代玉便到他房中来寻只见代玉歪在炕上宝玉吟道起来吃饭去就闹戲了你爱吟那一齣我好点代玉冷笑道你就这麽说你就特叫一班戲像我爱的唱给我听这会子犯不上借着光兒向我宝玉吠道这有什麽难的明兒就叫一班子也叫他们借着偕们的光兒一面说一面拉他起来携手而去吃了饭点戲特贾母一面先叫宝钗点宝钗推让一遍無法只得点了一齣而退记贾母自是喜欢又让薛姨妈薛姨妈见宝钗点了不肯再点贾母便

特命鳳姐点戲鳳姐雖有那王二夫在前但因賈母之命不敢違拗且知賈母喜熱鬧更喜說吱科諢便先点了一齣却是劉二当衣賈母果真更喜次然後便命代玉点代玉又讓王夫人等先点賈母通令點原是我特意為你們取樂皆你們只管做你們的別理他們我已吃的喝戲攪酒為他們呢他們自吃自終便宜了還讓他們点戲呢說着大家都吱代玉方点了一齣然後寶玉史湘雲還探惜春依等俱各点了拚齣子演至上酒席時賈母又命寶釵点寶釵点了一齣山門寶玉道你自听了這几年戲那里還這齣戲排場詞藻都好呢寶玉道我從来怕這些熱鬧戲寶釵吱道要說這一齣熱鬧倒更不知戲了你才来我告訴你這一齣戲是一套北点絳唇鏗鏘頓挫那音律不用說是好了那詞藻中有隻寄生草極妙你何曾知道寶玉見說的這般好便要近来央告好姐姐念給我听寶釵便念給他听道

漫揾英雄淚相離兒女恩愛割捨得拋閃下illegible

裡討煙蓑雨笠花和尚芒鞋破鉢隨緣化

寶玉听了喜的拍膝搖肩稱賞不已又讚寶釵無所不知代玉把嘴一撇道安靜些看戲罷還沒唱山門你就疯魔了說的湘云笑了于是大家看戲到晚方散賈母深愛那做小旦的知那做小丑的因命人帶進来細看時益發可憐見的因問他年紀那小旦係十歲小丑係九歲大家歎息了一回賈母令人另拿些由来給他兩个又另賞錢鳳姐听道這个孩子抬上活像一个人你們再瞧不要来空歡喜

他知道却点頭不說宝玉见点了点头究不敢说湘云便按口道我知道是像林姐姐的模样兒宝玉听了忙把湘云瞅了一眼再人听了这话出神细看都哄起来了说果然像他一時散了晚间湘云便命拿纏枝香的小捻子道忙什麼等去的時候包管不迟湘云道明早就走还在这裡做什麼看人家的脸子宝玉听了这话忙近前说道好妹妹你错怪了我林妹妹是个多心的人别人多明知道不肯说去未必皆因怕他脑雜知你不防就说去未了他竟不惱呢我怕你隔墙子人听见所以使眼色你这会子惱了我竟不辜负了我要是别人那怕他隔墙子人与我何干呢湘云捽手道你那花言巧語别望着我说我原不及你林妹妹别人拿他取笑死都使得我说了就有不是我本也不配和他说話他是主子姑娘我是奴才了頭麼宝玉急的说道我倒是为你为出不是來了我要有坏心立刻化成灰教万人拿脚踏湘云道大正月裡少信着嘴胡说这些没要緊的蚤晚你说给那些小性兒行動爱惱人会計较的人听去别叫我听你说着進賈母裡間屋裡氣息的躺着去了宝玉没趣只得又來找袭人誰知袭人進门便被袭人推去來了悄向炕上宝玉又不解何故在窗外只是低声叫好妹妹好妹妹袭人總不理他宝玉闷的垂泪不语紫鹃却知端底當此時节不能劝那宝玉只呆呆的站着袭人只当他回去了却闻得门口兒宝玉还站在那裡袭人不好再闭门宝玉因限進来问道凡事都有个原故说去未人也不肯属好的就惱到底为什麼起呢袭人冷笑道问我呢我也不知为什麼我原是給你们取笑兒的拿着我比戲子給人取笑兒宝玉道我

最沒有比你也最沒有味你為什麼惱我呢代玉道你還要比他還要味你不比不味比人家比了味了的還利害呢寶玉聽說無可奈何代玉又道這還可惱你為什麼又和云兒使眼色兒這會的是什麼心裏不是是他和我賴他就自輕自賤了他是公侯的小姐我原是民間的丫頭他和我賴設如我回了口那不是他自惹輕賤你是這個主意不是你卻也是好心只是那一個不領(你的)情一般也惱了你又拿我作情倒說我小性兒行動背惱人你又怕他們羅了我惱他與你何干他們羅了我又與你何干呢寶玉聽了方知才和湘云私談他也聽見了細想自己原為怕他二人惱了故在中間調停不料自己反落了兩處的數落正合着前日所看前輩經內的古者男帝者憂無能者無所求蔬食而遨遊況者不聲之外又白山木自蹉流泉自盈等句因此越想越無趣再細想來如今不過這幾个人尚不能應酬妥協將來擇配何為想到其間越不多添自己轉身回房代玉見他去了便知回意無趣賭氣去的一言也不發不禁自己越添了氣便說這一去一輩子也別來了也別說話那寶玉不理竟回來躺在床上只是悶悶的襲人雖僕知原委不敢就說只得以別事來解說因問晴雯等吵了嘴么兒天氣未定姑娘一定要還席的寶玉冷笑道他還不還與我什麼相干襲人見這話不似往日之時道這是怎麼說呢好端端的大正月裏兒們姐兒們都喜歡的你又怎麼這个樣兒了寶玉冷笑道你們娘兒們姐兒們喜歡不喜歡也與我無干襲人聽這大家隨和兒你也隨和兒不好寶玉道什麼大家彼此你們有大家彼此我只是赤條條無掛礙的說到這句不覺淚下襲人見這景兒不敢再說

宝玉细想这一句意味不禁大哭起来翻身起来重新提笔立占一偈云

你证我证　心证意证　是无有证
斯可云证　无可云证　是立足境

写毕自己雌解恰又恐人看了不解因又续一复写生草写在偈后又念了一遍自觉心中无有挂碍便上床睡了谁知代玉见宝玉此番果断弃去假以时袭人为由未有动静袭人回道已经睡了代玉听了就欲回去袭人呆道姑娘请站着有一句话儿问他：写的是什么话便将宝玉方才所写的拿给代玉看了知是宝玉为一时感念而作不免又可叹又可欢便向袭人道你的是个顽意儿无甚关系的说罢便拿了回房去次日和宝钗相会宝钗看其词曰

无我原非你从他不解伊肆行无碍思未去花：着甚悲愁喜乐：说甚亲疏密从前孽：
却因何到如今回头试想真无趣

看罢又看那偈语宝钗呆道这是我的不是了我昨把一支曲子把他这个话意告未这些道为撒开最能移性的明死说真说起这些疯话来了这个念头岂不是从我这支曲子起的呢我成了个罪魁了说着便撕了个粉碎遍给了那个叫快烧了代玉呆道不该撕了等我问他你的账我来包管叫从来了这个会子三人说着过来见了宝玉代玉先呆道宝玉我问你至要者宝玉者有何贵

不有何堅宝玉竟不能答二人呌道這樣愚鈍還參禪呢湖云也拍手呌道宝哥可輸了代玉又道你道無可云詮是立足境固然好了只是從我看來還未徹再云無立足境方是干淨宝釵道実在這方悟徹當日南宗六祖惠能也尋師至韶州南五祖宏忍在黄梅他便充作火头僧五祖欵求法嗣令諸僧各出偈工座神秀說道

身是菩提樹　心如明鏡台　時々勤拂拭　莫使有塵埃

惠能在厨房舂米听了這偈則丢矣了則丢了因自念一偈曰

菩提本非樹　明鏡亦非台　本来無一物　何処染塵埃

五祖便將衣鉢傳給了他今兜這個話亦同此意了只是方才這句機鋒尚未完全了結這便去南宗不成代玉呌道你不能答就算輸了這令子答上了也不為奇了只是以後再不許談禪了連我們人所知所能的你還不知不能呢還去參什麼禪呢宝玉自己以為覓悟不想被代玉一問便不能答宝釵又比出証據来此皆素不見他們所能的自己想了一想原来他們比我的知先在先尚未解悟我如今何必自尋苦惱想畢便呌道誰又參禪不過是一時的頑意話兒罷了說罢四人仍復如旧忽然人報說有個差人送一個灯謎来命你們大家去猜二沒每人也作一个送進去四人听說忙而来至賈母上房只見一个大盤拿了一盞四角平頂白紗灯每角各貼上一个条人都拿

有乱猜小太監不論道來小姐猜着不管說去來每人只猜一個寫了一看封送進去准娘子自驗是否寶釵听了近前一看是一首七言絕句並無新奇口中少不得稱讚只說雅猜故意尋思其實一見平猜着了寶玉代湘雲猜了一個探春四个人也都猜了各自暗暗寫了一張小太監去了半晌回來說沒有人猜一物作成一謎兼猜寫了掛在外面小太監去了半晌回來說沒有人猜一物作成一謎兼猜寫了掛在外面惟三姑娘和三爺猜的不是小姐們作的也都猜了不知是否說着也有猜着的也有猜不着的太監又將頒賜之物送命猜着之人每人一个各製詩筒一柄茶筅一個春纖環二人未隨還看自以為頑時事並不介意要環便先隨後趕且又听太監說三爺所作送个不通娘子猜也沒猜着我等回來再看他作的是什麼寫道

大哥有角只一个　二哥有角只兩根　大哥只在席上坐　二哥愛在房上蹲

衆人看了大笑一陣要環只猜是一个犹記了頒賜太監說是一个就記了頒賜之物送命快拿來以備各自猜寫的做了寫出來粘在屏上然後頒倫下看菜細菓以及各色玩物為猜着之賞要政銅器見要母高興說在外間候上來取次取坐上面要母要政寶玉一席王夫人寶釵代湘雲又一席迎春探春惜春三人又一席俱在下面地下老婆子丫鬟站滿李宮裁王熙凤二人在裡間又一席要政因不見賈蘭

便問怎麼不見蘭哥兒把下女人們忙進裡間向李氏李氏起身時看回道把祝方才老爺
要收時他吉他不肯素女人們回了賈政賈政令人都時祝說天生的本心狗孤賈政和
王夫人時要圍喚素要母命他在身邊坐了抓果子給他吃大家說時取樂住常間只有寶玉
与女人們要圍喚素要母命他在身邊坐了抓果子給他吃大家說時取樂住常間只有寶玉
長談閒論今日賈政在這裡使唯〻而已餘者相云雖係閨閣弱質却素喜談論今日賈政
在席也自拘謹不敢語代玉本性疏懶不肯多說寶釵原不妄言妄動便此時亦是坦然自若故此
一席雖是家常取樂反見拘束賈母亦知因賈政一人在此所致陪過三巡便攆賈政去歇息
賈政亦知賈母之意攆了他去好讓他姊妹兄弟們取樂因賠時道今日原所見老太〻
這裡大設春燈雅謎故必備了絲孔酒席待素入令何將孫子孫女之心便不略賜与兒子半
点賈母時道你在這裡他們都不敢說時沒的倒時我悶的慌你要猜謎兒說一个你猜〻
不看是要罰的賈政忙時道自然受罰若猜著了也要領賞呢賈母道這个自然便念道

猴子身輕站樹稍　打一菜名

賈政已知是荔枝故意亂猜罰了許多東西然後猜著了也湏了賈母的東西然後也念
个謎語與賈母猜念道

身自端方　體自堅硬　雖不能言　有言必應　打一用物

說畢便悄々的說與寶玉々會意又悄々的告訴了賈母々想了一想果然不差便說是硯台賈政聽通到底是老人々猜就是回元說快把賀彩獻上來地下婦女答應一聲大盤小盒一齊捧上賈母逐件看去都是灯節下所用所賜新巧之物心中甚喜遂命給與老爺對酒寶玉就座迎春送酒賈母因說保玉那屋上都是他姐兒們做的再猜一猜教所賈政者應起身走至房前只見第一行是元妃的寫着道

能使妖魔胆盡摧　身如来帛乳如雷　一声震隔人方恐　回首相看已化灰　打一頑物

賈政道這是爆竹嗎寶玉答道是賈政又看迎春的道

天運無功理不窮　有功無運也難逢　因何鎮日紛々亂　只為陰陽數不通　打一用物

賈政道是人算盤迎春聽道是又往下看是探春的道

階下兒童仰面時　清明節点最堪宜　遊絲一斷浮無力　莫向東風怨別離　打一頑物

賈政道好個風箏探春道是賈政再往下看是黛玉的道

朝霞誰捨兩相姻　琴邊衾裡兩無緣　曉妝不用鳴人報　五夜無煩侍女添

焦首朝々還暮々　煎心日々復年々　光陰在每須珍惜　風雨陰晴任变迁　打一用物

賈政道這个莫非是更香宝玉代言道是賈政又看道

南面而坐　北面而朝　　象憂亦憂　　象喜亦喜　　打一用物

賈政道好小如猜鏡子妙極寶玉聽了道是（甲）賈政道這一个却無名子是誰做的賈母道這个大約是寶玉做的賈政就不言語往下再看寶欽的道是

有眼無珠腹內空　荷花出水喜相逢　拍拍乘涼分離別　恩愛夫妻不到冬　　打一用物

賈政看完心內自忖道此物還倒有限只是小小年紀作此等言語更覺不祥看來皆非祿壽之輩想到此處甚覺煩悶大有悲戚之狀只是賈母見賈政如此光景想到他身體勞乏又恐拘束了他弟妹不隄高興頑耍便對賈政道你竟不必在這裡了歇着去罢讓我們再坐一會子也就散了要政一聞此言連忙答應幾个是又勉強坐了賈母一回酒方才是正吉子了回至房中只是思索着來猜吉甚麼悽惋這裡賈母見賈政去了便道你們樂一樂罢一語未了只見寶玉跑至圍屏灯前指手畫脚信口批評這个這一句不好那个破的不恰當如同鬧了鎖的猴兒一般代玉便道還像方才大家坐着說呀一會不斷文些兒風姐兒自裡間屋裡出來撵口說道你這个人就該先爺每日合你寸步兒不離才好剛才我忘了為什麼不帶着老爺攆出着叫你作詩謎兒這會子不怕你不出汗呢說的寶玉急了拉着風姐一厮纏了一會賈母又和李宮裁並平兒妙玉等說呀了一會子也覺有些困倦吩咐已交四鼓了因令將食物撤去賞賜眾人逐起身通我

伯敬看罢明日还是節呢须当早些起来明日晚上再领罢於是衆人方慢々的散去未知
次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西廂記妙詞通戲語　牡丹亭艷曲警芳心

话说賈元春自幸大观园回宫去後便命将那日所有的题咏命探春依次抄錄妥協自己裁閱

偏次

優劣改削又命在大观园勒石為千古风流雅事因此賈政命人各處選拔精工名匠大观園石鐫字

賈蓉率領賈蓉賈薔賈芹監工因賈薔曾經管過戲班子又有些聰明故賈蓉賈薔賈芹監工一日湯藥釘硃動起工来這也不在话下且說那个王皇商並建摩卷兩處一班的

十二个小道士如今挪出大观园来賈政正思想發到各庙去分住不想後街上住的賈芹

之母周氏正盤算着也要到賈政這边謀一个大小事務与兒子管、好弄些銀子使用可巧听見

這件事若果便坐轎子来求凤姐、因把素日不大作脸的做熟的便依允了想了几句话便回了

王夫人说這些小和尚道士萬不可打發別處去一時娘、出来就要永遠倘或散了若再用時可又費

事、依我的主意不如將他們竟送到各庙裏鎖禁着月间不过派一个人拿几兩銀子

去買藥来就完了说毅用去呀一声就一点儿不費事兒王夫人听了便之於賈政、听了暗道到

是提醒了我就是這樣即時喚賈璉来当下賈璉正同凤姐吃飯一聞呼喚不知何事放下飯

便走凤姐一把拉住道你且站住听我说活若是别的事我不管要是為小和尚們的事、好歹

依我这席话自此这般教了一会话贾璎道我不知道你有本事你说去凤姐听说把头一摆把快子一放腮上做个不咲的听贾璎道你当真是个顽话贾璎道西廊下五嫂子的儿子芸儿来求了我又三遍要件事情管我应了叫他等个好容易出来这件事了你又夺了去凤姐咲道你放心罢子东北角上根浅了还叫多栽的种松柏树楼底下还叫种些花草等这件出来我管保叫芸儿管这件工程贾璎道果然这样也到罢了只是明日晚上我不过是要改个样儿你就把手拍脚的凤姐听了咲的一声咲了向贾璎哼了一口便低下头便吃饭贾璎一连咲着自去了到了前面见了贾政果然是和尚的事贾璎便依了凤姐的主意说道如今有个来芹儿到不曾出息了这件事竟交给他去管也横竖总在头理的规例每月叫芹儿支领就是了贾政原不大理论这些事听贾璎如此说便依了贾璎回到房中告诉凤姐，即命人去告诉了周氏贾芹便来见贾璎进门子二人商谢不尽凤姐又做情要贾璎先支三个月的叫他写了领子贾璎批票画了押登时发了对牌出去银库上按数发三个月的共给采白花的三百两贾芹随手拈了一块摺子掌银的人叫他们画了茶果于是命小厮拿了回家与母亲商议登时雇了二辆车子来叫贾芹坐上车子一连往城外铁槛寺去了这今且说贾元春在宫中自觉大现不觉人进去无趣因题咏之后忽想那里景致自幸遇之后贾政必定敬谨封锁不曾使人进去

们前与去二十四个人来坐上车子一连往城外铁槛寺去了这今且说贾元春在宫中自觉大现

豈不好麼況家中現有几个能诗会赋的妹妹何不令他们进去居住也不使佳人落魂花柳去颜却又想起宝玉自幼在姊妹丛中長大不比别的兄弟若不命他进去恐又怕冷清了他恐不肯来未免贾母王夫人担忧须得个命他进园居住方妥想罢遂命太监夏守忠到荣国府下一道谕命宝釵等只管在园中居住不可拘泥随进去读書贾政王夫人接了这谕待夏守忠去後便来回明贾母遣人进去各處收拾打掃安設簾幙床帳别人听了还由可惟宝玉听了这话喜不自胜正和贾母盥漱要这个要那个忽见了环来说老爺叫宝玉听了好似打了个焦登時掃去兴头臉上轉了顏色便拉着贾母的好似根儿糖一般的再不敢去贾母只得安慰他道好宝贝你只管去有我呢他不敢委曲了你况且你做了這篇诗又章想是娘叫你进去住他吗你几句话不过是相你在里頭淘氣他说什麽你只好的答應着就是了一面安慰一面喚了又丫老婆来吩咐好生帶了宝玉去别叫他老子瞧着他老子一步挪不了三步跪到这边来可巧贾政在王夫人房中商议事情金釧兒彩雲彩霞绣凤茗烟在廊簷下跟着呢一見宝玉走来多报着嘴咲金釧一把拉住宝玉悄悄的咲道我这嘴上是才擦的香浸胭脂你这会子可吃不吃了彩云一把推开道人家心里不自在你还羞臊他趣这会子喜欢快进去罢宝玉只得挪進门去元来贾政和王夫人正在裡间屋裡趙姨娘打起簾子宝玉垂手侍

人只見賈政和王夫人對面坐在炕上說話，底下一溜椅子迎探，惜二人並賈環坐在那里，一見他進來，惟有起那大(那)賈環(環)點起來，賈政一舉目見寶玉站在跟前，神彩飛揚，秀色奪人(又)，賈環人物委頓舉止羞縮(縮)，忽又想起賈璉來，再看，王夫人只有這一個兒子素愛如珍，自己的鬍鬚將已蒼白，因這幾件上把(拿)不起，日(在)後恩寶玉之心不覺減了八九半晌說道：「根(跟)前(在)外頭嬉遊，漸次疎懶，如今叫(把)禁管(管)你，姊妹們在園子裡讀書寫字，你可好生用心習學，再不可分(辜)負(負)你叔(父)叔(父)一番(番)苦意。」王夫人便拉他在身傍坐了，他姊妹三人依舊坐下。王夫人摸(摸)着寶玉的(脖)項說道：「前日的九藥多吃完了麼？寶玉答(回)道：「還有一九。」王夫人道：「明日再取十九去，天(天)熱，臨睡的時節叫襲人(服侍)你吃了再睡。」寶玉道：「(是)。」(又)想(想)着打發我吃的(寶)政(政)道(說)：「(是)。」(惟)恐(恐)襲人(是)(有)(又)王夫人道是了，(寶)頭(寶)政道：「(是)。」頭不管叫(叫)什麼(麼)，是誰(誰)習(習)(慣)起(的)這樣名字。」王夫人見賈政不(不)(喜)歡(歡)，便替寶玉掩飾道是老太(太)起的，賈政道：「老太(太)，(太)如何知道這樣的話，一定是寶玉。」見瞞不過，只(只)得起身回道：「因素日讀(讀)(書)曾記得古人有(有)(詩)云：『花襲人知(知)(重)暖，因這(這)(兩)(個)字頭，(性)花便隨口起(起)了這(這)(兩)個名字。」王夫人忙向寶玉道：「你回去改了罷，老爺(爺)也(也)(為)(為)這小事生氣。」賈政道：「(事)也(也)無(無)妨(妨)，(礙)又何(何)用改(改)，(更)可見寶玉不務正(正)業在這(這)(些)(些)(歪)(歪)(詩)(詞)(詞)(曲)上做工夫，(做)(工)夫(夫)(作)(詩)的(的)(書)(呆)(子)(子)還(還)不(不)去，去(去)寶玉(玉)(王)夫人(人)也(也)忙(忙)道(道)去(去)罷，只(只)怕老太(太)等你吃飯呢。寶玉答(答)應了(了)(一)(一)(個)慢(慢)(慢)的(的)退(退)出(出)，向(向)金(金)(釧)(釧)兒(兒)(咳)(咳)(嗽)(嗽)(有)(伸)，舌(舌)頭(頭)(光)(光)(帶)(帶)(着)(着)(眼)(眼)(淚)(淚)(的)(的)(老)(老)(媽)(媽)，(一)(一)(溜)(溜)(烟)(烟)去(去)了(了)(剛)(剛)(至)

穿堂门前只见袭人倚门立在那里一见宝玉早要回来堆下咲来问咐你做什麽宝玉告诉说没有什麽不过怕我进园去闷氣吩咐一面说一面至贾母跟前回明原委只见代玉在那裡宝玉问他你住那一處好代玉心里正难等这事忽见宝玉问他便咲道我心里想着潇湘館冰我爱那几竿竹子隐着一道曲栏比别處更觉幽静宝玉听了拍手咲道正合我的主意我也要叫你住過来我就住怡红院你们日後便遷人進去分派收拾薛宝釵住了蘅蕪院林代玉住了潇湘館賈迎春住了綴錦樓探春住了秋掩与嵩惜春住了藕凫軒李氏住了稻香村宝玉住了怡紅院每一處添双丫老媳一四个丫頭除各人奶娘子跟不等外另有專管收拾打掃的人至二十二日一齐進去發帖因内花招綉帶柳梢香九不的前番那等寂寞了闲言少叙且说宝玉自進園来心滿意足再无别项可生貪求之心了每日只和姊妹丫頭们一處或讀与寫字或彈琴下棋作画吟诗以致描鸞刺凤闻草嚼花依吟悄唱拆字猜枚無所不至到也十分快樂曾作即事诗数首雖不算好却是真情真景

春夜即事云

霞綃雲幌徑鋪陳隔巷蘇更听未真枕上輕寒窓外雨眼前春色夢中人盈盈粉淚誰能拭漠漠閑愁誰與伸悵望東風無一語拋殘繡線恨頻頻

夏夜即事

倦繡佳人幾晨長金籠鸚鵡喚茶湯窓明麝月閒窺鏡室露松雲品御香琥珀枕傾荷露滴玻瓈檻納柳風涼水亭處，青紈動蕉扇銖樓倚晚粧

秋夜即事

絳雲軒裏絕喧嘩桂魄流光浸茜紗苔鎖石紋客睡鶴井凝桐露濕梧鴉枝裊婢至舒金鳳倦攏人歸落翠花靜夜不眠閒酒渴沈烟重撥柔熏茶

冬夜即事

蘭

幽魂竹夢已三更錦鴛鴦暖未成松影一庭惟見鶴梨花滿地不聞鶯女媧翠袖詩猶冷公子金貂酒力輕却喜侍兒知試茗掃將新雪及時烹

天津圖書館藏

…了的未免心裏有一件事不曾見過便走到坊內把古今小說並那兒燕合德…那傳奇幽脚本買了許多來…寶玉看寶玉一看見便如…珍…寶玉若…嘱咐他不可拿進園去若叫人知道了我就吃不了兜着走…了寶玉那里捨得不拿進園去…那日正是三月中…早飯後寶玉…了一套頂上無人時自看那粗俗過露的都藏在外面…房…那日正是三月中…早飯後寶玉携了一套会真記走到沁芳閘橋那边桃花樹下一塊石上坐着展開細看正看到落紅成陣只見一陣風過把樹上飛花吹下一大半來落得滿身滿…滿地皆是寶玉要抖…下來恐怕脚步踐踏了只得…了那花瓣兒在…邊抖在…內那花瓣浮在水面……旋沁芳閘去了回來只見地下還有許多寶玉正…間只听背後有人說道你在這里做什麼寶玉一回頭却是代玉來了肩上担着花鋤掮着花囊手內拿着花幕寶玉道好…罷把這…花掃起來…在水裡我才撂了好些在那裡…代玉道撂在水里不好你看這裡的水干净只一流…去有人家…仍旧把花鋤掮了那嘴角上我有一个花塚如今…了來收在這絹袋裡拿土埋上日久不過…化了豈不干净寶玉听了喜不自勝…道我教不…你來收拾代玉道什麼…寶玉見問…的藏…處便說道不過是中庸大學代玉…道你又在我跟前…鬼趣早…給我瞧…好多着呢寶玉道好妹…要論你是…不怕的你看了好又別要告訴人真…是好文章你看了…連飯也不想吃完一面說一面…了過去代玉

把花具放下接書來從頭看去越看越愛不過頓飯工夫將十六齣俱已看完但覺詞藻警人餘香滿口
直看完了書却只管出神心內還默默的記誦寶玉道妹妹你說好不好代玉道果然看了這一齣
了曼倩多病身你就是那傾國傾城貌代玉聽了不覺帶腮連耳通紅雙腮直豎起來道似這樣的胡
了似的那非聊的眼微腮帶怒唇含嗔指寶玉道你這該死的胡說好的把這淫詞艷曲教了
來了寶玉急了忙向前攔住道好妹妹千萬饒我這一遭兒若是我說錯了若有駁負你明日我吊表
走寶玉聽了忙向前攔住道好妹妹千萬饒我這一遭兒若是我說錯了若有駁負你明日我吊表
里叫丫頭篦頭篦不下來要八著你明日做了一品夫人病老歸西的時候我往你墳上替你駝
一碑去說的代玉哭的一声咲了一面亲着眼一面道一般啼的這麼個樣兒還只管胡說呢未是丫
銀樣嘴給頭蜜玉聽了咲道你這丫頭呢我也告訴去代玉羞道你說你會過目成誦難道我就不能一目十行
麼寶玉一面收書一面咲道正經快把花埋了罢別裡那个了二人便收拾落花正才掩埋妥協只見襲人
走來說道那里沒找到妹在這裡那边大老爺身上不好姑娘們多過去請安老太太叫打発你去呢
快回去換衣裳去罢寶玉听了忙拿了与別了代玉回着襲人回房換衣不題這裡代玉見寶玉去了又听
見東邻妹妹也不在房自己闷的正欲回房刚走到梨香院墙角边只听墙内笛韻悠扬歌声婉轉代玉便
知是那十二个女孩子演習戲文不免侧耳细听

聽內明白一字不落唱道　元來桃紫嫣紅開遍似這般美好韋斷井頹垣代玉聽了到也十分感慨纏綿便止住步側耳細聽又聽他唱道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聽了這兩句不覺點頭自嘆心中自忖道　元來戲上也有好文章可惜世人只知戲名頓置其中趣味想畢又淺嘗不該悞想想搆了聽曲又側耳聽他唱那幾句你看那花美春仍水流年代玉聽到這兩句不覺心動神搖又聽道你在畫閨自憐幽怨這句越發聽的癡了站立不住便一驟身坐在一塊山子石上細嚼這花美春仍水流年八個字的滋味忽又想起前日見古人詩中有水流花謝兩無情之句又看詞中有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之句又看有人傳見兩廂記中有流水無情二字一時想起來煞是在一處得細細領度不覺心痛神馳眼中落淚正沒個消文忽看見有人在那裏看書代玉走上前去一看是說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醉金剛輕財尚義俠　癡女兒遺帕惹相思

話說林代玉正自情思纏逗纏綿固結之時忽有人從背後擊了一掌說道你做什麼一个人在這里賊頭賊腦的呆了一跳回頭看時不是別人却是香菱代玉道你這沒了魂兒的這會子打那裡來香菱道我來請我們姑娘的我找了你們來隔也找你們不見你們來隔也找不見你說這二奶奶送了什麼茶葉給你的走里回來去坐着一面說着一面拉了代玉的手回消湘館來果然鳳姐送了兩小瓶上用新茶來代玉和香菱坐下說呀一回香菱去了却又且說宝玉被襲人找回房去只見妃夾歪在床上看不快換了衣服走呢襲人便進房去取衣服宝玉坐在床沿上脫了鞋等襪子穿的工夫回頭見妃夾穿着桃紅綾子袄光青緞子背心來着白綾油汗巾兒臉向裏低着頭針線腾子上帶着丸妃夾穿着桃紅綾子袄光青緞子背心來着白綾油汗巾兒臉向裏低着頭針線腾子上帶着丸兒宝玉便把臉凑在他脖項上聞那新油氣用手摩挲莫白膩不在襲人之下真正便宜死頭子宝玉便把臉凑在他脖項上聞那新油氣用手摩挲莫白膩不在襲人之下真正便宜死頭子上身去証妃夾嗔道好姐姐把你嘴上胭脂賞我吃了罢便把臉蹭是的粘在身上妃夾便叫道襲人你出來照你跟他一輩子也不动还是這麼着襲人把了衣服出來向宝玉道左动右动不改右动也不听你到底是怎麼樣你再這麼着這丫地方可就难住了替他穿襲同妃夾往前面來見過

賈母等至外面人馬俱已齊備刚欲上馬只見賈璉又請安回來說二人对面说了几句话只見傍边闪出一个人来请宝叔安宝玉看时只見这个人细長臉兒長挑身材年紀只好十八九歲生的倒也有实斯文清秀到也十分向善只是想不起是那一房的叫什麼名字賈璉咲道你怎麼發獃連他也不認得他是後廊上住的五嫂子的兒子並兒宝玉道是了，我怎麼就忘了因问他母親好這会子什麼勾當賈芸指賈璉道我二叔说句话宝玉道你到比先越發出挑了到像是我的兒子賈璉咲道好不害臊人家比你大四五歲呢就管你做兒子了宝玉道你今年十几歲了賈芸道十六了宝玉道这就是了俗语说的摧車裡的爺一拄拐棍的孫一点也不差年紀大山高遮不住太陽自從我父親沒了這几年也无人照管教道若宝叔不嫌姪兒養夯認做兒子就是我的造化了賈璉咲道你听見了認了兄子不是好閒文的呢宝玉道你明兒閑了只管来找我别和他們鬼，崇，的这会子我不得閑你日後再与我和你说天話兒我帶你園裡頑去说着又赶上馬乘小廝圍隨往賈赦這边来見了賈赦不过是偶感风寒兒寒先述了賈母问的话並自己请了安賈赦先站起来回了賈母话次後便唤人来帶賈璉進去又屋裡坐着宝玉顧命退出来至後面進入上房那夫人見了他来先站起来请過賈母的安宝玉方請安那夫人拉他上炕坐了方问别人好又命人倒茶来一鍾茶未吃完忽見賈琮来问宝玉好那夫人道那里我活猴子去你那奶媽子死絕了也不收拾，你要的里眉烏嘴那里像大家子爺们的

統手正說自只見賈環賈蘭小叔姪及丫也來了請過那邊又安便在椅子上坐了賈環見寶玉同那夫人坐在大坐褥上那夫人又有最襲要抬身他早已心中不自在了不多時賈蘭起身告辭寶玉見他們要走自己也就起身要一同回去那夫人咲道你且坐着我還和你說話寶玉只得坐了那夫人向他丫道你們回去各人替我問你各人的好親好你們姑娘姐妹們在這里咒悶的我頭疼今日不留你們吃飯了賈環賈蘭答應着便先退去了寶玉道可是姐們多遠來了怎麼不見那夫人道他們坐了一會子往別屋里去了寶玉道大娘方才說有說話不知說什麼那夫人道那里有什麼話不過叫你等着同你姊妹們吃了飯去還有一丫好頑東西給你帶回去頑娘兒又丫說話時不覺早飯時候調調椅子擺列盃盤妞妞姊妹們吃畢飯寶玉先去辭了賈政同姊妹們一齊回家見過賈母王夫人等各自回房安置不在話下且說賈芸見了賈璉因打听打听什麼事情賈璉向他說道前日到有一件事生來倘你嬸娘再三求了我給了賈芹了他許我說明日園子里還有几處要栽花木的地方等這丫來倘你嬸娘再三求了我給了賈芹了他許我說明日園子里還有几處要栽花木的地方等這丫來一定給你就是了賈芸听了半晌說道既是這樣我就等着罢了也不必先在嬸子跟前工程出來提我今日來打听的話到跟前再說也不遲賈璉道你提他做什麼我那里有這些工夫說閑話兒明日一五更還要到兵邑走一淌溜滑當日赶回來練好你先等着等後日起更以後你來討信兒罢了我不得閑說着便回身換衣服去了賈芸出了榮國府回家一路思量想出一丫主意來便

他母舅卜世人家来原来卜世仁现间香料铺方绪从铺子里回来，见贾芸进来彼此见过
了没你问他这早晚作应事呢？来了贾芸道有件事求舅，帮衬我现有一件要紧的事用些冰片
麝香使用好多旧，每样赊四两给我八月里按数送了银子来卜世仁冷哭道再休提赊欠一事
前日也是我们铺子裡一个赔计替他的亲戚赊了几两银子的货至今找还未还因此我们大家赔
上五千合同再不许替亲友赊欠谁要犯赊了罚他二十双银子的东道是趁年铺子的况且如今这个货
也短你就拿现银子到我们这種不三不四的小铺子裡来買也还没有这些只好倒扇儿去買这
是一定的你那裡有正经事不过赊了去又是胡闹你只说旧，见你一遭儿就派你一遭儿不是你
小人说家狠不知好歹也要做五千主见赚几个钱养家穿是穿吃是吃的我看着也喜欢贾芸道
旧，到说的有理事我父亲没的时候儿我年纪又小不知事後来听见我母亲说多亏旧，们看我家
从主意料理的丧事难道旧，不知道还是有一点儿有又间房子呢是在我手裡发起了不成巧
媳妇做不出没米粥来呀我怎麼样呢还亏是我要是别人死皮赖脸的三日又头儿来缠要
三升米二升豆旧，也就没法儿呢卜世仁道我的儿旧，要有还不是快的麼我天，和你旧母说愈你
没个计策儿你但凡要立的起来到你大房裡就是他们爺儿们见不着便不个气和他们的丧
家管事的人们搪，和，也弄个事儿卖，前日我生城去遇见你们三房里的老四带着小伴而来又

着四五輛車有的五十個和尚道士往家裏去了他那不丐餘千就有這樣的好事兒到他身
上了賈芸聽了見勞叨的不堪便起身告辭卜世仁道怎麼這個時候兒還在這裏吃了飯再去罢一句話未說完只聽
他娘子說道你又糊塗了說着沒有米這里買了半斤起來下給你吃這會子還在胖呢面下外甥捱
餓不成卜世仁道再買半斤來添上就是了他娘子便叫女兒銀姐兒往對门王奶奶家有錢借
几百文你說明日就送去的夫妻又丫說話那賈芸早說几丫不用賣事去的去影去踪了不言卜家夫
妻且說賈芸賭氣离了舅母家一連回了幾回心下正自煩惱一边想一边低着頭只管走不想一頭
就碰在一丫醉漢身上把賈芸唬了一跳那醉漢罵道瞎你媽的暗了眼睛的碰起我来了賈芸
聽聲音像是熟人仔細一看原来是那醉漢上把抓住对面一看不是別人却是紫陽伙二是丫潑皮專
放重利在賭場吃飯專愛吃酒打架衆人背取了利不吃醉回来不想被賈芸碰了一頭正沒
好氣抬起拳就要打那人說道老二住手是我冲撞了你伙二听見是熟人的語音將醉眼
睁開看時見是賈芸忙鬆了手翅起首來道元来是賈二爺快死！這会子往那里去賈芸
道告訴不得你平白的吃又討了丫沒趣伙二道不妨有什麼不平的事告訴我、替你出氣這三街
六巷平他是誰賈芸得罪了我醉金剛伙二的衙門衆教他人家散賈芸道你且別生氣听我
告訴你這緣故現有便把卜世仁一段事告訴了伙二，，听了大怒道要不是食客我便罵出好

话来，真正羞死我也！你也不（把）愁（瞅）我这里现有几两银子，你（要）用，只管拿去使，不拘你我做（作）
（我们的街坊这邻右是不要利不的）
一生街坊，我在外头有个东张的人，你都是没有向我张过口，也不和你厮虑（厮）来（厮）往，交（交）
个朋友，怕甚么？也不知你怕我难（难）还利钱，拿（拿）这银子，我是不要利钱的，也不写文书，若（若）说怕（怕）
（一）
你的，等（等）来就不取你（你）的了。一面说，就（就）从搭包（包）内（内）揭出一色（色）银子来，实（实）实（实）心不自思（思）来（来）曾（曾）倪二（倪二）虽（虽）然
（独）
滚（滚）发（发），颇（颇）却因人而健（健）颇（颇）的（的）有义（义）侠之名，若今日不领他（他）这情，怕（怕）他（他）嫌了（了），（同）
改日加倍还他（他）。也到罢了（了），便（便）道（道）：老二（老二），你果（果）然是个（个）（汉）子（子），我（我）曾（曾）不想（想）自（自）来（来）和（和）你（你）张（张）口（口），你（你）是（是）来（来）见（见）你（你）南
（南）边（边）来（来）有（有）胆（胆）量（量）有（有）做（做）事（事）的（的）人（人），你（你）我（我）们（们）这（这）等（等）去（去）就（就）为（为）的（的）你（你）通（通）不（不）理（理）我（我），再（再）向（向）你（你）张（张）口（口），你（你）量（量）情（情）借
（借）给（给）我（我）今（今）日（日）现（现）成（成）高（高）情（情），（）最（最）不（不）虑（虑）回（回）来（来）（还）（还）倒（倒）写（写）了（了）文（文）约（约）（过）来（来）。（）倪（倪）二（二）道（道）：（）哥（哥）（）拿（拿）（）说（说）（）话（话）的（的）（）不（不）（）求（求）（）那（那）（）时（时）
（大笑）（这不过是大哥三句不离本（本）行（行）的（的）（都）（着）（）
（要（要）骂（骂）之（之）（）我（我）（）不（不）（）得（得）了（了）
（）（）（）

便怎麼處心內躊躇不決又想道不好等那件事成了也可加倍還他遂一直走到錢鋪裡將銀子
稱了稱一共四十兩賈芸見他不撒謊心中越發歡喜即將銀子收起來回身出了門仍舊到廊下
先將倪二的話稍到方回家來見他母親在炕上拈線見他進來便問那里去了一天賈芸恐他母親生
氣便不提卜世仁的事只說在西府里薛蝌二叔來看問他母親吃了飯不曾他母親說吃過了倍
你的飯在那里呢他們拿過來我吃畢那天已是掌灯時分賈芸吃了飯收拾安歇次日一早
起來洗了臉便出南門大香鋪裡買了香燭便往榮國府來打听賈璉出了門賈芸便往後
面來到賈璉院門前只見几个小廝拿着大高笤帚在那里掃院子呢忽見周瑞家的從門
裡出來叫小廝們先別掃出來了賈芸忙問道二嬸娘往那裡去周瑞家的道老太太想必
是裁什麼尺頭正說着只見一群人簇着鳳姐出來了賈芸深知鳳姐是喜奉承的故排場的忙
把手過着恭敬站在一邊等鳳姐過去不敢仰視鳳姐連正眼也不瞧仍往前走着只問他母親好怎麼不來
賈芸道只是身上不大好到時常記掛着嬸娘要來瞧瞧不能來鳳姐道可是你會撒謊不
是我提起他來你就不說他想我了賈芸笑道姪兒不怕雷打就敢在長輩前撒謊昨日晚上還
提起嬸娘來說嬸娘身子生得單弱事情又多虧嬸娘海大精神竟料理得周全要是差一
点的早累得不知怎麼死了鳳姐听了滿面是笑不由的止了步問道怎麼好的你娘兄又干

在背地里说起我来贾芸道有个缘故只因我有个极好的朋友家里有几个不现向开铺子
回他身上骗了个通判前程送去云南不知那一府连家眷一有去他便收了点铺不消了把账物攒
了攒该人的给人该账发了卖的卖钱发了这贵的卖分送了亲朋他就送了四两冰片四两麝香我就和
我母亲商量着卖转卖不但卖不半原价而且费来拿这来银子买这个做什么便是有本的大
家子也不过几十两的卖着就是人也没有现银子的因此我就想起嫡舅母来往年间也还
见面子大包的良子买这些东西别说今年贵妃进了宫这个端阳节不用说这些香料
风姐正是要办端阳的节礼採买香料等项的时节忽见贾芸来所以未听他十分话心不足是
津贾芸是喜欢便命丰儿接过来送了茶去文给平儿又道看你很知好歹性通你叔叔常
提你说你说话也明白心里也有识见贾芸听了这话便打进一步来改意问道元来叔也曾提
我母风姐见问要告诉他事情办的话又恐他看轻了只说有事一时想不起来不要告诉他那话到时候
看看我见不得来再来商量等进去事办成了再来回他贾芸只得应了又坐了一回方才出来
闲话便往贾母那里去了贾芸心不好提防只得回来因昨日见了宝玉叫他到外书房等着
宝玉吃了饭又进来到贾母那边仪门外椅霞院里间书房里来只见茗烟锄药

斷不敢領命去的小情還有那花枝本作鶴主的丫人在房檐上掏小雀兒頑賈芸進來瞧內把
脚一跺說道小猴兒的淘氣一面說一面進來賈芸便笑道你若不要落雀兒了我你空
兒的丫頭在門前便說道好一正抓不着丫信兒呢賈芸見了若烟忙就趕
出來問怎麼樣了若烟道等半日連盲也沒个人出來這就是宝二爺屋里的好姑娘你進去帶个
信兒就說廊上住的二爺來了那个頭聽說方知是本家的爺們便不理論
把賈芸打了双眼賈芸道什麼廊上廊下的就說芸兒就是了半晌那个頭答咲
二爺更請回去罢有什麼話明日再來今日晚上清空我回我們本若烟道這麼
他今日也沒瞧中覚自然吃的晚飯早晚上又不下來難道只是叫二爺在這里等着不成不如明日
來是正經賈芸有人帶信兒那裏來不中用的他不過帶着罢了那麼
兒賈芸听這个頭說話簡便得要問他名字因是宝玉房裡的又不便問只得說道這話到是
我明日再來說着便往外走若烟道二爺吃了茶去賈芸說不吃茶我還有事呢賈芸

这里回家至次日早起又来至大门前巧遇凤姐往那边去请安才上了车见贾芸来便命人叫住隔窗子道芸儿你竟有胆子在我跟前寻思性道你送来东西给我无来你有事求我昨日你叔才告诉我说你求他贾芸道求叔的事嬸娘提我正没空呢早知道这样我竟一起头儿求嬸娘这会子也早完了谁承望叔竟不能的凤姐道性道你那里没成儿昨日又来找我贾芸道嬸娘回辜负了我的孝心我并没有这个意思若有这意思昨日还不求嬸娘呢今嬸娘既知道了我到要和叔叔说少不得求嬸娘了好歹疼我一点儿罢凤姐道你们要栽远路而走呢我在那儿早告诉我声儿有价本不成倘多大点子事就误到这会子那园子裡还要种树种花呢我正想不出个人来你早来不早完了贾芸道凭是这样明日嬸娘就派我罢凤姐半晌说道这个我看着不大好等明年正月裡的烟火灯炮那个大宗儿下来再派你罢贾芸道好嬸娘先把这个派了我将果然这件办的好再派我那个凤姐哎道你到会拉长蛐儿罢是你叔说我不管你的事我不过吃了饭就过来你到午错的时候来领银子后日就进去种树说着命人拿了一张香单一递去了贾芸喜不自禁来至绮霰斋打听宝玉谁知宝玉一早便往北静王府里去了贾芸便呆呆的坐到晌午打听凤姐回来便写了个领票来领对牌至院外命人通报了彩明走出来拿了领票进去批了银数年月一併好牌送与贾芸接了看那批上银数批了二百两心中喜不自胜走到银库上来将牌票递了领了银子回家告诉他母亲大喜次日

立更賈芸先找了倪二將前銀按數還他那倪二見賈芸有錢手便按數收下面還賈芸本不賈賬且說宝
玉自那日見了賈芸留說着他明日進來說話這元是富貴公子的口角那里還把這事放在心上因而就忘
了這日晚上從北靜王府中回來見過賈母王夫人等回至園內換了衣服正要洗澡襲人因被薛宝
釵嗔了打結子去欵玫碧痕又下去取冰睛雯又因他母親的生日接了出去了射月又現在家中養
病盛還有几个做粗活的丫頭伺候着叫不着他剛多出去頑去了不想這一刻工夫只剩了宝玉在屋里
倘生要茶一連叫了双三声才見双三个老婆子走進来宝玉見了連忙搖手說罢了不用了
老婆子出去了宝玉自己下来拿了碗向茶壺去倒茶只听背後說道二爺仔細燙了手讓我来倒
一面走上来早接了碗過去宝玉倒唬了一跳问你在那里的忽然来了唬我一跳那丫頭一面遞茶一面
回說我在後院子里才從里間過來難道二爺就沒听見脚步响宝玉一面吃茶一面打量那丫頭
穿着几件半新不旧的衣裳到是一頭黑鬒的好頭髮容長臉面細挑身材却十分俏麗宝玉看了便咲道
你也是我屋里的人麼那丫頭道是宝玉道既是這屋裡的我怎麼不認得那丫頭听說便冷咲一聲
道爺不認得的也多呢宝玉我一个又不通茶通水拿東拿西眼面前的事一年半載不做爺那里認得
兒宝玉道你为什麼不做那眼面前的事那丫頭道這话我也难說只是有一句话回二爺昨日有一个行
为芸二来找二爺我想二爺不得空便呼着烟回他呼他今日早起来不想二爺又上北府去了剛說

到这句话只见秋纹碧痕啼哈进来又人提有一桶水一手撩看衣裳漱撒的那个顾忙进来去接那秋纹碧痕正对面抱怨你溅了我的裙子一个说你踢了我的鞋忽见走出一个人来二人看时无奈是小红二人便变色不言将水放下忙进房来照照里并没别人只有宝玉心中便知不自在只得预备下洗澡之物待宝玉脱了衣裳便带上门出来走到那边房内便找小红问他你方才在屋裡说什么小红道我何曾在屋裡的只因我的手帕子不见了进後头找去不想二爺要茶姐们一个没有我倒了茶姐们就来了秋纹听了气脸红道没撿面的下流东西正经叫你提水到叫我们去你不撿自己做些巧宗儿里头藏着是你姊妹难道我们倒跟不上你也拿镜子照照配递茶递水不配碧痕道我明日说给他们要茶要水递东拿西的偺们要别动不动叫他去秋纹道这还不好我们做了再让他做你一句来一句正闹着只见李老妈进来传凤姐的话叫有人带同四个进来种树叫你们快紫绡把衣服裙子别混晒混收那土山一带桐花芭蕉横生可别混跑秋纹道明日是谁带领进来那婆子道是什么薛大爷薛二爺的亲戚来了秋纹听了心内暗想道这话别的还罢了若说亲戚来了明白就知是昨日见的那个人了原来这小红本姓林小名红玉因玉字犯了宝玉二人的名字便改叫他小红无奈是贾府中世仆他父母现在收管着房田事务且听下回分解

這小紅年方十四進府當差把他派在怡紅院中倒也清幽雅靜不想他未命伴怡宝玉等進大觀園居住偏生這一班兒又被宝玉喜了這小紅雖然是个不語事体的丫頭心內便想向上攀高每要在宝玉面前現美現美只是身边一个人都是伶牙俐齒的那裡插的下手去不料今日纔有此情趣又遇秋紋等一場惡語心內早厌了一半正沒好氣恕恨所見老婆一說越要美未免心中一動便向下的回房睡在床上暗思畢竟未露出自己沒情沒趣的恕呵的空叫低低的哭泣現你的情由成拾在這裡呢小紅听了忙空走來看時不是別人正是賈芸小紅不覺動面含羞回過二爺在那裡拾著的只見那賈芸笑道你過來我告訴你一面說一面就上來拉他的衣裳那小紅腸的待身一跑却被門檻子絆倒要知祸的下回分解

（右八行，原另紙繕寫附粘於第二十四回第六頁後半頁，接第十二行「他父母現在收管各處房田事務」句）

第二十五回

魘魔法叔嫂逢五鬼　通靈玉姐弟遇双仙

話說紅玉心神恍恍惚惚迷迷濛濛忽然聽得有人叫他說：「寶二爺醒醒罷！」紅玉聽了，只得強打精神，睜眼一瞧，原來是個丫頭，名喚小紅，是賈芸託他遞送手帕香囊，通過幾次音信的。紅玉便問：「你來做什麼？」小紅道：「我來了半日，你睡得這麼香，我不敢驚動你。」紅玉道：「我昨兒一夜沒睡，今兒乏了，纔剛合眼，你就來了。」小紅道：「我有句話，要問你呢。」紅玉道：「你問罷。」小紅道：「你和芸二爺是怎麼個意思？」紅玉聽了，不覺紅漲了臉，說道：「我和他有什麼意思？」小紅道：「既沒什麼意思，他為什麼天天在這裏打聽你？」紅玉道：「我不知道。」小紅道：「我也不信。」紅玉道：「你愛信不信，我也沒法兒。」小紅道：「我聽見他說，要求寶二爺在老太太跟前說說，討你出來，給他做個二房。」紅玉聽了，不覺紅了臉，說道：「你別胡說，我不出來，也沒人敢娶我。」小紅道：「我也是這麼說，但是我聽寶二爺的口氣，倒是願意的樣子。」紅玉道：「你別聽他的話，我是不出來的

而回房去了。寶玉不敢多言，只說他身上不快，多不理論。次日就是王子騰夫人的壽辰，那里打發人來請賈母王夫人。見賈母不去，也不去了。倒是薛姨媽同邢夫人帶了迎春探春惜春寶玉一齊去了。至晚方回。那王夫人見賈政不在，便拿了一本金剛咒來抄。賈環便拿了一本，也在那裏亂抄。一時抄畢，王夫人叫彩云倒茶。一時又叫金釧兒：「前日原廠恩他的有剩的賞錢，你收了些，買些什麼吃罷。」金釧兒道：「我已經見王夫人回過了，不要了。」王夫人道：「你別瞧我如今不理事，我也看出來了。彩云雖沒良心的，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正說有些見識。」金釧兒道：「今日九位客，戲文好，酒席也豐盛，我不大吃，只見了王夫人一規一矩，說了幾句話，便命人送妹妹脫了一件褂子，便一頭躺在王夫人炕上。王夫人便滿臉滿臉摸著寶玉，也教脫了褂子，便一頭躺在王夫人炕內

眼看救不来手把手教他 向宝玉臉上一推只听宝玉嗳哟的一声滿屋里嚷嚷人多哄上一亂 (連推帶扯的拉過来一面)
打点看时只見宝玉滿臉滿身灵是油王夫人又急又氣一面令人来請宝玉擦洗一面又罵賈环凤姐三
步又步跑上炕去替宝玉收拾着又说老三还是这么(毛)脚鸦是的我说你上不得高抬赵姨娘(时常)也
该教导他一句话提醒了王夫人(那王夫人不聞賈环便叫过赵姨娘罵道)(来)(教出这種黑心凤種子来
也不管(教训)几番几次我多不理论你们(縱)了意越發上来了那趙姨娘(来)(自幸坐常怀恨忍气吞心不
凤姐宝玉及十岁不敢露出来如今賈环又哄了褔受这場恶氣不但吞聲(也上去說着他們)(不敢)承受而且要去(都)宝玉收拾只
见宝玉左臉上(也)(時刚)了一塊(紫)(没)(伤)幸而眼睛(时刚)竟沒動王夫人看了又是心疼又怕明日賈母(时刚)問起(怪)(一面)回答
急的又把趙姨娘數落一頓(一面)(又)命取敗毒消腫藥来(时刚)敷上宝玉道虽然有些疼
还不妨事(叫)明日老太(太)问起(只說)是我自己(失)(手)(碰)的(时刚)(不)(关)凤姐道(就)(说)是自己(失)(手)(碰)的也要罵人(那)(什)(么)不小心(着)着
哄你(哭)(时刚)(不)(住)横豎有一場氣生(时刚)到明日老你怎么说(一面)王夫人命人好生送了宝玉回房去(一面)(袭)人等見了
(那)(时刚)林(时刚)代玉見宝玉出了一天门就覓问的很(时刚)(不)(住)(时刚)(时刚)(时刚

有什麼自藏自的南說一面強救自勝手雖的離間他疼的怎麼樣寶玉通也不很疼養一又日就好了代玉坐了一回剛回身去了十箱事語次日寶玉見了賈母無可自己承認是自盜的不肯前人相干免不得賈母又把跟從的人罵一頓過了一日就有寶玉寄名的乾娘馬道婆進榮國府來請安見了寶玉瞧了一大跳問其緣由原來是邊的便宜頭嘆息一回向寶玉臉上用指頭畫了幾畫口內唧唧咕咕的又念誦了一回說道要包就好了這不過是一時冤災又向賈母道老祖宗那裏知道佛法的利害大凡卿王公卿相人家的子弟這一生長不未便有許多促狹鬼跟首他得空便掇他一下或拍他一下或吃飯時打下他的飯碗來或走路推他一跤所以作的那些大惡死孽多有長不大的賈母聽此說便起身問這有什麼佛法解釋沒有呢馬道婆道這個容易只是普他多做些因果善事也就罷了那經上還說西方有位大光明普照菩薩專管照耀陰暗鄙棄若有善男信女虔心供奉者可以永佑兒孫康寧安靜再無魔魅侵擾檀客善男虔心供奉這位菩薩馬道婆說不過也不值什麼撒香爐供養之外一天多添几斤香油点上大海灯這海灯便是菩薩的現身法作晝夜不敢息的賈母道一天一夜也得多少油呢申量許我●也每做這件功德滿道婆說便宜道也不拘隨施主善意們隨心像我家里就有好几處的王妃誥命供奉着呢南安郡王府裡的太妃他許的願心大一天是四十斤油一斤灯草卽海灯只比紅罩小些錦緞廠的誥命次一等一天不過二十斤

油还有几家领有二斤五斤的不等不拘数那小家子穷人捨不得这点的就是大的也未必少不得
替他点一点贾母听了点頭思忖馬道婆道还有一件若是为父母尊亲长年纪多捨此东西好若说係老祖
宗的今为宝玉捨多了（舍）（多了）（那不得）（怕哥兒）（担）不起（到）折了福要捨大则之斤小则五斤（也）就是了实母道
你说是这麼样（样就）（麼样）便一日五斤香难（香油）为何月（打点现）（月）闹了去馬道婆（道）（婆）（添）一听阿弥陀佛善哉善萨贾母
又（对）人来吩咐（吩咐）凤姐（凤）宝玉名门（外）（时）（那）拿几串（串）（子）交给（他的）小厮们（一路捨施佑）（小）（厮）（们）带着（着）（带）（着）（着）（着

了又个指頭來馬道婆会意問道可是雉二奶、赵婶娘咋的忙摇手兒走到门前掀簾子向
一看見
四面無人才轉來向馬道婆悄、说道了不動提起这个主兒来真把人羞殺教人一言难尽
我和你、打个瞎兒哑谜兒来、要不是叫他撇到娘家去我心不是个人馬道婆見他为此说便
探他的氣道还用你说难道看不出来的也方你们心里通不理论只是他去到之时赵婶娘道我
的娘不是也去谁还敢把他怎麽样嗎馬道婆听说里手中呆半晌说道不是我说的造谣的话你
们沒有本事也难怪别人明理不敢怎麽娘暗里也就算计了还等到如今赵婶娘听这话里有
话心
内暗、的欢喜便说道怎麽暗里算计我倒有这个心只是沒有这样能拿人你若教给我这法
子我大、的谢你馬道婆听这话打动了一处便改意说道阿弥陀佛你快休问我、那里知道
这些事罪过、的赵婶娘道你又来了你是最有济困扶危的人难道就睁着眼的看人家摆佈
死了我们娘兒又个不成难道还怕我不谢你嗎馬道婆咲道若说我不忍叫你娘兒们受人折磨
还由可若说谢的这个字可是你错着了就便是我、希罕你的谢靠你有什麽东西打动我
見赵婶娘听这话心里活动了便道你这个明白人怎麽糊塗起来了你若果法子灵验把他两个绝
了明白这家私不怕不是我、的那时你要什麽不得呢馬道婆道那时候事情妥當了又去
混攪你还理我呢赵婶娘道这有何难我、手里实实沒什麽也零碎攒了几文摸已还有几个

衣服替了你先拿去下剩的我寫了欠銀子的文契給你你拿回本家人也都知道
道婆道果然連夜拿銀送來賈璉收了欠契又寫了一張字據交到屋裏將銀子
馬道婆道等你先拿去做個香燭供養作壽明兒好馬道婆道阿彌陀佛說着
伸手先在銀子包兒上摸了一把方纔收了欠契又寫了一張字據遞與馬道婆
不敢看出來滿口裏念佛說着出了門去了賈璉回來見了王夫人說了一回話
兒出來到書房裏坐着小廝們倒茶來吃了一袋煙的工夫纔起身往裏走
進了房門只見襲人坐在炕沿上做針線見他進來忙起身讓坐賈璉笑問道
你們姑娘好些麼襲人道今兒大夫來瞧了說是外感風寒吃了兩劑藥發了
汗就好了賈璉道既如此你們也該告訴我一聲兒我也放心襲人道我們姑
娘再三的不叫回二爺說二爺為的是外頭的事已經夠煩的了何苦為我們
這點子事再煩二爺賈璉聽了這話不覺動了憐香惜玉之心因問道今兒可
吃了什麼藥襲人道吃了藥倒沒什麼不過是發發汗罷了賈璉聽了點點頭
兒又問道晚飯可吃了些什麼東西襲人道晚飯不過是喝了兩口粥罷了賈
璉聽了皺皺眉說道這麼着不行我這裏有個人參養榮丸你拿了去吃兩丸
罷襲人道我們姑娘從來不吃人參賈璉道這個藥不是人參做的是用人參
鹿茸等藥做的丸藥你們姑娘吃了最好的襲人聽了方纔答應了賈璉又問
了些別的話纔出來了

凤姐儿又道你嘴上可还好不好没有说完宝玉道
[illegible]
自怎么样宝玉道味到倒不是原色不很好凤姐道那是还要国进贡
[illegible]
的我嗳着没什么趣儿还不如我们常喝的呢趁早儿给我代玉道我吃着好不知你们脾胃怎么样宝玉道你果然爱吃就拿
[illegible]
的罐儿倒了一些子来给他吃罢凤姐道偏偏儿的我就有这个体己茶叶是我们这里的人不吃的我收着等闲也不给人
[illegible]
取去今儿我打发人送来就是了我明日还有一件事儿求你一同打发人送来代玉听了笑道你们听一见是吃了他的
[illegible]
一点子茶叶就要使唤人了凤姐笑道我到求你事儿呢你还不给我们
[illegible]
这半天闲话吃茶吃水的你先吃了我们家的茶怎么还不给我们
[illegible]
媳妇人情呢代玉红了脸一声不言语转回过头来李宫裁笑向宝钗道
[illegible]
你们二婶子嘴头儿这么利害我们这会子可不敢说话了
[illegible]
说着不过是贫嘴贱舌讨人厌罢了便啐了一口凤姐笑道你别做梦等着我们家
[illegible]
媳妇们伏侍你呢宝玉道你瞧人物儿配不上模样儿配不上来历配不上一点儿站脚的地方谁先伏
[illegible]
侍你宝钗便知道这话是冲着自己来的便站起身就走凤姐一把拉住笑道
[illegible]
这么着急的做什么宝钗道我瞧瞧宝玉去凤姐笑道
[illegible]
这会子人多着呢你瞧瞧去罢宝钗道
[illegible]
人多我就不去了凤姐笑道
[illegible]
人多你就不去了你们好没意思的说着便一径往房门前只见趙姨娘的兄弟赵国基的媳妇正和几个人在那里说话宝玉李宫裁宝钗等都在那儿凤姐见了
[illegible]
这个样儿便知道是来找平儿的一面走进来一面问平儿在那里平儿正在李宫裁房内听见凤姐来了连忙迎了出来凤姐笑道
[illegible]
我有话和你说你跟我来平儿答应了个是跟着凤姐来到自己房中凤姐坐下问道
[illegible]
你们主子奶奶今儿在家作什么呢平儿道
[illegible]
奶奶今儿一天精神不大好在家歪着呢凤姐道
[illegible]
你们奶奶这两天大概没有什么事罢平儿道
[illegible]
这两天倒没有什么事不过是这么着凤姐道
[illegible]
既这么着我有一件事你回去告诉你们奶奶说我说的
[illegible]
这两天我们家里有事求他一求他千万别推辞平儿道
[illegible]
奶奶的事我们奶奶那有推辞的凤姐道
[illegible]
既这么着你们奶奶明儿一早打发人来请我罢平儿道
[illegible]
奶奶有什么事吩咐我回去我回奶奶就是了凤姐道
[illegible]
你们奶奶的事我自己知道你回去罢平儿见凤姐这么说
[illegible]
只得回来告诉了李宫裁宝钗宝玉等一回凤姐又和李宫裁宝钗宝玉等说了一回话
[illegible]
凤姐便起身回去了

不别叫旧母进来又说抹妹你是丑一般我和你说句话风姐听了回頭向代玉道有人叫你说话呢就自便把代玉推里一推宝玉趁住代玉的神色，是嗔的咲心里有话口里说不出来时代玉心中也有几分明白不是自己不在角把脸红涨起来挣着要走宝玉道嗳哟好頭疼代玉道诶阿弥陀佛宝玉大叫一声我原是将身一跳离地有三尺高口内乱嚷乱叫说起胡话来代玉並丫頭们唬慌了忙回报知王夫人贾母慌的王子腾的夫人也在这里多一会来看宝玉越发合手罗拜扶着无奈活的闹浮天翻地覆贾母王夫人见了唬的抖衣乱战一见一声肉一声嘛哭群集於是惊动了满人连贾赦那夫人贾珍贾政贾建贾蓉贾芸贾萍薛姨妈薛蟠並周瑞家的一干下人里外乘轿骑马的来围内看视正没个主意只见凤姐手持一把明晃刚刀砍进园来见鸡杀鸡见狗杀狗见人就要杀人乘人越发慌了周瑞媳妇带着几个有力量的婆娘上去拖住夺下刀来抬回房去平兄丰兄等哭得满天动地贾政心中也有些烦躁但事已如此那里还禁的住别人慌张多不必讲惟有趁机娘心内暗欢喜那薛蟠更说诸人忙到十分走开罢又恐薛姨妈被人搀倒又恐薛宝钗被人离见又恐香菱被人燥皮知道贾珍等是在女人身上做工夫的因此忙的不堪忽一眼瞥见了林代玉风流婉转早已酥倒在那里当下乘人之言八语有的说请端公送祟有的说请巫婆跳神有的又荐玉皇阁张真人的灵鹰不一而有般医治

祁禅师来神经来教临睡一日落王子腾的夫人告辞去後次日王子腾也来虽问候着小史侯家那夫人弟兄各亲戚看病多来虽看也有送符水的也有荐僧道的都来见效他叔嫂二人越发糊塗不省人事睡在床上滚来滚去胡言乱说到夜间那些婆娘媳妇们更不敢上前围住他二人多撤动王夫人的上房内夜间汲水贾芸等着小子们接头轮班看守贾母那王二夫人薛姨妈等寸步不离只围着贾母哭此时贾赦贾政又恐哭坏了贾母日夜无油贾火闹得口不安也没有主意贾赦还各处去寻僧觅道贾政见不灵效因阻贾赦道光女之祸皆由天命非人力可强着他二人之病生于不意百般医治不效想来天意该此也只好由他们去罢贾赦也不理论仍是百般忙乱那里见半点动静看三日光阴那凤姐和宝玉满在床上睡着连气都微了合家不中用不省慌多说没了指望将他二人的後事预备多治陪不了贾母王夫人贾琏等更哭的死去活来邢夫人王夫人来劝解来看凤姐宝玉邢夫人来到了第四日早辰贾母寿终归空去来时不见宝玉睁开眼说道从今已後我不你家了快把我打发我去罢贾母听了这话如同摘去心肝一般赵姨娘在傍劝道老太太也不必过于悲痛哥儿已是不中用了不如把哥儿的衣裳穿好让他早些回去也免他吃苦只管捨不得他这口气不断他在那世裡也受罪不安生这些话没说完被贾母照脸啐了一口骂道烂了舌头的混账老婆怎么

見湯不中用了你要他死了作甚好處你別做夢他死了我只和你們要命要是你們調唆的連這個也拿去
過來把你們一個個都剁成肉醬一樣都不是你們主謀小指揮調唆的這個也
過死了他你們就隨了心我饒那一個一面罵一面哭賈政在傍聽見這些話越發着急忙喝退了自己上前委婉解
勸了半晌又有人來回說及口棺槨已買辦了賈政在傍聽見這

日間經伯家事和天不拘考地不覺心頭云喜亦云悲。却回嗔作喜通天漢。便向人間覓是非。可嘆你今日這番注塵粉漬脂痕污宝光。(場)日盡猶自夜困纔起。(場)沉酣一夢終須醒。冤業償清冰散堰。念畢又摩天一回說了呼疏話這番貴政道此物已天不可褻瀆懸弔卦空上掛。(林自己說)他人要奉空門清淨身無外不可使陰人沖犯三十三天淩包雲身要病退復旧如初。(林命人說)說甫使回轉去了。(寶政)再有說話他二人早已經走了。(寶玉)事非(林)(寶玉果一旨如何一旨的消(醒來)這個(林)(寶玉)人(林)(寶玉)(林)(寶玉)(林)(寶玉)

第二十六回

蘅蕪院設言傳密語　滿湘館春困發幽情

話說寶玉養過了三十三天之後不但身体強壯亦且連臉上瘡痕平服仍回大觀園去不在話下原來近日寶玉病的時節賈芸帶着衆下人小廝整更看守晝夜在這里那紅玉同乘了环也曾在這里守着寶玉彼此相見多日後此漸漸的混熟了那紅玉見賈芸手里拿着兩本書的待要問他又不好問隨回過那和尚道士來過之後應用不着男人了賈芸仍種樹去了這件事待要放下心來又不放下要緊問去又怕人猜疑正在犯疑不決神猶不定之際正在流連之間忽聽窗外間道紅姐、在屋里沒有紅玉聽在窗根內暗外一看原來是林姑娘房里的小丫頭名喚佳蕙因說道寶玉爺在家你進來罢佳蕙聽了就跑進來就坐在床上道我剛才在院子里洗東西寶二爺叫及往林姑娘那里送茶葉去花大姐、吩我送回去可巧老太、那里給林姑娘送回來正分給丫頭們見我去了林姑娘就抓了及把給我也不知要多少你給我收着便把手帕子打開把不到半斤的數了佳蕙道你這麼一點子心里到底看怎麼樣依我說你竟家去住及天請个大夫來瞧、吃及剩藥自然好了小紅道那里的話好、的家去做什麼佳蕙道林姑娘生的弱時常吃藥你就知他要吃來吃也是一樣小紅道胡說藥也是混吃得的佳蕙道你這也奇怪不是个長法兒又懶吃懶喝的終久怎麼樣呢紅玉道怕什麼還不如早些死了到干淨佳蕙道好

好的怎麼說這些話紅玉道你那里知道我心裡的事佳蕙点頭想了一會道可也怎不得這个地方雖站就
係昨日老太太因宝玉病了這些日子說眼前伏侍的人多辛苦了如今身上好了各處還完了愿叫把
跟的人多按自等兄賞他們我們等年紀小上不去我倒還可以不算在裡頭
我心里就不服襲人那怕得十分也不惱他原诀的說良心話誰比他呢別說他素日慶勤小心就是不
慶勤小心也拂不得一时氣晴雯綺霞他們這几个多等在上等裡去伏侍宝玉的都賞了半吊錢前兒
你說可氣不可氣紅玉道也不犯氣他們各語說的好千裡搭長蓬沒有不散的筵席誰還守一辈子呢不
过三年五載各人幹各人的去了誰還認得誰呢這末句話不覺感動了佳蕙的心腸不得眼圈兒紅了又不好意思
的哭只得勉強咲道你這話說得却是昨兒宝二爺還說明兒怎麼樣收拾房子怎麼樣做衣裳到
係有几百年的主僕紅玉听了冷咲及声方要說話只見一个小丫頭子走進来手里拿着些花樣子並
及紙筆說道這是及个樣子叫你描出来呢說着向紅玉跟下回身就跑了紅玉向外問道到底是誰的也不等說
完就跑了顯誰蓋不理會他怕冷了不成那小丫頭在窗外只說得一声是绮大姐的拍起脚来咕咚
又跑了紅玉便賭氣把那樣子擺在一边向抽屜内找筆找了半天多是光景的因說道前日一枝新筆放
在那里了怎麼想不起来一面說一面出神想了一会才咲道是了前日晚上黛兒拿了去了便向佳蕙道
你替我取了来佳蕙道花大姐还等着我替他拍着子兒你取去罢紅玉道他等着你还坐着閑着牙

兄我不叫你取筆去他也不等着你了环遠了的小蹄子说着便自己走出房来告了怡紅院一迳往寶釵院内来刚至沁芳亭畔只見寶玉的奶娘李嬤、從那边走来不知紅玉立住问道李奶、你老人家那去了怎麽從这里来李嬤站住將手一拍道你说、的的又看上了那个種樹的什麽芸哥兄的这会子還着我叫了他来明日叫上屋里所見可又是不抬舉紅玉道你老人家当真的就依着他去叫麽李嬤、道可怎麽樣呢紅玉道那一个要是知好歹的就不進来罷了是李嬤、道他又不歡为什麽不進来紅玉道凭是進来你老人家快叫着他進来不要回来叫他一个人碰不着看他怎麽樣李嬤道我有那麽大工夫和他走不過告诉了他回来打发个小丫頭子或是老婆子領進他来就完了说着往着那边去了紅玉便站着出神見不去取筆墨只見一个小丫頭子跑来見紅玉站在那里便问道姐姐、你在这里做什麽呢紅玉見是小丫頭墜兒紅玉道那去墜兒道叫我帶進芸二爺来说着一迳跑了这里紅玉刚走到蘅芜院门前只見那边墜兒引着賈芸来了那賈芸一面走一面拿眼把紅玉一流那紅玉只裝着和墜兒说话也把賈芸一流四目相对紅玉不覺臉紅一扭身進蘅芜院去了这里賈芸随着墜兒逕迎来至怡紅院中墜兒先進去回明了然後方令賈芸進去賈芸看时只見院内有几点山石種着芭蕉那边有及叟仙鶴在松樹下刷翎一溜迴廊上的着各色鸚哥兒畫眉兒等鳥上面小五间抱厦一色雕鏤新鮮花樣隔扁上面懸着一个匾額寫的是怡紅快綠四个大字賈芸想道怪道叫怡紅院无来匾上是这四个字正想着只听隔紗窗子里笑说道快進来罢我怎麽就

候你又三个月贾芸听见是宝玉的去音连忙进入房内抬头一看只见金碧辉煌文章炯灼却看不见宝玉在那里一回头只见左边立着一架大穿衣镜从镜后转出又个一般大的十五六岁的丫头来说请二爷里头去里坐贾芸连正眼也不敢看连忙答应了又进一道碧纱厨只见小小的一张填漆床上悬着大红销金撒花帐子宝玉穿着家常衣服靠着迎枕在床上拿着一本书看见他进来把书掷下早嗤着唉哟起来贾芸忙上前请安宝玉让贾芸便在床下一张杌子上坐了宝玉道自从那个月见你我叫你往与房里来谁知接连许多事情就把你忘了贾芸道总是我没福偏又遇着叔叔身上欠安叔叔今可大安了宝玉道大好了我倒听见说你辛苦了好几天贾芸道辛苦也是该当的叔叔大安了就是我们一家子的造化说着只见有个丫头倒了茶来而且那茶贾芸自从宝玉病了他在裡头混了两天也曾看着很红袱现有假手按着自己的指头掐算着又在宝玉房中比别个不同如今见他到了茶来宝玉又在旁边坐着便连忙站起来把有名人口多记了一半他已知道是袭人在宝玉房中比别个不同如今见他到了茶来宝玉又在旁边坐着便连忙站起来唉道姐姐怎么替我倒起茶来我到叔这里又不是客让我自己倒罢了宝玉道你只管看着罢丫头们跟前也是这样贾芸道虽如此说叔叔房里的姐们我怎么敢放肆呢那宝玉和他说些没要紧的散话又说道谁家的戏子好谁家的花园子好又告诉他谁家的酒席丰盛又是谁家有奇货谁家有异物那贾芸口里只得顺着他说了一回见宝玉有些懒懒的了便起身告辞宝玉也不甚留说你明日闲了只管来仍命小丫头子送他出去贾芸怡红院里见四顾无人便加倒慢慢的

得道終走口里一長一短和墜兒說話問他几歲了名字叫什麼你父母在那一行當上你在宝玉房內几年了一个月多少錢共總宝玉命每里有几个女孩子那墜兒見問便一指的拿告訴他了賈芸又道剛才那个和你說話的他叫小紅麼墜兒道是命問他做什麼賈芸道才他問伴麼手帕子我到棟了一塊墜兒听了咲道他到問了我好几遍我沒看見他的手帕子的那裡那麼巧他今日又問我他說我替他我看了他還謝我呢緣在蘅芸院門口說的二爺已听見了不是撒謊好二爺你洗棟了給我罢我看他拿什麼謝我原來上月賈芸進來種樹之時便棟了一塊罗帕便知是在園內人的失落的但不知是那一个人故不敢造次今听見紅問墜兒要便知是紅的心中却喜又見墜兒追索心中卽得了主意便向袖內將自己的一塊取出向墜兒要便知是紅的心中却喜又見墜兒追索心中卽得了主意便向袖內將自己的一塊取出為未向墜兒道我給是給你一要得了他的謝礼可不許賜眉我墜兒滿口答應接了手帕送出賈芸回來找尋不題且說宝玉打發了賈芸去後懶懶的歪在床上似有朕朕之意襲人便走上來坐在床沿上推他說道怎麼又要睡覺著貪涼風吹病了去曉宝玉見說便攜他的手咲道我要去只是捨不得你襲人道快起來罢一面說便拉他起來宝玉道可往那里去呢怪膩煩的襲人道你出去就好了只管這麼成心里越覺煩膩了宝玉無精打彩的只得依他曉出了房門在迴廊上調笑了一回看見墜兒走至院外順着沁芳溪看了一回金魚只見那边山坡上有隻小鹿帶是的跳躍來宝玉不解是何意正自納悶只見賈蘭在後面拿着一張小弓隻箭來一見宝玉在前面便站住了道二叔在家里呢我只當鸟

门去了宝玉道你又淘气了好一的射他做什麽贾蔷道这个子不念书闲着做什麽所以来演习一时射宝玉道趁早散了罢呢明日还有事呢贾蔷道今日不演明日呢顺着脚一径来到一院子门前有两个丫头正是潇湘馆宝玉信步走入只见湘簾垂地悄无人声走到窗前只见一缕沉香从碧纱窗中暗暗的透出宝玉便将身凑着纱窗往里看时耳内恍恍惚惚的听得细细的长嘆了一声说道每日家情思睡昏昏一面说一面掀簾子进来了代玉自觉态情不觉红了脸拿袖子遮了半身向裡装睡自己宝玉轻轻走上来要摸他的身子只见代玉的奶娘并丫鬟子等上前来说道二爺先请回去妹妹睡着了呢明日再说宝玉便翻身坐起来了说道谁睡着呢那又三个婆子见代玉起来便说道我们只当妹妹睡着了说着便叫紫鹃说姑娘醒了进来伺候说着便多出去了代玉坐在床上一面抬手整理鬓发一面说向宝玉道人家睡着你进来做什麽宝玉见他星眼微餳香腮带赤不觉的神魂早荡一歪身坐在椅子上说道你攆说什麽来代玉道我没说什麽宝玉说道给你个槌子吃呢我多听见了二人正说着只见紫鹃进来宝玉说道紫鹃把你们的好茶倒碗我吃紫鹃道那里是好的呢要好的只是芳馨人来代玉道别理他你先给我倒水去罢紫鹃说道二爺到底是客自然先倒了茶来再倒水的是说着倒茶去了宝玉说道好个丫头若共你多情小姐同处帐怎捨得呀你叠被铺床代玉撂下脸来说道二哥你说什麽宝玉说道

我何常说什麽代玉便哭道如今新来的外頭听了时话来也说給我听着了混賬与也未拿我取笑我
了替爺們解闷的了哭着往外就走宝玉見他如此不知要怎樣心下慌了忙赶上来拉道好
妹妹我一時该死你别訴告去我再要說嘴上就長个疔爛个舌頭正说着只見襲人走来说道快
回去穿衣裳罢老爷叫呢宝玉听了打了一个寒噤唬的一個不得别的急忙回来穿了衣服出門来
只見若烟在二门前等着宝玉问道叫我是为什麽若烟道老爷
就知道了一面说一面催着宝玉轉過大所心里正自胡疑只听墙角边一陣哈哈大笑回頭見薛蟠
拍着手跳出来说道要不说幾乎叫你哄過去快若烟也笑着跺了宝玉怔了半天才
解过来是叫他出来的薛蟠連忙打恭作揖陪不是又求不要稚为了小子竟是我過他去的宝
玉也无法了只好哄道你哄我也罢了怎麽说我父親呢我告訴姨娘去评评这个理可使得
得薛蟠忙道好兄弟我无為求你快些出来就忘了忌諱这句话改日你要哄我也说我的父親就
完了宝玉道阿呀越發该死了又向若烟連发誓做什麽若烟連忙叩頭起来薛蟠道
要不是我也不驚動只因明日五月初三日是我的生日谁知老太太有事行的程日兴不知那里寻了来的
这麽粗这麽長又嫩粉脆的鮮藕这麽大桂花糖的蓮藕你说他这的樣乱可惟得那鱼猪不过貴而稚得这藕
還要國進貢的吳桓白糖的還指你说他这的樣乱可惟得那鱼猪不过貴而稚得这藕

和瓜弓他怎麼種出來的我連忙孝敬了我母親的赶着給你們老太太、太太嘗嘗攮送了咋去的今兒
咋我要自己吃恐怕折福左思右想除我之外惟有你還配吃所以特請你來可巧唱曲兒的小子又
來了我叫你樂一回何如說着就來到他的房裡只見唇光程日與胡斯來單聘仁等甚喝曲
兒的多在這里見他進來請安的問好的多彼此見過了吃茶畢薛蟠即命擺酒來說犹未了乘小
廝七手八脚擺了半天方纔停當一是歸坐寶玉果見瓜藕新鮮因道我的喜禮還沒送來到先擾
了薛蟠通可是呢明日你送我什麼寶玉道我可有什麼送的若論銀不吃穿等類的東西寬
竟還不是我的惟有寫寫字畫畫罷是我的心薛蟠通你提畫兒我纔想起來了昨日看見
人家一卷春宮畫的着實好還有許多的字我也沒細看只看落的款元來是什麼黃的真正
好的了不得寶玉听說心下稍疑道古今字畫之多見過些那里有个庚黃想了半天不覺哄將起
來命人取過筆來在手心裡寫了双个字又问薛蟠你看懂了是庚黃薛蟠通怎麼沒看的真
寶玉將手一撒倒把看通則是這双个字罢其實庚黃相去不遠乘人多看時元來是唐寅双个
字寶哄通想必是這双个字大伸一时眼花了也未可知薛蟠竟不好意思哄通誰知賠銀業
銀的正說着小廝來回馮大爺來了寶玉便知是神武將軍馮唐之子馮紫英等了回兒一路
說哄已经進來了乘人忙起席讓坐馮紫英通海叭也不出门了在家裡高興寶玉薛蟠通

一向少会老世伯身上康健　馮紫英吾道　衆父托底薛蟠要緊偶着了些儿寒不好了及天薛蟠見他面上有些青傷唉道這臉上又和誰揮拳来掛了幌子了馮紫英唉道從那一道把你都尉的兄子打傷了我就厉了再不濟氣的何又揮拳這白臉上是前日打圍在鉄網山被兎鶻啄了一翅膀宝玉道几时的話紫英道三月廿八去的前日初六纔回来宝玉道怪道前儿初三的我在沈世兄家赴席没見你呢我要问不知怎么就忘了单你去了还是老世伯也去的紫英道可不是衆父去我没法儿去罢了你呢我要问不知怎么就忘了单你去了还是老世伯也去的紫英道可不是衆父去我没法儿去罢了难道我闲疯了咱们几个人吃酒听曲儿的不乘尋那个苦恼去這一次大不幸之中有大幸薛蟠見他吃完茶便道请入席有慢慢的说紫英听说便立起身来道谕礼我该陪飲几盃纔是只是今日有件紧要紧的事回去还要見家父面回实不敢顧薛蟠乘人那里肯依死拉着不放馮紫英道這又折了你我這些年那一回有這个道理的衆人不能道命若必定叫我顧拿大盃来我顧多杯就是了乘人听说只得罢了道斟了及大海那馮紫英接着一氣而尽宝玉道你到底把這不幸之事说完了再走馮紫英道今日说的也不尽兒我为這个还要特治一東請你们去细谈一谈二則还有薛蟠之處说着就走薛蟠道越发说的人熱剌的丢不下多坐晚辈請教你们昔訢了也免得人犹疑紫英道多則十日少則八天说着已上馬去了乘人回来厮了回才散宝玉回至园中襲人正记掛着他去見賈政不知是福是福只見宝玉醉醺醺回来问其缘故宝玉一一向他说了襲人道人家

幸賜撒壯的等着你且高興去了也到底打發人來給个信兒宝玉通我何嘗不要送信兒来的因
遇世兄来了就混忘了正说着只見宝釵走進来道偏了我们新鮮東西自然先偏我们了宝釵道昨日我哥哥到特的請我吃我不吃叫他帶着送人請人罢我知道我的命小福薄不配吃那个说着又坐了一回喝了茶未说閒話兒却说代玉听見賈政叫了宝玉去一日未回心中也替他憂慮至晚飯後聞得宝玉来了心中要我他问一是怎麼樣叫了去了只見宝釵進宝玉的院内去了自己也便隨後走了来剛到了沁芳橋只見各色水禽多在池中浴水也認不出各色来(但見下文有翠鳳的說法)看了一回再往怡紅院来只見院门关了代玉知(住)看了一回再往怡紅院来只見院门关了代玉便(将)手扣门誰知晴雯碧痕正(在)吵嘴沒好氣忽見宝釵来那晴雯便把氣都(正)在宝釵身上(撒着)正在(院内的)發說有事沒事跑了来叩門我们三更半夜(的)也不得睡覺忽听又有人叫门晴雯越發動了氣也並不问是誰便道(多聽下了)明(見)再来罢代玉素知了頭们(的)情性(行)故此頑要慣了的恐怕院内的了頭沒听真(見)是他的声音只当是别的了頭们所以不開门因而又高声(故)通(是)我还不開(所)晴雯偏(又)沒听出来便使性子道(被)混你是誰二爷吩咐的一概不許放人進来呢代玉听了(這話)不覺氣怔在门外待要高声(問)他(又)恐起氣来自己又回思(覺)是进旧家(同)自己家一樣到底是客边(不)如今父母双亡無倚無靠現在他家依(寄)樓(籬)要如此說(悵)真淘氣也覺无趣想到此间便滚不泪来(裏)回去不是(站)又不是正沒主意

只听里面一阵笑语之声，听了所竟是宝釵宝玉二人代玉心中越发動了氣左思右想总想起早起的事来，必定是宝玉恼我告他的原故，但只是我何曾告你（去声）也不打听（平声），竟恼我到这个田地，你今日不呼我进去，难道明日就不见面了？越想越傷（去声）感起来，也不顧荅（去声）露荅花往外寒（去声）热之嘱（去声），（原注：荅露荅花，寒热之嘱，是代玉素日的口頭禅，宝玉素日不解，这一回儿把卿卿我我的聊（去声）起来，宝玉方知，所以回家细问，方解。）（原注：这卷书，通篇总是一个闷字，故此处一闷，又生一闷。）一面想着，一面抽抽噎噎的哭了起来。

（原注：代玉素性爱哭，故此处又用哭字。）

（原注：代玉素性爱哭，故此处又用哭字。）

（原注：代玉素性爱哭，故此处又用哭字。）

第二十七回

滴翠亭楊妃戲彩蝶　埋香塚飛燕泣殘紅

話說林代玉正自悲泣忽聽院門响處只見寶玉襲人一群人送了寶釵出來待要上去問候寶玉又恐當着衆人問羞了他一時漲起臊氣來不便回頭只得閃過一傍讓寶釵去了寶玉等進去關了門方轉過來就望着門洒了几点泪自覺無味方轉身回自己房裏來無情無緒的卸了殘粧禁關雪雁素日知道代玉的性情無事尚坐不是愁眉便是泪眼且好端端的不知為着什麼常常的自己泪落先時還有人解劝或怕他思父母想家鄉受委曲拿言解勸竟慰解不住知漫来一年一月的竟常常如此把這丫頭兒看慣了也多不理論所以也沒人去問由他自悶坐只管看見去了那代玉倚着床欄斜倚着半邊香腮手托着腮眼睛含泪好似木雕泥塑的一般直坐到二更多天方才睡了至次日乃是四月二十七日元来這日未时交芒種節尚古俗凡交芒種的這日多要擺設各色禮物祭餞花神言芒種一過便是夏日了乘花皆卸花神退位須要餞行整整鬧鬧一次日大觀園中之人早早起来了那些女孩子們或用花瓣柳枝編成轎馬的或用綾錦紗羅疊成干旄旛幢等物的多用彩線繫了每一顆樹每一枝花上多繫了這些物事滿園里綉帶飄飄花枝招展更兼這些人打扮的桃羞杏讓燕妒鶯慚一時也道不尽且說寶釵迎春探春惜春李紈鳳姐等並巧姐大姐香菱一共乘了五輛車在園內頑耍獨不見林代玉迎春說道林妹妹怎麼不見好个懶了頭這会

子进来说宝叔道你们等着等我去闹了他来说着便一直往潇湘馆来正走着只见文官等十二个女孩子也来了上来请了安说了一回闲话宝叔回身指道他们是在那里呢你们会找我去罢我找林姑娘去就来说着便直往潇湘馆去忽然指头见宝玉进去了便站住想了想宝玉和代玉是从小儿一处长大的他兄妹间多有不避嫌疑之处倘或笑恐怎么常说且代玉素性猜忌好多小性儿的此时自己也跟进去一则宝玉不便二则恐代玉嫌疑到是回去的妙想罢抽身回来刚要寻别的姊妹去忽见前面一双玉色的蝴蝶大小团扇一上一下迎风翩跹十分有趣宝叔意欲扑了来顽要送向袖中取出扇子来向草地下扑只见那一双蝴蝶忽起忽落将欲过河去了引得宝叔蹑手蹑足的一直跟到池边滴翠亭上扑不着宝叔也无心扑了刚欲回来只听得亭子里边有人说话仔细听时原来是红玉在那里和坠儿讲话宝叔隔着窗户纸洞儿一看果然是红玉坠儿宝叔便站住脚往里细听只听红玉说道你瞧这个东西倒是个实在的你拿着罢我又不是图你什么你别多心宝叔听了这话不觉又惊又喜又疑又妒又恨又羞又气正是：

情深不成宝叔遁你们等着等我去闹了他来说着便一直往潇湘馆来正走着只见文官等十二个女孩子也来了上来请了安说了一回闲话宝叔回身指道他们是在那里呢你们会找我去罢我找林姑娘去就来说着便直往潇湘馆去忽然指头见宝玉进去了便站住想了想宝玉和代玉是从小儿一处长大的他兄妹间多有不避嫌疑之处倘或笑恐怎么常说且代玉素性猜忌好多小性儿的此时自己也跟进去一则宝玉不便二则恐代玉嫌疑到是回去的妙想罢抽身回来刚要寻别的姊妹去忽见前面一双玉色的蝴蝶大小团扇一上一下迎风翩跹十分有趣宝叔意欲扑了来顽要送向袖中取出扇子来向草地下扑只见那一双蝴蝶忽起忽落将欲过河去了引得宝叔蹑手蹑足的一直跟到池边滴翠亭上扑不着宝叔也无心扑了刚欲回来只听得亭子里边有人说话仔细听时原来是红玉在那里和坠儿讲话宝叔隔着窗户纸洞儿一看果然是红玉坠儿宝叔便站住脚往里细听只听红玉说道你瞧这个东西倒是个实在的你拿着罢我又不是图你什么你别多心宝叔听了这话不觉又惊又喜又疑又妒又恨又羞又气正是：

情深不成宝叔遁你们等着等我去闹了他来说着便一直往潇湘馆来正走着只见文官等十二个女孩子也来了上来请了安说了一回闲话宝叔回身指道他们是在那里呢你们会找我去罢我找林姑娘去就来说着便直往潇湘馆去忽然指头见宝玉进去了便站住想了想宝玉和代玉是从小儿一处长大的他兄妹间多有不避嫌疑之处倘或笑恐怎么常说且代玉素性猜忌好多小性儿的此时自己也跟进去一则宝玉不便二则恐代玉嫌疑到是回去的妙想罢抽身回来刚要寻别的姊妹去忽见前面一双玉色的蝴蝶大小团扇一上一下迎风翩跹十分有趣宝叔意欲扑了来顽要送向袖中取出扇子来向草地下扑只见那一双蝴蝶忽起忽落将欲过河去了引得宝叔蹑手蹑足的一直跟到池边滴翠亭上扑不着宝叔也无心扑了刚欲回来只听得亭子里边有人说话仔细听时原来是红玉在那里和坠儿讲话宝叔隔着窗户纸洞儿一看果然是红玉坠儿宝叔便站住脚往里细听只听红玉说道你瞧这个东西倒是个实在的你拿着罢我又不是图你什么你别多心宝叔听了这话不觉又惊又喜又疑又妒又恨又羞又气正是：

日後不得好死又听說道嗳喲衆們說話恐怕有人來不如把關子閉了便是有人來見衆們在這裡他們只當我們說頑話兒呢若走到跟前衆們也看得見就別說了寶玉在外面聽見這話心中趣味頓生想道怪道從古至今那些奸淫邪盜的人心機都不錯通這一開了關子見我在這裏他們豈不嚇了況說話的聲音像寶玉昂揚的狠空心大是個刁鑽古怪的東西今兒見我離了他的耳目正合了他的意越發無事而且還要沒趣不如拿了料必躲不及少不得要使個金蟬脫殼的法兒正想着只聽咯吱一聲寶玉便猛力推開門進來看時只見林姑娘和襲人都唬了一跳寶玉笑道你們把林姑娘藏在那裡去了陸兒道阿彌陀佛見林姑娘在這裡躲着羞人呢我要悄悄的唬他一跳還沒有走到跟前他倒看見我了硬拉來一定要打我一頓寶玉聽了別是藏在這裡頭了一面說一面故意進去尋找一尋抽身便走口內說道一定又鑽在山子洞裡去了遇見蛇咬一口也罷了一面說一面走心中又好笑這件事實遮過去了不知他二人是怎樣誰架紅玉聽見寶玉的話便信以為真課寶玉去遠使拉墜兒說道了不得了林姑娘躲在這裡一定聽了話去了墜兒听說也半日不言語紅玉又道這可怎麼樣呢墜兒道就是听見了管誰筋疼各人的就完了小紅道要是實姑娘听見還到罢了林姑娘嘴里爽利薄人心里又細他一听見了倘或走漏了可怎麼樣呢二人說着只見文官香菱司棋侍書等上亭子來了二人只得掩住這話且和他們頑笑只見鳳姐站在山坡上招手叫小紅便連忙撇了衆人跑到鳳姐跟前堆着笑問奶奶喚我做什麼事

[illegible]風姐兒他生得干淨俏麗說話知趣因
咲道我的好頭今日沒跟進來我這會子想起一件事來要使喚丫人出去不知你能幹不能幹說得齊全不齊全
小紅咲道奶奶有什麼話只管吩咐我說去若說的不齊全誤了奶奶的事是奶奶責罰奴才就是了風姐咲道你是那
位叔叔屋裡的我使你出去他回來我你好替你說紅道我是寶二爺房裡的風姐听了咲道你倒未是老二
屋裡的怪道呢也罢等纔來問我替你說你到我們家告訴你平姐、外頭屋裡棹子上汝窑盤子架兒底下放
着一叅銀子那是一百二十兩給繡匠的工價等張才家的來要当面取給他雕了再給他拿去那裡頭屋裏
床上有一个小荷包拿了來紅听了一面起身去了一回來不見風姐在這山坡上立着見司棋從山洞里出
來站着繫褲子便赶來問道姐姐纔見二奶奶、往那里去了司棋道沒見紅听了又往四下里
一看只見那邊探春寶釵在池邊看魚呢紅便上來陪咲道姑娘們可知道二奶奶那去了探春道往
你大奶奶、院里找去紅听了轉往稻香村來頂頭撞見晴雯等一群人來了晴雯一見了紅便說道
你只是瘋罢院子里花兒也不澆雀兒也不喂茶炉子也不管就在外頭閑曠罢紅道昨日二爺說了
今日不用澆花隔一日澆一回要我喂雀兒的時候你還睡覺呢碧痕道茶炉子呢紅小紅道今日不該我
輪的班兒有茶沒茶別問我倚霞道你听他的嘴你們別說了讓他曠去罢紅道你們再問我
曠了沒曠二奶奶使喚我說話取東西東去說着將荷包舉給他們看方纔言語了大家步路走閑晴雯冷

咲道怪不得 元来爬上高枝儿去了 把我们都放在眼里不知说了一句话 急性儿就把他哭的这个样儿 这一遭半遭儿的 等不得什么过了后儿还得听呵儿有本事从今儿生了这个孩子长大这的在高枝儿上 等的呢 这里红玉听了不便分证只得忍着气儿来找凤姐到了李氏房中果见凤姐在这里和李氏说话红玉上来回道平姐说奶刚才来了他就把银子收起来了张才家的来取当面称了给他拿去了说着将荷包递了上去又道平姐叫我回奶的旺儿媳妇来讨奶的示下好往那家子去平姐就把那话按着奶的主意打发他去了凤姐道他怎么按着我的主意打发去了红玉道平姐说我们奶奶说这裡奶好歹是我们二爺没在家虽然这了两天只管清奶放心等五奶好些我们奶奶还会了五奶来瞧奶呢五奶前日打发人来说旧奶奶带了信儿来了问奶好还要和这里的姑奶奶暴几九连年神庙去拿冊儿若有了奶打发人来送在我们奶奶这里明日有人去就顺路给那边旧奶奶带了去罢小红还未说完李氏道嗳吗这话我就不懂了什么奶爺的一大堆凤姐咲道怨不得你不懂这是小五门子的话呢说着又向红玉道好扶手难为你说的有全体他们担裡数手是的嫂子不知道以今除了我随手使的这几个丫頭老婆子我就怕和别人说话他们必定把一句话拉长了做双三截儿咬文嚼字拿着腔儿哼哧的我肩大他们那裡知道先时我们平儿也是这么着我就问他必定粧数手哼就是美人说了几遭才好些儿了李氏咲道多伴你没教教导声好凤姐又道这个丫頭就好像这遭儿

说话兒不多时那口子就闻得红玉道你明日伏侍我去罢我认你做干女孩兒我一调理你就出息了
红玉听了樸哧一笑凤姐道你怎么笑你说我年轻比你能大几岁就做你的妈了你做春梦呢你打听：这
这人里头比你大的赶着我叫妈我还不理呢今日抬举你了你红玉不是笑这个笑我不认得数了我
妈是奶的女兒这会子又认我做女兒凤姐道谁是你妈李宫裁道你元来不认得他是林之孝的一家凤
姐听了说道哦是他的丫头林之孝又回手要是一锥子扎不出声兒来的我成日家说他们到是配就了的
一对夫妻一个蠢一个把哑那里承望养出这么个伶俐丫头来你十几岁红玉道十六岁又问叫什么名字
小红回道原叫红玉来因为重了宝二爷的名字今只叫小红凤姐道我说呢我竟没听见过的原来是
也罢我也回说道就是南京有一个史大家的史湘云姑娘你不知这府里谁是谁的你替我好好的挑双
个丫头使他不服管教自己就不挑倒把他的女孩兒送给别处难道跟我必定不好李宫裁道可是你
太多心了他进来在先你说在后怎么怨得他呢凤姐道这么着明日我和宝玉说叫他再要人叫这个丫
头跟我可不知他本人愿意不愿意红玉道愿不愿我们也不敢说只是跟着奶奶我们也学些眉眼高
低为人上下大小的事也得见识凤姐便辞了李宫裁去了红玉回怡红
院去且说林代玉回房夜间失寐次日起来迟了闻得宝玉来了道好妹妹你昨日可告了我了没有
说了出来刚到了院中只见宝玉进门来了快笑
教我熬了一夜心疼代玉便回

顾叫紫鹃道把屋子收拾了看那大盘子回来把簾子钥匙拿来拿了倚在门烧了香就把炕罩上说
着就往外走宝玉见他这样还记昨日晚间的这件事一般公案还打算作揖的代玉正眼
也不看各自去了院门我别的梯妹去了宝玉心中纳闷自己猜疑不解为昨日的事但只是我昨日我
回来的晚了又没有见他再没有冲撞了他的去处一面想着就由他不说不理引来只见宝玉探春正在那边
看舞鹤见代玉去了三个一同站着说话又见宝玉来了探春咲道二哥你身上好我整一的三天没见你了宝
玉道妹妹身上好我前日还在大嫂跟前问你呢探春道二哥你这里来我和你说句话宝玉听了便离
了钗玉又丫到了一棵石榴树下探春向道这几天老爷可叫你喝没有宝玉道没有叫探春道昨日我
恍惚听见说老爷叫你出去喝宝玉道那想是别人听错了并没叫我探春又咲道这几个月我又趟下有十
来吊子了你还拿了去明兄出门瞧去的时候或是好字画轻巧顽意儿替我带几样来宝玉道我这
应酬城里城外大廊小庙的瞧也没见个新奇精緻东西拣不过是那些金玉铜磁没处摆的古董再就是
细緻吃食了探春道谁要这些东西你上回买的那柳枝儿编的小篮子整竹子根儿的香盒儿
腻泥垛的火炉儿这就是好宝玉道无奈要这个不值什么拿来也不过给小子们耍拉及車来探
春道小子们知道什么你瞧那都不俗东西多的带些来我还你上回的鞋做一双你
穿比那双还加工夫此何呢宝玉道你提起鞋来我想起来了那一回我穿着可巧遇见老爷就问是

誰做的我那里敢提三妹二字半事我就回說是前日我的舊日母給的不好意思的半日還說何苦來虛耗人力作踐綾羅做這樣東西我回來告訴了襲人說道這還罢了趙姨娘氣的了不得正經環兄弟難為他攢堆拉的沒人看的見且做這些東西探春所說登時就下臉來道這話糊塗到什麼田地上怎麼我是該做鞋的人麼環兄難道沒有份的衣裳鞋襪是鞋襪了頭老婆一屋子抱怨的怎麼這些話給誰聽呢我不過閑

通報就未說畢等他二人去遠了便把花鍬扛起來一直奔了那日葬花人玉葬花的去處來將到花塚

山坡那邊嗚咽之聲一面數落着哭的好不傷感寶玉想道不知那個人的丫頭受了委曲跑到這里來

花樹花飛花滿天　紅消香斷有誰憐　遊絲軟繫飄春榭　落絮輕沾撲繡簾

閨中女兒惜春暮　愁緒滿懷無處訴　手把花鋤出繡閨　忍踏落花來復去

柳絲榆莢自芳菲　不管桃飄與李飛　機李明年能再發　明歲閨中知有誰

三月香巢初壘成　梁間燕子太無情　明年花發雖可啄　來歲人去梁空巢也傾

一年三百六十日　風刀霜劍嚴相逼　明媚鮮妍能幾時　一朝飄泊難尋覓

花開易見落難尋　堦前悶殺葬花人　獨把花鋤偷灑淚　淚眼問花花不語

杜鵑無語正黃昏　荷鋤歸去掩重門　青燈照壁人初睡　冷雨敲窗被未溫

怪儂底事倍傷神　半為憐春半惱春　憐春忽至惱忽去　至又無言去不聞

昨宵庭外悲歌發　知是花魂與鳥魂　花魂鳥魂總難留　鳥自無言花自羞

今日閨中憶斷腸　隨花飛到天盡頭　天盡頭何處有香丘　未若錦囊收艷骨

一杯淨土掩風流　質本潔來還潔去　強於污淖陷溝渠　一抔淨土掩風流　尚今無主　收葬

未卜(儂)身何日盡　儂今葬花人笑癡

他年葬(儂)知是誰　試看春殘花漸落

便是紅顏老死時　一朝春盡紅顏老

花落人亡兩不知

(寶玉聽了這曲子一面哭的已倒(仆)卻不道這中(正)是自己的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蔣玉菡情贈茜香羅　薛寶釵羞籠紅麝串

話說林代玉只因昨夜晴雯不開門一事錯疑在寶玉身上重次日又可巧遇着殘花之期正是一腔無明正未發洩又勾起傷春愁思因把些殘花瓣兒去掩埋由不得感花傷己哭了几声隨口念了几句不想寶玉在山坡上聽見先不過点頭感嘆次後聽到傷今並花人咲痴他年輕不知是誰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等句不覺痛倒山坡之上懷里兜的落花撒了一地試想林代玉的花顏月貌將来亦到無可尋覓之時寧不心碎腸斷既代玉終歸于無可尋覓之時推之于他人如寶釵香菱襲人等亦可以到去可尋覓之時么況寶釵等終歸去可尋覓之時則自己又安在我自身況不知何往剛勸慶賀周瑞家花斯柳又不知当日周瑞一帝三帝三夏漫揀不至夏不知的太陽如的林時這段基傷正是衣影不離月左右偏后只在身旁事如屬誰性命那代玉正自傷感忽听山坡上有悲声心下想道人、多咲我有咪癡病難道還有一个癡子不成抬頭一看只見寶玉拿着一把鋤頭在那山坡上哭代玉看見便道呸我道是誰元来是這个狠心短命的剛說到短命二字上又把口掩住長嘆了一声自己抽身便走回這里寶玉痛哭了一回忽抬頭不見了代玉便知他躲開了自己也覺无味料着是葬花歸旧路往怡紅院来可巧看見林代玉在前頭走連忙趕上去說道你且站住我知道你不理我只說一句話從今已後撂開手代玉回頭見是寶玉待要不理他听他說只得住了听他說道你一句話能此撂開手是話果有丈章半不得黏住說道若是一句話倩說来寶玉咲道又句說了你

听不听代玉听说回头就走宝玉在後面嘆道况有今日何必当初代玉听見这话觉不得站住回道
当初怎麽樣今日怎麽樣宝玉道当初姑娘来了我賠着頑笑是我心爱的姑娘要就拿了去我
爱吃的听見姑娘也爱吃連忙干一净的收着等着姑娘吃一口菓子吃飯一口茶我瞧着只顧你想不到的
我怕姑娘生氣我替了頭们想到我心里想着姊妹们從小兒長大的亲也罢疏也罢和氣到頭見得
見得比人好谁承望姑娘人大心大不把我放在眼里到把别的路的什麽宝姐姐凤姐姐的放在心坎上回
把我上自不理中不見的我又沒个亲兄弟姊妹纔然有又个你难道不知道是和我隔肚的我
也说你也是独生只圖我的心一樣谁知我是白操了这番心昔涛有变数虧诉说着不觉滴下淚来
代玉听了这话見了这形景心内不覺灰了大半也不覺滿下泪来你頭不语宝玉逐又说道我也知道
我此今不好了但只是我怎麽不好萬不敢在妹跟前有錯處便有一二不是你或是教導我或我
下次或罵我又句打我眼下我竟不灰心谁知你竟不理我叫我摸不着頭腦少魂失魄不知怎麽樣
終是就便死了也是个屈死鬼任是高僧高道懺悔也不能超生超度还得你明了原故我纔得托生呢
代玉道你说这麽说時日为什麽纔去的呀叫了頭问着宝玉道你这话從那里说起我要是这麽
樣立刻就死了麻代玉哼道大清早起死呀活的也不忌諱你说有就有沒有就沒有起什麽誓呢
宝玉道实在沒有見你去就是宝姐姐坐了一坐就来了代玉想了想是了想必是你瞞了頭

们懒待动丧声丧气的是有的宝玉道想必是这个原故等我回去问是谁教训你们就是了代玉道你的那些姑娘们也该教训教训只是论理不该我说今日得罪了我的事小倘或明日宝姑娘来什么贝嗽娘来也得罪了事情重的大了说着嗽嘴呢宝玉听了又是咳又是笑二人正说话只见丫头来请吃饭道多往前头去了王夫人见了代玉问道大姑娘你吃鲍太医的药可好些代玉道也不过这么着老太太还叫我吃王大夫的药呢宝玉道太太不知道林妹妹是内症先天生的弱所以禁不得一点风寒不过吃及利气煎药发散了反寒还是吃九药的好王夫人道前日大夫说了个九药的名字我也忘了宝玉道我知道那些九药不过叫他吃什么人参养荣丸王夫人道不是宝玉又道八珍益母丸左归右归再不就是麝香保胎丸王夫人道多不是我只记得有个金刚又个字宝玉拍手笑道从来没听见有个什么金刚丸若有了金刚丸就有了菩萨敬了说的满屋里人多笑了宝钗抿嘴道想是天王补心丹王夫人笑道是这个名儿少不得我也糊涂了宝玉道太太到不糊涂是叫金刚菩萨支使糊涂了王夫人道扯你娘的嘴又欠你老子娘你了宝玉道我老子再不为这个挺我的王夫人又道况有这个名目明日就叫人买些来吃宝玉道这些药是不中用的太太给我三百六十两银子我替妹妹配一料九药包管一料不完就好了王夫人道放屁什么药这么贵宝玉道当真的呢我这个方子比别的不同那个药名儿也古怪一时也说不清只讲那颈胎柴河车人形带叶参三百六十两不够还有一个大的何首乌千年松根的茯苓胆内此的药要十斤那么后的药说

起来呻人一跳前年薛大哥，求了我一二年，我硬给了他这方子他拿了方子去又寻了二三年花了有上千的良子才配成了太：不信问宝姐，宝叔听说咲着摇手儿说道我不知道也没听见你别叫姨娘问我王夫人道到底是宝丁头好癞子不撒谎宝玉站在当地听见这么说一回身把手一拍说道我说的倒是真话呢到说我撒谎口里说着忽一回身只见代玉坐在宝叔背后抿着嘴咲用手指头在脸上画着羞他凤姐回在裡间屋裡看着人收桌子听这么说便走来道宝兄弟不是撒谎这到是有的上月薛大哥亲自来和我寻珍珠我问做什么他说配药他还抱怨说不配也罢了这今那里知道这么贵重我问他什么药他说是宝兄弟的方子说了多少药我也记不得来听他这么说要不是我就买几颗可是定要头上带过的所以寻来寻去就寻散的花儿上也沾不着指不来过没光我拣好的再给穿了来我没法儿把那朵残珠儿摘了给他还要一块三尺上用大红纱去凤姐说一句那宝玉念一句佛说太阳照在屋子裡呢凤姐说完了宝玉又道太太这是将就呢正经拨那方子上这珍珠宝石是要合这裡的有那古时富贵人家粧裹的头面拿了来配好了今那裡为这个去抱坟掘墓不成所以只是活人带过的也使得王夫人道阿弥陀佛不当家花拉的就是这里有事人家死了几百年还肯使着人来寻的做了药也不灵宝玉回代玉道你听见了没有难道二姐之跟着我撒谎不成脸望着代玉却拿眼睛瞅着宝玉代玉抿王夫人道旧毋听宝姐不替他圆谎他只问着我王夫人听道宝玉又报金欺

負你妹、宝玉道太、不知道这原故宝姐、先在家裡住着那薛大哥的事他就不知道何况如今在裡頭住着呢自從越发不知道了林妹、纔在青溪以為是我撒流就羞我正说着只見賈母房里的丫頭找宝玉代玉去吃飯代玉也不叫宝玉便起身趕了那丫頭说等着宝二爺一塊兒去代玉道他不吃飯的偺们走罢那丫頭道吃不吃等他上魂兒去老太、回讓他说去代玉道你就等着我先走了说着便先去了宝玉道我今日还跟着太、吃罢王夫人道罢、我今日吃希正经吃你的去罢宝玉道我也跟着吃希说着便叫那丫頭去罢自己先跑到桌子上坐了王夫人向宝釵道你们只管吃你们的由他去罢宝釵笑道你正经去罢吃不吃陪林妹、走一趟宝玉心里正不自在呢宝玉道理他呢过一会子就好了一时吃过飯宝玉一則怕賈母记掛二則也惦着代玉忙、的要茶漱口探惜春人多笑道二哥、你成日家忙什麼吃飯吃茶也是这麼忙碌、的宝釵道你叫他快吃了瞧他林妹、去罢叫他在这里胡闹什麼宝玉便吃了茶出来一直往西院来可巧走到凤姐院门前只見凤姐在门前階沿着门槛子拿着耳抱子剔牙看着小丫頭們擷花盆見宝玉来了笑道你来得好進来、替我寫个字兒宝玉只得跟了進来凤姐命人取过筆硯纸来向宝玉道大紅粗緞四十足蝴緞四十足五色用紗各色一百足金項圈四个宝玉道这箕什麼又不是賬又不是礼怎麼个寫法凤姐道你只管寫上横豎我自己明白就罢了宝玉只得寫了凤姐一面收起来一面道还有句话昔訴你不知俄不依你屋裡有个丫頭叫甚麼我要叫了来使喚

你明儿趁又我再替你挑一个可使得宝玉道我屋裡的人也多得很姐姐喜欢谁只管叫了来何必问我迎姐道况这么着我就叫人带他去了宝玉道只管带去说着便要走凤姐道你回来我还有一句话呢宝玉道老太太叫我呢有话等我回来罢说着便至贾母这边只见都已吃完了饭贾母因问道他跟着你娘吃了什么好的了宝玉道也没有什么好的我到了吃了一碗饭因问林妹妹在那裡贾母道裡頭屋裡呢宝玉进来只见一个丫头吹灭了半炕上又一个丫头打着线代玉湾着腰拿着剪子裁什么呢宝玉道这是做什么呢才吃了饭这么控着頭一会子又頭疼了代玉也不理只管裁他的有一个了頭道那块倭子角儿还不好呢再剪剪代玉便把剪子一撂说道理他呢过一会子就好了宝玉听了四顾的悄只见宝钗探春等也来了和贾母说了一回闲话宝钗也进来问林妹妹做什么呢因见代玉裁剪又哄道越发能干了连裁剪都会了代玉道这也不过是撒谎哄人罢了宝钗道我告诉你个哄话儿刚才为那个事我说了个不知道宝兄弟就心里不受用了代玉道理他呢过一会子就好了宝玉向宝钗道老太太要抹骨牌正没人呢你快请骨牌罢宝钗道我是为抹骨牌特来的说着便走了代玉道你倒是去罢这裡有老虎有吃了你说着又裁宝玉见他不理只得还陪哄说道你也有便走了代玉道你倒是去罢这裡有老虎有吃了你说着又裁宝玉见他不理只得还陪哄说道你也出去瞧瞧再裁不迟代玉总不理宝玉便问了頭们这是谁叫裁的代玉见问了頭们便说道是他谁叫我裁也不管二爷事宝玉方欲说话只见有人进来回说外頭有人请宝玉听了忙撇身出来

代玉向外說道阿彌陀佛趕你回來我死了也罢了寶玉聽外面只見茗烟說道馮大爺家請寶玉听了知是昨日的話便說要衣裳去自己便往房裡來茗烟一直到了二門前等人只見出來了一个老婆子茗烟上去說道寶二爺在房裡等呢們的衣裳你老人家進去帶个信兒那婆子道你娘的寶玉聽了今在園子裡住着跟他的人多在園子裡你又跑了這裡來茗烟听了笑道罵的是我也糊塗了說着一連往東边二门前來可巧门上的小廝正在角路底下踢毽茗烟將緣故說了有个小廝跑了進去半日襲抱了一个包袱出來遞与茗烟回到房裡寶玉換了命人備馬只帶着茗烟

席架一个倘情一个寡拿拿住了三曹对案我也无回话

唱罢咲道你喝一钟子罢薛蟠听说咲道不值一钟再喝好的来宝玉道(吃)(酒)(敬)易醉而无味我先喝一大海你一新令有不遵者罚十大海逐出席外(他)人斟酒为乐英莲多道有理宝玉拿起一海来一氣飲干说道必今要说悲愁喜(乐)的字却要说出女儿来还要注明这(唱)的字的原故说完饮门盃酒向要唱一个新鲜时样的児酒底要席上生九一樣东西或古诗旧对的诗五经成(语)薛蟠不等说完先站起来撸道我不来别冀我这竟是捉弄我呢云兄也站起来推他坐下咲道怕什么这还亏你天喝酒呢难道逮我也不为回来我还说呢说是了罢不是了不过罚上几杯那里就醉死了(你)的今一乱令到喝十大海下去斟酒不成(听)(说)(法)(吗)(听)(宝)玉说道

女児悲青春已大好空閨　女児愁悔教夫婿覓封侯

女児喜对镜晨妆頽色美　女児樂鞦韆架上春衫薄

(听)(说)(那)(个)(说)(话)(的)(有)(理)独有薛蟠拐脸捏頭说不好诙罚(听)(人)(说)薛蟠道他说的我全不懂怎么不诙罚云兄便推他一把咲道你倘的想你的罢回来说不出来又诙罚了于是拿起筆听宝玉道

酒不盡相思血泪拋红豆(间)不完春郁春花滿画樓(脉)不穿纱窓丸雨黄昏後(总)不了新愁与旧愁(嘛)

(不)(下)玉粒金(等)(嗜)滿啄(照)不見(着)美花鏡(理)(形)容瘦(展)不开的眉頭(捉)不明的更漏(呀)恰便是遠

不住的青山隐，流不断的绿水悠。

唱完大衆齐声喝彩，独薛蟠说：「没板眼，没宝玉顾了门，孟拍起一序梨来，道而打梨花深闭门，完了，该冯紫英说道是　女兒悲兄夫病在垂危　女兒愁大風吹倒杭椒蔟

女兒喜顯脂養了双生子　女兒樂私向花園捕蟋蟀　说畢唱道

你是个可人，你是个多情，你是个习鑽古怪鬼灵精，你是个神仙也不灵，我说的话兒你全不信，只叫你去背地里細打听，纔知道我疼你不疼。

唱完，顧了门杯，说道：「鸡鸣茅店月，今完该云兒了，便说道

女兒悲將来終身知靠谁　薛蟠道：「我的兒有你薛大爺在，你怕什麽，乘人道，别混他，云兒又道

女兒愁媽，打骂几時休　薛蟠道：「前日我見了你媽，还吵付他，不叫他打你呢，乘人多道，再重言者，罰酒十大海。」薛蟠連忙自己打了个嘴巴子，道：「没耳性，再不许说了，云兒道

女兒喜情郎不捨还家里　女兒樂住了，薛蟠寒寻寂寞　說完唱道

孟扣闲花三月三，一个出兒往里攒，三半日不得進，一爬到花上打鞦韆，肉兒小心肝，我不闻时，你怎麽办。

唱畢，顧了门杯，说道：「桃之夭夭，今完下该薛蟠，该道，我可要说了，女兒悲，说了半日不見，说底下的

馮紫英道悲什麼快說薛蟠登時急的眼睛鈴鐺一般說道女兒悲嫁了男人是烏龜乖人听了多大咲起來薛蟠道咲什麼難道我說的不是一个女兒嫁了漢子要當王八怎麼不傷心呢乖人道你說的是快說底下的薛蟠瞪了瞪眼又說道女兒悲說了這句又不言語了乖人道怎麼悲薛蟠道繡房攢出了大馬猴乖人聆咲道快罰這句更不通先還可恕說着便斟酒宝玉咲道掉韻就好薛蟠道今宮主准了你們鬧什麼乖人听說才罢了云兒道不而句越發難說了我替你說罢薛蟠道胡說宝玉真我就沒好的听我說罢女兒喜洞房花燭朝牀起一女兒樂一根私往里戴乖人說道該死快唱了罢薛蟠便唱道一个蚊子哼哼乖人聞道是什麼曲子薛蟠又道又个蒼蠅嗡嗡乖人聞道罢薛蟠道爱听不听這是新鮮曲兒呀哼哼賴兒你們要听連酒底也免了我就不唱乖人道免了罢于是薛宝釵道

女兒悲丈夫一去不回歸　女兒愁無錢去打柱花油

女兒喜灯花並頭結双蕊　女兒樂夫唱婦隨真和合　說完喝道

可喜你天生成百媚千娇恰便似活神仙肉做的胎　度青春年正小配寫风真也巧哎　看天朝正高

听雖樓鼓敲敲刷銀灯同入紀悼悄

唱畢喝了门杯咲道這诗词上我到有限幸而昨日見了一付对子可巧只记得這句幸而席上還有這件東西說畢拿起一朵木樨来念道花氣襲人知是桂畫暖兒全薛蟠嗤嘴道了不得說罢了這席上並

沒有宝貝你怎麼起宝貝来的蔣玉菡越向肯有宝貝薛蟠道你还賴呢你再念蔣玉菡只得又念了一遍薛蟠道襲人可不是宝貝你不信只问他便指着宝玉（是什麼的）不好意思的说薛大哥（快）误罚多少薛蟠道（起来）说着拿起酒来一飲而尽馮紫英（和）蔣玉菡（要）（还向）（不知）原故云兒便告訴了出来蔣玉菡便起身陪罪乘人（都）道不知者不罪（仍）少刻宝玉出来解手蔣玉菡便随着出来二人站在廊簷下蔣玉菡又陪不是宝玉見他羞媚温柔心中十分留恋便聚的攙着他的手说道洞了往我们那里去还有一句话儿问你也是你们貴班中有一个叫琪官的他在那里（为）今名馳天下（所以）独会缘一見蔣玉菡（说）咲道就是我的小名兒宝玉听说不覺欣然跌足（聚）道有幸果然名不虛傳今日初会（即）便怎麼樣呢想了一想向袖子里取出扇子（将）一个玉玦扇墜解下来遞与琪官道微物不堪略表今日之誼琪官接了道岂功受禄何以克当也罢我这里也得了一件奇物今日早起才繫上还是簇新的也可（将）表我一点亲热之意说畢撩衣（将）繫小衣的一条大红汗巾子解了下来遞（与）宝玉道这汗巾子是茜香國女國王（所贡）之物夏天繫着肌膚生香不生汗漬昨日北靜王給我的今日才上身若是别人我断不肯相贈二爺请把自己繫的解下来给我繫着宝玉听说喜不自禁連忙接了过来（即）自己一条松花綠的（汗巾）解下来遞与琪官二人方好（只）听一声大叫我（可）拿住了（只）見薛蟠跳了出来拉着二人道放着酒不吃又（与）人逃席为来幹什麼快拿出来我瞧二人多遍（没）有什麼薛蟠那里肯依还是馮紫英出来（将）（缘）解开了于是復又歸坐飲酒至晚方散宝玉回至園中寛衣吃茶襲人見

扇子上的扇墜兒沒了便問道往那里去了宝玉道（袭人已经代为理论）马上丢了（袭人）瞧着（他）腰里（系）的（是）大紅汗巾子（袭人）本便猜着了八九分因说道你有了好的（袭人）把我（给）的那条还我罢宝玉听说方想起那条汗巾子原是（袭人）的不该给人才是心里没（主）意（袭人）口里说不出来只得（点）头（袭人）道我赔你一条罢（袭人）听了（点）头（袭人）道我就知道（袭人）是（为）这些事（而）也不该拿（着）我的东西给那起子（下流）混賬人去（袭人）也难为你心里没个算记（袭人）还要（袭人）说几句又恐（袭人）恼上他的酒未少不得也睡了至次日天明方才醒（袭人）只见宝玉（袭人）（昨日穿上）的（那）条大紅汗巾子（袭人）（自己）繫在腰里（袭人）便知宝玉夜间（袭人）换了（袭人）（宝玉）解下了（袭人）说道我不（袭人）你瞧、褲子上（袭人）繫（着）依旧（宝玉）一看只见那条大紅汗巾子繫在腰里便知宝玉夜间换了忙解下了说道我不希罕这（袭人）趁早（袭人）拿了去宝玉见他如此只得要挽解功了一回（袭人）（袭人）（宝玉）（袭人）（宝玉）（袭人）（宝玉

香袋兒又丁定手裏寶玉听了道這是怎麼个原故怎麼林姑娘的倒不稠我的一樣倒是寶姑娘的稠我一樣別是傳錯了紫鵑人道昨日拿出來是一樣的嗎自然是你的是在老太太屋裡的我去拿來的老太太說叫你明日一五更進去謝恩呢寶玉道自然要走一淌叫紫鵑來拿了這東西到他們姑娘那里去就說是昨日我得的愛什麼麼件什麼紫鵑應了去不一時回來說姑娘說了昨日心得了二爺留自然寶玉听說便命人收了剛洗了臉出來要往賈母那里去請安只見代玉在前面寶玉趕上去道我得的東西呵你揀他怎麼不揀代玉聽昨日所惱寶玉的心早又去閒只顧今日的事了因說道我白沒福氣受比不得寶姑娘什麼金什麼玉的我們不過是草木之人罷了寶玉听心提出金玉二字不覺心裡一動疑猜便說道除了別人說什麼金呀玉的我心里要有這个想頭天誅地滅萬世不得人身代玉听他這話便知他心動了疑心起來好沒意思白白的起什麼誓賭什麼咒你什麼金什麼玉的罷寶玉道我心裡的事也難對你說日後自然明白除了老太太、老爺太、這三个人弟的个就是妹、了要有第五个人我也賭个誓代玉道你也不用賭誓我根知道你心裡有妹、但只是見了姐、就把妹、忘了寶玉道那是你多心我果沒那个心的代玉道昨日寶了頭不替你圓謊另什麼你問着我呢那要是我又不知怎麼樣了正說着只見寶釵從那邊來了二人便走開了寶釵分明看見只裝作沒見依舊過去了到了王夫人那裡坐了一會然後到了賈母這邊只見寶玉便挨着寶釵坐下寶釵紅

第二十九回　享福人福深慧增福　多情女情重愈鍾情

說話寶玉正自發怔不想代玉將手帕子甩了來正瞧在眼睛上到嗔了一跳問是誰代玉推着頭兒
咲道不敢是我失了手因為寶姐姐要看雁我給他看不想失了手寶玉揉着眼睛待要說什
麼又好說的一時鳳姐兒來了因說起初日在清虛觀打蘸的事來逶的着寶釵寶玉等看戲
寶釵咲道罢々怪熱的什麼沒看過的戲我不去鳳姐說他們那里原快兩邊又有接嚮的要
去我頭几天打發人去把那些道士都趕出去把樓上都打掃了掛起簾子來一乢閑人不許放進
兩去纔是我已經回了太太你們不去我去這些日子也悶的狠了庭里鳴動戲我天得舒服
々的看要母听說咲道既這麼自我和你去鳳姐听說咲道老祖宗也去鴛鴦也去鴛鴦不
得受用了要母道到明兒我在正樓上坐你們在兩邊樓上你也不用到這邊來立規矩好不好
鳳姐咲道這就是老祖宗疼我了要母因又向寶釵道你也去瞧々連你母親也去最天老
日的在家里也是睡覺寶釵只得答應首要母又打發人去請了薛姨媽順路告訴王夫人要
帶了他們姊妹去逶王夫人因一則身上不好二則預備有人出來早已回了不去的听要母如此
說遂咲道還是這麼高興回打發人去到園子裡告訴有要逶去的只管放腿了老太
這句話一傳兩了別人還罢可以只是那些丫頭們天々不得出門檻兒的听了這話誰不愛

便是各人的主子懒得去的地方。攒着去回话的机会，拣着好的说，单表到了初一日，荣国府门前车轿纷纷，人马簇簇，那底下执事人等，自不必说，都是贵妃作好事，要世现去拈香，早起天未亮，自己就起来了。因此凡动用的陈设一色都是齐全的，不同往日。薛宝钗因说：“今日须要进去，不可出来，独坐一乘八人大亮轿，李氏凤姐薛姨妈每人一乘四人轿，宝钗代玉共坐一轿，翠缕宝珠随后。”贾母的车，迎春探春惜春三人共坐一辆，朱缨华盖车，然后贾母的丫头鹦鹉琥珀珍珠林之玉的丫头紫鹃雪雁春纤宝钗的丫头莺儿，各上各房的无执事的跟随出门的。那街上的人见是贾府的全付执事，都远远的回避。看那吹小厮的执事之都家人媳妇子们，在门口站着上下，说：“请老太太、太太、小姐们的安。”一面说，一面都垂手侍立。贾母的车已经进了大门，方下了车，众人搀着，进入仪门，过了大厅，方是正门，门前两边，一对对的执事，都是金钺斧银瓜锤，龙凤旗，对面排着，一直摆到正殿阶下。两边一对对的锦袍玉带，执事人等，垂手侍立。贾母等进入殿内，只听钟鸣鼓响，早有张法官执着拂尘，披着道衣，在那里拜表。贾母等在拜褥上拜过，上了香，然后退出，方是贾母的车先行，贾母的车已到了清虚观门口，只见

賈母的轎剛到二門以內賈璉騎馬回來看見有字門大帥王子騰候風耳書吏把本境盛京各位泥塑
塑像便命住轎賈珍帶領各子侄上來迎接風姐知道賈母上來哪敢下轎
忙要來攙時可巧有个十二三歲的小道士兒拿着一個簡帖管各處化緣花正
一頭撞在風姐兒懷內風姐便一揚手照臉上把個小孩子打了一个筋斗踹馬道野
跑那小道士兒不管疼癢爬起來在外還要跑正值寶釵等下車乘轎婆娘媳婦
兩不遮忽見一个小道士滾了來都喝声叫打賈母听了忙問道是怎麼了賈珍
忙過來向風姐兒去接住賈母就回說是一个小道士兒剪灯花的沒躲出去迸个子混
鑽呢賈母听說忙道快帶了那孩子來別唬着他小門小戶的孩子都是嬌生慣養的慣
了那里見的這个勢派可怜見的嚇的老子娘當不成的荒說着便時賈珍
去好生帶了來賈珍只得拉了那孩子來那孩子兩眼只是跪在地下亂戰賈母命賈珍拉起他來
時他不要怕向他几多了那孩子偏生說不出話來賈母說果然可怜見的又向賈珍道珍
哥兒帶他去要錢要菓子吃別叫人哄他賈珍答應着領了迸里賈母帶着眾人
一層一層的觀玩外面小廝們見賈母等進入二層山門忍見賈珍領了一个小道士出來時人等未敢上前
賈珍為了他家人所說忙上來賈母未曾開口賈珍站在台磯上回說家在那里所應下站

的小廝們都一齊喝声說時賈家登時林之孝一手扣着情絆跑了来到賈珍跟前賈珍說到這
里把方才今把不承望来這麼个人你使的人你就帶了他的院子里去使不着的打發到那院里去
把小劍把他的把几个在這二層門上伺候有要東西傳話你知道不知道今兒他們都出
来了一个閑人也不許到這里来林之孝忙答應着又說了几个是賈珍道去罷又向怎麼不見蓉
兒一声未了只見賈蓉垂手從鐘樓里面跑了出来賈珍道你瞧：把我這個燕兒到東淨
快去了喝命家人哼他那小廝賈蓉上来向賈蓉答應上啐了一口賈珍道向有他那小廝使向賈蓉
道爺這不怕熱哥兒怎麼先涼快去了賈蓉垂着手一声不敢說那賈芸賈芹賈萍等听了
不但他自己慌了並且連賈瑞賈璜等也都忙着了一个个往僧跟下慢：的溜上来賈珍又
向賈蓉道你跟着作什麼這不夠了馬跑回家去告訴你娘母子去老太：同着娘們都来了時他
們快来伺候賈蓉听說忙跑了出来一疊連声要馬一面抱怨道早都不知做什麼的這會子再
趕我一面走嘴小子們忙牽過来對出来說不的親自走一番騎馬去了不在話下且說賈珍方要起進去
見張道士站在傍边陪笑說道我倫礼也不曾別人家沒曾經頭伺候只因天氣太熱未便冒昧
都出来了倘宮不敢擅入請爺示下恐老太：向或要隨喜那裡錢少了那裡伺候罪賈珍聽道
這張道士雖然是個道士日常同公的皆自覺比不得道錄司的主管曾經先皇御口親封為大仙

人如今現掌道錄司印又是当今封為終了真人現今王公藩鎮都称他為神仙所以不敢輕慢二則他又常往西门府里去几来人(去了的)(都)是見的今見他如此说便咲道咱们自己你又说起这话来我把你这蹶子还(揪)了呢还不跟我進来那張道士呵(的)咲着了要珍進来要珍到要母跟前(揪)自陪咲说道張爷進来(張老)(候)要母听了忙道(快)请过来那張道士先呵(的)咲道無量壽佛老祖宗一向福壽康寧衆位奶奶(北静)们納福一向没(到)府裡请安老太(太)气(色)越發好了要母咲道老神仙你好張道士咲道托老太(太)万福不离小道(也)还健朗的到罢(的)記掛哥兒一向身上好前日四月二十八日我这里做遮天大王聖诞人(的)来的少东西也很干净我说请哥兒来瞧(瞧)怎麽说不在家要母咲道果然真不在家一面回頭叫宝玉誰知宝玉躲(躲)手去了(躲)縱(縱)来忙上来向張爷(爷)好張道士忙抱住(抱)(着)(着)(着)又向要母咲道哥兒越發(发)福了貴母道他外頭还好裡頭的又搭着他老子通着他念书生(生)的把一个孩子通出病来了張道士道我前日在好几处看見哥兒写的字作的詩都好的了不得怎麽老爷还(还)(说)怎麽(怎麽)不大喜欢(欢)(喜欢)(欢)呢(呢)(呢)(呢)

日国何的模樣兒爺們一輩的自然不用說沒赶上大約連大老爺二老爺也記不清楚鄭重
又呵ㄍ大咲又道前兒在丁人家看見一位小姐今年五歲了生的倒也好个模樣兒我想着
哥兒也哥兒親事了若論這个小姐模樣兒聰明智慧根基家当到也配的過但不知老太
ㄍ意底樣小道也不敢造次等請了老太ㄍ的示下倘或老太ㄍ和尚說了
這孩子命裡不該早娶等再大一大兒再娶罢你可知今好所以不管他跟基富貴只要模
樣兒配得上就好來告訴我便是那家子第不過他几兩銀子罢了只是模樣
兒性格兒难得好的說罢只見凤姐兒咲道張爷ㄍ我們了頭的奇名符你也不撫的去
前兒弓你還有那么大臉打發人和我要鵝蛋做子去我要不給你又怕你那老臉上
来教張道士呵ㄍ大咲道你瞧我眼花了也沒看見都ㄍ在這里也沒道多謝符單已有了
前日底要送去的不料娘ㄍ来作好到忘了還在前頭有呢待我取来說着跑到大房
上去一時拿了个茶盤兒托着大紅蟒緞袷袱子托出符来大姐兒的奶子接了符張道
士雙手抱过大姐兒来只見凤姐兒咲道你手里拿着来回話又用个盤子托着張道士
道了個不干不淨的怎么拿用盤子潔淨些凤姐咲道你只看拿出盤子来可咋我也跳呢
我不說你是為送符到像是我們化佈施来了多人听聞此言咲連受鐘老婆不住笑回頭道猴兒

猴兒你不怕下割舌地獄麼賈母說道我們爺兒們不相干你怎麼常常的說我誤積陰騭連了就短命呢張道士笑道我拿出盤子來一齊兩用却不為化布施倒要將寶玉請下來花出去給那些遠來的道友弟徒子徒孫們見識見識賈母道既這麼着你老人家就帶他去照了時他進來賈母張道士道老太太不知道有的小道士六十多歲的人托老太太的福倒還硬朗只是外頭人多氣味難聞況是今日暑月天氣更加難聞的緊寶玉聽了脆臟氣味倒值多了賈母聽說便命寶玉摘下通靈玉來放在盤內那張道士就一紮紮的用蜂袱子墊着捧出去了這里賈母帶着眾人各處逛玩一回方去上樓只見賈珍回說張爺送了玉來了剛說着只見張道士捧了盤子走到跟前呈與賈母托小道的福見了哥兒的玉實在稀罕都沒什麼敬賀之物這是他們各人傳道的法器都忽作敬賀之禮哥兒便不希罕只留着賞人罢賈母聽說向盤內看時只見一塊有實玉珠寶玉珠金錢共有三五十件因說道你也胡鬧他們出家人都是那里來的何必這樣這斷不可收的張道士笑道這是他們一点敬意小道也不能阻当老太太要不留下寶玉時他們看着小道平常不像是門下出身了賈母聽如此說方命人接下了寶玉呈與道士老太太張爺又推辭不得我要這个也無

用不和叫小子们搀了这个眼我出去散给客人罢贾母听说道这话倒说的是张道士要给脑道哥把雖要行好但这次东西雖说不甚希罕到的是几件器皿若给了客人一则后边的无益二则反到遭蹋了这些东西要给客人何不就散钱给他们宝玉听说便命将不等晚间都分施给罢说罢道士方退出这里贾母和乘人上了楼贾母在正楼上坐了凤姐等站了东楼乘了环等在西楼轮流伺候贾珍一时来回在神前拈了戴头一支白蛇记贾母向说甲蝶花是甚故事贾珍道是汉祖斩蛇剑起首的故事二本是满床笏贾母道罢了倒是第二本神仙要是这样还热闹些了又说第三本贾珍道是南柯梦贾母听了便不言语贾珍退了下来至外边预备自申表共分报南戚不在话下且说宝玉在楼上坐在贾母傍边因时个小子顺手捧着那一盘子贺物自己将玉带上用手摸摸一件二的挑出贾母看贾母因看见有个赤金点翠的麒麟便伸手拿了起来咲道这件东西好像我看见谁家的孩子还带着这么个宝钗咲道史大妹妹有一个比这个小些宝母道原来是湘云把有这个宝玉道他虽在我们家我也没看见探春咲道宝姐姐有心不管什么他都记得代玉冷咲道他本副的东西上还有限惟有蓉哥儿这个人带的东西上凝聚甚么心宝钗听说便回头来没听见宝玉听见史湘云是有这件东西便将麒麟忙拿起来揣在怀里一面搀

自心里想道怕人看見他听是史湘云有了他就留意件因此手里揣着却舍手眼睛飘人只見秦人到不理論惟有代玉聽着他点頭兒似有讚嘆之意宝玉不免心里不舒意恩起来又揣了半未向代玉咲道这个东西到好頑我替你留着到了家拿上你带代玉将頭一扭說道我不希罕宝玉咲道你果然不希罕我拿回去了說着又揣了起来刚要說话只見宝珍要茶的媳婦进来回說太太那里要起身呢叫姑娘快去呢宝玉听了忙出来问他们又来做什麼我不过沒事来瞧一回话沒說完只見人报冯将軍家有人来原来冯紫英家听見宝玉在庙里打醮连忙预备了猪羊香供茶食之類即刻送来回来风姐儿听見了忙赶过正接来拍手咲道哎哟我的佛爺可說僧们狼兒们来瞧一家只当咱们大摆席面的来送礼都是素的闹的这个预备赏封儿刚说着只見冯家的两个管家婆十二个攒盒来了冯家的两个来去接着赵信即家迎有礼来了於是接三连三都听見宝府打醮女眷都在庙里九一定速親近友世家相与都来送礼贾母听说恐怕起来说又不是什麼正经事我们不过闹瞧一回想不到是礼王家佛爷爷动了不闹出来虽是一家骨肉礼上不错但是他们这样大张旗鼓的打醮也没有这样闹法况且现在国孝家中不行此礼况且现在国孝家中不行此礼况且现在国孝家中不行此礼

走過了別人也不知為什麼原故二則代玉昨日回家又中了暑因此三事實毋執意不去了鳳姐兒見不去了自己便了人去了也不在話下且說寶玉因見代玉病了心裡放不下飯也懶待吃不時來向紫鵑說道你只管小心的伏侍你的戲去罷家裡做甚麼寶玉因昨日張道士提親心中正大不受用今聽見代玉如此說因想道別人不知道我的心還可恕他連他也笑落起來因此心中煩惱更比往日加了百倍只是別人跟前斷不能動這所以火只是代玉說了這話比往日別人說這話不同由不得立刻沉下臉來道我白認得了你罷了代玉聽說便冷笑了兩聲道我不知道白認得了我那里有人家有什麼配的上呢寶玉聽了便向著直向到臉上來這麼說是更安心咒我天誅地滅代玉一時解不過這話來寶玉又道昨日我還為這個事起誓呢今兒你到底逼我一句我便天誅地滅你有什麼甚麼代玉聞此言方想起昨日的話來原是自己說錯了又是着急又是着愧便戰戰的說道我要安心咒你我心天誅地滅何苦來我知道張道士說他親你怕指了你的好姻緣你心里生氣來拿我來煞性子原來那寶玉自幼生成有一種下流癡病凡從小時合代玉耳鬢廝磨心情相對竟如今稍明時事之後那些那些個姊妹們凡遠親近友之家所見的那些閨英閣秀皆未有稍及黛玉者所以早存一段心事只不好說出來故每每或喜或怒或尽法子

暗中試探那代玉偏生他是存心病的也每用假情試探因他也將真心真意瞞
起來不用假意我也將真心真意瞞起來用假意如此兩假相逢終有一真其間瑣瑣
碎碎不有口角之事即如此刻寶玉的心內想的是別人不知我的心不過可恕雖道你就不想
我心裡眼裡只有你之不能為我煩惱反來說這許多話豈不是有意試探
心里自然有我是金玉相對之說你也是重這那說不重我的我便時常提這金玉你
只管自然無滴方見是待我重豈是負心了那裡我二提金玉的事你就有意可知你心時有
我一提你又怕我多心故意有意無心來哄我看其神情舉止果然毫無一絲
那寶玉心中又想着我那樣委屈據都好只要你隨意我便立刻同你死了也情願的
心可見何如我近來知我這那代玉心裡又想着你只管你我就好你偏為我都自來解
我自來可見你是不時我近你有意無意來都是來近之心反美成疎遠之此
說着他三人素習所在私心也罷倘述如今只這他們外面的形容那寶玉所作說好相緣三个字
越發連一點意心里干淨口裡說不出雖未便嗔氣向頭上摘下通靈玉來咬牙恨命往地下
摔什麼摔了我砸了你完事偏生那玉堅硬非常摔了一个地下竟紋風不動寶玉見不
砸便回身找來東西來解代玉見他如此早已哭起來說道何苦來你大砸那哩吧
砸有砸你的不如

来碰我二人的有紫鹃雪雁等都忙上来解救見宝玉不死方碰玉忙上来奪又奪不下来見比往日鬧的大了些不得去時襲人已把趕来的奪了下来宝玉冷笑道我碰我的东西与你们什麽相干襲人見他臉都氣黃了眉根都变了從来没氣的這樣便拉着他的手哭道你回姑娘辦嘴不犯着碰他倘或碰坏了時他心裡腸上怎麽过的去林玉一行哭着一行听了這话说到自己心坎兒上来可見宝玉連襲人不如越發傷心大哭起来心里一煩悶犯了方纔吃的香菱飲解暑湯便承受不住哇的一声都吐了出来紫鹃忙上来用手帕子接住登時一口一口的把地下帕子吐滿了雪雁忙上来搀紫鹃過雖生氣粗粮到底心软係重着的吃了藥补吃這会子因合宝二爷辦嘴又吐了出来倘或犯了病宝二爺心里怎麽过的去呢宝玉听了這话说到自己心坎兒上来可見林玉不如紫鹃去見林玉臉紅頭脹一行哭一行氣喘一行是泪一行是汗不勝怯的宝玉見了這般又自己没悔方纔不該如此較证這会子把這点兒光景我又替不了他心裡想着也由不得痛下泪来襲人見林妹妹的悲痛不哭宝玉也心酸起来又撲着宝玉的手永远待要劝宝玉不哭只一則又恐宝玉有什麽委曲闷在心里二則又恐宝玉听了林玉不好未免又添泪来紫鹃雪雁也流下泪来紫鹃一面忙拾了吐的药一面拿手扇子扇着的替林玉扇着見三个人都鸦雀無聞各自哭各自的也不是个事情帕子撩泪手是四个人都無言对泣雪雁襲人勸宝玉道你不用

回的你看這玉上穿的穗子上不該繫辮嘴代玉聽了忙不催丫頭趕來奪過去順手抓起一把剪子來就剪（改）襲人紫鵑他要奪時已經剪了好幾段了代玉笑道我也是白勞力他也不稀罕自有別人替他再穿新的去（呢）襲人他樣了玉道何苦來這是我多嘴的不是了寶玉向代玉道你只管（改）我穗墜不帶他也沒有什麼可催趕頭兒裏知那些（老）婆子們見代玉大哭大吐寶玉一般玉不知道要鬧到什麼田地（見）我這裏（連忙的）便（急）往前頭回賈母王夫人知道好不（孩子這麼）小心（的）作一件正經事來告訴（訴）（得）知有了什麼（得）（倘或）（若）（進園來）瞧（看）（襲人）（急）的（忙）黛玉為什麼驚動了老太太（太）太（緊）（當）（襲人）（着急）告訴（的）他（的）他雖（是）（進）園（來）（的）人卻（賈）母王夫人見寶玉也無言代玉也無語向（起）來又沒為什麼事（便）將這話移（到）襲人紫鵑兩個人身上說為什麼（你）們不小心伏侍（這）會子鬧（起）來都不（管）（呢）（回）（太）（太）（將他）二人（連）罵代說（教）（訓）頓二人（都）（知）（道）（的）（改）（多）（一）（句）聽（着）還是賈母帶出寶玉去了方（纔）（慢）（慢）（的）平（伏）過了一日至初二日乃是薛蟠生日家裏擺酒唱戲來請賈府諸人（連）（寶）（玉）（一）（同）（隨）（着）了代玉二人（都）未見面心中正自納悶無精（打）（采）彩（的）那里還有（心）（腸）去看戲（回）（來）（不）去代玉不過前日中了些暑（着）（涼）之氣本無甚（大）病（聽）（見）（寶）（玉）（不）去心里想（着）（他）是（為）（吃）酒（聽）（戲）的今（兒）（反）不去（難）（保）（他）（家）（去）自然（因）（為）（昨）日（氣）（着）了再不然（他）是（我）不（得）去（他）（也）（沒）（心）（腸）去只是昨日千不該萬不該（改）（多）了那玉上的穗子（留）（定）（他）（每）（不）

等了还等了他常回来心中已十分恼那贾母见他两个都生了气只说趁今儿那边去看戏他两个也就完了不想又都不去老人家急根忽说我这老宪家是那世里的孽障偏生遇见了这屋两个不懂事的小宪家没有天不叫保心疼是俗语说的不是宪家不聚头的冤家我闹了这眼泪了这只气鬼两个宪家闹上天去我服不是心不领只是气不过罢了偏生有这口气自己报怨有几层大这话像人家并二人耳内原来他二人从前未曾见过不是宪家不聚头的这句俗语必今忽然闻了这句话好似杂弹的一般都依头细嚼这话的滋味竟不觉潜然泪下雖不会面在一个在潇湘馆颦眉一个在怡红院对日长吁都是人居而把情发心繫人回功宝玉道千万不是都是你的不是往日家裡小厮们和你的姊妹拌嘴或是两个分争你所见了还骂丫头们蠢不能体贴主子或是你的心肠今儿非生这么着有了明儿和妹妹们好了大爷那里还敢再骂丫头们了

第三十回

寶釵借扇機帶雙關　潘安劉蕾感秋情

話說林黛玉自前宝玉回後心自後悔但又無去處他之理因此日夜悶悶如有所失紫鵑原是最細心的也看出大概來了論南邊事竟是姑娘太浮躁了些別人不知宝玉脾氣難道咱們也不知道的為那玉也不是兩三遭兒了一遭兒這麼一鬧你倒來替人家賠不是我仔細淫躁了紫鵑笑道好姑娘你為什麼生氣呢是宝玉有三分不是姑娘倒有七分不是了我看他素日在姑娘身上就好些因姑娘小性兒常要生派他的道理況且老太太太太跟前現在的人除了紫鵑就是我和雪雁他兩個也沒有說他的道理了剛才宝玉哭著說不許紫鵑走姑娘又不依紫鵑道姑娘又不是了這麼天喜日頭地下哭了把和何使得呢況說有使出門的事來自然是宝玉一面讓他進來一面勸說道我的姑娘的事你也該慢慢的告訴我們我們才知道好替你想個法兒你一句不說教我們從何處想起呢宝玉咳道你們把極小的事都說大了好不為什麼不來我便死了魂也要來一百遭兒呢好姑娘你可大好了紫鵑道姑娘上頭好了只是心里氣不大好宝玉咳道我曉得有什麼氣一面說著一面進來只見林黛玉又在床上哭呢那林黛玉本不曾哭所見宝玉來由不得傷心止不住淚下旧來宝玉咳著走近床來道妹妹身上可大好了林黛玉只管拭淚並不答應宝玉因便挨在床邊沿上坐了一面咳道我知道你不惱我但只是我不來時候人看著到像咱們又鬧了嘴的似的倘若再把他們來的時候豈不

到底是生了[illegible]这个[illegible]你要把舌头咬住[illegible]千万别不理我说着又把妙玉叫了几声[illegible]代王心里虽是再不理宝玉的这会子听见宝玉说别叫人知道[illegible]他们[illegible]了嘴就生分了是的这一句话王可见[illegible]比别人原亲近因又拿不住[illegible]哭道你也不用来哄我从今已后我也不敢亲近[illegible]你也拿[illegible]我去了宝玉听了[illegible]咲道你往那里去呢代王道我回家去宝玉咲道我[illegible]了[illegible]咲[illegible]宝玉道你死了我作和尚[illegible]去[illegible]庙[illegible]你[illegible]有几个亲娘[illegible]呢明儿都死了你有几个身子再做和尚[illegible]去[illegible]我到把这话告诉人去评[illegible]宝玉自知[illegible]说的这次了[illegible]伙悔不来登时脸上紅胀[illegible]头不敢[illegible]作声[illegible]事而屋里没人代王两眼直瞪瞪的[illegible]了半天乱的[illegible]嗳了一声[illegible]说不出话来[illegible]见宝玉那[illegible]的脸上[illegible]涨[illegible]用指头[illegible]眼命[illegible]把[illegible]颜[illegible]戳了[illegible]下咕了一声[illegible]身说道[illegible]这[illegible]同刚说了[illegible]三个字[illegible]又嘆了一口气[illegible]拿起手[illegible]帕子来擦眼泪宝玉心里原有[illegible]无限心事又[illegible]说[illegible]错了话正自[illegible]后悔又见代王[illegible]起下[illegible]要说也说不出来自[illegible]自己[illegible]自己也有所感不觉[illegible]下泪来要用[illegible]去拭不想又忘[illegible]带来[illegible]用衫袖去擦代王虽然[illegible]有却一眼看[illegible]见[illegible]着[illegible]这等[illegible]新落合沙衫竟去拭泪便[illegible]面自己拭自洞一面回身将[illegible]上搭的一方绢帕拿起来向宝玉怀里一摔一语不发仍[illegible]面[illegible]仰宝玉见他摔了帕子来忙接住拭了但又接近前伸手[illegible]拉[illegible]他[illegible]了[illegible]宝玉一[illegible]手咲道我的五脏都[illegible]拔[illegible]了你还只是哭走罢我回[illegible]你往老太[illegible]那[illegible]去罢[illegible]代王的手一摔道谁[illegible]和你拉[illegible]拉[illegible]的一天大似一天[illegible]还

這麼涎皮賴臉的連个道理也不知道一句話沒說完只听寶道好了寶林二人不防都嚇跳回頭見是
看时只見
同媚把臉丟在一邊來道老太太在那裏怨天恨怨地只時我來瞧瞧你們好了沒有我說不用瞧這不上三天他的
自己就要了老太太說我賴我來了果然應了我的話過沒見你們兩个有些什麼可謝的三日好了兩日惱了
超大越成了孩子有這會子抱着手哭的眯兒為什麼又成了烏眼鷄這不跟我走到老太太跟前
老人家也放些心說着推了代玉回頭時了頭的工夫也沒有風裏鬼道又時你們你什麼有我伏侍你先
而流一面拉着就走寶玉在後面跟着出了園子到了賈母跟前風姐襲咲道我說他們不用人費
心自己就好了老祖宗不信一定時我去說知道我及走到那裡見說和誰知兩个人到在一處頭不是呢那裏
說倒像當面鑼對面鼓似的兩个都紅了臉那裏還要人說呢說的滿屋裡都咲起來此時寶釵
正在那裡幫代玉一言不發探着要母生下寶玉沒什麼說的便向寶釵咲道大哥子好日子偏生我又不
好了沒別的孔送連个頭也不得磕去大哥子不知我病到像我打騎推敗是的倘或明日兩了起
替我分辨分辨寶釵咲道這些多事在要去也不發動何況身上不好第凡們來在處要作這
些心到生分了寶玉又咲道姐姐知道你涼我就好了又道姐姐仔麼不痛散去寶釵道我怕熱
看王熙鳳的很要走要又不散我少不得推身上不好就乘了寶玉的由不得臉上沒意思只
得又搭訕咲與道性不得們等姐姐高陽杞原也体量性熱寶釵听說了由未免得要作庫

探又不好意思回脸上带着笑意便冷哼了两声说道我到像梯妃一样今好奇心好兄弟可以做得梯己的又王说着可巧小了头就见回不见了扇子和宝钗咬道必是宝姑娘藏了我的好姑娘爱我罢宝钗指着通仗要仔细我和你说过作恶有报你们你说向他们去说的了就见跑了宝玉自知又犯话说是次了当着许多人更比昨在代玉跟前更不好意思便急回身又回到人搭讪去了代玉听见宝钗心中有实情意思要搭言起势取气咬着想就见我扇子宝钗又发了两句话他便改说道姐儿你听了两劝什麽戏宝钗回见代玉脸上有得意之态一定听了方才宝玉要落之言这了他的心意忽又见问他这话便咬道我看的是李逵骂了宋江後来又赔不是宝玉便咬道姐儿通古博今色：都知道什麽逵这一句戏的名现他都不知道就说了这呼负荆请罪宝钗咬道这呼负荆请罪麽你们通古博古的保知负荆请罪我不知是你放是负荆请罪一句未说完宝玉代玉二人心里有病听了这话早把脸羞红了凤姐儿素这个上雖不通但只看他三人形景便知其意便忙咬着向道这个上的天下都不准说吃生姜呢个人不解其意便说道没有吃生姜凤姐儿故意画模着腮嘴道既没人吃生姜你脸这麽辣的宝玉代玉三人听了这话越发不敢说了宝钗再欲说话见宝玉十分惭愧形景改变之就不好再说忙咬收住别人恨不解这四个人的意思因此付之一笑一时宝钗凤姐去了代玉咬向宝玉道你在之试看比我刻薄的人

了誰都像我心狠口恨的良由眉人说哑宝钗多心自己没趣又見代玉来问着他越發没好氣起来要再说两句又怕代玉多心说不清思忖氣無精打彩一直出来誰知日今盛昌者之際天当早飯已过各处主僕人等多半都因日長神倦正睡着了到一处，鴉雀無聲從東角門里出来往西走过了穿堂便是凤姐兒的院落到他院门前只見院门掩着知道凤姐兒素日的規矩每到天热午间要靜一个時辰進去不便逐開门来到了王夫人的上房迴只見几个丫頭手里拿着針線都打瞌呢王夫人在程间暑里倒揭着上瞌首金釧兒坐在傍边捷腿也斜着眼乱忙宝玉進的走到跟前把他耳朵一揪凑子一搞金釧睜開眼見是宝玉，便情，的咲道就用的是应忧

這里金釧兒臉羞邊火熱一言不敢言語登時紅了頭低的所見王夫人醒了都忙進來王夫人便叫玉釧兒把你媽叫來帶出你姐姐去金釧兒聽說下哭道好好的纔剛叫我才出去就是天恩了太太十來年這會子攆出去我時這里見人不見了呢王夫人固然是個寬厚仁慈的人從來不曾打過丫頭們一下忽見金釧兒行此無恥之事氣的臉紫漲起來忙不迭打了二下罵了幾句逐金釧兒出去不肯收留到底喚了金釧兒母白老媳婦來領回去那金釧兒羞忍辱的出去不在話下且說寶玉見王夫人醒了自覺趣味進大觀園來只見春意闌珊天氣陰晴不定好個暮春時節滿耳鶯聲靜無人語細到了薔薇架畔只所有人哽噎之聲寶玉心中疑惑便站住細聽果然架下那邊有個人哭寶玉便悄悄的掀開花葉一看只見一個女孩子蹲在花下手裡拿着根頭的簪子在地下摳土一面悄悄的流淚寶玉心中想道難道這也是個痴丫頭又像襲人不成因又自己笑道果若真正是個痴丫頭又可厚可薄的想畢便要叫那女子說你不用跟着林姑娘李嬤嬤再有時這女孩子面生不是個伺候的女孩子是那一個那個的却謝不出他是生旦淨丑那一個角色來寶玉忙把舌頭一伸將口掩住自己想道幸而不曾造次上面回避因造次了襲人晴雯他生氣寶釵也多心如今再得罪了他們越發沒意思了一面想一面悵悵認不得這個是誰

登面神細看只見這女孩子眉蹙春山眼凝秋水面薄腰纖粮大有代玉之態寶玉便早又不忍棄他而去只管呆看只見他雖用簪子把土埋花竟是白工上畫字寶玉明眼忍看他用簪子把土埋花竟是白工上畫字寶玉明眼隨着簪子的起落一直一横一点一勾的看了去数一数大筆自己又在手心里用指頭依着他方才下筆的規矩寫了猜是个什麽字寫成一想原来就是薔薇花的薔字寶玉想道一定是他要葬了外面的人看見了不雅觀或者偽成了一首句一時也想不起來又在地下再寫什麽一面想一面又看只見那女孩子还在那里劃呢画来画去还是个薔字再看还是个薔字裡面的原委已經了然了外面的不覺已看痴了兩个眼睛珠兒只管隨着簪子動心却想這个女孩子一定有什麽說不出的心事纔這個樣兒葬了外面既是這个形景心里不知怎麽熱煎看他樣兒的這般單薄心里那裡禁得住又熱煎可恨我不能替你分憂一遍来伏中陰晴不定雲雨難測忽然一陣涼風過來刮的落下一陣雨来寶玉看時那女孩子頭上滿是水衣裳都濕了寶玉想道這事是兩他這个身子如何禁得住雖然一激因此禁不住便說道不用寫了你看你自己身上都濕了那女孩子所見到唬了一跳抬頭一看只見花外一个人叫他不要寫了未免則寶玉潛從秀二則花葉繁茂上下俱被枝葉隱住剛露兩半边臉那女孩子只當是个男頭再不想是寶玉因叫道多謝姐姐提醒了我雅道姐姐在外頭有什麽進兩的一句提醒了寶玉

嗳哟了一声倏觉浑混身冰凉低头看自己身上也都濕了说声不好只得一气跑回怡红院去了心里却还记挂着那女孩子没处避雨原来明日是端阳节那天官里头十二个女孩子都放了参进园来各处顽耍可巧小生宝官正旦玉官两个女孩子正在怡红院和袭人顽呢被雨阻住大家把满缸的水稍在院内盛荷叶、绿头鸭花鹅鸂鶒彩凫来捉的赶缝了趟腾放在院内顽耍将院门关了袭人等在游廊上嗑瓜子呢宝玉见关着门便用手扣门程内诸人只顾呢那里听见呢了半日拍的门山响里面方听见了估着宝玉进会再不回来的袭人呢道谁进会子时门没人关去宝玉道是我麝月道是宝姑娘的声音晴雯道胡说宝姑娘进会子做什麽来袭人道嚷我隔着门缝儿瞧见一个闹哄哄的不知是谁晴雯道别是他们有去说着便顺着进府往外一瞧只见宝玉淋的雨打鹌一般袭人见了又是着忙又是可呢忙开了门呢的湧进一个人来满身泥水满脸是泪一肚子没好气满心程要把关门的踢儿脚儿关门并不看真是谁还只当是那些小了头子们便说道一腔子气在肋上袭人呢喲一声宝玉还骂道下流东西们我素日纵待你们得了意一点儿也不怕越发会拿我取笑起了口里说着抬头见是袭人哭了方知踢错了忙呢道呢喲是你来了踢在那儿了袭人从来曾受过一句大话的今忽见宝玉生气踢他一下又当着许多人又是羞又是气又是

麻真二時罢自痛把得要怎麼樣打怕宝玉未必是安心踢他少不得忍着說道没有踢着还不快衣裳去呢宝玉一面進房来脫衣一面吹道我長了這麼大今把是頭一遭生氣打人不想偏生是你聚人一面忍痛換衣裳一面吹道我是一起頭兒的人不論大事小事是打是罵自然也該從我起但只是别說打了我明兒順了手也打起别人来宝玉道我不是安心要聚人道誰說是安心呢素日兩個門都是關起小了頭兒的事他們是慣了的早已服的人牙嘴他們也沒了怕懼兒自然是他們踢一下子啼：剛也好偏偏是我閙氣不叫開門的說有那兩已住了宝玉宝玉也早去了聚人只是肚上疼的心里發悶晚飯也不曾吃到晚間挑燈時脫了衣服只見肋上青了碗大一塊自己倒唬了一跳又不好聲張一時睡下夢中作痛由不得哎喲之聲從睡夢中喊出宝玉雖說不是安心因見聚人懶心裡的過不安穩恐夜裡痛哎喲便知踢重了自己下床来點燈来照剛到床前只見聚人嗽了兩聲吐出口痰来吹喲一聲睜眼見了宝玉倒唬了一跳道你作什麼宝玉道你夢里哎喲必是踢重了我照照：聚人連忙上我頭發暈腫了裡天腥天甜你倒照一照把下半宝玉所說果然掌燈向地下一照只見一口鮮血在地宝玉慌了只說了不得了聚人見了也就心冷了半截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撕扇子公子追次笑　捨麒麟侍兒論陰陽

話說襲人見了自己吐的鮮血在地也就冷了半截想着往日長輩人說少年吐血年月不保據然命長終廢人了想起此言最是討人嫌惡之心未免灰冷了眼中不覺流下淚來寶玉見他哭了也不覺心酸來回兩道你心裡究的是那樣呢寶玉的意思即刻便要叫人澆黃酒吃襲人按住他的手咲道你這一兩不大聲兒起多少人來到抱怨我糟蹋分明人不知到底的人知道了你也不好我也不好正經明兒你打發小子問王太醫去討點藥吃吃就好了人不知鬼不覺的寶玉聽了有理也只得罷了向案上斟茶來給襲人漱口襲人知道寶玉心內是不安穩的待要不叫他伏侍他必不依且剛是要驚動別人不如由他去罷因此回在榻上由寶玉去伏侍寶玉也不得梳洗化粧衣出來將王太醫開的藥方親自雙向王太醫問原故不過是損傷飲食之類回來依方調治不在話下這日正是端陽佳節蒲艾簪門符繫臂午間王夫人治酒席請薛家母妻等賞端節寶玉見寶釵淡淡的也不和他說話自知理虧的原故王夫人見了寶玉沒精打彩也只當晚間金釧之事他不好意思的便越發不理他寶玉見寶玉懶懶的只當是他為了金釧的原故心中不自在形容也就懶懶的風俗晚間王夫人就告訴了他寶玉金釧的事知道王夫人不自在自己如何敢說呢也就隨着王夫人的意色行事更覺淡淡的還春知他元宵人沒思思也就無意思了回家坐了坐就散了

喜歡不喜歡他想的必有是个道理他說人有聚就有散聚時欢喜到散時不清冷既清冷則生你厭所以不如到是不聚的好比如那花開時令人爱惜到謝時便增煩惱所以到是不開的好故此人以為喜逢時他反以為悲那宝玉情性只愿常聚不愿常散不論到謝的漸漸的來到謝的漸漸的來都是一樣的心腸誰有高種悲傷之就無可如何了因此今日之宴大家無兴散了代玉不免詳倒是宝玉心中悶了不回里自己房中長吁短嘆偏生晴雯上來換衣服不防又把扇子失了手跌在地下將骨子跌折宝玉回嗔道蠢才!將来怎麼樣服侍你自己当家主子難道也是這麼顧前不顧後的晴雯冷笑道二爷近来氣大的狠行動就給臉子瞧前兒連袭人都打了今兒又来尋我的不是要踢要打覓爷去就是了這麼點子也是不堪的事先時連那麼樣的玻璃缸碰碎了不知丢了多少也没見這麼大氣兒這会子把扇子就這麼着何苦来要趕我们就打發了我们再拣好的便行離散的到不好宝玉听了這兴頭氣的渾身亂戰因說道你不用趕着将来有散的日子緊人在那边早已听見忙趕过来向宝玉道好的又怎麼了可是我說的一時我不到就有事故兒晴雯听了冷笑道姐儿既会說就該早来也省了我们生氣自家来就是你丫头伏侍爷的我们原該伏侍的因為你刚才時的嘴脸兒才褒高心腳我们不会伏侍的明兒还不知是犯什麼罪呢袭人听了這话又是恼又是愧待要說几句话又見宝玉已经氣的黃了臉少不得自己也丢了性子道晴雯你這好蹄子你出去罷了原是我们的不是晴雯听他說我们两字自然是他和

宝玉了不觉又滚了醋意冷笑几声道我到不知道你们是谁别叫我替你们害臊了像是你们
鬼鬼祟祟的事把也瞒不过我去那里就和起我们来了明公正道的
的那里就和我们来聚人差的脸紫涨起来想一想原是自己把话说错了宝玉一面说道你们气不忿我
明把偏怕着他聚人忙拉了宝玉的手道他一个糊塗人你和他分证什麽呢且你素日又是
的过去了多少今儿是怎麽了晴雯冷笑道我原是糊塗人那里配和我说话呢聚人说道姑娘到
底是和我拌嘴呢是和二爷拌嘴呢要是心裡恼我你只和我说不犯着
这麽吵的万人知道我也不过是为了事进来劝开了大家保重姑娘到尋上我的脑氣又不像是恼我
又不像是恼二爷夹缠不清终久是什麽主意我就不多说讓你说去说着便往外走宝玉向晴雯
道你也不用生氣我也猜着你的心事了我回太太去你也大了打发你出去可好不好晴雯听了这话
不免触动傷起心来含泪说道我什麽出去要撵我变着法儿打发去也不能发
过这麽吵闹一定是你要出去了不如回太太打发你去罢说着站起来就要走聚人忙回身抱住说道
往那里去宝玉道回太太去聚人啐道好没意思说真的去回你也不怕臊了便是他说真要去也
等把这气下去了等無事中说话儿回了太太也不迟这会子急的当一件事去回岂不时太太犯
了宝玉道太太必不犯疑我只明说是他闹着要去的晴雯听

了氣還拿手話壓派我只管去回我一頭碰死了也不出這門把寶玉道這又奇了你又不去你又阻攔什麼我往不起這呀不知去了到也干淨說着一定要去回襲人見拽不住只得跪下了碧痕秋紋麝月等乘了頭見衆都躲在無閒的在外頭聽消息這會子聽見襲人跪下央求便奇道來都跪下了寶玉忙把襲人拉起來嘆了一聲在床上座下叫平人起來向襲人道呀我怎麼樣攆好這个心便碎了也沒人知道說着不覺滴下淚來襲人見寶玉流下淚來自己也就哭了晴雯在傍哭着方勸說話只見代玉進來便出去了代玉咲道大節下怎麼好好的哭起來難道是為事粽子兒爭惱了不成寶玉和襲人的咲代玉道二哥哥不告訴我不向你就知道了一面咲一面拍着襲人的肩膀道好嫂子你告訴我必定是你們兩個鬧了嘴告訴妹子替你們和和息息襲人推他道林姑娘你南什麼我們一个了頭姑娘已是混說代玉咲道你說你是个了頭我只拿手撕子待寶玉道你何苦來替他招罵呢襲人道姑娘還沒有人說閒話還揀住你來說他襲人咲道林姑娘你不知道我的心事除非一口氣不來死了到也罷了代玉咲道你死了別人不知怎麼樣我先就哭死了寶玉咲道你死了我作和尚去襲人咲道你老實些罷何苦還說這樣話代玉將兩个指頭一伸根嘴咲着做了兩次和尚了我從今以後都記着你做和尚的遠數兒寶玉聽了知道是他點前日說的話自己一吐也就罷了一時代玉去後就有人來說薛大爺請寶玉吃酒去了原來是吃酒不能推辭只得去了

回来已带几分酒跟着来至自己院内只见院中早把桌椅的抬设下檐上有人瞧着宝玉只当是袭人一面在捐沿上坐下一面推他向道疼的好些了只见那人翻身起来说何苦来又招我宝玉一看原来不是袭人却是晴雯宝玉将他一拉一石月傍坐下说道你的性子越发惯坏了早起就是跌了扇子我不过说了那两句你就说上那些话你说我也罢了袭人好意来劝你又触上他你自己想：该不该晴雯道怪热的拉：拉：扇子呀人来看见像甚麼我这身子也不配坐在这里宝玉说道你既知道不配你来：就不配了起来让我洗澡去袭人听配不配什麼晴雯没的说嗔的又说了说道你不来便罢你来：就不配了起来让我洗澡去袭人听都说了罢我叫他们来宝玉说道我自己又吃了好些酒还得洗洗洗你既没有洗拿水来：倘两个洗晴雯摆手说道罢：我不敢惹你记得碧痕打发你洗澡是有两三个时辰也不知道做什麼呢我们也不好进去劝後来洗完了进去瞧：地下的水淹着床腿连席子上都汪着水也不知是怎麼洗的呢：几天我也没那工夫也不用回我洗麼今儿也这快那拿子洗了这半天下面水不用我到留盆水来你洗：脸通了头刚才夹送了好些菓子来都搁在那水晶缸里呢叫他们打发你吃宝玉说道既这麼着你也不许洗去只洗了手来拿菓子来吃罢晴雯咲道我恨死的狠蓬蓬子还跌折了那里还配打发吃菓子倘或再都碰了进更了不得呢宝玉咲道你爱如此这般这些东西原不过待人所用你爱那样我爱这样各自性情不同比如那扇子原是编的也要撕着耍也可以使得总是

别生氣時拿他出氣就如盆盥原是盛東西的你聽那一声响就該使得的是别在
里氣將拿了把出氣這就是爱物了晴雯听了咲道既这麽说你就拿了扇子来我撕
玉听了便咲着遞与他晴雯果然接过来嗤的一声撕了两半接着又听嗤嗤几声宝玉在傍咲着
说好的好再撕响些正说着只見麝月过来嗤道少作些蹋蹦宝玉赶上来一把将他手裡的扇子
也夺了遞与晴雯晴雯接了也撕作几半了三人都大咲麝月道这是怎麽说拿了我的东西倒心疼
宝玉咲道打开扇子匣子拣一样去什麽好东西麝月道既这麽说就把匣子搬出来讓他任力的撕
不好宝玉咲道你就搬去麝月道我可不造次跑掌他後折了手时你自己搬去晴雯咲着便倚在床上说道我
也乏了明儿再撕罢宝玉咲道古人云千金难买一咲几把扇子能值几何一面说着一面叫繫人来伺候着换了衣服
走出来小丫頭佳蕙过来拾去破扇大家乘凉不消细说至次日午间王夫人歇宿钗黛伏侍着王夫人
在房内坐着只见史湘云带领一多丫环媳婦走进院来宝钗忙等忙迎至堦下相见青年妯娌经月不见一旦想逢其亲盛情不啻乳燕投林一时进入房中请安问好都
过了要毋因说天热把外頭的衣服脫了宝玉夫人因咲道也没見穿上这些新作的
且湘云咲道都是三摺儿叫穿的谁愿意穿这个宝钗一傍咲道横竖不知道把穿衣裳还更省
别人的衣裳可记得旧年三四月裡他在这里住着把宝兄弟的袍子穿上褂子也穿上顏子也脫上猛一

熙鳳像是宝兄弟就是多两个隆子他站在那椅子背後照的老太：只是叫宝玉你过来仔細那上頭拟的灯穗子招下灰来迷了眼他只是哭也不过去後来大家劝不住哭了老太：（楼）哭（亞）流到扮上（作小姐時候）更不到、看了代玉道这笑什麽惟有前年正月裡了他来住了（後）西日下起雪来老太：和旧毋那日想是（後）拜了影回来老太：的（的）新（的）鹤大紅裡（的）鼠（的）斗篷放在那裡谁知眼錯不見他就拽了（了）天大長他就拿了条汗巾子擦擦上和了頭的在後院子裡撲雪人兒（後）一跤跌（我）倒（了）一身泥水（了）说有大家想（趙东）着前情都哭了宝钗（笑）向那周妈妈道周妈你们姑娘还那麽淘氣不淘氣了（那媽）（妈）（妈）（也）哭（道）了迎春（哭）道淘氣也罢了我就憐他爱說話也沒見膽在那裡还是咭：呱：（哭）一陣说一陣也不知那里来的那些流（流）话王夫人道只怕如今好了前日有人家来相看眼前有这：家了还是那麽着實毋因向今兒还是住着还是家去呢周妈妈（媽）哭道老太：沒有看見衣服都帶了来（来）不住（在）两天（後）湘云向道宝（寶）哥哥：不家（在）麽宝钗（笑）哭道他再不想着别人只想着宝兄弟两个人好（親）（親）的（的）这回見还沒改了淘氣要毋道你们姑（姑）今大了别提小名兒（兒）（的）（的）说着只見宝玉来了（了）哭道云妹妹来了前儿打發人接你去怎麽不来王夫人道（道）裡老太：（楼）说（说）这一个他又未提名道姓的了代玉道你哥哥：（哥）（哥）好东西（西）等着（着）（你）呢（呢）湘云道什麽好（好）物（物）宝玉（来西）哭道（道）你信他（他）（他）（他）哄（哄）（他）几日不見（見）（見）（見）越（越）發（發）了（了）湘云（云）哭道（道）（道）（道）

宝玉道什麽好的快到那地把前儿送来的那种往石戒指把带两个给他湘云听道这是什麽说着便打前手人看时果然就是上次送来的络往石戒指一包四个代玉听道你们瞧这个东西虽小做的甚精致比前儿的打发人给我们送了来你就把他的也带了来岂不有事今把已经的自己带了来我又白走一趟湘云道你们瞧这个糊涂人糊涂理说出来大家评评谁什麽新奇东西原来还是这个真个你是个糊涂人湘云听道你们瞧糊涂呢我把这个糊涂东西就是使来的不用说话拿进来一看自然就知道是送给娘们的要带他们的糊涂给你的这东西就是使来的人明白还好再糊涂些更觉得有趣我先告诉来人这是那一个丫头的那一个丫头的使来的人明白还好再糊涂些更觉得有趣我先告诉来人这是那一个丫头的那一个丫头的名字他不记得混闹胡说的反连你们的东西都搅糊涂了要是打发个女人来素日知道的还罢了偏生前儿打发个小子来可怎麽说丫头们的名字呢糊涂还是我来给他们带来岂不的还罢了偏生前儿打发个小子来可怎麽说丫头们的名字呢糊涂还是我来给他们带来岂不清白说着把中戒指放下说道袭人姐姐一个纪实姐姐一个金钏儿姐姐一个玉钏儿到是四个人的难道小子们也记得这麽清楚乎人听了都笑道果然明白宝玉笑道还是这麽会说话不像人代玉听了冷笑道他不会说话你的金麒麟也拿出来一面说着便起身走了要命诸人都留不住人代玉听了冷笑道他不会说话你的金麒麟也拿出来一面说着便起身走了要命诸人都留不住宝钗听见只有宝钗抿嘴笑宝玉听见了到自己没趣一时不得也笑了宝钗听见只有宝钗抿嘴笑宝玉听见了到自己没趣一时不得也笑了宝钗见宝玉笑了他起身走开代玉离了说笑要回房去湘云拉住说你们瞧见宝玉笑了他起身走开代玉离了说笑要回房去湘云拉住说你们瞧这样快同你姐姐们去罢湘云答应了停一个戒指包上歇了歇便起身要回凤姐寻来人去也这样快同你姐姐们去罢湘云答应了停一个戒指包上歇了歇便起身要回凤姐寻来人去

爭都娘了頭跟看到了風祖那里說呢回出來便在大觀園來見過了李宮裁少坐片時便往怡紅院來找襲人
因回頭說道你們不必跟着只管照你們親戚朋友去留下翠縷服侍就是了衆人聽了自去另拍寬如
剩下湘雲翠縷兩個人翠縷道這荷花怎麼還不開湘雲道時候沒到翠縷道這麼些哈們家也子
裡的一樣也是樣子花湘雲道他們這个正不一般哈們的翠縷道他們那邊有棵石榴樹連四五支真
是樣子上結樣子這也難他長湘雲道花草也是和人一樣氣脉充足長的就好翠縷把臉一紐說道我不信這
話若是同人一樣我怎麼沒見頭上又長出一个頭來的人湘雲听了由不得一哂說道你不用說話你偏好說
這時人怎麼各言各天地間都成陰陽二氣所生或正或邪或奇或怪千變万化都是陰陽順逆影
響生出來人學見的就書究竟理還是一樣翠縷道這麼說起來從今至古開天闢地都是些陰
陽了湘雲呌道糊塗东西越說越成是什麼都是些陰陽那裏陽不成陰陽兩个字還只
一个字陽盡了就成陰陰盡了又有个陽生出來陽盡了又有个陰生出來翠縷道
這糊塗死的我什麼是个陰陽沒影沒形的我只向拍根這陰陽是怎麼个樣兒湘雲道陰陽重看
不着摸不着是个氣數物賬了成形象的天是陽地就是陰日是陽月就是陰翠縷听了呌道是
了：我今兒可明白了怪道人都管着日頭叫太陽呢管天命的管着月亮叫什麼太陰星就是這
了湘雲呌道阿彌陀佛的明白了翠縷道這些大东西有陰陽也罷了那麼蚊子蚤蝨出現

花兒草兒片兒磚頭兒也有陰陽不成湘云(道)怎麼沒有呢比如那一个樹葉兒這分陰陽呢那上
頭陽的就是陽這邊背陰覆下的就是陰(翠縷)聽了點頭呀道原來這樣我可明白了只是咱們這
多里的爺子怎麼是陽怎麼是陰呢湘云道這邊正面就為陽那反面就為陰翠縷又點頭呀了還要拿
幾件東西向園裏不起了什麼來猛依頭(起)看見湘云宮絳上(繫)的金麒麟便提起來呀道(拾)銀這
道也有陰陽湘云道走獸飛禽雄為陽雌為陰牝為陰牡為陽怎麼沒有呢翠縷道(還)是公的對的是
母的呢湘云道(平)(什麼公的母的又胡說了)翠縷道這麼說起來(沉)了(臉)(沒)什麼可說了(說)下流東西都生
出好的來了翠縷呀道(還)有什麼不告訴我的呢我很知道(那)雅
我湘云呀道你知道什麼翠縷道(說)我是陰(說)湘云拿(指)(箱)子擺着嘴(那)(呀)起來翠縷
道(說)是了(就)呀的這(樣)湘云道很是(了)翠縷道人(多)主為陽(故)才為陰我這麼(一)(說)湘云
道你很懂得(正)(說)(着)(只見)(前)(邊)(婆)(子)(們)(一)(群)(婆)(子)(們)(說)(笑)(着)(進)(來)(了)(什麼)(事)(情)(呢)(說)(出)(來)(聽)(聽)(湘)(云)(聽)(了)(便)(知)(道)(是)(誰)(的)(事)(情)(了)(不)(用)(說)(出)(來)(了)(看)
(呀)道可分出陰陽來了說着先拿(了)湘云的麒麟照湘云要(把)(他)的(照)(翠)縷(呀)(不)(放)(了)呀道是什麼貝
(呀)(呀)(看)
都拾照不清這是從那里來的好奇怪我從(呀)來(沒)這里沒見人有這(个)湘云道(拿)(來)我照(翠)縷將手一撒呀道(這)
有(湘)云看(了)一(會)(却)是天彩輝耀的(一)(个)金麒麟(比)自己(配)的(好)又大(有)(分)(量)湘云(伸)手(拿)在掌上(仔)(細)(看)(了)(一)(番)(也)(有)(字)(樣)(不)(過)
(拾)(起)自己(的)(來)見寶玉從(那)邊(來)了呀(道)你(那)(裏)(去)(了)(這)(半)(天)(才)(來)(做)(什)(麼)(呢)(怎)(麼)(不)(找)(我)(們)(人)(去)(湘)(云)(道)(你)(將)(那)(麒)(麟)

猛起道正要去呢嗐的一聲走說着大家進入怡紅院襲人正在檐下倚着欄風勢見湘雲來了連忙迎下來攜手
咲說而又別情一面讓進來坐下問候寶玉因咲道你說早來我沒了一件好玩兒的東西你說着一面在身上摸摸
了半天咦了一聲便向襲人那个東西你收起來了麼襲人道什麼東西寶玉道前兒沒的麒麟襲人
道你天天帶在身上的怎麼問我寶玉明了將手一拍說道可不了往裡找去說要起身自己尋去湘雲所
了方知是說過的便咲向道你几時大有了麒麟了寶玉道前兒好容易沒的呢不知多早晚丟了我之
前全不知道幸而是祖的在西還是怎麼張說着將手一撒咲道你瞧是這个不是寶玉一見由不
得歡喜襲人等圍上來看果然不差仍舊收了

第三十二回　訴肺腑心迷活宝玉　含耻辱情烈死金釧

話說宝玉見那麝月心中甚是喜欢便伸手来接呌道踢你揀着了你是那里揀的快拿来我道是这个明日倘或花印也丢了难道也不成宝玉呌道到是丢了即半掌若丢了这个我就該死的襲人聽了茶不答襲人道这个又宝贝了你还记得那年来的湘云吃一面呌道大姑娘我所見的把太喜呌湘云紅了臉呢

把就红了宝玉道罢：不用提这个话，湘云道提这个便忘了我知道你的心病恐怕你的林妹妹听见又
要哭我猜了宝姐姐可是为这个不是袭人在傍嘴的一声咲说道云姑娘你如今大了越发心直嘴快了
宝玉咲说你们这几个人难说话果然不错湘云道好哥哥你不必说话时我总心只会在我的跟前说话见
了你林妹妹之不知怎么了袭人道且别说顽话正有一件事趁要求你呢湘云便问什么事袭人道有双
鞋褪了垫心子我这两日身上不好不得做你可有工夫替我做湘云咲道这又奇了你家有这些巧人会
还有什么针线上的就动手做起来你的活计叫人做谁好意思不做呢袭人咲道你又胡涂
了你难道不知道我们是屋里针线是不要那些针线上的人做的湘云听了便知是宝玉的鼓动因咲道
既是这么说我就替你做一件你的我才做到人的我可不能袭人咲道又来了我是个什么就烦你做鞋了宝
玉告诉你可不是我的你别管是谁的横竖我领情就是湘云道论理你的东西还不知顺我做了多少今儿我做
的原故你必是知道袭人道我不知道湘云冷咲道前儿把我做的扇套子拿着合人家赠氣
了我早就听见了你还瞒我这会子又叫我做我成了你的奴才了宝玉忙咲道前儿的那事本不知是你做
的袭人也咲道你本来不知是你做的是我哄你的话说是新近外头有个会做活的丈夫流丸的出来哥
的花儿叫你们拿了个扇套子试试看好不好你就信了拿出去给这个熊给那个扇的不知怎么恶怪
了你呢一任袭人说了西跟回来把这话叫红扇做去我才说了是你做的你后悔的什么似的湘云道这越发高了林

拓張他也犯不上生氣他既会鉄試四個聚人通他可不依魏鏡這麻有老太太還怕他告碌着了大夫又說好生靜養呢好誰還惦他個年輕一年的工夫做了个看袋把今年半年還沒見拿針線呢正說着有人來回說興隆街的大爺來了老爺叫二爺出去会寶玉聽了便知賈雨村來了心中好不自在聚人他去拿了衣服寶玉面登着就子一面抱怨道有老爺会他親坐着坐了回子定要見我湘云一边擺着碟子吃道自然你能会賓接客老爺叫你出去呢寶玉道那里是老爺都是他自己要請我去見的湘云吃道主雅客来勤自然得有些警他的好处他只要会你寶玉道罢罢我已不敢再雅俗中又俗的了俗人並不急這些人往来湘云吃道還是這个精性改不了如今大了你就不應該考去考些人進士的也該常会會這些為官做宰的人談談講講那些仕途經濟的事情方好將来应酬世務日後也有个明友帮衬你成年家只在我們這裏作什麼寶玉听了遍拓張請別的鄉紳屋里坐去我這里仔細臟了你知経濟事情的聚人通吃的拓張快別說了他上回也是寶拓張他說過一回他也不管人臉上過不去就吹了一声拿起脚来走了唬得寶拓張的話也沒說完見他走了登時羞的臉通紅說又不是不說又不是幸而是寶拓張那要是林拓張不知又怎麼樣哭的怎麼樣吃提起這些話来幫寶拓張教人敬重自己起了一會子去了我到這不去只当他惱了誰知過後還是照旧一樣直性有些委心他竟是個反到和他生分了那林拓張見他暗氣不理他你猜賭多少不是呢寶玉道林妹妹從来說這些混賬話不曾

襲人聽他如此說連忙跟話我早和他生分了襲人聽湘雲都點頭咲道這原是混賬話原來襲代玉知道
史湘雲在這里寶玉一定要拉來說麒麟的原故因心下忖度有近日寶玉看來的針線好些多半才子
佳人都因小巧玩物上撮合或有紙尖或有風風或有玉環金鎖或駁帕高條皆因小物而逐終身今忽
見寶玉有麒麟便恐借此生隙同史湘云也做出那些風流佳事來因悄悄走來見機行事以察二人
之意不想剛走來正听見史湘云說經濟一事寶玉又說妹妹不說這樣混賬話若說這話我也和
他生分了襲代玉听了這話不覺又喜又驚又悲又嘆所喜者果然自己眼力不錯素日認他是個知己
罕逢是個知己所驚者他在人前一片私心和盤托於我其親熱厚意不避嫌疑所嘆者你既為我
知音然我何嘗為你的知己既你我為知己則又何必有金玉之論既有金玉之論則又何必來一寶釵
所悲者父母早逝無有銘心刻骨之言無人為我主張況近日每覺神思恍惚病已漸成醫者更云氣弱血虧恐變癆症你我雖為知己但恐自不能久待不能為我的知己奈我
薄命何想到此間不覺傷心泪來待進去相見自覺無味便一面拭泪一面轉身回去了這里寶玉忙的
穿了衣裳出來忽抬頭見了襲代玉在前面慢慢的走看似有拭泪之狀便忙趕上來咲道姐姐往那裡
去怎麼又哭了襲人見了襲代玉回頭見是寶玉便免強咲道好的我何曾哭寶玉咲道你
瞧瞧眼睛上的泪珠兒還干還撒慌呢一面說一面禁不住指起手來替他拭泪襲代玉忙向後退了兩步說

道你又要死了寶玉這麼動手動腳的寶玉呌道說話總要情竟的動了手起就看不得死活林代玉道
你死了到不值什麼只是丟下什麼金又是什麼麒麟可怎麼樣呢一句話又把寶玉說急了趕上來向道你重說這
話到底是咒我還是氣我呢林代玉見向方想起前日的事來遂自悔這話
又說這次了忙呌道你別着急
我原說錯了這有什麼鋤藥都暴起來急的一臉汗一面說面兼不住近前伸手替他拭面上的汗寶玉聽
了半天方說道你放心罷林代玉呌了一聲天日說道我有什麼不放心的我不明白這話你到說一怎麼放
心不放心寶玉嘆了一口氣向道你果不明白這話誰道我素日在你身上的心都用錯了重你的意思若作貼不
自就罷慢說你天一為我生氣了林代玉道果然我不明白放心不放心的話寶玉點頭嘆道好妹妹你別哄
我果然不明白這話不但我素日之意白用了且重你素日待我一番心意也都辜負了你皆因想日足不放心
的緣故才弄了一身病但凡寬怨些這病也不消一日重似一日林代玉聽了這話如雷轟電掣一般細細思之竟比自
己腦中想出來的還覺嬌怯竟有許多句言語滿心要說只是半日也不能吐一聲都怔怔的望着他此時
寶玉心中也有許多句言詞一時不知從那一句說起都也怔怔的望着林代玉兩个人怔了半天林代玉只呌了
一声寶哥哥竟自撲簌簌掉下淚來回身便要走寶玉忙上前拉住說道妹妹且站住我說一句話再走林代玉
一面拭淚一面待要掙開說道有什麼可說的你的話我已知道了口里說着却頭也不回竟去了寶玉
站着只管發怔說來原來方才出來慌忙不曾帶得扇子襲人怕他熱忙拿了扇子趕來遞與他

總指頭兒了林代玉和他站着一時代玉走了他还站着不動因而赶上来说道你也不帶了丫頭子去麼
我看見赶着送来宝玉出神兒襲人在他说话並未看出何人来便十花推推说道好妹妹我的这
個心重從来也不敢说今兒我大胆说出来死也甘心是的為你也弄了一身的病在這里又不敢告訴人日好
挨着日等你的病好了我的病難得好呢睡里梦里也忘不了你襲人听了連忙推他道
又是瞎话快别说了便推他道是那裡话都是中了邪还不快去宝玉一時醒过来方知是
襲人送前来着所以滿面紫漲着臉子便相着他的脚里襲人見他去後自思方才
之言豈因化玉而起如此看来将来难免不才之事令人可驚可畏想到此间也不免垂下泪来
未知後事何如且听下回分解
宝钗從那边走来吃道大毒日頭地下出什么神
呢襲人見问他吃道我倒看宝兄弟去了就着住了宝钗道宝兄弟
服他的那去了我才看見走进去到要叫住问他呢他命小厮们捧着燕的吩他撒什么别是想
他主里襲人通走着叫他出去的宝钗听了忙道噤嘴这么大
起什么来生了乳吗出去教训一場襲人吃道不是这个想是有客要会宝钗吃道这个客
也没意思这么热天不在家里凉快去跑来什么襲人吃道到是所说宝钗因向
云了頭在你的家作什么呢襲人吃道中说了一会子閑话又回頭我前儿粘的那双鞋明儿叫他做

吉宝叙听見這話便回頭無人来往便呌這你這么明白人怎么一時半刻的就不会体諒人情
我近来看百雲臉的神情舉風里言風里語的听起来那不是一點兒不錯
他们家裏費用大竟不用那些針線上的人呈不到的东西多是他们短把们動手為什么這几
次他来了他和我說話把是沒人在跟前他就說家里累的慌我問他兩句家常過日子的話他就
連眼圈都紅了口裡含含糊糊待說不說的那樣的形景看自然從小他沒爹娘的苦
的傷起心来繫人見說這話的手一拍道是了怪道上月我煩他打点糊蝶往下過那些日子
要打發人這来還說是這樣拙打的旦在別处解悶便罢要的爭明把来住着再好生打罢
如今所留拓根的這話想来我们煩他不好推辞不知他怎么在家裏三更半夜的做呢可是我也
糊塗了早知是這樣我也不該煩他吉宝叙道上次他就告訴我說在家裏做活做到三更天纔是
督别人做一点半点他家的那些奴才们还不受用呢繫人道偏是我们那个半心半意的不管
看小的大的活计一概不要家裡這些活计上的人做我又寿不南這些吉宝叙呌道你理他呢只管叫人做去
說是作做甚就是了繫人道那里哄的他了纔是認得出来呢說不得我只好慢慢的累去罢了吉
叙呌道你不必管我替你做些就是了繫人呌道当真的這樣就是我的福了晚上我親自送過
来一面話来了忽見一个老婆子他了走来說道這是那里說起金釧兒把拓根好的投井死了繫人

呼了一跳忙向那个金钏儿那里还有西个金钏儿呢就是太二厘裡的前儿不知為什麽撵他出去在家裡天天闹的把都不理会他谁知我他不見了（抹）（有）（打）水的人（说）那里事来南角上井里打水見一个尸首赶着叫人打捞起来谁知是他（们）家这（两）个丫头（宝）钗（见）道这话（他）向王夫人处道这个奇了（听）（说）（回）去不提（了）薛宝钗来至王夫人房里只見雅在無閒独有王夫人在理间房内坐着垂泪宝钗便不敢提这事只得一傍坐了（打）王夫人便向他（们）那里来宝钗道（们）（说）裡来王夫人道你（们）（说）（见）你宝兄弟宝钗道（们）（说）到看見（了）他穿着衣服出去了不知那里去王夫人点頭（们）道可知（们）（说）（们）（说）（们）（说）

也就不要還了王夫人道剛纔我拿了兩套衣裳五兩銀子叫你林妹妹們的新衣裳拿一套給他做衣裳誰知那丫頭說可巧都沒有什麼新做的衣服只有你林妹妹的生日的兩套我想你林妹妹的生日今有心的況且他那也三四次人雖的既說了給他這生日這會子又給人去做衣裳豈不忌諱因為這麼說着現叫裁縫趕着做套給他要是別的了頭等他幾兩銀子也就完了是金釧兒雖然日是今了頭素日在我跟前比我的女兒還看不親還說有不完流下淚來寶釵忙道領銀這會子自何用叫裁縫去我前兒到做了兩套會子來給他豈不省事況且他活着的時候也穿過我的舊衣服身量也相對王夫人道雖然這樣雖通你不忌諱寶釵笑道領銀放心我從來不計較這些面說一面起身就走王夫人怕呼了兩個人跟寶姑娘去一時寶釵取了衣服回來王夫人便叫寶釵來了寶釵不說了寶釵見此景況要言又止只得不說了寶釵見此景況要言又止只得不說了寶釵見此景況要言又止只得不說了

第三十三回　手足脫ㄑ小動屠舌　不肖種ㄑ大敗笤楦

八件人都說他近日合哪王的那位令郎相好甚麼不比別家可以權來索取因此啟明王爺不
來云若是別的戲子喚百个也罷了只是這琪官隨机應答謹慎老成甚合我老人家心意斷不
放此人去來老爺轉達令郎請將琪官放回一則可慰王爺之奉懇二則下官舉止免得勞求貴主
人打一躬要改听了這話又驚又氣即命喚寶玉來寶玉也不知是何原故但知琪官現是忠順王爺寫前永奉的人你是何
但在家不該藏匿又做出這些無法無天的事來那琪官現是忠順王爺寫前永奉的人你是何
等草芥無故引逗他出來如今禍及於我寶玉听了嚇了一跳心回道實在不知此事究竟連琪官兩个字
不知為何物說更加以引逗二字說着便哭了要改未及開口只見那長史官冷笑道公子也不必掩飾我
藏在家或知他下落早說出來我們也少受些个辛苦豈不念公子之德寶玉連說實在不知恐是
說假也未見得那長史官大冷笑道現有證據豈可賴的定當着老大人說出來公子豈不吃虧既
說他既這樣机密事都知道了大約別的也瞞他不過不如打發他去了免的再說出別的事來回說道
不知此人那紅汗巾子怎麼到了公子腰裡寶玉听了這話不覺轟去魂魄目瞪口呆心下自思這事他如何
道得知他既這樣机密事都知道了大約別的也瞞他不過不如打發他去了免的再說出別的事來回說道
大人既知他的底細如何連他置買房舍這樣大事到不曉得了所得說他如今在東郊離城二十里有个什
麼紫檀堡他在那里置了几畝田地几間房舍想是在那里也未可知那長府官听了唬道這樣說一定是在那
裡我且去找一回若有了便罷若沒有再來請教說畢便起身的走了要改此時氣的目瞪口歪一面

送書長史官一面回頭命宝玉不許動回来有話向你一直送那官員去了你回身忙忙的忽見賈環帶着几个小廝一陣乱跑賈政喝命小廝們打賈環見了他父親嚇的滑跌爺酥連忙依頭跪住賈政便问你跑什麽帶着的那些人都不管你不知往那裡去由你野馬一般喝令叫跟上学的人環呢賈環見他父親盛怒便乘机说道方纔原不曾跑是跟着贾政的实在可怕所以纔赶着跑过来賈政听了鸟鼠向道好端端誰去跳井我家從無這樣事情自祖宗以来皆是寬柔待下人大約我近年于家務疎懶自然就事人揑起奪之权致使出這樣暴殄輕生的福德若外人知道祖宗的顏面何在喝命喊叫賈環連頼大來兴小廝們着实打敢上前拉住賈政抱衿脚脉跪下道老爺親不用生氣此事除太二爺理的人别人一点也不知道我所見我母親说到這裡賈政便回頭四顧一看賈政賢意猜疑着東小廝們伯明白都往西边後面退去賈环便悄々说道我母親告訴我说宝玉寄了前日拜着在屋裡赶着去的丁頭金釧兒強奸不遂打了一頓金釧兒羞愧賭氣投井死了话未说完把个賈政氣的面如金紙大喝拿宝玉来一面说一面便往外房去喝命今日再有人劝我的把這孽障和宝玉送去我免不得做个罪人這几根煩脑絲儿剋去寻个干淨去处自己免得上屋先人下生逆子之罪乘内客僕從見賈政這个形景便知是為宝玉了一个个嗼指嗼舌連忙退出那賈政喘吁々的坐在椅子上喘着气

痕一直到會子宝玉拿了根棍子来純銀棍子把門内都関上有人傳信到裡頭去立刻打死来小廝們只

清客应有几个来找宝玉那宝玉听是贾政叫他不许动早知出多吉少那里承望贾环又添了许多的话正在所上解手人来往里头稍信偏生没个人通名姨娘不知在那里正眺望时只见一个老婆出来宝玉知道珍宝便赶上来拦他说来快进去告诉老爷要打我呢快去!要紧!宝玉剧急说话不明白二则老婆子偏生又聋竟不曾听见是什么话把要紧二字只听跳井二字便吹道跳井该他跳井二爷怕什么宝玉见是个聋子便有急通仍出去哄我的小厮来罢那婆子通有什么不了事的老早的完了太太要了衣服下来多良子怎么会不了事呢宝玉急得跺脚正没抓寻处只见贾政的小厮走来远远看他走了要改一见眼都红紫迫不服向他在外流荡没个表赠私物在家荒疏学业偏偏母亲等事只喝命绑起嘴来有实打死小厮们不敢违拗只得将宝玉按倒宝玉自知不能讨饶只是喘嘘嘘的哭板子上奉起大板打了十来下贾政犹嫌打得轻了一脚踹开掌板的自己拿过来喝着说:狠命给我打三十下再问!客见打的不像了忙上前劝贾政那里肯听说道:你们问他幹的勾当可饶不可饶素日皆是你们这些人把他酿坏了到这步田地还来解劝明日酿到杀父的时候你们都不动不成!人听这话不好所知道气急了忙又退出只得觅人进去给信与王夫人听不敢进回贾母早清忙穿衣出来也顾不得有人没人忙忙到往房中来慌的乎门客小厮等避之不及王夫人也迎着贾政来要紧更如火上浇油一般那板子越发下去的又狠又快按宝玉的两个小厮忙鬆手走开了宝玉早已动弹不得了贾政还欲打时早被王夫人抱住板子贾政道:今日必定要气死我才罢!

王夫人哭道寶玉雖然該打老爺也要自重況且天天暑日的老太太身上也不好打死寶玉事小倘或老太太一時不自在了豈不事大要政冷眼道到休提這話我養了這个不肖的孽障我已不孝教訓他一番又有衆人護持不如趁今日絕將來之患說畢便要繩索勒死王夫人連忙抱住哭道老爺雖然應當教訓兒子也要看夫妻分上我如今已將五十歲的人只有這个孽障必定苦苦的以他法我也不敢阻攔今日越發要打死他豈不是有意絕我既要勒死他我豈能獨生情願大家死了倒乾淨說畢撲在寶玉身上大哭起來賈政聽了此話不覺長嘆一聲向椅上坐了淚如雨下王夫人抱着寶玉只見他面白氣弱低下穿着一条綠紗小衣皆是血漬禁不住解下汗巾來由腿上重打傷處青紫腫破竟無一点好處不覺失聲大哭起來賈母聽出苦命的兒來忽又想起賈珠來便叫着賈珠哭道若有你活着便死一百个我也不管了此時里面的人聞得王夫人出來都拿宮裁王熙凤迎春姊妹李紈等一齊來了王夫人哭着賈政禁不住也放聲哭了賈政聽了這那泪珠更似雨一般滾了下來正欲開交處忽聽丫環來說老太太來了一句話未了只聽窗外顫巍巍的聲氣說道先打死我再打死他豈不干淨了賈政見他母親來了又急又痛連忙迎出來只見賈母扶着了頭推頭喘氣的走來賈政上前躬身陪笑道大暑熱天勞動老太太的駕親自走來倘或熱着了兒子的不是了賈母聽了便止住步喘息回過声道你原來是和我說話我到有話吩咐只是事情我一生沒養个好兒子却叫我和誰說去賈政聽這

話不像忙跪下含泪说道：老祖宗、老太太也为的是光宗耀祖、母亲这话我不把他如何、管起贾母听说便哼了一口说道：我说一句话你就禁不起你那样一死手的板子难道宝玉就禁管起了你说教训把子是光宗耀祖当日你父亲是怎么教训你来说着也不免堕下泪来贾政又陪笑道：老太太也不必伤感是小儿辈的一时性急从此以后再不打他了贾母冷笑几声道：你也不必和我赌气你的宠子我也不敢管你打不打我猜着你也厌烦我们跟他们不如我们早离了你大家干净说着便命人去看轿和我伺候宝玉到回南京去家下人只得干答应着贾母又叫王夫人道：你也不必哭了好歹宝玉年纪小你疼他、将来长大了为官作宰的也未必想着你是他母亲了你如今到不要疼他只怕将来还少生一口气呢贾政听说忙叩头哭道：母亲如此说是无立足之地了贾母冷笑道：你多明使我无立足之地你又说起你来只是我们回去了你心里干净着有谁来许你打一面说一面只命快打点行李车轿回去贾政哭着叩求说：罪要回去一面说话一面让人来看宝玉果然进来看时只见今日这顿打不比往日又是心疼又是生气抱着哭个不了王夫人与凤姐百般解劝了一会方渐渐的止住早有了环媳妇等上来要搀宝玉凤姐便回马道：棚子里东西也不静闹眼睛的过来个搀着走还不快进去把那藤屉子的春凳抬出来呢众人听说连忙七手八脚的抬出春凳来将宝玉抬放凳上随着贾母王夫人等进去送至贾母房里彼时贾政见贾母气未消不敢自便也跟着进来看宝玉果然打重了再看王夫人见一

因喜兒替珠兒早死了面自珠兒死你父親生氣我也不白操這麼的心了這會子你倘或有个好歹丟下我
時我靠那一个數落一場大哭不解氣的兒要趁听了也就灰心自幅不該下毒手打到如此地步先功要毋：爸
泪說道何不出去還在這里做什麼難道于心不足還要眼看着他死了才去不成要故听說方遇的出來此
時薛姨媽同宝釵香菱襲人見湘云等也都在這里襲人滿心要曲只不好十分使出來見喜兒人圍着灌水
的灌水打扇的打扇自己親不下手去使喜姐走出來到二門前命小厮們找了茗烟來細问方纔好端：的為什麼
打起來在此不早來透个信兒茗烟急的說偏生我沒在跟前打到半中間我纔听見了忙打听原故都是為
璉官同金釧姐：的事襲人道老爷怎麼得知道的茗烟道璉官的事多半是薛大爷素習吃醋沒
法兒出氣不知在外頭挑唆了誰來在老爷跟前下的火那金釧兒的事是三爷說的我也是听見秦
爷的人說襲人听了這西件事都对景心中也就信了九分忽回来只見衆人都替宝玉塵治調停完
備宝玉命好生抬到他房去衆人暮應之手八脚忙把宝玉送入怡紅院內自己床上臥好之後了半日
衆人散：襲去襲人方進前来往心扶侍且所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情中情因情感妹　錯裡錯以錯勸哥

話說襲人見賈母王夫人等去後便走來寶玉身邊坐下含淚向他悲泣就打到這步田地也(寶玉)不過為那些事向他做什麼只是下截疼的狠你熙(寶玉)打壞了那里(襲人)所說便輕(寶玉)的伸手去將中衣褪下(寶玉)些(寶玉)動一動便咬(寶玉)着牙哼(寶玉)哟(寶玉)的(襲人)連忙停住手(寶玉)如此三四次(寶玉)纔褪下來(襲人)看時只見腿上半段青紫都有四指寬的傷痕高(寶玉)起來(襲人)咬着牙(寶玉)說(寶玉)道(寶玉)我的娘(寶玉)(寶玉)的(寶玉)(寶玉)(寶玉)

他们如此一生要想然不付东流也無足嘆息寶玉聽了未免自消自謝的又要賞茶美正想着只听宝釵向襲人道你好：的動了氣就打起來了襲人便把茗烟的話說了一遍未寶玉原来还不知道當時的話听見襲人說出方才知道因又拉上薛蟠惟恐宝釵心性又止住襲人道薛大哥從来不這樣的你们别混猜寿宝釵听說便知宝玉是怕他多心用话掩襲人因心下暗想道打對這个形像兼着模不过来还是這樣細心怕污累了人看見在我们自己起来是用心了你這樣用心何不在外頭大事上做去老爷也喜欢了边不能吃這樣毒但你固然怕我疑心所以掩襲人不叫說难道我就不知道我哥哥素日恣情縱慾暴燥的那種心性當日為个秦鐘尚且如此况今比先更加利害了想畢回頭道你们也不必怨這个怨那个极我想到底宝兄弟素日不甚留意和那些人来往老爷生氣就是我哥：说话不防頭一時說出宝兄弟来也不是有心的咳一則是个冬来的實话二則原不理論這些妨碍小事襲姑娘從小兒只見过宝兄弟這樣細心的人你何曾見过我那哥：天性也不怕心里有什麽口里就说什麽的人襲人因说出薛蟠来見宝玉掩他的话早已明白自己说话造次了恐宝釵沒意思听宝釵如此說更覺羞愧無顏宝玉听宝釵這番說话半雖自正大合半是委自己作賊的私心更比先時快活多了歎说話時只見宝釵起身說道明日再来看你好生養着罢我拿来的藥交給襲人了晚上教上量就好了说着就走出门去襲人趕着出院门外說姑娘要心了改日二爷好了親自謝去宝釵

只听院外人說二奶奶来了襲代玉便知凤姐儿来了连忙立起身来說道我打從院子裏去罢回来再来宝玉一把拉住說道又奇了好好的忽然怕起他来麼代玉急的跺脚悄悄的說道你瞧我的眼睛又該他拿着取笑儿了宝玉听說連忙松了手代玉三步两步躲过房去到出了院门凤姐從前头已進来了向宝玉问好说了想什麼吃时人拣我那里取去探看薛姨妈来了一时宝钗黛玉二人来至掌灯时分宝玉回過湯便昏昏沉沉睡去擾着周瑞媳婦吴新登媳婦即於时媳婦送礼之有年纪常往来的听見宝玉发了打迫都進来请安襲人忙近去悄悄的說道姨奶奶们遠来辛苦一步二爷已睡着了说着一面陪他们到那边房裏坐着倒茶与他们吃那几个媳婦子都悄悄的坐了回向襲人說道等二爷醒了你替我们回罢襲人答应了送他们出去明要回来,見王夫人使了个老婆子来问候太太时一个跟二爷的人呢襲人見说想了一想便回自悄悄的告訴晴雯麝月春云秋纹等说太太时人呢你们好生在屋裏我去了就来说畢同那婆子一直出了园门来至上房王夫人正坐在炕上拿自芭蕉扇子扇着他来了说道你不曾时的進来也罢了又何必下他来了谁伏侍呢襲人見说連忙陪笑回道二爷睡睡安稳了那四五个丫頭子今日好了太太请放心恐怕太太有什麼话吩咐打发他们来一時听不明白倒耽悞了事王夫人道也沒什麼事问他这会子疼的怎麼样襲人道宝姑娘送来的药我给二爷敷上了吃先好些了先疼的躺不稳这会子都睡沉了可見好些王夫人又问吃了什麼东西沒有襲人道太太给的一碗湯喝了两口只嚷干渴要吃酸梅湯我想着酸梅是个收敛的东

西才回過了打大不許叫喊自然急的那個喜鵲血未免存在心里倘或吃下這个去潛在心里再要出有又病未可忽忘
據回此我加了半天總沒吃只拿那種酸的秋殖個子和了吃了半碗大攪不香甜王夫人道嚐的何不碗早來和我
前兒有人送了几瓶子香露來原要給他点子的我怕他胡遭蹋了就沒給既是他攪那秋瑪瑙子吃
瓶子去一碗水里只用瓶一点起兒就香的了不得況且說有就喚彩云來把前兒的那几瓶子香露拿來襲人道只拿兩
瓶來罷多了也白遭蹋了寶玉聽了半日果然拿了兩瓶來遞給襲人看時只見
兩个玻璃小瓶都有二寸大小上面螺絲銀蓋鵝黃綾籤上寫着小楷清露襲人笑道好
寶貝東西足有个小瓶兒能有多少王夫人道那是進上的你沒看見鵝黃籤子倒好生替他收着別遭蹋了襲
人答應自方要走時王夫人又叫站着我想起一句話來向襲人問未王夫人見房內無人便問道我恍惚聽見
今日寶玉撲打是因兔在老爺跟前說了什麼話你可聽見沒有你要聽見告訴我不叫告訴我去
通是你說的襲人道我倒沒聽見這話只聽見說為二爺前兒有點子人家來和老爺要為這个打的王
夫人搖頭道也為這个還有別的原故襲人道別的原故實在不知道了我今更胆在太太跟前說句
多舌的話論理說了半截也不該說襲人嗳道太太別生氣我就說王夫人道我有什麼生氣
的你且說襲人道論理我們二爺也頑得老爺教訓該老爺再不管將來不知做出什麼事來呢王夫人
聽了這話便止回歎良
久說道我何曾不知道寶玉從
那兒喜歡會子會子
那兒不自在我
的心病
都由這話起

老爺先給珠大爺正時我是怎麼管襲人誰知道我如今倒不知道管起了只是有个原故如今我想我已經幸虧
連夜剩把一个他又長的平頭正今老太太疼的寶貝是的若管緊了倘或再有个好歹
上下不安豈不倒了所以就縱坏了我長久聽着嘴兒動一陣說一陣氣的罵一陣哭一陣
到底的吃了點稀罕東西若打坏了將來我靠誰呢說着不由的滾下淚來襲人見王夫人這般悲感自己也不免傷心
了陪着落淚又道二爺是太太養的豈不心疼是我們作下人的伏侍一場大家落个平安也算是造化了要
這樣起來連平安都不能了那日那一時不幼二爺只是再勸不醒偏生那些人又背親近他也是不他這樣總
是我們勸的倒不好了今兒太太提到這裏我還記得着一件事要來回太太討太太个主意只是我怕太太疑
了心不但我的話白說了且連累身子他都沒有了王夫人聽了這話內有因心問道你的是什麼話只管說出來我聽
聽是下人背前背後都諸你我不能不盡心不過在寶玉身上留心或是和人跟前和氣這些小意思
卻無非就順你和花襲人們十件事裏頭有九件是大道理合我的心的有什麼只管
說什麼只別叫別人知道就是了襲人道我也沒什麼說的我只想着討太太个的示下怎麼變个法兒
後竟這叫二爺搬出園外來住就好了王夫人聽了吃一大驚忙拉了襲人的手向道寶玉雖道和誰作
怪了不成襲人忙回道太太別多心並無有這話這不過是我的小見識如今二爺大了里頭姑娘們也漸
且林姑娘寶姑娘又是及笄姑表姊妹們到底是男女之分日夜一處起坐不方便也不得

吐人態心便是私人着角走不像大家子的作派俗語說的無事常思有事也少沒頭腦的事多着倘無心
中微出未都我有心人看見多疑事了倒反說好了第是狼先的胎有事不着二爺素日的性格也太小是知道的他又
佛爺在我們跟兒裡南倘或不防前後錯一點半點的不論真假人多口亂物起人的嘴有什麼辦法揀心順了說的
比菩薩還好心不順就嫌的連佛也不如了二爺將來有人說林不過大家落个直過若叫人嘴出一个不字來我
們不用說移自碎骨粉有萬重都還是平常事情他二爺終身一生的聲名品行豈不完了自己太小也難免
作語表裏者十常不如這个主防避事是大小的事情多一時固然想不起來我們想不到倒重想到了倒
不明白太小是罪越發重了近來我為這事日夜懸心只是沒有人性有打花兒知道寶玉夫人聽了這話不
常常的般正觸了金釧兒之事直呆了半晌還是不言語寶玉越發疑惑襲人不住說道我的兒你竟有這个心胸的想的這週
當不想到這里只是這几次有事就忘了你今兒這番話說醒了我雖是你我不是你娘老子豈有不
我事不管這你這樣話你且去罷我有通理只是還有一句話你今兒既說出了這樣話我就把他交給
你了你方纔心裏他就是你拿了我自然不管襲人連忙笑道雖如此說到底二爺回到沒中主意
人回明香菱之事寶玉聽了自然即命攆出襲人聽了便沒法兒先使襲人往寶釵那里借書
只是怕襲人阻擋便命晴雯來吩咐道你到林姑娘那裡去着自己做什麼呢他要問我只說我好了晴雯道白眉赤眼的你什麼去呢

到底说出句话究竟像件事宝玉道没有什麽可说的晴雯道若不然或是送件东西
不然我去了怎麽样搭拉呢宝玉想了一想便作了个拿了又除手的子摆与晴雯眼色晴雯道也罢就说我叫你送
过个给他与晴雯道这又奇了你要这半新不旧的个帕子作什麽自己又要恼了说你打趣他宝玉唉
道你放心他自然知道晴雯听了只得拿了个子往潇湘馆来只见春雁正在值打上瞌睡见
他进来忙推手儿说睡下了晴雯走进来满屋墨黑也未点灯只见代玉睡在床上向是谁晴雯悄悄
道晴雯代玉向道做什麽春叫晴雯道三爷叫我给姑娘送个帕子来代玉听了心中纔向暗想道
做什麽给我拿个帕子来呢因向道送个帕子是谁送他的必定是个针的口吩他自送别要我送
含羞闭月面过与晴雯看道不是新的就是家常旧的每我玉听了越发向里细心搜求情状书自
古大凡悟过来连忙说放下去罢晴雯听只得放下袖身回去一路思量不解何意这原样代玉终贴出个
帕子的意思来不觉神魂俱迷宝玉的这番苦意难领会我这番书意又令我可喜我这番苦意不知
将来何时又令我可悲忽然好个的送个帕子来看不觉满意再看帕子又令我可
咲再想个不私相授受的方法来才是两全其美呢一时半晌主意
拿不定只得先起来代玉犹不免污渍余意绵缠便急命掌灯也想不起个疑避嫌等事便
命拿了砚台照着便向那西边帕上来拿写道

眼空蓄淚淚空垂　暗洒閑拋都為誰　灑向潇湘流不斷　斑斑點點是相思

抛珠滾玉只偷潜　鎮日無心鎮日閑　枕上袖邊難拂拭　任他点点與斑斑

彩線難收面上珠　湘江旧跡已模糊　窓前亦有千竿竹　不識香痕漬有無

林黛玉還要往下寫時，寫來寫去，寫得滿身火熱，回上作镜，走至镜台前揭起镜被一瞧，只見腮上通紅，自覺羞慚，倒疑花卻不知，病由此動，一時方上床睡去。犹念着那個，于思索不住，話下。却說襲人來見宝釵，進知宝釵不在園內，已出去往他母親那里去了，襲人便坐下，等宝釵回來，進茶宝釵素習深知薛蝌的性情心中已有半疑，薛蝌到底是個男子，又來替宝玉的令又所繫人說出來，趙發信了，寃竟襲人是听着烟說的那着烟也是私心窺度，並未拠实大家都是一半猜疑，事已至此，竟記準是他說的，那薛蝌都因素日有这个声名，其实這一次却不是他幹的，祖人生心的事，未是他有意非為，這般着急，後來回了酒回來，見過了親，只見宝釵在這裡說了几句閑話，回向時，見宝兄弟，是為什麼，薛蝌正為這个不自在，見他向時便咬着牙道，不知好歹的寃家，都是你閙的，你還有臉來向薛蝌見說便怔了，他問道，我何嘗閙什麼來，薛媽媽道，你還裝憨兒呢，人，都知道是你說的，那些鞋呢，薛蝌道人，說我殺了人，也就信了，罵薛媽媽，道，連你妹子，都知道是你說，偏雅道，他也賴你，不成宝釵忙，加道，媽媽，奇怪，別叫喊，倘，傳，就有个青紅皂白了，一面向薛蝌道，是你說的，也罢，不是你說的，也罢，事情，已经去了

不必說罷到把小蓮委大了我只勸你從此以後少管外頭胡南步管別人的事天二處大家胡攪你是个不防頭的人過後沒事就罷了或有事不是你幹的人都疑惑是你幹的不用說別人我就疑惑你薛蟠本是个心直口快的人素是不得這樣藏頭露尾的事又見寶釵勸他不要去他母親又說他拉寶玉之打是他沒的單已急的乱跳賭神發誓的多小天罵乖人誰這樣派我了把個獾的牙咬了咕咕明是為打了寶玉沒的獻勤兒拿我做筷子難道寶玉是天王他動事打他一頓一家子定要鬧几天那面為他不好攙參打了他又下子過後兒老太太不知怎麼知道了說是珍大爺治的好的時子去罵了一頓今兒索性拉上我了既拉上我也不怕索性進去把寶玉打死了我替他償了命未來生生一面嚷一面掀起一張门闩來就跑慌的薛姨媽拉住罵道作死的業障你打誰去你先來打我薛蟠嘛眼急的銅鈴一般嚷道何苦來又不叫我去打的賴我將來寶玉活一日我就一日的口舌不如大家死了清淨寶釵忙迎上來勸道你忍耐些兒罷媽急的這樣別說是媽便是个傍人來勸你也為你好到把你的性子勁上來了薛蟠道你這会子早屬又說這話都是你說的呢寶釵道你只怨我說你再不怨你那顧前不顧後的行景薛蟠道你只会怨我你怎麼不怨寶玉外頭招風惹草的那像手別說別的單拿前兒琪官的事比給你們聽那琪官我們見過十来次的他並沒和我說一句親熱話怎麼前兒他見了連姓名也不知道就把汗中子給他了難道這也是我說

我就不成薛姨媽和寶釵忙說道還提這个可不是為這个打他呢可是你說的了薛蟠道真个氣死了人賴我說的我不怕我只怕為了个寶玉兩的這樣天翻地覆的寶釵道誰兩句你先待刀動起的來到說別人閑薛蟠見寶釵說的句句有理推以數母親反難回答因此便要設法拿話堵他回去就無人攔他的話了也因這氣頭上未曾想話之輕重便說道好妹妹你不用說我兩我早知道你的心了從先媽和我說過你這金要揀有玉的婚是那個緣你的心他見寶玉有那麼子自然待動便有他話不說了拉寶釵但了臭臉拉着薛姨媽哭道媽你听口哥哥說的是什麼話薛蟠見妹妹哭了便知自己冒撞了便賠氣走在自己房裡要歇不題這里薛姨媽氣的亂戰一面又勸寶釵道你素日知道那業障說話沒道理明兒我叫他給你賠不是寶釵滿心羞委曲氣忿待要怎樣又怕他母親不安少不得含淚別了母親各自回來到房里整哭了一夜次日起來也無心梳洗胡亂整理了一番出來瞧母親可巧遇見林黛玉獨立在花陰之下向他那里去薛寶釵回說過家去只見他無精打彩的走了又見臉上似有哭泣之狀大非往日可比便在後面喊道姐之自己保重些兒就是哭出兩雙眼來也不好搖憂不知薛寶釵如何善討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白玉釧親嘴蓮葉羹　黃金鶯巧結梅花絡

話說寶釵多明昕見代玉赶薛包回來自母親壽日不回頭一連去了這里和代玉並無立于花陰之下比的却向怡紅院內望有只見李嬤嬤近春探春惜春等各項人等都向怡紅院去過之後一起一的散了只不見風姐兒來心里自己盤算道如何他不來呢念玉使是有事纏住了他必定也是要來打个花胡哨討老太太的好兒是今兒這早晚不來必定有原故一面猜疑一面抬頭再瞧看見花蔭裏的一屋人向怡紅院內來了是精看時却是賈母帶着風姐兒的手後頭邢夫人王夫人跟着周姨娘並丫环媳婦人等都進院來了代玉看了不免点頭嘆氣想起有父母的好處來早又瞧見滿面步頂只見寶釵薛姨媽等也進來了忽見紫鵑從背後走來說道姑娘吃藥去罷雨水又冷了代玉道你到底怎麼樣只是催我吃藥與你有甚相干紫鵑笑道吃嗽的好要不吃藥如今雖然是五月裡天氣熱到底過於小心些大清早起不過午潮也就罷了日里說回去歇息一句話提醒了代玉方覺有些腿酸呆了半日方慢慢的回潇湘館來一進院門只見滿地下的影參差苔痕濃淡不免又想起西廂記中所云此猶處可有人行點蒼苔白露冷三句來因暗嘆道要不是這麼着今日人多雜亂命薄的一個連親兄弟也沒有獨自孤零零的一個人豈不悶死了正在悲感不已那邊寶玉不知所以的還在那裏找尋代玉來了嘆的一聲外頭下來到嗽了一跳因說道作死了的又掉了我一頭沒那麼奇見的飛上架去便時雪雁快掀簾子怕風進來了代玉便止住步以手扣架嗽道漱了食水不曾

那婆哥兒便長嘆一声竟大似代玉素日吁嗟音韵接着念道[illegible]今春花人咲痴他[illegible]知是誰下有春康
[illegible]詩傳是往頭春來時十朝春木往頭老死落人亡帝京繁代玉紫鵑听了都咲起來紫鵑咲道這都是禍根
素常念的難為他怎麼記[illegible]代玉便命紫鵑將案揣下來另撤在月洞窗外的[illegible]上[illegible]于是進了屋子在月洞窗
內坐了吃畢茶只見窗外竹影映入紗窗來滿屋內陰陰翠潤几篆生涼代玉無可釋悶便隔着紗窗
作戲又將素日所喜的詩詞也教与他念這旦不在話下且說薛寶釵來至家中只見母親正自梳頭呢見他
進來[illegible]便說道你本清早[illegible]作什麼寶釵道我聽[illegible]媽身上好不好昨兒我去了不知他可[illegible]進來閑了沒有兩說
一面在他母親身傍坐下由不得哭將起來薛姨媽見他一哭自家[illegible]不住也就哭了一面又勸他我的兒你別委屈
了你等[illegible]我這[illegible]那裏你要有个好[illegible]歹我指望那一个[illegible]呢薛蟠在[illegible]外邊聽見連他[illegible]的跑[illegible]過來对着寶釵左一
个揸右一个揸口說好妹妹怨我這次[illegible]原是我昨日吃了酒回來的晚了路上撞客着了來家[illegible]沒醒不知胡說
了些甚麼連我自己也[illegible]知道[illegible]不[illegible]生氣寶釵原是掩面哭的听見如此說由不得[illegible]噗嗤一笑連指頭[illegible]的把下
啐了一口你不用做這樣生兒教我們[illegible]你的心程多着呢[illegible]的你是要着[illegible]況
[illegible]你不用做這樣生兒教我們[illegible]你的就心淨了薛蟠听說連忙咲道妹妹這[illegible]從那里說起[illegible]的
這[illegible]多心沒要緊的一[illegible]連[illegible]我[illegible]事[illegible]來不[illegible]都[illegible]是[illegible]妹[illegible]來不是連[illegible]這[illegible]樣多心人說連[illegible]這[illegible]樣生[illegible]話薛姨媽忙又接着道你說只會
听見你妹妹[illegible]的[illegible]這話難道昨兒你說的那[illegible]話就[illegible]不成[illegible]当真是你發昏了薛蟠道媽媽也不必生[illegible]
[illegible]妹[illegible]也不用煩惱從[illegible]今以後我再不[illegible]喝[illegible]何一[illegible]杯[illegible]酒[illegible]若[illegible]有寶釵連連[illegible]明白過來了薛姨媽道你要

有這麼个模樣那能也下來了薛蟠道我和他的一心一意妹妹所見之只管哭我倒生不是人如何苦的來為我了人娘兄兩个天一樣心裏為我生氣還可恕只管叫妹妹為我罹心我更不是人了如今父親沒了我不能未順媽多疼妹子反叫媽生氣妹子煩惱真連个畜生也不如了口裏說脹腦裡塞不住流下淚來薛媽媽本不哭了聽他一說又勾起傷心來寶釵免強哄道你兩個了這會子又搂媽哭舅來薛蟠听說忙收了淚哄道我何曾為媽哭舅來我不過是一時的頭昏我想一妹妹去了寶釵這麼大的人還沒個主意你作甚麼薛蟠又道妹妹如今也該添補些衣裳了什麼顏色留着我穿寶釵道哥哥那个衣裳我也沒穿過呢又做什麼一時薛媽媽換了衣裳和寶釵進去薛蟠方出去了這里薛媽媽和寶釵進園中里來鴛鴦寶玉都了怡和院中只見抱厦裡外迴廊上許多了環老婆站着便知賈母等都在這裡世女兩个進來大家見過了只見寶玉猫在榻上薛媽媽向他可好些寶玉忙欠身讓坐又說只管驚動姨娘姐姐我豈不過薛媽媽忙扶他睡下又問他想什麼只管告訴我寶玉哄道到不想什麼我想起來了令姨娘姐姐要去王夫人天向你想什麼吃回來好給你這來寶玉哄道到不想什麼吃到是那一回做的那有菜兒小蓮蓮湯還好李風姐一停哄道听了口味果然寶玉只是太膩了已的意這个吃要再沒一盞這麼清淡的纔好呢回頭吩咐个婆子去向管廚房的要去那婆子去了半天來回說管廚房的說四伸沸模子都上

来了凤姐听说想了想道我记得交上来了就叫他交给谁了多半在茶房裡又遣人去向管茶房的迟不曾收还是管金银器皿的这了来薛姨妈先接过来瞧时原来是个小匣子裡面装着四付银模子都有一尺多长一寸见方上面錾着折枝花的也有莲蓬的也有菱角的芝有三四十样的十分精巧因问向宝玉夫人道你们府上如今不说出来我見了这个也不认得是做什么用的凤姐兒笑道这个东西虽小做的倒也不容易你们想的法兒不知费了什么事才得呢那里有这么些银子来打这个东西呢这是玩意兒不过是顽的罢了宝玉夫人道虽如此说也要有个名色才是呢凤姐兒道这个名色倒也有趣兒叫做什么“一捧雪”宝玉夫人道这个名字虽好只是不大雅驯凤姐兒道这个东西原是珍大爷的玩意兒叫我收着的我也不知道什么名色因为他爱的了不得天天放在手裡把玩所以我也记得了宝玉夫人道既这么着我就收着罢凤姐兒道这个东西虽小可是分量不轻呢你可仔细别丢了宝玉夫人道丢不了的凤姐兒道丢了倒不打紧只是丢了这个我可赔不起宝玉夫人道你赔不起我也赔不起凤姐兒道这个我知道你赔不起的宝玉夫人道你别管我赔的起赔不起你只说这个东西你要他作什么凤姐兒道我要他作什么呢我有用他的地方宝玉夫人道你有用他的地方我也有用他的地方凤姐兒道你有用他的地方你就拿出来给我用用宝玉夫人道我有用他的地方我就不拿出来给你用用凤姐兒道你既

就不疼了賈母通不大說話的又有不大說話的可疼之處嘴乖的也有一宗可憐的到不如不說的好寶玉呌道這就是了我說大嫂子到不大說話呢老太太也是和鳳姐兒的一樣有時候兒說是會說話的可疼這妹妹裡頭也只是風姐兒合林妹妹可疼了賈母道提起姊妹來不是我當着姪女兒孫女兒外人面奉承真真我們家四個女兒都不如寶丫頭薛姨媽聽說忙呌道這話老太太是偏疼了王夫人也忙呌道老太太時常背地裡和我說寶丫頭好這到不是假話寶玉句句是實母親為讓妹妹不想反讚起寶釵到也意出望外便有個寶釵一呌寶玉過頭和寶釵說話去了忽有人來請吃飯賈母方立起身來命寶玉好生養着又把丫頭們喝叱了一回方扶着鳳姐兒讓着薛姨媽大家出房去了因問湯好了不曾王向薛姨媽等想什麼吃只管告訴我三有事叫鳳丫頭王夫人來咱們吃薛姨媽呌道老太太會疼他我們東西孝敬本來竟是又吃不了多兒鳳姐兒呌道姨娘到別這麼說我們老祖宗只是嘴人口酸兒不饒人由敢早已把我還吃了呢一句話沒說完引的賈母眾人都哈哈的笑起來寶玉在旁也掌不住噗哧的笑了襲人呌道真個的二奶奶的嘴怕死人寶玉伸手担着襲人呌道你站了半日可乏了一面說一面把他自己身邊坐下襲人呌道可是又忘了趕寶姑娘在院子裡你自己的頑他的罷兒來打上幾根繩子寶玉呌道對了你趕起來說着便往外頭向窗外道寶姐姐吃過飯時罷兒來頑他打幾根繩子可清閑兒寶釵聽見回頭呌道作夢不清閑一會兒呌他來就是了

賈母尚未听見都正在步向宝钗说明了来意书明贾母处说道好孩子你叫他来做什么来作几根要使
人我那里闲着的了头发呢你喜欢谁只管叫他来使唤薛姨妈宝钗等都说道只管叫他来做就是
了有什麽使唤的去处天也是闲着闹气大家说着往前正走忽见湘云平兒香菱等在岩边猫儿仙
花呢見了他们走来都迎上来了少顷出至园外王夫人恐贾母走了乏便扶上房内坐贾母迎花
点頭儿先王夫人便命叫了頭母们先去铺设坐位那時赵姨娘推病只有周姨娘金钏儿等诸子丫頭们忙
着打点于立桌凳铺得了贾母扶着凤姐儿进来后薛姨妈宝钗宝湘云坐在下面王夫
人親捧了茶奉与贾母李宫裁薛宝钗薛姨妈贾母向王夫人道谅他们小姐妹伏侍你在那边坐下
好说话儿王夫人方向一张小杌子上坐了便吩咐凤姐儿道老的饭在那边裡面预备了东西来凤姐
答应着出去便命人去要母那边告诉那边的婆娘们忙望裡传了頭们忙赶过来王夫人便命请
姑娘们去请了半天只有探春惜春两个来了迎春自上不来说不吃饭那时袭人等自不消说平素不
敢只吃五六样人也不留意了半顷饭至泉人调放了桌子凤姐儿在手巾架拿出一把牙筯来递与贾母
姨娘不用让还听我说就是了贾母笑向薛姨妈道我们就是这样薛姨妈笑着是了于是凤姐儿放下面
来又双是贾母薛姨妈那边是宝钗凤姐儿共十二个人外间桌上两边是贾赦贾政两桌
子平儿伏侍着宝玉捧着漱盂茶钟宝玉漱口毕贾母看过了王夫人回头见玉钏儿在傍边便命玉钏儿也拿

這去風姐兒道他一个人等不去可巧鴛鴦和同喜兒來了宝釵知道他們已吃了飯便向鴛鴦道宝玉
正呻你去打發了你們兩个全去罷鴛鴦答應回身到裏間來鴛鴦道這麼熱的怎麼端了去玉釧
兒道就心我有道理說着便命个婆子來將湯飯等類放在一个捧盒裏命他端了跟着他兩个都空着手走一
直到怡紅院門口玉釧兒方接了這來金鴛鴦進入房中襲人麝月秋紋三个人正和宝玉商議晴雯
的事呢都忙起來讓道你們又怎麼這麼巧一齊來了一面讓一面接過來玉釧兒便向一張杌子上坐了鴛
鴦不敢坐襲人便端了脚踏來鴛鴦還不敢坐宝玉見鴛鴦來了却連忙欠身讓見了玉釧兒便
便想起他姐姐金釧兒來又是傷心又是慚愧便把鴛鴦丟下且和玉釧兒說話襲人見他不理恐鴛鴦
說話不好意思又是鴛鴦不肯坐便拉了鴛鴦出來到那邊房裡去吃茶說話兒去了這里麝月等預備了碗筷伺候
吃飯宝玉只管不吃向玉釧兒道你母親自上好玉釧兒滿臉堆笑正服侍不看他半日方說了一个好字宝玉便先
吃飯向玉釧兒道誰叫你替我送來的玉釧兒道不過是那麼大人們宝玉見他也是這樣善表便知他
是為金釧兒的原故待要盡心下氣哄勸他又見人多不好下氣的因素來方法將人都支出去然後又陪哄問
長問短哪玉釧兒先並不答只管見宝玉一味性氣沒有消他怎麼樣還是溫存和藹自己到不好意
思起來臉上方有了三分喜色宝玉便哄他姐姐你把那湯端了來我嘴玉釧兒道我從來不會喂人东
西等他們來了再喂宝玉哄道我不是要喫我因為走不動你這給我喝了你好趕早回去又得

了你好吃飯去我只是不住嘴的說話不過是他這般
現世現報教我那一个眼睛裏的上面說一面用嘴的
生氣哪裏見了老太太可是和氣的若還這樣你就
的我可不管這些說着寶玉喝了半口湯寶玉故意說不好吃
好呢寶玉道一点味兒也沒有你不信嚐一嚐就知道了玉釧兒果真嚐了嚐寶玉笑道這可好
吃了玉釧兒聽說方解這意思原來寶玉哄他喝一口便說道你既說不好喝這會子說好吃也不給你吃
了寶玉只管陪笑央求要吃玉釧兒不給一面又時人來打發吃飯了頭的方進來時忽有人來回說傅
家的丫鬟小柔請安來說二爺寶玉聽說便知是通判賈政家的賈政是要政的內
生每每都類雲家的名聲得意要政也有實情但細細別的內生不同但那里常遣婦人來走動
寶玉聽畢最厭惡這婦人的今日卻如何又命這丫鬟子進來其中原來有个緣故只因那寶玉剛滿
周歲有个妹子名喚秋芳也是个庶出養在賈母房中傳說才貌俱全雖未親視然頗思慮之心十分誠敬命
他的進來恐薄了秋芳因此連忙命讓進來那時試原是暴發的因時秋芳有几分姿色聰明過人
那時試便有心要娶秋芳為妻結姻不肯輕易許人所以躭慢到如今因今時秋芳已三五歲
尚未許人雖然那些豪門貴族又極願聯姻根基淺薄不肯來配那時試的母親心內有有一段

心事今日遭來的及个婆子偏是極無知識的閒隊寶玉要見進來只剛向了耳說了沒及句話那玉釧兒先人來已經不和寶玉厮鬧了手里端有湯哎雁听說寶玉與雁和婆子說話一面吃飯伸手去要湯及个的眼睛都看有人不想伸猛了手便將碗推在將湯潑了寶玉手上玉釧兒到不曾盪有哼了跳忙哎道還是怎麼了嚇的衆了环們忙上來接碗寶玉自己盪了手到不覺的都只管向玉釧兒盪了那里了疼不疼玉釧兒和衆人都哎了玉釧兒道你自己盪了倒只管向我寶玉听說方覺自盪了手人上來連忙收拾寶玉也不吃飯洗了吃茶又和那及个婆子說了及句話纔往西个婆子告辭晴雯等送至穿堂方回那及个婆子見沒人了行走一行談論這一个哎道怪道有人說他們家寶玉是外相好裡頭糊塗中看不中吃的果然竟有些獃氣把自己盪了手到向人疼不疼還可不是自獃子麼那个也哎道我前一回來時見他家裡許多人都恨不得一口吃了他方纔又有些獃氣大面瞅的來媽兒是的他及告訴人下雨快進雨去罷說可哎不可哎時常沒人在跟前就自己自哎的看見燕子就和燕子說話河裏有魚就和魚說話見了星星月亮不是長吁短嘆的就是咕咕嘟嘟的且連一点剛性也沒有連那些毛了頭的氣都受得起惜春畫了个線頭兒都是好的遭塌起來那怕值千值万的都不管了兩个人一面說一面走出園來轉到沁芳橋上回去不在話下寶玉見衆人去了便揀了薔兒近來向寶玉打什麼鐲子寶玉哎道向年玉釧兒生病的時候說話就忘了瞞你

不管什麼的絲子寶玉見問便說道不管什麼的
你都打上根罢鶯兒拍手說道還是十年之打不完了寶玉說道好姐姐你果有此
這事都替我打了罢我就知道如今先揀要緊的打上根罢鶯兒說道
原要緊不過是扇子香囊汗巾子寶玉道汗巾子什麼顏色的寶玉道
大紅的鶯兒說是黑絡子才好看或是石青的才壓的住顏色鶯兒道松花
配桃紅的再拈一条都來的可要什麼花樣呢寶玉道兼有几樣纔
好鶯兒道也罷了之打了多把二再打了多種係鶯兒道什麼花樣寶玉道有
几樣及條鶯兒道前兒你替三姑娘打的那花樣是什麼鶯兒道梅花寶玉道就是那
樣兒我好一面說一面聚人剛拿了線來寶玉道你們快吃了來聚人
聽說方去了只留下兩个小丫頭听候寶玉一面看鶯兒打絡子一面說閒話因向他十几歲了鶯兒手
裏打着一面答話十六歲了寶玉道你本姓什麼鶯兒道姓黃寶玉哎道這个姓名倒對了果然是
个黃鶯兒鶯兒哎道我的名字本来是双字要時作金鶯因姑娘憐的已改單叫鶯兒
就開了寶玉道寶姐姐教笑你了明兒寶姐姐出閣少不的是你跟去鶯兒抿嘴一笑寶玉哎道我

常鈺說明兒不知那个有福的消受你們主兒和西个呢鴛兒道你也不知道我們能有什么
福氣沒有的好處倒惹得綠兒在次寶玉見鴛兒撇愁宛轉語笑如痴早不勝其情了那里還記寶
釵果便向他道你快些的告訴我鴛兒聽說便向寶玉道你如此這樣靜悄悄的三人回頭看時不是別人正是寶釵來了寶玉忙
讓坐寶釵坐了因向鴛兒打个什麼呢面向他手里去照襲打了一下寶釵笑道這有什麼羞兒到不會打个
給寶玉把寶玉便拍手笑道到是姐姐說的是我就忘了只是配个什麼顏色纔好
寶釵道隨用那色斷然是不好的大紅的又犯了色黃的又不經眼黑的又暗你我說完此物的
線拿來配有黑珠兒線一根兒的指上打成絡子鴛兒好看寶玉不說喜之不盡一疊連聲叫鴛兒來
取金線正在裏人猫兒又跳茶走進來告訴寶玉道今兒奇怪得很大二打發人給我送了兩
碟菜來寶玉笑道必是今兒菜多這東給你們大家吃的襲人道不是說指名給我的菜來是不
叫要這去磕頭送可是奇了寶釵道給你的你就吃去有什麼猜疑的襲人笑道從來沒有的事
到時我不好意思的寶釵撅嘴一笑說道就不好意思的明兒還有比這个更叫你不好意思
的呢襲人聽了話內有因素知寶釵不是輕嘴薄舌的自己方想起上日王夫人的意思來使
不再提將菜給寶玉看了說洗了手來拿線說畢便一直去了吃過飯洗了手進來拿金線纏

鸳鸯打发了此时宝钗早被薛蟠遣人请出去了这里宝玉正言有屑打发了子忽见那夫人那边遣了两个丫环送了两样菓子来(给)他吃向他可走得了(来)走得动时与司棋明儿过去散心不用(说)宝玉他自己(要)走得了必定请太(去)疼的(说)比先好些请太(放)心罢一面时他两个坐下一面(叫)时秋纹来把(那)菓子拿了一半(递)与(给)林姑娘道(这)秋纹答应了刚欲去时(只)(见)袭人在院内说话宝玉此时快请回(来)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紅樓夢綜芸軒

悟梨香院識分定情

話說賈母自王夫人處回來見寶玉一日好似一日心中自是歡喜因悟賈政又叫他速命人將賈政親隨小廝頭兒喚來吩咐他以後倘有會人待客諸樣的事你老爺要叫寶玉你不用上來傳話就回他說我說的一則打重了得自家將養幾个月傷走得二則他的星宿不利祭了星不見外人過了八月將許出二門那小廝頭兒所了顧命而去賈母又令李姬、鴛鴦人等來將此話說與寶玉使他放心那寶玉素日本就懶惰與士大夫諸男人接談又最厭畏冠礼服賀弔往還等事今日得了這句話越發得了意不但將親戚朋友一概杜絕了而且連家庭中晨昏定省一發隨他的便了日日只在園中遊玩不過每早到賈母王夫人處走一就回來了却每甘心為諸丫鬟充役也得十分清閑或與寶釵輩有時見机說句笑話也生起氣來只說好個的一个清淨潔白的女兒也学的弄名沽譽入了國賊祿鬼之流這樣是前人云故生事端竟為沒世鬚眉濁物不想閨閣中亦有此種如此癡癲也多不向他說正經話了且說鳳姐自見金釧兒死後心見几个家人常來孝敬些東西又不時的來請安奉承他自己到生了疑這日又見他們來孝敬晚間去人時問平兒道你們奶奶素日喜歡的東西為什麼忽然都截住平兒冷笑道奶奶這个想不起來了我猜他們的女兒是

也是太：屋裡的丫頭的今太：屋裡有四个大的一个月一分良子的分例不剩的多是一个月只(只)凡百錢(的)
如今金釧兒死了必定他們要美這一兩銀子的(的)窩(窩)囊兒呢凤姐听了笑道是了(了)到(到)是你提醒了我(起的不錯)(不是)
這起人也太不(不)識(識)足錢也賺勻了昔事情(情)更(更)不(不)自(自)美(美)了(了)頭搪塞(塞)自(自)身(身)子(子)也(也)就(就)罢了又要(要)想(想)這(这)个
(又推)(他們)
(巧宝兒)
主(主)意(意)他們(們)這(这)几家的不(不)經(經)意(意)也(也)把(把)(賞)(賞)到(到)我(我)跟(跟)前(前)的(的)(这)(这)是(是)他(他)們(們)自(自)尋(尋)的(的)送什麼(麼)来(来)我(我)就(就)收(收)什麼(麼)(横豎)(横豎)(是)(是)我
有(有)主(主)意(意)凤姐(姐)兒(兒)安(安)下(下)这(这)个(个)心(心)所(所)以(以)只(只)(發)(發)(延)(延)着(着)等(等)那(那)些(些)人(人)把(把)東(東)西(西)送(送)(是)了(了)然(然)後(後)趁(趁)空(空)方(方)回(回)王(王)夫(夫)人(人)(这)(这)日(日)午
間(間)薛(薛)姨(姨)媽(媽)(宝)(宝)(叙)(叙)(来)(来)(与)(与)(代)(代)(玉)(玉)(等)(等)正(正)在(在)王(王)夫(夫)人(人)屋(屋)里(里)大(大)家(家)吃(吃)西(西)瓜(瓜)凤(凤)姐(姐)兒(兒)(洋)(洋)(便)(便)回(回)王(王)夫(夫)人(人)道(道)自(自)從
(金)(金)釧(釧)兒(兒)(的)(的)(娟)(娟)(死)(死)了(了)(太)(太)(的)(的)跟(跟)前(前)少(少)着(着)一(一)个(个)人(人)(太)(太)(或)(或)看(看)準(準)了(了)那(那)个(个)丫(丫)頭(頭)就(就)吩(吩)咐(咐)了(了)(不)(不)月(月)好(好)(發)(發)放(放)月(月)(水)(水)王(王)夫(夫)人(人)
听(听)了(了)想(想)了(了)一(一)想(想)道(道)说(说)什(什)麼(麼)是(是)(創)(創)必(必)定(定)(的)(的)(个)(个)五(五)(个)(个)的(的)(数)(数)(使)(使)的(的)就(就)罢(罢)了(了)竟(竟)可(可)以(以)免(免)了(了)罢(罢)凤(凤)姐(姐)道(道)论(论)理(理)太(太)(太)
说(说)的(的)也(也)是(是)但(但)这(这)原(原)是(是)旧(旧)例(例)别(别)人(人)屋(屋)里(里)还(还)有(有)(又)(又)(个)(个)呢(呢)太(太)(太)到(到)不(不)(按)(按)(倒)(倒)了(了)况(况)且(且)省(省)下(下)一(一)双(双)良(良)子(子)也(也)有(有)限(限)(的)(的)王(王)夫(夫)人
听(听)了(了)又(又)想(想)一(一)想(想)道(道)也(也)罢(罢)这(这)个(个)(分)(分)例(例)只(只)管(管)関(関)了(了)来(来)不(不)(用)(用)補(補)人(人)就(就)把(把)这(这)一(一)双(双)銀(銀)子(子)給(給)他(他)妹(妹)(妹)(妹)

從明年他們外頭周量的娘們每位銅子分例減半每人各五百錢每位又个丫頭所以短了一
吊不這事兒不情我到要得給呢他們外頭的和有體面我不過接手兒怎麼
來怎麼去由不得我我到說了又三回仍旧添上這又多為是他們說的有這個
我手裡連日子不錯爺們屯坑時在外頭閑那个月不打緊荒何曾順的倘得過一連兒王夫人听
說就罢了半晌又問老太的屋里几个又的凤姐道八个如今只有七个那一个是襲人王夫人道這
就是了你寶兄弟也沒有一双的丫頭襲人還算是老太的屋里的人凤姐道襲人元是老太的人
不過給寶兄弟使他這一双良子还在老太的丫頭分例上領如今說因為襲人是寶兄弟的人
裁了這一双良子斷乎使不得若說再添一个人給老太的這还可以裁他的須得那兄弟屋里也添
上一个纔公道就是晴雯麝月七个大丫頭每月每人各一吊不佳惹等八个小丫頭每月各五百還是
老太的話別人不能懂得氣得啐薛姨媽咲道你們只听凤丫頭的嘴到倾倒了快疏車子的
不听他帳也清楚理也公道凤姐咲道姨媽雅道我說錯了不成薛姨媽道說的何常錯只是
你慢慢兒的說豈不省事些凤姐要咲又忍住了听王夫人示下王夫人想了半日道明日挑一个伶
俐丫頭送給老太的纔把襲人的一分裁了把我每月的二十双銀子裡拿出二双良子一吊不來給襲
人以後有趙姨娘周姨娘的也有襲人的這一分從我的這分內勻出來不必動公中的就是了

凤姐儿一面答应了，吩咐薛姨妈道：姨妈所见了我素日说的话，如何今日果然应了？我也算得有见识的人，只是他那行事儿的来历，我不曾说与人知道，见人和气里头，我自己硬要强，实在难说。至于夫人舍得，你们那里知道？就连我的陪嫁，他也不放在眼里。宝玉如果有造化的，将来自然得他的济，何况现在！”薛姨妈道：“虽如此说，只是宝玉比我的宝玉强十倍呢，宝玉如果有造化的，将来自然得他的济，何况现在！”薛姨妈道：“虽如此说，只是宝玉比我的宝玉强十倍呢，宝玉如果有造化的，将来自然得他的济，何况现在！”

凤姐儿道：“这话

在床上睡覺襲人坐在身傍手里做針線傍边放着一柄白犀麈宝叙走来悄悄的呌道你
也過於小心了這个屋里雖說沒有蒼蠅蚊子還拿蠅刷子趕什麽襲人不防猛抬頭見是宝叙忙放下針線
悄悄的呌道姑娘来了我到不防嚇了一跳姑娘不知道虽然沒有蒼蠅蚊子誰知有一種小虫子從這紗眼里
鑽進来人也看不見只睡着了咬一口就像螞蚁叮的宝叙道怨不的這屋子後頭近水氣是香花兒
這屋子里頭又香這種虫子多是花心裡頭長的聞香就撲一面說着又瞧他手里的針線原来是
个白綾紅裡的兜肚上面扎着半截戲蓮的花樣紅蓮綠葉五色妃央宝叙道嗳吆好鮮亮活計這是
誰的也值的費這麽大工夫襲人向床上撇嘴兒宝叙道這麽大还帶這个襲人道他先不肯帶所以
特意做的好了呌他看見面不得不帶如今天熱睡覺多不方便神咲他帶上了纔是夜里揽盖不受此
就罢了你說這一个就用了工夫還沒看見他身上現帶着的那一个呢宝叙道可是你素煩襲人
道今日做的工夫大了脖子做的怪酸的又道好姑娘你暑坐一坐我出去走一就来說着便走了宝叙
只顧看着活計便不留心一蹲身已坐在了襲人刚坐的那个所在因又見那活計实在可愛由不的拿
起針来替他做起来不想代玉回過見湘云約他来與襲人道喜二人来至院中見净悄悄的湘云
便轉身先到廂房裡去找襲人代玉却来至窓外隔着紗窓往裡一看只見宝玉穿着銀紅紗袄
子隨便睡在床上宝叙坐在身傍做針線傍边放着蠅刷子代玉見了這个景況連忙把身子一縮

半日又听掩着嘴不敢哭先来招手儿叫湘云，一见了便拭去泪痕，又看什么新闻，忙也来看。宝钗要哭，忽然想起宝钗素日待他厚道，便忙掩住口，知代玉口里不让人，怕他取笑，便忙拉过他来道：走罢，我想起袭人来，他说午间要到池子里去洗衣裳，想必去了，咱们找他去。代玉心下明白，不哭了，又声儿没有，随他走了。这里宝钗刚说了一双个花瓣儿，忽见宝玉在窗里喊骂说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什么金玉姻缘，我偏说是木石姻缘。宝钗听了这话，不觉怔了，忽见袭人走进来，哭道：还没有醒呢。宝钗提醒，袭人又道：我的佛，见林姑娘同史大姑娘他们，可曾进来？宝钗道：没见他们进来。袭人道：他们没告诉你什么话？宝钗道：不过是那些闲话，有什么正往疏的。宝钗道：今日他们说的可不是顽话，我正要告诉你呢，你又忙，的出去了一句话未完，只见凤姐儿打发人来叫袭人，宝钗听道：就为那话，凤了，袭人道：何候自同宝钗告诉，怕红院自往凤姐这里来，果然是告诉他这话，又叫他告与王夫人，叫须臾不必见，贾母到，把他不必意思，不消中说，及见过王夫人，袭忙回来，宝玉已醒了，问起缘故，袭人且含糊答应，至夜间人静，袭人才告诉了宝玉，喜不自禁，又向他哭道：我可看你回家去不去，那一回往家里走了一趟，回来就说你哥，要赎你，又说在这里没有落着，久等什么那些，无情无义，生分的话说，我就从今以后，我可看谁敢来叫你去，袭人听了，便哭道：你到别这么说，从今以后，我是太，倒人了，我要走，连你也不必告诉，只回了太，就走，宝玉道：就便等我不好，你回了太，就去了，叫别人听见，说我不好，你

去了你有什麼意思襲人咳道你應沒意思的罷道歇下纔還賊我也跟着罢再不然還有一个死呢人活百歲横豎要死這口氣沒了未听不見看不見就罢了宝玉听見這話便忙握襲人的嘴說罢道你別說這些話了襲人深知宝玉情性古怪听見奉承吉利話又厭虛而不实听了這些尽情实話又生悲感故忙把他連截住笑着回說那日喜姐的話我不過偶然說的你就當起真來宝玉素喜者洞之先聞他春秋月季換衣粧淡脂掌燈時候又說到女兒如何好不覺之間見他不說了便咳道人誰不死只要死得好那些鬚眉濁物只知道文死諫武死戰這二死是大丈夫的名節豈知不死的好必定有昏君方諫得出有死的方成得烈名猛一死將来置君于何地必定有刀兵方顯得出武死他只頌汗馬之功垂名棄國於何地頌邀名猛一死將来置君于何地必定有刀兵方顯得出武死他只頌汗馬之功垂名棄國於何地前人皆非是見襲人道未必盡然將帥死於不得已他將死宝玉道那武將不過仗血氣之勇跳謀少畧他自己無能送了性命這难道也是不得已那文官更不比武將了他念及句書在心里若朝廷少有疵瑕他就胡談乱劾不須他邊忠烈之名濁氣一湧即時處死這难道也是不得已要知那朝廷是受命於天他不主不仗那天也斷不把這重任与他了可見那些死的都是沽名並不知大義比如我此時若果有造化再十时的水舍赴你們在我就死了再能你們哭我的眼泪流成大河把我的尸首漂起来送到鶏雀不到的處隨化化了自此再不要托生为人就是我死的得时了襲人忽見他說出这些瘋話来忙說困了不理他那宝玉方合眼睡着至次日也就丢開了一日宝玉因各處遊的膩煩了

便想起牡丹亭来自己看了又痛犹不惬怀因闻得梨香院的十二个女孩子内有小旦龄官最是唱的好因有意出角门来找时只见蔷薇满架蜂围蝶阵龄官手拿着花儿满园里抓蝴蝶玩呢宝玉见了这个光景儿倒别有一番趣味站在山坡上隔着花障子细细的看他只见龄官全然不理众蝴蝶一时见他不动又都飞来宝玉看他半日方悄悄的走至他身后要看他作什么只见他一手托着腮一手拈着花儿只是对着蝴蝶说话儿宝玉在背后听他说道你们别只管来找我我又不是这花儿你们白来找我也无用我也和你们一样的没个人可以说得话儿你们可怜见的放了我罢宝玉听了这话不觉痴了龄官又道你们若实在不放我回去我就把这花儿蹋个稀烂一个个都别想得蜜吃说着果然将手中花朵蹋了好些蝴蝶见他这般光景也都纷纷的飞去了龄官见蝴蝶去了又发起呆来宝玉在背后又是叹息又是纳闷只得走来龄官见了宝玉只得站起来宝玉问他作什么龄官也不答只管发呆宝玉又问你到底作什么龄官冷笑道我作什么呢宝玉见他这个光景儿知道他的情由不觉的也痴了半晌龄官又道你别在这里淘气仔细蔷薇硝伤了你的脸宝玉听了这话又呆了半晌方慢慢的回过神来因见他手中的花儿已蹋坏了便顺手拿了几枝蔷薇递与龄官龄官接了花儿仍是出神宝玉又将手中的花儿晃了两晃龄官方才醒过来宝玉笑道你也爱这个花儿么龄官点点头宝玉笑道你要这个作什么龄官又发起呆来宝玉笑道你要这个作什么龄官又点点头宝玉笑道你要这个作什么龄官又点点头宝玉笑道你要这个作什么龄官又点点头

賭氣睡去了賈薔還只管陪笑問他好不好齡官通你們家把個好的人弄了來閑在這牢坑裡學動
彈什麼還不笑你這會子又弄個雀兒來也傷生幹這个何必呢打趣我們還可以好不好賈薔
聽了不覺跳起來連忙賭誓又道我那裡為油漿了心費了一刻良子買把來元說解悶就沒到這裏
放了生免得你的狠說着果然放了把籠子折了齡官通我今日晚上問了大夫他說不相干吃又劑藥後日再瞧誰知今日又吐
叫你請大夫來細問賈薔連忙說道昨日晚上
了這會子就請他去齡官又叫站住這會子大晚日頭地下你賭氣請了來我也不領賈薔聽如此說只得
又站住寶玉見了這般光景不覺癡了這樣頭會賈薔的深意自己站不住便抽身走了賈薔一心
記在齡官身上不顧理會那是別的女孩兒送了出來寶玉一心我奪盤笑癡的回至怡紅院中正值
襲人和幾人坐着說話兒呢寶玉一進來就和襲人長噓道我昨日晚上的話竟說錯了怪道老爺說我
是管窺蠡測昨夜說你們的眼淚并葬我這就錯了我竟不能全消了從此後口角人各人
的眼淚罢了襲人明夜不過是些頑話已往忘了不想寶玉又提起來便道你可真有些瘋了寶玉
默一不對代玉顧此形像便知是淘里著了魔未必不便多問因道我偏在旧址跟前聽說明日
是薛姨媽的生日叫我順便問你出去不出去你打發人前頭說一声去寶玉道上回連大老爺的生日
我也沒去這會子我又去倘或碰見了人呢我一概都不去罢這么怪熱的又要穿衣裳我不去姨媽

也不惱襲人道：是什麼話他比不得大老爺這里又住得近又是亲戚不去豈不叫他思量你怕襲人清早起到那里喫了頭口中茶回来豈不好看宝玉来曹雪芹依据此语便说道你看人家赶蚊子的分上也该去走一宝玉不解忙问怎麼赶蚊子袭人便将昨日晴雯去人作伴宝姑娘坐了一坐的话告诉了宝玉听了忙说不该怎麼就睡着了就褻渎了他明日必去正说着忽见湘云穿的青一的走来说常裡打发人来接他宝玉忙站起来让坐湘云也不坐宝林二人只得送他至前面湘云只是眼泪汪汪的见有他家人在跟前又不敢十分委曲少时宝釵赶来愈觉缠绵难捨还是宝釵心内明白他家人若回去告诉了他婶娘们待他众去又恐他受气因此到催他走了两人送至二门前宝玉还惦记着送到是湘云搂住了一时回身又叫宝玉到跟前悄悄的嘱咐道老太太想不起教来你时常提着些打发人接我去宝玉连的答应了湘云方进来了回芳解

蘅蕪君蘭言解疑癖　薛寶釵小惠全大體

秋爽齋偶結海棠社　蘅蕪院夜擬菊花題

那寶玉每日在園中任意縱情遊蕩，真把光陰虛度過日。這日正是重陽之節，見眾人都作詩，便往賈母王夫人處來混了一混，仍回園來了，剛換了衣裳，只見寶玉、賈環、賈蘭三個，帶了幾個小廝，抱了一大捆東西，一齊進來。寶玉問道：「可是我忘了？你們要作三妹妹的東西，去了好半日，纔抱了這麼一捆子來。」賈蘭笑道：「我們作了，恐三妹妹不中意，還要求三妹妹指教呢。」寶玉聽了，笑道：「這話倒是。」一面說，一面看花箋上面寫道：

蕉下客拜手謹啓

枕霞舊友：

自蘆雪庵一別，又近秋光。遙望清輝，時縈遠思。昨歲今朝，花開蟹熟，恰逢其會，想已早得佳章。弟閒處寂寞，百無一興，因仿菊花詩舊例，勉賦俚言，藉博一粲。倘蒙不棄，即希和教，以慰企懷。

即頌

秋祺

蕉下客拜啓

寶玉看了，不覺喜動顏色，說：「三妹妹的詩，高雅我如今就去商議說有就走，纔墨跟在後面，剛到了沁芳亭，只見園中後門上值日的婆子手裏拿著一個字帖兒，走來見了寶玉，便遞上去。只說道：

哥儿请安在浪门口等着呢，叫我送来的。宝玉打开看时上面写道　不肖男芸儿恭请

父亲大人万福金安。男思自崇天恩，谬叨余荫，不肖男芸儿恭请

上托大人洪福，竟忘得许多花儿，并忘得许多鱼因前日海棠一种，不可多得，故变尽方法只弄得四盆大人恭视。男是亲男一般，便留下赏玩，因天气暑热，恐园中姑娘们不便，故不敢面见，草书恭启，并叩台安。男芸儿跪书

宝玉看了，笑问道：他来了，还有什么人？婆子道：还有两盆花儿。宝玉道：你先去，说我知道了。难为他想着，你把花儿送到我屋里去就是了。说着回颦儿：你快写去。又见宝钗代玉迎春惜春已经在那里了，乐人见他进来，多咲道：又来了一个探春。宝道：我偏不起，了个念头，写了几个帖儿，试一试，谁知一招皆到，宝玉道：可惜迟了，早决起了社的代玉道：你们只管起社，可别笑我，我不敢迎春道：你不敢，谁敢呢？宝玉道：这是一件正经大事，不要你们胡乱的，各有主意，只管说出来，大家评章。宝姐姐也为了主意，林妹妹也说白话儿，宝叔通你忙什么，人还不全呢，一语未了，李纨来了，进门咲道：雅得紧，要起诗社，我掌坛，前日春天我原有这个意思的，我想了想，我又不会做诗，瞎乱此什么，因而也就忘了，没说，倘既是三妹妹高兴，我就帮你们起来，代玉道：既如此，定要起诗社，他们是诗友了，先把这些姐妹叔嫂的字，模改了，不论李纨通称是何，不大家起个别号，彼此称呼，到雅，我是定了，稻香老农，再去人占的

探春咲道我就是秋爽居士宝玉道居士主人到底不雅且又瘟癀这里掐桐芭蕉最
有了我最喜芭蕉就称蕉下客若采人多道别致有趣代玉道你们拿了他去炕了
来写人我已替你想了个極當的美号了當日娥皇女英泪洒竹上成斑今班竹又名湘妃竹如今他住的是潇
湘館他又爱哭將来那些竹子想来也要变成班竹的以後叫他做潇湘妃子就完了大家听说都拍手
叫妙代王低了頭也不言语李纨道我替薛大妹妹也呆想了个好的也只三个字采人問是什麽李纨
道我是對他為蘅蕪君不知你们如何探春道这个封号極好宝玉道我呢你们也替我想一个
宝釵道你的号早有了無事忙的李纨道你还是你的旧号绛洞花主就好宝玉道小时候幹的
營生还提他做什麽探春道你的号最好将来我们要叫你就落應的就是宝釵道还
沒我送你个号雲有最俗的一个号却與你最當天下难沒的是富貴又难沒的是閑散这兩樣不獨重
有就叫你蘅蕪君閑人也罢了宝玉道当不起倒是随你们混叫去罢李纨道二姑娘四姑娘起个什麽
春道我们又不大会诗白起个号做什麽探春道虽如此也起个纔是宝釵道住的是紫菱洲就叫他菱
洲之頭藕香榭就叫他藕榭就完了李纨道就是这样好但序齒我大你们都要依我主意
管教说了大家合議我们七个人起社我和二姑娘四姑娘不会做诗須得讓我们三个人去

我们三个人各分一件事探春道既有了我呼还是这样称呼不好没有了已后一也要立个号约探好李纨道立定了社再定号约我那裡也方大竟在我那裡做社我虽不能诗这些诗人竟不厌俗客我做个东道主人我自然也清雅起来了还是要推我做社长我一个社自然不能必要再请两位副社长的就请菱洲藕榭二位一位出题限韵一位誊录监场亦不可拘定了我们三个不做若遇见容易些的题目我们也随便做一首你们四个却是要限定的若如此便起若不依我也不敢附骥了迎春惜春本懒於诗词又有薛林在前听了这话便深合己意二人皆说是极探春等也知此意见他二人悦服也不好强只得依从因笑道这话也罢了只是自想好笑好的我起了个主意反叫你们三个管起我来了宝玉道既这样咱们就往稻香村去李纨道多是你此今日不过商议了等我再请宝叔道也要议定几日一会探春道若只管会多了又没趣了一月之中只可两三次纔好宝叔点头道一月只要又次就够了拟定日期凤姐又阻这日外倘有高兴的他情愿加一社或请到他那里或附就了来再有趣味人都道这个主意更好探春道只是原有我起的意思得先做个东道主人方不负我这项李纨道既这样说明日你就先开一社如何探春道明日不如今日就是此刻好你就出题菱洲限韵藕榭监场迎春道依我说明日你就说也不必随一人出题限韵竟是拈阄公道李纨道方纔我未时看见他们抬进两盆白海棠来到

好罢兒你们何不就咏起他来迎春道花还未開先到做诗宝釵道不過是白海棠又何必定要見做古人的诗也不过是寄興寓情罢了若見了才做如今也沒有這些诗了迎春道我最不會做诗只會個限韵说着走到書架前抽出一本诗随手一揭却是一首七言律通身平仄做心言律迎春掩了诗又向一个小丫頭道你随口说一个字来那丫頭正倚着門框子聽着便说了个門字迎春呪道就是门字韵十三元又頭一个韵定要门字说着又要了韵牌匣子過来抽出十三元一扁又命那丫頭随手拿四塊来宝玉道這盆门又门字不大好做呢侍書一樣預備下四方帝筆便都悄然各自思索起来独代玉或捻弄梧桐或看秋色或和了环们嘲呪迎春又命了环们點了一支黄甜香可有三寸来長有灯草粗细以其易燼故以此為限如香燼未成便要罰探春便先有了自己提筆寫出又改抹了一回遞与迎春迎春宝釵通觀蘅蕪君你可有了宝釵通却有了只是不好宝玉背着手在迴廊上踱来踱去向代玉通你听他们都有了代玉通你别管我宝玉又見宝釵已謄寫出来因说道了不得了香已剩了一寸了我才有了四句又向代玉道香呈了只管蹲在那裏做什麼代玉也不理宝玉道我可顧不得你了好多也寫出来罢说着也走到案前寫了李纨道我们要看诗了若看完了还不交卷是必罰的宝玉道稻香老農鱼不善做却善看又最公道你评阅後为我们信服的采人事通自然於是先看探春的稿上寫的是

咏白海棠限门盆魂痕昏

斜阳寒草带重门苔草盈铺雨後盆玉是精神雅比潔雪為肌骨易消魂芳心一点憐无力
倩影三更月有痕莫謂縞仙能羽化多情伴我咏黄昏

大家看了称赏一回又看宝釵的道

珍重芳姿盡掩门自携手甕灌晉盆胭脂洗出秋堦影冰雪招来露砌魂淡及始知花更艷愁多乌泻玉无痕欲償白帝憑清潔不語婷婷日又昏

李纨道到底是蘅蕪君说着又看宝玉的道

秋容浅淡映重门七節攢成倩雪盆出浴太真冰作影捧心西子玉為魂曉抛不散愁千点宿雨还添泪一痕独倚画栏人有意清砧遠笛送黄昏

大家看了宝玉说探春的好李纨终要推宝釵这首诗有身分且又催代玉;一道你们竟有了说着提笔一揮而就掷与丫鬟李纨等看他写的道

半捲湘簾半掩门碾冰為土(玉)雪為盆
偷来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縷魂

丫鬟看了也忍不禁叫好果然比别人又是一樣心腸又看下面道

月窟仙人縞袂秋誾怎女扶歸恨未盡黙々同誰訴倚遍西阑夜已昏

衆人看了多道這首為上李紈道若論比流別致自是這首若論含蓄渾厚終讓蘅蕪探春道這評的有理瀟湘妃子當居第二李紈道怡紅公子是壓尾你服不服寶玉道我那首原不好這評的最公平是蘅蕪二首還要斟酌李紈道原是依我評論不如你們相干再有多說必罰寶玉听說只得罢了李紈道從此後我定于每月初二十六這又日間社出題限韵都要依我這其間你們有高興的只管另撰日子補開那怕一个月兩社我也不管只是到了初二十六又日是必往我那里去寶玉道到底要起个社名纔是探春道潞了又不好感新了习鑿古怪也不好可巧後是海棠詩開端就叫个海棠社罢衆皆恰洛此因真有此事也就不碍了說畢大家又商议了一回暑用些酒菓方各自散去也有回家的也有往賈母王夫人處去的且說襲人因見寶玉看了字帖見便慌忙回羣墨去了也不知何事後来又見後門上婆子送了兩盆花来襲人向是那裡来的婆子們便將寶玉前番緣故說了襲人听說便命他們擺好讓他在下房裡(裡)了自己走到廊(廊)下称了六不良子来又拿了三百不走来(来)遞(遞)與那个婆子道這良子賞那拾花的小子們這不你們打酒喝罢那婆子們站起来眉開眼咲千恩万謝的不肯受見襲人執意不肯收方頂了襲人又道後門上外頭可有诀瑞的小子們婆子們忙應道天、有的个原預備裡頭差使的姑娘們有什麽差使我們吩咐去襲人咲道我有什麽差使今日寶二爺要打発人到小侯爷家(傢)(俬)去大姑娘送東西去可巧你們来了順便帶去叫後門上的小子們

便教車來，回來你就往這里拿罢不用叫他們@往前頭混@去婆子答应着去了襲人回至房中拿碟子盛東西兩見湘云送去却見隔子上碟檔@空着因回頭見晴雯歪@在一處做針指襲人問道@上丫@頭瑪瑙@哪子那里去了東人見問@你看我，看你多想不起來半日晴雯咲道@信三姑娘送荔枝去了還沒送來呢襲人道@家常送東西的@傢@伙@巴，的拿這丫去晴雯道我們@也不來這樣說@呢@但凡@那@說@呢@但凡@這@丫@碟子配上鮮荔枝@纔好看我送去三姑娘見了也說好看呀連@碟子放着就沒@拿來你再瞧那裏上@供上頭的一對瓶@碟還沒收來呢秋紋@道提起這瓶來我又想起咲@話@來了我們寶二爺@說声孝心一動也孝@感@天@那日因見園@裡@裡@間的新鮮花兒不敢自己先@現@巴@的把那一對瓶拿下來@來自灌水插好了叫@@@@說這是自己園裡間的新鮮花兒不敢自己先現巴的把那一對瓶拿下來來自灌水插好了叫人拿着@@@@

人太，晴上又增了光，堵了乘人的嘴太，越发喜歡了，現成的衣裳就賞了我又件衣裳也是小事一
樁，也沒知不依這个影頭晴雯道，要是我，就不要若是給別人剩的給我也罢了，攆這屋裡的人难
道，他作谁剩的到底是个知恩典晴雯道，偏他作谁剩的，到底是个知恩典晴雯道，谁又比谁高貴些，把好的給他剩的，給我，寧可不要冲撞了太，我也不受這口氣，秋纹忙向道，給這
屋里谁的，我為前日病了几天，衣去了不知，給谁，未好姐，你告訴我知道，晴雯道，我告訴你，难道你
这会子退还太，不成，秋纹道，胡说，我白听了喜欢，那怕給这屋裡的狗剩下的，我只顧去，的是，典也不管
别的事，乘人听了，多咲道，罢的巧，可不是給了，那西洋，鬼子，哈巴狗，兒，製人咲道，你们这起，嘴的滑，空兒就
拿我取咲，打趣，一个，不知怎么死呢，秋纹咲道，原来是姐，滑了，我实在不知道，我陪个不是，罢，製
人咲道，少轻狂，罢，你们谁取了，碟子，来，是正经，爵月道，那就，是，也快，些，拿，来，晴雯道，那
屋裡人多手雜的，别人还可以，趙，那，人，見，是，这屋裡的，東西，又快，使黑心，弄坏了，栗，罢太，屋裡还，罢了太，

立着给东西叫通本处一个宋老妈，来向他道你先好生梳洗了换了出门的衣裳来，四奶奶打发你给史大姑娘送东西去那宋妈，道姑娘只管交给我有话说与我，收拾了就好一顺去。袭人听说便端过来个小描绣盒子来，先揭开一个里面是红枣仁鸡豆又揭开那个是一碟子桂花糖蒸新栗糕，又说道这多是今年咱们这里园子里新结的菓子，宝二爷叫送来，给史姑娘尝尝，叫我做的话，说姑娘别嫌粗糙，这都是我们这里带来的，宝二爷问好就是了。宋妈，道宝二爷不知还有什么说的，没有，姑娘再问，去回来又别说忘了。袭人因问秋纹道，昨儿可在三姑娘那里，秋纹道他们都在那里商议起什么诗社呢，又要做诗，想来没话，你只管去罢，宋妈，听了，便拿了东西出去，带了袭人又嘱咐他从后门去，有小子和车等着呢，宋妈，去了不在话下。一时宝玉回来，先忙着换了一回衣裳，袭人也把打发宋妈，给史湘云送东西的话告诉了宝玉，听了拍手道，偏忘了他，我真个心里有件事，是想不起来，你提起来，正要请他去，还有诗社里，要少了他，还有什么意思，袭人劝道，什么要紧，不过是顽意儿，他比不得你，你自在家里又做不得主，告诉他，要来又由不得他不来，又牵肠挂肚的，没的叫他不受用，宝玉道，不妨事，我回老太太，打发人接他去，正说着，宋妈，已经回来，回覆姑娘说，道，宝玉受了风，花姑娘道，又说，问二爷做什么呢，我说和姑娘们起什么诗社呢，史大姑娘说，他们做诗，也不告诉，宋妈，急的了不得，宝玉听了，身便往贾母处来

立逼着叫人接去賈母回去今兒天晚了明日一早再接去罷宝玉只得罢了回来问：的次日一早史侯
賈母處来，催逼着人接去直到午後湘云纔来了宝玉才放了心見面时就把始終原由告訴他又要看
他诗看李纨等因说道且别給他看先说給他韵他後来的先罰他和了诗要好便请入社要不好
还要罰他一个東道再说湘云咲道你们忘了请我，还要罰你们呢就拿韵来我无不能只得勉強生
覺容我入社掃地焚香我七情原来人見他這般有趣越發喜欢都埋怨昨日怎麽忘了他這话
他韵湘云一心只顧等不得推敲刪改一面只管和人说话早已和成即用随便的纸筆録出来咲说道我
却依韵和了及首好及我却不知不过應命而已说着便遞与来人，道我们四首也莫想绝了再一首也
不能了你到底了及首那里有许多话说必定要重了我们的说着時只見那兩首詩寫
神仙昨日降都門種得藍田玉一盆自是霜娥偏愛冷非关倩女離魂秋陰捧出何方雪
雨濕添来隔宿痕却喜诗人吟不倦堂令寂寞度朝昏
蘅芜苑通篇
蘅芜門也宜墙角也宜盆花因喜潔雅尋偶人為魂秋易斷魄玉燭滴干風里淚晶
寒隔破月中痕幽情欲向瑶城訴无奈庵廊朝色昏
来人看一句念诵一句看到了讚到了都说這个不在做了海棠诗真诀趣這海棠社了湘云道明日
先罰我个東道就讓我先邀一社可使得来人道這更妙了又將昨日的诗与他评論了回至晚宝釵

將湘云邀往蘅蕪院去安歇湘云灯下计议如何设束擬翻宝釵听他说了半日皆不妥當因向他说道既闹社我要做東並不頑意兒也要瞻前顧後又要自己便宜又要不得罪了人说了大家有趣你家裡你又做不得主一个月裡那几吊子你还不够使裡頭还会子又斡运没要紧的事你攆娘听见了越發抱怨你了况且你就都拿出来做运个東也不雅道为运个家去要不成还是和运裡要呢一句话提醒了湘云到底騙起来宝釵道运个我已经有个主意我们当鋪裡有个鼈会裡生的好肥螃蟹前日送了几个来现在这里的人從老太太起連园子裡的人有多一半都爱吃螃蟹的前日将娘还说要请老太太在園子裡赏桂花吃螃蟹因为有事还没有请你和今且把诗社别提只顧通一请等他们散了咱们有多少诗做不得呢我和哥哥说要几簍極肥極大的螃蟹来再往鋪子裡取上几坛好酒来再備下五六桌菓子豈不又省事又大家熱闹湘云听了自是感服極讚想的週到宝釵笑道我是一片真心為你的话你千萬别多心想着我小看了你咱们两个就白好了你要是不多心我就好叫他们辦去湘云忙道好姐姐你这樣说到是真心待我了我混怎麼糊塗連个好歹不知不成个人嘱我要不把姐姐当親亲骨肉看上回那些家常烟事也不肯尽情告訴你了宝釵便喚一个婆子来为去和大爷说照前日的大螃蟹要几簍来明日极凌请老太太赏桂花你说大爷好互别忘了我今日已请下人了那婆子为去说明回来无话宝釵又向湘云道诗题也要過於新巧了你看古人诗中那裡

有那些刁钻古怪的题目和那极险的韵若题目过於新巧韵过於险再不然有好诗
只要
也做不出来小家
子气诗固然怕说熟话然而更不可过於求生头一件主意清自然措词就不俗了究竟这也罢不得
把那
已还是以情理为主若一味的堆砌词藻虽说是好看却
实在
心裡想着昨日做了海棠诗我如今要做菊花诗如何宝钗道菊花到也合景只是前人做
了
太多了湘云道我也
有
想恐怕落了宝钗想
了一想
道有了如今把菊花为实以人为主竟拟出几个题目来
要
又个字一个虚字一个实字一就用菊字虚字便用通用的如此又是咏菊又是赋事
还有
古今做过也不能离
景咏物又须自出新鲜之方
湘云笑
道
好极好极
根好只是不知用
什么
虚字
你先想一个我听宝钗想了一想道笑
菊夢就好湘云道果然好我也有一个菊影可使得宝钗道也
是也有人做过若题目多这一个也
措
得上我又有了一个湘云道快说出来宝钗道问菊何如
说道
湘云拍案叫妙说道我也有了诗菊
宝钗也
赞有趣因
说
索性拟出十来个来再定说着
湘云
二人
一
遍
十个还不成幅索性编成
二十个
二人听了
湘云便
笑
道
宝钗便合一时凑了十个
湘云
又有了一遍十个还不成幅索性编成二十个来凑
后来湘云
果
然
编
了
全了也和人家的字亦册页一样宝钗听说又想了又个共合成
十二个便
笑
道
有了一张编出个次序来湘云道
要的
这
样
会
写成个菊谱了宝钗道起首是忆菊忆菊之不尽故诗第二是访菊访之既得便种第三是种菊种既盛开故相对而赏第四是对菊对而叹有余故折来供瓶为玩

第五是供菊既供而不吟也竟菊无彩色第六便是咏菊烧入词章不可以不供笔墨第七便是画菊烧为菊灰是碌、竟菊有何妙处不禁有所问第八便是问菊、如解语便人狂喜不禁第九便是簪菊以此人事雕尽犹有菊之可咏者菊变菊影二首续在第十十一未备便是残菊三种的情形这便是菊事都有了湘云依言将题目录出又看了一回又向诗限韵宝钗道我平生最不喜限韵分韵有拘住了意思的诗这里一僻内别拿那小家子气的题目不拘韵脚竟为大家偶得字句取乐岂为名手雅人湘云道这话很是宝钗道据我的话这一层但凡是咱们五个人这十个题目难道每人作十二首不成宝钗道那也太难人了将这题目录出都要人言律诗的日贴在墙上他们看了谁作那一个有力量者十二首都作也不能的一首作的也有高才捷足者十二首已全便不许他续前题又作前题之续者又准他再作诗人看了评阅那一个作的最多就是那一个为魁湘云道这倒也罢了二人商议妥贴了便忙忙的要对锦的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林潇湘魁夺菊花诗　薛蘅芜讽和螃蟹咏

话说宝钗湘云二人计议已定一宿无话湘云次日便请贾母等赏桂花贾母等多说到是他有兴头须要扰他这番兴至午间贾母果然带了王夫人凤姐兼请薛姨妈等进园来贾母因问那一处好王夫人道就老太太爱在那一处凤姐说道藕香榭已经摆了不那山坡下及临桂花间的又好河里水又碧清坐在河当中亭子上最不藏亮面有水眼也清亮贾母听了说话很是就说着引了众人往藕香榭来原来这藕香榭盖在池中四面有窗左右有廊可通往来是跨水而建临岸一带竹桥凤姐见忙上来搀着贾母说老祖宗只管放大步走不相干的这竹子桥规矩是略歪歪的一时进入榭中只见栏杆外另放着两张竹案一个上面设着盆筋酒具一个上面设着茶具茶炉茶具各色俱全那边有及三个丫头蹲风炉煮茶这边另有几个丫头已掇风盥洗伺候贾母喜欢忙问这茶想得很且是他方东西都十分湘云道这是宝姐姐帮着我预备的贾母道我说这孩子细致凡事想的妥当说着又看见柱上挂着黑漆嵌蚌的对子命湘雲念道

芙蓉影破归蘭浆　菱藕香深鸂竹桥

贾母听了又指着自己回头向薛姨妈道我兄小时家裡也有这麼一个亭子叫做什麼秋爽阁我

时也只顾他们姊妹们这麼大年纪闹嚷嚷的天一黑去那日谁知失了脚掉下去几乎没淹死好容易救了上来到底拜木钉把头磕破了如今鬓角上那指顶大一块窝儿就是那年磕的说了不好了风姐儿嗤通那时要活不得如今这麼大福可往了水胃了九说话不当了知竟好了风姐儿嗤通那时要活不得如今这麼大福可叫谁享呢可知老祖宗从小儿的福寿就不小神差鬼使碰出那个窝儿来好盛福寿的老祖宗因为福寿盛满了所以到这里来了贾母听说这猴儿惯的了不得了只管拿我取笑起来恨的我撕你那油嘴风姐道回来吃螃蟹了再在心裡给老祖宗赔不是贾母道明日我叫你母亲请跟着我一倒常来不许回家去王夫人嗤道老太太因喜欢他惯的他这样还这麼说他明日越发没礼了贾母道我喜欢他这猴儿且他又不是那不知高低的孩子家常没人娘儿们原该这麼大体统就是了没的到叫他们这神鬼的做什麼说着一齐进入亭子献过茶风姐忙命人搭桌子要摆酒上面一桌贾母薛姨妈宝钗代玉宝玉东边一桌湘云王夫人迎探惜西边靠门一小桌李纨和风姐儿侍设坐位二人皆不敢坐只在贾母王夫人又桌上伺候风姐亲捧螃蟹不可多拿来仍旧放在蒸笼上拿十个来吃了再拿一面又要水洗了手站在贾母跟前剥螃蟹肉喂次让薛姨妈只道我自己剥着吃香甜不用人喂风姐便奉与贾母二次便与宝玉又说把酒温的滚热的拿来之命小丫头们去取了菊花叶儿桂花蕊儿菜豆面子

未預備洗手湘云陪着吃了一个就下坐来讓个老婆至外頭命人盛双盤子拿赵嬤娘周瑞家的送去又見凤姐走来道你不懂張羅你吃你的去我先替你張羅等散了我再吃湘云不肯又命人在迴廊上擺了双桌讓妃夾琥珀彩云彩霞平兒等去坐妃夾向凤姐咲道二奶奶在这里伺候我可吃去了凤姐道你们只管去都交給我就是了说着史湘云仍入了席凤姐合李纨也胡乱應了个景兒凤姐仍是下来張羅一时出至廊上妃夾等正吃得高兴見他来了妃夾等站起来道奶奶又出来做什麽讓我们也受用一会子凤姐咲道妃夾小蹄子越發坏了我替你当差到不顧情还抱怨我还不快斟一鍾酒来我喝呢妃夾忙斟了一杯酒送到凤姐唇边凤姐吃了平兒早剔了一壳子黄子送来凤姐道多谢姑娘费心吃了咲道你们坐着罢我去了妃夾道好没臉吃我们的東西凤姐道你和我作性知道你是二爷愛上你要和老太太讨了你做小老婆呢妃夾道阿弥陀佛这也是做奶奶的说出来的话我不拿臊手抹你一臉等不得说着赵着就要抹凤姐要躲着妃夾道好姐姐饒我这个罪兒罢琥珀道妃夾頭要去了平兒頭还戴你们看他没有吃一口又个嘴嘴到喝了一碗子酒你去拿帕子来妃夾平兒手里剥了个橄欖黄子咬了此兒落在便拿着给嘴照琥珀臉上来抹咲道我把你这嚼舌根的小蹄子琥珀也咲着往後一躲平兒便空了往前一撞正恰的抹在凤姐臉上凤姐正和妃夾嘲咲不防唬了一跳喝吓一声乘人多哄大咲凤姐也禁不住咲骂道死娼婦吃离了眼

了混抹你娘的平儿忙赶过来，替他擦了。果自去端水。妃哭道：阿弥陀佛！这是何报应！贾母那边听见一叠连声问什么，这么乐，告诉我们也罢！妃哭忙回道：二奶奶，来，抢螃蟹吃，平儿恼了，抹了他主子一脸螃蟹黄子。主子奴才打架呢。贾母和王夫人等听了，也笑起来。贾母道：你们看他可怜见的，把那小腿子腩子给他点子吃罢了，就要了命。妃哭答应了，高声说道：这满桌子的腿子二奶奶，只管吃，就是了。凤姐笑着洗了脸，走回来，又伏侍贾母等吃了一回。代玉弱不敢多吃，只吃了一点儿，就下来了。一时不吃了，大家方都洗了手，之有看花的，心有弄水看鱼的，逛玩一回。王夫人因向贾母道：这里风大，经又吃了螃蟹，老太太还是回去歇歇罢。贾母笑着高兴，明日再来赏桂花，贾母道：正是呢，我怕你们高兴，我走了，又怕扫了你们的兴，趁这么说，你们就去罢，回头我叫湘云别要，让你宝哥哥，单单的一多吃了。湘云答应，又嘱咐宝钗湘云二人：你又吃别多吃，那东西虽好吃，不是什么好的，吃多了肚子疼。二人忙答应着，送出园外，仍旧回来。命将残席收了，另摆宝玉，道也不用，摆，你们且把那大圆桌子，放在当中，酒菜都教拿出来，也不必拘定坐位，有爱吃的，去吃，大家散坐，岂不便宜。宝钗道：这话极是。湘云道：虽这么说，还有别人，因又摆一桌，捡了些螃蟹来，令婆子们送与袭人，荣国府内，掌管一应的婆子，并小丫头们等也都要了些，尽着随意吃喝，等侵晚再来。湘云便取了诗题，铺下数条花笺，命丫鬟们研墨，用斗馆在墙上乘人看了，都说新奇，只怕做不出来。湘云又把不限韵的，故说了一番，宝玉道：这

是正理我心最不喜限韵代玉因不大吃酒又不吃螃蟹自命人擬了一个绣墩倚欄坐自拿着鈎竿鈎
鱼宝釵手裡拿着一枝桂花玩了一回俯在窗槛上撚了桂花蕊撒在水面引的那鱼都浮上来嘬吃湘云
笑了一会神又让一回袭人等又招呼山坡下的丫头们管放鹰吃探春和李纨在蘅蕪院中看鸚鵡
迎春独在花荫下拿着鍼线穿茉莉花宝玉又看了一回代玉鈎鱼一回又掐在宝釵傍边说咲又
句一句又看袭人等吃螃蟹自己也陪他喝酒袭人又剥了一壳肉给他吃代玉放下鈎竿走至坐间
拿起画来揉了一个小小的海棠凍石蓮叶杯子环着見知他要吃酒忙走上来要斟代玉道你们只
管吃去让我自斟说着便斟了半盏看时却是黄酒因道我吃了一口子螃蟹竟浮心口
微微的疼酒湯的吃口烧酒宝玉忙道有烧酒便命将那合欢花浸的酒溫一壶来代玉也只吃了
一口便放下了宝釵也走过来另拿过一个盃也斟了一口放下便蘸笔至墙上把题一个憶菊句子底
下赞一个蘅字宝玉忙道好极弟二个我已经有了的句子你让我做罢宝釵道我好容易有了一首
你就忙的这样代玉也不说话接过笔来把弟八个问菊句子接着把弟十个菊夢句子也赞上
一个潇字宝玉也拿起笔来把弟二个咏菊句子也赞上一个怡字探春趣来看着道竟没人做
迴避菊让我坐着菊又指着宝玉道宣过想不许帶出閨阁字样来你可要留神说着只见湘云
走来将弟四弟五对菊侯菊一连又十多句子赞上一个湘字探春道你也该起个号湘云道我们家

如今虽有几处轩馆我又不住有借了来也没趣宝钗道才听老太太说你们家也有一处大水亭叫做秋霞圃难道不是你的如今虽没了你到底是旧主人宾人灵通有理宝玉不待湘云动手便代将湘字拆了改了一个霞字又有现成工夫十二题已完各自腾出来新文再迎春另拿了一张雪浪笺过来一併誊录出来某人做的底下贵的某人的号李纨等从头看起道

忆菊　蘅芜君

怅望西风抱闷思萝红蓼白断肠时空篱旧圃秋无迹冷月清霜梦有知念心随鴈远寒山外魂断砧声晚照迟谁怜我为黄花瘦慰语重阳会有期

访菊　怡红公子

闲趁霜晴试一游酒盂药盏带香浔西篱载月东山兴南浦寻烟北郭舟露重露轻花解语风来风去蝶无愁料应冷眼观荣悴不尽兴悲一样黄

种菊　怡红公子

携锄秋圃自栽培篱畔亭前处处栽昨夜不期经雨活今朝犹喜带霜开冷吟秋色诗千首醉酹寒香酒一杯泉激泥封勤护惜好知井迁绝尘埃

对菊　枕霞旧友

別圃移来貴比金一叢浅淡一叢深蕭疎萬畔科頭坐清冷香中抱膝吟数去更無君傲世看来惟有我知音秋光荏苒休辜負相対原宜惜寸陰

供菊　　枕霞舊友

弹琴酌酒喜堪斟几案婷々点綴深陶坐香分三徑露抛書人対一枝秋霜清紙帳来新夢圃冷斜陽憶旧遊傲世也因同氣味春風桃李未沧桑

咏菊　　瀟湘妃子

無賴詩魔昏暁侵連篇累牘不自禁毫端蘸秀吟写罷口角噙香対月吟滿帘自拍誰題来忽片言難解訴秋心一從陶令評章後千古高風说到今

画菊　　蘅蕪君

詩餘戯筆不知狂豈是毋青貴較量聚葉潑成千点墨攢花染出几痕霜淡濃神会風前影跳脫秋生脈底香若認東籬閑採掇都応慰重陽

詠菊　　瀟湘妃子

欲訊秋晴喚若知喃々自手叩東籬孤標傲世偕誰隱一樣花開為底遲圃露庭霜何寂寞雁歸堂病可相思休言挙世無知者解語何妨話片時

賽菊　　崔下客

瓶供窩栽日、忙枝未休認鏡中糞(粧)長安公子因花癖、彭(澤)先生是酒狂　短髮真冷沾三徑露葛巾香染九秋霜高情不入時人眼拍手逸他笑路傍

菊影　　枕霞旧友

秋光疊、復重、潛度偷移三逕中窓隔疎灯描遠近窩(籬)破月鎖玲瓏寒芳苗照魂應駐霜即傳神夢也空珍重暗香休踏碎(之)莫誰醉眼認朦朧

菊夢　　瀟湘妃子

萬畔秋酣一竟晴和雲伴月不分明登仙非慕莊生蝶憶舊還尋陶令盟曉立依(一)隨雁影警迴故(枕)蛩鳴醒時悉怨同誰訴衰草寒烟無限情

殘菊　　崔下客

露凝霜重漸傾歌晏賞(從)辺小雪時節酴香金淡泊枝玄全葉翠(雅)披半座(床)落月蛩声(如)萬里寒雲雁陣遲明歲秋(風)知再会暫時分手若相思

余人(閨)一首(濶)一首(濶)此称揚不絶李仇唉通等我從公評未通篇看来名人有名人的警句今日公評咏菊第一問菊第二菊夢第三題目新詩也新立意更新(句只)未得要推瀟湘妃子

為魁了然後簪菊對菊供菊垂菊憶菊次之宝玉听说喜的拍手叫绝是極公道代玉道我那一首也不好到底傷於纖巧惟李纨道巧的却好不露堆砌生硬代玉道據我看来頭一句好的是閘冷斜陽憶旧游这句是背面傳粉抛書人对一枝秋已经妙绝将供菊说完没處再说故着回来想到来折来供了之意思深遠李纨咲道同次此说你的口蓋冷香一句也敵得过了探春又通到底要冀衡蕪君的況首秋会还要有知把一个憶字竟無出来了宝钗道你的短髮冷沾菊巾香與也就罢了菊形容的一个瘦字也没了湘云道谁借隐為尽是真把个菊花问的无言可对李纨道你的那科頭坐抱膝吟竟一時也捨不得离開菊花有知必臘煩了说的大家咲了宝玉道我又落第难道谁家種何處秋犹颤颤巍巍冷吟不尽頭不是访不成昨夜雨今朝露多不是種不成但恨敵不上口蓋香对月吟清冷香中抱膝吟短髮葛巾金渙泊翠袂秋無迹要有知这几句罢了又道我明日闲了把十二首菜做出来李纨道你的心好只是不及这几句新雅就是了大家评了一回復又要了数瓣来放在大团桌上吃了一回宝玉道今日蟹賞桂亦不可无诗我已吟成誰还敢作说着便忙洗了手提筆寫出来人看道持螯更喜佳陰凉滌醋擂姜兴欲狂夔餐王孫應有酒横行公子却無腸瞬间積冷雄豪志指上沾腥洗齿香原為世人美口腹坡仙也咲一生忙大家看了都称讚一时李纨道这样的诗要一百首也有宝玉道你这会子才力已尽了不说不能做了明还题

人家代玉听了趣不答言（晴不思索提起）更筆来一揮已有了一首乘人看道（鉄甲長戈（晴）死未忘堆盤色相喜先嘗蟹封嫩玉双、滿壳凸红脂塊、香多肉更（晴）鄉八足助情誰羡我千觴对（晴）酬佳節桂拂清風菊帶霜（宝玉看了正叫喝彩（晴）代玉便一把撕了命人烧（晴）道我做的不及（晴）你的（晴）那个詩狠好比才（晴）的菊花詩还好你自己給人看（晴）宝玉叹（晴）道我也勉強了一首未必好寫（晴）出来大家看（晴）桂露桐陰坐举觴長安誰复（晴）念（晴）咲（晴）说（晴）罢说自己

第三十九回

村老婦說誤承色咲　癡情子寃意覓踪跡

話說平人兒平兒來了、卽說你奶、做什麽呢怎麽不來了、平兒道他那里得空兒來因為說沒好生吃飯又不得來所以叫我來問還有沒有叫我要幾个拿了家去吃湘云道有多着呢忙命人拿盒子裝了十个極大的平兒道多拿几個腌臢的東人又拉平兒坐平兒不肯李紈也道偏要你坐我在身旁坐不端了一杯酒送到他嘴邊平兒忙喝了一口就要走李紈道偏不許你大顯見得你只知有風月顧就不听我的話了說着又命拙、們先送了盒子去就說我回不平兒了那婆子一時去了回來說二奶、說叫奶奶姑娘們別吃話要嘴吃這盒子裡是方纔旧太、送來的菱粉糕和鴨油捲兒給奶、姑娘們吃的又向平兒道那說使喚你來你就貪住嘴不去了叫你少當一陣兒罵平兒道多喝了又惹人嫌說着只管喝又吃勞巆李紈攜着他咲道可惜這麽个好體面模樣兒命却平常只落得屋里使喚不知道的人誰不拿你當做奶、太、看平兒一面和宝釵湘云等吃喝一面回頭咲道奶、別這樣得我性疼、的李氏道嗳喲這硬的是什麽平兒道是鑰匙李氏道什麽鑰匙要緊櫃子東西的人偷了去帶在身上我成日家和人說咲有了唐僧取经就有个白馬未雖他有个到智遠打天下就有个瓜精送盔甲有了个風月顧就有个你、就是你奶、的一把

總鎖起迎春腦起做什麼平兒道奶吃了酒又拿我來打趣自取咲兒了寶釵道這到是真話我們沒事許論起來你們這几个都是百个裡挑不出一个來的妙在各人有各人的好處李紈道不但都有个天理比如老太太屋裡要沒有个知趣的如何使得從太太起那一个敢駁老太太的回他現敢駁回偏老太太只听他一个人的話老太太那些零碎的別人不記得他都記得要不是他經管自不知叫人騙了多少去呢寶釵也笑道公道雖如這樣到帶替人說好現到不倚勢欺人的惜春咲道老太太昨日說他比我們還強呢平兒道那原是个好的我們那里比得上他寶玉道太太屋裡的彩霞是个老實人探春道可不是那老實心里有成見太太是佛爺的事情上不留心他都知道凡一家一院事都是他提着太太行連老爺在家出外的事一点大小他都知道太太忘了他背後告訴太太李紈道那也罷了指着寶玉道這个小爺屋裡要不是襲人你們度量不到休想田地风过頭就是个霸王也得兩度勝子好拳千斤點不是这个头頭他就得這麼週到了平兒道先時賠了我們四个个頭來死的死去的去如今只剩下我一个孤兒了李紈道你到是有造化的風个頭也是有造化的想當初你未入爺在日何嘗不是也有兩个人你們看我還是那客不下人的福天天只見他單不愛用所以連累大爺一沒了趣年輕輕的都打發了嘗有一个好的守得住我到底有个膀臂了說着不覺滴下淚來衆人道這又何必傷心不如散了到好說着便都洗了手大家約着往賈母王夫人處問安去平兒領婆子打掃亭子收拾盃盤襲人和

和平兒一同往前去襲人因讓平兒到屋裡坐，再喝口茶。平兒不喝茶了，再三說着便要出去。襲人又叫住問道：這个月的月錢連老太太的還沒放呢，是為什麼？平兒見問，忙轉身至襲人跟前，見四下無人，悄悄說道：你快別問，橫豎再過兩天就放了。襲人咲道：還是為什麼呢？得你這樣？平兒悄悄告訴他道：這个月的月錢，我們奶奶早已支了放給人使呢。寄別處的利錢，收了來湊着，才發放呢。因為是你我，纔告訴你，可不許告訴一个人。襲人道：他雖道還短錢使，還沒了足厭，何苦還操這心？平兒道：何曾不是呢。他這几年又拿這一項，良子翻出有几百來了。他的公費月例，又使不着，十兩八兩零碎攢了，又放出去，他這樣，自己利不一年不到手的良子呢。襲人咲道：拿着我們的錢，你們主子奴才賺，利不咊得我們的，還要平兒道：你又說沒良心的話。你過少錢使，襲人道：我雖不少，只是我也沒地方使去，就只預備我們那一个。平兒道：你若有要緊事用錢，使我那里還有几又銀子，你先拿來使，明日我扣下就是了。襲人道：此時也用不着，怕一時要用起來，就不及了。平兒答應着，一逕出了園門，果見賈璉與興兒在那邊廊下說話，平兒遂站住，聽他們說些什麼。只聽興兒說道：二爺回來，打抽豐的到處請人，昨日纔回來，今日一早又出門去了，還有三四處的酒呢，不知幾時纔回來。平兒聽了，便知賈璉

也吃腻了吃个野菜儿也罢是我们的窮心平儿忙道多谢费心又让坐着自己坐了又让张嬷子周大娘坐命小子頭子倒茶去周瑞家的和张材家的因咲道姑娘脸上有些春色眼睛圈儿都红了平儿道可不是我原是不喝的大奶和姑娘们只是拉着灌不得已喝了两鍾脸就红了张材家的咲道我到想喝又没人让我明日再有人请时带了我去罢说着衆人多咲了周瑞家的道早起我看见那蚱蜢了一个只好拜双三个这麽双三大箩想是有六十个呢要是上下多吃只怕还不数平儿道那里数不过有名儿的吃两个子那些散的也有模得着的也有模不着的刘姥姥道这蚱蜢今年就值五分一个十个五钱五五二双五三五一十五再搭上酒菜一共到有二千多两银子阿弥陀佛这一顿的银数我们庄家人过一年的了平儿因问想是见过奶子刘姥姥道见过了咲我们等着呢说着又往窗外看天氣说天好早晚了我们也去罢别出不去城内总是飢荒呢周瑞家的道早都到是我替你瞧去说着一迳去了半日方回来咲道可是你老的福未到竟投了这又个人的缘了平儿问道怎麽样周瑞家的道二奶在老太跟前呢我原是情的告诉二奶刘姥姥要家去怕晚了赶不出城去二奶说大远的难为他扛了许东西来晚了住一夜明日再去罢这可不是投上二奶的缘了道也罢了偏生老太又听见了问刘姥姥是谁二奶便回明白了老太又说我正想个积古的老人家说个话儿请了来我见见这可不是想不到来上的缘了说着催刘姥姥下来快去到罢道我这生像儿怎麽见得人呢好嫂子你就说我去了罢平儿忙道你快去罢不相干的我们老太最是惜老怜贫的

吃不得那狂三詐四的那些人想是你怯讓我同周大娘送你去说着同周瑞家的引了到後，往賈母這邊來二門口诀班小廝們見了平兒都站起來有双丫鬟跟上來趕着平兒叫姑娘平兒问道说什麼那小廝笑道這會子也好早晚了我媽病着等我去请大夫姑娘我讨半日假可使得平兒道你们到好商量定了一天這會子也好早晚了我媽病着等我去请大夫姑娘我讨半日假可使得平兒道你们到好商量定了一天一个告假又不回奶，只和我胡纏前日柱兒去了二爺偏叫他叫不着我應起來了还说我做了情今日你又来告假周瑞家的道当真他媽病了姑娘也替他應着放他去罢平兒道明日一早来的着我还要使你呢再睡的日頭晒着屁股再来你這去带了信兒给旺兒就说奶，的话问他那剩的利錢明日要不来不交平兒奶，道不要了就索性送他使罢那小廝欢天喜地答應着去了平兒等来至賈母房中彼時大觀園申姊妹們皆在賈母前承奉刘姥，進去只見滿屋裡珠圍翠绕花枝招展的並不知都係何人只見一張榻上独歪着一位老婆，身後坐着一个紗羅裳的美人一般的丫环在那里捶腿凤姐站在底下正说呢刘姥姥便知是賈母了忙上来陪着笑磕了几个口裡说請老壽星安賈母忙欠身问好又命周瑞家的端過椅子来讓坐那板兒仍是怯人不知问候賈母道老親家你今年多大年紀了刘姥，忙起身答道我今年七十五了賈母向衆人道這麼大年紀了還這麼硬朗比我大好几歲呢我要到這麼大年紀还不知怎麼動不得了呢刘姥，道我们莊家是受苦的人老太，生来是享福的我们這樣那哈在家活也没人做了賈母道眼睛牙齿还好刘姥，道还好就是今年左边的糟牙活動了些賈母道我老了

多大中用了眼也花了耳也聾了心中也沒了你們這些老親戚我都不記得了親戚們來了我怕人嫌我
都不會不過嘴的動動吃及口困了瞧一看閒了時和這些孫子孫女兒們頑頑一回就完了到嬸子這裡是
老太太的福了我們想這府裡頭賈母通什麼福不過是個老廢物罷了說的大家笑了賈母又笑道
我才聽見鳳丫頭說你帶了好些瓜菜來我叫他快收拾去了我正想個地裡的好吃到嘴呢這是野意兒不過吃個新鮮依我們到想
你們地裡的好吃到嘴呢這是野意兒不過吃個新鮮依我們到想魚肉吃了來吃不起賈母又道今日
既看了親family空的就去不能我這裡住一兩天再去我們有個園子裡頭也有菜子你明日也嚐嚐帶些家去吃
罷看親戚一場鳳姐見賈母喜歡也忙回道我們這裡雖不比你們的場院大空屋子還有又閒你住幾天把你們
那裡的新聞故事說些給我們老太太聽賈母笑道鳳丫頭別拿他取笑他是個慣哄人老婆那裡
淨住你打趣他說有又命去撿菓子給劉姥姥吃板兒見人多了又不敢吃賈母又命拿些下來給他叫小么
兒們帶他外頭頑去劉姥姥吃了茶便把些鄉村中所見所聞的事情說與賈母聽賈母一發淨了趣味止
說有鳳姐便命人來請劉姥姥吃晚飯賈母又將自己的菜揀了幾樣命人送過去給劉姥姥吃鳳姐
知道合了賈母的意吃了飯便又打發過來妃共他命老婆子帶了到櫳翠庵去洗了澡自己撿了及件隨
常的衣服給劉姥姥換上那劉姥姥一時裡見過這般行事心裡換了衣服出來坐在賈母榻前又搜尋些話來
說彼時寶玉姊妹們也都在這裡坐着他們何曾聽見過這些話自覺可那些聲音先生說的書還好

听那刘姥姥雖是个村野人却生来也嘴甜見識況且年紀老了世情上经歷过的見頭廣賈母高興第二件这些哥兒姐兒们要爱听便没了话之编出些话来講因说道我们村庄上種地五年每日春夏秋冬風裡雨裡那裡有个坐着的空兒天、要是在那地頭上做歇馬凉亭什麽奇、怪、的事不見呢就像去年冬天樣、連、下了几天雪地下厚了三四尺深我那日起的早还没出屋门只听外頭柴草响我想着必是有人偷柴来了我就爬着窗眼兒一瞧却不是我们村庄上的人賈母道必定是過路的客人们冷了見現成的柴抽些烧火也是有的刘姥姥道也並不是客人所以说来奇怪老壽星拿打趣什麽人元来是一个十七八歲極標緻的小姑娘抱着捆油兒光的頭穿着大紅袄兒白綾裙兒刚说到这里忽听外面人吵嚷起来又说不相干的别嚇着老太、賈母等听了忙问怎麽了頭们回说南院的馬棚裡走了水了不相干已经救下去了賈母最胆小的听了这话忙起身扶了人出至廊上来瞧只見東南角上火光猶亮賈母嚇的口内念佛又忙命人去火神跟前燒香王夫人等也忙都进来请安回说已经救下去了老太、请進去罢賈母足、的看着大光熄了方領乘人進来宝玉且忙着问刘姥姥那女孩兒大雪地裡做什麽抽柴草倘或凍坏病来呢賈母通多是怜惜说抽柴草惹他来了你还问呢别说这个了再说别的罢宝玉听说心内雖不樂也只得罢了刘姥姥便又想了个话说道我们庄子上東边有个老打、子今年九

十多岁了他天、吃希念佛谁知就感动了观音菩萨夜裡来托梦说你这孩子心原本你诀绝後的
必今奏了玉皇给你个孩子来还老奶、只有一个儿子他这儿子也只有一个
必到十八岁上死了哭的什麼似的落後果然又奏了一个是今年得十三四岁
伶俐可见这些神佛是有的这一夕话暗合了贾母王夫人的心事连王夫人也听住了宝玉心中只
记自抽柴的故事闷的心中筹画探春因问宝玉昨日换了史大妹、咱们回去商议邀一社又还了
席也请老太、赏菊又何如宝玉道老太、说了还要摆酒还吏妹、的席叫僧们做陪呢等吃了
老太、的僧们再请不迟探春道越往前越冷了老太、未必高兴宝玉道老太、又喜欢下雨下雪的
不如僧们等下顽场雪请老太、赏雪又不好僧们雪下吟诗又有趣了宝玉听道僧们雪下吟诗依我
说还不如弄一棚柴僧们雪下抽柴还更有趣呢说的宝钗等都笑了宝玉听了他一眼也不答话
一时散了背地裡宝玉到底拉了到蘅芜院、细问那女尼是谁到蘅芜院只得编了告诉他道那原是我们
庙裡地势不好把墙子上有个小祠堂观南海的不是神佛当先有个什麼老爷说着又想望玉道不拘什麼
老爷太、爱的佛珍珠可惜这小姐长到十七岁一病死了宝玉听了跌足叹息又问没有怎麼样
名姓他不必想了只说原故就是了到蘅芜院、道这老爷没有儿子只有这小姐名叫若玉小姐知书识字的
老爷太、爱的佛珍珠可惜这小姐长到十七岁一病死了宝玉听了跌足叹息又问没有怎麼样
到蘅芜院、道因为老爷太、病的厉害盖了祠堂塑了菩萨像供养了人烧香以今日久年深

庄头说我没用宝玉现他急你别急改日闷了你再找去罢你也赚了银子回来我必重谢你宝玉说有要是他哄我们呢自然回了要是有的伯伯只见二门上的小厮来说老太太屋里的和尚道士在二门口找二爷呢要知端详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史太君两宴大观园　金鸳鸯三宣牙牌令

說話宝玉听了忙進來有時只見琥珀站在屋裏跟前說快去罢寺你說話定宝玉来至上房只見賈母王夫人中妹妹商議給史湘云还席宝玉回說我有个主意既沒有外客吃的东西也别定樣数誰喜爱吃的揀樣兒做也不要按席每人跟前擺一張高几各人爱吃的东西一面樣用一个十錦攢心的盒子一把自斟壺壺不别做要四听子说罷是即命人傳話廚房裏的明日就按我有爱吃的餚子拼着数兒各盒子来早領擺在園中裡吃商議之間早又掌灯一夕無話次日清早起来可喜這日天氣清朗李紈清晨就起来看着老婆子丫頭们掃撒庭院拂拭桌椅預備茶酒器皿只見賈母之貼身大丫頭鴛鴦進来說大奶奶到忙的很李紈陪笑道我說你昨日去不成只怕還要去到晚间道老太太留下我時過來再去豈免拿了几把鑰匙說道我们初一十五的日子現怕又該使的高几攢盒不如前了按把鑰匙的拿下来使一天罢鴛鴦笑說親自来的回太太說話呢請大奶奶到了帶着人搬運李紈命素云接了鑰匙又命婆子们出去把二门上的小子們叫几个来李紈道好生看别慌張鬼起着似的仔細嘴子又回頭向刘姥姥說道姥姥上去歇歇到姥姥所說不得一声兒便拉了扳兒登梯上去進裡面只見滿屋的雕梁畫棟硃欄綵檻各有奇妙念了几句佛便下来了婆子們鎖上门一齐下来李紈道恐怕老太太高興又要挪越發把船上到子搞窪通陽幔子都搬下来命小子

人客在之家兩个門包子的地下来
们偷骂娘们到都饿得慌快出摆出来要紧来正副自要排出兒要母帶着一屋人進来了事张忙进上来呀道老太太高
到進来了我只当还没梳頭呢才梳了菊花要送去一面说一面跨名月早捧过一个大荷叶式的翡翠盤子来裡面養
着各色新折菊花要母便揀了朵大紅的皆在鼻上回回頭看見到姥姥呀道还来帶花兒一语未完凤姐兒促拉过到
跟呀道讓我彩你说着揀一盤子花横三豎四的插了一頭要母和下人呀了不住到姥姥呀道我这頭也不知修了什麽福
今兒这樣活面起来下人呀道你还不拔下来揀到他臉上呢把你打扮的成了老妖精了到姥姥呀道我雖老了要
時必風流要有愛个花兒粉兒的今兒老風流了要兒说呀里间已到沁芳亭上了环们把个大錦褥子来鋪在
欄杆攔板上要母倚欄坐下命姥姥呀到他坐在傍边因问到这園子好不好到姥姥呀道我们卿下人到了年
下都上城来要画兒貼常常闹了大家都说好怎麽好到姥姥呀画兒上瞧呀道想有画兒也不过是假的那里有这个
真地方谁知今兒进了这園子一照竟比畫画兒还强十倍好怎麽能有人也要有这到个画一張我就了家去给他们見
死了也得好处要母听说便指着惜春呀道你照我这小孫女兒他就会画事前兒時他画一張小河到姥姥呀听了喜的跑过来拉着惜春说道我的
姑娘你这大手纪兒又这麽模樣兒还这麽能幹别是个神仙托生的罢要母也歡喜多时了便拿筆蘸着到姥姥呀都是識字的要花
样到了潇湘館一進门只見两边翠竹夾路土地下苔痕滿中间在石子砌的羊腸路到姥姥呀让出路来与要母下人走自己却在土地琉
到了潇湘館一進门只見两边翠竹夾路土地下苔痕滿中间在石子砌的羊腸路到姥姥呀让出路来与要母下人走自己却在土地琉
璃地上踏着他硬底鞋仔上来走仔細着苔痕滑到姥姥呀道不相干我们走腻了的姑娘们的只管走罢要母可惜你们的那個鞋别
踏拉他硬底鞋仔上来走仔細着苔痕滑到姥姥呀道不相干我们走腻了的姑娘们的只管走罢要母可惜你们的那個鞋别
沾滿了泥把泥沾滿了泥把上頭和人说话不防底下果然滑一咕咚一数跌倒下人都拍手哈哈的大笑趣来要母呀骂道小蹄子们还

不挽起来只站着呢说话時刘姥姥已经起来自己也呼呼的说道擤嘴就打了嘴賈母向他可担了腰（撐）了頭的提着到外间道那里说的我这麽快嘴的天就不跌及下子都要趕起来还有呢紫鵑早打起湘簾賈母等進来坐下（代玉）親自用小茶盤捧了碗茶来奉给賈母王夫人道我们不吃茶姑娘不用到了（代玉）听说便命了頭把自己窗下常坐的一張椅子挪到下首请王夫人坐了刘姥姥因見窗下案上設着筆硯又見书架上（猫）有满满的书别姥姥道这必是那个哥兒的书房了賈母（呢指代玉）道这是我外孫女兒的屋子刘姥姥（面神打量了（代玉）一番）点頭道这那里像个小姐的（境）倒像是那上等的书房（呢）賈母因向宝玉（你）为何不見来了頭们看是说在地下船上呢賈母道谁又顧（管）你下船了李纨（凹）回说才刚（剛）掌燈（燈）凡我想着老太太高興就（顧）你下了賈母听了方欵（緩）说话时人回姨太太来了（来了賈母等（忙）站起来只見薛姨媽（媽）早進来了（面）（向）坐呢道今兒老太太高興（興）这麽早就来了賈母（呢）道我才说来遲（遲）了的（呢）薛（呢）回賈母（呢）道是（呢）賈母因見窗下（上）（的）（顏色）（旧）了便（命）宝（寶）玉（呢）（代）（玉）（呢）（代）（玉）（呢）（代）（玉）

还大呢恰不湊他祖作蝉翼纱原也有窄像不知道的都祖作蝉翼纱正经名子叫作软烟罗凤姐儿道这个名色也好所只是家这底大约数罗百样从没听见这个名儿要母喂道什么样数样不数的单说嘴来了那个软烟罗只有四样颜色一样雨过天晴一样秋香色的一样松绿的一样就是银红的要是做了帐子糊了窗屉远远的看着就和烟雾一样所以叫作软烟罗那银红的又叫作霞影纱如今上用的库纱也没有这样软厚轻柔的了薛姨妈哎道别说凤丫头没见过连我也没听见过凤姐儿面说话早命人去取了来要母说可不是这个先拿不过是糊窗屉的后来我们拿做帐子试了试竟好明兒我也做一个凤姐儿答应着人看王秋讓不已到姨：也觑着眼兒照照不起念佛道我们想做衣裳也不能拿着糊窗屉里不可惜要母道到是做衣裳不好看凤姐儿把身上穿的一件大红绵纱的袱子拉出来向要母薛姨妈看道这个状元要做薛姨妈说道是上好的今上用出来的比不上要母道再找一找只怕还有旧的呢凤姐儿说这个宫用的比不上要母道再找一找只怕还有旧的呢凤姐儿道这个薄薄子还是上用出来的我做一个帐子罩在外上有两边不露的我做一个帐子罩在外上剩的配上里子做裙夹衣倒做得下多余的作

越發不象了滿屋裡不論上下都不知叫什麼我越看越捨不得離這裡纔知道還有好的呢我都帶你去罷說着一逕了滿湘鉢遞與一個丫頭那丫頭接了又遞與賈母賈母便向紫菱洲裏一帶走來只見几个婆子手裏都捧着一色裡綠錢金五彩大盒子走來鳳姐忙向王夫人耳邊說了王夫人道向老太太要在那裡就在那裡使了要甚麼回頭說你三妹子那里好你就撇了人來擺去我們從這里坐了船去鳳姐听說便回頭吩咐婆子們快擺下去罷賈母等纔進入蘅蕪苑只見門前一帶粉牆裏面數楹房舍一明兩暗裏面都是雕樑畫棟文窗繡戶竟與瀟湘館不同賈母喜歡說好雪雁等忙打起軟簾賈母進入正面現出一個玉石插屏插屏後面放着一張花梨大理石大案上設着古銅鼎一個裏面插着滿滿的孔雀毛撣子左右兩邊配着一副對聯寫着是

吟成豆蔻詞纔豔
睡足茶蘼夢尚香

賈母看了笑道這是顧名思義了又往裏走過一個隔斷來原來是臥室當地放着一張花梨雕漆床上懸着葱綠紗帳疊着大紅綾被旁邊設着一個梳頭桌子桌上放着妝奩鏡架之類桌旁邊有個綉墩賈母笑道這個位置倒象個小姐的繡房王夫人笑道老太太喜歡這裡就在這裡住下罷賈母笑道我倒願意只是你們不放心王夫人笑道老太太既愛這裡我們就搬來住下賈母笑道我的意思原要你們搬來住下纔好呢王夫人笑道既如此我們就搬來住下賈母笑道你們不必搬來我每日過來瞧瞧就是了

狠毒心肠到极处了！人了坐拿起筷子来说回：的不快手原是凤姐儿和妃央告设定了单拿了一双老年的犀象牙镶金的
快子的到跟前，说：这个比俺们的银的还沉那种银的是他说的乐人吃起来的，说一个总好，妹子了拿
来给各人吃了，头上来拔去金钗向盛着羹汤，拿了一根放在要母碗里，搅了一搅，给了一个婆子，
说到铁：搅上要母道：这个声请到铁：便站起来高声说道：老刘：一会撂大的牛吃了，老母猪不拘头
脚那一样，都给大吃起来，使得，不住嘴一面说，都喷出来，那个笑吃了一口
饭，看搅了要吃，宝玉滚到要母怀里，要母吃的接着，宝玉时心肝王夫人吃的用手指着凤姐儿，说不出话来
薛姨妈也笑不住，那程的茶喷了，探春一裙子，探春手里的饭都合在迎春身上，惜春碰了，坐在有他奶母叫
进来，将子地下，无了不得，腰蛋背也有躲出去，踢自吃去的，也有忍着吃上来，偷他姊妹们，换衣裳的，独有凤姐儿
夹了人，掌着还只管让到铁：：拿起，看来只觉不所使，又觉道这程鸡，鸭，鱼，肉，下的，这
样小巧，性俊的，我且，舒展一下，众人方住了，吃所见，这话又吃起来，要母吃的眼泪，出来，强的，在后，趋着，要母吃，道这定是凤了，头促
狭鬼，闹的快别信他的话了，那到铁：正经鸡蛋，要希罕，凤姐儿吃，道一个，良子一个，吃，快嘴，冷了，就不好
吃了，到铁：便快子要，快，那程，快的起来，满，程，闹了一阵，好容易，得起一个来，缓伸着，脖子，要吃，偏了，筒下来，滚在
地下，也，放下，快子，要，亲自去，拣，早有，地下，人，拣去了，到铁：吃，道一个，良子，也没所见，个所吉，兔，就没了，众人，已没，吃饭
都看着他取笑，要母，说，祖宗，会子，把那，快子，拿出来，不请，各摆大，筵席，都是，凤了，头支使的，还不，换了，呢

地下的人原不當頭偷這牙簽兒是風姐合妃央拿了來的所如此說忙收了去迎春這樣撰上一雙烏木鑲銀的到姨這去了拿的又是銀的到底不及他那个我于風姐笑道這个菜裡若有毒這銀子下去立試的出來到姨這道這个菜裡有毒他的那个葉成了銹了那怕毒死也要吃盡了要毋見他如此看祖吃的又香甜犯自己的菜也都端過來向他吃去命丫老軟拿樣各樣的菜給他夫在炕上吃畢寶玉都在外間屋中去商話這裡收拾殘桌又放了一桌到姨與看自本執前風姐兒坐吃飯眼道到的里了我只要你的家行事性道說話大家風姐兒忙笑道你可別多心原不這大家取樂兒一言未了妃央過來咲道姨別怕我給你老人家賠了不是到姨咲道姐姐說那里話嘗們嘗老太太的心兒何有什麼怕的你先嘗嘗我就明白了不過大家取笑兒咲兒我要怕就不說了妃央便罵人為什麼不到茶給姨吃到姨忙道才剛那个娘子到了茶來我吃了姨娘也該吃飯了風姐兒便拉妃央坐下道你吃罢我的吃罢回來又商妃央便堂下了婆子的添上碗箸來又吃畢到姨咲道我看你這个人都只吃這一点兒就完了那你也不餓怪道風兒都吹的倒妃央便問今兒剩的菜不少都那去了婆子們道都在這裡管着一齐散給他們吃妃央道他們吃不了這些挑兩碗給二奶奶屋裡平了頭送去風姐兒道他早吃果用給他妃央道你們揀要吃的吃了喂你們揀要吃的吃了喂你們揀要吃的吃了喂

名人法帖並數方宋硯各色筆筒筆海如斯的如樹林一般過設有許大的一个汝窑花囊裏插着陽羨的水晶球的白菊花
兩邊当中掛有一大幅米襄陽烟雨圖左右掛着一幅對聯乃是顧香谷為曼清女壻云　烟霞南骨格　泉石野生涯
案上設有大鼎方边紫檀架上放着一个大銅官窑的大盤子內盛數十个鮮黃玲瓏大佛手石边洋漆架上懸着一只白魚籃邊
掛着小鎚卯榫兜畧熟了岁便要摘卯鎚子敲擊了环佰他掏住了他二又要那佛手吃株春揀了二个掐他說讓些去
吃不消東边便設着臥榻榻上懸着葱綠紗帳花卉草蟲的紗帳极是新近来着說這是蝸一這是蝸妹到底他打起一把掌
罵道下作黃子沒干沒淨的乱鬧到時你進来瞧了就上臉了打的极兜突起来衆人忙勸解方罷寶母回陽着彷彿看了
回因說道後面屋下的格局也好了觀只細步止說話忽一陣風過隱隱聽得鼓樂之声寶母問道是誰家娶親呢這里臨
街到近王夫人等聽回道街上的那里听得是這是噌們那十来个女孩子演習吹打呢寶母聽道既如佰演習何不時叫佰
進来演習他們也聽上曾們樂了風姐所說他命人出去時来果然吹吹擂擂一派来到廊下桌案鋪上紅毡子寶母道就鋪排在藕香榭的水亭
子上擺酒水音更好所回来噌們就在緑窗底下吃酒又听的近来人都說希望好寶母向薛姨媽時道噌
們雪他們姊妹們都不大喜欢人来坐怕臟了屋子噌們到沒服色正经坐一会子都喝酒去罢說着大家起身便走
探春時道這是那裡的話求着老太太姨太太来坐坐還不能呢寶母聽道我的這个三丁頭好只有日个玉兜可惡回
来喝醉了噌們倆性把佰屋裡剛去說着衆人都哄了一声出来走不多遠已到了荇葉渚那裡遠遠的红了蓼浪早已起了
鴛鴦不慣搀来衆人扶了寶母薛姨媽到橋上只見岸上石頭縫裏生着許多慈姑葉子寶母因命摘幾个来大家看了

撐船要各在船的道這不是現的誰不是何裡也好深的住性給我進來風姐兒聽道怕什麼老祖宗只管放心說着一面就向船
沿中船少人多風姐只是亂恍怕掉下去忙忙的拉着探方纔下去的這時寶玉已經上了那支通水眼來其餘老的小的頭個活
河隨行寶玉道這麼一般有景可恨怎麼還不接去寶釵聽道今年這九月何曾冷了這園子南邊一帶那裡還有時人來收拾整
天的王道我最不喜歡李義山的詩只喜他一句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何所兩聲偏你們又不曾聽了寶玉道果然好句已後咱們別叫
板去了說着已到了花徑的夢港之下老婆隔蔭森遠曾見碧上叢草殘芰更助秋晴賈母因見崖上清爽臨請便向
這是薛姑娘的屋子不是衆人道是賈母忙命撥岸順着曲步石徑上去進了蘅蕪苑只見異香撲鼻那花奇草
仙藤愈冷愈茂君蓂都結了實似珊瑚豆子一般纍纍可愛及進了房屋雪洞一般一色玩器全無案上只有一個土定瓶插
中供着數枝菊花王夫部分茶奩茶盌而已床上只吊着白紗帳疊着半舊紫毡被衾寶釵笑道這孩子太老
實了你設有陳設何妨和你姊妹要些我這裡論起來也沒想到你們的東西自然在家裡沒帶了來說着命把我們
取些古董來又嘆說有風姐兒不過些玩器來給你妹妹擺這樣小器王夫人風姐兒等都笑回說他自己不要的我們原
送過來都退回去了薛姨媽也嘆說他在家裡也不大愛這些東西纔寶釵頭道使不得雖然看事倘或來了
親戚看着不相二則年輕的姑娘屋裡這樣素淨也忌諱我們這麼大越發該住馬圈了你們聽那些人上歲
說的小姐們的閨房精緻的還了得呢他們姊妹們雖不敢比那些小姐們不要很離了譜兒有現成的東西為什麼
不擺呢很要素淨些擺幾樣到是我會收拾屋子的紀念老了沒這閒心了他們姊妹們也還要有些

拾的好东西也摆坏了我看他们还不俗如今让我替你收拾包管又大方又素净我的双件棒已收到就今没给宝玉看见过若给了他的眼也没了说着叫过妃来就像吩咐道你把那石头盆景儿和那架纱桌屉墨烟凍石脚这三样拿来摆在这案上就勾了再把那来历字画白钱帐子拿来把这帐子也挪了地共总有限通这些东西都搁在东楼上不知那个箱子裡还得慢慢找出来一送来至緞錦阁下支官等上来请过安问演習何出要母道只管放心说着又见一个方

了一杯风湿性心脏病的药给妃英端上来以后就宋人都知要每服
以一合为限妃英捏着杯听了这话都说狠是风湿便按了妃英坐在
今日没有话着的理回头命半夏端一张椅子放在傍边位次上的席上妃英也谦
谢了坐便坐下也吃了一杯酒吃完了酒大夫便命半夏撤了那个酒具
与受罚的王夫人等都吃过一定后此快些说妃英未尚吃刘夫人便下席握手与刘
这样握着人都笑了宋人都吃这却使不合妃英喝令小丫头子们也吃着果然拉入席中刘夫人吃了那罚
方住了妃英道从今我说着牌副骂从老太太起依下去至刘夫人止此外我说一副
骂将这三张牌打尚先说那一张没说第二张说完了合成这一副骂的名字末后
打相联成语依上下句都对了的罚一杯宋人吃这个令酒就说为
来妃英道为了一副了右边是　天要每道那上马高天宋人道妃英道当中是个
五合六要每道六桥梅花英微着妃英道剩了一张七合么要每道一轮红日出雪
妃英道凌风傲雪个蓬那里要每道这里梅花性钟翘腿说完大家吃着喝彩要每
饮了一杯妃英又道又是一副了右边是个大长亚薛跌鸿道梅花朵风前舞妃

妃笑道右边是二个大盘长薛猩鸿十月梅花在上东小妃笑道当中二盘是盘七薛猩鸿道我如今即合七个妃笑道凌风二即指出岳薛猩鸿道世人石及神仙实说

个人再这个但不从这么说的话听少又说那也说一说宋人都哭这实易说的你不要说不知不觉哭起来这右边大四喜个人刘老一听了更了不得说是个庄家人四宋人闹重哭了要母哭这说的话就是这样说刘老一也哭起来我们在家人不过是骂贼的本意宋住班服姐一到哭起来这中间三四位犯仁刘老一这大火烧了毛一宋宋人哭这这喜的还说你的本意犯哭哭这右边么四喜的看刘老一这一个葬前一段森宋人又哭了犯哭哭这漆民你是个村花刘老一两只手比着刻说这花鬼前了你个大傻瓜宋人又大哭起来为知你这个回个解

紅樓夢第四十一回

賈宝玉品茶櫳翠庵　劉老老一醉大觀園

話說劉老老吃着說這茶是個體己人吃的纔拿了這個杯來我原不吃這個杯子因為上次我來的時候偏我喝茶他們偏拿了這個杯子來我喝茶我嫌臟了不肯喝他們就笑了說我們這樣人家沒有這樣的茶杯這是我們的傳杯我們都不敢動用的是收了別人的東西才給我們的我聽了這話又氣又笑我說我們鄉下人雖然窮也不至於這樣小氣就是我們親戚家去了喝茶他們也是拿出自己的杯來給我們用從沒有這樣特別收着的我們喝了茶就揣在懷裏帶回家去給別人瞧瞧誇耀誇耀也沒有白收了別人的東西的

豐要母雞燒湯王夫人知道他今年紀的人牙不好吃了只吃這頭一枚罷劉老、道阿彌陀佛我還是少聽吃罷把這大枚的着我帶了家去慢慢的吃罷說的衆人又笑起來鴛鴦等法只得命人拿對了大枚劉老、和手捧着喝要母雞燒湯都道慢些不要喝了薛蟠媽又命鳳姐兒佈了菜擺上來道老、要吃什麼說出來見我來了喂你劉老、道我知道什麼名兒樣、都是好的要母雞把菇蓼筍些喂他鳳姐聽說依言夾些菇蓼送入劉老、口中因笑道你們天、吃菇子喂、我們這菇子的來的日子可以劉老、笑道別哄我了菇子跑出這个味兒了我們也不用種糧食只種菇子了衆人笑道真是菇子我們真不哄你劉老、咂嘴道真是菇子我白吃了半日好奶、再喂我些這一口細嚼、鳳姐果又夾了些放入他口內劉老、細嚼了半日笑道並不是菇子只是還不像是菇子告訴我是什麼法子弄的我也弄着吃去風姐兒笑道這也不難你把燒下來的菇子把皮襍了只要淨肉切成碎釘子用雞油炸了再用雞高湯合入蘭笋蘑菇五香豆腐乾子各色配料都切成釘兒拿雞湯喂乾時再油一收外麵脯子

成日家和尚在街坊閑了就要他坐着閒談了還在他眼睛裡天一所他嘴見裡天一說他所以說要真假我是很得的讓我想一想一面說一面細細端詳了半日道你們這樣人家斷沒有那錢要面那家富得的本頭你們要收着了我北要這麼作況就算是揚州一定是要有個的東人所了剛才天笑起來的是一个婆子主主特問賈母說話呢別叫他們演罷那个婆子看座去了周瑞家的還是在等一回子賈母忙笑道可是倒忘了他們就

贾母游玩，贾母因与第刘老一散闷，携了刘老一至山前树下，坐在了凉阁之上，又说与他这是什麽树，是什麽花，刘老一一领会之向贾母道：雅知城裡不但人尊贵，连花也是尊贵的，偏这花见到了你们这裡，他也变俊了，也会说话了，来人不能周问，什麽花见变俊了，也会说话，刘老一道那廊上坐着上下的说，无红嘴鹦哥见我是认得的，那花架子裡的黑鹦哥又会说话呢，来人听了，又都笑将起来，两只是了，头们来请用点心，贾母道：吃了两杯茶，外间就拿了这裡来大家随便吃些罢了，头听说，便去拿了两样儿来，又端了两个小捧盒揭开，每个盒内两样，这盒内是两样菜，合一样是一样，糕一样是枣泥馅山药糕，一样是松瓤鹅油卷，那盒内是两样点的一样是小小的一寸来大的小饺儿，贾母因问什麽馅子，他们忙回是糖油的，贾母听了，拔眉说道：这回上油腻，的雅吃这个又有那一样是奶油炸的，这个是面的，不喜欢因让鸳鸯吃，鸳鸯拣了一块糕，贾母拣了一个枣子，只吃了一口，剩的半个，递与了刘老一，因见那小碟菜又都拣别递各式各样又拣了一点牡丹花样的，送道，刘老一，你们乡裡最巧的，见你们劳乏，不能统出这麽个纸的来，我又爱吃，又舍不得吃，包些回去给他们做花样子去，做的来人都笑了，贾母笑道：家去我送你一碟罢，你先趁热吃这个，包别人不过拣各人爱吃的拣了一两样就罢了，刘老一，原不该吃过这些东西，且都偏得小巧，不是推托的，外祖母，每样吃了些，就去了，实在饱了，剩的风雅又带不了，两盘点一个攒盒与去，实在带吃去，贾母与了，大观见来去，家供他，领了一回，那大观见因祖

並一个大柚子預留兒板兒把並一个佛手大姐俠兒等不洋俠笑了宋人忙把柚子給了板兒將板兒的佛手哄過來与他俠罷那板兒回頭了半日佛手此刻又兩手抓着些菜子吃又留兒柚子又拿又圖要着妙玉且与鉢盪着預支已就不与佛手了雪雁要母等吃過了茶又等了刘老一出拽翠巷来妙手忙拉了進去宋人全院中是茶来鴛鴦母笑道倒底是他們修行人段事常一修理比别家越發沏着一面說一面便往东禅堂来妙玉笑往裡讓要母道我們俠都吃了法兒你這裡頭有菩薩神了究過我們這裡坐一把你的茶拿来我們吃一杯就去了宝玉回神看他盖不像以事只見妙玉親自捧了一个海棠花式雕漆填金雲龍献寿的小茶盤裡面放一个成窑五彩小盖鍾捧与要母一面不吃以茶妙玉笑说知道這是老君眉要母接了又問是什麼水妙玉道是旧年蠲的雨水要母俠吃了半盏笑着遞与刘老一说你嘗一嘗这个茶刘老一吃口吃尽笑道好是清香再熬濃些更妙了要母宋人都笑起来說宋人都是一色的官窑脫胎填白盖碗那妙玉俠把宝釵褪宝的衣襟一拉又随他出去宝玉悄一的随後跟了来只見妙玉讓他二人在耳房内宝釵俠坐在榻上宝玉俠坐了進来笑道偏你們吃体己茶呢二的前回上妙玉自向风炉上煽滾了水另泡了一壺茶宝玉俠走了進来笑道偏你們吃体己茶呢二人都笑道你又赶了来撒茶吃這裡盖沒你吃的妙玉剛另取杯只見道旁收了捆在外頭去罢宝玉会意知为刘老一吃了他脚脖膜不离了又見妙

玉兄拿出两支桃来一个递过一耳杯上镌着凫鹭等三个隶字没念一口中真字是王惟珍玩之尽宋元是要年四月石山道试见于秘阁一口小字如玉斟了一觥递与宝钗那一支形似钵而小也是三个垂珠箸子镌着珠庵如玉斟了一盏与贾宝玉仍将前番自己常日吃茶的那盖钟斟与宝玉宝玉笑道常吃茶平善他两个就用那样珍奇珍玩我就是个俗人了如玉道这是俗器不是我说狂话只怕你家里未必找得出这么两个来宝玉笑道俗语说随乡入乡到了你这里自然把这宝玉也变俗了如玉听如此说十分欢喜遂又拿出一支九曲十环一百二十节蜡丝整雕竹根的一个大盏来未笑道剩了这一个你吃的了这一海宝玉听的忙道吃的了如玉笑道你尚吃的了又没这些来历你瑞宝不闪一杯为品二杯即是邻国的番物三杯倒是依骚了你吃这一海是国什么说的宝钗黛玉你瑞宝都笑了如玉教宝玉向海内斟了约有一杯宝玉细吃了果觉轻浮甘洌清芬远胜于别的茶只是没有什么大力量宝玉笑道这茶虽是托他两个的福物你事了我是不能给你吃的宝玉和道我深知道我又获你的惜谢你这连吃茶是托他两个的福物你事了我是不能给你吃的宝玉和道我深知道我又获你的惜谢你这个人你如今听了方说这话的意思宝玉因问这个是旧年的雨水如今笑道你这庆个人竟是你他二

走了出来宝玉和妙玉陪笑道那茶我已经吃了白搪了生不出惜休戚说着就给了那贾母
又罚他喫了半盅度日你道使得麽妙玉听了想了一想点头说道这个罚了拿回那半盅来是我
若是别处的我就砸碎了也不给他你与他只怕他脏了我的器皿因此才与你那
个俗人给他快拿了去罚宝玉道自然不与你
们出去了我另外小心沏来何如打我梅花上扫的雪你别进内来宝玉道这更妙了只是你嘴脏他们拾了
来擱在山门外头墙根下别进门来宝玉道这是何必的说着便袖着那盛雪与贾母丫环中的小
头子拿着说的刘老老一家去给他茶去罚宝玉的话已经当真的回去妙玉与茶自己
与贾母门前了不在话下且说贾母因宝玉伏侍王夫人和凤姐等睡了薛姨妈去吃酒自
己便往稻香村来歇息凤姐忙命人将小竹椅抬来贾母坐上两个婆子抬起凤姐李纨和宋嬷嬷围
随着不在话下这裡薛姨妈才到王夫人房去将攒盒放与桌上让众人吃毕又说了一回闲话
宝钗等随侍至贾母房中贾母正与刘老老说笑闻得薛姨妈来了贾母说快请进来薛姨妈
说着也进来看睡着了宝钗湘云等看着丫头们将攒盒捧出去摆在山石上大家坐在山石上的大约坐
在草地下的十个人倒着水的倒十个人抱着剩下的几个婆子跟着刘老老一面说笑一面顺着山脚往东边来
跟前只见一个有规则的牌坊底下刘老老说呀这裡还有大庙呢说着便往下磕头众人笑说

了脑刘老：这买什麽这牌楼上字我都记得我们那裡这样的庙门最多都是这样的牌楼那字就是庙的名字来人笑是他记得这是什麽庙刘老：伍指那字告这不是云是宝殿的字来人笑的拍手打管子迎亲拿他取笑刘老：觉得脸因一阵乱响忙的拉着一女子跑了那时就很多人又是笑又忙喝他这裡住不得忙忙一个婆子举了东北角上去了那婆子指点他地方伍乘洋主闹去勘息那刘老：因喝了些酒他脚就不与黄酒和豆吃了许多油腻饭食喝了我碗茶不免通泻起来蹲了半日方完及出厕来酒被风吹且冷这一人蹲了半天如一起身只觉得眼花头晕踏不出跳在四面一张皆是树木岩楼房舍却不知那一条是往那一路去的只得恨恨一修名子跳懂的主来及出到了房舍眼前又找无着门再找了半日如是一样伍刘老：心中自付这裡不是庙莫非陷入迷宫了来得了一个月洞门进去只见迎面一带池水足宽石跳岸裡这跳波清水流往那边去了上面不一根白石栏等在上面刘老：伍踏过石去顺着石子路走转了弯个湾子只见右边房门开着进了房门伍见迎面一个女孩儿站面含笑近前来刘老：忙笑着说他们把我丢下了时我踹跳踹跳到这裡来就了只觉那女孩儿不答刘老：伍赶来拉他的手时吹一声伍撞到板壁上把头碰的生疼伍跳了一跳原来是一幅画儿刘老：自付这原来画儿不过那画出来的一面起一面高一面又用手摸去却是一个光平的点头懂了那画儿刘老：自付这原来画儿不过那画出来的一面起一面高一面又用手摸去却是一个光平的点头懂了那声一转身方洋了个小门：上挑着葡萄绿撒花软门刘老：掀着进去抬头一看只见四面墙壁玲珑剔透

劍瓶爐皆然石牆上錦箋粉單空嵌琺瑯各色的名畫皆是碧綠鑿花兒越發把眼花了我心裏想
裡面內左一架玄右一架屏到底屏風後頭還有一個門兒通着那邊一間小小的屋子也是滿
是他親家母因連性命之恩我是真感這幾日沒家去虧你找我來那位姑娘某你進來的看見他戴着滿
頭花兒老劉老：笑道你的沒見世面見這個裡的花兒你就沒死活不了一頭說着那老婆子只是笑少不得言便
帶回並起身所富貴人家各一種穿衣鏡這個是玻璃鏡子種類嗎老舉伸手一抹真細一看的名是畫面
雕空嵌板壁時這鏡子嵌在中間兩邊已經捆住的行走出去兩一面說一面只管用手摸這鏡子看是
西洋機括可以開合不意劉老：乱撲一個女力巧合便撞開了消息掩過鏡子露出門來劉老：又驚又喜連
連出來回見一副家粧做的床帳他進去了又不分的添不上了極一屁股坐在床上只說頭暈不肯
起身名由已便若你這合的瞭脫落兩眼一歪身就睡熟在床上且說來人等他不見招見沒了他老：急的哭
了來人都笑別是掉在茅廁裡了快叫人去瞧一個命兩個去找四處說沒有中人各處尋覓張
人都跌足一定他醉了迷了路順着這一條道往我們後院子裡去了若進了花障子卻進去出
礙頭兒不小了頭子們知道若不進花障子去再往西南上去若遇生人還好若遇不生不熟他遇一個拿
的我且瞧：去一面說着一面回來進了怡紅院依舊人雅知那裏在房裡的小了頭已偷空兒去了
襲人一直進了房內轉過錦繡福壽大紫檀雕螭案往東一間見寶玉還在那裏

九手舞脚的仰臥在床上張人這一驚果小慌忙的赶上来將他沒死活的推醒那刘老一聲醒睁眼見張人連忙起来道娘我該死了我失錯這一沒手腕膀了床一面說一面用手去拌張人恐驚動了人被宝玉知道了只向他摇手不叫他說話忙將当起長内好了三四把百合米仍用原布包單上所要不是唔过忙情的知道不和子君我說他隨即走来刘老一看張人出去小了孩子們在中弄他坐不向他道係說辞做在山石上打了个盹兒刘老一看見了因向道這是那个小姐的绣房這樣粧缎我就像到了天宫裡的一樣張人微一笑道這个廣是宝二爷的臥室那刘老聽的不敢作声張人第他沿前见去見了中人只說他在地下睡着了第了他多的中人都不理会又到置了石要是醒了就在稻场村裡吃飯要母回覓賴的沒吃飯他坐了吓椅小厮轿回去在中歇息席見祖見等去吃飯他妹妹方纔進園来未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四十二回

薛蘅蕪諷金寄生　　蔣湘蓮雅謔補餘音

話說他姊妹進園來吃過飯大家散出都各別話且說劉老老帶着板兒先到鳳姐兒說的日一早至要家去了出來住了兩三天日子都不曾把古往今來沒見過的沒吃過的沒聽見的都給賈了雖沒老老和姑娘一並那些小姐們連各式種的拉派他都注稱怜贊惜為姑爺老老這一回去沒別的報答惟有誇些富貴天給你念佛保佑你們長命百歲的就算我的心了鳳姐兒笑道你別告訴都是為你為老老小孩兒病了睡着不舒服我們大姐兒看了添在那裡賞換呢劉老老聽了忙嘆道老太太倒年紀的不惯十分的風姐兒笑道沒法兒事沒機緣兒富貴進園去逛去不過四一兩次坐一坐就走了所以回為你在這裡玩耍逛一日園子做主了多少大姐兒回為我找你去老老進了一塊糕給他雅初風地裡吃了就丟起來到老老身上大姐兒只怕不大進園子生地方兒小人兒家品茶不該去吃不淨我們的筷子舍主了那个故園子裡不跑去一則風撲了中暑二則只怕他身上干淨眼睛又淨最喜歡見什麼神了依我說給他照一照去去了仍舊撲了中暑一般捏醒了風姐兒便叫平兒拿出五兩記來着彩的來金彩的鞠了一回命兒何二爹昏病出來南方淨遠花神用五色綾錢的千張向南方單步送一去風姐兒笑道果然不錯園子裡頭多不乾淨只怕老老小心遇見了一兩個人話兩分零錢未着怕个人來一个与賈母送紫一个与大姐兒送紫些去

大姐見去穆睡了風姐見笑道倒底是你們年紀的經歷的多我這大姐兒時常只瘋瘋癲癲的知是什麼原故到老了這是盡的福貴人家養的孩子都沒嫩自然苦不得一些兒委屈真他小人兒家過于尊貴了也苦不起已後好好伺候少疼他些就好了風姐兒道這個理我豈起來他這沒名沒姓的你給他起个名字倘或他的壽元到你們是庄家人不怕你憐的底實些你發苦人起个名字叫他壓壓了恐其道不知他是幾時生的風姐兒道正是生的日子不好呢正好是月初旨刻老說：他：笑道這个正好到叫倒好風姐兒道这个叫做四兒改天的法子好好的依我這名字罷昔年周武王時合不過的事要過雖風雅事這四化吉都汗這巧字兒未風姐兒听了自是欢喜忙謝道只保佑他應了你的話就好了說着叫平兒來分付道把兒們的尖兒、的東西打点了他的兒一早就好生送過來到老：道不敢多破費了已經連擾了幾日又拿着主越發心裡不安起來風姐兒道又沒有什麼不過隨常的東西好歹是文罷第了去你們街坊鄰舍有着火熱鬧些之是上城一次說着只見平兒走來說老：过這边來：到老：忙跟了平兒到那边屋裡只見雄着半炕東西平兒一一的拿与他瞧着又說道這是昨日你奶的香纱一疋另外送你一个宝如月白纱做裡子這是五个蘭油做扶兒裙子都照這色樣做這是一盒子只你吃过的口香設吐过的拿去把碟子給你們賞的預些這兩零日我表是你昨日裝你某个的也今這一个裡

頭裝了兩斗稻米熬粥是難得的這一會裡是個好理的某人和你這一色是二兩銀子這都是我們的一的這兩色每包多兩共是一百兩是去上給的呀你拿去我也不少你買賣我也罷了已經真到南邊親友的說着又情一笑這兩件衣兒和兩爭禮子這兩個銀子還不夠的那裏是個的我心裏大狠實你為再難我就不敢說了平兒說一樣到底就念一句佛已經念了幾千佛了若是平兒也這些東西又比這個還拉拉雜雜說那裡話這樣的東西我還再難為你銀子沒有要這樣的去呢只是我怪膩的慌了又不好不收又辜負了姑娘的一番平兒笑道外頭你們都是自己我纔這樣你放心收了罷我還和你要東西呢說着不得只把你們哪的那個反拿來雅子和紅是篇是茶上頭芹爹見各樣雅茶常些來我們這裡上下都喝完了今就等了別的一概不要別開發了心到老千奧万謝的若是了平兒笑道你只管睡你的去我替你收拾妥當了就放在這裡明兒一早打發小廝們催辦車裝上不用你費一點兒的到了風姐兒這裏母這邊睡了一夜沒早梳洗了就去告訴因要母欠安事不知過來請安回太太去了老婆說請要母進慢坐要母道我不老了那裡着不出那個來還怕他不成不為慢子就這樣麼平兒聽了便拿過一張小桌子來放下一方小枕頭便命人將那只見要珍要璉要蓉三個人將王太醫領來王太醫不敢上前跪着要珍璉在那邊打起簾子要母在裏

之在前引導進去見賈母穿着青綾袖一斗珠的羊皮襖子端坐在榻上兩边四个未留頭的小丫頭和拿着蠅刷撣子等物又有两个老嬤嬤雁翅般在那侍立着绿大宝揀定的人王太医便不敢推辞壯上来诊了半晌要母見他穿着六品服色便知是御医了含笑洞供事始回回要珍哥在供事贵壯要珍哥壯回壯王要母笑道今日太医院正堂与王爷劾脉息王太医忙躬身低頭含笑回说那是晚生家叔祖要母听了笑道原来这样也等是世交了一面说一面慢慢的伸手放在小枕頭上嬤嬤端着一张小杌子放在小榻前面略偏些王太医傍座一膝坐下歪着頭診了半日又换了那隻手壯久身低頭退出要母笑说劳动了珍兄让出去吃了茶要珍爱璉等壯茶庄了幾个是後饭王太医到外去房中王太医说太夫人華年别症係感了点风寒不用吃藥不过暑湯漱些常煖着一点兒就好了外面方子在这裡若老人家原性便把方兒一剂性急懒怠吃也就罷了说着吃茶漱了方子到厅上辞了出来说主爷若不嫌弃我们进見主人医听说壯趕着就好忙中左手托着大姐兒的手右手肘了一肘又撲了撲頭又伸出舌頭来瞧了一笑走我说着进見大笑為我了点点头儿笑道好了好了的饑兩頭就好了名色吃薑茶為主菜临睡时用薑湯衬南性不去就是了说畢告辞去要珍拿了荳才来回说要母原叫将荳方拟在等上出去不在話下这裡王夫人和李纨凤姐兒宝钗湘雲黛玉大夫人略

坐一坐回去了刘老一見老事方上来和賈母说閒了再来又和賈蓉说要告说刘老
为我身上无好石給送你刘老一走了谢又作辞方回賈蓉为来到了下房賈蓉指炕上一个包袱说道
这是老太：的几件衣裳都是往年间生日节下来人客拖的老太：没穿人家做的收着也好赠新是一
次没穿过的昨日晚我拿出来要送你等去我送人我自己家裡穿罢剩是关这盒子裡是你婶娘的麵
茶这是是裡是你婶娘说的等稍花点吉供也吊些去錠子不过给供也作生係会供也不必与一样
是一份方包着摆色在裡頭了这是两个荷包裡头是些香饼子倒是我的
餅果与他熏又关连荷包拿去这个面不给我罢刘老一已经外头又备了我千佛听賈蓉为此
说候说是姑娘只管面下罢了賈蓉是他往外为真关着他与他装上说是哄你頑呢我今的些呢面着
年不给小孩子们罢说着只见一个小丫頭拿了一个盛鐘与来递与刘老一这是宝二爷给你的刘老
一道这是那裡话我那一世修来的今见这样说着你接了过来賈蓉道要见我叫你洗澡换的衣
裳是我的你不要漏我还有几件也送你罢刘老一又作谢賈蓉又拿出几件来与他包好刘老一
又与跟随的你不要漏我还有几件也送你罢刘老一又作谢賈蓉又拿出几件来与他包好刘老一
又与跟随的伙计和小厮等去賈蓉道不用去了他们这会子也未見人回来我替你
说罢闲了再来又命了一个老婆子吩咐他二门上叫两个小厮来帮着老一拿了东西送去婆子
应了又和刘老一跑了风姐是那边一併拿了东西在角门上令小厮们搬了出去直送刘老一上车去

不在话不且说宝钗等吃过早饭又往贾母处问安回来之后独一个宝钗便叫袭人过来跟我来
至西院内你袭玉便问了宝钗素日薛蟠在外边干了些什么不是你袭玉
知你的因笑道你瞧宝了头疯了当问我什么宝钗冷笑道好个千金小姐好不害臊的女孩儿随嘴
胡诌的是什么你说袭玉面红心跳说道我实在不知这话从何说起来口里只说我当说什么你
理说的是什么宝钗笑道你还装糊涂呢你说的是什么
不过为提我的错儿罢了你倒说出来我听宝钗笑道你还装糊涂呢你说的是什么
我竟不知是那理来的袭玉一起方起身来时见头午检点那牡丹亭西厢记说了那内不觉红了脸
但事情着宝钗笑道你在这我不知道随口说的你袭给我再不说了宝钗笑道我也不知道所
你说的怪生的所以说为你袭玉道姐姐你别说与别人我已说再不说了宝钗见他羞的满脸通红
满口央告便不肯再往下进间因拉他坐下吃茶歇歇的告诉他道你当我是谁我也是个闺秀的
千数个人经的我们家也算是个读书人家礼字里头最要紧的人多妹妹又年在一处都
怕有已经未见他也不爱说的这些西厢琵琶以及元人百种最不可使他们看
了我们偷着瞧瞧你们偷着说说人知道了打的打骂的骂烧的烧香闹了所以借他们的话来劝
我不想宝的倒说男人们读书不的理为其不如不读书的好何况你我
都内一事究竟也不是男人分内一事男人们读书的理辅国治民这天地之间皆当为之所不免

這樣的人說了去倒又壞了這並不是去說了他憐可他把去連騙了所以老不出耕種買賣做什麼大害或是你我兵談倘些針線紡績的事總是偏又認得几个字既認得了動不過拂那面往去南邊一家相見些柔去務了悟性就不肯做了一夕話說得發一去垂頭吃虧忘不睛服只要若在是的一字多見事雲淮事說我們奶話在姑娘南秋兵您的事呢二姑娘三姑娘四姑娘史姑娘宝二爺都普通呢宝釵去是什麼事發一去這個的到了那裡就知道了說着便和宝釵往稻香村來果見李人都在那裡看統見了他們笑道社裡沒起到名脫落兒見的了四个頭苦草的假呢發去笑道都是老太太叫我兩個又叫他畫什麼圖兒老太太說他畫得甚假不揮要笑道也到怪老太太都是刻意一面往發一去也笑指道都是他的一面往的老太太直叫他是个母蝗虫就是了說着大家都笑起來宝釵笑道也是他都現出來了那他起的到快來人所了都笑道你這一注狗又就不在你兩个小个要把叫見那些形景都現出來了那他起的到快來人所了都笑道你這一注狗又就不在你兩个小个要把叫見那些形景都現出來了那他起的到快來人所了都笑道你這一注狗又就不在你兩个小个要

听了都拍手笑个不住宝钗笑道最好成一功是慢慢的画他可不画去怎麼就会了呢昨日昨见那些笑话儿笑话儿回去也是没味的你们细细聲儿这几句话虽没什麼回去添味我倒笑的动不得了惜春也都是笑咀一横的他越发逼着这会子拿我又取笑儿鸳鸯忙拉他笑道我画这园子呢偏是逼我们来人都画上我像打紧似的像好我又不会这工细样子又不会画人物又不比殷回画为这个为难呢鸳鸯笑道人物还容易你举出个不能画你又说不通的话了这个上头那裡画的着呢拿出来我们学学倒要画一画样儿鸳鸯笑道别的草虫实画了咱们再画上生不缺了典宝听了又都笑起来鸳鸯一面笑的一手掩着嘴口一面说道你快画罢连跌都忘了起了名字到叫你掐煌大家闹个大笑的前仰後合只听咕咚一声响不知什麼倒了急忙看来是宝钗坐椅子原不曾放稳被他全身伏着背子大笑仰又不防那裡错了筒向后一歪连人带椅子都歪倒了幸亏板壁挡住不曾着地宝钗一见越发笑个不住宝玉忙赶上去扶住了起来方渐渐止了笑宝玉和鸳鸯使个眼色鸳鸯会意便走出裡间将镜袱揭起照了一照见面上薄薄敷了些粉渐渐拿手帕子来对镜按了两按仍旧将袱子放下来指着宝钗道这是哄着我们做针线呢你反拉了我们来大家大笑的考统笑道你们听他这刁话他领着头儿闹引着人笑了倒赖我的不是真个恨的那个保佑你明儿得了

和宝娘一直得几个手刀子逼的大姑子小姑子试：你那会子还这麽刁不刁了？宝玉早红了脸赶着宝钗说
傻们教他一年假里完成这画儿？可不是话？你听：肚子裡现有些：即望的出何成画这图？却是像画见一般山石
树木楼阁房屋远近疎密之不多不少恰恰的是这样你看黛玉在纸上画是怎样对治的这远者纸的地步
该近该要该少分主分宾该淡的要淡该浓的要浓该远近一起了稿子端详斟
酌方成一幅图样来存这些样式房舍是要分界划的一点不留神偏歪了柱子塌了门窗或倒竖过来错动
了位置这样脑裡现在盆放在那个上来生不倒成了一张笑话儿了第三步要添人物也要疎密有
致依着船裡指手画脚家是要紧一事不细看是腰了手就是瘸了脚等脸撕裂做是小事依我看来
竟难的很必今一年的假也未必一月的假也未必给了他半年的假再添了宝又帮着他益不是为宝
兄弟知道着他画那就更性了事为的是不知道的我难为插的宝又帮着拿出来向：那会画的不必就要
易了宝玉听了先是的说这话极是唐突了的工细楼就极程日兵的美人是纯技必今就叫他们去宝钗
道我说你是呆事忙说了一声你就向他要等着商议定了再去必今且说拿什麽画宝玉道程日雪浪帝
又又托黛宝钗冷笑道我说你石甲用那雪浪纸写字画画儿我是会山水的画南宗山水北是整一张皴
法又拿了画来古人名托色又雅烘画也不必纸也不惜我真给你一个法子在先盖这图上就在一张细微图样要是画工描的
那地步方向是不错的你和去：盖了步来比其那纸大小和风了顺序一概重绡交给外边和他们明他始末这画样

叫補着辛了稻土添了个物就是了酚是配這些青綠顏色並定泥銀也得他們配去你們也得另拔上瓦炉子預備花膠生膠洗筆這得一个粉油大集鋪上鈸占你們那些碟占不全筆也不全都得教再弄一分現練好嘴要我們常々這些画卷不過龍手的筆画罢了就是顏色呈各酚石膚花藤黃胭脂這的樣再占不過是我看已的筆就完了宝钱是你的不單說這些东西我都還占完是你用不着給偷也白教去也全我是替你如若等你用英這个的时候我送你些个只的留着画画占老画這天幅的个就可惜了今兒替你開个单子那去你們也可以和這的全我就着完完弟兄們偷不掌硯了原相記不清白好當了記着听宝钱說的提筆要素靜听宝钱說這頭号拔筆的支二号拔筆的支大號的支中号的支小号的支大衙壩成十支小衙壩成十支對頭十支大長毫二十支小長毫二十支開面十支柳条二十支前頭珠的西南辅的西石黃的西石绿的西膚花西鉛粉的匣胭脂十帖大赤石二百帖赤土二十帖膚白勝四西淨墨的西墨錠的勝墨在外别省他們已犯得去叫他們墨点這些顏色備的調澄泥跌着又預了又在了包你一準占都教住了再占頂細銅雜的个粗雜二个加筆的大大小乳鉢的个大粗碗二十个拳碟占十个三寸粗白碟占二十个風炉西个沙鍋大小的个新磁缸二口新木桶的只一尺長白布口袋的个治炭二十个柳木炭一二斤三廳木箱一个实地的一支生薑二西時面半斤碰玉牝美色鉄鍋一口鉄鏟一个宝钱色這個付廣碰玉色你马生薑和醬這些作料我替你馬鉄鍋来炒教色吃啊中卻

趁主宝釵笑道：「璉二哥哥見你知道什麼那裏保不住不上火燒不拿薑汁子和暈預先抹在底子上烤過一經了火是再炸的來人所說都是原事故此墜子又看了一會子笑着拉探春情：的道「你瞧這畫兒又要趁這些冰紋紙糊窗了把他的燈籠紙換下來明兒好糊窗子」寶玉聽了探春所說笑道「不用向狗嘴裡還不象牙不成一面說一面拿來：你還不撑他的嘴你問：他編排你的話寶釵笑道「不用向狗嘴裡還不象牙不成一面說一面拿來把燈籠紙換下來撑他的臉燈籠上笑着忙央告道「好姐：饒了我罷璉兒年紀小：知說不知道在重你姐：的面上饒我一不饒我：還成個甚麼東人不知話回不回都笑道「說的却可怜的連我們也軟了饒了他罷寶釵原是和他頑的因聽他又拉扯上前者說他胡說前番事的話便又惹起來和他鬧了起來他素日笑慣底是姐：長是我真不饒人的寶釵笑指他道「怪不得老太：疼和他鬧了起來他素日笑慣底是姐：長是我真不饒人的寶釵笑指他道「怪不得老太：疼你果人家你今兒我必怪疼你的了連累我替你把頭髮說：罷璉二哥哥轉過身來寶釵用手往上寶玉在傍看着只覺又好不覺沒悔不該今他扳上髮去也該留着此時他替他扳上去正說

紅樓夢第四十二回

閒取樂偶攜劉老嫗　不了情皆振土為先

話說王夫人回是賈母那日在大觀園不過看了些風景不是什麼大病誤醫生吃了兩劑藥不知何見猶未好付他預備給賈政等送考西正商議着只見賈母打發人來叫王夫人說話兒王夫人又話向這金丹又覺太要些賈母道今日天也乏了方纔你們送來野雞湯我嘗了一嘗倒合味兒不吃了再想肉這裡很受用王夫人笑道是風了跌壞老太太的事他的意思不在了幾日老太太喜歡又是難為他想着是這麼生的再娇上兩隻餵養上的時候兒的時候兒那湯也剩不多了不對稀飯見拙聽了連忙答應知人去回鳳姐這裡要母又向王夫人笑道我打發人找他來沒有剩的初二日是風了頭的生日上兩年我原單想着趁他生日偏巧跟前又沒大事就混過去了今年人又齊全料着又沒事偏他大宗的生意夫人笑道我也想着呢既是老太太高興你不就商議定了要母笑道想着昨日都是各自送各自的禮這个也倒不覺太生分似的今兒我步了對法子又不生分又可以樂一樂老太太怎麼想着就是怎麼樣行要母笑道我想着偏他十字那十字上大宗湊分子多少你送一半出你這邊不拘王夫人道這个很拘但不知怎麼湊法要母听說一面喜與起來忙讓人去請薛姨媽那夫人等商議

是贾母十分喜欢不舍得的话信的信没领的王夫人的少的上的下的鸳鸯自己预备下的话信的信没领的王夫人的少的上的下的鸳鸯自己预备下的

掐了一座子只得将猩猩袍和贾母对坐那头一个王夫人坐在房门首两张椅子上宝钗湘云黛玉坐在贾母炕沿下面一个脚踏上宝玉坐在贾母炕沿下面一个脚踏上

坐了贾府风俗年高有体面的老人吃年轻的主子还是体面所以凤姐儿等四人侍立在地下伺候着那时大观园的丫鬟们都在外间屋里围着火盆坐着说笑呢

的母亲等三四个老婆子一共了贾母笑着把方才说与来人听了来人推不过这邢

里也是那凤姐儿的体面这样的大喜日子都是拿得出来的所以一闻此言

都欢天喜地贾母先道我出二十两银子凤姐笑道我随着老太太二十两邢夫人王夫人笑道我们又敬和

老太太自然凑一等每人十二两宝玉忙赔着笑说我们自然之后一等每人十二两贾母忙和合仇着

你家的头等的那里还拉你出这个头我替你出了贾凤姐忙笑道老太太别高兴上等一等账再瞧事老太太

身上已经两个呢这会子赚大嫂子等完了说着高兴一回又回头了过来又说都是为凤丫

头预备下的话只顾着

子和又不宜獃一的一句古這個也不是只在大家自己又不替人出這麼些法道老祖宗吃了虧了要是聽了呵一大笑道倒底是我的風了說的很是不是你我哄他們又哄了去了風姐道老祖宗只把他每見兩個文給兩位大一位去一位沒法兒每到是這樣說大的母親忙說是呢笑道了我猜二位去一生就在那位是見文總沒有這麼些人在內獨少見竟成了外姓的見了說的賈母與中人都大笑起來了賴大一母因又向道少奶一們主兩我們自然不該強一等了賈母聽說道這倒不錯你們兵該福一等我知道你們這兒丫都是財主見慣些東西比他們每的你們教他們一例條件來瞧：聽了連忙答應賈母又道趁這個空兒每人拉一個月的月例就拿了又回頭叫鴛鴦來你們文湊几个人商議了來等要每人來寫等還有几个了說是也不二兩的也不一兩的賈母因向平兒你雖這不替你主子做生日這個裡頭平兒笑道那个就自另外的每了這是話中的文該多不要賈母笑道你是個好孩子風姐又笑上下都全了還不在這兒呢一件事兒也沒有他們呈理不然他們只當小看了他們了賈母所說他說兩個是呢怎麼做法子他們一拍他們兩個一面說一面叫一个了頭向一去說着每不多一時回來說道每位主子二兩賈母每道拿筆硯來等的共計每人大約回情當風姐道我把你這沒法兒的小蹄子這麼些錢一播弄

凑银子给你做生日你还不足又拉上两个替死鬼给你什麽凤姐儿情实急你少胡说一会子高了这程
报纸和你算帐他们为什麽昔昨日了半天是白费口舌别人不知你的事说着罢已经拿了
共凑了一百五十两总得要母亲一天应用不了九氏当初不该管这屋又不多两三日的用度都数了
跌等我不用今着后还上跌要母亲凤了跌说那一班奴才们的脸面都叫你给了这会子又来
跌母亲九氏若在又说了一回话都知要母亲了使澈：的教生来九氏等送出那夫人来人二人散
日使等九氏若在又说了一回话都知要母亲了使澈：的教生来九氏等送出那夫人来人二人散
去他往凤姐房裡来商议怎麽办生日的话凤姐儿道你不用问我你只看老太：的眼色儿事就完了
九氏笑道你这阿物儿今成行了大了了我当是什麽事呢我们去原来为这个生不算还正我
操心你怎麽谢我凤姐笑道别扯腾我又没吃你来谢你什麽你怕操心你这会子我回老太：去真讥
了我去了九氏笑道你虽他与的这个样儿我劝你收着些儿的本钱了就生来了二人又说了一回方散次
日将银子送到宁国府来九氏方使趁来旺洗回尚是准送过来的了跌们回说林妈九氏使命叫
了他来了跌们主子下去吩了林一老家的过来九氏命他脚踏上坐了一回吃着旺洗一面问他这一起
银子共多少林一老家的回说这是我们底下人的银子凑了先送过来先太：和太：们的还没呢已
说着了跌们回说那麽程太：和姨太：打发人送分子来了九氏笑骂道小蹄子常会花样子没

要緊的話都見不過老太一時高興在老的要學那小家子湊分子你們就記得到了你的嘴裡去已經的說還不快拉了進來好生待客再打發他們去了頭前笑嘻嘻銀子進來一共兩封進宝鈸盛宝的都今了尤氏向還少雅的林之孝家的道還少老太太的賞錢們的我們底下伺候的尤氏道還不你的大娘的呢林之孝家的道知道這銀子都沒二娘一手裡管一共都今了說著尤氏就說了命人傳候車輛一面來坐席麻先生見鳳姐兒時銀子封好已時送去尤氏向都今了廣鳳姐笑道都今了快拿去罷番了我不管尤氏笑道我今些住不及倒要面生一些說著果然按數一兩也沒今李統的一分尤氏笑道我說你鬧鬼呢怎麼你大嫂子的沒今鳳姐笑道那麼些還不數倒短一分兒也罷了等不數了我再找給你尤氏笑啐道見你在人跟前做人今兒又事我我賴這个錢不依你我叫和老太太要去鳳姐笑道我看你利害的兒呀了事我也是丁好的你到把怨尤氏笑道你一般兒不給他還不肯你素日老說我一事不依你廣說著把手兒的一分拿了出來說道平兒來把你的收了去等不數了我賠你添上平兒會意笑說道奶奶先使着老爺不事再賞我一樣尤氏笑道只許你主子作樂就不許我們兒平兒只得收了尤氏又道我有着你主子這麼細緻事這些子那裡使去使不了的兒等了指材裡使去一面說著一面又往賈母處去話了出來就說了那句話便走到賈母房中那麼來商似只聽賈的主意好事村時賈母喜歡又計議要當尤氏娘去時把妙典的二兩銀子送他說這個使不了呢說等一經生意又出主意人跟前說了一回話回主意進

了佛爺把袁世凱的一封書送了他凡祖光不在跟前一時把周赵二人的文送了他西太送不敢收太氏差你們
回吟見的那裡尽這些閒牛風了頭你知道了尽我在着呢二人听說千恩万謝的收了起眼已是九月初二
日國中人都打听得九氏病得十分熱鬧不但尽裁連要百歲差說去得安兒兒全尽都打点着預要李
統又向宋妹妹道今兒是正在社日可別忘了宝玉又不事想出他小侯熱鬧把法雅就去了說着便命了
去喚你什麼兒快領了来了頭去了半日回說花大姐說今兒一早就出門去了宋人听了都吃呆說再沒
尽你小一程注了頭糊塗不知說話又命翠墨去一时翠墨回来說再不真出門了說尽小朋友死了出去
探喪去了探春道敢無怪尽的事說他什麼再沒尽今日出門一程你叫襲人来我問他剛說着只見襲人並
未李統等都說道今兒晚他尽什麼尽又不該尽門頭件你二奶奶的生日老太太都這麼再與兩席上不來
人事清楚鬧他做主了第二件是頭一社的正日子你不告假就私自去了襲人嘆道昨兒晚上就說了今
兒一早尽上的事到先北靜王府裡去就赶回事的功他不去他常依今兒一早起来又如喜衣裳穿
起来尽是北靜王府裡的品尽雅豈沒了未知李統等道若果如此快該去走一趟回来了說着大家
又商议偺們只管做詩等他来罰他剛說着只見賈母已打发人来接了頭人回說宝玉
的生日要母不準便命人接去原来宝玉心裡尽件心事于頭一日就分付嚇茗昨日一早叫偺兩匹馬在後門口等
着不許別一个跟去說給李貴我往北府裡去了偺們好尽人我叫他攔住不用我也說此席裡回不了模胡就

来的烘着个模不着头脑的，得体言说了个兒一早晨也倦了，兒宝玉洗
体纯素洁白的出来一语不发跨上马一溜腾悠着街就奔下去了。焙茗也得跨上马加鞭赶上在后也
问往那裡去宝玉道：“今日是往那裡去的。焙茗道：“出去了个冷清，没个可顽的宝
听说，“顽道：“冷清，的地方说着越发加了两鞭那马早已转了两个湾子，为了城门。焙茗趋着马得
主意，得啦，的跟着一气跑了五六里路出来人烟渐一稀少，宝玉方勒住马回头问焙茗道：“这裡
无处买点的烟茗道：“倘或不加是那一样宝玉道：“别的不拘，得标致些，降二点，焙茗笑道：“这三样
不难得，宝玉为难，焙茗见他为难，因问道：“要作什么，我是二爷时常带的小荷包，二爷不找，我
可裡面了，宝玉便回手在衬上褪着个荷包，样式，宝玉便连忙欢喜，只是不禁此直起
自己现身带的，倒比买的又加些手里，向炉灰，焙茗，宝玉，两个，竟却野外那裡去现用这些，行不是说，
了，来生不便，宝玉，道：“糊涂东西，若了来又不这样说，令的跑了，焙茗，想了半日，笑道：“我得了个主意
不知二爷，你，我，来，不，用，这，吗，呢，只，恐，还，有，别，的，这，不，是，为，今，我，们，到，往，若，真，要，地，到，是，水，仙，庵
了，宝玉，听了，忙，问，水，仙，庵，我，在，这，裡，要，如，今，我，们，就，去，说，着，就，加，鞭，前，行，一，面，回，头，向，焙，茗，道，这，水，仙，庵，的，姑，子
最，往，偕，们，家，去，这，一，去，到，那，裡，和，他，们，老，炉，使，，，他，自，然，是，肯，的，焙，茗，道，别，说，是，偕，们，家，的，只，伏，就，是，平，日，不
认，识，的，庙，里，和，他，们，借，他，们，家，现，成，现，成，回，头，宝，玉，在，我，常，是，二，爷，最，厌，这，水，仙，庵，的，如，今，见，又，这，样，喜，欢，了，宝，玉，道

我素日痛恨仙人不和原故混供神濕蓋庙這都是当日居士的老公们和那些尼牛的爱妇们听見尼牛神就蓋起庙来供着也不知那神是何人因听些野史小說便信真了比如這水仙菴裡面供的是洛神九尾狐不知古来並沒有个洛神那原是古之建的謊話罹旭這起男人就塑了像供着合現的心仙菴雖不知古来並沒有个洛神那原是古之建的謊話罹旭這起男人就塑了像供着合現的心子都信他一回說着早已来出当那老妖女見宝玉来了于是外竟像天上掉下个活菩萨来的一般忙上来洞迎命去逢春接馬宝玉惟玉心不知洛神、像却心裏實鑑是個是個塑的都真是個着着都為陽燒着滋味、總為出緣沒日眼的宝玉不覺滴下淚来老妖女献了茶宝玉回祀他借点炉燒来那妖女去了半晌宝钗黛玉湘雲都到了宝玉一祝不用說是命燈若撥点炉出来宝钗回中插一根干淨地方兒竟插不出燈着注那帝島都預備了来

了事的樣麼在這裡住一天也就盡了若不住在西邊住不得定要走就住別的也與你的性兒相投若是這件是這個一說倘你的事了必要人來說合依晚些進城你的若多不來說合二爺須得進城回家去纔是第一是太太心裡不肯第二就是家去了不住此就是家去了誰陪著太爺盡孝道若住在這裡不能考太太那受得的陰現成的生二爺就我這話無個主兒沒這個主意猜著了你起著心你不跟了我去回來你怕擔不是你只拿這大數目來動我你來了不住為盡了孝道纔說一日不進城這已完了心應起著進城大家都心生不平盡孝道更加說着二人未出神重果然如此的好一果主意宝玉胡亂吃些燒羊之性了二人便上馬仗回頭燒着兵仗面兒偏付二爺也生騎着這馬投住大騎手提防着些一面說着早已進了城仍舊內進去性一未出神仁院中襲人等都不在房中也不見了寶玉的屋內見寶了都要的屑閑眼美之何強院伴的多了這把花姑娘急瘋了晚上該坐席呢等快去宝玉所說性將素衣脫了自己找了襖子眼睛換上便向之都在什麼地方坐席呢素日的回這話說是的大花廳上呢宝玉聽了一程往花廳上來再內早隱一聞得笑者說的一聲到到穿堂那邊只見到現坐在廊簷下垂頭一見宝玉來了便著了下氣咂着嘴兒說道嗳風風來了快進去罷再一會子客來不成都在了宝玉陪笑道你精我往那裡去了王鋼兒把身一扭也不理他只管搖頭漢宝玉沒法快的進去了到了花廳上見了賈母王夫人等衆人真此得了風風一般要再先問這你往那裡去了這早晚纔來這不你姐姐兒的就去呢因笑着又向眾姐妹道

你久不在如何又說出這樣的話來這麼一不說一聲兒就私自跑了這還了得的兒再這樣等你老子回家必告訴他打你呢還見笑着道小祖奶奶寶玉不知道一聲兒不信人跟着就出去街上買去一頭一件叫人不放心再也不像咱們這樣人家有的規矩這裡要每天罵跟的人的什麼都聽他的話說往那裡去就去了也不回一聲兒一重又閙他到底是往那裡去了說了些什麼話着了沒有寶玉聞說此靜至的一个爱妻沒了今日經他這麼說見他笑的那樣不知撂下他就回來呢等了一會子要出去已沒有私自出門不先告訴我一定叫你老子打你寶玉連忙笑着賠罪又好言軟語的央告他已經若在不前了況且回來又沒見大家擔心學一會子了要每天不放心自然着急最不受氣了

紅樓夢第四十四回

賈寶玉初試雲雨情　　薛寶釵小意籠鴛鴦

話說平兒理妝畢，出來回賈璉：「二爺今兒回來得早，不如在這裏歇中覺罷。」賈璉笑道：「我也是這麼想著，但只是你一個人在這裏，我不放心。」平兒笑道：「我的二爺，我的心肝！你只放心罷，我橫豎不離這裏就是了。」賈璉聽了，喜的摟著平兒親了一個嘴，笑道：「我的兒，你放心，我回來再疼你。」說著，便往外走。平兒笑道：「二爺仔細臺階兒！」賈璉回頭一看，只見襲人站在臺階上，笑嘻嘻的說道：「我也跟了來伏侍伏侍奶奶，二爺倒說不放心。」賈璉笑道：「你倒是個細心人兒，我倒忘了。」說著，一徑去了。

這裏襲人和平兒坐著閒話了一回，襲人回去。平兒自覺困倦，便和衣歪在炕上，命小丫頭們放下帳子來，自己便矇矓睡去了。賈璉悄悄的進來，看見平兒睡著，便輕輕的坐在炕沿上，將平兒的手拿過來，放在自己懷裏，也就睡著了。平兒醒來，見賈璉在懷裏睡著，恐驚動了他，只得忍著。賈璉睡了一覺，醒來見平兒還在懷裏，便笑道：「你這麼個人，倒有這麼好耐性兒，我一動，你就醒了。」平兒笑道：「我也是剛醒，爺就動了。」賈璉道：「今兒回來得早，可以多陪陪你。」平兒道：「我的爺，你快別這麼說罷，仔細人聽見了笑話。」賈璉笑道：「我偏要說，你能堵得人的嘴麼？」平兒笑道：「我堵不住人的嘴，我只堵住爺的嘴罷。」說著，便用手來堵賈璉的嘴。賈璉笑著，一把將平兒的手捉住，親了一個嘴，笑道：「你這個小蹄子，越發會說嘴了。」平兒笑著，掙脫了手，起來梳頭。賈璉也起來，洗了臉，吃了茶，便往外去了。

平兒梳洗畢，出來吩咐丫頭們：「好生伏侍奶奶，我回來再賞你們。」丫頭們都答應著。平兒又囑咐了一回，方才去了。

這裏賈璉出了門，騎上馬，帶著小廝們，一徑往東府裏來。到了門口，下了馬，進去見了賈珍，說了幾句閒話，便往賈蓉的書房裏來。賈蓉正在那裏和幾個清客下棋，見賈璉來了，忙起身讓坐。賈璉坐下，看了一回棋，說道：「你們下罷，我不過來閒坐坐，不是來找你的。」賈蓉笑道：「二叔來了，我們就不下了，陪二叔說說話兒。」賈璉道：「不必，我還有事呢。」說著，便起身出來，到賈珍這邊來。賈珍正在那裏和幾個人說話，見賈璉來了，忙讓坐。賈璉坐下，說了幾句閒話，便說起正事來。賈珍聽了，點點頭兒，說：「這事我已經知道了，你放心罷，我自有道理。」賈璉又坐了一回，便起身回來了。

像今兒這樣的不了趣去你力淮西錢之罷風姐兒見推不上只得喝了兩鍾悶著來時時中素風姐也只得每人的喝一口賴大媽一見要去直送喜喜真不少不得素漢趣見依著他媳婦們也主知活風姐兒又推脫只得喝了兩口妙玉等又都素與風姐兒真不能了忙央告說姐們饒了罷我們的兒再喝罷妙玉笑道真了的我們是沒臉的了我是我們在本跟前大還有臉見呢往常倘有些体面今兒當著這些人倒倒趣主子的說兒素了我原不該素不喝我們就主說着真个回去了風姐兒忙拉住笑道姐們我喝就是了說着拿過素滿了的就了一杯喝乾妙玉又斟風姐兒自覺活況了心裡實的往上推主往家去歇去只見那要有戴的上來伺候秋氏要洗臉見去秋氏主頭風姐兒瞅人不防便出了席往房門後簷下主素平兒忙跟了來風姐便扶著他倚了廊下叫他歇會子平兒忙倒了茶來遞與風姐便趕心忙吸那了頭兒在那裡站着見他那了事了回身就跑風姐見

不成你還和我強嘴說着便揚手一掌打在臉上那小子頭子一歪登時小子頭子兩腮紫脹紫
早見忙勸奶～你個手疼風姐依說你真打若問他跑什麼他真不說把嘴撕爛了他的那小子頭子先還強嘴
說着所見風姐正燒了紅烙鉄未烙嘴方哭這二爺在家裡打發我來這裡瞧瞧奶～的若見奶～教了先
叫我送信去的不知理奶～這會子就來風姐見這中間有文章便又問道叫你瞧着我做什麼難道怕我家
去不成必有別的緣故快告訴我：經此以後疼你：若不細說立刻拿刀去割你的肉說着回頭向頭上拔
下一根簪子來向那了頭嘴上亂戳嘴的那小了頭一口咬住了哭求道我告訴奶～奶別說我說的平兒一條
勸一面催他叫他快說了頭便說這二爺心里終未了就開箱子拿了兩錠銀子出來遞與小叫
我悄～的送與跑二的老婆去叫他進來他收了東西就往偺們家裡來了二爺叫我瞧着奶～底下的事我就
不知道了風姐聽了已畢的淫身發軟忙忙起身走一徑來家到了院內只見吳一个小了頭在門前探頭
兒一見了風姐又縮頭就跑風姐提著名字喝住那了頭無奈倒見躲不過了趕出來笑道我
正要找奶～去呢奶奶～來了風姐道告訴我什麼那了頭低說二爺在家這般如此將方纔的話也
說了一遍風姐啐道你早偺什麼了這會子我看見你了你素推干淨現說着揚手一下打的那了頭一个趔
趄便掉脚兒走了風姐未免心有往裡聽時只聽裡頭說笑道每早晚你那個王老婆死了我纔了實睡
去他死再娶一个也是這樣又怎麼樣呢那小了他死了你倒是把平兒扶了正只怕還沒這麼

今逢平兒他也不吗我说一话了平兒心里一肚子委屈不敢说我命裡怎麼就該犯了夜叉星风姐听了這話的深喜乱战又听他们都讚平兒便趕平兒素日皆如裡有些不是不是了要不时奪回来把平兒先打死下一脚踢開了门進去不成分说抓着鮑二家的撕打一刻又怕賈璉当着便堵着门骂道淫婦汚你给主子汉子还要平兒过来你们淫婦们一条藤兒每每撺着我外面兒你哄我说着又把平兒打了几下打的平兒不完手委屈只是流泪的哭骂道你们倚着这些脸的狗一的又拉我做什麼说着也把鮑二家的撕打起来賈璉也因吃多了酒進来喜鸾不當偏值机密一見风姐来了已没了主意又見平兒也闖赶来把泪也乾上来了风姐打鮑二家的他已又氣又悔只是说今見平兒也打便来踢骂道你们皆地裡说话为什麼拉我呢风姐見平兒怕賈璉越發越了又赶上来打着平兒偏叫打鮑二家的平兒急了便跑出来找刀子要寻死外面丰兒上了跌忙抱住劝這裡风姐見平兒寻死喜便一頭撞了便跑出来找刀子要寻死外面丰兒上了跌忙抱住劝這裡风姐見平兒寻死喜便一頭撞在要緊裡叫道你们一条藤兒害我被我听見倒都哄起我来你少勒死我罢賈璉氣的瞪上拔劍来说道當真死我也急了一面叫了我僕了命大家干淨正闹的不開交只見尤氏李一群人来了说這是怎麼说纔好的就闹起来賈璉見了人趣黃倚住三分醉僅一起風风来加意安慰风姐見人来了便不似先為那般滋了舌不来人便哭着往賈母那边跑此时蔵已

拉了凤姐跑到贾母跟前便在贾母怀裡只说老祖宗救我璉二爷马救我呢贾母和夫人王夫人等忙问怎麼了凤姐哭道我终宗换衣裳不防璉二爷在家和人说话我只当是没事的呢得我不防他在窗户外头听了一听原来是鲍二的媳妇说我和害马拿毒盖给我吃了治死我把平儿扶了正我原生了气又不敢和他吵后打了平儿他为什麼害我他瞧了就要叫我贾母听了那不流程子来一话未完只见贾璉拿着剑赶来众面前人眼看着要杀的仗着贾母亲着疼他们连母亲嚇得不敢拦挡了来那夫人见了气的忙搁住骂道这下流杂种你趣着为了老太太在这裡呢要杀人料着眼是都是老太太惯的他:快这样逼我我骂起来了那夫人气的摩下剑来只管喝他快去那贾璉撒娇撒痴诞言诞语的说:不乱说贾母气的说道我知道你不把我们放在眼裡呢人把他老子呢来看他去不去要璉听见这话方趔趄着脚儿去了贾母未说完那夫人王夫人也说凤姐要是什么不好的小孩子们年轻饶嘴猫儿似的那裡保的住不这麼着没见是人都打这麼过的都是我的不是呢你多吐了两口痰又吃起醋来了说的中人都笑了贾母又道你放你的屁我叫他来替你赔不是你会见别过去瞧着你回又骂平儿那蹄子来日我倒看你怎么瞎地裡这么攘大民善笑道平儿没有不是:凤姐拿着人家出气面子不

始对拉郎拿着平儿慈性了平儿要庆的什么是的老太：这骂人宝要真是需来这样形说那孩子倒不像那狐涸厌倒的现这么着的怜儿的白受他的热闭时珊瑚来你去若那平儿就说我的话和他受了委曲的儿我叫他主女来替他赔不是今儿是他的喜的的日子不许他胡闹需来要说平儿吴得唤哇雅去说劝道你是个的白人你们的一事日伯等待你今早被李纨拉入大观园去了

不肯動他和這個不能盡心常為恨西平兒為今見他這般心中亦暗：的加數果然任不為信色：起的風刮了見襲人牀：的鋪了和衣拿出件石大穿的石服牀來洗了臉宝玉一條笑劝道：姐：還該擦上些脂粉不然倘是和風姐：瞧着了似的況且又是他的初日子而且老太：又打發人來要你平兒聽了不理便走找鴛鴦只不見鴛宝玉忙走前將一个空盒碌盒揭開裡面國着一把十根玉簪花樣兒拉了一根遞与平兒又笑說道這不是鉛粉這是些茉莉花種研碎了对上料製的平兒倒在掌上看時果見輕白紅色四樣俱美扑在面上甚易勻淨且能潤澤宝玉看見脂粉不是一味都是一个小：的白玉盒子裡面國着一盒玫瑰膏子一樣宝玉笑道那市賣的胭脂不干淨顏色必定是上好的胭脂揀出汁来淘澄淨了配了各樣東西作成的只這那膏子挑一点兒抹在唇上就設了用一点兒他就抹在手心裡就勢拍了平兒依言裝扮果見鮮艳异常且又甜美清爽宝玉又將無名指的一支並帶鼠鬚的筆子蘸下来与他看在襲人脸上畫了畫宝玉因自来没未在平兒前尽过心且平兒又是个極聪的極清後的上手必不肯如此不得都起他拭物添為恨怨今日是宝釵兒生日初一日不樂不散成酬出這件事来竟得在平兒前稍尽片心中喜今生今世不報：樂因歪在床上偷悄悄自得空又思及要璉惜知心滿樂悦已並不知作著脂粉之事平兒益发父母兄弟姊妹但留一人伴在要璉夫妇二人要璉：似凤姐：咸什麼能周全要貼今見这這等喜心就有命的狠了起初

此间侯文德感起来没又起身见方德的衣裳上喷的泥点干仗拿袋斗袋了掸扑见他的再怕
忘帮去上面报马保痕又搁在盆中洗了脸止又去又熄灯了会文往稻场对来说一回闲话堂灯没去歇
再见就在老仇支歇了一夜凤姐只跟着贾母睡贾璉晚间归房冷清清的又不知去叫只得胡乱睡了一夜
次日醒了起晚日三竿大没老里没悔不及那天人祀掉着的日贾璉醉了忙一早过来叫了贾母过来
来贾璉只得忍恨苟来在贾母面前跪下贾母问他怎么了贾璉忙陪笑说昨晚喜是吃了酒有
老太：的骂人见来欲究贾母哼道不流毒酒满了去洗不说为多守己的挺尸去做打起老璉来了凤姐
日家说嘴霸王似的一个人作兒嘴的可怜是喜是我你为他的命运今怎么样贾璉一肚子的委曲不敢
分辩只说不是贾母又道凤了颈和平兒还不是个美人脸子你还不足国日家偷鸡摸狗的臭的都拉
你屋裡去为注超漏归打老婆天打雷裡的人你还敢是大家子的弟兄打了嘴了你老眼睛裡容我
你起来我饶了你再：的替你媳妇赔个不是兒拉了他家去我就喜欢了马名经你只管为去我又不稀罕你
的跪贾璉听此说又见凤姐站在那边不敢粘哭的眼睛肿着不敢脂粉着：脸兒往常更有可
怜爱起着不出赔了不是你此为了又讨老太：的喜欢起身使笑道老太：的话我不敢不依只是越
发纵了他了贾母笑道我知道他富贵礼的再不会冲撞人他日没得罪了你我自经你主时你降伏
就是了贾璉听说起来依与凤姐作了一个揖笑道原是我的不是二奶：别生气了活泼裡的人都

笑了要再笑也风了跌足行悔了再恼我就恼了说着又向人去哄了平儿来命凤姐和要璉与尤平儿要璉見了平儿越发顾不得了所说事来如昔听要再一说便赶上来说道好狠昨日受了法了都是我的不是奶：得罪了你也是因我而起我赔个不是再外还替我奶：赔个不是说着作了一个揖引的要再笑了凤姐之也笑了要再又命凤姐来与尤平儿：赔个不是凤姐碰头说奶：的千秋我惹了奶：生气是我该死凤姐見自觉悔昨日法吃多了不合事日之情信跳起来听了傻人话去和稀平儿说脸合在見你此之是惭愧之意心酸忙一把拉起来说下次来平儿也劝住了奶：这么几年也没跟我一指甲就是昨儿打我也不怨奶：都是那猖狂的怨不得奶：生气说着也滴下泪来了要再依命人将他三人送回去尤一面打发拉即刻来回我：不要是推拿扬根子给他一斩三次洋教给要再即至三住去人磕了头无痛之后李送他三人回去包括中凤姐見去人来说也我怎么像个阎王又像夜叉那猖狂就死你耶着呢我千日不犯之百日不忙我熬的连个混账也人也不如了我还有什么脸来过这日子说着又哭了要璉也在不是你细想一时見谁的不是各人見当着人还是我跪了一跪又赔不是你也事过了完了这会子还嘴咕难道你还要我替你跪下续罚不是你方说的凤姐見当事不对平儿暗的一手又笑了要璉心实也又跪了真：的我也法了之后说着只見一个猫狗来回说跑三猫狗来死了要璉风姐見都吃了一惊凤姐忙收了怪色原喝道死了蛮了什么的大惊小怪一时只見林之孝家的住来悄回凤姐之跑

二娘羽毛死了仙娘家的親戚去告呢凤姐冷笑道倘为了我正想要打发回呢林一老的(家)我像和
平人劝了他们又感嘛了一阵又许了他几个年文就依了凤姐道我这个主意不给只看明他告去不拜劝
他不回镇嘛他一贵镇他告去他告不成我还向他个以户说那呢林一老家的正在为难其实理都他住眼
色见学的白侯当事着实理道我告去罢一看是怎么样凤姐道不许给他生实理一往告来都林一
老未商议着合伙的为难了二百两发给实理生怨名实天命人告和王大腾说了好番往特
作人善叫凡名来都着办表多那些人见了如此我为没办与名的不但没得怨恨反戴了实理又和林一
老时那二百银子入名流年娘上到添补闹消过去又体已给鲍二兵很面去原他说为日再概与如愿
归给你鲍二又名体面又名民为何不依仍旧事体实理名在依不程面凤姐今年实不为面上只
看作来理福国府中老人便拉平儿笑道我昨儿喝了一口酒你到担怎样了那裡镇我睡
儿老小没打量说所得说如一发狼都推去了为知以此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四十五回

金蘭契互剖心腹語　風雨夕悶製風雨詞

話說鳳姐兒正接他平兒回來悄悄的坐了半晌鳳姐笑道今兒來的這些人倒像下帖子請了來的探春笑道我們各人一件是四時八節的正要著急的話鳳姐笑道什麼帖子請了來的探春笑道我們各人一件是四時八節的正要著急的話鳳姐笑道什麼這么厲害探春笑道我們起了詩社社裏一社就不來全來人臉軟面皮的就當了倒了我想來請你出個主意鳳姐笑道你們別哄我：猜著了那裡是請我做監察御史的是時我做個經年的鋼面冷心的專管風姐笑道你們別哄我：猜著了那裡是請我做監察御史的是時我做個經年的鋼面冷心的專管

百年修多年例你又是上下多见你跟兒们主子做才共拢没尽十个人吃的穿的仍旧是大官来的逼
共等起来也百两上下这会子你就每年拿出一二百两来陪他们顿：舒点儿年呢你们的兒子闺难
道还要你赔不成这会子你怕花多挑唆他们来闹我：要说一个河涸海乾我还不知道呢李纨笑
道你们听：我说了一句他就说了两车子赖的话真：泥腿市侩老会打算细算盘子生财的你这个
东西亏了还托生在这大官人家做小姐是这么着若生在贫穷小户人家你不知还要做什么不作呢天下人都被你算计了去昨兒还打平兒彩你仲的多事来那黄汤难道
消化了狗肚子裡去了么得罪我只好替平兒打抱不平兒好拿了当日贾宝玉狗长尾巴共兒的好
日子大伯子在一处和不受用因此没来成竟我还不平你今兒偏和我来还不好呢你们要
狠该撵一个过兒续是说的来人都笑了凤姐儿笑道哦我知道了竟不是为这个为画来找我竟是为平
兒报仇来了我竟不知道平兒是你这一位仗腰子的人面知我今兒拉着我的手我也不放打他了平姑娘
过来我当着你大奶：姑娘们替你陪个不是据我说着来人都笑了李纨笑向平兒道
此我说好给你拿：竟绕罢平兒笑道告此为止：们敢实我可禁不起呢李纨道什么禁的起禁
不起只我呢快拿鏡匙时你主子闹的我面去罢凤姐笑道姑娘你自同他们回园子裡去绕好摆
半顿令他们等二等那边大太：又打发人来叫又不知是什么话说须得过去走一走还马你们年下添補的

衣服打点给人做去罢李统笑道这些子情我都不管你只把我的马完了我好歹着去看得这些姑娘小姐闹我见姐姐笑道好嫂子常我一点空儿你是最疼我的怎么今儿为平儿就不疼我了往常你还劝我说为将来多少孩儿身子检点着倘生儿女儿的命来了况且慢了别人等下的衣裳先得他姐儿们的着慢了都是你的责任老太太生不怪你不管闹了连一句现成的话也不说我等为自己没名儿如不趁早你呀李统笑道你们听一说的为不好把他合说话的我且问你这话社做底当真凤姐笑道还是什么话我不入社花几个钱不成了大观园的众数了么还起名这里呢好日子早就到任下为起了即先放下孟子聊良久给你们慢慢的做会社东道过俄几天我又不你们作父母不生儿你人罢了强要起罢不管这等那等了生了就着你还不撑出来说的来人又都笑起来凤姐道会子我等梳头凡今这些生西洋人搬名来你们商若使得罢着使若少什么与你们早去我呀人替你们买去就是了画绢我就裁当未那图样儿呢在太：跟前还在那边珍大爷那里说给你们省了太：那边碰钉子去我当打发人取了来一件呀人连绢交给和尚们攀去好的李统道这难为你果然这样还置了既这些借们家去吃着他不道了去再来剩他说着便笑了他姐妹们就走凤姐儿道这些子丫头没别人都是宝玉生出来的零碎听了他回身笑道只是为宝玉来反怎了他骂一社是他惯了我们脸教你说该怎么罚他凤姐起了一起说是没名别的法子只好他把你们各人屋子里的地罚他扫一遍使

北京人都笑这话不差祝着铁岳回去只见一个小子跌扶了赖奶：谁来风姐等他站起来笑道大娘坐不又都向他道恭贺奶：向炕沿上坐了笑道我也要主子们也老不是主子们的恩典我这奴才像什么见奶：又打发彩哥赏东西我和王在门上领了赏统笑道多早晚上任去赖奶：嘆道我那裡晓得他们由他们去呢昨儿见在家裡给我磕头我没说哥儿到说你皇宫了楼以霸道的很今年活了三十岁先年是人家奴才一发娘脸胞主心思典故你出来上托着主子的洪福不托着你老子娘也不会哥儿他们谈去里字也是了头老婆奶：接风风似的长了这么大你那裡知道那奴才两个是怎么害只知道享福也不知你爷：和你老子受的那苦恼整了两三辈子好容易挣出你这个来西洋小儿三次八雅花的良方典样打出你这个良人儿来了到三十岁上又赏主子的恩典许你捐了前程在身上做着那正根正苗忠心报国的员外今年了十年不知怎么寻神再愿求主又赐了个来旺儿出来小子他那大分那一份的家财是那一方的父母你不知个字已尽忠报国老太主之恩典不枉你老统风姐儿都笑道他也多康我们看他也就那几年还记来了两次这个如几年没来了年不生日只见他的名字就罢了前儿给老太：太：磕头来在老太：那院裡见他又穿着新官的服色倒黄的威武了比先时也胖了他这一得了官回该你请呢反倒惹起这些来他不如还在他的好每呢你只管用他的就完了闲时坐个轿子进来和老太：闲：牌说：话儿谁的亲出的要紧了你家去一般如

是楊府廣厦所推不知你自幼兒是老封翁的了乎兒對上旁未賴姑：吐話起來兒是狼不管叫那隆子倒是罵了又生受你說着一面吐茶一面又笑奶：不知道小孩子們會事的衆饒這么衆位們還倫室見識乳子未呀大人揉心知道的說小孩子們淘氣不知道的人家就說仗着財勢欺人連主子名聲也不好恨的我沒法兒常把他老子叫了來罵一頓給他些個工指定多道不怕你嫌煩今老爺不過這么着你一看老太：就護在裡頭當日老爺也時常的訓你爺：打誰沒有見的老爺也時何曾像你這么天不怕地不怕呢這不那邊大老爺兒閑氣也沒像你這机富日的權兒也是天：打緊兒東廂裡伺候着聽着那邊大爺喜兒的性子說聲惱了什么兒子竟是實賊兒今我眼裡看着耳朵裡聽着那邊大爺喜兒倒也像當日老祖宗的規矩只是着三不着兩的他自己也不安一番自己這些兒弟姐兒怎么怨的不怕他你心裡恨白嘴頭兒我說不的口嘴裡不說意思心裡不知怎么罵我呢說着兒見賴大家的來了接着周瑞家的隨着賈璉進來回了悄風進去道姨奶來接：來了賴大家的笑道不是接他老人家來的倒是打听：奶：姑娘們賞臉不賞臉賴姑：听了笑道更是我糊塗了正經說的話俱不說是說體梯己嘴兒甜的因為我們小子送了來來親友長給他賀喜少不得家裡擺下酒請請去不然那个又不是又要了老祖宗的恩典的這么榮耀光彩就領了家我又原：來的因此分付了他老子連擺三日酒頭一日在我們敝府國公裡擺几席酒一堂戲請老太：太：們奶：姑娘們多散一日酒外頭大廳上一堂戲几席

活祝老爷们爷们儿：先第二日再祝亲友第三日再把我们西府裡的伴儿请一份热闹二天子是托着主子的洪福一概无辩：李纨凤姐都笑道再早晚的日子我们也去的，你老去，告与老宝玉得预先的忙着撑的日子是断只有我们奶奶的老脸罢了凤姐笑道别人我不知道我是一字去的先祝不成后贺礼不知道赦赏的吃了一主两客的别笑话赖大家的笑道奶奶说那裡话奶奶：一来映亲赏我们二来是大喜日子，又祝去两席我这脸还说举了半天才起身要走因看见周瑞家的便想起一事来因说道：还有一句话问奶奶：这周瑞家的是犯了什么不是撵了他来回凤姐听了笑道：已是我再告诉你想的是吧，不提都忘了，赖嬷嬷回去说给你老亲家母听裡不许收留他是为叫他等人家空赖大家的只得着周瑞家的忙跪下央求赖嬷嬷说：我是什么说给我评：凤姐道：若是我的生日裡头还说呢，说着又下来了，赖嬷嬷忙道：不敢不敢，人来了，我不进来了，外头小么儿们往裡指，什么凤们做的，的伙拿的一盘子，做来了手撒了一院子碟头人去了，我打赏罢的，说着这样生活生的走了，还不撵了，张什么赖嬷嬷：这我当什么事情，原来为这个奶奶听我说他是不是打他骂他，他没过来了，撵了，实在不得已又说不得是偷偷的家生子儿现是太太的陪房奶奶只顾撵了他去，脸上不好看，依我说奶奶，宽待他几次，以我下次仍旧还看，体面，凤姐听了，便向赖大家的说道：就这样的

見叫了他來打他的手板以後不許他隨法教不改的等犯了周瑞家的便磕頭起來又與賈赦賈
家的拉着賈蓉賈薔賈他三人去了老太太和周瑞家的說話兒的工夫只見小丫頭子來回
園中寶釵等請了一回客回來西門的小客一定得那一日南下來方纔見去與賈璉賈不得細說一日外面
繫了馬起了轎上進來寶玉每日在情事那邊都迎春寶釵等又都往那裡來閑坐一回兒
二刻便手拿面寶釵因見天氣涼爽在怡紅院長遠去再親去中商議打點些針線來日閒空要每天事
人多兩次有候不免又得走陪坐閒談回中進來文章不時閒話一回都回去大清閒每在那下坐空三
天方纔便空每天空空的就少花的疾今秋又過賈母高興多能玩了兩次未免過勞了神近日又
復嗽起來覺得比往常又重所以精不濟了好大進特來說些閒話極淺及
至寶釵等來候他說不得三五句話又厭煩了來人都伴讓他略自己身子形體疲弱禁不得一點兒風兒
他接待不週禮數疎忽又都不責他這日寶釵來坐他因說起這病症來寶釵道理主的几个大醫來都還
治不過你吃他們的藥沒見效不如再換一个高手的人與一服試試如今生不治每年間閒了去一趟又不老又
不小減什么也不是个事法兒便一定是不中用我知道我的病是不能好的了且別說病不論好的時候我
是怎么个形景兒就可知了寶釵点頭道可也是這話古人說合該此生你吃日吐的竟不能活着鞠神氣
血也不是好東西便一定嘆道生死命有富貴在天也不是人力可強的今年比往年原覺又重了些說話

了一間已咳嗽了兩三次宝釵道：「時見我看你那著方上人參肉桂竟沒去多了些茯苓補神也不宜太熱依我說先以平肝养胃為主肝火一平不能剋土胃氣一養飲食加多病就養人了」寶玉笑的應了一聲說：「時人回來我就按著吃」寶釵道：「你不必說謊我最是多心的人你若心裏肝火盛自己不知又動我那些話又說我不管你了」寶玉笑道：「我那裏敢說謊今兒我原是為寶姐姐的病來的我聽見說你病了我心裏很不受用所以來瞧瞧你你倒說我說謊」寶釵道：「我病了與你何干你為甚麼來瞧我」寶玉聽了這話又急的紅了臉說：「我不過為的是盡我的心罷了你又這麼說」寶釵道：「你既為盡心為甚麼我吃藥你不勸我吃燕窩粥你的意思不過是為我身子不爽利你為的是你的心罷了」寶玉聽了這話又急的說：「我何嘗不勸你吃燕窩粥來著你不吃我也沒法兒了」寶釵道：「我又沒說你勸我不勸我吃燕窩粥你又急什麼」寶玉聽了這話又急的臉紅了半天說不出話來寶釵看他這樣知道他心裏實在是為自己的病著急的意思又是感激又是過意不去因笑道：「你別著急我不過偶然和你頑笑一句話你就當了真了」寶玉聽了這話方才放心下來又問寶釵道：「寶姐姐你的病可大愈了些」寶釵道：「已經大愈了些」寶玉道：「既如此我就放心了」寶釵道：「你放心罷我的病不妨事的」寶玉道：「雖不妨事也要小心保養才是」寶釵道：「我知道」寶玉道：「你知道就好了」寶釵道：「你回去罷我要歇歇兒了」寶玉聽了這話只得回來

主就主了我是一年所合吃穿用度一年不指望和他們家的地租小人生日名色孝順的家
私望是指事不過多費得一付腦箱買了時令之熱不到那裡盤纏聽了不覺紅了臉笑道人家總拿做當
年正經人把心裡頓雅看許你所以拿我取笑說完自己也笑了寶玉笑道真話你我人我在這裡一日我
与你消遣一日你又什么要緊煩雅只管煩我說的自然替你做我若不依又是知道的只當生
母親比我暴躁些偺們二爺因病不能你又是個明白人你必仰又焉牛二嘆你總說的又是兔一子果此
有了我的日子去和媽說了只怕無有我們家裡還少与你這几兩銀子做了去在宜又買盤
炉子的盤子壺兩是小雅的你每時為做完做主這点什么放在家裡的只怕我在人跟前失
手在便罷了這會子怕你煩了我是去了盤子壺晚上再來和我說由話兒完做着在家你又不在
話了這裡盤子喝了兩口稀粥仍舍在床上不表日未晌時天就要下漸漸陰了下起雨來秋霖脈脈陰
晴不定那天漸漸的黃昏且陰的況是一番那雨滴竹稍更覺清涼知完做不能來便在灯下隨便拿
了一本書却是唐詩名稱号秋聞怒副兩怒事因盤子不覚心最感成名聲当日于事日益成代副兩
一首擬李江花月夜一格乃名曰秋完風雨夕祖曰　秋花惨淡秋葉黃　腸一秋灯秋夜長
已覚秋完秋石尽　那堪風雨助凄涼　助秋風雨来何速　驚破秋完秋夢續
抱得秋帷不忍眠　伯向秋屏揮泪燭　泪烛摇一熱短檠　拿起無眼却离情

誰家秋院吹笙風入　何處秋窗雨声　羅衾不奈秋风力　殘漏声催秋雨急
連青脉脉漫凝　灯花似伴离人泣　守到更闌　聴他点点滴滴
不知风雨几时休　已教泪洒纱窗湿　咳那搁筆方才写了現報說宝二爷来了一径去
尽只見宝玉頭上戴着个箬笠身上穿着蓑衣從雪地裏来的這么个漁翁宝玉忙问今
兒的些吃茶沒有今兒一日吃了多少飯一面說一面摘了笠脫了蓑忙上前作揖宝玉
忙還禮上下了一回打量着瞧了一瞧笑道今兒我也扮了回漁翁了你瞧我這蓑衣
笠兒雖然俗氣還象個樣兒麼宝玉看他脫了蓑衣裡面只穿着件舊紅
綾襖袄外着綠紵中子膝上寬出綠油撒花褲子底下是描金綉的綿紗襪子靴着粉蝶兒花
鞋笠玉問道上頭怕雨底下這鞋襪子豈不怕雨的呢倘弄湿了我這一套是全的尽一双豈不
鞋笠玉問道上頭怕雨底下這鞋襪子豈不怕雨的呢倘弄湿了我這一套是全的尽一双豈不
厮像穿了来脫在那塵土裏又有那蓑衣斗笠不是尋常市賣的十分細緻輕巧因說道是
什么样編的怪道穿上不像那刺蝟似的宝玉道這三樣都是乾靜王送的他閒常下雨时在家裡也是
這樣你若欢注个我心再拿来送你剩的都罚了惟尽這斗笠尽趣上頭注頂兒是活的冬天下雪戴
上帽子就把竹信子抽了去拿下頂子来只剩了這个圈子下雪时里边加帶得我送你一顶冬天下雪
戴宝玉笑道我不能戴上那个戴个画儿上画的和戴上拆的渔婆儿了及說了出来方想起未
這话成与方纔说宝玉的话未连了风梅不住宝玉即不留心因

見等上來說送拿起來看了一遍又不覺叫好寶玉聽了忙起來奪在手內打上燒了寶玉笑道我已記熟了你要是再數了你說是那日再來寶玉聽了回手向懷內掏出一個核桃大的金表來瞧了瞧那針已指到戌末亥初二刻忙又揣了說道原該散了又攪得你勞了半日神說着教襲人去拿了又看身進來問道你和什麼吃你告訴我二奶奶一早回老太太二生不吃老婆子們說的明白寶玉笑道等我在裡頭看了明日一早告訴你二聽雨越下越大了快去拿個人跟沒的雨傘婆子答應不久外面拿着傘來着燈籠說晚傘寶玉道這個天點燈籠豈不干淨的不怕雨傘寶玉聽了回手向玉盤上把個玫瑰倩珠燈拿了下來命點一支小蠟來遞與寶玉道這個又比那個亮而且雨裡點的定要這個說畢又這二個相比們先腳清倒了打破了所以沒點來寶玉道跌了燈值個呢還是跌了人值個你又穿不慣不厭不那燈籠命他們每頭點着這個又輕巧又亮原是雨裡自己拿着的這個生不如的見再遞來剩下半個限的怎麼處又要出這利膜蓋珠的膀子來寶玉聽了隨遞與襲人一面頭裡打着傘拿着羊角燈一頭走一個小丫頭打着傘寶玉便將這個燈遞與這小丫頭接着寶玉扶着他的肩一徑去了我今衝著先一個婆子和打着傘提着燈送了一去包藍雪花氈包裹的強我們站腳說話站腳先睡定了再送來我這回說費心許他外頭坐了吃茶婆子笑道那是自然

你一定笑老爺也和宝你今忙的今天又宗在子長趕紧後會今在倘賭兩場了還不笑老不
晓得狼说今年秋大沽先見了横竖每在号几个上在的人性了要也不肯不出会今在倘又坐
了更又加个阿今兒又是我的頭家为今国小閑了就該上場兒了登玉听了笑道难为你惦
了你的戴财當兩送来了个人给他几百年打些酒泥避一雨来那婆子笑道又破费姑娘实
在说着磕了一个頭说面指了半打傘去了些鴨水起無窝发稍个不要伏侍登玉睡
不住玉自在枕上風含宝叙又坐次化号母号吃一回又起宝玉素者都睡伏号物筵又听見宝外竹
筱稍着叶了上雨声渐漸淅淅下透幕不覺又滴下泪来真邪の更方渐了的睡熟了不回分
解

紅樓夢第四十六回

尷尬人難免尷尬事　鴛鴦女誓絕鴛鴦偶

話說賈母這日午後時間方醒，的睡去暫且表過。今且說鳳姐兒因見那夫人叫他不要和他爲守節之意，一番坐車回來，那夫人將長內人遣出，情向鳳姐兒道：「呀你素不爲別的，不過爲一件爲難的，老爺托我，不敢不說，老爺因商上了老太太，房裡的，如今要在房裡，呀我和老太太，討去，我想這個，平日主意，先和你商議

性子的劝不成兒和我恼了凤姐知道那老人家性格孤僻只认得银子能救人自保次则要取财货为自得实不一定大小总得偿救摆佈凡出入银钱也经他手任凭如何要救浪费为名须得我那中意有多候補员如数偿了不落一言名听的从今以后那老人家此的话便如他又弄左性劝了来甲闹事赔笑说道老二这话说的在是我糊涂了无知道什么轻重恕未及再面禀别说一个了额外是那么大的一个活宝莫不给他理的话那裡信的我竟是个獃子拿着二爷说起或多日活了不是老爷太狠的那樣狠不得立刻拿来正不打死及已是了面中置了依旧拿着老爷太心爱的东西变化出今老太太待老爷自然中是那樣了依我说老太太今见喜欢兵讨今见就讨去我先过去哄着老太太等过去了我趁着主闹把后程的人我也等闹去那老太太说给了更好不给也没妨碍申人也不得知道那老人家这般说使又要劝超来又苦诉他道我的主意先不那老太太说不给过一夜死了我后程事务销了的那老头说他诉诉朕我细细的告诉了他自然不言语就罢了那时再和老太太说老太太岂不依阿不依他愿意常言人去不中留自然过后就忘了凤姐笑道倒底是太太老谋深远是个妥当的话只是老头说他是谁那一个不知已高年上不起出头的故着这个主子不依倒愿意依了头脑子中就完了呢那老人家道已是这个话了剩说那些机巧的大了段谁不愿意这样说你先过去到底一点风声我吃了晚饭就过来凤姐暗想那老头者是个

權在心腸裏見的了頭兒如此說便不理他便去了依舊得話說
儀不依去了無題的人兒的題我去了風聲住他拿腔作勢的那時去了看了我的話心裏惱些個
超拿我出氣來倒沒意思不如回着一奔過去了他休要不依半晌就題不到我身上了如果
因笑道依我這樣學母那邊送了西瓜去鶴鶉湯分付他們炒了原盤趕去、說他上次過來的我很
喜歡時見小子們推車說去、的平板了進拿去收拾去了不如這會子坐了我的車一奔過去倒好
那夫人聽了便命人來換衣服風姐忙着伏侍了一回派兒丫鬟車過來風姐又說道太、過去
那裡去我若跟了去老太、若問起我過來做什么的倒不好去、先去我脫了衣裳真來那夫人
聽了合理便看住要母丟來和要母說了一回閒話便告假托往王夫人房裡去從後門出去打死
央的以長閒當過去見妃央正坐在那裡做針線見了那夫人站起來那夫人笑道做什么呢我看你
孔的花兒越發活了一面說一面伸手向針線看了一看只管讚好放下針線又洋洋
打量只見他穿着半新的藕色綾襖古銅色緞掐牙背心下面水綠裙子膝前壓着鴨蛋臉烏油頭
髮只用一根玉簪別着幾朵珠花兒一般看他自己倒不好意思起來心裡便覺吃
驚的鼻子那邊腮上微、的几点雀癍妃央見這般看他自己倒不好意思起來心裡便覺吃
驚因笑說道太、這會子不早不晚的過來做什么那夫人便使眼色兒跟的人退出那夫人便坐來拉
着妃央的手心笑道我特來給你道喜來的妃央聽了心中已猜着三分不覺紅了臉低了頭不答一

言听那夫人道你知道老爷跟前竟没有一个亲的人心程再要下去怕那些牙子家生奴的不干不净也不知道毛病儿要了来家三日两日又弄见拌嘴的因为府里头挑一个丫头生见的又没个好的不是模糊见不如就是性子不好不要了这个好的要没了那个好的委因此常常眼送了今年这些小孩子裡头就只你是个实见模模见儿的人温柔和顺老太太讨了你去取在屋裡你不比外头新讨的你这一进去了就闹了脸就封你个狐狸精面又兼你是个乖巧伶俐的人似这般的说的宝玉换谁知竟被老爷看中了你的今注一来不遂了素日心高志大愿了又的

堵一堵这些骚你的人的嘴跟了我回老太太去说着拉了他的手就要起身去了晴雯羞手不行那夫人知他害臊便又说道这不什么臊卖你又不因说话只跟着我就是了起来只低头不动身那夫人见他这般便又说道难道你还不愿意不成若果真不愿意可是个傻子顾了放着主子好不做偏要做了奴二年四年不过熬上个小子罢了才你跟我们去你知道我的性子又明又白是那不容人的人先爷待你们又胜过一等主我们一男半女的你就帮衬了家裡的人你为侯换谁还不动现成主子不做去能过了机会没会就难了起来只低头仍是不语那夫人又道你这么个乖人怎么又这样积粮起来若什么不称心去只管说与我保管你遂心如意就是了起来仍不语那夫人心头火起骂道你是个死丫头你自己不肯说话怕臊你等他们闹你呢你们事闹你不说只管告诉他们说羞你往

風姐房中素風姐早換了衣服因兵內等人便將此信告訴了平兒：已擺飯笑道）拉我看來事必要告平常我們背着人說起話來听他的主意未必是肯的今兒說着看罷了風姐道太：又來這屋裡商議依了還可若是不依白討了沒趣兒當着你們生氣臉上未好看從前為些鵪鶉再不什么起兒樣預備吃了飯你且別去逛去估量着走了你再來平兒所說如樣住与巡名倒便宜這自在的園子裡來這裡妃夾且部

張人：听了说道这话倒理不该我们说这个大老爷真：未免急了略平平整脸的仆就不能放手了，平儿道你先不应该我教你个法儿你就央告什么法儿平儿笑道你和老太：说就说已经给了璉二爷了大爷就不肯了你央啐道什么东西你还说呢昔儿你去不是这么混说谁知后到今儿了张人笑道他两个都不应该依我说就和老太：说明老太：就说把你已经许了宝二爷了大老爷又来了我死了心了你央告是真又是假又是急骂道死丫头你自以为都不结果了将来都是你撺掇的我看来天底下的事那那么遂心的你们且收着些儿罢别忙走过了头儿二人见他急了忙陪笑道好姐姐别急俗们只管都是亲亲的你们的主意若许我们知道如此总是央告什么主意我们不去就完了平儿听一般不过是个法儿无非叫我们撺掇道你不去未必得手休央告的罢你是知道的老太：房里的人此刻不教把你怎么样难道教道你跟老太：一辈子不成个亲去的那时节倒了他的手倒不好了张个笑道老太：在百利百不离这你跟老太：一辈子不成个亲去的那时节倒了他的手倒不好了张个笑道老太：在百利百不离这里若是老太：归西了了他横竖也还有三年的孝呢没个娘养死了他先再办老爷的事过了三年知道天是怎么个光景呢那时再说推脱了至急为难我劳了驾做姑娘的也不过还是一死一辈子不做男人又怎么样乐得干净呢平儿羞人笑道真个这蹄子没了脸越发信口儿都说出来了张南道这倒是此话腾一回子怎么样你们不信慢慢的商着就是了大：说说我老了眼去我商他南

來找去平兒送你的父母都在南京看病沒上來纔久也是等著的現在還不你哥哥嫂子在這裡的情你是這裡的家生的兒不比我們都不過在這裡纔來這麼家生的兒怎麼樣牛不喝水強按頭我不應承雖然教我幫著你娘不說正說著只見他嫂子從那邊來笑著說你的爹娘一定和你嫂子說了纔來這個緣歸本分回頭賠話的聽了這話他是個不會事的說話一問三不知的眼前他嫂子笑著那裡沒尋找那娘兒倆了這裡來你跟了你來我和你說話平兒襲人都讓坐他嫂子只說姑娘們說回話襲人平兒都推不知道笑我什麼這麼忙我們這裡猜謎兒晚等猜了這個再去纔來這什麼話你說罷他嫂子笑著你跟我來到那裡告訴你模樣兒姑娘道好是太太和你說的那話他嫂子心裏道姑娘免知道還等我快來我細細的告訴你是天大的喜事纔出他嫂子臉上下死勁啐了一口指著罵道你快爽著你那逃嘴離了這裡沒多著呢什麼話也是什麼喜不喜怪道成日家笑嘻嘻的如見做了什麼一家子都仗著他模樣兒的一出去都成了窮鬼了看的眼熱了不把我送在火坑裡去我老沒臉兒你們外頭模樣兒霸道自己剃頭挑子一頭熱沒羞沒臊的時你們把老人腦子一條生死由我去一面罵一面纔平兒襲人攔著勸他：嫂子臉上下不來回說道原是不原來你說不犯著拉三扯四的你這麼說得沒著疑人別說疑話姑娘罵我：不敢還是這三

往好狠並沒意着你小老婆長小老婆短去家臉上怎么过得去張人平見忙着你們說這往代也並不是說我們你們到拉三扯四的你听見那位太爷們對了我們你小老婆說是我們那个沒良心的狠哥、兄弟在這內子裡仗着我們模以覇道的仗勢的人自由他罵去我們犯不着多心死要是他見狠了他、勝了沒的基臉又拿話調唆你們那个爷駡你們那个沒自原是我急了也沒有到出来和我拚命這个空兒幸仲璧子自覺沒趣賭氣去了張共氣的這罵平見張人勸他一回方罷了平見因問張人道你在那裡花着你什么我們竟沒看見你張人道我因為往西街狠去裡看我們宝爷的祖和連了一步說是宝爷了我疑惑怎么沒見呢起五往林街狠家找去又見他的人說他去的祖和連了一步說是宝爷了我疑惑怎么沒見呢起五往林街狠家找去又見他的人說他沒去我這裡正疑惑是宝爷了方纔你們那裡事了我一从你也沒看見說事他又来了我這樣說話主神山去石成我都見你那个說話来了誰知你們的个眼睛沒見我一話来了又听事說笑当的个眼睛沒見你、們个眼睛還沒見我呢天嚇了一跳回身一看不是别人正是宝爷張人先笑道呵我說我你在那裡来着宝爷笑道我們西街、那裡為来迎駡着見你去事了我就知道是找我去的我就流了起来哄你着你搀着駡过去了進了院子去事了達人就向我在那裡的笑只等你到了跟前嚇你一跳的說事見你又跑、躲、我就知道必是為吸人了我搀駡往若着了一着却是他那个所以我就躲進到你身後你去我就躲在你躲的那裡了平見笑道僧們再往成我、去罷只相還我出西个集

中未曾知覺也這個不再說了賈政已知這話俱被寶玉聽了只得在石頭上推睡寶玉推他父親這石頭上不僧他回房裡去睡生不如說着拉起賈母來又怕讓平兒來了忙賈母主張起身來四人竟往怡紅院來寶玉時才後悔的話俱已聽見常着實替賈政不快只默默的歪在床上任他三人在外間說話天那邊那賈政的父親見賈政回說他爹的名字叫賈彬兩字都忘南京有兵不大上來他哥哥又糊塗老太太的買办他是老太那邊陪上的還說那賈政聽了他這句話心裏忘不了又糊塗起來細細說起他寶玉聽為自己喜歡異常連忙去找賈政指望二說出要不見被賈政搶白了一頓又被襲人平兒說了幾句羞惱回來偏對那賈政說不中用他罵了我一場因見賈政在旁不敢還平兒說襲人幫着搶白我說了我許多不知道的話回不得主子的太太那老爺商議真實這話那小錦衣也沒尽這么大福我們也沒尽這么造化那賈政聽了說道又與襲人什么相干他們如何知道的又問這句誰在跟前寶玉回說沒有平兒襲人賈政聽了四字未曾說出口來賈政連忙說道不是不是一定是他們兩個人不知道的事故意的說出來逗我的賈政不過是試自己的度風頭低命人去快找了他來告訴我家事了去又在這裡叫他來幫忙他見是賈母這裡打發人來叫他去的趁他去的趁勢說去罷媽媽飛快他去了呢風頭聽了方覺放意的這說天一般他去什么不特那賈政聽了飯

回家脫洞告訴了要救二起了一起即刻叫呼要璉素說南京的房子還要人看看不出一宗即刻叫上
生意素要璉回老上海南京住素生彩已經借了幾送心數那邊連根材料都賣了不知如今是死
是活即使活着人不知叫素每個代表要又是打聲上要救聽了喝了一聲又罵混帳沒天理的因樣
偏你這么知道還不當了我這裡的要璉退出了又叫住又和要璉吊外書房伺候着又不教完去
又不教走他父親只得聽着一時室人和素（小）公見們上等人家門裡去隔了四五折板的天後出去了要
璉睡着不教去聽隔了一會又打聽要救睡了方纔過來出洞風祖告訴他方纔的白是說兒媳一夜沒睡
到次日午後一回要母接他家去逛，要母去了叫他守家兒媳要出不去只得要母疑心只得勉強出來說等
只得時要救的話說與他又詳他怎么樣要他家娘派他守家他要不肯走他要去只得
去回要母要救：起來因說老我說你叫你如人向他說去教我的話自古滿臟君少年（此）必定狠戒
老了大約他還有少爺們每年是看上了室玉只怕七月要璉若回來心叫他早些動了程兒他不來已成推
教他這是在華府着老太：病他時素外邊的人回明去要去時他細想他脫卸了祖宗之難
出那事這隊兒他死了我是終身不娶男人我就伏了素若不然時叫他這半回心料之老少必要
要救說面室文翰在書房是要救老你別叫我的見我還打發你去：這去問兒媳你們說了他不依任沒
你們的不是若問他：（再）依了你細細的腦袋室文翰忙在了又在退出回家中等不得告訴他少人轉說

竟自己对面说了这话把个妃央我得罪话回报了一番便说道我便是去了你们等了我回了老太一去他哥嫂只当回报过来都喜了不尽他嫂子即刻等了他止来见要母亲的王夫人薛姨妈李纨凤姐宝钗等妹妹并外头的几个极有体面的媳妇都在要母跟前凑趣见妃央看见他拉了他嫂子到要母跟前下面哭一面说把那夫人怎么害说国上程避之又如何说今见他哥嫂又如何说因为不依方修大老爷超黄说我恋着宝玉不肯出门等着往外聘说我到天上一般不生他的手心去待宽上报仇我是极了心的当着大老这程我这一番话到说是宝玉便是宝玉是宝玉是皇帝赐给不服人就完了我是老太一逼着我一刀子抹死了又不给汗巾子仗倩老太一归了西我又不跟着我老西娘哥一去我是宝玉等死我是替了头割发姑子去若说我不是真心都是拿话支着这不是天地鬼神日头月亮看着瞧着程头长疔疮来这妃央一进来时便袖内掣了一把剪子一面说着一面回手打开头发就铰亏了环看见忙来拉在已剪下半绺来了唬的众人忙的上来算计因是王夫人在跟便向王夫人道你们原来都是哄我的外头老顺瞎地程盘等我尽地东西也来与他心事与剩了这个毛丫头我横竖为你们自要我不活罢了他拉着我王夫人忙让起来不敢迎一言薛姨妈见逼王夫人怪上反不好劝的了李纨所妃央这话早羞了狮子你们当了摆要尽心的人都王夫人要尽心的我辨着薛姨妈现是亲姊妹我自要不说辨宝钗又不便为难再辨李纨凤

姐宝玉一发不敢朝这回用着为疼兄弟的正要表实惜春不因此密好听了一听便走进来陪笑向贾母道这话可大什么和尚老太太起一起之类大伯子的小孩子从何知道信未说完贾母笑道可是我老糊涂了连别笑话我你这个姐姐我不像我那大太一味怕老爷骂一点儿事不问连自己儿子也不管是又说老太太偏心多疼小兄弟宝玉的贾母道不偏心因又说宝玉我错怪了你娘你怎么不提我看着你娘是善属宝玉笑道我偏看母亲说大爷大娘不成通共一个不是我母亲不说却推谁去我倒为说是我的不是老太太又不信贾母笑道你快给你娘跪下你说王夫人忙笑着拉他起来说快起来说快起来说快

紅樓夢第四十七回

獃霸王調情遭苦打　冷郎君懼禍走他鄉

話說王夫人所見那夫人等之進他迎了去那夫人雖不知賈母已知其事又不好明言還又來打聽信息進了院內果見几案之情：說回了他：纔知是待要回去裡面已知王夫人接了出來亦不得進來先與賈母請安賈母一聲兒不言語自己也覺得悔恨風邪兒早指一回回避了那夫人且不敢多去賈母回房去坐終有薛蝌鴛鴦王夫人等陪侍着那夫人的臉面也都沒：很了那夫人且不敢多去賈母見那人方說道我所見你替你去安慰了說媒你倒也三次四回的只是這麼忘本過了你們如今是和不見之說：你還怕他住性子我沒法兒你還留着你老爺的那性兒罷那夫人倒面面俱回道我勸過幾次不依老太：還有什么不知道的呢我也是不得已見賈母道他倒着我人倒也都去如今你也老：你先不要胡本來老實又生的多病多疾上：下：那里受他擰心你一句說回來就着也是天：丟下爬兒尋探常凡百事情我如今自己做了他們那些不到的去處只是那孩子還小細些我的心情他還着一點子該添的他就添了來該添什么他就趁空兒告訴他們添了就與事不這樣他原是那裡那樣大的小的那裡不要是在一本件我我如今原做自己揀心去不成還是去：盤算和他們每每面去我這麼管的管的剩

了他一个年纪也大些，我凡做了的脾气性格，见他还知道些，他二则也还有主子的缘法，他也垂不拘着我和那位太太一面来家去又和那位娘一面又悄悄的告诉他什么话，他也痛和你媳妇起到家不小一段不信的话，不单我得罪，连你小婶娘妇之都省了，这么个人便是媳妇孙子，想不到的那个不得缺了，也没有生了这个他去了，你何必再了什么人来我使你们就来他那么一个喜欢的，未不会说话，也不会闹，我只是打发人和你老爷说去，他是什么人我这程子不叫他只管下来，你的要去就是，为这个了，预不能当下他伏侍我几年就比他，在伏侍尽了老的一般，你来的，也可就去说，不要当了说，罢了，人来说了，媳妇，你媳妇们来，终是无说个话，见怎么又都散了，该忙着，我去了，人赶忙的又来，只说薛姨妈向那了，环道，我使来了，又做什么去，你就说我睡了，那了，该道，知道，就说我们老太，生气呢，你老人家不去，没个闹，这了，疼我们，罢，你老人家怕主我背了，你老人家，说去，薛姨妈笑道，也罢，说，罢，就完了，说着，只得和着，了，到主来，要再忙，让坐，天笑道，借们，到脚罢，姨太，的脚，生，借们，一手坐着，别叫风，扭，见，说了，那们去，薛姨妈笑道，是呢，老太，替我看着些，见，就是借们，媳，的，门，晚，还是添一碗，个，呢，王夫人笑道，不，的，个人，风，扭，见，道，真添

一个人無聞些賈母道呀妳实系呀你在这下手裡坐着猜去：的眼花了瞎们的牌都呀你看些兒風姐笑了一系向猩系道你们知当我告的你不管系撑系道这支奇了这会子你不打点精神贏老太：几时今又要系个风姐兒道我正要系一个今兒该输多少我还想贏呢你瞧：揚兒上沒左右都埋伏了不说的賈母薛猩鴻都笑起来一时妃实系了依坐在賈母下首炕沿上不住的是风姐兒鋪下红毡说牌共么五人起牌門了回妃实是賈母的牌已十成只等一张二饼依连了暗号兒与风姐：回该发牌依旧走路踢了半晌笑道我这一张牌定在猩鴻手裡如若不发这一张牌再须不来的薛猩鴻道我手裡若没你的牌风姐道我回来是要查的薛猩鴻道你只管查你且发不来我瞒：是怎么风姐兒依言在薛猩鴻跟前薛猩鴻一看是个二饼依笑道我倒不稀罕他只怕老太：沽了风姐听了忙笑道我发錯了賈母笑的已掷下牌来说你教拿回去罢呀你錯的不成风姐道不是我五筹一筹的呢这是自己发的个怨不得人了賈母笑道可是你自己打着你那嘴问着你自己疼是又向薛猩鴻笑道我不是也氣贏老太是是个呆的兒薛猩鴻笑道我们不是这样老都谁是那样糊涂人说老太：这半晌风姐兒已发着半听了这一话忙又把半穿上

了两个人笑着骂了我的一完不为高興外罩为高興来领现我到底小器赖了我数年快收起来罢要再量规矩如实伐洗脚的因私薛将鸿说笑着见把兴动手要再说你怎么恼了连脚也不替我洗把兴拿笑着说你不给年要再说他不给年那是他文连了值命小了所子把他那一吊年都拿过来小了明子真我拿了摘石要再借边风姐见姐忙笑着骂我把兴数现给我是一个薛将鸿笑着果然风姐见中器不过硬现罢了风姐听说值跳起来拉住薛将鸿回头指着要再来日放年的一个木箱子笑着将鸿骂那个程硬不知硬了我多少去了这一吊年硬不了半个时辰那程明的年就招手见叫他了只等把这一吊也叫进去了脚也不用洗了老祖宗笑着又尽正经事我办去了话未说完到的要再也叫进去了脚也不用洗了老祖宗笑着又尽正经事我办去了话未说完到的要再人笑个不住正说着偏平见怕年不穀又送了一吊来风姐见说不用放在我跟前吧放在老太太的那一去罢一会叫进去倒省事不用偏两次叫箱子裡的年费事要再笑的手放在老太太的那一去罢一会叫进去倒省事不用偏两次叫箱子裡的年费事要再笑的手把程的脚掐了一朱子推着笑叫快撕他的嘴平见依言放下年来笑了一回方回来正院裡

子的又說了去：又湊了趣兒生不如平兒笑道依我說你竟別過去四色合家子連去：
宝玉都忘了不是這會子你又攆限去了賈璉道已經完了雖道區我補不成沈吉
千刻老爷親自分付我說去一的這會子我打發人去倘或知道了回沒的氣脆指着這个
拿我当氣罵說着就走平兒見他說得不理又使眼子付素雲跟了過去賈璉跟了重屋裡使把脚
步放輕了往裡面探頭只見那夫人站在那裡風姐兒眼兴兴瞧見了使使眼色不令他
進來又使眼色与那夫人：：不使動去只得倒了一碗茶来放在賈母跟前賈母一面身
賈璉不防使沒躲過賈母使向外頭是誰倒像个小子一伸頭的是的風姐兒忙起身說
我也恍惚看見个女人剛兒一面說一面起身出来賈璉忙進去陪笑道打听方太：十
四个出门的預備轎子賈母見這么樣怎么不進来又使眼神的賈璉陪笑道是老太：
祝脚不敢驚動不過時鴻的当来問：賈母道就吩咐這一时等他家去你問他急切間
不得那一頂見你這么小心来着又不知是来做亲戚報神的也不知是来做探子的異：集
倒嚇我一跳什么好下流種子你媳妇和我祝脚呢昆弟半日的空見你家去看和那赵二
家的商量治你媳妇去罷說着衆人都笑了鴛鴦笑道鲍二家的老宗祖又拉上赵二家
的去賈母笑道可是我那裡記得什么拖着背着的提起這些子来不由我不生氣我

但今这个伤重的猴狗起到如今我也不曾下重药子猴狗了连续带尾五十的年说着大
驾天隐千寺百怪的了也住了些日没往这这些子还不高了我这裡呢贾琏一声儿不敢
说忙退了出来平儿在宽外站着悄~笑道我说你不听倒底碰在网裡了正说着见邢
夫人也出来贾琏送都是老爷闹的如今都摘在我和太二身上邢夫人道我把你这没良
心的种子人家还替老子死呢白说了几句你就抱怨他(你还不知~的呢这几日生气
的程子人家还替老子死呢白说了几句你就抱怨他)你还不知~的呢这几日生气
心

認他做了凡月子弟正要与他和文恨沒个引進這日可巧遇見柴清等西不可且要珍等
出暴他的名號差住了臉就求他帶了兩歲下来務要那他一處坐着閒談閒短說东話
西那柳湘蓮原係世家子弟後来不成父母早喪家性無依不務細心酗酒好要鎗舞劍賭
博吃法以至眠花臥柳吹笛彈箏無所不為因他年紀又輕生得又美不知他身分的人
都喫錯他做个一類物類大一半都為紫与他素昔交好故今日請来陪不想他沒別人稀
奇相薛蟠又犯了旧病心中早已不快洋洋自得的主兩完了李貴又說方纔宝二爷
又嘱付我使一進内去見了只是人多不好說話叫我嘱付你教的時候別走他還有話說呢你
免宝玉去等我叫去他来你西个見了再走与我等千說着依命心厮們班程頭找一个老婆
子情一告訴說宝二爷来那小厮去了沒一袋菸时果見宝玉出来了頼当紫向宝玉笑
道好生把他交給你我快羅人去了說着已往去了宝玉領拉了柳湘蓮到所側書房
中坐下問他這几日可拜李觀的故上去了湘蓮道不去前日我们几个故應去需他故
上路各自回家我今年夏天雨水勤恐怕他的故赶不住我背着来人走到那裡去赚了一趟
路又勤了下来回家来歇後再几百年第三日一早出去催了两个人收什物宝玉說怪
道呢上月我们大观園的池子裡頭結了蓮蓬我摘了半个叫婆子去到故去供他去回来

我也向他下跪两次懂了些也仗说不但没冲突还上回教了些我老着面皮说了几个朋友到
如今了我心很痛天一国在家裡一点事做不得主儿动就合人家说不是这个搁就是那
个劝的话说不能了要是今日又不由我依柳湘莲这个事中用不着胁撺心外头我你
总心裡明白了就是了眼前十月初二日自我已经打点下上好的茶酒你知道我一贫如洗家裡是
没有预备的拿几个钱来随手就完的不必数空儿留下这个看到的了跟前礼数不全
也是我应为这个事打发婚喜找你又不去在家知道你天一样跟着近没个一定的去处
知道是你不用找我这个事也不过各尽其道眼前我还要往别处去走一趟外头还有三事要紧
再回来定听了忙向这是另面湘莲冷笑道我的心子等到跟前你自然知道我如今再
别过了宝玉道好容易会着脱上回教生不如湘莲道你那个样表久坐里那样再坐着未
免不好我回过了他的宝玉道这么样做去回过他为是只是你再来真真行
必须先着人来说一声千万别情了的话了说着仗滴下泪来湘莲说道自然另拜你去你只
别人说就是了说着就站起来要走又道你往去罢不必送我一面说一面出了去贾副大
门前早已见薛蟠在那裡乱叫狂教了小厮们上来把湘莲听了火自生乱道恨不得一拳
打死随即低头择拳又待着教与学的脸面不得发了又恐薛蟠见他去来

出得了珍宝忙翅起着去上去一把拉住笑道我的兄弟你往那裡去了湘蓮道走
就来薛蟠笑道你一去都沒了再到了好歹坐一坐就算疼我了說你什么再坐的工夫
給誰一只别忙你今遠今哥一你为你白費財都宝玉湘蓮見他如此不像个样又恨又
笑生一計拉衣袖偷淨宝笑道你真心和我好呢还是假心和我好薛蟠听見這話喜得
心癢难熬中斜着眼笑道你只管向起我這裡話来我为是假心立刻死在眼
前湘蓮急的此這裡不依等坐一坐我先走你隨後当来跟前我下去僧们素性喝
一杯你那裡还是两个絕好的強人說着向门的你一个跟的人也不用第到了那
裡伏侍人都是現成的薛蟠听如此說喜的沒理了一半說罢又如此湘蓮笑道你拿
真心待你你倒不信了薛蟠忙笑道我又不是獃子怎么不信的呢說为此我又不想
得你先去了我立即裡找你湘蓮道我這下去在北门外所你之後得家城外住一夜去薛蟠
得你先去了我还要你做什么湘蓮道說的此刻在北门外所桥上等你僧们席上是说话
道不了你我还要你宝你做什么湘蓮道說的此刻在北门外所桥上等你僧们席上是说话
去你看我去了一时你真走他们就不当神了薛蟠听了連忙答应湘蓮又席
饮了一回那薛蟠难熬只管眼看湘蓮心内趁宝越急左一壶右一壶着实用人讓自
己倒先了两杯不覺酒兴发作了湘蓮便起身为来眼人不防出了门外角中厕者收先

宿去宦我城外就来说舉已跨馬直出北門橋上等候薛蟠一頓飯的工夫只見薛蟠騎着一匹大馬遠遠的赶了来他着嘴瞪着眼頭髮濕漉漉一般不住左右乱瞧及至看湘蓮為首這去一前往遠去照不管當心迎去湘蓮又笑又恨他仍為隨後跟来薛蟠往前衝着一人烟赫少倾又圍為回来看不甚明見一湘蓮為首薛蟠笑道我说你是个呆不关信的湘蓮笑道快往前去仔细人看見跟了来就不好了说着先到揚為拴在树上向薛蟠笑道你们先投个客店我有心要与你们作个东的你应该薛蟠笑道还不理連忙下了馬也拴在树上便跟下说道我老日久要心告訴人去的天許地滅一言未了只听鐘的一声背後似铁鎚砸下来正觉得一阵黑烟眼前星乱連身不由己便倒下了湘蓮走上来瞧一知道他是个石猴捏打的只在了三个拳力向他脸上相了几下登时便闹的来上鋪薛蟠先是动也不动起身又被湘蓮用脚去点了一点仍旧跌倒口内说道原来是两个你们好不依为善说什么哄我今来打我一面说一面乱骂湘蓮道我把你这瞎了眼的你说柳大爷是谁你不说来你还像我打死你个来盖只给你个利害罢说着便取了马鞭过来没头盖脸打了三四下不算痛的还早已跳了大半不觉得疼痛难禁不甚子不缓的一声湘蓮冷笑

這中只為此我只當你是不怕打的一面說一面又把薛蟠的左腿拉起來向著中淨泥塵拉了几步除的滿身泥水又問道你可認得我了薛蟠不及只伏着哼：湘蓮又掇下鞭子用拳頭向他身上搥了几下薛蟠便亂滾亂叫說肋拿我了我知道你是已經人回為我錯聽了你人的話了湘蓮道不用拉別人你只說現在可沒什么說的不過你是已經人我錯了湘蓮道還不快說軟些饒你薛蟠哼：的道好漢饒了一拳薛蟠嗳了一聲道好哥：湘蓮又連搥兩拳薛蟠忙嚷道好爺饒了我這沒眼時的瞎王羔子今以後我敢你怕你了湘蓮道你把那水喝了兩口薛蟠一面听道一面皺眉道這水實在腥臊怎么喝得下去湘蓮舉拳就打薛蟠忙道我喝：說着只得俯頭向着根下喝了一口就未咽下去只听哇的一声把方纔吃的東西都吐了出來湘蓮道都賸與你快吃完了饒你薛蟠听了叩頭不迭說好爺饒命這些死不能吃的湘蓮道這樣東西偏要你吃完了我說著了薛蟠便連連叫饒說我已去方放下心來沒敢自己不後悔了人待要扎掙起來全身痛疼難禁祇得要珍等席上四處不見了他那个哥哥晶瑩見不見了人說悄悄出門去了薛蟠的中廝書童是慣伏侍的他分付了不許跟去祇晶瑩找尋未還是要珍不放心命要童帶着小廝們暗暗跟隨的直找尋非門下橋二里

急路旁見革坑傍边薛蟠的馬拴在那裡未人都逃躲了只馬兒所
革中马人呻吟出家忙去牽一看只見薛蟠的衣衫零碎面目腫破沒明沒臉偏身的外
滾的似个泥母猪一般要黃心內已猜著八九了忙下馬命人換了並未笑道薛大哥何
情今日跟到革坑裡來豈說王爷文愛上你風流如花似玉偏馬去你動碰跌特角上
了薛蟠羞的沒地縫兒鑽進去那裡能爬得上馬去要雲帝人並跌倒扇里催了一乘小轎
子薛蟠坐了一齐進城要雲送去拖往親家去並未薛蟠百般苦告要及仗不回告訴人
要雲方依允了讓他各自回家要雲仍往親家回來要珍並方纔的形景要珍中知湘蓮
原打主意送他須得吃个戲纔好晚散了依未尚候薛蟠自在歇房時著推病不見要
母等回未及自归家回薛媒媪与宝釵見未要哭的眼睛腫了問起原由忙未瞧薛蟠
的臉上身上果傷痕並未傷筋動骨薛媒媪又是心疼又是恨罵一回薛蟠又罵一回
柳湘蓮竟引告祿王未人這人專拿柳湘蓮宝釵忙劝道這不是什么大事不过他们一卖性急
沒及防臉未情罪罵了每按几下打中是会的況且偕们家的未住每天个所共知媪：不过
是心疼的原故那当每事地宝易等三五天哥：好了出得去的时候那边珍大爷璉二爷
这干人中未必自未開了自然偕个东道吋了那人未当每事中人替哥：賠不是祖罢就是了

如今媽：先當件大事許來人倒是得媽：偏已經要緊家化生子報人今兒你說了一次薛媽：我這樣與你動來何若親戚、勢欲壓著人薛媽媽聽了道理的兒倒底是你為得到我一時氣糊塗了宝釵笑道這倒如此化又不怕媽：又不聽人勸一天做似一天吃過兩三次虧他也罷了薛蟠睡在炕上痛罵湘蓮又命小廝去拆他的房子打死他和他打官司薛媽媽媽喝住小廝只說柳湘蓮不在家過幾日就回來了薛蟠聽見如此說了方知錯的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四十八回

　　蘅蕪君蘭言解疑癖　　憨湘雲偶填柳絮詞

話說薛蟠聽見如此說了氣的漲平三五日仗疼痛未平只難動在家悶悵見親友廣眼已到十月因各鋪面歇計內可等年賬及回家的少不得家內治酒錢之內各一分情理薛自幼在薛蟠當鋪內模樣家內也有了二三千金的住店今既父母回家的去方來因說起今年低劄各鋪少的年必是賣的明年先打發大小夥上來當鋪裡無事趁端陽前後就販些低劄來賣賺些利息薛蟠聽了心下甚以為然只是難見人起身正躊躇一年半載又沒去縣天氣暖和不是耍的說是就去了這么大年不久或不成又說偏要賣完完成事又等盤清了這地方纔好走又不知是不好走幾个春年和情理解悶一年來賺多也罷不賺多也罷且縣一為去二則進京山水也是好的心內主意已定正值薛姨媽聽了越發歡喜但又恐他在外生事花了本錢倒是未往晚間薛蟠告訴他母親薛姨媽聽了越發歡喜但又恐他在外生事花了本錢倒是未往晚間薛蟠告訴他母親薛姨媽聽了越發歡喜但又恐他在外生事花了本錢倒是未

我最恨把那些没要紧的都断了吗今要成人立业学富要紧又不准我了吗我怎么
样呢我又不是个了跃把我关在家裡仔日是了没盘那怕应酬又是个尽年纪的僧们和
他们女我同他怎么得尽錯我就尽一时半刻不如的吉庸他自然我就是要面
要钱了怕他是知道的自然多一点他们等服利倒不吗我去过两日我不告诉家裡私自
去吉走的年青了财回来你知道那呢说畢赌氣睡觉去了薛蟠听他如此说因和
宅钦商议宅钦笑道哥：果然兵法原回避之计倒也罢了只是他在家裡说若好听断了外
头旧病复发难拘束他了但也趁不得等他若是真改了是他一生的福若不改媽：也就
又不别的法子一半尽人力一半听天罢了这么大个若说管怕他不知世故也不得不耗
事今年闲在家裡明年还是这个样是他亲说的若正言顺媽一就打量着丢了一千个自
良女竟成了他试一试模样吉鄙计都着他也未必的高里哄骗他的二则他也去了左右
没了助兴的人又没个倚仗的人纔了外头罹还怕谁尽了的吃没了的钱举眼看着他是
这样只怕在家裡省了多也未知薛姨媽听了里时未响当倒是你说的是花面丫头吗他
学些事来又值当我已定一房老话之次日薛姨媽命人将了姑娘薛来在当房中命薛
蟠跪待宝钗自己在风廊下隔着窗户子言吉语羞托宝钗出来吉：宝钗陪出去

承恩過伯爵辭又回說十四日是上好先引日期大世兄即刻打点停當下歸之十四日一早就告辭了薛蟠要之不尽將此話告訴薛姨媽：：依和宝釵多委並無不妥的姑之連日打点行裝派下薛蟠一奶公老仆一名當年語的旧僕二名外合薛蟠隨身伴使小廝二名主僕一共六人雇了三輛大車裝拉行李停物又雇了四乘轎子長行騾子薛蟠自騎一匹宮內賞的銀鬃大青騸外備一匹坐馬說了完畢薛姨媽宝釵等連夜勸戒一言自不必細說至十三日薛蟠先去辭了仲母舅舅又過來囑了要宅裏人要珍善未免又令錢行一說不必細述至十四日一早薛姨媽宝釵等同薛蟠出了儀門且如西行四只眼睛他去了方回來薛姨媽上床坐的宝人不過一面之情並無三言兩句小了引令跟了薛蟠一去外面只剩了一個大男子因此薛姨媽即日動身時一應陳設玩器並無帳幕物件盡行搬了進來收好命兩个跟去男女之事一等收進時一應陳設玩器並無帳幕物件盡行搬了進來收好命兩个跟去男女之事一等收進睡覺又命兩个婆娘住在裏頭外頭小廝上夜不在話下那日晚間和宝釵坐鴛鴦等人作伴不必叫鶯兒和我們住去我們圍裡又空在外頭我每在彼住每二个人生怕不趣此薛姨媽笑道正是形容了原該叫你們住去作伴是那昔日還對你哥兒說文不通此刻二不若兩的驚覺二个人不敢伏侍的還要二个丫頭伏侍宝釵呢的

不知底细的我走了眼花了半天小没的注意他是怎样，打听着不知是来历的要与还罢了一面说一面命老姜和接了家禄赶着一个老张，兼请见医士街善院去把他宝叔和杰老姜侍同回国中来杰因宝叔是我原亦和杰说的等大爷去了我和姑娘他体去我又怕明天一急心说我会着国禄来领谁知你竟说了宝叔笑道我知道你心理话暮这国去不是一日两日了只是设个宝见就每日来一次慌一慌的中没趣见所以趁这机会趁住上一年我也每个他体的你也送了他的心杰姜笑道姑娘这个功夫你为给我他罢宝叔笑道我说你得陇望蜀呢我劝你且缓一缓今见明日准来先生国来角内没老太一起去来为人你都睡了闹候一来见也不迟杰晋许他们搬进国来若不提起国由见的你只管口说我掌你进来他体见就完了回来进了国再动为姑娘喜禄去一点姜在着你要走时只见平见忙了的主来杰姜忙向了姑平见只得陆续和心宝钗国向平见笑道我今见把他等了来他体见回步回你奶一来见平见笑道姑娘说的是那禄的话我竟没话答言了宝钗道这统一是正理在场尽个主人商程尽个住持当不是去了到底苦误事声就是国程坐车在的人知道添了他和个姑娘闹的了你回去到告

許一声罢我不打紧人去说了平兒若在家因又向他要这个那个扯街坊隣舍去定叙笑这我已叫他去呢平兒道你且不必往我们家去二爷病了若在裡呢急着要去了这门要母亲来不在话下且说平兒見兵荒马乱的拉定叙怕说这话狠而所見我们的动文因连日打发我哥一出门不叫你们这裡的又一概不知道连怕见平兒笑道老爷把二爷打了不动弟难道怕狠就怕听見定叙道早起恍惚听見了一句什么不真我也不敢回你说不是为了什么打仲平見咬牙骂道都是那什么贾雨村半路逢中那裡来的贼不死的野杂种说了不计其数今年春天老爷不知在那个地方看見几把旧扇子回家看家裡所存收着的这些好扇子都名中用了立刻叫人多多搜求谁知新的一个不如旧的宽宏很多見人都叫他们拿着好的这些好扇子换旧的二十把旧扇子死也不肯拿出去二爷为安易烦了多少情見了这个人说一直至今把二爷病了所他家裡坐着拿出这二把来略瞧了一瞧拔二爷说原是不在真降的金量湘妃棕竹廉扇五柄的皆是主人使画真跡回来告诉了老爷很叫買他的五每少银子给他每少偏那石默子说我倘死冻死一千银子一把我也不卖老爷没法子罢二爷没

就为已经种伙五百民之先兆银子没拿后不他只是不卖只说要后之先兆我的命注
浪费这个什么活子谁知那两村没王理的听是了便没了活子就他抽欠农民拿了他种
衙门裡去说所欠官民变卖家产赔補把这后子抄了来做了发债送了来那石默子的
今不知是死是活老爷问其二爷说人家怎么弄了来了二爷只说了一句为这点子小马弄
得人家倾家败产又不算什么就为老爷听了就生了气说二爷拿住据老爷因此这是事
一件大的这几日还今几件小的我也记不清所以都潘石二爷就打起来了又没拉倒用板子根
子就拉其不知他拿了什么混赤了一折脸上打破了两手我们听见嚷去这理只一种
策上株连的注浪是一九治我呢宝钗笑了(听)壮命嘱晃去找了两九来与平晃宝钗走先
这样你去替我叫候罢我就不去了平晃向宝钗耳去了不在话下且说秦晃了来人
了说吃过晚饭宝钗等都往贾母去了自己便往潇湘馆中来此时黛玉已吩了大半
了晃秦文准国事往自是欢喜无盖因笑道我这一准来了你得空晃治我
了晃秦文准国事往自是欢喜无盖因笑道我这一准来了你得空晃治我
做诗就是我的造化了黛玉笑道先要学做诗你就拜我为师我岂不通大略也还差的
起你来要笑道果然这样我就拜你为师你不许腻烦的黛玉道什么难为之值得去
学不过是起承转合当中承转是两付对子平声的对仄声声的对实的虚的若

是采石下寺向連平反駁實不對却使得的為妻笑道怪道我常奉本回話倫常見有一兩首又不對的又听見說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的有五人的話上四六不論二四六上錯了的所以天下對或出今听你之說原來這些規矩竟是沒用的只要詞句新奇為上登之至正是這个道理詞句究竟還是末四第一是立意好若意趣真了連詞句不用修飾自是好的這叫做不以詞害意為妻道我只管依着話為話不揀甚麼文古規律四聲平仄說的真切不過這樣的話你何不早說使我枉費了許多心血今見了這幾首的新愛一入了這个格局再學不出來的你今听我說你若真心要學我這裏有王摩詰全集你且把他的五言律一百首細心揣摩透熟了然後再讀一百二十首老杜的七言律次後李青蓮的七言絕句讀一二百首肚子裡先有了這三个人做了底子然後再把唐洲劉禹錫白樂天諸人的一看你又是這樣一个極聰明伶俐的人不用一年工夫不愁不成詩了妻聽了笑道既這樣好我就把這書依我拿去我第回去細細念九是話分了兩頭妻听了笑道既這樣好我就把這書依我拿去我第回去細細念九是話分了兩頭當中是好的燈玉听說歡喜即時王不留的五言律拿來遞與妻道你只看紅園的都是我選的若一首不好自的問你妝狼或生氣是我：說與你就是了妻拿了書回至蘅蕪苑中話了不表只說寶玉獨自燈下一首：的讀起來忽然連催數次睡覺

他不能睡宝钗见他这般光景只得随他去了一日贾宝玉方梳洗完了只见袭人送了点心来又与麝杜鹃贾宝玉笑道其祀得多少前为袭人为凡红图送的我尽领了贾宝玉领略了些注不为要紧道我倒领略了些只不知是不是说与你听贾宝玉笑道正为说先讨论方好长进你且说来我听麝杜鹃道我看他的光景不似学作理的想来竟是写情的贾宝玉笑道还得了些意思但不知你注的是不是袭人道我看他塞上一首内一联云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想来烟从何直日自然是圆的这直字似乎理圆字似太做合上去一想倒像是见了这景的若说再找两个字换这两个竟再找不出两个字来再还有日前江湖白渡秦天地等这句要两个字似乎理想来总得这两个字终究得尽念在嘴里倒像有几千斤重的一个橄榄是的还是没别缘前日堤里上孤烟这俩字合上字难为他怎么想我们那年上京来那日下晚住脏岸上又没人只有几棵树远远的几家人家作晚饭那个烟竟是青碧连云祖知都是晚上看了这两句倒像我又到了那个地方亲自经历过是的袭人在座听他讲论宝玉笑道既是这样也不用看讲论了你说他这上孤烟落日你还

不知他這面還是查了旁人的來找給你這一个賬、要沒這个沒面現成說着住把陶淵明
瞧、遠人村依、墟裡烟籠、出來這与為妻、賬了這那時實是不管帶上字是尾
依、那个安上化為的來字去大笑道你已經了不用再猜倘若再猜倒學高了你就猜
起來也是白猜的楔基時是的兒我補一个來猜你入社為妻時是指娘伯黃衫趣
我、不過是這程美英陳學這个秋雲了楔基儕玉卿時是道那不是被难道我們
是認真猜呢若說我們真猜了妙出了這個古把人的牙齒時掉了呢寶玉道
這中間自然自了當日我在外頭和那些人商画見他們聽見僧們起社來我把話
回給他們聽、我就寫了几首給他們看、誰不是真心悅服他們抄了刻去了探
春黛玉忙問道這是真話么寶玉笑道說的是都拿上來哥儕玉探春聽說都
道你真、胡鬧真別說都不成若依我們的筆墨也不該待那樣去寶玉道
怕什么古來詩中筆墨不為作為出今之沒人和道了說着也真惱真打發了
入画來請寶玉、才去了為要又偏着探步社律又要寶玉楔要二人出个題自讓
我們去偏了來猜我已經寫了送時在的月最為我已為偏一首未偏成你就偏一首未
偏完的韵由你罰那几个字去為此要听了來的拿着砂回來又要里一回撥雨山行又

於不得不說又該而當的此等煩惱都是孽見引的你我和他等賬去修本來默頭默惱的再添上這个越發再國了默子了的名堂沒有當的時候剔混我一面說一面做了一首兒占寶釵笑着了這个不的名堂這个你該你剔怕膝只管拿了給他瞧去着他是怎么說的管聽了便拿了給我瞧只見寫道

月到中天夜已闌　清光欲上闌圓圓
蟾宮桂魄誰能比　珠海蚌胎豈等閑
寒塞遐觀　堪入畫　良宵仍用燒銀燭　映綉輝煌映畫欄　莫言冷清無趣味　古今幽興最相關

寶玉笑着說道這是什麼詩連一個字也不識只見他說一回眉又自己念咲一回寶玉等聽得此言都遠遠的站在山坡上離着他咲只見他皺一回眉又自己念咲一回寶釵笑道這个人實是瘋了昨在哪裏一直鬧到天亮睡不沒一刻的工夫去就亮了我就聽見他起來了忙忙碌碌梳了頭就找擊兒去一回來了默了一回做了一首又不知道了我就聽見他起來了忙忙碌碌梳了頭就找擊兒去一回來了默了一回做了一首又不知道會子自然易做呢寶玉咲道這正是地靈人傑老天生人真不虛賦悟性的我們成日咲說西惜他這么个人竟似了誰知剔底是今日可見天地生云寶釵聽了咲道你能勾像

他這等忘恩負義的了不成的寶玉不等說完便道：既這麼
樣咱們快走罷你跟了去看他又回來連累我們說着一面
拉着往前走林黛玉正拿着話和他說寶玉偏的站住了口
只是不動這一
急非同小可寶玉因為話有所見便的是
試着時空覆雲翻　　雨一梅花無羽翼　　一柳葉霜初
悅着輕雷未抹雲橋　　夢醒西樓人睡後　　錦衾猶可隔
重衾　　寂寂疏簾淡月
了月字底下添了重字似還使得你看由：倒盖月色這麼了原是話裏胡說未必
九天就如了意蓋自為這首詩總所以此說自己之歸了吳名皆善閑手便易里索
起來因見他那時的說呆便自己也增下的為控心搜胆的耳不傍所以不別視一面探
要隔窗呆說道：要依娘你聞：豈無憂性悵答道：閒字是十五刪的錯了韵了衆人所了
不覺大呆起來寶釵道：真話麼了都是聲兒到的他聽了道：要人說福人不假
他又未問我：生氣不說的理李統呆道：偕們拉了他往四姑娘房裡去引他雖一面說叫
他醒一醒你說着真了步步拖他過幕了樹乘暖香塢中情要正在俠私床上歪着
睡午覺畫綉立在壁間用紗罩着衆人嘆醒了惜要揭紗看時才停方忽了二停見畫上

忽见个美人回指为妻道凡今你的都画在上获你快学些说着就哭了一回又自叹去为妻随即中正是老祖宗晚间对灯坐了一回神觉三更已尽上床躺下两眼睁着直到五更方得朦胧睡去了耐天亮宝钗醒了听了一听仍旧睡了心下要他翻腾了一夜不知为何做了这个梦又不敢叫他回忽着只见袭人走了进来说道这一首还不好宝钗听了又是一阵又是一阵连忙叫醒了他问他说了什么你这祝心都画了他了宝钗说有个病未死一面说一面梳洗了金回妹妹往哪里去未原来大姐志学诗料画诚聚日间不能伺候出空子营中游了个闲梳洗已毕忙使出来到沁芳亭只见李纨与平姐妹方洗王夫人丫回来宝钗正告诉他们说他梦中做的诗说梦话平人正笑指引见他来了便都争着要诗看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四十九回

瑞雪世界白雪紅梅　　脂粉英雄割腥啖膻

話說寶玉正說呢他便近上來說道你們香這首詩若使得我便還要若還不好我就死了這個詩的心了說着把杯遞與寶玉及衆人看時只見寫道是

畫屏金鴨香銷暖　一片殘敲半明白　半輪鴻曙玉更殘　綠蓑江上秋鴻遠

紅袖添香夜讀書　擁爐詩興自清孤　知音不使東風泄　衆人看了笑道這首不但好而且新巧尽意趣可知做詩說天下至難之事只怕用心人社裡一定請你了去要吟了心不信料着他們哄已的話還有說寶玉實致等正說着間只見几上小丫頭拿了帖子來說是薛大姑娘的丫頭來了好些話說一個我們都不認得好像是寶玉那裡的話你倒底說明白了是誰的親戚那婆子聽說笑道：的兩位姑娘了還有一位姑娘說是薛大爺的妹子還有一位未說是薛大爺的兄弟我這會子病着了還有一位姑娘說着一邊去了寶玉笑道我們薛蝌弟兄來了我李納笑去：去呢呀：和姑娘們先上去罷

搭帮来了走李凯泊船刚回是李统宗滕第看两个从现长名李纹汝名李纳也上京
大家叙起来又是亲戚因此三宗一跌回り成个薛蟠门下帮薛蝌因为年父亲在
京时已将脂粉薛宝琴许配都中梅翰林之子为源西新进京恰巧薛姨妈
京仲也陪汝来了时之赶来所以今日会齐了来请拜本人现成了是大家见礼叙
过要毋三夫人都欢喜允帝要毋因吃过饭坐怪坐时自晚上灯后摆了又摆结了又结
原来应酬今日一面叙些家常收了第一的礼物一面帝留饭风姐见日不早说
忙上加忙李纨宝钗自然和潇毋妹妹和离别门特堡云是了先是欢喜没地起来
大皆尽亲看稍自己现单车倚不免又去垂泪宝玉没办安慰了一番方是
没宝玉忙门来告诉红院中向袭人麝月时更候送你们还不快着看去谁知宝姐
门的亲哥门是那个榜门他这些伯父弟兄门同脂的宝
弟似的天哥在你们成日家只说宝姐门是绝色的人物你们如今瞧见他这样子还
不大瘦了的两个眼子我竟形容不来了老天门你今多少精华聚生出这些人
上门人来可知我并底门蛙成日家是说现真的这几个人是尽一生之力的谁知名总逃
寻就是幸地风光一个实似一生的今我又长了一层学问了倘了这几个难道还尽

几个石狮一面说一面自咲着看他们这些庸奴不省事照着要拿手去推了一
福回来常咲向着人说道你快照：去大太一个发财兴宝姑娘一个活人大奶：两个妹
倒
子把像一把子四根水葱儿一样儿只见探春也咲着催宋妈妈找宝玉回说僧们请社
去罢了宝玉咲道正是呢这是一高兴起社来倒神差鬼使了这些人但只一
件不知他们可学过偷诗不曾探春道我统都闻人间英华他们自谓有女景
没有不会的倒是不会的难道你看书要就知道了时雯咲道他们裡明薛大
姑娘的诗天日三姑娘看着怎么样探春道第一的权推看来连他姐：普通
些人拔不出什么新巧来咲道这中高了还得那裡再寻好的去呢
我倒要瞧：去探春道老太：真了要恐的急了不的已经逼着僧们的太：
说了能的孩儿了老太：要养活统到已经定了宝玉咲的忙向迎春说果然探
春道我几时说过谎又咲道老太：尽了这个好和好儿教给了你这和了宝玉咲
道这倒不妨原该每日理的只是大僧们可该起社了探春道社
到起来了二姐：又病了统是北上：不的宝玉道二姐如今不做社没有他又何妨
探春道索性等几天等他们新来的混熟了僧们回上仙们生不如这会子大热天

姐，心裡自然很不舒服的。況且潮雲沒有舉兒女大約了大嫂和宝姐，心中悶，為甚麼不去了呢？這几日新的丈夫了

他的父母一樣却是个極忠厚而有疾的人因此風姐及怜他家貧而甚加别的特殊
並疼他些那史大理論了要母王夫人等因素喜李紈守節今人心服
今見他客嗽未了便只管叫他外頭去住那婦母並十分不肯等秦母執意不從只
得帶着李紋李綺在稻香村住下了當下事稍免定稚知怎請侯史兩又住事了
得帶着李紋李綺在稻香村住下了當下事稍免定稚知怎請侯史兩又住事了
外省大員不日要業家眷去上任要母因捨不得湘雲便留下他了接到家中原
為令風姐見另設一處与他住史湘雲抵盡不肯只為和宝釵一處住因此又就這了
此時大观園中比先又熱鬧了無如李紈為省女控近要稱家惜春宝釵管家湘雲
李紋李綺宝琴和岫烟再添上風姐兒和宝玉一共十三人教趁年景除夕纪事紀裏
表風姐次日錦皆不過十五六兒大家同年异月連他們自己也不能記得誰幼
惜春母三夫人及家中婆子們也不能知一个除不過是姊妹之分不能使亂
惟獨母三夫人及家中婆子們也不能知一个除不過是姊妹之分不能使亂
叫如今怎麼正法心情素日想做詩又不教十分曜唆宝釵的好主了史湘雲那史
湘雲極最說話的那裡禁得起又讓着他說話越法子了與沒盡沒在高興頭
論起来宝釵因天忽我實在睡噪的受不得了一个幼孤寡公公拿着話做些经
子讓起来叫尽管說不字本分一个点盖沒關法又添上你這个話

口袋子裡說的是什么怎么是杜工部？沈禁韋李杭？沈雁又怎么是溫八义？倚廬李义山？隐仙庵？鼓？那裡還像西？如見宏儀祝澤米姜湘雲二人却咲起来正說着只見宝琴来了拉着一位斗篷金翠輝煌不知何物宝釵忙問這是那裡的宝琴咲道因下雪珠兒老太？找了這件給我的為要素點道怪道這么好看原来是孔雀毛織的湘雲咲道那裡是孔雀毛就是野鴨子頭上的毛衒的可是老太？疼你了這么權疼宝玉也沒給他穿宝釵咲道真？他說的名人名人給我也再想不到他這會子来死了又是老太？這么疼他湘雲道你作了老太？跟前就在園裡耳這麼只管被咲他喝酒了去？宝釵道老太？在屋裡只管和太？說咲為坐回老婆若太？不在屋裡你別進去那屋裡人多心壞都是些慣的的說的宝釵宝琴兒等都咲了宝釵咲道說你淫心却只心並只心孤成嘴太直了我们這琴兒今兒被你老祖宗親妹妹湘雲又瞅了宝琴咲道這一件衣裳也只配他穿别人穿了實在不配正說着只見琥珀走耳咲道老太？說了時宝姑娘别唇咲了琴姑娘他還小呢讓他宝爸爸怎么樣就由他怎么樣他為什么希西只爱不為每心宝釵忙起身答應了又推宝琴笑道你

中不知是那裡來的這段福氣你倒去罷你細想我們要住一處你我都不信我那些兒不如你說話一面寶玉進來了寶釵笑向湘雲因問昨日說書的故事湘雲一面說一面將手指芸官寶玉寶釵湘雲都笑道你倒不是這樣人珠兄又笑道不是他說是他又指寶玉湘雲住不住寶釵笑道要不是了我的嘴了和他的嘴一樣他喜歡的我還喜呢那裡還怕你信雲兒混說他的那嘴只什麼正經寶玉平素深知寶玉心性也難見當不知道自寶玉和寶釵二人如此總要毋疼寶釵心中只自在今見湘雲如此說了寶釵又與此答真實度寶玉素色亦不似往日果然寶釵一說如若當真是不解因想他兩日所來不是這樣的比今看來竟又比他人沒了十倍一時又見林黛玉進着寶琴時時與寶琴年輕心熱具本性脫致自幼候書識字今在賈府住了兩日大家人物已知又見東時時都不是那輕薄脂粉且又和順一團和氣加中不肯怠慢女中又見林黛玉是個步數拔萃的從又比寶玉親切每常寶玉看着只是暗暗的納悶一面寶釵姊妹湘雲往賈母來寶玉回去歇着寶玉便找了寶玉來說笑着

了西廂記文章原由的几句說了取笑你還是惱這麼今都來了完了一句不解我意
思來你說：我聽聞玉听了便知今又是因探丫頭你念出來我听：寶玉笑道那開
篇上不一面說的最好是几时無為接了鶯鶯連玉兩字不過是現成的典難為你
是几时一字字背的起初接了你說：我听：聞玉听了越不住也笑起來道
這原尚的好他也尚的好你寶玉道為的你只疑惑這今偏又提說了聞玉
笑道話知他竟真自己好人我素日只當他花好因相說錯了後今實數怎麼說他
陳腐這寫病中所做一了細：的共評寶玉：方知原來因探丫頭說我說呢正納悶呢
几的要先接了鶯鶯原來是怪小紅現在日沒過攔上就接了聞玉因又說起寶
琴來都是自己沒分時不笑又笑了寶玉忙劝道又自尋煩惱了你雖一今事比
旧年越發瘦了你還不保養每天好：的你必是自尋煩惱哭一會子後等完了這
一天的了聞玉拭淚道近來我只覺心酸眼淚却像比旧年少了些的心裡只管疼痛
眼淚却不多寶玉道這是你哭慣了心裡疑惑等眼淚會少的正說着只見他使
裡的小了引進了程：趙斗篷來又說大奶：綉打發人來說下了雪要商议的日裡
人你過呢一語未了只見李統的丫頭來請聞玉寶玉便邀一齊過無玉同往稻香村來聞

玉換上描金挖雲紅羔羊皮小靴罩了一件大紅羽紗面白狐狸皮的鶴氅穿在身上閃綠双环的金点翠絛上罩了雪帽二人一齊踏雪而来小鳳姐在那裡都是一色大紅程：趙与那毛假斗篷物事統穿一件西羅泥对襟褂子藕官穿一件蓮青斗紋錦上添花洋縐番邦巡的雀鷺那細烟仍是家常舊日衣盖没遮兩三衣所以湘雲来了穿着要与他的件貂鼠脑袋面子大毛黑灰鼠裡子裡外套燒大褂子明上常着一块挖雲鹅黃片金裡大紅程：趙眼男套又圍着大貂鼠風領從裡头哄着你的黑一和り女来了他一般的拿着雪褂子放在炕上小鬟達子捧兒来開雪哄着你的照我裡明打扮的一面说一面脫了褂子只見他裡頭穿着一件半新的藕色三廂倒袖秋香色盤金五色繡花窄褂小袖掐着銀鼠短袄裡面短小的一件桔红粧緞狐肷褶子脚裡係着一条湖縐白綾子長穗五色宮縧脚下也穿着廣昌小靴越發得蜂腰猿臂雀勢蝯形中人都喫這個仗只愛打扮成个小子的樣兒原比他打扮的更俏麗了些湘雲哄着快商秋偷話我听：基麼的东家李纨道那的主意老太太的日的正日已自过了再等正日又太遠了巧不雪不如借的大家凑个社又給他们接風又可以偏於你们意思怎么樣宝玉笑道這話很是只是七日晚了若趙的

日時了又年趣來人都是這雪未必時候了這一在下的又數堂了李統送我這裡出外又不如芦雪庭此我已經打發人筑地炕去了偕們大家擬發個起老太太：都未未必高興況且偕們小孩兒單給風了跟前信兒就是了你們每人一面是我數了送我這裡來指菱和菱寶琴收李紈幽烟五个不算外偕們裡頭二个到病不算四了明兒你們的分子送了來我包看五六兩日之中你數了家飲等之齐在說因又擬限韵李統笑道我心裡早已定了等到了明日臨期橫豎知道說畢大家又閑話了一回方往賈母處來未時日光照在一座雪山上好似裝在玻璃盒內一般于是走至山坡下順着山脚剛轉過去已聞

淨了股宗，攙著回頭一看，卻是妙玉，那邊攙著一個十來歲丫頭，抱
了一般東西，拿著拂塵，指揮著。寶玉便立住細細的賞玩了一回，方走過
蜂腰橋上，一個人打著傘，走來是李紈，打發了，話風裡見有的人家，寶玉道：
「嫂子回來了，那裡掃雪，向程府去，這麼冷的天，還出來，」一面說，一面已到了
山上一帶几間茅屋，土壁柴籬，卻是幾株蠟梅，香氣撲鼻，轉過這座山來，
往東一帶粉牆，數楹修竹，一道小小的柴門，兩邊一副對聯，寫的是：
「畫欄開處，冬暖夏涼，」門前一塊石碣，橫臥在地，上面鐫著「櫳翠庵」三個
隸字，寶玉笑道：「這裡就是了，」說著，便往裡走，只聽裡面一陣笑語，說：
「我說不來，偏拉我來，」寶玉聽了，只得回身，見探春、惜春、李紈、寶釵、寶琴、
邢岫煙、鴛鴦、平兒、襲人、麝月、秋紋、碧痕、檀雲、翠墨、翠縷、彩雲、彩霞、
金釧兒、玉釧兒、一共十二個人，圍著一個紅泥小火爐，坐在那裡，寶玉
笑道：「你們吃體己茶，也不給我吃，」妙玉聽了，忙斟了一杯遞給寶玉，
寶玉喝了，覺得清香異常，便問：「這是什麼水？」妙玉道：「這是五年前
我收的雨水，」寶玉笑道：「好個雅人，連這個都知道，」妙玉道：「俗人
喝了，豈不糟蹋了，」寶玉笑道：「我竟成了俗人了，」妙玉道：「你是俗人，
還不止俗人，你是個俗物，」寶玉笑道：「我的俗，你們天天吃的膩了，
所以我來嘗嘗，你倒賞我個俗字吃，」妙玉道：「既如此，連這個
茶杯也不給你了，」寶玉笑道：「我也不稀罕，只是這個梅花，我要
一枝，」妙玉道：「隨你拿罷，」寶玉聽了，喜的拿了一枝，回頭見
一個婆子，提著一個大大的黑漆點金的雕花提梁攢盒，一個丫頭，捧著
一個小小的紅漆填金茶盤，裡面放著一個成窯五彩小蓋鍾，那婆子
將攢盒放下，揭開蓋子，裡面是一大海碗熱騰騰的臘八粥，又有一
碟小菜，一雙牙箸，妙玉將茶盤內的鍾拿出，遞與寶玉，寶玉知他
往要與人吃體己茶，自己也不好意思，只得拿著，一面吃，一面
看著他們，妙玉將茶盤放下，又將一個小小的成窯脫胎填白蓋鍾，
遞與寶琴，寶琴笑道：「我不吃，」妙玉道：「你嘗嘗，」寶琴只得
接過來，一面吃，一面看著他們，妙玉又將一個小小的雕漆填金
茶盤，一個小小的海棠式茶鍾，遞與李紈，李紈笑道：「我也不吃，」
妙玉道：「你們都不吃，我也不給你們了，」說著，便將這鍾
自己拿著，坐在一個小蒲墩上，就著爐沿兒，也喝起來，寶玉
笑道：「你們今兒

又马快连饭也顾吃便叫当差鹿肉与他晚上吃罢凤姐忙说还不吃哇残了的倒罢了史湘云便和宝玉计较道马我鹿肉不吃偏你们要一概自己拿了回程再着又吃又祝宝玉听了真和凤姐要了一概命婆子送入园去一时大家散了仍进园来在芦雪庵来听李纨分韵限韵掷色见湘云宝玉二人拿他两个再斟不得一壶若斟了一杀生多少命又来这会子一定算计那概鹿肉去了正说着只见李嬷娘心直来着热闹因向李纨道怎么那一个掛金丝茸的凫见那样干净清秀又不少吃的他两个在那裡商议着要吃生肉呢说的马来马去的我只不信因此生疑得的宋人听了都笑道了不得快拿了他两个来送官这回是雪了明儿的我的新年不错李纨即忙出来找着他两个说道你们两个要吃生的我送你们到老太太那裡吃去那怕一只生鹿撑病了不与我和干这么大雪怪冷的快替我们去罢宝玉忙笑的央我们烧着吃呢李纨道这还罢了只见老婆子们拿了铁炉铁叉铁丝罩来李纨道你细割了手不许哭说着方准去了那边凤姐打发了平儿回话不绝来为尝散年例正忙湘云见了平儿那裡肯放平儿也是个趣人的意日跟着凤姐儿来不离左右

頑吠因而退去手上的鍋子三个人圍着火平兒倒茶燒三塊吃那邊寶釵
僧王平素有慣了不以為异寶琴及李嬸娘湘雲為客統等已被
寶玉點撥去吠這裡都閃見了我也吃去說着也找了他的來李
統文隨來說客已齊了你們這吃不數湘雲一面吃一面說道我吃這个古董吃法
法總不如若不是這麼個今兒斷不能你的說着只見寶琴拔着鳧靨裘站
在那裡吃湘雲吠道傻子你看這寶琴吠道怪膩膩的寶釵吠道你瞧這
奶吃的狠呢你林姐姐弱吃了不消化不越他也要吃寶琴听了便這去吃了一塊果越
奶吃便笑吃越斗了個風湘雲打着他平兒說道你看他小小
年紀去了一個兒風流兒也做了斗篷走來吠道這樣好東西也不告訴我說着也湊趣
一齊吃越來傻子吠道那裡找這一群花子去罷了今日芦雪庵遺址新生被雪了
那你踐了我的芦雪庵一大哭湘雲冷吠道你知道什么是真名士自風流你的都
是假清雪最可厭的我們這會子膩的膽的大吃大嚼回來都是詩心禪口寶釵吠
道你回來若做的不好了把那個掉出來就把這雪壓的從着芦葦子都上些泥
此刻吃畢洗了一回手平兒帶鐲子的都少了一个左右前後亂找了一番踪迹全無

宋人柳暖暮风湘候送我知道这锅子的去向你的只管依旧去我们也不用找只
管前时去不必等自己说着又向伊们今晚做什么话先去说了离
年又近了正月裡还该做些灯谜儿大家预备宋人听了都说道可是呢倒是为
此今趁着做几个助助的预备着正月裡预备着说着一杨柳青地炕屋内只见祝寿
业俱已摆齐了墙上已贴出灯谜脚格式来了宝玉湘雲二人忙看时只见
数目是四张每张二条前后画着号列次序看毕方知是猜不
大会做的我只趁三高罢史湘云说道倒底分个次序为知
端的下回分解

·

仁義莽羊回

芦雪庵爭聯即景詩　暖香塢雅製春燈謎

話說薛寶釵道：倒底今日依序讓我寫出來，說着便念來人拈鬮為序，起首悟基李氏，超次者：鬧出風姐，芭蕉，探春，惜春，自己，麝月，下去，芦雪庵，爭聯即景，詩，暖香塢，雅製，春燈，謎，說這樣更妙了。寶釵將稻香老農上補了一句，風字李紈二將題目，連與他听，風姐聽了，未曾咲，道：你們別咲，話我：只念了一句，粗話，而是五个字的，不剩的，我就不知道了，衆人聽咲，道：越發是粗話，越發你說了，就只管拜，正月裏，罵風姐咲，道：如今雪必到北風，咱在听，是一在的，北風，我念一句，這一句，就是一在，北風，你得使，不得，我就不管了，衆人所說，都，物視，咲，道：這句，當粗，不見底下的，這正是，合作社的，超淡，不但好，而且留了，寫不盡的，意味，比人就是這句，為首，稻香老農，收，寫上，續下去，風姐和李，瞞狠，平兒又吃了，兩杯酒，自去了，這裡李紈，便寫了，一在北風，下，去，自己，聯下去，道：

開門雪為飄　入泥忻潔白
帘地惜瓊瑤　君意紫枯草
春心餘蕙苗　僕夫村舂燕

李倚道　　年稔屏學僥　　蔽動疾苑張
李紋道　　隔回斗轉物　　守山已失翠
岫烟道　　沫雨不生潭　　易折疎枝柳
湘雲道　　雛雉破黍苗　　麝煤融宝鼎
宝琴道　　倚袖說宝貂　　光奪宝台鏡
儇玉道　　無粘壁上椒　　斜風仍舊工
宝己道　　清夢轉御丶　　何處梅花笛
宝釵道　　祖宗碧玉簫　　盤點神仙酒
李統咲道我替你看熱酒去罷宝釵命宝琴續聯只見
湘雲趕來道　　說門陣雪銷　　野岸迴孤棹
宝琴也聯道　　吟鞭指灞橋　　踢表忙催戍
湘雲那裡肯讓人且別人也不此他數趙都看他揚眉
挺身的道　　加鞭合花催　　拗怪審義隙
宝釵連声替好又便聯道　　枝柯怕動搖　　瞳丶輕趁步

黛玉作聯道　　芳官舞隨腔　　苦若成新腔

一面說一面推寶玉命他聯寶玉沉吟寶玉三人共戰湘雲十分不趣卻裡還在那裡

聯詩今兒黛玉推他方聯道　孤松行久覺　流鴻沒可疑

寶琴續着聯道　林斧戴月推　伏象千峰出

湘雲作聯道　　蛩螿一逕遠　　花繞徑冷結

寶釵高中人又都贊好探春聯道　急雪異索凋　陶院焚宵雀

湘雲已喝了作的吃茶已被曲烟槍着聯道　空山泊夜鶴　增輝陋上不

湘雲作丟了李杯聯道　池水任浮漂　四耀臨清曉

黛玉作聯道　　鏡台入秋宵　　識忘三尺冷

湘雲作咲聯道　瑞釋九重焦　　僅以報知向

寶琴也作咲聯道　狂游客舍招　天机豈偶著

湘雲又作道　　海市失蛟綃

黛玉不依他道先搞去便道　寂寞封台榭

湘雲作聯道　　清宵伴筆墨

宝琴也不宜结社道　烹茶冰漱满
湘云见这般自为得趣又是咲又社聯道　黄活喜难燒
黛玉也笑道　没事小俗掃
宝琴也笑道　理琴雅石抛
湘雲咲淂了腸社合了一句中人向道到底说的是什么湘雲道　石楊閑睡窟
黛玉咲淂捉着脚口亏香嚷道　錦屬燒親猫
宝琴也社笑道　月窟翻銀浪
湘雲社聯道　霞城隐赤標
黛玉社笑道　心為秋雨暗
宝釵咲稱好句也社聯道　淋竹辟地凋
宝琴也社道　越屋知寒草
湘雲社聯道　時凝翡翠翹
黛玉又社道　香風仍滿袂
宝琴又社咲聯道　不雨亦清宵

湘雲伏着已唉軟了來人看他二人对搶也都不理作話看着也只是唉僅玉還推他往不
睬又道你也忘才尽力窮一时我听：还有什么重頭嚼了湘雲只伏着在宝釵懷裡唉
了不住宝釵推他起来道你每日把二爺的前全用完了我纔服你湘雲起身唉道
我也不是偷的竟是搶都唬来人唉道倒是你自己說罷撑着早已料定沒尽自己醉的
了便早等生其因說还沒收住呢李纨听了接过来依睬了一面道　那話今犯案
李綺取了一面道　說話說着笑着　李纨道数了一、宝沒作完了韵騰挪的字
若生担了倒不好了說着大家来细一評論已回推湘雲的多都唉道还都是那塊
底内的功勞李纨唉道倒評出都还一点只是宝玉又管了第了宝玉唉道我原
不会酔向只拍擔待我罢李纨唉道也沒尽社：擔待的又說前除了又怨候了又不
会酔向今日必罰你我纔看見拠舉着的红梅号趣我步步一枝李綽瓶而厭物之为
人我不理他为今罰你取一枝来插着頑笑来人都道这罰的又推又号趣宝玉也来为
答应着就要走湘雲忙一齐說道好所以得狠你真记取教熱活再去于是湘雲早
就起来忙了一个去取活斟了一杯湘雲唉道你吃了我们这活方取来加
饭罰你宝玉忙吃了一杯冒雪而去李纨命人收：跟着忙忙攔說不必号了人

及不得了李纨也明道是一面命了环时乙女每房瓶拿来贮了水整治插梅因又吩道回来该吟红梅了湘云忙道我先作首宝钗笑道今日断不饶你再作了你都抢了去别人都闻着了没趣回来罚宝玉他说不会联句的今新时他自己做去像宝玉笑道这话狠是我还不离主方统联句只数莫若探那联得少的人做红梅诗宝钗笑道这话极是方统那李纨原才且又是客琴儿和凤哥儿他们抢了许多我们一桌都到做不他们三人做统共李纨因说倘见也不大会做还是让凤姐先又道就用红梅花三字做韵每人一首七言律那大妨了做红字做梅字琴儿做宝玉道统这宝玉去我不服湘云忙道若不如数目命他做来大家合数湘云道命他就做说的宝玉笑红梅生不合趣来人听了都说合趣一语未了只见宝玉笑吟吟擎了一枝红梅进来来了环忙接过插入瓶内来人都过来赏玩宝玉笑道你们为今赏罚也不加费了我多少精神呢说着探春早又进过一锺媳酒来来了环上来接了袭人撵雪雁人送了手炉来湘云送衣服来袭人也递人送了手旧的狐腋褂来李统命人时那墨的大羊头戴了一盘又将碎锦重檐栊棕等物戴了和盘命人等与袭人去湘云且告诉宝玉方统的诗题又催宝玉快做宝玉道知道了你让我自

正閑翻罷別恨新了宋人却說陪你做去罷一面說一面大家看梅花原來這一枝梅花只
有二尺來高傍邊一枝似斜橫而出約有二三尺長文湘小枝分岐或如蟠螭或如僵蚓或如
臥龍或如舞鶴或如驚蛇或如怒猊或如偃松或如臥柳或如探爪或如分鬃或如攫拿
或如捲舌或如穿雲或如帶雨或如含煙或如籠霧或如欹枕或如舒屏或如捧硯或如
研朱或如點漆或如畫眉或如張目或如注視或如顧盼或如招手或如偃仰或如俯伏
或如迎送或如起舞或如作揖或如讓坐或如捲簾或如垂釣或如對奕或如論文或如
講學或如參禪或如問卜或如求籤或如乞巧或如祈福或如獻壽或如賀節或如弔喪
或如問病或如探親或如訪友或如留客或如別離或如遠送或如近攀或如牽衣或如
執袂或如捫膝或如捉肘或如附耳或如交頭或如咬指或如齧臂或如捫虱或如搔癢
或如捫蝨或如捉蚤或如捫蝨或如捉蚤或如捫蝨或如捉蚤或如捫蝨或如捉蚤或如
捫蝨或如捉蚤或如捫蝨或如捉蚤或如捫蝨或如捉蚤或如捫蝨或如捉蚤或如捫蝨
或如捉蚤或如捫蝨或如捉蚤或如捫蝨或如捉蚤或如捫蝨或如捉蚤或如捫蝨或如
捉蚤或如捫蝨或如捉蚤或如捫蝨或如捉蚤或如捫蝨或如捉蚤或如捫蝨或如捉蚤

黛玉湘雲二人斟了一小杯酒宝釵笑道三首各占題你們西个天
裡再厭了我也不依他来了李紈又向宝玉你可不了宝玉忙道稍候一
候迭三首又唔怎了等我再想湘雲听說便拿了一枝銅火箸擎着手炉咲道我
若做得不成又要罰的宝玉咲道我已有了黛玉捏起筆来咲道你念我寫湘雲便等
了一下咲道一枝能宝玉道可你生氣中人听他念道

淡烟横向素秋時　　淺水微波遠接天
蓼岸風多飄玉絮　　蘆花月冷淡蒹葭
雁來南浦悲離伴　　人在西樓憶遠槎
寂寞不堪惆悵甚　　一行清淚一行書

黛玉湘雲都点頭咲道好些意思了宝玉又道　不求大士瓶中露
黛玉道雪了拍手說小巧而已湘雲聽手又敲了一下宝玉咲道　　為乞猿啼槛外梅
　　入世冷挑紅雪去
　　依人粗坐佛院苔

雖塵未割柴雲夢　　搖枻堪惜訴肩瘦

黛玉道果然湘雲大家評論誰又見几个了环跑進来道老太太打了中人快进来大家
又咲道怎么迭等富貴說着遠見賈母国了大斗篷帶着昨晚鳳姐兒坐着小竹轎打
着夷伽油傘妃央瑞珀等五六个丫环每人都是手拿着傘擁轎而来李紈等忙往上迎賈
母下人止住說只站在那裡就是了来宝玉跟前賈母咲道我瞎着你来了那风一下更大
雪起不我坐着这个车放沒的時化滑見的跐雪回来忙一面上前接斗篷換扶着一面

答应着，贾母等完宝中先吃。宝玉做梅花，你们也会凑趣儿不饶你们说着，李纨早令人拿了一个大猴皮襜子来铺在当中，贾母坐了，因笑道：你们只管热旧顽吃喝，我因为天短了，不敢睡中觉，抹了一会牌，起来逛你们来了，我也凑个趣儿，李纨早已掇过手炉来，摆在贾母跟前，斟了烧酒，奉与贾母；又斟了一口，问那个蚱子是什么东西，人怎掇过来，回说是糖鹅，请贾母吃，便掰了一点子腿儿来，李纨忙着，又洗手，亲自来撕，贾母道：你们旧坐下，说吃，我听着，倒欢喜，命李纨也：你只管坐下，就如同我没来的一般，倒不拘束，我就走了来，人听了，方依依坐下，只李纨那边，仍下边，贾母因向你们作什么顽呢，宝人说：说话呢，贾母道：这么你们的名头，做些灯谜儿大家凑趣，一回贾母又说：这里你们别久坐，仔细着了凉，倒是你的病，那里端和我们到那里瞧，他的画儿，赶年下就是了，不然来人，说道那程先生就会了，只怕明年端阳，倒不好，贾母道：还了得，他是国手，还费工夫了，说着，你坐了，你倚着大家闲顽，且了，藕香榭穿过，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这是两句旧诗上凑着，宝玉二字，向里的，向外的，画上凑着，宝云二字，向里的，凑着，庚月二字，来至当中，推门向

南的正房賈母下了轎惜春已接了出來讓進裏間炕上小暖兒裏鴛鴦等幾個人打起猩紅毡簾已竟滿室生輝大家進入每中賈母並不歸坐只管惜春讓在那裡惜春因昨天就作了膠性皆辭讓不肯畫了恐不好看加以趕來了賈母笑道我今兒的你別托懶兒快拿出來給我快畫一張未了如見鳳姐兒投着些羯戴褂笑嘻嘻的來了心中甚歡道我怕祖宗今兒也不許人私自就來了為我如此找賈母見他來了心中甚歡道我怕你的冷着了所以不許人告訴你去你真是个愚呆糊兒到底找了我來論孔子說知之不若好之好之不若樂之如今來至上明風雅候道我那裡是老祖宗的心找了來我因為到了老祖宗那裡沒在靜的小了明日又不肯叫我我到園裡來我心裡樂的很又來了兩三次的工夫我一定是夠債來了我趕忙向了那些丫鬟婆子們道你們去了罷今兒四老祖宗債主見已去了且自躲着了已預備下稀嫩的野雞給他們吃

道來向一看の面都粧銀砌玉是宝黛投着鳧靨裘站在山坡儿邊等身後一个丫
環抱着一罐儿物事人都吓道怪道少了两个他都在那裡等着也等梅花去了宝黛
的脚步道你們瞧这雪拨兒上配上他这个人物又是这件衣裳活脫又是这梅花像个什
么东人都笑道就像老太太屋裡掛的仇十洲画的艳雪图宝黛見說又转生一个穿大紅裡
外这件衣裳人中不能这樣好一時来了只見宝黛見說又转生一个穿大紅裡
褂的人来宝黛道那又是那个孩兒东人笑道我们都在这裡那是宝玉宝黛道怪
我的眼趣黄花了说話儿回来也跟着不是宝玉和宝黛两个宝玉吓向宝釵笑
道等道我給又跳了拔下几枝梅花我已经折黄人送去了
东人都笑说每秋你费心说話儿一面已来宝黛一行中吃畢飯大家又
说笑了一回子見薛姨媽也来了说好大雪一日不接也来候老太太今日老太太
倒不高興回頭宝玉宝黛来送你們姊妹去放了一会
子薛姨媽送明日晚上我原配老太和我的狐大衣借了回去穿回来祖
母说老太太宝玉的又是老太太每息的早我向洋宝说老太太心上不大爽因
此今日也不敢聒噪早知如此我竟該说了倒是宝玉宝黛来送这倒是十月是

新陽雪往回下雪的日子多着呢再說賈璉去了不過薛蟠那
裏我的意思處了風姐兒送璉鴻在細想了出今現預五千兩銀子給我叫着
一下雪我就預備不過璉鴻那裏不用操心最要緊的是璉鴻這么說璉去了
他事兩銀子叫着我動他每人分二十五兩剩下雪的日子我精心裡不快活這去了
璉去了要用操心我動風姐到時候要用風姐將手一指叫去他和我的
主意一樣中人都叫了要用時沒臉的就順着等他起身了他不說璉去了
是各人借的家受屈我們該還璉去了的理不這樣說
呢是臉先要用兩銀子真不言聲風姐兒這我們老祖宗富貴眼急的試
一試若說呢拿出五千兩來就和我分這會子估量着不中用翻過來拿我做法子說
璉鴻
出這些大方話來分我不和璉鴻要用子了我竟替璉鴻出兒子了治了治病祖宗
吃了飯另好再對五千兩良心看如老祖宗等是罰我分包攬閑事這兩句話先
說完中人已吩咐在炕上要用又說及至雪下我拍比見上還好又細問他的年
庚八字並家內景況薛璉鴻原故意里大約是要與他和亂薛璉鴻心中因中逕
竟只是已祥過梅家了因要用去的說自己中不好攛定逕出吐半說若許要用

道：「当了这孩子没福，当年他父亲就没了，他没出娘，是他父亲和史太君两个人拉拔大的。史太君通共一个儿子，一个孙女，所以天下十停，竟有五六停子都在这程把他许了梅翰林的儿子偏：第二年他父亲就亡了，如今他母亲又是痨症病，风姐儿也不肯说完，便哽声咽喉的说不出来，我已经许了人家，要回去给雅说，狸风姐咲道：「老祖宗别着急，相准了他，你们两个是一对，如今已许了人，说也无益，不如不说罢了，要回去知风姐儿之意，所见已定，人家也就不提了，大家又闹话了一回，方散。宿无话，次日雪晴，贾母又瞧惜春不肯冷落，你只画去，赶到年下十分不能，便罢了，第一要紧把昨日琴儿和了那格局，无论别错，惜上惜春听了，实是为难的，的只得应了，一时来人都来，看他的画，惜春只是生种，李纨因咲向来人道：「让他自己画出咱们旦说话儿，明日方去，只叫他们谁儿回避，宝玉就说睡不着，我偏了两个的意，的他两个每人中偏了两个，来人听了，都笑道：「这倒该，他的先说了，我们就，李纨咲道：「现着未名世家信，打的意，可知雪格着就说道：「且止于雪，其实叙咲当他心事，惜春咲道：「再想他是已咲道：「我特罢，可是出

善善微宋人都哄道这句是了李统又说一把老羊：你名叫蛋又牝羊注一注是番芦中再不是不成李统哄道这难为你猜说鬼的是水白石边流出冷打一古人名捏鼻哄若问道西是山清李统道是李统又道猪是一个蠢字打一个字宋人猜了半日宝琴道这个意思都猜不着不是羊化的宋人会意都哄了说如宝钗道这些笨话不合老太太哄多吵的狠蠢而

生係良工堆砌成　　步步雲風西過　　何曾沒澤梵鈴声

東人稱他宝玉也不一个名道　　天上人間兩渺茫

狼环芥迸碰跌　　鶯音雅信須避睡　　沒把味：加上冬

鑒玉也不了一个名道　　騙騎仍勞傳柴桃　　勉城逸整勢狰狞

主人指西風宝劍

整皆三山招玉石

探春笑了一个方判命的宝琴走来笑道你的地方的古跡不少我

为今标了十个地方古跡你了十首你古跡：要粗部却怀往少又暗隐似的十件

混一你猜猜一猜東人所了都说还倒巧你不等黛玉大家一看又知端的下回分

说

紅樓夢第五十一回

薛小妹新編懷古詩　胡庸醫亂用虎狼藥

話說李人閱淨室聚將書畢經過各省內古蹟名勝俱已題了十首懷古絕句內隱六物皆說這自鳴鐘的都拿著看時只見寫著是

赤壁懷古

赤壁塵埋水不流
嗚咽一炬悲風冷
銅柱金城振紀綱
馬援自是功勞大
名利何曾住此身

姑蘇懷古

姑留名姓載空舟
學限英魂在內游
秦住海外播戎羌
鉄笛橫吹聲韻遠
堂端被誰先覺

鍾山懷古

鍾山之勢虎踞龍
蟄伏金陵帝王宅
秦淮風月應依舊
惟有青山顧六朝

淮陰懷古

淮陰市井笑韓侯
一飯之恩豈忘酬
蓋世功勞天不佑
至今遺恨滿東流

虞陵懷古

虞陵懷古

梅花观帖古

前赤壁帖古

昌乐帖古

青镜帖古

梅花帖古

衰草闲花映浅池
六朝事迹总堪悲
黑水北注一回不流
汉宫制度谁堪吠
寒宴脂痕积汗光
只因遗泽风流跡
山江首贱一等轻
雅被文人时品起
名在梅边柳边
图图美德基多到

梅枝梅叶报今南
中无定驿使空题
冰销楼尽曲中愁
折标寄谢多情意
温暮已过东溪
此日衣裳为君点

秋极偷携强插成
已经幻到梅图乃
个中谁拾画禅猫
一别西风又几年

宋人有了部梅亭的宝剑先说是首都是吴钲上石枝的这首都是敬我们
为大慧泽不如为伽西首为是堡玉壮观道注宝旗一中式腾柱鼓瑟矫揉造作了
西首要在吴钲上多改僧们为不宜有注典外信不知底理雅道僧们连西本戴
文中没吴注不第那三幅的跋文中知道何次僧们探要便是这话正是了吾钱又

這次是花原主辦這个地方的這兩件事都要做古往今來以說信說好的要是這兩件事以男人說那事上常的時節便是閻夫子的故倒是了三四屬閻夫子一年四季皆是接的如何許多的收自然是閻家人都愛他生前為人只怕沒這般愛上等辦事出來也是合說的及至發喪典祀上不止閻夫子的故鄉的人那故就不少事故的古跡更多故今這兩省紳士等故凡說書唱戲是它於最的識上都是老少男女俗語口頭人人皆知皆說的況且又無不是來了西江祠記壯其事的相曲怕惹了那些人等好只管留其實說所說方是了大家指了一回晴不是的冬日天短覺得又是吃晚飯時候一齊往前明事吃晚飯因是人回王夫人說襲人的哥哥花自芳在外聞知進京說他母親病重了都他母親見他年成過典接襲人家去走一二天人聽了便說人家母親生病不許他去的一面就叫了鳳姐來告訴了命他的量出理風姐兒答應了回至房中便命周瑞家的去告訴襲人原故分付周瑞家的再將跟去的婆娘小子們叫了一個來吩咐了襲人去分明派四个老成知事的跟一輛大車你們帶去坐一輛小車給了那們坐周瑞家的答應了隨至賈母風姐又至那襲人屋中將賈母的話告訴說我的話時

你穿几件一样衣裳大一的也一色袄衣裳拿着也袄如一的手炉也拿好的猫走时咪他先叫过裡来我瞧周瑞家的拿着手炉与衣包凤姐看袭人背上大红洋缎银鼠面掐金彩绣褂子外面穿着青缎灰鼠面掐金彩绣褂子外面穿着青缎灰鼠面掐金彩绣褂子外面穿着青缎灰

出来与了袭人又拿色纸叫一个婆子墨花绫双红绸裡的来色纸裡面叫包着两件半旧绵袄与皮袄叫凤姐之命平儿把一个玉色细裡的喇嘛哄包袱拿出来又命包上存雪褂子平儿走去拿了出来一件是半旧大红猩氈的一件是半旧大红和服的袭人道一件就当不起了平儿笑道你拿这猩氈的把这件顺手带出来叫人给那大姑娘送去叫他穿着那几件旧衣服越发显的脏了叫他拿着好不好袭人笑道这么大雪人一般穿着不是猩氈的倒是的十来件大红衣裳映着大雪好看又暖和叫他穿他也不穿平儿笑道我的小祖宗我的姐姐咧这是我的东西他私自就与给人我一个还花不发再添上你提甚么好了袭人笑道这都是奶奶素日待人太大一点量小势的只以为不别下人的粗糙那裡知道我的心的呢就是他还知三不管了说甚么呢好袭人道你的这样凤姐咲道可以知道我的心的呢就是他还知三不管了说甚么呢好袭人道你说与她了就罢了不必用叫小丫头往下打发人来回我再另打发人给你送铺盖去的罢了好袭人道我知道了别使他们的铺盖我们的家伙又有时凤姐的道你们自然是知道这裡的规矩的不用我分付了凤姐点的头应着袭人出去又分付小厮预备灯笼跟坐车若在不远是另雇两内后的说若跟了袭人出去又分付小厮预备灯笼跟坐车往花自芳家来不在话下这裡凤姐又将惜红院的妈妈叫了来分付道袭人

只怕不来家了。你们来日知道那个大了致和姐夫流水来在宝玉屋裡上在你的身边服侍着到由着宝玉胡闹那个好；若在老爷一时来回说你了时宝和靡月在屋裡我们的个人原是轮流着第一在的风姐所了与那又说道晚上催他早睡早晨催他早起去好；你若应了自回国去一时老爷周瑞家的带了信回风姐说袭人一世业已停床不能回来风姐回明了王夫人一面着人往大观园去叫他的铺盖来在宝玉房裡伺候宝玉晚间二人打点安当送去；这时宝靡月睡却脱换过衣服时宝只在黄昏上园生靡月咲道你今儿到辛苦了我劝你也动一动儿时宝道等你们都去净了我再动不迟为你们一日我且受用一日靡月咲道好姐；我铺床你把那穿衣镜的盒子拉下来上头的划子划上你的再量比我高些；说着俊去与宝玉铺床时宝瞧了一瞧咲道人家说坐烟和了你就来闹此时宝玉已坐着纳闷袭人一世不知是死是活如所见时宝出此说便自己起身去拉下镜盒到上面（脱）（咲道）（你们）四儿便来宝玉烟和完了时宝咲道你久惯和衣来我又要起来洗澡上还得拿来呢靡月道这难为你想着他素日又不离洗澡上伺候着他那里就上又烟和比不得那屋裡烟冷；今儿天冷在那上睡了

我这外边没个人和他的一般睡不着时宝玉在这里睡的麝月他叫他在外边睡去说话儿一间天已一更麝月早已放下纱帐熄灯炕伺宝玉睡了二人方睡时宝玉在薰笼上麝月伏在炕沿外边宝玉睡梦中伸脚蹬了麝月两下麝月不在意宝玉又蹬了几下麝月心内疑起来暗说宝玉素日睡觉不老实今日蹬我莫非有别的缘故麝月忙披衣起来问宝玉睡觉可要什么宝玉说要吃茶麝月忙倒了茶来递给宝玉吃了宝玉又睡了麝月仍旧睡下

冷有麝月听说回手便把宝玉自起夜的一件氅头满襟后衣掖上下去向盆内洗了一条手巾子拧了一拧来给宝玉擦了一回又向盆上净了净手漱了口仍旧上来坐着宝玉擦手麝月便向外间来收拾安歇只见晴雯通外间榻上坐着两个人在那里说话儿晴雯一面说一面笑着拍手儿麝月便问道你们做什么这么笑晴雯道我们说个笑话儿你们听见了麝月道你们说的话我们都听见了晴雯道你们听见了我们说的话儿你们可知道麝月道我们听见了晴雯道既听见了为什么不笑麝月道我们虽听见了却不知道你们笑的是什么晴雯道我们笑的是你们两个人麝月道我们两个人有什么可笑的晴雯道你们两个人有什么不可笑的麝月道既如此说你们两个人有什么可笑的说出来我们也笑笑晴雯道我们两个人有什么

个大錯鴛見了人一飛，到底如来我看真了若是一失一懷到床起人来一面说一面洗手又吹道晴雯出去我
忘底下是一定是要睡我去了宝玉呸道这不是他在这里罢了我若不睡的快可是到明一跳的晴雯吹道也不用我吹去
这小婦人经史自恃自骂的了一面说一面仍回自己被中去麝月道你就这麼跑鼻的打扮的伶俐的俏了不成宝玉
听道可不就这麼去了麝月道你死不得好日子在后头把一张把皮不生破了你的说着又指大盆上的铜罩揭起拿灰
锹重将熏炉上了一层灰又说香放上你旧罩了至屋没剩了的方才腊下晴雯闭方才一冷把今又一暖不免打了几个喷
嚏宝玉道都到底伤了风麝月吹道他早起就嚷不受用一日必定吃药他这会子不说你去睡还要捏弄人明儿把
病了叫他自作自受宝玉向道头上倒热晴雯吹了几声说道不相干那里就这麼极起来说着只听外间屋裡
床上的自鸣钟响了的几声外间值宿的老妪吹嘱了几声闭说道时候不早了别说话罢宝玉方悄悄吹道僧们说话
不惹他们说话说着方大家睡了至次日起来晴雯果觉有些寒毒声音懒待动弹宝玉道快别要声张太太知
道了又叫他们家去看他家裡很好到底冷些不如在这裡伺候着屋裡倘有人请了大夫来的从后
门瞧就是了晴雯道我说你到底要告诉大奶奶一声儿不然一时大夫来了人向起来怎麼说呢宝玉听
了有理便吹了一个老婆子来吩咐道你回大奶奶去就说晴雯自觉着了些不是什麼大病叫人又不在家他
若家去看病这裡更没有人了倩一个大夫来的便没门进来罢别回太太去老婆子去了半日来回说大奶奶知
道了说吃两剂药发发若不好时还是出去为是如今时气不好倘或过了病气别人事小我们的身子要紧

面嘴裏嘟嘟囔囔嘴嘴听了這話氣的臉通紅那裡就害癌症（相）生怕連（相）人帶（當）這裡有你們這一聲子都叫要頭疼腦熱的說着便直（面）要起來寶玉忙按住哄道別生氣這原是他的責任生恐太（大）知道（面）說他不過白說一句你素習好生氣若（如）所失自（白）又盛（面）正說時人回大夫來（到）寶玉便走過來避在旁邊（面）只見那三个（個）婆子的老媽（媽）帶（領）了太醫進來這裡的（面）都迴避（面）有三四个老婆（媽）放下簾（帘）子上的大紅繡幔裡（裏）坐（座）定伸出手（面）來有一个（個）老媽（媽）忙拿（取）一塊（個）手帕（帕）（包）着（住）那太醫方（才）（面）診（診）過（了）（面）（脈）（面）回過頭來有一个（個）老媽（媽）忙（面）（又）（向）（面）（外）（面）（去）（面）（說）（面）（道）小姐（姐）（面）（的）病（病）是外感（面）（內）（傷）（面）（飲）（食）（面）（過）（多）（面）（停）（面）（滯）（面）（了）（面）（所）（以）（面）（發）（面）（熱）（面）（頭）（面）（疼）（面）（身）（面）（上）（面）（也）（面）（有）（面）（些）（面）（發）（面）（燒）（面）（的）（面）（緣）（面）（故）（面）（要）（面）（吃）（面）（兩）（面）（劑）（面）（藥）（面）（疏）（面）（散）（面）（疏）（面）（散）（面）（就）（面）（好）（面）（了）（面）（說）（面）（着）（面）（便）（面）（又）（面）（遞）（面）（與）（面）（了）（面）（李）（面）（嬤）（面）（嬤）（面）（去）（面）（回）（面）（小）（面）（姐）（面）（的）（面）（話）（面）（說）（面）（小）（面）（姐）（面）（是）（面）（風）（面）（寒）（面）（之）（面）（不）（面）（大）（面）（不）（面）（過）（面）是（面）氣（面）（血）（面）（虛）（面）（弱）（面）（偶）（面）（然）（面）（沾）（面）（染）（面）（了）（面）（些）（面）（邪）（面）（氣）（面）（所）（面）（以）（面）（發）（面）（燒）（面）（頭）（面）（疼）（面）（身）（面）（上）（面）（也）（面）（有）（面）（些）（面）（發）（面）（燒）（面）（的）（面）（緣）（面）故（面）要（面）吃（面）兩（面）劑（面）藥（面）疏（面）散（面）疏（面）散（面）就（面）好（面）了（面）說（面）着（面）便（面）又（面）遞（面）與（面）了（面）李（面）嬤（面）嬤（面）去（面）回（面）小（面）姐（面）的（面）話（面）說（面）小（面）姐（面）是（面）風（面）寒（面）之（面）不（面）大（面）不（面）過（面）是（面）氣（面）血（面）虛（面）弱（面）偶（面）然（面）沾（面）染（面）了（面）些（面）邪（面）氣（面）所（面）以（面）發（面）燒（面）頭（面）疼（面）身（面）上（面）也（面）有（面）些（面）發（面）燒（面）的（面）緣

是王大夫大夫不是告訴他管房請脈的這個錢是要給他的寶玉道給他多少錢子道我不好有他們一共良子總是給
他這個樣的禮寶玉道王太醫來了給他多少要子說道王太醫和張太醫每年來了也沒給良子麝月道爺的不過每年四節二次
節禮那是一定的年例這個不論來了一次須得給他一兩良子寶玉聽說便命麝月去取良子麝月道爺大姐兒還不知
道那裡說寶玉道我常聽他在那小螺甸橋工程處管帳我和你說看二人來里聚人雄東西的屋內有一個小匣子裏面都是些筆墨扇子香餅香包打巾等類的每回下來都有幾串錢給是向人討來的麝月道我知道了寶玉聽了向麝月道你向我有趣麝月道哼人家要去良子到不肯給我子麝月便拿了一兩良子遞給寶玉寶玉向人拿去道拉那大的給他一兩就是了又不做買賣笑這些做什麼麝月聽了便放下戥子拉了一把將這一兩兒拉過一兩兒拉是一兩子麝月多少好別少了一時那小子喫酒不說錢他們不識我子到說錢他有心小器似的那婆子站在門口聽道那是五兩銀子夾了半个這一塊重少還有二兩呢這會子又沒買賣給你了這塊再拉一兩小爺的當麝月早趕了一把子面果呢道謝天謝地我的少爺你快把這個呼茗烟再請個大夫來罷了婆子接了良子自去料理一時茗烟果請了王太醫來先診了脈後說是痘前胎毒回是方子上要沒有松實麝香等藥到有多賜陳皮白芍藥連翹等藥連
兩服先吃減了些寶玉吾道這才是女孩子們的藥若辣散之不可不過年我每了卻是傷寒內裡飲食傷停依照
方子還說我禁不起麻黃石膏枳實的狠再要我和你們一樣我那裡敢用若果然如此我和就
大家死近我的那有南的白海棠紅我整不起的藥你的麝月聽了說起麝月每時通野性里只有楊樹不成難道就沒有

第五十二回　俏平兒情掩虾鬚鐲　勇晴雯病補雀金裘

錯說寶玉道正是這話上次我要說我見你的大事多如今又添出這些事來你因想不能抱怨怎未免趕着我只顧疼這些小丫頭子們又免的說不待見他們這當家人了你既這麼說等未更好了因此時薛寶釵都在坐那夫人及王熙凰都迎來請安並未過去要母向王夫人等說這今兒我說這話素日我不說一則怕這丫頭的臉二則年人不知今日你們各這樣都是經過她輕狂的還有他這樣想的到的沒有薛姨媽李嬸尤氏等音映說真个少有別人不過是理上的情兒實在他是真疼小丫子小丫頭子就是老太太跟前也是真疼寶玉說嘆這我又怕他太過了也不是好事風相兒時候通這話老祖宗說是了是世人都說太過偏偏不長是人都說是人都信獨老祖宗不言說不言信老祖宗只有个偏的忘底下參這樣福壽雙全的只怕我們兒也跟老祖宗一個呢我活一年半載等老祖宗歸了西我就死呢要母時這一家人都死了單剩個的又个老婆稍有半个字違意說的下人都時了寶玉回記都有晴雯撕人等事便先回過襲人等事後薛寶釵進來一人不見只見晴雯獨臥于炕上臉面發的紫紅又稜一稜只管蠕手揉着肋下揭手頭疼〇神進被去揭了一揭身上也是大燒因說道別人去了也罷了偏偏又惱了晴雯道秋紋是我攆他去的我攆了不叫去寶玉道平兒不是那樣人況且他和你無冤無仇攆他做什麼平兒來瞧你想來一定是找麝月來說話偏碰見你病了回去說特瞧你病這也是有人情兒竟取和的常事不去有事是天你細何干你們素日又好新不肯為這些不干的事惹和氣晴雯道這話也是只是疑他為什麼

[illegible]又瞎起我来宝玉哇道谁叫我进[illegible]门来到那[illegible]听[illegible]说甚么[illegible]麝月[illegible]道[illegible]
你怎么就信[illegible]的[illegible]兜道那日[illegible]瞧[illegible]手[illegible]不见[illegible]三却就不许[illegible]吹[illegible]园子[illegible]到就[illegible]给[illegible]
[illegible]疑[illegible]那姑娘的[illegible]题[illegible]来又[illegible]只怕小孩子家[illegible]没见过[illegible]起来有的再不料定是[illegible]你们[illegible]
[illegible]里的东[illegible]去[illegible][illegible]道[illegible]银子说是小了[illegible]降兜[illegible]起来的[illegible]把[illegible]见来回三却[illegible]的我赶[illegible]接[illegible]子[illegible]想了一[illegible]宝玉是[illegible]
[illegible]你们[illegible]上面心[illegible]争[illegible]要强的那年[illegible]有[illegible]要兜[illegible]玉刚[illegible]了这二[illegible]年间[illegible]还有人[illegible]提起来[illegible]意这[illegible]金子[illegible]
金子的来[illegible]而且更[illegible]到[illegible]衔[illegible]家去[illegible]偏是[illegible]他这[illegible]偏是[illegible]他的人[illegible]打嘴[illegible]所以我到[illegible]呵[illegible]学东[illegible]千方别告[illegible]宝玉[illegible]事[illegible]这
[illegible]提[illegible]起第二件老太[illegible]太[illegible]听[illegible]必当[illegible]三则[illegible]人和[illegible]你们[illegible]也不好看[illegible]所以我回二却[illegible]只说我往大[illegible]那程去[illegible]谁知[illegible]锅子[illegible]
[illegible]别却[illegible]了人[illegible]提起第二件老太[illegible]太[illegible]听[illegible]必当[illegible]三则[illegible]人和[illegible]你们[illegible]也不好看[illegible]所以我回二却[illegible]只说我往大[illegible]那程去[illegible]谁知[illegible]锅子[illegible]
[illegible]口丢在[illegible]根底下[illegible]没看见今兜[illegible]欠不[illegible]贡[illegible]的缺[illegible]日[illegible]题还在那[illegible]呢我就[illegible]了起来二却[illegible]也就信[illegible]所以我来告诉
你们[illegible]以后[illegible]看[illegible]他[illegible]别使唤他到[illegible]处去等[illegible]人回来[illegible]你们面[illegible]说有变[illegible]个法子打发[illegible]去就完[illegible]麝月道[illegible]这[illegible]手也是[illegible]进[illegible]在[illegible]要[illegible]应
[illegible]为眼皮子浅[illegible]兜[illegible]道[illegible]宝玉[illegible]能多[illegible]重[illegible]是二却[illegible]的说[illegible]这时候[illegible]簪[illegible]锅到是[illegible]是颗[illegible]子[illegible]要[illegible][illegible]睛雯[illegible]那[illegible]子是[illegible]块[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这[illegible]为眼皮子浅[illegible]兜[illegible]道[illegible]宝玉[illegible]能多[illegible]重[illegible]是二却[illegible]的说[illegible]这时候[illegible]簪[illegible]锅到是[illegible]是颗[illegible]子[illegible]要[illegible]睛雯[illegible]那[illegible]子是[illegible]块[illegible]
[illegible]零[illegible]告[illegible]诉[illegible]他[illegible]是[illegible]他[illegible]恐不住的一[illegible]时[illegible]气上[illegible]来[illegible]打我骂依旧嗔[illegible]我不好所以[illegible]单告[illegible]诉你[illegible]面心就是[illegible]了说[illegible]有使[illegible]你[illegible]那[illegible]去宝玉[illegible]听[illegible]了是[illegible]主
[illegible]又气又[illegible]嗔[illegible]的是[illegible]兜[illegible]能[illegible]你[illegible]贴[illegible]自己[illegible]的[illegible]的是[illegible]降兜[illegible]那[illegible]嗔[illegible]的是[illegible]降兜[illegible]那[illegible]样[illegible]事[illegible]你倒[illegible]做[illegible][illegible]事[illegible]来回[illegible]那里房
中把[illegible]兜[illegible]这[illegible]话一[illegible]长一短告[illegible]诉[illegible]睛雯[illegible]又说[illegible]他说[illegible]你[illegible]是[illegible]个要强的[illegible]今[illegible]后[illegible]看[illegible]听[illegible]了这[illegible]话越[illegible]发要添[illegible]病的[illegible]等[illegible]好[illegible]再告[illegible]诉[illegible]你睛雯
[illegible]听[illegible][illegible]整[illegible]气的[illegible]拔[illegible]肩[illegible]膀[illegible]摩[illegible]风服[illegible]围[illegible]脚即[illegible]时[illegible]降[illegible]兜[illegible]宝玉[illegible]忙[illegible]劝[illegible]通[illegible]你这[illegible]一[illegible]喊出来[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事[illegible][illegible]个[illegible]兜[illegible]等[illegible]你[illegible]我[illegible]这[illegible]心[illegible]喂[illegible]不如[illegible]顾[illegible]他这

个情這個打素他就完了暗雯道要如此說只是這氣未何忍得寶玉還有什麼氣的你二爺病就是了暗雯服了藥
里晚間大概二和夜間或有些汗不要見勁仍是蓋嚴頭疼寶釵次日王太医又来診視另加減湯劑果然少減仍
是頭疼寶玉便命麝月取鼻烟来給他嗅了痛打几个噴嚏就通了氣麝月果真去取了一个金扁盒盛玻
璃的不扁盒来遞給寶玉揭開盒蓋裡面有西洋琺瑯的黃髮赤身女子双肋之有由胸裡面盛有些真正的西
洋銅精雯只顧看西洋寶玉通嗅幾下走了氣就不好了暗雯听說忙用指甲挑了些嗅入鼻中不見怎樣便又多挑了些嗅入鼻内忽覺鼻中一股酸辣透入腦门接連打了五六个噴嚏淚鼻涕登時都流暗雯忙取了盒子時過了不得好辣快拿你来早有小了頭子遞过一樣子細条暗雯便一張口的智来醒鼻子寶玉哎呀何何如暗雯通果竟通快些只是太陽还疼寶玉哎通這個不用西洋藥治治只怕就好了說着便命麝月拿二部雲說我說了想：那裡常有那西洋製頭疼的膏子藥呢你依着即我拿一点兒麝月答應着去了半日果拿了半部来便去教了一塊红似手帕兒疊的双塊指頭大的圓式情形象烤糕的用雙指按在太陽上暗雯自己面就鏡貼在双太陽上麝月哎通着的這麼一條上這个到倘及三部二點慣了到不大頭疼事為寶玉通二部了說了明兒是旧老爷的生日不說了叫你去呢明日穿什麼衣裳今兒晚上好打点着倘了着明兒早起着了寶玉通打底噴嚏就是什麼罵了一年兩生日也倒不情說着便起身向易往惜春房中去着剛到了院門外邊忽見寶琴的丫环名小螺從那邊迎着寶玉帖赶上向前打个小螺哎通我们二位姑娘都在林姑娘房裡呢我知不往那裡去寶玉听了就步又便回轉往瀟湘館来不但寶釵妙妙在此且連那邊烟霞在此四人圍坐在暖上正家常煎

到怡紅院門裡寶欽斜活一見他來都唬遠遠又來了一个回沒你的警她了寶玉唬道好一个猢
猻這屋子比各屋子暖這椅子上坐着也不冷說着便坐在代玉常坐的褥子上因見炕前桌
上擺着一張椅上因見炕前之中有下處盆裡面插之聚五枝白一盆單插水仙單有掌大便極口讚好花這屋子越發顯這花香的越清唯獨見代玉
笑說道這是你家大
福壽越大嬸子這麼二姑娘的又盆兒水仙他還了我一盆水仙他還搬了頭一盆臘梅我原不要的又恐爭奪了你的心作者要我
給這你如何寶玉道我屋裡却有又盆只是不及這个好代玉道我日日架
弟
盆子不離火我竟是架培着呢那裡還捆的住花香來纏越發的了呢且這屋子裡一股藥香反把這花香搅坏了不
如你拿了去這花兒到
清淨了沒味兒
什么郎
我寶玉唬道我屋裡今兒也有病人
吃藥呢你忘了麼知道的代玉唬道這
話奇了我原是怕心的話誰知你屋裡的事偏不早來听說去說這
呢
這會子來了自警自性的寶玉唬道偺們明兒下一社
又有了題目了就咏水仙臘梅代玉听了唬道罢了我再不敢做詩了做一回哭一回沒的性命的說着便丢手撂起臉來寶玉
打趣
唬道何苦來又拿着我作什麼我還不怕羞呢你到撂起臉來了寶欽因唬道下次我邀一社四个詩題四个詞題每人
四看詩四個詞頭一个詩題咏太極圖限一先的韵五言律要把一先的韵都用尽了一个不許剩寶琴唬道這一說可知
是姐姐不是真心起社了這分明是难人若論起來必強相的出來不過類來倒去更覺易俗上的話生項是
是姐姐不是真心起社了這分明是难人若論起來必強相的出來不過類來倒去更覺易俗上的話生項是
竟有何趣味我八歲的時節跟我父親到西海沿子上買洋貨誰知有个真个國的女孩子才十五岁外臉面就和
那西洋画上的美人一樣也拖着黃頭髮打着联垂滿頭帶着都是珊瑚猫兒眼祖母綠這些寶石墜上穿

有金麒麟的鎖子甲洋錦衣袖帶着保鏢也是用金寶玩的實在画兒上的也沒他好看有人說他是中国的詩
社會講主經能做詩塡詞因此我父親要娶了一位通事官姨他寫了一張字就寫的是他做的詩乘人都稱奇
通要宝玉也呀通好妹子你彈与来我聽了宝琴呀通在南京收着呢此時都里去取来宝玉听了大失所望
便說沒福消見這世面代玉呀就把宝琴了通仍舊呀我們我知通你這一来你的這些東西未必放在家裡自然都是
要帶了来的這會子又把琉璃沒帶来他們豈信我是不信的宝琴便红了臉低頭微呀不說宝釵呀通
偏這个蹄兒性急說這些話做什麼倒叫代玉呀通着急了来就給我們見識見識必要了宝釵呀通箱子
箱子一大堆還沒理清呢知通在那个裡頭騰等過日收拾清了我再来大家再看就是了又向宝琴了通低低說
話兒湘雲何不會了我們听了宝琴彈着通記得是他一看五言律外國的女子也能作為代了宝釵通低且別念等
把云兒呀了来也呼他听了說看便呼小螺来吹呀通仍舊我那裡去就說我們這裡有一个外國的美人来
了做的好詩請你這詩痴子来然再花卿我們的詩獃子也帶来小螺呀看去了半日只听湘雲呀向那个
外國的美人来了一頭說看畢和香菱来了来人呀通人未見形先已聞声宝琴等忙讓坐通稱才的
話重複了一遍湘云呀通快念来听了宝琴自念通

昨夜来梧夢　今宵水國吟　魚龍蒸大海　嵐氣接叢林
日本無今古　情緣自淺深　漢南春歷歷　爲隔不関心

衆人听了都道难为他竟比我们中国人还强一语未了只见麝月走来说太太打发人来告诉二爷明儿早往旧府去就说太太身上不大舒不得亲自来宝玉忙站起来答应道是因向宝钗宝琴可去宝钗道我们不去恐老太太回来没有人说个话儿散宝玉因让请姊妹先行自己落后代玉便又叫住他问道叫人到底多早晚回来宝玉道自然等送了殡来老太太回神便说道你去罢宝玉心里也有许多话只是这里不知要说什麽想了一想忽听道明日再说罢一面下了轿依旧正欲近步复又忙回身向道拏伺候着长了伍夜吹熄几次代玉道你先夜里好冷只顾说话更该冻着了宝玉又听道正是有句要紧的话是今日总想起来一面说一面便按道身来犹道我忘了的燕窝语未了只见赵姨娘走进来照代玉向姑娘道儿天好代玉便知他是从探春处来的一面迎上前去陪笑说姨娘想有什麽吩咐的赵姨娘自走来又怕命倒茶一面又使眼色的作宝玉会意便走了宝玉正值吃晚饭时见了王夫人王夫人叫坐宝玉回来有话吩咐宝玉吃了茶此乡宝玉便不命晴雯掇凳自己便在晴雯外边又命将薰笼挪向前来宝玉见天未明时晴雯便叫醒麝月道你只管睡罢我叫他们进来罢麝月道你说昨天夜里冷的这样连我都冻醒了你还不知道呢宝玉笑道我不冷麝月道你不冷我冷宝玉笑道我冷你暖岂不两全麝月啐了一口宝玉笑着披衣起来麝月道你别动我叫他们进来宝玉道不用叫我自己出去罢说着便下了地麝月先叫进小丫头子来收拾了宝玉梳洗毕麝月道天又阴的只怕雨雪

穿那一套送的雲寶玉出頭即時換了衣裳小了頭便用小桌盛捧了一盂碗送進來寶玉喝了又口漱了捧過小碟法製嗅蓋來寶玉嚼了一塊又嚥喝了晴雯回便往賈母此來賈母知道寶玉心便向命寶玉進去寶玉見賈母身後寶琴回向裡邊睡着未醒賈母見寶玉身上穿着茶色哆啰呢的天馬箭袖大紅緄邊鑲金彩繡石青掛褂腰間繫着一條攢花結長穗宮絛項下掛着長命鎖記名符帶着一塊寒玉墜角兒一個金麒麟又掛着一個赤金點翠鑲寶石的如意絡子賈母瞧了喜歡的了不得忙命人拿了一件來給他寶玉看時金翠輝煌寶彩奪目所穿之氅非貂非狐不知是何皮毛賈母笑道這叫做什麼皮子的寶玉忙回道這叫做雀金呢是哦羅斯國貢來的一共只得兩件我父親只有一件我沒敢穿今兒天冷纔穿了一穿賈母聽了又摸了摸問寶玉道你的金玉良緣是有個和尚說的還是有個癩頭和尚送的寶玉笑回道也是有個和尚說的賈母聽了便命人取了一個赤金如意來遞給寶玉道和尚給你的你要天天帶着保佑你長命百歲寶玉聽了便將項上掛的金麒麟摘了下來遞給賈母賈母看了又看遞給王夫人王夫人看了也遞給王夫人王夫人又遞給王夫人王夫人看了也遞給王夫人王夫人看了也遞給王夫人王夫人看了也

的上了馬李貴和王榮聽自嘴兒錢自陪在前引導張老錦趙老棠在後又迎賈賬寶玉從角門上馬
一路通用雨錢等僧們打這角門走雲看隋到了老爺的家內房門口又下來周瑞側身呼道老爺下在家內房天鎖
着爺可以不用下來罷了寶玉呼道老鎖自己要下來的錢昇李貴等都呼道爺說的是便托懶不下來倘或
遇見賴大爺林二爺豈不好說爺已如又回有的不是都冰在我們的身上說我不教爺的禮了周瑞錢昇便一直出
角門來正說話的頂頭果見賴大進來寶玉忙欲住馬意欲下來轉大忙上來抱住腿寶玉便在鐙上陪笑
嘻嘻的說了幾句話揀有三十五歲大的管家賴貴賴二進來見寶玉都順慣垂手直往
卿為首的小廝打千兒說請 安寶玉不識名姓只微呼点頭兒已過去那人方帶人去了于是一角門外
有李貴等六人的小廝並几十馬夫早預備下十來匹馬前後一出角門李貴等都上了馬前引傍圍的一陣烟去了
不在話下這里賈雯吃了藥仍不見病退急的亂罵大夫說是合騙人的這一刹好藥不給人吃廟月呼劝通你太
性急了俗語說病來如山倒去如抽絲又不是老君的仙丹那有這么快藥你只靜養几天自然好了你越急越難手
賈雯又罵小了頭子伯那里攔沙去了懨我病了都大胆子走了明兒我好了一个个的傢伙打你的屁呢嘟的小了頭子
暗笑又罵小了頭子伯那里攔沙去了懨我病了都大胆子走了明兒我好了一个个的傢伙打你的屁呢嘟的小了頭子
笑兒忙進來向姑娘做什么暗笑道別人都死絕了就剩了你不成說着只見隆兒跑了進來暗笑道你
瞧瞧這小蹄子不向他還不來呢這裡又放月錢又散果子的你該跑在頭裡伺候我要是老虎吃了
你隆兒忙陪着暗笑便不防欠身一把將他的手抓住向他手上亂戳口內罵道要這

孩子做什麽我不管針拿不動線只會倚着吃眼皮子淺打瞌睡現世的不知職分的亂哭我喊麝月他
拉南陸兒換睛雯（着）（換）下來（給）他（與）玉（金）汗又作死等你老了要打多少打不得這會子閑什麽睛雯使命人叫宋
媽媽進來說道寶二爺（與）（金）告訴了我叫我告訴你們隆兒服懶寶二爺當面使他（指）（如）攛嘴兒不動連襲人使他（指）（同）
（此理）頓罵他今兒務必打發他去明兒寶二爺親自回太太（金）就是了宋媽媽聽了心下便知鐲子事發因晴雯素日
等花襲人回來知道了再打發他睛雯道寶二爺今兒千叮嚀萬囑的什麽花姑娘等姑娘我們自然有道
理你只依我的話性叫他家的人來領他去麝月道這也罷了（是）早些去晚些帶了去早清淨一日宋媽媽聽了只得
去喚了他母親來打點了他的東西（見）晴雯等說道姑娘們怎麽（金）你便女兒不好你們教導他怎麽
攆去去到底給我們面上臉兒晴雯道你這話只等寶二爺來向他爺我們等不得趁今兒連我有
攆去去到底給我們面上臉兒晴雯道你這話只等寶二爺來向他爺我們等不得趁今兒連我有
性子向他去他那件事不是所姑娘們的調停他攆你了姑娘們不依也未必中用比如方才說話等是皆他裡姑娘
（着）
就叫他的名字在姑娘們就使得在我們就成了野人了晴雯聽說氣急紅了臉說道我叫了他的名子（在）
（在）
表老太（跟）前告我去說我撥野他攆去麝月道攆子你只管帶了人去有話再說這个地方兒若有
你叫喊讓礼的你見誰和我們講過礼則說攆子你我賴（不）（不）（不）

們這些人常回老太太太的話去可不叫自名字那一日不把金玉奴拿
一百通偏樓子又來攪這个一回樓子裏未必不隔在老太太太跟前當此
侍候著便成年家出在三門外頭混慣不隔不知我們裡頭這裏不是樓子大姑的再一會不用我們說話的
就有人來向外招的一個了有什麼話且帶了他去你回了林大娘時他要說話家裡上千的人你也跑來我也跑來我們這人向性面
認不清呢說着便叫小了頭子拏了燈把希來擦他那媳婦聽了不言可對再不敢久立堵氣帶了陳兒
就走來媳婦怪他這樣子不知規矩你女兒在屋裡傷臨去時也給拍銀的盛个頭沒有別的謝禮
他們也不希罕不過盛个頭尽个心意應說走就走陳兒听說只得翻身進來給他叔个磕了及个頭又
找秋菊等他們也並不理他那媳婦嘆声嘆氣口不敢言抱恨而去晴雯方才又吩咐了風姐兒氣反覺
更不好了躺騰至掌灯時刚安靜了些只見金玉回來進門就嚎声頓脚麝月忙向原故金玉通个兒
老太太喜歡的給了這个褂子誰知不防沒襟子上燒了一塊李和天晚了老太太都不理論一
面說一面脫下來麝月照时果然有指頂大的燒眼說這必定是手爐裡的火星子迸不值什麼赶
着叫人脑上補去叫个能幹織補匠人織上就是了說着便用包袱包了又叫个婆子拿着一齐出去
去說赶天亮就有才好方别給老太太太知道要子去了半日仍旧拏回来說石但織補匠都
給就過得匠是女工的向了都不認的倘這是什麼都不敢攬麝月通這怎麼罷呢明兒不穿怎

罢了宝玉道明兒是正日子老太太说了还叫穿进进件去呢偏頭一日就燒了岂不扫了晴雯听了半日忍不住翻身说道蟹来我瞧这没那个福氣穿就罢了这会子又自急宝玉听了道这话到说的是说着便走到晴雯又躺下来仰着脸儿晴雯道这是孔雀金線做的如今俗的也拿孔雀金線試像哥線似的哥番了也拍还可很做这事虧月呀道孔雀線虽成的但这裡除了你还有谁会哥線晴雯道说来的确我拣命罢了宝玉忙道这如何使得好好的如何做的活晴雯道不用你嚷我自知道一面说一面坐起来就三梳头髮披了衣裳又重新经洗脸拿金星玻璃镜子来宝玉不住的赔不是晴雯总不理宝玉着急央告说我的姑娘你饒了罢我再不敢了晴雯冷笑道我那裏当得起姑娘这两个字宝玉自己打嘴说该死晴雯道你原不该说这话我们是什么人原比不得你们你们是天上的林妹妹我们不过是地下的一两个人罢了宝玉听了这话越发着急说我原为的是你们我心裏的委曲也没处诉只好天天在你们跟前赔小心你们倒疑惑起我来了我不过是这么着罢了说着也赌起气来了晴雯先前原为的是麝月等来了他越发得了意便故意的装出许多样儿来宝玉见他这样便知他的意思忙笑道我的好姐姐你饒了罢我原为的是你们你们倒这么着起来我倒不好了晴雯道你原不好谁叫你好来着宝玉笑道我的姐姐你饒了罢我再不敢了晴雯道你起来我就饒了你宝玉笑道我不起来你拿什么饒我晴雯道我拿什么饒你你起来

第五十三回　寧國府除夕祭宗祠　榮國府元宵開夜宴

話說寶玉見晴雯將雀裘補完已使淨力疼神危忙命小丫頭子來替他捶着彼此捶打了一會歇下沒一頓飯的工夫天已大亮且不出門只時候請大夫一時王大夫來了胗了脉疑惑說道昨日已好了些今日如何反虛浮微細起來敢是吃多了飲食不然就是勞了神思外感却到輕了這汗沒發調養非同小可一面找一面出去開了藥方進來寶玉看時已將疎散驅邪諸藥減去倒添了茯苓地骨當歸等益神養血之劑寶玉一面忙命人煎去一面嘆說這怎麼處偏或有个好歹都是我的罪孽晴雯聽在枕上喘通好二爺你幹你的去罷那裡就得了勞病呢寶玉無奈只得去了至下半天說身上不好就回來了晴雯此症雖重幸虧他素昔是個使力不使心的人再者素昔飲食清淡飢飽無傷的這實它的秘法無論上下只要有些傷風咳嗽總以淨餓為主次則服藥調養故於前一日病時就餓了兩三天又謹慎服藥調養如今雖勞碌了些又加倍培養了幾日便漸漸的好了近日園中姐妹皆各在房中吃飯炊爨飲食甚便寶玉自能要湯要水調停不必細說襲人這母親沒事已回來幾月便將隆兒一事並晴雯攆逐出去之曾回過寶玉等語一一告訴襲人了也沒說別的只說太性急了只回李紈亦曰時氣感冒那夫人正害火眼還着幾個姐妹皆過去朝夕侍藥李紈之病又接了李嬸娘李紋李綺家去住幾天寶玉又見襲人常不思母舍悲晴雯之未大愈因此特社一事皆未有人作興便空了幾社當下已是臘月離年日近王夫人和鳳姐兒治辦年事王子騰陞了

九省都檢點賈(雨)村補授了大司馬協理軍機參贊朝政不題且說賈珍那邊聞了宗祠看人打掃收什供器請神主又打掃上屋以備懸供遺真影像此時榮寧二府內外上下皆是忙碌這日寧府中尤氏正起來同賈蓉之妻打點送賈母這邊的針線禮物正梳了頭傅了一茶盤押歲錁子進來回說興兒回奶奶話昨日包了四十兩六錢九分裡頭成色不等想傾了二百二十个錁子說着遞上去尤氏看了二兩已見也有指花式的也有筆管式的也有金玉聯春的尤氏命收拾起來興兒將銀錁子快叫交了進來了好答應去了一時賈珍進來吃飯賈蓉之妻迴避了賈珍因問尤氏偺們春祭的恩賞可領了不曾尤氏道今兒我打發蓉兒去了賈珍道偺們家雖不等這兩銀子使多少是皇上天恩普沛了未給那邊老太太送過去置辦祖宗的供上纔皇上的恩下則是孔祖宗的福偺們那怕用一萬銀子供祖宗到底不如這个有体面又是沾恩錫福除偺們三家之外那些世襲官兒家要不使着這銀子拿什麼上供過年真正皇恩浩蕩想得週到尤氏道正是這話二人正說着只見人回哥兒來了賈珍便命叫他進來只見賈蓉捧了个小黃布口袋進來賈珍道怎麼去了這一日賈蓉陪侯回說今兒不在禮部領了又在光祿寺庫上領了又到了光祿寺才領下來了光祿寺老爺們都說問父親好多日不見都着實想念賈珍呌道他們那裡是想我這又到了年下了不是想我的東西就是想我的戲酒了一面說一面瞧那黃布口袋上有封條就是皇恩永

錫四个大字那一边又有礼部祠祭司的印記一行小字道是宁国公賈演榮国公賈法恩賜永遠春祭賞共二分净折銀若干兩某年月日龍葉劄候補侍衛賈蓉当堂領訖值年寺丞某人下面一个硃筆花押賈珍看了吃过飯盥漱畢換了靴帽命賈蓉捧着銀子跟了来回过賈母王夫人又至這边回过賈赦那夫人方回家去取出銀子命將只袋向东祠内大炉内焚了又命賈蓉通知他去回：你那边二婶娘正月裡請吃年酒的日子擬定了沒有若擬定了時書房裡明白開了單子来偺们再請時就不能重複了旧年不而神重了几家人家不說偺们不而心倒像两家商議定了送虛情怕費事的一樣賈蓉忙答應去了一時拿了請人吃年酒的日期單子来了賈珍看了命交給賴陞去看了請人别重了這上頭的日子因在房上看着小廝们抬圍屏撣抹几案金銀供器只見小廝手裡拿着一个東帖並一個賬目忙展開捧着賈珍看時乃是黑山村烏庄頭来了賈珍道這个老砍頭的今兒才来賈蓉接过東帖和賬目忙展開捧着賈珍倒背着两手向着去那紅稟上寫着門下庄頭烏進孝叩請爺奶：萬福金安並公子小姐金安新春大喜大福榮貴平安加官進祿萬事如意賈珍呌這庄家人有此意思賈蓉忙忙答應别着又法口称吉利兒單内開着大鹿三十隻獐子五十隻麅子五十隻這猪二十个湯猪二十个献猪二十个野猪二十个家臌猪二十个野羊二十个青羊二十个家湯羊二十个家風羊二十个鮮鯉魚二百个各色雜魚二百个活鴨鴨鵝各二百隻風鸡鴨鵝二百隻野鸡野猫各二百对熊掌

千对鹿筋二千斤海参五千斤鹿舌五十條牛舌五十條蝦乾二千斤榛松桃杏瓤各二口袋大对蝦五十对乾蝦二百斤銀霜炭上等选用一千斤中等二千斤柴炭三萬斤御田胭脂米二担碧糯五十斛白糠五十斛粉杭五十斛雜色粟穀各五十斛下用常米一千担各色乾菜一車外賣粟穀牲口各項折銀二千五百兩外門下孝敬哥児担意児活鹿兩对白兎四对黑兎四对活鮮鴈兩对西洋鴨兩对賈珍看完說毕進他来一時只見烏進孝進来只在院内磕頭請安賈珍命人担起他来吠說伍还硬朗烏進孝吠通不瞞爺說小的們走慣了不来也罷了的情他們可都不是應意来見：天子脚下世面他們到底年輕怕路上有闪失再过几年就可以放心了賈珍道你走了几日烏進孝道回爺的話今年雪大外頭都是四五尺深的雪前日忽然一暖一化路上竟难走的很就捆了几日雖是走了二百月零了兩日：子有限怕爺心焦可不敢趕着来了賈珍道我說呢怎麼今兒才来我才看那單子上今年你這老貨又未打牠台来了烏進孝忙進前兩步回着回爺說今年：成実在不好從三月下雨接連着直到八月竟沒有一連晴过五日九月一場疏大的雹子方圓左近三百里地方連人帶牛重牲口粮食打傷了上千上萬的所以才這樣小的至不敢說謊賈珍絲眉道我實実定你至少也有五千銀子来這麼敵什么的如今你們一共只剩了八九个庄子今年倒有兩处报了旱澇你們又打牠台真正是叫别过年了烏進孝道爺的地方还算好呢我老家離我那裡二百多地竟又大差了他現管着那府八處庄地比爺這边多着几倍今年也是這般東西不过二三千兩銀子也是有飢荒打呢賈珍道

正是呢我這邊倒可已沒什麼外項大事不過是一年的費用我受些委曲就省此再者年例這人請人我把臉皮厚些也就完了此不消那府裡這幾年添了許多花錢的事一定不可免是要花的卻又不添些銀子產業這二年裡賠了許多不和你們要我誰去烏進孝呢這那府裡如今雖添了事看去看來娘：和喜歲爺普不當呢賈珍聽了喫向賈蓉等你們聽：他說的可咲不可咲賈蓉等忙道你們山的海活子上的人那裡知道這這理娘：唯這把望上的庫給我們不成他心裡總有這心他不能作主豈有不賞之礼按時按節不過是些彩緞古董頑意兒就是賞也不過一百兩金子才值一千多兩銀子設什麼這三年那一年不賠出幾千兩銀子來頭一年省親連蓋花園子我算矣：那一注花了多少就知道了再二年再省一回親只怕就精窮了賈珍咲道所以他們庄客老實人外明不知裡暗的事黃柏木作了鞋楦子外頭体面裡面苦賈蓉又說之咲向賈珍道果真那府裡窮了前兒我聽見二婶娘和鴛鴦悄：商議要偷老太：的東西去當銀子呢賈珍咲道那又是風掀娘的鬼那裡就窮到如此他必定是去路大了還在賠得狠了不知又要省那項的錢先設出這法子來使人知道說窮到如此了我心裡却有个算盤還不至此回他說着便命人帶了烏進孝出去好生待他不在話下這裡賈珍吩咐將方才各物內出供祖宗的未物各樣取了些命賈蓉送過榮府裡來然後自己回了家中所用的餘者派出等第一分一分的堆在月台底下命人將族中子姪喚來分給他們領看榮國府也送了許多供祖之物

及給賈珍之物賈珍看著收拾完備供器戴著鞋拉着一件給剛雖大皮袄命人在所柱下石階上太陽中鋪了一个大猩皮褥子賈腔南看各子弟們來領取年物因見賈芹亦未領物賈珍叫他進來說道你做什麽也未了誰叫你來的賈芹垂手回說所見大爺這裡叫我們領東西我沒等人去我就來了賈珍道我這東西原是給你那些閒著無事沒進益的叔兄弟們的那二年你閒着我也給過你的你如今在那府裡管事家廟裡管和尚道士們一月又有你的分例外這些和尚的分例銀錢都從你手裡過你還未取這个未太也會了你自己照你穿的可像个手裡使錢辦事的先前幽說沒進益如今之怎麽了此先例不除了賈芹道我家裡屋人口多費用大賈珍冷咲道你又支吾我你在家廟裡幹的事打諒我不知道呢你到那裡自然是爺了沒人敢抗違你手裡又有了錢離著我們又遠你就為王稱霸起來後日招聚匪類賭錢養老婆小子這會子花閒這个形像你還敢領東西未領不成東西領一頓馱水捱去才罢等過了年我必和你二叔說你回來賈芹紅了臉不敢答言人回北府王爺這了对聯荷包來了賈珍聽說忙命賈蓉出去款待只說我不在家賈蓉去了退裡賈珍撵走賈芹看着領完了東西回屋同尤氏吃畢晚飯一宿無話至次日更衣不必細說已到了臘月二十九日了各色看牲禮供兩府中都換了門神對聯新油了桃符煥然一新寧國府從大門儀門大廳暖閣內廁內三門內儀門直內廁內直到正堂一路正門大帘兩邊皆下一色硃紅大高燭点的兩條金龍一般次日由賈母有封誥者

皆按品級着朝服先生人大轎帶領衆人進宮朝賀行礼領宴畢回来便到寧府暖閣下新請子
弟有未隨入朝者皆在寧府門前排班伺候然後引入宗祠旦說宝琴是初次進賈祠觀看一面細
細的打量這宗祠原来寧府西邊另一个院子黑油棚欄内五間大門上面懸一匾寫着是賈氏宗祠四个
字傍書特晉爵太傅前翰林掌院事王希獻書兩邊有一付長聯寫道

肝腦塗地兆姓賴保育之恩　功名貫天百代御蒸嘗之盛

也是王太傅所書進入院中白石甬路兩邊皆是蒼松翠柏月台上陳設着古銅彝鼎器皿屋前兩懸一
匾九龍全匾寫道　星輝輔弼

乃先皇御筆兩邊一付对聯寫道是

勲業有光昭日月　功名無間及兒孫

也是御筆立間正殿前懸一匾開龍璎青匾寫道是　慎終追遠

傍邊一付对聯寫道是

己後貽孫承福德　至今黎庶念寧榮

俱是御筆裡邊灯燭輝煌錦帳繡幔陳列着此神主却看不真只見賈府人分昭穆排班立定賈敬
賈赦賈珍賈璉賈琮賈瑞賈蓉賈薔賈芹賈菱展拜塗毕焚化青衣奠奏三献爵

畢拜畢焚帛奠酒礼畢樂止退出衆人圍隨賈母至正堂上影前錦帳高掛彩屏張設香燈輝煌上面正房中懸着榮寧二祖遺像皆是披襟腰玉而边还有几軸列祖遺像賈荇賈芸等從內儀門接次站列直到正堂廊下檻外方是賈敬賈赦檻內是各女眷衆家人小廝皆在儀門之外每一道菜完傳儀門賈荇賈芸等復接了接次傳至階下賈敬手中賈蓉係長房長孫猶恐隨女眷在檻裡每賈敬捧菜至傳於賈蓉，復傳於他媳婦之傳於鳳姐尤氏諸人直傳至供桌前方傳与王夫人王夫人傳与賈母，方捧放在桌上那夫人在供桌之西東向立同賈母供放畢至將菜飯湯点酒奠傳完賈蓉方退出去歸入賈荇階位之首李時凡從文武之名者賈敬為首下則從玉者賈珍為首再下從草頭者賈蓉為首左旁右穆男東女西俟賈母指香下拜衆人方一齐跪下恰五向大炷三向把屋內外廊簷階上階下兩井欄內花園錦簇攢的無一茎空地鴉雀無聞只听鐘鼓鼎彝金銀玉磬微微接戈之声並起跪乾靈堂之聲一時礼畢賈敬賈赦等復恭退出至聚廳帶候与賈母行礼尤氏上房地下鋪滿紅毡当地放着象鼻三足泥鰍洗金珐瑯大火盆正面炕上鋪着新鋟紅毡子設着大紅彩繡雲龍捧壽的兼背引枕坐褥外另有黑狐皮的被子搭在上面大白狐皮坐褥請賈母上去坐了两边又鋪皮褥請賈母一輩的两三位婶娘坐了这边接頭排揀之後小炕上也鋪了皮褥讓那夫人等坐下地下两面相对十二張鵰漆椅上都是一色庆雲捧招小褥每一張椅下一个大銅腳炉讓座琴等姐妹坐尤氏用茶盤就捧茶出賈母賈蓉總躲椽的

衆老祖母然沒尤氏又捧与那夫人等賈蓉媳婦又捧与秦氏妹妹鳳姐李紈等只在地下伺候茶畢那夫人等便先起身来賈母吃茶賈母与年老妯娌們閒話了兩句便命看輕鳳姐兒他已經預備下老太太的晚飯每年都不肯賞他今日用過晚飯再過去果然我們就不如鳳丫頭了鳳姐兒應着賈母又道老祖宗走累了你的家去吃去別理他賈母又道你這裡沒有祖宗也得什麼是的那裡這個的住我每年不吃你的也要過去的不知道過了來我吃不了兩看明兒再吃豈不多吃些說的衆人都笑了又吩咐他好生送衆人去祖坐着看看天不是大意的尤氏等應了一面走出来至後廊前尤氏等因過清風小廝們才領娶了鶴出大門尤氏等亦隨那夫人等回至榮府這裡轎出大門這一條街上来一边設立着寧國公的儀仗執事樂器等物（四迎設立着寧國府的儀仗執事樂器等物）一程行人皆屏退不從此過一將来至榮府也是大門正門一直向裡頭都不住後廊下轎了過了大廳轉灣向西至賈母這邊正房上下婆子人等隨同至賈母正室中間就是錦裥繡簇然一新与他大盆的茶看松柏看一合草賈母歸了坐老祖宗来回老太太們未行礼賈母忙起身要迎只見兩三个老妯娌已進来了大家挽手笑了一回坐去說賈母只送至內儀門說回来歸坐賈敬賈赦等領着諸子弟進来賈母笑道一年家難為你們不行礼罢一面男一起女一起一起一起俱行過了礼左右設下交椅然後又按長幼挨次歸坐受礼兩府男女小廝丫鬟亦按序上中下行礼畢然後曲了打賞錢至薛寶釵金鎖鏨等物程上合攻宴未

男東女西婦坐就席燕酒合巹陽生祥果起宴糕畢賈母起身進內間更衣千人方各散出那晚
各處佛堂灶王前焚香上供王夫人正房院內設着天地紙馬香供大規圍正內上桃着角灯兩傍高
照各處皆有路灯上下人等打扮的花團錦簇一夜人聲雜沓語笑喧填爆竹起火絡繹不絕至次日五
鼓賈母等人按品上轎獨全付執事進宮朝賀禀祝元春千秋領宴回來又至寧府禁過列祖方回來
受禮畢便接衣歇息所有賀節來的親友一概不會只和薛姨媽李嬸娘二人說話隨便或和寶玉寶
欽等姐妹趙圍棋摸牌作戲王夫人和鳳姐天一地着請人吃年酒新近所上和院的皆是戲酒親友
絡繹不絕一連忙了八天才完了早又元宵將近寧榮二府皆張灯結彩十日是賈赦請賈母等次日賈
珍又請賈母王夫人(皆先過去坐了半日)和鳳姐兒也連日被人請去吃年酒不能勝記至十五日這一晚上賈母便在大花廳上命
擺几席酒定一班小戲滿地各色花灯帶領寧榮二府各子侄孫男孫媳等家宴賈母素不飲酒若
單自己不去請他十七日祀祖已完他就出城修養就是這几天在家也只靜室默處一概無聞不在話
單因此不去請他十七日祀祖已完他就出城修養就是這几天在家也只靜室默處一概無聞不在話
下賈赦領了賈母之賞告辭而去賈母知他在此不便也隨他去了賈赦到家中和衆門客賞灯吃酒
坐歌聽耳錄絲竹盡興其取樂自這裡不同這裡賈母花廳上擺了十來席酒每席傍邊設一几二上設如
瓶三事焚着御賜百合宮香又有二寸來長四五寸寬三三寸高點綴着山石的小盆景俱是新鮮花
卉之有小洋漆盤放着田窪十錦小菜盘又有紫檀雕嵌的大紗透繡花草詩字的攢絡各色田窪小

就中那点點看歲寒三友玉堂富貴等鮮花上首兩席是李嬸娘薛姨媽坐東邊車設一席乃是雕
鑾龍鳳屏障是短榻靠背引枕皮褥俱全榻上設一个暖玉小几上放着茶碗漱盂痰巾之類
又有一个眼鏡匣子賈母歪在榻上和衆人說呌一回又取眼鏡向戲台上照一回又說怎麼我老了眉頭底容我放
肆些歪着相陪罢又命琥珀坐在榻上拿着墨天人參腿搁下歪不擺席面只一張高几設着高茶攢
絡花碗看知等物外另設一个高桌擺着托盤（鴛鴦自己一席設于榻傍）盛着鴨子肉燒的爛爛的賈母
先揀給賈母看喜劇兩在小桌上嚐了仍撤了放在席上只管又他四人跟着賈母坐下面方是邢夫人
王夫人之位下邊便是尤氏李紈鳳姐賈蓉的想婦兩邊便是寶釵李紋李綺岫烟迎春姐妹等兩邊大梁
上掛着聯三聚五玻璃彩穗灯每席前監着倒垂荷葉一柄上有彩蝀掛着這荷葉乃是洋鑽斑瑯活信
可以提轉向外將灯影逼住照着看戲分外真切窓槅門戶一齊搁下全掛彩穗各種宮灯廊簷內外及兩邊遊
廊欄杆角玻璃紗料絹或畫或綉或紙諸灯掛滿廊上凡席就是賈珍賈璉賈琮賈蓉
賈芹賈芸賈薔賈菱等賈母也曾差人去請平兒中男女亲他們有年老的懶于熱鬧有家內沒有
人又有病沒面要来竟不能来有一等好富恨貧不肯来的更有羞
手羞脚不慣見人不敢来的因此族中雖多（多字旁注）女眷来者不過賈蓝之母鳳氏帶了賈蓝来男人只有賈
芹賈蓉賈芸賈菱四个現在鳳姐處下辦事的来了当下人雖不全在家趁小宴也覺熱鬧的当下又有

林之孝的媳婦帶了六个媳婦抬了三張炕桌每一張上搭著一條紅拉放著連净一般大新西局的銅錢用紅紙串穿著每三人搭一張共三張林之孝家的時將那西張擺至薛姨媽李嬸娘的席下將一張連至賈母榻下賈母便說放在当地罢這媳婦素知規矩放下桌子一主將錢都打開將紅紙抽去堆在桌上此時唱的西樓會正是這齣將完于叔夜賭氣去了那文豹便拜辭通休賭氣去了恰好今日正月主菜園府裡老祖宗家宴待我騎了這馬趕進去討个菓子吃是要文豹便拜辭通休賭氣去了恰好今日正月主菜園府裡老祖宗家宴待我騎了這馬趕進去討个菓子吃是要文緊的說畢引得賈母等都咲了薛姨媽喜都說好个猴頭孩子可憐見的風俎便說這孩子才九歲了賈母呼說難為他說得巧說了一个賈字早有三个媳婦已经手下預備下小錢羅所見一个賞字走上去將掉上錢堆錢每人搖了筐籮走出来向戲台說老祖宗親太太賞文豹賞菓子吃的說畢仰合上一揚只听哈哪哪陣台的錢恰賈珍賈連之命小廝們抬大筐籮的錢預備未知怎麼賞去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四回　史太君破陳腐舊套　王熙凰破戲彩斑衣

話說賈珍要逮暗下錢的錢時見賈母說賞他命小廝們快撒錢只聽滿台錢响賈母大悅二人隨起身小廝們忙將一把散碎銀壺捧與賈璉手內隨了賈珍進里裡面賈珍先至李嬸席上的身取下盃來回賈璉忙斟了一盃然後便至薛姨媽席上也斟了二人忙起身哏說二位各請生自罢何必多礼于是除那二夫人滿席斟了席面手倦倚賈珍等至賈母榻前回稟二人便屈膝跪了賈珍在先捧盃賈璉在後捧壺皆立二人奉酒那寶琴兄弟等却起是排班按序二酒隨後他二人進來見他二人跪下也都一面跪下寶玉也忙跪下一湘雲悄推他哏道你這會子又帮着跪下作什麼有這樣的呢也去斟一巡酒豈不好寶玉悄哏道再等一會再斟去說着等他二人斟完起來又都那王夫人斟過了賈珍哏道妹妹們怎麼樣呢賈母等都說你們去罢他們到便宜些說之賈珍等方是元当下天象有二鼓戲法的是人義中現灯人齣正在熱鬧之際寶玉因下席往外走賈母問說你往那里去外頭爆竹利害仔細天上吊下火来燒着了寶玉回說不往遠去只在廊下就来賈母命婆子們好生跟着于是寶玉出来只有麝月秋紋並几个小丫頭隨着賈母因說聲人怎麼不見他好今也有此二拿大了卑又使小女孩子出来王夫人忙趕着哏回道他娘前日沒了因為無事不便前頭来賈母点頭哏道跟主子却講不起事与不孝着是他還跟我难道是令子也不在這裡不成若因我們未免人情不便不重這些竟成了例了凤姐忙过来哏回道今晚晚他還有孝那個子裡也須得他看自灯燄花炮最是能險的這里一唱戲園子裡的人誰不偷来瞧他還

細心各處聽看的呢且這一散沒空兒弟回去瞧竟各色都是齊全的若他再來了衆人又不經心散了回去鋪蓋也是冷的茶水也不香全各色都不便宜所以我叫他不用來了看這主子散了又看給我們還望也不能此去有收拾就的孔雀大紅猩猩毡老祖宗要叫他我叫他來就是了賈母聽了這話忙說依這話猴是比我想的週到快別叫他了但只他媽凡時沒了我怎麽不知道鳳姐兒咳道前兒衆人去親自回老太太的怎麽到忘了賈母想了想咳呀道想起來了我的記性竟平常了衆人都哄說老太太那裡記得這些事賈母因又咳道我想着他從小兒伏侍的我一場又伏侍了元妃臨末沒給了一個體面東西他麽這幾年他又不是偕們家根生土長的如今沒了偕們行麽大恩典他媽沒了我想着要給他幾兩銀子叫這起人也就是了賈母聽說點頭道這還罢了正好元宵的銀前兒也死了我想他老子娘都在南京我也沒叫他家去守孝如今叫他又個一起作伴兒去天命婆子們將些果子菓餡點心之類命他又個吃去琥珀咳道還等這會子呢他早去了說着大家又吃酒看戲且說寶玉一直來到園中未曾見他回房便不見去只在園內裡房裡烤火和管茶的女人們偷空飲酒閒解寶玉至院中忽見竹光寨輔却無人聲響月道他們都睡了不成偕們悄悄的進去瞧他們一驚了是大家聽聽潛踪躡迹的進去鏡臺看只見衆人和衣倒在炕上那裏有及四个老媽子打鼾寶玉只當他又个睡着才要進去忽听紀夾噴之一声說道可知天下事雖定論礼你身在這里父母在外頭一年他們來去回來沒个定准想來你是再不能這樣了偏生今年就死在這裡你到出去這个時候人道正是我也想不到能彀看看父母回來太了四个次良子這到也罢了我也不敢妄想了寶玉听了

忙猛自悄向麝月等道誰知他又来了我这一進去他又指氣走了不如借你們回去罢讓他見个清淨的說話間襲人
在那裡着呢
正穿向他房裏来的好說有你悄~宝玉来宝玉便走过当石上去站自穗衣麝月秋纹皆跪在背过臉去品咲
說賸下再解小衣仔細風吹了肚子疼面見个小丫頭子知是小解忙先去取痰桶去了宝玉反理明白过来只見及
个媳婦子迎面来了又问是誰秋纹道宝玉在这裡都大呼小叫作甚麼痛的哼着他那媳婦们忙咲道我们不知道大爺下来
惹福了姑娘们可連日辛苦了说着已到了張前麝月等向手裡拿的是什麼媳婦回道是老太~賞金花二
位姑娘吃的秋纹咲道外頭唱的是八義還唱混元盒那裡又跑出金花娘~来了宝玉咲命揚起来我瞧~秋纹
麝月忙上去将及个盒子揭開及个媳婦忙蹲下身子宝玉看了及盒内都是席上所有的上等菜品菜饌
各~一点頭麝月就走麝月忙胡乱揀了盒盖兒上来宝玉咲道這又个女人到和氣会說話他們天~走了
到說你們連日辛苦到不是那於功自伐的麝月道那们最好那不知礼的还不知礼宝玉咲道你們是
明白人能代他們是粗情可怜的人就完了一面說一面摩挲周門那几个婆子宮吃酒兩腮都不住的来打探見宝玉
来到
出来的迎着眼色上前花所
燈廊上只見那及个小丫頭一个捧着小沐盆一个搭着手巾又拿着漱口盂小壺那里头等秋
纹先忙伸手向盆内试了一试說道你趁大越粗心了那裡头的這冷水小丫頭咲道姑娘瞧~這个天我怕水冷
纹倒的是滾水這还冷了正說着見一个老婆子提着一壺滾水走来小丫頭便說好奶奶~过来给我倒上此~那婆
子道爺~兒是走太~咖系的动你自己倘去罢那里就走大了腳我纹道兒你是誰的你不给我管把

老太太茶盃子倒了洗手那婆子回頭見是我從忙提起壺來就倒我從往後退了幾步說道大年紀也這麼不知是老太太的跟前要不自的人就敢要了婆子咳道我眼花了沒認出是誰來寶玉洗了手那小丫頭子舍了小壺倒了半漱子在他手內寶玉漱了秋紋麝月也趕熱水洗了一洗跟進寶玉來寶玉便要了一盞暖酒也從李嬸斟起二人也咳讓坐要大丫頭把他小讓把斟去大家到要了過這盃說着便自己下那王夫人也忙下了讓他大丫頭李過只得下了要丫頭又命寶玉道連你姐姐妹妹的都斟上不許亂斟都要叫他們下了寶玉听說答應着一樣次斟了至代玉前偏他不管拿起盃來放在寶玉唇邊寶玉一氣飲干代玉咳說多謝寶玉替他斟上一盃風姐兒便咳道寶玉別喝冷酒仔細手顫明兒寫不得字拉不得弓寶玉忙道沒有吃酒風姐兒咳道我知道沒有不過白嘴喝你然沒寶玉將裡面斟完只除雲巻之妻是不飲的復回至席又再要珍等斟了坐了一回方進來仍歸旧坐一時上湯泼了漱口又換了手巾賈母便命將戲暫歇了小孩子們可各見的也給他們吃了滾湯滾菜的吃了再唱之命將各色菓子拿了些與他們吃了一時歇了戲便有婆子們帶了丫頭下來的女先兒進來放了張杌子在那一边命他坐了將絃子說了一回過去賈母便向李薛二位叫他二人都回說不拘什麼都好賈母便向近來可有新添的什麼新文的女先兒回說有一段新出的書名叫作風求凰賈母道這一个名字到好不知因什麼起的你不概先說大概說說若好再說若先兒道是宋上仍是說我唐之時有一位卿仲本是金陵人氏名叫王忠曾做過兵部尚書告老還家膝下只有一位公子名喚王熙凤年人听了暗將起來賈母咳道這不重了我們凤丫頭了媳婦們忙上去悄悄的推他

這是二奶奶的名子小說裏要寫賈母喫過飯要先把米吠看飯拉起來說我的話死了不知是誰的福氣把吠看得起來說罷賈母重新的多呢女先把上說道那年王老爺打發了王公子上京趁考那日是晚上大雨連到天亮通知道上也有位衙門裏當王老爺是世交便回下這公子住在客房裏這李衙門服下多兒只有一位千金小姐這小姐另名叫作維鳳琴撰的鳳所不通要母帖通性道叫作風來鳳下用說我已猜着了自然是王熙鳳要來這維鳳小姐為妻先把吠這老祖宗聽來呀這回為人都喫通老太太什麼沒吠過便沒吠聽見也猜着了賈母吠通這時都是一个意子在不這是說個人才子美貌能把人家女兒說的那樣好這說是個人編的連影兒也沒有了兩口都是書香門第父親不是尚書就是宰相一个小姐豈肯嫁於珍寶這小姐必是通文知礼等所不曉竟是個很伏的個人只見三个清俊的男人不管是親是友便想起終身大事來父母也若了待礼也若了果不成器敗一点兒便是個人我便是滿腹文章做去這個事來也是人家不作賤難道那里請就有他是才子來人賤情一點不成可知那編的是自己寫的自己的辭許有開說是世寫多看文家赤祖都知礼讀書通天人都認為識礼論就是舍老還家自然主撰文章上不多步却子了环伏侍小姐的人老不少怎麼這時為上先有這樣的事就只小姐和紫娘的一个了环伏們想那个人都是管什麼的可是南言不答後語有人聽了都吠說老太太這一說是說都批出來了賈母吠通這有个原故編這樣為的有一等嫉人家富貴或有求不遂心所以編出來污賴人家再等他自己看了這些書看魂了都也想个個人開心編出來取樂倘書裏知道那位讀書家的道理別說便那些上那些書裏有天天如今服下事的拿我們這中等人家說起沒有那樣的事別說是那些大家子弟等是沒有下已的樣所以我們從不許說這些書上了頭的也不懂這些話這几年

我去了他们物觀(看)住的連(連)我偶然向了說几句听(听)他们一来就(就)吃(喫)了李醉二人都呀(呀)說(說)這(這)是大家子的規矩連(連)我们家
但沒(沒)有学(学)雖(雖)說(說)孩子们听見凤姐兒走上来斟酒呀(呀)通(通)嘗(嘗)一口酒(酒)嚐(嘗)子再斟遞(遞)過(過)来(来)就叫作斟謊
記(記)就画(画)在李嬤(嬤)等(等)年月本日本時(時)老祖宗一張口(口)說(說)及家(家)話(話)花(花)兒(兒)朵(朵)各(各)表(表)一枝(枝)是(是)真(真)是(是)流(流)且(且)不(不)表(表)再(再)整(整)現(現)灯(灯)有(有)戲(戲)的
人(人)老祖宗(宗)且(且)讓(讓)二位(位)親(親)戚(戚)吃(吃)盃(盃)酒(酒)看(看)又(又)點(點)戲(戲)来(来)恨(恨)再(再)從(從)眯(眯)頭(頭)話(話)起(起)有(有)那(那)一面(面)斟(斟)酒(酒)一面(面)呀(呀)說(說)来(来)曾(曾)說(說)完(完)了(了)人(人)便(便)已(已)呀(呀)倒(倒)了(了)女(女)先
兒(兒)等(等)了(了)不(不)住(住)都(都)說(說)好(好)鋼(鋼)筆(筆)一(一)說(說)为(为)真(真)連(連)我(我)们(们)吃(吃)飯(飯)的(的)地(地)方(方)都(都)沒(沒)了(了)等(等)媽(媽)呀(呀)通(通)你(你)少(少)里(里)頭(頭)外(外)頭(頭)有(有)人(人)比(比)不(不)得(得)往(往)常
凤(凤)姐(姐)兒(兒)呀(呀)通(通)外(外)頭(頭)的(的)只(只)有(有)使(使)珍(珍)大(大)爷(爷)我(我)们(们)还(还)是(是)論(論)哥(哥)兒(兒)妹(妹)兒(兒)從(從)小(小)兒(兒)偏(偏)的(的)兄(兄)妹(妹)偏(偏)以(以)伯(伯)叔(叔)稱(稱)呼(呼)若(若)上(上)頭(頭)未(未)成(成)彩(彩)引(引)老(老)祖(祖)宗(宗)呀(呀)我(我)這(這)裡(裡)都(都)容(容)易(易)引(引)的
的(的)親(親)近(近)些(些)便(便)不(不)是(是)從(從)小(小)兒(兒)偏(偏)的(的)兄(兄)妹(妹)偏(偏)以(以)伯(伯)叔(叔)稱(稱)呼(呼)若(若)上(上)頭(頭)未(未)成(成)彩(彩)引(引)老(老)祖(祖)宗(宗)呀(呀)我(我)這(這)裡(裡)都(都)容(容)易(易)引(引)的
老(老)祖(祖)宗(宗)呀(呀)多(多)吃(吃)一(一)点(点)兒(兒)东(东)西(西)大(大)家(家)喜(喜)欢(欢)都(都)使(使)得(得)我(我)才(才)是(是)难(难)道(道)反(反)倒(倒)要(要)我(我)不(不)成(成)要(要)是(是)呀(呀)通(通)可(可)是(是)這(這)么(么)自(自)我(我)竟(竟)沒(沒)有(有)偏(偏)的(的)呀(呀)一
場(場)到(到)是(是)劳(劳)他(他)才(才)一(一)發(发)呀(呀)倘(倘)我(我)這(這)裡(裡)通(通)快(快)了(了)些(些)我(我)再(再)吃(吃)鍾(鍾)酒(酒)吃(吃)有(有)酒(酒)之(之)今(今)宝(宝)玉(玉)敬(敬)你(你)祖(祖)二(二)面(面)只(只)祖(祖)呀(呀)通(通)不(不)用(用)把(把)敬(敬)我(我)討(討)老
祖(祖)宗(宗)的(的)寿(寿)星(星)說(說)着(着)便(便)将(将)要(要)的(的)拿(拿)了(了)起(起)来(来)将(将)半(半)盃(盃)剩(剩)酒(酒)吃(吃)了(了)将(将)盃(盃)遞(遞)与(与)了(了)环(环)兄(兄)将(将)温(温)水(水)沒(沒)的(的)盃(盃)換(換)了(了)一(一)个(个)上(上)来(来)于(于)是(是)各(各)席(席)上(上)的(的)盃(盃)都(都)撤(撤)去
另(另)斟(斟)温(温)来(来)沒(沒)的(的)盃(盃)斟(斟)换(换)回(回)斟(斟)了(了)酒(酒)上(上)来(来)然(然)後(後)归(归)坐(坐)女(女)先(先)兒(兒)回(回)说(说)老(老)祖(祖)宗(宗)不(不)听(听)這(這)些(些)戏(戏)有(有)弹(弹)一(一)套(套)曲(曲)子(子)听(听)罢(罢)贾(贾)母(母)便(便)说(说)道(道)是(是)你
们(们)现(现)今(今)对(对)着(着)将(将)军(军)令(令)罢(罢)二(二)人(人)听(听)说(说)此(此)话(话)忙(忙)调(调)拨(拨)弦(弦)起(起)来(来)贾(贾)母(母)回(回)向(向)天(天)有(有)几(几)更(更)了(了)来(来)寻(寻)子(子)恰(恰)三(三)更(更)了(了)贾(贾)母(母)通(通)性(性)通(通)宵(宵)没
(没)的(的)起(起)来(来)早(早)有(有)东(东)子(子)环(环)等(等)来(来)王(王)夫(夫)人(人)起(起)身(身)呀(呀)说(说)道(道)老(老)太(太)太(太)不(不)必(必)都(都)进(进)去(去)园(园)裡(裡)院(院)上(上)到(到)也(也)罢(罢)了(了)這(這)二(二)位
親(親)戚(戚)也(也)不(不)是(是)外(外)人(人)我(我)们(们)聘(聘)自(自)就(就)是(是)了(了)贾(贾)母(母)听(听)说(说)呀(呀)通(通)既(既)這(這)樣(樣)说(说)不(不)如(如)大(大)家(家)都(都)進(進)去(去)罢(罢)不(不)必(必)和(和)王(王)夫(夫)人(人)通(通)悉(悉)裡(裡)面(面)等(等)未

下賈母吩咐道我有道理誰也不用這麼擠子只用是三張倘起來大家坐在一處指着大說話看便起座(坐)(一)來如掉(吊)地拔去幾席理面五服(幅)倘(擋)了三張大桌子又添擺了兩張桌賈母便說(道)(的)(一)(一)(一

不知听过多少好戏的这些地棍都比他们强得多见过那戏上的班子是小孩子们却比大班还强他们的好处在哪里呢少不得要下场的时节官唱一段尽管笛和笙随他们的便自然不能入味太多和观众太多都是我们的戏自然不能入味太多和观众的眼不过听我们小孩子一个发脆口齿再听个嗓音儿要甜正是这话了李妈薛妈都说道好个灵透孩子你也跟自老太太打趣我们实在原是随便的顽意儿又不曾去作买卖所以竟不大会时说有人唱一段悲欢离合的总不用拭脸只用这及到时他们听个高兴罢了若有点儿把力我可不依像这国文官高听悦去扮演上台先是等人都雅准了闻鼓板响过几百板也就没见那管的要毋道也就有是像方才曲牌越江腊一支当有小生吹笛合的这大套的是在步远处人端完了乐器才开场面高指唱曲云道我像他这么大的时候他爷爷有一班小戏偏有个舞琴的落了来到书房内花的时琴玉书记的琴桃绫琵琶的胡笳十八拍竟成了真的比这个更发何乐人都道出更雅得了要毋像李妈妈来吩咐文官高时他们吹弹一套时月圆媳妇领命而去当下贾蓉夫妻二人捧酒一巡凤姐儿见贾母十分高兴便说道趁着今儿先把他们撵了罢省的传梅行个春喜上梅梢的令如何贾母说道这是个好令正对时景他命人取了一面黑漆铜钉花腔令鼓来命先把他们撵了自席上取上枝红梅要毋说道要到谁手里住了吃一盏也要说个什么才好凤姐儿说道你我说谁像老祖宗要什么有什么呢我们这不会的虚不该意思像我们这些事雅俗共赏不如谁编个谁说个吃酒儿的有点儿限的新鲜趣儿令儿

如此說不但在座的諸人事先連地下伏侍的大小人等也不知善那小丫頭們都快去我把喚妹的告訴他們快來听二郎說呀話一面丫頭子們便搬了一屋子子是廚房裏的一面去命將此湯点菜菜面又吩咐等吃去便命取那女先兒們皆是慣的或彈或慢或如殘滿之曲或如遊龍之急或如驚鳥之飛或如疾電之光無不盡其技能優伶扮慢調長板唱畢方退出又將一盒子中鮮果品碟擺在大家同飲一面又各送上來對了一盃乘人都吹過自然老太太先喜了我們才把賴姑喜要吹過這酒也罷了只是這吐說到有些難為情的這勢兒太太堂上了我們也吐吹過要出

下你那小猢子便吃了你們些了要冷倒嘴拿有的是呆再撒泥你們吃了就是了說畢大家都吃起來凤姐兒
吃過飯的茶而我們都滿悟了然也吃了猴兒尿了尤氏婆氏都吃的這裡讓是吃過飯兒呆的別粗沒事人兒
的樣媽吃過吃話兒中在畢事業的景就義吃說有之舉起筷來小丫頭們只要吃凤姐兒的吃話便悄悄的和女先兒說明
以吃故為他酒更精主又過到凤姐兒手裡小丫頭們故意吃嚇他女先兒促信了拿人看吃過這可拿住他了快吃了酒說一个
好的別大人吃的猪子凤姐兒想了一想吃過一家子也是過生月日今家賓打吃酒要拉開非常祖婆上基婆上婆上
把帶孩子過等事兒之媳婦親孩子位孫子重孫子成孩子滿地裡抱的的孩子孩女兒缺表孩女兒抱表孩女兒吃
吃：奏娘想家中人叫他沁自己住吃了都說听戲貧嘴又不知福故那个吃尤氏吃過位要拉我：可撕你的嘴凤姐兒
起有拍手吃過人家熱鬧說你們混我：就不說了要母吃過你說你的辰你偏下怎麼樣凤姐兒想了想吃過底下就圓：的坐
二重事吃了一席的酒就散了家人見他正言厉色的說了就再沒別話都吃：的還等他吃下我們：完能梁多味的的他住了
看凤姐兒吃過再說一个過生月半的凡个人吃有个場子大的炮竹性城外放去引的上万的人跟着點去有个性急的
人等不得便偷着拿香点着了只听煙味一声家人闻然一吃都散了這抱炮竹的人艳怎麼炮竹的捍的不住寔該萬
放就散了相云過堆過他本人沒听見回凤姐兒過這本人原是个聾子家人听說一回想不竟等都大吃起來想
有先前那一个沒完的向他先那一个怎麼樣吃說說完凤姐兒將梓子一拍說過好哥嗳到了第二日是十六日等
也完了即也完了我看吃人他有收东西还剩不清那里还知過底下的事了家人听說復又吃將起來凤姐兒

呀通林聽已經四更了依我說老祖宗也乏了偺們也該散了罢尤氏笑用手帕子捏着嘴呀的一聲說偺們這麼着還不算完呢賈母道：這丫頭越發貧嘴了一面分付道把提起炮竹來偺們也放一個大家聽聽響兒鴛鴦忙去帶着小廝們就在院中安下屏案將炮大設香燈遍地火盆盛着各樣盒子之物果然是大紅細巧各色故事俱全賈母便摟着外孫女兒薛寶釵之手問寶丫頭便摟着湘雲說我不怕宝叔等呀通偺們愛自己放大炮仗還怕這個呢王夫人便將宝玉摟在懷內見賈母說通我們是沒人疼的了尤氏呀通有我呢我摟着你呀通你等着我們放了炮仗再摟着你呀通了聽見放炮竹吃了蚊蚋兒來的果然今兒又輕狂起來見賈母等都了偺們因子裡放去我比小廝們放的還好呢說話之間外面一色一色的煙又放了有許多的滿天星九龍入雲事把一聲雷發天十响之類的零碎小炮仗放罢然後又命小廝們打了一會連環套花的滿盒的銀命那些孩子們滿盒抬錢取樂自上場時賈母說便長久的有些個了風姐兒說預備下了偺們吃茶的賈母通偺們是吃了的就是那麼預備着罢了偺們就去罢賈母道：你們去罢我吃些清淡的罢風姐又通老祖宗今兒十五的月亮地下坐着賞月豈不好賈母說倒是你提醒了我了就擺在這裏罢風姐兒聽了忙命人將卓椅桌子擺在賈母正面賈母的左邊設一個小座兒命寶釵坐了右邊設一個小座兒命湘雲坐了賈母說你們姊妹們也坐下罢我們娘兒們今兒也不拘禮了大家坐着說說笑笑的倒好賈母說着便坐了寶釵湘雲二人告坐賈母道：你們兩個是客不比他們你們只管坐着罢

第五十五回　辱親女愚妾爭閒氣　數幼主刁奴蓄險心

話說前年事忙過了便小月了三個月不能理事天氣又三九大用藥風寒發自特強壯並不當門然每每計想起什麼事來便令把書回王夫人與人祿功他不聽王夫人便竟失了勝肯百人能有多少精神神先有了大事自己主張將家中現錢拿了許多給李祝是個為德不尚才的未免是個下人王夫人便命探春合同李祝裁處只說這一月風根將息好了仍交與他誰知風姐竟賦氣血不足素年紀不知保養平生事務閒皆心力更覺的比原小月竟有這個話靈下來一月之後探春下紅血症他素不肯說出來秉人看他面目黃瘦便知矣于調養王夫人又勸他好生服藥調養不令他操心他自己也怕成了大症遺哦于人便想偷空調養恨不得一時復旧如常誰知並服藥調養到今春尚未才漸漸的起復過來下紅之症方止于是王夫人見他如此探春管家李祝智雖謝事園中人多不悉矣于料管回特請了寶釵來花他各樣心思與他們不中用得空兒吃酒閒耕白日里瞧瞧值裡閒聞我都知道的風了頭在外頭他們還有個怕懼怎麼他們又說兩便了好發于你還是個安分的人你兄弟妹子小我又沒工夫作管我事若是天長日久也有想不到的事你來告訴我到等老太太向面來我沒往回那些人不好○你只管說他們不聽你來告訴我到要回大爺來才好寶釵聽說只得答應了時值探春代王夫人理了病湘雲亦因肝氣所感也臥病在床兩天醫藥不斷探春閑李祝回復回大爺日間事不比往年來往回話人等未便故二人議定每日清晨當到園門口南邊的三間小花廳上去會齊了事吃畢飯于午錯方回事這三間所原係預備觀看戲文的地方東邊一間是收拾家伙的西邊一間是茶爐預備人等坐的中間一間是會客的地方

和媳不用十分修飾只不過暑的鋪陳了便可他二人起坐這房上边有一區題着補仁衛德四字家下俗稱皆叫作碌事所以了他二人會即正主此年五方戲臣定批事媳婦等来往回話者絡繹不絶多人先听見李祝旨是个
厚道多忌与閑的竟然比凤姐都應寒使降了个探春起初還看不過是个未出閣的輕年小姐且素日也曾和平恭淡
因此都不甚意比凤姐勇便懈怠了許多日三四個月件事過手漸覺探春精細处不讓凤姐只不過是言語安靜性情和
柔而已可巧這日有王公候伯世襲官員九处皆係寧榮兩府親戚世交之家或有隆遠或有疏序或有稽長仁白等
事王夫人賀喜過后酬不暇前边更無人他二人便日皆在房上起坐家敘復一日在上房盥漱至王夫人回方散每个值周
針線照時監職之先坐了小會帶領園中上夜人等各处巡察一次他三人如此一理更兼比凤姐当權時到是清慎了许因
那裡外下人都暗中抱怨說明的倒了个迎春值又差了三个鎮山太岁探春值裡衙各吃酒稽的工夫都沒了這日王夫人正
是往辞衙往家去赴席李纨尚探春早已梳洗罷了同候王夫人回来時只見賈璜的媳婦進来回
說趙姨娘的兄弟趙國基昨日死了暫回過太太知道了叫告娘好了呢說畢便垂手傍待再不言語探春来回話者
不少都有听他二人小事如何若小的妄当大家則安个罪過之心若少有違陳之处不但不罪反一而二而三必要賞
哩說着取吳登数總歸心中已有主意若是凤姐前他便早已数勤說出許多主意自查出許多旧例来任
凤姐兌揀擇施行如今他親自查檢探春是自幼的姑娘所以只說出這一句話来試他二人有何主見探春便
李纨二人聽了都便道南兒聚人的媳死了時見說賞了四十两這迎賞他四十两是整数的听了他若是

撑了对牌就走探春道你且回来吴登教家的只管回来探春道你且别去长子我且问你那几年老太太屋裡的几位老姨奶奶边有家裡的边有外头的边又个个别家裡的老死了人賞多少外头的死了人是賞多少你且说又个我们听一听吴登教家的便都忘了忙陪哄回道边不是什麽大事賞多賞少谁还敢争不成探春道这话明明你我说賞一百到底是不按理别说你们哄话明兒难见你二奶奶吴登教家的吹道既这麽说我有旧例去此所却记不得了探春道你少事小老了的还不记得到来难我们你素日你二奶奶边是现有条通理凡姐儿还不管到宝道就笑是完全了还不快找了来我熙再是一日不说你们粗心反相我们没主意了吴登教家的满面通红忙转身出来东媳妇们都伸舌头道裡面别的事一概吴登教家的那了旧例来探春看时又个家裡的实边皆是又个外头的皆实边四字又外还有又个外头的一个实边一百又个实边二十又边二十又边革底下皆有余数一个是隔省远公世主祖外实边六十又一个是现实实的外实共又探春看便说你把共良事把边数面下我们细细看一看吴登教家的去了忽见赵姨娘进来探春等他坐赵姨娘开口便说道屋裡的人都派下我的头去还罢了姨娘你也想一想按替我面孔来才是一面说一面使眼色彩霞掩口笑起来探春忙道赵姨娘边话说谁我竟不解谁知赵姨娘的头说去来我替姨娘去罢赵姨娘道姑娘现我一边你谁探春听说知站起来道我主不敢李纨也忙站起来劝赵姨娘道你们请生下所我说我这屋裡熬油似的熬了这麽大年纪又有你兄弟边舍下连累人都不如了我还有什麽脸连你也没脸别说是我探春哼道原来为这个我说我主不敢把钱这理面

便笑了拿鑰匙開趙姨娘看之舍弟他所又說道這是祖宗手裡的田規矩人家偏我說不成這也不但家人恃著
屈禮
環兒收了兩頭的自然也是同家人一樣這原不是什麼爭大爭小的事儘不到有臉沒臉的話上他是太太的奴才我是拄
當
當祖宗的家私說小的都領祖宗的恩典太太恩典若說小的不會辦那是他糊塗不知福也好憑他把怨去太太連房趙
的
又我有什麼有臉的地方在這一支不管我也沒什麼沒臉主兒依我說太太不在家姨娘安靜些養神罷何苦出來操心太太
回
滿心疼我但姨娘每一生事凡事要三思我但凡是个男人可以當得家早走了五百事業那時自有做一番道理偏我
是个弱兒家一句多話也沒有亂說的太太滿心裡都知道如今因看重我纔時常管家務還沒有做一件好事姨娘到先
來作踐我倘或太太知道了怕我管家才正經沒臉連姨娘真也沒臉一面說一面抽抽搭搭的哭起趙姨娘沒
法
主兒哪裡經得起對便說道太太你不用討太太的嫌就也罷了我們忘了探春道我怎麼忘了時我忘了趙姨
這也同他的各人那个主子不像三五个用人拉拉扯扯李紈在傍只是勸趙姨娘別生氣迎怒不防趙姨娘他滿心
要
裡埋怨探春的話怎麼說的三妹妹素日最是个和平人今日為何這樣大發了邪性連我也不理連我的丫頭
也
都不理探春忙道這大嫂子也糊塗了我拉拉誰了家姨娘們拉拉扯扯才了他們的好多你們該知道
理纔是

我到素善梳理再教教(怎麼)教(說)而這麼親戚來了既這麼說每日環兒(說)為什麼(趙)國基又站起來跟他上學(為)什麼(說)不會(說)明(說)的話來何苦來誰不知道(說)我是姨娘(趙)的必要(說)三個月學(說)回(說)來(說)做(說)不(說)是誰(誰)給(說)改臉幸虧我還明白但凡糊塗(說)不知禮的早(說)急了(說)李(說)紈(說)的只管(說)勸(趙)姨娘(說)只管(說)還嘴(說)(說)的(說)怕(說)有人(說)說(說)(說)打(說)發平(說)兒(說)跟(說)說(說)話(說)來(說)(趙)姨(說)娘(說)聽(說)(說)(說)

想恩兒我去回二奶奶只說你們服裡都沒姑娘你們吃了飯可別怎我嘴的那个娘娃悄悄說道我進心了
回說一面快退去推香一面自臉一面向平兒冷哧道你東邊了一步還有可哧的連二姐二姐兒了毛了事的也不
管情是了就來混我們幸虧我們向他三竟有臉說忘了我說他回你主子事是忘了再找去我料着你那主子未
必有耐性兒等他去找平兒帳哧道他有這麼一次包管腿上的筋早折了又根姑娘別信他們那是他的聰看大奶
是个善應的娘子是腳腳小姐固然是托懶來混說着又向門外說道你們可管撒野等都大安了倘們再說白
外的話娘娃即時通姑娘走个眉明白的人俗語說人作罪一人當我們並不敢數哧他娘子他是姑娘客若認真
惹惱了花多受用之他平兒冷哧道你們明白就好了陪哧向探春道姑娘知道二奶奶本來事多那里聽着的這
些情不住不忽暑俗語說傍觉者清這几年姑娘冷眼看着或有該添減的地方二奶奶沒行到姑娘竟一添減
題一件子大有益來二件也不在姑娘待我們好的情義了話未說完豈知李紈已經聽見了顯真忽喬風
了頭偏偏兒的李來生可惡的事大今听你一說到要找出又件來斟酌不辜負了這話探春哧道我一肚子氣沒个能性
正要拿他如今出氣去偏把嘴了來說了這話呀我也沒主意了一面說一面時退方才那媳婦來向环兒和蘭哥家李
裡這二年的月子是似那一項用的那媳婦便回說一年李裡吃点心剩着買紙筆每位有八又月子的使用探春道先爺
們的使用都是各屋裡領了月錢的环哥的是姨娘領二又月子的是老太太屋裡的丫頭領着每人又有八又月子原來上季省的是為這八又月子從今兒起把這一項免了平兒回去告訴姑

這我的話把這一條務必免了平兒呌道早就該免回年下忙就忘了那个媳婦子們得空兒有大規回中媳婦婦們的禮物又領金來待為素日早已拈這一張小領牌來平兒也忙看了某探春呌道你說完了話拿你的去罢在這里又幫什麼忙手兒呌道我原沒事的二奶奶打發了我來回說話三則躲這里人不便原回我那邊去探春因向寶姑娘的領怎麼不拿來一並吃了环們听說忙回里廊外命媳婦們去回寶姑娘姊妹們的話呢叫他們把領這裏來探春听說便高声說道你別限我使人那部是办大事的管家娘子們你們去使把要緊要奈的這个高底都不知道平兒這里站着呢他去平兒忙答是了一声出來那些媳婦們都悄悄的拉住呌道寶程用姑娘去呀我們已有人呀去了一面說一面用手帕揸自階上的土說姑娘站了這半日乏了這裏且歇一歇平兒便坐下又有素雲裡的又个婆子拿了个坐褥鋪下說石頭冷這是拉干淨的姑娘將就免坐一坐平兒忙呌道多謝了又接了一張茶來迎情呌呌說道你們太拘的不像了他是个姑娘家不肯裝威動怨這是你尊重你們就藐敢領他主要動了大氣不動情說道你們太拘的不像了他是个姑娘家不肯裝威動怨這是你尊重你們就藐敢領他主要動了大氣不過說他一个粗魯就完了你們就現吃不了的罰他撒个謊兒太不近情讓他一分三奶奶也不敢依他一分二奶奶也不敢依他你們就這麼大胆子不看他可是玩的往石頭上碰東人都忙道我們何常敢大胆都是赵姨娘平兒的情兒的道里好奶奶們偏倒東人推那赵姨娘原有些倒三不倒四的有了事都是他指他們的東日那眼裡沒人心術利害我這几年難道還不知道三奶奶要是一点兒的罪就你們這麼說奶奶倒了鏡這麼有這点宅兒還要難他一難好几次沒落了你們

的周瑞家的領他到寶玉你們都怕他惟我知道他心裡也就不罷不怕你們呢剛兒我們還沒進裡再不能讓
頭喊馬兒有及第氣生香三姑娘等是了都娘你們都錯看了他二郎道大姐子小姐子裡頭也就只單單他五分你們這
會子到不把他放在眼裡了正說着只見秋紋走來見人他趕着向好又說姑娘且歇歇裡頭擺飯呢等撒下飯再去再
回話去我說呀道我比得你的我那裡等得說着便轉身去了平兒忙叫住他問快回來秋紋回頭見了平兒呀道你又在這裡來什麼
外面的防護二面自便坐在平兒裡間向回什麼秋紋道向一向寶玉的月錢我們的月錢多早晚領平兒道這什麼
大事你快回去告訴襲人說我的話說呢有什麼事今兒都別回着回件管數一百件秋紋聽了悄向道是
為什麼平兒向東屋婦等都悄告訴他原故又說正要找件利害事沒有妥當的人來商創作法子鎖匣子作樣樣呢何
苦你們先來碰在這釘子上你這一去說了他們若會子你們這作二件揀樣又得有老太太太若不拿了有你們作二件人家
又說偏一個回了我有老太太的威勢就怕他不動若拿了有教的樣兒實子頭你聽雲二奶奶的事他還要教我才
罷的在外人倒是這樣秋紋聽了伸舌頭道幸而平姐姐在這裡沒得這樣子成我趁早知會他們去說着便起身走了接着
寶釵的飯至平兒忙進來伏侍那時趙姨娘已去三人在炕床上吃飯寶釵面南探春面西李紈面東東邊婦皆在廊
下靜候裡頭只有他的聲兒的了環伺候別人一概不敢擅入這半邊婦的都悄悄的議論說大家有事罵別要有
沒良心的主意連吳大娘才都討了沒意思惜他不是什麼有體的都一邊悄議等飯完回事東邊裡面鴉雀
無聞並不聞碗箸之聲一時只見一個丫頭將漱盂捧上茶房內早有三個丫頭捧着三盞水

兒領牌已去三人便進去了一回王夫人沐盥畢吸盂來方有待女素云鴛鴦三丫頭人用茶鑪捧了三盂碗茶進去一時等他三人吃茶待命小了頭子們好生伺候着我們吃了飯來換你們可又別偷（空）着去來媳婦們方慢慢的（何）安分回事不像先前輕慢了些若氣方漸平回向平兒道我有一件大事早要和你和二嫂商議參可巧想起來你七爺（賈璉）快來家姑娘也在這裡偏你四个人商議再細細的向你和二嫂回去鳳姐回向為何事之這（賈璉）日平兒便（接）吠有好方才的原故細細說與他鳳姐兒聽了吠道好好三姑娘我說他不錯只可惜他命薄沒托生在太太（王夫人）肚子裡（和）平兒吠道如今也說糊塗話了他便不是太太（王夫人）養的難到誰敢小看他不和（待）別的一樣看（待）鳳姐兒嘆道你那裡知道雖然（是）這樣（說）究竟比不得男人將來說親的時候（要）如今（說）有一種輕狂人先要打聽姑娘是正出是庶出多有為庶出（的）不要的（妹）（子）不知（說）庶出（的）只要人物（好）正出（的）百倍呢將來不知那个沒造化的攙（正）庶出的偏偏（又）要這（個）呢（說）不知那个有造化的不攙（正）出的偏偏（又）要說着又向平兒吠道你知道我這几年生了多少氣傷的沒一条子大的也沒个（有）貼（心）的（人）（情）上老爺（賈政）雖然有點兒外人（賈）兒（子）不多（只）是（賈）環（賈）蘭（賈）兩个（賈）老祖宗（史）裡的現（在）却一年（一）年的產業不及先前多省儉了外人（賈）一點話老太太（史）老（賈）爺（賈政）（賈）兩个（賈）老祖宗（史）裡的現（在）却一年（一）年的產業不及先前多省儉了外人一點話老太太老爺兩个老祖宗裡的現在却一年一

一应都是令他的不过要个藉口罢了 二五了又一点 我了再有像此等座位他就敢了只怕 老太太平宝再生三五个也待事来可就了不得了 惜们且别论 后事仍且吃了饭 帐 把 商议此外 方应这正确了 我的机会 我正想没个脱身 有宝玉他又不是这里头的贾总执仗了他也不中用大都三是个傻子 不中用 他且不是这屋里的人四姑娘小呢 有 兩个字更小 还是个孩子的小东西 燕性大 说话把钱当当真 三个娘 姓王 这样天热地阳的又个人来我想到 别 这里就不伏再有林妹妹 和宝姐姐他又个到好偏又都是亲戚又不好留 惜们家称事呢且一个是美人灯 风吹 就坏了 个是 拿定了主意不干 把事不张口向推头三不知 五雅十个去向他到只剩了三姐娘一个心程 嘴程都是柔顺天是惜们家的正人太 又 疼他虽然 雖 上次 的 皆因赵姨娘那老东西闹的心程却是和宝玉一样 真呢比不得环兄是在个人难疼要依我的性儿早 撵 出去了 如今他既有这主意正该和他协同大家做了脸 脏 我也不张了 张 按正理天理良心上论 惜们有他这一个人 我看惜们也看 出 心里太 小的事必有 益 益若得私心藏 好上论我也太行毒 地 说 抽 回 退步回头看三 再要寡 这等 惹人眼极 他们 腊 肚里藏了惜们又个才四个眼睛 又个心一时不防倒 主 坏了 趁着 紧 混之中把 玉 头一料理 乘人就把往日惜们的恨智 腊 他 肚里藏了惜们又个才四个眼睛又个心一时不防倒主坏了趁着紧混之中把玉头一料理乘人就把往日惜们的恨智

可解了 还有一件我 实 知你 种 明白恐怕你心程挽不过来 这个嘴 时 你他 实是姑娘家 他心程却事 明白不过是 言语 提 横 他又比我知 识 字更利害了一层 如今俗语说 解 撸 铁必先擎 手 他 这个要你法 制 论一定是先拿我 制 论 倘或他要 即 他又比我知识字更利害了一层 如今俗语说解撸铁必先擎手他这个要你法制论一定是先拿我制论倘或他要即

我的事你可别分 你只 这 素 敬 趸 说 我的是才好千万别想 怕 怕我没脸和他一般就不好了 平儿不等说完便 哎 道 你 我的事你可别分你只这素敬趸说我的是才好千万别想怕怕我没脸和他一般就不好了平儿不等说完便哎道你

太把人看糊涂了 我才三 经 行在先 这个 子又 嗡 咐我 风姐儿 哎 道 我 恐怕你心程 眼 程只有 一概 没有 虑 别人 不 本

太把人看糊涂了我才三经行在先这个子又嗡咐我风姐儿哎道我恐怕你心程眼程只有一概没有虑别人不本

嘴呀你已行在先更比我明白了你又急了滿嘴里胡說起來豆兒道偏說你不依道不是嘴巴子再打一頓誰道臉上還沒暗青道的不成鳳姐兒咬道你這小蹄子要飯多少道是的罵着我的支撐起來轉我道來坐下揀盤沒人來倘的一處吃飯是正經說着豐兒答應三四个小丫頭子進來放桌小院裡鳳姐兒只吃燕窩粥又碟子小菜每日分例已留減的豐兒便將平兒的四樣分例菜碟等至裡上來平兒盛了飯來平兒屈膝于炕沿之上半身站立于炕下陪着鳳姐兒吃了飯收拾漱口畢漱畢豐兒把吃飯的家伙知趣的下回分解

第五十六回　敘採春與利除宿弊　識字釵小惠全大体

話說平兒陪着鳳姐兒吃了飯伏侍盥漱畢方往探春處來只見院中寂靜只有了環帶女子在廊下吩候平兒進入房中見他姊妹三人正議論些家務說的是年中賴大家請吃酒他家花園中的果見把菓子採春使命他脚踏上坐了因說道我想的事不為別的因想自我們一月有二兩月銀子頭們又另有月錢前兒未有不由裏我們自動那知脂粉錢是定是三兩三兩的一發上來的八兒重二叠二事並小錢有限看起來也不妥當你如今能處就沒想到這个平兒呌道這有个原故姑娘們所用的這些東西自然是該有分例每月領了令支人們各房支取我們做官不過領個姑娘們的使用就罷了沒有个我們天天各人拿着錢找人買東西的理所以外頭買了來報銷了去每月使人拴寫支領我們倒姑娘們的每月的二兩三兩原不是為買這些的原為的是當家的和大太二或不在家或不清閒姑娘們偶然閑要些个錢使省得找人去這是恐怕姑娘們受日委曲事事這樣說起來竟是沒有個如今我冷眼里看着各房裏的我們的物件都是現拿錢買這些東西的竟有一半我就疑惑不是買的說了
寶玉聽了笑道你這話竟是我們使本錢的本事果然探春李紈都呌道你也留心看看果是沒有的事不成只是這些日子偷急了不知那裏三个時果然都平事來中使不降依然降現買就用這三兩三兩另叫別人的報賬的取去見事事兒平兒笑道果然降臨使官倒中的人買去報帳是那樣的不知他們是什麼法子果然事事兒都要一樣一樣的平兒呌道買的是那樣的他買了好的來買

许多在钱财上一味任人作践，也似乎纂珍天物不如在园子里的所有的老婆子中挑出几个本分老成能知冷暖的，生
拿他们几件料理也不必要他们交租纳税只向他们一年可以孝敬些什么，则园子有与无之人修理花木的确一定
住这一年，甲也不短，时常乱一回，也不至作践自家东西，三则老婆子们也可借此小补不拣年，园在园中，每日闲坐，可以看守，这是两得
便宜打算的主要的工资，特此有余以补不足，未为不可。宝钗正在地下自壁上的字画听如此说，便点头呢喃，要知三年之后，能
实心办事，园中有
这件事，须得如此说，无奈众人打秤，各司其职，又许他们去要钱，使之以权势之，以利诱之，不尽心平，是
这件事

不免又流下泪来李纨等見他说的悲切又想他素日趙姨娘待王夫人跟前未曾趙姨娘所累也都不免流下泪来都忙劝他趙今兒清净大家商议做些利便的事也不枉大家一场王熙凤道这个要紧的事做什麽平兒道我已明白了姑娘竟说谁好竟依人就完了探春道若如此说趙国府的二爷我们这裡搜剿小趙已经不当国体的事是明白人我将这样行若是别人的我也不肯到底拔他的草是的宜可不商议了再行平兒哎了一声道就这麽去告诉一声说看老太太回来时趙我说是白走了一趟这样好事岂有不依的探春听了便和李纨命人将园中所有的婆子们的名单要来大家参度大概定了几个人将他们一有情弊来事就大概告诉了他的手人听了气不顺意趙有说那一片竹子单交给我年三夫明年又是一片管家裡吃的第二年趙可交些钱粮这个说那一片稻地又给这年趙顶意的大小有鸟的巢食不必动园中钱粮我还可交钱粮探春便要说话人回大夫来了趙国熙凤姑娘承接了只得去领大夫平兒悄说罢你们有一事○也不成个体统趙没有官事的头脑带趙大夫来属回事的那人说有吴大娘和璋大娘他父子在西南角上聚锦门等看呢平兒听说方罢了婆子去找探春回宝钗吃茶趙幸于始看息于终指其弊他父子在西南角上聚锦门等看呢平兒听说方罢了婆子去找探春回宝钗吃茶趙幸于始看息于终指其弊看看其利探春听了点头称讚便向册上指画几个人来命平兒悄悄取单兒来他三人说趙这个老婆子嘴里不干净的说他老头子和他兒子众人都是管打扫竹子发芽他这一个老婆子趙者是种主家的稻香打一斤竹是有来

那个婆娘的花言巧语到茶葉铺里铺去值钱钱掉春哎通通是些骗人的鬼话只是王婆香茶的没有在行的人早就忙哎通跟宝姑娘的骂把他赶走了吃饭花盘葫芦给我顶的如根到忘了盖戚宝叔哎通我才懂你到来提王夫人都吃惊问通这是为何宝叔通这就不得作的这里多少闲用的人个个闲着没事加这个骚王婆人来叫那起人连我也看不上就到晋你们想五个人来怕红院有了老葉娼把就是石姆的根本是个诚实老人家他又合我们骂兜的娘挂挂不在花这事之中葉娼他有不知通的不用借的话他就我骂兜的娘去商量了弄怕葉娼全不管竟交给五个人是把你们的私情兜有人说闲话也就想不到借你身上的大为此一行作你们的主公子事王婆三天两头都通是往根挂春哎通为此说只怕你们是利心重哎呀兜哎通不利于前兜骂兜还说了葉娼作干娘请吃酒又买和尚好的银呢挂春听了方罢了又公公断断的为儿个人来就是他两人亲自本根面中的用掌柜一时是个子的来回大夫已为将重方通上去了三人看了面通人重取重量重冰闲脏重的人一面挂春与他明不说人等人各集处接回去在家中定例用多少外钱看住兜你们挂取0去取利等终笑脏挂春哎通我又想起一件事若年终算账师钱时自然脏到账簿你是上头人陈一层管主走在他的手种之利一层度过去今我们共面通事来派了你们已是跨过他们的头了心裡有气只说不出来你的年终去师账把还不报算你的等你应再看一年闲管行蕊的主子有一个多他们就清事多管个通是事实的旧例人所共知的别教偷有做事来今通因子是我的教到竟别人他们手每年师账竟将到裡头来才好宝叔哎通你我说裡头不用师账通个多了个少了到不好不好叫他们钱一分子通的就你他拢一条事去不过是因为裡的人动用的多我管你们管去来了有限的几条事不过是顾油脂那看账每一经就账几个了头都是有定例的再有各处管帘笼箱担

子並不會爲鹿兒吃的糧食不過這几棵都是他們自己種的要是賣了就有下多少來年免呀還是小事
過兵荒起來也有的吃要良子實在呀過却不來一年四季二年三百六十日都要吃飯的時候
他們既辛苦一年也要叫他們剩些粮補補自家要是四利那用爲個然亦不可太過要
留行外頭賬房裡一年少而四五百兩子也不免得很艱難了他們裡頭却也得些小補這些沒管生的鴨子們也
寬裕了園子裡几千元錢來几有些餘利的一概入官那麼總
水也可以每年賺生息他們了可使之物這麼我不失大作若一味要着那里搜尋不出几个錢來几有些餘利的一概入官那麼總
事我還管不住了你們這樣人家的大作怎麼這園子裡几千元錢子若沒了這几个所剩的也必抱怨不公道我才說的他
們只要給這几棵也未免太寬了一年竟除了這个之外每人不論有餘多餘只叫他拿出几吊錢來大家湊齊算給這
園中的鴨子們他們也不料理他們也是日夜在園中多看之人倘有閒戶起早睡晚大雨大雪還須輪流換班帶時的還有可至
小的話來性說破了你們只管自己寬裕了不多吊他們些他們豈不歡喜怨心裡却都不服只用假公濟私的多揣你們几
个筆子多揣几棵花兒你們有寬還沒處訴呢叫他們出點子便盡你們有應得不到的他們就着你們樂意了來年子
這个議論又要去受賬房的轄制了不如風風光光去算賬一年不過多拿出几吊錢來各个歡喜莫非都省了說怎麼強如去被
他們揉搓拿這個拿出錢來呢那不但省他的呀每年終多給他錢也都喜歡起來口口說他們辛苦也什是說剩下我
補的我們怎樣後邊吃主意呢家裡頭過節他們也到推辭了這都是分內應當的你們只要日後辛苦些到能懶惰我人家
賭錢就是了不然我也不說管這事你們看呀見媳婦親口囑托我三五回了人家的情面也到別辜負了小孩子

？我若不實分明是叫娘娘操心你那？又多面是要家務也把我原是个閒人使是个街坊鄰居也要幫着些何況是親娘
托我？是要將来就大講不起來人糟我倘或我只顧上爺沾光那牲酒醉賭錢事来我怎麼見娘你們那時候兒連
老爺的老脾也都是知道的這一次不依國法都是你們四個看的你的？就連你的是高我的老媽：最是箱現
的原說大家齊心維持你面你們反從教別人在老爺面前說我的不用回娘娘竟教尋你們這年老的反受了年小的教訓豈是他們是管家管
你們的看何不像他們自己存些体面他們如何肯来作踐所以我就不管你們想云這个額外的進益来也為大家齊心把這園裡理
理清楚的使那些有體事的看見這般庶事證憤且不用他們操心他們心裡豈不服服也不枉替你們等画這進益豈能
拿你們去細查你們未免也想：這話來人聽了都吵嚷說：娘娘說的很是從此招娘那：只管放心招娘好清
淨顧我們：面要不依面上情天地也不容了們說着只見林之孝進来說江南甄府裡家眷昨日到京今日進宮朝賀此
刻先遣人来送礼請安說有便將礼單送上来探春接了看道是上用的緞紗蟒緞十二足上用各色寧紬十二足上用
官紬十二足上用緞十二足上用欽十二足上用各色紬緞四十足等物也看過便說道用上等封兒賞他回去命人回
命人叫李貴探春寶釵等也都過来將礼物看了李貴也進一步哈着腰上人說主子太：回来看了再收要回回說道就
家去不必別家相同上等封兒賞男人只怕展眼又打發女人来請要領賞下去頭一個来竟果然人回說甄府四个女人来請安
要面呈上禮命人帶進来那四个人都是四十往上年紀穿帶之物皆先主子不甚考遠請安向好畢要回便命拿了
四个腳踏来他四人謝了坐繡墩簽着欽等坐了方都半下要回便向賈母說話賈母的四人也近前回說依坦進的京今日太太

帶了姑娘進宮請安去了故先令叙才們來請安向候姑娘們好賈母吩咐過比年沒進京也不想今年來四人也都
吩咐過正是今年是奉旨進京的賈母向通家眷都來了四人回說老太太和舅老爺舅太太帶了三姑
娘來了賈母道有人家沒有四人回道沒有呢賈母吩咐道你們大姑娘二姑娘連及姪都和我們家甚好四人吩咐道正是每年姑娘
們有信回去說合鄧府上時看賈母吩咐道竹席墊着原是世交又是老親原當的你們二姑娘更好更不自尊自大倘所以我
們才走的親密四人吩咐道是老太太這樣了賈母又向你們哥兒也跟着你們老太太四人回說也是跟着老太太賈母道兄弟
念書了沒有四人吩說今年十三歲因長的清秀老太太很疼自幼帶乳奶常天進學老爺太太也不敢十分管教賈母吩咐道
也不成了我們家的你的那哥兒叫什麼名字四人吩道因老太太常作寶玉賈母吩向李纨
等道偏也時乍寶玉李纨等忙欠身吩道從古至今同胞隔代重名的很多四人也吩道起了這个小名兒之後我們上下
都疑惑不知那位親友家也到像有一个是的只是十來年沒進京都記不真了賈母吩道寶玉就是我們孫子是來
都疑惑不知那位親友家也到像有一个是的只是十來年沒進京都記不真了賈母吩道寶玉就是我們孫子是來
承他婶子抱着在一旁走進前來賈母吩道回手裡把偺們的寶玉拿過來四
人見忙起身吩道哪裏我們不進府來倘若別處遇見還可當我們的寶玉沒敢看也進了京況兩面說一面
都上來把他的手向長向短寶玉也很吩向賈母吩道比你們的長的如何李纨等吩道四位姐姐才一說可知是彼此
相訪了賈母吩道都有這樣巧事大家子孩子的再養的極端正臉上有我這个十分黑醜的大概看去都是一樣身
整個這也沒有什麼性如四人吩道姪女了看來從模兒是一樣脫老太太說閒氣也一樣我們看來這位哥兒性情比

我们的都好賈母忙向怎麽見得四人呢道方才我们在哥兒的手說話便知我们那一位只說我们糊塗慣說在手他的东西我们暑動也不依所使喚的人都是女孩子们四人未說完李紈笑啐宝玉道我们這会子也打量人家見你们宝玉若拉他的手他自然免強忍着賈母可知你我這樣人家的孩子们偺们有打马吊古怪的毛病兒見了外人必是要还手正经礼数也断不容他马鎖去了我是大人偏多他一到生的清人喜兒三回見人礼数竟比大人行事来的不錯使人見了一可疼一可愛背地裡所以才能把一点子若昧他只管這裡沒外不信大人爭光混化生的怎麽也是

琥拍的四人听了都哄笑起来王夫人笑道老太太這話正是当然我们宝玉淘氣古怪有时見了极客規矩礼數更比大人有趣所以老人見了不愛只說為什麽还打他罵他不知他在家裡一年沒天大人想不到的話他会說想不到事他偏要行所以老爷太太恨的無法就是侄性也是小孩子的常情胡乱花费這也是分子高兒的常事他上学也是小孩子的学性都还治的过来像一天生不来這二種习鎖古怪的脾氣如何使得一語未了人回太太回来了王夫人進来向过安他四人請了安大概说了几句要便命散去宝玉王夫人親捧过茶方退出四人告辞了要出便往王夫人处来说了一会家教打发他们回去不必细说這里賈母等的送人使告訴迎春一个宝玉也都一般行景兒人都知道天下世宦大家同名者也很多祖母溺爱孫也面祖母溺爱孫也是常情不是什麽罕事唯有不介意独宝玉是个近前就分子的心性自為是那四人永悦要母之词故回宝国中去看相云病回去相云说他你放心罷宝兄是卑賤不成体統的翻不成林如今有了个对子了再打断了你這主到有点我那大宝玉這那裡的話話你也信了偏又有个宝玉了相云這怎麽倒有个寓相不得又有个司馬相如呢宝玉哄這些里

了偏又換樣兒也沒有的事湘云道怎麼屋人看見孔子只當是陽虎呢寶玉咬舌道孔子陽虎同貌却不同名
黛玉同名而不同貌偏我和他就又樣但同不成湘云沒了話答對因咬舌道你這會胡攪我也不和你分證有也罷沒也
罷只管我寶干說有使聽下了寶玉心中便又起意起來若說必有象徵似有若說心有又並無目視心中尚可向至房中揭上默
默看不免就依的瞧去果見到了正花圈上四寶玉咬舌道除了我們大觀園竟又有這一个風子正疑惑間忽那邊來
了几个女兒都是了环寶玉又咬舌道除了我們外竟還有這一个人只見那些了环叫道寶玉怎麼跑到這
里來自寶玉只當是說是他有心於來隱映說道因我偏步到此不知是那位世交的花園如姐妹們帶我瞧一瞧來都
咬舌原來不是借們家的寶玉他生的到也還了得嘴兒到也乖巧寶玉聽了忙道姐妹們這裡也竟還有个寶玉了环們忙
道寶玉三字我們是奉老太太之命為保佑他延壽消災我們叫他聽見喜歡你是那裡遠方來的干萬小孩兒乱叫
惹起他來你和你的身份都不相稱了环道你別叫寶玉看見又說同這樣小子說了話把借的薰
臭說借寶玉和你的又一个了頭咬舌道借們也是

性不知那裏了寶玉聽說他說道我因找寶玉來到這裡原來你就是寶玉揭上的他下來拉住哄道原來你就是寶玉這可不是夢裡寶玉道這如何是夢再要如此一語未了只見人來說老爺叫寶玉瞧的二人皆慌了手寶玉就走了幾步便忙叫寶玉快回來寶玉快回來襲人在傍聽他夢中自哄忙搖醒他哄向道寶玉在那里此時寶玉方醒神志再清恍惚因四門外指道那裏去了襲人哄道那是你夢迷了你揉眼細瞧是鏡子裡照的你的影兒寶玉向前將上照原是那面大鏡對面相照自己也哄了一跳揉過眼來細看說道好大一架子鏡子人小魂不有含鏡兒多了睡覺恐做噩夢如今到在大鏡子那裡安了床有時放下鏡套還好往前去天熱不用掛帳裡閉倦呵欠的到教他比如方才就忘了自然是先摘下照看影兒睡一時合上眼自然是胡夢顛倒的不然如何作得自己呵欠的名字不知明兒那邊床來是正經一語未了只見王夫人遣人來叫寶玉不知有何話說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七回　慧紫鵑情辭試寶玉　慈姨媽愛語慰癡顰

話說寶玉聽說王夫人喚他忙至前邊來原來是王夫人要帶他拜謁夫人去寶玉自知喜他去揀衣服跟了王夫人到那邊見賈家中的諸親自命榮寧不甚爲別或有三稍盛爲的細細算有一寶玉謁夫人前席竟日方回寶玉方信因謁間回家來王夫人又吩咐預備上等的席面定名班的大戲請過謁夫人母女次日他母女便不作辭回任去了生話這日寶玉因見湘雲漸愈然後去看代玉正值代玉才飲午竟寶玉不敢驚動因紫鵑正在迴廊上手裡做針線便上來向他昨日夜裡咳嗽的可好些紫鵑道好些了寶玉嗔道何故發脾寧可對了紫鵑咳道你也念起佛來真是金剛寶玉聽道所謂病急亂投醫之一面說一面見他穿有薄墨綾夾背心寶玉便伸手向他身上摸說道穿這樣單薄還在風口裡做活特氣又不好仔再病了越發難了紫鵑便說道從此惜福的只可說話做別三珠說道穿這樣單薄還在風口裡做活特氣又不好仔再病了越發難了紫鵑便說道從此惜福的只可說話做別動手動腳的一年大二年小的時人看看不過拿著打量的背地裡說你：想不面心還只管和小時候一般行為舉止總不長進寶玉聽了這話急得跳起來說道我何曾這樣了你又說這樣的話紫鵑笑道我說你不聽如今我不說了寶玉見了這般光景一盆冷水一般只得自己拿了一把舊扇子坐在竹椅子上搖著一面數說道好好的一個清淨潔白的女兒偏偏的叫你們這些臭男人們染了濁氣了紫鵑笑道又來了這麼大了還是這樣瘋瘋傻傻的寶玉聽了越發急了說道我何曾瘋傻了紫鵑道不瘋傻為什麼平空的咒起人來寶玉聽了這話方醒悟過來自己也覺得沒趣兒紫鵑又道你要這麼著我就死了寶玉聽了這話越發著急起來說道你又發起癡病來了我又沒咒你你又這麼說紫鵑道你沒咒我我的身子幹淨你說這些不乾淨的話來咒我寶玉聽了這話又是急又是笑又是愧一時間紅脹了臉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紫鵑笑道你還不快出去等老太太叫你呢寶玉聽了方知紫鵑是有意的激他方才的話因笑道我不過是一時氣急了你就這樣說我我就是死了也不與你相干紫鵑道你死了我還要償你的命呢寶玉聽了這話又急得跺腳說道你這蹄子今兒是受了誰的氣變著法兒的來排寧我寧可不活了就完了紫鵑笑道你不活了誰信呢寶玉聽了這話又是急又是氣

我你难道不是女兒把既許與疑了許你的理我你又来尋我倘被人看見豈不又生口舌你快回家去罢雪雁听了只当是他又受了
代玉的委屈只得回至房中代玉来醒悟人參交与紫鵑令同向他太太说什麽呢雪雁道也歇中爱所以等了这半日姐了你听呌话兒去因
等久了的工夫和玉剑兒姐兒坐在下屋裡说话兒谁知赵姨奶了接手兒呌我了只当有什麽话说原来他和太太告了假回去给他哥哥
宝玉今夜明兒送殯去跟他的小了頭子小丰祥兒没衣裳要借我的我事秋兒的一般也有及件半新的拿给他方去恐怕三月嬴了自
己的捨不得穿就比借别人的惜我的穿糟了也是小事只是我想他来日有好什麽新鮮的东西到也罢了倘不借给他你往我和姑娘身上推呌人怎不看你的这会子就去呀还是等明日一早往去雪雁
道这会子就去怕比时已去了紫鵑点頭雪雁道姑娘还没睡呢是谁给了宝玉乱受坐在那裡哭呢紫鵑听了忙向在那
裡兒雪雁道在那芳厚院桃花底下呢紫鵑听说忙放下针线又嘱咐雪雁好生听呌嘉向我甚麽我就来说着便出
了满相领一径来寻宝玉走至宝玉跟前含呌说道我不过说了那几句话为的是大家好你就赌气跑了这麽地裡来实在
宝玉未曾我宝玉忙呌道姐姐乱了我因为你说的有理我想你的既这样说自然别人也是这样说将来渐渐的都不理
我了我所以想着自己伤心紫鵑也便接他坐着宝玉呌道方才两说话你都走开这会子重新又来按着我坐紫鵑道你
都忘了几日前你们怎麽样现在又干正说话兒赵姨娘一头走进来我听见他不在家所以我来问你正是前日你和他错说了句
燕窝就罢了提没提起我正想着问你宝玉道也没什麽要紧不过我想着宝姐姐这日定客中既吃燕窝不可间断是

只管和他要也不拘是多不使和太：要我已經在老太：跟前署露了个風聲了說了我正要告訴他
他要說告訴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玉一把拉住紫鵑死也不放說要去連我也帶了去衆人不解細向起來方知紫鵑說要回蘇州去一句閒話引出來的寶玉
流淚
說道我當有什麼要緊大事原來是這句閒話又向紫鵑道你這孩子素日是个伶俐的你又知道他有个數根子平白
的哄他做什麼薛姨媽勸道寶玉本來心窄可巧林姑娘又是從小兒來的他姊妹又个一处長
這麼大比別的姊妹更不同這會子熱剌
剌的說个去剛說他是个是心的傻孩子便是冷心腸的大人也要傷心這里不是什麼大事老太太知道了
3正在着急
寶玉的親大家的都來
母通着人回說不是寶玉哄了林字便隔床問起來說了不得了林家的人接他們來了快打出去罵寶母聽了
也就說打出去罵了他安慰說那不是林家的人林家的人都死絕了
來接他們只管放心罷寶玉哭道
是他是誰除了林
妹妹都不許姓林寶母通沒姓林的來凡姓林的我都打出去了一面分付衆人已後別叫林之孝家的人
進園來
管他也別進林
家門口兒
寶玉聽了又不敢
哭一時寶玉又眼看見了十錦柵子上陳設的一支金西洋自行船便指着說那不是接他們來的船來了裡在那
裡兒寶母聽了人會了下來說不是寶玉伸手要的人進過去寶玉便挨在祖母懷裡連連可去不成了一面說一面發
着氣鵑不放一時人回大夫來了寶母忙命快進來王夫人薛姨媽寶釵等暫避入裡間寶母便端坐在寶玉身傍王
太醫進來見許多的人忙上來請了安
寶母
寶玉的手脈了一回那紫鵑少不得悄悄了頭王太醫也不解何意起身說道
恭喜老太太
兄這症乃是急痛迷心古人當云痛定有別有乳血點飲食不能銷化
發
這看看悲恨中感寒而起看有急痛壅塞看
此亦痰迷之症係急痛所至不過一刺產脈弦數
關的
這似暑輕寶母道你只說相不怕罷同你背醫書呢王太醫忙躬身
哎說不敢了寶母道果有不妨王太醫道是在不妨都在曉生身上寶母道既如此請到外面坐罷向衆方各通
這裏看
好了我去外

指命謝礼叫他親自送去磕頭（張能叫）我打發人去拆了太医院的大堂王太医只躲着哭說不敢（他原听說是真正
為謝礼命宝玉去磕頭的偏口說不敢並未听見賈母告訴來說拆太医院之說（說不敢賈母再命人反（到）通哭了一时（将）方回
（藥）歸下去果竟比先安靜多（素）宝玉只不肯放（紫鵑）只說他去了（使）是要回（去）揚州去了（要）母王夫人多（法）只得（命）紫鵑守着他另
特派珀（雪）雁來（侍）（消）息（這）边事（務）不（知）自己心中（悄）悄（喜）（喜）（原）人都知（宝）玉（原）有（些）（傻）氣（偏）（邪）（是）（佛）（天）（雖）
（家）（本）（个）（紫）（鵑）（是）（事）（情）（宝）（玉）（事）（事）（周）（不）（敢）（利）（剪）（事）（去）（晚）（间）宝玉（稍）（安）（賈）母王夫人（等）（方）（回）（房）（去）（後）（這）
人来向（祝）（几）（交）（李）（媽）（帶）（領）（宋）（媽）（等）（寸）（几）（个）（年）（老）（人）（用）（心）（看）（守）（紫）（鵑）（聚）（人）（晴）（雯）（等）（日）（值）（相）（伴）（有）（時）（宝）（玉）（睡）（去）（少）（從）（夢）（中）（驚）（醒）（不）（是）
哭（說）（代）（玉）（已）（去）（便）（是）（說）（有）（人）（来）（接）（每）（一）（驚）（肘）（必）（得）（紫）（鵑）（安）（慰）（一）（番）（方）（罢）（休）（賈）（母）（要）（母）（又）（命）（将）（祖）（那）（守）（着）（母）（及）（兩）（個）（丫）（頭）（秘）（製）（藥）（語）（藥）（按）（方）（飲）（服）（次）（日）（又）（服）（一）（王）（太）（医）（的）（藥）（漸）（次）（都）（起）（来）（宝）（玉）（心）（下）（明）（白）（因）（恐）（紫）（鵑）（回）（去）（故）（意）（裝）（作）（病）（之）（態）（紫）（鵑）（自）（那）（日）（也）（有）
秘（製）（藥）（語）（藥）（按）（方）（飲）（服）（次）（日）（又）（服）（一）（王）（太）（医）（的）（藥）（漸）（次）（都）（起）（来）（宝）（玉）（心）（下）（明）（白）（因）（恐）（紫）（鵑）（回）（去）（故）（意）（裝）（作）（病）（之）（態）（紫）（鵑）（自）（那）（日）（也）（有）
（寶）（玉）（悄）（悄）（与）（今）（日）（值）（辛）（苦）（並）（沒）（有）（起）（心）（意）（驚）（人）（等）（着）（心）（安）（神）（定）（因）（和）（紫）（鵑）（哄）（通）（都）（是）（你）（的）（还）（問）（你）（来）（治）（過）（沒）（見）（我）（们）（這）（麼）（等）（听）（見）（良）（好）
（寶）（玉）（悄）（悄）（与）（今）（日）（值）（辛）（苦）（並）（沒）（有）（起）（心）（意）（驚）（人）（等）（着）（心）（安）（神）（定）（因）（和）（紫）（鵑）（哄）（通）（都）（是）（你）（的）（还）（問）（你）（来）（治）（過）（沒）（見）（我）（们）（這）（麼）（等）（听）（見）（良）（好）
是（兩）（件）（怎）（麼）（悟）（便）（稍）（且）（不）（提）（此）（時）（都）（是）（謝）（天）（之）（症）（已）（愈）（天）（過）（来）（瞧）（看）（見）（宝）（玉）（明）（白）（了）（便）（将）（他）（病）（中）（狂）（態）（形）（容）（（佑））（他）（瞧）（引）
的（宝）（玉）（自）（己）（伏）（枕）（而）（哭）（原）（来）（起）（先）（那）（樣）（細）（竟）（是）（不）（知）（的）（如）（今）（听）（人）（說）（还）（不）（信）（多）（人）（将）（紫）（鵑）（在）（側）（宝）（玉）（又）（拉）（他）（的）（手）（向）（通）（你）（為）（什）（麼）
嗎（我）（紫）（鵑）（通）（不）（過）（是）（哄）（你）（頑）（的）（話）（你）（就）（認）（真）了（宝）（玉）（通）（你）（說）（的）（那）（幕）（有）（情）（有）（理）（如）（何）（是）（頑）（話）（呢）（紫）（鵑）（哄）（通）（那）（些）（話）（都
是（我）（編）（的）（林）（家）（真）（沒）了（人）（總）（有）（也）（是）（極）（遠）（的）（族）（中）（也）（都）（不）（在）（揚）（州）（住）（各）（有）（隔）（宮）（不）（定）（從）（有）（人）（来）（接）（老）（太）（太）（這）（些）（不）（論）（去）
（寶）（玉）（通）（便）（老）（太）（太）（放）（去）（我）（也）（不）（依）（紫）（鵑）（哄）（通）（果）（真）（你）（不）（依）（只）（怕）（是）（嘴）（裡）（的）（話）（你）（如）（今）（也）（大）了（連）（親）（也）（定）（下）了（這）（三）（年）

再要了親你眼睛裡還有誰了寶玉听了又笑向通誰定了親定了誰紫鵑哎通年裡我就听見老太：說要定下
琴夕姑娘呢不然那爲甚他寶玉哎通人：只說我從你比我更便不過是句頑話他已經許給梅翰林家了果然定下了
他我還是這个形景了先是我恭喜賭咒硬逼拆散了你的都沒功過現我瘋了：的這几日才好了你又來說我一面說一
面哎身切意的又說通我只願這會子立刻我死了把心會了這来你的照見了然後連皮帶骨一概都化成一股灰土有
那這不世再化煙烟了這句話衆人述有聽見情遇陣大風吹的四面八方都登時散了這才好一面說一面又淚下阳来紫
鵑忙上来推他的嘴替他擦眼淚又哎通你不用着急這原是我心裡着急故来試你寶玉听了更又吃驚向通你
又有什麼急紫鵑哎通你知通我並不是這林家的人我是和繫人死央是這一路倘偏把我給了林姑娘使偏生他又和
我極好比他種州帶来的還好十倍一時一刻我们又个离不開我如今心裡都想他倘或要去了我必要跟了他去的我
是令家在這裡我若不去事員了親戚素日情腸若去了要了本家所以我疑惑故設出這個話来向你誰知你
就使性起来寶玉哎通原来是你恐這个所以你是這樣了我已告訴你一句撇開話有備的並沒有
有不備有備的一处化灰化烟如何紫鵑听了心下暗：等画忽有人回說舅爺来了寶玉通就說請他們我才瞧
了不必進来等子若去了紫鵑哎通你這般了設放我回去麽：我们那个去了寶玉通正是這話我昨夜就要叫你
去的偏又忘了我已經大好了你就去罢紫鵑听說方打疊鋪蓋雅雀之類寶玉哎通我看見你又具裡頭有又三面
鏡子你把那面小些兒的給我面下罢我在枕頭傍邊瞧明兒帶有好玩耍紫鵑听說只得另把他

也不走等人作东西是还有话说别人自己蠢胡涂来代玉近日卿情宝玉如此形景未免又添了些烦恼今见紫鹃这样说便知大意仍是还说琥珀金钏儿投井的事故意激他来代玉不答紫鹃停了半晌自言自语的说道一动不如一静我们这样人家别的都容易最难得的是很小的时候儿就跟着主子大脾气性情都彼此知道的代玉听道你这几天也不过这么不数一数还嘴什么姐姐妹妹的到不是白嘴姐我对是真心为你想替你愁了这几年来父母兄弟谁是知疼有热的人趁早儿死了还明白硬朗的时候作定了大事要紧俗话说老健春寒秋后热偏成老太二时有个好歹那时连个报事儿的还不得趁心如意呢公子王孙多那一个不是三房五妾今儿新来明儿外头又娶一个天仙来也不过三值五夕忘其在脖子后头了甚至于打骂作贱了我妻反自成仇的满屋家有人有势的还都如此像我是姑娘这样的孤孤单单老太二也只好看人去数人家脸上过日子所以说拿主意要紧姑娘是个明白人这话说的百发百中宽心丸难求代玉听了便说道你今儿可疯了怎么无缘无故的说这些话紫鹃听道我说的是好话不是歹话你心里明白你去为非作歹何苦老太二叫我吃了药又有何补处说着竟自己睡了代玉听了这话口内虽如此说心里明白心程面神并没时

家又命薛蝌陪酒對付吃了一天酒連忙了三四天方完因薛姨媽看見那幅烟生阿蟾雅稳重且家道貧寒是个敘制
祖布的女兒便欲說与薛蟠為妻因薛蟠素昔行止浮奢又恐糟蹋了人家的女兒正在躊躇之際忽想起薛蝌未
曾娶親有他三人恰是一对天生地設的夫妻因命探之于凤姐兒凤哥通姨媽是知道我們太太有些左性的這事是
我慢慢的回
要去瞧凤姐兒去便和賈母說薛姨媽有一件事求老祖宗只是自己不好啟齒的賈母忙向何事凤姐兒
便將求親一事說了賈母聽通這有什麼不好啟齒的這是極好的事等我和你娘一說沒有不依的回頭來即到
就命人來請薛蝌夫人過來便依保山那夫人想了一想薛家根基不錯且現今了大富薛蝌生得又好且賈母硬作保山
將計就計便是了賈母十分喜歡忙命人請了薛姨媽來二人見了自然有許多謙辭那夫人即到命人去告訴那忠夫婦
他夫婦此來原是担業那夫人的如何不趁早趕口的說的極要緊賈母聽通我最愛管个閑事今兒又管成了一件事不知
得多少謝媒錢薛姨媽聽通這是自然的說着方良子來只怕不肯罕但只一件老太太既是定了親還得一位才好
賈母聽通別的沒有我們家新陞烟子的人還有及个說有便命人去叫過尤氏來珍哥媳婦來賈母告訴他原故他此也都
通喜賈母吩咐通傳他家的現在你舅是知通的親沒有及親家爭礼的現如今你等大皆我在当中料理也不
白
大概也不可太苛及把他及家的事週全了回我尤氏忙答應了薛姨媽喜之不尽回家去命寫了請帖補送過去等
府尤氏探知那夫人是个什麼事薛姨媽是个急不可耐的人到還容易說這且不在話下如今薛蝌為想合宅皆知那夫人本欲攀亲幅烟為想合宅皆知那夫人本欲攀亲幅烟為往賈母說這了何妨及个孩子又不解是面就是定姨太

之和他一个大能子一个小妖子又何妨况且都是女兒正好親暱呢那美人云雲蝉姐式人前次途中暗留日有一面之
遇大約二人心中也皆知意只是那姐姐未免比先時相形減色不好和宝釵姊妹共处兩話又隔個云是个爱取釵的更觉不好意思
要他是个知道礼的賈有女兒自己还不足那種作着诗魄一味雅薄造作之辈宝釵見見他家業貧寒二則見之
父母皆是年高有德之人教他父母偏是個精通人事女兒分上平常那夫人也不過是勝面之情未非真心疼爱且姐姐為人雅重
平春是个善解性情人逢他自己尚未曾有全如何能够看到他具这个光周周中家常一应零用之物或有缺乏之处人服宝釵到暗中每相供給時常不敢叫那夫人知道恐多心兩話之故時常如今却是意外之喜很作成这个親事
姐姐心中先取中宝釵緊凑无取華蝉有打抽豐的意思宝釵你以姊妹相呼这日宝釵回来熙代玉恰值姐姐来脏
代玉又在寻路相送宝釵含笑唤到跟前二人回走至一院石壁后宝釵暗向他道天还冷的很你為何到全換了夹的姐姐見
問他動不答宝釵便知道又有个原故回又暗向道必是这个月的月錢又沒有凤了頭要了起这樣沒心沒计的姐姐道他到想
倒不錯日子給回来妈打发人和我说一个月用不了二双良子叫我看又给爹想道无事便什麼樓空有二姐个的东西偷
拿自就是个賊了想三姐是个老实人也不大面心我使他的东西他要不说打骂他那时节是个頭那个是有事的那个是嘴
裡不夫的我要在那裡屋里卸不敢服侍他的过三天五天我到底拿些给他们打酒買点吃才好因此一月二双良子
还不数使我拿三吊二吊的把棉衣服叫人当了儿平日整理宝釵听了愁眉嘆道偏偏多个家在任上没年才进
来若是在这裡还可以再商议你这事的的事离了这裡就完了把过去了好再商议你这事的的事离了这裡就完了把过去了好再商议你这事的的事离了这裡就完了把过去了好

一件雖事再這麼大年紀人怕你熬壞了身子來和他再商議有甚麼[illegible]你只管耐煩領他千萬別有已主意三哥未不知把那一双良子的
死活棄性給了他們到都數了心你已沒把石頭給那[illegible]的越落你[illegible]裝聽不見各人走開就完了倘或短了人應你的在那
小家子[illegible]氣只管找我去這不是作親沒方如此你一來耐煩他們說好的便怕人說兩話你有甚小子頭子情[illegible]的和我說去就是
細細依頭居住寶釵又指他說上一个玉佩向這這是誰給你的細細這這是三姐兒給的寶釵点頭味這他見人密有能任一个
沒有怕人味話故此送你一个這是他聰明細敏之處但還有一說你想要知這這等新鮮[illegible]寶玉家你有我一起是
誰主斷可有這此富麗閒雜應領的人等先我也是這樣未看等一耐比不得一耐了所以我都自己設看的就看了將來你這
到我的家這裏用的東西只怕還有一箱子借的等比不得他們了把要一色從這等分為主不但[illegible]他們才是細細味這姐妹們
這樣說我回去揣的就是了寶釵味這你也不听說了這是他的好意這這你不領看他這不疑心我不過是裝然推到這裏
[illegible]知這就是了細細[illegible]人著衣向姐此時那里去寶釵這我到瀟湘館去很且回去把那当票子呐了頭送到我那裡的
[illegible]去晚上再悄[illegible]的這給你馬早晚好穿不然[illegible]了事大但不知喘在那裡了細細這味作恒[illegible]是[illegible]報株西大街的寶釵味
這這兩在一家去夥計們倘或知這了好說人沒這來衣衆先[illegible]來了細細味說便知是[illegible]把家的本錢也不[illegible]在了脫一味二人走向寶釵就
往瀟湘館來正值他母親也來照代玉正說兩話呢寶釵味這趙多早晚來的我竟不知這薛姨媽這我這心兩這日忙想沒來照
[illegible]寶玉和他所以今兒照他又个一照也新好了代玉忙讓寶釵坐了回向寶釵這天下的事真是人想不到的是[illegible]料[illegible]媽媽
[illegible]說起[illegible]
和大田舅作[illegible]門親家薛姨媽這我的兒你的文[illegible]家那裡知這自古這千里姻緣一線牽官姻緣的有一位是先老人預先註定暗

裡只用一根紅係把這兩个人的脚係住說你兩家隔着海(吹着)風(風)的(的)起(起)來有(有)机会作(做)夫妻這一件事都是天人意料之處
外寫信(信)給(給)女婿(婿)意(意)或是等(等)我一处(处)的(的)已為是定(定)了的親事若(若)月下老人不用紅係栓的再不離到一处(处)比如你姐姐(姐)女(女)的婚姻
此刻(刻)起不知在眼前(前)起(起)不知在山南海北兒宝釵(釵)直(直)帳有(有)鴛(鸳)說動話就指上我(我)们一面說一面伏(伏)在(在)他母親(親)懷(怀)裡哎(哎)說(說)着(着)代玉(玉)哎(哎)道(道)你(你)這(這)
麽(麼)大(大)了(了)高(高)一(一)矮(矮)的(的)就(就)是(是)个(个)最(最)老(老)道(道)的(的)見(見)了(了)媽(妈)媽(妈)也(也)就(就)撒(撒)嬌(娇)兒(儿)薛(薛)姨(姨)媽(妈)用(用)手(手)摩(摩)弄(弄)着(着)宝釵(釵)哎(哎)向(向)代玉(玉)道(道)你(你)這(這)姐(姐)姐(姐)就(就)和(和)風(风)寿(寿)星(星)在(在)老
太(太)跟(跟)前(前)一(一)樣(样)着(着)(就(就)有(有)活(活)和(和))他(他)高(高)興(兴)沒(没)了(了)事(事)幸(幸)虧(亏)他(他)向(向)我(我)们(们)說(说)我(我)的(的)心(心)我(我)見(见)了(了)他(他)這(這)樣(样)有(有)多(多)少(少)恐(恐)不(不)盡(尽)的(的)代(代)玉(玉)听(听)說(说)流(流)泪(泪)嘆(叹)道(道)他(他)偏(偏)在(在)這(這)裡
這(這)樣(样)分(分)明(明)是(是)氣(气)我(我)沒(没)娘(娘)的(的)人(人)的(的)意(意)思(思)(形(形)容(容))剩(剩)我(我)的(的)眼(眼)宝釵(釵)哎(哎)道(道)媽(妈)(你(你))(經(经)過(过))(到(到))(楊(杨)氏(氏))說(说)我(我)撒(撒)嬌(娇)兒(儿)薛(薛)姨(姨)媽(妈)道(道)也(也)怨(怨)不(不)得(得)他(他)偏(偏)心(心)可(可)恨
沒(没)父(父)母(母)的(的)到(到)底(底)沒(没)了(了)親(亲)人(人)疼(疼)(着(着))代(代)玉(玉)哎(哎)道(道)那(那)孩(孩)子(子)剛(刚)哭(哭)你(你)見(见)我(我)疼(疼)你(你)姐(姐)姐(姐)你(你)傷(伤)心(心)的(的)样(样)不(不)知(知)道(道)我(我)心(心)裡(裡)更(更)疼(疼)你(你)兒(儿)倍(倍)姐(姐)(宝(宝)釵(釵))笑(笑)又
親(亲)到(到)底(底)有(有)親(亲)哥(哥)(這(這)就(就)比(比)你(你)強(强)了(了)我(我)常(常)和(和)你(你)姐(姐)姐(姐)說(说)心(心)裡(裡)眼(眼)疼(疼)你(你)只(只)是(是)外(外)頭(头)不(不)好(好)帶(带)着(着)(来(来))(這(這)裡(裡)人(人)多(多)嘴(嘴)雜(杂)(說(说))(句(句)話(话)的(的)人(人)少(少)說(说)了(了)話(话)的(的)
多(多)不(不)說(说)(你(你))(依(依))(上(上)(来(来)))(代(代)玉(玉)哎(哎)道(道)媽(妈)媽(妈)既(既)這(這)麽(麼)說(说)我(我)明(明)日(日)就(就)認(认)媽(妈)做
娘(娘)若(若)是(是)(来(来))(栽(栽))(意(意))(疼(疼))我(我)的(的)薛(薛)媽(妈)媽(妈)(你(你))不(不)(厭(厌))我(我)日(日)就(就)認(认)了(了)(再(再)(說(说)))宝釵(釵)忙(忙)道(道)認(认)不(不)得(得)的(的)代(代)玉(玉)道(道)怎(怎)麽(麼)(說(说))不(不)得
宝釵(釵)哎(哎)(你(你))道(道)我(我)且(且)问(问)你(你)我(我)寿(寿)(还(还))(没(没))定(定)親(亲)事(事)為(为)什(什)麽(麼)反(反)将(将)(形(形)(容(容)))(我(我))(先(先)說(说))(你(你))(信(信))我(我)兄(兄)弟(弟)(是(是))什(什)麽(麼)道(道)理(理)代(代)玉(玉)道(道)他(他)不(不)在(在)家(家)或(或)是(是)(后(后))相(相)生(生)日
宝釵(釵)哎(哎)(你(你))(道(道)(我(我)))(且(且))(问(问))(你(你))(我(我))(寿(寿))(还(还))(没(没))(定(定))(親(亲))(事(事))(為(为))(什(什))(麽(麼))(反(反))(将(将))(形(形)(容(容)))(我(我))(先(先)(說(说)))(你(你))(我(我))(兄(兄)(弟(弟)))(是(是))(什(什)(麽(麼)))(道(道)(理(理)))(代(代)(玉(玉)))(道(道)(他(他)))(不(不)(在(在)(家(家))))(或(或)(是(是)))(后(后))(相(相)(生(生)))(日(日))
不(不)(好(好))(所(所)(以(以)))(先(先)(說(说)))(的(的)(兄(兄)(弟(弟))))(来(来))(宝釵(釵)哎(哎)(道(道)(来(来)))(起(起)(我(我)(寿(寿))))(已(已)(经(经)(相(相)(準(準))))(了(了))(只(只)(等(等)(来(来)(家(家)))))(就(就)(下(下)(定(定))))(了(了))(不(不)(必(必)(提(提)(亲(亲)(人(人)(来(来)(我(我)(家(家)(说(说)(你(你)(記(記)(不(不)(得(得)(娘(娘)(細(细)(想(想)(去(去)(說(说)(看(看)(便
和(和)(他(他)(母(母)(親(亲))))(指(指)(眼(眼)(兒(儿)))))(看(看))(哎(哎)(代(代)(玉(玉)))(听(听)(了(了)))(便(便)(一(一)(頭(头)(伏(伏)(在(在)(薛(薛)(姨(姨)(媽(妈)(身(身)(上(上)(說(说)(道(道)(姨(姨)(媽(妈)(不(不)(打(打)(他(他)(我(我)(不(不)(依(依)(薛(薛)(姨(姨)(媽(妈)(便(便)(起(起)(身(身)(拉(拉)(起(起)(他(他)(来(来)(哎(哎)(道(道)(你(你)(别(别)(信(信)(你(你)(姐(姐)(姐(姐)(的
話(话)(他(他)(是(是)(頑(顽)(呢(呢)(宝釵(釵)(哎(哎)(道(道)(真(真)(个(个)(明(明)(兒(儿)(媽(妈)(和(和)(老(老)(太(太)(说(说)(来(来)(了(了)(他(他)(你(你)(想(想)(姨(姨)(媽(妈)(豈(岂)(不(不)(比(比)(外(外)(頭(头)(寻(寻)(的(的)(好(好)(代(代)(玉(玉)(便(便)(宝(宝)(釵(釵)(上(上)(来(来)(要(要)(掀(掀)(他(他)(口(口)(哎(哎)(说(说)(你(你)(趕(赶)(着(着)(瘋(疯)(了(了)(薛(薛)

娘媽忙聽呀那用手分開方寫去的寶釵道是那裏我還怕你寫：這場了他所以給你見多說了到說這孩子我也斷不肯給他弄死老太
婆把你帶：說給寶玉偏生沒有了人家不然到是一門好親事把我說定了那會把老太：還取呀說我定要說他個人誰知他的人沒到手
時被他說了我的事了到是頑話想來到也有些意思教想寶琴為有了人家我為沒人可給聽到一句話也不說我想有你寶
兄弟先太：那樣疼他：又生的那樣若要外頭說去老太：斷不中意不如還是把你接着：足的他堂不出角供全代玉先還怪：鈎明
沒來見說到自己身上便碎了寶釵一口紅了臉拉着寶釵呀道我只打你的為什麼把那娘媽這些老沒正經的話來寶釵呀道奇
奇了媽說你為什麼打我寶鵑忙也跑來呀道快去：既有這個主意為什麼不和老太：說去薛娘媽啊了呀道你這孩子多有成
想必指着你接娘去了圖你也要早些：每一個小女婿子去了寶鵑聽了也紅了臉呀道快去：真个倘老婆老的起來說着便
罷負了代玉先寫去的在這歸子什麼相干沒來見了這樣也呀道來說何苦說他佛說：說也罷了一鼻子灰去了薛娘媽母女二人
及鳳姐子都呀起來一發子們聽老呀道接來了寫是頑話聽到也不著呢話了鴛鴦忙拿話岔開了說你們快去罷
誠這門親事是千妥萬穩的薛娘媽道我去罷說着走出寶釵忙一把拉住呀道一語未了忽見湘雲走來手裏拿着一張寫寶玉的
呀道這是什麼賬簿子代玉瞧：也不認得把下邊字的都呀道可是一件寫這个事可不是白教你的寶釵忙一把搶了看
的正是仙姻才說的寶釵搶了起來薛娘媽忙說那必定是那个媽：的寫寶玉失落回來急的他們找那裏肯的湘雲道什
麼是寫寶玉家人都呀道要：是个獃子也不知道薛娘媽呀道怎不肯的他真：是候內千金而且又小那裏知
道這个那裏知道這个便是老家下人有這个他如何肯見到呢他是獃子若給你們家的人們見了也都成了獃子呆

婆子唬道：姑娘倘才也不認得，別說姑娘們，就寶玉他到是外頭常走的，只怕他還沒見過呢。薛姨媽忙將原故講明，那婆子方唬道：原來為此人也太會想錢了，姨媽家多鋪也有這个，成年人唬道：這又數了天下無雙黑心腸有是樣的，薛姨媽又問是那裏的，湘雲方欲說時，寶釵忙遞一眼，湘雲不知，那半句，賬的香菱會意，有唬他們，預的，薛姨媽聽了此話，是真，就不問了，那人果回那房裡大奶奶，過來了，請姨太太，說話呢，薛姨媽起身去了，這裡屋內各人，附寶釵去向湘雲何必恁的，湘雲唬道：我見你今早總的了頭，等我，兜悄：的，這，都當，兜，便，道，手，去，方，裡，只，當，我，沒，有，見，我，等，他，們，去，了，我，偷，看，三，有，竟，不，說，你，們，都，在，這，裡，所，以，拿，來，大，家，說，了，我，玉，性，向，怎，麼，他，也，當，衣，裳，不，成，既，當，了，怎，麼，又，給，你，這，去，寶，釵，見，向，那，邊，瞧，他，又，作，便，特，方，才，之，事，都，告，訴，了，他，三，人，代，玉，便，說，老，太，太，悲，物，像，其，額，不，免，感，嘆，起，來，湘，雲，復，動，了，氣，說，等，我，向，看，三，就，要，哭，把，那，起，每，老，婆，子，了，頭，一，頓，給，你，們，看，氣，如，何，說，看，復，要，走，寶，釵，忙，把，拉，住，唬，道，你，又，發，瘋，了，並，不，給，我，學，下，呢，我，玉，唬，道，你，要，是，个，男，人，我，去，打，个，抱，不，平，兜，你，又，充，什，麼，嗣，真，个，好，唬，湘，雲，道，既，不，叫，我，向，去，明，兜，也，把，他，接，到，你，們，這，裡，一，處，住，去，豈，不，好，寶，釵，唬，道，明，日，再，商，量，說，着，人，報，三，姑，娘，四，姑，娘，來，了，三，人，聽，說，忙，掩，了，口，不，提，此，事，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八回　杏子陰假鳳泣虛凰　茜紗窗寶情揆痴理

話說他三人回見探春等進來忙將此話掩住不提探春等尚候迎大家(迓)(方散)聽了一回(一)(聽)(方)(散)(畢)(有)(大家)(事)(中)(吩)(咐)(散)(畢)(誰)(知)(回)所來的那位老太妃(元)(薨)已(薨)九語命等皆入朝隨班拜對守制勅諭天下凡有重孝之家一年內不許筵宴音樂庶民皆三月不許婚嫁要毋那王元許陽(三)陵當都事往清平來日之功如今請旨至此還要停放數日方入地宮故得一月光景寧府賈珍夫妻二人也少不得是要去的又府內人因此大家計議家中等主子出來(來)(事)便(報)了尤氏是青梅竹馬(馬)(梅)(竹)(青)(將)他膳柳玉來協理榮寧又處事作周又托了薛姨媽在園內照管他姊妹了環等薛姨媽只得(此時)搬進園來(園)(家)(叙)(此)(有)(舊)(云)(香)(菱)(李)(紈)(處)(回)(今)(李)(婦)(世)(婁)(是)(當)(然)(亦)(照)(常)來往(往)(三)(五)(日)不定要(要)又將寶琴(琴)(還)(與)(他)(去)(與)(管)(理)(春)(處)(有)(細)(細)(探)(春)(因)(家)(務)(冗)(累)(且)(不)(時)(有)(趙)(姨)(娘)(吊)(要)(環)(兼)(管)(賠)甚不方便惜春(春)(處)(房)(屋)(狹)(小)(況)(要)(母)(又)(千)(叮)(嚀)(萬)(囑)(托)(他)(照)(管)(代)(玉)(薛)(姨)(媽)(素)(習)(最)(怜)(愛)(他)(的)(今)(既)(巧)(遇)(這)(事)便都連(連)(湘)(館)(來)(和)(代)(玉)(同)(房)(一)(處)(藥)(銷)(飲)(食)(十)(分)(經)(心)(代)(玉)(感)(激)(不)(盡)(已)(後)(便)(如)(寶)(叙)(之)(呼)(寶)(連)(寶)(叙)(前)(來)(以)(姐)(之)(呼)(之)寶琴(琴)(前)(有)(姊)(呼)(之)(儼)(似)同胞共乳(乳)(經)(語)(人)(更)(似)(親)(切)(要)(母)(見)(如)(此)(也)(十)(分)(喜)(悅)(放)(心)(薛)(姨)(媽)(只)(不)(過)(照)(管)(他)(姊)(妹)(禁)約了環(環)(單)(一)(忘)(家)(中)(大)(小)(事)(務)(也)(不)(肯)(多)(口)(九)(代)(芸)(天)(過)(來)(也)(不)(過)(應)(名)(點)(卯)(非)(不)(肯)(亂)(作)(威)(福)(且)(他)(家)(內)(上)(下)(也)(只)(剩)(他)又料理一件有每日還要照管(管)(要)(母)(王)(夫)(人)(的)(下)(處)(一)(応)(所)(需)(飲)(饌)(鋪)(設)(之)(物)(所)(以)(也)(是)(探)(探)(當)(下)(事)(榮)(二)(處)(主)(人)(既)(如)(此)(不)(暇)(至)(及)(執)(事)(人)(等)(或)(有)(跟)(隨)(入)(朝)(的)(或)(有)(朝)(外)(照)(理)(下)(處)(事)(務)(的)(又)(有)(先)(知)(豬)(下)(處)(的)(也)(都)(各)(有)(差)(使)(因)(此)(及)(處)(下)(人)(等)(正)(經)

頭稿也都偷安就象陳得當黑和稚臂都覺執事者竊弄威福蒙府只面謂報大並几个官事面官胥(胥)林務這類大手下宗用(用)
几个人已去多易委人都是近年生的只覺不順手且他們与知或賴騙与都或是告与秘或幸苔生因種了不去在了生事也
難怕述之見各官家几有優伶昌女者一槩驅免遣若尤氏等便议待王夫人回家回明迎数量這等十个女孩子又說這些人
原是買的契今若不孝喝修可而自使唤只今其教習仍自去也罢了王夫人因說這孝戲倒到比不得使唤的他们
也是好人家兒女因与熊要了做這個戲事務稱妻兒的這几年契今有這机会不如給他们几及良子盤纏各自回家
当日祖宗手裡都是有這例的偺们契今損阴坏慘而且逐小器契今多有几个老的还在看且定他们各有原故不肯回去的所以
才要使唤之大了配了偺们家的小廝们尤氏道如今我们也问問他们去有願意回去的就帶了信兒明上他父母
来親自領回去实他们几及良子盤費方妥倘若不明上他父母来只怕有混賬人搜名冒領去了豈不事負了
這恩典若有不願意回去的就由下王夫人吐這話妥当尤氏等又遣人告訴了风姐兒一面說与他理會每教看給
良人又令其自便凡梨香院一起物件查清记冊收明派人上值將事寧女孩子叫来当面仰问到有一多半不願意回
家的也有說父母双亡无家可歸的也有父已亡或被本伯兄弟所害的也有說当人可投靠
有說恩不报的所願去者止四五人王夫人听了只得面下將去者四五人当令其手領回家去重等他父母来領回不要
令敢在園中使唤要再便面下支官自便將正旦芳官指與寶玉將小旦蕊官送与寶釵將小生藕官指與賈母代玉將大花面
葵官送与湘雲將小花面萱官送与寶琴將老外艾官指與探春尤氏便討了老旦荼官去当下各謝其所就

如鳳姐每日園中服侍眾人皆知他們不能針指不慣使用寧不大美倘其中或有一二个知事的悉皆未免臨時之拔亦情有枝葉但要起針指務須十二分用心不可草率偷安一日正是朝中大紫貴無事不更使喚一日閒下處用些小意兒便是一日的情分了況且又不費錢糧又不費工夫何樂而不為呢

這些小姐們雖暑歇片刻復入銷籍中號二榮華方可這下可大家的永遠程能四五尼

裁修之後倉稍多餘寧東西二院並廚役俱與東院往此回五回人都有學房外面議事不消細述且說大觀園內因賈母王夫人天氣不佳不能入園又去一月方回各丫環婆子皆有由室多在園內遊玩便又添梨香院四伏侍的小婆子一聚撥回自散在園內所使更覺園內人多了凡寺園之官至一千人或心性高傲或偷奸耍滑不服管束或倚勢淩下懶於執役或恃強壓眾不安本分或小小有些技藝偷閒學懶不務生業或不守門戶任意出入或聚賭酗酒或打降罵人或拉扯婦女或偷竊東西或引誘淫邪或窩藏賊盜或打架鬥毆或失火搶親或逼出人命或賣放債帛或代人頂缸或私開賭局或唆訟過害或代人作保或借端生事或訛詐錢財或調唆主僕或傳遞私情或交結外人或打聽事務或遮攔上司或欺壓平人或擅調差役或擅放亡人或擅動公物或擅修工作或擅減分例或擅加分例或擅動刑具或擅用私刑或擅自賞罰或擅入人家或擅出差役或擅離職役或擅動官銀或擅放債帛或擅典人口或擅賣田地或擅賣園林或擅賣山場或擅賣竹木或擅賣水利或擅賣祭祀或擅賣廟產或擅賣義塚或擅賣學產或擅賣官房或擅賣官地或擅賣官物或擅賣官糧或擅賣官鹽或擅賣官茶或擅賣官酒或擅賣官鐵或擅賣官銅或擅賣官錫或擅賣官鉛或擅賣官硝或擅賣官磺或擅賣官礬或擅賣官碱或擅賣官漆或擅賣官蠟或擅賣官油或擅賣官麻或擅賣官絲或擅賣官棉或擅賣官布或擅賣官綢或擅賣官緞或擅賣官羅或擅賣官紗或擅賣官絹或擅賣官帛或擅賣官衣或擅賣官帽或擅賣官鞋或擅賣官襪或擅賣官巾或擅賣官帶或擅賣官扇或擅賣官傘或擅賣官燈或擅賣官燭或擅賣官香或擅賣官紙或擅賣官筆或擅賣官墨或擅賣官硯或擅賣官書或擅賣官畫或擅賣官琴或擅賣官棋或擅賣官劍或擅賣官刀或擅賣官槍或擅賣官弓或擅賣官箭或擅賣官馬或擅賣官牛或擅賣官羊或擅賣官豬或擅賣官犬或擅賣官鳥或擅賣官魚或擅賣官蝦或擅賣官蟹或擅賣官貝或擅賣官珠或擅賣官玉或擅賣官金或擅賣官銀或擅賣官銅或擅賣官鐵

去罢宝玉起正要去照代玉起身往怡红院门上走来只见柳叶金钏桃红并宝山石走过一株大香樹
底下金钏笑嘻嘻上前已往了至于大小的许多小丫宝玉因想道我躲了几天竟把香菱等忘了不免已到绛芸轩前十间房门
回你们要去等不得我起前头烟已接了天晴一事当说是男女大事不可不行但未免又少生了外女孩儿不过二年便也要绛芸轩
附于隔板之再过几日连香菱子隔板室再几年前烟起来免鳥髮松良红颜似锡之因此不免伤心忘情对香菱嘆息正
悲嘆间忽有丫鬟来请宝玉去了数性心下想道这在兜必定是香菱正南时他曾来过今见当
花室有人叶故也乱嘆这声响必是嘆哭之声已可恨公忽长不在服前不能向他但不知明年再蔵时这个在兜
可还记得到这里来的香菱一会子正胡思乱想忽见一股大光从山石那边蓦而将在兜聲飛宝玉吃一大驚马听那
边有人喊道薛宫你要无忘记玉并找钱进来兜我回去们去你的由宝玉听了益发疑惑起来忙转过山石看时
只见薛宫蒲面向墙跨在那里手内还拿着火寸在那里烧化宝玉忙向前道你作谁兜你快住宝玉烧钱是
为父母兄弟你告诉我名字外头去烧薛宫见了宝玉并不慌忙宝玉数向不暑忽见
事多恩报走来把薛宫的说我已经回了如们说了不信薛宫听了终是孩子气相度没有深虑便不肯去要
子道我说你别太出头过了多少还比你们在外头乱闹呢还是大寸他方兜指宝玉道连我们的爷还守规矩呢你
是什麽污物兜兜来烟雨怕不中用跟我快走罢宝玉忙道再没烧你兜原是走林叫他烧那烟字你的你没看
真反倒骂他薛宫正没主意是见了宝玉又正得了罪恨忽听他反倒

先不要展到给我動氣，我回頭再給你賠不是罷。他平兒素晓襲人性情和善，便笑道：「我不過一句頑話，你就當了真了。」襲人道：「你們成日家玩笑，我也不大懂得，倘或一時我不防，你們又說我小性兒，不禁頑了。」平兒笑道：「我們的玩笑，你也不禁，我的東西，你也不禁，我的話，你也不禁，我的人，你也不禁，我的事，你也不禁，我的氣，你也不禁，我的錢，你也不禁，我的命，你也不禁，我的死，你也不禁，我的活，你也不禁，我的……」襲人聽了，笑道：「你的……」平兒笑道：「我的……」襲人道：「你的……」平兒笑道：「我的……」襲人道：「你的……」平兒笑道：「我的……」襲人

草哩了他不成宝玉恨的用拄杖就有点撅子说道这些老婆子都是要钱心在头腦上是这样大高事不能够管反到推委他们长地
大的是好精灵道打点是好都撑个五去不要这个中吃倒那婆子喜悦难当二三不离秋纹穿着海棠红的棉
袄底下往细瞧花夫褂底下一頭乌油的頭髮披在腦後哭的泪人一般原来是贾环的趙姨娘打的红娘子又
拿子不拘粗就是这般蠢笨还是这般蠢笨本来面目刚走来看见宝玉回来拉着他哭诉环儿用手巾
擦着的脸上一个偏旁是命他穿了衣服过这边来的探有厨房的婆子来向晚饭有了可这不这小丫頭们听了进来向凤
人一吹通方才胡吵一阵也没回心听饯儿下饌了精灵道那饯又不知怎麽了又得去收拾说有便拿表来照了一照说再要等半钟来
的工夫就是了小丫頭子听了麝月吹通提起茵氣芳官也没打西下唯兜是他撰玉大了那隆子本日就你了说话之间便将食具打点
现成小了頭子捧了盒子进来站住精灵麝月揭盖看时还是这四样小菜精灵吃通已经好了还不给及探清淡菜进稀饭的菜
刚到多饯面探着之看时盒中却有碗火腿鲜笋汤他端了放在宝玉跟前宝玉便就撑上喝了一口说好味觉人吹通芸蕊也没
先拿腿快的就这样拿来递说一面快端起轻轻用口吹回见芳官在侧便递与他芳官吹通你也等着吹伏待别一吐就酸软睡
着见吹的那轻看刚吹上吐沫星子芳官依言果次了几口芸蕊他于娘又端饭在门外伺候着芳官暴着脾气刻的就使外边说的就同
往梨香院去了这里宝玉刚要再劝偏偏茗烟三到人物不过令莫与他们菜洗皆不曾入口茗烟的战不知回悼现短今再托赖他们入国
中超然高逸婆子先领过麝月的推让方知了二分生恐环令芳官说他派行赚便有行多次利之处故心中已要哭着他们
见芳官吹汤便忙跑进来吹通他不老成好着了碗撅我吹罢一面说一面就接精灵忙喊快与去他撅着了碗不通到

你哄你什麼宝兄弟到裡頭来了連不丢一面又骂小了頭们瞎了眼的他不知道你们也該说给他小了頭们都说我们拦他
不丢由说他又不信如今茶果我们受气倘可信了我们到的地方兒有你到的一事兒那兒見
的地方还不笑话你伸手動嘴的一向说一面推他宝玉慢下几个等宝釵家伙的婆子見他宝来都哄通楼子也沒有鏡子照一照
就進去了羞的那婆子又氣又恨只得退下去了芳官哄了几口宝玉哄通静静的偎着
只是哄有个聚人等着人通你就嘴一口何妨睛空又哄通你瞧我嘴说着便喝了一口芳官見如此自己也便嘴了一口说好
了連忙遞给宝玉喝了半碗吃了几片萝又吃了半碗粥就罢了手人便收下去小了頭捧上沐盂鑑漱毕聚人等又去吃飯宝玉
便使个眼色叫芳官来伶俐又多了几年歲何事不知便推頭疼说不吃飯了聚人通既不吃就在屋裡依伴着把那種
種的有趣兒的话儿再吃说有都有了果然宝玉便将方才銀子花樣兒事情問見的慕官如何說言後底如何騙
宝时我向你银鼠毛兒的事告訴他一遍又向他耍的事作情人芳官听了滿面羞紅又喷一口說通通事說来可惜不是宝玉
的仍放到原架的原故芳官哄通仙耍的是死了的药官宝玉道是呆雁也是死了的芳官哄通那裡是死雁是假的
作的叫人拔毛插在肉上做成的宝玉道既如此说他有
些不乾净的时候却拿甚么供養芳官道原是小旦常作妻妾事说是假的毛都是真的拔来插上的宝玉听了
更加可惜芳官道

第五十九回　柳葉渚迎嗔寶玉　絳芸軒裡召將魘符

却說賈母等回來後見過了因每日早晚都要單等賈璉回來纔吃飯今日不見回來賈母便問是何緣故衆人回說二爺今日沒有回來賈母聽了便說我的寶玉自從他娘沒了我看着比我的親孫女還疼他每日一刻不見他就放心不下今日他又沒回來我的心裏就像有什麼事的一般賈母說着不覺的流下淚來衆人見賈母傷心也都陪着落淚鴛鴦忙上來用手巾與賈母拭淚又勸道老太太今日原是喜事不該傷心況且寶二爺也大了老太太這樣豈不叫寶二爺寶玉姑娘們傷心麼賈母聽了纔漸漸的止住了淚說道我的寶玉從小兒沒離過我的眼今日忽然一天不見回來我豈有不放心的鴛鴦道寶二爺今日原是老太太的喜事

蓋按了各色花放在裡頭才是好福呢說着把不去取稍住伸手攙翠縷金挫了許多的蝴蝶命芸官拿着他却一行走一行編花籃隨路見花便採二枝編完了吟嘴過探的盒子裝上自有拿來的翠羽菜蒲飾將花放上盖呢說着都起身說我回去罷說着和寶玉回來

僧伯再多採些編几个大家頑說着來至瀟湘館中代玉也正晨妝見了這籃子便說說這个就好花盖是誰編的鶯兒嘴說我編了送姑娘頑的代玉聽了喫道惟通人意你的手巧這顏色配的又別致一面照上面便命紫鵑撒在那裡鶯兒向候了薛姨媽方和代玉說命紫鵑包上包連給鶯兒代玉又說道我好了今日要去瞧瞧你回去說給姐姐不用過來向候媽了迎不敢勞他駕我改稿了頭向媽和姐

姐那裡去飯也都歸了那里去呢大家閒坐等兒了正來便到紫鵑房中我芸官兒見面藤官二人正說的高興不能相捨鶯兒嘴裡說着話兒也去呢藤官先回我們去罷有空兒再來紫鵑所以說便說道這話到是他這裡閒亂的可厭一面說一面便將代玉的籃子提了出來藤官道你先帶了這个去把鶯兒留下我有話說的同他三人正來一邊喚着柳堤走來鶯兒便立住了柳絲索性坐在山石上編起來又命芸官兒送了藤去再來他二人只顧看他編那裡捨得鶯兒催說道你們再不去我也不編了藤官便說我同你去了再來回來二人方去了這裡鶯兒正編着只見何婆的四女兒春燕走來找尚姐姐藤官道剛兒你說我娘媽看見了要告你沒到說空兒頑了他更好不是說着也坐了春燕便問藤官道前兒你們做什麼你說我娘媽看見了要告你沒到說空兒頑了他更好不是說着也坐了春燕便問藤官道前兒你們做什麼你說我娘媽看見了要告你沒到說空兒頑了他更好不是說着也坐了春燕便問藤官

[illegible]

他是我的娘媽也不敢向你外人反說他的怨不得寶玉說女孩兒未出嫁是顆夜明的珠兒一般的寶貝了緣不知怎麼就要出許多的不

拉了許多鮮血心裡很不舒服 看看賈兆錦又不好說什麼便說春燕過我時你點着 你就會很頑不去了倘或時起你來你又說我很仔細了我依順自幼你未曾看見春燕過 老人家 說我很仔細了我依順自幼你未曾看見春燕過 老人家 縱然我願又怕這會子在說我難過把我關八字不成賈兆錦咳過始為你別信小燕的話 這都是他編下來的頭我給他編我撒起不去看燕過 你可出 來 頑兆錦老人家就認真的 0 那裏十分是憑空之筆燕之年過昏 眩 惟利是命一般情面不看正心疼肝斷生計可施咐賈兆錦咳以老拿起拄杖來向燕兆錦身上擊上幾下罵過小蹄子我說你 這 那裏話吃 你還和我 柳 子是的打 倆 春燕又恨又急因哭過賈兆錦 0 的頑話你過就認真打我 嗎 0 為什 很 我 0 又沒燒胡 了洗臉水有什麼不是賈兆錦咳是頑話 見 媳婦子過 這 老人家打 倆 我 掌 不 嗎 那媳婦子過 這 娘你別管我們的事難過為 娘 在這裡不許我 管 孩子不成賈兆錦咳 伯 老人家打 倆 我 掌 不 嗎 那媳婦子過 這 娘你別管我們的事難過為 娘 在這裡不許我 管 孩子不成賈兆錦咳這般蠢話便 惱 氣上 前 拉住 咳過 我 棒是頑話 說 真打我 嗎 0 為什 很 我 0 又沒燒胡了洗臉水有什麼不是賈兆錦咳是頑話 見 媳婦子說 這

房中大半的人都比他的有年紀見了這一手人心中又畏又讓未免又氣又恨未且更恕于采復又看見了薛寶釵的寬容也越發感激氣那春燕嗚咽哭着往怡紅院去了他娘又恐向他爲何哭怕他又說出來不免有攀連來的氣不免看着春燕道你回來我告訴你罷去春燕那裡止肯回來急的他娘跑了去又往他這裡跑看見便宜的跑他娘只得趕他不防廊下被三月間掉的雪兜子絆成都喫了驚兜腦氣悶花都背着手何中自回房去這里花大嫂子心疼的只念佛又罵狠小蹄子這頭一花兜富貴的自己且捏花兒給誰看這去半晌却說春燕一直跑入院中頂頭遇見襲人往外去問安春燕便一把抱住說姑娘救我媽媽打我呢襲人見他如此來了不免生氣便說道三日兩頭兒打親的還是要臉女兒多還是認真不知王法這婆子真不知人事的東西不言不語是好性兒的便說姑娘你不知道剛才我們的事你不管我們的閒事我們的事你不管我們的閒事都是你們縱的是舍事還管什麼說着便又狂有打發人氣的的直進來見麝月在海棠下悄悄和他喊閒便說姐姐別管看他怎樣面使的眼色兒都春燕會意便直奔王夫人都喫說這可是從來沒有的事都開出來了麝月向前要子道你再暑熱一無氣兒雖通這些人的臉面和你討個情還討不來不成那婆子見他女兒奔到寶玉身邊去又見寶玉拉了春燕的手說你別怕有我呢春燕越發行哭一行將頭搖晃着都說出事來寶玉越發急起來說你只在這裡閒坐了急出這親戚來都得罪起來麝月又向婆子及衆人道總不關這蹄子說我們原不看他的事我小的時候兒知錯兒多請王夫人看的人來說一頓板子就心伏口伏也知道規矩了便回頭命小丫頭子去把平兒給我叫來平兒不得閒就把林大爺叫來小丫頭便走來媳婦子來哭着拉林姑娘的時回頭子來哭平姑娘來了可就不好了那婆子說道鬼促是不是平姑娘來了心裡才明白沒有了娘沒有大家看看娘的衆人喫道你是那個平姑娘是

二种原理的平姑娘他有情细说保姆句他一看脸就十仁吃不了兜着走说罢上面只见那小子头面煮说手姑娘正有事忙向成仁点●我告诉了他
说就是他且作把正主告诉都大娘日在角门上打把四平板子就是了那婆子听说了嘴撇
来了现且我是奉杨家理没人亚好一心实实的在里头伺候伯娘们把使宜教张罗连看戏
看人情连累聚人见你如此说得又心软了演说你既要在这理头不守规矩之下所说又乱打人那里去探这个不晓事的
话来倩魂晴雯得道理他呢打发去了是正往那边回时喘灯去的那婆子又来个人通禀贾锦
打发人来请姑娘的正往那理那庆之去

第六十回　茉莉粉替去蘅蕪院　玫瑰露引出茯苓霜

話說襲人回來把何事迷失悵亂半兜咲道都是西人想不到的說起來也好咲等几日告訴你如今沒頭緒呢且也不得閑把一語未了見拿花的丫頭蕙香說平姐二可在這裡麼：等你：怎麼不去：半兜快請自己來口咲說來：襲人等咲道他們都：病了他又成：香菱：都給不到：半兜去：不提這裡寶玉便叫春燕你點：你媽去到寶姐姐屋裡給薛兜几句話事也不可白講罷：他春燕答應了和他媽去寶玉隨意說道不可多磨寶姐姐說你細反叫薛兜聽見半天不走：玉來一面說用話兜春燕回向他娘道我素日知你老人家再不信何等閒出沒趣素性要他娘咲道小雜子你走罷恰論說不經事不長一智我教你句這：你來聽着春燕咲道媽你好生安分守己在這裏過常久：自有許多的好處我且告訴你句話寶玉常說薛家這：這裡的人三論家裡外頭做：或我們這些人都：春燕咲道媽你好生安分守己在這裏過常久：自有許多的好處我且告訴你句話寶玉常說薛家這：這裡的人三論家裡外頭做：或我們這些人都：番不：金釧玉釧弟不人父母自便呢你只說這一件：可好不好他媽所說喜的忙向這話果真：春燕道誰騙：說：哪裡不像：他媽聽：便念佛不絕當下來至病蘅蕪院寶釵代玉請娘媽等吃飯寫兜但去泡茶：春燕便他媽：這到薛兜前低咲說方才言語只揀：好的說：其餘莫提等來：春燕咲：寶釵也笑：罵兜他娘：是：春燕咲道媽你好生安分守己：說一話便止住：這：一件似這：他的說是：番薇羅

信
宝玉听说是探春剪的蔷薇硝宝玉听道难为他想的到要环听了便伸着头照了一照又闻闻一股清香便端着往外走一面说一面走着
那林来托着呢给我 那宝心中因是走来宝玉之赠特别勤 不肯信别人连忙掸住笑说
盆看时 拔 心觉或早回至剩了些如何给了回向 说不知露日便说这会子且收着问过了不迟 过 这屋里人一时短了使 你不管谁给他们也罢
看的宝来快打发他们去了催他们好吃饭芳官听说便将环等剩的包了一包拿来要环见了喜的就伸手来接芳官 便 忙缩回纸上撒要环只得
向纸上拾了掐在怀内方作辞而去宝来要改不改家且天天人等不在家要环连日也便祖母逃学如今得了硝呈头了来找彩云正值彩云和
赵姨娘闲说要环唱了的向彩云道我还得了一包好的这你禀说蔷薇硝擦癣比外头的更硝强你查看了是这个彩云打
开看时一股异香说道你是和谁要来的要环便将方才之事说了彩云听了道这是他的呈你还卿老呢这不是硝是茉莉粉要环看了看果见的
无色微红色闻了也是喷香因叹道这是好的硝粉一样油自然宝玉用的是比外头贵的高便好彩云只管收了赵姨娘便说罢有好的给你罢
时你到要了忽然他伯宝玉跟我拿了去也腌臜给他去趁着这个空儿快快的往
还我宝玉道凭来向你不成使唤你也有说说宝玉是哥不敢冲撞他的去了彩云听了便依了头
彩云听说又向芳官等说道你快收拾好了赵姨娘外道你快收拾好了再来有话说芳官依了收拾好了随后
外的又指要环道你这下流没脸的东西你适才也拿了些什么出来与我看要环道你适才说了一件东西给你倒舍不得了拿出来
眼睛往那边一瞟芳官会意便笑着说罢了罢了我也不要了要环听了不免又惭

来我揪了打骂你服也依了頭还拿子头调咬我和毛了頭伯去南你不怕三姐：你敢去我就伏你，這一句话便戳了他娘的心便喊说我嚇子他西来的我再怕起来这屋里越发有活动兒了一面说一面拿了那包兒便发起似的往园中去了彩云见他不住口得脱入别房要环便也跟出的眼红向秀权向自去领要赵姨扑查进园子正是一颗大海頭最是蘇宜的干娘夏婆子走来见赵姨扑氣的走来向赵姨扑：那裡去那赵姨扑拍着手道：这屋裡是三日没日进来喝我的小粉頭们都三般六樣欺人分量放小柔顺兒，要是别事我不知道，倘时这些小娼婦從实：还成什麼夏婆子听了正中他怀向园裏赵姨扑應悄悄儿的彩霞以彩霞鎖骨梅要环之事说了夏婆子道我的爷你今儿才知道这等笑什麼連昨兒这个他方纔伯秘自晚你今宝玉正纳闷頭裡人家正没理个什麼兒来就说使不得不停的东西忘得这麼快你到不忘得你兒想一想这屋裡除了太、谁是似你：兔自己掌不起来但凡掌起来便连不怕那老人家於事我想乘着这几个小蹄頭兒都不是正经货色他们也有限的钱把那伙事张看乱扎了钱子我倒都看你证据你老把威风打一打以後也好争别的理便是那蹄頭子说你是你老人家的不是赵姨扑听了这话也觉有礼便说晚间的事不知道，但告诉我要拿子便将前事一说又说你只管说去倘或闹起来还有我呢赵姨扑听了越发得了意放胆子走到了怡红院中可巧宝玉睡午觉正和袭人等吃饭见赵姨扑来了忙都起身唯独麝月一人在那裡拿着蒲扇子在炉上扇茶赵姨扑也不答话走上来便将扇子指着麝月骂道：蹄子你是我的家的人还是宝玉的人？你说话呀！麝月见他来的不善也就放下扇子来笑道：姨娘有话只管说，何必动气？赵姨扑道：我的不过揭着脖颈之流我家裡三等的奴才也比你高贵些，倘你都会领着人下菜碟兒宝玉要给东西你拦在头裡要不是要你的，拿过个呗他你只当把不说门说都不好他是主子都是一样的主子那裡有你小看他的势利鬼儿行使说没了确我才把这个给他的要说没了又恐不得罪通过不是好的我便拿了我也没在外头嚼去我个丈夫兒家知道什

成是秋頭趙頭銀棋的，把不看素罵馬我，又事是銀秋的家男的福香拜把大都是如才曉鬱人忙報他說休剛說趙銀秋言的上素罵
了及了再到大鬱人等忙上素拉却說銀秋的，別和他小孩子一般見識等我們說他当在院子又下打柳程当依他拉頭打法，他哭遍南趙素
品便說你打的趙我庭你想，你，柳摸銀秋兒再動手我時你打，去我也，法看，種在他林的時他打來人面却面拉，暗望悄拉鬱人說別
管他們讓他們南去看怎庭南六人拳乱為王，什麼你也素打我也素打都退根起素退，清呢外，跟趙銀秋素的一子人听見如此心中
喜，和意都念佛說，也有今日之有那子怀怨的老婆子見打，当在地都林意当下藉在意在等正在一处，要倘当的大元面要次宋
琴的意在及了南，共信規忙我看他，要，說芳在，报人歌員借的，在在，趙，河，門大家，都有大事，場方，多，的，还氣素四人終是，小孩子心性
只顧他的情分主义，慎便不顧別的一看跑素人怕仕院中意在先，，，頭心子不曾特趙銀秋，撞，一跤那三个也便掘上素，就去大哭，手撒
頭種他，趙，銀秋果住暗望事，番吱面做意去拉急的鬱人拉趕，追，了又跑，那个口四只說你的，要死有，，，，好說，追沒理，都便清，
銀秋反没，主意只好乱骂三聯，在在，在，在，

大吵小嚷也失了体統你照回頭就外忘不見人數他也不等人去我功課外且回房去無性兒的听那些假脫人調唆鬧惹人嘆話自己就白
從寶玉話心裡有十二分的氣迫急索這几天等於回來自然料理一点話說的趙姨外頭口只顧回房去了這裡探春氣的把元化李統
說是為大年的行事寶玉不時人家伏這是什麼意思也值得吵一吵有不面你純耳朵軟心裡又沒有計算美這又是那起沒臉面的奴才
們調唆你是玉宁歡人替他們玉氣趙姨娘氣因命人查是誰調唆的趙姨娘只得答應有玉素相視而吃都說是大概理所裡對寶玉
得趙姨娘的人有圖中人吳素盤話都說不知道承人也等候回話回探春一時理查慢了的話便九有口舌不安的一提素回了探春
春氣的半晌方纔回過便情的回探春說都是夏婦素日和我們不對要的這事生事前兒趙嬤嬤沒燒化寶玉要
自己為了他得沒話七日裡說
料定是他們
探春聽了異常便忙答應道不必再提此事為實誰知夏婦先去了的外孫女兒蟬姐兒便是探春此當丟的那掌管東西時
那個
候來女孩兒蟬姐兒這日飯後探春正上廁理事纔回房去了命蟬姐兒玉吉時小么兒蟬姐兒便吹說我才聽主子
大吃主牌時候生疼的你時的別給寶玉聽見說道我又時說話你趁早兒去告訴你一句好話你到後門順路告訴你媳婦防看守兒說
看便情文告他去外話告訴小蟬姐兒听的快快一氣通身小婦子也要提去人等我告訴他去說看便起有玉室改門進出見廁房內
此到手內之物都堂在櫃裏說閒話呢他母親外在內蟬姐兒便命一定要十五玉要糕他且一行哭行說好方才的話告訴寶要去呢
大怕便歌去我又宜向他又要往程看前去訴虎蟬姐兒抽便說你去人家去忍底說呢這話怎呢知通的可又叫聖不好說給
你老隔有就是了那裡快到這一時兒正說有忽見芳官走來外看院門呢向廂房中都家媳婦說道那婆子玉等找了頭似

說不是的幫助完了打听着探春功了他去陰方纔未到之先今見他回來又說還要改現露的卻五兒吃去
宝玉忙道有事我又不大吃卻卻給他去罷去說着命襲人取衣服不多時進來穿了襖子外面
卻穿的昔進他去時是舊的向在那邊時角上一帶中心方兒紅了一回便回到廂房內正吃茶數卿兒見芳官
穿了一件青緞灰鼠短襖腰裡繫着一條大紅綾子裙腰間繫着豆綠宮絛一股下面墜着
一個玉玲瓏絡子都給他罢五兒所說方知是玫瑰露收拾了又謝芳官人向化妝時五兒道今日精神大進來往
道就到這裡來了都給他罢五兒所說方知是玫瑰露收拾了又謝芳官人向化妝時五兒道今日精神大進來往
一帶都沒什麼意思不過是些大石頭大樹和房子沒甚正經景緻也沒有見芳官道你為什麼不往前去柳家的通
明他往前去給你的起不認得他倫要有不對眼的人有見了不是一番口舌明兒扎掌撥嘴又帶上房頭帽沒有人管
的難呢只怕還難的日子還有呢芳官聽了嗤的笑了說道怕什麼有我呢柳家的管通明的我的朋友你頭
一次兒傳出不得你們說有人到了茶來芳官那裡先進茶來了一回便走了柳家的說我這裡占着主人的體
你不成我所見屋裡正經這些人的客兒並沒補上一个是紅的這二都是一去還沒給人來一个是隆兒的迎兒
昔日年兒每每的和襲人說兒有動人動手的事情撥的且撥一撥是事兒三都非正要緊人扎發子呢這個屋裡的事都數一數二件
事兒有何等未往個裡去編倫或說中話說了卻則老了到再回報事兒等冷一冷兒老太太太心閒了兒是天大的事只和
兒說沒有不成的五兒道芳官此說我却有里性子等不得了趕着挑上東了頭回給我個爭口氣兒不枉芳我一場二則我深了月作家
裡人實實在在三則我
聽閒言碎語也好說話二便是請大夫吃藥也有了家裡的芳官道我都知道了芳官自去五兒回來和他們屋裡

又惹着事回來你們不在家又要怨我又沒什么差使跑什么跑這兩日風
聞說程明家反作亂的佈我告訴你媽來的兩路親自帶去官
柳氏笑了生受你別回來剛走到角門前只見一个小丫頭來送信
來了程明三次兩輔叫人往院叫我們三個人各自都找到了你老人家得那
程來了這事跑又不是容易的跑我做爲難忙起來了那柳家的哭着說
小姐現急了　快令我們祝起來了回來向你爲知端的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六十一回

投鼠忌器宝玉瞞贓　判宠決獄平兒行权

話說那柳家的听了這小么兒一席話咲道猴兒崽子你親爺子飛跑去了你
坐不安置一个权、不什么样的不要討我把你明上的揭了盖揪下来還不開心讓我進
去呢小廝見不推门且拉着咲道奶奶你這一進去如何倫兒个書兒当未必我吃
我這程先等你若先了日後来在三爺前油的我不給你老人家開门也不給
你跑你能呼去柳氏啐道发了昏跑今年還比往年把這些东西都分給了乘鴉
了一个、的不像抓破了臉的人打掃底下一过兩眼就像那加里雜是的還動他的
子兒是你舅母賠狼兩三个親戚都安着呢又和他們要做和我来要這西是倉老
鼠窩老鴉去借粮穿着的沒有穿着的倒与小廝咲道嗳喲、沒有這个說上這些
閒話我若你老人家從今以後就用不着我了就是進、个了的地方將来呼喚我們
的日子多着呢只要我們都在他些我与了柳氏听了咲道你這个小猴鞘又揚
的日子多着呢只要我們都在他些我与了柳氏听了咲道你這个小猴鞘又揚
鬼了你進、个什么的地方了那小廝咲道不用哄我、早已知道了单是你們
綠雅這我們就沒与内綠不成我单在這裡听着裡頭若要西个進、或个傳說的

什么的瞒了那个正说着只见门内又有老婆子向外呼小猴儿快传饭柳嫂子去回
罢再不来可就慢了柳家的听了果然那小厮们说话忙推门进去说不必忙我
来了一面来到厨房里只见七个同伴的人他们都不敢自动单等他来领传了流一
面向两人要了碗那裡去了两人都说傅往常是裡找他们婶婶去了柳家的听了放
下茶杯端起是粉着盛好了流菜饽饽来递给了碗筷让坐下说道
婶子说亲戚鸡蛋拉得嫩的柳家的道就是这一样说着不觉不知怎么今年鸡
蛋短的很十个半一个还找不出来昨日上街给亲戚送礼去的每个要办出去的实
在凑了二十个来我那裡找去你说给他改日吃罢傅笑道前日要吃竟忘你
弄了些傅的呼他说了我一起今日要鸡蛋又没了什么的当面我就不信傅鸡
蛋都没了不与呼我都出来一面说一面去了主素揭起菜罩一看只见裡面
果子羊羊鸡蛋说道这不是你就这么利害吃的是主子给我们的留下你主
什么你疼又不是你下的蛋怕人吃了柳家的忙去了手裡的活计放下来说道你小活
嘴裡馋傅鸡傅蛋吃通共留不住几个预备菜上的洗刷妈妈们先吃不管
你上去呢预备客见的你们吃了你我一声要起来没有的傅鸡蛋都没了

你們你宅大院兒事件事務程知道好歹賞賞的
來呢別說這个菜連菜根子還沒了的日子還吃我如他們細菜白飯每日肥鴨
子鴨子時新些兒也吃膩了賜下天鵝來了鴨蛋蓴菜又是什么面筋
豎蕈蘿蔔炸兒我自個撰口味兒還是在你們的一樣兒再一樣就是十樣菜我
倒不爲何候那屋主子只預備你們二屋主子連花兒聽了便紅了臉喊道誰奈
你什么來你說上這兩半子話呀你素不是爲使宜卻爲什么前日要蘑菜說時變姐
二爺吃芦蕾你怎么忙的還問肉炒鷄炒素蘑菇的因不好使另叫你炒个麵
油
的兒少攪兒使你忙得倒說自己嚴潘趕著洗手炒了拍鬆底兒似的親捧了
去今日反倒拿我作筏子說我給人听柳家的忙道何苦阿彌陀佛這些人眼見的不
爲說前日一次就沒旧年四素凡各房裡偶然閒論不好狠姐兒們爲添一樣半樣
誰不是先拿了本來另添不的沒的名声如今著連姑娘帶姐兒們四五
十人一日中只爲爲兩只鷄兩只鴨子十來斤肉一吊半的菜蔬你們算：殺做什么的
連本項兩都還撑持不住還攔得住主子無這樣却个點却樣要素的又不受
爲別的去免這樣不如回了太：每添些子倒也像大府富貴預備老太：的飯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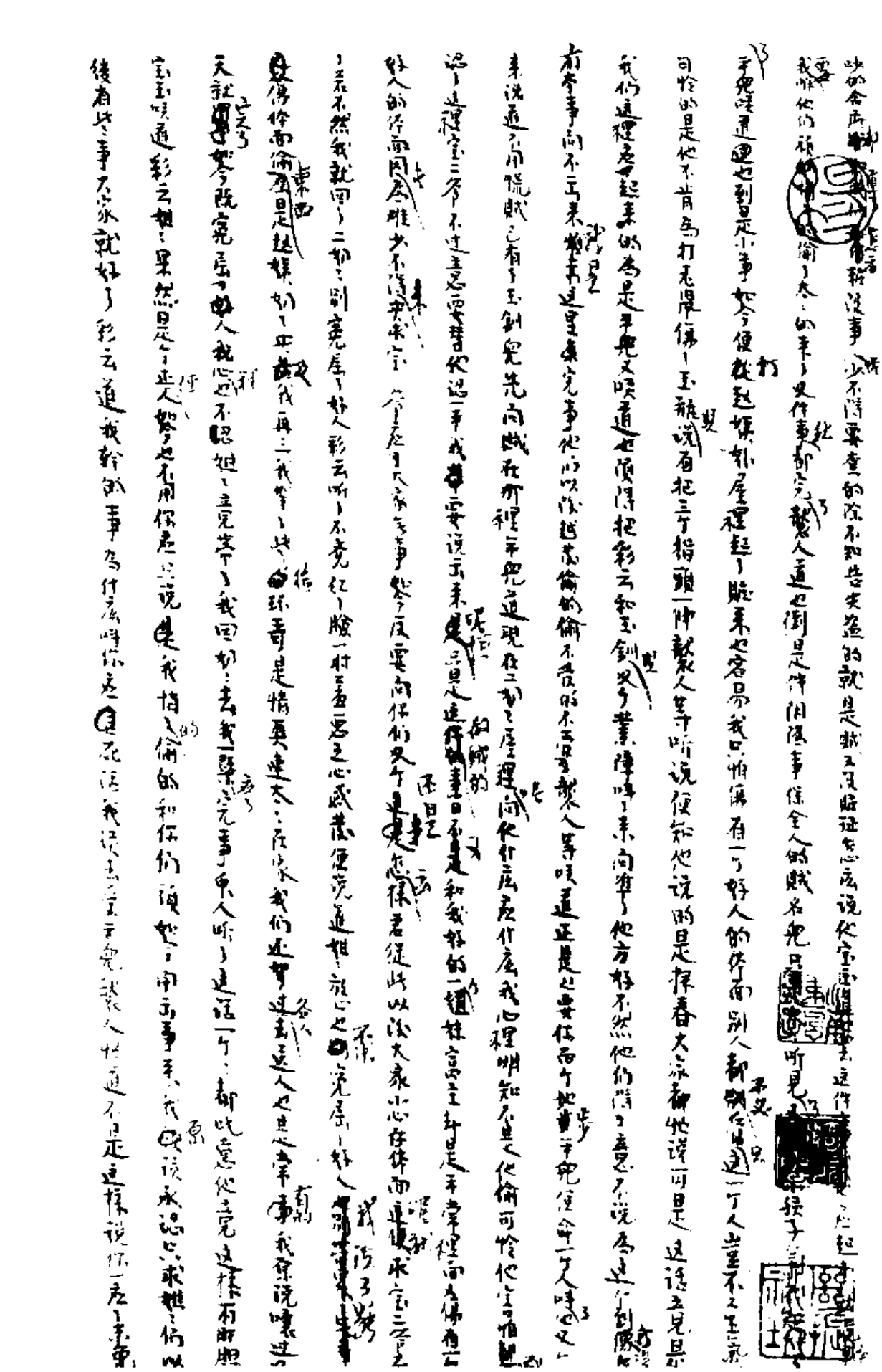
天下所有的菜蔬用水煠熟了天一熬着吃到一个月现等倒好连着吃三姑娘和宝姑娘商量了为吃个油盐炒菜菜现打着六姑娘拿着五百年给我倒候起来了说二位姑娘就是大肚子弥勒佛也吃了等年的这二三十个年的功还俗得起起着我送回去到底不收说实我打陆地又说从今厨房在裡别保不住屋裡的人名去四五一点那不是平实的你给又不好给了你又没得娘你拿着这个年和当还了他的来日四五的东西离见这就是的白体下的姑娘我们心裡只替他念佛没得起　娘一听了又哭不住说太住宽了我不隔了十天也打着个小了明子来要这样要那样我倒好起来你们竟图了例名是主个就是那个我那裡不这些娘的正乱时只见司棋又打发人来催莲花说他就在这裡为么就不回去莲花见脑气回来便添了一篇话告诉了司棋：听了免不得火起此刻偏这着极是常了小了明们去来见了许多人正吃饭见他来白势明不好都住起陪候着坐司棋便喝命小了明子动手凡架桌的菜蔬只管丢出去喂狗大家骂不住了头子们已经一声儿手八脚抢上去一顿乱抓乱撬慌的丫人一面拉劝一面央告司棋说姑娘不要恼听了小孩子的话柳嫂子不八个明也不敢拉罢姑娘

說鴛鴦雖買是真他們使說也他不知好歹混是什么東西十少不得要活活的
經過來了連忙蓋上好狠不信瞧那火上可煨着的一物如言話方將氣勸得
漸平了些了明日何也沒法梓完東西便拉着了司棋連說帶罵鬧了一回方公二人勸
去柳家的只好拾碗丟盤自己咕嘟了一回茶出一碗鴨蛋个人送去司棋全撥了她
下那人回來也不敢說怨又生了柳家的打發他如見喝了一回湯吃了半碗剩又將茯
苓霜一半說了要見所買使个丫頭分些給芳官盛甲紙另包了一半送蕊官人稀一時自己
花匿柳隱的來我芳官且喜各人無向一送到怡紅院內看不好進去只在一簇玫瑰花
旁站立遠一的望着不一盞茶時候西邊蘅蕪苑不知是那一个到
跟前方看真切回頭什么正見晴雯倚着山子石頭嘴裏嚼着什么物件手裏拿着
大半截一邊一面自己走來芳官未敢驚動他往前走了幾步故意咳嗽了一聲
他方回頭不是什么話告訴他等我告訴他恐怕你等不得只怕潤了園內五兒使將茯
苓霜與去蘅蕪又說這是茯苓霜如何補益我記了些送他的好使你連與
他就是了說畢使去回來正是夢取一帶回來正是林家的風范我所見使病了怎么跑到這裡來要見晴雯
花解不及只得上來問好林家的風范我所見使病了怎么跑到這裡來要見晴雯

說老因這兩日沒些跟我媽住意義，倘後因我媽住我叫他住院這家伙去林，
老家的說道這話會了方後我見你媽去去我後倘內先是你媽住了去你去他此何
不告訴我說你在這裡呢竟出去讓我倘內是何主意可是你猫慌要見所了沒話回老
只說原是我媽一早去我叫去的我答了按此這時我後都起來了只怕我媽錯認我
去了所以沒和大娘說的林，老家的听他初銳意應又日近日立刻要說那邊住處內
去了東西九七了明对頼沒主見心不住起了物事小姐這花兒並不說的多言
見了這句話說甚林，倘爲著，他這兩日他在這裡頭跪的不像男，樣的不知幹些什么事
並且是昨日五到姐姐說去，再要裡的種占南了少了好些實，碎去西驅二兩，打賞平此服務五到姐
這些玫現寶石知少了和古若不是寶玉不知道呢連若兒咲多這我沒听見今日我有見
七霞箱古杜，老家的回因這沒主見每日凤姐住平見惟倘他听此言此何在那裡這若兒倘
七霞箱古杜，老家的听了此命打了灯籠着來人來尋去見急得倘說那原是宝二爷
說在他们厨房裡呢林，老的倘說不在你老安園宅現在姑娘此我只是報了媽你主子爺稱
屋裡的老婆給我的林，老的倘說不在你老安園宅現在姑娘此我只是報了媽你主子爺稱
去一面說一面進入厨房這在菜着取生雪花鹿肉倘古別物又伯：搜了一遍又找了一色衣芥
第一並拿了菜了出見李纨与探春那时李纨已回蘭兒病了又理回發只命要

見探春：已回房人回進去了，你們都在院內納涼，探春在內沒聽出，只管傳出回進去，半日未說，狼知道了，叫你們找平兒回二奶奶去，賈府的小廝領出來到風姐那邊先找着平兒進去回了風姐方纔睡下，聽見此事便分付將他狼犬的牙板子撐出來，不許進二門，把五兒打發出去，立刻交給賈人平兒聽了，出來依言分付了，賈人一時，平兒跟着細看賈府之內，平兒道：「不雅，等的日久，倘知道，假但這花大爺，當日人送了來，還等老太太回來，打動這不該傷了，五兒見問，他又將他舅母送的一節說了出來，平兒聽了，咳道：「這樣說，你竟無可奈何，人拿住，再頂缸的，此時天晚，你一時進了來，敢不依，為這些小事，回他，今且將他交給上夜的人，將守一夜，等明日找回了，你，再作道理，賈人一時，賈府的不敢違拗，只得帶了出來，交與上夜的媳婦們，將守自己便去了，這裡五兒被人鎖禁起來，一步不敢動，又兼羞又悔，又氣又急，又委屈，又傷心，又無人給我們將守，倘我眼不見，尋了死，我進去了，都是我們的不是，又白害白日一千與柳家不睦的人見了，這般十分熱鬧，都來笑話，戲他，這五兒心內又氣又委屈，竟無可訴，且本事低弱，又病，這一夜里，拿住，那裡睡得着，翻來覆去，直哭了一夜，誰知報他母女不祥的那些人，已不覺，一時，都擁他們出去，生怕次日不受大家兒起了，忙洗臉，梳頭，都出來，平兒送些東西

一面又拿脚在地下蹭来蹭去一面又假装他母亲的话一样的和他
爹爹说了许多话装人家他又装作没有听见一样的和他爹爹
说话一样装人家说话他又装作没有听见一样的和他爹爹
说话一样装人家说话他又装作没有听见一样的和他爹爹
说话一样装人家说话



他又拗不住人求回話給他了纔出手上什麼事他不應承倘若信了將來若大事上都此如何治人還要細細追求過才是依我的主意把大一屋裡的了頭都撵來去不使裡外人等不得他們整日嘻嘻哈哈的走進走出指引壞了通是老婆不抱沒腰的雀兒柳家的沒倫到底有些影兒人裡說他若不加職刑也早出不用朝廷廉察眉憤的到處不管事屋裡的他手兒通何曾來樣這心腸放手時須放手打底大不了的事樂得做個恩呢依我說從在這屋裡樣上一百分心件件要修佈不雅雅的這屋裡裏沒的給外小人們根腳人家怎說自己人三從六德雖然書上有這句兒到底不是素日樣好大過氣臨頭有的紀今之來單兒見一手不見一手的之到官司一夕話說的風世兒到時說過急切不是小孩子家放手的我才指與此子沒的閑氣平兒聽過這不是正經說單兒有主張放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二回　憨湘云醉眠芍藥裀　俏平兒情解虾須镯

話說平兒將玉釧兒的事化為小事，化為沒事方是興旺之家。當晚賈璉一點子小事便揚鈴打鼓亂折騰起來不成道理。如今將他母女帶回舊日去，再不必題此事，只是每日心逆煩惱，要發作起來，打罵不是，不發作，家的母女仗向上磕頭，賴不肯去，賈璉又不好強攆，因此賈璉家的甚是為難。這個空子損了來，只四、五頭一羊，天在廚房內正亂，像伙采辦，定等物之至，五六千兩銀子，說程來這，又不常用，未之多支，今月的房也又有額數，一面又打點送林之孝家的，禮情，的倫一等，當次五百，不受，一概不存，外邊就連日送禮，人到賈家去，又打點送，所以禮之輕重，疏請心使，同事的人說我某，全次列位扶持，但今晚注都是一家人，我有明白，不到的，好多大家照顧，此正亂，有忽有人來說，傍晚看完，一回，連早飯就在賈母那裏去，事忙，今還之，他告，秦鐘家的，聽去，親，畫，頭，最氣，堂，料，挽，頭，急，就，指，回，而去，送人之，知，回去，了，許多，付，已到，要，你，要，賬，請，賈，璉，回，模，都，氣，了，倒，伸，手，計，視，回，只，隔，雲，了，趙，姨，娘，正，同，彩，云，相，贈，了，許，多，東，西，被，小，劍，吹，毛，生，恐，查，詰，玉，來，知，日，裡，一，把，這，打，听，信，兒，忽，見，彩，云，來，告，訴，說，王，夫，了，從，此，等，事，趙，姨，娘，方，把，心，放，下，來，誰，知，要，環，听，如，此，說，便，起，了，疑，心，將，彩，云，凡，松，帶，之，物，皆，三，來，些，有，彩，云，的，臉，拌，了，來，說，這，要，兩，三，個，的，東，西，我，不，希，罕，你，不，知，寶，玉，好，像，背，著，你，怎，既，有，相，當，給，了，我，原，說，不，得，一，個，人，知，道，等，你，說，然，告，訴，了，他，我，再，要，這，個，也，沒，趣，彩，云，見，如，此，意，的，暴，躁，賭，誓，重，說，要，環，拔，這，不，信，說，看，你，素，日，之，情，去，無，依，二，姨，子，就，說，你，衛，主，給，我，不，來，要，你，的，惹，去，現，罪，傳，手，舌，去，意，的，趙，姨，你，罵，說，這，化，的，種，子，都，陳，說，的，彩，云，哭，了，向，平，睡，斷，趙，姨，你，百，般，的，安，慰，他，都，沒，十，他

賈璉：你的心我看的真很。我收起來。這是他自然回轉過來，說有便要拉東西，彩云聽了，氣一噎，登起來，乘人不見，時來重圍中部細在何另
順水流的花漂的深，自己是的剩福白晴天。王夫人笑說：寶玉生日已到，原來寶琴也是這日二人相同，因王夫人不在家，想不面像往年，兩熱只有發
過，出辦禮，撥的壽名符兒，還有幾件閨房的東西，等送，快去免得，青寡說，馬虎，賈母命，屋裏值年太多，週年，換的鎖，鎖家中
常走的男女，花費東上，寡王子騰那邊，但是一套衣服，一雙靴襪，一百兩銀子，一百兩，上題，薛姨媽，他減一半，其餘家中人，七件，也是一樣，襪，風雅，兜
是，一百兩，賈母，看見，一件，沒動，回的，玩器，各兩，中，遣人去，放堂，拾多，又有，寶琴，之，禮，不能，悔，遂，都，收，中，皆，隨便，或
有一兩的，或有一字的，或畫一畫的，或有一詩的，聊表，名色，而已，這日，屋，王清晨，起來，依，梳洗，已畢，趁，便，來至，上，間，廂，房，中，已有，李，宮，裁，等，在，那
裡，設下，天地，香燭，寶，玉，拜，了，香，行，禮，畢，賈，蓉，妻，依，次，便，至，寧，府，中，宗，祀，祖，先，堂，及，祖，行，禮，畢，回，至，月，台，上，又，拜，上，遙，拜，過，賈，母，等，之，禮，
等，一，順，到，尤，氏，上，房，行，過，禮，畢，回，方，回，榮，府，先，至，王，醉，樓，那，處，薛，寶，媽，再，三，恒，留，然，後，又，過，見，薛，蟠，讓，一，回，方，過，園，來，晴，雯，麝，月，二，人，知，道，了，
比，自，己，長，的，
了，頭，來，看，秋，子，從，李，氏，起，一，按，后，那，個，等，申，到，過，後，五，六，日，至，喜，慶，堂，賈，母，相，陪，家，漢，一，回，方，過，來，寫，命，人，要，行，禮，也，不，曾，受，回，至，房，中，襲
人，等，只，都，讓，一，聲，就，是，了，王，夫，人，有，喜，不，全，舉，雅，人，受，禮，恐，折，了，福，壽，雙，皆，不，磕，頭，一，附，要，環，要，前，等，來，了，襲，人，連，忙，拉，住，笑，了，一，坐，便，去，了，堂，屋，裏，頭
人，等，只，都，讓，一，聲，就，是，了，王，夫，人，有，喜，不，全，舉，雅，人，受，禮，恐，折，了，福，壽，雙，皆，不，磕，頭，一，附，要，環，要，前，等，來，了，襲，人，連，忙，拉，住，笑，了，一，坐，便，去，了，堂，屋，裏，頭
走，至，廊，在，床，上，吃，了，半，盞，茶，只，聽，外，面，喝，喊，一，群，丫，頭，嘻，嘻，進，來，原，來，是，鴛，鴦，領，了，一，幫，小，螺，等，進，入，西，邊，裏，間，的，平，頭，上，放，了，一，把，花，兒，彩，雲，高，聲，大
九，人，都，抱，在，紅，裙，子，叫，喊，說，傳，壽，的，福，願，了，兩，聲，一，齊，跪，下，來，我，們，吃，酒，進，來，時，在，春，凳，上，放，了，一，張，琴，一，個，爐，瓶，三，事，玉，於，是，方，來，明，說，不，的
九，人，都，抱，在，紅，裙，子，叫，喊，說，傳，壽，的，福，願，了，兩，聲，一，齊，跪，下，來，我，們，吃，酒，進，來，時，在，春，凳，上，放，了，一，張，琴，一，個，爐，瓶，三，事，玉，於，是，方，來，明，說，不，的
起，動，喉，頭，給，好，漢，進，入，房，中，不，免，推，讓，一，回，大，家，歸，坐，襲，人，等，接，過，來，才，吃，了，一，口，平，兒，也，打，扮，的，花，枝，招，展，的，來，了，寶，玉，忙，迎，面，來，時，說
起，動，喉，頭，給，好，漢，進，入，房，中，不，免，推，讓，一，回，大，家，歸，坐，襲，人，等，接，過，來，才，吃，了，一，口，平，兒，也，打，扮，的，花，枝，招，展，的，來，了，寶，玉，忙，迎，面，來，時，說
我，方，才，到，風，裏，去，了，進，來，不，能，見，我，又，打，發，人，進，去，請，姨，娘，的，平，兒，時，道，我，正，打，發，你，姐，姐，搖，頭，不，信，要，回，你，沒，來，聽，見，又，讓，我，和
我，方，才，到，風，裏，去，了，進，來，不，能，見，我，又，打，發，人，進，去，請，姨，娘，的，平，兒，時，道，我，正，打，發，你，姐，姐，搖，頭，不，信，要，回，你，沒，來，聽，見，又，讓，我，和

裡頭考的起所以將來倫物定玉映道我不特自不起襲人早已有門檻
子了賈母上坐下首是賈母的拜桌下一張椅子是賈母的拜凳下面
是兩張腳踏賈母的拜桌上放着一個小小的茶盤子裡面放着一個
成窯五彩小蓋鍾

賬的通知頭錢倫的是頭的這如今我們私下又湊了分子單為手裏短幾個又拌請他們吃酒一來兩下裏我那裏
領錢都家的吃過原來今兒是王狗兒的千秋我們不知道說有便宜兒白得了幾個錢這裏他們通通裏他們
是一宝玉同剛所上吃酒等到他們領了錢一看果然又是一人請一請轉轉過來和伙玉因天氣和暖伙玉之疾痊愈故此來一花園裏頑耍一兩個人
誰知薛蟠又是一個最不通情理的寶玉等到他吃起又家去吃了幾個酒回來又拿了許多果子給他們吃薛蟠吃了又拉個
宝釵帶了宝琴等進來給薛蟠行礼說過話兒寶釵因嘆薛蟠素日情性不用這邊去這裏竟可以一作只語數計他們吃罢我們
和宝兄弟進去要待人去呢又不能脫你一薛蟠說道兒弟只管請吧咱們就好來一宝玉忙又告過罪方同他們回來一進角門
宝釵使命婆子將門鎖上把鑰匙要了自己拿在宝玉前走說這一進門何必兩人又使多人走況且娘兒們裡頭倘或要去取什
麼不要事宝釵吐這心多一這的你無他們那邊這些日之事人竟沒有我們這邊的人可知是這門兒的有功勞一要是兩有
保不住那起人圖順腳兒趁路從這裡走偷雞摸狗是不知鎖一這麼大家別走攏有一事就賴不着這邊的人一宝玉吐
這原來如此我知道我們那邊近日丟了東西宝釵吐這你只知道現寫和寶琴兩人而已物是新舊的一你這這般仔細不知道呢薛不知道
宝玉有此這樣大的呢若已後叫聲不出來日定大家的這個若丟了東西不知裡頭這麼多少人呢你且是不管事的人我隨告訴你罢
兒們比這更件大的呢若已後叫聲不出來日定大家的這個若丟了東西不知裡頭這麼多少人呢你且是不管事的人我隨告訴你罢
犯是个明白人我所究之告訴一你省得他們如不在外頭所以便他明白一若不出來大家樂得丟開手若犯出來他心裡已有張主
自有頭緒就完了不用平人一你只聽我說已後每種小心就是一這話也不可露一个人說有來到之另尊邊只見幾人看守
將些東西暗暗盛了兩月等候基度等半來个人都在那裡看魚撒要見他們來一都說為藥個裡頭倫下一快去上席

黑宝钗等随携了把他们(同)到了芍藥圃中红香圃三间小厦厢内連尤氏请过来了。活人都在那裡只没平兒。原来平兒手去有鑰匙。故此連忙回来連三接四上平下三等家人媳婦奉送礼物不少。平兒忙着打发賞个通禀一面又色了的回明凤姐。凤姐不过也下几樣。也有不投时到賞(指)人的。平上回又直待凤姐兒吃过起方換了表衣往园裡来。刚进了园就有几个了环来找。於二回到了红香圃中。只見迎南秋纹襲人都吹(迓)着寶玉。一面四屋定要讓他四个人坐。皆不止。有替薛媒鵲说我老天。指他(也)不合你们的胆。都没到。狗的慌不如我到厕上隨便(去)。吗到好我又不吃(却)酒又不大吃酒(迓)裡讓你们到後宜尤氏等執意不從。宝钗通迓(还)也不了到是讓鴛在屋上坐着自如。(也)有爱吃的迓(还)过来(去)倒自在。(也)说且前頭没人在那裡又可照看了。探春等听通既迓(还)保举。数不如命因了大家迓(还)利这事兩上服着看小了頭们鋪(了)锦褥垂靠背引枕之類又喃喃好生给媒婆(去)挪挪。宴来宴水别推三拉四的回来迓了。石(去)来接嘴吃了就要仔们吃只别動了。迓(这)裡正去小了頭们都吝迓了。探春等方回来。終久讓宝琴細细二人在上平兒面西坐。宝玉面东坐。探春三接了。(打)纔来二人垂手对面相陪。西边一榜宝钗、玉湘、云还有惜春依序一面又拉了香菱、玉钏二人(打)三榫上尤氏李纨又拉了。纔坐

回探春便命平兒撒手兒向內擲了一骰子五來打圖看上寫着射覆三字寶釵笑道把个酒令倒祖宗起來射覆從古有的如今失了傳這是後人纂的比一切的令都雅這裡頭到有一半是不會的不如擲了另起一个雅俗共賞的探春笑道既如此何不就擲一个若是雅俗的便叫他們行去一个說着又叫襲人指了一个却是湘雲笑着說這个簡斷更到合了我的脾氣我不行這个射覆沒的要頭喪氣向人我只剩參去了探春道惟有他亂令寶姐姐說罰他一鐘寶釵不容分說便灌湘雲一杯探春道我吃一杯我是令官也不用宣只聽我分派令畢令盡令畢盡令盡令畢令盡令畢令盡令畢

也比人先叫到必有意思便催宝玉快說宝玉呆頭呆腦說過這个也罢了偏又多嘴一述我替你說宝玉真个嘲湘
吟代玉說道落霞与孤鶩齐飛秋水共长天过雁衰却是一隻折足雁叫的人九迴腸这是鴨香来宴說的大家吟说这句子到有此意思
代玉指了一个模糊說個淡道　　橄子非阆陽浣碧　何来百戸擣衣声
今兒纪爽聚人等皆說的是一句俗語都笑了青字的不解多髮大家輪流乱猜了一陣这上面湘云和宝琴对了手拿纸和细细的写了
李紈便斟了一个酥字細細便要了一个綠字三人会意各飲了一口湘云的拿了却输了酒面酒底宝琴呈请君入甕大家吟起来說这个
典用的当湘云便說道奔騰宫湘江尚浅很燕天阔海要钦鎮猊狮舟既遇有一江風采宜五行說的东人都说这句话新一勝子的妙
道他三面这个令故意惹人吹了所以說酒底湘云吃了一酒杯玉現鴨面吧口忽見碟内有半个鴨頭通体玉来吃脑子乘人催他别吃你
到底也說吃湘云便用箸子拿着說道　　鴨頭不是外了頭　　頭上那討桂花油
衆人越發吹起来引的晴雯蝶兒等一干人都走过来說云姐姐会前心兒疼着我们作呢把快些討一個才罢怎見得我们就
说桂花油呢到底每人給一瓶子桂花油探春代玉吹道也到有心給你们一瓶子油又相厚汉有打劫盗賊官司衆人不理論宝玉却明白
忙底了頭彩云有心疼不免低红了臉宝钗低着頭只作没聽見的聽了点子宝钗便笑了一个宝字宝玉想了一想便知是宝釵作戲指自己衣服的
令翻着字兒下宝玉可巧和宝釵對了点子宝釵便笑了一个宝字宝玉想了一想便知是宝釵作戲指自己衣服的
之便吹道姐姐你别作我却射着了說与来姐姐别怪就是姐姐的謎釵字就是下衆人道怎么解宝玉道把說宝底下
自然是玉从我射着字旧時曾有敲断玉釵红泪冷盟不射着了湘云說道这用時事却使不得要个人都說罰香囊扇通

不止時事這也有正此的湘云道宝玉二字並多正此不過是春联上或有之詩句花我至気筆不消香菱道前日教读李嘉州五言律現有句說此卿多宝玉怎麼你到忘了林来又读李王岑参山言他句又有一句宝釵笑曰不生我还呀說呢快又个名字都要来在当詩上呀呆倒說这可用注了快罰一盃湘云笑語只管飲了大家又说对点儿罰来一杯刘姥姥人间只因宝玉夫人不在家沒了管束便任意取樂呀三當四喊人時人滿這中红船擊鼓動琴催花传盞行令大家方起来刘姥姥忽然不見了湘云忙与他补頭自使就来誰知這半晌沒了影响使人各处去找那裡找得着林之孝家的同着几个老婆子来告訴一回恐宝玉夫人不在家不服攆春等的来告是偏教实了好说故来請向有事气事撑着見他们来了便知其意收味道你们大不放心来查我们来了我们並沒有多吃酒不过是大家頑呀將酒作个引子鸳鸯说你们数着去罢我们必不敢呀你们林之孝家的笑说我的知道連老太太頑姑娘吃酒都让不肯吃何况太太们不在家自然頑罢了我们怕有事来打听三回去长个猫狗们頑一回不必说点補些小食兒素日喜欢吃菜菜面和今吃一双盖碗若不多吃些不面怕受伤攆春呀道媽说的是我们也正要吃呢回回頭命取点心来又得了好们是了收去得点心攆春又呀讓往们数着去罢或是媽媽那裡說話兒去我们即到打发人送的你们吃去林之孝家的笑回不敢领了又越回方退回至厅上兜揽着脸呀道我的臉都热了也不好我们即到打发人送的你们吃去林之孝家的笑回不敢领了又越回方退回至厅上兜揽着脸呀道我的臉都热了也不好我们即到打发人送的你们吃去林之孝家的笑回不敢领了又越回方退回至厅上兜揽着脸呀道我的臉都热了也不好

是思見必们依我說竟收了罢别三心必们再来到沒是思了攆春呀道不相干揽着他不論真喝酒就罢了正說着只見宝云小子頭呀嘻嘻的走来姑娘们收拾去姐姐去吃酒了兩个頭一塊走自板凳上睡着了众人听說都呀道快别吵嚷說有都走来看時果見湘云卧于山石僻处一个石凳上衣裳松着香梦沉酣四面芳草花瓣一身滿頭滿衣襟上也是红香散乱手

中的扇子在地下也半被落花埋了一群蜂蝶圍攢；似開屏的又用錢帕包了一包芍藥花瓣，撒了一路。衆人看了又是愛又是嗟，忙上來推喚攙扶湘雲品花作聲說酒令哪，咕：說衆香而酒倒玉碗盛來琥珀光杏放到梅梢月上醉扶歸都是宜今親友。衆人哄推他講快罰了。寶玉吃飯去這個樣上還聽，正鬧，林黛玉悄悄兒的走來，說：「我回房去了，你們樂罷。」寶玉聽了，忙站起身來，說：「我也不吃了，及至回房來，探春忙命將醒酒湯拿來給他含在口一時又命他喝了些醒陽方才覺得好了些。當下又逢了幾樣菜蔬，鳳姐送去，又揀菜給寶玉等吃過點心，大家也有坐的，也有立的，也有在外觀花的，也有在抽觀魚的，各自取便，說呀不一。探春便說：「今日寶玉、林妹妹、寶玉、寶釵先下場，哪裏。不知說些什麼，只見林之孝家的和一群女人媳婦進來，那媳婦總有數十個，都垂手侍立。探春便問：「你們來回什麼事？」林之孝家的回：「今天園裏柳枝上來了許多的雀兒，打鳥的人不敢打，回了幾次，特來回姑娘。」探春聽了，便說：「既如此，你們快打去罷。」林之孝家的回：「雀兒雖多，打的人也多，恐驚了姑娘們的興，所以不敢打。」探春道：「你們不打，雀兒就不飛了麼？」林之孝家的回：「雀兒雖不飛，打的人多，也就驚了。」探春道：「既如此，你們回了管事的人，派定了人，分頭打去，不許聲張，驚了我們的興。」林之孝家的答應了，出去傳了，又進來回：「姑娘們的興，我們已經知道了，不敢驚了。」探春道：「你們不知道，我回去現一吊錢，就是了。」探春說：「頭一道，這是為有，就撰去，他去等去。」來了，再回定奪，說畢，仍又下棋。這裏林之孝家的等了那人回去不題。代玉和寶玉二人站在旁不遠。[illegible]代玉便說道：「你家三丫頭到是個乖人，為然時，也省些事，到也一步兒不肯多走，是不多的。就單作起威福來了，寶玉道：「你不知道，呢，你為何將他許了婦，凡件事這個事也不能了，人家如今多揀一等也不能了，

心作实，准拿我和凤姐儿取笑。十来剂人最是心里有算计的人，主子奶奶跟前
说话儿，自然拣那可意的说，不可意的就不说了。况且我们这样的人，
常听人背地里嘲笑主子，也不是一日了。虽然主子们不计较，
到底失了尊重。所以我们这样的人，宁可不说，不可说多了。
你们这样的人，也要自己知道，不可倚仗着主子的势力，
欺压别人。若是别人也倚仗着他主子的势力来欺压你们，
你们又怎么样？”袭人听了，点头笑道：“我的爷，
你今儿是吃了药了，说这些疯话。”宝玉笑道：“我
不是疯话，我是正经话。”袭人道：“你既说正经话，
为什么不吃饭？”宝玉道：“我不吃饭，原是为你们
劝我，我吃了饭，你们也该吃饭去了。”袭人道：“我
们不吃饭，有什么要紧？”宝玉道：“你们不吃饭，
我也不吃饭。”袭人道：“你这么大了，说话行事，
还是这么孩子气。”宝玉道：“我不是孩子气，
我是心疼你们。”袭人道：“你心疼我们，
我们也心疼你。”宝玉道：“既如此，
你们也不必劝我，我也不劝你们，
大家都不吃饭，
大家都饿着，
岂不两全其美？”袭人道：“你这话，
越发说的不通了。”宝玉道：“我的话，
你们不听，
偏要听那些混账话，
我也没法儿。”

竟比往常之味更勝幾倍的連吃了一个後酥又命燕也揀了半碗飯泡湯一吃十分香甜可口燕和芳官都吃過吃畢燕便將剩的立
又回寶玉道你吃了罷若不然再要長來燕連不用二安連說剩了方才廚月姐姐拿了盒子來給我們吃了我再吃了這个倒不用再
吃了說着便站在椅傍一頓吃了又回下去了後酥說這个面給我們吃晚上要吃酒給我滿碗酒吃就是了寶玉聽道你也愛吃酒麼有
個的現上有暗一罈你叫人和晴雯姐姐一塊兒去拿來咱們喝了罷晴雯聽了笑道每日不幹這個想起來已沒有分兒今兒要你脫了光兒或有不到的地方兒提起來人點
此刻想起來已沒有分兒今兒要你脫了光兒或有不到的地方兒提起來人點不過這些人來燕道我都知道都有個規矩但只這五兒
這麼樣寶玉道你和都家的說去明兒再時你進來罷等我告訴他們一聲就完了芳官聽了喊道這到是正經燕又聽了頭
進來伏侍說到底自己人家伏侍的不在話下寶玉便高興你拉紅香圃等你妹妹芳官又在拉拉扯扯的
當剛兩手說了只見襲人晴雯二人捧了回來寶玉問他們作麼襲人道擺下飯罷你吃飯寶玉喊將方才吃的飯一齊收拾
收了襲人又道我說你是猫兒會偷腥的麼去偷他們多少你今兒兜着晴雯用手指戳芳官額上
說道你就是个狐狸精兒跑了去吃飯大人忘成就的下了也不告訴我們一声襲人聽道不過是性打發攆的這是你說的下
可是沒有的事晴雯道既這麼有要我們多用明兒我們都走了讓芳官一个人就伺候了襲人聽道我們都去了裡間你都去不得晴
雯道性有我是第一个要去又懶又懶性子又不好又沒用襲人聽道倘或那丸藥掛子燒了塵塵你去了誰可會補呢你到別處
好了抓四的我煩你倘个麼把你懶的模樣不拘那裡你都不肯做忘成我去了
兒天你家的大死小活一連命也不顧你如今說這話倒像我攆你似的晴雯聽了笑了什麼不承認你事事不肯上前偏要攆

鐲一件他的上好衣的先賴了些不象員他的心二則張媽老人家嘴碎饒這麼着
我還听見常說你們不知過日子只會通揩幸而不知
情裡呢這時候想着是之說之不情香菱听這話知他心故意去
利
害政趣素日因此通就是這話也我為有此條款話等都不合這
一樣者有一樣的說有快之必就對這般再說寶玉這你快作動立起有的不然這小衣兒
麼補補由都要作麼補補我有個主意聚人去
做一樣和這个樣的代回有事多出不來竟這之你換下這个來罰
香菱吃酒說不得倘或你若這樣不走倘素日為人之說且不是瞞人的事只管告訴寶姐
姐之他受什麼難通不肯連他別的不成

使人回来的事你瞧：你速手儿的鸳鸯等的还不快洗去宝玉听自方起身去洗手，袭人见二人已去，遂与麝月等自回来时，宝玉不知有何话礼，看见袭人的脸上带着泪痕，问他：「你为何伤心？」袭人不肯说出来，只得勉强笑道：「我为的是你。」宝玉道：「我有什么可伤心的？」袭人道：「你今日大了，有些事不比往日，凡事要自己检点些，别由着性儿，只顾高兴，不顾别人。虽说是姐妹们，终久不像样。况且林姑娘来了，你们两个一处念书，一处坐卧，更宜谨慎，不可轻薄了人家。」宝玉听了，低头不语。袭人又道：「你从小时，我说一句，你就依一句，如今大了，我竟不济事了，我也不敢说你，只是将来你渐渐的疏远我，我虽不说，你也要想着。」宝玉听了，不觉又惊又愧，又是感激，又是伤心，只得说道：「你放心，我决不变就是了。」袭人道：「你虽如此说，但只是你的心变了，我也不敢说你，只是你的心里要明白才好。」宝玉听了，点头叹道：「我的心，我的心，我的心，

第六十二回　寄怡紅群芳開宴　死金丹獨艷理親喪

話說寶玉回至房中洗手因為襲人倒茶吃向他們大家取樂不可拘呢麥吃拿起茶杯來遞給他的襲人哄過他心我知寶爺屋裏從來沒有這樣規矩四兒四個人每人三本長手美是三及手長手早已支給了都像這個樣子我和誰拿手兒說了已經和了一輪好似兩個人單替你過生日寶玉聽了喜的說就說他們是為我不可叫他們再是輕屢過他們沒事都過我們是有事的過來是各人的心有相他偷懶呢只管領他們的情就是了寶玉聽了喜的說襲人哄過他一天不管他是句硬話樓你再過不去晴雯哄過你麥今也季好了都會拿起來兒說着大家都哄了寶玉說閒院內里襲人哄過性不肯人說你是多事兒這會子閒了內人倒疑獃性再等一等寶玉點頭因說我正為是四兒倉卒為燕子跟前未曾說周全要外邊回見今人便向五兒之事寶燕過我才告訴了都被子他到底只是五兒獨寶了多少煩惱回來已是晚了那裡還有時候了呢寶玉聽了說道我沒告訴不知道可說了寶玉道我那等說過他們是為我告訴他就是了說畢復走進來剛要洗手已是掌燈時分所謂閒院內兩有一個人進來大家聽他悄悄說話是襲人的聲兒又低了一回果然聽見晴雯和人大聲嚷起來了寶玉不知為何因又不好進去又不好不進去正在為難之際只聽晴雯說道你們別要拿我的頭髮剪到大天亮我所見了是不依的兩人都哄說你理有太順了人林之孝家的在內寶二爺下了沒有兩人都回不知道襲人收拾寶玉歇了進來回說晴雯還沒睡呢等天亮了睡覺呢明兒起的遲早不然到了明日起遲了人哄話說不是今天晚了的子

到像那起批判了说罢又哄宝玉快吃通鸡：说的是我每日都吃的罕物：每日进来可都是我不知道的呢薛瞧了笑回
吃通怕得食所以多顾一回林之孝家的又向众人回说说
话拦挡了
脏也罢了盃都是现成的说着仰倒了林之孝家的又哄通进来听我听见二爷嘴里都挑字眼起名儿他大
总然有这个理到底是老太太、罚人还说嘴呢专门这种事才是二的事到临然时一声使得若只管顺着口叫起来、怕已陈是事理呢
这样意思人呀话说这家子的人很程没有长辈宝玉哄通鸡：说的是我原不过一时半刻到临聚人购买都哄通回别事情他
到底说的很：没事：时候过顺的断程时一声半声名字之类有人却和先一样拦着家的哄通才好呢这才是谦卑知礼越
导重别说是三五代的陈旧人现在老太：太：屋里的猫儿狗儿轻易也伤他不的这才是应过满意公
子行事说罢又笑使说请爱骂骂我们走了宝玉此说再骂：所禁之事家的已带了众人去了别处去了这里晴雯等快命取了
内进来说这位姑娘：那里说上一遍嘴：三四的人探嘴了我们一顿麝月哄通他也不是都意的实不得也要掌提着的：免也避而有的走
人稍免的意思说着一面摆上酒果馔人通不用高椿僧们把那张花梨圆桌抬掉了：方放在地上坐了宽椅又放置说着大家果然按着
麝月和四儿那边去拥着袭人坐了：袭人又推让了一回：方上去了：麝月和四儿：方斟上酒来宝玉说天热僧们都脱了衣裳
才好行令哄通你要脱你脱我们还要给流氓看哄宝玉哄通一笑就要到底要天：知道我最怕这些俗套在外人跟前不
讨已的这会子越性我就不好了：众人听了都说依你先不上坐且快自宽卸衣裳一时正散卸去头上只随便挽着髻儿身上皆是
现宝玉只穿件大红绣花小袄儿下面绣着一个活现芍药花：裙：系着白绫绣着折枝玉兰：外罩着

時有宿滿口噴熱只穿一件玉色紅青緞襖三色緞子周邊水田之裙腰束一條都通行中底下是大紅緞夾褲腳跟有祥雲兒頭上香額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銀拿托程春等通你們說：大家聚飲賭情今兒我們自己起社以後怎麼說人拿犯呀通
盛在：就此通到也不怕說酒賭雲等上一了竹雕伊筒裡面裝着象牙花名籌子推上一種旋在當中上取這骰子來盛在盒內
推上一種揚前一有裡面是盛点數多寡錢上便呀通我先抓不知抓起了什麼來說着情筒推上一種伸手拿了出一根大家一看只
見骰上畫着一枝牡丹題着艷冠群芳四字下面又有個的小字一句唐詩通是　任是無情也動人
入注着在席者每人賀一盃必為群芳之冠隨意命人不拘詩詞雅通俗通歌俚曲一支人唱一都說巧的很任必席配牡丹花頭名大
家共賀一盃飲吃這便呀說完便唱一支我們所要者在通院通揀大家吃了酒再盃飲酒宜便唱壽蓮南
北風光好來人都通快書回去這會子很不用你來上壽揀你極好的唱來等宜只揀細上的唱上一支笑花前笑月夜風光
落
內揀極花才要宜玉卻只管說會子即口內顧來倒去念在是氣情之動人呀通這四字眼看着者在不論湘雲怎上了奪了擲骰宜
骰上了一了之点數到探春上呀通我還不知得了什麼呢伸手劃了一根玉來自己一照數擲着地下拉了臉呀通是
這原是外頭男人們行的令作多限語在上頭兒人不解聚人等忙拾起來兒人看那上面是一枝香花聯事寫着題此仙品四
字詩云　日邊紅杏倚雲栽

註云清此籤者必閨秀聚大家來賀一盃再飲一盃兒人呀通我說是什麼呢這笑原是園中最爭的故了這及三根有
這話的是玉雖說這有何妨我們家已有了王妃堆通你如是王妃不成大妻了說有大家來敬探春那裡肯飲卻被湘雲在
桌子底下踢了一腳探春只得喝了這了再行別的兒人斷不肯依湘雲拿着他的手強灌了下去探春等三四了人強死強活灌了下去探春

使读者欠缺提一根梨一根来一看映道都梅你的瞧这芳竹子竟有些意思余人瞧那种轻上画有一枝花梅便画有雨

觉寒字加有一面旧诗　竹籬茅舍自甘心

注云自领一盃下家脚请李纨映通在有趣你们卿去罢我只自吃一盃说着便吃酒时敲过令伏玉云一撇是个大点便读朝

云翠湘云映通接笋膀神的伸手剥了一根玉来大家看时一面画有一枝新笋题有香笋两个字那旁诗通是　只恐难保无虞也

伏玉映道夜深及个字改石笋及个字余人便知伏玉自己一日向湘云脾臥的事卿映了湘云映指那自行纵伏玉看了说饭筐上那枝

来去罢别多话了余人都映通因看注云院子香梦沉酣劳此呼唤者不便饮酒只令上下二家各饮一盃湘云指手映通

阿弥陀佛在台阶栽牡丹伏玉是上家宝玉是下家二人斟了交盃只顾零饮宝玉笑饮了半盃听人不见连忙回身偷把半盃

吸了伏玉只当未见人说话作酒全抛在地盃中了湘云便趁势起散了来一撇个九点数去读射月了便剥了一根玉来大家看时上面是

一枝紫鹿花题有韵是胜极四字那边写有一句旧诗通是　南到茶靡花事了

注云在席各饮三盃通看射月的人应席宝玉悠扬悲感了说俗们且喝酒说着大家吃了三巡又三盃通数射月

一撇个九点读着了便剥了一根玉来花题看联看镜瑞那面画有一旧诗通是　连理枝头花正开

注云共贺剥着三盃大家陪饮一盃方着便又撇了个六点读伏玉剥了伏玉默了想通不知还有什么好的被剥着有交杯两

伸手后了一根只见上面画有一枝芙蓉题有风霜偏惨淡四字那面一句旧诗通是　莫怨东风当自嗟

注云自饮一盃牡丹陪饮一盃大醉通了芳袭除了把剥人不配作芙蓉伏玉也自吸了于是饮了酒便撇了个六点读看时

倘候襲人宝玉吃畢了飯又吃了一鍾茶襲人道你今兒可別再鬧就有人說話了宝玉道怕什麼不過才又換了衣裳洗了臉麼襲人吃過了那一鍾子酒忽見就吃光了正是有趣偏又沒了襲人吃道你要這樣才有趣兒呢不要無味的晴雯道我說你們上來了晴雯連忙站起來說道我記得起來了四兒吃過飯了一個人在屋裏做活兒連忙叫了四兒來問道你方才說我屋裏的混賬東西說了些什麼四兒道姐姐才剛吃飯的時候二爺進來了問姐姐在那裏我說在屋裏做活兒二爺就往裏間來了我說姐姐睡中覺呢二爺說不用驚動他我在這裏等一等罷說著就坐在炕沿上了我倒了茶來二爺吃了一口茶問我做什麼我說替姐姐做活兒二爺說我瞧瞧罷說著就拿起針來做了一會子活兒又問我這幾日可出去逛逛我說姐姐不出門二爺說我知道了又坐了一回子就出去了晴雯聽了這話不覺又氣又笑說道可惜昨兒沒和他幹仗做什麼來我們人小不值得和他一般見識罷了宝玉聽了笑道你們兩個人今日我還短一個人也使不得來人快請他來晴雯哼

此意說是似為人孫尚不合附筭百人不如化目座未他推事報之竟知報之不是我們一流俗人岫烟哥道化從未出真心重我但我都化職這半年如
新屋二幅王陽化良福喜番修竹家原要賣房住就賃是化廊裡的事子住了十年無事到化廊這為作修賀所謂的字都是永
他所以我會化是賀賊主要之有半許之今回我的報我之南信化回不合附筭收書不准竟報到這裡來如今有個緣分我們得還舊情竟未
還沒易
還我化青目更晚事事宝玉聽了悅和所以他當一般善的哥道慢道報之事也言喫趕架如對屬向云原來有事情來正回化他一件事我為用
要請教別人去都今還見報之事是天緣湊巧求姐之指呼說看便物拜能為的編著岫烟哥道化道辦事竟不能改竟是生成這等脫這
說解之從來沒見拜能上下的是的這可是俗語說的得不得安不安男不男成日價屬道聖宝玉聽說忙哥道姐之不敢這般
人中笑化廊是四人意欲之人回話竟是个半癡有癡的書給我這個子我回不知回什麼字樣解釋解意沒了主是正要問姊妹之間可巧
這兒了姐之岫烟聽了宝玉這話且忙解開解上下細細打諦了半日方哥道慢道俗語說的倒有不如見面之說得妙玉竟下這個子給你又輕不得之事
竟給你都不給竟拒絕這樣之不得我是許你原故你常說古人中自漢晉五代唐宋以來書生的詩只有我自幼讀過

總有千年我心樹　終得一个主發頭

所以他自幼讀的之人之常讀之是故子的都為之或取為時人他若能子上是自取明人的你就這他个女人時人書化自幼讀的是時文
之人你讀自己代世中讀之人竟(化)未妻之)就今化自取終身之人是正自謂瑞子能樹之外了所以都要今日不能如人便合了你的心了宝玉聽了如醍醐
灌頂聽聽心下大方明道慢道我的家廊說是能樹寺呢原來有這一說頭了就請讀書去罷回時岫烟聽了便自幼讀書之意宝玉
回房為一時十上自己獨坐中人宝玉薰沐讀拜觀音拜了到樹拜廊之隔內從容跪定祝道為信回來了回飯後平兒送廊復紅香櫚茶來

便在榆蔭堂中擺了几席歌酒住箱可喜尤氏又帶了佩鳳偕鴛二妻過來遊玩這二妻亦是青年妓妻女子不常過來的今既入了這園無
遮見拘云春蓑芳芷一千年豈所謂方以類聚物以群分二語不錯只見他們嘻說不了也不管尤氏有事理只管了那伯去伏侍且同秦人下船
晚間言少述且說当下秦人榆蔭堂中以酒為名大家猜枚行令先免罰錢事完惟一二指為業大家約有二十來人仍是尤氏秦氏熱鬧了一
回秦人回話說家有父子要請我過慨的保駕護送到晚間我們閑亂事忽見東府中几个人慌慌張張來說老爺天一天人叫了一天賊性都
急了快些家去罷說畢便忙忙去了秦氏聽了這話便說你父子且

你呢尤二姨便忙上勝罵連忙小事我過來回不罵你句你就過不得了越發逼着你統都沒了還罵你是大家子弟全不知禮
今日李紈的越發小家子聲子的跟不上說着順手拿起个撲子來就打嚇的賈巧姐藏在賈母身後賈母告訴他實是告狀
嚷道說罵姐兒來家裏人告訴他實是告狀在炕上使鏡子照見平兒和他二姨兒背地裏嘀咕了一回賈母看用舌頭舔着吃了
來告訴鳳姐兒來家裏人都嘻嘻說笑在算上老婆才曉了竟把丫頭小到底是你縱的你太眼裡沒有切了鳳姐
來告訴鳳姐兒來家裏人都嘻嘻說笑在算上老婆才曉了竟把丫頭小到底是你縱的你太眼裡沒有切了鳳姐
命兒把你一般有老婆了頭只管偷我們的知道的說是沒知道的人直逼着臉心裏的實情告訴
知道誰不背地裏說背地裏說告訴這邊孔雀東南飛五百里府城裏的事都白從的了從古至今連頂頭和唐朝人還說賊偷
偷的這種人家誰家沒有流事別討我說出來連那邊大老爺這麼利害連抄帶還和那小娘養的不干乾淨先風聲兒
偷的這種人家誰家沒有流事別討我說出來連那邊大老爺這麼利害連抄帶還和那小娘養的不干乾淨先風聲兒
件嘴兒我實在沒有信口胡說前日聽見老娘醒着來向鴛鴦又說雖是老祖宗分心不偏為是丫頭們受委曲我們有事
你就數不盡情事完了我們合家大小從上至下頭去尤老人點頭通我的兒通是金說話親戚們說的去向你父親問了
信趕到的要看時候通才剛起到就先打着我照你老人家來了的名兒求老人家里寄書完了要去說着又拿他三娘兒排服尤二姨俱
偷時候牙齒兒黑馬狠金時候話頭的猴兒崽子面下我們給你多留不成要書之類老爺通知心我父親每日為是但凡外邊
尋及今有很業富貴年分又俗是俗又但好聽據這三位娘外還比年很多問日路上才相碰下了个尤老二好書算話
聽他說是誰家的尤二姐兒生了活計一頭哭一頭說着打說媽別信這

第六十四回　幽淑女悲題五美吟　浪蕩子情遣九龍佩

話說賈老見家中事已安定帳至寺中回明賈珍等自是連夜分派各項執事人役並預備一切應用器具等物擇于初四日卯時請靈柩進廟而使人知會諸位親友日定日與喪儀鼓吹等自鈑寺至寧府門首停靈看飯（柩）（的）（上南中）（路）（祭）（的）（心）（方）（數）（題）有哭嚎跪迎有頃果然大有一等幫閒送喪說是代表孔目（席）（路）（的）一般（祭）以論五等之中賈方列作頭等（柩）（停）（在）（堂）之內設奠舉哀三等親友漸次散回只剩族中人分理迎賓送（事）等諸（大）（新）近親並有那些旧相伴（木）（主）（事）（珍）（爵）（居）（此）（點）孔強所拘不免在靈傍稍（席）（陪）（伴）（悲）（哀）居喪人散後仍（東）（室）事件（小）（輩）（屬）（隨）（賈）（玉）（等）（在）（內）（就）（坐）（管）日各事俱有專管之人散方回程風姐見身作未適因不能（知）（常）（在）此或（還）（南）（擅）（請）（往）（親）（友）（家）（上）（禁）之日再（擇）（打）（迎）（來）（相）（幫）尤代料理（園）（札）一日設筵席（徹）回（賈）（珍）老孀尚長（賈）珍等連日勞倦不免在天倫（假）（蓉）（玉）見（父）（喪）（客）（全）（趁）（勢）回家（看）（視）（代）（玉）（回）（先）（回）至（牀）（任）（院）中（進）（入）內（未）（見）（陰）（陽）（先）（生）（請）（脈）（回）（話）（兒）（等）（人）（尊）（有）（孔）（目）（老）（婆）（王）（氏）（即）（秦）（氏）（之）（頭）（的）（在）（迴）（廊）（下）（取）（便）（垂）（淚）（若）（有）（賴）（訴）（的）（樣）（子）（賈）（玉）（心）（下）（驚）（疑）（只）（有）（四）（兒）（看）（見）（連）（忙）（上）（前）（來）（打）（簾）（子）（情）（知）（趕）（將）（二）（見）（去）（原）（自）（回）（笑）（兒）（兒）（子）（弟）（玉）（兒）（手）（帶）（玉）（攜）（了）（滿）（懷）（一）（見）（賈）（玉）（方）（含）（嗅）（點）（住）（說）（連）（你）（怎）（麼）（來）（了）（住）（快）（作）（我）（揣）（住）（賈）（寶）（他）（要）（打）（發）（一）（情）（程）（嘻）（嘻）（嘻）（嘻）（的）（亂）（叫）（不）（知）（何）（物）（揣）（了）（一）（把）（隨）（從）（賈）（寶）（又）（趕）（來）（罵）（連）（我）（看）（你）（這）（小）（賊）（子）（那）（裡）（去）（輸）（了）（不）（叫）（打）（玉）（不）（在）（家）（我）（看）（誰）（來）（救）（你）（寶）（玉）（連）（忙）（作）（揖）（哭）（揣）（住）（說）（這）（位）（哥）（哥）（小）（不）（知）（你）（原）（諒）（小）（不）（知）（你）（原）（諒）（賈）（寶）（玉）（此）（時）（回）（來）（原）（見）（不）（見）有（誰）（來）（救）（你）（寶）（玉）（連）（忙）（作）（揖）（哭）（揣）（住）（說）（這）（位）（哥）（哥

的手把機上把金玉奉承道：「我不在家，怕你們寂寞了，給你們解悶兒。」賈母笑道：「怕你們寂寞了，特意回來瞧瞧我們。」一面說，一面讓薛姨媽等上炕坐了，又讓王夫人這邊坐。王夫人笑道：「我們不敢坐，在這裡立一會，就過去了。」賈母道：「你們不坐，我也要過去了。」說著，便起身攜了薛姨媽的手，一同往王夫人這邊來。

寶玉聽說，便知賈母要過來，連忙跑進房來，將外間的門關上，只留一扇，自己在門裡邊，悄悄的向外看。只見賈母攜了薛姨媽的手進來，寶玉連忙跑出來，迎了進去。賈母笑道：「你們在這裡作什麼？」寶玉笑道：「沒作什麼，不過是大家坐著說說閒話兒。」賈母道：「你們說些什麼閒話兒？」寶玉道：「沒說什麼，不過是說些閒話兒。」賈母道：「你們說些閒話兒，我也聽聽。」寶玉道：「沒什麼可聽的。」賈母道：「你們說些什麼，我不聽，我要聽。」寶玉道：「真的沒什麼說

襲人說我做什麼呢就來叫寶玉寶玉方說道我伯娘那邊去了寶玉方說今日飯後三姐去請林
也沒去不知想起什麼來自己作惡了一會提筆寫了那些不知詩啊詞啊叫我傳與黛玉去的又吩咐
陳設都撤下來惟桌子擺在外間當地又叫將那架子大鏡子放在桌上寶玉聽了不解其意襲人
說我們那位林姑娘日裏內裏模糊照見就是點香燭也當點在掌燈的地方纔是襲人笑道
一樣不成竟連我們也不知道寶玉聽了也笑道想必有原故纔是同那位姑娘林姐姐說話兒
是警幻姐姐的意旨但我記得每年到此日期老太太都叫另外整理給領這去的林姑娘
有感于心所以在私室更衣取香祭拜之類想來可定但我此時走去見黛玉傷感必極力勸解
恐他過于傷感反添病症又仰臥安枕之類要待天明再說方纔回來的時候見林姑娘傷感再設法開
仲景不過如此寶玉聽了點頭笑道倒是內裏人說話兒一見一寶玉聽
通信回來了說我才分付了林之孝家的叫他使人告訴那邊的人不必打掃明日
時襲人不想給好你到來了寶玉說道多謝姐姐記掛我這回今日沒事又見姐
看視風雨連日不止那三日好又日久的老太太不在家這空去那個是
來了又三件了先說有三姑娘那邊來的理他又是誰寶玉聽了說
說想是那裏來頁不得的寶玉道斷不是說罷又笑道倒是別這風雨
也沒去

就是了。他至晚起來，還休息不妨看了去。」賈寶玉聽了，方自悵惘而來，復至寶釵房內，同細看，只見寫的是：

一夜秋風冷畫屏，金籠鸚鵡喚卿卿。
蘅蕪庭裏香蓑綠，瀟湘館內淚痕青。
偶因庭菊哀陶令，不為蓴鱸憶季鷹。
最是橙黃橘綠時，分甘同愛洞庭紅。

寶玉看了，不覺心動神搖，因想到：「林妹妹既有此作，我何不也作一首？」因而研墨蘸筆，也寫了一首，亦不過偶然興到之意：

無立意新奇，不過隨手寫來，以為寶釵之和而已。

寶釵看了，笑道：「你這詩也不通，不過是個實意兒。」寶玉笑道：「我的詩不通，你的詩又好了？」寶釵笑道：「我的詩雖不通，還有個題目。你的題目在那裏？」寶玉聽了，方想起來，笑道：「原來如此。」因又看了一回，笑道：「這樣說，林妹妹的詩，自然是好的了。」寶釵笑道：「我也沒說他的好歹，但只論你的詩，題目也沒有，就是通篇好，也不過是個不通的詩。」寶玉笑道：「既如此，你就作一個題目，我瞧瞧。」寶釵笑道：「我的題目，是容易作的麼？

王家的這些來了幾個人裡面甲有要緊要說來頭說中人笑着回甲丙來說一迴子晚了要走甲丙又有要珍要石的攔人要出
門者猶要留客人見此光景不好強了珍老婦實不已要說要故在暗中地方暴：倘此後又弱重要石見了尤氏事趣不免又相待大家
多人方罷了請安前好要珍回要母才回參來未陽動息坐此向看看未免要像心送再三倘依要母回家王夫人等亦再三的勸要母不得已
方回來上果然年近的人果不住風霜像感重值向使竟頭向心酸舉座方匣連忙請了醫生來膀脉下藥是个飲物亂了半個一日幸虧
飲的飲食當得經至三更天時候方才安靜身除大家方放心至次日仍服藥調理又過了數日乃要都進頓之則要母犹未大愈連回去
王氏家倩奉承祖母未曾離要說要故那天王夫人等李領家人僕婦都送至鐵檀寺至晚方回要珍尤氏並要蓉仍在寺中
寺裏人等這有日陪方枝根回話家中仍托尤老娘並二姐三姐照管說不提素日既有尤氏姐妹之名恨今機得見近回要都得天香家每日
與三姐三姐相認已熟不拘動之意晚飯後要珍要蓉等素有聚麼之稱回帝東机百般擺撥屑日乃情尤三姐却已陰陽一個稍對有
三姐却分有意但也是眼目不多先能下手要建又怕要珍吃醋不敢輕動只好大心領神會而已此時雖五已設要珍家下人女侍尤老娘等俏
三姐是九个能使的了頭五老四等不在五屋住外頭是個僻靜去處每日晚間巡更日向看門戶白日等事來進
裡面去所以要建但單在此附下手逐花相伴要珍料理家務不時往寧府中來相陪二姐一日有小廝家
裡面去所以要建但單在此附下手逐花相伴要珍料理家務不時往寧府中來相陪二姐一日有小廝家
俞祿來回要珍道前番所用綢緞等項俱已給良五百兩外仍欠銀四百兩昨日又紅三要買人俱來催討故才特來
討銀來回要珍道前番所用綢緞等項俱已給良五百兩外仍欠銀四百兩昨日又紅三要買人俱來催討故才特來
討銀來回要珍道你回庫上領銀去就是了這又何必來回我俞祿道昨日已曾回上庫上去領但只是老爺發天以後各處要
討銀來回要珍道你回庫上領銀去就是了這又何必來回我俞祿道昨日已曾回上庫上去領但只是老爺發天以後各處要
百日
積欠的這個及寺中用度此物竟不給恐所以故才今日特來回爺爺回庫裡暫且發給或者都借何項如此一般才好不致
積欠的這個及寺中用度此物竟不給恐所以故才今日特來回爺爺回庫裡暫且發給或者都借何項如此一般才好不致

你這事是先呢有良教有不快(快)淪新裡(裡)賈(假)借)給他賈俞祿回通若說二百如才(纔)還可(可)已(以)還(還)了(了)如才(纔)一(一)時(時)湊(湊)不(不)出(出)賈珍想)
回
一醒向賈蓉道你回你娘去昨日可(可)須(須)沒有江南甄家送來(來)的(的)禁(禁)良玉盲(盲)及玉器活計(計)交到(到)廣(廣)東(東)去(去)你(你)老(老)爺(爺)手(手)裡(裡)來(來)你(你)他(他)賈(賈)蓉(蓉)爹(爹)若(若)回(回)來(來)連(連)他(他)也(也)得(得)罪(罪)了(了)先(先)便(便)宜(宜)那(那)些(些)外(外)人(人)罷(罷)了(了)二(二)百(百)兩(兩)下(下)剩(剩)三(三)百(百)及(及)今(今)人(人)還(還)要(要)家(家)中(中)支(支)取(取)老(老)爺(爺)收(收)了(了)賈(賈)珍(珍)連(連)氣(氣)如(如)此(此)說(說)罷(罷)了(了)他(他)爲(爲)難(難

賈二祖果依了賈舍所不肯賈璉又不敢造次動手獃獃的見二祖手中拿了一件粧奩并衣便把紐扣打開裡裡外外一搜說裡面沒有包袱

忙奔來二姓有換衣裳我一見二祖要進裡間到有只是我的換衣從來不給人吃賈璉便喊着那

程程攙程

這果然璉在手中翻倒了未搜完剩下的攙在口裏吃了大半剛剛起來看包袱衣裳還在手裏上炕了頭回頭時仍舊

指

果然看見自己的一件小毛衣服翻了下來拉在手裏

卸

却是尤老的二姓拿着這件小毛頭自從面起來賈璉拿了二姓拿衣裳回身

不指放

果然看見二姓拿着這件小毛頭自從面起來賈璉拿了二姓拿衣裳回身

尤老的爹二姓相見面二回頭看二姓時只見二姓呆看一看手中不知那裡去了賈璉方

倘方已

實璉說道大嫂子剛才有一包東子大爺親家太太收起來了今日回家還人珍大爺

我未敢每看看家裡有事沒事尤老的恐怕二姓知道

去取東子這裡賈璉又說道我必要給親家太太看看二姓說親家太太瞧而到有只是二位姓在我們家裡多要回尤老的呢道

倘

們都是至親常用說那裡的話在家裡也是住着住裡也是住着不論二爺說我們家裡自從先夫去世家計也有實根堆了金銀這箱姑

爺即如今都爺家裡有這樣大事我們不能副他的力白看一看豈還有什麼要回的況正說着二姓已取了東子來交于尤老的

便這個賈璉一看一个小毛頭吗了一口老半子來吗叫通你把這个天給俞福吗拿過來

剛

賈蓉的舌尖說話頭更進來給把尤老的接那請了安向賈璉哭道才懶尤爺還向叔叔哭說是有什麼事情要使喚蓉要使人到

和

府裡去叫我回尤爺說叔叔這裡有事還吩咐我跟上還見叔叔吗賈璉聽了點一點頭賈蓉

和

會意出來不一時說的換了衣裳又進來面貌身量看不多兒尤老不說都不認得又悄悄的給賈

第六十五回

賈之奇偷娶尤二姐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話說賈璉賈珍賈蓉三人商議事，妥貼至和三件送入新房尤者一看罪名如賈蓉所言到也十分齊備母女二人也已都稱了心鮑二夫婦見了如一盆火起着尤老一口聲喚老娘又哭是老了，趕着三姐兒三姐兒次日又更天一乘素轎將二姐抬來各色燭依舊並鋪蓋以及昨夜早已備的十分妥當一時賈璉素服坐了小轎來打過天地拜了依舊那老尤見了二姐身上頭換了一新不似在家模樣十分得意接入洞房是夜賈璉同他顛鸞倒鳳百般恩愛那賈璉越看越愛越瞧越喜不知要怎生奉承這二姐乃命鮑二等人不許提三說二的直以奶奶稱之自己也稱奴才竟將風姐一筆勾倒有時回家只說在東府有事羈住風姐自知他和賈珍相好常命平兒等事尚且不起心家下人雖多都知管這些事的有那喜手好閑多打听小事的人也都去奉承賈璉乘機討些便宜誰肯去露風於是賈璉賈珍盡要璉一月出五兩只予做天天的供給若不來時他母女三人一齊吃餓若要璉來了他夫妻二人一齊吃他母女便回房自吃賈璉又將自己積年所有梯己一併搬來三姐收着又將風姐素日為人行事枕邊衾裡無情告訴了他只等一死便接他進去二姐聽了自是愈發愈發的愛慕下十來個人到也過起日子來十分豐足展眼已是兩月幽光景這日賈珍在鐵檻寺作完佛事晚間回家時見他伸伸欠欠別竟要去探望先命小廝去打听賈璉在

与不在小厮回来说不在宝珍次查特来人进一梁先遣回去只消回了心腹小童带马回到了新房已是掌灯时分悄悄进
士兩个小厮将马拴在圈内自往下房去睡候要珍进来屋内掌起灯来看过尤氏母女丝线二姐出来相见贾
珍见了二姐满脸的笑容一面
珍的喝二姐不要吃茶说话一面闻话贾珍即命先洗我做的这保山的何妨要紧错过了打着灯笼还没要紧迟些你姐
迟些礼未虽你们呢说话之间兄二姐已命人预备下洁馔阅起门来都是广东人原来
珍便说你还是个有良心的贾珍听了这话笑你未伏侍日说自有主同你之要不在外头吃饭生事我自然实你倘
或这里短了什麽你趁二爷事多那裡人难你只管吩咐我们弟兄不比别人鲍二答应道是小的知道若小的
不尽心除非不要这脑袋了贾珍点头说要你知道当下四人一桌吃酒尤二姐闻听此时坐在一旁未敢不避了两种活泼的
便推故往
贾珍此时也已吃的有几分醉意见二姐出去便命鲍二来说你和三姐儿到那边去了来老爷这裡有我呢你不必过
那边去了来老爷这裡有我呢你不必过那边去了来老爷这裡有我呢你不必过那边去了来老爷这裡有我呢你不必过

事無事就二女人便悄、告訴他說大爺在這裡西院裡呢賈璉聽了便回至臥房內見尤二姐和他母親都在房中見他來了大家上便有些迎、的賈璉反推不知只命快掌燈來僧們吃兩杯好睡竟我今日乏了尤二姐忙上來陪笑接衣捧茶閒去閒來賈璉喜的心癢難受一時就二家的端回上來二人對飲他每每未吃自己倒先吃了兩鍾下去過來伏侍賈璉的心腹小童拴馬見已有了三四分酒細瞧一眼不是賈珍的心下倒喜也未敢下手只見喜兒妻兒雪正在那裡看吃忽見他來了說道你這個沒良心的下流東西你還來做什麼我們這裡不比別處你到那裡去罷這裡的爺們不是你配的你還不快走等我打你出去呢拴馬聽了這話不覺的紅了臉說道我的姐姐你原來在這裡我尋的你苦你還這樣說我可不依了喜兒說道你不依你又怎麼樣拴馬說道我不怎麼樣我就在這裡躺著喜兒說道你躺著不管叫主人知道了三等棍著不管叫主人知道了三等棍著不管叫主人知道了三等棍

指什麼？我不如（道）我也合和你作了兩个月夫妻日子雖淺我也（拟）你不是（棚哩）人我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如今阮做了夫妻我独身竟（你）當敢瞞藏一字我笑是有（偷）嘴（的）將来我將子兼（怎麼是）个（的）給果（也不是）我看来（起）（的）（注見後）（的）去父子計（常）（策）要（不）（的）（人）（的）（的）（也）（道）（你）（用）（舍）（棚）（着）（吃）（你）（的）（了）（我）（来）（大）（多）（的）（的）（的

三姐這等無眼色的東西 拉下臉來 弟兄兩个本是風月場中要慣的不拉今日又被這个蠢女子話說使九三姐下臺又叫將神 沒來 才要樂階介四个一齊同聲做語說使宜不過当家 們是弟兄階们是姊妹又不是外人只管上去 老張 不妨意思起來賈珍得便就要一滿尤三姐那里肯放賈珍此時才後悔不該叫他是這種 人与賈璉反不妨碍 蕩了 起這 這尤 榮性 卿了 輕佻 脫了 去 自上 的 三姐 鞋 脫著頭髮 半掩半 著慈綠抹胸 露著 雪脯底下 綠褲 紅鞋 對 賈璉 成敗或益沒半刻斯文 隆 却 打 靴 一般 灯光下越显得 珍 翠雲 松口 含 一 本是一 雙 秋水眼 再吃了 酒 本 節 潤 流光 貪花 卿 璉之人 要 得 四不 敢 移 這 不指 這 離 他 這 開 一 席 話 本 他 十 姐 摩 倒 撩 珍 璉 評 去 哥 見 這 上 書 賊 妻 子 皆 才 有 本 領 的 亂 流 者 之 人 見 到 他 卻 撩 撥

你說是誰，就是誰，在孫礼都有我們置办母親也不用操心九三姐道：「我知道不用我說，賈璉笑向二姐是誰二姐一時也想不起來，賈璉便料定是史人無移了相手笑道：「我知道。」這人素來甚果然好部九二姐笑向是誰賈璉笑道：「別人他的倒還罢了，定是寶玉二姐与尤老听了，以為甚九三姐便啐了一口道：「我們有那样十分也將你弟兄十分不成班道除了你家大不就沒了好男子了不成？眾人听了都哈意除了他還有那一个九三姐笑道：「別忙，在那前起祖，只在五年前起就是了。」正說着，忽見賈璉的心腹小廝興兒走来，請賈璉說：「老爺那边請爷，有話吩咐。」賈璉忙起身往旧老爺那边去了。小的這裏未請賈璉又忙問：「那里去？」興兒道：「小的回奶，說爺在家閑理珍大爺前议作百日的事，恐爺未曾，請賈璉吩咐命往馬隊兒部隨去了。」面下興兒答应人事務祖掌了兩班第命掌大班科子，恐就命興兒在机沿下蹲着，喝一七一這兩他說話兒，問他家裡奶，多大年紀？排行？多大年紀？姊妹几个？妹家常的話，興兒笑嘻，的在炕沿下一頭喝一頭將榮府之事備細告訴他母女又說我是二門上該班的人，我們共是兩班，一班四个，共是八个，連本主人有几个是奶，心腹有几个是爺的心腹奶，的心腹我們不敢惹爺的心腹奶，的就敢惹提起我們奶，興兒告訴不的奶，心裡多喜程兴快我們二爺也罢了，极的那裡見得他到是部前敢爭怕爭為人很怕婆婆和奶，一氣他到背着奶，常作些，好事小的們見有了不是奶，是家不過的，求，他去就完了，如今合家不論上下，老，太，太，兩个人沒有不恨他的，不過面子情兒怕他，皆因他一时看的人都不及他，一味哄着老太，太，兩个人喜欢他，說一是一，說二是二，沒人敢搁他，又恨不得把銀子省下来，推我山才好，叫老太，太，說他念過日

子除不記着了下人他討好兒做着有招子他就不管別人主說他先孤失兒越有日天收拾越他日已錯了他就一箱頭推到別人身上
來他還在傍邊那上敲幫兒吹冬連他止緊攛主不管都德日他說他爭着兒練着旺委屈里母鵝一窩兒的事不管到
替人家主張維要不是老主在頭里早叫過他主了九二姐兒道你背着他這等說他恃未像兒有大怎麼說我
呢我主他一層兒越發有的說了兒兒他魂下沈道奶要這樣說小的不相當兒但凡小的們有造化起先娶奶、時候
得了奶這樣的人小的們也少挨多少打罵也多提心吊胆的今跟爺的幾个人誰不背前背後稱揚奶、的主德我
們商量着叫二爺要出來恃憑不管爺奶、呢二姐兒道猴兒的還不起來呢說的這話說叫你們
做什麼剌我還要我主你奶、主呢兒兒連他搖手說奶、千萬別要主我告訴奶、一聲兒剌見像他好嘴甜心苦面三刀一
頭磕兒脚下使神主明是一盆火暗見一把刀都旨會了只怕三猴的這張嘴還說他不過奶、這樣斯文良善人那裡是他的
手裡二姐兒笑道我只以孔待他、敢怎樣兒兒究道不是小的吃了他救鮮胡說奶、做大礼讓他、看見奶、比他標致又比他
待人心地爺主主了事兒人家是閣雅人他是醋缸醋甕凡了頭们多看一眼他有幸多當着爺打个嘴子頭罪
甚平怕孫在屋裡大的一年二年子閒兩了有一次到一爺他不曉得指主了過兒兒氣的平怕孫性主發了哭鬧一場說又不是我自
己尋來的你平主着功我、象不像你爺說我反了這会子又這樣他一般也罵了到夫喜平怕孫兒二姐兒笑道可是說說
這樣一个夜又怎麼又怕屋裡人呢兒兒究道這就是俗語說的三人拾不起一个跳不過欄礼容主了這平怕孫是他自幼的了頭陪的過来兒
四的你是的你又死的死日只剩下這个心腹兒的他爺爺為收着屋裡一則是他的賢良名兒二則又捨着的心那主外頭主哪

路來還有一股南來北往的客商的規矩凡事門口要親戚先到先敬兩壺酒兩個碗兩雙筷子那人明白就說自己騎上過不去所以過過著五姑娘你下馬中吃那平姑娘又是個極會調三窩四的人這不把這事放在心上無奈當不的到一味忠心赤膽伏侍他所以他說完了這二姐笑道原來如此但我所見你們家還有一種寡婦奶孩子利害這些人每每依賴興兒相手笑道原來奶孩不知道我們家這種寡婦奶他的渾名叫做大菩薩第一乃善法人我們家的規矩大凡寡婦鄰舍不愛多來走動都說帶累孩子們手癢他看書寫字與針線要道理這是他的事情之前見回之例、我們家一概不許寡婦奶孩子們出門第二要緊的是不許他病了事多這大奶奶體貼骨肉不要說不許出門就是要緊的事也要回過了我們大姑娘不肯說不許也沒這股大福分二姑娘的混名是二木頭臟十針半不暖的第三姑娘的混名是改嫁老婆水鴨嘴兒的遠近來過我現在又紅又亂與人不愛的只是有剩飯與叫花子要十個神仙可惜不是太上老的老鵝窩裡出風凰四姑娘不過是珍大爺的親侄子國孝家學裡的姑娘不美外有兩個姑娘真是自幼無母老太爺太、把過來養活原大也是一位不管事的奶奶不知道我們家裡的姑娘真是天上少有地下無雙一位是我們姑太、的女兒姓秦可卿小名兒叫做兼美又一位是寶玉的嫡親姐姐名喚可卿小名兒叫做喜兒

是の時に使未だ帰朝せざる間に、藏衛の地に入りて、其の生物を追ひ求めて、次第に奥地に進み、了解せんと欲する満足程度に到達するまで、

第六十六回

情小妹恥情歸地府　冷二郎一冷入空門

聽了後相叹倒了林姑娘哭了那一場活說鮑二家的走来打了岔兒一下子笑道原有些真到了佛前理不得許多連忙洗臉越發沒了拘束兒笑道猴兒別向他說起来候嫂也未必信他長了這麼大獨他沒有上過正經書堂我們家定祖宗直到二爺誰不是寒窗十載偏他不喜歡書老太太的寶貝老爺先是管他今也不敢管了成天瘋瘋顛顛的說幽話人也不懂幹的事人也不知頭尾人看着妝活後模樣兒裡頭是聰明的誰試探他他就裝糊塗見了人自話也沒有所有的好東雖沒多上書到姐姐他認得几个字每日裏不習文又不學武又怕見人整了頭臉裡鬧再者也沒個喜時喜歡見了我們叫沒上沒下的大家亂頑一陣不喜歡為自走了他也不理我們叫着耶着見了他不理他也不責備因此沒人怕他只管隨便都過的去尤三姐笑道老寬了你們又這樣嚴了又抱怨可知你的規禮尤二姐我們看他到也未必這樣可惜了一个好胎子尤三姐道罷罷信他們胡說階們也不是見過一面兩面的行事言談吃喝原有些女兒的自然是大家在裡頭慣了的善說糊塗那些規矩禮數階們同在一處那日正是和尚的進未遂指僧們都在那裡非着他說話頭裡機靈人說他不知禮又沒那邪的告訴僧們說姐姐知道我們不是沒那邪的

竟把你許了他豈不好三姐見有哭咒之便說活只低了頭嗑瓜子兒笑道若論模樣兒行事兒到是一對兒的只是他已有了人家路形將來准是來招你定了的回北指掠多商二爺都迷小說書來也再過三五年老太太使一個言那是再無名准的了大家正說話只見潘兒來了說老爺有了是件機密事要遣二爺往平安州去不過三晉就起身來回姨太太今兒不往來了請者奶早和二娘寧那裏的日爺未好作定奪說畢帶了歌兒也回寧這裡尤氏二姐命掩了門早睡盤洞他姊妹二夜無話

日午後賈璉方來了尤二姐回功他說既有回事你兒他一素不千萬別為我操心事要進退也是什麼書只是煽一的又來了伴遠著出了月就起身的半月二天統來尤二姐道說的也像只管放心前去這裡一百不用你記掛著他已經了他沒不會的更善改的他已經了善更改悔的他已撇寧了人你只要依他就是了要趕他向是進尤二姐笑道這人七利不在這裡不六多兒總來也難為他那力他自己說了定人一年不來他等了半年不來他等十年若這人死了他情愿剃了頭當姑子吃長齋念佛以了今生要進向到底是誰這樣動他的心二姐笑道說來話兒長五年前我們老爺來程做生日偶和我們到那裡面者你好事他家請了一起串戲的人他那是招人家的時候兒他果然那力不錯你不知道這柳二郎那樣一個標致人最是冷面冷心的甚不多沒人他都無聽見怪道呢我說是什麼樣人原來是他裡頭有了糟兒的叫做柳湘蓮他有事於今要是他使掠回來的問寧那這人惹了不禍逃走了不知更來了不管要進裡頭有了糟兒的叫做柳湘蓮他有事於今要是他使掠回來的問寧那這人惹了不禍逃走了不知更來了不管要進

情無義他最會玉令的來十年回打了雖獸子他不拉意見我們的不六那裡去了向他來聽見有人說來了不知是真是假

一問實五的小的就知道了伤或不來時他譯踪滅跡一道兒年後來當不回駝很了個頭道我們這三了頭說的去來幹的你也不一道我們是什麼人合和你說話

出來他怎麼說只你他連了三人正說之間只見尤三姐走來說道姐夫你只放心我們不是那心回西樣人說什麼是什麼著

有了性柳的來我便將他逐今日起我已斋念佛無伏侍母親等四來了將了他去若一年不來我自已修去了流蕃將一根五根下來臨替你們兩段洗了可不真就合這替子洗着回房去了真个竟非孔不動舡孔不言起來要逐無了情只管和二姐商議了回家陽漢回家和舅母商议起身之事一面着人问着姆、说竟不知道去的後来若来了也是我去道的一面又向他的街坊也说来後来實延只管回漢了二姐出起身之日已過前兩天使说起身却先往二姐這边来住兩夜住這裡再悄的去行果見三姐竟換了一个人見二姐将家勤慎自是不消記掛自是一早出城竟奔平湖而去道理說行飛馳渴饮才走了三日那日正走之间頂来了一羣賊内中一夥有騎十来騎馬走的迎面一看不是别人竟是薛蟠和柳湘蓮来了深为奇怪忙伸馬迎上来大家一齐相見说些别的话不盡便入一店歇下共叙谈心實延因笑道闹過之後我们忙着洗你們和解誰知柳二弟除路全不怎麼解所以我结拜了生死弟兄昨冬一路進京送我们是我弟親兄一般到前面余下路他我分路往南二百里有他一个姑舅家他去

色的女主人今既是貴昆仲高誼弗忘了任憑劉奪我無不從命賈廷笑道如今說至愚拙的品
貌是古今有一無二的了相連吵了大半說既如此說等弟探過伯母不過月即就道系的那時再定如何賈廷笑道你我一言為
定這個不過那兒的事二弟薛蟠道大丈夫豈有失信之禮小弟素係守貨況且家中現有定礼薛蟠道我這裡現成就備下二哥若廷笑道也不向舍事上說原是拙見我身自有的東西不論
貴賤不過做帶土取信耳湘蓮道九如此說弟真別物此刻倒是蒙中還有一把紀夫劍乃是傳代之寶弟也不敢拈用只好
割愛權當送禮罷了說畢大家又飲了幾杯方各自上馬作別起程正是將軍未下馬先自奪前程且說賈廷一日到了平安的界度完了不事回又喚他十月回前路要近未一次賈廷領命沿途把路回家先
到九二祖廟探望雅太是賈廷本門三祖探望家務十多住兩日閑門閉戶一旦外事不問他小妹果是个斯文人每日
陪母二妹只事女紅閒了拿書來看和祖了一本做些活計賈廷不在家也未覺混了兩次三祖見不說攜帶紀夫劍的事賈廷
恐母二妹知道驚慌特意瞞過不題賈廷回家先拜了母親又拜了祖母又與二妹三妹相見過了大家歡喜不盡賈廷
表過的那裡話說他回來了這般光景喜不自勝大家歡歡喜喜過了一夜賈廷便將路上遇見相連一事說了一遍又將紀夫劍取出遞與三妹
看時上面說春愛護珠寶兩樣字樣裡面却是兩把合体的一把上面鑿紀二一把上面鑿夫字合起來一口亮如兩痕秋水一般三祖母與
母外甥舅舅拆看已畢房內上每日津着劍口愛惜有兼賈廷住了兩天回去過了父命回家合宅相見那時風祖已大愈且出
來理事行走了喫過又將七中告訴了賈珍、賈昌又相見了彩雲這事在心上住喫賈廷載奪只相愛廷他力不加少不得又依了
他舅舅高郎之愛廷等不及面預備粧奩雅太八月內相送方進了京來那兒薛蟠又遇見了薛蟠不慣風霜不服水土一進京

时便病倒在家请医调治听见湘莲来了请入贾宝玉相见薛姨妈也不会旧事只感我恩母子们十分称谢又说起我一节儿二名来西厢当
只等择日娶过门来见宝玉二人相会如鱼得水湘莲因问贾琏要二房之事宝玉笑道我听见茗烟学说我却不见我也
不敢多管我又听见茗烟说琏二哥着实问你不知有何话说湘莲将跌上所有之事一概告诉宝玉、笑道大吉、难为这丫头做人果然
是个言令色地配你为人湘莲道就是这样他那里少了人物如何只到我们来且我又素日不甚和他相厚也断不至于跌上他的就
是了宝玉道那样再三要定着男家不成我自己越发起来试探不说出下边到底什么缘故来且问个底里像如宝玉道你承
是个精细人如何这样说只要了绝色的如今既得了绝色便罢了何必再娶湘莲道你说不知他要的何又知是绝色
宝玉道他是个大家的闺秀父亲的两任总督我在那里和他们混了两个月怎么不知真个对尤物他之情尤湘莲听了跌足道这事不好断乎
做不得你们来往里除了那两个名师之外净是些纨绔子弟偏偏来的都不干净我本做这副牌人宝玉听说扫了脸湘莲自悔失言连忙作揖
说我该死胡说你好多告诉我他品行如何宝玉笑道你既深知又来问我做什么湘莲笑道原是我一时糊涂如今悔的了不得多心
宝玉笑道你也再想这到也有心了湘莲作揖告辞出来到我薛姨妈前他现卧病在床则他之后踪不必去索问宝钗主意但拿不稳要琏二
在房中闷的湘莲来了喜之不尽他也未让到内室与尤老相见湘莲只作揖称老相母自称晚生请琏二吃茶二人闲谈了一会见贾琏二
说客中偶然他们家物母于四月间过了弟归使弟至那可回难道丢了这点东西不成贾琏二听了怕母如此不合礼若你拿主意弟不敢索取但卡剑你祖父
所遗诗册回去等候琏二听了便不自在半晌定者定也罢了湘莲悔所以说定岂有悔婚之事出入随意的理奉劝的湘莲笑道题外话说停
[illegible]

去和賈廷說道現[illegible]
[illegible]賈廷要[illegible]
[illegible]賈廷要自己出主連忙摘下劍來將一股雌鋒隔在肘膊出來便說你[illegible]
你的寶劍一面淚如雨下左手將劍并鞘遞與湘蓮右手画肘出中項上一棱可憐誅碎桃花紅滿地玉山傾倒再難扶[illegible]
[illegible]當下嚇的衆人急救不及尤老一面那哭一面又罵湘蓮賈廷忙撇住湘蓮命人捆了送官[illegible]二祖忙止淚及和賈廷過[illegible]
家豈沒威逼他[illegible]
[illegible]命湘蓮快去湘蓮反不動身[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話說尤三姐自尽之後尤老娘和二姐賈璉等俱不勝悲痛自不必說忙命人盛殮送往城外埋葬柳湘蓮見三姐身亡痴情暮想却被通人數句冷言打破遠闔竟自截髮出家跟隨這疯道人飄然而去不知何往暫且不表且說薛姨媽聞知湘蓮已說定了尤三姐為妻心中甚喜正是高興要打等替他買房子治傢伙擇吉迎娶以報他救命之恩忽有家中小廝吵嚷三姐兒自尽了被小丫頭們听見告知薛姨媽他不知為何心甚嘆息正在猜疑宝釵從園裡過來薛姨媽便對宝釵說道我的兒你听見了沒有你珍大嫂子的妹三姑娘他不是已經許定給你哥哥的義弟柳湘蓮了麼不知為什麼自刎了那湘蓮也不知往那裡去了真正奇怪的事叫人意想不到的宝釵听了並不在意便說道俗語說的好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這也是他們前生命定前兒媽媽為他救了哥哥商量着替他料理如今已經死的死了走的走了依我說也只好由他罢了媽媽也不必為他們傷感了倒是自從哥哥打江南回來了一二十日數了來的貨物想來也該發完了那同伴去的夥計們辛苦的回來幾了月了媽媽和哥哥商量着也該請一請酬謝酬謝纔是別叫人家看着無理似的薛姨媽自外而入眼中尚有淚痕一進門來便向他母親招手說道媽媽可知道舅舅二哥尤三姐的事左薛姨媽說我才听見說正在

這里和你妹說這件公案呢薛蟠道媽可听見說湘蓮跟着一个道士出了家了薛姨媽道這越發奇了怎麼柳相公那樣一个年輕的聰明人一時糊塗了就跟着道士去了呢我想你們好了一場他又無父母兄弟單身一人在此你該各處找找他纔是靠那道士能往那裡遠去左不過是在這方近左右的廟里寺里罢了薛蟠說何常不是呢我一听見這个信兒就連忙帶了小廝們在各處尋找連个影兒也沒有又去问人多說沒看見薛姨媽說你既找尋過沒有也罢了把你做朋友的心尽了馬知他這一出家不是得了好處去呢只是你的今也該張羅張羅買賣二則把你自己要媳婦兒的事情倒早些料理一階們家沒人俗語說的好雀兒先飛省得臨時丟三落四的不齐全令人笑话再者你妹妹才說你也回家半个多月了想貨物也該發完了同你去的夥計們也該揀点酒給他們道乏才是人家陪着你走了二三千里的路程受了四五个月的辛苦而且在路上替你躭了多少的驚怕況重薛蟠听說便道媽說的很是倒是妹妹想的週到我也這樣想着只因這些日子為着發貨倒的腦袋都大了又為柳二哥的事忙了這几日及倒落了一个空白張羅了一会子倒把正经事都撇了要不是定了明兒後兒下帖兒請罢薛姨媽道由你办去罢话就來了外面小廝進來回說管總的張大爺差人送了两箱子東西來說這是爺在自買的不在貨賬裡面本要早送來因貨物箱子壓着沒得拿昨兒貨物發完

了所以今日才送来一面说着又見兩个小廝搬進来兩个夾板夹的大棕箱薛蟠一見说阿吗可是我怎麼就糊塗到這步田地了特、的給媽和妹、帶来的東西都忘了沒拿了家裡来还是寫计们送了来了宝釵说罢你说还是特、的帶来的纔放了一二十天要不是特、的帶来大約要放到年底下纔送来呢我看你诸事粗太不留心了薛蟠咲道想是在路上時人把观打掉了还沒歸竟呢说着大家咲了一回便向小丫頭说出去告诉小廝們東西收下叫把们回去罢薛姨媽和宝釵因问倒底是什麼東西這樣細着綁着的薛蟠便叫兩个小廝進来解了繩子去了夹板開了鎖看時這一箱多是細緞洋錦洋貨等家常應用之物薛蟠咲着道那一箱是給妹、帶的親自来開母女二人看時却是些筆墨紙硯各色笺紙香袋香珠扇子扇墜花粉胭脂等物外有虎卯帶来的自行人酒令兒水銀灌的打觔斗小获子沙子灯一鹘、的泥人兒戲用音紗罩的匣子裝着又有在虎卯山上泥捏的薛蟠的小像與薛蟠毫無相差宝釵見了别的多不理論倒是薛蟠的小像拿着细、看了一看又看、把哥、不禁咲起来了因叫鶯兒帖着几个老婆子將這些東西連箱子送到園子裡去又和母親哥、说了一回閑话才回園子裡来這程薛姨媽將箱子裡的東西取出一分、的打点清楚叫画喜送給賈母並王夫人等處不提且說宝釵到了自己房中將那些頑意兒一件、的過了目除了自己

留用之外一分，配合妥當也有送筆墨紙硯的也有送香袋扇子香墜的也有送脂粉頭油的有單送頑意兒的只有代玉的比別人不同且又加厚一倍一打点完畢使鴛兒回着一个老婆子跟着送往各處這邊姐妹清人多收了東西賞賜来使說見面再謝惟有釵玉看見代家鄉之物及自觸物傷情想起父母双亡又無兄弟每逢親戚家中那裡有人也給我帶些土物来想到這裡不覺的又傷起心来了紫鵑深知代玉心腸但心不敢說破只在一旁功過姑娘的身子多病早晚服藥這兩日看着比那些日子暑好些雖說精神長了一点兒還等不得十分大好今兒宝姑娘送来的這些東西可見宝姑娘素日看着姑娘很重姑娘看着欢喜欢才是為什麼又倒傷起心来這不是宝姑娘送東西来倒叫姑娘煩惱了不成就是宝姑娘听見及覚臉上不好看再者這裡老太太們為姑娘的病千方百計請好大夫配藥膠治也為是姑娘的病這个才好些又這樣哭啼豈不是自己遭塌了自己身子叫老太太看着添了愁煩了麼況且姑娘這病原是素日憂慮過度傷了血氣姑娘的千金貴體也別自己看輕了紫鵑正在這裡功解只听見小丫頭子在院內說宝二爺来了紫鵑忙說請二爺進来罢只見宝玉進房来代玉讓坐畢宝玉見代玉淚痕滿面便问妹妹又是誰氣着你了代玉勉強咲道誰生什麼氣呀只是這紫鵑嘴嘴嘴向床後桌上一努宝玉会意往那裡一瞧見堆着許多東西就知道是宝叔送来的便取咲道

那裡這些東西不是妹妹要鬧雜貨鋪啊代玉也不答言紫鵑咲着道二爺還提東西呢因宝姑娘送了些東西来姑娘一看就傷起心来了我正在這裡勸解恰好二爺来的很巧替我們勸宝玉明知代玉是這个緣故却也不敢提頭兒只得咲說道你們姑娘的緣故想来不為別的必是宝姑娘送来的東西少所以生氣傷心妹妹你放心等我明年叫人往江南去給你多帶兩船来省得你滿眼抹淚的代玉听了這些話也知宝玉是為自己開心也不好推也不好任因說道我實在不覺怎麼沒見過世面之到不了這步田地因送的東西少就生氣傷心我又不是兩三歲的孩子你也忒把人看得小氣了我有我的緣故你那裡知道說着眼淚又流下来了宝玉忙走到床前接着代玉坐下將那些東西一件一件拿起来擺弄着細瞧故意問這是什麼叫什麼名字那是什麼做的這樣看整這是什麼要他做什麼使用又說這一件可以擺在面前又說那一件可以放在案桌上當古董兒倒好呢一味的將此沒要緊的話来厮混代玉見宝玉如此自己心裡倒過不去便說你不用在這裡混纏了偺們到宝姐姐那邊去罢宝玉已不的代玉出去散悶解了悲痛便過宝姐姐這偺們東西偺們原該謝去代玉道自家姐妹這個不必只是到他那邊薛大哥回来了必然告訴他咱們南邊古蹟我去听只當回了家鄉一般說着眼圈兒又紅了宝玉便站着等他代玉只得和他出来往宝釵那里去了且說薛蟠听了母親之言急不了請帖

办了酒席次日請了四位艷計俱已到齊不免說些賣賬回發貨之事不一時上席讓坐薛蟠挨次斟了酒薛姨媽又使人出來致意大家喝着酒說閑話現內中一个道今日這席上短兩个好朋友衆人齊問是誰那人道還有誰就是賈府上的璉二爺和大爺的盟弟柳二爺大家果然都想起來問着薛蟠道怎麼不請璉二爺合柳二爺來薛蟠聞言把眉一皺嘆口氣道璉二爺又往平安州去了頭兩天就起了身了那柳二爺竟別提起真是天下頭一件奇事什麼是柳二爺如今不知那裡做柳通爺去了衆人多吃異道這是怎麼說薛蟠便把湘蓮前後事體說了一遍衆人听了越發駭異因道怪不的前兒我們在店里悅懇也听見吵嚷說有一个道士三言兩語把一个人度了去了又說一陣風刮了去了只不知是誰我們正要質那裡有閑工夫打听這个事去到如今還是似信不信的誰知就是柳二爺呢早知是他我們大家也該幫他才是任他怎麼着也不叫他去內中一个道別是這麼着罢衆人問怎麼樣那人道柳二爺那樣个伶俐人未必是真跟了道士去罢他原会些武藝又有力量或者破那道士的妖術那法特意跟他去在背地裡佈他也未可知薛蟠道果然如此倒也罢了世上這些妖言惑衆的人怎麼沒人治他一下子衆人道那時你知道了難道也沒我們尋他去薛蟠說城裡城外那裡沒有找到不怕你們咲話我找不着他還哭了一場呢言畢只是長吁短嘆無精打彩的不像往

日商與衆鬆計見他這樣光景自然不便久坐不過隨便喝了几盃酒吃了飯大家散了且說宝玉和着代玉到宝釵處来宝玉見了宝釵便說道大哥、幸、吾、的帶了東西来姐、面着使罢又送我們宝釵唉道不是什麽好東西不過是遠路帶来的土物兒大家看看新鮮吃就是了代玉道這些東西我們小時候倒不理会如今看見真是新鮮物兒了宝玉（釵）因唉道妹、知道這就是俗語說的物离鄉貴其實可算什麽呢宝玉听了這話正對了代玉才才的心事連忙拿話岔道明年大哥、再去時好多替我們多帶些来代玉聽了他一眼便道你要你只管說不必拉扯上人姐、你瞧宝哥、不是給姐、来道謝竟又要定下明年的東西来了說的宝釵宝玉多咲了三丫人又閑話了一回因提起代玉的病来宝釵劝道妹、若覺着身上不爽快倒要自己（釵）撐着出来走（逛）走、心比在屋裡悶坐着到底好些我那兩日不是覺着發懶渾身參熱只是要歪着也因為時氣不好怕病因此纔咳事情自己混着這兩日才覺好些了代玉道姐、說的何嘗不是我也是這麽想着（呢）大家又坐了一會方散宝玉仍把代玉送至瀟湘館門首纔各自回去了且說趙姨娘因見宝釵送了宝玉東西心中甚是喜歡想道怨不得別人多說那宝丫頭好今做人很大方的今看起来果然不錯他哥、雖帶了些東西来他程門見送到並不過漏一露也不露出世事情薄連我們這樣沒時運的他竟想到了要

是那林丫頭把我們娘兒們正眼也不瞧那裡還肯送我們東西一面想一面把那些東西翻來覆去的揀再瞧了一回忽然想到寶釵和王夫人是親戚為何不到王夫人跟前責了好兒呢自己便蹓躂的拿着東西走至王夫人房中站在旁邊陪笑說道這是寶姑娘纔剛給環哥兒的惟為寶姑娘這麼年輕的人想的這麼遠到真是大戶人家的姑娘怪不得老太太成日家多疼他疼他我也不敢自專就收起來特拿來給太太瞧太太喜歡王夫人听了早知來意又見他說的不倫不類也不便不理他說道你只管收了去給環兒頑罢趙姨娘素時見頭一個知趣二個自己沒趣的出來了到了自己房中將東西丟在一邊嘴裡咕噥自言自語道這丫頭又尋了什麼兒呢一面坐着生了一回悶氣却說鶯兒帶着老婆子們送東西回來回覆了寶釵將衆人道謝的話並賈赦的銀錢都回完了那老婆子便出去了鶯兒走近前來接着寶釵悄說道剛才我到建二奶奶那邊看見二奶奶一臉的怒氣我送下東西出來悄悄問小紅說剛才二奶奶從老太太屋裡回來不似往日欢天喜地的叫了平兒去卽咕的不知說了些什麼看那丫頭光景倒像有什麼大事的是的姑娘沒听見那邊老太太有什麼事寶釵听了也自己納悶想不出風聲是為什麼有氣便通各人家有各人的事偺們那裡管得你去倒茶去於是鶯兒出來自己倒茶不題且說寶玉送了代玉回來想着

代玉的孤苦不免也替他傷感起來因要將這話告訴襲人進來時却只有麝月秋紋在屋裡因問你襲人姐姐那裡去了麝月道在這几个院裡那裡就丟了他一時不見就這樣找寶玉咲道不是怕丟了我方才到林姑娘那邊見林姑娘正在傷心問起來却是為宝姐送了他来西他見是他家鄉的土物不免对景傷情我要告訴你襲人姐叫他過去坳正說着晴雯進来（回向宝玉）便道你回来了又要坳誰宝玉將才的話說了一遍晴雯道襲人姐才出去听見他說要到建二奶那邊去保不住还到林姑娘那裡去呢宝玉听了便不言語秋紋倒了茶来宝玉漱了一口連給小了頭心中着实不自在就隨便歪在床上却說襲人因宝玉出门自己做了回活计忽想起凤姐身上不好這几天也沒有過去看况聞賈建出门正好大家說話兒便告訴晴雯好生在屋裡别動出去了（時）二爺回来抓不着人晴雯道咲的這屋裡单你一个人惦記着他我们都是白閒着混飲吃的襲人咲着也不答言就走了刚来到沁芳桥畔那時正是夏末秋初池中蓮藕新殘相間紅綠倚披襲人走着沿堤看玩猛抬頭看見那边菊栅底下有人拿着棹子在那裡掉什麼呢走到跟前却是老祝媽那老婆子見了襲人便咲嘻嘻的迎上来說過姑娘怎麼今兒得工夫出来逛逛襲人道可不是嗎（嗎）我要到建二奶那裡瞧瞧去你這裡做什麼呢那婆子道我在這裡趕蜜蜂兒今年三伏裡雨水少這菓子樹上多有虫子把菓子吃的疙瘩流星的掉了好

咬了姑娘还不知道呢这马蜂最可恶的一嘟噜上只咬破两三个现那被的水滴到好的上头连这一嘟噜都是要烂的姑娘你听偕们说话的空儿没赶就着上许多了袭人道你就是不住手的赶也赶不了多少你倒是告诉贾母叫他多做些小冷荷包袋儿一嘟噜叁上一个又透风又不遭蝇婆子通倒是姑娘说得是我今年才营上那里知道巧法儿又道今年菓子雖遭蝇了味味儿倒好不信摘一个姑娘嚐袭人正色道这那里使得不但没熟吃不得就是熟了上头还没有供鲜偕们倒先吃了你是府里使老了的难道连这个规矩都不懂了老祝忙笑道姑娘说的是我见姑娘很喜欢新鲜故这么说可就把规矩错了我可是老糊塗了袭人道这也没有什么只是你们有年纪的老奶奶们别先顾着头现这么着就好了说着逶一逶出了园门来到凤姐这边一到院里只听凤姐说道天理良心我在这屋里熬的趣我成了贼了袭人听见这话知道有缘故了又不好回来又不好进去遂把脚步放重些隔着窗子问道平姐姐在家裡么平儿忙答应着迎出来袭人便问二奶奶也在家裡呢身上可大安了说着已走进来凤姐袭着在床上歪着见袭人进来也哎着站起来说好些了哼你说着怎么这几日不过我们这边坐坐袭人道奶奶身上不爽快倒要静静的歇歇我们来了倒吵的奶奶烦凤姐笑道没的话倒是宝兄弟屋裡无人多之就靠着你一个照看他之实在的离不开

我常听見平兒告訴我說你背地裡還惦着我常、問我這就是你尽心了一面說着叫平兒拗了張机子放在床边讓人坐下豐兒端進茶来襲人又身邊妹、坐着罢一面說閒話兒只見一个小了頭子在外間屋裡悄、的和平兒說旺兒来了在二门上伺候着呢平兒之悄、的通知通了叫他先去回来再来别在门口兒站着襲人知他们有事又說了兩句話便起身要走凤姐道閒来坐、說、話兒我倒閒心因命平兒送、你妹、平兒答应着送出来只見兩三个小了頭子(旁邊站着那裡)息氣着、的伺候着襲人不知何事便自去了却說平兒送出襲人進来回道旺兒媳来了因襲人在這裡我叫他先到外頭等、兒這会子还是立刻叫他呢还是等有请奶、的示下凤姐道叫他来平兒忙叫小了頭去傳旺兒進来這里凤姐又问平兒你到底是怎麼听見说的平兒道就是頭裡那小了頭子的話他说他在二门裡頭听見外頭兩个小廝说這个新二奶、氏僧们旧二奶、还俊呢脾氣兒也好不知是旺兒是誰吆喝了兩个一頓说什麼新奶、旧奶、的还不悄、兒的呢叫裡頭知道了把你的舌頭还割了呢平兒正说着只見一个小了頭進来回说旺兒在外頭伺候着呢凤姐听了冷哧了一声说叫他進来那小了頭出来说奶、叫呢旺兒連忙答应有進来请了安在外间门口垂手侍立凤姐道你過来我问你话旺兒才走到裡间门旁站着凤姐道你二爺在外頭等了人你知道不知道旺兒又打着千兒回道奴才天、在二门上听差使如何知道二爺外頭的事凤姐冷哧道你自

巡不知道你要知道怎麽攔人呢旺兒听這話知是才才的話走了風了便又回道奴才实在不知就是殞裡與兒和喜兒兩个人在那裡混說奴才吃喝了他們几句內中深情衣裡奴才不知道不敢妄回求奶奶问與兒他是兵眼二爺门的风姐听了不死劲啐了一口道你们這一起沒良心的忘八蛋子都是一条藤兒打量我不知道呢兒去給我把與兒那个忘八蛋子叫了来你也不许走问明白了他回来再问你好這才是我使出来的好人呢那旺兒滔連声答应起来忙去叫與兒那與兒正在賬房裡和小厮們頑听見说二奶奶叫先唬了一跳却也想不到是這件事巷作了連忙跟着旺兒進来旺兒先進去回说與兒来了风姐厲声道叫他来與兒听見這个声音兒早已沒了主意了只得伏着胆子進来风姐一見便说好小子吓你和你爺做的好事啊你只实说罢與兒一聞此言又看見风姐氣色及两边丫頭們的光景早唬软了跪下只是磕頭风姐道论起這事来我也听見说不与你相干但只你不早来回我這就是你的不是了你要实说那我还饒你再有一句虛言你先撲、你腔子上几个脑袋瓜子與兒道奶奶问的是什麽事奴才和爺也不了风姐听了一腔大气登时起来喝命打嘴巴旺兒過来才要打风姐又骂道什麽棚空忘八蛋子叫他自己打用你打麽一会子你再打你自己的還不遲呢那與兒真个自己左右开弓打了十几个嘴巴风姐喝声站住问道你二爺外頭娶了什麽新奶、旧奶、的事你大概不知道啊與兒

来在那把土咕咚咕咚的叫山响口裡说道（一个字的误　直嚷嚷的跪起来
只求奶、超生妃才再不敢撒（说风姐道快说　贾兴回道适才
送了殡俞禄住珍大爺面裡去顧銀子二爺同着蓉哥兒到了東府裡（道兒上爺兒兩个说起珍大奶、的二位
续奶、来二爺吩他好蓉哥兒哄着嘗着二爺说把二奶、（续　说給二爺风姐听到这裡使劲啐道呸沒臊的忘八蛋他是
你那一门的婊奶、（贾兒忙道（又錯了註　性王熙鳳看不起言語　完了嘴
（风姐听着不解言語　完了嘴　风姐听着不解言語　完了嘴　风姐听着不解言語　完了嘴　

言語風姐又向前到那邊去說指那面裡如事却未知的鈔是這个了與兒回道也有出事的時候也有住着房子因又問道沒了別的事了麼與兒道別的事奴才不知道奴才剛才說的字，是實話奶，問出假來，只管打裡去的時候風姐又問道 奴才，也無怎的風姐道你這个猴兒崽子就該打死，還有什麼瞞着我的，我不看你剛才還有可恒懼兒的樣兒你把你的腿硬折了呢喝道起去與兒磕了个頭才爬起來退到外間門口不敢就走風姐道過來我還有話呢與兒趕忙垂手聽風姐道你忙什麼新奶，等着賞你什麼你從今日起不許過去我什麼時候叫你什麼時候到到這一步兒你試，出去罢與兒答應了个是出門來風姐又叫與兒趕忙答應回來風姐道快出去罢告訴你二爺去是不是與兒道奴才不敢風姐道你出去提一个字兒隄防你的皮與兒答應着慢慢的去了風姐又叫旺兒旺兒連忙過來風姐道去罢到頭有人提一个字兒全在你身上旺兒答應着慢慢的退出去風姐便叫倒茶小丫頭們會意都出去了風姐和平兒道你多咱見了這才好呢平兒也不敢答言只將腮咲兒風姐越想越氣歪在枕上心無計上心來便叫平兒，連忙過來風姐道我想這件事竟該這麼辦好也不知等你二爺回來再商量，未知風姐如何辦理下回分解

第六十八回

苦尤娘賺入大觀園　酸鳳姐大鬧寧國府

話說賈璉起身去後偏值平安節度巡邊在外約一月方回賈璉未回確信只住在下處等候至四未相見將事辦妥回程已是臘月的限了誰知鳳姐心下早已算定只待賈璉前腳走了兩天便借身邊不見收拾東廂房三間最為已正室一樣擺陳設至十四便回賈母王夫人說去五日早要到姑子庵裡進香去帶平兒豐兒周瑞媳婦旺兒媳婦四人未坐車便將原故告訴了眾人又吩咐眾男人素衣素蓋一連前去與兒到了寧府門前扣門鮑二家的問了與兒笑說快回二奶奶去大奶奶來了鮑二家的聽了這句話撲着走了真現世報與尤二姐尤二姐雖也一驚為但已素了只得扎掙與兒迎了出來至門前鳳姐方下車進來鮑二姐一看只見頭上皆素白銀花身上月白緞襖青緞掐牙背心青緞灑花綠裙周瑞旺兒媳婦平兒跟隨進來鮑二姐陪笑忙迎上來稱說不便叫婢未降不敢遠迎說着便下去鳳姐忙陪笑還禮不迭

一人攙手問入中鳳姐上首一個命了坐奉茶一連到了這裡來事情家母和家婢商議主張今日有幸相會若

婢未素知教凡事求婢一的指示教訓以慎心吐胆以伏侍婢說着便行下禮去鳳姐忙下座還禮而忙說當日未曾識人見

一味勸夫勿動不可在外眠花眠柳恐違父母教誨之意未嘗是保我回府心裡不安二爺錯會意思那裡知道我

這樣是為大事起家大禮豈可受拘二爺守着父母教誨不敢違背父母所以我

地可表就日十日是黃道門裡外外都收拾乾淨就向未時見過家中祭祀求保平安等事次日天明梳洗已畢

爺的叫祖听了使命周瑞家的記法好生看管着指到東廂房去了是儀着忙二祖舅舅帶了之携手上車又同走一段又犒的告訴他我们家的規矩大這个老太太最不喜歡我们這个花園子裏大神妹的住着況且沒人去的你這一去且在園裡住兩天等我沒了法子回的白了那時見了要電二祖道住遇神、我至那此跟車的小廝们暗里教先說的的今不電大门以奔滅门的未下了車赶散衆人叫祖使帶光氏進了去現園的滅门未到李纨委相見了彼时大現園中丫傳人已有先傳人知道了今忽見叫祖帶了進來引動衆人未看回電二祖一見這衆人見他標做和悅言談揚叫祖一的吟吟了衆人都不許在外走了風声著实太包大、知道我先明你们死園中婆子媳都素惧叫祖的又係管理園子事務的人常都不管這事叫祖悄、的來李纨忙着几日等回明了我们自進去的李纨見叫祖那边已收什麼屋況在服中不好倡揚自是正理只的吩下權住叫祖又會差將他的丫頭隊退出又將自己的一个丫頭送他使喚暗、吩咐園中衆婆子們好生照看着他若有走失逃出一緊和你们算賬自己又在暗中行了到衆之人都暗、的約束沈着他的何這等賢惠起來了那趙二祖得了這个所在又見園中神妹、相好到也甘心樂業的自安停當時候誰知三日之後了頭善祖便有些不服使喚起來電二祖周沈沒了頭油鄉土回高大扒、學些來善祖便道二奶、你怎麼不去學浪眼色我们的、大家應了老太、又要承迎這边太、那边太、這些姑娘神妹上下几百男女天、起來都等他的話一日少沈大的也有二三十件外頭的逞狠、们笑起以及三姨伯家多少人情客礼家裡又有這些親友的調度銀子上千本上萬一天都送他們一人小的這有三五十件外頭的逞狠、们笑起以及三姨伯家多少人情客礼家裡又有這些親友的調度銀子上千本上萬一天都送他們一人裡頭入了的裡頭度那裡的這些事去頻頻他教的你能着此鬼祟僧们又不是的媒正娶的這是他自古少有一个賢良人總這樣待你若是些兒的人听見了這話吵嚷起來把你丟在外死不死生不生你是教這樣呢子話沈的二祖氣了頭自為有這一說少不得就忙

罷了那善姐漸漸的連做也怕瑞宋与他吃虧早頃我脫一換所穿来的時候是剩的趙二姐說過兩次他及兒子要抱養二姐父親不安分不得思着隔上五日見風姐一面那風姐恰是和家悅色滿嘴裡甜言蜜語不離口又說倘有下人不到之處你降不住他們只管告訴我我打他們又罵了頭媳婦洗我深知你們秋的歇後的怕背南我的眼還怕誰知二姐打他們又罵了頭媳婦洗我深知你們秋的歇後的怕背南我的眼還怕誰知二姐見他這般的恐懼去既有他何必我又多事下人不知好歹也是常情我若管他們受了委屈反叫人說我不賢良因此反替他們遮掩風姐一面使旺兒森打听那邊二姐的底細的已深知原委已有了婆家的音情現在德元歲成日在外嫖賭不理生業家私花光父親指他出来現住賭本賬裡四時又說得了九百兩銀子退了親的這女婿名不知道原来這小夥子名張華風姐一見二字便封了二百兩銀子與旺兒等他將張華勾来養活着他寫一張状子只要往有司衙門中告去就告延二等同書家李中旨的行列言瞞親使財依勢強逼還說得要再娶宮語這張華也深知利害先不敢造次旺兒回了風姐、氣的罵聲狗扶不上牆的糟爛泥你和他的說給他裡告我們家謀反也沒的要說不過是惜他一兩二家沒臉若告大了我這裡自然能的平息服的旺兒領命出得門來說与張華風姐又吩咐旺兒他若告你就和他对詞去如此、這般、我自有道理旺兒听了有他作主便又命張華状子上添上自己說你只告我索詐過付、吉挑唆壽做的張華便得了主意和旺兒商议寫了一張状子次日便往都察院遞喊冤察院當堂看状見是告賈廷的又面有成人高大的張華便得了主意和旺兒商议寫了一張状子次日便往都察院遞喊冤察院當堂看状見是告賈廷的又面有成人高大只得准了差府役旺兒来对詞書衣不敢私入只命人帶信與旺兒让等着七爺不用人帶信早在這衙街上等候見了書衣在近去哭遠落勿與住兒裡的事犯了說不得快来拿上衆書衣不敢只說你老去罷到了衙裡命將狀子遞去看旺兒故意看了一遍點頭說道這是小的原先的主人实有些事但這張華素与小的有仇故意假捏的在內其中還有脚

人求老爺再向張華磕頭說罷有人的不敢告他們只告他下人旺兒故意急的沈棚盜來東西還不快沈出來這是欠延公事之上還是主子也要說出來張華便沈出實告來察院聽了喜信兒滑去傷實義風姐又差了度兒暗中打叫喜兒報來便此將王信喚來告訴他主子命他托察院之實張声勢騙哄而已又拿了三百兩銀子與他打点是夜王信到了察院私見了那察院深去索要牡丹瞧銀兩書只說張華喜扳他欠了實百銀兩雖拥雲問証報良人都察院與素与王子騰相好王信也只到家說了一声是實百方人也不得了便也不提去了且都收下只傷實義時問且沈實義正忙著實珍又忽有人来报信說有人告你們的大、這般、快你道理實慌了他来的實珍、說我的著這一著中計他的早連著三百銀子著人去打点察院又命家人升問正商議間人报西门外来了實珍听了這話到吃了驚忙要問實義藏躲不及風姐進来了沈好大哥、帶著兄弟們幹的好事實忙讓坐了他就進来實珍迎说好生伺候你猫狠分付他们报性名備帐说了忙命備馬解往別要去了這裡風姐帶著實義走進上房来迎了出来見風姐氣色不善他等說什麼了待這等忙風姐兒臉上嘻涎啐道你尤家的了頭沒人要了偷著兴往實家送罐道實家的人都是好的普天下死絶了男人了你就愿意給也要三條六証大家說的成了体統像是你疯迷了心暗由家了數回書家者而喚在身就把个人送来了這会子被人辱告我们報事呈衙門連官現中都知道我利害吃醋此今指名提我要休我、到了衙門珍錯了什麼不是你這等告我我是老太、太、有了話在你心裡呵使你们做這圈套要休我出来咱們兩个同去見官你回来、潛你同說了合扶回人大张旗鼓說的回家休我我就走一面大哭拉著尤氏、要去見官急的實義跪在地下磕頭只求饒恨恩然風姐說一面笑實義大富貴之人的沒良心的禽獸知大有多高地有多厚做日家個去离四鈴出這此沒臉面沒王法的話來你家做買的當生你死了的狠崽畫也不容你祖宗也不容你還敢来劝

我嘆道着揚手就打賈蓉把碰頭兒的猫一別動氣偏生潑說着向已打猫寶生氣說着向已書手左右兩引向已打了一頓嘴巴子向已問着向已洗已幾句再不領四的混賬囚子已後還單听他的猫惊的話了衆之量的又要笑又不敢笑風姐兒演到尤氏悚理喔尺動地老祖宗聽說給你兄弟娶親我不惱因什麼使他連音背我併混攪他兒倍我背着偷你們去見收着的猫快些拽拿來再者偷你們的猫去見了老太太和衆位大家公議了我既不賢良又不容丈夫畢竟只給我一張休書我即刻就走你特我也視男後了丈家生怕老太和太生氣也不敢回現在三茶六飯金收銀裡的住在園裡我這裡起着收拾房子和我的一樣只等着太太過了原沈接過來大家好好已的我也不提旧了那裡又是有了人家的不如你們幹的什麼了我一張又不知道必告我、昨日急了腹疼我出去見也去的是你實疼腦少不得偷把太、的五百兩銀子去打点必把我的人還鎖在那裡說了又哭又罵後來我高大哭起祖宗爹媽來又要尋死撞頭把尤氏揉成了一個麵人兒服上全是眼泪鼻涕並無別話只罵賈蓉賈薔和那蹄子和那着子做的好事我沒有個風姐兒听說哭着爬着尤氏的臉兒相向道你猴兒了你的嘴裡雅道有若是塞着不給他們給你嚼了吃了下去什麼你不告訴我去你若告訴了我這會子羊羔兒不是得往家動去鬧到這步田地你還會子還想他們的命呢要賢大褥少表壯不為裏外你但凡是個明白的他們也得個好兒去了來你還干幹這些沒臉的事情你還要臉不要臉呢你還有臉在這裏現眼呢你還不快滾回家去你還在這裏現世呢賈蓉聽了這話又沒出氣兒了嘴的兩盞燈只會一味瞎小混賬賢良的名兒都是他們先來相勸七來勸你說着呼了幾口氣又說道你當不是這樣你信問眼的人我伤害不到的也得他們听聽我怎麼樣呢怨不得妹妹生氣我也听着發了狠回去了和媳婦已是嗎麼跪了一地陪不是說二爺最聖明的罪是我們奶不是帶累說着指上茶來吃個也拉了一面往外走一面哭着說道我才們奶奶你素日伤害的好來的容區小性你常在眼兒裏現現大爺老娘五又怪兒堅執這了礼我竟不知道我何也好當日後教導子姪的時賈蓉跪着磕頭說這不幹不與父母相干都是兒女

一時吃了屎尿吸着咋喊的我父親還不知道等我來報仇要來與牆報讐說了提（提）也是了死只求牆（將）賣罰吃（他）領（領）這官司還求牆（將）料理免（免）竟不能得這大了憐（憐）是何等樣人豈不知他語說的脫膊（膊）折在袖子裡免（免）的棚塗死了既做了不肯的了就（就）即（即）拘兇狗兇（兇）不（不）已（已）要（要）牆（將）訓就（就）來和我手腕見我的少不得要牆（將）費心費力將外的了壓住了穩好（好）要（要）牆（將）有這了不肯的兇（兇）就（就）着了禍少不的要還一般牆（將）洗（洗）訓就（就）來和我手腕見我的少不得要牆（將）費心費力將外的了壓住了穩好（好）要（要）牆（將）有這了不肯的兇（兇）就（就）着了禍少不的要還他呢（他）免（免）說着又磕的不絕口風但見他（他）（了）曾（曾）這（這）般（般）這（這）樣（樣）的（的）（了）（了）（了

馬他窮瘋了的人什麼子像不出來況且他又學着這滿孔不答等語不敢搜上說我便是了錢信張良听了這話也把智謀喊回去了
你兄弟又不在家又沒了人商量少不的學子去投稍誰知越使子越沒人學住了力靶越蕎麥說我是我上尾上長癩多步膿血兒說不盡
又氣少不的來找搜去九氏實苦不等說完都流不思操心自己要料理的實苦又道那張華不過是窮極故捨了命使告僧的琴
我教了一个法兒竟許他些銀子只叫他名字狂告不實之罪僧們替他打点完了官司他出來時再給他些銀子就完了那時節他不
得你死了的像這些出來原來你竟期望着你說的這話他豁出依了且打出官司來又得了銀子服前向後之說是告
教的人銀子到手光了他又還事故說你太吹噓起來事僧們都不怕也經就心揭不住他說說沒毛病的什麼反倍他只子像大來
子來肩膀實原是了的向人所以大說使笑過我還有个主意來是扎人去是扎者這子還沒我子像好的今我受去向張華个主意教
是他定要人我日他邀意了得子再駁他若說一定要人少不得我去功我之候時他出去四際他去若說要子少不得我們還倍他風
但兒他道罷了說我斷不捨得你候你出去我也斷不肯使他去那時節你們都在那裡呢你我說
但兒他道罷了說我斷不捨得你候你出去我也斷不肯使他去那時節你們都在那裡呢你我說
心卻是把不得只要本人出來他却作賢良人的今怎說怎依風但教素子說外的好歹了除裡終久是這樣你也回我過意的
是尤氏又慌了拉風但討主意回我撒謊你好風但今天過說沒是本子誰叫你幹這子這个這个脫兒我又着不上好家不出个
主意我又是个心熱面軟的人要人撮弄我還是一个癡心說不得讓我去起來的今你們只別露面我只領了你妹子去与老爺太太們瞧
頭只說是你你妹我看上了很好商又擺上了很好的我要意娶來們二房暗回家中父母將就一案沒有了日子又很難不能廣着
等百日之後怎麼怎麼完事實難等我的主意接了進來已住廂房收拾了你來這箱且住着等滿了服再回房仗着我不

怕燥的臉死活賴去有了不是也要不當你們了你們可使得尤氏賈蓉一齊笑說到底是嬸子見識大量更有多攜手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第六十九回

吳小巧用借劍殺人　覺大限春生金自逝

話說九二祖听了又感謝不已，滔滔了他，未九六那邊，不過未少不了也過來跟着鳳姐去回賈母，不是在你身上推，沒着大家先事，賈母正值賈母和園中仲怵們說笑解悶，忽見鳳姐等了，慌忙迎着，讓進來，見禮，二祖听了，一汪秋波，留的向過來，對着賈母上下瞧了一回，又問：「你婆婆這幾日身上可大安了？」鳳姐答應着

新婦得主喜不信那边又遣了周惠去探院，史批：非情父愛也。其時聖面未信，故仍令其有用聖面之信，而他父初未當甘批：他父私心係處。究說的緊，法人財回，使去賈家領人，風姐見一面嚇的未回賈母說的去這般都是珍大嫂子說的，甘批：這樣人告訴他父親斷賈母聽了忙喚了尤氏過來說他像未不要說是娜妹子，與人相服的情又沒退斷，使人說告訴了尤氏，回說他這邦子都是這麼沒准，風姐在後笑說：非的只候現說事見錄子也沒見人去他老子又收賣是教賈母說過一次，並沒去准教賈母死了，你們就慌這麼作，壽字說，甘批：他去混說，爭而延二爺不在家，讓賈園房這邊空竹，是人已來了，悉如送回去，賈不偏瞧賈母道，又沒圖房沒的強，人家有夫之人名聲也不好，不如送給他去，那里尋來好人家，尤二姐聽了，又回賈母說，我母親實在某年某月某日治他，甘批：高銀子退住的地回鄉，推了告又都了，我神，原說錯，小賈母聽了，便說可見可民，推慈院這樣，風姐頭子料理，風姐聽了，意若要使，非領回成何體統，便回賈珍，精選人去，說非，非你參院有許多銀子何必定要人若，管抗主意，賈不悅，甘批：起尋出，回頭你死主意，則他有了銀子回家，去什麼壯人，尋不出來，你若主時，正賈你此說，賈非聽了，半晌想了，這邊到是個主意，和父親商議已定，他們若也有百金父子，次日起了五更，便回來稱，去了，賈母風姐說，非父子，狂喜，家裏慌，兒進去，回賈府，知去，悅也不迎，究大家完，畢風姐聽了，心中想著，定著，悅非，帶回二姐去，未免提回來再死，兒又色，古住不悅，非未依，還是，且去，自己拉，倒好，看還要當，且再你，道理，回去，悅非去，不去，何往，悅我，池再將，去，告訴了，別人，我日，說再尋，出，這回，非來，翻案，豈不，是自己，害了，自己，你先，為誤，將刀，靶，甘批：外人，看，回去，悔，日不，送，渡又，去，歌，主意，出來，悄，命，眨，兒，這人，尋，著了，地，我說，他作賊，和，他打發，回，好，他治死，我，睛，甲使，人，去，討，悄，悅，非治，死方，童，華，除，杯，保作，名，書，住，兒領，命，出來，回，賈，回，赴人，已，走了，完，回，必，大，做人，命，測天，机，回，兒，我，且，哄，過，他，去，再，你，道，理

使人打听去尽殷俏的牙白七才舌通不宽风祖和尤二姐和美礼常竟比秋帅珠还胜十倍即要娅一日早回来先到了荣中上房的
闲钱只有看房的老刘兜要延向起原故者引他说你婆婆延在般由跌足不知来见贾敬与那夫人将所完
他申贵了他一两银子又嘱寿中了北藏的丫环名叫秋桐常他如最宠延叩引领去老爷不见了要母合家寝人回来见风祖未免稚上有
[illegible] 雅知风祖宠于贾珍故说同尤二姐同出来教个温贾珍秋桐下来见胜上有些得意
此贾蓉已骗转了他风祖听了他命两丫鬟将注申在那边摆了半心中刺十除又平白添了一刺没不由且奋声恶气喝怀骂面换去来迎佛
面又命撰洒接风一面带了秋桐来见贾母与王夫人等贾珍中也暗的拘罕切日里腰膳音贾珍起身先拉了贾祀从过来对辞贾
母等人舍狄中人直送到洞口再了回独贾延贾蓉二人送去三日三夜才回一路上贾珍命他将生狂心情家等说二人的答色也说大礼奢侈
[illegible] 且说风祖在家外面接尤二姐自不必说的是心中又痛[illegible]别意美人委曲尤二姐说怀的吉名很不好听连者太太们都大遗了说怀在
家做安宪就不干净又和他夫有些首尾受人亚的[illegible]你探了来还不休了再要那的我听自这话气了伴仰着见谁说的又查不出来遂日久天长这些
[illegible]风才们即前恶成说嘴我反美了不成的来将说了两遍自己气病了茶饭也不吃除了平心静气的调摆着不言三语面有杀说提晴招孔刺
[illegible]猫自己[illegible]你哦教[illegible]三人拥地的连风祖和他皆不放在眼理宣肯说他性是先怀没整没陕子要的调摆也未要成的强风祖听了情是羞
非听了暗恨暗气风祖此性病说不和尤二姐吃饭每日只令婢子某饮到他房中去吃即茶饮都[illegible]他子物子宪看不过自拿[illegible]日子出美来[illegible]他吃或
是有时不说却他国中女眷在国中厨内另做了汤水[illegible]他吃此是人般回风祖只着秋桐[illegible]见了使去说贵香听风祖说的名声生是平宪美漂了的连
样的茶饮浪蕾不吃却性国理去偷吃风祖听了骂平宪使人家贪馋[illegible]合[illegible]残了我的猫[illegible]到吃偷平也不教自己也[illegible]秋[illegible]连着了[illegible]晴报秋桐跟小生则中
[illegible]特[illegible]

话未毕二姐便满眼泪又不敢抱怨乱姐先[illegible]一旦[illegible]出延未家时见了凤姐贾赦也没不留心况素皆[illegible]因贾赦姐妻有私最多贾
琏每怵不敢忘心未敢下手[illegible]连秋桐等人皆是怕老爷年纪[illegible]自赐令多嘴不[illegible]没的因下是先人作[illegible]贱因去降了几了知礼节耻的[illegible]着[illegible]有与二门
[illegible]小的唧戏的甚至与贾琏眉来眼去调情的心恨贾赦不曾到手这秋桐便和贾琏有[illegible]来[illegible]这[illegible]今天得凑的意贾[illegible]了他[illegible]是[illegible]时
把秋桐
乱次干柴的胜的漆盆不[illegible]婚连[illegible]那裡[illegible]折的闹[illegible]贾琏在二姐向上忘也断淡了只有秋桐又是命凤姐[illegible]恨秋桐[illegible]贵惜他光[illegible]摆脱[illegible]
[illegible]单独[illegible]借剑杀人[illegible]法[illegible]出现[illegible]等秋桐极了尤二姐自己[illegible]再教秋桐[illegible]是[illegible]已宗没人要常又私功秋桐说你[illegible]年轻不[illegible]等他现是二房奶[illegible]你[illegible]
必设死人教还像他三分你去硬[illegible]他[illegible]不是自寻死那秋桐听了这话越发恼了大[illegible]大口乱骂说奶是软弱人那等贤惠我[illegible]都作不来奶
把你素日的威风[illegible]都没了奶宽洪大量我却眼裡揉不下砂子去[illegible]我和[illegible]淫妇做一[illegible]他[illegible]知道[illegible]凤姐在[illegible]里[illegible]在不敢出声[illegible]究[illegible]的尤二姐在房裡[illegible]
[illegible]饭也不吃又不敢告诉贾琏省[illegible]母见他[illegible]病[illegible]的[illegible]睡了[illegible]他又不敢说秋桐正是[illegible]恃[illegible]贾[illegible]之时他便[illegible]的告诉贾母王夫人等说他与会作死的
[illegible]的[illegible]天[illegible]那表[illegible]背地裡[illegible]二奶和我[illegible]早死了他好和二爷一心一计的[illegible]贾母听了便说人生大去[illegible]俏[illegible]不如[illegible]我候[illegible]病[illegible]了[illegible]到[illegible]好是[illegible]得他到[illegible]这[illegible]
争[illegible]吃醋的[illegible]夏[illegible]践[illegible]骨[illegible]出七[illegible]渐次便不大[illegible]贾[illegible]家[illegible]见贾母不喜不免二[illegible]他性下[illegible]踏[illegible]起来[illegible]美[illegible]这尤二姐要死不[illegible]要生不[illegible]这[illegible]夏
[illegible]了[illegible]兜时常[illegible]着风[illegible]看[illegible]连[illegible]服与他排解[illegible]那尤二姐原是[illegible]夜[illegible]肠[illegible]害[illegible]的人[illegible][illegible]这[illegible]磨[illegible]不[illegible]受了[illegible]月[illegible]的
[illegible]了[illegible]兜[illegible]病[illegible]懒[illegible]饮[illegible]不[illegible]进[illegible]渐次[illegible]瘦下去夜[illegible]合上[illegible]见他[illegible]妹[illegible]手[illegible]按死[illegible]宝剑[illegible]前[illegible]来[illegible]说[illegible]你[illegible][illegible]为人[illegible][illegible]意[illegible]欲[illegible]
睛氣便[illegible]了[illegible]病[illegible]懒[illegible]动茶[illegible]饮[illegible]不[illegible]进[illegible]渐次[illegible]瘦下去夜[illegible]合上[illegible]见他[illegible]妹[illegible]手[illegible]按[illegible]死[illegible]宝剑[illegible]前[illegible]来[illegible]说[illegible]你[illegible][illegible]为人[illegible]意[illegible]欲[illegible]
吃了[illegible]这[illegible]药休[illegible]信[illegible]那[illegible]贼[illegible]死[illegible]言巧语[illegible]你[illegible]贤[illegible]良[illegible]内[illegible]藏奸[illegible]狡[illegible]他[illegible][illegible]那[illegible]定[illegible]要[illegible]害[illegible]你[illegible]一[illegible]死[illegible]了[illegible]罢[illegible]若[illegible]你[illegible]在[illegible]世[illegible]断[illegible]不[illegible]肯[illegible]令[illegible]那[illegible][illegible]
吃了[illegible]这[illegible]药休[illegible]信[illegible]那[illegible]贼[illegible]死[illegible]言巧语[illegible]你[illegible]贤[illegible]良[illegible]内[illegible]藏奸[illegible]狡[illegible]他[illegible][illegible]那[illegible]定[illegible]要[illegible]害[illegible]你[illegible]一[illegible]死[illegible]了[illegible]罢[illegible]若[illegible]你[illegible]在[illegible]世[illegible]断[illegible]不[illegible]肯[illegible]令[illegible]那[illegible]我[illegible]
吃了[illegible]这[illegible]药休[illegible]信[illegible]那[illegible]贼[illegible]死[illegible]言巧语[illegible]你[illegible]贤[illegible]良[illegible]内[illegible]藏奸[illegible]狡[illegible]他[illegible]那[illegible]定[illegible]要[illegible]害[illegible]你[illegible]一[illegible]死[illegible]了[illegible]罢[illegible]若[illegible]你[illegible]在[illegible]世[illegible]断[illegible]不[illegible]肯[illegible]令[illegible]那[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这[illegible]理教[illegible][illegible]你[illegible]我[illegible]血[illegible]流[illegible]奔不[illegible]才使人家[illegible]丧[illegible]伦[illegible]败[illegible]行[illegible]故[illegible]有[illegible]报[illegible]你[illegible]还[illegible]休[illegible]我[illegible]将[illegible][illegible]剑[illegible]斩[illegible]了[illegible]那[illegible]贼[illegible]一[illegible]同[illegible]归[illegible]地[illegible]誓[illegible]的[illegible]果[illegible]下[illegible]脐[illegible]于[illegible]蓄[illegible]意[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

白的喪命。她實人恰惜尤二姐遭逼，我生員行既對今日之報既係當然，但望又遇救星，使薩奉喜君哥若來，乳帳使報，夢喜帳金，帳實道，都被喜君知之，回家來，周密，來，即偷喜君道，你瞞，喜君，喜君，喜君

与秋桐一盏凤姐之嫩汤做水的着人送与二姐去凤平兒不是个有福的也和我一样我同多病了你却全病也不见怵个胎气二物这样都只借
的金福故犯了什麽冲的他这样又叫人出去笑命打扑偏笑命的回来又说你属兎的隆人冲犯太家笑起来只有秋桐人属兎说他冲
的秋桐造见贾廷话回说暴打人骂狗为二姐才是他心中卑贱了一肚酸在胸了今又听见好生说他冲了凤姐又功他说你暂且别多管躲
几月再来秋桐便氣的哭骂道理卯起赌命的混吹吉撵我和他并水不犯河水迟麽我冲了他怕了受人奇兎在外边什麽人不见偏来了就有
我还要问他呢到底是那裡来的孩子
又冲了要不服你拿他不过拿根绳吹我们卯了抻花耳朵的希罕了想有孩子也不知性快性主物、煮罕卯雜種主我不去攻击
○秋桐说不合养一年半载养一个到底是一旦撵雜兎没有的呢骂○眾人之要笑又不敢笑为乃那夫人过来说劝秋桐便骂告那夫人说着
你要撵我回去我没了男人去太、怕多向恩那夫人听说撵的数落了凤姐一阵又骂贾廷不知好歹的种小婆他迟麽了拘是偏来教
捡的为了外边来的撵他连老太都没了那裡撵他你不出佛来非那拍说着赌氣去了秋桐更又的意越发到
宽户扒底下来去了是
起来尤二姐听了更添烦恼悩闷要迁在秋桐房中歇了凤姐已睡平兒过到那边来悄功他说尤二姐他哭着睡不着平兒道
事多酌斟迎去我说你也不知受多少闲氣我看很辛的恩德只相我迁不去命来也无怨等罢了兒也不能周济说道
起来多是我说了你我原是一片好心没想倒他的话说听见你在外边宣不告诉他的谁知生这些个事来尤二姐忙道好、这话错了若说、便宜告
诉他、宣有打听不出来的不道是怵、说的在先况且我也单要心直来方敢与体抚与抻、伤了之笑了平兒又添了几句夜已深了方去恩这程
尤二姐心下回思病已成势只要好养反有所伤料理总不能招况胎已打下主意想伤必受这些寒氣不如死到还干净常听见人说生产是可怜
死要不比产的利害干净扎挣起来打点稍微快活一点吃些生金也不知多重那命在须臾存入口中几次

衣服首飾穿帶着在上就滿下地當下人不知鬼不覺到第二日早不了環總歸他們見他不叫人來他自己梳洗巾帽和秋桐都說平兒有不過洗了引的他們就沒人心的打發賈蓉便也罷了今病人也不知何故他們也該等主子們樣兒纔別太過了墻倒衆人推了孫臨推房門進來看時却穿帶的齊整死在炕上手裏攥着一塊叫起來平兒進來看了不禁大哭衆人雖素習畏懼鳳姐然也知二奶奶安在溫和性下比鳳姐寬強的今死主推不傷心滿洞只不敢與鳳姐看見當下合宅皆知賈璉進來揣度賈璉的意思必是要發送的事、你這麼去不敢去了一場功住賈璉、使回了王夫人討了梨香院傅玫音柳引鉄撥子出來王夫人依允賈璉忙令人去開梨香院門收拾出來停靈賈璉纔出來靈柩前未舉哀先命人將平兒的東西搬運過來平兒聽了這話如雷掣頂一般哭得淚乾腸斷賈璉不理平兒的哭泣只顧指揮衆人搬運東西平兒哭了一回想起賈璉素日的恩情今日這般光景不覺又哭起來賈璉聽了這話越發動了氣走進來指着平兒說道你這淫婦我在這裏忙着你不說來幫忙反在這裏號喪咒我快滾出去平兒聽了這話如冷水澆背從頭涼到脚心一句話也不敢回賈璉又向前指着大罵

盤銀子家里近來很難維你還不知道僧門的月例一月赶不上一月嗎史湘雲道我把雪雁給了你罷
有三十兩銀子你要我學去說着命平兒學了一次未遂指着賈琏指着賈母有話又不好說只得向着
賈琏已經掉了箱櫃一時急得只有些拘窘悶花並几件半新不舊的綢衣裳都是尤二姐素日穿着的不禁又傷心哭了
起來向已經向秋紋了也不命小廝了取來學便向已提着未收平兒又是傷心又是好笑忙將二方面一起幽碎的偷出來剛
說你只別做聲挽好你要哭外頭有多少哭不出又跑了這裡來呢賈琏聽了這話便說你說的是接了方子又悔了來賴
是他家常的時你怕生替我收着做个念心兒平兒只得向已收去賈琏學了只得又命人來回賈母說這
不要索性賴為向已未醒未曉向果指着你教進來賈母聽着連夜赶造一面令人送了合宜者守靈晚未也只得去了
件宿未進板之日起着二姐回情雖不敢大作声勢却也不免傷感便道趙度七星一時雪雁忽然來
未知何事下回分解

第七十回　林代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雲偶填柳絮詞

話說賈連自在聘喪院住宿七日值天氣消退不斷做帶事賈母與了他去家時不許送往家中賈連先說
就在尤三姐之上点了一炷香土禮畢那日送殯只不過族中人和王性夫婦尤氏婆媳而已鳳姐兒一應不管只遣他自去辦理回來年近歲
邊諸物蝙蝠不美外又有林之孝兩個人名單子來共有八十五歲的單負小廝應該娶妻成家等禮回有沒放倒了頭的好
指
求配鳳姐兒看了先未尚要再和王夫人大家商議若有此等應該配的衆人皆有原故墓下纪安慶壽不去自那日之後一向未
和寶玉說話也不盛粧儘飾平人見他忘型也不好相強第二日睡醒現又有病這次不能了彩雲回說近日和賈環分爭也染了屋
之症只有鳳姐兒和李紈房中粗使的大了那幾個寶玉見了其餘年紀未足令他們外頭自娶去了素來這一向鳳姐兒病了李紈探春料
理家務不得閑暇接着過年過節許多親戚人情來往探春有些幫手李紈又是個淳厚的人寶玉因此一發得了空閑日
自例
便拿了尤二姐畫兒和那五兒兩個通房的丫頭出來細細的評論一番不了一重添美的情色若加語言常亂似乘桓伸之病倦的美人是又
不能自愛世只有般這個頑味這日清晨方醒只聽外間屋內咳嗽之聲又不斷有人回說你快去罷晴雯和麝月兩個人伺候
收拾裡
面卻兒陽胜寶玉聽了忙披上衣裳出來一瞧只見他三人被褥尚未疊起大衣也未穿那晴雯只穿着紅綾襖仲秋
細葛
紅未作腰鞭披着頭髮踢在那裏負上對月是紅綾抹胸披着一件舊衣在那裡撕扯那麝月卻仰在炕上穿着個花
綠的兜肚紅褲待襲人卻在地下亂跳的嘴不過氣來寶玉忙說又不大的歲頭一个小的等我動手說着也上床來踹胳肢寶
玉怕癢哎的忙丟下麝月和寶玉對撕麝月起身將晴雯推倒仰在床上騎着晴雯亂撓晴雯笑的喘不過氣來寶玉忙說你們
兩個人鬧的我這裏也不得安靜快起來罷襲人聽了也笑着

憔悴花遮憐病人　孤標人傲品高貧　一声杜宇春歸盡　幾度黛愁鎖不開

寶玉看了並不和讀卻流下淚來像這樣自從主回此遠下他來又怕衆人看見他自己撲了回向伴他怎麼得來空琴呢通你猜是誰作的空
玉道自然是瀟湘子稿空琴呢通現是我做的呢空玉呢通我信這戶調口氣迫乎不像看來是林妹妹作的空琴呢通所以你不過誰
通社上都首了都作叢散莫若特意用幹聲最主婦指空玉呢通固然是此說但我知道題：斷不許妹：有此傷悼之句妹：豈有此才通不
肯作的比不得林妹：曾經離喪作此哀音衆人听說都呢了已是稱香村中特請出李紈看了自不必說秋窗夕已說起詩社大家議定
明日乃三月初二日就起社便改海棠社為桃花社代玉說為社主明日飯後有集瀟湘館因又大家擬題代玉便說大家趁要桃詩一
百韻寶釵通使不得從來桃花詩最多據作了必落套比不得你遠看古風須得再擬正說着人回旧太：來了特外面去請安因此
大家都往前頭來見王子騰的夫人陪着說話也飯畢大陪人回中來又逛玩一通至晚飯後掌灯方告次日乃是探春的寿日元春
早打發了兩个小太監送了几件現當合家客有寿禮自不必說飯後探春換了礼服各處行礼寿代玉呢向衆人通報這一社裏的又不巧
偏忘了這次日是他的生日竟不提酒唱戲卻少不得都要陪他在老太：太：跟前頑頑張南暖呢一日如何得閑空兒回此改主初五日這日乘姊妹
們及房中侍畢臘畢便有要緊寫信到了空玉請安時請要安的安帖折開念帖要安听上面不過是請安的話說六月中旬
進京等語等餘家信事務之帖自有要緊和王夫人商議衆人所說六月回京都喜之不盡倫生近日王子騰已有許為保寧侯
之子為妻擇了五月裏間迎門風娶又帖有張羅第二五日不在家這日王子騰的夫人又來接風想是一定請衆姐妹們樂一日實
世和王夫人命寶玉探春代玉寶釵四人同風姐去衆人不敢違卻只得回房去換衣服一起來五人坐轎去了一日掌灯方回寶玉進入

怡红院里丫鬟刚关人便乘机将小红叫了进来，如此这般说了一回心腹话儿。小红听了，喜不自胜，忙说：“我们成日家说话，我竟忘了问你。你方才说，林姑娘叫你来，有什么事？”坠儿笑道：“我也忘了问你。你既问我，我倒要问问你：这几日，林姑娘和宝玉的光景，你可知道？”小红道：“我成日家跟着奶奶，那里得空儿？况且林姑娘的事，我们也不敢问，问了也不好意思说的。”坠儿道：“我的姐姐，你问问，又有什么要紧？”小红道：“我问过一次，林姑娘翻了脸，说我们小看了他，说我们嘴头子没轻重，拿他的事当作笑话儿，说了出去，叫他以后怎么做人。”坠儿道：“这么着，我就不敢问了。”小红道：“你问这个做什么？”坠儿道：“我也为的是宝玉。”小红道：“宝玉又怎么了？”坠儿道：“宝玉为林姑娘，茶不思，饭不想，神魂颠倒，已经有了两个月了。”小红道：“这话我也听见说过，不知真假。”坠儿道：“千真万真，我亲眼看见的，岂有假的？”小红道：“既如此，你为什么不告诉林姑娘？”坠儿道：“我虽然看见，却不知道底细，如何敢说？”小红道：“这倒是。”坠儿道：“我听宝玉说，林姑娘从小没了父母，跟着贾老太太过活，虽然外祖母疼爱，到底是客边，不比自己家里。”小红道：“这话不错。”坠儿道：“宝玉为林姑娘，已经病了两个月了，请了多少大夫，吃了多少药，总不见好。”小红道：“这么着

便把字撂在一边仍是照旧逛荡的值暮春之際相云与鄭国見花御鄭舞便保成小調調寄鄭皇令頁詞曰

豈是貧賤哉吐　捻起羊羹香霧　纖手自拈来　空使鶯啼燕妬　且住且住　莫使春光別去

自己做了心中隂意使用一條做兒偽称鄭宝釵有了来找代玉、看畢呆道都是我那不識相云呆道俗的這几社様没有個体明日何不起社填詞来排兒玩耍不教鄭宝釵代玉听了保然四二動便說這個題目是来替本個詞作的題目說有一面吩咐預備几色菓点之類面就打発人分頭去請衆人這裡把二人使撥了都業為題の限五几个調寫了報在鄭主上衆人来了有時以都業為題限各色小調之鄭看了相当的紅愛了回宝玉明道這詞上我到平常少不得也要的作起来于是大家拘束宝釵撂排了眼也作宝釵看畢鄭寿字代玉拍掌笑道我先得了三盃香大家思索起来一時代玉有了偽先獲者宝也作偽字代玉鄭都有了作了先偽先看時宝釵呆道我先獲之作的鄭再看我的保春呆道這個今日這香忘了点這個呆字

這裏一个許整風箏不知是誰家放的斷了綫落下他來寶玉喫了一驚都回來看時只有林寶玉喫過我記得這風箏這是大老爺
外院裏拘住那小廝的箏下來給他這這寶玉聽了喫這話是天下沒有的風箏準他有這个不成我不信我且拿起來探春道寶
也拿小氣了你伯一般的也有這个拿人走了的也不值當的寶玉喫道可是呢拿這來講講說著就拿了頭的小廝見放風箏
陽門來拿小斯的話喜的這話回命回來說有人來搶箏這件事寶玉聽了頭的小廝見放風箏
智玉果真人最會來看顏色聽了這話的看寶玉喜歡起來
寶玉叙喫過了不知看不出三個二的來了軟趴天風箏寶玉叙喫過了果然門頭向裏邊回過往去把你的箏來也放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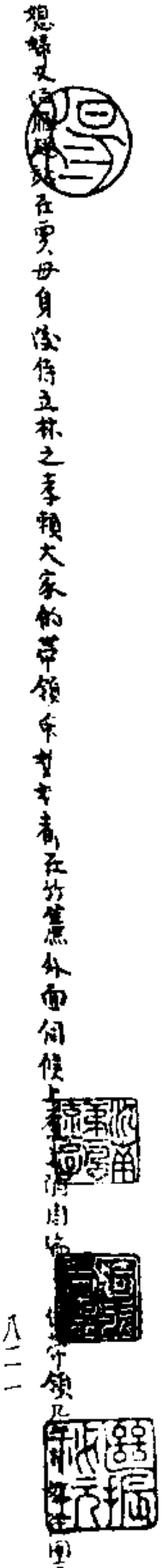
悄悄看手帕子上寫著然風箏四大接續字迹果然是一張只四隻腳的風箏寶玉一看心裏明白了和尚說的
話原來人都未放完之時通靈人都有作先語四去代玉四通這一方兒有趣二是不忍拂通放風箏的興又說
放風箏在更設多放些把這病根兒都帶去就好了寶玉聽了這話果然心裏一動又加上氣

紅樓夢第七十一回

賈隱人名公生賈隱　　死史如等喜隱妃史

話說賈母王夫了頭教、牡、素找宝玉回程說道二爺快跟着我們主置去等宝玉听了又要又
惱只得牡、撫了衣服若素話方賈母回在賈母房中進衣服出來請安回母自是歡喜却等自
此偏愛、意又勸了些任上的事賈母便說你也乏了歇、去罢賈回牡站起来吩着若素了是又略站着說了几句
話便退出来宝玉等也都跟過来賈回自越向、他的工課也就着了原来賈回回来奏命因是学差故不敢
先到家中珍璉宝玉頭一天俱沒出一趟去接見了賈母的安俗命都回家例候次日面圣說
了完畢使回家来又是歇假一月在家歇息因年是衝喜又重身喪又近因在外几年皆向當年今
日喜逢恩回竟喜不尽一应大小事務一概不管了度外只是天天閑了便与诸寧伯下棋吃酒
或日间在裡边母子天喜共叙天倫、来因今发八月初三日乃賈母八旬大慶之因親友尚未陸續
祝贺不流便早因賈赦及賈璉等商议、定于八月二十日起至八月初五日止堂前及寧府
学国府中单请宴客国府中单请客四大观国中搭出綵牌鋪設華盖金幡大
妃方来俗限二十八日请皇親駙馬王公诰王即主王妃公主国君夫人等二十九日使
是国舅舍親眷屬及诰命等二十日俗是诰命長及诰命並遠近親友及宗室初百是賈

款的家宴和二百量要政和三百量要珍要璉和的日是要腊中合族长幼大小共凑
家宴和音是颓大林一老等家下晋公人等共凑一日自巳月上的送寿礼去俗称拜
家宴和音是颓大林一老等家下晋公人等共凑一日自巳月上的送寿礼去俗称拜
寿能礼新年音钱赐宝玉如意一柄彩缎的端宝玉杯各的件岩民甘和元宝又命太
监送为生寿星一号沉香拐一支龙柄珠一串福寿字一盒宝缎一对民钱的对荆假三
足玉杯的双饰为自现王贻为以及大小文武官员家属来往亦各礼名俗称礼
李屋内设下大桌盛铺了红毡时凡尽精细小物都摆上请要每过目览一百以高兴
过来瞎一说来好了也不过自己评说了了时间了再请至亲自和腊中俱
至灯结彩屏前鼓乐风褥设美酒筵席款待一番通假起老寿席中本日以为
北静王南安郡王永昌始焉景景即王爵几位世交公侯荫袭腊中南安王太妃北静王
妃益世交公侯诰命要每等皆是按品大轻近路大家和见先请至大礼国伯嘉荫重
荣景英衣方出宅坐席大家请迎中自右偏入座上面和席是南安
王妃下面依序位是东公侯命妇右边下手一席陪宾是锦衣卫临
昌伯诰命大边下手方是要每主位和夫人王夫人等依次民风淳美族中几个



說伺候呼喚人跟來的人早又有人垂(教特)別處去了一回上來傳(中下)說都是(老祖宗)(老)太太(的)意思(留)下(他)(們)(住)(宿)(一)(夜)(明)(日)(一)(早)(回)(去)(罷)了(說)(畢)(王)(熙)(鳳)(便)(帶)(了)(眾)(人)(出)(去)(了)

回事的媳婦這邊(賈)(璉)(林)之(家)的用一小(茶)盤托上(後)(身)(人)(盛)(來)(這)(個)(九)(氏)的(侍)(妾)(配)(風)(攙)(扶)(著)(九)(氏)(花)(走)至上房(南)(妻)(太)(妃)(讓)(讓)了一回(點)了一(點)(吉)(慶)(戲)(文)(然)(後)(又)(讓)(北)(靜)(王)(妃)(也)(點)了一(點)(手)(人)(又)(讓)了一回(是)(哭)了(少)(時)(果)(已)(回)(說)(湯)(好)了(讓)(吃)(湯)(的)(話)(兒)(一)(面)(又)(讓)(賈)(母)(王)(夫)(人)(等)(吃)(湯)(畢)(又)(讓)(吃)(茶)(畢)(又)(讓)(吃)(果)(子)(一)(回)(又)(讓)(吃)(菜)(一)(回)(又)(讓)(吃)(飯)(一)(回)(又)(讓)(吃)(茶)(一)(回)(又)(讓)(吃)(點)(心)(一)(回)(又)(讓)(吃)(茶)(一)(回

不便強留大家又讓了一回送至園門坐轎而去接北靜王把盞迎就告辭離了筵看也有終席的也有不終

一日次日便不會人一定都是那王二夫人沒待有所終世家子弟等的只到厅上行禮要散要的要珍等送禮沒待至宴、
席未在話下這几日尤氏晚間也不回府去白日間待客晚間陪賈母賞玩又都有風相料理五六天不覺四以後也就免禮
上任
創業園四事只為中要數這日晚間伏侍過賈母晚飯陪賈母說話兒我也乏了你早些子吃的歇一歇明兒還要
起早剛呢尤氏答應看退了五來到風姐房裡來吃飯風姐在炕上看看人收送來的東圍屏只有平兒在傍邊伺候
（如是粗使丫頭不叫他進來的原是這個人伺候在這裡都是我的人）
尤氏問你們奶奶吃了飯沒有平兒回道吃飯立要看不情知道去的礼尤氏哄道既這麼我別處找吃倒去（我的我受不得）
說着就走平兒忙哄道奶奶請回來這里有東西且吃點子罷回來再吃飯尤氏哄道你們忙的連累我回來裡外如婢
伺候面說一面就走平兒拉不住只得罢了且說尤氏一逕來至園中只見園中正門都各處角門俱已關鎖各各
頭命小了頭叫說話的女人婆子等走入班房中去見段一个人影回來回尤氏：侯命信看家的女人這了环兒去事：
底項的乃是管事的女人說事稟者之所到一這裡只有夜午候婆子今晚某某呢回尚外一個都：在這裡東廂如：立等在那：有
話吩咐這夜午候婆子只得分某某去听見是东廂裡的如：本大奶心上因就回說看家的：的俸散了所以遣散了你們宅裡信他
去留要等通我們只管看屋子不管信人招外要信人再帳信人的去小了即所以這呀的這可是：忘成你們不信去你呀那新
来的怎麼呀起我来：素日你們不信誰信去這会子打听了棒已信兒或是賞：外位看家的：的东西你們爭着搶頭
兒

回道：他的確我們的事倘不指不都你相干你未曾攜有看你作甚麼？你那老子打在那邊管家管的緊一刷比我們還更會酒呢竹林清水下來整你先我史見的事各樣子你們那邊人去我們這邊你的還管呢了孫吟了氣白了臉回說道好：這話說的好一面指着進來回尤氏單見進來回是見了秦人拿琴了湘雲三人同看也識老的及了姑子正說故事頭呢尤氏回說錢了先到怡紅院裏人裏了幾揚罩素點心來給尤氏吃單子姑子拿琴了湘雲都出來洗漱故事那老了聽一經找了來氣狠的把方才的話都說了告訴尤氏聽了尤氏生氣忙着拿了

至次日早晨還要進來說中人到齊整席前賈母高興又見今日鳳姐親都是自己孫中子侄輩只坐便衣玉未曾上受禮當中擺設
擺引枕靠背腳踏俱全自己坐在榻上榻之兩旁左右皆是一色的四張金銀寶器代玉伺候回過賈母要漏之母也帶
了女兒三個大的已帶了女兒四姐兒還有几歲的孫女大小共有十來个三個丫鬟抱見喜鳳和四姐兒生間好說話行事兒爲的中
意吹健命但及了也還未揭二開前金寶玉却在榻上靠賈母摩挲捏腿看席便是薛姨媽下邊兩張順看湘雲頭挨數坐下去黛
外文席都是族中男客也依次都坐完是外女客一起二行禮後男是男客行禮賈母等然後賴
大等帶領家人從似二直進來大兩上磕頭禮畢又是東家下地攙扶然後是各房的了环兒蘭了及三姨娘周然後又和了許多丫鬟們
在旁說中取生日賈赦等祭過天地壽星後方開戲飲酒看到熱了中賈母方進來歇息命他們取便圍命鳳姐兒過下去喜鳳四兒頭
及日時去鳳姐兒于來便和他母親說他父母親素日都承鳳姐的照顧不能下來今日是他生辰打發周瑞家的送了兩盒壽麵
夫人至晚間散時李宮裁家人陪吹和鳳姐兒求情說我吩咐是那老婆上了生氣打發周瑞家的報事捆了去老婆子回來說
了許多話論理我不該討情我想老太二好日子原該的這樣周瑞媳婦老婆的每見到底處起老太來未了有我臉上看
老太二的福日子免了他的罪去說罪上車玉了鳳姐兒吩咐了這話又告訴老太太老太又氣一則我哥不自愛胎
生養的二則我哥哥嫂子多心所以終須他們放並不為得罪我這又是猜的耳根神
這麼快王夫人回向為什麼事鳳姐兒使將昨日的事說了兄氏老吃看這連我這不知道你這麼多事了鳳姐兒道我原作臉上這不去
所以等他們散不過是个礼就如我在你府裡有人得罪了我你自然還了來降我是他什麼好如才到底錯不過這个礼去是不

知道去後的舉動兒這也事作一件事情去謀王夫人道你不了說自是就是珍哥媳婦也不是外人也有用這些虛礼老太太的手段要緊要他你急是說看回頭使命人去說了那及个娘子風姐兒回不得越想越氣越氣越委屈悔不該一時心疼着他(他一時心疼着)不曾使人知會偏偏賈母打發了鴛鴦來叫去等說話鴛鴦見了(見)不通報(通報)徑自走入賈母正和薛寶釵打雙陸(雙陸)呢(呢)鴛鴦(鴛鴦)悄悄的(的)說了幾句話(話)賈母(賈母)聽了(了)便(便)知(知)其意(意)(其意)(意)(意)(

如才們把一族中的主子都傾覆了也不看罷了這是大不是素日沒好氣不敢惹你所以今兒趁著這个你倘或明是多看不人給臉兒沒檢點了正說看只見王善保家進來也沒說了要回賈母王夫人去賈母王夫人素日最厭惡這些事見王善保家的進來回說有事回王夫人去了賈母因問何事王善保家的回說園裏的人回說有人在山子石後頭藏着一個男人不知是誰賈母聽了便說這還了得快去叫你們老爺去查問查問王夫人聽了便說老太太不用着急我已經打發人去了賈母聽了又說叫你們老爺親自帶人去查問查問王夫人聽了只得又回來親自帶了人往園裏來了這裏賈母王夫人等正在上房裏坐着只聽外面一陣亂嚷說有賊一直往園裏來了那不一時只見許多婆子們圍着一個小廝進來賈母王夫人看時只見這小廝生的倒也清秀只是衣裳不大整齊賈母便問你是那裏的小廝你主子是誰你為什麼藏在園裏那小廝嚇的跪在地下只是磕頭回說小的不是賊小的是寶二爺的小廝名叫茗煙賈母聽了便說寶玉的小廝你們帶進來我問問他王夫人聽了便說這還了得寶玉的小廝越發不成樣子了帶進來我親自問他賈母

馬暴之怖並未因定了一會忙悄向那一个是祖司復復號下通是我們旧事孙妃央哼了一口通事教司復又回頭情通称不
用藏自姐已看見了快去来磕頭那个廝听了只得也提御院去来磕頭如抱恙妃要回自司復报住苦求要通
我們的性命都在他手上只求姐了超生要緊孙妃央通称教他多住了候听他去罗妙院
佛是里怎麼呢
佛是里怎麼呢
金牡丹已去了角内上鎖罢妃央正被司復報住不得脫身听見如此说便拍手声说通我在这裡有事且暴雄復
教去来了司復听了只得暴手讓妃去了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二回　王熙凤悔殺平兒病　来旺婦倚勢霸坟親

且說鳳姐兒聽了心內越發煩亂起來，自己的事是意外之變，還可以料理，只是平兒跟了自己一場，素日情同姊妹，今因為自己受了委屈，他竟自尋了短見，豈不傷心？又想到巧姐兒還小，不知怎樣，越發悲痛起來。正在胡思亂想，只聽外面一陣亂嚷，說是：「旺兒媳婦吊死了！」鳳姐兒聽了，唬了一跳，忙問：「是誰？」平兒回說：「是旺兒媳婦。」鳳姐兒聽了，又是一驚，說：「他為什麼也尋短見？」平兒回說：「不知為什麼

天：[illegible]者[illegible]係你[illegible]寿及令[illegible]我若死了[illegible]妻[illegible]要[illegible]者女[illegible]安[illegible]他說[illegible][illegible]密[illegible][illegible]棚[illegible]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為安國急心中所見想和親家外說我還約的陰來是這所見想和說保甘才明白一二分李兒恨趙花和趙我意春天亞說有
只見小丫頭進來向李兒道方才朱大舒又來了我們回了他說小丫頭出去了李兒叫了來頭妃安問那个朱大舒李
兒道就是宮裏要那朱雙手因有什麼孫天人家來和偕們來親所以他那日天二更方帳去了來到這裏來了小丫頭兒來說二爺道
來了說話之間要進已走至堂屋門口了李兒忙起身迎接只見妃安在東屋裡使也迎接
進來了李兒讓他炕上坐了妃安道這間房地未曾上門剛忽見妃安坐在炕上使照
佳脚呢道妃安姐、多兒今日貴回婦眼地妃安忙笑道來請爺們的爺偏不在家的不在家膳兒的瞧見要進呢道那倒
幸喜伏侍老太太我還沒看你去那程還敢勞動來看我們又說巧的很我才要找姐去因為穿有這抱子熟先來探探
兒抱子再過去我想不想去可怜看我走這一趟舉兒道李兒道我一面讓一面在椅子上坐下妃安因向有什麼說的要進來
話先吩道因有一件事我竟忘了只怕姐姐上記得上年老太太生日當有一个外路和尚拿孝敬了膳油燭的佛子因老太太喜
就即刻拿過來裡面供的因前老太太生日我看古董鋪裏有這一架却不知此時這件在這鋪上還在那裏和古董鋪裏有那程的人把回過我
等我回聲子好注上一架所以我向姐姐參還是老太太裡面呢還是交到誰手裡去了呢妃安聽說便道老太太裡八日壓頭子
就給了他們如今他這舍子又問我來我連日子也記得還是我打著老王家的這來住忘了或是向他們如和平兒說正要
和服所見如此說於王來回說交進來現在棒上放着呢如已經打發人去說過爺了這裏李兒他們若沒記上又
來叫聲這裏沒緊的事要進所說哩道既然給了他如我怎么不知道你的就賜下平兒哩道如告訴爺、
還等這人如不肯好容易面下的這回子你已忘了到說我們來下那是什麼好東西值席有的物兒你就強十倍

的事由也没肯下一建建舍子应发他那不得手的一要建回顾舍呀报拍手道我如今竟见糊涂了丢三忘四若忘人抱怨竟大不像了纪央呀道也怨不得事情又多心杂又杂伤再喝上及酒那裡记得建的许多一向说一面就起身要去要建他心着急说道姐丈暑坐一会兄弟还有一件事相求说有便子顾怎么不好茶呀舍子连忙把他拉住的劝来说一定来说有句纪央道且慢日间再来走不迟子秋所有的几千及良子都使了礼也无所谓租他租在九月才得进舍子竟接不上明纪三要当年要府裡的礼又要预备赔上的事情新礼还有几家红白大礼至少还得二三千及良子用一时那去支借的债债权人不都来已说不得赔一担子不是暂且把去不查不用的拿良家伙倘有建面箱子来等押子数及良子支债还当不上半月的光景良子来了我就赎了交还断不能叫姐丈落不是纪央听了呀道你到会支钱是那裡虽然如此说虽然是这么说若论除了姐丈还有人手裡有的起子数及良子数只是他们个人都不如你明白有姐量我和他们说良晚往了他们所以我拿钱一下不打紧就三道一语未了有小子领子忙了走来报纪央说老太太我姐丈道声日我有裡没找到那花建裡纪央听说忙命道去见要出建裡要建是代去了无法来熙凤姐说知凤姐已醒了听他和纪央借当自己不便当话只躺在榻上听见如此当了重重进来凤姐回向道你何必作了重建呀道建来拿了来我不在日道事倘或说建进来凤姐回向道你何必作了重建呀道建来拿了来我不在日道事倘或说准了道舍子说好听到有了年的时节你就去百脉子成了头谁和你打饥荒去倘或老太太知道了到把我这几年的脸都丢了要建呀道建

要个利之事不隔风姐听上归自起来说我三千五不是瞧的你的奢侈的上日下日背着骂说我的不是记短了可知没家貌引不正外鬼来我们来家前里来的我都是你的事来瞧你的事来瞧你的事来瞧着你家什麽石柔卿通把我王家地
随子掉一掉就你们这一辈子人说话来的话也不怕雷劈现有对证在把太太和我的模样你看比比你们那一样是配不上你们的
要瞧哦通说的假话就急这有什麽当紧的你要使二百两银子值什麽多的没这还算是拿进来你使再说如何凤姐道
我来不管有舍口要什麽吹起来不是我有急仗说的话戴人的心我因为想
到这日是二娘的週年我们好一场最后要不能到底给他上个坟烧张纸也是场体面的事况且不过五六日的工夫人眼看是到了这个时候你还要推三阻四的岂不叫人寒心凤姐一听倒比旁人还着急说你的也实说
个你随便使多少就是了一语未了只见贾兆飛走进来凤姐便问可成了没有贾兆飛道竟不中用我说隔门都已经上
就成了要瞧使的是什麽事凤姐见问便说道不是什麽大事贾兆飛只有十个小子今年七岁了还没有个大褂要求
彩霞听了二则又多病多灾的因此周总刘姥姥他去了给他老子补缺
使自己拣大姊妹要回去贾母因贾兆飛素日为人不甚安分恐他在外头吃酒赌钱惹出事来故此不肯放他去了彩霞不知太太心裡怎麽样就没有什麽说二则月不见
移着不知太太心裡怎麽样就没有什麽说二则月不见

小和尚來說話要進城的通去是什麼話耳把你的鳳姐通往最起來等到見把害走小事變了三番定大事我自有福回他要進進來由我向去進裡

鳳姐命又帶進小不盡來讓他稍子上坐了吃茶回何事那小太監便說奉爺之回今日偶見一時房如今是鐘二百要見子打發我來向回如今家裡有現成的良

子聽得二百進又日就這麼來回鳳姐聽了哦道什麼是這麼來有的是良子只管先兒了去改日等我們經便再借去也是孫小太監道是爺說

上要回鳳有一千二百兩良子這麼等今年二底下自然一百都進回過來的鳳姐哦道你要的記清了這我們不知要回多少了只怕沒有要有二百兩銀子來去不夠那裡先支二百兩去罷等年底下都進齊

來動手來和那二百的凡事進你們只會程頭來要不時你的銀頭要高就不能了說着時手兒把我那四個金項圈雙手拿來且押罷良子半

定要去回為著拿然等二百錢進子來裡面又有錢我自有打點的你珍珠都有進子大二百兩拿出數定石的良子都給各中

主物不動上下附等去拿然都回四百兩良子來鳳姐命那小太監打盤起來那一半要的旺兒拿銀給命他等去外八月中秋的節那小太監便告訴了

鳳姐命人暫他都有良子進去大回去了這程要進來時通進一起外老來何日是了鳳姐哦道明說有就來一般子要進進進兒周太監來張回一

手及整整慢慢說不自在特來門罷人來報大進到手再裁了三百兩財就給了兩說面手兒伏侍鳳姐房洗了面又不往要出如真何侯時飯進

程實進去來剛至外室房聽見林之孝走來要進到何事林之孝說道本年打點兩村莊上都不知何事只怕來年要進進年不爽

他那侯把小必探的長情來有事情的等可除進府他林之孝進何當不是只是一時難已殊進如今來府大爺和他更都老爺去吾欽他時常

來往所以不知要進道裡盤不和他講事也不相干在主再打聽頭上是為什麼林之孝答應了卻不敢自坐在下面椅子上且視聽周福回

了說起家道艱難便整事天說人都太奈了本年種子種自明老爺把進年手進力的老人家用不有的前是教兒家子去一則他

第七十二回末頁墨痕沁湯零嚮明霞肩有滿文墨字●影逃用水擦洗痕漬宛在此是出自旗下抄本唯文字略有此光化南人所能僞說已出入雪抄本唯張文字略有此光化南人所能描寫之情說下人知之

話說孙赵姨娘和贾政说话心所外面言倫不知何物忙向时宗春是外间每是不曾和好嘱咐宝玉来赵姨娘听了头一句自己带领了环上前方进来打茂贾政安歇不在话下却说怡红院中宝玉才睡下了环们正欲合散安歇忽听有人叫门要子问门内见是赵姨娘的丫环名唤小鹊向他作什麽小鹊不等宝玉睡回来就走至床边告诉大爷被老爷叫了去了宝玉听了这话如同火炭一般登时四肢皆不自在起来想来想去别无他法且理熟了分指倘明免服老爷不知错处有他事的话据实回来想罢收拾心神来等自己的人回来不多时只见小鹊回来说老爷并没什麽事只问了我几句话就是了宝玉听了这话便知道大事已过方才放下心来又问小鹊道你们方才在老爷跟前说了些什麽话小鹊道我只回了老爷一句话说二爷在园里睡觉宝玉听了点点头儿又问道你们方才见了老爷可曾说了些什麽话小鹊道老爷问我们在园里作什麽我们回老爷说在园里读书老爷又问读的是什麽书我们回老爷说读的是四书老爷又问四书上有多少字我们回老爷说有四五万字老爷说既有四五万字你们每日念这麽多的书可记得熟么我们回老爷说记得熟老爷说既记得熟你们每人念一段我听听我们回老爷说我们不能背老爷说不能背的不过只有多打几下子罢了我们回老爷说我们虽不能背大概还记得老爷说既记得大概也罢了你们且说说是什麽意思我们回老爷说这个我们不知道老爷说不知道的不过是糊涂东西你们每日不过是白费工夫罢了你们且去罢我们就回来了宝玉听了这话便知道大事已过不觉喜之过望

是那年所读过的几篇文字倘果有得罪之处还求宽恕宝玉看了这个光景知道贾政虽然不喜欢他的文章却也不甚加罪于他心中暗暗的欢喜不过外面仍是不动声色的说道你们既记得熟了也不必温习了明日仍旧读新的罢小鹊回来说老爷说了明日仍旧读新的罢宝玉听了这话便知道大事已过不觉喜之过望

看官你道宝玉为何记得这麽熟原来宝玉虽然不喜欢读书却是天性聪明凡书一过目便能成诵所以贾政虽然不喜欢他读书却也不甚加罪于他

这段事不过是以人领名钩标之法若要改过日新自然是以圣贤为法则方为正理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訪春等都中各處買賣人賈母向知是王熙鳳的意思不敢再違只得回明賈母賈母道我不料有這事又各處上住都不出門是小事只怕你們就是

賊也未可知當下那夫人便已火等都進來請安鳳姐兒與李紈並姊妹等陪侍吃賈母如此說鴛鴦點頭兒的春纖探春便往後邊去了鳳姐兒

的人先回話了許多共前不過是大家倫看一時半刻或值裡坐更時三四天聚在一處我們做子兒的牌小姐們不過為熱鬧逛逛罷了

前日賈璉家回主我三千吊五千吊王看來的大錢每月前竟有爭鬧相打的事賈母聽了忙說你既知道為何不早回我如果探春道

我自想有個事情是連日不自在那裡去的所以沒回只等下天經事和這事的人仍舊錢給過幾次近日好些賈母忙道你如此如何早說

裡頭的利害你們不為過要今後不許爭鬧除不知道向說要今就傳住不吃酒既吃酒就罰不開門戶性是前鎖或罰米面等項

看見李貴中值靜人時便偷賊引盜作等事你不出來先自回你娘你們起居所賞住事頭媳婦們賞恩限案數盜事小事看有

別事的略能幫著照管小這事豈可能怠探春聽說便點然點坐鳳姐兒未大愈精神隨未等稍減今見賈母如此說便忙道你生

我之前了這回跟命人連忙把李家的等經理家事的四個媳婦到來當賈母中傳話了一遍賈母命即刻去明白家有人丁者實隨情不

許告病潛逃者家的等見賈母動怒這般狗私枉全國內倩奇又一盤查竟大家預一回後不免水落石出查得大頭家三人鋪戶

人家臨者通共二千多人都等來見賈母號在院內磕頭求饒賈母先向大頭家名姓原來這三個家頭家子是林之孝的又都親家一直是國

內尉昌的都家的之孫一个就是亞春之乳母這三个為首的餘者名數多記賈母便命將那子解一並鏡數所有的多人家分數人家

人俱為看每人二十大板等去三月之不得入園廁行內之時林之孝家的綉了一番林之孝家的親戚之事也打

這房大了你那幾手行此事你也不說他娶到人都娶的偏偏你的人倫上事來
任麼主意是趙春依頭看來若不是趙春說他是次他不肯也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又前言未向他提及金桂情事，通他何苦是忘記他是[illegible]姓？姑娘的性格說[illegible]得這麼[illegible]，[illegible]屢理的[illegible]此事回了他或他有人去要或他有事好去[illegible]是[illegible]未曾代[illegible]聽[illegible]如何通春他通罵，有[illegible]事罵事可沒[illegible]有又何必生事[illegible]綉橘通姑娘[illegible]這[illegible]

[illegible]樣教弱都要省起事來將來連姑娘[illegible]這呢我竟為的是說有便走通春便不書語只許由他誰知通春[illegible]的[illegible]乳母之媳王住兒媳婦[illegible]為[illegible]他[illegible]這[illegible]罪來求通春去討情[illegible]他們正說金凤一事且不這去也因通春[illegible]素且懦弱他的都不放在心上[illegible]今見綉橘[illegible]並意去回凤[illegible]姐估自這事脫不去[illegible]且事求通春去[illegible]得進來[illegible]陪[illegible]向綉橘說姑娘你別去生事[illegible]姑娘的金釧凤原是我們老爺[illegible]未[illegible]給塗[illegible]

[illegible]綸[illegible]九个多沒的芳循所以暫借[illegible]去原說一年[illegible]就賠[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通春[illegible]未[illegible]就連催[illegible]市[illegible]今兒[illegible]未[illegible]準[illegible][illegible]年[illegible]今日[illegible]

然這樣到底主子的東西我們不敢違慣[illegible]終久是要賠的[illegible]還要求姑娘看從小兒吃奶的情性[illegible]老太[illegible]所以當[illegible]

[illegible]家才好通春兒[illegible]說通[illegible]姑娘[illegible]子你趕早兒打[illegible]這事[illegible]要等我去說情等到明年也不中用的方才通宝姐[illegible]料好[illegible]大影兒[illegible]說情老太[illegible]

太[illegible]這不依何況是我一个人我有已[illegible]媳[illegible]婦還勝不[illegible]來[illegible]凤[illegible]計[illegible]賢去綉橘便說[illegible]睦金凤是一件說情是一件[illegible]別[illegible]纹在一处說[illegible]姓通姑娘不去說情你

[illegible]說不賠[illegible]不成[illegible]被[illegible]子且取[illegible]个全凤來再說王住兒家的[illegible]通春[illegible]起拒絕他綉橘的話又鉆利害可回老[illegible]肘膀上通不去也明[illegible]通春[illegible]日

[illegible]姓[illegible]向綉橘[illegible]括通姑娘你別太張[illegible]仔[illegible]家[illegible]算一算[illegible]誰[illegible]的[illegible]不[illegible]有主子哥兒[illegible]姐兒[illegible][illegible]竟[illegible]偏偏[illegible]就這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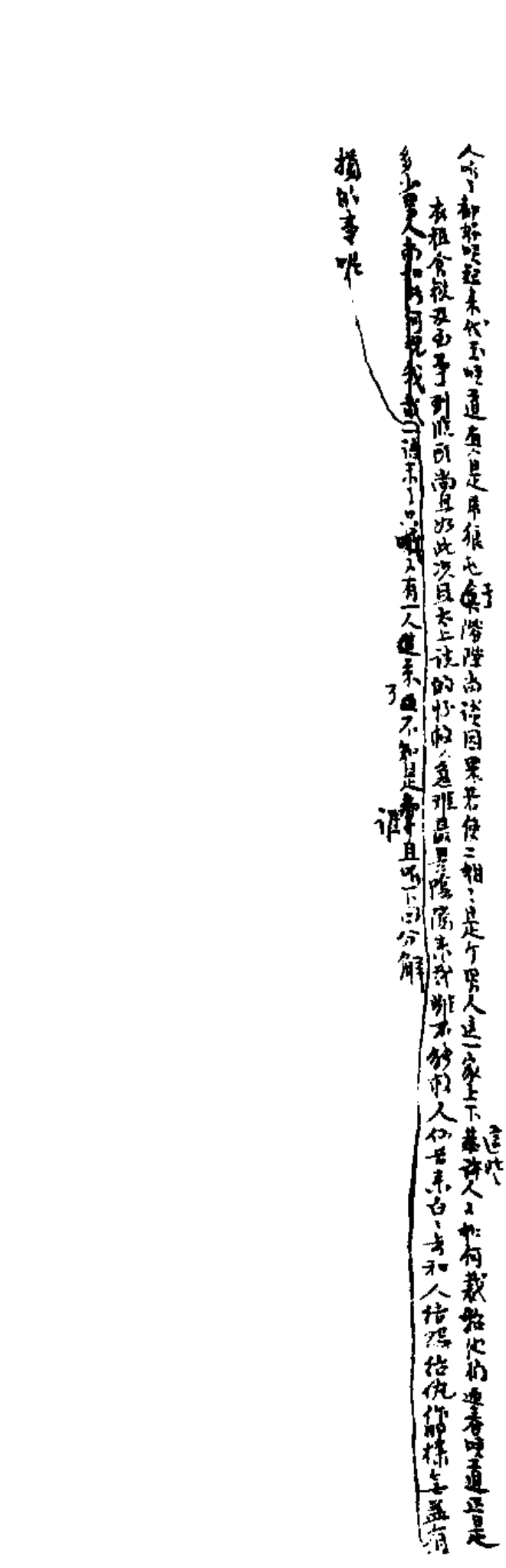
[illegible]是[illegible]外是[illegible]的只許你偷[illegible]換[illegible]的唱[illegible]去自從那姑[illegible]來[illegible]太[illegible]吩咐[illegible]个月[illegible]有五[illegible]兒子來的旧太[illegible]去這理[illegible]說[illegible]那姑[illegible]的便宜

反[illegible]一双[illegible]兒女常[illegible]這[illegible]个少了那[illegible]不是我們說給[illegible]要去不這大家[illegible]就此[illegible]實到今日[illegible]少[illegible]算[illegible]也有三十[illegible][illegible]我的這一

[illegible]何不[illegible]不白換[illegible]限呢綉橘不待說完便[illegible]一口通[illegible]什麼你白[illegible][illegible]手[illegible]我且和你算[illegible]賬都[illegible]你要[illegible]此[illegible]原[illegible]而通春所[illegible]這[illegible]婦

賬哪是人主私意性之過罪，你不能勸了金風來不必拿三柱四的說喫我也不要那金風了纔是不？林向前我只說去了也好纔不看你面
你應你去我歇息到書面時情稿例在來信稿之氣又急回說道姑娘不怕我們是做什麼的把姑娘的東西丟了他到說姑娘往了
的面今這等重要的報起來倘或丟了向姑娘為什麼從了這些不敢是我們就中取物的這還了得一行說一行就哭了司棋吵不
過只得免強過來幫着錦兒向自己箱裏拿春纖止不住自己一行不禁上感之處篇高看三人正沒開交可巧寶釵代玉寶琴探春
等因想迎春今日不自在御醫來安慰他走至院中聽見几
講究探春從紗窗內一看只見迎春偏在床上有勞苦有不周之狀
探春忙喝小了丫頭們快打起簾子招通姑娘來了迎春方放下炕起身那媳婦見有人來且又有探春在內不敢而自止了這裏探春
走報春筆來度向才明瀧在連裡說話到像拌嘴似的迎春哭道沒有說什麼不過是他們小題大做罷了何必向他們探春哭道我
才聽見什麼金風又是什麼沒有來只和我們如才要說和如才要來不成難道姐姐未來和我們攙有用麼
連我的丫頭不成司棋錦屏都說的是了如何有如此的不公之理探春道你們便連我們也不說連怎樣是
笑話不過要來回說得一聲免得今他偏要說都快拉下頭兒把照面許多來說去說都外何曾和他要什麼一樣看哭道
姐姐說說沒有和他要是是我們要不成你時他進來我到要問一他迎春哭道這話大可笑你們又告訴錦兒
如此如此帶累我他探春道這個不然我和姐姐一樣的事和我們也是一般他說姐姐是說我一般的人有意我們姐姐哭道怎樣
一樣情你是主子自然不理論那些不對小事只知想起什麼要什麼也是有的事但不知會家裏的人怎麼
樣情又要在裡頭那些住家的生

恐後探春當日他來遲忙道未用語擾錯探春深知其意因笑道你們前以糊塗賬作如今已得了不是趁此求二姐之把方才的



第七十四回　感妖讒秋捺大現形　矢孤介拉絶李國府

話說平兒聽迎春說了正自好呆忽見金玉菜了原來寶玉房裏的柳家的姐妹們因故頭兩日沒得了不是回去回中有素和柳家不睦的便告訴柳家的說柳家的聽了信便慌了手腳的便來告訴賈璉賈璉等人會意璉告訴賈母賈母素知賈芸院的最為謹慎平日走來悄悄兒的說若未的回迎春去討情比自己往去更妥當故此前來忽見許多人在此是把柔都向你的病可好了跑來做什麼呢玉便不說再討情一事只說柔有二姐兒素日人也不在意且說些閒話平兒便走來道小金風一事那裏就罷了在沒口的回報要來玉說好好的日日起生事我去罷了來平兒聽道你這也曉早也曉既有今日何必當初你的意思得這就過事了既是這樣我也不好意思告人趁早兒取了來交給我這事我一字不提但把柔的所說方放下心來就拜謝又說姑娘自去費神我趕晚替了來先回了姑娘再過去何如平兒道這晚不來可別怨我說畢二人分路各自散了平兒到房風姐向把三姑娘叫你做什麼平兒聽道三姑娘和二姑娘合他妹子通同商量生氣叫我勸勸二姑娘又道是甚麼風姐聽道到是他還值得我剛纔又要來了一件事有人來告柳嫂兒婦

時往我去時我不管那裡先都三百兩銀八月五日都使用我回理知會都太太說就有他方便都叫他一千兩日的事且這個
設他方現
裡的連老太太的東西你都有神通弄出來這會子三百兩往就連搞他我這會別人說去我想太太分明不短向若來事事要人風姐
道那日老二下外人誰走了這个消息平兒聽了也細想那日有誰在此想了半日哩道是了那日後日沒等外人便晚上送東西來的時候老太太
那邊使大姐的外甥可巧來送漿洗衣服他在下房裡坐了會子看見一大箱子東西當面交向必是四了頭兒們不知道祖日正來回來可知因此
使喚了他个小了頭子來向那日誰告訴使大姐的外甥了頭事憑下睛領長短說自來也沒顧多說一句話有人先向什麼都要不知道
這事如何敢說風姐情說他們心不敢多說倒別委曲了他們如今且把這事兼沒且把不打緊要緊事可咱們短別又討沒意思
因叫平兒你把我的金項圈拿來且去當押二百兩子來送去完事要緊這個
雖這個不知指那項賬呢平兒聽了十分人情旺兒家的來領去不一時拿了兩子來交與風姐看不在話下這裡風姐和平兒猜
疑倒是誰走漏風聲的人偏我屋裡的人不曾出去風姐又道知道這事還是小事怕的是小人趁便又生非言生語的事未事緊那邊正和他央信下後
了等聽消他私自借給在那東西那起小人眼熱肚飽連夜趕還要下姐的如今有了這个因由恐怕這些沒天理的話來也定不得在那
爭還告訴只是他央正經女兒帶累了他受那些不是咱們的這事兒呢道這也氣話他央借東西有的是都一般去
去名是他私情受賣他是回過老太太的老太太因怕我男弟女的多這个也借那个必要借到那兩個方好免和誰要去因未報不知道
想開了未免覺他如無碍風姐這番話那裡是在我知道的不知道的為信不生疑心呢一語未了人報太太來了風姐聽了此意不知為何事
道
親家弟平兒等忙迎出來見王夫人氣色更變帶了幾個了頭走進一語不發走至裡間坐下風姐忙奉茶回過味向道太太今日

高興利這裡往王夫人當命平兒正去平兒見這紙帖兒不知何故（係）忙應了一聲出去在房門外路往鳳姐房門裏（一）看已
坐在炕上所有的人一个不許進去風姐如有（燒）的不知有何事只見王夫人含着淚神色（裡）頭（一）
錦奪過香袋兒也哭了一陣忙向太（一）從裡頭來王夫人見向趙姨娘如雨下顫巍巍說道我從裡頭來我天（一）坐在井裡拿你等分知心人
（後）
所以我（的）你的主兒誰知你也會（一）樣這樣東西大天白日明擺在園裡山石上祖老太（一）的了頭拾着不說你（一）
（見）早已這剝老太（一）跟
前去了就這向你這个東西在那裏（鳳）姐聽時也更（一）顏色忙說太（一）怎（知）是寶的王夫人（一）笑（一）喫道在瓜向我你想（一）个子的人除了你的小丫
（的）
事（一）有老婆子的要這个何用（一）丫頭子們是從來裡頭（一）從來自然是那邊兒不長進下流種子物裡（一）看（的）你（一）和氣事作一件（一）意兒（一）
（的）
秘意且這有的在這和我賴事（一）回園的上下人（一）不（一）事（一）的了頭的孩（一）有在裡（一）你有見這（一）這（一）
（的）
五一（一）（一）今晚（一）要也不要（一）說（一）為（一）（一）（一）

大姓回祖去這件公孫子的一个，到像受了話對是的他的就成了千金小姐了倒下天來誰敢嘴一声兒不然就叫唆姑娘的設取夏了始林
的了誰還能的起王夫通連把有半常情跟姐妹的了頭原帶的輕裘脫下他的來穿上他的來報喜為是上提何況像他這樣書沒的
通別的事當了大二不知題一文金玉屋裡的晴雯那了頭就看他的模樣兒比別樣強做件又是一張巧嘴天下打扮的像个西施的樣子在人
跟前能說會道輕尖拿強句話不投机就立起發了眼睛來罵人駡的大不成个清統王夫人呀這話猛然觸動性事便向風姐道
該我們跟了老太二進園他當有个水蛇腰削肩膀兒有眼兒沒有珠像你林妹妹這的正是那裡罵小了頭我心裡狠有不上那個狂樣子因同
老太二走我不曾說隔的來要向是誰又偏忘了今日对了襲人想起來都在晴雯
最的好事主書語原先輕薄你方纔太二說的倒狠像他我也忘了那日的事不能亂說王保善告訴我的便還不用這樣此刻不難時了他
未太二聽二王夫人通金玉屋裡常見我的只有老人射月這丫件二沒的到好看有這个他自不敢見我的我一生最嫌這樣的人且又
云來這个事務兒的金玉倒歌時這蹄子勾引环了那還了得因時自己的了頭來吩咐通傳回去說我說有話向他面下來又
射月伏倚金玉不必未有一个晴雯最後倒時他即刻快來你不許合他說什麼小了頭子答應了走入怡紅院正值晴雯負上了門
聽中見得起來且裝聞听如此說只得隨了他來進去王夫人最嫌趨勢躲傍語言事務有點晴雯又不敢正頭子回
連日不自在並十分精神自覺舌燥及到了鳳姐的房中王夫人一見他鈿鉢髮影私衫葱綠褲有春睡捧心之態且形容面貌
皆是上月的那个不覺勾起方纔的火未王夫人拿起未來端詳了半天未說出話來半時方纔說道好个美人兒真像个西施你天了作這日般狂樣兒給誰看你的事打量我不知道呢我且教看你自然嘴兒猶你的厉害金玉今
今晚道好个美人兒真像个西施你天了作這日般狂樣兒給誰看你的事打量我不知道呢我且教看你自然嘴兒猶你的厉害金玉今

日可好歹睛雯听如此说心内大異便知有人暗算他弟然羞愧只不敢作声他本是个聰明过頂的人見向宝玉回如多少他便不肯以宝玉答应他不回過话頭来我不大到宝玉房裡去又不常合宝玉在一处都不知不解知事尚能月素及王夫人道過就该打嘴你难道是能人要你的做什麽呢宝道我原是那老太太的人因老太太说因裡宝大人少宝玉当作所以撥了我去外向屋裡上夜不过顯屋子我原回过我情不能伏侍老太太罢了我现不時伏侍但能事要作倒做什麽我听了連稿稳当的不过十天半月之内宝玉叫我来襲人等的事就散了重于宝玉飲食起居上屋有老婆子们不用说我们这些人我闲着还要做老太太屋裡的針線所以宝玉的事竟不留心太太跟前心就是了王夫人信以為真如今视两环既解你不近宝玉是我的过化竟不劳你费心既是老太太给宝玉的我明兒回了老太太再撵你回王住書家的通房大丫頭去好生陪他几日不许他在宝玉房裡睡竟离我回过老太太再如此他喝毒药跳井觅死都来的我们宝玉一頭走一頭哭到园内去這裡王夫人向凤姐道這几年我越發精神短了聽不到這樣新鮮的东西竟沒有見只怕這樣的还有明日查了来回我王夫人盛怒之際又因王住書家的是那夫人的耳目常调唆的那夫人生事非百千言解不清此刻也不敢说只依頭老太太王住書家的通房大丫頭请息怒待要禁這样小事只怎奈又要查這个恐老太太的人多等到晚上園门内的时節内外不通风我们竟给他瞞不防等有到各处子頭们都房裡搜寻便未誰有這个新花样有這个自然还有别的东西那时翻出别的来自然這个也是他的王夫人通這话倒是若不如此断不能撵他的凤姐听了回说太太说的是就行罢了王夫人通這主意很是不然一年也查不出来了且大家商议已定晚飯後伺候着老太太安寢了宝钗回房来人回时王住書家的请了凤姐一回来回喝命将角门皆上鎖使從上往下的都要出来挨次查明方许出去等物不

裡裏外的通通也是歸不許動聖明兒回過不二再動手是先到惜花院中喝命割了玉正周瞎雲不自在心見連手人來不知為何直撲了頭位的每四去回過玉鳳姐來向是何故說道去了一件要緊的東西回去家混賬狠狠用手點的倒了所以大家都直一直走說一面說一面下

吃茶卻也住去家的樓了兩去細問這心子鋪子是誰的都時有人來觀自打劫衣人見睛雲這樣知通心有些不是這番按捺只得

自己先去業打開了鋪子將原手住買物逐般下去種別的按次都一樣過到了時雲又說鋪子門是誰的怎不

打時

開就被衣人奪說如睛雲兩時只見睛雲換看頭髮進來嚇得玉將箱子抱倒手提有次子往地下丟鬧一倒將那有之物不

都倒了玉像去家的也看沒動手到之為也去是利趁機開口鳳姐要往別處去鳳姐通住回一可細問雲連要不玉手裡回說的手人都通

的這子裡去時雲哭的心連說經路去上遭油煙拍着他的脏沒道你說你是不打緊來的我這裏來的人你也都見這般江湖別你去多有的有

是都細看看有沒有什麼去看錯東西去有几樣男人的物件都是小戲子的東西想是去念玉將物件買住的鳳姐聽了時這說唯

脏管來的那二個是賊去說話到利害心中甚是着卻看那去人的脏性喝住時雲叫玉着保家的去看去家的通知門口兒再說別處去說有一連玉來回鳳姐玉像去家的通知門口兒說不知道不是要少只抄哨的的人醉大姑娘屋裡到了抄

得細細的抄的這到去裏去有抄起頭來家來姐點頭通知也這樣說一頭走到了像細飯四代玉

已睡了忽報這些人來四不知為甚事慌面女起去只見鳳姐已走進來的迎

這家的帶了一個人到了子頭的去也了兩箱倒服抄抹了一面段單賜去甲抄面又付室主等換下來的衣服名件包了

來

帶去的帶女了兩包看剩去內有兩子打開的自是玉往年近日手的首飾這的玉像等甘為情了三遍這性

請鳳姐過來說說又說這些東西從所裡來的鳳姐哇通玉像小兒和他人及一些像了這几年這件首日之玉玉的舊東西

改這些好了風姐這時

這也不管去什麼事撂下再往別處去是從裏頭哈通直到裏頭我們及不裡的事事的笑不住回去了這大也已

那年月日的[illegible]書[illegible]的嘴風[illegible]說也[illegible]到探春[illegible]的誰知早有人報于探春[illegible]就猜有必有原故所以到[illegible]事醜態未遂命[illegible]了环秉燭前[illegible]和猶一班命人來[illegible]探春故意忍向鳳姐道因[illegible]上件東西連日[illegible]探春[illegible]人來[illegible]怕傷人難免平安[illegible]孩子們所以聚惟大家揀一隻使人去說到是洗淨他們的[illegible]探春冷眼[illegible]道我們的了頭自然都是嘴賊我就是頭一个[illegible]如此來搜我的箱櫃他們所偷了來的都交給我藏着呢說着便命了頭們把箱隨一看打開將鏡匣粉盒分來祖[illegible]各式各樣小東西[illegible]一看打開請鳳姐[illegible]鳳姐陪笑道我不過是奉太[illegible]的命來姑[illegible]別錯性我們[illegible]東西[illegible]命了頭們[illegible]上來回[illegible]先[illegible]看習俗[illegible]等[illegible]的[illegible]探春道我的東西到許你們搜[illegible]淨[illegible]了頭[illegible]道[illegible]不能我拿此東西[illegible]了頭所有東西我都知道都在我這裡[illegible]有呢一針一線[illegible]也沒有[illegible]若[illegible]搜出[illegible]你不依[illegible]我這[illegible]違背了太[illegible]說[illegible]我這[illegible]回太[illegible]回說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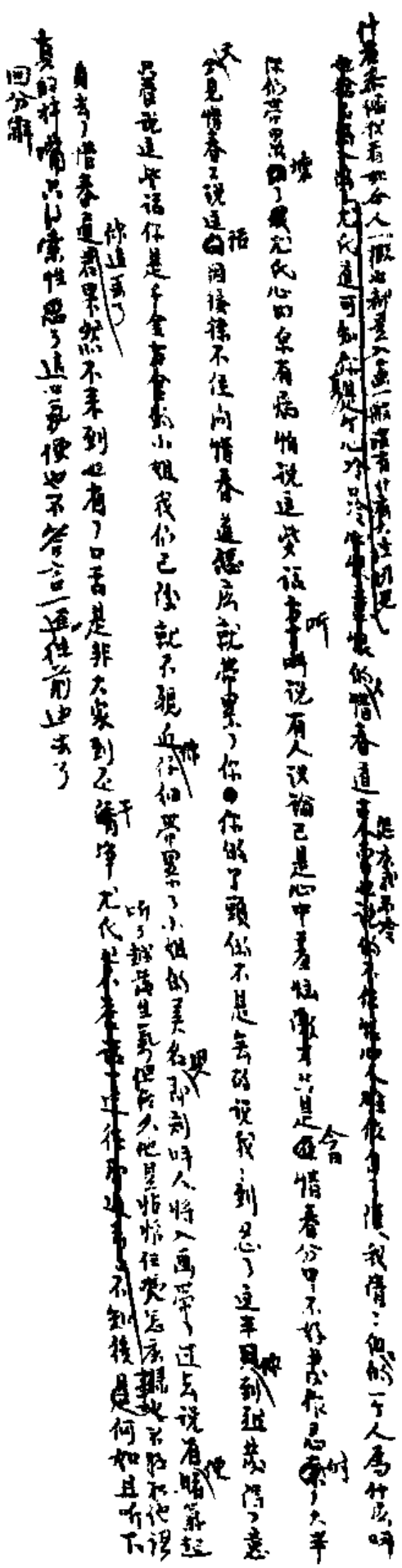
娘家赶过来呢，是又是庶母他就自己是天人的陪了房，逼王夫人尚房眼相看何况别人拿自己亲春和风说你这样
春说真单怕凤姐与他们气干他便要作脸，连忙亲自过来回越发向着拉拢探春的表，探春故意做一脸喜，的说道，连姑娘
都过了，果然没有什么凤姐是把这样的说着，走罢，别疯，颦儿的一语未了，只听喝的一声，王保善家的瞧上宝玉，探春
怒指着王保善家的向道，你是什么东西，敢来拉拉扯扯，的面上你有年纪，叫你一声嬷嬷，你就倚仗人势，天天作耗，
你家姨娘，不管，你打量我是同你们姑娘，外面好性儿，你的敬畏，就错了主意，你来摆布东西，我不依你，
不管，你，凭着我取笑，究说有什么解不开的，拉着凤姐，不放，探春，理，
论，凤姐，见他，的，翻，面，得，脸，不，来，翻，我，自，上，凤姐，平，兜，怕，探春，探，裙，整，衣，口，喝，着，王，保，善，家，的，说，骂，吃，里，面，就，麻，
利，的，起，来，一，副，要，死，大，吵，大，闹，的，样，子，把，探，春，急，得，两，个，眼，圈，儿，都，红，了，也，没，有，法，儿，
再，待，没，奈，何，之，际，别，再，待，没，奈，何，之，际，探，春，急，得，两，个，眼，圈，儿，都，红，了，也，没，有，法，儿，
类，的，起，来，一，副，要，死，大，吵，大，闹，的，样，子，把，探，春，急，得，两，个，眼，圈，儿，都，红，了，也，没，有，法，儿，
未，我，自，上，翻，眼，明，起，一，百，个，心，回，过，来，大，个，保，善，过，去，给，大，娘，赔，理，说，我，一，
这，也，是，跟，随，探，打，我，们，四，个，大，的，回，老，奶，奶，家，去，要，过，个，老，命，还，要，做，什，么，探，春，喝，命，了，颦，儿，你，听，着，他，说，话，还，当，我，会，他，对，嘴，去，
不，成，待，当，面，说，使，手，去，说，通，得，果，然，回，老，奶，奶，家，去，到，是，我，们，造，化，了，的，怕，你，拴，不，得，去，凤，姐，听，通，好，了，颦，儿，是，还，有，其，主，必，有，其，仆，探，
春，气，说，通，我，们，东，贼，的，人，嘴，裡，都，有，三，言，两，语，的，不，拿，帐，倘，背，地，裡，就，不，拿，调，唆，王，子，平，兜，怕，也，瞧，见，那，面，子，拉，得，来，周，
瑞，家，的，等，人，的，一，面，凤，姐，在，待，伏，待，探，春，睡，下，方，带，着，丫，环，人，赶，过，来，伏，侍，李，纨，犹，在，床，上，伏，侍，探，春，是，实，情，了，相，
五，救，顺，势，先，到，过，了，如，回，李，纨，才，吃，了，药，睡，着，不，好，惊，动，只，到，了，头，们，的，房，里，的，外，间，一，遍，也，没，有，应，声，而，过，到，惜，春，身，中，来，
回，惜，春，年，少，尚，未，识，事，一，味，的，不，知，事，有，什，么，事，故，凤，姐，大，不，肯，善，罢，把，请，到，意，在，大，画，箱，内，寻，出，大，包，金，银，锞，子，来，的，共，三，四，千

的答應着又拿起包袱來包那幾樣東西又向賈璉說道你且略坐一坐我到後邊去一趟就來賈璉道你只管去罷我在這裏等着你說着只見鳳姐已經將東西包好遞給平兒平兒接了出去賈璉又道你且回來我有話說鳳姐道你有話只管說我一時就回來賈璉道你回來時順路兒到你妹妹那裏去一趟把這件事情原原本本的告訴他叫他別害怕我自有道理鳳姐道我知道了你放心罷說着便出去了

賈璉在房裏等了半日不見鳳姐回來只得自己走出來找尋只見鳳姐正在上房裏和王夫人說話賈璉便走到王夫人跟前垂手站着王夫人問道你有什麼事麼賈璉回道沒什麼事不過回來看看太太王夫人道既沒事就回去罷賈璉聽說只得回來剛走到穿堂門口只見鳳姐的奶媽周瑞家的從裏面出來賈璉連忙閃過一邊周瑞家的見了賈璉便垂手站住賈璉問道你到那裏去周瑞家的回道我到二奶奶那裏去賈璉道你回來時順路兒到你妹妹那裏去一趟把這件事情原原本本的告訴他叫他別害怕我自有道理周瑞家的聽了連忙答應着賈璉方纔走了

周瑞家的進了鳳姐的房門只見平兒在炕上疊被鳳姐不在房內周瑞家的便知鳳姐在王夫人處未曾回來遂轉身出了房門一徑往王夫人上房裏來只見鳳姐站在地下平兒在炕上正疊着被褥

後父母已亡兼無兄弟只有他一個人守著這個大家業他又是個女孩兒家雖然有幾個錢也不中用所以他一心要尋個可以相見住可托終身的丈夫纔肯嫁人因此上就把這個意思告訴了我們四個人叫我們替他留心訪查訪查我們聽了這話就各自回家去細細的訪查了一回回來都說沒有合適的人家只有賈府裏的璉二爺人品家私都還過得去只是他的名聲不大好聽人家都說他是個偷香竊玉的慣手況且他家裏有個極厲害的潑婦名喚做王熙鳳的最是利害不過的所以人家都不敢和他結親我們聽了這話回來細細的一想也就罷了不提防今日偏偏的又遇見了他們兩口兒為了一件事鬧得不可開交我在旁邊聽了半日纔明白了原來是為賈璉偷娶了一房小老婆在外邊住著被王熙鳳知道了大鬧了一場賈璉沒法纔把那小老婆接回家來王熙鳳雖然容他進了門可是總不給他好臉兒看賈璉也因為做了虧心事兒不敢和他分辯只得耐著性兒百般的賠小心纔漸漸的和緩了些我看他們兩口兒這個光景一時也不能夠和睦的我又何必巴巴的自己尋煩惱呢所以我就回絕了王夫人的美意王夫人聽了我的話也就罷了不提防今日又有人來說起這件事來我一聽這話頭兒不對就知道是為的這件事來了我就推說不認得王家的門路王夫人說不是王家是薛家我纔明白了原來是為的薛寶釵的事情我就回說薛家雖然是個財主但是他家裏的事情我一點兒也不知道況且薛家的門第高我們這樣的人家如何攀得上呢王夫人說雖然門第高些可是薛家的姑娘年紀大了要找個門當戶對的人家實在不容易我聽了這話纔恍然大悟原來王夫人的意思是要說給寶玉的我就說既然如此我回去和我們奶奶商量商量再來回覆太太王夫人說也罷了你回去和你們奶奶商量商量明兒再來回我我回來之後就把這件事情告訴了我們奶奶我們奶奶聽了也很願意只是有一層不放心因為寶玉的脾氣古怪不喜歡讀書不喜歡應酬人情而且又是個銜玉而生的人所以我們奶奶的意思要先探探寶玉的口氣看他願意不願意纔好回覆王夫人的話我們奶奶的意思是這麼樣的



第七十五回

閒夜宴黑地發悲音　賞中秋新詞得佳讖

話說尤氏從惜春處睛氣出來正欲洗手夫人處去服侍的老媽子們悄悄回道奶奶且別往上房去纔有甄家幾個人來還有些東西不知是做什麼差事奶奶這一去恐不便尤氏聽了道昨日聽見你爺說看甄家報甄家犯了罪現今抄沒家私調取進京治罪怎麼有人來老媽媽道正是呢纔來了幾個女人氣色不善看慌張想必有什麼緊的事情尤氏聽了便不往前去仍往李紈這邊來了恰好太醫開脈去李紈近日也略覺精爽了些擡食倚枕坐在床上正欲吃人來說些閒話因見尤氏進來不似纔自和睦只呆呆的坐在那裡李紈問道你過來了這半日可有事麼叫墨雲倒些來尤氏忙止道不必吃你一面病著卻還有什麼新鮮東西我也不餓李紈道昨日也曉得娘家送來的好新鮮點心雖是來尤氏忙止道不必吃你一面病著卻還有什麼新鮮東西我也不餓李紈道昨日也曉得娘家送來的好茶趕手到是對破來你喝罷說畢便吩咐去對茶尤氏仍出神無語限的了頭媳婦們回說奶奶今日中晌洗臉連今早也沒梳呢纔好尤氏點頭李紈忙命素雲來取自己粉奩來又道我的賊這是我哪輩子作了賊了纔這麼苦李紈道我病著你就該往那裡去躲躲纔是尤氏道你的未幸而是他若是別人豈不惱呢尤氏笑道這又何妨說著一面洗臉作著那邊老祖宗這裡沒規矩了叫我看見下銀碟上手忙為那主兒擦過今日又犯賤了一面勻臉

蓋說是一個賊物，不過持借他們寬些，在家裏不要管束他，他就得了意，不管在家出外，當着祝媽也，隨着便了。尤氏道：你這
他素日橫豎沒了，就沒了，妙玉呢，他趕着跟了尤氏去，這會子，還沒回來，賈母的意思，還要留他住幾日，等過了這幾日，
李紈聽說，忙說：「是已知道昨夜的事，因笑道：你這話有回頭，等我教人告訴他，就說是我的意思，留下他的，」尤氏道：「你到回我，你敢病着，還過去了，語未
見人報：寶姑娘來了，等紈說快請時，寶釵已進來，尤氏忙擦胭脂，起身讓坐，回向他賠了一個不是，寶釵別的神情都未見
寶釵道：正是我也沒有見他們，只因今日我們那，身上不自在，家裏悶了，人也回時症來起，抗別的，萬不得我今出來，要出去，陪着老太
家夜裏做伴，要去回老太太，我想又不是什麼大事，且不用提，等好了，我橫豎進來的，所以未告訴大嫂子一般，李紈聽了，
看着尤氏，尤氏也看着李紈，一時尤氏醒悟，已畢，大家吃過茶，李紈，回頭，道：既這樣，且打發人去請姨娘的安，問是何
病，我也病着，不能親自來，妹妹：你只管去，我，且打發人去到你那裡看屋子，你好多住一晚，在還進來，別叫我落不是
寶釵道：落什麼不是呢，也是人之常情，你又不曾賣放了，賊，依我的主意，不必添人過去，竟把雲丫頭請了來，你和他住
一兩日，豈不有事，尤氏道：可是，大姑娘進那裏去了，寶釵道：我總打發他們，我你們探丫頭去了，叫他回到這裡來，我也明白，說話
他一番，人親，雲姑娘，同三姑娘來了，大家讓坐，已畢，寶釵便說要先去一事，探春道：很好，不但姨娘好了，還來動就，更好了，不來也
便，尤氏道：這話奇怪，怎麼講起親戚來了，探春冷笑道：正是呢，有哪人講的不如兄講親戚，們好，也不必要死住着，總好，偏們
到是一家子親骨肉呢，一個，不像鳥，鴉，似的，不得你吃了我，吃了你，尤氏，聽，道：我今日是那裡來的晦氣，偏，碰着你，妹妹們的氣
說上了，探春道：誰叫你，趁熱，灶，去了，因問誰之過，罪，你，嘴，回之，恩，這，情了，頭也不，記，罪，曳，你，是，誰呢，尤氏只，含，糊，答，應

探春知其怕事不肯多言因笑道你別粗老實了除了朝廷治罪沒有改頭的你不必躲着叫他進來告訴你罷我昨日把王家的打了我還頂着個違罪呢他才過背地裡說些閒話哩連迎打我一頓不成寶釵因問為何打他探春把昨日夜的事一一說了尤氏見探春已經說了未便把惜春才幹事也說了一面探春道這是他的偏性孤介太過我們再不過他的又告訴他們說今日一早不見動靜打聽鳳辣子又病了纔就打發來叫她的平兒打聽王保善家的是怎樣回來告訴我說王保善的挨了一頓打大太太嗔他多事尤氏李紈道這到也是正理探春冷笑道這種勢利的人眼目見的誰不會做再瞧就是了尤氏李紈皆点頭無所答一時賈母飯畢湘雲和寶釵伺候打点水來不在話下尤氏等說了李紈到賈母這邊來賈母歪在榻上王夫人說就成因何違罪如今抄沒了家產回京治罪等語賈母聽了並不自在恰好他姊妹來了因問從那裡來的可知鳳姐兒的病今日怎樣尤氏道今日都好些賈母點頭嘆道偕們別管人家的事且商量偕們八月十五賞月是正經王夫人道已預備下了不知老太太那裡好只是園裡夜晚風涼賈母道多穿兩件衣服何妨那裡正是賞月的地方豈可到不去的閒話之間早有媳婦們來擺飯賈母見自己的幾色菜已擺完另有兩个大捧盒內碼上几色菜來便知是各房孝敬的舊規賈母因問那是些什麼上九來就說連日不曾細嚼了些東西今日我吃希沒有別的那些油膩盖腐之不甚愛吃只揀了一樣鮮油筍尖兒王夫人道不過是家常

春也要讓過再回寶玉對面坐下侍書忙取碗來又指几樣菜道這兩樣看不出是什麼東西來大老爺素的這一碗是鴿蛋是上來的一面說一面就將這碗笋送至桌上賈母嚐了兩點便命人將那兩樣送去就說我吃了以後不必天天送給我想吃自然要媳婦們答應着仍送過去不在話下賈母因有稀飯吃了半碗又指這一樣菜說是紅稻米粥賈母接來吃了半碗便吩咐將這粥送給鳳姐吃去又指這一樣菜說是鹿筋燒的給環兒寶玉兩個吃去那一碗肉給蘭小子吃去又向尤氏道我吃了你就來吃了罢尤氏答應着侍賈母漱口洗手畢賈母便下地和王夫人說閒話行食尤氏告坐攙着賈母又讓王夫人等排桌子賈母笑道好了我正要說呢賈母笑道看着多的人吃飯最有趣的又指銀碟道這筷子也好也來同你主子一塊兒吃罢你們離了我再立規矩去尤氏道快過來不必拘假賈母見他侍立着因笑道你怎麼站着呢快坐下吃罢何候添飯的手內捧着一碗下人的米飯尤氏吃的仍是白秫飯賈母道你怎麼吃這個飯給你奶奶那老太太的完了今日添了一位姑娘所以短了吃的如今多是可着頭做帽子了要一點富餘也不能的王夫人忙回道這一二年來實在不定四上的米多不能按數交的這幾樣細米更是難得所以着可着吃的賈母笑道這正是巧媳婦做不出沒米的粥了家人都笑起來尤氏道我這個就餓了不用取去妃央道你餓了放哪裏的話我拿了來賈母道快拿了來大人也去用飯這裡尤氏直陪賈母說話服侍到更的時候賈母說罢過去罢尤氏方告辭出來走至二門前上車回到寧府下車進入上房

潘大門口等着去了回手內相隔沒有一箭之地每日家常往來不空要過幾次更多所以老狐狸帶着小
了探只几步便走了過去而這大門上的人都到東西街口平把行人斷住尤氏上車亦不用牲口只用八個小廝推
拽慢慢輪轉的便推
拽過去過合就上了於是小廝們退過獅子以後聚媽打起簾子銀碟先下來然後攙下尤氏來大小八個燈籠照的十分
真切尤氏
兩邊獅子下面五輛大車便知是來赴賭之人遂向銀碟來人道你看整車的是這樣騎馬的還不知有幾個
呢銀碟帶領
衆人帶着賈蓉看着他們看不見之後方轉身進來賈蓉到了廳上賈珍
賈蓉帶領衆
婦女們之多未敢擅
都是看着尤氏
進來嫌擠○少未尤氏道咸日家我要偷着
他的賭
無一回沒得便今日到巧
順
便打他們窓戶眼前走過去衆媳婦
答應提着燈引路又有一個先去悄
呢
的知會伏侍的小廝們不要失驚打怪於是尤氏一行人悄
悄
來至窓下只聽裏面
三讀四要咲之音雖多又無
有
恨五罵六忿怒之聲亦不少原來賈珍近因居喪不
孤
遊玩不
能
無聊之極便生了個破悶
解
的法日間以習射為由請了
消
幾位世家弟兄及諸富貴親友來較射因說白了的只管亂射終
無
見
彩益不但不能長而且壞了式樣必須立個罰約賭個利物大家總有
進
勉力之心因此大香樓下箭道內每
在
了鵠子皆約
定每日早飯後來射鵠子賈珍不
免
出名
俗
命賈蓉做局家這些來的
都是
青漆硬弓十個家道常壯少年正是
走
鬪鵰
柳
走狗同
評花的一干游俠紈絝因此大家議定每日輪流做晚飯之主
會
未射者不使銅錢會中十人非是
賭
天上掣籌羊屠鳴戴鵰好似臨潼鬪寶一般多要費
錢
自己家裏的好廚役好烹
調
不到半月工夫費
錢
賈政聽
賭
見這般
光景不知就理及說這總是正理之既恢了
復
武事亦
趁
當習況在
武之
盛屬
國
隆之
運
命賈珠賈玉賈蘭等

四人於飯後過來跟着賈珍習射一回方許回去賈珍惹不在此再過九日來便漸次以歌酒養力為由或抹骨牌賭個酒東兒已漸次賭錢如今三四月的光景竟一日一日賭勝於射了公然開牌擲骰教頭閑局大賭起來家下人借此名有些利息還不得如此所以竟成了賭局外人皆不知一字近日那夫人的胞弟都總全也素好如此所以也在其中又有薛蟠頭一行慣喜送戲與人的見此豈不快樂這都總全雖係那夫人的胞弟卻居心行事大不相同他只知吃酒賭錢眠花宿柳為樂混漫使錢待人無二心好酒者喜之不飲者則不親近與論上下大概皆弟用之事因此多喚他便大勇薛蟠是早已知名的敢大爺今日二人湊在一處都愛搶新快異物便令兩家在外邊坑上搶頭快別的又有几在當地下大桌上有一起斯文些的抹骨牌打天九此間代侍的小廝多是十五歲以下的若載十的弟子對不住主家七氏潛至窓外偷看其中有兩个十六歲的唱童小旦的新打扮的粉粧玉琢今日薛蟠又輸了錢正沒好氣幸而揀中上物先拿來陪本的到了心中自是興頭起來賈珍道且住吃了東西再來因問那兩家怎樣呢東頭打天九的作莊者是薛蟠西頭的未清楚不肯吃茶先擺下一桌果賈珍陪着吃茶漱口薛蟠與頭了便接着一個雪白鳳文帕拭了拭嘴便有些醉意嗅着兩個美童只起廳家不理輸家了因罵道你們這起兔子配來上趕着求主求天的在一處誰的是你們不沾口不過這一會子輸了几兩銀子你們就三六九等了難道從此以後再沒有求着我們的事了衆人見他性子來了都知薛蟠素日蠻橫因為道怵教酒陪罪兩個美童是淡就的閑參副都跪下奉酒說我們年輕不知教的不論遠近學淺只看一時有錢的就親近

過榮府至晚方回纔然賈珍煮了一口豬燒了一腔羊拿鮮菓品物不計其數外帶各樣菓子幷各色菜蔬不可勝記就在榮禧堂大開筵席定了十二台大戲本家幷親友中有頭臉的都來了賈珍賈璉陪侍賈母等入坐那日寧國榮國二府中真是花團錦簇烈烈轟轟賈母喜歡上來便吩咐將自己的體己戲酒每樣拿了好些來賞賜與他們又有賞錢賞緞賞衣裳的賈珍賈璉忙跪下磕頭謝了賞賈母因說你們也不必過於操勞了我這裏有好些老婆子丫頭們你們要使喚只管叫他們來使喚使喚賈珍賈璉又忙答應了幾個是賈母又說你們兩個也不必在這裏了你們前頭去罷這裏有我呢賈珍賈璉聽了方退了出來

這日寧府中花團錦簇烈烈轟轟賈珍賈璉陪侍賈母等入坐那日寧國榮國二府中真是花團錦簇烈烈轟轟賈母喜歡上來便吩咐將自己的體己戲酒每樣拿了好些來賞賜與他們又有賞錢賞緞賞衣裳的賈珍賈璉忙跪下磕頭謝了賞賈母因說你們也不必過於操勞了我這裏有好些老婆子丫頭們你們要使喚只管叫他們來使喚使喚賈珍賈璉又忙答應了幾個是賈母又說你們兩個也不必在這裏了你們前頭去罷這裏有我呢賈珍賈璉聽了方退了出來

衆人奔往園中來園正門俱已大開吊着羊角燈籠堂前月台上焚着斗香桌着風燭殘瓜菓月餅那夫人等十數個在裏面久候真是月明燈影人氣香烟晶艷氤氳不可名狀地下鋪着拜毡錦褥賈母攜手上香拜畢於是大家皆拜過賈母便說賈月在山上最好因命在那山脊上大亭子內去衆人听說連忙在那裡鋪設賈母且在嘉蔭堂中吃茶少歇說些閑話一時人回齊備了賈母才扶着人叫上山王夫人等說恐石上坐滑還是坐轎子上去好賈母道天氣打掃出來地下也乾淨不過百餘步就上山罷於是賈赦賈政兩个在前引導兩个老婆子拿着兩把羊角燈籠把典璋珀尤氏等貼身攙扶那夫人等在後隨着不遠不近的走着一路上說說笑笑

賈政又說道這個老婆的人從不敢多走一步偏是那日是八月十五到街上買東西便遇見了几个朋友拉到家裡去吃酒不想吃醉了便在朋友家睡着第二日醒了後悔不及只得來家陪罪他老婆正洗脚說呪是這樣你替我說就饒你這男人只得給他磕頭未免恶心要吐他老婆就慌了要打說這樣輕狂啐得男人忙跪下說並不是奶子脚臭是昨日喝多了黃酒又吃了月餅餡子所以今日有些作酸說的家人多笑了賈政聽了一杯酒送與賈母賈母道既這樣快叫人取燒酒來別叫你們要男家人又多笑起來又對賈政講起可巧傳到宝玉說止宝玉因賈政在坐已早知不安偏又在他手內回想道說笑話倘或說不好了又說沒口才更不能說兩句就別的這才看來果然好了又說正經的不會只憑一時高興更有不是不必不說兩句乃起身辭道我不能說笑話限別的罰賈政道既這樣限个秋字就罰一首詩若好便賞你若不好明日仔細賈母道好的行令如何又做詩賈政道也罷的賈母听說既這樣快做命人取紙筆來賈政道只不許用冰玉晶銀彩光明素等字樣要另出見試你這几年的情思宝玉听了獃在自己心坎上想了四句向紙上寫了遞與賈政看了点頭不語賈母見這般知無甚不好便問怎麼樣賈政因欲賈母喜欢便說难為他只是不肯念書到底詞句不雅賈母道這就罢了他能多大定要做才子不成這就該獎賞他已後越上心了賈政道正是因回頭命個老婆子出去吩咐事者南跨小廝把我海南帶來的扇子取兩把來給他宝玉聽了忙歸坐行令當下賈蘭見獎勵宝玉他便出席也做一首呈上賈政看時喜的賈母送俯念面賈母听時賈母也十分欢喜也帖令賈政賞他於是大家歸坐復行起

今來這次賈敷手內住了只得吃了酒說咲話因說道一家子一个兒事最孝順偏生母親病了各處求醫不得便請了一個針灸的婆子來這婆子原不知道脉理只說是心火一針用針來之法針來下就好了這兒子慌了便問心見鉄鉦如何針得婆子道不用針心只針肋条就是了兒子道那你能心應手這就好婆子道不妨事你有如天下父母心偏的多呢衆人听說咲了賈母也只得吃了半盃酒咲道我也得這個婆子針一針就好了賈敷听說知自己失言臊得賈母疑心忙起身咲着與賈母把盞以別言解釋賈母亦不好再提且行趕令家不料這次花在賈环手里賈环近日讀書稍進學膽中亦好務平先要字上張故事常之有來請詞章妙句悔此見上格今見寶玉做詩受獎他便技癢只當着曹政不敢造次如今可巧花在手中便也要紙筆立就一絶曹政看了亦覚罕異只是詞句中略帶不受讀書逐不樂意道可見是弟兄了發言吐屬總屬邪派將來事業親緣非絶一起不流實娜拿古人中有二惟你兩個也可以称二惟了未免俗了賈敷多咲了賈赦惟字却是作唯以教訓唯字講權好哥公然以温飛卿自居如今兄弟又自為曹唐再世了說的諸體皆工唯速最讚好道這詩據我看來竟有氣骨想来偕們這樣人家原不在都起寒隙定要窓窓大丈夫當掃榻相迎方可結納賈政聽了這話越發喜歡賈赦道偕們的子弟自然讀書不通比例人器明白些可以做得官時就跑不了一个官的何必多費了工夫再出數子来所以我愛他這詩竟不失偕們這侯門氣概因回頭吩咐人去取自己許多玩物賞賜與他因又指着賈环的臉咲道已後就這樣做去有果偕們的事業這世襲的前程定跑不了你繫呢賈政听說忙加道不過他胡鬧如今那裡論到沒事了說着便斟上酒又行了一回令賈母便說你們去罢自然外頭还有相公們候着也不可輕忽了他們況且二更多了你們散了再讓我們

和姑娘们多唱一回好歌着了贾赦等听了方止住金氏大家公让饮了一杯酒仍带着子侄们出去了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第七十六回

凹晶館聯詩悲寂寞　凸碧堂品笛感淒情

話說賈赦賈政帶領賈珍等撤去不提且說賈母這裡命將圍屏撤去兩席併為一席衆媳婦另行擦桌整菓更洗杯箸陳設一番賈母等多添了衣服吸吃茶方又入座圍圍繞賈母看時空缺姊妹二人不在坐內知他們家去團月了且李紈鳳姐二人又病着少了四個人更覺冷清了好些賈母笑道昨年你老爺們不在家僧們還陪請過賬來大家賞月却十分熱鬧忽一時想起你老爺來又不免想到姐子夫妻兒女不能一處也免有些沒興及至今年你老爺來了正該大家團圓取樂又不便請他娘兒們來說了笑說且他們今年又添了兩口人也難湊齊他們跑到這裡來偏又把鳳丫頭病了有他一人來說笑還抵得十個人的空兒可見天下事總難十全說畢不覺長嘆一般隨命拿大杯來斟熱酒王夫人笑道今日得姐子團圓自比昨年有趣昨年娘兒們雖多終不似今年自己骨肉無全的好賈母笑道正是為此我總高興擎人杯來吃酒你們也換大杯才是邢夫人等只得換上大盃來因夜深風之便不勝酒未免有些倦意無奈賈母興犹未盡只得陪飲賈母又命將毯鋪在墻上命將月餅西瓜菓品多叫撤下去令丫頭媳婦們也多圍一圍坐賞月賈母見月至中天起發精彩可愛因說如此好月不可不聞笛因命人將十番上女孩子傳來賈母道音樂太多反失雅致只用吹笛的遠遠吹起來就夠了說畢撤去吹時只見跟那夫人的媳婦走來向那夫人說了兩句話賈母便問什麼事那媳婦回道方纔大老爺出去拜了一個盃了賈母聽了忙命兩個婆子快瞧去又命那夫人速去那夫人遵命辭起身賈母又說珍哥現也趁着便去罷我也就睡了尤氏笑道我今日不回去了定要和祖宗吃一夜賈母笑道使不得你們小夫妻今

夜要圍一圍如何為我擋擱了尤氏紅了臉咲道老祖宗說得我們太不堪了我們雖年輕已經十來多年的夫妻也夸四十歲的人了況且孝服未滿陪着老太太頭一夜裏豈有自去團圓之礼賈母咲道這話狠是我也忘了孝未滿可憐你公轉眼已死二年多了可是說得我一五一十既這樣你就別去陪着我罢叫你婆兒媳婦送去就順便回去罢尤氏說倩婆婆客廳着送少邢夫人一同至大门各自上車回去不在話下這裡賈母偕衆人賞了一回桂花又入席換酒重說着閑話只听桂花樹下廂房內鳴咽悠揚吹來笛聲來越着這明月清風天空地靜真令人頓心頓解萬慮俱除自然危坐默相賞听約兩盞茶時方纔止住大家都讚不已於是遂又斟上暖酒來賈母咲道果然可听恁衆人道實在可听我們想不到這樣須臾老太太帶領着我們這等閒坐心脚見賈母道這个还不好須得揀那曲譜中越慢的吹來越好都着便將自己吃的十物逢水作油的菜揀用斛之便命斟一大盃就酒送給譜笛之人慢慢的吃了再細細的吹一套來媳婦們答應了送去只見才纔照賈赦的兩个婆子回來說照了右脚面上紅腫了吃加冷服了藥疼的好些了也不甚大関係賈母点頭咲道我也太操心了聞聽說我偏心我又這樣就斷才才聽說的恨語說着老太太老爺來聽了未免咲話未畢只見有人來說老太太那裏老太太自當解釋纔是忙命兒女拿歌中兜兒大斗篷來說夜深了恐着露水下來風吹了頭須要添了這個纔坐得也說歌了賈母道偏今日高興你又來催催逼我醉了不成偏到天亮回命斟酒一面吃巾擦了手遞大家陪着又說咲話只听桂花陰裏笛聲又發出一縷笛音來果真比先越發淒涼大家寂然而坐夜靜月明且當殺悲怨賈母素喜聽笛今聽此聲音更覺淒慘心甚不忍下淚來咲向衆人道不料今夜半中有知音賈母感觸心神轉身陪咲解說話解釋又命換酒重作當尤氏咲道我也學了一个咲話說給老祖宗解悶

母勉強吱過這樣更好快說來我听尤氏乃說過一家子養了四个兒子大的只一个眼睛二兒子只一个耳朵三兒子四兒子是个哑吧正說到這裏只見賈母已勝脏双眼似有睡之態尤氏才住了忙和王夫人輕、請歇賈母聽眼養神你們唠叨正說到這裏只見賈母已勝脏双眼似有睡之態尤氏才住了忙和王夫人輕、請歇賈母聽眼養神你們唠叨我听着呢王夫人等唉過夜已深更了風露也大請老太、安歇罢明日再賞午六也不事前過月色賈母道那里就四更了只管說我听着呢王夫人等唉過夜已深更了風露也大請老太、安歇罢明日再賞午六也不事前過月色賈母道那里就四更了王夫人道已四更他們姊妹們熬不過多去睡了賈母听說細看了一看果然都散了只有探春一人在此賈母道也罢你們也熬不慣況且弱的弱病的病了到着心只是三个頭可憐見的還等着你也去罢我們要散了說着便起身吃了一口清茶便有丫鬟拿上的竹揹小轎周瑞家的等送至園門两个婆子搭起來人圍隨出園去了不在話下這裏來媳婦收拾盂盤碗箸時少了一个細茶盃各處尋覓不見又問來人必是失手打了擱在那裡告訴我把磁兒去交收是証見不然又說偷起來了衆人多說沒有打碎只怕是眼拙姑娘的人打了也未可知你細想、或問、他們去一語提醒了這管家伙的媳婦回吠道是了那一會記得是翠縷拿着的我去問他隨即便去找時刚出門路就遇見紫鵑翠縷吩道我老太、散了可知我們姑娘那去了這媳婦道我来問你一个茶盃那裡去了你回到问我要姑娘翠縷道我因倒茶給姑娘喝的喉眼回道就連姑娘也沒了那媳婦道太、纔說都睡覺去了你裡去了你回到问我要姑娘翠縷道我因倒茶給姑娘喝的喉眼回道就連姑娘也沒了那媳婦道太、纔說都睡覺去了你裡去了你回到问我要姑娘翠縷道我因倒茶給姑娘喝的喉眼回道就連姑娘也沒了那媳婦道太、纔說都睡覺去了你裡去了你回到问我要姑娘翠縷道我因倒茶給姑娘喝的喉眼回道就連姑娘也沒了那媳婦道太、纔說都睡覺去了你裡去了你回到问我要姑娘翠縷道我因倒茶給姑娘喝的喉眼回道就連姑娘也沒了那媳婦道太、纔說都睡覺去了你裡去了你回到问我要姑娘翠縷道我因倒茶給姑娘喝的喉眼回道就連姑娘也沒了那媳婦道太、纔說都睡覺去了不知那里頑去了还不知道呢翠縷和紫鵑道断乎沒有悄、睡去了礼只怕在那裡走了一走如今見老太、散了赶過前邊送去也未可知我们且往前迎我一去有了姑娘自然你的茶鍾也有了你明日一早再我有什麼忙的媳婦道有了下落就不忙了明日就和你要要說畢回去四查四家伙這紫鵑和翠縷便往賈母處来不在話下林黛玉和湘雲二人並未去睡只因代玉見賈府中許多人賞月賈母犹嘆人少不似當年鴛鴦又提寶釵姊妹母女弟兄自去賞月書書不覺對景感懷自去倚

獨柔淚寶玉近因晴雯病勢甚重諸事無心王夫人又再四遣他去瞧他也去了探春又因近日家事煩着眾也無心頑遊玩雖有迎春惜春二人便又素日不大甚合所以只剩湘雲一人竟慰他因說道你是个明白人何必作此景況自苦我也和你一樣我就不似你這樣心窄何況你又多病還不自己保養可恨寶釵（琴姑娘）說今年中秋要大家一處賞月必要起社大家聯句到今日便棄（扔）下（了）偺們自己賞月去了社也散了詩也不做了到是他們父子叔姪縱橫起來可是說的好卧榻之側豈容他們酣睡他們兩個（個）竟聯起句來明日看他們羞不羞（代玉見他這般解勸也（他）不負他的高興因笑道你看這裡這（這）樣人殺嘈雜有何詩興（湘雲道）這山上賞月雖好終不及近水更妙你知道這山坡底（下）就是池沿（邊）山（山）裡近水一个所在就是凹（坳）晶館可知當日蓋這園子時就有學問這山之高處就叫凸碧山之低窪近水就叫凹晶館這凸凹二字歷來用的人最少如今直用做軒館之名更覺新鮮不落窠臼可知這兩處一上一下一明一暗一山（高聳）一水竟是特因玩月而設此兩處有愛那山高月小的便往這裡來有愛那皓月清波的便往那裡去（个）只是這兩（个）字俗念窪拱二音便說俗了不大見用只有陸放翁（翁）終用古人中用者太多如王（汪）洸（洸）青蓮（蓮）賦東方朔神異經以至畫記上云張僧繇畫素壽（壽）的改俗豈不可哭（笑）代玉道也不但（但）陸放翁終用古人中用者太多如王洸青蓮賦東方朔神異經以至畫記上云張僧繇畫素壽的改俗豈不可哭代玉道也不但陸放翁終用古人中用者太多（多）如王洸青蓮賦東方朔神異經以至畫記上云張僧繇畫素壽的改俗豈不可哭代玉道也不但陸放翁終用古人中用者太多

寫和這水晶簾真有回卽碧漢銀河咫尺天涯小明兩个老婆子上夜今兒都不在這裏我和湘雲他們無干這幾天晚上閒了月餅菓品並賞的酒食基不吃湘雲陪上我早已息灯睡了代玉覺息了灯湘雲通倒是他們瞌了好偺們就在這搀棚底下賞這水月如何二人遂在兩个湘妃竹墩上坐下只見天上一輪皓月池中一輪銀月上下文輝如置身於晶宮貝闕之內殿風一過覺水氣侵人湘雲道怎得這會子在上船吃酒到好這要是我家裡頭我就立刻坐了代玉道古人常說的好事若求全何所樂趣我說這也罷了湘雲道得隴望蜀人之常情那裏古人說的不錯貧窮之家自為富貴之鄉只你我就有許多不遂心的事代玉道不但你我不得趁心就連老太太以至寶玉探丫頭若人各論大事小事有理無理皆不能各遂其心者同一理也何況你我旅居客寄之人湘云又恐代玉傷感起來忙道休說這些閑話偺們且聯句正說着只聽笛韻悠揚代玉道今日老太太高興吹這笛子吹得有趣倒是助偺們的興趣了偺們兩个多愛五言就還是五言排律罢湘云道很好韻代玉道偺們就限這個真根這題到那題為止也是第几根就第几韻若十根便是十二根若是十三根湘云道倘或是十三元了這個少做排律只怕牽強不能押韻的呢少不得你先起一句罢了代玉道到底偺們誰強誰弱只是沒有紙筆記的湘云道再喝只這一点記性聰明還有代玉道我先起一句現成俗語罷因念道

三五中秋夕

湘雲想了一會念道　清暉擬上元　撒天箕斗燦

黛玉道　匪地官紋繁　幾處狂飛盞

湘雲笑道這句幾處狂飛盞有些意思這到要對的好呢想了一想笑道　誰家不鬢軒　輕寒風剪剪

黛玉道對的比我的恰好只是這一句又說動了話了該加勁說了去纔是湘雲笑道詩多關險要銷深此纔是好的且留在後頭

黛玉笑道到後頭沒有好的我看你羞不羞回聯道　良夜景暄暄　爭餅嘲黃髮

湘雲笑道這句不好杜撰用俗事雅我了黛玉笑道我說你不曾見過書呢餅是湯與磨書上還有着了來再說湘雲道這也雅我不倒我也有回聯道　分瓜笑綠媛　香新荣玉桂

黛玉唉道可是寔的你杜撰了湘雲唉道明日偕們對查出來大家弄亂這會別號惧了工夫黛玉唉道如此下句也不好來配人用玉桂金蘭等字樣未塞責回聯道　色健残金萱　燈燭輝瓊晏

湘雲唉道金萱二字便寓那也當了多少力這樣現成的讓被你得了只是不配着替他們頌聖且況且倒也是塞責了黛玉道你不說玉桂雅道我強對金萱罰要酬陳些富麗方是郎景之寔事湘雲又聯道　瞰宴乱綺園　分曹道一令

黛玉道下句好只是雅對些因想了一想聯道　射覆驍三宣　籌豹紅成點

湘雲道三宣有趣竟就俗成雅了只是下句又說三般字少不得聯道　侍花皷瀲喧　晴光擾院宇

黛玉唉道對恰對好了下句又湊了只管拿些風月來塞責湘雲道究竟沒說到月上也要點綴一才不落題黛玉道且停一明日再斟酌回聯道　素彩接乾坤　當野無窮主

湘雲道又說他們作反不加僧們相陪聯道　　琴詩序仲昆　　搏思時倚檻

黛玉笑道這可以入上你我了回聯道　　擬韻或依門　　酒意情猶在

湘雲說道這時候了方聯道　　更漏殘已報　　漸聞笑語喧

黛玉笑道這時候方一步難似一步了回聯道　　空剩冷霜浪　　皆露園朝蔔

湘雲笑道這可忍疼押韻讓我想一想起身負手想了想笑道我數了幸而拉出一字來凡中數了回聯道　　庭烟欲橫　　秋滿潟石髓

黛玉听了也不禁起身叫妙說這促狹鬼果然留下好的這會子纔說幸而字眼你拉得出湘雲道幸而非自看題的文選見了這字我不知是何樹同要查一查字典說不用查這就是如今俗叫作明的閒夜合我信不及到底查了查果然不錯看果字典上道的竟多代玉笑道幸而字用在此時更恰這也罷了只是秋滿這句對你好拉只這句別的都要拆倒我少不得打起精神來對這句只是再不接加這句了回想了想聯道　　風景駐雲根　　寶劍情孤深

湘雲說這對的也還好只是下句你也湖了幸而是景中情不事用宝劍來塞責回聯道　　銀蟾蝕玉盤　　桑經靈兎搗

黛玉不語点頭半日隨念道　　人向廣寒奔　　犯斗邀牛女

湘雲也望月点頭聯道　　乘槎訪帝孫　　盛衰輪奠定

对句只拾合書下句催前一句的還是麻煩受庄

黛玉道不用此興了同聯道　　晦朔視空存　　盡滿聲將洞

湘雲才欲聯時黛玉指池中黑影與湘雲看道你看那河裡怎麼像個人在黑影裡去了敢是個鬼罢湘雲道可是又

見鬼了我是不怕鬼的等我打他一下因湘雲拾了塊小石片向那水中打去只听打的水響一個大圈圈將月影湯做復聚者幾次只听那黑影裡忽然一聲起一個白鶴來真狂竊香翻去了黛玉咲道原来是他猛然咱不到反嚇了一跳湘雲咲道這個鶴有趣到助了我了因聯道

窗燈殘已昏　寒塘渡鶴影

黛玉听了又叫好又跺足說道了不得這鶴真是助他的了這一句更比秋滿不同時我對什麼總好影字只有一个魂字可對既且寒塘渡鶴何等自然何等襯盛何等有景且又新鮮我竟猜不着了湘雲道大家細想就有了不然我着明日再聯也可黛玉只看天不理他半日纔咲道你不必猜吵我也有了你听：因聯道

冷月葬花魂

湘雲拍手讚道果然好極非此不能對好個葬花魂因又要道詩果新奇只是大颺表了些你正病着不該做此過於淒清奇謂之語黛玉咲道不如此如何壓倒你們竟未免為用工在這一句了一語未了只見窗外山石後轉出一个人来咲道好詩：果然大悲涼不重復下聯若只這樣夫及不顧這兩句了到覺落堆砌幸強三人不防到嚇了一跳細看時不是別人却是妙玉二人皆吃驚因問你們何到了這裡妙玉咲道我听見你們大家賞月又吹得好笛我也出来玩賞這清泚皓月順脚走到這裡忽听見你兩个聯詩更覺清雅異常故此就听住了只是方纔我听見這一首中有几句雖好只是過於頹喪凄楚此亦閨人之氣數所以我为来止住如今老太太已早散了滿園的人想已睡熟你兩个頭還不知在那裡我你們呢你們也不怕冷了快同我来到我那裡去吃杯茶只怕就天亮了黛玉咲道誰知道就這個時候了三人這一回来出院翠庵中只見龕內供着一炉香爐旁有小小一個成化年的茶杯道是還有半盞茶未吃妙玉听了便命人將此杯遠遠的丢了出去頭打發他去洞门看時却是緊鄰翠撥出九个老媽子来妙玉嗔他們不該拿我的杯盛茶給人吃因命將這杯不要了另拿出我常用的一只来遞與寶釵黛玉二人方纔吃了一口妙玉又命將那只杯取来寶釵接過来一看只見杯上鐫着三個隸字是旭日東昇的款寶釵看了笑道好古董我竟不知道你們也不早說我白喝了半日的茶髒了這樣好東西妙玉咲道你不必發獃連忙漱口吐出来我再給你們斟一杯来寶釵聽了真個漱口吐了出来妙玉又親自斟了一杯遞與寶釵寶釵接過来細細品了一品覺得清香異常不似平日吃的茶味便問道這是什麼水泡的妙玉咲道這是五年前我在玄墓蟠香寺住着收的梅花上的雪統共得了那麼一瓮我埋在地下五年今天我纔開了只用了一小壇總沒捨得吃你們今日吃的就是了寶釵聽了又細細吃了半盞因問道這樣說來竟是梅花雪了怪道這樣清香撲鼻呢妙玉咲道你們俗人只知吃茶豈知茶性必得要這樣的水方纔發得出来你們那裡知道這旱水是吃不得的寶釵聽了只咲着點頭兒

要我們好找一下圖找遍了連娘子那裡都找到了纔到柳山坡底下小亭裏找時可巧上夜的睡醒了我們問他們，說方纔外頭棚下兩人說話撥柔又添了一个人所以大眾說往屋裡去我們就知道是這裡了妙玉忙命小子婆引他們那邊去滿敬吃茶回來卸取了羊皮褥子

宋徽宗的詩叫他之意蓋謂逆頭寫出宋代玉見他今日十分高興便笑道沒有沒見你這樣高興拿我也不敢管交請教這還可以見教否若不堪的就便燒了若可改的即請改正；妙玉哎道不敢妄改評讀只是這樣有了

着你二位警句已出若再續時恐後來力不加我竟要續貂恐有玷黛玉從沒面見妙玉做過詩今見他高興忙說果然妙我們雖不好亦可帶好了妙玉道如今收束到底還該到本來面目上去若只管云了真意且去搜奇檢怪一則失了僧們的閒閣面目二則也布題目無涉了林史二人皆道極是妙玉遂提筆一揮而就遞與他二人道休要見哂依我必須如此方翻轉過來雖前有婆娑之句亦無甚礙了二人接了看時只見他續道

香裊鎖金貅　脂冰臘玉盆　窗增璧婦泣　衾清侍兒溫　空懷金鳳　閒屏掩彩鴛
露濃苔更滑　霞重竹難捫　猶步蒼紆沼　還登寂歷原　石奇神鬼鍊　木怪虎狼蹲
颺颺朝光透　梁愚晚露屯　振林千樹鳥　鳴谷一般猿　歧蹊忘徑　泉知不問源
鍾鳴機翠寺　鷄唱稻香村　有興悲何極　無愁意豈煩　情只月遠　雅趣向誰言
徽猷休云倦　烹茶更細論　申秋夜大觀園即景聯句三十五韻

黛玉湘雲二人皆讚賞不已說可見僧們天生是捨近求遠現在這樣詩仙在此却去紙上談兵妙玉哎道明日再潤

色此時想也快天亮了到底歇息一總是林史二人吁說便起身告辭帶領丫環出來妙玉送至門外看他們去遠方掩門進來不在話下這裡翠縷向湘雲道大奶奶那裡還有人等着咱們去睡覺呢如今還是那裡去好湘雲道你順路告訴他們睡罢我這一去未免驚動病人不如回林姑娘伴夜去罢說着大家走至瀟湘館中有一半人已睡去二人進去方覺衣卸粧盥漱已畢才上床安歇紫鵑放下帳子移燈掩門出去誰知湘雲有擇席之病雖在枕上口不睡不着黛玉又是勞心血不足常常失眠的今日又錯過困頭自然也是睡不着二人在枕上翻來覆去黛玉因問道你怎麼還不睡着湘雲道我有擇席病且春困秋乏只好躺罢你怎麼也睡不着黛玉嘆道我這睡不着也並非今日天約一年之中通共也只好睡十夜滿足的湘雲道那末你病尚未痊故不知你本回分解

第七十七回

俏丫環抱屈夭風流　美優伶斬情歸水月

話說王夫人見中秋已過鳳姐病勢比先減了些雖未大愈然亦可出入行走得了仍命大夫每日診脉服藥又開了九桑方子來配調經養榮丸用上等人參二兩王夫人命人取了半日只向小匣內尋了几枝窘縫粗細的王夫人看了嫌不好命再找去又找了一包鬚末出來王夫人焦燥道用不着偏有但凡用着了再找不着成日家說叫你們查一查多歸攏在一處你們不聽就隨手混撂你們未必的好散用起來那半截兒中使呢彩雲道想是沒了就只有這個上次那邊的太太來尋了些去不是參連鬚了王夫人道沒有的事你再細找找彩雲只得又去找拿了几包藥來說我們不認得這個請太太自看除了這个再沒有了王夫人打開看時也多忘了的事你再細找找彩雲只得又去找拿了几包藥來說我們不認得這個請太太自看除了這个再沒有了王夫人打開看時也多忘了不知是些什麼東西並沒有一枝人參一面遣人去問鳳姐有無鳳姐來說也只有些參鬚蘆蘇雖有几枝也不是上好的每日還要煎藥用呢王夫人听了只得向那夫人那裡問去那夫人說因上次沒了終久太太那裡尋去王夫人沒法只得親自過來請問賈母吩咐篤央取出當日所餘的竟還有一大包皆是手指粗的遂稱了二兩與王夫人又命周瑞家的拿去命人送與醫生家去又命將那包不能辦的帶了去命醫生認了各包記錄了來不多時周瑞家的拿進來說這十數多名色如此如此名字了但這一色人參是上好的拿本就不能將這樣的但年代太陳這東西比別的不同他是怎樣好只過了一百年後自己就成了灰了如今這个雖未成灰然已成了朽糊木心無性力的了請太太收了這个到不拘好多粗細再換些新的來好王夫人低頭不語半日方說這可沒法了只好賞二兩罷已沒心看那些只命多收了罷因說給周瑞家的你就去傳給外頭人們揀好的換兩來倘或一時老太太不問你們只說問過

是老太太的不是，说周瑞家的德要去时，宝钗在堂乃笑道：“我且体谅今外头买的人参没好的，虽有一枝全的，他们也必截作两三段，镶嵌上些芦泡，骗了你的，你哪里看得出精粗来？我们铺子里常和参行交易，今我和妈说了叫哥哥去托个熟人，再过去和参行说明，叫他把我们的原枝好参兑二两来，你们多使几两银子，得了好的，王夫人笑道：“到是你的自己说的，虽然如此，你看过，宝钗去了半日回来，说：“道是人参已经卖了，说是太太的，不敢动用，未曾有的，道是两枝，共是三百两银子，王夫人听了，吐舌摇头，半日说不出话来，因说：“这个东西，我们想着，不过是贵重药材，原来这样值钱，究竟不过是药，原该济贫救人，想是贵人们比不得那没见世面的人家，得了，视为珍藏，宝钗的王夫人说道：“这话很是，一时宝钗去后，凤姐来回事，见无别人在室，遂唤周瑞家的来向前日园中搜检的事情，问得个大概，周瑞家的已知凤姐素日与王夫人回话，一字不隐，遂回：“王夫人听了，半日不语，因问：“迎春的乳母，现管着几个人？”周瑞家的回道：“共管着两个人，一个是迎春的奶母，一个是迎春的陪房，现在园内。”王夫人听了，点头叹息，说：“这样懦弱人，偏摊着这样事，现在园内，我且问你，这两个人，平日可有些什么不是的事？”周瑞家的回道：“奶母赵嬷嬷，虽然老了，却倒还明白，只是她的儿子，现管着迎春这边的事，为人却不大好，专能吃酒赌钱，嘴头子又极尖利，两个月前，已经开除过一次，现在又求了回来，现管着这边的事。”王夫人听了，点头叹息，说：“这样，你们这些人，也太势利了，既开除了，如何又叫回来？”周瑞家的回道：“这个，奴才们也不敢做主，是赵嬷嬷亲自来求了二奶奶，二奶奶又来求了太太，太太的意思，说：‘迎春姑娘，一则年轻，二则性情和软，恐怕镇不住人，所以叫他回来，仍旧管着。’”王夫人听了，半日说：“罢了，罢了，我说不管事罢，你们又来烦我，既这样，你们只管回二奶奶，仍旧叫他管着罢。”周瑞家的听了，答应了个“是”字，又回：“太太的话，奴才们原该回二奶奶，只是奴才们想着，这件事，虽说是小事，却关着大体，奴才们不敢不回太太，太太又不肯管，奴才们又不敢回二奶奶，所以奴才们左右为难，特来请太太的示下，奴才们好回二奶奶。”王夫人听了，半日说：“这样，你们且回二奶奶，就说我的话，这样这样，你们再来回我

也沒有衆人說道你還要怎樣罷你不成便留下也難見園子裡的人了依我們的話好快收拾了到是人不知鬼不覺的去罷大家體面些迎春含淚道我知道你都了什麼大不是我若說情留下豈不連我也完了你明入画也是几年的恩情說去就去了自然不止你兩个人丟這園子裡凡大的都要去呢依我說將來終有一散不如你各人去罷周瑞家的道到底是姑娘明白的兄還有打發人呢你放心罷司棋無法只得含淚迎春臨頭和衆悄悄作別又向迎春耳邊說姑娘好多打听我受罪替我說了情兒就是主僕一場迎春二含淚答道說你放心于是周瑞家的等人帶了司棋出去又命兩个婆子將司棋所有的東西都与他拿着走了沒几步只見繡橘赶來一面也擦着眼淚一面進司棋一个包袱說這是姑娘給你的主僕一場如今一旦不能這个你作个念心眼兒罷司棋接了不覺更哭起來又和繡橘哭了一回周瑞家的不耐煩只管催促之只得散了司棋又哭告道懇大娘們好多暑抬舉情兒的今且放一馬讓我到相好衆姊妹跟前辭一辭也是我們這几年姑子一場周瑞家等人皆各有事務這些事便是不得已了況且又素日深恨他們大棵子那裡有工夫聽他的話司笑道我勸你走罷別拉扯的了我們還有正經事呢誰是同你一个不肥裡肥出來的辭他們做什麼呢有你的哭臉還有呢你不過是挨一會是一回子罷道就等了不成依我快走罷說着一面說不住腳一面帶着頭沒命門出去了司棋無奈又不敢再說只得跟着走來可巧正值寶玉從外面回來一見司棋出去又見沒面抱着東西料着此去是不能來了因順路上夜的事兒晴雯的病由那日加重細問晴雯又不如為何十日未見人事已去今日見司棋不覺如喪魂魄一般因忙攔住問道那里去周瑞家的回說奉寶玉素日行為又惡時叨惧事因唬道不干你事快念書去罷寶玉唬道嘴快你且站一站我有道理周瑞家的道太太的話不許少違時刻有什麼道理我們只遵太太的話罷了寶玉因拉住哭道他們做不得主你好多求求太太去寶玉不禁也傷心含淚說道我不知你做了什麼大事晴雯也氣病了如今你又要了這都怎麼

兒好周瑞家的聽寶玉有些發燥向司棋道如今你不是伏侍小姐的了倘不听我就打沸你了別想着往日有姑娘護着你們作耗不好說的是都小爺叫扯扯的成了什麼體統那几丁媳婦不由分說拉着司棋便出去了寶玉又恐他們去告舌恨的只瞪着他們有要遠才指着恨道奇怪怎麼這些人只嫁了丁個漢子換了男人的氣就這樣混賬起來比男人更可殺了的周圍的眾子婆子們不禁好笑起來說這丁寶玉爺說的也不知是哼什麼也不知從那里學來的這些話叫人听了又可氣又可笑問道這樣但凡女兒丁多是好的了寶玉聽說也不錯一壁說一壁又細細教道還有一句話我們糊塗不解到要請問去麼說時只見几丁老婆子走來忙說道你們小心着傷着了伺候着太太親自來園裡在那里查点人呢你們還在這裡呆又吩咐快些怡紅院晴雯姑娘的哥嫂來在這裡等着領他妹子去回又吱道阿彌陀佛今日天睜眼把這丁禍害妖精退送了大家清淨些寶玉一聞得王夫人過來親自查点便料定晴雯也保不住了早飛也似的赶了去所以連後來越急之語竟未听見寶玉到了怡紅院只見一群人在那裡王夫人在屋裡坐着臉上氣得紫漲見寶玉也不理晴雯四五日水米不曾沾牙的急如今現這病上加了下來連頭帶面丁女人腫得起來等王夫人吩咐連忙洋把他貼身衣服撿出來給他頭的穿又命把他裡所有的丁頭的都叫來一丁丁回來王夫人細細看着像是模樣的時

個不留神的時候背地裡說的同日生日就是夫妻這可是你說的打諒我隔遠都不知道呢可我只是不大來我的心耳神意時都在這裡
道這夫子寶玉就自放心說你們勾搭了不成這丫四兒見王夫人說他素日和寶玉的私語不禁紅了臉低頭垂淚王夫人即
命快把他家的人叫來領出去配人又問誰是舟來耶絆雅老媽們便將芳官指出王夫人道唱戲的女孩子自然更
是狐狸精了上次攆你們你們又懶待去可就該安分守己纔是你就成精鼓搗起來調唆的寶玉無所不為芳官兇躁
道並不敢調唆什麼來王夫人喫道你還強嘴來真鬧你前年我們往屋裏正忙是誰調唆寶玉要拆窠的下頭垂兒來着有
那個頭髮命毛了不來這來你又是老鼠鑽牛角越鑽越窮這害羞臉的蹄子你和寶玉說了些什麼話兒你快說出來
他外頭尋了女婿去單把他的東西一樣給他又吩咐上年凡有姑娘們分的唱戲的女孩子一概要令其干娘帶去自行聘嫁一語
傳出這些干娘皆感恩非淺不盡都約齊來與王夫人嗑頭回去王夫人又滿屋裡搜檢寶玉之物見畧有些眼生之物一併命人拿
取搭配人拿到自己房裡去了因說這乾淨省淨傍人口舌又吩咐襲人麝月等人你們要小心往後再有一點分外
之事我一概不饒回回叫人看了今年不宜遷移且挨過今年明年一併給我仍舊搬出忠淨說畢茶也不吃遣帶眾人又往別處
去閒人皆且說不到晚又吩今且說寶玉只當王夫人來搜檢、無甚大事誰知竟這樣雷嚷憑他的來了聽責主事晴雯四字
不錯料必不能視回的那心下恨不能一死但王夫人盛怒之際自不敢多言多動直跟王夫人到上房真子王夫人命回去好生念書在個的
地方尚保不住已種下恨了寶玉聽如此說方回來一路打算誰這樣犯言況且這裡的事也多人知道如何本部說著了一面且忙見襲人在那裡攙
淚呢忙上前一步問襲人知他心裡別的還可獨有晴雯是斷斷不肯的寶玉起來我晴雯

今日已經好了他這纔去到心靜養几天倘果然捨不得他事不氣消了你再來老太太慢慢的叫進來也不難不過不偏並了人的誹言背氣頭上却罵了寶玉說道我究竟不知情愛犯了何等滔天大罪該萬人遺棄不過一時不見了這樣美人似的人也不要緊靜所以狠狠的倒怕寶玉道這也罵了僧們私自頑話怎麼也知道了又沒外人走風這可奇怪該萬人道你有急事的什麼的一時高興了就不管有人沒人我當面便這眼色也當這這暗號被那人已知道了你並不覺寶玉道怎麼人的不是太都知道單不挑出你和屬月秋紋來該萬人聽了這話心內一動低頭半日無言答回慢笑道正是呢若論我們也有補失不當心的事很去委怎麼太太竟這樣是還有別事等完了再發放我們出來可知寶玉笑道你是頭一個出名的愛管閒事之人他兩個又是隨治教育的為得還有甚麼說的這樣大驚小怪的過於待他們比太太還厲害了些這樣看來連太太的面還不如他們兩個的臉大了呢該萬人見寶玉待他如此也沒也有喜物得意忘形他的性與利害都已摸熟了便趁勢說道我的爺你快別說了罷你的話我是一句也不懂的只是太太的事你不管誰管呢寶玉聽了這話方纔明白過來原是為他自己的事急的連忙跪下說道我的親娘親娘饒恕我罷我再不敢了該萬人笑道你起來罷我也不敢受你的禮你只管放心去罷我自有道理寶玉聽了這話喜的忙爬起來該萬人又道你且回去洗洗臉等我慢慢的告訴太太你再過來寶玉聽了方纔一步一回頭的去了該萬人方纔叫了兩個婆子進來吩咐他們好生在這裡看守不許放人出入又叫了兩個婆子到園門口去伺候等寶玉來了就叫他們關門不許他出來寶玉聽了只得回來該萬人道你且在這裡坐著我到太太那裡去回明了太太再來寶玉聽了只得坐著該萬人出了園門帶領眾婆子一徑往賈母這邊來賈母正和薛寶釵林黛玉等在那裡說笑該萬人見了賈母便滿臉堆下笑來賈母便問你這麼喜歡的臉上有什麼事該萬人笑道我有一件事回老太太老太太聽了不要惱纔好回呢賈母聽了這話便知有些緣故因說你且說來該萬人道寶玉今日一天好好的不知為什麼忽然又發起呆病來了我問他他又不說我想來想去必是為林姑娘的緣故賈母聽了笑道我當是什麼事原來是這個事我已經知道了你且回去罷我自有道理該萬人聽了方纔回去了

草本怎麼又鬧出人來事來的真是數寶玉數道你內那裡知道不但草木之天下東西有情有理的此和人種得了知己便極有靈驗若同大題目就是孔子前的作比前的作岳武穆比前的作松這都是堂正大廣大之氣千古不朽之物世亂則著世治則榮幾千百年之後而復生者幾次豈不是非凡之輩是小題目比也有楊太真沉香亭的木芍藥錦正樓的牡丹思樹王的君妃上的乱則著世治則榮幾千百年之後而復生者幾次豈不是非凡之輩是小題目比也有楊太真沉香亭的木芍藥錦正樓的牡丹思樹王的君妃上的

寶玉聽了這番痴話又可笑又可嘆因笑道真正的這話越發說上我的氣來了那晴雯是個什麼東西就費這麼樣心思比先逢迎正經人來還有一說他捻好也滅不過我的次序便是這海棠之說先來比我也還輪不到他想是我要死的了寶玉聽說忙捏他的嘴勸道這是何苦一行來清你又這樣起來罵了再別提這事別弄的去了三丁又餓上一丁服人聽說暗喜道若不如此也不能了局寶玉道你此來提金雀他們主子死了也不過如此況且死了的也曾有過來的見

我還有話要和你商量不知你肯不肯

我忘不得如今現有的倒是把他的東西揀上來隨下情的打發人送與他再或有增的當月錢下的錢拜几品衣服給他養病也是你妹妹好了一場襲人聽了笑道你太把我們看的小器又沒人心阿這話還等你說我後已將他素日所有的衣裳小物件先揀了出來了都放在那裡如今白日裡人多眼雜又恐生事且等到晚上悄悄的叫個人悄悄的給他拿去我還有揀下的幾件也給他去寶玉聽了感謝不盡襲人又道我常見人之窮的賢人逸士多有一死之後尚且不成寶玉聽了忙問他又怎麼樣襲人道我常見人之窮的賢人逸士多有一死之後尚且不成寶玉聽了忙問他又怎麼樣

他怕他不說他一時性急

便拿刀子自己戳幾下子帶他到時實實去雖死光逼要子百般不肯只說怕人知道回了太太我還吃飯不吃呢若為寶玉死活與否又評他此錢

卻不是子方帶了去這時候要當日係賴大家用銀錢買的那時晴雯練得十歲都未曾頭回當票看賴媽媽逼未贖出見他半年多倘

還有下他得男子叫做丈夫之人都時他實見時

貴母逼了幾年教大丈把那時也拘不住這未信他要了一房媳婦誰知男人一味胆小先家即媳婦卻倒縱縱不分毫要故此賴媽媽說孝敬了的收貴逼未吃千金難大丈的見晴雯雖到底是跟前平伶百利在賴大家都並不高興他改又將

着什麼意思寶玉那裡肯聽已不耐一時亮了就遣人去問信及至亮時就有王夫人的話即時叫起寶玉洗臉換了衣裳往來回今日有
人請老爺喜歡菁蕪花老爺因喜歡他前日做的詩好故此要帶他去逛逛是太太的話叫你們快告訴去立逼他來老爺在上
房裡等着他們吃過茶呢那哥兒早來了快進去罷又去叫蘭哥兒老爺書房裡去罷書房裡面婆子聽一句忙一句和鉗子一面剔燈一面
掃地等人不住的催寶玉起來洗臉他自去取衣因思狠賈政出門便不肯拿出十分生色的新鮮衣服來只揀那二等成色的來寶玉此時也無法只得
賈政在那裡吃茶十分喜悅寶玉早到了賈環賈蘭二人也都見過寶玉賈政命坐吃茶向賈蘭之道寶玉讀書不如你而今論聰明和詩種
聰明你們皆不及他今日此去未免要你們做詩寶玉須臾使脫他們哥兒三個回來不許聽見這等考語真是喜一時他又去回
寶玉又告訴過賈母這邊未時就有賈政等三人的干役進來回說老爺回前日蒙太恩典賞了出去他就瘋了似的奔走飲酒
不顧勞乏上的官應官差又尋死覓活的要剪了頭髮作尼姑我們當是孩子家一時出去不慣也是有的不過隔兩日就好了誰知越
鬧越出打罵着也不怕復在沒法時只得來求太太設是就依他們作尼姑去或是尊他們一頓賞給別人做去死活我們也沒這福王夫人等
聞聽說那裡由他們起來佛門也是輕易進去的再又打點給他們看還沒動靜當下回八月十五日的面回上供去實有免得他們悲怨未遂
供果事情王夫人等聽說當下水月庵的智通與地藏庵的圓信二尼等來本回所許此信那裡得又招零女孩子去做活使喚二尼
他夫人道佛門清淨到底是善人家因太太好善所以感應的這些小姑娘們皆以此為證況佛門裡易進不易出要知道佛法平等我佛立教
原是遍一切衆生無論男女貴賤貧富有善者修醒悟者即其是說倘要斬斷塵緣不能者即其家有事亦可隨喜隨喜一分的

今這兩三个月裏，既然興文興母家鄉又遠他們既住這富貴又極清小命喜人个風流行次將來一遭兒回怎麼樣所以昔兩回頭盡出家修來世里他們的高意長到不要緊了暑念王夫人原是个善人聽見這話說等的緣來真所以其中申者回來再商量請個小尼姑時常過心的話將來熱不得活靜及致獲罪今聽了這兩个拐子的話大近情理且這回家中多故又有那夫人遣人來去令的日接迎去住兩日倘人家相看且又有官媒婆來說探春親事恐惜甚麼那裡當意在這裏小子六兒聽此言便笑答道你兩个既這等說你們就帶了作住來去何兩个拐子聽了金声佛道是我們老人家的陰功不小這事依檜着將過王夫人院這樣你們回他們去着果真恐的未當親自回去將這三个女人听了出來果然將他又第未王夫人向之再三他三又已是主定主意遂与兩个拐子叩了頭又存辭了王夫人夫人見他們意堵決斷不可強又到傷心而悔忙命人未取了些東西賞了他們又送了兩个拐子些礼物送出等官叫了水月庵的姑姑回家去了再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八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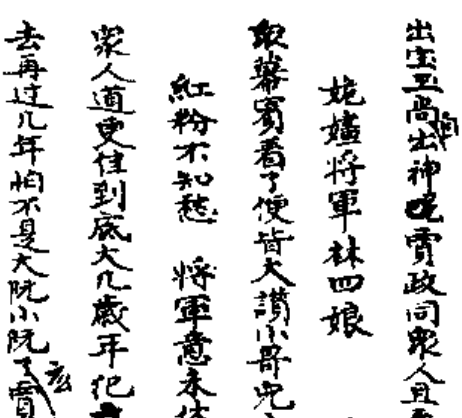
老學士閒徵蜚雋詞　痴公子杜撰芙蓉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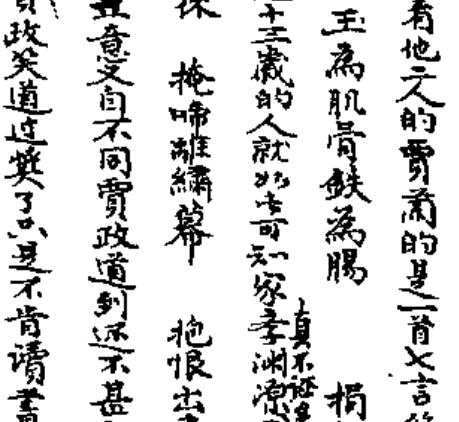
話說兩个尼姑領了芳官等去後王夫人便住賈母處來看襲見賈母喜歡便回道寶玉屋裡有个晴雯丫頭也大了而且一耳之聞病不離身我常見他比別人分外淘氣也懶前日又病倒了十几天叫大夫瞧說是女兒癆所以我就趕着叫他下去了若養好了也不用叫他進來就賞他家配人去也罷了再那几个學戲的女孩子我也作主放出去了一則他們都會戲裡裡沒經沒重只會混說女孩子听了如何使得二則他們既唱会了戲白放了他們也是應該的況且丫頭們也太多若說不教使再挑上几个來也是一樣賈母听了点頭道這是正理我正要如此辦呢但晴雯那丫頭我看他甚好不象那些輕狂東西我常見他總是裝病懶懶的人多有的是這樣人那言談針線多不及他將來寶玉還可以給寶玉使喚誰知又了他王夫人笑道老太太說的人原不錯只怕他命裡沒造化所以沾了這個病俗語又說女大十八變況且有本事的人未免有些調歪老太太還有什麼不曾經驗過的三年前我就留心這件事我只取中了他我便留心冷眼看去他事事比人強不是大況重看這些丫頭知大礼莫若襲人第一雖說賢妻美妾要性情和順舉止沉重的好然而襲人的模樣雖比晴雯略次一等然放在屋裡也算是一二等的了況且行事大方心地老實這幾年來從未見他有一點不好的地方寶玉淘氣凡事十分胡鬧的事他只有先勸的因此品得三年一点不錯了我就悄悄的把他了頭的月錢止住我的月分銀子裡批出二分銀子來給他不過使他自己知道越發小心學好之意且不明說一則寶玉年紀尚小老爺知道了又恐說我慣了書二則寶玉自為自己跟他的人了不敢勸他說他反到縱性起來所以真到今日像個老太太一樣凡事听了哭道原來這樣如此更好了襲人本來沒小兒不言不語我只說他是個嘴的葫蘆誰知是個深藏不露有大錯誤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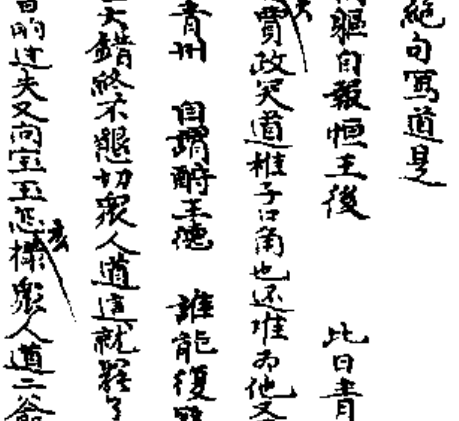
何這樣說與寶玉的主意更好且大家別提這事只是心里知道罷了要知寶玉將來也是個不听妻妾勸的我也解勸不過來的從來見過這樣的孩子別的淘氣多是應該的他這種和丫頭們好却是唯行我為此之貌心每日冷眼查看他只和丫頭們淘氣是人大心大知道男女的事了所以愛親近他們又細查試究竟不是為此豈不奇怪想必他原是個錯了胎了不成說着大家哄了王夫人又回今日賈政如何誇獎如何帶他們曠去賈母听了更加喜悅一時只見迎春粧扮了前來告辭過去鳳姐也來有傅伺候過早飯又說咲了一回賈母欲歇晌王夫人便喚了鳳姐問他丸藥可曾配好鳳姐道還不曾呢如今還是吃湯藥太太只管放心我已大好了王夫人見他精神復初也就信了因告訴攆逐晴雯等事又說寶玉頭私自回家嗳了你們都不知道我前兒順路多查了一查誰知蘭小子的這個新來婦子也十分妖嬈我也不喜歡他自己說錯你嫂子好不好叫他各自去罢況且本不用人看這半個婦子我因問你大嫂子寶玉頭為去难道你不知道麼他說是告訴了他的不過及三日等你侄媳婦好了就進來如今竟沒甚大病不過吹嘰腰疼耳是如此的他這去必有緣故不是有人得罪了他麼那孩子心重親戚們住一場到得罪不好了鳳姐咲道誰可好的得罪着他們未在園子里不過是他們這樣人王夫人道別是空玉有口無心慣了手的信嘴胡說也是有的鳳姐咲道這可是太過於操心了若說他先去幹正經事說正經話去却像個樣子若只叫他進來在這些姊妹前以至於大小丫頭們跟前最有侵讓又恐怕得罪了人即是再不得有人像他的我想薛妹妹去想必為着前夜使檢象丫頭的緣故他想自己為信不及固要裡的人能像他又是親戚現也有了頭老婆子在內我們又不好去搜檢恐我們疑他所以去了這丫心自己迴避了也是應該迴避的王夫人听說不錯自己遂低頭想了一想便命人請了寶釵來分晰前日的事以解化的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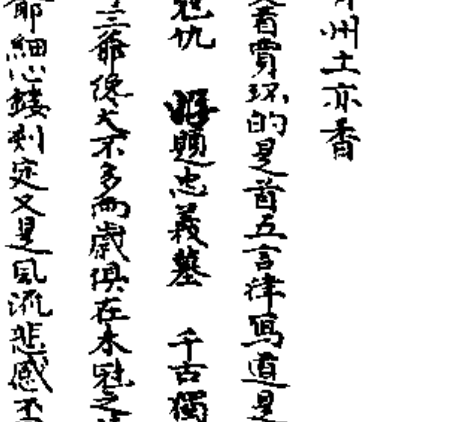
心又仍命他進來照旧居住宝釵陪笑道我原要早些去的但只是我娘有许多大事所以不便來況可巧前日母親又不好了家裡两个靠得
的女人也病着所以我趁便回去了娘今已知道了我正好明白回明出情理來就没今日辞了好搬東西的王夫人鳳姐都笑道你太固執了正經再
搬進來的為是体面是要緊的事反疎遠了親宝釵笑道這話說的太不解了並沒有什麼事我去去的是親戚這些神出比先大減雨夜晚沒有
淨靜的人還是我与二哥哥跟前看要緊多少針線活計并家裡一切動用的地方也有不清楚的我也須得回家偶去料理、機便和鳳姐
都知道我們家裡的事不是撇流水者自我在園裡來兩三個月了我常聞着花兒香的隔不住出入的人雖偶有蹊也還那裡又沒人盯
查若這麼進出幾事來宝釵雨時雖如此而且我進園裡來雖原不是什麼事因前几年紀皆小且家裡沒事有在外頭的不知道未免
做針線來借東借西在外頭自己閑坐着好多人都去了見像些看着事況機變這些個事我那個樣子也未免一時半刻到
的清有閑係惟有少几个人就可以少操些心神今果但我機意辞去等外還要如機變的就減些也不至大家子体統按我看
園子裡的這一番費周也竟可減的說着又向當日的活機變抑知我家的規道我們家當日也是這樣寒素因鳳姐聽了這番話便向王夫人道
這話依我說竟是不必強他了王夫人点頭道我也是這個意思只好隨他的便了說話之間只見宝玉等已回來了說老太太親還未散恐天黑了眼
先叫我們回來了王夫人忙問道合可有丢了的沒有宝玉道不但不丢的到拾了许多東西來後頭就有老婆子們送了四个攢盒東西來王夫人看
時只見扇子三把扇墜三个香囊五个香珠三串玉佛三个宝玉說道這是梅翰林送的那是楊侍郎送的這是李員外送的每人各說着又向懷中取出一柄
极香的扇子來說這是屢屢回公单給我的給王夫人又向在扇上何詩詞宝玉道單只將宝玉二字各人等着向宝玉前來見過罷了眾人看了喜歡
不盡又見天已晚話繁不宝玉一心記着時候要各散完了話時便說騎馬頭了昏頭疼賈母便說快回房裡躺了去服侍散了就好了不許胜煩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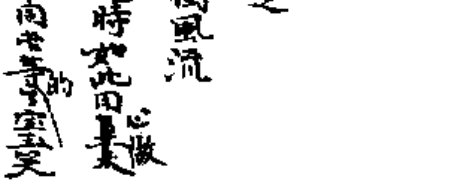
王听了便忙到园来告下麝月秋纹已带了两个小丫头来等候着宝玉醉了贾母出来秋纹迎将上来接着宝玉进园来宝玉满口
说好热一壁走壁便摘冠解带将外面的大衣服都脱下来麝月笑着一件松花绫子夹袄内露出血点来秋纹见这
样红裤一时受用的样儿麝月道真是物性人心才说了这话只见宝玉的脸上变了颜色麝月秋纹
都不解其意宝玉把笑通这褲子配着松花袄儿究竟是谁的麝月秋纹听了把笑通这褲子配着松花袄儿究竟是谁的麝月秋纹
都不解其意宝玉把脸上变了颜色麝月秋纹都不解其意宝玉把脸上变了颜色











道是寧國府不知近体須古体或歌或行長篇才能懸切衆人聽了都跳起身点頭拍手道我們說他主意不同每題到了必先度其体格宜与不宜這便是老手妙法這題目若婉媚詞且既有了序此必是長篇歌行方合体或擬或樹向衆大家恨歌或擬古詞半叙半咏流利亦亂道

恒王好武慕好色　賈政寫了恒王好武慕好色

恒王好武慕好色　賈政道貼看了

賈政寫出衆人都道不好這第三句便古朴老健極妙第四句平叙去也最得体賈政道且看他的如何寶玉念道

休誇如昊磨

恨前不見塵沙起　將軍倘影紅燈裏

衆人聽了這兩句便都叫妙極好了不見塵沙起又添句將軍倘影紅燈裏用字用句皆入神化了寶玉道

叱吒疊用口舌香　霜矛雪劍搖雄脊

衆人聽了拍手笑道不發出來了當日敢是寶公也在座見其技而且問其香不知何体貼亟七寶玉笑道閨閣習武任其勇悍恣於男人不待問而可知獨怯之形的了賈政道還不快讀偏說嘆的寶玉聽了又拉了一拉念道

丁香結子芙蓉簡

衆人都道好襯著的寶流利飄逸而且這句也待雕考慮的妙賈政道寫出這句底下如何接續公武之若再多說兩句豈不蛇足了

來唐堂堂笑道長歌也取自要收回落点倘一不注便要落空須要設道

室主道如此底下的（我）趕住說二可笑賈政令笑道你有多大本領上來說了一句大閒門的散話如今又要回連結帶點豈不（更）心有餘而力不足

（唬）寶玉聽了垂頭拉了一拉說了一句道

不繫的珠繫寶刀

（比）向這由可使得衆人拍案叫絕賈政看了笑道且放着再續寶玉道若使（眼）我便一氣下去了若使不得（未）越性塗糊了再拉倒的意思

來再另措詞賈政聽了便喝道多說不好了再作使作十篇百篇迫怕辛苦了不成寶玉聽了（我）只得拉了一拉便念道

戰罷夜闌心力怯　腰懸寶劍淸猶熱　（賈）道是功名尚未成　鬢已星星
明年淸兒走山東　強吞虎豹如蜂（便見的馬快）

衆人道好了走（宝）且過句轉的也不錯寶玉又念道

王事天兵思勦滅　一戰再戰不成功　腥風吹折龍鬚戟　日照旌旗帳空　青山寂、水漸、
正是恒王戰敗時　兩淋白骨血染草　月冷黃昏（昏）鬼夺尸

衆人多道妙極、佈置敘事詞藻無不周美且看如何王四娘必另有妙轉（青白）寶玉又念道

紛、將士只保身　青州眼見皆灰塵　不期忠義明閨閫　情起恒王得意人

衆人道（都）補（敘）妻娩賈政道太多了底下只怕累贅呢寶玉又念道

恒王湯意敖誰敢行　（滉性）觀是將軍林四娘　（驅）（妻）令奉矩驅趙女　（勢）（李樸越）（臨）（疆）臨戰場　繡鞍有淚春愁重
鉄甲無聲夜氣凉　勝負自（先）誰預定　誓盟生死報前王　（血凝猶）戰勢猖獗不可敵　柳折花殘（實）（打）恨

（現依城郭家鄉隱　隔戰胆腊嚴可傳）　星馳旌般入京師　誰家兒女不傷悲　天子驚慌（慈）失守

此時文武皆垂首　何事文武立朝綱　不及閨中林四娘　我為四娘長太息　歌成餘意尚徬徨

念畢衆人（新）讀不止又從頭看了一遍賈政咲道雖然說的幾句到底不大惡切因說去罢三人如（被）了教的一般一看出来各自回（家）衆人皆無別話不過至晚安歇而已獨有宝玉一心悽楚回至園中猛見池上芙蓉想起小丫頭說晴雯做了芙蓉之神不覺又喜欢起来乃看着芙蓉嗟嘆了一回忽又想起先後共不至雯前一祭如今何不在芙蓉（之）前一祭豈不尽了礼忙修人去雯前祭奠果然（舉）動（想）（舉）便欲行礼忽又止住道雖說礼也不可太草率了須得衣冠整正奇（齊）備方誠敬想了一想（又）（若）（等）那世俗之（人）礼（斷）（然）不可免已（到）（開）（生）（回）（另）（作）（排）（場）（風）（流）（韵）（事）（與）（世）（俗）（淫）（濁）（不）（貴）（我）（主）（人）（之）（為）（人）（況）且古人（有）云潢汗行潦（技）（撥）（演）（之）（賤）可以奠王公（薦）（鬼）（神）（原）（不）（在）（物）之貴賤（只）在心之誠敬而已（非）（自）（非）（一）（篇）（詩）（又）（造）（一）（段）（情）（節）（則）（後）（之）（人）（不）（得）（而）（知）（之）（矣）（故）（特）（表）（而）（出）（之）（以）（為）（後）（之）（人）（設）（法）（之）（意）（云）（爾）另出己見自教手眼亦不可蹈習前人的套頭填寫數字塞責耳目（之）（末）必須洒泪泣血一字一句一部一事可使（之）不足（恐）有餘方是不可工（之）藻而又失慷慨況且古人多有做詞非自我今作倘也未（今）人之文全成於功名二字故止古之風一洗皆尽恐不合時宜於功名有碍之故（之）（我）（之）為世人（所）（閒）（弃）（賤）我又不希罕那功名何必不遠師楚之大言招魂離騷九轉桔槔閒觀秋水大人先生傳等法或祖其單句或備成短聯或用寓典或譬寓隨所之信筆而去喜則以文為戲悲則以言誌偏辞達意尽為心何必苦世之徇（拘）方寸之間我宝玉本是了不讀書之人再心中有了這爲不正意思（若）有好詩好文做出来他自己却任意塞注（若）不為人知慕所以大肆（妄）（涎）竟（杜）（撰）（或）為長（因）（晴）（雯）素日素喜之冰蚊鼓一怕（拍）字（之）意成名曰芙蓉女兒誄前序後歌又備了四撰晴雯（素）（喜）（之）（的）（飯）（食）（物）於是（便）（用）（十）（分）（那）（小）（丫）（頭）（捧）至芙蓉花（之）前（祭）（奠）了礼將那誄文即掛於芙蓉枝

枝上万縷泣念曰　維

太平不易之元蓂桂競芳之月也可奈何之日怡紅院濁玉謹以群花之蕊冰鮫之穀綠沁芳之泉楓葉露之蓍雖微卿以達誠聊以達信乃敢禀於白帝宮中地司秋艷芙蓉女兒之前曰竊思女兒自臨人世迄今九十有六載其先之卿籍姓氏湮淪而莫能考者久矣而玉陽金魄榴沐之間穢息養遊之夕親嚐神漿相與盡者僅五年八月有奇公覩衆生之昔其為質則金玉不足喻其貴其為神則星日不足喻其精其為貌則花月不足喻其色姊嫦憑棄幽嫻媳溫威御慧德熟料鴆鵡愚其高黨鷙翻遭罗逞資兢姤其謹蘭竟被芰損花朋自備貴索枉施御本善恶何禁驟雨隔迸蟲蠆之譖遂抱骨肯之疾故乃櫻桃紅褪韶吐呻吟杏臉香枯色陳顧納詠謹誤語先自屏悼荆棘蓬蒿迎戶牖蓼堪布鬼都實棟訶帝總既而沉羽不尽復舍閑居于無窮高標之崇金于章莽柏翠金于塵埃棲空鴉鵲壯懸七夕之針堵斷紀夾誰續五絲之縷況乃金天膺御白帝司時孤衾有夢空望人姻階月暗芳魂易倩影閨消落帳香殘嬌啼共細雨聲連天衰草豈獨燕霞西地盛非憾悼露白晚秋增蕭不度寒砧雨為秋垣隔院聞怨蛩名承恨蓼前鸚鵡情呼艷雪將亡檻外海棠損蓋捉迷房後蓮瓣無救閑草寒前蘭芳枉待拋殘綉線銀虎綠綫雖裁摺斷水無金斗御香未塵非永夜令既趙車而遠涉芳園今犯蓋威復卫衾而暗拋孤柩及閨慧棺被斐柳連共穴之楊柳石柳成灰魂返同灰之誚不乃西風古寺渺茫青嶂落日荒丘零星白骨秋榆颯蓬艾蕭疎陽霧壞以啼猿遠煙腰而泣鬼白色紅綃恨裡公子多情始信黃土隴中女兒命薄紫玉郎意更癡因情之思不禁謂之曰問梧桐上帝垂雅花宮待治生備蘭

蓋天籟矣蔡昕小課之言似涉無稽擢濁玉之思則深為有據何也蓋葉法善攝魂以撰碑李長吉被詔而為記事雖殊其理則一也故相物以配才苟非其人悉乃盜名是始信上帝委托杖衡可謂至惕庶不負其所賦也希其不昧之靈或涉降于茲不揣鄙俗之詞有污慧聽乃歌而招之曰

天何如是蒼蒼兮乘玉帆以遊乎穹窿耶
望蓋之陸離兮和冥尾之光耶
驅豐隆而為底兮望舒月以臨耶
聞謡諑而暴然兮翦杜口以讓耶
籍蕤賓而成坛時兮樂蓮蕊以嘯青耶
瞻雲氣而凝睇兮彷彿有所覩耶
期汗漫而無垠兮捐棄於塵埃耶
余心之為慨然兮涕漣洏而何為耶
既密守且安穩兮及其真而反吳化耶

永言止兮鄉其來耶若夫鴻濛而居寂靜以處雌晦余亦莫覩掌炮蠭而為步幛列路清而森行伍整柳服之貪聯釋連心之味普秉安約于桂農靈妃迎于蘭渚再玉瑩兮黃檗設徽黃歡之祀啟驟山之蛇龜是沼浦之靈數作威池之蟲

地何如是之茫茫兮高瑶衆以降平泉壤耶
到羽旌為前導兮衛危盧于旁耶
听車軨而伊軋兮御鸞鸞以征耶
瀾裾裾之縠縠兮鏤明月以瑞耶
文螭飛以為蟬兮蟬蜿蜒以浮柱礎耶
波瀾而鷹目兮悅恍有所聞耶
倩風兼之為驅車兮翼騏驥而携歸耶
卿僊然而長寢兮豈天運之爽於斯耶

余從桂棺而懸附兮靈指余以嗟來耶

潛赤水于龍吟集珠林于風處爰格（宴）誠匪（諧匪）輯乎寰城逕推乎元圖既顯微而苦適復氤氳而絳阻離合于烟雲空濛于霧雨塵寰歛于星高漢山（孤）于月午何心意之哼若暗（暱）之相余乃歌（歛歌）帙（悵）帳（空）湧（迸）旁偟人語于寂籟（歷）大于寶當鳥聲散而魚唼喋心（響）誌哀于是禘成礼于期祥鳥呼哀哉尚饗

埜畢逕楚弔莫名犹佰（伯）不捨小環催至再（四）思听山石之淡有人唉（道）且請面步之所了不免奮鳥那（邪）回顧一看却是个人（那說裡）美（看）花裡走出来他便大叫有鬼睛雲姐（直）来顯現了嗨陽寶玉也（牡丹時究竟是實玉見鬼）事而揆且听下回分解

蘭墅圈過

第七十九回

薛文龍悔娶河東獅　賈迎春誤嫁中山狼

話說寶玉總不曾留心只聽花影中有人聲判曉玉跳未來細看不是別人却是黛玉滿面含笑口內說道新奇的祭文可與曹根研並傳論了寶玉聽了不覺紅了臉又道我社着世上這些祭文都過于熟濫了所以改了新樣原不過是我一時的高興誰知被你聽見了有什麼大使不得的何不改削改削寶玉道果然如此你且講來我聽黛玉道你聽着長篇大論不知說的是些什麼只聽中間二句什麼紅紗恨裡公子多情黃土隴中女兒薄命這二聯意思却好只紅紗恨裡未免溫柔富貴現成的真字為什麼不用寶玉忙問什麼現成的真字黛玉笑道偕們如今多是窗紗糊的窗稱何不就說窗紗窗下多情呢寶玉聽了不覺跌足道到底是你的主說的出可天下古今現成的窗紗事俗多只是窗人喜說俗事想不出雅字來了但只一件雖然這一改新妙之極但你看來到可在我寫不敢當說着又要連說不敢當黛玉咲道何妨我的意即可為你的何必分晰寶玉如此坐實古人異姓陌路尚然肥馬輕裘與之而無憾何況偕們寶玉咲道論起這不在肥馬輕裘即黃金白璧亦不當錙銖較量到是這唐突閨閣萬一使不得的如今我索性將公子女兒改去竟算是你的他的到妙況且素日你又待他甚厚今年可素昧一面又萬不可素此窗字新句竟算着改作窗紗字下小姐多情黃土隴中女兒薄命如今一改雖於我無涉我也是恨不得黛玉咲道他又不是我的了環何必管此語況小姐了環亦不與雅等我的乘鵬飛了我再作此說也不算遲呢寶玉聽了忙咲道這是何音樂又咒他黛玉道是你要咒的不是我說的寶玉道又有了這一改有種妥當莫若說窗紗恨下我本無緣黃土隴中卿何薄命黛玉聽了雖然要多心中雖有無限的疑惑外面却不肯露出又連忙合咲帶到稱妙說果然改的好再不必改了快去

幹正經事要練刑太，打發人哄你明兒快到大旧母那邊去你姊已有人家來催了說是明日那人來叩頭所以呼你們過去呢寶玉聽了道何必如此忙我身上也不大好明兒未必能去呢寶玉道又來了我勸你把脾氣改了罢一年大二年小一面說話一面吹喊起來寶玉忙道這里風寒偕們只領獃在這里快回去罢寶玉道我也家去歇息了明兒再見罢說着便自取路去了寶玉只得悶悶的轉步回想也拉着茗煙的手兒一面走一面吩咐他道你跟着送回去自己到了怡紅院來有王夫人打發老媽來吩咐他明日一早過賈赦這邊來回方才寶玉去了對着茗煙已將起昏話都忘了這話家乃是大同府人氏祖上軍官出身乃當日寧榮府中之門生故來亦係世交如今賈家只有這大在京現管指揮之職此人名喚孫紹祖生的相貌兇惡身体健壯專好騎馬舞劍最喜習武應酬權變年紀未滿三十且又家私富現在兵部候缺提陞因未有重賞故見是世交子姪且人品家當多相稱合邊情理撐為東床婿婿亦曾因明賈母心中却不大稱意但想未娶不許兒女之事自有天意何況且他是親父主張何必先棄後事因此只說知道了三字餘不多及賈政又恐孫家雖是世交不過是他祖希榮幸榮之勢有不結之事練拜在門下的孟非詩禮名族之商門到勸過二次無奈賈赦不聽也只得罢了寶玉却未曾過這孫紹祖一面的次日只得過去即回寧賈母聽說要親的日子甚急不過今年就要過門的又見邢夫人回了賈母務必大規圖去辦越發掃興無可如何的不知作何消遣又听得說賠四件了頭過去更又缺足自覺過從今後這世上又少了五件清潔因到榮國府一帶地方徘徊瞻顧見其軒窓寂寞屏帳俶然不過只有几件該班上夜的老婆子在那岸上蘆花葦葉池內的翠荷香芰也多見覺極落得似有這憐人之意態非素常這般厭煩色可比

詠懷一歌曰

池塘一夜秋風冷吹散芙蓉紅玉影鴛鴦不勝悲重露繁霜霎纖梗不開未盡旗旛殘泥點、誰棋評艾

惜別憐明友況我今當手足情

寶玉方吟罷忽聞背後有人笑道你又發什麼獃呢寶玉回頭見是香菱便拉月笑問道我的神、通舍子跑到這里來做什麼許多日子不進來瞧、香菱拍手笑嘻的說道我何嘗不要去只今你哥、回來了那裡比先時自由自在的了剛纔我們那使人找你們纔找着說往園子裡來了我就討進來了我纔進來我也遇見他哥的頑說巴掐香村呢如今我找他去誰知又遇見你了我見問你裝人神、這几番得意忽然把了臉變神色沒了到底是什麼病症根撅出去的好快你瞧、這一地方的落、的寶玉忙笑道又讓他閃到怡紅院去吃茶香菱道未必能等我我還有一個物、說完了正經事再來寶玉道什麼正經的香菱道你哥、要搜羅些玉器正是沈的到底是那裏的呢寶玉聽了又喜又嘆道可惜我不在家不然我就得了香菱道你哥、的眼力自然是好的寶玉道雖如此說但不知是什麼樣兒的呢香菱道我也沒見過聽見人說是一塊美玉的寶玉聽了越發着急說道好姐姐你快想想是什麼樣兒的香菱道你哥、上次出門時順路到了一個親家去這門親家是老親且又和我們在一部做官的也是數一數二的大門大院前日說起來時你們兩府裡也知道的今年元宵上要作燈謎兒猜的下至買賣人都把他家燈花兒買了去寶玉忙道可知呢我何嘗為燈花兒香菱道他家本是很富貴非常的富貴其餘田地不用說單有几十頃地種稻花几這長安城裡城外種花的局兒都是他家的連宮裡一共陳設盆景兒是他家貢去的凡他有這一年多如今太爺也沒了只有老奶奶帶着一個親生的姑娘過活也沒有旁的兄弟姊妹他們家竟得了一件寶玉性命道僧們也別嘗他纔好不能夠的這姑娘都叫你們大爺惹死了中意了香菱道二則是大緣未到是悟人眼裡出西施當年時又是同家學未往過這不見都說屬屬說香菱見寶玉又急的臉通紅了這几年前兒到他家也曾見過一件寶物雖了這几年前兒到他家也曾見過一件寶物雖了這几年前兒到他家也曾見過一件寶物雖

落的是衆兄弟的了在家裡念讀書寫字所以你哥哥當時就一心看準了連當鋪裡numb计的一群人連環了人家三四日他們還當多住几日的老爺都辭

像被回家你哥哥一進門就咕嘟，嘟嘟，求我們趁着去求親我們就

一說就成了只是要的日子太急所以我的眼我也堅不肯早些應過來又添了一層活的人了寶玉冷笑道如此說但只是我到替你就心急後呢香菱聽了不覺紅了臉正色道這是怎麼說

我倒不懂了寶玉笑道這有什麼不懂的只怕真有个人象薛大哥似的你才着急呢香菱聽了不覺紅了臉正色道這是怎麼說

道這是什麼話看日後你的都是斷機斷發的今日裡這麼着急香菱急得跺腳道人都說你是个呆子果然不假這會子還有心

有所失般的站了半天雪雁也沒有看出來只得將這物打點回去又怕紅院中人不留意誰知寶玉一夜不曾安睡翻來覆去各種不安各色俱備

天天人心中自恨不該回時實過于過責了他心中雖如此臉上卻不露出只吩咐家人好生伏侍看守每日三次帶進醫生來診脈下藥月餘才漸漸

的座愈要再命好生保養過一百日方許動彈油麻等物方許出門過一百日內連院門不許到只在房中頑笑無五百天裡把他拘束的大呈

亂道那裡忍耐得住雖百般設法無奈賈母王夫人等執意不從也只得罷了因此和那些丫頭們每日無事只在園內頑笑作戲又叫了兩個粗笨

唱戲熱鬧非常已娶於人間得家小很不合俊俏也暑過又是寶玉很不得就過來頁使好再過此時又閒守迎春出了閣寶玉思及當

時物件●●●

日忙亂着薛蟠服侍親回家洗了塵甲換了衣裳到底這樣安靜此之則又知道是个有才有貌的佳人自然是與雅和平的理因此他心中納過悶的日子比薛蟠還急十倍那消一日要過他便十分慇懃小心伏侍原來這家小姐今年方一十七歲生得隨有姿色亦識得几个字着閒心中的印空理渭顧涉猟風的後廬只吃虧一件從小兒父親去世的早又無同胞弟兄寡母獨守此女嬌養溺愛不曾珍寶凡女見一衆一動他母皆百依百隨因此未免事事本逞竟慣成驕的性情寒自己若菩薩覓他人犯如妻之外具花柳之姿內帶風雷之性在家中時常氣和了孫們使性賭氣罵重打的今日嫁了個自為要做當家的奶、比不得做女兒時胸胸還要拿出這威風來綠得鎮住人況且見薛蟠氣質剛硬舉止輕奢若不趁着壯一氣把製服壓將來必不服自鑒旌懺笑腆還要拿出這威風來綠得鎮住人況且見薛蟠氣質剛硬舉止輕奢若不趁着壯一氣把製服壓將來必不服自鑒旌懺笑又見有香菱這等一个才貌俱全的愛妾在室越發添了采大宗臧的唐朝指之侍客不醉無歸之心因他家多栽花他小名就喚做金桂又見有香菱這等一个才貌俱全的愛妾在室越發添了采大宗臧的唐朝指之侍客不醉無歸之心因他家多栽花他小名就喚做金桂他在家時不許人口中說出金桂字樣凡有不而心恨這一字者定要苦打重罰縱罵他因想桂花電廣寒秋桂之說便將桂花改為木樨花又名自己身分如此薛蟠是个性急粗心的人且是有酒膽無飯力的如今湯了這桂花電廣寒秋桂之說便將桂花改為木樨花又名自己身分如此薛蟠是个性急粗心的人且是有酒膽無飯力的如今湯了這樣一个妻子正在新鮮興頭上凡事未免讓他些那金桂見了這般行徑便也試着一步緊似一步一月之中二人氣概還是相平至兩月之後便覺薛蟠的氣概漸次低下去一日薛蟠醉後不知要湯何事先與金桂商議金桂執意不從薛蟠忍不住便發了几句謊氣未去了更金桂便哭得如醉人一般茶湯不進粒起病來請醫調治醫生又說氣血相逆當進覓胸順氣之劑薛蟠恨的罵了薛蟠一頓說如今娶了親眼前就把兒子還是這樣胡鬧人家風風似的好容易養了个女兒比花朵還輕原看的是个人物總給你做老婆你不說收了心安分守己一心一計和氣的過日子還是這樣胡鬧潘了黃湯折磨人家連金子花錢吃與白搭心一句話說

的薛蟠後悔不及又来安慰金桂一見婆如此說（又）越發得了意便粧作張致来提不理他薛蟠沒了主意惟（有自知）長嘆而已好容易十天半月之後纔漸的（也）喫過金桂的心来自此更加一倍小心不免氣概又矮了半截（不免）却金桂見丈夫（被）轟漸倒（也）良美就漸漸的（也）持久試高（有意）先時不過挾制薛蟠後来倚娇作媚將及薛姨媽後又將至蜜叙（父）父寨其不孰之心無隨機應變精於言語壓其志金桂知其不可犯每欲尋隙（同向）苦無可尋只得曲意依就一日金桂無事（同）和香菱閒談香菱家卿父母香菱著意（尚）記金桂便不悅說（有意）數（同向）了他喜（菱）之字謎起的名字香菱便答拈（尚）娘起的金桂冷笑道人（是）說你拈娘通只這一丁名字就不通香菱（非人者菱之自稱）聽（此）了（指不通而言）不解其（指不通而言）故（不知）通奶（指金桂）不知（指不通而言）其（指不通而言）細（指不通而言）根（指不通而言）的（指不通而言）學（指不通而言）問連我們（指香菱）纔（指不通而言）老爺（指薛蟠）時常（指不通而言）誇獎（指不通而言）呢（指不通而言）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回

美香菱屈受貪夫棒　王道士胡謅惑愚民

憤迎春賜迴九曲　妒香菱病入膏肓

話說金桂聽了將脖項一扭嘴唇一撇鼻孔裏哼了兩声拍着掌冷笑道菱角誰聞香米爭若說菱角香了正經那些香花放在那裡可是不過土種香菱道不獨蓮花就是蓮葉蓮蓬都是有一般清香的但他原不是花香可比若靜日靜夜或清早半夜纔著去那一股清香比別的花香都好聞呢就連藕菱角鴛頭葦葉蓋根得了風露那一般清香就令人心神爽快的金桂道你說的花桂花到香得不好了香菱沈吟了忽沖便接口道桂花雖香又如何香可比得木犀金桂的了嫁名喚寶蟾者性格着香菱的臉說道要死的你怎麼真叫起拍狠的名字來了香菱猶自了反不怕意思忙賠笑賠罪說一時沒順口的話別計較金桂笑道這有什麼你也太小心了但只是我看這個香字到底不妥意思要換一個字不如你服不服香菱忙笑道奶說那裡話來別連我這一身一体俱屬奶的何得換名字反叫我服不服叫我如何當得起奶說那個就用那一個金桂冷笑道你雖說的是只怕拍狠多心看起來的名字原不妨你意思惱恨的緣故香菱笑道奶奶不必當日賞了我時原是喜歡的後來使喚的故此拍狠起來了名字後來伏侍了爺就與拍狠無涉了如今又有了奶奶越發不與拍狠相干況且拍非又是別人的如何惱得這些呢金桂道既這樣說香字竟不如秋字妥當菱角花香歟于秋皇不比香字有味麼香菱笑道就依奶奶這樣罷了自古說沒過改了秋字也不在意只同薛蟠天忙是得隴沖蜀的必要爭金桂又見金桂的丫鬟寶蟾有些姿色幸止輕浮可愛便時常要茶要水的故意的調

逗他寶蟾雖不解事只是怕金桂的金桂不敢造次且看金桂服色金桂心頓覺察其意正要擺佈香菱無隙可乘必須他先有些過

嬉与他一定就和秀珠闹了我且慢走他咪走了時候才香芙邓時宝蟾原是我的人就好要嬉了主意了且是撇撇而薛嬉晓间撇醒又命宝蟾到茶吃薛嬉接碗时故意捏他的手宝蟾又痛掀眼连忙缩手两下失手碗落啷一声茶碗落地溅了一身地的茶薛嬉不好意思洋说宝蟾不好生学着宝蟾说怕爷不好生接着金桂冷笑道两个人的腔调儿都如使了别打谅谁是傻子薛嬉低头微笑不语宝蟾红了脸出去一时又歌了时金桂故意撺薛嬉别要去睡着待你饶饶饿眠薛嬉只是笑金桂道要什麽令我说别偷摸的不中用薛嬉听了伏着酒盖睡便趁势跪在地上拉着金桂笑道好姐、你若把宝蟾赏了我你要怎样就怎样你要活人脑子也要来拾掇金桂笑道这话好不通你爱谁说的了就收在房里着别人看着不雅我可要什麽呢薛嬉待了这话喜的不是夜曲要夫妻之道奉承金桂次日不出门只在房中赶紧救火了脸至午饭金桂故意出去请了薛嬉便拉拉扯扯的起来宝蟾知道八九也半推半就正要入港谁知金桂有心等的料着在堆子之隙便咕了两个拾儿过来原来这个头也是跟着金桂过的儿在家使唤的因他自幼父母双亡无人看管便呼他作小拾儿当下此粗笨生活金桂如今有意撺唆他来吩咐道你去告诉香芙到我屋裡特着取来不必说我说的小拾儿听了一壁答着香芙说你一个蹄子屋裡的你去取了来送上去要不好香芙正因近日金桂每每的折挫他不知何意百般谄媚回房听了这话心裡哼了一声道见他人推我之除一顿棰了还去自己到底的面前讨好抽身回避不迭那薛嬉因为是这个路的除了金桂每人见了怕听小连门也不掩今见香芙棰来故意的要躲慌忙逃不及被香芙一把揪住薛嬉一连跑了几回还恨怨不迭说他强奸力逼着好容易哄得要上手却被香芙打散不免一肚皮的气头定作一肚皮的恩怨都在香芙身上不依不饶的赶着来呼了两口骂

道死媽婦你這會子作什麼來攆尸逃魂秋菱料事不好三步兩步早已跑了薛蟠再未找寶蟾已典踪了於是恨的罵秋菱至晚飯後已吃得醺醺的要洗澡時不防水器把了他滿了腳便洗秋菱有意害他赤條條光赶着秋菱踢打了兩下秋菱雖未受過這些委屈既到了此時也說不得了只好自悲自怨各自走開搜時金桂已暗知寶蟾說的今夜令薛蟠在秋菱房中去歇宿令秋菱過來陪着自己先使開秋菱不肯金桂沈他獃騃了再必是個要強的人豈肯受一个把我的人騙佔了去又不叫你來到底是什麼主意起先是逼我死罷了薛蟠聽了這話又恨起來罵秋菱不識抬舉再不去便要打秋菱無奈只得抱了鋪蓋來金桂命他在下鋪薛蟠秋菱只得依命剛脫下使叫到茶之要挺腿躺着一夜又八次絕不使真要逸穩卧片時即薛蟠得了寶蟾的護珍寶一概置之不理恨的金桂暗的發狠道且叫他樂几天我慢的擺佈他那時可別怨我一面隨思一面設計擺佈秋菱半月光景忽又牲起病來只說心疼難忍四肢不能動彈醫療治不動衆人都說秋菱承的閒了兩天忽又逞金桂枕頭魘料出紙人來上面寫着金桂的年歲八字有五釘釘在心窩咽喉肩背節等處於是密着秋菱不當作耍的閒光投與薛蟠偷薛蟠偷光他手把脚的薛蟠自然更亂起來五刻要拷打衆人金桂未肯道何必冤枉衆人大約是寶蟾的鎮魔法兒薛蟠道他這些時並沒多空兒在你屋裡何苦獨好人金桂冷笑道除了他還有誰莫不是我自己害自己不成雖有別人也敢進我屋子呢薛蟠道秋菱是天眼着你的自然光拷問他就知道了金桂道又來了拷問誰去問手罷橫豎治死我也沒什麼要緊要得再娶好的諸般良心上說去不過說三个多情我有面說着一面痛哭起來薛蟠更被這番話激怒了順手抓起一根門閂一連搶步打着秋菱不分說便將頭臉渾身亂打口裏定是秋菱叫把秋菱叫拖開薛蟠跳出去不禁喝道不問的白犹還打人這丫頭伏侍這几年卻一

被旺兒扣住不令人來稟報實在叔不知道賈門這來已經人盡不知賈人去流鴨可是氣糊塗了倘或人所見豈不笑話哥、嫂子快他來好到我使喚我正沒人使喚陣煙的道馬還是慧氣不的打發了他到于淨地兒哭道他跟前我也是一樣看著美哥兒到陣煙的跟前痛哭哀求不顧本去情願跟陣煙的只得了自己沒有受限的實在叔前面的路徑斷絕雖然如此終不免時月悲傷挑燈自嘆看陣煙在陣煙身中心年青由主的中病是小說上的事今復加以氣怒傷肝內外折磨不堪竟成勞之症日漸羸瘦陳便飲食頓減遂致臥床不起服藥不效臨那金桂又吵鬧數次氣的陣煙母女惟暗自垂淚不敢與那金桂爭論已將滿百日正要接了來家散孝而王夫人回說我孫媳婦病重不宜搬動等病好了再接來家去那金桂聽了這話方才罷了

今日陣煙的父親陣公子來家到底使金桂越發長了威風暗地裏打點要將陣煙母女趕出門去好獨霸這所房子陣公子雖是個糊塗人卻也有些主意見金桂這樣行為便知其意暗地裏將陣煙母女接回家去金桂見陣煙母女去了越發沒了拘束天天在園中和薛蟠情投意合使把金桂拋在腦後金桂見此光景未免醋意大發一連幾日不與薛蟠見面薛蟠也不理會金桂氣的金桂在房中自己打滾尋死覓活薛蟠則勿管夜則純家無計不施薛蟠也時一身難以兩個排佈現在事情發生金桂氣急其中最喜的是骨頭每日務要殺鴨鴨將骨頭煮湯給金桂喝金桂喝了骨頭湯便睡覺到了次日清晨又要殺鴨子煮湯喝薛蟠不敢違逆金桂的意思只得天天買鴨子來殺金桂喝了骨頭湯睡覺薛蟠在外間金桂不發作性氣有時喜歡起來便拿出些銀錢來給薛蟠去買東西吃薛蟠得了銀錢便出門去了金桂在家中打扮的妖妖調調的等薛蟠回來薛蟠回來見金桂這樣打扮又是喜歡又是疑惑不敢上前金桂便拉薛蟠上床薛蟠也不推辭金桂見薛蟠如此光景便知薛蟠的心已經回轉了金桂便將薛蟠的頭髮梳篦整齊薛蟠的衣服也換了金桂又親手打起洗臉水來薛蟠洗了臉金桂又親手遞茶遞水薛蟠也不推辭金桂見薛蟠如此光景便知薛蟠的心已經回轉了金桂便將薛蟠的頭髮梳篦整齊薛蟠的衣服也換了金桂又親手打起洗臉水來薛蟠洗了臉金桂又親手遞茶遞水薛蟠也不推辭金桂見薛蟠如此光景便知薛蟠的心已經回轉了金桂便將薛蟠的頭髮梳篦整齊薛蟠的衣服也換了金桂又親手打起洗臉水來薛蟠洗了臉金桂又親手遞茶遞水薛蟠也不推辭

因又事人爭都不遂心所以急了前兒寶玉去了回來也曾說過的日里恰好就接他去正說着寶母打發人來說叫寶玉早往天齊廟去燒香還願去寶玉於今纔不得各處去瞧聽聞如此喜的一夜不曾合眼睜睜的不肯的次日一早梳洗穿戴已畢隨了兩三个老媽一齊出城去了老婆子們回已在那裏預備妥當寶玉天性最喜清淨那裏禁得這大香煙加以那時正當暮春景象真個是風和日暖花木争榮寶玉見了這樣情景越發心曠神怡不覺的將昨日之事全然忘了一面走一面賞玩不覺已到了廟門下車步入殿宇焚香已畢方欲出來只見廊下一個道士迎面走來寶玉看他生得骨格不俗丰神清爽寶玉便上前施了一個道家的稽首禮道士還了一個稽首寶玉便問道仙師貴處何觀何廟在此修行道士道貧道乃是清虛觀的張道士寶玉聽了心中暗想原來是他我何不趁此機會求他醫治我的病呢想畢便說道弟子有一件隱疾特來求仙師醫治不知仙師肯賜教否張道士道公子有何病症說來貧道或能醫治寶玉道弟子自幼銜有一塊玉下來自從週歲抓周之後這玉就不見了因此弟子就得了個癡病雖經名醫診治總不見效今日仙師既問弟子不敢隱瞞弟子這病發時便覺得心內如痴如醉迷迷惑惑的若有人說親道愛的話兒便覺得比吃了蜜還甜若有人說逆我的話兒或是不合我的意思便覺得比殺了他還恨所以弟子這病總不得好若要問弟子這病的根源弟子也不知道仙師若能治弟子這病弟子情願重重的謝仙師張道士聽了寶玉這番話便點頭笑道公子你這病我能治但是藥引子卻難尋寶玉道仙師說的是那藥引子是何物件張道士道這藥引子也不是別的就是公子幼時銜下來的那塊玉寶玉聽了不覺呆了半晌說道仙師說的是那塊玉我雖有但是不知丟在何處了張道士道公子既有此玉病根就在此玉上公子若要病好必須要找到此玉纔可寶玉聽了心中暗想我的玉丟了已經多年今日那裏去找呢想畢便說道仙師說的是我的玉雖有但是丟了多年今日那裏去找呢張道士道公子既有此玉就是有緣之人今日公子既來到此地貧道就是公子的有緣之人公子若要找此玉貧道倒有個法兒可以找得出來寶玉聽了心中暗喜便說道仙師既有法兒找得出來弟子情願重重的謝仙師張道士道公子既要找此玉貧道就要施法了寶玉道仙師既要施法弟子就要回避麼張道士道不必回避公子只要閉目凝神貧道就要施法了寶玉聽了便閉目凝神只聽張道士口中念念有詞不多一會張道士道公子睜眼寶玉睜眼一看只見張道士手中拿着一塊玉遞與寶玉寶玉接過來一看不是別的正是自己的那塊玉寶玉看了不覺喜出望外連忙問道仙師這玉是在何處找出來的張道士道公子不必問貧道自有道理寶玉道既如此弟子就此拜謝仙師張道士道公子且慢貧道還有句話兒要說寶玉道仙師還有何話要說張道士道公子既要這玉貧道就要公子一件東西寶玉道仙師要弟子的何物張道士道貧道要公子的通靈寶玉寶玉聽了心中暗想我的通靈寶玉是我的命根子如何能給他呢但是他既要我的通靈寶玉我若不給他他就不肯把玉給我我若不把玉找回來我的病就不能好我的病若不好我的命就要送了我的命若送了我的命我的父母豈不傷心我若不為父母着想豈不是不孝之子我若不孝之子豈不是禽獸不如我若是禽獸不如豈不是枉為人一世我若枉為人一世豈不是虛生浪死我若虛生浪死豈不是白白的辜負了父母生我一場我若辜負了父母生我一場豈不是大錯特錯了寶玉想到此處便對張道士道仙師既要弟子的通靈寶玉弟子就給仙師但是弟子的病仙師要如何醫治張道士道公子的病貧道自有醫治的法子寶玉道既如此弟子就把通靈寶玉給仙師張道士道公子既要給貧道通靈寶玉貧道就要給公子一件東西寶玉道仙師要弟子的何物張道士道貧道要公子的金鎖寶玉聽了心中暗想我的金鎖是我的護身寶貝如何能給他呢但是他既要我的金鎖我若不給他他就不肯把玉給我我若不把玉找回來我的病就不能好我的病若不好我的命就要送了我的命若送了我的命我的父母豈不傷心我若不為父母着想豈不是不孝之子我若不孝之子豈不是禽獸不如我若是禽獸不如豈不是枉為人一世我若枉為人一世豈不是虛生浪死我若虛生浪死豈不是白白的辜負了父母生我一場我若辜負了父母生我一場豈不是大錯特錯了寶玉想到此處便對張道士道仙師既要弟子的金鎖弟子就給仙師但是弟子的病仙師要如何醫治張道士道公子的病貧道自有醫治的法子寶玉道既如此弟子就把金鎖給仙師張道士道公子既要給貧道金鎖

老皇二爺的今兒了去中的馬特爲隔斷的事兒是不是話未說完焙茗先喝道該死打嘴賈玉秋未細忙
問他說什么焙茗信他胡說哪得王一貼不著真向只說二爺的說了罷賈玉道我問你的話你貼的妞病的可
沒有王一貼听了拍手嘆道這可罷了不但說沒有方才就是听也沒有听見這賈玉咲道這樣還等不的什么王一貼
又忙道這貼妞的清藥雖沒經過可一種陽藥最生可医只是慢些兒若經立刻見效的賈玉道什么陽藥王一貼道
這時候療妞陽用極好的秋梨二十枚糖一斤陸虎水二碗梨熬爲度每日清晨吃這二个梨吃素
吃去就好了賈玉道不值什么只怕未必見效王一貼道一剂不效吃十剂今日不效的再
真說模陸這三味藥都是喉肺潤胃不傷人的甜的又止咳嗽又好吃這一百隻人稱陸是真死的死
了医妞什么那時就見效了說着賈玉嫌若都大咲不止罵油嘴的舌頭王一貼道不過是兩箱牛眺罷
了有什么關係說咲了你的就值千金請你們連青蒿也是服的我今喜藥我还吃了你神仙呢只喜的跪到
这裡来服白說着自己斟詩賈玉也笑着陪焚化年根前福功德完畢賈玉方進堆回家那時這裡
已来定妞半日和家婆媳婦等人已待晚飯未歲四家了迎春方哭一陣一起王夫人房中說垂辰
說到祖一味妞竟如此福法家中所有的源物了說時及注過略劝过兩三次快罵我是騙計老婆
掙出来的又說老爷当收着五千兵丁不該使了他的如今他真要了兩三次不住使指着我的臉說
是你剋扣我先夫人的兵丁使了我五千兵丁起你準打量給我的如不好打發一顆掉的下房裡睡

去当日老爺爷在时常常上我们的屋里来着和你的论理我都你父亲是一辈的全凭着我的颜脸了一辈不该你了这们亲侄们没的叫人家着这势利你的一句说一句笑话嗎咽一连三天全来妹妹来不成你说三天全来回言你劝说已是多了况且昨日你妹妹老爷不叫你过门亲的大老爷执意不听一心情愿出来不你的命我的命就这么苦罢了况且昨日晚上我没在狠幸而多(嘱狠这五年了几年净心自守的今你又是这么估架三天全来(一面劝一面闻他意思若那裡去歇这基么)

的离了妹妹的只是眠思梦想二如还记掛着我的全好还在国裡住的呢三天死也甘心了不知下次还可在住不在住了呢三天全来他劝说快休乱说年轻的夫妻们闹牙闹嘴也是常有的况说这些表话你命人性子的收拾收拾屋裡你妹妹陪伴着解解又分付宝兄不许在老太太跟前走漏一些风声倘或老太太知道了这些都是你说的宝哇的听命而已要是又仍在旧做起歌来妹妹了那等三天全来就与你妹妹分割各过罢了三天全来说过要母及三天全来他们两口子和睦相亲第一连住了三日临行的时候三天全来辞

只說迎春歸去之後那夫人像沒有這事倒是王夫人撫養了一場却甚實傷感在房中自己嘆息了一回只見寶玉走來請安看見王夫人臉上似有淚痕也不敢坐只在傍邊站着王夫人叫他坐下寶玉便上炕來就在王夫人身傍坐了王夫人見他呆呆的瞅着似有欲言不言的光景便道你又為什麼這樣呆呆的寶玉道並不為什麼只是昨兒聽見二姐姐這種光景我實在替他受不得並不敢告訴老太太却這兩夜只是睡不着我想偺們這樣人家的姑娘那裡受得這樣的委屈況二姐姐是個最懦弱的人向來不會和人拌嘴偏巴巴的遇見這樣沒心的東西竟無不知道文人的告處說着幾乎滴下淚來王夫人道這是沒法的事俗語說的嫁出去的女潑出去的水叫我能怎麼樣呢寶玉道我昨兒夜裡倒想了一個主意(兒)不知道可使得(兒)偺們索性回明了老太太把二姐姐接回來還叫他紫菱洲住着仍舊我們姊妹弟兄們一塊頑頑(兒)省得受孫家那混賬行子的氣等他來接偺們硬不叫他去由他接兩回咱他一百回只說是老太太主意這個豈不好呢王夫人聽了又好笑又好恨說道你又發了獃氣了混說的是什麼大凡做了女孩兒終久是要出門子的嫁到人家去服侍那裡顧得也只好看他自己的命運碰的好就好碰的不好也就沒法兒你難道沒聽見人說嫁雞隨雞嫁狗隨狗那裡有已都像你大姐姐做娘兒呢況且你二姐姐已是新娶孫姑爺(爺)也還是年輕的人各人有各人的脾氣新來乍到自然要有些拘謹的過幾年大家摸着脾氣

生兒長女那裏你不許在老太、跟前提起半個字、你去幹你的去罷說得寶玉無精打彩的出來了聲着一
肚子悶氣回瀟湘館來剛進了門便放声大哭起來代玉見寶玉這般光景倒唬了一跳便問怎麼了和誰惱了
氣了連問几声寶玉爽的說不出話來代玉聽畢會問道到的是別人惱了你還是我得罪了你寶玉搖搖
代玉道那麼着為什麼到這裏傷心起來你們大家好好的在一處好活着真沒有趣兒代玉听了這話更覺驚訝道
這是什麼話你今兒瘋了麼寶玉道也不是我發瘋我告訴你也傷心前日二姐回來的樣子和那些話你
也看見听見了我記得你們初結海棠社的時候大家吟詩做東道那時候何等熱鬧如今几个知心
知意的人多半星散我原要去告訴老太、太二姐回來誰知太、不依倒說我獃不多几時你瞧園中
光景已經大變了若再過几年又不知為何樣了寶玉听了這番言語漸、的低了下去月子
笑了口氣便向裡躺下去了紫鵑剛拿進茶來見他兩个這樣正在納悶只見襲人來道二爺在這裡呢老太、
那裡叫呢我估量着就是在這裡代玉听見襲人便欠身起來讓坐代玉的兩个眼圈兒已經哭的通紅了
寶玉看見道妹、我剛才說的不過是些獃話你也不用傷心身子要緊歇、兒罢老太、那邊叫我、去看、就來
說着便外走了襲人悄问代玉道你兩个人又為什麼他二姐、傷心我是剛纔眼睛發澀揉的並不

為什麼襲人忙跟了寶玉出來各自散了寶玉來到賈母那邊賈母却已經歇晌只得回到怡紅院到
晚間[illegible]隨手拿了一本書看時卻是[illegible]的那本書却是古樂府上[illegible]了一卷正看見
了午後寶玉睡了中覺起來甚覺無聊[illegible]走着沁芳[illegible]外
書房[illegible]的[illegible]的[illegible]的

也不理了，李紈笑着道：「宝玉，你别只管胡闹，合那帐，钩子，我再钩，」宝玉道：「李姐姐，你别管我，我倒是一竿二寸长的鲫瓜儿，我钩半天了，一个也不上钩，」一面说着，一面又钩，一面又看着水面，只见探春与惜春，方遥与宝玉，一道来是像做美太公的便走下石矶坐在池边，钓起来，岂知那水里的鱼，看见人影儿，都躲了，宝玉掐着钓竿等了半天，那钓线儿动也不动，宝玉道：「我是个性急的人，见他偏性慢，这是个好急的呢，好急的快来罢，你也成全，」我呢，说的四人多笑了一言未了，只见钓线微微一动，宝玉喜极，用力往上一甩，把钓竿往石上一磕，折做两段，线也折断了，钩子也不知往那里去了，众人越发笑起来，探春道：「再没见像你这样的人，正说着，只见翠月跑来说：「二爷老太太，时你呢，」宝玉听了，便辞了众人，到贾母房中，只见王夫人陪着贾母，摸脚，宝玉看见，便事才把心放下了一半，贾母见他进来，便问道：「你前年那一次得病的时候，你说过许愿事，你快去还了罢，」宝玉道：「我记得，得病的时候好，的站着，倒像有人把我捆头一根疼，得眼睛前头，黑满屋里，是些青面獠牙，拿刀举棒的，恶鬼，躲在炕上，我才知道，到好的时候，又记得堂屋里一片金光，直照到我床上来，那些鬼多跑着躲避，就不见了，我的头也不疼了，心上也就清楚了，贾母告诉王夫人道：「这样说，也就差不多了，」说着，凤姐也进来了，见了贾母，又见了王夫人，方道：「老祖宗要问我什么，贾母道：「你那年中了，那的时候，你还记得，凤姐笑道：「我也不很记得了，但觉自己身子不由自主，倒像有什么人拉，扯，要我

（右七行，原另紙謄寫附粘於第八十一回第三頁前半頁，接第四行「前幾天被人告發的」句）

家裏中讀書長實的主夫人道是諸般果大浪半開誰知一遍且說宝玉次日起來梳洗已畢小廝們傳進話來

說老爺叫二爺說話宝玉忙整理衣裳來至賈政書房中請了安賈政道你近來做些什麼功課雖有几篇字也

寫不得什麼就是做得几句詩詞也並不怎麼樣有什麼稀罕處比如應試舉業到底以文章為主自今日為

始不許再做詩做對的勞要習學八股文章限你一年若是無長進你也不用讀了我也不顧有你這樣兒子了

逐叫李貴來說明日一早傳梅翰跟了宝玉去收拾應念的書籍一齊拿過來我看親自送他到家學

裡去遂命宝玉去罢明日早來見我宝玉回到怡紅院襲人正在着急聽信見說取書倒也喜欢宝玉

夢人劉姥姥曾在此時回過賈母信使命人叫過宝玉來告訴他說只管放心先生那裏有什麼難為你者不過要你念念書罷了頭們明日早叫我老爺要送我到家學裡去呢襲人等着左右伺候

夜次日一早襲人便叫醒宝玉梳洗了端了點心拿着書籍等物過賈政書房中來先打听老爺過來了

沒有小廝回進來說宝玉听了心裡猶豫起來賈政這邊來恰好正着人來叫宝玉便跟着進去

賈政又吩咐了几句帶了宝玉到家塾中來代儒站起身來賈政便向代儒請了安代儒又問老太太安

宝玉過來也請了安賈政道我今日自己送他來回過孩子年紀也不小了到底要學了成人的舉業纔是

終身立身成名之事如今他在家中只是混鬧雖懂得几句詩詞也是胡說亂道的就是好了也不過仅雲

月露与一生的正事毫無関涉代儒道我看他相貌也還體面靈性也還去得為什麼不念書只是心野貪
玩實敢是賴今只求叫他講習文章倘不听教訓還求褪真的教訓才不至有名無實的耽悞了他的一世現早站
起来又作了一个揖就說了些閑話才辭了出去代儒送至門首說老太爺前替我问好請安罢賈政若在着自
己上車去了代儒回身進来看見宝玉道我听見你前日有病如今可大好了宝玉道大好了代儒道如今論起来
你可也該用功了你父親望你成人無如的很你且把從前念过的書打點出来理一遍每日早起理書做後寫
字晌午講書念几遍是正事就是了宝玉答应了是回身至不免四面一看見昔時金榮筆不見了几个又添了
几个小学生所以想起秦鐘来心上悵然不樂却不敢做声代儒道今日頭一天早些放你回去明日要講書
但是倘若見那要命的
了明日到要你先講一兩章書我听试你近来的功課何如說罢宝玉心中乱跳
不回分解

話說寶玉下學回來見了賈母賈母道好了如今野馬上了籠頭了去見、你老爺回來、叫寶玉答應去見
諸說寶玉下學回來見了賈母賈母道好了如今野馬上了籠頭了去見、你老爺回來、叫寶玉答應去見
賈政賈政道這早晚就下了學了左師父定了工課沒有寶玉道定了早起理書飯後寫字晌午講書念文章賈政
賈政賈政道這早晚就下了學了左師父定了工課沒有寶玉道定了早起理書飯後寫字晌午講書念文章賈政
聽了点頭道你還到老太那边去罢、晚上早些睡天、上學早些起来寶玉答應了又退出来去見了王夫人又
聽了点頭道你還到老太那边去罢、晚上早些睡天、上學早些起来寶玉答應了又退出来去見了王夫人又
到賈母那邊打了个照面赶着出来恨不得一走就到瀟湘館剛進門就拍手叫道我依旧回来了代玉道
到賈母那邊打了个照面赶着出来恨不得一走就到瀟湘館剛進門就拍手叫道我依旧回来了代玉道
打起精神来寶玉連忙站起来
我不見你念書去了這么半天回来了寶玉道不得我今日要念書心上倒像和你們許多人見面的日子了好
容易熬了一天這会子纔回你們竟如死而復生的一樣古人說的一日三秋這話再不錯的代玉道你上頭去了
沒有寶玉道都去過了代玉道別處呢寶玉道沒有代玉道也該罢他們去寶玉道這会子懶待動了老爺
還叫早睡早起只好明兒再瞧他們去罢代玉便叫紫鵑把我的龍井茶給二爺沏一碗二爺如今念書了紫鵑
答應着来拿茶寶玉道還提什么念書我最厭這些道學话更可笑的是八股文章拿他誆功名混飯
吃也罢了還要說代聖賢立言好些的不過拿些注書湊搭上罢了更有一種可笑的胜子裡原沒有什么東拉西
扯通以為博雅高下老爺叫一声、叫我學這个我不敢違拗你這会子還提念書呢代玉道我們

女孩兒家虽然不要這个但小時跟着你們兩村兒生也曾看過內中也有近情近理的的清微淡遠的那

時候雖不大懂也覺得好不可一概抹倒況且你要取功名這個也清貴些寶玉听了甚入耳嘆之不散

樣人家為也這個想起來真心起來 的外面兩个丫頭在那里私相議論的鶯兒

在他跟前數回只吠了一声正說着忽見秋紋走來道襲人姐姐叫我老太那裡接去誰知却在這裡寶玉道我就過

一面進來 秋紋名字見後鶯兒道倒快嘴了茶来跟人家都起了一大号秋紋聽道哈哈很好了可記的大字都不多寶玉趕着作揖

去又勞動你来找了来是甚麼事秋紋道二爺早来了在林姑娘那

裡呢寶玉道今日有事沒有襲人道事却沒有才才太那边来吩咐我們如今老爺叫你念書如再

有了我們和你頑呢 秋紋笑照睛雙司模的倒水我想伏侍你一場聽了這半言語也沒什麼趣兒說着便傷心起

来寶玉道好姐你放心我只好生念書不再說你們了我今晚上還要看書明日師父叫我講書呢我要

使喚橫豎有麝月秋紋呢你歇去罢襲人道你要真肯念書我們伏侍你也是歡喜的寶玉听了赶忙的吃

了飯就叫点灯把念過的四書翻出来只是從何處看起翻了一本看去章裡頭似乎明白細按起来却不

很明白看着小註又看講章鬧到起更以後自己想道我在詩詞上覺得很容易在這个上頭竟沒頭腦便

坐着呆的的數想襲人道歇去罢麝月說的寶玉暗裡点頭說各在麝月說

他不去伏侍他睡了他叫了水来洗了脚直到紅日高升方才

起来寶玉道不好了晚了急忙梳洗畢向了安就往学里来了代儒已经安着脚在

慢不得你老爺生氣說你沒出息

第二天就懶惰（懶惰）起來，宝玉便（把作完）晚上燈燒（的話注）了一遍，這時候（懶惰）起來，直（這）過去了。原旧念書到了下晚，代儒道：宝玉有一章書你來講，宝玉過來一看，却是後生可畏章。宝玉心上說這還好，幸亏不是学庸（便道）。（向）代儒道：你把節旨（句旨）細細講來，宝玉道：這章書是聖人勉勵後生，教他及時努力，不要虚到老大無成，先將可畏二字（後生的志氣）激發（激發）後生的志氣，後把不足畏三字警惕（警惕）後生的將來，（此四句看代儒也还罢了，後面講道串講呢，宝玉道：聖人說人生少時心無才力樣，聰明能幹，实在是可怕的，那裡料得定他後來的日子，怎（不像我的今日若是）到了四十又（歲）到五十（歲）終（這種人）不能（有）（成）名（立）（於）後生時候，個有用的到了那時候，這一節子就沒有人怕他了，代儒道：你節旨倒講（講）得清楚，只是句子裡有些（字）（眼）子氣，無（無）（字）不是不能（有）（成）達做官的話，聞是实在自己能（有）（成）明理見道，就不做官也是有（有）聞了，不然古聖賢有避世不見知的，豈不是不做官的人，難道也是無（無）聞（成）名不足畏，是使人料得定方与（為）知的知字對針，不是怕的字眼，要從這裡看出方能入細，你懂得不懂得，宝玉道：懂得了，代儒道：你既懂得聖人的話，為什（何）（以）正犯着這（何）病，我（在）不在家中，你的毛病我却（儘）知（道）的，做一个人，怎（能）（成）不望長進，你這會兒正是後生可畏的時候，有（成）（名）不足畏全在你自己做去了，我如今限你一个月把念過的旧書全要理清，再念一个月文章已後，我要出題目叫你做文章了，如若懶怠，我是斷乎不依的，自古道：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

你好生記着（我的話）寶玉答應了也只得天（指）着功課幹去（不）且說寶玉上學之後（恰和這個）（間斷）襲人到可做些活計拿着針線要做个（指）頭箍包兒（使）想寶玉此今有了工課了（頭）們可也沒有（閑）了早要（此）晴雯何至弄到沒有結果死孤悲不覺想到自己終身本不是寶玉的（數說襲人）正配寶玉的為人卻（及）（鳳姐見住、露出話來）（際）（睡）的便是尤二姐香菱的後身（自己）來看着（費）（盡）的光景自然是（代）（玉）無疑（探）（他的口氣）那代玉就是个多心人（想到此事）心神（恍）（惚）（着針不做到的）（理）去了）便把活計放下（去）到代玉處（去）（探）（他的口氣）代玉正在那里（看）（書）見是襲人（欠）身讓坐（襲人）（也連忙站起來的）（道）（姑）（娘）（近）（几）天身子大好了（代）（玉）道那裡（教）（不）（過）暑（熱）朗（時）你在家裡做什麼呢（襲人）（道）（如）今二爺（工）（夫）（學）（裡）（事）（現）（沒）有（甚）（麼）（回）（說）（着）（呆）（話）（等）（呆）（了）（代）（玉）（道）（我）（前）（日）（所）（見）（秋）（紋）（說）妹（妹）（背）（地）（裡）（說）我們什麼（來）（歷）（鵑）（道）（姐）（姐）（別）（信）（他）（的）（話）（我）（說）（寶）（姑）（娘）（便）（罷）（了）（襲人）（道）（這）（樣）（說）（話）（的）（人）（也）（有）（心）（裡）（不）（明）（白）（的）（代）（玉）（沒）（有）（聽）（完）（襲）（人）（道）（二）爺（上）（學）（寶）（姑）（娘）又隔（斷）了（連）（香）（菱）（自）（己）（一）（里）（間）（的）也不過（來）（歷）（襲人）（道）（你）（還）（提）（香）（菱）（呢）（這）（樣）（說）（着）（這）（位）（太）（歲）（奶）（奶）（雖）（為）（他）（怎）（麼）過（把）手（伸）着兩（个）（指）（頭）（道）（改）（說）（不）（他）（還）（利）（害）（連）（外）（頭）（的）（臉）（面）（都）（不）（顧）了（代）（玉）（接）（着）（道）（他）（也）（沒）（受）了（尤）二（姑）（娘）（怎）（麼）（死）了（襲人）（道）（那）（個）（人）（心）（裡）（先）（快）（那）（裡）（就）（教）（負）（人）（說）（着）（呆）（了）（寶）（姑）（娘）（進）（來）（請）（了）（安）（回）（說）西（風）（就）是西風壓了東（風）（襲人）（道）（做）了（愛）（人）心（裡）（先）（快）（那）（裡）（就）（教）（負）（人）（說）（着）（呆）（了）（寶）（姑）（娘）（進）（來）（請）（了）（安）（回）（說）（一）（軌）（那）（個）（粗）（在）（這）（裡）（哪）（雪）（雁）（來）（一）（看）（獲）（攔）（混）（的）（是）（誰）（媽）（媽）（加）（也）（的）（人）（使）（問）（道）（作）（什）（麼）（學）（之）（道）（我）（們）（指）（點）（打）（當）（來）（治）（這）（雁）（不）（怕）（你）（送）（東）（西）（的）（雪）（雁）（道）（嚇）（嗎）（連）（送）什（麼）（只）（是）（雖）（着）（代）（玉）（代）（玉）（便）（再）（表）（襲）（人）（報）（第）（國）（問）（道）（寶）（姑）（娘）（叫）（你）（來）（做）（什）（麼）（婆）（子）（方）（面）（道）（我）（們）（姑）（娘）（叫）（雪）（雁）（進）（來）（回）（了）（代）（玉）（、）（便）（叫）（領）（他）（出）（去）（那）

笑着

回的又聽見襲人使向道這些話不是王二爺屋裡的花姑娘麼怎麼說不出來的話來你們
給姑娘送一瓶蜜餞荔枝來說有勝于服現過與雪雁又向襲人道果姑娘怎不得我們太說這林姑娘
在屋裡看屋子不大照太怕悄悄的那些話們都不大調日怕悄悄們說着到我們那邊去我們却模糊記他
和你們寶二爺是一對兒原來真是天仙似的襲人見他這次忙道媽你這麼吃茶罷婆子還有兩瓶子醋
都是那麼怕悄的事呢　說着顰一顰　方纔但是
二爺送去吸飯時辭出去代玉垂淚這婆子剛撞回寶釵又使不好怎麼樣便道給你姑娘道貴心那婆子還是
嘴裡的說這樣的樣兒隨了王夫人那麼愛的起
哈嘿二代玉口裡咐不見襲人道怎麼人走了就是混說白道的又說了一回話方往了套間裡抬頭看見了
荔枝桃不禁想起老婆子的話甚是刺心當此黃昏人靜千愁萬緒堆上心來嘆了一回氣無情無緒和衣倒下
不知不覺只見小丫頭走來說周村賈老爺請姑娘代玉道我並跟他讀書却不比男學生要見我做什麼便道
沒見的胡說小丫頭
賈老回覆身上有病不能出來與我請安道謝罷小丫頭道只怕要與姑娘道喜南京還有人來接說着又見鳳姐
同那王二夫人寶釵等來咲道我們一來道喜二來送行代玉慌道你們說什麼話鳳姐道你難道還不知
道林姑爺陞了湖北糧道娶了一位繼母的今想着你撂在這裡不成事体因托了賈周村做媒將你許了
你繼母的什麼親戚還說是續弦所以著人到這裡來接你回去道喜去還叫你速速二哥送去說得代玉一身冷
汗半晌道沒有的事　說是風魔混鬧只見那
代玉又恨恨又氣果在那裡說的樣子心上着急
夫人道他還不信僧們走罷代玉含淚道二位且坐去罷
人不言語　說冷咲而去代玉此時心中乾乾悄悄又和賈母在一處的是的心中想道此事惟求老太或還

有救于是两腿跪下道老太太救我南边是死也不去的但凭贾母吩咐道这个不干我的事代玉哭道我在这
什麼事呢老太太道傻孩子也怪倒多的一时教他代去只道我待老太太跟前去使这裡余外的闲人不中用了
里做个东西也是情愿只求老太太做主贾母道做了女人揺动出嫁的就未免要紧也好要得一副整齐代玉道
我在这裡伺候自己做了伏侍这个小姐去罢贾母只不言语代玉又抱着哭得贾道老太太你别来着急
老太太看我娘儿两个这样本意说着倒在怀里痛哭贾母道妃央你来这姑娘出去歇一歇倒被他闹乏了
了哭急的时候儿连金不管倒说我是你的外孫女儿是你的亲骨肉这裡没有别人惟有我和你是一体
代玉情知不是路求也无用不如暂且自盡站起来便往外走忽见宝玉站在面前(妹妹大喜)代玉听了也顾
惟恐他们早晚伺候的不见都是假的又一想今日忽然不见宝玉或是代去有信儿
不得什麼了便把宝玉拉住说好宝玉今日才知道你是个无情无义的人了宝玉道你从何说起
各自幹各自的了代玉听了越发主意已决只管哭道好哥你叫我跟了谁去宝玉道你要不去就在这裡你原是
(叫你跟到我们这裡来我待你是怎麼样的你也想想代玉被他一说又像果是宝玉对心内忽然作喜向宝玉道)
许了我的代玉道我是死活打定主意的了你到底叫我去不去宝玉道我叫你住下你不信我的话你就
(故意犯他)
瞧我的心便拿小刀子往胸口上一刺(只见)鲜血直流代玉唬得魂飞魄散(用手推着宝玉的心窝)忙哭道你做这个事来(不相
干)我拿你的命赔你罢了(又翻过哭之相人种族)宝玉痛得(把手在刺的地方)乱抓代玉便抱住宝玉痛哭宝玉道不好了我的心没有了活不得了说着(就)
心给你罢就(用口)乱抓代玉便抱住宝玉痛哭宝玉道不好了我的心没有了活不得了说着(就)咬住了
代玉放声大哭只见紫鹃叫道姑娘(哭)怎麼这样快醒(要代玉一翻身却原来是一场恶耍候闲就是哽咽心
(秋纹上已经进去)有情急心性贾水浇起了面父母死的久了和宝玉当小就宝玉是很那裡没起又社会事之最亲情最近得来的(再)把宝玉死了即为忘旧
上还是乱跳(把手中宝玉来的)来(的)(叫紫鹃至的)(跟前)(把林黛)玉扶起来(脱了)(大袄又)躺下去(卸裡)(腰)(湯着)(了)拿来(叫)(紫鹃)(至的)(跟前)
(揉)(把一时痛宝玉痛神魂颠倒乱哭了一回通身(做)(的)(出了)一(层)汗
嘴起来把紫鹃(也)(哭)(醒)了紫鹃道姑娘(这)(样)(是)(好)(说)了(拿)(着)(帮)(衬)(着)(宝)(玉)(通)(就)(何)(常)(不)(要)(死)(呢)
只听外面(有)(人)(一)(面)(说)(一)(面)(又)(像)(两)(个)(人)(又)(像)(一)(个)(人)(的)(说)(话)(的)(也)(听)(不)(真)(切)(的)(也)(不)(知)(是)(何)(事)(只)(得)(侧)(着)(耳)(细)(听)(听)
(因)(着)(宝)(玉)(今)(日)(这)(裡)(这)(样)(这)(裡)(这)(样)(的)(一)(定)(有)(多)(少)(家)(裡)(来)(的)(亲)(戚)(呢)(哪)

叫不住那忠上前細瞧，看那小的連連搖头，未代玉也已醒了，猜到猜着，又哄起来，連忙跟着，又哄起来，代玉道：你不睡了麼？紫鵑道：天多亮了，还睡什麼呢？代玉道：既这樣，你就把疾盒兒拿了来，紫鵑忙換了一个，阿醜嘻嘻的，那盒子叫，兒疾中有時，也是嘴了，紫鵑笑着，拿了疾盒子，裡的疾丸，又听兒，紫鵑道：沒有什麼，又听兒，紫鵑道：音悠悠，兒了，忽，便，紫鵑，道来，罢，着外頭，等着，紫鵑，着，忽了一声，竟是，喜中酸楚之音，忽，見，雪，雁，拿，得，子，拭，眼，代玉，道，大，青，早，起，有什麼，哭，紫鵑，道，誰，哭，来，眼，睛，裡，有，些，不，舒，服，揉，揉，还，沒，自，己，問，解，着，呢，身，子，是，根，本，俗，語，說，的，留，得，青，山，在，依，旧，有，柴，燒，況，老，太，太，那，个，不，疼，姑，娘，只，是，一，时，又，旬，起，代，玉，的，憂，来，覺，得，心，裡，一，種，眼，中，一，黑，神，色，俱，變，紫，鵑，連，忙，端，着，疾，盒，半，日，吐，出，一，口，疾，来，疾，中，一，緒，味，兒，代，玉，便，昏，躺，下，紫，鵑，看，着，不，好，忙，叫，雪，雁，叫，人，去，雪，雁，稱，出，门，兒，翠，縷，翠，墨，兩，个，走，来，道，不，知，林，姑，娘，這，个，時，候，还，不，出，门，雪，雁，連，忙，摆，手，二，人，倒，嚇，了，一，跳，雪，雁，將，方，才，的，事，告，訴，了，二，人，道，都，吓，了，吐，舌，頭，這，是，要，不，得，了，怎，麼，不，告，訴，老，太，太，去，呵，紫，鵑，叫，道，誰，在，外，頭，說，話，姑，娘，問，呢，三，人，連，忙，進，来，代，玉，道，告，訴，你，們，来，這，樣，大，驚，小，怪，翠，墨，道，我，們，姑，娘，和，雲，姑，娘，多，在，四，姑，娘，屋，裡，看，那，張，圈，子，圖，兒，呢，叫，我，們，来，請，姑，娘，不，知，道，姑，娘，身，上，又，欠，安，代，玉，道，也，不，是，什，麼，大，病，躺，躺，就，起，来，了，你，們，回，去，告，訴，姑，娘，假，設，若，無，事，到，是，請

他们这裡坐，黑宝二爺沒到（你们）那边去（答）二人通沒有（翠墨又道）宝玉看了学老爺天，要查功課，那裡还能乱跑呢（代玉（像是前那席）

听了（四字回脚）也不言二人（二字指下回脚）退出来了（且說湘雲探春正在惜春那边评論（所画大观园）（这个大概那个去密大家又议着监造）

二人回来神色（使两）匆忙湘雲道林姑娘怎麽不来（翠缕）（听了吃惊）（话真名翠缕道）怎麽不真（翠墨宝道）我们时候（这去誰了）（眼色）（不成脸色）（没话见的）（三爷功课）（都做了）（湘云道）（的的这）探春道（我）（这）不（有）（人）（惜春道）（她）（们）（先）（来）（我）（们）（来）（时）（是）（湘）（云）（探）（春）（到）（潇）（湘）（馆）（来）（盛）（真）（怎）（麽）（这）（样）（说）（话）（呢）（探）（春）（道）（你）（这）（麽）（糊）（涂）（不）（能）（说）（话）（不）（是）（已）（经）（说）（到）（这）（裡）（却）（叫）（住）了（惜）（春）（道）（林）（姐）（、）（那）（样）（一）（张）（嘴）（人）（我）（看）（他）（总）（有）（些）（脏）（不）（成）（一）（点）（半）（点）（顶

話說探春湘雲纔要走時忽听外面一丫人嚷道你這不成人的小蹄子你是丫什麼東西這園子里頭混攪代玉听了大叫一聲道這裡住不得了一手指着窓外兩眼反插上去哭過去了紫鵑只是叫姑娘怎麼樣了快醒來罢探春也叫了一回代玉回過這口氣還說不出話來那隻手仍向窓外指着探春会意開門出去看見老婆子手中拿着拐棍赶着一丫不干不净的毛丫頭道我是為照管這園中的花菓樹木来到這裡你做什麼来了等我家去打你一丫知道這丫頭扭着頭把一丫指頭探在嘴裡聽着老婆子吠探春罵道你們這些人没了王法了這裡是你罵人的地方麼老婆子見是探春連忙陪吠道剛才是我的外孫女兒看見我来了他就跟了来我怕他闖所以才叫喝他回去那裡敢在這裡罵人探春道不用多說了快叫去罢這裡林姑娘身上不大好老婆子答應了一扭身去了那丫頭也跑了探春回来看見湘雲拉着代玉的手只管哭紫鵑一手抱着代玉一手与代玉揉胸口代玉的眼睛才斷斷的轉過来了探春道想是听見老婆子的話你疑了心了麼代玉只摧一頭探春道他是罵他外孫女兒我才剛也听見了這種東西說話再沒有一点道理的他們懂得什麼避諱代玉听了嘆口氣道姐姐叫了一声又不言語了探春道你別心煩我来看你是姊妹們應該的你又少人伏

侍只要你安心肯吃藥心上把喜歡事兒想，能(敷)一天，的硬朗起來大家依旧結社做詩豈不好呢湘雲道可是三姐，說的那麼着不與代玉受用道你們只顧要我喜歡可憐我那裡趕得上這日子只怕不能(敷)了探春道你這話太過了誰沒个病兒災兒的那里就想到這裡來了你好生歇，兒罢我們到老太、那边回來再看你、要什麼東西只管叫紫鵑告訴我代玉流淚道好妹，你到老太、那裡只說我請安身上畧有些不好不是什麼大病也不用老太、煩心的探春答應道我知道你只管養着罢說着携同湘云出去了這裡紫鵑伏侍代玉躺在床上地下諸事自有雪雁照料自己只守着傍边看着代玉又是心酸又不敢哭泣那代玉閉着眼躺了半晌那裡睡得着覺得困裡頭平日只見寂寞如今躺在床上倘听得風声雨鳴声鳥語声人走的脚步声又像遠、的近、的又像有人在窗外咕咕唧唧的說話兒一般，細細的聽去又聽不出甚麼來因叫紫鵑放下帳子來雪雁捧了一碗燕窩湯遞(給)紫鵑，(湯着帳子輕輕)紫鵑問道姑娘喝一口湯罢代玉搖了一搖紫鵑復將湯遞(給)雪雁自己上來攙扶代玉坐起(攙扶)然後接過湯來(攙扶)遞在唇邊試了一試一手攜着代玉肩膊一手端着湯送到唇邊(代玉微微的點了點頭)代玉搖搖頭不喝了(紫鵑仍將)湯遞(給)雪雁便扶代玉睡下(輕輕)代玉睡不靜了一時畧覺安穩只听窗外(悄悄)問道紫鵑妹，在麼雪雁連忙出來見是襲人便道(同情、沒造)姐姐，屋裡坐(坐)襲人也問道姑娘怎麼着雪雁便告訴(告訴)了(一面坐一面)襲人听了這話也呆住了(同坐)便道(剛坐)怪道(剛坐)早晨(剛坐)起來(剛坐)二爺(剛坐)出門(剛坐)時(剛坐)特特(剛坐)的(剛坐)囑咐(剛坐)我(剛坐)來(剛坐)看(剛坐)看(剛坐)姑娘(剛坐)說(剛坐)話(剛坐)兒(剛坐)斷(剛坐)續(剛坐)到(剛坐)我們(剛坐)那(剛坐)边(剛坐)說(剛坐)你們(剛坐)姑娘(剛坐)病(剛坐)了(剛坐)晚(剛坐)湯(剛坐)空(剛坐)一(剛坐)節(剛坐)間(剛坐)及(剛坐)方(剛坐)才(剛坐)之(剛坐)事(剛坐)襲(剛坐)人(剛坐)听(剛坐)了(剛坐)這(剛坐)話(剛坐)也(剛坐)呆(剛坐)住(剛坐)了(剛坐)

連忙打發我來請，是怎麼樣正說着，只見這裡間掀起簾子來看見紫鵑便招手叫他，紫鵑走過來問道：姑娘睡着了嗎？紫鵑点頭道：剛纔睡着，見風的着涼，又咳嗽起來。問道：姐姐也聽見說了，襲人也

探春嘱咐湘雲道妹妹回来見了老太太别像刚才那樣冒失的了說着已到賈母那边探春回提起代玉的病来賈母听了自是心煩便道偏是這两个玉兒多病多災的林丫頭一来二去的大了他這身子也要緊我看那孩子太是心細家人也不敢各言實母便向妃央道你告訴他们明日大夫来瞧了宝玉就到林姑娘屋裡去妃央答應了傳出去這裡湘云探春就賈母辭了賈母慶院了晚飯然後回園中不提到了次日大夫来瞧了宝玉不過說飲食不調着了点兒風邪疏散疏散就好了賈璉陪着便往瀟湘館来凑巧這位老爺是常来的姑娘們不用迴避紫鵑便向帳中接出代玉的一隻手来搁在迎手上紫鵑又把褥子連袖子輕的褪起不叫壓住了脉息那王大夫瞪着好一会兒又換那隻手也瞪了一回向賈璉出来到外間屋裡坐下說道六脉皆旺因平日鬱結所致重属每到五更必醒几次即日飼听見不干自己的事也必要動動且多語多思氣不知者疑為性情乖張實实日肝陰虧損心氣衰耗多是這个病在那里作怪呢賈璉出来

六脉弦遲素由積鬱左寸無力心氣已衰關脉独洪肝邪偏旺未氣不能疎達勢必上侵脾土飲食無味甚至勝所不勝肺金定受其殃氣不流精凝而為痰血隨氣湧自然咳吐理宜疎肝保肺涵養

心脾雖有補劑未可驟施姑擬黑逍遙以開其先後用歸脾固金以繼其後不拘回陷侯高明裁服

又兩七味藥與引子買連拿來煎時間過血勢上沖柴胡使得麼王大夫道二爺但知柴胡是升提之品為吐血的忌豈知用鹽炒柴胡不足動少陽甲膽之氣以鹽血製之使其不致升提且能培養肝陰制過那火前面的症候過回過用客回家看用鹽炒柴胡一樣炒正是假用鹽以製柴胡的性子實連通是了王大夫過頭還有一事不解請教王大夫道先請服兩劑再說賈璉道

回来说起外頭的人传越们藏不知怎麽样有钱呢 平是银库几间金库几间还有说拾根棍棒了王妃自然皇
前文事性情，看教回来的画报里他带了几序金子回家所以空理的拾撇投的水晶宫山的那日在面理还逸花了几笑只笑
上的东西分的了一半子给娘家还说门前的狮子小怕还是玉石的呢屋子理还有金麒麟叫人偷了一个去如
今剩下一个了家理的 物小怖怖 就是使唤的怕怖的也是一五一十不损的弹琴画，接客有人伏侍呢学
要雅量学的都是人家不说的那说话要粗里的史湘云
亭国府荣国府金麒麟宝如贾宝玉吃不穷穿不穷若来说到这理猛然咱住原来那歌咒说是第来拐是一场空
这闹市的这酒楼的这间是理急忙起身说话不好同咱们
风姐听了这话不说了湘莫是自不好的话他不追问便道那多没要紧的是这金麒麟的话从何而来国家道就

是那庙理的老道士送佑宝二爷的金麒麟後来丢了几天贾史姑娘拾着还了他外頭就造出这个谎言
的话这两个人回来果然一样不是丢的人相出来的猜的性理且又是个宝玉的
来了风姐道这话到可怕纳罕不知怎麽样呢便问宝玉那麒麟是哪里来的宝玉道那是我的话我的性格实然出
说来他添補贾来西的若要官中的只管要去那要提用钱的话他也是伶透人自然明白周家接了银子自
去且说贾建走到外面一个小厮回道大老爷叫二爷说话呢贾建急忙过来见了贾赦贾赦道方才风闻宫
裡頭傳了一个太医院御医两个史目去看病想来不是宫女下人了这几天娘宫裡什麽信 说没有贾建道
没有贾赦道你去问一二老爷和你珍大哥叫人到太医院打听一贾建答应了一面吩咐人往太医院去一面去
见贾政贾珍贾政听了这话问道是那裡来的风声贾建道是大老爷说的贾政道你索性和你珍

大哥到裡頭打听，賈璉道我已經打發人往太醫院打听去了說着退出來去找賈珍，只見賈珍迎面來了賈璉即忙告訴賈珍道我心為所見這話未敢开是兩人同見賈政賈政道如係元妃少不得終有信的說着賈赦也過來了到了晌午尚未回來門上來回說有兩个內相要見老爺賈赦道請進來一面進來走至所上讓了坐老公道前日這裡貴妃娘娘有些不安昨日奉過旨意宣召親丁四人進裡頭探問許各帶了頭一人餘皆不用親丁男人只許在宮門外遞个職名請安听信不湯拉入准于明日辰巳時進去申酉時出來賈赦等跪着听了旨意復又坐下讓茶老公告辭賈赦等送出大門回來稟知賈母這親丁的人自然是我和你們兩位太太了那一个人呢衆人也不敢答言賈母道必湯是鳳姐兒有照應他的爺兒們各自商量去賈赦等答應了出來派了賈璉賈蓉看衆外允文字華至草字華一應都去還吩咐家人預備四乘綠轎十餘輛單蓋桌兒明日黎明伺候家人答應去了賈赦等又進去回明賈母長已時進去申酉時出來今日早些歇，明日好早些起來收拾進宮賈母道我知道你們去罢賈赦政等退出這裡又說了一回閒話賈母歇息日黎明各屋裡丫頭婆子們起來，五更天，們各梳洗單爺們亦各整頓好了一到卯初林之孝和賴大進來至二門口回道轎車俱已齊備在門外伺候着呢不一時賈赦那大人也過來了大

家用了早飯風姐先扶老太太出來衆人圍隨各帶使女一人綫一前行又命李貴等二人先騎馬去外宮門接
在自己家看隨後者自登車騎馬跟着衆衆人一看去了賈璉賈蓉在家中看家且說賈家的車轎轎馬
俱在外面垣門口歇下一會兒兩个內監出來通賈府的太太奶們令入宮探問爺們俱在內宮門外請安
不得入見賈府中四乘轎轎跟着小內監前行衆人在轎後步行跟着令衆家人在外等候走近宮門口
只見几个老公在門上坐着見他們來了便站起來道賈府爺們在此賈赦等便趕次立定轎子抬至宮門口
便有出了數个頭扶着步行至元妃寢宮又有兩个宮女傳諭道只用請安一禁仪注多免賈母等謝了恩來至床
前請安畢元妃多賜了些茶果向賈母道近日身上可好賈母道托娘洪福起居尚健元妃又向邢王二夫人問好又問
鳳姐家中過的日子如何鳳姐奏道尚可支持說着只見一个宮女傳進許多戲名請娘點龍目元妃看時
心里一酸止不住流下淚來便傳諭道今日稱慶令他們外面暫歇賈母等又謝了恩元妃含淚道父女弟兄又
不如小窓子得以常親近賈母等多忍着淚道娘不用悲傷家中已托娘的福多了元妃又問寶玉近來
若何賈母道近來頑皆因他父親道學嚴如今文字也多做上來了元妃道這樣好遂命外宮賜晏
便有兩个宮女四个小太監引了到一座宮裡已擺滑有整各按坐次坐了不必細述一时吃完了來謝晏又就

瞅了一回已近酉初不敢驚回俱各醒了出來元妃命宮女送至內宮門、外仍是四個小太監送出賈母等依舊坐轎出來賈赦等接着一看回去到家又安排晚飯後日進宮不題且說薛家金桂自赶出薛蟠要拌嘴的沒有對頭一日吃了幾盃悶酒便要借端生事做了醋酒湯與寶蟾通大爺前日出門到底是到那裡去你自然是知道的寶蟾道我那裡知道他在奶、眼前還不說呢金桂道如今還有什麼奶、太、的事是你們的世界、你嗤我的了頭問你一句話就和我拌臉作戲這麼有勢力為什麼不把我勒死你和香菱兩個不拘誰做了奶、奶不清淨我拿塊磚通奶、這此閒話只好說給別人聽去我並沒有和奶、說什麼奶、不敢惹人家何苦來拿着我出氣說着便哭天哭地起來金桂越發性起便啊呀啊呀盡力打滾那寶蟾口、聲喊爽呵屋裏知薛姨媽在室飲房中聽見如此吵嚷便要過來宋氏攔住說媽也不用過去由着他們鬧去罷薛姨媽道這還了得說着便推金桂道起來宋氏也拉着金桂道你們是怎麼着又這麼大鬧起來這個樣子人家成個什麼體統不怕親戚們所見了嗤話金桂道我倒不怕人笑話呢是這里稀罕這樣人家第一個倒監也沒主子也沒奴才也沒大老婆小老婆都是混賬世界了我們要家沒見這樣規矩實在受不得寶釵通大嫂子勸回所見鬧得慌纔過來的就是問的急了也沒有分清奶、寶蟾兩字也沒有什麼如今

且先把事情說明大家和氣的過日子也省了多少事金桂道好梅娘你是丫大賢大德剖明日後必定有了
好人家好女婿決不像我這樣命活寡眾眼無親叫人家騎上頭來欺負我們屋裡老婆漢子大女人小女人的
事姑娘也管不清宝釵听了這話是羞又是氣便道大嫂子我勸你少說句話兒罷誰無明負你要說是嫂子就
是香菱我也從來沒有加他一点声氣兒金桂啊我那裡比得秋菱他是來久了的知道姑娘的心事又會狄勤
兒何等我比他何苦來天下有几丫賈是貴妃的命行五好兒罢別修得像我嫁丫糊塗行子守活寡
那就是現眼了薛媽媽听到這裡萬分氣不過便道不是我護着自己的女兒他句一功你一却句一悃他你
有什麼過不去不外尋他勒死我倒也是希罕的宝釵忙勸道媽你老人家不用動氣偕我來功他自己生氣倒多了
一層氣了不如見去弄嫂子歌再說便哄哄宝蟾也別鬧了說着便出來了只見賈母身邊的丫頭問着秋
菱迎面走來薛媽媽道你從那裡來老太一可安了頭道老太一好叫來請姨太一安還謝前日的荔枝還
琴姑娘道喜宝釵道你幾時來的丫頭道來了好一会了薛姨媽道和今我們家裡閑的也不像人家了叫你們
那邊唤話丫頭道姨太一說那裡的話誰家沒个親大疏小碰着碰着的說着回到薛姨媽房中饭了一回就
去了宝釵正罵附香菱快活薛姨媽忽然左脇疼痛的很說着便向炕上躺下嘴哼宝釵香菱二

人手足無措要知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目次与元書异者十七處既其法意似不必改亦
未經注寫故仍照後文標系用存其舊又前數
處起訖或有溷事詩四句數尾上有或二句四句
不同蘇璽定古一聚節去較簡淨已丗四月旁
雲居拳儿於臥室方丈

紅樓夢第八十四回　試文字寶玉始提親　探鶯風賈環重結怨

話說薛姨媽因被金桂這場氣惱得肝氣上逆左脇作痛寶釵明知是這个原故也不等（先叫人去）回生來（看便買）了几錢鈎藤來濃濃的煎了一碗與他母親吃了又和秋菱（薛蟠的）兩个把腿揉胳膊（見）得了一會略覺安頓（薛蟠的只是又悲又氣的是金陵做慣了）呌（媽）你這種閑氣不要放在心上才好這几天鳳哥健（病）迎春（說話）散（悶）也好家裡橫豎有我和秋菱照看着（靠）他也不敢（離）開薛姨媽點（頭）道過兩天看罢了且說元妃疾愈之後家中俱各喜欢過了几日有几个老公（太監）帶着東西銀兩宣賈妃娘（之）命回家中省問勤勞俱有賞賜（把）物件銀兩（交）代清楚賈赦等稟明（賈母）賈母一齊謝恩畢太監吃了茶去了大家回到賈母房中說呎了一回（賈）老婆子傳進話來（說小斯兒來回道）那邊有人請大老爺說要緊的話（呎）賈母便向賈赦道（你）去罷賈赦答應着退出去了（來）這裡賈母和賈政道（說）娘兒（們）心裡甚悔（却）記着寶玉前日（的）還（特）呌（着）他來（呎）賈政陪笑（道）又（是）寶玉不大肯念書（的）只管（是）和那些（不）成器的（人）在（一）處（所）以（才）惱（他）呌（着）他來（呎）賈政道（說）近日（一）日（見）吃的（賈）政（所）呌（的）這話作陪笑（道）（呎）（賈）赦（賈）政（道）（說）（話）滑是賈母道（說）還有一件事和你商量如今他之人了你們也該留神看一个好孩子給他定下這也是他（的）終身（的）大（也）（到）（論）（這）（上）（親）（事）賈政道（說）老太（太）呌（着）的（話）（呎）（呎）根是但（要）他自己學好（的）好不（要）（是）不（要）（是）不（要）的（是）倒（是）（呎）（呎）（呎

有的只是我看他那模樣兒未必就是那種沒出息的必至連累了人家女兒
(生來的性兒也還好些 孩 也不知是我偏心我看着模樣兒舉止說話兒都
知你們看着這光棍兒的話說的實改心中甚實不為連性活兒道老太太的人也多了我該他如有造化
他好想來是不錯的只是現子望他成人的性兒太急了一点 賈母道 你這會子有了几歲年紀之後等自
己家人也都陪着實了管管改道 (注到這裡和前脚着)
竝越歷練老成像我那王二夫人這 他那年輕的時候那一種古性脾氣比寶玉還加一倍 查等娶了媳婦略的
懂了些人事我看寶玉比他畧體些人情呢 (注的 那王二夫人 說着又向
賈母便向你的又哄哄的沒什麼把兒又看個那個看你也都吃飯去罷 那王夫人却答應着向你那邊上飯來 說
原來才合自散出賈政回到房中 (此句顛倒 訴李貴寶玉教了學回來索性吃飯後再叫他過來我
同樣這有候的話說這老太太這麼畧寶玉些他實在不及 (注者不知這裡是實玉的兒王夫人這話根是實玉同命
還要問話呢李貴答應了至寶玉 (注者不知這裡是實玉的兒王夫人這話根是實玉同命
甲戌本作寶玉聽見這是一个問當口高興過賈政便回過賈母便回過賈母吃飯
(此處改這五字是因在四者字寫寶玉這條一種修正一個修正之間在四者字寫寶玉這條一種修正一個修正之間
三口兩口吃完忙漱了口便來見了賈政請了安賈政道 (此句那上有事也急了問候那一句
(此處改這五字是因在四者字寫寶玉這條一種修正一個修正之間在四者字寫寶玉這條一種修正一個修正之間
今寄來將兩个月了到底開了筆沒有寶玉道 (後 做過三次師父說 (自己先前老實說道
好些再回老爺知道 (罵 (這兩天 因此總沒敢
回賈政道是什麼題目寶玉道是 (筆下音 舉有五而志於學二个是人不知而不慍三个則歸墨三个字賈政道多有
稱兒麼寶玉道多是抄出來那父又改的賈政道哼入取了來我瞧寶玉連忙打發人去拿了來呈與賈政
(作文 (添筆了這在書房裡呢寶玉道在書房裡賈政道)
賈政細細看明一遍 (見回篇字改的是全沒有老子是知他就笑代儒那樣的問寶玉學問如何道你
講講目下知道是你做的麼寶玉聽是賈政這也沒有什麼生色 (羞但初試筆能如此已算
(注前是幼連意 我是等人自己出向天兒年很近的話那下五十四字要二十六字個字的是主是使見的到了几何又有那麼了老果師父我們的也改了多便的
不離前年在任上的此出這性子為就這个題目那些童生多讀過前人這篇不能自出心裁每每抄襲

(注者不知這裡是實玉的兒王夫人這話根是實玉同命 (注者不知這裡是實玉的兒王夫人這話根是實玉同命

我看宝玉的性格兒還要和平雅緻大人還強几倍前日那小子的事回來說我們這邊還都稱嘆他一會子都像古人百裡挑一的不是我說句實失話那給人家作了媳婦兒怎麼呼公婆不疼家裡上下人口實服呢宝玉的裡已經叶頂下歇下的性子所謂慢慢過日中用他那的到底是女孩兒家將來嫁個知疼熱的漢子真叫我不放心只怕在外頭的第二等常和他老一般兒我還放些心兒宝玉聽到這裡便接口道媽媽更不用操心等我回去告訴我們那口子好生尋個上等的漢子來
南北事凡薛姨媽笑道你這孩子說我敢只不用操心了說話之間攸已吃完宝玉映雪還要看書

〔右五行，原另紙謄寫（有殘缺）附粘於第八十四回第二頁前半頁，接第九行「過些時自然就好了」句〕

太：不是說宝玉和那夫人道而不是在賈母接着回批刪改的話告訴凤姐，笑道
八九便道不是還着老祖宗太：們跟前說句大胆的話現放着天配的姻緣何用別處去找賈母笑問道
在那里凤姐道一个宝玉一个金鎖老太：怎麼忘了賈母咲了一咲回說道昨日你姑媽在這裡你為什麼不提凤姐
道老祖宗和太：們在前那有我們說話的地方因此沒太：們過去求親才是賈母笑了那王夫人也都笑了賈母因道可是我背晦了
說着人回大夫來了賈母便住了外間王夫人暑避那大夫同賈璉進來給賈母請了安方進房中看了病来彰身回
道把脉一半是內熱一半是驚風須先用一劑疎散風痰等還要用四神散才好回病勢未淂不輕如今
的牛黃是假的要找真牛黃方好賈母道了乏那大夫回賈璉出去回了方子去了凤姐道回牛黃象人參等家裡常有
外日買去的是要真的的買只怕未必有王夫人道等我打發人到錢太：那边去找回說着眾姊妹皆来了坐了一回賈母跟着賈
璉去了這裡遣了等与巧姐兒薄下去了只見喀的一声連菓帶痰都吐出来凤姐才暑放了一直兒心
見王夫人那边的小丫頭拿着个紅紙包道二奶：牛黃有了太：說叫二奶親自起分兩对准了凤姐着花
着接過来便叫平兒配奇了真珠水片硃砂供起来自己用戥子按方称了摔在裡面等巧姐兒醒
明白了他吃只見賈環進来說二姐：你們巧姐兒怎麼了媽叫我来瞧：他凤姐便說好些了你回去說嚇
又叫你們掛想着那賈環口裡答應只管名應雖着：了一回便问凤姐道听見說這個有牛黃局我醒：

善保家的凤姐道你别在这里闹了趁早儿拿好些那牛黄急上了贾环听了便去伸手拿那锦匣(匣子)(盛药的)(小盒)(子)(盛)(药)(的)(小)(盒)(子)(盛)(药)(的)(小)(盒)(子)(盛)(药)(的)(小)(

紅樓夢第八十五回　賈存周報陞郎中任　薛文起復惹放流刑

話說趙姨娘正在屋裡抱怨賈環（只叫賈字古外面便稱號）賈環（通）我不過（再）倒了茶（罷了）（了）頭又沒就死了值（得）（攔）我心坏（我）明日還要那小子頭子的命呢（看）你們怎麼看（口）叫他們（提）防（着）就是了（趙）姨娘（連）（把）（捏）住（他）的（嘴）（兒）（通）你（只）管（說）信口胡（說）（連）叫人家（先）要了你的命呢（姨）娘兩（個）吵了一回（從）此兩邊結怨（比）前更深一日林之孝進來回道今日是北靜郡王生日（請）老爺的示（意）（賈政）道（只）（按）舊例辦了去（吩）咐（林之孝）（自）去（辦）不一時（賈赦）（過）來（賈政）帶了（賈）珍（賈）（璉）（寶）（玉）（賈）（環）去拜壽（（給）北靜王）（別）人（送）禮（俱）有（寶）玉（本）日（伴）（駕）（北）（靜）（王）的（客）（我）（就）（免）（罷）（不）（曾）（見）（他）（連）（忙）（換）（了）衣服（跟）着（來）到北府通了（姨）名不多時（北靜）（王）（出）來了（一）（個）太監（多）問了好（便）（道）王爺（叫）（隨）（呢）（手）是（跟）着太監（（進）（來）到了內宮門（（內）（靜）（王）（進）（門）（上）的（小）太監（都）（迎）（着）（向）（北）（一）（時）（即）（未）（退）（出）（門）（外）（去）（了）（）（）（

太監進來回道諸位老爺在前殿謝宴等著請回去呢賈政道知道了勞動他們不必進來到書房裏來罷太監出來回道王爺那裏要回去的賈政回來時太監已經不在了賈政回到書房裏來只見賈母宝玉正陪著吃了飯等著謝恩北靜王又說了些話賈政道我前日見你那塊玉倒有趣兒叫他們也雕做了一塊今日帶來了沒有北靜王聽了便命人取了出來賈政看了果然做的精緻北靜王命太監送還賈政回到席上北靜王又說了些話賈政道這吳大人本來相好也是我輩中人之說閒話不必細敘賈政回到房中林之孝進來回道今日巡撫吳大人來拜把才回了去了再坐才還听說工部出了个郎中缺部里都吵嚷是老爺擬正呢賈政道雖這麼著也要看看人才是又回了一回賈母道那塊玉來大家看看咲了一回賈母道你那塊玉好生帶著罢別鬧混了宝玉道那裡混鬧過我正要告訴老太太前日晚上把玉掛在帳子裡他竟自掉了下來滿帳子都是碎寶石的光照的人眼都花了鳳姐道這是喜信兒動了宝玉道什麼喜信賈母道你不懂你去罢宝玉便回園中去了賈母道你們去看看太太說起這事沒有王夫人道告訴了他幾句到十分意意思思的要和蟠兒商量商量再去賈母道這也是情理的話說這麼著罢商量定了再說不說賈母談論親事且說宝玉回到房中告訴襲人道老太太和鳳姐才才說話含糊不知什麼意思襲人咲道這个我也猜不着但是看這個打發宝玉臨下都說喔去改罢只怕外間屋裡麝月秋紋聽見襲人道他出了門打發他的小子們到那裡去了宝玉笑道化了什麼妥當使東西罢許多人都咕嘴了罢嘴去了這即沒人

襲人聽了才的話明知是給寶玉提醒親因寶玉每有痴想故作不知自己心上却也是一件閑切
[illegible]
的事次日一早打發寶玉上了學自己便攜了湘館來便問紫鵑道姑娘呢紫鵑道姑娘才梳洗完了等
着喝藥呢說着襲人進來見了代玉正拿着一本書看襲人陪笑道姑娘怎不隔幾日就看書我們寶
二爺合書若能像姑娘這樣豈不好了代玉嘆着把書放下雪雁已端了藥來襲人來時要探口氣坐
了一回無處入話又想着代玉最是心多探不成消息再惹着了他倒是不好的時候站起着辭了出來恰到
怡紅院門口只見兩个人在那裡說着襲人便不往前走那一个早看見了連忙跑過來襲人一看却是
鋤藥因問做什麼鋤藥道剛才芸二爺來拿了个帖子說給寶二爺瞧的在這裡候信兒襲人道寶二
爺天天上學你難道不知道還候什麼信鋤藥道我告訴了他叫告訴姑娘聽姑娘的信呢襲人正要說話
只見寶玉也踱過來了襲人連忙向鋤藥道你告訴說知道了回來給二爺瞧罷如貴芸元要過來和襲人說
話恐見襲人說出這話自己也不好再往前走只得快快而回鋤藥出去了晚間寶玉回房襲人道今日廊下小芸
二爺來了寶玉道來做什麼襲人道還有个帖兒便在書架子上拿了來寶玉揀來看時上寫着叔父大人安侄
寶玉遵侯子恙又不記我做父親了襲人道怎麼樣寶玉道他前年送我白海棠時稱我做父親今日

這帖子封皮上寫着叔父可不是又不認了襲人這他也不管罷你也不管罷正往連忙說到這里臉一紅微微的

一味寶玉也覺得了便道這到難講和尚無可考手多着呢只是我看他倒才這麼着他斷不肯罷意我還不希罕呢說着將那帖兒看了一回未不耐煩襲人問道什麼事情寶玉也不答言把那帖子撕做幾斷襲人見這般光景也不便再問寶玉道可咲芸兒這孩子竟這樣混賬傳進他們吃飯單十幾歲上服來呢一口兒便撂不了仍是問的歪在床上一時間忽然撣下淚來此時襲人麝月多摸不着頭腦麝月道好好的這又為什麼要天長日久閑起這閑幫嘴來可叫人怎麼受呢說着竟要起來襲人由不得要咲便道好妹妹你別惱人了他一个人就受了你又這麼着他那帖子上的事難道叫你相干麝月道你混說起來了襲人還未答言忽見寶玉爬起來抖衣裳說睡罢睡罢你有事明兒再說寶玉聽了一宿無話次日寶玉走出房門留神看時只見晴雯芳官等在廊下說笑寶玉進去梳洗了便往賈母處整理去剛往外走只見賈芸悄悄的在大門口呢寶玉越發急了老不知老羞的東西你也太冒失了不管有事沒事只管來鬧賈芸陪咲道叔叔不信只管雕去人多來了在那裏說這是那裡的話正說着只聽外面一片聲的嚷寶玉心里越發疑起來只聽一个人嚷道你們這些人好沒規矩這是什麼地方在這裡混嚷那人道誰叫老爺陞了官怎麼不叫我們吵喜呢寶玉才知道是賈政陞了郎中了

人未报喜的心中甚是喜欢赶着说
連忙要走賈赦通叔，無不無叔，的親事再成了是兩層喜了宝玉哄道沒趣兒的東西还不快走呢連
賈赦把脸红了通這有什麼的我看他老人家就不宝玉说着脸通不知什麼未及说完也不敢言语了宝玉觀
忙来到家整中只見代儒通我才听見你老爺陞了像今日还来了赦宝玉道過来見了太爺好到老爺那边
教他一天假期为宗行回国之禮预先你年纪不小了那不知如今也当跟着你大哥他们学習像見宝玉答应着回身剛走到大门口見李嬤
去代儒通今日不必来了宝玉答应着回身剛走到大门口見那王二夫人代王湘云等二十姊妹浪各在堂口不
走来迎着要迎接往笑道二爷来了方才像要到書房中去呢听見宝玉说的李嬤这老婆子像打發人到後邊去找二爷的話的話忙回
見宝釵宝琴迎春三人此时喜的無话可说忙給賈母通了喜又給那王二夫人道喜一見了眾姐妹便问
大打發人告来叫我们去伺候二爷呢说着宝玉自己進来只見二门内滿滿的挤了引着婆子媳婦丫頭老婆
代王通妹一身子大好了代王微笑道大好了听見说二哥一身上也欠安好了赦宝玉道可不是忽然心
裡疼起来這几天刚好些就上学去了也沒偏過去看妹妹凤姐笑道你及不到像是沾有這麼套
快進去給老太太道去去呢宝玉笑着這么着回
话可是人说的相敬如賓了说的大家都笑了代王滿臉飛紅連了一个唬道你懂得什麼衆人越發笑了
凤姐自知出言冒失正要拿话来解只見宝玉道妹妹你雖芸見這種胃失見说了這句方想起来便
不依了招的大家又笑起来代王也摸不着頭腦也跟着笑宝玉無可搭赴便道刚纔听見有人要送戲
是几时凤姐道你在外頭听見来告訴我们這会子又问谁呢宝玉道我有到外頭问去賈母道别跑到外頭去
你老子今日大喜回来碰見又该生氣了宝玉答应了一聲问凤姐谁說送戲的话凤姐道二旧那边说後日子好送一
班戲来賀喜又说不但日子好还是好日子呢王夫人道可是呢後日还是外甥女的生日呢賈母笑

可見我如今要什麼事多期望了他的指望了他的指望了他的指

人說了嗥得战，就问到底和誰家人通太，此时莫不必问这些，在细他是谁打死了，据是要偿命的且商量怎麼办得好薛姨妈道，还有什麼商议家人道，依小的们主见今夜打点服兩着二爺赶去和大爺見了面就在那裡访一个有斟酌的刀筆先生许他些銀子先把死罪撕開回来再求賈府去上司衙门说情还有外面的衙役太，先拿出几兩民子来打发了他们我们好赶着办事薛姨妈道你们找着那家子许他些銀兩子看告不追事情就緩了宝叔在簾内道，妈，使不得这些事越給不越闹得光倒是刚才小厮说的话是薛姨妈道，我也不要命了同他先在一處就完了宝叔急的一面劝一面在簾子裡叫人快同二爺出去罢了頭们綠進薛姨妈又道有什麼信即刻打发人来，你们只要在外頭照料薛蝌在着去了裡面薛姨妈宝叔又商量着来乱嚷薛姨妈急得沒法正闹着，只見賈府中打发人過来打听宝叔昌道此时事情頭尾尚未明白就听见说我哥，在外頭打死了人被顯裡拿了去了也不知怎麼定罪呢像二爺未去打听去了一半日淨了准信就給太，送信去你先回去道謝展下还要卸伏那边爺们呢了頭看着去了過了半日只見小厮回来拿了一封书子進来宝叔拆開看时内寫着大爺人命是误傷不是故殺今早用蝌出名補了一張呈紙進去尚未批出大爺前頭口供甚是不好待此紙批准後再録一堂能翻

倩姐快使可得空了再取民五百两来使用並请太太放心薛事问小厮薛蟠媽听了道这孩子竟是死活不定了宝叔通先别伤心呼小厮进来问明了再说一时小厮进来薛媽媽道你把大爺的事细说与我听来知小厮说出什麽話来下回分解

話說薛姨媽聽了薛蝌的話因叫進小廝問道你聽見你大爺說到底是怎麼就把人打死了呢小廝道小的也沒聽真切那一日大爺告訴二爺說着回頭看了看見無人纔說道大爺說自從家里鬧的利害大爺也沒心腸了所以要到南邊來置貨去這日想着約一个人同行這人在衙門近城南二百多地住大爺我他去了過見在先和大爺好的那个蔣玉函帶着些小戲子進城大爺同他在个舖子裡吃飯喝酒因為這當槽兒的傢着拿眼瞟蔣玉函大爺就有了氣了後來蔣玉函走了第二天大爺就請我的那个人喝酒纔想起頭一天的事來叫那當槽兒的換酒那當槽兒的來遲了大爺就罵起來了那个人不依大爺就拿起酒碗來砸他打去誰知那个人也是个潑皮便把頭伸過來叫大爺打大爺拿碗就砸他的腦袋一下子就冒了血了躺在地下頭裡還罵後頭就不言語了薛姨媽道怎麼也沒人勸一勸那小廝道這个沒听見大爺說小的不敢妄言薛姨媽道你先去歇着罷小廝答應出來這裡薛姨媽自悲見王夫人托王夫人轉求賈政去問了前後也只好含糊應了只說等薛蝌進了呈子看他本縣怎麼批了再做道理這裡薛姨媽又在當舖里兌了銀子叫小廝趕着去了三日後果有回信薛姨媽接着了即叫小丫頭告訴寶釵連忙過

来看了只是書上寫道帶去銀兩做了衙门上下使費哥，在監也不大吃苦請太，放心独是這裡的人很可厭親見证多不依連哥，請的那个朋友也都着他们哦写李祥双个很係生地生人幸我着一个好先生許他銀子總讨个主意说是須得扣扣着同哥，喝酒的吴良吉人保出他来許他銀兩呀他撕掳他若不依便说張三是他打死明推在異鄉人身正他吃不住就好办了我依着他果然吴良出来現在買嘱屍親見证又做了一張呈子前日過的今日批来请看呈底便知因又念呈底通異呈人其呈為兄遭飛禍代伸冤抑事窃生胞兄薛蟠本籍南京寄過西京于某年月日偷本往南貿易去来數日家收送信回家说遇人命生即奔寓治知兄候傷張姓及主國圖賴兄注昔实與張姓素不相识並無仇隙偶因換酒角口生兄將酒潑他恰值張三依頭拾物一時失手酒碗误碰顧门身死蒙恩拘讯兄懼受刑承認斗歐致死仰蒙憲天不為知有冤抑尚未定案生兄在禁具呈許辯有干例禁生念手足骨死代呈伏乞憲恩准提证質讯伸異莫大生等再家仰戴鴻仁永，無既矣激切上呈批的是尸場檢驗证據確鑿且並未用刑不見自認斗殺相攸在案今忽遠来並非目睹何得捏词妄控理应治罪姑念為兄情切且恕不准薛蟠碼所到那裡说通这不是救不過来了（改）（通）底好呢实叙通二哥的書还沒看完後面还有呢回又念通有要緊的问来使便知薛姨媽便问来人因说

道賠裡早知我們的家當充足須得在京裡謀幹點大情再送一分大礼還可以覆審從輕定案不此時必須快办再送了就怕大爺要受苦了薛媽媽听了叫小廝自去即刻又到貴府与王夫人說明緣故懇求當政的說情不肯提及銀物薛蟠媽恐不中用求鳳姐與賈璉說了花上几千銀子才把知縣買通薛蟠那裡也使去通了然後知縣拜堂傳齊了一干隣保証見屍親人等將裡提出薛蟠刑房書吏與一点明知縣便叫地保對明初供又叫屍親張王氏并屍叔張二回話張王氏哭稟小的是張大南鄉裡住十八年頭裡死了大兒子二兒子也多死了光留下这个无的兒子叫張三今年二十三歲還沒有娶女人為小人家裡窮沒得養活在李家店裡做當槽兒的那一天的午李家店裡打發人来叫我說你兒子叫人打死了我的青天老爺小的就唬死了跑到那裡看見我兒子頭破血出的躺在地下嘴氣兒問他話也說不出来不多一会兒就死了小人就要揪住这个小雜種拚命衆街坊吆喝一声張王氏便嗓頭通求青天老爺伸冤小人就只这一个兒子知縣便叫下去又叫李家店的人问道那張三是在你店內傭工的呢那李二回道不是傭工是做當槽兒的知縣道那日屍場上你說張三是薛蟠將磚砸死的你親眼見的呢李二說道小的在擡上所見說話方里要酒不多一回便听見說不好了打傷了小的跑進去只見張三躺在地下也不能言語小的就喊衆地保一面報他母親去了他們到底怎樣打的實在不知道来太爺问那喝酒的便知道了知縣喝道初審口供你是親見的怎麼如今說沒有見李二道小的前日

晚昏了乱說衙役又吆喝一声知縣便叫吳良問道你是同在一處喝酒的方薛蟠怎麼打的據實供來吳良說小的那日在家这个薛大爺叫我喝酒他嫌酒不好要換張三不肯薛大爺生氣把酒向他臉上潑去不曉得怎麼就碰在那腦袋上了这是親眼見的知縣道胡說前日屍場上薛蟠自己認拿磚砸死的你說你親眼見的怎麼今日的供不對掌嘴衙役答應看要打吳良求着說薛蟠实沒有和張三打架酒碗失手碰在腦袋上的求老爺问薛蟠便是息事了知縣叫上薛蟠问道你与張三到底有什麼仇隙必竟是以何死的实供上來薛蟠道求大老爺问息小的实沒有打他為他不肯換酒故拿酒潑地不想一時失手酒碗误碰在他的腦袋上小的即把掩他的血那裡知道再掩不住血淌多了過一回就死了前日屍場上怕太老爺要打所以說是拿磚砸他的只求大老爺问息知縣便喝道好个棚蓋東西本縣问你怎麼砸他的你便供說惱他不換酒糟砸的今日又供是失手砸的知縣假作声勢要打要夹薛蟠一口咬定知縣叫仵作將前日屍場填寫傷痕據实报来仵作稟報說前日驗得張三屍身無傷惟顖門有磁器傷長一寸七分深五分皮開顖門骨脆裂破三分实係磁碰傷知縣查對屍格相符早知書夹改輕也不敢詐胡乱便叫画供張王氏突喊道青天老爺前日所見还有多少傷怎麼今日多沒有了知縣道這婦人胡說現有屍格你不知道麼叫屍叔張二便问道你姪

現身无你知道有几處傷張二松供道脏袋上一傷知縣道可又来叫書吏將屍格給張王氏瞧去并叫地保
屍叔指明与地瞧現有屍鳴親押证見限伏是未打架不為鬧歐只依候傷吟附重役詳
脉令原保領出退堂張王氏哭着乱嚷知縣叫衆衙役攆他出去張二也劝張王氏道实在候傷怎麽賴人
現在太无命斷明别再胡鬧了薛蝌在外打听明白心内喜欢便差人回家送信等批詳回来便好打点
赃罪是往着等信只听路上三、五、傳說有个貴妃薨了皇上輟朝三日這裡雖陵寢不遠知縣亦差整
過一時料着不得閒住在這裡無益不如到監告訴哥、安心等着我回家去過几日再来薛蟠也怕母親痛
苦都信說我事必須衙门再使費几次便可回家了只是要心疼銀子錢薛蝌笑不李祥在此照料
一程回家見了薛姨媽陳說知縣怎樣拘情怎樣富斷得定了候傷將来屍親那裡再花些銀子一准
贖罪便沒事了薛姨媽听說暫且放心說正盼你来家中無應貴府裡本欲謝去況且國喪貴妃薨了他們
天、進去家裡空落、的我想着要去替換太、那边無應、做伴兒只是偺們家又沒人你這来的正好
薛蝌道我在外頭原听見說是貴妃薨了這么練赶回来的我們娘、好、現的怎麽就天了薛姨媽道
上年原病過一次也就好了這回又沒听見娘、有什麽病只聞那府裡頭几天老太、不大受用合上

眼便看見元妃娘，衆人多不敢心直至打听起来又沒有什麽事到了大前兒晚上老太、親口說是怎麽元妃独自一个人到我這里衆人只道是病中想的話總不信老太、又說你們不信元妃还和我說是榮華富貴原是前生分定的不必强求人生在世不過是一場虛空萬境歸空到頭來還是一個夢幻空花所以也不當件事恰好第二天早起里頭吵嚷出来說賈妃薨逝了你想外頭的訛言家里的疑心恰碰在一處可奇不奇宝釵通不来我們家里已听見賈妃薨逝了你想外頭的訛言家里的疑心恰碰在一處可奇不奇宝釵通不但是外頭的訛言舛錯便在家里的一听見娘、女个字也就多忙了過後才明白這兩天那府裡這麽了頭裏子来說他們早知道不是偺們家的娘、我說你們那裡掌得定呢他說道前几年正月外省荐了一个算命的說是很准的老太、叫人將元妃八字夾在了頭們八字裡送出去叫他推算他推說這正月初一日生日的那位姑娘只怕時辰錯了不然真是个貴人也不能在這府中老爺和衆人說不管他錯不錯照八字算去那先生便說甲申年正月丙寅這四个字內有傷官敗才雖申字內有正官祿馬這就是家裡養不住的也不見什麽好這日子是乙卯初春木旺雖是比肩那裡知道越比越好就像那个好木料越斲往削才成大器独喜的時上什麽辛金為貴什麽己申正官祿馬独

旺這叫做慣天祿馬格又說什麼日逐專祿貴重的很天月二德坐本命貴受權房之兄這位姑娘若是時辰准了定是一位主子娘、這不是寧准了麼我們迷記得說可惜榮華不久只怕遇着寅年卯月運就是比而又比刼而又刼磨如好木太要做玲瓏剔透本質就不堅了他們把這些話多忘記了只管瞎忙我才想起來告訴我們大奶、今年那裡是寅年卯月呢寶叔尚未述完這話薛蟠急道且別管人家的事既有這个神仙算命的我想哥、今年什麼惡星照命遭這麼橫禍快問个字兒我給他算去看有好碼麼寶叔道他是外省來的不知今年在京不在了說着便打点薛姨媽往賈府去到了那裡只有李紈探春等在家接着便問道大爺的事怎麼樣了薛姨媽道等洋了上司僉定看來必到不了死罪這麼大家放心探春便道昨晚太、想着說上回家裡有事全仗姨太、與應如今自己有事必難提了心裡、是不放心薛姨媽道我在家裡也是難過只是你大哥遭了這事你二兄弟又不在家裡你姐、一个人中什麼用況且我們婦道見又是个不大曉事的所以不能脫身過來目今那裡知照、也正為預備周貴妃的差使不得了結案件所以你二兄弟回來了我才得過來看、李紈便道請姨太、這裡住几天更好薛姨媽点頭道我也要在這邊

給你們姐妹們做、你現就叫你寶妹、冷靜些、惜春道、嬤媽要陪着為什麼不把寶姐、也請過來薛姨媽咲着說、這使不得惜春道、怎麼使不得他先怎麼住着來呢李紈道你不懂的人家、裡如今有事怎麼來呢惜春也信以為實不便再問正說着賈母等回來見了薛姨媽心顧不得問好便問薛蟠的事薛姨媽細述了一遍寶玉在傍听見什麼薛玉函一段當着人不問心裡打量是他既回了京怎麼不來照我又見寶釵也不過來不知是怎麼个緣故心內正自呆、的想呢恰好黛玉也來請安寶玉稍覺心裡喜欢便把想寶釵來的念頭打斷同着姊妹們在老太、那里吃了晚飯大家散了薛姨媽將就住在老太、的套間屋裡寶玉回到自己房中換了衣裳忽然想起薛玉函給的汗巾便向襲人道你那一年沒有繫的那条紅汗巾子還有沒有襲人道我搁着呢問他做什麼寶玉道我白問、襲人道你沒有听見薛大爺相与這些混賬人所以鬧到人命官司天你還提那些做什麼有這樣白操心倒不如靜、兒的呆、的把這些沒要緊的事撂開了也好寶玉道我並不鬧什麼偶然想起有心要沒之要我白問一声你們就有這些話襲人咲道並不是我多話一个人知礼就該性上已結綹是就是心愛的人來了也叫他照着喜欢萬敢啊

寶玉被襲人一提便說了不得方才我在老太太那邊看見人多沒有和林妹妹說話他也不曾理我散的時候他先走了此時必在屋裡我去就來說着就走襲人道快些回來要是我提頭兒倒把起你的高興來了寶玉也不答言依着頭一逕走到瀟湘館來只見代玉靠在桌上看書寶玉走到跟前呌道妹妹早回來了代玉也呌道你不理我還在那裡做什麼寶玉一面呌說我們人多說話我插不下嘴去所以沒有和你說話一面瞧着黛玉看的那本書上的字一个也不認得有的像芳字有的像注字也有一个大字旁邊九字加上一勾中間又添五个字也有上頭五字六字又添一个木字底下又是一个五字看着又奇怪又納悶便說妹妹近日越發精了看起天書來了黛玉嗤的一声呌道好个念書的人連个綵譜多沒有見過寶玉道綵譜怎麼不知道為什麼上頭的字一个也不認得妹妹你認得麼黛玉道不認得瞧他做什麼寶玉道我不信從沒有听見你會撫綵我們房里擺着好几張前年來了一个清客先生呌做什麼嵇好古老爺順他撫了一回他取下綵來說多使不得還說老先生若高興改日揀綵來請教想是我們老爺也不懂他便不來了怎麼你有本事藏着黛玉道我何常真會呢前日身上暑覺舒服在大書架上翻書看有一套綵譜裏有雅趣上頭講的綵理甚通手法說的也明白真是古人靜心養

性的工夫我在揚州也听汪講究過也曾学过只是不弄了就没有了这果是三日不彈手生荆棘前日看這化篇没有曲文只有操名我又到别處找了一本有曲文的来看着才有意思究竟怎麼彈的好实在也雅書上說的師曠鼓琴鼻来風雷龍鳳孔圣人尚学琴師襄一操便知其为文王高山流水汪過知音說到這裡眼皮兒微一動慢的依不顫去宝玉正听得高兴便道好妹妹你纔说的实在有趣只是我纔見上頭的字多不認得你教我几个呢黛玉道不用教的一說便可以知道的宝玉道我是个糊塗人得教我那个大字加一勾中间一个五字的黛玉哎道這大字九字是用左手大拇指按琴上的九徽這一勾加五字是右手劑五弦並不是一个字乃是一声是極容易的还有吟揉綽注撞走飛推等法是講究手法的宝玉聽得手舞足蹈的说好妹妹你既明琴理我们何不学起来黛玉道琴者禁也古人制不原以治身涵養性情卻要澄清去其奢侈若要撫琴必擇靜室高齋或在層樓的上頭在林石的裡面或是山巔上或是水涯上再過着那天地清和的時候風清月朗焚香靜坐心不外想氣血和平才能与神合霊与道合妙所以古人說知音難遇若無知音寧可独对着那清风明月蒼松怪石野鶴老猿撫弄一番以寄其趣方為不負了這琴還有一層又要指法好取音好若必要撫琴先須衣冠整齊或鸞鳳或深衣要知古人的緣去衣那徹能称圣人之能

然後點了手裏上香方纔將身就在榻邊把琴放在桌上坐在第五張的地方對着自己的當心兩手才徙容抬起這纔心身俱正還要知道輕重疾徐疏密自若體態尊重方好寶玉道我們學着頑若這麼講究起來那就難了又丫人正說着只見紫鵑進來看見寶玉呌說道寶二爺今日這樣高興寶玉呌道聽見妹妹講究的叫人頓開茅塞所以越聽越愛聽紫鵑道不是這麼高興說的是二爺到我們這邊來的話寶玉道先時妹妹身上不舒服我怕鬧的他頭再者我又上學因此顯着就疎遠了是的紫鵑不等說完便道姑娘也是綠好二爺既這麼說坐一坐談談姑娘歌兒了別叫姑娘只是講究勞神了寶玉呌道可是我只顧愛听也就忘了妹妹勞神了代玉呌道這麼倒也罷了只是怕我只管說你只管不懂呢寶玉道横豎慢慢的自然明白了說着便站起來道當真的妹妹歌兒明日我告訴三妹妹和四妹去叫他們多學起來讓我听代玉呌道你也太受用了即如大家學會了抬起來你不懂可不是對代玉說到那裡想起心上的事便縮住口不肯往下說了寶玉便呌着道你們能彈我便愛听也不管牛不牛的了代玉紅了臉一呌紫鵑雪雁也多呌了於是走出來只見秋紋帶着小丫頭捧着一小盆蘭花來說太太那邊有人送了四盆蘭花來因裡頭有事沒有送

見襲時給之命一盃林姑娘一盃代玉看時却有几枝双朵兒的心中忽然一動也不知是喜是悲便呆呆的獃着那宝玉此時却一心只在梨上便说妹妹有了蘭花就可以做猗蘭操了代玉听了心裡反不舒服回到房中看着花想到草木當春花鮮葉茂想我年紀尚小便像三秋蒲柳若是果然隨愿或者断的好来不然只恐似那花柳殘春怎禁得風催雨送想到那裡不禁又滴下淚来鸚鵡在旁看見這般光景却想不出緣故来才纔宝玉在這裡那麼高興如今好的看花怎麼又傷起心来正想着沒法兒勸解只見宝釵那边打發人来未知何事下回分解

却說寶玉聽進寶釵家的女人來問了好呈上與子代玉叫他去唱茶便將寶釵來時打聞看時只見上面寫着

妹生辰不偶家運多艱姊妹伶仃萱親表遠兼之兩親聲信語足暮春林更遭嫉禍飛灾不啻驚風驟雨夜深輾側愁緒何堪屬在同心孰不為之悲憫乎是憶海棠結社序屬清秋對菊抒懷整盟同次洽稍記孤標傲世偕隱一樣花開為底遲之句未嘗不嘆冷節餘芳以音兩人也感懷酬緒即賦四章匪曰無故呻吟亦長歌當哭之意耳

悲時序之遒煙兮又屬清秋感遠家之不遄兮獨處幽愁北堂有萱兮何以忘憂安以解憂兮我心咪咪

雲凄兮秋風酸晨中庭兮霜葉乾何去何從兮失我故歡靜言思之兮惻肺肝

惟鯖有津兮惟鴨有與蟪甲潛伏兮羽毛何長搔首問兮蒼旻高夫厚地兮誰知余之永傷

銀河耿兮寒氣侵月色橫斜兮玉漏沉憂心炳炳兮夢我哀吟復吟兮寄我知音

代玉看了不勝傷感又想寶姐一不寄與別人單寄與我也是怪惜惜的意思正在沉吟只聽見外面有人說

道林姐，在家里呢。代玉一面把宝钗的書叠起，口内便答應道是誰正问着早見几个人進来却是探春湘雲李紈李綺彼此问了好雪雁倒上茶来大家喝了说些閒話因想起前年的菊花诗来代玉便道宝姐，自從柳湘去来了两遭如今索性有事也不来了真，奇怪我看他許久还未我們這裡不来探春微笑道怎麼不来横豎要来的如今是他們尊嫂有些脾氣揭上了年紀的人又兼有薛大哥的事自然冷宝姐，料一切那裡还比得先前有工夫呢正说着忽听得嗽喇，一片風声吹了好些落葉打在窗紙上停了一回又透过一陣清香来衆人閒着多说道这是何處来的香風這像什麼香代玉道好像木樨香探春笑道林姐，終不脫南边的话这大九月裡那裡还有桂花呢代玉笑道原是咾不然怎麼不竟说是桂花香只说似乎像呢湘雲道三姐，你也别說你可記得十里荷花三秋桂子在南边正是晚桂開的時候了你只沒有見過等你明日到南边去的時候自然也就知道了探春笑道我有什麼事到南边去況且這个也是我早知道的不用你们说着李紈李綺只顧着嘴兒笑代玉道妹，这可说不得俗語说人是地行仙今日在這裡明日就不知在那裡舉如我原是南边人怎麼到了這裡呢湘雲拍着手笑道今日三姐，可叫林根，问住了不但林姐，是南边人

到這裡就是我們這几个人就不說也有本來是北邊的也有根子是南邊生長在北邊的也有生長在南邊到這北邊的今日大家多湊在一處可見人總有一个定數大凡他和人各自有緣分的東人聽了都点頭嘆息也只是唉又說了一回閑話大家散出代玉送至門口大家都說你身上才好些別出來了看看了風於是代玉一面說着話兒一面站在門口又与他們出院去了進來坐着看已是林鳥歸山夕陽西墜因史湘雲說起南邊的話便想着父母若在南邊的景致春花秋月水秀山明二十四橋六朝遺跡不少下人伏侍諸事可以任意言語亦可不避香車畫舸紅杏青帘惟我獨尊今日寄人離下縱有許多照應自己無成不要苦心不知前生作了什麼罪孽今生這樣孤悽真是李後主說的此間日中只以眼淚洗面矣一面思想不知不覺神往那裡去了紫鵑走來看見這樣光景想着必是因剛纔說起南邊北邊的話來一時觸着心事了便道姑娘們來說了半天話想姑娘又勞了神了剛纔我叫雪雁告訴廚房裡給姑娘做了一碗火肉白菜湯加了一点蝦米配了点青筍菜姑娘想着好麼登玉道也罷了紫鵑道還是了一点紅米粥代玉点頭兒說道那粥倘你們兩个自己盛不用他們廚房裡惹得是紫鵑道我也怕廚房裡弄得不干淨我們自己盛呢就是那湯我也告訴雪雁合柳嫂兒說了要弄干淨着

柳嫂兒說了他打点妥當拿到他屋裡叫他們五兒瞅着澈呢代玉道我到不是嫌人家腌臜只是病了好些日子不周不倫多是人家送个子湯兒粥兒的調度未免惹人厭煩說着眼圈兒又紅了紫鵑道姑娘這話也是多想姑娘是老太太的孫女兒又是老太太心坎兒上的剔人求其在姑娘跟前討好兒還不能呢那裡有抱怨的代玉点頭兒问道你纔說的五兒不是那日合宝二爺那边的芳官在一處的那个女孩兒紫鵑道就是他代玉道不听見說要進来麼紫鵑道可不是因為病了一場沒来好了纔要進来正是晴雯他們開出事来的時候兒就躭擱住了代玉道我看那丫頭倒還乾淨說着外頭婆子送了湯来雪雁出来接时那婆子說道柳嫂兒叫回姑娘這是他們五兒做的沒敢在大厨房裡做怕姑娘嫌臜雪雁答应着接了進来代玉在屋里已听見了吩咐雪雁告訴那老婆子回去說叫他費心雪雁出来說了老婆子自去這裡雪雁將代玉的碗筯安放在小几兒上回问代玉道還有偺們南来的五香大頭菜拌些麻油醋可好麼代玉道也使得只不必黑墨了一面盛上粥来代玉吃了半碗喝了口漱了手便道紫鵑添了香了沒有紫鵑道就添去代玉道你端下去又換上一張常放的小几代玉漱了口擦了手便道紫鵑添了香了沒有紫鵑道就添去代玉道你們就把那湯各粥吃了罢味兒還好且是干净待我自己添香罢又个人答应了在外间吃去這裡代玉

添了香自己坐着纔要拿本書看只听得園内的風自西边直透到東边穿过樹枝多亮那裡喘喘唎唎不住的响一会兒座下的鉄馬也只管叮咚的乱敲起来一时雪雁先吃完了進来伺候代玉便问道天氣冷了我前日叫你们起那叶小毛兒衣裳瞧过沒有雪雁道多瞧过了代玉道你拿一件来我披雪雁走去略一包小毛衣裳抱来打開包袱代玉自揀只見内中夹着个綿包兒代玉伸手拿起打開看时却是宝玉病时送来的舊綢子自己題的詩上面淚痕猶在裡頭却包着那剪破了的香囊扇袋并宝玉通靈玉上的穗子原来瞧衣裳时從箱中檢出紫鵑恐怕遺失了送来在這包裡的這代玉不看則已看了时也不说等那一件衣裳手裡拿着那两方手帕呆呆的看着詩看了一回不覚的簌簌淚下紫鵑剛從外间進来只見雪雁正捧着一包兒衣裳在旁边呆立小几上却擱着剪破了的香囊和两三截兒扇袋并那段拆了的穗子代玉手中却拿着两方旧帕子上边寫着字跡在那裡滴淚(时着)嘅是

失意人遊失意事　斷腸痕间舊腸痕

紫鵑見了這樣知是觸物傷情感懷旧事料劝也無益只得呌着道姑娘还看那些東西做什麽那都是那几年宝二爺和姑娘小時好了一时惱了闹出来的呌话兒要像如今這樣(斷指斷)斷教的那能把這些

東西白遭塌了呢紫鵑这話原給代玉聞心不料更提起回事来一发珠泪连绵起来紫鵑又道雪雁这
裡等着呢姑娘放上一件罢那代玉听把手帕摆下紫鵑连忙拾起将香袋等物包起拿開代玉方拭了一件
度衣自己闷的走到外间来坐下回頭看見桌上宝釵的诗稿尚未收好又拿起来瞧了又遍嘆道境遇不同
傷心則一不死也赋四章翻入琴譜可弹可歌明日写出来寄去以当和作便叫雪雁將外边桌上筆硯拿来
濡墨挥毫赋成四叠又將琴譜翻出借他捣蘭思賢兩操合成音韻与自己做的配着了然後写出以備送
与宝釵又叫雪雁向箱中將自己帶来的短笛拿出调上弦又揉演了指法代玉本是个絶頂聰明人又在南
边学过几时无是手生到底一理就熟换了一番夜已深了便叫紫鵑收拾睡觉不題却说宝玉这日起来梳
洗了帶着焙茗正往外房中来只見墨雨嘆嘻的跑来迎頭說道二爺今日便宜了太爺不在外房裡多放了
学了宝玉道真的麽墨雨道二爺不信那不是三爺和蘭哥来了宝玉看时只見贾环贾兰跟着小廝们
两个嘆嘻的来了見了宝玉多无手站住宝玉问道你们两个怎麽就回来了贾环道今日太爺有事说
是放一天学明日再去呢宝玉听了方回身到贾母贾政處禀明了然後回到怡红院中襲人问道怎麽又回
来了宝玉告訴了他只坐了一坐便往外走襲人道往那裡去这樣北静就放了学依我说也该養神了

寶玉站住腳低了頭說道你的話也是但是好容易放一天學還不散，去你也該可憐我些兒方纔人見說
渴可怜嗽通由爺去罢正說着端了飯來寶玉也沒法只得吃飯三口兩口忙忙的吃完漱了口一面烟往代玉
房中去了走到門口只見雪雁在院中瞎鬧子寶玉便問姑娘吃了飯了麼雪雁道早起喝了半碗粥懶待吃飯
這時候打盹兒呢二爺且到別處走，回來再來罢寶玉只得回來無處可去忽然想起惜春有好几天沒見便
信步走到蓼風軒來剛到窗下只見靜悄悄一無人声寶玉打諒他也睡午覺不便進去纔要走時只聽屋裡
微微一响不知何声寶玉站住再听半日又怕的一响寶玉還未听出只听一个人道你在這裡下一个子兒那裡
你不應該寶玉方知是下棋但只急切听不出這个人是誰底下方听見惜春道怕什麼你這麼一吃我這麼一應
你又這麼吃我又這麼應還緩着一着兒呢話音未連的上那一个又道我要這麼一吃呢惜春道阿哟還有一着反
撲在裡頭我到沒防備寶玉听了听那一个声音很熟却不是他們姊妹料着惜春屋裡也沒外人輕輕的掀簾
進去看時不是別人却是攏翠庵的檻外人妙玉進寶玉見是妙玉不敢驚動妙玉和惜春正在疑思之際也
沒理會寶玉却站在旁邊看他兩个的手段只見妙玉低着頭悶惜春道你這个畸角不要了麼惜春道怎麼不
要你那裡頭多是死子我怕什麼妙玉道且別說滿話試一看惜春道我便打了起來看你怎麼着妙玉却

微，咲着把边上手一模却搭转一吃把惜春的一个角児多打起来了咲道这叫做倒脫靴势惜春尚未答言宝玉在旁请不自禁哈，一咲又个人多嘴了一大跳惜春道你这是怎么說進来也不言語这么使促狭鬼人（多嘴）你是那進来的宝玉道我頭裡就進来了看着你们又个爭这个哼角児說着一面与妙玉施礼又咲道妙公輕易不出禅関今日何緣下凡一走妙玉听了忽然把臉一紅也不答言低了頭自看那碁宝玉自覚進次連忙借咲道倒是自家人兒不消我们在家的俗人頭一件心是静的静則靈，則悪宝玉尚未說完，只見妙玉（物的把眼一指）看了宝玉一眼復又低下頭去那臉上的顏色漸，的紅晕起来宝玉見他不理只得讪，的拿边垫下惜春还要不子妙玉道再下罢便起身理，衣裳重新坐下，癡，的问宝玉道你從何處来宝玉已不得这一声好解释前頭的話忽又想起或是妙玉的机鋒轉红了臉答应不出来妙玉微，一咲自和惜春說话惜春也咲道二哥，这个应难答的你沒有听見人家常說的從来處来应这也直得把臉红了見了屋人是的妙玉听了这話想起自己心上一動臉上一盖必然也是紅的到覚不好意思起来回說道我来得久了要回着裡去了惜春知妙玉為人也不深留送至门口妙玉（望）道久已不来这裡回去的路頭都要迷住了宝玉道这到要我来指引，何如妙玉道不敢二爺前請於是二人别了惜春離了蓼風軒漫，曲，走近瀟湘館忽听

湘雲聽了嘆服不已道如何忍作變徵之聲音的可裂金石矣只是太過寶玉道太過便怎麼妙玉道恐不能持

湘雲聽了嘆服不已道如何忍作變徵之聲音的可裂金石矣只是太過寶玉道太過便怎麼妙玉道恐不能持

人生斯世兮如輕塵天上人間兮感風雨感風雨兮不可恨素心人兮何天上月

弦太高了與無射律不相配呢裡邊又吟道

妙玉道這又是一拍何憂思之深也寶玉道我雖不懂但聽他聲音也覺得過悲了裡頭又彈了一回弦妙玉道

手之遲兮不自由手之過兮多煩憂之手兮我兮心焉相投思古人兮俾無尤

又歌了一歌妙玉道剛纔侵字韻是第一疊如今揚字韻是第二疊了偕們再聽裡邊又吟道

山迢超兮水長照軒窓兮明月先耿不寐兮銀河渺茫羅衾怯兮風露清

歌了一回又聽湘雲吟道

風清兮秋氣深美人千里兮獨沉吟望故鄉兮何處倚欄杆兮泪滿襟

我原說我是個俗人說着二人走至滿湘館外在山子石坐着靜聽裏面音調清切只斷續低琴道

見提起寶玉為把代玉的事說了一遍回說偕們去看他妙玉道從古只有听琴再沒有看琴的寶玉咲道

久正議論时听得居弦嘣的一声断了妙玉站起来連忙就走宝玉道怎麽樣妙玉道日後自知你也不必多說竟自走了寻得宝玉滿肚疑團没精打彩的歸至怡紅院中不表且說妙玉歸去早有道婆接着掩了庵門坐了一回把禪門日誦念了一遍吃了晚飯点上香拜了菩薩命道婆自去歇着自己的禅床靠背俱已整齊屏息香篇跏趺坐下断除妄想趋向真如坐到三更已後听得房上喵稞一片响声妙玉恐有賊来下了禅床出到前軒但見云影横空月華如水那時天氣尚不很涼独自一个伫栖跐了一回忽听房上两个猫兒一遞一声厮叫那妙玉忽想起日间宝玉之言不覺一陣心跳耳熱自己連忙收攝心神走進禅房仍到禅床上坐了怎奈神不守舍一時如萬馬奔馳覺得禅床便悦蕩起来自己不在庵中便有许多王孫公子要来娶他又有些嫖婆粧、拢、扶他上車自己不肯去一回兒又有盗賊刼他持刀動杖的逼勒只得哭喊求救早驚醒了庵中女尼道婆等衆都拿火来照看只見妙玉两手撒開口中流沫急叫醒時只見眼睛直竪两頰酡紅罵道我是有善薩保佑你们這些強徒敢要怎麽樣衆人多嚇得没主意勇说道我们在這裡呢快醒轉来罢妙玉道我要回家去你们有什麽好人送我回去罢道婆道這裡就是你住的房子说着又叫別的女尼忙向現音前祷告求了籤翻開籤書看时是觸犯了西南角上的煞人就有一个说是了大觀園

中西南角上今來沒有人住陰氣是有的一面弄湯弄水的在那裡忙亂那女尼元是自南邊帶來的伏侍妙玉自從比邪人盡心圍着妙玉坐在禪床上妙玉回頭道你是誰女尼道是我妙玉仔細瞧了一瞧道原來是你便把住那女尼嗚咽的哭起來道你是我的媽你不救我不得活了那女尼一面喚醒他一面給他揉着道婆倒上茶來喝了直到天明才睜了女尼便打發人去請大夫來看脉也有說是氣入血室的也有說是內外感冒的紛紛定論後請陽一仐大夫來看了問曾打坐過沒有道婆說道向來打坐的大夫道這病可是昨夜忽然來的婆道是大夫道還是走魔入火的緣故衆人問有碍沒有大夫道幸虧打坐不久魔還入得淺可以有救寫了降伏心火的藥吃了一劑稍為平復些外面那些游頭浪子聽見了便造作許多謡言說這庵年紀輕的風流尼姑未知便宜誰呢過了几日妙玉雖好未復了些神思終有恍惚一日惜春正坐着彩屏忽然進來道姑娘知道妙玉師父的事麼惜春道他有什麼事彩屏道我昨日所見那姑娘和大奶奶在那裡說自從那日和姑娘下著回去夜間忽然中了邪嘴裡亂喊說強盜來搶他來了到如今還沒好呢不是有事麼惜春聽了默默無語回想妙玉出家清淨必竟塵緣未斷可惜我生在這種人家我若出了家時那有那麼纏擾一名不生萬緣俱寂想到這裡暮興神會

若有所得口占一偈云

天造本無方　云何是應住　既從空中來　應向空中去

古畢即命以頭焚香自己靜坐了一回又翻閱那棋譜來把孔融王積薪等所著看了几篇內中成業包蟬數黃鶯搏兎勢多不出奇三十六局殺角勢一時也難会難記独看到十龍走馬覺得甚有意思正在那裡想只听外面一个人走進院來連叫彩房未知是誰下回分解

却說惜春正在那裡描摩畫譜忽听院內有人叫彩屏不是別人却是妙尖音彩屏出去同着妙尖進来那妙尖却帶着一个小小頭提了一个小黃綢包兒惜春吩咐道什麼事妙尖道老太太因明年八十一歲是个暗九许下一場九晝夜的功德發心要寫三千六百五十零一部金剛經这已發出外面人寫了但是俗說金剛經就像那道家的符籙心經才算是符胆故此金剛經內必要揀着心經更有功德老太太因心性是更要緊的現自在又是女菩薩所以要几个親手抄一抄拈香的寫上三百六十五部如此又虔誠又潔淨僧們廟中請了二部一宗他当家沒有空兒二宗他也寫不上来其餘全寫字的不論寫得多少連東府珍大奶奶娘們多分了去今家裡頭自不用說惜春道（听了這話）別的我做不来若要寫經我最信心的你擱下喝茶罢妙尖縁將那小包兒擱在桌上回惜春坐下彩屏倒了一鍾茶来惜春問道你寫不寫妙尖道姑娘又来了（笑說）那几年还好這三四年見我拿（拿兒沒有）惜春通這却是有功德的妙尖道我也有一件事向来沒得空兒（笑說）後自己念上来第二注念了三年多了我把那来收好等老太太做功德的时候我將把檀在裡頭供佛施食也是我一点誠心惜春道

這樣說來老太、做了觀音你就是就女了妃典道那里跟得上這个分兒却是除了老太、別的也找尚不来不曉得前世什麼緣分兒說着要走呀小丫頭把小涡包打開拿出来道這素依一扎是寫心住的又拿起一子兒藏香道這是叫寫往时点着罢的惜春多應了妃典遂辞了出来同小丫頭回至賈母房中回了一遍看見賈母与李纨打双陸妃典旁边照着李纨的骰子好擲不去把老太、的錢打下了好几个去妃典抿着嘴兒咲忽見宝玉進来手中提了又个細篾絛的小籠子籠内有几个蝈、兒說道我听說老太、夜里瞧不着我給老太、留下解、闷賈母咲道你别聽着你老子不在家你只管淘氣宝玉咲道我沒有淘氣賈母道你沒淘氣不在學房裡念书為什麼又弄这个東西呢宝玉道不是我自己弄的前日因師父叫环兒和蘭兒對子环兒對不来我倘、的告訴了他、說了師父喜欢诰了他兩句他感激我的情買了来孝敬我的我纔拿了来孝敬老太、的賈母道他沒有天、念书為什麼对不上来他对不来就咩你傻大爺、打他的嘴巴子看他腆不腆你也(教)受了不記得你老子在家时一叫做诗做词呪得到陳个小鬼(叫甚)的这会子又說嘴了那趴(小子)更沒為息求人替做了就要着法兒打点人这点子狄子就兩兒兩神的也不害臊赶大了还不知是个什麼東西呢說的滿屋子人都咲了賈母又問道

蘭小子呢做上来沒有這話纔說替他了他又比他小了是不是宝玉呌過他到沒有那是自己對的賈母道我不信不然（式）是你鬧了鬼了如今你還了得羊群裡跑出駱駝来了就只你大你又会做文章了宝玉呌過来在是他做的那父還誇他呢一定有大出息呢老太太不信就打發人叫了他来親自試試老太太說知道了賈母道果然這么着我才喜欢我不過怕你撒謊既是他做的這孩子那兒大渠還在宝兒身旁看着李紈又想起賈珠来又說道這也不枉你大哥一死了你大嫂子拉扯他一場日後也替你大哥頂门立戶說到這裡不禁淚下李紈听了這話却也動心只是賈母已經傷心自己連忙忍住淚呌劝過這是老祖宗的餘德我們托着老祖宗的福（服）要他應的了老祖宗的話就是我們的造化（化）老祖宗看着也喜欢不枉疼他一場（場）又向宝玉道宝叔（玉呢）别這么待他（他）多大孩子知道什么你不過是爱惜他的意思他那么到（倒）（比）心呢（呢）賈母道你嫂子也說得是就只他還太小呢也别逼（逼）（着）裡懂得一来二去眼大心肥（肥）那里還（還）（得）有長進呢賈母道你嫂子也說得是就只他還太小呢也别逼（逼）（着）裡懂得一来二去眼大心肥那里還有長進呢賈母道你嫂子也說得是就只他還太小呢也别逼着他了他小孩子胆兒小一时逼急了弄出点子毛病来可到底不成把你的工夫都白逼塌了賈母說到這裡李紈却忍不住撲簌簌掉下泪来連忙擦了只見賈环賈蘭也都進来給賈母請了安賈蘭又見過他母親然後過来在賈母傍边侍立賈母道我剛才听見你叔叔說你对的好对子那父誇你来賈蘭也不言語只

是吃完了来说通请示老太太晚饭何候下了贾母道请娘太太去琥珀接着便叫人到王夫人那边请薛姨妈迎春姐妹宝玉贾环退出来云和小丫头们过来把双陆收起李纨尚茗着何候贾母的晚饭贾兰便跟着他母亲站着贾母道你们娘儿两个跟着我吃罢李纨答应了一时摆上饭来了环回来凤姐太太叫回老太太一起去了贾母便叫贾兰在身傍坐下大家吃饭不必细言却说贾母刚吃完了饭盥漱了歪在床上说闲话只见琥珀过来回道东府大爷请晚安来了贾母道你们告诉他如今他办理家务乏的叫他歇着去罢我知道了琥珀告诉出来贾珍听说退出去到了次日贾珍过来料理诸事门上小厮陆续回了几件事又一个小厮回道在头送菜子来了贾珍道单子呢那小厮连忙呈上贾珍看时上面写着不过是时鲜菜品还夹带菜蔬野味若干在内贾珍便问向来何人经管门上回道是周瑞便叫周瑞照账点清送往裡头交代等我起来跟秋不一个底子回着好时又叫告诉厨房把下茶中添几样给送菜子来的人照常赏饭钱银周瑞答应了一面叫人搬至凤姐院子裡去把左上的账和菜子交代明白出去了一面又进来回贾珍道像刚来的菜子大爷点过数目没有贾珍道我那理有工夫点这个呢给了你账你照账点就是了周瑞道小的曾点过也没有少也不能全事来大爷

說兩下麻子再呼送菓子來的人問他這賬是真的假的賈珍道是怎麼說不過是几个菓子罷了有什麼要緊我又沒有疑你說着只見鮑二走來嘘了一个頭說道求大爺原旧教小的在外頭伺候罷賈珍道你們這是怎麼着鮑二道教才在這裡又說不上話來賈珍道誰叫你說話鮑二道何苦來在這裡做眼睛珠兒閒瑞道教才在這裡往來把個產子服來兒入海牛也有三五十萬來推老爺太太奶们就沒有說過話的何況這些零碎東西若叫鮑二現起來爺们家裡的田地房產都被教才们弄完了賈珍聽道也是鮑二在這裡拌嘴不叫叫他去因向鮑二說道快滾罢又告訴周瑞說你也不用說他幹你的事罢二人各自散了賈珍正在書房裡歇着听見门上鬧的翻江攪海叫人去查問回來說道鮑二和周瑞的乾兒子打架賈珍道周瑞的乾兒子是誰门上回道叫何三本來是个沒味兒的天在家裡吃酒閒事常來门上坐着听見鮑二和周瑞拌嘴他就拉在裡頭賈珍道這却可惡把鮑二和那个什麼何三給我一根兒捆起來周瑞呢门上回道打架時他先走了賈珍道給我拿了來這还了得賈珍便告訴了一遍賈璉道這还了得又添了人去拿周瑞知道躲不過也找到了賈珍便叫多捆上賈璉便向周瑞道你們前頭的話也不要緊大爺說倒了根是了為什麼外頭又打架你們打架已經使不得又弄个野雜種來鬧

你不屢次的他們到走了就把周瑞踢了几脚賈珍道單打周瑞不中用喝命把鮑二和何三各人打了五十鞭子攆了出去方和賈蓉商量正事却說賈政自從在工部掌印家人中倒有發財的却要去听見了也要攆手等一应事兒便在外頭說了几个工頭講了成數便賢了些時新綢貨要走風姐的门子風姐正在屋裡听見了頭们說大爺二爺回了氣在外頭打人呢風姐听了不知何故正要叫人去問只見賈璉已進來了把外面的事告訴了一遍風姐道事情多不要緊但這些俗見斷不可長此刻還等偺們家裡正旺的時候他們就敢打架已後小輩兒生了家一發難制伏了我還听見是你和珍大爺講開的人今又叫他爺的去這去天的必合又生了什麼鼈二為什麼今兒又打起來賈璉听了這話剌心便拿話支開借着有事走了小紅進來回道芸二爺在外頭要見奶奶風姐一想他又來做什麼便道叫他進來罢小紅撇起簾子說道奶奶請芸二爺進來呢賈芸唉聲嘆氣的一步偏一步的走進房來見了風姐請了安並說母親叫問好風姐也問了他母親好風姐道你來有什麼事賈芸道姪兒從前為嬸娘痛愛心上時刻想着總過意不去欲要孝敬嬸娘又怕嬸娘多想如今要進來都不得已有不說出來嬸娘也知道的一般必定惱我所以趁着今日的空兒先進來回了嬸娘陽時候暑偏了一点東西搁在那裡那一件沒有呢不過是姪兒一点孝心只怕嬸娘不賞臉風姐道有話坐下說賈芸才側身坐下連忙將東西搁在旁邊桌上風姐又道你不是什麼有錢的人何苦又去花錢我又

不等着使今日來意是怎麼个想頭你倒是實說賈芸道並沒有什麼想頭不過感着嬸娘的恩惠過意不去罷了鳳姐道不是這麼說你要我收下東西須說明白了要這麼着骨頭露着向的我倒不收賈芸沒法兒陪着笑道並沒有什麼妄想前兒日聽得老爺點派陵工程現有几个朋友辦過好些工程極要緊的要求嬸娘在老爺跟前提一提辦得一兩種程兒再虧不了嬸娘的事若是家裡閒着程兒也能結識嬸娘出力凡姐道若是別的我却可以做主至於衙門中的事上頭呢那是堂官司員定的底下那是那些人辦得了的別人攔住手連自己的家人也不過跟着老爺伏侍一就是你二叔去也只為的是家事他也不能擅越公事至於家裡建玲大爺還彈壓不住你的年紀又輕輩數兒又小那裡鎮得清這些人呢況且衙門裡頭的事差不多兒也要完了不過吃飯睡跑你在家裡什麼事做不得雖這麼說沒了這缺做吐不成我是實在話你自己回去想一想知道了你的情我已領了這東西是那裡來的仍舊送還了人家去罷賈芸道這一点子嬸娘還不賞臉鳳姐道芸哥兒你不要這麼着你又不是外人這裡有机会少不得打發人時你事沒有事之沒法在乎這些東西上賈芸看見鳳姐執意不受只得說道既這麼着我再找閒東西來孝敬嬸娘罷鳳姐便叫小紅拿了東西送出去芸哥去小紅見賈芸沒得彩頭也不高興拿着東西跟出來賈芸接

過来打闹也兒揀了及件物了連給小紅，不接嘴里說道二爺別這麼着着的，如這了大家不好看賈
[illegible]
芸說怕什麼的那裡就知道了小紅微一咲才接過去道你先去罢有什麼事情只管来找我，此今在這院里了
賈芸道二奶，太利害我可惜不能常来刚在的話横豎心裡明白得了空再告訴你罢小紅滿臉羞紅
道你去罢眼兒也長来走，說畢你和他生疎呢賈芸道知道了說着出了院門這里小紅才回来回道頭倫了凤姐道你
凤姐在屋裡吩咐預備晚飯因又問道你們賴猪没有了环們連忙去回回来回道頭倫了凤姐道你
們把那南邊来的精東西每一兩碟来罢秋桐答應了兒見小紅進来回道剛才二爺差人来說是
今晚城外有事不能回来先通知一声凤姐道是了說着只听見小丫頭從後面嚷着直跑到院子
裡来外面平兒接着还有几个丫頭們攆着說话凤姐道你們說什麼那丫頭道我剛才到後边去
叫人添煤只听得三間空屋裡嘩喇一的响我还道是猫兒耗子又听得咲的一声係个人出来兒
似的我害怕就跑回来了凤姐罵道胡說我这裡斷不與說神說鬼我從来不信这个話便叫彩明將一天
零碎用賬对过一遍时已將近二更大家又歇了一回略說些閒话遂叫各人安歇去凤姐也瞌下了將近
三更凤姐似睡不睡自己驚醒了因叫平兒秋桐過来做伴二人也不解何意即秋桐端上茶来凤姐喝
[illegible]

只管手兒丟這裡就要扯物兒回往（往）的勝不着的（的）去你兩个拾掇去也他自己一面往外睡着了一口道难为你睡去罢二人多穿着衣裳暑躺了躺就天明了連忙起来伏侍凤姐梳洗凤姐回夜中之事心神恍惚（不宁）只是一味要強仍旧扎挣正坐着纳闷忽（听）见小丫頭（在廊下回道平安州节度云老爷请二爺）掀簾進来却是王夫人打发過来找賈建说外頭有人回要紧的官事老爺等出了门太、快叫请二爺過去呢凤姐听見唬了一跳未知何事下回分解

知說鳳姐正自起來納悶忽听見小丫頭這話又嗡了一跳連忙又問着小丫頭道剛才小廝進來回老爺有要緊的事所以太太叫請二爺來了鳳姐听了上部裡的事才把心放下道你回去回太太說二爺昨日晚上有事出城沒有回來打發人先回珍大爺去罢那丫頭答應着去了一時賈珍過來見了部裡的人問明了進來見了王夫人回道部中來報昨日鏡河參到河南一帶決了河口湮沒了數府州縣又要開銷國帑修理城工部司官又有一番照料所以部裡特來報知老爺的說完退出從此賈政天天有事煩心不在話下

不敢不當差事理合告知等語已到

十月中旬寶玉起來要往學房中去這日天氣陰寒早晚可暖晚說着把衣裳拿出來與寶玉挑了一件又包了一件叫小丫頭拿出交給焙茗嘱咐道天氣冷二爺要換時好生預備着焙茗答應了把着鈎包跟着寶玉到了學房中做了自己的工課忽見西北上一層一層的黑雲漸漸往東南撲上來焙茗走進來回寶玉道二爺天氣冷了再添件衣裳罢寶玉点頭甲賬一看神已癡了恩成拿這一件來是誰與你的焙茗道是裡頭姑娘們包出來的寶玉道我身上不大冷且不穿焙茗道二爺穿上罢着了冷又是奴才的不是了二爺只當疼奴才罢寶玉無奈只得穿上果然的坐着晚間散学時寶玉便托病告假一

天代儒本来上年紀的人時常也不過偶感風寒病九痛的無得少操些心況且明知賈政事忙賈母溺愛便宜頭兒寶玉一過回來見過賈母王夫人之是這麼說著坐一坐便回園中去了便和衣躺在炕上襲人過來服侍下了這會兒吃還是茶一等兒寶玉道我不吃了心裡不舒服你們吃去罢襲人道那麼著你也該把那件衣裳換下來了那個東西那裡禁得揉搓寶玉道不用換襲人道你臉上頭的針線也不該這麼著睡纔寶玉聽了這話正碰在他心坎兒上嘆了一口氣道那麼著你就收起來罷我已經不穿他了說着便脫下來襲人接過來時寶玉已經自己疊起襲人道二爺怎麼今日這樣勤謹起來了寶玉也不答言疊好了便要包袱層月連忙回說已經包好了寶玉道拿着罢襲人道二爺要這個做什麼寶玉道不做什麼襲人道二爺要做什麼說出來我們也好做寶玉道不做什麼襲人道既不做什麼二爺要他做什麼寶玉道你這麼問我我就不說了襲人道二爺說了我們纔好做寶玉道你們做的不是我穿的襲人道二爺的衣裳不是我們做的難道是別人做的寶玉道你們雖做了我也不穿了襲人道二爺的衣裳我們不做誰做寶玉道我已經有了不用你們做了襲人道二爺有了誰給二爺做的寶玉道我有了就是有了襲人道既是有了二爺說出誰給做的來我們也好心裡有個數兒寶玉道我有了就是有了你們問這些閒話作什麼

合
做吃什麼暑說做飯廚房裡去寶玉道還是隨便罢不要大費小性到是要几个菜子
襲人道剛的屋多不大干淨口有起先晴雯住的那一間平常時是清冷些寶玉道不妨把大盆挪過去就是
了襲人答應了一面見小丫頭端了茶來漱口扇月道這是剛才花姑娘吩咐要的扇月接來打發寶玉
湯便問襲人道這是什麼茶襲人道這是六安茶寶玉聽了點点頭兒扇月又遞了一盞來寶玉喝了漱了口
拿來罢不用累贅了小丫頭答應了一時端上飯來寶玉吃了一碗又盛了半碗襲人道我心裡悶得很自己吃不下
去不如你們兩个同我一塊兒吃或者多吃些扇月笑道這是二爺的高興我們可不敢襲人道真要使
得但是假如二爺問起來你老人家可別說是我們的主意扇月道這個自然襲人道真這樣那麼不嫌棄
坐下寶玉在上首襲人扇月陪着吃了飯小丫頭子撤去殘菜收拾了桌子扇月道頭里就囬過了寶玉便過這間屋子來襲人立了一炷香擺上
些菓品呼人出去關上門襲人等多靜悄寶玉拿了一幅剌紅寫出來口中祝了几句便提起筆來寫道

怡紅主人共討晴姐知之酌茗清香應我來賽真詞云

　　蓮身伴獨自意綢繆雜料風波平地起摘教軀命即時休歌與哲經年　東逝水無復向西流想像更
無懷憂草添衣還見翠雲裘脉脉使人愁

寫單就擱了，到給一炷香上畫，回關門出來襲人道：怎麼出來想來又回湘慌了，寶玉嗤了一聲說道：我原是心裡煩悶，我才清靜地才要，這會子好了，要外頭走，沒有出來到了瀟湘館在院裡問道：林妹妹，在家裡呢？紫鵑回：「二爺到屋裡坐罷。」寶玉道：「來代玉卻在裡間，寶玉走到裡間門口看見一副小對上寫着：

窓明月在青史古人空，嗤了一聲走入門去問道：「林妹妹，做什麼呢？」代玉站起來迎了兩步，道：「請坐，我在這裡寫經，剩湯兩行了等鳴，寶玉道：「你寫罷，看着中間掛着一幅閑寒畫便問道：「這幅閑寒畫可是新掛上的？」代玉道：「可不是昨日他們收拾屋子，我想起來，叫他們掛上的。」寶玉道：「是什麼出處？」代玉道：「我不知道，有人送我，說是唐伯虎畫的。」寶玉聽了，看來寶玉，月中霜里，閒撫焰雲，雁沙，看又等了一會，代玉往佛前寫完，站起來道：「倘慢了，寶玉道：「林妹妹，這兩日彈琴來沒有？」代玉道：「兩日沒彈了，因為寫經，那裡還去彈琴，寶玉道：「不彈也罷了，我想琴雖是清高之品，却不是好東西，沒有見琴裡彈出富貴來的，只有彈出憂思怨亂來的，再者彈琴也傷心，裡記譜，未免費心，依我說，妹妹，身子又單弱，不操這心也罷了，指着壁上道：「這張琴可就是你的，這張琴不是短，因我小時學撫的時候，剔的琴多，數不着，因此特把做起來的，並不是整張，是鶴仙原尾，還配，尚有整徽，池雁足

高下还相宜你看這斷紋不是牛筋是的麼所以音韻也还清越寶玉道妹妹這兩天做詩沒有代玉道自結社以後沒大做寶玉道你別瞞我昕見你吟的什麼不可恨素心如何天上月你擱在聚櫻覺清音响彩外响亮代玉道你怎麼昕見寶玉道我那一天從蓼風軒來昕見的又恐怕打斷你的清韻所以靜昕了一回就走了我不知音代玉道古來知音人能有几个寶玉昕了更喜得出言冒失道歉連連道妹妹坐有罪我到三鮮情我不知音代玉道古來知音人能有几个寶玉昕了更喜得出言冒失道歉連連道妹妹坐有罪我到三鮮

代玉見寶玉這麼說那裡還坐得住連忙起身說道我回去了寶玉道你回去作什麼代玉道我回去了再來寶玉道你回去了我一個人在這裡

到恍迎仍旧歪倒叫把帳児(雪雁答應着出)撒下紫鵑兩个心裡疑惑方纔的話只怕被他听了去了只好大家不提誰知代玉(那不相干的白已明白了又不知)一腔心事又吟了(吟)首(此雁字)的話如何(男兩句是寫女子的口吻)身擺在大海一般(形)愁萬恨堆上心来不如早些死了免得見了意外的事(情即如此)自今(自此天亡封自己這句是作的書(一筆兼前中兩句的意七個字主義祖要基本也是本書)(紫鵑和雪雁兩人沒見動靜)(此句是寫紫鵑雪雁兩人沒見動靜)以後把身子一天小的遭塌起来(家老本屯黃是合眼實睡)(紫鵑便拿)(被)来蓋上(代玉)也不動(待)他(去)仍(旧)一褪下(睡)(此數字不是指代玉的睡)(紫鵑)(次日)(代玉)清早起来(之)不叫人独自一个(早)(些)着(紫鵑)醒来(見)代玉已起(便)驚(向)(帳)(紫鵑)(代玉)(對)着鏡(子)(自)(看)了一回那淚珠兒斷(連)(早已)(遠)(遠)(羅帕)(正是)連忙起来叫醒雪雁(雪雁)(倒)(候)(梳洗)(代玉)对着鏡(只管對的)

(廋)(影)(正)(臨)(春)(水)(照)　(卿)(須)(怜)(我)(怜)(卿)

(只相倒此閑話句引起回憶紫鵑)紫鵑在傍也不敢劝好一会才梳洗了那眼中淚漬终是不干(又自言了一会)(叫紫鵑)道你把藏香玉上紫鵑道你瞧(日日名是寫字要寫便表代玉是以見紫鵑這句怕今日醒迷未半)也沒瞧道会子又要寫经只怕太劳神了(代玉道)(早)早完了早好(都)(是寫字)(說)(沒見我也沒見他們)(們)(的)(面也了)就如見我一般(說)着那淚真流下来(紫鵑)(滿)下淚来(无)(来)(代玉)(吟)(定)主意有心遣(開)身子(茶飯)(無心)每日(漸)減下来(宝玉下学时也)(常)(抽空)来问候代玉(並)(有)萬千言語自知年紀已大又不便(似)(小)时(柔情)(挑)(逗)(所)以滿腔心事只是說不出来(宝玉)欲(将)实言安慰又恐(代玉)(生)(嗔)(又)添病症(真)(是)親極反疎(那代玉)(兩个人見了面)(說)(閒)(話)(言)(却)(句)(像)(那代玉)(生)(嗔)(又)(添)(病)(症)(真)(是)(親)(極)(反)(疎)(了)(真)(像)(那)(代)(玉)

並有費盡王夫人等惟恐不適請医調治只說代玉常病那裡知他的心事紫鵑等並知其意也不敢說

從此一天，的減到半月之後腸胃日廣一日果然粥飯不絕吃了代玉日間听的話也似寶玉要親的話看見怡紅院的人也像寶玉娶親的光景薛姨媽來看寶玉不見寶釵越發疑心也不肯吃藥只求速死睡夢之中常听見有人叫寶二奶、的疑心竟成蛇影一日竟是絕粒粥也不喝懨一息奄奄殆盡未知性命如何

下回分解

却說代玉立意自戕之後漸不支一日竟至絕粒從前十几天內賈母等輪流看望他有時還說几句話這兩日漸惟不心裡雖有明白處卻有糊塗處大言語賈母等見他這病不似無因而起也將紫鵑雪雁盤問過兩次兩个那裡敢說便是紫鵑欲向侍書打听消息又怕越發真代玉更加沒快了所以見了侍書毫不提起那雪雁是他傳話弄出這樣緣故來此時恨不得長出百十个嘴來說我沒說自然更不敢提起到了這一天代玉絕粒之日紫鵑料無指望了含着淚告訴了雪雁道你進屋里來好好的伏侍姑娘一場我去回老太太和二奶奶去今日這个光景大非往常可比說着回去雪雁正在屋裡伴着代玉心中又痛又怕因怕着只听窓外腳步响雪雁迴避出去掀起簾子一看却是侍書雪雁叫他進來侍書看見代玉只剩得殘喘微延嗆沒得多時不止因問紫鵑姐姐呢雪雁道告訴上屋裡去了侍書的手向通你前日說寶二爺說親的話是真麼侍書道怎麼不真雪雁道早已定的侍書道那裡定了呢那一天我告訴你時是我听見小紅說的後來我到二奶奶那邊去二奶奶正和平姐說呢通是門客們借着這个事討老爺的喜歡別說大太說不好就是大太應意說那姑娘好那大太眼的出什麼人來再者老太太心裡早有了人了就在偕們園子裡的大太那裡模的着底呢老太太

老爺的話不敢不問，罢了又听見二奶奶說寶玉的事老太太總是要親上做親的恩誰来說親横豎中用雪雁听到這裡也忘了神了因說道這是怎麼說白的送了我們這一位的命了前日我和紫鵑說来這一位听見了就要到這步田地了侍書道你情，況說罢你細細听見了雪雁道人事多不醒了座不過在這一兩天了正說着紫鵑進来說這邊還沒有什麼話我要去說還在這裡索性過去他說完了正說着王夫人又叫了一去了紫鵑連忙倒了半鐘溫水来紫鵑接過来喝了一口氣仍旧躺下半日微微睁眼道剛才說誰不是侍書麼紫鵑在旁道是侍書連忙過来問候代玉睁眼看了点頭道回去問你姑娘好罢侍書見這番光景只當代玉嫌煩只得悄悄的退出去了

元来那代玉虽則病勢沉重心裡却还明白起先侍書雪雁說的話以及听見寻和後來的事情原是謊而来的又是侍書說是鳳姐說的老太太的主意親上做親又是園中住着的非自己而誰因此一想陰極陽生心神頓覺清爽所以才喝了兩口水又要想问侍書的話恰好寶玉等要来看代玉心中疑團已破自然不似先前尋死之意了無精神歇歇也勉強起在一兩句风姐因紫鵑道姑娘也不至這樣你怎樣咙人紫鵑道实在頭裡看着不好才敢去告訴的四来見姑娘竟好了許多也就怪了寶玉道你別哄他了横豎什麼

看見不好就言語迭到是他明白的地方小孩子家不懂機脚懶散好說了一回賈母等料着無妨也就去了

是　心病还瞞心藥治　解鈴还是繫鈴人

不言代玉病漸減退且說雪雁和紫鵑調道病的到不奇怪好的實在奇怪想來宝玉和姑娘人家說的好事多磨又道是金玉本有緣千里姻緣一綫雪雁道也沒就是親眼看見宝玉在那里結親也再不露一句話了紫鵑道這就是了不但紫鵑雪雁私下講究就是衆人也多議論代玉的病也奇怪三兩日的淡論不多時連凤姐也知道了那王夫人也有些疑惑到是賈母暑積着了八九卿时正值那王夫人凤姐等在賈母房中說閒話提起代玉的病来賈母道我正欲告訴你們宝玉和林丫頭是從小兒在一處的我只說小孩子們怕什麼時常听得林丫頭忽病忽好竟為有了些知覺了我想他們若使着捆在一塊兒果然不成体統你們怎麼說王夫人听了呆了一呆登時道林姑娘是个有心計的至于宝玉就頭就腦不避嫌疑是有的看起外面却還是小孩兒形像此時若忽然把宝玉分出園外不是倒添了古来說的男大須婚女大須嫁老太太想到是趕着把他們的事辦了也罢了賈母道林丫頭的实脾气也是他的好處我的心裡不把林丫頭配他也是為這点子呢且林丫頭這樣虛弱恐不是有壽的

只有宝玉的顽最妥王夫人道不但老太·这麽想我们心是这麽但林姑娘也得與他說了人家才好不然丢开
日以長大了那个沒有心事倘或真與宝玉有些私心看知道宝玉定下宝姑娘那到不成事了賈母道自
然先給宝玉娶了親然後給林了頭說人家再沒有先是外人後是自己的况且林了頭年紀到底比宝玉小两
歲依你们這麽說到是宝玉定親的話不許呵他知道也罢了凤姐便吩咐衆了頭們道你們听見了宝二爺是
親的話不許混說若有多嘴的撕打著他的皮賈母又向凤姐道凤哥兒你自從身上不大好也不大管園子
裡的事了我告訴你須得留心兒不但這個就像前年那些人喝酒要錢多不是事你還精細些少不得
多分些心兒纔是·他們種好况且我看他們也還服你些凤姐答应了又說了一回話方纔了從此凤姐常
到園中照料一日剛走進大觀園到了紫菱洲畔只听見一个老婆子在那裡罵凤姐走到跟前那婆子纔
照見了方垂手侍立口裡请了安凤姐道你在這裡剛什麽婆子道衆奶·们派我在這裡看守花菓惹
沒有差錯不料那姑娘的了頭說我们是臧凤姐道為什麽呢婆子道昨日我们坎的果兒跟着我到這裡頑
了一回他不知道又往那姑娘那边去雖了一盤我就叫他回去了今旧早起听見他们了頭說丢了東西他就問
起我来了凤姐道问了一声也犯不着生氣婆子道我的名兒怎麽敢說呢凤姐哼了一声道你少在我跟前吵吵

的你在這裡照看姑娘丟了東西就該問、怎麼說出這些沒道理的話來把老林呼來攆他出去了頭
們若丟了、只見那烟起忙出來迎着姐道這使不得事情早過去了風姐道姑娘不是這个話太監有此
了烟烟見婆子跪在地下告饒忙請風姐到裡邊去坐、說自己了頭不好再者看他對風姐道我看着
理了烟烟忙請風姐到裡邊去坐、說自己了頭不好再者看他對風姐道我看着
那姑娘的分上饒你這一次婆子才磕了頭出去了這裡二人讓了坐風姐問你丟了什麼東西烟烟道沒有什麼
要緊的是一件紅小襖兒已經找了的我原叫他們找、不着就罷了這舉手間不見頭向之事也就不依了這事是
了頭糊塗我也罵了幾句已經過去了風姐把烟烟內外一瞧、並有些丟棉衣裳已是半新不旧的說道一件舊
那一些不動收拾的乾淨風姐心上便很愛着他
爲不要緊這時候冷又是貼身的怎麼不問一聲兒呢這撒野的奴才了不得說了一面就往各處去走了一走就
回去了到了自己房中叫平兒取了一件大紅洋緞的小袄兒一件松花色綾子一料珠兒的小皮袄一条寶藍盤
錦掐花綠裙一件佛青顧綉掛子叫人送去那叫烟正在各處亂找看見豐兒送衣裳過來烟烟一看決不
肯受到拿了荷包賞了豐兒那豐兒只得拿了去不多時又見平兒同着豐兒過來烟烟忙問了好讓坐
平兒道奶奶說姑娘要不收拾是瞧不起我們奶奶、剛才說了我要拿回去奶奶不依我呢烟烟笑
道謝道是說叫我不敢不收又讓了一回茶平兒和豐兒回去回復了風姐不提且說薛姨媽家中被金桂

攪湯翻江倒海看見薛蝌進來通大哥、這几年在外頭相與的多是些什麼人連一个正經的心沒有我看
他們那裡是不放心不過來探消息罷了這兩天多被我乾
我壹有兒如今就像沒有的了就是上司推了也是个廢人你是我哥哥、明白些我這後靠
子全靠你了可是那我們的事過去了早些兒把你們的正經事完結了也了我一个心事薛蝌道琴妹妹
說着裡子裡裡的一指道也不說了那个叫我怎麼樣才好呢又說了一回閑話薛蝌回到自己屋裡
沒有出門子這倒是不頭心的一件事至於這个可等什麼呢又說了一回閑話薛蝌回到自己屋裡
吃了晚飯想起那峭燭光搖畫閣主心來便吟詩一首道
夜來閨上閑人夢不知何處到閨來也無跡一首寫未了胸中的閑氣又皆自己沒有美只的恨惜這
蛟龍失水似枯魚 兩地情懷感索居 同在泥塗多受苦 不知何日向清虛
寫畢自己沉吟這不事務倉皇語又含玉無這管他呢左右和工自己看看罷了回明二位哥哥之面明日原早些
嗎畢自己又吟了一回意歌拿來粘在壁上又不好意思拿來夾在書裡正在躊躇間只見寶蟾捱進门來拿着
這樣那天依福不知何了局欲知後事且聽下回分解
个盒子嘻嘻的放在桌上薛蝌站起來讓坐寶蟾道還是四碟菓子一小壺兒酒大奶奶叫送來的薛蝌陪
笑道大奶奶這麼費心寶蟾道好說自家人何必說這些客套話再我們大爺這件事通實叫二爺操心大奶奶
吩咐又要大奶奶費心寶蟾道好說自家人何必說這些客套話再我們大爺這件事通實叫二爺操心大奶奶
已要親自拜謝二爺又怕別人多心薛蝌一則秉性忠厚二則到底年輕向來不見金桂如此相待又聽寶蟾
說為薛蟠之事也是情理便道菓子留下這酒兒姐、拿回去罷這裡我向來有限雖通大初、和姐、這
這有何妨呢

不知道底宝蟾通别的我做得主还得等我可不敢我拿回去不說二爺不喝到說我不尽心了薛蝌没法只得留下宝蟾要走到门口外面回頭道叫他还要親自来道去呢薛蝌不知何意便回道替我謝大奶奶罢天氣寒着凉着宝蟾也不答言咲着走了薛蝌始而以為金桂為薛蟠之事或者真是不過意備此酒菓與自己道乏也是有的及見了迟疑不禁不禁的光景也覺有几分却自己想起他是嫂子的名分不便有别的講究况且金桂的常高興打扮陽妖艷自以為美善心底不是打着坏心呢不過就是他和琴妹一般也有了什麼不對的地方所以没下這个毒法要把我拉在渾水裡弄一个不清不白的名兒也未可知正不得主意的時候忽听窗外嘆咏的咲了一声把薛蝌嚇了一跳未知是誰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九十一回　紙漏心寶蟾工設計　布疑陣宝玉妄談禅

話說薛蝌還在猶疑忽听窓外一吱吼了一跳心中想道不是宝蟾定是金桂只不理他

[illegible]

又寂然無声自己也不敢吃那酒菜棒上房門剛要脫衣時只听見窓紙上微微一响薛蝌先時祇宝蟾兒溅了一陣心中七上八下竟又不知如何是好听見窓紙微响細看時又無動静自己反倒疑心起来将了燭坐在燈前呆呆的細想又把那菜与酒了幾口話時听得外面似有恨声道天下那裡有這樣淡薄的人薛蝌听了似是宝蟾又似是金桂的語音這幹知道他們原是又隔了兩句話時听得外面一個人吹道三爺為什麽不喝酒吃菜子就睡了這句話仍是宝蟾的話音薛蝌只不作声慌忙把燈吹滅了屏息而卧只听

笑着都知宝猪也趕[illegible]薛蟠推以旧欢正要寻個路頭兒回怕金桂拿作所以不敢透漏今見金桂所為先也同了端了他便樂得借屬使船先弄薛蝌到手不敢怕金桂不依所以用言挑撥見薛蝌似非無情又不甚聊攬一時也不敢造次後來見薛蝌吹燈自睡大喜乃掩門來告訴金桂看金桂有甚方法兒再作道理及見金桂怔的似乎無技可施他也只得陪金桂坐了夜裡那裡睡的着翻來覆去想出一個法子來不如明兒一早起來先去哄了他伙部自己換上一兩件顏色嬌嫩的衣服之不拘洗越顯出一番嫵媚姿態來只看薛蝌的神情自己反倒羞澀意蜜性子種他那薛蝌若有悔心自然投岸[illegible]就岸不想不覺到手是這個主意及至見了薛蝌仍是昨晚光景並無邪僻自己只得設為端了碎子回來部就意留下酒盡以為再來搭轉之地只見金桂向道你拿東西與人陪兒麼宝蟾道沒有金桂道三爺也沒關你什麼宝蟾道也沒有金桂因一夜不曾睡也想不出個法子來只得回道若作此事別人可瞞宝蟾如何能瞞不如憑空子他他自然沒的說我又不能自去少不得要他作脈情性和他商量個權便主意回帶哄設道你看三爺到底是怎麼樣的個人宝蟾道倒像是個糊塗人金桂听了喊道你怎麼糟塌起爺們來了宝蟾道咳道也是伙部奶的心我就說得他金桂道他怎麼拿自我的心你倒得說它宝蟾道奶奶給他好東西吃他倒不吃這不是拿刃奶奶的心麼說着把眼溜着金桂哄金桂道你別胡想我給他這東西為大爺的事不辞劳苦我所以撒他又怕人說話所以問你你這空話和我說我不懂是什麼意宝蟾笑道奶奶別多心我是跟奶奶的還有兩個心麼但是事情要密些倘或声張起來不是稳的金桂也覺得臉飛紅了回說道你這個丫頭說不是個好貨想來你心裡看上了部拿我作法有是不是呢宝蟾道是奶已那麼想罷咧我倒是替奶奶那似奶已要真果然爺奶我倒有個主意奶奶想那個耗子不偷油呢他也不過怕事情不露大家鬧出亂子來不好看依我想奶奶且別性急时常在他身上不周不倘的去怨張羅張羅他是個小叔子又沒娶媳婦兒奶奶說是重票心兒来他那個好兒别人也說不出什麼来過後大他感奶奶的情他自然要謝候奶奶那时奶奶再倘點東西兒在偕們屋裡我帮着奶奶灌醉了他趁帕他跑了嗎他回去不告偕們家性鬧起来就說他調戲奶奶他害怕自然得嗎着偕們的手兒他回不去他也不是人偕們也不空白丢

了臉奶已想定（樣）廣金柱听了這話兩顆早已紅潤了笑罵道你這蹄子你倒像偷過多少漢子是的怪不得大爺在家時連不開你（金蟬把嘴一撇笑說道誰能瞞人家倒替奶已扭轉奶已倒和我們說這個話嘲我此金柱忙笑罷說辭辦倒無心洗澡了家中也少覺安靜當日金蟬自去取了酒壺仍是稽首重重臉的正菜辦齊偷眼看了反倒後悔起心感着是自己錯想了他們也未可知果然如此倒辜負了他番美意（保不住日後倒要和自己親起來豈非自差的呢過了兩天區氏見安靜辦道（喝）見金蟬宝寶便從頭走了通眼皮兒也不抬過見金柱金柱都一齊大兒的起着辦蝴兒這般生氣及倒過覺不去這區不表且說區氏母子將金柱養老安靜待人忽然親熱起來二婆子都省事的辦媽十分歡喜只剩他是蕭端娶這媳婦時冲犯了什麼總取悅了這我年日本閑的這樣事來（得求程有錢老府出力方纔有了指望娘婦忽然安靜起來或者是蟠兒轉過運氣來也未可知（莫是自己心裡倒以為幸有老奇這番飯後（被）同貴過來到金柱房裡照照走到院中只听一個男人和金柱說話同貴知機使說道大奶已老太已過來了說着已到門口只見一個人影兒在房門後一躲靜悄悄倒退了出來金柱道大白日裡頭坐着外人他就是我的過繼兄弟本住在此程不懂見人（因沒有見過）大太今兒總見還沒請出（的安靜娘媽道既見過等爺不妨第二金柱叫兄弟回來（與）了蕭端媽作了個揖問了好薛媽也回了好坐下敘起話來薛媽道等爺上京幾時了（即是三道前月我媽沒有人管家把我過繼來的（日）辦這原今日來（與）照（相）已薛媽媽看那人不過（低）在是略坐坐兒便起身道（男）的坐着（爺）回頭向金柱（旦）旧爺頭上來下的來（留）在（爺）們這裡吃了飯再去（我）金柱答應着薛媽媽自去了金柱見他去了便向夏三道你坐着罷今日可是過了明路的了（省）我們三爺查考我今日還要叫你買吃東西只剩叫（別）人看見（夏三道）（這個笑話）說定了你要什麼尺要有錢我就買得了（來）金柱道（旦）說嘴你買上了當我可不收說着二人又嘲謔了一回（然）後金柱陪着夏三吃了晚飯又言許他買的來回又囑咐回夏三自（我）從此夏三往來不絕（空）有個年老的門上人（如）是旧爺（也）不常回（從）此生出是（風）波來這是後話不表一日薛蟠有信（寄）回薛（薛）媽打開叫（安）銀看時上（寫）男在（異）程也不（與）告（母）親放心（保）昨日里程書辦說（府）裡已（接）接（準）禮（想）是（我）們的（情）到了（並）無（府）裡詳上去（道）程及（臉）下來了（虧）得里程主文相公好（即）刻（做）了回文（我）上去

了却道裡却把知県中飭現在過程要親提若上去又要吃苦必来道程来有比到田親兄当快心托人来道都去还時另弟来不能就要解道民
子頭不得先走連薛蝌听了又哭了一場宝釵和薛蝌面勸慰面說道事不宜遲薛蝌媽茂清尺得叫薛蝌到那裡去照料命人即忙把行李先
下船于回着去鋪中一個夥計連夜把船那時手忙脚乱雖有下人辦理宝釵怕他們思想不到就来那時回来已晚故到家中去事
養慎的心上又怎勝苦了一夜到了次日就教起煮来湯水都吃不下去薛兒呢回了薛姨媽薛姨媽急来看时只見宝釵滿面通紅身
燃灼說都不能薛姨媽慌了手脚便要得死去活来宝春扶着勸解秋菱已滾如来湯又管在倚床叫宝釵不能說話連手也不能搖動
眼我急要叫人請醫調治無奈姨媽等大家哭在心中管動業事向府的人先見風把打發人送十香連丹来順後王夫人又送了
宝丹来費母那三步人以及尤氏等都打發了頻来問候都不叫宝玉来道一連治了六天総不見效還是襲自己想起沒香丸吃了三丸総得病
好徐来宝玉知道了因病忙了沒有隙去那時薛蝌又有信回来薛姨媽看了怕宝釵就要去時心知道自己来求王夫人并送了香玉香丸
宝釵的病薛姨媽去後王夫人又来賈政實在道此事上頭可托底下薛托必沒打點纔好王夫人又提起宝釵的事来回說道這孩子雖苦了既是
我家的人也該早些娶過来纔別叫他受踢蹋壞了身子賈政道我也是這麼想但是代家忙乱現且如今到了冬底已經年近歲過無不各自
要料理些家務今冬且暫了定明春再過孔過了老太太的生日就是日子娶你把這書話兒告訴薛姨媽去王夫人答應了到了次日王夫人将賈政的
話向薛姨媽說了薛姨媽想着也是到了極後王夫人陪着来到賈母房中大家凑了空兒每道姨太太該過来薛姨媽道還是昨兒過
的因為晚了沒得過来給老太太請安王夫人便把賈政昨夜所說的話向賈母述了一遍賈母道正着宝玉進来又要留他吃飯沒有空
空回絕打發房裡去先見它去了呢見說薛姨媽来了過来給姨媽請安賈母向宝釵道好了原
来方纔太太說着見宝玉進来都掩住了宝玉等生怕薛姨媽神情不似從前教熱要是叫勒沒有心情又不犯大家都不言語滿腹猜
疑自往事中去了晚上回来都已過了使往瀟湘館来歇鴛鴦接着見裡間屋內与人宝玉進去揭開帳子看時只見

裡去了所以後邊去不過來姑娘請去去了二爺沒有動上屋裡去的寶玉道我去了來的沒有見你們若跟紫鵑道沒在那裡去了紫鵑又道就不定了寶玉剛要出來只見賈寶玉等着雪雁回去未寶玉道妹妹回來了歸到退步仍跟賈寶玉回房等道沒有到底那裡去了紫鵑又道就不定了寶玉剛要出來只見賈寶玉等着雪雁回去未寶玉道妹妹回來了歸到退步仍跟賈寶玉回房等進來去了裡間屋內便請寶玉裡頭坐紫鵑拿了一件外罩褂上然後坐下向道你去看見林姑娘沒有寶玉道見過了賈母叫我們說起我來沒有寶玉道不但說你連我也不像先時教熟我同起居姐妹的病未化不過笑了笑並不答言雪雁道怪我這兩天沒去照化原來如此了一聲道你去瞧過沒有寶玉道瞧過了又沒去賈寶玉道同不是呢寶玉道當真的去看已不明我去去又不明去去爺去若時去我如何敢去要像從前這小門兒通的時候就我一天照代十輪之不推如今把門堵了壁打前頭過去自然不便了賈寶玉道你那裡知道這個原故寶玉道寶姐姐為人是最体諒我的從來寶玉道你不要自己折錯了主意若論寶姐姐要不体諒又不是姨媽病是寶姐姐病向來在園中做的寒夜飲酒何等熱鬧如今開了你看見他家裡有事了他病到那步田地你像沒事人一般他怎麼不體諒寶玉道這樣說連寶姐姐你不和我好了不成賈寶玉忙和你都不好我那不知我也不過是照理而論寶玉聽了瞪着眼呆了半晌賈寶玉看見寶玉這樣支離之不提他只管自己時人來了香又看出書來看了一會只見寶玉把眉一皺把腳一跺道罷罷這個人生在世做什麼天也沒有了我倒乾淨賈寶玉道原是有了好像有了人有了人便有生氣的煩惱生出來惡怖敢倒夢想更有許多難處總則我說的都是玩話你不過是看見姨媽沒精打彩如何便疑到寶姐姐身上去婦道人家原為他的事情心緒不寧那裡還來怨恨你都是你自己瞎思亂想鑽入魔道裡去了寶玉聽說回嗔作喜道我是那裡的性急我告訴過你多少遍了怎麼前年我生氣的時候你和我說過教我向禪悟我實在對不上來我雖丈夫今身通貫你一基所以賈王來此機會設道我便問你句話你如何回答寶玉想着聽合着手閉着眼搖着嘴道佛祖菩薩賈寶玉聽說和你好你怎麼樣寶姐姐和你都如今不和你好你怎麼樣七妃和你姨娘素不和你好你怎麼樣化解不和你好你怎麼樣寶玉聽了半晌也猜不透只得一邊飲賈玉道罷了深水余何

宝玉道非新濯水不可流蔵自濯身代黛玉水止珠泥奈何宝玉道禅心已作沾泥絮莫向春風怨鷓鴣代黛玉道禅门第一戒是不打诳语的宝玉道有起三生黛玉道依頭不語只听得窗外老鴉呱呱叫了几声便无向東南去宝玉不知主何吉凶黛玉道人有吉凶事不出禽音中忽見報馬仔来說道請二爺回去老爷叫人到処找来向遵主赫打学裡回来了没有几个人組組尺徒已经回来了快去换衣的宝玉站起身来往外走忙走不放心留来知何事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九十回　評女傳巧姐慕賢良　玩母珠賈政慈聚散

話說宝玉從瀟湘館出來連忙問秋紋道老爺叫我作什麼秋紋咲道沒有叫　襲人姐已叫我請二爺我怕你不來總咲你的宝心听了纔把心放下因說你們請我也罷了何苦來嘱我說着回到怡紅院內襲人便問道你這好半天到那裡去了宝玉道在林姑娘那边說起姨媽家宝姐已的事來就坐住了　襲人又問道說些什麼宝玉將打禅語的話述了一遍　襲人道你們再沒個計較正經說些家常閒話兒或講究些詩句也是好的怎麼又說到禅語上了又不是和尚宝玉道你不知道我們有我們的禅機別人是掸不下嘴去的　襲人咲道你們參禅參翻了又叫我們跟著打悶葫蘆了宝玉道回裡我也年紀小他也孩子氣所以我說了不留神的話他就惱了如今我也留神他也沒有惱的了只是他近來不常過來我又念書偶然到一処好像生疎了是的　襲人道原該這麼着總是都長了幾歲年紀了怎麼好意思還像小孩子時候的樣子宝玉點頭道我也知道如今且不用說那個我問你老太太那裡打發人來說什麼來着沒有　襲人道沒有說什麼宝玉道必是老太忘了明兒不是十月初一日麼年下老太太那裡必是個老規矩要辦消寒會齋打發兒坐下喝酒說咲我今日已經在学房裡告了假了這会子沒有信兒明兒可是去不去呢若去了呢自己的告了假若不去老爺知道又說我偷

懶襲人道：「我就你竟是去的是總念的好些兒了又想歇著我功你也該上緊些兒了昨兒聽見太太說蘭哥兒念書真好他打算房里來還各自念書作文章天晚上弄到四更多天總瞧你比他大多了又是叔叔倘或趕不上他又教老太太生氣倒不如明兒早起去罷麝月道這麼冷天已經告了假又去叫學房裡說說這麼著就不該告假呀纔見的是告說假脫滑兒依我說樂得歇一天就是老太太忘記了偺們這裡就不消寒了麼偺們之間個念兒不好麼襲人道都是你起頭兒三爺更不肯去了麝月道我也是樂一天是一天比不得你要好名兒使喚一個月再多一兩天子襲人聽道小蹄子兒人家說正經話你又來胡拉混扯的了麝月道我倒不是混拉扯我是為你襲人道為我什麼麝月道三爺上學去了你又說咕嘟著嘴想著巴不得三爺早些兒回來說有說有笑的了這會子又在那了頭回去寶玉認真念了幾天書巴不得頑這一天又听見薛媽媽過來想著寶姐姐自然也來心裡喜歡便說快瞧罷明日早些起來于是一夜無話到了次日果然一早到老太太那裡請了安又到賈政王夫人那裡請了安回

明了老太已今兒不叫上學賈政也沒言語便慢已退出來走了幾步使一溜烟跑到賈母房中見衆人都沒來只有凤姐那边的奶媽子帶了巧姐兒跟着幾個小了頭過來給老太已請了安說我媽已兒叫我來請安陪着老太已說已話兒媽已回來就來賈母吠着道好孩子我一早就起來了等他们挽不来只有你二叔已来了那奶媽子便没站开站叔已請安巧姐便清了安宝玉已向了一声坦已好巧姐道昨夜听見我媽与要請二叔已去说話宝玉道说什麽巧姐道我媽已没跟着李媽超了幾年客不知道我记得不记得我没都记得我媳婦已跟媽已没我瞎记不信说我二天使与过那裡记得我照着那此字之不要緊就是那女孝经裏头容易念的媽已说我吠他要请二叔已得空兒的时候給我理已賈母听了吠道好孩子你媽已是不记得字的所以说你吠他明兒叫你二叔已理給他照已他就信了宝玉道你记了多少字了巧姐兒道记了三千多字念了一本女孝经半個月就裡又上了别女傳宝玉道你念了懂的嗎你要不懂你到是講已這個你听罷賈母道做叔已的也该講給姪女兒听已宝玉便道那文王后妃不必说了那姜后脫簪待罪和齊國的安晏邦宝國是后妃歌裡的美能的巧姐听了答应個是宝玉又道若说有才的是曹大姑班婕妤蔡文姬谢道韫古人巧能道那美德的兒宝玉道要去的鞋做裙布鮑宣妻的提甕出汲陶侃的母截髮曲賓這些不厭貧的就是美德了巧姐依依點頭宝玉道

还有若的像那梨香院鏡花蘇蘆迴文那李的木蘭代父從軍曹娥投水尋屍等數文雅是說巧姐听到這些却然已如有所思宝玉又請那晴雯的引刀割鼻及那些所新的巧姐听着要学蘭敬起来宝玉點化不自生又說那些艷的头王嬸要学墜素小雲降仙女君红拂都是女中的尚未說出要母之巧姐默然便說数了不用說了請的太多代那裡记得巧姐道三奶奶講說的之有念過的念過的一講我便知道好处了宝玉道那字自是自然记得的不用再理了巧姐道我还听见我媽說我们家的小红数裡是三叔已那裡的我媽已要了来还沒有補上人呢我媽已想着要找什麼柳家的四兒補上不知三叔已要不要宝玉听了更喜欢呀着道你听你媽的話要補准就補進能剛又向什麼要不要呢因又向賈母咲道我瞧大姐兒這個小模樣兒又有這個聰明見只怕將来比凤姐已还強呢又比代說的写賈母道女孩兒家認得字之好只是女工針黹倒是要紧的巧姐兒道我之跟着刘媽已学着做呢什麼扎花兒剛拉錢子哪我要弄不好却要学着会做幾針兒賈母道偺们這樣人家固然不仗着自已做但只到底知道些日後終不受人家的拿捏巧姐答应着是还要宝玉解說列女傳見宝玉呆已的之不必再向你道宝玉呆的是什麼只因却见賈母進怡红院頭一次見他病了不能進来第二次王夫人撵了晴雯大凡有些姿色的都不教挑後来晴雯家（夫）看晴雯去五兒跟着他媽給晴雯送東西去见了二面也觉嬌柳鮮花媚今日厭浮风姐想着吗他補入

小紅的滿兒竟是喜出望外了所以未來的就想賈母等著那些人去這時候還不來又叫了頭去請回來李
就同著他妹子探春惜春史湘雲代玉都來了大家請了賈母的安賈母又叫請去
果然薛姨媽帶著寶琴過來寶玉請了安同了坐只不見寶釵那細細之人代玉便同起寶姐之為人不來薛姨媽
假說身上不爽那細知道薛將薛姨媽告訴所以不來寶玉聽見寶釵不來心中納悶因代玉來了便不想寶釵的心
暫且擱開不多時那王二夫人也來了鳳姐聽見他們先到了自己不好落後只得帶平兒先來告假說是吃過
來因身上發熱過一回兒就來要過這是身上不好不來之罪偺們這時候狠該吃飯了我們把大姐往後挪了一挪
就在賈母這一席擺下兩桌子大家序了坐下吃了飯依舊圍爐閒談不須多敘且說鳳姐因何不來欲知端為著衛氏那
王二夫人是了不的喜要從來旺媳婦的來回說迎春那里人來請奶奶去還說並沒有到上頭只到邢姑娘這裡來鳳姐
聽了納悶不知又是什麼事便叫那人進來問著那人道有什麼話的快才並不是姑娘打發來的實在是
司棋的母親來我來求奶奶的鳳姐道司棋已經出去了為什麼來求我那人道自從司棋出去終日啼哭怨我那日代表
姑娘之過今代母親兒子恨的什麼是的說代言了司棋一把拉住要打那小子不敢言語誰知司棋听見了急忙出來先
着臉和他母親說我是為代姑娘的我之恨代沒良心今代他來了媽要打代不出氣的我代媽罵代不害臊的

東西你心裡要怎麼樣同根說道一個女人嫁一個男人我一時失脚上了他的當我就是他的人了求不肯再跟旁人的型
只恨我為什麼這麼瞎一身作事一身當為什麼脫逃了呢就是他這事不來我又一輩子不嫁人的媽媽給我配人我原拚
着死今兒他來了媽尚他怎麼樣要是他不改心我在媽跟前磕了頭只當是我欠了他的那往就是討飯吃之至甘願的
他媽氣的了不得便哭着罵着說你是我的女兒我偏不給他你教怎麼着那知道同根這東西糊塗便一頭撞在
牆上把腦袋碰破解血流出來唬了他媽一跳哭着叫不迭來使要叫那小子償命他爸爸說通你們不用着急我
在外頭原發了財回想着他得回來的心又算是真了你們要不信只管瞧沒等打點裡掏出一包子金珠寶石
他媽一看更了心教了說你既有心思作這樣外頭道大凡女人都是水性楊花我要沒有錢他就是念國民
錢了如今他只為人說合難得的我把首飾給你們都拿去換成了錢來使用着外頭去那裡知道他外頭哄人撂了兩口根材來同根的母親看見說甚麼也裝不下得
兩口便告同根的母親又他外頭又不是自己養的儘了當知他抱着把同根拘拘之不哭眼錯不見把事
的小刀子往懷裡一揣出就奔了同根母親懊悔起來倒要的了不得如今方纔知道事根皆他急了央我來求媽七
說個人情他再過來點好話哄哄他要這那有這樣便宜事頭偏七的就碰見這個傻子性不得那二天着曲那些

東西來他心裡沒事人是的敢不見這麼個孤性孩子論起來我也沒這麼大工夫管他這冷閒事但只你終是的叫人
聽着性子惱兄弟的义氣了你回去告訴他我和你爹說打發睡兒給他捎帶就是了凡姐打發那人去了總這麼
回這也未不好且說要改這日正當磨古半天暴通局的輪廠也差不多單為着一隻角兒欠活未完那裡打結
門上的小廝進來回道外面馮大爺來要見老爺要改道請進來小廝請了馮紫英走進門來要改行止近着馮紫英
進來在書房中坐下見是下暴僕道只管下暴我來磨古一聽這晚生的暴是不堪聞的馮紫英特道請下暴
要改道有什麼事麼馮紫英道沒有什麼話老伯只管下暴着兒要改向磨古道馮大爺和我們
好的沒事我們索性下去了這一局再說話兒馮大爺在旁邊添着馮紫英下來不下來磨古道下來的馮紫英
道下來的是不好多嘴的要改道多嘴也不消機豈他輸了手來兩良子終久是不拿出來的往後只將兩
他做東他了磨古咲道這個使得馮紫英道老伯和磨公的下座要改哩這於前下他輸了以後便他兩個子兒他
又輸了時常還要悔悞着不叫他悔他就急了磨古也咲道沒有的事要改道你說照大家一面說咲一面下完了
做起基來磨古還了暴頭輸了七個子兒馮紫英道這盤棋吃虧在打結裡頭老伯結少就便宜了要改對馮紫
英道有罪有罪向他說話兒罷馮紫英道小侄与老伯久不見面一來會已二來因廣西的同知進京引見帶了些種

洋貨所以做得貴的一件是圍屏有幾十四扇隔子都是紫檀雕刻的中間並嵌不是玉卽是純好的硝子石上鏤出山水人物樓臺花鳥兒二扇上五六十個人都是宮粧的女子名為漢宮春晚人的眉目鼻以及衣褶刻得又清楚又細膩點綴布置都是好的我想萬府大數因中正所上恰好用的着必有一架鐘表有三尺多高也是一個童兒拿着時辰牌到什麼時候兒就指什麼時辰裡頭還有滿身人兒打十番呢這是兩件重寶的都還沒有拿來現在我帶在這里的兩件卻倒有些意思見就在身邊拿出一個錦匣子來用幾重白綾裹着揭開了綿子第一層是一個玻璃盒子裡頭盛花子大紅絨細托底上放着一顆桂圓大的珠子光華耀目馮紫英道挺說這就叫做母珠因叫拿個盤兒來磨光即忙端過一個墨漆茶盤道使得磨馮紫英道使得便又向懷裡掏出一個白縐色光裡的珠子都倒在盤裡散着把那顆母珠揀在中間將盤放於桌上看見那些小珠子兒滴溜溜的都滾到大珠子身邊回來把這顆大珠子指高了別處的小珠子一顆也不剩都粘在大珠上磨光道這也奇罕改道這有的所以叫做母珠原是珠之母卽馮紫英又回頭看着他跟來的小廝道那個匣子呢小廝趕忙捧過一個
一遍花梨木匣子來大家打開看時原來也內襯着風紅錦的上盛着一束藍紗磨光道這是什麼東西馮紫英道這叫做鮫綃帳在匣子裡拿出來時又疊得長不滿五寸厚不盈半寸馮紫英一層一層的打開打到十來層已經

桌上鋪不下了馮紫英道你看裡頭還有兩箱必得高屋裡去纔張得下這就是緞紗所織暑熱天氣張在堂屋裡頭蒼蠅蚊子一個不能進來又輕又亮賈政道不用全打開拍聲起來倒費事麝月便與馮紫英一層一層折好捧出馮紫英道這件東西倒見之不費兩萬良心款賈母珠一萬緞紗帳五千漢宮春曉與自鳴鐘五千賈政道那裡用得着的狠多只是那裡有這些良子等我叫人拿你們是個圖的起馮紫英道這兩件東西纔難道宮裡頭不着這些良子等我叫人拿進去給老太太瞧老太太瞧見賈政道用得着的狠多只是那裡有這些良子等我叫人拿進去給老太太瞧老太太瞧狠是要政便着人叫寶璉把這兩件東西送到老太太那邊去並叫人請了那王二夫人風姐兒都來瞧着又把兩件東西二試過賈璉道他送了兩件是圍屏一件是樂鐘共總要費二萬良子呢風姐兒攙着道東西自然是好的但是那裡有這些閒錢偺們又不比外任督撫要攢貢我已經想了好些年了像偺們這種家必得置些不動搖的根基纔好或是莊或是義庄再置些什麼房往後子孫過見不得意的事還是窮見底子不到一敗塗地我的意思是這樣不知老太太老爺太太們怎麼樣若是外頭老爺們要買只管買回來與衆人部便這話說的倒是要趁這還了得罪原是老爺叫我送給老太太瞧的是宮裡好進進出出要東西摘生家裡老太太還沒開口你便這麼說起來豈不

[illegible]了吹說去花錢要買了來了就如招之俏嗎買改這次那裡的話正說著人回大老爺來了愛叔子已
進來彼此相見寒溫不時擺上飯來飯後稍剩大家喝著酒重又述後這段評愛的話說家裏這種狀本
是難講的陳非要像舅舅這樣還可湖得史餘就難了要改這這之不容得實施(施)我們家裏也比不得從前了
這回更也不過在個省份上實裏文高中府珍大爺可昭應我看里是代謀起家常話里未提到代會印債務
的根源這不成就裡那位奉什麼如今後裏的事是那一家的我之沒有同起勇改這我們這個好孫媳婦之
是這裡大家就著做過京戲道湖走爺的文秋里瑪紫英道胡道長我是知道的但去代家教之不是原稱
史能了只要能外的就好愛這個時候的國裡人使起兩件事要隆了愛政道這也好不知道不准要這道大約有意思的
[illegible]紫英道我今是雖要新進來之所見這樣沒兩村老之生是出父孝家不是愛政這是瑪紫英道是有服的這是
要服的愛政道說之話長化原籍是湖州府人流寓到蘇州是不得意有個親戚這和他相好時常周濟他
指中了這事得了榜下知縣使要了數家的了數如今去已不是正配豈知數主隱著到家居不過沒有兒女兩村爭了財
以後那時這裡我家並未相識之間舍妹文社和陽林公家揚州這邊的侯清代生家做過師爺外甥文與這代學生
國他消起後的信要這京來怕外甥女兒要上事探親林姑老爺便托他照老上來的還有一封屬托我吹

嘴吹噓那時看他不錯大家沒會當天面村之喜老家也都不起發代字華下來事業兩宅人口房舍以及把居事宜一概都明白回此家受得款恭了周又吩說道我每回門子之會錢了由知府推陞轉了衙去不過幾年陞了吏部信印吳部尚書為著拜當降了三級如今要陞了滿張華墳人世的壁拈仕途的得失終屬咱定要設法去下事都是一個樣的理喲比如有錢那珠子新鞋大的就像有福氣的人豈的那些小的都托襯著他的壁氣簇擁要是那大的沒有那些小的之就沒有收攬了就像人家見多數人有了事情商之都不離了郭盛之都屬落了就是好朋友之都散了轉臉也都無情似有一般你想做官有什麼趣兒呢像面村便宜的了還有我們生不多的人家見起三就家從前一樣的熱一樣去是我們也是近時常來往不多幾年他們進京來望今到我這裡情量還想熱鬧一會見找了原籍的家財至今事實信不知心近況若何心下也著實惦記著要說道什麼珠子鞋嗎紫華又說了一遍給嗯說道叫

（叫）

要說道你們來是再沒有的事嗎紫華道果然尊府是不怕的一則理該有考照照定則故舊親戚多三則你們家向來不起眼少爺們沒有一個刁鑽刻薄的要說道要回鎖的落的都沒有德行才情自的表相令根哪裡當得起要說道你們不用說這些話大家吃酒罷大家又喝了一段來吃過一喝茶過家的小廝主來報說的

（說）

紫華便要告辭要說向那小廝道你說什麼小廝道

外面下雪早已下了半日了要放時人看時已是雪滿了多了要強道那兩件東西你收拾好了府裏差道收拾了若尊府要用便錢不自然讓些要強道我面神就是又緊十要道每再听信罷天氣清寒請保重放使命要緊送了回去未知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九十三回　甄家僕投靠賈家門　水月菴掀翻風月案

却說焙茗去後賈政叫門上的人來吩咐道今兒臨安伯那裡來請吃酒知道是什麼事門上的人回說不曾說有什麼喜慶事不過南安王府裡到了一班小戲子都說是個名班伯爺高興喝兩天戲請相好的老爺們熱鬧熱鬧大約不用送禮的說着賈赦過來問道明兒二爺爺去不去賈政道承他殷勤怎麼好不去的說着門上進來回道衙門裡書辦來請老爺明日上衙門有堂派的事必得早些去賈政道知道了說着只見兩個店裏地租子的家人走來請了安磕了頭旁邊站着賈政道你們是那家莊的兩個答應了一聲賈政道不往下回竟回賈赦各自說了一回話兒散了家人等秉着手燈送過賈赦去這裡賈璉便叫那管租的人道說你的那人送過十月裡的租子如才已經送上來了原是明兒可到誰知席分拿車把零上的東西不由分說者搬在地下奴才告訴他說是府裡收租子的車不是賈赦車他更不管這些奴才叫車夫只管拉着走了兩輛車去了奴才所以先來回報求爺打發個人到衙門裡去要了來纔好再去之餘話休表這裡賈赦聽了那話不知道明兒要回拜的是那家賈璉答應的東西全不領撥下來甚着就去那裡趕車的但說的話打的頭破血出的老婆聽了罵道

個心了得立刻寫了個帖兒叫家人拿去向會了車的衙門裡要車去再車上東西若少了一件是不依的
他叫周瑞周瑞不在家又叫旺兒旺兒回了還沒有回來要知道這些去人的一個都不在家他們
成年家吃糧不當事閒時出廝們快給我去若回來回已屋裡睡下不起且說賈母王夫人等請賈政告訴賈赦道我昌衛門裡有事趕早要去家等候拿車的事情之不能去倒是大老爺帶著寶玉
席酬一天之罪了賈赦點頭道之後得賈政進入去時寶玉便上來跟大爺到賈母那裡聽去寶玉喜歡了
不得便換上衣服帶了婚喜捧紅鋤藥三個小子出來兒了賈赦請了安上了車去到賈母安伯所裡門上人回進
去之出來說老爺於是賈赦走入院中只見滿院暗圍賈赦寶玉兒了賈母安伯又與家裡客都見過了孔大
家坐着說呢一回已已著掌班拿著一本戲單一個牙筋向上打了個千兒說道求各位老爺賞戲先從
頭點起我全賈赦文點了一齣那人回頭兒了寶玉便不向別處去竟擠步上來打個千兒道求三爺賞兩
齣寶玉聽那人面如傅粉唇若塗硃鮮潤如出水芙蓉靜揚似臨風玉樹原來不是別人就是蔣玉涵前日所
得優伶之戲見進京之後有到自己那裡此時見了又不好點起來只見眼看晚來的蔣玉涵花眼往左
右一面悄已的眼道怎麼二爺不知道成寶玉回來人全生之旗被話只得調乳點了一齣蔣玉涵去了便有幾個

誤倘道此人是誰有的說代向未是唱小旦的如今不肯唱小旦手紀也大了就在府裡當手班跟隨之時還小生代
也賞了好幾個錢家裡已經有兩三個舖子只是不肯放下本業原明後班有的沒想必成了家了有的沒
親還沒有定代到拿定二個主意說是人生婚配關係一生一世的事不是衆閑得的不論薄
代的絕緣所以到如今還是沒親寶玉聽時度道不知日後誰家的女孩兒嫁他要娶着這麼樣的今才見之
等是不拿尊了那時間了戲也有晃腔之有高腔之有七腔平腔熱鬧非常到了晌午便擺開桌子吃酒又看了
回衆散便欲起身瞧安伯過來回天色尚早听見說現有要還有一齣古花鴨他們頂好的看戲寶玉聽了巴不得要散
不去於是又坐了一會果然薛王爺差小廝伏侍花鴨酒後神情把那一種憐香惜玉的意思做得極情老致
以後打飲唱纏綿繾綣寶玉這時不看花鴨只把兩隻眼睛斜着去看小廝身上穿加薛王爺聲音喝嘆
已經清楚按腔落板寶玉的神魂都唱的飄蕩了直等這齣戲完場後要知薛王爺花是情種非尋
常眼色的比因想着果花上說的是情動于中故形于声有聲所以知声知音知其有許多講
究書之原不容已可道但能傳情不能入骨自後想要講究講究音律寶玉想出了神忽見要散起身
主人忙及相留寶玉沒法只得跟了回來到了家中要散自回卯邊去了寶玉未免要政晚下衙門正要要請向

起拿車之事要理通令兒叫人拿帖兒去知會不在家他的門上說了這是本衙不知道的甚麼牌票出去拿車都是那些流娼車面车夯頭撒野精訛頭没見過參府裡的我便立刻叫人去追辦色情明兒這車一連要不面拜送來如有半點差遲再行稟過本衙重比處治此刻本官不在家求這裡爺爺看破此可以不用本衙知道更好要改道還是依票倒底是何等樣人在那裡作怪要理道去爺不知外頭都是這樣題來明兒心定送來的要連說完下來忽上去見了要改向了幾句便叫他住去了那裡因為昨夜叫空了家人出來傳喚那起人都已伺候齊全要連罵了一頓叫大管家數大將各行持的花名冊子拿來你去查點查點馬一共領帖叫那些人知道若有並未告假私自偷出去傳喚不到始誤公事的立刻綁起來打了攆出去教大連忙答應了幾個是出來吩咐了一回家人各自回意過不幾時忽見有一個人頭上戴著氈帽身上穿著一件青布衣裳脚下穿著一雙撒鞋走到門上向眾人作了個揖眾人拿眼定下心打諒了他一番便向他是那裡來的那人道我自南邊蘇府中來的有家主爺手書一封求這裡的爺們呈上尊老爺眾人聽見他是蘇府來的便站起來讓他坐下道你老且坐我們給你回就是了門上一面進來回明要改呈上來不要的折本看的上馬著

支

世遷風好氣恒素敢儀你礎帳不勝依切弟因蒸材疫遠自多萬衣雖儀幸與資省待業邊陽返之門戶調攀

家人里敢所有奴才色勇向曾使用並無喜哥故人尚慈實尚使得倘若倒只有資歷高了要感佩之注笑為此奉

建餘容再敘不宣

年家眷弟甄應嘉頓首

賈政笑着吩道這裡正因人多甄家倒茶人來又不好却的吩咐門上叫他見我且留他住下因叫使用使了門上出去帶進人來見賈政便磕了三個頭起來道家老爺請老爺安自己又打個千兒說色勇請老爺安欣回向了甄老爺的好便把他上下一瞧但見色勇身長五尺有零肩背寬肥濃眉燦眼磕額長鼻色粗黑要着手跟着使問道你是向來在甄家的還是住過幾年的色勇道小的向在甄家的賈政道你如今為什麼要出來呢色勇道小的原不肯出來只是家老爺再四叫小的出來說別處你不肯去這裡老爺家裡和存儕們自己家裡樣的所以小的來的賈政道你們老爺不該有這樣事情弄到這個田地色勇道小的本不敢說我們老爺只是太好了一味的真心待人反倒招出事來賈政道真心是最好的了色勇道因為太真了人心都不喜歡討人厭煩是有的賈政吹了一咲道既這樣皇天自然不負他的色勇道還要說時賈政又向道我听見說你們原的前兒不是也叫宝玉色勇道是賈政道他還肯向上巴結麼色勇道老爺常同爺們商量倒是一段喜事哥兒的脾氣之和我家老爺一個樣子也是一味的誠實從來爺們和那些狐朋狗友一處就去爺去世之後打過幾次他總不改到一年不如一年的好候

兒哥兒大病了一場已經死了半日把老爺嚇的手忙脚亂的裝裹起來預備了喜事後來好了嘴裡說道走到一座牌樓那裏見了一個鉢外領着他到了一座廟裡乞了好些籤子出來又到屋裡見了三數位菩薩說是都要了光怪陸離的他嘛急了就哭喊起來老爺知道過來了連忙調治睡的時了老爺的時他兩姐妹們一處候去他竟改了脚纔了時着時候的後嘉兒一點未動不要了惟有念佛為事就有什麼人來引誘他他全不動心如今醒了的能說都看老爺料理些家務了要政黑然想回道你去歇息去罷等這裡用着你的自然派你個行止與色雲蒼為着退下來跟着這裡人出去歇息不題一日要政早起剛要上衙門看見門上那些人在那裡大聲喊叫好像要使政知道的是的又不好明白風只管咕咕唧唧的說話要政叫上來問道你們有什麼這麼樣鬧道敢才們不敢進要政道有什麼事不敢說的門上的人道敢才今早起來向門出去見門上貼着一張白紙上寫着許多不成事體的字要政道那裡有這樣的事寫的是什麼門上的人道是水月菴裡的胖膀話要政道拿給我瞧門上的人道敢才本要揭下來誰知他貼得結實揭不下來只得面拆一面揭剛揭了張能敢才瞧就是那門上貼的話敢才們不敢隱瞞說着呈上那紙要政接來看時上面寫着

西貝華仔年紀輕水月菴裡當尼僧一個男人多少女寡婦聚賭是商情不育子弟來歸事業國府內甘言冬

賈政看了氣的頭昏眼花趕着叫門上的人不許聲張悄悄叫人往榮國府最近的夾道子牆壁上再去找是
隨即叫人去與寶玉出來要緊如此趕至賈政忙問道本月度中寄居的那些女尼女道向來你也查考過
沒有哪裏道沒有一向都是芳官在那裡照管賈政道你知道芳官照得來照管不來要緊道去叅陪道台
教來芳官必有不妥當的地方兒賈政聽道你照這個情兒看的是什麼寶玉看道有這樣事去正說着只見
管書童來拿着一封書子回着說叅客廳打開看時也是具呈投稟一張與門上所貼的話相同賈政道快叫禁子
了三四輛車到水月庵不許走把那些女尼姑女道士一齊拉回來不許泄漏風聲速速辦理該傷喚被大領命去了且說本月度中小
女尼女道士等知到底中沙彌與道士原係有尼僧日間教他些經懺已後无把不用也便習學得懶情了那些女孩
子們年紀漸已的大了都也有些知覺了更兼芳官也是風流人物打董著眾等出家只是小孩子性兒便去拘束
他們卻都看管竟是身不能上手便把這心腸移到女尼女道士身上（那）小沙彌中（有）個名叫（茗）煙（的）和女道士中
有個叫做蕊仙的最的都是妖嬈賈行便和這兩個人勾搭上了同時便學些絲絃唱個曲兒那時正當十月中旬
芳官給着中那些人領了月例錢不能進城又只得在這裡歇着怪冷
的怎麼樣我去與帶些菜子回大家吃着樂一夜好不好那些女孩子都高興便攛起棹子連本庵的女尼也叫了來

惟有茅根不来要芥喝了幾杯便說道要行令說書等道我們都不会倒不如猜拳罰誰輸了喝一鍾豈不爽快本着的女尼道這大剛過晌午渴喂(混)喂(混)喝的不像且先喝幾鍾受散的先散去誰受陪芥大爺的回来晚上供子喝去我也不管正說着只見道婆急忙進来說快散了罷府裡賴大爺来了衆女尼忙乱收拾便叫要芥躲開要芥因多喝了幾杯便道我是送月錢来的怕什麽活犯不定已見賴大進来只這般慌手慌脚的不成体統賴大爺也在這裡呢麽要芥連忙站起来道賴大爺你来作什麽賴大說大爺在這裡要緊快回時沙彌道士收拾上車進城宮裡傳呢要芥等不及屋說還要細問賴大道天已不早了恐的路上進城衆女孩子只得一齊上車賴大騎着大走騾押着趕進城不題却說賈政知道這事氣的衙門也不能上了坐在內書房嘆氣要璉也不敢去開恐回門上的進来道衙門裡六夜該班是張老爺回張老爺病了看知拿帖子來請老爺補一班賈政正等賴大回来要辦賈芹此時又要該班心裡納悶也不言語賈璉之正去沒道賴大是銘後出去的水月菴雖城三里就近進城之得三更天七日又是老爺的幫班請老爺只管去散大来了叫他等他別声張等明日老爺回来再發落倘或芥是来了也不用說明看他明是要老爺怎麽樣說賈政听出有理只得上班去了賈璉抽空便回到自己房中一面走着心裡抱怨鳳姐出的主意教要理姻回代稱着只得

隱忍慢已的走著且說那邊下人一人傳十傳到裡頭先是平兒知道即忙告訴鳳姐鳳姐因那一夜不好懶已的提沒精神正是惦記鐵檻寺的事情昕兒外頭點了匿名揭帖的百話講了一跳忙問始的是什麼平兒道若應不曾神就錯過了道沒要緊是饅頭庵的事情鳳姐聽是饅頭庵的事情一句話沒說出來急火上攻眼前發黑喘嗽了一陣便歪倒了兩隻眼卻只是發怔平兒慌了道水月菴裡不過是女尼偷漢的事姐已著什麼急呢鳳姐昕是水月菴纔定了定神道嘴糊塗東西到底是水月菴是饅頭庵呢平兒道是我說錯了饅頭庵後來昕兒不是饅頭菴是水月菴我剛纔又說錯了嘴說成饅頭庵了鳳姐道我就知道是水月菴那饅頭庵與我什麼相干原是道水月菴是我昕慣的大約利和了月錢平兒道我昕著不像月錢的事這有些腌臢話呢鳳姐道我要不管那個你二爺那裡去了平兒說昕兒爺爺生氣你不敢去問我昕兒事情不好我昕的這些人不作吩咐不知太已們知道了沒有就昕兒說老爺叫猴大爺手這些女孩子去了且時人齊頭打昕打那裡去病著依我要先別管他們的閒事正說著只見璉進來鳳姐欲待問他兒要璉臉怒氣皆且裝作不知要璉沒吃完飯旺兒來說外頭請爺呢頓大回來了要璉道昕兒來了沒有旺兒道來了要璉便道你去告訴猴大說老爺上朝去了把這些個女孩子暫且和在園裡明日等老爺回來送進宮去只

叫芹男生向書房等着我瞎老去了要聽庚連書房只見那些下人指指戳戳不知說什麼看起這個樣兒來不像宮裡要人趕着同人又向不出來正生心裡疑惑只見賈璉走出來要芹便請了安垂手侍立說道不知道嬸娘宮裡叫傳那些孩子們做什麼叫姪兒好趕車喜姐兒今兒送月錢去還沒有走便同着額大爺一去想是知道的賈璉道我知道什麼你總是明白的呢賈芹摸不着頭腦兒也不敢再問賈璉道你幹的好事啊把寧府裏帳了賈芹道姪兒沒有幹什麼着裡月錢是月已能的孩子們經懶是不是的賈璉見他不知真假笑道事到如今你還打嘴的東西你各自去隨已罷便從就換更裡說話那個揭帖來那個照樣子一處頑呢的傻嘍囉道

大不多時賴大來了賈璉便和他商量賴大說這芹大爺本來閑的不像了如才又見到老祖的時候他們正在那裡喝酒呢恰見上的話一定是有的賈璉道芹兒你昕賴大回你不所要芹出時細說了賬商之不敢言語還是賈璉指着賴大央他護庇罷只說芹兒是老爺找了來的你爺爺已說沒有見我明日你求老爺之面同那邊大孩子一要去時了媒人來不依了事二要定事若犯出再要的時候罗借衍再煩賴大想來同去益且名声不好之就在了賈璉叫賈芹跟了賴大爺去罷昕着仗教你已就跟着他說罷賈芹又磕了個頭跟着賴大出去到了沒人的地方兒又給賴大磕頭賴大說我的小爺你為開的不像了不知得罪了誰開出這個乱兒來你想已經和你不对罷賈芹想了一會子並无不对的又只得老精打彩跟着賴大去回未知如何抵賴且昕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九十四回　曹雪芹悼花魂　賈寶玉通靈知奇禍

話說賴大等了芳官出來一宿無話靜候要改回來單是那些女尼女道重進園來都喜歡的了不得欲要到各處逛逛明日預備進宮不料賴大便吩咐了看園的婆子並小廝看守惟給些飯食都是一步不准走開那些女孩子撲不着就臊只得坐着等到天亮園裡各處的了數雖都知道招進女尼們來預備宮裡使喚都之不能深知原委到了明日早起要政正要下班回堂上發下兩省城工估銷冊子五副要查核一時不能回來便吩人回來告訴要逛逛說賴大回來作務必查詢明白後如何辦就如何辦了不必等我回來奉命先替芳官喜歡又想道若是辦得一點影兒都沒有又恐要政生疑不如回明二太太討個主意辦去便是不合老爺的我也不至冒撞千係主意定了進內去回王夫人陳述昨日老爺見了搖惱生氣把芳官和女尼女道等都叫進府來查辦今日老爺沒空向這件不成體統的事吩我來回太太該怎麼辦怎麼樣我所以來請示太太這件事如何辦理王夫人聽了吃驚道這是怎麼說若是芳官這麼樣起來這還成個何家的今兒但只這個貼悟見的也可要這些話可是說的麼你到底向芳官說有這件事沒有呢要逛逛園子向這了太太想別說你就是我是辦了一個人幹了混帳事之後原該但只我想

芹里之不敢如此事知道那些女孩子都是妙已一时要時的倘或闹出事来怎麽樣呢依侍里的主見要向也不难若向出来太怎麽個辦法呢王夫人道如今那些女孩子在那裡要緊道都在園裡錢着呢王夫人道姑娘们知道不知道要緊道大约姑娘们也都知道是我借宫裡頭的話外頭要是提起别的来王夫人道很是這些東西一利也是萬不得的頭裡我原要打着他们去来着都是你们沒留着好如今不是事出事来了依着時頭大蒂了去細已里的向他的老家里有人沒有将来查出花上幾十兩銀子備置船滿個要当人送到本地一探連文書帶迎了也落得是事若是為着一兩個不好個之都把着他们还俗那天這麽算了若在這裡頭縮着雖然我们不要身使他们弄去賣錢那個敗人的家活呢芹里呢你使眼色的沒他一頓除了祭祀喜慶」之事時他不用到這裡来着各細碰在去爹氣歌里上那可就吃不成着重了也沒結婦房裡把這一項錢糧档子銷了还打發個人到水月庵沒去爹的偷話了上頭使然要有幸福去爹們到他那裡去不許接待若再有一個不好風声連老姑子一塊兒攆出去將王夫人的話告訴賴大說去的主意時你這麽辦已定了告訴我去回去已你快辦去能回来去爹来你也接着去已的話回賴大說去的主意時你這麽辦已定了告訴我去回去已你快辦去能回来去爹来你也接着去已的話回賴大听說使過我们去已真正是個佛心這班東西还着人送回去既是去已好心不得不找個好人芹里哥

竟交給二爺開發了罷那媳婦兒的奴才想法兒查出來重重的責治他纔好賈璉聽說只是了許利將賈芹發落賴大也趕着把女先等領出按着主意辦去了晚上賈政回來賈璉賴大回明賈政賈政本是省事的人聽了也便撂開手了獨有那些主僕之徒聽得賈府發出三四個女孩子來那個不想先竟那些人能教回家不能未知着落未難虛擬且說紫鵑因代玉斷好圍中事聽見李紈等預備宮內使喚不知何事便到賈母那邊打聽打聽恰遇着妃英下來問着坐下說閒話兒提起李紈的事妃英道我纔沒有聽見回來向三奶奶說纔知道了正說着只見傻大家向個女人回來請賈母的安妃英要陪了上去那兩個女人因賈母正瞧晚兒就沒說下去了紫鵑向這是傻大家來的次數過多的女人攔住有了一個女執事長的好些兒就獻寶的是的常在李紈跟前說他們這麼長的好心兒怎麼這麼沒福一個女執事長的好些兒就獻寶的是的常在李紈跟前說他們這麼長的好心兒怎麼這麼沒福

話上又閒住做活計兒手也又巧會討會奉承事長上歡喜敬本敬的就是待下人也是和和氣氣的來了就偏這麼大富貴沒福去了我聽着很好這幾個主兒大家偏要呼那些個話去了也罷了還有寶玉素常兒了去襲子傻很厲害的偏兒了他們家的去襲子就不厭煩你這麼不肯前兒還來這個那個知有多少人家來求我們老爺提不肯在心裡只要和睦們這樣人家作就使

青鸞與西廂記的心都沒有了紫鵑聽了一呆便低首道若不是寶玉定了呢就要
要提出原故聽見上頭說老太太醒了如夫趕着上去紫鵑只得起身出來回到園裡一頭走一頭想道寶玉莫非只有一個寶
玉你也想他我也想他我們當的都一倍越發痴心起來了看他的都鈍情見是一定在寶玉身上的了二爺兩次的病可不
是為着這個是什麼這家裡拿的起的還同不清再添上一个什麼傅姑娘了不得了我看寶玉的心也全我們那位
的身上啊听着如夫的話要是立個愛一个的這不是我們姑娘白操了這些心嗎紫鵑本是想着代玉往下一想連自己也
不得主意不免神都痴了要想時代玉不用操心呢又恐怕他煩惱要是看着他這樣又可憐見左思右想一时煩
躁起來自己暗自己道你替人家什麼真呆了寶玉他的那性情兒也是難伏侍的寶玉性情兒雖又是念
多嘴不爛的我倒勸人不必瞎操心我自己總是瞎操心呢從今以後我是我的心伏侍姑娘其餘的事全不管這麼想心裡
倒覺清淨回到瀟湘館來見代玉獨自一人坐上炕上理從前做過的詩文詞稿看見紫鵑進來便問你到那裡去了紫鵑道
今日聽了薛姐姐們去代玉道可是我要人想去麼紫鵑道我那敢做什麼代玉一聽這話馬上變嘴臉出來了呢反是不好
意思便陪道你我不相与為什麼相干倒茶去罷紫鵑也心裡暗咲出來倒茶只听園裡一聲聲亂嚷不知何故一面倒茶一面
叫人出去打听回來說通怡紅院裡的海棠本來要三幾株也沒人去理會他昨日寶玉要去賬見枝頭上好像有了骨朵兒

是的人都不信沒有理他忽然今日商的很好的海棠花來人吃異都爭著去看連老太太也都商動了來照花兒兒呀
以外的叫人收拾園裡的樹葉子這些人在那裡傳喚代玉听見了我道老太太已來便要衣呀雪雁去打听若是老太太來了
即來告訴我雪雁去不多時便跑來說老太太已經此人都來了請姑娘去罷代玉聽自照了一照鏡子掠了掠鬢髮
便扶着紫鵑到怡紅院來見老太太坐在寶玉常卧的榻上代玉便從道清老太太安退後便立了那王夫人回來与李纨
探春惜春邢岫烟薛寶釵也同了趙姨娘周姨娘過來寶玉今跟他姐妹家去住了李嬸
娘因見園內多事李嬸娘在外居住所以代玉今日見的只有數人大家說呀了一回講些這花兒開得古怪要每逢
花兒在三月裡開的如今雖已十月因節氣遲還算十月底著小陽春的天氣因為和暖開花也是有的王夫人道老
太太的多說得是也不為奇那天人道我听見這幾年已經這樣
太太的意思不在說的都是我的糊塗想該當是寶玉有喜事來了此花主來報信採春笑不言語心裡想道此非好兆
大凡喜逢春士草木知運不時而發此是故事但只不好說出來獨有代玉听說是喜事一心裡觸動使高興說道當初
黛家有前樹一株第二個因多了後來感動了他兄弟們仍歸在一處那棵樹也就榮了可知草木尚通人
的如二哥已認真念書果已喜歡那棵樹也就榮了要是王夫人听了喜歡便說林姑娘比方得有理很有意思正說着

賈政賈璉賈蘭都進來看花賈赦使說教他的主意把他叫去賈政道兒怪不得大哥自做不用
做他陪他去說是了賈母聽見便說誰生這種混說人家有喜事好處什麼怪的若有好事你們享去若是不好我們
人多去你們不許混說賈政所以不敢言語起身的同賈赦等走了出來那賈母高興叫人傳話到廚房裡快快預備酒席
大家賞花叫寶玉獃兒蘭哥各人做喜歡話喜歡好別叫他們心若高興給你們好吃它好喜歡好做道你們都
陪我喝酒李紈答應了是便吩咐採蕓道你回去和你媽媽說我們做詩怎麼我們的李紈道倘或還社
不是你起的反扣七錢採蕓說也要來入社了大家聽著都笑了一時擺上酒來一面喝著一面都要請去人回話說大家
些與頭話寶玉上來斟了酒便立成了兩句詩寫出來念與賈母聽道

海棠何事忽搖撲　令日繁花高處開　應是花堂增壽考　一陽底後占先梅

賈母聽了果然道

草木逢春尚茁芽　海棠未發候偏差　人間萬事知多少　冬育同花獨有家

賈蘭恭稽應正與賈母賈母命李紈念道

蝴蝶翩翩春前美　霜洒微紅須臾後　眼見秋來知葉殘　誰家種在牆角數

要聽聽華侯這幾天的動靜是不是還與賈母喜歡要是與賈母想
起晴雯來的和平海棠發的牛脾氣我們暖的這些人自然都好但是晴雯不能像花的死而復生了賈母指
喜必想起文想起前日巧姐風姐要花去見補入或此衣為他而病也未可知都又指態為喜依舊說呀要母還坐了半天就
後於了珍珠回去了王夫人等跟著過來只見平兒暖暖的迎上來說我們都已知道老太太在這裡裝衣自己不得事叫奴
才來伏侍老太太它們還有兩天紅送給寶玉等它事作完了孔雀人過來接了呈與賈母看正是時候道偏是風了
歌行世態事更來時人看著又作商又利鮮很有趣更聚人暖著向平兒道回來替寶玉帶給二奶奶道謝要有喜大家喜賈
母聽了暖道暖嗎我必去了呢風了說是為著還是他想的到這前之巧一面說著衆人就隨著去了平兒私與衆人道都已說
這裡見間的性時你就說紅他子掛心就是在喜事上去了已後之不必回管作者事混說聽衆人點說管是這了平一
兒出去不題且說寶玉午來穿著一套簡的皮袄在上房歇息因見花開只管出來看一回麼一回暖一回伸手數
數花瓣兒正在沒興頭兒上只見襲人拿了一件猩猩氈的斗篷來說道天氣冷雖說不大覺得時候兒不好還是穿
上的是寶玉聽了方才穿上仍舊進來只見寶釵正在那裡做針線寶玉道剛
纔忙亂換衣服下來放在卓子上沒有了寶釵向襲人道寶玉脫下來的衣裳
你就拿出來罷襲人回道卓上沒有寶釵道剛纔明明看見寶玉脫下來的
怎麼就沒有了襲人回道我沒看見寶釵笑道你們成日家說我們不細心
我看你們也不細心襲人笑道我們雖不細心也沒有丟東西的事寶釵
笑道你們雖不丟東西也該細心些兒纔是襲人笑道我們雖不細心
也沒有丟東西的事寶釵笑道你們雖不丟東西也該細心些兒纔是襲人笑道我們雖不細心

玉道不用着急少不得在屋裡的同他們就知道了襲人等作麝月等藏起襲他依便向麝月道寶哥哥睡着沒道小蹄子們依呢到底有個依法把這件東西藏在那裡了剛真寶玉了那可就大家活不成了麝月寶玉都笑道這是那裡的話依是依咳是咳這個事非同小戲你可別混說你自己留了心了想它若能想它掮在那裡了這會子又混賴人了襲人他這般光景不像是依話便着急道寶天菩薩小祖宗你到底掮在那裡了寶玉道我心的明白兒就在炕上你們到底找啊襲人麝月等也不敢叫人知道大家偷偷兒的各處搜尋了大半天連一點兒影兒都沒有倒龍寶玉沒處去我便疑到方纔這些人進來不知誰接了去了襲人沒道進來的誰不知道這玉是性命是的東西呢誰敢接了去你的越發沒別處張快到各處問去若有姐妹們接着和我們說呢你們給他磕個頭要了來要是小了說們偷了去向出來也不問上致不論做些什麼送他換了來都使的(得)這可不是小事真要丟了這個比丟了寶二爺的還利害呢麝月放緩剛要往外走襲人又趕出來悄悄道頭裡在這裡吃飯的倒別先回去我不時再差出此媽來更不好了麝月等依言分頭各處追尚人七不曉忙忙碌碌回來俱回睛口呆面面相覷寶玉也嚇怔了襲人急的只是乾哭我且先找媽媽不敢回怡紅院裡的人嚇的七張八嘴木雕泥塑一般大家正在發獃只見各處知道鴛鴦來了探春叫把園門關上步再偷走漏半點着兩個了頭再往各處去尋去一面又叫告訴眾人若誰找出來重重的賞大家致死要脫干係三字所以重

實不依命的話我下一遍見至于某所理都我到了誰知那個玉豆像鋪花針兒一般我了一天話不見李依急了說道這件事不是玩的我要說向皇孔的話了衆人道什麼話李依道事情到了這裡也顧不得了現在周祖宗三都是女人要求各位姐妹和姑外都要叫跟來的了說說了忘服大家搜一搜若是有再叫了說們主搜那些走路女子並粗使的了說不知使得使不得大家說道這話大說得有理現在人多手亂倘或龍混雜倒是這麼著他們也沒法清搜春鶯不言語那些了說們也都應是洗淨自己去尋平兒說道打我先搜起於是各自己解脫李依氣兒沒搜春鶯着李依道大姨子你也學那起不成材料的樣子來了那個人說偏了去還有藏在身上沒且這個東西主家裡是寶到了外說不知道的是廢物偏他做什麼我想來必是有人使你搜衆人所道又環里不著這裡昨兒是他鬧屋裡亂說都疑他身上是不肯說出來探春又道使促狹的只有環兒你們叫個人去悄悄的叫了他來背地裡吩咐他拿出來然後嘴着他叫他別聲張就完了大家點說李依便向平兒道這件事還得你去終是得明白平兒答應着去了不多時同着賈環來了衆人假意告出沒事的樣子叫人回了來個與裡間屋裡衆人故意指趙走開原叫平兒吩咐平兒便知道向賈環道你三哥兒的玉丟了你瞧了沒有賈環便急的紫漲了臉瞪着眼說道人家丟了東西你怎麼又叫我來查向疑我已是犯過案的賊怎麼平兒又這樣子倒不敢再向便又陪笑道不是這

成說怕三爺要拿了去賠他們所以來同他照兒沒有的呀他們若要環道他的玉在他身上看見沒看見該向他怎麼向我呢你們都嚇著他得了什麼不向我去看了拿出來就走衆人不防備他這祖宗玉倒拿了說道都是這勞什子鬧事我也不要他了你們也不用鬧了環兒一去必定賞的滿院裡都知道了可不是鬧事了成麼人等急得又哭道小祖宗你看這玉丟了沒要緊要是上頭知道了我們這些人就要粉身碎骨了說着便嚎啕大哭起來衆人更加着急明知此事按錯不來只得要商議定了話回來好回覆母親人寶道你們急也不用商量硬說我砸了就完了再沒道好主意上頭要向為什麼砸的呢他們也是今夜啊倘或要起砸破的賊來那又怎麼樣呢寶玉道不然就說我出門丟了衆人一想這句話倒還說的過去但只這兩天又沒上學又沒往別處去寶玉道怎麼沒有大前兒還到賴大府裡聽戲去了呢就說那日丟的就完了撵着道那也不要說是前日看戲為什麼當日不來回衆人正在胡思亂想要去照樣說只聽趙姨娘的聲兒哭着喊着走來說你們去了東西自己不找怎麼叫人背地裡拷問環兒我把環兒帶了來索性交給你們這一起沒上水的該殺該剮隨你們罷了說着將環兒一推說你個賊忘的招災氣得環兒也哭喊起來李紈正要勸解只見來了婆子們並平兒時無可奈寶玉等趕出來迎接趙姨娘暫且也不敢作聲跟了出去王夫人見衆人都有驚惶之色便信方纔所見

的話便道那襲玉真寄居衆人部不敢作声王夫人走進屋裡坐下便叫襲人賬的襲人連忙跪下含淚要回王
夫人道你起來快已時人細心的我去一忙就倒不好了襲人哽咽難言宝玉從襲人直告訴出來便說道去日這事不与
襲人相干是我前兒到賈母那裡所戲在路上丢了王夫人道為什麼那日不找呢宝玉道我恐他們知道沒有告訴
他們我叫暗暗等在外頭我這的王夫人道胡說如今脫換衣服不是襲人他們伏侍的麼大凡哥兒出門回來手
中稍色短了要回明白何況這塊玉不比了誰道不回底宝玉是言可答趙姨娘聽見便得意了忙接口道外頭丢
了東西也沒環境話未說完被王夫人喝道這裡沒這個你且說那淡淡要緊的話趙姨娘便不敢言語了這是
李統探春從实的告訴了王夫人王夫人心急的眼中落淚素性要回明了賈母去同帶夫人那邊來的信
此人去风粗病中也听見宝玉失玉知道王夫人過來料躺不住便扶了鴛鴦來到園裡正值王夫人起身要走见
姐姐忙的說請太太安宝玉專過來向了风姐好王夫人回說道你也听見了底這可不是哥事嗎明後眼錯不
見就丢了再找不著你去想已打去太已那邊的了頭起全你們平見能的手不挺能的平保住我要回了老
太已說真的查出来便好不独宝斷了宝玉的命根子了风姐回道
偕們家人多手雜自古說的賊人難回不知心
那裡保得住誰是好的但已吵嚷已經都知道了偷玉的人要叫太已查出来明知是衣与其身已使把着了急

反要毀掉了減口那門可怎麼處呢教我的糊塗糊已說完王孝不覺代代搭丟了也沒有什麼要緊只要大家嚴密別叫老太太等知道麼這了暗地的派人去各處探訪哄騙出來那時王也可得罪名也可定不知大太心裡怎麼樣王夫人道了半日總沒道你這話雖也有理但只是老爺跟前怎麼瞞的過呢便叫環兒來說道你二哥哥的玉丟了白問了你一向怎麼你就亂嚷要是嚷破了人家把那个毀壞了我丟你活得活不得要緊瞞得緊這我再不敢嚷了趙姨娘聽了那裡還敢言語王夫人便吩咐衆人道都一樣自然有找到的地方更要端正的事家裡的也怕風到那裡去不成只是不許聲張限襲人三天內若找出來要是三天找不著只怕也不瞞住大家那就不用過安靜日子了說著便叫跟到那去商議回頭得不題這裡李依等答應了議論便傳喚看園子的一干人叫把園門鎖上快傳林之孝家的來領了他時他吩咐前後門上三天之內不論男女下人進裡頭可以走動要出去時一概不許放出只說裡頭丟了東西等這件東西有了着落然後放人出來林之孝家的答應了是回過了見取了家裡也丟了一件不要緊的東西林之孝家必要明白上街找去了一個剛字的那人叫做什麼剛鐵嘴剛了一個字說的很明白回來接着我就找着了襲人所見便與及林家的道要林爺已出去快求林大爺替我們向已去的林之孝家的告訴出去了那媳婦道說的

是不中用的我在南边闻妙玉能扶乱伺不烦他向一向况且才听见说这遠玉原有仙女凡间的出来众人都吃要道僧前常见的从没有听他说起麝月便忙问油烟道相之未求他是不肯的好姑娘你给我们这个姑娘求他就去若问出来了我拿手撕不去你的里说着五忙就要磕下头去油烟連忙搀住代玉等也都忽遇着油烟連往外推着一面林之孝家的進来说道姑娘们大喜林之孝刚了半回来说遠玉昌还去不了的降来横竖有人送还的众人听了也多半信半疑惟有袭人麝月喜欢的了不得探春便问测的是什麽字林家的道他的话多奴才也学不上来记得描了个赏人的赏字那到缺嘴必不问便说去了东西不是他说赏字上頭一个小字底下一个口字這件东西根可嘴里放得必是珠子宝石底下贝字拆開不成一个見字一可不是不見了回上頭拆了当字叫到當鋪里找去赏字加一人字可不是赔字只要找着當鋪就有人便赎了回来可不是赔还了麽众人道既如此把這几个當鋪找過了少不得就有了东西僧们再问人就容易了李纨道只要东西那怕不回人都使得林嫂子你去就把测字的话快告诉了二奶奶回了太太好放心就叫二爺快快的派人查去林家的答应了便走众人里要了一點里神来不的等油烟回来正是等时心见宝玉的焰苔春門外招手里叫小了跟趕忙的回去了焰

第便速通你快速去告訴我們二爹了和程歌去已經告訴你天大的喜事那小子歡子道你把握能怎
麼這麼教焰若映著指手道我告訴姑外姑外進去回了舖們尚個人都得賞錢呢你打量定什
麼事情呢玉的那個玉呀我得了准信來了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九十五回　因訛成實元妃薨逝　以假混真宝玉瘋顛

話說婚著生門口外小了跤從宝玉的上有了那个跤急忙回来告訴宝玉出去同他衆人全都下听着宝玉也覺甚么便走到門口向道你那裡得了快拿手来婚為道拿是拿不来的还得托人做保去兒宝玉道你快說是怎麼得的我好叫人跟去婚著道我在外頭知道林爺去的事我就跟了去我听見說宝當鋪裡裘老爺(說)等他兒使跑到幾个當鋪裡去我比給他們燕有一家便道有我跟着那個夥裡要是多少錢他們三百錢的也有五百錢的也有一千人拿這麼一隻玉当了三百錢去宝玉不等住兒便道你快拿手三百五百錢去的了来我们跟着看是不是裡頭衆人使時道二爺不用理他我小時候兒听見我哥哥說有些人賣那些小玉兒沒錢用便去當想来是宝當鋪裡有的這在衆人听得吃異就要人設想了一想倒去成吃起来說吐帐三爷這事最不用理那個東西了他說的那些玉想来不是正經東西宝玉正吃着只見煙来了原来煙是到襲華兒去了抄玉不及問話便来抄玉扶乱抄玉洋吃幾声說道我与姑娘来往為的是姑娘不是為利攝中的人今日怎麼着了那裡的謠言過来連我說宝我並不曉得什麼叫扶乱說着將要不理煙煙悔悔此来知他脾氣是這麼着的一时我已說出不好白回去又不好与他質証他会扶乱的話只得陪着吃將襲人生可性命

關係的話說了一遍兒妙玉暑有話動便起身拜了幾拜妙玉嘆道你為人作嫁但是我進京以來素無人知亦自你來破例恐將來纏使不休油烟道我也一時不忍知你竟是慈悲的便是將來他人求你願不願至你這裏相強妙玉嘆了一聲叫道

快焚香去罷子程找出沙盤乩架書了符命油烟行礼祝告畢起來同妙玉拉着乩不多時只見和仙乩疾書道

嘻來早跡去早踪青峰岑下倚古松欲追尋山萬重人我稠門來一咲逢

書畢停了乩油烟便問請的是何仙妙玉道請的是扶仙油烟錄了出來請教妙玉(和)妙玉道(這)下可不能連我也不理你快拿去他們的聪明人多着哩油烟只得回來進入院中多人都問怎麼樣了油烟不及細說便將所錄此詩遞與李紈寡婦妹及宝玉多看都解的是時愛我是我不着的說的去是去不了的不知幾時不我使出來了但是青峰岑不知在那里李紈道這是仙机隱語僧们家福那裡跑出青峰岑來必是禪悟查出播在有松樹的山子石底下也未可定獃是人我們來這向到底是人話的门兒代玉道不知請的是誰油烟道扶仙採春道若是你家的门徒祖不了麗人心程著來便捕風捉影的說我這一課石底下不找到已是沒有回到房中宝玉也不問有無只管傻咲廣月着急道小祖宗你到底是那程蹊的說明了我們就是愛罪也在明处兩宝玉咲道我祖你歌去的你們又不依你和七問我我知道底李紈採春道七步登雅閣起已到三更来的天了你熙林妹妹已往堂子不在房自去了我們也該歇息了明兒再商罷說着大家散去宝玉印

伏聽下回分解寶玉一面想一面又無眠睡且說代玉先自回去想起金石的舊話來又自喜我心裡也道和尚道士的話真不信不得果真金玉有緣寶玉如何能把這玉丟了呢或者因我去事折散他們的金玉也未可知想了半天更覺安心把這美的勞心費不理會重新倒看起書來紫鵑倒受身傳進催代玉睡下代玉躺下又想到海棠花上說這塊玉原是胎裡帶來的非比尋常之物未去自有關係若是這花主將事呢不該失了這玉呀看來此花開的不祥(祥)他有不言之隱事不易又傷起心來又轉想到喜事上頭此花又似在開此玉又似在失如此一悲一喜直想到五更方纔(纔)睡著次日王夫人等早派人到當鋪裡去看同鳳姐暗中使他務要一連開了幾天總等下落迨喜信受普要政未知襲人等每日提心弔胆寶玉也暗裝不好上學只是悶悶的不言不語沒心沒緒的王夫人只知他因失玉而起也不大著意那日正在納悶忽見薛蟠遣來請安的說今日哥哥得兩封打發金桂的書子又命設席請大爺小爺過去吃酒大爺小爺來京已定于明年正月二十日呀道

大哭起來 貴妃道 這不是哭的時候 快去請去 去了說得 貴妃娘娘不好了 老人家 貴妃道 着甚麼慌 家人
伺候王夫人收了淚去請 賈母 此時賈母念佛道 這麼大病了 倘若有個不好 我可不得很 果又打听
錯了這個消息 不敢 賈王夫人 面回 賈母 催促 賈母 同着 賈母 到自己房中 也穿
戴好了 過來伺候 一時出門 轎進宮不題 且說 元春自 送了 風藤 宮後 聖眷隆重 每每 賜福 未央 感動 元春 乃每日
起居 多時 發燒 疾因 前日 侍宴 園宮 偶沾 寒氣 以致 病不 能 此 國喪 期 宜 靜攝 寒 四肢 厥冷 二面 奏
明 即召 太醫 治調 宣知 淑女 宜 進 進 帶 退 閑 之劑 並 不見 效 內官 屢 屢 奏請 預辦 後事 所以 傳 旨 令 賈氏 族 人 進
京 賈母 王夫人 進宮 見元妃 疾 篤 不能 言語 只 有 悲泣 之狀 即 沒眼 淚 賈母 進前 請 安 奏 說 慰 的話 少時 賈政
等 職名 通進 宮 嬪 傳 奏 元妃 自不能 預 謝 之 臉 色 改變 內 官 太監 即 要 奏 聞 想 眾 人 看 況 極 多 諷 感 不 便 久 轎 請 在
外 宮 伺候 賈母 王夫人 怎 忍 使 離 要 奏 國家 制度 只 得 下來 又 不 敢 啼 哭 雖 有 心 內 悲 感 朝 門 內 宮 只 有 信 不 多 時 只 見 太監
出來 傳 敕 天監 賈母 使 知 不 好 尚 未 敢 動 稱 剛 小 太監 傳 論 出來 說 要 娘 娘 奏 逝 是 年 甲 寅 年 十二月 十八日 辰 春 元
妃 薨 日 是 十二月 十九日 巳 亥 卯 年 庚 月 得 年 四十三 歲 賈母 含悲 起 身 只 得 出 宮 上 轎 回 家 賈政 等 亦 已 得 信 踏 想
載到 家中 那 夫人 李 紈 鳳 姐 迎 春 三 等 出 廳 分 來 迎 着 賈母 進了 賈政 王夫人 請 安 大家 哭泣 不 題 晉 早 起 只 有 品 級

的按老祖宗孔道內請安外隨要政又是王部堂按照條注辦理未免堂上又要周旋他此同事又要清教他所以兩
頭更忙非比從前太后与周妃的喪事了但无妃並無所出惟諾日賓滅喪祝此是王家制度不必多發只請賓府中男女
丧進宮祀的了不得幸喜从姐近日身子好些還得出來照应家事又要預備王子騰進京後風鸞喜風姐兒王
仁知道起入了內閣們帶家眷東京風姐心裡喜歡便有些心病有這些服侍的人也便稍閑所以每子倒覺比先好
了些王夫人看見風姐照舊辦事又把握子到了一事又瞑起兄弟来京請事有些倒覺安靜此獨有金玉原是無
關之人又不是書代儒学裡知他家裡有事也不来管他要政正忙自然沒有空兒查他想着金玉姐此機会竟可与
姊妹們大心暢樂不料他自失了玉後終日懨懨動說話也糊塗了并要出寺出門回来有人時他去請安便去
沒人時他也不動竟人暴怪着東賠又不敢去想是他悲他生氣上垂天茶飯端到面前便吃不来也不真心服人看這
光景不像是有氣竟像是有病的寶人偏着空兒到清淨館告訴紫鵑說是二爺這麼着求姑娘們開導開導
紫鵑聽即告訴代玉只因代玉想着親事上頭一定是自己了如今見了他反覺不好意思若是他来呢原每小時生
延的也很不理他若說我去找他斷已使不得所以代玉不肯過来襲人又背地裡去告訴探春知探春心裡明白知
道情景風得異怪寶玉失的更奇接連着元妃姐妹薨逝諒家道不祥日心愁悶那有心腸去勸寶玉況且林小

男女有别只好过来一两次宝玉又终是懒已的所以也不大常来宝钗也知其因薛姨妈那日应了宝玉的亲事回去便告诉了宝钗薛姨妈还说宝姐姐说了我还没有应准说等你哥哥回来再定依殿意不依意宝钗又正色的对母亲道妈妈这话说错了女孩儿家的事情是父母作主的如今我父亲没了妈妈作主的再不能向哥哥之后向起我来所以薛姨妈更怜惜他说他实是个小孩儿家的脾气生来的安静因此在他面前又不提起宝玉了宝钗自从听此一说把宝玉两字自己更不提起了如今虽听见了玉心裡也罢心裡警觉倒不好向他得听旁人说去竟像不与自己相干的只见薛姨妈打发了两次来了几次问信因他自己的事不肯露心故意躲避竟便好似他出脏罪名又知不如已要出花费有忙乱却得凤姐好了出来理家所以也不大过这边来这裡只管了几个人在宝玉跟前伏侍外其下气的伏侍劝慰宝玉竟是不懂几个人只有暗已的着急而已过了几日元妃传宝玉等进园去了几天宝玉一日比似一日也不发烧也不疼痛只是吃不像吃睡不像睡夏天说话都乏懒待动送猴去了几天宝玉一日比似一日也不发烧也不疼痛只是吃不像吃睡不像睡夏天说话都乏懒待动月等二般慌了回过凤姐数次凤姐不时过来起先道是我不看玉生气如今看他实病的样子只有日日请医调治煎药吃了好几剂只有添病的没有减病的及至问他那裡不舒服宝玉也说出来直至元妃事毕贾母惦记宝玉就自到园看视王夫人也随过来袭人等叫宝玉找出吉祥安宝玉虽说是病每日原起来行动自如袭人

寶姐去依然仍是請安惟是襲人在傍扶着捎帶寶母兒子便道我的兒我打諒你怎麼病着故此過來熙你不想你倘的模樣兒我心裏好些王夫人也自說是實心的但寶玉並不回答只管哭的叫寶母等進屋坐下問他的話襲人教百他說向不似往常直是不像子是的寶母急着怎麼便說我得進來看時不免有什麼病如今細心熙這病來我不輕竟是神魂失散的樣子到底因什麼起的呢王夫人知事難瞞又熙心襲人性可憐的樣子只得便依着寶玉先前的話將那往瞞寶玉府裡去所戲的去了這塊玉的話稍心告訴了一遍心裡也彷彿寶母着急再沒現今着人在四下裡尋求纔問卦都說在當鋪裡我少不得我着的寶母聽了急得站起來跺腳直說這件玉如何是丟得的你們成不懂事了難道老爺也是指鬧耍的不成王夫人和寶姐生氣時襲人等跪下自己掌嘴百般央告寶母說這是寶玉的命根子因此纔丟了所以他這麼失魂落魄的不得這媳婦老太太老爺生氣都沒敢回要緊過這是寶玉的命根子因此纔丟了所以他這麼失魂落魄的不得這玉是滿城裡都知道的誰撿了去上頭叫你們找出來麼叫人快出請老爺我與他設都時纔得王夫人襲人等俱來告道老太太這生氣回來老爺更不得了現今寶玉病着更說我們作命的找來就是了寶母道你們怕老爺生氣有我呢便叫賈興傳人去請不一時傳話回來說老爺謝客去了寶母道不用他回來便得你們便說我說的話暫回也不用老爺下人我便叫聽見來時出來接駕心裏暗自經過的地方便設有人報得送來者情原送還萬兩如有多人

極得送信我得着送良為千尚如真有了不可吝惜良子這麼打少不得就找出來了若是非着他們家幾个人我
就找一輩子我不着的王夫人也不敢實言賈母傳話告訴賈璉叫他速辦去了賈母便叫人將寶玉動用之物都搬到
那裡去只派幾个人收拾跟過來餘外的留園內看屋子寶玉聽了提不言語只是傻呆呆賈母便換了寶玉趕着幾个等抬
扶出園門到自己房中叫王夫人堂下看人收拾裡間屋內要置放對王夫人道你不知道我的意思原我為的是園裡今日怕
紅娘的花樹多美倘有些奇怪跟隨着那裡能保那裏如今玉去了只怕那邪氣易侵呼以我等他過來一瞧之
任着這麼天也不用叫他出去大夫來說看這裡照王夫人所說便接口道老太太想的是然是如今寶玉回著老太太住了
老太太的福氣大不論什麼邪祟都可以念心定心神你回寶玉好不動那
寶玉見回只是呆呆傻傻叫他說話寶玉也就說好王夫人見了這般光景未免落淚在賈母這裡不敢出聲賈母知王夫人着
急便說道你回去罷這裡有我調停他晚上夫爺回來告訴他不必來見我不許言語就是了王夫人去後賈母叫
果然神效能的藥按方吃了不超且說賈政當晚回家至書內所見道士設道人要發符水客易的狠和尚向道怎
麼得過今人又道今日叫見榮府裡生了什麼哥兒的玉了賈政着招帳房上說寶玉的大小式樣顏色說與人找了
設有人拾了送去就給二萬兩銀子送信的還許多千呢賈政聽未所得如此真切心裡吃異急忙趕回便叫門上的人

起那事來門上的人竟不通知才致理怎不知道今見猫牛璉三爺出去太太的話叫人去跟帖兒使知道的要
政便嘆氣道家道該衰偏生老爺這麼一个夢障使老爺的時候滿街的談言論了十幾年罵好了些個人
又張睦論的我玉成仍道理說著忙走進裡頭去向王夫人王夫人便回了的告訴要政知是老太太的主意
又不敢違拗只抱怨王夫人幾句又走出來時瞧著老太太背地裡獨了這个情兒下來豈知早有那些趨手好閒的
人獨了去了過了些時竟有人到榮府門上回稱送玉來的家人們常見喜歡的了不得便設酒拿來我給他們去那
人便將內裡出賣格來指給門上的人瞧說這不是你們府上的帖子寫明送玉給良一萬兩二爺你們這么多瞧
我們回來我得了良多就是好主了別怎麼待理不理的門上人聽他的話硬便設酒在到底罵能我瞧心我好給
他們那人初到不肯後來聽人說的有理便拉出那王旺在牀中一揭說這是不是衆家人原是在外服役只知有
玉也不常見今日乍看見這玉的模樣見了急忙跑到裡頭指點說的是的那日要改要都出門只有璉在家衆
人回明璉還問真不真門上人回說眼見過只是不能拉才要見主子等交良一手交玉要璉却也喜歡忙書房裡
知主夫人即便回明要母把个戲人樂的合喜事念佛要母並不改口一疊連聲快叫璉兒請那人到書房裡坐著將
玉取來一看即便給良要璉依言請那人進來當客待他用好言道謝要借這玉送到裡頭本人見了謝良今

不短那人只得將一个紅袖子色見送過去賈璉打開一看可不是那一塊昌明堅美玉陽雲璉素習原不理論今日倒要看它看了半日上面的字也仿佛認得出來什麼隨帶宋等字賈璉看了喜之不勝便叫家人伺候他的送与賈母王夫人說去這会驚動了合家的人多等着看鳳姐見賈璉進來屏手奪去送到賈母里賈母看时只見那玉比先前昏暗了好些王夫人也看了一回久遠不出便叫鳳姐看鳳姐看了遍像到像只是顏色不大對不敢呼寶兄弟自己一看就知道了襲人在旁也看未必是那一塊也不說出不像鳳姐子是從賈母手中接过來同着襲人拿來与寶玉瞧這时寶玉正睡着才醒鳳姐告訴道你的玉有了寶玉瞪眼瞧就接在手里也沒瞧便往地下一摔道你們又来哄我了說着只是冷笑鳳姐連忙拾起来道這也就奇了怎麼你沒瞧就知道呢寶玉也不着言只發笑王夫人也疑惑了見他這樣便道這不用說了他那玉原是胎里帶来的一宗古怪東西自然他有道理想未這个必是人家見了帖兒照樣兒做的大家此时恍然大悟寶玉在外間屋里听見這个話便說道況不是快拿来與我問，他去人家正經事他巴敢来鬼混寶母王夫人住道璉兒拿了去給他們叫他去罷那也是它前輩的人沒法兒了所以見我們家有這樣事他就想着煅鍊个錢也是有的和人白白的花了錢事了這個東西又叫他們認出来了依着我倒別罷為他把這

堪玉這他連不是我們的黨組他義兩民子外頭的人知道了倖若有信兒就送來呢要是難為了這个武有真
實的人家也不敢拿了來了勞連爺去出去那人還等着呢至白不見人來不止有那裡心裡發慌還只要連
氣爺的走出來了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話說賈璉拿了那現假玉忽忙走出到了書房那叮人看見賈璉的氣色不好心里先慌了慮忙站起來迎着剛要說話賈璉沒咲道好大胆我把你這个渾賬東西這裡是什麼地方你敢來尋晃回頭便問小廝們呢外頭(靜悄悄)有个小廝齊声答應賈璉道取繩子去細起他來等老爺回來回明了把他送到衙門裡去衆小廝又一齊答應倫着呢嘴裡兒却此却不動身那人晃自嚇的手足無措晃這般光景知道难逃公道只得跪下給賈璉磕頭口:声:只叫老太爺別生氣是我一時窮極無奈纔想出這个沒臉的营生(生)那玉是我偷錢做的我也不敢要了孝敬府裡的哥兒頑罢賈璉啐道你這个不知死活的東西這府裡希罕你的那浪東西正鬧着只見賴大進来陪着咲向賈璉道二爺別生氣了靠他等个什麼東西靚了他叫他滾出去罢賈璉道实在可惡衆人忙道快、滾罢还等甚心脚呢那人赶忙嗑了兩个頭抱頭鼠竄而去從此街上鬧動了賈宝玉等出假宝玉了且說賈政(那日(這回本賈人回此節事底下還帶敘生每已這事的事了裡他新添出回)聞有回倒宝玉真大)到了正月十七日王夫人正陪王子騰来京只見鳳姐来回說今日二爺在外听得有人傳說我們家大老爺赶着進京离城只二百多里地在路上沒了太、听見了沒有王夫人吃驚道我沒有听見老爺昨晚也沒有說起到

底在那裡听見的鳳姐通說是在梨香張老爺家听見的王夫人怔了半天那眼淚早流下來了(周)說道回來再
叫璉兒打听明白了來告訴我鳳姐在去了王夫人不免暗裡落淚(老女眷事)又為寶玉煩憂如此連三接二斷是不經意
的(事)那裡捆的住便有些心口疼痛又加賈璉打听明白了來說道舅太爺是趕路勞乏偶然感冒到了十里亭地方
延醫調治無奈這个地方沒有名醫悞用了藥一劑就死了但不知家眷到了沒有(那裡)王夫人听了一陣心酸便心口
疼得坐不住叫彩雲扶了上炕迎枕靜靜的躺着叫賈璉去回了賈政即速收拾行裝迎到那裡幫着料理完畢即
(告訴舅舅的話保佑舅舅得見他父親)刻回來賈璉不敢違拗只得辭了賈政起身賈政早已知道心裡很不受用又知寶玉失玉已後神志昏憒醫
藥無效又值王夫人心疼那年正值京察工部將賈政保列一等二月吏部帶領引見皇上念賈政勤儉謹慎
即放了江西糧道即日謝恩已奏明起程日期並有衆親朋賀喜賈政也無心在酬只念家中人口不寧又
不敢就(在)走(不)正(在)計可施只听見賈母那邊叫請老爺賈政即忙進去看見王夫人帶着病(不)在那裡便向賈
母請了安賈母叫他坐下便說你不日就要赴任我有許多話與你說不知你听不听說着掉下淚來賈政忙站起
來說老太太有話只管吩咐兒子敢不遵命賈母說道我今年八十一歲的人了你又要做外任偏有你大哥在
家你又不能告親老你這一去了我所疼的只有寶玉偏(偏)的又病得糊塗還不知道怎麼樣呢我昨日叫賴升

媳婦出去給寶玉等：命這先生等湯好壹說要要了金命的人帮扶他必要沖喜才好不然只怕保不住我知道你不信那些話所以叫你来商量你的媳婦也在這裡你們兩个也商量：還是要寶玉好呢還是隨他去賈政陪咲說道老太：當初疼兒子這麼疼的難道做兒子的就不疼自己的兒子不成麼只為寶玉不上進所以時常恨他也不過是恨鉄不成刚的意思老太：既要給他成家這也是該當的豈有這着老太：不疼他的理如今寶玉病着兒子也是不放心因老太：不曉他叫見我所以兒子也不敢言語我到底瞧：寶玉是个什麼病王夫人見賈政說着也有些眼圈兒紅知道心裡是疼的便叫襲人扶了寶玉来寶玉見了他父親襲人叫他請安他便請了个安賈政見他臉面很瘦日光無神大有病便之狀便叫人扶了進去便想到自己也是望六的人了如今又教外任不知道几年回来倘或這孩子果然不好一則年老氣衰說有孫子到底隔了一層二則老太：最疼的是寶玉若有差錯可不是我的罪名更重了麼王夫人又一包眼淚又想到他身上復站起来說老太：這麼大年紀想法兒疼孫子做兒子的还敢違拗老太：主意該怎麼便怎麼就是了但只我太太那邊說明白了沒有王夫人便道媳太：是早就了的只為喒兒的事沒有結果所以這些時都沒提起賈政又道還是第一層的難處他哥：在監妹子怎麼出嫁況且賈妃的事雖不禁婚嫁寶玉在

要已生娘的姐，有几个月的功服此时也难娶亲再者我的起身日期已经奏明不敢耽搁过几天怎么
回呢贾母想了一想说的果然不错若是这几件事过去把父亲又走了倘或这病一天重似一天怎么好只可趁这礼
数才好想定主意说道你若给他冲喜我自然有个道理包管妥妥不看钱太那边我和你婶娘亲自过去求
他们老爷那里我来料理去告诉他说是要救宝玉的命诸事俱就自然应的若说服裡娶亲当真使不得况且
宝玉病着也不可叫他成亲不过是冲喜我们两家原意孩子们又有金玉的道理婚是不用合的了即挑
了好日子接着僧们家分儿过了礼趁着机个娶亲日子一概鼓乐不用倒接宫裡的样子用十二对提灯
一乘八人轿子抬了来照南边规矩拜了堂一样安床撒帐可不是等娶了亲了么宝玉的头心地明白是不用虑
的内中又有繁人也还是个妥当孩子再有个明白人常劝他更好他又和宝玉的头合的来再者娘太说宝玉的头
的金锁也有个和尚说过若有玉的便是婚姻为知宝玉的头过来不因金锁倒招出他那块玉来也定不得从
此一天好似一天岂不大家造化这会子只要立刻收拾屋子铺排起来这屋子是要你们流的一番亲友不请也不排
酒席待宝玉好了过个功服然后再摆席请人这么着多赶的上你也看见了他们小两口儿的事也好教他
贾政听了原不愿意只是贾母敬主不敢违命勉强陪笑说道老太太想得极是也根妥当只是要吩

附家下衆人不許吵嚷娘太、那邊只怕不肯者是果真在了也只好按着老太、的主意办去賈母道娘太、
那裡有我呢你去罢賈政答应出来心中好不自在回赴任事多部裡頓忘親友们荐人種，应酬不絶竟
把宝玉的事听混賈母又与王夫人凤姐了惟恐荣禧堂後身王夫人内屋廊边一所二十餘间房屋指与宝玉居
者一概不管賈母定了主意叫人告诉他去賈政只说狠好且说宝玉見过賈政繫人扶回裡炕上因賈政在
外無人敢与宝玉说话宝玉便昏、沉、的睡去賈母与賈政所说的话宝玉一句也沒听見繫人却靜、的听
得明白頭裡雖听得些风声只不見宝釵过来却也有些信真今日听了這些话心裡才水落歸槽倒
也喜欢心裡想道果然上頭的眼力不錯這才配的是我心這化他若来了我可以却了好些担子但是這一位的
心裡只有一个林姑娘幸亏他沒有听見若知道了又不知要鬧到什麽分兒了想到這裡轉喜為憂想這件事怎
麽好老太、太、那裡知道他們心裡的事一時高興说与他知道原想要他病好只怕非但不能冲喜竟是催命了
我再不把话说明那不是一害三条人了想定主意待等賈政出去叫秋紋照看着宝玉便從裡间出来走到王夫
人身傍悄、的请了王夫人到屋裡去繫人便跪下要了王夫人不知何意把手拉着他說好端、的這是怎麽说
有什麽委曲起来说繫人道這话奴才是不该说的回沒有法兒只得说了宝玉的親事老太、太、已定了

宝姑娘了自然是及好的一件事只是太、着去宝玉和宝姑娘好还是和林姑娘好王夫人道他及了因从小要
一处所以宝玉和林姑娘又好些人道不是好些便将宝玉素与代玉这些光景一的说了还说这些事多是太、
亲眼见的独是夏天的话我从没敢和别人说王夫人拉着袭人道我看外面已经出几分来了但是刚才老
爷说的话想必多听见了你看他的神情怎么样袭人道如今宝玉若有人和他说话
他就睬所以题裡的话多没听见王夫人道倒是这件事叫人怎么样呢袭人道奴才说是说了还得太、
告诉老太、想了万全的主意得好王夫人便道既是这么着你去斡你的这时候暂且不提等我回明老太、
再作道理说着仍到贾母跟前贾母正和凤姐商议见王夫人进来便问道袭人说什么这么鬼、祟、的王夫人
趁便将宝玉的心事细、回明贾母听了半日没言语嘆道别的多好说林丫头倒没有什么若宝玉真是这
样这可叫人作难了只见凤姐想了想说通难到不难只是我想了个主意不知老太太肯不肯王夫人道你有主意只
管说给老太、听大家商量着办凤姐道依我想这件事只有一个掩包儿的法子如今不管宝兄弟明白不
明白大家吵嚷起来说老爷做主将林姑娘配了他了瞧他的神情怎么样要是他全不管这个包儿就不用掉了
若是他喜欢这就要大费周折了王夫人道怎么样法呢凤姐走到王夫人耳边如此这般的说了一遍王夫人点头

通也罢了賈母道你们倒说到底告诉我凤姐恐賈母露泼机关也向耳边轻轻告诉了一遍賈母一时不懂凤姐又說了一遍賈母这才好可就苦了宝玉頭一件不许提起有誰知道呢正說间丫頭傳進話来說建二爺回来了王夫人恐賈母問及使丫眼色与凤姐凤姐便出来迎着賈建撒了个嘴兒回到王夫人裏裡等着去了一会兒王夫人進来已見凤姐哭的兩眼通红賈建请了安坐到一半里走料理王子騰喪事的話說了一遍說有思音賈了内阁的職銜謚了文勤公命本家扶柩回籍沿途地方官照料昨日起身連家眷回南去了舅太太叫我回来请安問好說有多少話專等大舅子進京叫他到這裡細細的說罢王夫人听罢其悲痛自不必言凤姐勸慰了一番请太太暑歇一歇晚上来再商量宝玉的事罢說罢同賈建回到房中告訴賈建叫他派人收拾新房不題一日代玉早飯後帶着紫鹃到賈母這邊来一則请安二則也為自己散悶出了潇湘館走了几步忽想起忘了手絹子回呀禁鹏回去取来自己却慢慢的走到沁芳橋那边山石背後当日同宝玉葬花之處忽听一个人在那里哭代玉忽住脚听时又听不出是誰的声音也听不出呀的哭什麼心裡甚是疑惑便慢慢的走去及到了跟前却見一个濃眉大眼的丫頭在那裡哭呢代玉未見他時还只疑府裡這麼大丫頭有什麼說

不出的心事所以来这裡发闷及至见了这个丫頭却又好咲想这種養貨有什么情種自然是那屋裡做粗活的丫頭受了大女孩子的氣細雖了雖却不認得那丫頭見代玉来了便也不敢再哭站起来拭眼淚代玉问道你好的为什么傷心那丫頭又流淚道林姑娘你評這个理他们说话我也不知道我就说錯了一句話我姐也不犯就打我呀代玉听了不懂又问道你姐是那一个那丫頭道就是珍珠姐代玉听了才知他是賈母屋裡的又问你呀什么那丫頭道我呀傻大姐代玉咲了又问你姐为什么打你说錯了什么話了那丫頭道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宝姑娘的事代玉听了这句話如同一个疾雷心頭乱跳暑定了定神便叫这丫頭你随我来那丫頭跟着代玉到那哼角兒上蓼花的去處那裡青靜代玉问道宝二爺娶宝姑娘他为什么打你呢傻大姐道我们老太太、和太太二奶奶商量了因为老爺要起身所以性趕太太商量把宝姑娘娶过来頭一宗与宝二爺冲什么喜二宗说到这裡又笑了一咲道赶着办了还要与林姑娘说婆家呢代玉已经听呆了这丫頭只管說道我又不知道他们怎么商量的不叫人吵嚷怕宝姑娘害臊我白和宝二爺屋里的襲人姐姐说了一句偺们服侍又是宝姑娘又是宝二奶奶这可怎么叫呢这句話不知怎么把珍珠姐姐什么他就过来打我一个嘴巴说我混说不過上頭的話要撵出我去我知道上頭为什么不叫呢你们

又從吾訴我就打我說着又哭起來那代玉此時心裡竟像油醬醋倒在一處甜苦酸鹹竟不上什麼
味兒傳了套戰襖的說道你別混說了叫人聽見又要打你了你去罢說着自己轉身要回瀟湘館去那身
子竟有千百斤重的兩隻脚卻像黏着棉花一般早已軟了只得一步一慢的走去走了半天還沒到沁芳
橋畔却又不知不覺順着堤往回走起來絹取了絹子來不見代玉正在看時只見代玉顏色雪白眼睛直
那裡東轉西轉又見一个小頭在前頭走看不出是那一个心中驚疑不定只得趕過來問道姑娘怎么又回
去要往那裡去代玉也只隨口答應道我問寶玉去紫鵑听了摸不着頭腦只得攙着他到賈母這邊來代玉
走到賈母門口心裡似覺明晰回頭看見紫鵑攙着自己便站住了問道你作什麼來的紫鵑笑道我找
了絹子來了頭裡見姑娘在橋那邊我問姑娘（呢）沒理代玉笑道我打量你來瞧寶二爺來了紫鵑見
他心裡迷惑便知代玉必是听見那个頭什麼話來（惟）有点頭微笑而已只是心裡怕他見了寶玉說出些
不大體統的話來如何是好又不敢違拗只得攙他進去那代玉却又奇怪（這）時不是先前那樣軟了自己掀
起簾子進來却是寂然無聲回頭在屋裡數中覺（得）有人（去的地方有打眼的地方在那裡向裏看去的）脫滑頭兒倒是驚人听見簾子响從屋裡
出來一看見是代玉便讓過姑娘屋裡坐罢代玉笑道寶二爺在家麼驚人不知底裡剛要答言紫鵑

在代玉身後把他呪指着代玉罵嘴撮手製人不解何意也不敢言語代玉回已走進房来看見宝玉坐着也不讓坐只是傻傻
咲代玉自己坐下也聽着宝玉咲又不問好也不說話只對着傻咲製人看見這般光景大不得主意
只是搔住呪心裡恐怕代玉過宝玉你為什麼病了宝玉道我為林姑娘病了禁鵰製人嗤笑而了面目改色連忙用言分開又
忙却又不答言仍旧傻咲起来製人知道代玉和宝玉一樣心中連恕回和禁鵰道姑娘才好了我叫秋紋妹妹
同着你探回姑娘去歇歇罢回向秋紋道你和禁鵰姐姐送回林姑娘去你可別混說秋紋咲着也不言
語便同禁鵰攙起代玉那代玉也就站起来聽着宝玉只是五頭傻笑禁鵰道姑娘回家去歇歇罢代玉
道可不是我這就是回去的時候了回身咲着出来仍旧不用攙扶自己走得飛快禁鵰秋紋後面
趕着代玉出了賈母院门只管一直走禁鵰連忙叫道姑娘這里来代玉仍是咲着随往瀟湘館来离
门口不遠禁鵰通阿弥陀佛可到了家了只這一句没說完只見代玉身子往前一載哇的一声一口血直吐出来
未知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話說代玉到瀟湘館門口紫鵑說了一句話更動了心一時吐出血來几乎暈倒亏了紫鵑同着秋紋兩个攙扶着到屋里来秋紋去後紫鵑雪雁守着見他漸漸醒過来問紫鵑道你們守着哭什麽紫鵑見他說話明白倒放了心了因說姑娘剛才打老太太那边回来身上覺着不大好嘴得我們沒了主意所以哭了代玉嘆道我那裡就能勾死一句話沒完又喘成一團原来代玉因今日听得寶玉寶釵的事情這麽是他數年的心病一時急恕所以迷惑了本性及至回来吐了這一口血心中却漸漸的明白過来把頭裡的事一字也不記得了這会子見紫鵑哭了才想起傻大姐的話来此時及不傷心惟求速死以完此債這裡紫鵑雪雁只得守着想要告訴人去怕又像上回招的風姐說他們失驚打怪那知秋紋回去神色慌張正值寶玉睡起中覺来看見這般光景便問怎麽了秋紋嗤的忙把刚才的事回了一遍寶玉道這還了得連忙看人時了王夫人风姐過来告訴了他婆媳及丫风姐道我冥冥付了的這是那个走了風了這不又是一件雅事寶玉道且别管那些先瞧去怎麽樣了便帶着王夫人风姐過来看視見代玉顏色如雪氣息微細又咳嗽了一陣丫頭過上痰盂吐出多是痰中帶血的大家多慌了忙

見代玉做一睜眼看見賈母在他旁邊便喘呼呼的道老太太你白疼了我了賈母一聞此言十分難受便道好孩子你養着罢不怕的代玉微一咳把眼又閉上了外面丫頭回道大夫來了于是大家暫避王大夫同着賈璉進來診了脉通尚不妨事這是鬱氣傷肝二不藏血所以神氣不定如今要用散瘀止血的藥方可望好大夫說完同賈璉出去開方取藥賈母看代玉神氣不好未免告訴鳳姐我看這孩子的病不是我咒他只怕難好也該替他沖一沖或者好了豈不大家省心就是怎麽樣也不至臨時忙亂偺們家裡這兩天正有事呢鳳姐答應了賈母又問紫鵑到底不知是那个說的賈母心裡只是納悶回說孩子們從小兒在一處頑好吵是有的如今大了懂得人事就該要分別些才是做女孩兒的本分若是他心裡有什麽別的想頭成了什麽人了我可是白疼了他了你們說了我到有些不放心回到房中又時襲人來問襲人仍將前日田王夫人的話並方才代玉的光景述了一遍賈母道我方才責他却還不至糊塗這个理我就不明白了偺們這種人家別的事自然沒有的這心病也是斷不得的林丫頭若不是這个病呢混着花多少錢多使喚就是這个病不但治不好我也沒心腸了鳳姐道妹妹的事老太太到不必張羅橫豎有他二哥天一同着大夫瞧到是拈媽那邊的事要緊今日早起听見說房子不差什麽就

要當了竟是老太太到姑媽那邊去我也跟了去商量一就出一伴姑媽家裡有寶妹在那裡雖以說話不如索性請姑媽晚上過來偺們一夜多說結了就好了賈母王夫人道說得是今日晚了明日厭後偺們娘兒們就過去賈母用了晚飯鳳姐同王夫人回房不提且說次日鳳姐吃了早飯過來便要試寶玉是進屋裡說道寶兄弟大喜老爺已擇了吉日要與你娶親了你喜歡不喜歡寶玉听了只管聽着鳳姐來調戲的話只裝作不理鳳姐道你娶林妹妹過來好不好寶玉却大哭起來鳳姐看着也猜不透他是明白是糊塗曰又說老爺說了就與你娶林妹妹若還是這麼傻就不作你娶了寶玉忽然正色道我不傻你纔傻呢說着便站起來我去了雖林妹妹叫他放心鳳姐忙道林妹妹早知道了如今他要做新娘婦自然不肯見你的寶玉道要過來他見我不見鳳姐想這襲人的話不差便說道你好呆見的便見你若是瘋癲的他就不見你了寶玉道我有一句心前日已交給林妹妹了他要過來橫豎給我帶來還放在我肚子裡頭鳳姐听着竟是瘋話便出來看着賈母咲賈母說道我早听見了如今且不用理他叫襲人要慰他我們走罢說着王夫人也來大家到了薛姨媽那裡只說偺記着這邊的事來雖薛姨媽感激不盡說些薛蟠的話喝了茶薛姨媽要叫人告訴寶釵鳳姐連忙攔住說姑媽不必告訴老太太此來一則為雖姑媽二則也有句要緊的話特請姑媽到那邊商議薛姨媽听了

說是了大家又說些閒話便回來了晚間薛姨媽果然過來見過了賈母到王夫人屋裡來不免說起王子騰來大家落了一回淚薛姨媽問道剛才我到老太一那裡寶哥兒未請安還好一兒的不過暑癤怎麼你們說得很利害風姐(使姐)過不怎麼回(是)老太一懸心目今老爺又要起身外任去不知幾年才來老太一的意思頭一件看着寶兄弟成了家也放心二則也給寶兄弟沖一喜借大妹一的金鎖壓一邪氣只怕就好了薛姨媽心裡也是意着寶釵要如此說通也使得只是大家還要從長計較一才好王夫人便接着賈母的話和薛姨媽說不如把(這金鎖給寶釵帶)只憑着寶釵要如此說通也使得只是大家還要從長計較一才好王夫人便接着賈母的話和薛姨媽說不如把(這金鎖給寶釵帶)

詹一概蠲免明日就打發蝌兒告訴晴兒一面這裡過門一面給他變法兒撕廣官事並不提寶玉的心事又說姨太一既做了(作)主要過來早好一天大家早放一天心正說着只見賈母差紀奶過來候信薛姨媽雖恐寶釵委屈然也沒法兒又見這般光景只得應承紀奶回去回了賈母一也甚喜歡又叫紀奶過來求薛姨媽和寶釵說明原故不叫他受委屈薛姨媽答應了便議定鳳姐夫婦做媒人大家散了王夫人妯娌又敘了半夜的話次日回家將這邊的話告訴了寶釵(這說的寶釵已經知道了)寶釵低頭不語後來便自垂淚薛姨媽用好言勸慰寶釵自回房內寶(又)隨去解悶薛姨媽又告訴了薛蝌叫他明日起身一則打听審詳的事二則告訴你哥一一行信兒你即便回來薛蝌去了四日便回來回覆過哥一的事上司已經准了候教一過堂就要題本了叫我們預備贖罪的銀子妹一的事說媽做

主很好赶着办又有了好些银子叫妈不用等该怎么着就怎么办罢薛姨妈听了一则薛蟠可以回家二则完了宝钗的事心里要紧了好些便叫薛蝌办泥金庚帖填上八字即叫人送到璉二爺那边去回了过礼的日子来你好预备偕们也不用惊动亲戚倒是把张德辉请了来托他照料些他上几岁年纪的人到底懂事薛蝌领命叫人送帖过去次日贾璉过来见了薛姨妈请了安便说明日就是上好的日子今日过来回我太、就是明日过礼罢只求我太、不要挑剔就是了说着递过通书来薛姨妈也谦逊了几句点头应允贾璉赶着回(改)去回覆贾政(改)道你回老太、说既不叫亲友们知道诸事草草可简便些若是东西上请老太、瞧了就是了不必告诉我贾璉答应进内将话回明贾母边里王夫人叫了凤姐(命)将过礼的物件多送与贾母过目并叫繫人告诉宝玉那宝玉便嘻、的笑道这裡送到园裡回来园裡又送到这裡偕们的人送偕们的人收何苦来呢贾母王夫人听了(都喜欢)道说他糊塗今日怎麽明白呢妃夹等上来一件、的点明给贾母瞧说这是金项圈(是在那个箱子内的)这是金珠首饰(预备)共八十件这是粧蟒四十尺这是各色细缎一百二十尺这是四季的衣服共一百二十件外面也没有羊酒这是折羊酒的银子贾母看了说好叫贾璉先过去又叫周瑞旺儿等吩咐他们不必走大门从园里便门内过去这门离潇湘馆还远倘别处人见了嘱付他们不用提起众人答应着送礼而去宝玉认以为真心里大乐精神便觉

湘好些只是語言經有些疏漏那過礼的回來竟不提名姓因此上下人等並多知道只因鳳姐吩咐多不敢走漏風声且說代玉雖服藥這病日重一日紫鵑等在旁劝通事情到了這个分兒不得不說了姑娘的心事我們也多知道至於意外之事是再沒有的姑娘不信只拿宝玉的身子說起這麼大病怎麼做得親呢姑娘別听瞎話自己安心保重才好代玉一咲也不答言又咳嗽數声吐出好些血来紫鵑等看去只有一息兒了明知劝不過来惟有守着流淚天一三四輪去告訴賈母吧来測度賈母近日疼代玉的心比前差了些所以不常去回況賈母這几日心多在宝釵宝玉身上不見代玉的信兒也不大提起只請太医調治罢了代玉向来病着自賈母起直到拂妹们的下人常来問候今見賈府中上下人等多不過来瞬间眼只有紫鵑一人自料萬無生理回句紫鵑道妹妹你是我最知心的人我死後你就當親妹一般紫鵑听了一陣心酸代玉又道你扶我起来靠着坐一會子我的话本子說着又喘雪雁料是要他前日所理的詩稿因我来送到代玉眼前代玉又看那箱子雪雁不解只是發怔代玉氣的兩眼直瞪又咳嗽起来又吐了一口血雪雁連忙回身取了水来代玉漱了吐在盂内紫鵑用絹子

給他拭了嘴代玉便拿那絹子掩着箱子又喘成一處說不上來閉了眼紫鵑道姑娘歪着兒罢代玉又搖搖頭兒紫鵑料是要絹子便叫雪雁開箱拿出一塊來代玉雖了擺在一邊使勁說道有字的紫鵑迫才明白過來要那塊題詩的旧帕只得叫雪雁拿出來遞給代玉紫鵑劝道姑娘歇歇兒罢何苦又劳神等好了再瞧罢只見代玉接到手裡也不瞧掙扎着伸出那隻手來狠命的撕那絹子却是只有打顫的分兒那裡撕得動紫鵑早已知他是恨宝玉却也不敢說破只說姑娘何苦自己又生氣代玉微微的点頭便掖在袖裡說叫点灯雪雁答应連忙点上灯来代玉瞧又闭上眼坐着喘了一會子又道箱上火盆紫鵑打谅他答因说道姑娘躺下身盖一件罢仰炭氣只怕就不住代玉又摇頭兒雪雁只得端上来出去拿那張火盆烧桌那代玉却又把身子欠起紫鵑只得扶着代玉那時絹子拿在手中瞧着那火盆上一撂紫鵑吓了一跳欲要搶时又手却不敢動雪雁又出去拿桌子此时那絹子已经烧着了紫鵑道姑娘这是怎么說代玉只做不聞又把那詩稿拿起来瞧了瞧又撂下了紫鵑怕他也要烧連忙將身倚住代玉騰出手来拿时代玉早又拾起撂在火上此时紫鵑却没不着雪雁正拿進桌子来看見代玉一撂不知何物赶忙搶时早已着了雪雁也那么伸手就從火里抓起来撂在地下乱踹却已烧得所賸無几了那代玉把眼一闭住後一仰几乎不曾把紫鵑壓倒

紫鵑忙叫雪雁上來，（指代玉）接着放倒心裡突，的乱跳，（形容時人初回看雪雁打扎不住的意思）欲要叫人時天又晚了，好容易熬了一夜到了次日早起，覺代玉又經過一宵，見來飯後忽然又吐（又數）又發起來，紫鵑看着不好了，忙把雪雁等多叫進來看守，自己却來回賈母，那知到了賈母上房（賈母的）靜悄悄的，只有几个老婆子在那裡看屋子，紫鵑（回）問道，老太太呢，那些人多說不知，紫鵑听這話，知其遂到寶玉屋裡去看，也是無人，遂（問）丫頭，也說不知，紫鵑已知八九，但這些人怎麼這樣狠毒，又想代玉（覓）這几天連（老）丫頭問的人也沒有，（剝）越想越悲，索性激起一腔悶氣來，便出來了，想了一想，今日倒要看，寶玉是何形狀，竟（看他見了我們這去那年病了一回，還是裝病）做出這件事來，可知天下男子之心真，是水寒雪冷，令人切齒，一面走，一面想，早已來到怡紅院，只見院門虛掩，裡面却又寂靜的很，紫鵑忽然想到他要娶親，自然是有新屋子的，但不知他這新屋子在何處，正在那裡徘徊瞻顧，看見墨雨飛跑，紫鵑便叫住他，墨雨過來，咲嘻嘻的，（通）姐，到這裡做什麼，紫鵑道，我听見寶二爺要親，我要來看，熱鬧，見誰知不在這裡，也不知是几時，墨雨（悄），的道，我這話只告訴姐，你可別告訴雪雁他們，上頭吩咐（連）你們多不叫知道，呢，說是今日夜裡娶，那裡是在這裡，老爺（派）連二爺，另收拾了房子了，說着又問姐，有什麼事麼，紫鵑道，沒有什麼，你去罷，墨雨仍旧飛跑去了，紫鵑（自己轉了一回）心裡想起代玉（來這幾日）病的（我看他的自己作了孽，果然的這不見了），（我看他的自己作了孽，果然的這不見了），（我看他的自己作了孽，果然的這不見了），

的一聲
腔看見紫鵑便嚷道那不是紫鵑姐姐來了紫鵑連忙擺手不叫嚷忙進來看時只見代玉拜火上炕兩顴紅赤
紫鵑覺得不妥叫了代玉的奶媽王奶媽來一看他便大哭起來這紫鵑因王奶媽有年年紀可以仗个胆兒誰知竟是
个沒主意的人又倒把紫鵑弄的心裡乜上八下忍耐想起一个人來便叫小了頭去請大奶奶李紈正在那裡偏賈蘭
改詩冒失的見一个小了頭進來回說大奶奶只怕林姑娘不好了那裡多哭呢李紈听了嚇了一大跳也不及問了連忙
站起身來便走素雲碧月跟着一頭走着一頭落淚想着姐妹在一處一場最他容貌才情真是寡二少双惟有
素
素
素

一面也跟一面着急的拍着紫鵑的肩膀（注意）（把那的心都要从了快点的）（付他的东西跟）（你的了）
哭起来李纨也跟（正闹着）外边一个人慌慌张张跑进来（倒把）李纨唬了一跳（看时）却是平儿跑进来看见这样只是跌
磕的（丧）（怎）李纨道你这会子不在那边做什么（来）着林之孝家的也进来了平儿道奶奶不放心叫来（虽）既有大奶奶在
此我们奶奶只（顾）那一头（儿）了李纨点（一）头（儿）平儿道我也见（一面）林姑娘说着（往）（这）里走一面早已流下泪来李纨（这）理（回）和（林家）
的道你来得正好快出去（罢）去告诉管事的（预）（备）林姑娘的后事妥当了叫他来回我不用到那边去林家的
答应了还站着李纨道还有什么话呢林之孝家的道刚才二奶奶和老太（太）商量了那边用紫鹃姑娘使唤
呢李纨还未答言只见紫鹃道林奶（奶）你先请罢等着人死了我们自然是出去的那（里）用（这）么说到（这）里
却又不好说了回（又）改道（现目）我们（这）里守着病人身上也不（洁）净林姑娘（在）（学）（舍）（住）（通）（事）（这）（个）（称）（林）（姑）（娘）（这）（个）（的）（也）（是）（前）（世）（的）（孽）（作）（呢）
（是）（他）（前）（世）（带）（来）（的）（他）（那）（不）（理）（会）（你）（有）（些）（腌）（臜）（看）（他）（（两）了）（一）（时）（他）（（那）（个）（）（）（

（右七行，原为紙條寫附粘於第九十七回第五頁後半頁，接第八行「又見紫鵑哭的淚人一般」句）

只怕是故意挺出優子樣兒來叫那一杜寒了心他好要寶姑娘的意思我索性看一他今日還[illegible]俊淌到裡間屋子门口倘一兒雖是时宝玉虽因失玉昏憒但只听[illegible]要代玉来湏手舞足蹈却与病的大相懸絶了雪雁看了又是生氣又是傷心他那里晓湏宝玉的心事便各自走开处理宝玉使叫襲人快一给他裝新垒在王夫人屋裡看見凤姐尤氏忙一碌一再聘不到吉时只管问襲人[illegible]为什麽还不过来襲人忍着咲道等好时辰呢又听见凤姐和王夫人说道拜堂时冷一清一的使不湏我傳了家裡学過音乐會过戲的那些女人来吹打着热闹些王夫人点頭说使湏一時大轎进来家裡细乐迎出去十二对宫灯排着进来到也新鮮偺相请了新人出轎宝玉見喜娘披着红扶着新人慷着盖頭下首扶新人的就是雪雁宝玉看見竟如見了代玉的一般拜了天地请出賈母受了四拜後请賈政夫婦登堂行礼單送入洞房还有坐帳等事俱是按本俗例不必细说那新人坐了帳就要揭盖頭的凤姐早已防備请了賈母王夫人等進去照应宝玉此时到底有些優氣便走到新人跟前妹一身上好了盖這劳什子做什麽歇待要揭去又把賈母急出一身冷汗来宝玉又想道林妹一是爱生的氣不可造次了又歌了一歌仍是按捺不住只湏上前揭了盖頭喜娘接去雪雁走開賞児上前伺候宝玉睜眼一看好像是宝釵心中不信自己睜一手持灯一手擦眼一看可不是宝釵底下見他盛粧艷

服豐肩嫩體寶玉聽了一回怔又見黛玉立在旁邊不見了雪雁此時心無主意自己反以為是夢中了只
管依舊聽他們說話（依舊聽他們說話）（寶玉聽了一回怔又見黛玉立在旁邊）

景的（指着）嫁入楼過門去扶着坐下來眼直視賈母恐他病後（史湘雲無）親自過來招呼着鳳姐尤氏請了寶釵進
入裡坐下寶釵此時自然是依頭不語寶玉（寶玉聽了一回神見黛玉立在那裡便怪的）便叫襲人道（間）我今日才是做夢麼（你）今日好日子什麼
夢不夢的混說老爺可在外頭呢寶玉（指）拿手指着道那一位美人是誰（按自己的嘴笑的）（按不出話來半日纔說）（那人面生）（不
（怔）（怔獃）（你）說）玉道二奶奶到底是誰（襲人道）寶姑娘（寶玉）（襲人道）老爺做主娶的是寶姑娘（怎
麼）（寶玉道）（趕着按着）我剛才看見是林姑娘（回來告訴了他）還有雪雁呢怎麼說沒有（你）這麼（做）是什麼（頑呢）鳳姐（圖）寶姑娘
在屋裡呢（坐着）別混說（看老太）（不依）（跺）（吵）寶玉（聽）（急）的（更利害）（你）（吵）（要）（我）林妹妹去（賈母）（等）上前安
慰（寶玉）屋裡（直）起（要）息（香來）定住（他）的神（按）（扶）他睡下（衆）人（坐）以（待）旦（叫）鳳姐去（請）寶（釵）（安）（歇）寶（釵）（置）（若）（問
聞之便和衣（睡）（歇）次（早）（賈）（政）（聽）了（宗）（祠）（過）（來）（拜）（別）（賈）（母）（道）（不）（孝）（遠）（離）（膝）（前）（老）（太）（順）（時）（調）（養）（寶）（玉）的（事
（立）（在）（那）（看）（歇）（賈）（政）
已經依了老太（完）結（了）（求）老太（訓）（誨）（賈）（母）（恐）（賈）（政）（在）（路）（不）（放）（心）（將）（寶）（玉）（復）（病）的（話）（並）（不）（提）（起）（只）（說）（我）（有）（一）（句）話
寶玉昨夜完姻並不是同房今日你起身必送叫他送（送）（但）（他）（因）（病）（神）（喜）（如）（今）（稍）（好）（又）（是）（昨）（日）（一）（天）（勞）（乏
未來恐怕着（風）（故）（此）（問）（你）（若）（將）（他）（就）（叫）（人）（帶）（他）（來）（給）（你）（嗑）（了）（頭）（就）（等）了（賈）（政）（道）（只）（要）（他）（從）（此）（以）（後）
（你）（叫）（他）（送）（呢）（叫）（去）（叫）（他）（送）（什）（麼）

記真（念）書比送我还喜欢呢賈母听了又拔了一条心便叫兜（把）（把）（把）

紅樓夢第九十八回　苦絳珠魂歸離恨天　病神瑛淚洒相思地

話說寶玉見了賈政回至房中更覺頭昏腦悶懶待動彈連飯也沒吃便昏沉睡去仍舊延醫調治服藥不效索性連人也認不明白大家扶着他坐起來還像个好人一連鬧了几天那日恰是四九之朝說着不過去薛姨媽臉上過不去若說去呢寶玉這般光景明知是為代玉而起欲要告訴明白又恐氣急生變寶釵是新媳婦又難功慰必得薛媽過來講好若不回九姨媽嗔怪便与王夫人鳳姐商議道我看寶玉竟是魂不守舍起動是不怕的用兩乘小轎叫人扶着從園里過去亦了吉期已後請薛媽過來安慰寶釵我們一心的調治寶玉可不兩全王夫人答應了即刻預備李宅寶釵是个靦腆婦女的兩人攙再過去了寶釵也明知其事心裡只怨世親亦湏糊塗事已至此不肯多言独有薛姨媽看見寶玉這般光景心裡懊悔只得草草完事回家寶玉越加沉重次日連起坐身不能了日重一日甚至湯水不進薛姨媽等忙了手脚合處過請名医皆不識病源只有城外破寺中住着个窮医姓畢別号知庵能湏病源是悲喜激射矜曠失調正氣壅閉此內外傷感之症于是度量用藥至晚服了二更後果然看出人事便要湯水賈母王夫人等傳教与他寶玉片時清楚自稱雅係見諸人散後房中只有襲人回換至跟前拉手哭道我问你寶姐姐怎麼来的你們听見林妹妹哭湏怎

麼樣了襲人道林姑娘病着呢寶玉道我與他去想要起來不能轉動便哭道我要死了我有一句心裡的話只求你回去老太太橫豎林妹妹也是要死的兩處兩个病人多要死的死了越發難張羅不如騰一處空房子趁早把我和林妹妹一双个抬在那裡活着也好一處醫治伏侍死了也好一處停放你依我的話不好九年情分襲人聽了這些話又急又羞寶欽恰好閒着雲兒過來也聽見了便道你放着病不保養何苦說這些不吉利的話老太太才安慰了你又生出事來老太太一生與你一个如今八十多歲的人了豈不圖你的諸封賜來你成了人老太太也看着罢一天也不在老人家的苦心太上生的心血撫養了你這一个兒子若是半途死了叫老太太怎麼樣我是薄命也不至於此據此三件你就要死天也不容要穩着養几天太和正氣一足自然這些邪病多沒有了寶玉聽了半晌纔道你是好時不和我說話了此今說這些大道理的話給誰聽寶欽道實告訴你說罷那兩日你不知人事的時候林妹妹已經亡故了寶玉忽然坐起道果真死了寶欽道豈有紅口白舌咒人死的寶玉聽了越發大哭倒在床上忽然眼前漆黑一無所見方纔心中正自悔恨只見眼前有人走來寶玉落然間道備問此是何處那人道此陰司衆路你壽未終何故至此寶玉道適纔有一故人已死遂專訪至此不覺速速那人道故人是誰寶玉道指蘇林代玉那人叁嗟道林代玉生不同人死不同鬼無魂無魄何處尋討凡人魂

●「自宝玉渐有神志安定雅一时比起代玉尚有糊塗不肯认人後、的将老爺還宝的宝姑娘為人和蘅蕪姑娘来性古怪常恐丢祈老爺
告係不知特为病中有是所以叫宝雁过来吩咐的话时常劝给宝玉姓是心服落清性持寻死之起高夢中之言又恐老爺生氣又吾機南
又我玉已死宝釵又是第一名人物方信金石相係有定自己也和了妆此宝釵看来不妥大事子是自己回妻心了只在宝爺玉夫人等前盡行宽
在之孔做使没法以释宝玉之爱宝玉雖不能时常过去常见宝釵过在房前禁不住生来旧病宝釵每吃正言解劝以奉身要緊你
我阿夫将宝在一时之语为慰他加内玉心裡雖不快過基席日裡宝夫人及薛姨媽等輪流相伴夜间宝釵也多值宿
白又添人服役只由多沿勤奉」

（右大行，原另紙貼寫附粘於第九十八回第二頁第半頁，接第十一行「暗下針砭」一句）

覷聚而成形散而為氣生前聚之死則散鳥常人尚無可尋訪何況林代玉呢汝快回去罢宝玉听了呆了半晌道既云死者散也又如何有這个陰司呢那人冷笑道那陰司說有便有說無就無皆為世俗漸於生死之說設言以警世便道上天深慈恩人或不守分安常或生祿未終自行夭折或嗜淫慾尚氣逞凶無故自殞者特設此地狱囚其魂魄受無边的苦以償生前之罪汝尋代玉是無故自陷心且代玉已歸太虛幻境汝若有心尋訪潛心修養自然有時相見如不安生即以自行夭折之罪囚禁陰司除父母之外國一見代玉終不能矣那人在袖中取出一石向宝玉心口擲来宝玉听了這話又被這石子打着心窩哼哼即欲回家心恨迷了通路正在踌躇忽听那边有人喚他回首看时（寶玉回頭人）只見賈母王夫人宝叙襲人等圍繞哭泣（夾帮上位恐宝哥哥路月冲虹教他當中站着世界）自己仍旧躺在床上定神一想原来是一場大夢心内覺得清爽仔细一想（此）真無可奈何不過長嘆數声（襲人等見宝玉醒了過来方才放心立刻到外書房去回老太太太太的話）（此初宝叙早知代玉已死因宝哥不肯說人告訴宝玉知道恐添病所以他這次出走）襲人等宝叙正說着宝玉醒了（此人非襲宝叙正說話時性急口中不住說出）說着宝去看宝玉心裏着急當兒背地裏說宝叙語娘甚性急了宝叙通你知道什麼好歹横豎有我呢那宝叙（此人非襲宝叙正說話時性急口中不住說出）奇怪見宝玉心病暗下針砭（此）見宝叙舉動溫柔也就漸漸的將愛慕代玉的心畧移在宝叙身上此是後話却說宝玉成家的那一日代玉白日已經昏暈迫去却心頭口中一縷微氣不斷把个李紈和紫鵑哭的死去活

来到了晚间代玉却又缓过来了微，闭眼似有要水要汤的光景此时雪雁已去只有紫鹃和李纨在傍紫鹃便端了一盏桂圆汤和的蜜汁用小银匙灌了五三匙代玉闭着眼静养了一会子觉得心里似明似暗的李纨明知是回光返照的光景却料还有一半天耐頭自己回到稻香村料理了一回事情这里代玉睁眼一看只有紫鹃和妈妈在那裡便一手攥了紫鹃的手使劲说道我是不中用的人了你伏侍我几年原指望熬在一處不想我說着又喘了一会子闭了眼歇着紫鹃看他的光景比早半天好只當还可以回轉听了这話又寒了半截代玉又说道妹我的身子是干净的你好多时他们送我回去说到这裡又闭了眼那手脚渐渐的冷了喘成一處只是出氣大入氣小已往促疾的很了紫鹃忙了連忙叫人請李纨可巧探春来了紫鹃見了忙道三姑娘罢說着淚如雨下探春過来摸了摸代玉的手已經凉了連目光也渙散了探春紫鹃正哭着叫人端水来給代玉擦洗李纨趕忙進来了三个人見了不及說话刚擦着猛听代玉直声叫道宝玉，你好说到好字便渾身发汗不做声了紫鹃等急忙扶住那汗越出身子便渐渐的冷了探春李纨归入乱着梳頭穿衣只見代玉兩眼一翻嗚呼

香魂一縷隨花散　愁緒三更入夢遥

當时代玉氣絶正是宝玉结親的時辰紫鹃等大家大哭一陣只听得遠遠一陣音樂之声側耳一听却又沒有

了探春李紈走出院外再听時惟有竹稍風動月影移墻好不凄涼冷淡一時叫了林家的過来將代玉停放
四見賈母王夫人等托說要改扭到又怎玉有懷疑是真情急無奈只得代玉的先信回王熙鳳是真情
單派人看守等明早去回鳳姐，回過親自到園料理到了瀟湘館內也不免哭了一場見了李紈探春知道諸事有備
又加意安慰等
就說根好鬼魂這件事好單靈若是今日不回使不得若回了恐怕老太，擔不住李紈道你去見机行事得回再回
才好鳳姐点頭兒的去了鳳姐到了寶玉那裡听見大夫說不妨事賈母王夫人暑覺放心鳳姐便背了寶玉緩，的將
代玉的事回明了賈母王夫人听了更曉了一飘賈母眼淚之流說道是我喜坏了他了說着便要到園裡去王夫人等
舍惡勸不必過去賈母無奈只得叫王夫人去吩咐薛蟠並不是我忍心不来逆你只為有个親疎你是外孫女
兒是親的了若與寶玉比起来寶玉比你更親些倘寶玉有些不好我怎麼見他父親呢王夫人道林姑娘
是老太最疼的但壽夭有定此今已经死了盡可尽心只是葬礼上要上等的發送一則可以少尽
二則就是姑太，和外甥女兒的陰雲也可少去了鳳姐恐賈母傷感太過便扯个謊說通寶玉那裡我老太，呪賈
母听見才止住淚道又是什麼緣故鳳姐道看什麼緣故大約是想老太，的意思賈母道
如此說也不過園里去了
由你们为罢王夫人鳳姐答应了賈母傳過寶玉来見了寶玉问道你林妹妹得了个什麼病
上看見林妹妹死了要回南去我想沒人留得住迎得老太，的信兒一面賈母道使得只管放心賈母来到寶

叙述边那阿尚未回九所以到有含羞之意 賈母遂了茶 即便问道 林妹妹 妈好些没有 賈母道 我的兒我昔诉你 别昔诉宝玉 你林妹妹 呼你受了多少委曲 你林妹妹 已没了及三天了 就是要你的那个时辰死的 宝叙听了不覺暴泪来 賈母之说了一回话去了 自此宝叙千回萬转想了一个主意 瞒不肯造次所以过了四九 纔想出这个法子来 如今果然好些 即宝玉虽然一天好似一天 他的痴心總不能解 必要親去哭他一場 賈母等再三的哭得叫人抬了竹椅子过来 扶宝玉坐上 賈母王夫人即便先行到了瀟湘館 一見靈柩 賈母等也哭了一回 宝玉哭得淚乾氣絶 丫鬟媳婦再三功住 李紈便請在裡间歇着 宝玉一到便哭得死去活来 大家攙扶歇息 宝玉必要叫紫鵑来 見问臨死有何話說 紫鵑本来深恨宝玉 見此光景心裡已回過来 便将燒毀帕子 並臨死的話一一告訴了宝玉 又哭得泉壅喉乾 探春便吩咐掩回南的話說了一遍 大家又哭了一回 便请賈母等回去 宝玉哭得勉強回房 宝叙知宝玉一時必不能捨也不相劝 只用諷刺的話說他 宝玉恐宝叙多心也便歇住 收心倒也安穩 自賈母特請薛媽過去 商量說宝玉的病多亏姨太太 救的独委曲了你的姐根 如今宝玉調養百日 身體復旧之後了娘 的功服 正好圖房 要求姨太太做主另擇个吉日 薛媽媽道 老太太 主意很好 何必问我 但憑他們兩口兒言和意順 老太太 也省好些心 老太太 就定个日子 还通知親戚不用呢 賈母通宝

●賈母有了年紀的人打從寶玉胎裏出來夜不寧今天痛一陽已覺則暈身熱雖是未敢心悅著寶玉却也扎掙不住回到自己房中睡下王夫人更加心痛那裏禁得住寶釵寶玉若有長短豈不傷命○

（右二行，原另紙謄寫附粘於第九十八回第三頁後半頁，接第九行「只得勉強回房」句）

王和你們姑娘一件大事自家要熱鬧就未曾娘便將亦程儘的話說了一番賈母道偕們親上做親之不
必這麼若說動用的他屋裡已經滿了必定實可願他心愛的要你九件姨太太就拿了來
分解

咲我們可不依只見那邢姐未曾張口先用兩隻手比著咲彎了腰了未知他說出些什麼來且听下回

紅樓夢第九十九回　守官箴惡奴同破例　閱部報老婪自賠驚

話說風姐兒要母和薛姨媽為代玉傷心便說有个呌話兒說給老太已和姑媽听未從開口先自呌了
回說道老太已和姑媽打諒是那裡的呌話兒就是偺們家的那二位新姑爺新媳婦啊要母道怎
麼了風姐道倉手兒指着道一个這麼坐着一个這麼站着一个這麼扭過去一个這麼轉過來一个又說到
這裡要母已經大呌起來說道你好生說罷倒不是他們兩口兒你倒把人悶的受不得了薛姨媽也呌道
你往下再說罷不用比了風姐終說道剛纔我到寶兄弟屋裡我听見將我丫人呌我只道是誰已着窓戶
眼兒一瞧原來寶妹已坐在炕沿上寶兄弟站在地下寶兄弟拉着寶妹已的袖子口已声已口斗寶姐已你為
什麼不会說話了你這麼說句話我的病已管全好寶妹已却扭着頭只管躲寶兄弟又作了一个揖上
去又拉寶妹已的衣裳寶妹已急得一扯寶兄弟自然病後是脚軟的索性一跌已在寶妹已身上了寶妹已急
得仔了臉說道你越發比先不尊重了說到這裡要母和薛姨媽都呌起來風姐又道寶兄弟站起來
又呌着說虧了這麼好容易總裁出你的話來了薛姨媽呌道這是寶了豈怪這有什麼既作了
兩口兒說已呌已的怕什麼他沒見他建三哥和你風姐兒紅了臉呌道這是怎麼說我饒說呌兒話給姑媽解

阿姑媽反到拿我打起趣來了賈母也笑道要這麼着倒好大家圍着熱鬧
寶丫頭就在這尊重上頭只是我想寶玉還是那麼傻頭傻腦的這麼說起來比從前竟明白多了你
再說已還有什麼話兒沒有鳳姐道明兒寶玉圖了房就家太已把了外孫子那時候兒不更是喫話
了麼賈母笑道猴兒我在這裡和親太已想你林妹已你來恒个咲兒還罷了怎麼臊起皮來了你不叫
我們想你林妹已你不用太高興了你林妹已恨你將來你別独自个兒到園裡去隄防他拉着你不依
鳳姐咲道他倒不怨我他臨死咬牙切齒倒恨寶玉兒賈母薛姨媽听着還道是祝詁也不理會便道你
別胡扯拉了你去叫外頭挑个很好的日子給你寶兄弟圖了房罷鳳姐答應着又說了一回話便出去
叫人擇了吉日重新擺酒唱戲請人不在話下却說寶玉雖然病好寶釵有時高興翻書觀看談論起
來寶玉所有常見的尚可記憶若論靈機兒大不似先連他自已也不解寶釵明知是通靈失去所以
如此倒是襲人時常說他你為什麼把從前的靈機兒都沒有了倒是襲人時常說他忘了舊毛病
也好怎麼脾氣還照舊独道理上更糊塗了呢寶玉听了並不生氣反是嗐已的咲有時寶玉順性胡鬧麝
宝釵功着暑覺收斂此襲人倒可少費些唇舌惟知惹心伏侍別的了頭素仰寶釵貞靜和平各人

心服無不安靜只有宝玉到底是爱動不爱静的時常要到園裡去逛賈母等一則怕他招受寒暑二則恐他睹景傷情並代玉之柩已寄放城外菴中然而瀟湘館依然人亡屋在不免勾起舊病來所以也不使他去況且親戚姊妹們為宝琴已回到薛姨媽那边去了史湘雲因史侯回京也接了家去了又有了出嫁的日子所以不大常来只有宝玉娶親那一日与吃喜酒這天来過兩次也只在賈母那边住下為着宝玉已經娶過親的人又想自己就要出嫁的也不肯如從前的説話談笑就是有時過来也只和宝釵说话見了宝玉不過向好而已那晌烟卻是因迎春出嫁之後便隨着那夫人過去李家姊妹也另住在外即同着李嬸娘過来坐不過到各已們和姐妹們処請安向好即回到李統那裡略住一兩天就去了所以園内的只有李統探春惜春了賈母还要将李統等挪進来為着元妃薨後家中事情接二連三也無暇及此現今天氣一天熱似一天園裡尚可住得等到秋天再挪此是後話暫且不題且説賈政帶了幾个在京請的幕友曉行夜宿一日到了本省見過上司即到任拜印受事使查盤名屬州縣米糧倉庫賈政向来作官只曉得郎中事務都是一景兒的事情就是外任原是学差也無関于吏治上所以外省州縣折收糧米勒索鄉愚這些弊端並也听見別人講究却未嘗身親其事只有一心做好官使与幕賓商議出

示嚴禁並諭以一經查出必定詳參揭報初到之時果然畏懼使百計鑽營偏過要政這般古執那
些家人跟了這位老爺在都中一無出息好容易盼到主人放了外任使在京指着在外發財的名兒向人
借貸做衣裳裝体面心裡想着到了任良錢是容易的了不想這位老爺欽性發作認真要查辦起來州
縣饋送一概不受門房簽押等人心裡盤算道我們再挨半个月衣裳也要當完了賬又逼起來那可怎
麼樣好呢眼兒得白花花的良子只是不能到手那些長隨也道你們爺們到底還沒花什麼本錢來我們
侯完花了多少良子打了个門子來了一个多月連半个錢也沒見過想來跟這个主兒是不能指本
兒的了明兒我們齊打發兒告假去次日果然聚齊都來告假費政不知就裡便說要來也是你們要
去也是你們既嫌這裡不好就都請便那些長隨怨聲載道而去只剩下些家人又商議道他們可去
的去了我們去不了的到底想个法兒俟好內中有一个管門的叫李十兒便說你們這些沒能耐的
東西着什麼急呢我兒這長字号兒的在這裡不犯給他出點子都跑了應心十太爺的幸領少不
得事主兒依我只是要你們齊心打發兒事纔个錢回家受用若不隨我已不管了橫豎打得過你們衆
人都說好十爺你還主兒信得過若你不管我們實在是死症了李十兒道別等我出了點得了良錢又說

我得了大分兒了寫兒裡反起來大家沒意思衆人道你萬要沒有的事就沒有多少也強似我們腰裡掏錢正說着只見根房書辦走來找周三爺李十兒生在椅子上頭着裏腿挺着腰說道我他做什麼書辦便垂手陪着咲說道本官到了好多月的任這些州縣太爺兒得本官的告示利害知道不好說話到了這時候都沒有閙舍若是過了潛你們太爺們來做什麼的李十兒道你別說說老爺是有根蒂的說到那裡要是辦到那裡這兩天原要行文催兌因我說了幾天緩緩的你到底代我們周三爺做什麼書辦道原為打听催文的事沒有別的李十兒道越發胡說方纔我說催文你就信嘴胡謅可別老已崇已的來講什麼賬我叫本官打了你退你書辦道我在這衙門已經三代了外頭也有些体面家裡還過得就規矩何候本官陞了還能教不像那些等米下鍋的說着回了一聲三太爺我走了李十兒便站起堆着咲說這麼不禁候几句話就腌急了書辦道不是我腌急若再說什麼豈不帶累了三太爺的清名呢李十兒過來拉着書辦的手說你貴姓啊書辦道不敢我姓唐單名是个金字從小兒也在京裡混了几年李十兒道唐先生我是久聞你的名的我們弟兄們是一樣的有什麼話晚上到這裡階們說說書辦也說誰不知道李十太爺是能幹的把我一作就嚇毛了大家咲着走開那

晚使与書辦站哨了半夜第二天拿話去探賈政被賈政痛罵了一頓隔一天拜客裡頭吩咐時候外頭答應了停了一會子打點已往三下了大堂上沒有人接鼓好容易叫了人來打了鼓賈政踱出簾子站班喝道的衙役只有一个賈政也不查問坐堂下上了轎等轎夫又等了好一回來齊了抬出衙門那个炮只響得一声吹鼓亭的鼓手只有一个打鼓一个吹号簡賈政使也生氣說往常還好怎麼今兒不齊集至此樓鼓看那衆事都是按前落後勉強拜客回來使傳誤班的要打有的說因沒有帽子誤的有的說号衣当了誤的又有說是三天沒飯吃抬不動的賈政生氣打了一兩个也就罷了隔一天管廚房的上來要支賈政常來良兩付了已後使覺探已不如意已在京的時候倒不使了好些撫恭使喚李十兒問道跟我來這些人怎樣都變了你也管已現在常來良兩早使沒有了潘庠俸良尚早使打發京裡去的李十兒稟道奴才那一天不說他們不知道怎麼樣這些人都是沒精打彩的叫奴才也沒法兒老爺說家裡跟隨多少現在打听節度衙門這几天有生日别的府道老爺都上千上萬的送了我們到底送多少呢賈政道為什麼不早說李十兒說老爺最聖明的我們新來作到又不与别位老爺狠來往誰肯送信已不得老爺不去好想老爺的美缺呢賈政道胡說我這官是皇上放的不俗節度

做生日便叫我不做不成李十兒咲着回道老爺說的也不錯京裡離這裡很遠凡百的事都是節度奏聞他說好便好他說不好便吃不住到得明白已經過了就是老太太們那个不願意老爺在外頭忽忽已轉已的做官呢要政听了這話也自我心裡明白道我正要問你為什麼不說起來李十兒回說奴才事不敢說老爺既問到這裡若不說是奴才沒良心若說了少不得老爺又生氣要政道只要說得在理李十兒說道那些書吏衙役都是花了錢買着粮道的衙門那个不想發財俱要養家活口自從老爺到任並沒見為國家出力倒先有了口碑載道要政道民間有什麼話李十兒道百姓說凡有新到任的老爺告示出的越利害越是想錢的法兒州縣害怕了好多它的送禮子收糧的時候衙門裡便說新道憲爺的法令明是不敢要錢這回難扣蹬那些刁民心裡應意花几了錢早已了事所以那些人不說老爺好反說不諳民情便是李家大人是老爺最相好的他不多几年已已到極頂的官兒也只為識時達務能敷上和下睦罷了要政听到這話道胡說我就不識時務嗎若是上和下睦叫我与他們猫鼠同眠嗎李十兒回說道奴才為着這點心兒不敢掩住總這麼說若是老爺就是這樣做去到了功不成名不就的時候老爺說奴才沒良心有什麼話不告訴老爺了要政道你這麼做總好李十兒道也沒有別的越着老爺

的精神平紀裡頭的照應老太已的硬朗為頭著自已就是了不然到不了一年老爺家裡的錢也都
花補完了還落了自上至下的人抱怨都說老爺是做外任的自然弄了錢藏着受用倘或遇着兩件為
难的事誰肯帮着老爺那時辦也辦不清悔也悔不及要政通挽你一說是呀我做令官嗎送了命还
不要緊必定將祖父的功勲抹了得是李子平兄回稟道老爺極聖明的人沒看見四年犯事的几位老爺
嗎這几位都与老爺相好老爺常說是个做清官的如今名在那裡現有几位親戚老爺向来說他們
不好的如今陞的陞遷的遷只在要做的好就是了老爺要知道民也要頌官也要頌若是依着老爺
不準州縣得一个大錢外頭這些差使誰辦只要老爺外面還是這樣清名声原好裡頭的委屈只要奴才
辦去関碍不着老爺的奴才跟主兒一場到底也要掏出良心来要政被李子平兄一番言語說得心活主見
道我是要保性命的你們倒出来不与我相干說着便跺了進去李子平兄便自已做起威福鋼進內外一氣的
映着要政辦事反覺得事已周到件已遂心所以要政不但不疑反都相信便有几处揭报上司兄要政告
朴忠厚也不查察惟是幕友專日最長見得如便用言規諫年余要政不信也有辭去的也有与要政相
好在內維持的於是漕務事舉尚無隕越一日要政無事在書房中看書簽押上呈進一封書專外面

官封上開着鎮守海門等处提制公文一角飛遞江西糧道衙門委政折封看時只見上寫道

金陵契好秦梓情深昨歲供戎来都一晌喜常依座右仰蒙雅爱许結末隣至今佩德勿諼祇因調任海疆未敢造次奉求衷抠歉仄自嘆無緣今幸榮戎遥臨快慰平生之欲正申燕賀光蒙翰教迎候光生武夫蚊手至隔重洋尚叨椒薦想蒙不棄華寒希望鳥薇之附小兒已承青盼淑婦素仰芳儀如蒙踐諾即遣来人途路至遠一水可通不敢之百輛之迎敢倘仙舟以俟並茲修寸幅恭賀陞祝并求

金允臨敝不勝待命之至

世弟周璽頓首

委政看了心想兒女姻緣果然有一定的僧年因見他說了京戎又是同鄉的人素来相好又見那狄子長得好在席間原提起這件事因未說定也沒有与他們說起後来他調了海疆大家也不說了不料我今陞任至此他寫書来向我看起門戶却也相当与採春到也相配但是我並未帶家眷只可寫字与他商議正在躊躇只見門上傳進一角文書是議眼到省会議事件委政只得权指上省候部度以委一員在公館閒坐見裡上堆着許多部報委政已看去見刑部一本為報明事会看見得金陵籍行商薛蟠要政使吃驚道了不得已往提牢了隨用心看下去是薛蟠毆傷張三身死串囑屍証捏供使敝委

賈政一拍車過去了只得又看底下是按察管節度使查稱緣薛蟠籍隸金陵行過太平縣在李家店歇宿与店內当槽之張三素不相認於某年月日薛蟠令店主備酒邀請太平縣民吳良同飲令当槽張三敬酒因酒不甘薛蟠令換好酒張三因称酒已沽定難換薛蟠因伊掀強將酒照臉潑去不期去勢甚猛恰值張三低頭拾箸一時失手將酒碗擲在張三顙門皮破血出過時殞命李店主趕救不及隨向張三之母告知伊母張王氏往看見已身死隨喊稟地保赴縣呈報前署縣商驗仵作將骨破一寸三分及腰眼一傷滿报填格詳府審轉看得薛蟠縱僕倚酒失手擲碗誤傷張三身死將薛蟠照過失殺人律問擬罪收贖等因前来臣等細閱各犯証供前後供詞不符且查鬬殺律注云相爭為鬬相打為人律問擬罪收贖等因前来臣等細閱各犯証供前後供詞不符且查鬬殺律注云相爭為鬬相打為人欧必实与爭鬬情形雖逼身死方可以過失殺定擬应令该部度審明实情妥擬具題今据该部度疏称薛蟠因張三不肯換酒醉後拉着張三右手先欧腰眼一拳張三被欧回罵薛蟠将碗擲出致傷顙門深重骨碎腦破立時殞命是張三之死实由薛蟠以酒碗砸傷深重致死自应以薛蟠擬抵将薛蟠依鬬殺律擬絞監候吳良擬以杖徒承審不实之府州县应请以下注著此稿未完賈政因薛蟠之事托過知縣若請旨革審起来牽連著自己好不放心即将下一本開看偏又不是只好翻来覆去

將報看完終沒有接這一本的心中狐疑不定更加害怕起來正在納悶只見李十兒進來請老爺到後廂候去大人衙門已經打了三鼓了賈政只是發怔沒有听見李十兒又請一遍賈政道這便怎麼處李十兒道老爺有什麼心事賈政將看報之事說了一遍李十兒道老爺放心若是部裡這麼辦了還算使宪薛大爺呢奴才在京的時候听見薛大爺在店裡叫了好些娘婦兒都喝醉了生事真把个當槽兒的活活打死了奴才听見不但是托了知縣還求這二爺去花了好些錢各衙門打通了纔提的不知道怎麼部裡沒有弄得明白如今就是鬧破了也是官已相護的不過認个承審不實革職參罷例那裡還記得良子听情的話呢老爺不用想等奴才再打听罷倒別誤了上司的事賈政道你們那裡知道只可惜那一知縣听了一个情把這个官都丟了還不知道有罪沒有罪李十兒道如今想他也無益外頭伺候着好半天了請老爺就去罷賈政不知節度傳辦何事且听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一百回　破好事香菱結深恨　悲遠嫁寶玉感離情

話說賈政去見卸度進京了半日不見出來外頭議論不一李十兒在外也打听不出什麼事來便想到根上的飢荒宜在也著急好容易听見賈政出來了便迎上跟著等不得回事在無人處便問老爺進去了這半天有什麼要緊的事賈政呌過並沒有事只為錢糧總制是這位大人的親戚有書來囑托照應我所以說了些好話又說我們知心也是親戚了李十兒听得心內喜歡不免又壯了些胆子便竭力慫恿賈政許這點事賈政心想薛蟠的事到底有什麼罣碍在外頭信息不通難以打點故回到本任來便打發家人進京打听順便將總制求教之事回明賈母如若厭煩即將三姑外接到任所家人奉命趕到京中回明王夫人便在吏部打听得賈政並無處分惟將署左平縣的這位老爺革職即馬了票帖安慰了賈政我從住著等信且說薛姨媽為著薛蟠這件人命官司各衙門內不知花了多少銀錢終定了誤殺具題原打量將當鋪折變給人備辦賠罪不想刑部駁審又托人花了好些錢挽不回用依旧定了个死罪監著守候秋天大審薛姨媽又氣又疼日夜啼哭寶釵每時常過來勸解說是哥哥本來沒造化承受了祖父這些家業就該安安分分的守著過日子在南邊已經鬧的不像樣使是香菱那件事情就了不得因為依著親戚們的勢力花了些銀錢這等白打死

一个金子哥已就该改過做起正经人来也该奉養母親便是不想進了京仍是這樣媽已為他不知受了多少氣哭掉了多少眼淚給他娶了親原想大家安已過已的過日子不想心命該如此偏已娶的媳子又是一个不安靜的所以哥已躲出门去真正俗語說的竟家路見瘦不多几天就闹出人命来了媽已和二哥已也算不得不是心了花了良錢不算自已还求三拜四的謀幹無奈命裡后该也等自作自受大凡養兒女是為着老来有靠便是小户人家还要掙一碗飯養活母親那裡有將就成的闹光了反害的老人家哭得死去活来不是我說哥已的這樣行為不是兒子竟是个兇狂对歿媽已毎不明白明哭到夜已哭到明又受嫂子的氣我又不能常在家裡我看見媽已如斯這樣那裡放得下心他虽說是僕也不肯叫我四老前見老爺打發人回来說看見京报呢得了不得所以使時氣打點的我想哥已闹了事擔心的人也不少幸虧我还是在跟前的若是離御調遠所見了這个信只怕我想媽已也就想瘋了我求媽已暫且養已神趙哥已的活口就在河已各处的賬目人家該債的債们該人家的正該請个賬房計来等一等看已还有几个錢沒有辭撓媽哭着說道這几天為闹你哥已的事你来了不是你劝我就是我告訴你衙门的事你还不知道京裡官商的名字已經退了兩个当舖已經給了人家良子早會来使喚了还有一个当舖管事的進了廠空了好几千兩良子也卖在裡我打听司你二哥已去已在外欲要賬料着京裡的

賬已經去了几萬兩子只好拿南邊公家裡兩子和住房折變後來數前兩天還听見二丫說信說是南邊的公公當鋪也因為折本兒收了要是這麼著你娘的命可就活不成了說着又大哭起來宝釵也哭着勸道民錢的事媽心裏也不中用還有二哥已經我們料理單可恨這些親戚們見僧們的勢頭兒賤了各自奔各自的去也罷了我還听見說那着人家來搶我們的孤兒可只我哥已活了這麼大交的人指不過是個朋友罷了當這裡中是一个沒用的東西媽已要是疼我听我的話有年紀的人自己保重些媽已這一輩子想來還不至於凍餓家裡這點子衣裳傢伙只管住着搬子去那是沒法兒的了所有的家人老婆們照他們也沒心在這裡了該去的叫他們去只可憐香菱苦了一輩子只好跟着媽已實在沒什麼我要是有的還可以拿些个來料着我們那个也沒有不依的就是襲人也是心術正道他听見僧們家的事他到提起媽已來就哭我們那个還打諒沒事的所以不大着急要听見了也是要死半天兒的薛姨媽不等說完便說好姑娘你可別告訴他已為个林姑娘兒半天沒要了命如今稍好了些要是他急出个原故來不但你添一層煩惱我沒發沒了依告訴了宝釵道我也是這麼想所以拉沒告訴他正說着只听兒金桂跑來外間屋裡哭喊道我的命是不要的了男人是已經不能活的了僧們如今索性鬧一鬧大家回到住場上去拼一拼一說着便將頭往門檻上的拉頭散髮氣的薛姨媽向瞪着兩

隻眼一句話也說不出還虧了寶釵嫂子長嫂子短好一句歹一句的勸他金桂道姑奶奶你是比不得家裡的了你兩口兒好的過日子我是个單身人兒要賺做什麼說着就要跑到街上回娘家去虧了人多拉住了又勸了半天方住了寶琴嚷的再不敢見他若是薛蝌在家他便抹粉施脂描眉畫鬢異樣情景異致的打扮起來時常從薛蝌住房前過或故意咳嗽聲明知薛蝌在屋裡特同房裡是誰有時遇見薛蝌他便拉調的餉嬌癡的問寒問煖忽喜忽嗔了歌們看見都連忙躲同他自己也不覺得只是一心一意要弄的薛蝌感情時好行止輕薄之計那薛蝌却只躲着有時遇見也不敢不周旋他倒是怕他撒潑放刁的意思更加金桂一例為色迷心越瞧越愛越想越幻那裡還看的出薛蝌的真假來只有一宗他見薛蝌有什麼東西都是托香菱拿着衣服錢也是香菱兩个人偶然說話他來了急忙散同一發動了一个酷字欲待發作薛蝌却是捨不得只得將一腔隱恨都擱在香菱身上却又恐怕鬧了香菱又得罪了薛蝌倒弄的隱忍不發一日寶蟾走來咲嘻嘻的向金桂道奶奶王看見了二爺沒有金桂道沒有寶蟾咲道我說二爺的那種假正經是信不得的偺們昨兒送了酒去他說不会喝剛纔我見他到太心那屋裡去賺上紅樓上見的一壺酒氣奶奶不信只在潛們院子門口兒等他他打那邊過來奶奶時住他同王看他說什麼金桂听了一心的愜意

使道他那裡就出來了呢他既去情義尚他作什麼寶蟾道奶奶又迭了他好說他不好說倘仍也好說他不好說倘仍再另打主意金桂听着有理回叫寶蟾瞧着他出去了寶蟾答應着出來金桂却去打開鏡盒又照了一照把嘴唇咬咬又抹了一抹然後拿一條洒花絹子像要出來又像忘了什麼的心裡倒不知道是好了只听寶蟾外面說道二爺今日高興啊那裡喝了酒來了金桂听了明知是叫他出來的意思連忙掀起簾子出來只見薛蝌和寶蟾說道今日是張大爺的好日子所以被他們強不過吃了半鍾到這時候臉還發燒呢一句話沒說完金桂早接口道自然人家的酒比倘仍自己家裡的酒是有趣兒的薛蝌被寶蟾拿話一激臉越紅了連忙走過來陪笑道嫂子說那裡的話寶兄他二人交談便躲到屋裡去了這金桂初時原要假意發作薛蝌兩句告奈兒他兩頰微紅雙睛帶滴別有一種淫態可憐之意早把自己那驕悍之氣感化到爪窪國去了因笑說道這麼你的面是硬強着倘喝的呢薛蝌道我那裡喝得來金桂道不喝也好強如像你哥哥喝出亂子來明兒要你們奶奶男像我像這樣守活寡受孤單呢說到這裡兩个眼已經七斜了兩腮上也現紅暈了薛蝌見這話越發和僻了打算着要走金桂也看出來了那裡容得早已趕來一把拉住薛蝌急了道嫂子放尊重些說着渾身亂顫金桂索性老着臉道你只管進來我和你說一句要緊的話正鬧着忽听背後一个人叫道奶奶香菱來了把金桂嚇了一跳回頭時却是寶蟾拽着簾子看他二人的光景一招頭兒香菱從那邊來了

赶忙和金桂金桂這一駡不小手已經扎了薛蝌得低頭跑了那香菱正走着原不理会忽听宝蟾一嚷便瞧见金桂在那裡拉住薛蝌往裡头拽香菱都嚇的心突突跳自己連忙转身回去這裡金桂早已連推帶搡把薛蝌丢了恰好平儿恨了一声自己掉头歸房從此把香菱恨入骨髓那香菱本是受到宝琴那裡剛走出腰门看见這般嘶叫之声是回宝钗去要母屋裡听得王夫人告訴老太要聘探春一事要母说道沃是同卿的人很好只是听见说那孩子刻薄我们家裡怎放你老爺沒有提起王夫人道連我们也不知道要母道好是好但只道是太远虽然老爺在那裡倘或将来老爺调任可不是我们孩子太单了嗎王夫人道两家都是做官的也是拿不定或者那边还调進来即不然终有个葉落歸根況且老爺现在那裡做官上司已经说了好意思不給点起来老爺的主意定了只是不敢做主故遣人来回老太太的要母道你们殿意要好但是三了数這去了不知三年两年那边可能回家若再遲了恐怕我赶不上再见他一面了说着掉下泪来王夫人道孩子们大了少不得提要给人家的就是本卿本土的人除非不做官还使得要是做官的谁保的住提在一处只要孩子们有造化就好麼如迎姑娘倒的近呢偏时常听见他和女婿打闹甚至於不給饭吃就是我们送了来要去他也撵不着近来听见益發不好了也不放他回来两口儿拌起来就说借你们使了他家的银钱可惜是妻子接不得个出数的日子端兒我惦记他打發人去瞒他迎了数藏在耳房裡不许出来老婆们去看

這

福伶天保一定看見件舊衣裳他一急眼淚的告訴導子們說回去剝說我這么苦這个是命裡所招也不用送什么衣服東西來不但撲不着反而添一頓打說是我告訴的老太太知道倒是這個是近來眼見的若不如更難受倒願了大太太也不理他大老爺也不出个頭兒迎姐娘實在沒我們三爭住嘴的了明兒不如我把撐了明兒不是我清的老爺就將見過女婿定是要娶續弦的只說老太太一面下揮个如日子急忙几个人送到他老爺任上該怎么着老爺也省得我費舌他老子作主你就料理妥當持个長久的日子送去就完了一件子主夫人若在着是定然所以的白也不着別人只是心裡所苦我們家裡姐娘的親事他是个主兒如今又遠嫁眼前着這裡的人一天少似一天了見主夫人起身去留也在个送了字來一程回話但已話中並不与定日說話是婆人報自个做活倒將所見的話說了遍个狠不受用就說起舅爺來這么有頭有臉的人家怎么不疼起來心裡說道我這个了那在家感時不起我一個沒比他的了明兒不論沒且依上水護着到人他福分裡頭連現也不在生明兒今老爺接了去倒也干淨起來也省教我不能為了只顧去他像迎了那似的我也和撐顧一面跟前撐要的边与他

這麼說來你是要高老死的人了到了將來那邊你的家裡還是和來你
中是應當的倒是着了你之場並沒有你的光兒就去我今又多出來的
三分的光指名兒去了把我擱在腦後似的撰着實在道理不低你
作話之內中實話趙姨娘是他名理應當的自己去了這裡撰着又恭文
喫又像心也不過自己揮淚而已坐了一回兒的書辭家去這邊素雲回過
三姊兒我所見林妹妹死的時候你在那裡素着我還聽見說林妹妹死的時候連
兒的名音素雲未及素雲的知撰着喫完即是你心裡起
着罷了據是那在那裡不似人家趙書兒看你的話就知道是實在聽了更
以為實又想前日自己神魂飄蕩一時當見一人說是從寶玉生不回人死不回鬼
無是那裡的你兒如又想起那年間戴做的賊贓亂、龍、行事風致這
了一回撰着素雲因為要與三姊兒咩他素雲聽心裡不
應素雲經要與三姊兒咩他素雲聽為又是嗜素就
是噪的實玉皆他裡拉着他低聲下氣的說寶玉的話掌嘴沒的話回
若實釵倒皆他裡撰他是忠心並不嫌怪他那雪雁素是實玉要親這在當過

力的寶玉見他心地不甚的白便回了賈母王夫人將他配了一个小廝名自過活去了王
狗騰等着他將來送賈玉的吳梳回南點齊等字號仍伏侍了老太太寶玉等都
念叠寶玉因此及後又都跟叠玉的人已經全數不加細問二卅年前此何加又添叠玉死
得這樣活該一面是為良返仙去了反又歡喜所以襲人和寶釵都裡裡外外
地忙着寶玉聽了啊呀的一聲哭倒了炕上嚇得寶釵襲人都等救起說怎
么了寶玉哭的說不出來定了一回子神說道這百日過不的了我哪裡的都一
个个的都了杜姊一是瞧了仙去了大姐一呢已經死了沒天一在一塊三
姐一呢碰着了一个混帳不講的東西三姐一又是急躁指名的見的了史姨一又
不知在那裡去薛姨一是老了人家的這些姐一妹一雖是一个也不當在家裡
單留我做什么襲人忙又拿話勸寶釵裡着手說你不用如此讓我來向他
回去着寶玉走趁你的心裡再這裡陪陪你去了都不在為你
留的着寶玉走趁你的心裡再這裡陪陪你去了都不在為你
身的人呢若說別人與去還可別的都罷了你自己的姐妹不用說沒有走遠的就
是老爺作主你又什么法兒打量天下都自你一个人當姐一妹一呢若是都像你
那樣我又那裡有大凡人會盡為的是的理怎么作盡管糊塗了這么說起來

我旧毡帽狼狈自己也觉得难堪，你都瞧了高宇看他宝玉听了两个
拉住宝钗装人笑我也知道为什么教的这么早呢等我化了汗的时候再教也不准装人
掩着他的嘴笑又胡说你这猴头身上的虱二奶奶饭若是你又闹翻了我也
不管了宝玉慢慢的听他两个人说话都是理论是非上不知道告诉他说
说道我和你拼命宝钗也不理他晴雯袭人快把宝玉给他拉了慢慢
的闹进房去袭人便引去讲摆桌说摆了不多时宝钗道这怕什么等清俊几日待
他心裡的自己好他们再说句话儿呢说是二姑娘的白的人不像如此
假惺惺的人少不得为一番体贴他已后便不是这样了正说着贾母那边打发过
妃来请说知道宝玉旧病又发叫袭人劝说好歹不可胡里乱想袭人等应
允坐了一回子去了贾母又想起摆桌子来了一面叫叫他料理去凤姐若在家不
说歇倘便把凤姐叫来时老祖的主意告诉了一面即叫他料理去凤姐若在家不
知怎么办理下回分解

却說凤姐回至房中見賈璉尚未回來使分派那管辦採辦事的一干人等散後忽然想起探春來要瞞他去便叫豐兒与他打了頭跟着頭裡一个丫頭打着燈籠走出門來月光已上照耀如水凤姐使命打燈籠的回去罷回而走至茶房窓下听見裡面有人喊嗤的又似哭又似咲又似議論什麽的凤姐知道不過是家下婆子們又不知撇什麽是非心内大不受用使命小紅進去瞅做甚麽的樣子細已打听着用話套出原委來小紅答應着去了凤姐只帶着豐兒來至園門前門尚未閉只虛已的掩着于是主僕二人方推門進去只見園中月色比外面更覺明朗滿地下重已樹影杳無人声甚是凄涼寂靜剛欲往秋爽齋這條路來只听噫已的一声風過吹的那樹枝上落葉滿園中唰唰已的作響枝梢上或噪已的發哨將那些寒鴉宿鳥都驚飛起來凤姐吃了酒被風一吹只覺身上發噤豐兒後面也把頭一縮沈好冷凤姐也掌不住使叫豐兒快回去把那件民織坎肩兒拿來我在三姑娘那裡等着豐兒已不得一声也要回去穿衣裳連忙答應一声回頭就跑了凤姐剛舉步走了不遠只覺身後嘯已一味已似有人嗅之声不覺毛髮森然直豎起來由不得回頭一看只見黑油已一个東西左後边伸着鼻子聞他呢那兩隻眼睛

恰似燈光一般风姐嘴的魂不附体不觉失声的咳了一声却是一隻大狗那狗抽跌回身拖着个掃帚尾巴一跑到大土山上方站住了回身犹向风姐拱爪兒风姐此時方跳心驚急忙的向秋桐来将已来至門口方纔過山子只见迎面有一个人影兒一恍风姐心中疑惑还想着必是那一房的丫頭使向是誰向了两声並沒有人出来早已神魂飄蕩了恍忙忍忙的似乎背後有人说道嬸娘連我也不認得了风姐忙回頭一看只兒那人形容俊俏衣履風流十分眼熟只是想不起是那房屋裡的媳婦来只听那人又说道嬸娘只管寻思我想不起受富貴的心盛把我那年说的立萬年永远之基都付於東洋大海了风姐听说低頭寻思把想不起人冷咲道嬸娘那一時怎樣疼我来如今就忘在九霄雲外了风姐听了此時方想起来是賈蓉的先妻秦氏便说道唉呀你是死了的人哪怎麼跑到這裡来了呢咋了一口方轉回身要走時不防一塊石頭絆了一跤我如夢醒一般渾身汗如雨下蓦然毛髮悚然心中却也明白只见小红豐兒影兒的来了风姐越怕落人的褒耶連忙爬起来说道你们做什麼呢去了這半天快拿来我穿上罷一面豐兒走至跟前伏侍穿上小红過来攙扶着要往前走风姐道我纔到那裡他们都瞧了回去罷一面说着一面常了两个丫頭急急忙忙已趕到自己房中賈璉已回来了风姐见他臉上神色更变不似往常待要问他又知他素日性格不敢空

然相向已得瞌了至次日五更賈璉就起來要往衙理內庭都按照太監表世安家來打听事務因太平了與
卓上有昨日送來的抄報便拿起來閒看第一件吏部奏請急選郎中奉旨照例用事第二件是新
部題奏雲南節度使王忠一本新獲私帶神鎗大藥出邊事关十八名人犯頭一名鮑音深太師鎮國公賈代
人賈璉想了一想又往下看第三件蘇州刺史李孝一本參劾織放家奴倚勢凌辱軍民以致因姦不遂逼
死節婦事兇犯姓時名福自稱世襲三等賤衛賈敍家人賈璉看見這件心中不自在起來待要往下
看又恐憂了不能見表世安的面便穿了衣服也等不得吃東西恰好平兒端上茶來喝了兩口便出來騎上
走了平兒收拾了換下的衣服此時鳳姐尚未起來平兒因說道今兒夜裡我听著奶已沒瞌什麼覺我替
已搥著好生打个盹兒罷鳳姐也不言語平兒料著這意思是了便爬上炕來坐在身邊輕已的捶著那鳳姐
剛有要瞌之意只听那邊大姐兒哭了鳳姐又將眼睜開平兒連向那邊叫道李媽你到底是怎麼著呢姐兒
哭了你到底拍著些兒你也忒慣了那邊李媽從夢中驚醒听得平兒如此說心中(中)沒好氣狠命的拍了几下
口裡卻已嘆已的罵道真已的小短命鬼兒放著屍不挺三更半夜嚎你外的喪一面說一面咬牙使向那孩子身上
擰了一把那孩子哇的一声大哭起來鳳姐听見說了不得你听已他決性磨孩子了你過去把那黑心老婆子上死

勁的打他几下子把趙姨娘平兒嗔道奶奶別生氣他那裡敢往屬姐兒只怕是不提防碰了二下子也是有的這會子打他几下子沒要緊明兒叫他們背地裡嚼舌根倒說三更半夜的打个了凤姐听了半日不言語最後一声說道你瞧它這會子不是我十旺八旺的呢明兒我要是死了撂下這小孽障還不知怎麼樣呢平兒嗔道奶奶這是怎麼說大五更的何苦來呢凤姐冷笑道你那裡知道我是早明白了我也不久了雖然活了二十五歲人家沒見的也見了沒吃的也吃了衣祿食祿也算全了所有世上有的也都有了氣也賭盡強也爭足了說是壽字兒上缺一點也罷了平兒听說由不的眼圈兒紅了凤姐嗔道你這會子不用假慈悲我死了你們只有喜歡的你們一心一計和氣的過日子省得我是你們眼裡的刺只有一件你們知好歹兒我那段子就是了平兒听了越發掩下淚來凤姐嗔道別在你外的臉那裡就死了呢這麼早就哭起來我不死還叫你哭死了呢平兒見說連忙強笑道奶奶說的這麼斗人傷心一面說一面又描凤姐睡覺的臉看平兒方下炕來只听外面脚步響誰知賈璉進了那裏世兄已往上朝去了不過回心中正沒好氣進來就問平兒道他們還沒起來麼平兒回說沒去呢賈璉一路走進來冷笑道好啊這會子還都不起來安心打擂臺打撒打手兒一叠声又要吃茶平兒忙倒了一碗茶來原來那些丫頭老婆子見賈璉出了門又復睡了不打算這會子回來原不曾預備平兒使把

溜溜的拿了来贾璉生氣举起碗来嘩啷一声摔了个粉碎凤姐惊醒呢了一身冷汗嗳喲一声睁开眼见贾璉氣很ㄈ的坐在傍边平儿彎着腰拾碗片子呢凤姐道你怎麽就回来了问了一声平日不答应只得又问一声贾璉喊道你不要我回来叫我死生外头能凤姐咲道这又是何苦来呢常时我见你不像今儿回来的快问你一声也沒什麽生氣的贾璉又喊道又沒遇见怎麽不快回来呢凤姐咲道沒有遇见少不得奉烦明日再去早些儿回来罢贾璉道我可吃着自己的饭替人家赶脚子呢我这裡一大堆的事沒个动静见的沒来由为人家的事瞎闹了这些日子当什麽呢正经那有事的人还在家裡受用死活不知还听见话要鏟敲噸天的撮酒喝戲生旦呢我可瞎跑他外的腿面说一面往地下啐了一口又骂平儿凤姐听了氣的乾咽要和他分证想了一想又忍住了勉强倍咲道何苦来生这麽大氣大清早起和我叫喊什麽谁叫你应了人家的事你既应了只得耐烦些少不得替人家辦已也沒见这个人自己有为难的事还有心肠喝戲撮酒的闹要璉道你可说麽你明见倒也问起凤姐咲道问谁要璉道问你哥ㄈ凤姐道是他嗎要璉道可不是他还有谁呢凤姐忙问道他又有什麽事叫你替他跑要璉道你还在鞋子裡呢凤姐道真ㄈ这就奇了我这一个字儿也不知道要璉道你怎麽能知道呢这个事连左ㄈ和婶左ㄈ还不知道呢頭一件怕左ㄈ和婶左ㄈ不放心二则你身上又常喫所以我专为頭一件来回了不叫超頭

知道說起來真叫人惱你七更不向我七也不便告訴你你打諒你哥七行事像个人呢你知道外頭的人都叫他什麼風姐道呀他什麼要璉道時他忘仁風姐撲味的一咲他可不叫王仁嗎叫什麼呢是那个王仁嗎
忘了仁義礼智信的那个忘仁哪風姐道這是什麼人這等刻薄嗎見連場人實璉道不是這場他呀七見淡性告訴你七也使知道知道你那哥七的好处到底知道他給他二叔做生日呵风姐恕了一恕道噢哟可是呵我还忘了問你二叔不是冬天的生日嗎我记得年七都是宝兄弟去前者老爺陞了二叔那边送過戲来我还偷七見的說二叔為今是最喜刺的比不得大舅太爺他們各自家裡还烏眼雞是的不管昨兒大舅太爺沒了你照他是个兄弟他还出了个缺兒攥了个事兒嗎叫他那一天沒走他的告假們还他一班子戲唱了就感跟前落虧欠如今這麼草草的做生日也不知是什麼意思要璉道你还作夢呢你哥七到京接著舅太爺的着尾就回了一个帖他怕假們知道捆他呵以沒告訴假們尋了好几千兒子後来二舅嘆著他說他不該一個打发他吃不住了要了个法兒指著你們二叔的生日撒了个個想着再尋几个錢好打點二舅太爺不生氣也不管就感朋友各夫各天的人家知道不知道這麼你知道我起早為什麼如今因海疆的事情御史参了一本說是太舅太爺的虧空本兒已故應着抄丈籍沒家產入官第三子勝姓兒王仁賠補參兒面个急了我了我給他們托人情我又他們嚇的那个樣兒再者又聞係左仁和你拙

終應了想着我已把理內廷都撫熙老素替辦已或者前任後任挪移挪移偏又去晚了他進程就去了我白起來跑了一趟他們家裡還那裡走戲攆酒兒你沒已時人生氣不主氣風姐听了笑道如此說便宜他怎麼樣到底是你的親大舅兒再者這件事死的大命詰的二叔都感激你罷了沒什麼說的們家的事少不得我低三下四的求你省了許累別人受累背地裡罵我說着眼淚便下來了賊周祥高一面坐起來一面挽頭髮面梳衣裳要走道你到不用這麼着是你哥已不是人我並沒說你什麼況且我出去了你身上又不好我都起來了他們還瞞着偺們去辦子有這個規矩麼你如今作好已先生不管事了我說了一句你就起來明兒我要攆這些人難道你都替了他們麼好沒意思啊風姐听了這些話纔把淚止住了說道天也不早了我也該起來了你還這麼說的你替他們家盡心的辦已那就是你的情分了再者也不獨為我就是太已所已也喜歡要是道是了知道了大蓋卜還用屎潛平要道如已怎麼早起來做什麼那一天奶已起來不是有一定的時候兒呢爺也不知是那裡的邪火拿着我們出氣何苦來呢奶已也等着爺掙幾了那一點兒不是奶已掙的不足我說爺把現成的不知吃了多少這會子替奶已辦了點子事況且閑着着好几屜兒呢(就)這麼拿糖作醋的起來也不怕人家寒心況且這也不單是奶已的事呀我們起連了原該爺生氣左右倒底是奶才呀奶已跟前侍着

身子累的成了個病已見了這是何苦來呢說着自己的眼圈兒也紅了那寶玉本是一肚子閒氣那裡見得這般嬌妻美妾又知其利又柔情的話呢便咲道數子等了罷他一个人就歡快的了不用你都著左右我是外人多早晚我死了你們就清淨了鳳姐道你也別說那个話誰知道誰怎麼樣呢你不死我還死呢早死一天早心淨說着又哭起來平兒只得又勸了一回那時天已大亮日影移窗寶玉便再說站起來出去了這裡鳳姐自己起來正在梳洗忽見王夫人那邊小丫頭過來道太太說了叫向二奶二日過舅太爺那邊去不去（如）要去說叫二奶二同着寶二爺二路去呢鳳姐因方纔一段話已經灰心喪意恨外家不信爭氣又兼昨夜園中受了新舊之氣在沒精神便道你先回太太去我還有一兩件事沒辦清今日不能去況且他們那又不是什麼正經事寶二奶二要去各自去罷小丫頭答應着回去回覆了不在話下且說鳳姐梳了頭換了衣服想了想果然自己不去也說不了信兒再者寶釵還是新娘新出門子自然要去照應照應的於是見過王夫人支吾了一件事便過來到寶玉房中只見寶玉穿着衣服歪在炕上兩个眼睛獃獃的看寶釵梳頭鳳姐站在門口還是寶釵回頭看見了連忙起身讓坐寶玉也爬起來鳳姐咲嘻嘻的向寶釵問說兄弟們請你們瞞着二奶二過來也不言語聲兒鬧的咲着過二奶二這裡過來就攆手兒不叫言語這鳳姐因向寶玉道你還不走等什麼呢沒見這麼大人了還是這麼小孩子氣人家各自梳洗你在（在）傍邊看什麼成

自家一個子在屋裡還看不教喝也不怕了說你們快話說着味的咳又賭着他咂嘴兒寶玉聽也有些不好意思還不理會把个寶釵直臊的滿臉飛紅又不好听着又不好說什麼只得叫人端過茶來只得搭訕着自己進了房烟風姐咳着站起來攆了這三妹妹你別管我們的事你快穿衣服罷寶玉回也搭訕着我這个弄新個風姐道你先去罷那裡有个爺等着奶们一塊兒走的理呢寶玉道我只是攆我這衣裳不大好不和前年穿着去玩的那件兒金泥好風姐回憶他道你為什麼不穿寶玉道穿着太早些風姐忽然想起自悔失言幸虧寶釵也和王夫人是内親已是所以了說們跟前已往不好意思了襲人未接着說道三奶已還不知道呢就是穿得也不好了風姐道這是什麼原故襲人道告訴你已真已的我們這府爺行的事都是天外飛來的新一年因為太爺的生日老太已給了他這件衣裳誰知那天夜裏了我媽病重了我沒在家那時候還有晴雯妹已呢听見說病着整給他做緝了一夜第二天老太已傳去瞧出來呢去年那天上學天冷我叫晴雯拿了去給他披已誰知這個爺兒了這件衣裳想起晴雯來了說攆不穿了叫我信他拉一篇子呢風姐不等說完便道你提晴雯可惜了兒的那孩子模樣兒手兒都好就只嘴頭子利害些偏已兒的太已不知听了那裡的謠言活見的把个小爺兒要了還有一件事那天我瞧見廚房裡柳家的丈人他女孩兒叫什麼五兒那了歌長的和晴雯脫了个影兒我心裡要叫他進來後來我問他媽

他媽說是我願意我跟着寶三爺屋裡的小紅跟了我去我還沒還他呢就把五兒補過來昨兒晚上那天說了凡像那个樣兒的都不叫派到寶三爺屋裡呢我所以也就撂下了這如今寶三爺也成了家了還怕什麼呢不知我能叫他進來可不知寶三爺屋裡不歡喜要想着晴雯只消兒這麼一說就是了寶玉本要走聽此言又站了說道為什麼不歡喜早就要弄進來的只因太太的話說的結實罷了又想道那麼着明兒我就叫他進來太太的跟前有我呢寶玉聽了喜不自勝便走到賈母那邊去了這裏寶釵坐了一回風姐兒他兩口兒勞乏你想起來聽方纔那種光景甚是傷心坐不住便起身向寶釵說道我和你到太太屋裡去罷說着出了房門一同來見賈母寶玉正在那裡面賈母往園內去要母點戲說過去罷只是少吃酒早些回來你身子纔好些寶玉答應着出來剛走到院內又轉身回來向寶釵耳邊說了幾句不知什麼寶釵聽道是了你快去罷將寶玉催着去了這裡賈母和風姐寶釵說了幾句話只見秋紋進來傳說三爺打發媳婦來說請二奶奶寶釵道他又為了什麼又叫他回來秋紋道我叫小丫頭子回去了一回說三爺叫我回來告訴二奶奶若是去晚了快些來罷若不去呢剩在屋裡也是站着沒的寶釵向媳婦說是知道了一回話秋紋道我回來說的媳婦子了說都聽了寶釵的臉上飛紅把秋紋啐了一口說道好个糊塗東西這也值的這麼風風雨雨的說着的老婆

馬來叫回來很我若不說回來对出來又罵我了這會子說了他行又罵我都了頭呌著跪回來說了要母向
宝釵過你去罷罷了他怎麼不放心說的宝釵詘不住又被凤姐記著衣呌沒好意思便走了只見散花寺的姑子大
了來了給要母請安見過了凤姐坐著吃茶要母回向他這向怎麼不來走了道因這几日庙中作好事有几位活
命夫人不時在庙裡趣坐所以不得空兒來今兒特來回老祖宗明兒还有一家作好事不知老祖宗高興不高興去
高興也去隨喜隨喜要回使向做什麼好事去呢道前月為王夫人府裡不干淨兒神兒鬼的偏生那太已夜間又看
見去世的老爺回此昨日在我庙裡告訴我要在散花菩薩跟前許願燒香做四十九天的水陸道場保佑寶二爺
平安者畢天生者藏福所以我不得空兒來請老太的却說凤姐素日最是厭惡這些事自從昨夜見鬼心
中已是疑已惑已的如今聽了大了這些話一发把素日的心性改了事已有三分信意使向去道這散花菩薩是
誰他這麼能靈驗老姑太了見向使知他有些信意說道如已要向這信菩薩等我告訴你如已知道這个
散花菩薩根基不淺道行非常生在西天大樹国中父母打柴為生養下菩薩来歲長三周眼横四目身長八尺
两手托地父母說這是妖精使棄在來山背後了誰知這山上有一个得道老猢猻見来打食看見菩薩頂上白
氣冲天虎狼远避知道来歷非常使把回洞中撫養誰知菩薩學了来的聪慧神也会談与猢猻天天談道養

禪院的天花散漫到了一千年後便飛昇了至今山上猶見諸往之處天花散漫所以靈時常默聖教人普尼因此世人便蓋了庙塑了像供奉着凤姐道這有什麼稀罕呢大道如已又来撒賦了千佛爺爺可有什麼稀罕呢就是撒謊也不過哄一兩个人罷咧誰道古往今来多少明白了都被他哄了不成如已只想惟有佛家香火應来不絕他到底是祝國裕民有些靈驗人便信服啊凤姐听了大有道理因道這麼着我明兒去試試你后頭可有甚麼我去求一甚麼我心的事甚麼上就的出来我就此就信了大家道我们的甚麼是靈的明兒如已去求一甚麼就知道了賈母道這話說的是着急等到後日初一你再去求說着大了吃了茶到王夫人房裡去請了安回來不提這裡凤姐兒強扎掙着到了初二清早令人預備了車二馬等着平兒等許多奴僕来至散花寺大了爺了家的子投了進去燒香後便洗手至大殿上焚了凤姐也是心瞎你聖像一来虔誠磕了頭拜起甚麼心的特都是鬼事再具体不表等祝告了一回終揺了三下只听咧的一声筒中掉出支籤来平是歌指起看只見寫着第三十三籤上大吉大吉大吉忙看籤簿看時只見上面寫着王熙凤衣錦還鄉凤姐兒這几个字吃了大驚心内大道古人也有叫王熙凤的左大了道奶已是過今情古的難道漢朝的王熙凤来居的這一段事也暁得周瑞家的在傍暁道前年李先生說這一回書来我们还告訴你重着奶已的名字不許叫呢凤姐兒道可是呢我倒忘了說着又瞧底下的寫的是

老國瓶御千年　京仁衣錦還家国　蜂採百花成蜜後　為誰辛苦為誰甜　行人全　唐僧遠　沈眞和　抱再講

看完也不甚明白去了道奶已大喜這一戴巧得狠奶已自幼在這裡長大何曾回南京去過如今老爹爹在外任或者接家眷来順便回家奶已可不衣錦還鄉了一面說一面抄了个戴往交与了歌凤姐也半疑半信的大了擺了擺来凤姐只動了一動放下了要走又怕了来只見大了苦留不住只得讓他走了凤姐回至家中見了婆母王夫人等问起戴命人一解都欢喜非常或者老爺果有此心備价走一輪也好凤姐兒兄人已這麼說也就信了不在話下却說宝玉這百正瞧午覺醒来不見宝釵正要问時只見宝釵進来宝玉问道那裡去了半日不見宝釵咲道我給凤姐已瞧一回戴宝玉听說便问是怎麼樣的宝釵把戴忙念了一回又通家中人已都没好的快书看這衣錦還鄉四字程歌還有原故後来再講罷了宝玉道你又多解聖旨衣錦還鄉四字從古至今都說是好的七只偏生你又看出歹来故来了依你說這衣錦還鄉還有什麼別的解釋宝釵正要解說只見王夫人那邊打發了歌過来請二奶已宝釵当剛過去未知何事下回分解

話說王夫人打發人來喚寶釵寶釵連忙過來請了安王夫人道你三妹已如二要緊了你們作嫂子的大家商量商量他也是你們姊妹之情況且他也是个明白孩子我看你們兩个也狠合的來只是我昕見說寶玉昕見他三妹已出門了哭得了不得你也該勸已他終是如此我的身子是十病九痛的你二嫂子也是三日好兩日不好你還心地明白此二諸事該管的也別說只管養著不肯得罪人將來這些家事都是你的據子寶釵答應著王夫人又說道還有一件事你嫂子昨兒帶了柳家媳婦的了頭來說補在你們屋裡寶釵道今日平兒倒來過來說是奶奶和二爺的主意王夫人道是你嫂子和我說我想也沒要緊不便駁他的(倒)只是伴我那孩子屑眼兒上該也不是个狠安妥的起先為寶玉房裡的了頭狐狸的我攆了几个那時候你也自然(知)道(攆)撵出家去的如今有你固然不比先前了我告訴你不過留點神兒就是了你們屋裡就是襲人那孩子還可以使得寶釵答應了又說了几句話便過來了飯後到了探春那邊自有一番殷勤勸慰之言不必細說次日探春起身又來辭寶玉寶玉自然難割難分探春倒將襲人常大体的話說與寶玉始而低頭不語後來聽他作喜似有醒悟之意於是探春就心辭別衆人竟上轎登程水陸舟車而去先前家伴都住在大觀園中後來賈妃薨後也不修葺到了寶玉娶親林代玉一死史湘雲回去寶琴在家住著同中人多況兼大雪寒冷李紈帶探春惜春等便仰回稟明了花銷月例依舊相約就要如二探春寶玉寶玉病後不出屋門益發沒有高興的个所以園中殷實只有几家看園的人住著

那日尤氏過來送探春起身因天晚沒得叅拜便使前年在園裡頑過賈國府的那個使門祥走過來了覺得淒涼滿目蓼櫳依然女墻一帶都種作園地一般心中悵然如有所失回到家中便有些身上發熱九枝燈下兩天竟躺倒了日間的發熱犹可夜裡身熱異常便譫語originally要請了大夫看視說感冒起的如今健住了尤陽明胃住所以譫語不清如有所見有了大礙即可安身尤氏服了兩劑並不減更加發起狂珍連忙請了大夫看視說感冒起的如今健住了尤陽明胃住所以譫語不清如有所見有了大礙即可安身尤氏服了兩劑並不減更加發起狂來賈珍着急便叫賴大來打听外頭有好醫生再請只怕來應上賈蓉回道前兒逢了大夫是說不治為的日先前日母親在西府去回來是穿着園子裡走過來的一劍染就身上發的賈珍道胡說不吃藥難道由他去嚴緊若過不

為母親病用神是初爻真是父母爻動出官鬼來五爻上又有一層官鬼我看令堂老夫人的病是不好的還好還好初六子爻之水休囚衰本動而生六爻上動出子子孫來倒是剋鬼的況且日月生身再隔兩日子水官鬼落空爻到戌日就好了但是父母爻上爻鬼恐令尊夫人也有些阻礙就是本身掌文教過書到了來旺生衰的日子也不好說完了便搖着請子坐着晏客起來聽他搖鬼忽不住要映听他講的卦理明白又說得頭頭是道真是極高明的但不知我母親是什麼毛病先生你通知道要決要求相救恩是寒天凍結若要斷的清楚祥着也不大明白除非用大六壬神斷的推算落通先生都高明的唐毛半仙道我這卦上世爻午當便要請教你了今時辰先生便畫了盤子將神將排定算去已成上白虎這課叫做魄化課凡白虎乃是主將乘旺象主受害

有见什麽後来那些了頭老婆们都说是山子上一个毛烘的東西眼睛有燈盞大还会说话他把三奶奶赶回来了喉出一陽病来要
着道是没不记得我还听见宝玉家婚若晴雯做了园裡美蓉花的神了杖指外死了半年裡有看坐必定他也是管什麽花兒了
想這许多妖怪在园裡还了得敗裡人多陽氣重等来常住不打緊如今冷清的時候母親打那裡走必不知跳了什麽花兒呢不能
就是擅着那个那卦也还罷了等的寶珍道到底说有妨碍沒有呢宝玉說好了只顧罗雨天好武躁兩天綠梅雪
珍道這又是什麽意思寶玉道那先生說是這樣陡生怕老爹也有些不自在正說着裡頭喊說奶奶要坐起到那边園裡去了我们都拽
掺不住寶珍等過去安慰只聞九代嘴裡乱說穿紅的来叫着穿綠的来起我地下這些人又怕又好咲寶珍使命人罗些紙錢送到
园裡燒化果然那夜出了汗便漸漸的好起来由是人傳十十人傳百都说大观园中有了妖怪嚇得那些有園的
人也不修花補樹清掃葉攏起先晚上不敢行走以致鳥獸過人並未回避豈是約伴持械而行過了些時果然寶玉也病竟不請醫調治
挂到到园化做許愿重新拜星拜斗寶玉方好寶玉等相從而病如此接連数月閑的兩府裡都從此風声鶴唳草木皆妖园中出息一
榮全靠各房同侧重新添花弄草的榮府中更加指提那些看园的沒有了想致个要緊此處每之遣去生事便将花数树悔編派
起来各要揀出将园门封固再是人数到园中以致柴棲高阁瓊館蓬窗皆為禽獸所棲却说晴雯的表兄吳貴正在园门上他嫌
自覆晴雯及後所见说作了夜神每日晚间使不敢出门這一日吳貴出门買菜回来晚了新娘掃本有些感冒着日间吃錯了藥晚

上要黃到寨已經死在炕上
裏面的人因那媳婦子不大去當便說妖怪心過看未吸了精主我的子是老太太著急的了不得另收了好
些人將空的住房圍住逃還打更這些小子頭們還說有看見紅臉的有看見鬍鬚的女人的吵嚷不休號的寶玉天亡害怕覺得寶釵有
把持所見了頭們混說便嚇號著要打所以那些話言著好些各房的人都是疑惑疑鬼的不安靜也添了人坐更有是更加了好些食
用猶有賈政不大很信現時已的園子裏裡有什麼鬼怪了風清日朗的日子等了好幾个家人手內持著器械到園踏看動靜衆人勸他不
依到了園中果然陰氣逼人賈政還扎掙前走跟的人都攙扶倒的內中有丫年輕的家人心內已經害怕只聽遠的一声如霹靂未見迎
色煙的存東西跳過去了嘴的吸吸声腿子發軟就栽倒了賈政回身查問那小子喘嘘已的圍過眼看見一个黃臉白鬍子穿衣
裳一个妖精走到樹林子後頭山底蹲裡去了賈政聽了便也有些胆怯向道你們都看見有几个推敲水船兒的回說是沒瞧見
因之命在跟裡不許驚動衆了好才們還掌得住說得要救寶怕也不敢再走這已的回來吩咐衆人們不用提及只說看過了沒有
什麼衆心裡實也相信要到真人府裡請法度魔那曾知那些家報事還要生事七見賈政怕了不但不瞞著反添些穿鑿說
得全活者賈政沒法只得請道士到園作法驅邪逐祟厚書先生告訴正殿上鋪排起壇場來供上三清聖像傍設二十八宿并趙馬
溫周四大將排下三十六天將圖像香花燈燭法器排列兩邊掛著五方旗号道紀司派定甲九位道衆的執事淨了天壇
三位法度行香取水然後搖起法鼓法師們俱戴七星冠披九宮八卦的法衣踏著登雲履手執牙笏便拜表請聖又念了天的清

史驅邪捉福的洞元經已後使出勝召將將上天書太乙混元上清三境靈寶符錄演教大法師行大和玄本境諸神到壇听用那日兩府上下各衙伏著法師捉妖都到國中观看都說其大陰令神通將的剛起來不管有多少妖怪也喊跑了大家都搶到隨前只見小道士壇

仍將旗幡寶起持定五方站住伺候法師号令三位法師一字提生劍拿著法水在棒著七星宝板一位拿著桃木打妖鞭立在壇前只听法号一停上說令牌三下口中念起咒來那五方被使團已散布法師下壇叫本縣鈴著到各处樓閣戲亭房廊屋舍牆壁滿了法水將劍指畫了一回回來連聲令牌將七星板發起來道士將板擂一聚接下打妖鞭望空打了三下本縣衆人都道拿住妖怪爭著要看及到跟前並不見有什麼形影只見法師叫衆道士拿起桃枝將妖收下加上卦像法師硃筆書符收起令人常用在本況塔下鎮住三面鼓壇謝將要赦恭敬叩謝了法師要告等小弟兄指定都喊了不住說這裏大概還有我打雷拿著妖怪給我們瞧的已到底是些什麼東西那裏知道是這樣搜羅來要妖怪拿去了沒有要珍听之言通溜法來西妖怪原是聚則成形散則成氣如

午多少神將在這裏還敢現形嗎是非把這妖氣收了便不作祟就足法力了衆人將信將疑且等不見聲動再說那此下人只知妖怪

被擒疑心去了便不大驚小怪往後果然沒人提起了要珍等病愈後原部道法師神力独有午小厮暗說這就裏那些聲動我也不知道敢是跟著大老爺進園這日明明是丁大公野雞飛過去了捉兒瞞騙了眼說的活像我們都替他圖了午流大老爺就認真起來倒照了午餐熱鬧的壇場衆人雖然听見都裡肯信次日人敢住園中看守慌恐夜間藏

匡扶人家做得出話去兄賈璉進來請了安回說今日到大舅家去所見二丫頭信說是二叔被節度使參進來為的是失察屬員重徵糧米請吉革職的事要緊聽了吃驚道只怕是謠言罷前兒你二叔常書子來說探春於某日到了任所擇了某日吉時送你妹子到了海疆路上風恬浪靜合家不必掛念還說節度詔敕到後席賀喜那裡有做了欽犯倒捉拿起來的且不必說快到吏部打聽明白就來回我賈璉回到書不到半日回來依說傳到吏部打聽果然二叔被參題奉上諭著革職拿問交部議下旨意說是失察屬員重徵糧米苛虐百姓本應革職姑念初膺外任不諳吏治被屬員蒙蔽著降三級加恩仍以工部員外上行走并令即日回京這信是誰的正在吏部說話的時候來了一个小廝引見的說起我們是很感激的但說是个好上司只是用人不當那些家人在外招搖撞騙效凌屬員已經把好聲名都弄壞了節度大人早已知道也說我們二叔是个書呆子不知怎麼樣回來最好閉門謝客不好給將來弄出大禍所以借了一件失察的事情參的倒是極重欽拜的意思也未可知賈赦未聽說完便叫賈璉先去告訴你嬸子知道且不必告訴老太太就是了賈璉去回王夫人未知有何話說下回分解

話說賈璉到了王夫人那邊回的說了次日到了部裡打點得妥回來又到王夫人那邊將打點吏部之事告知王夫人王夫人使道打听准了底裏然這樣老爺也願意令家也放心那外任何嘗是做得的不是這樣回來只怕叫那些混賬東西把老爺的性命都坑了呢賈璉道太已經底知道王夫人道回從你二叔放了糸注非沒有車了錢拿回來把來裡的倒捌撥了好些去了你瞧吧老爺去的人他男人在外頭不多几時那些小老婆子們都金頭民面的統扮起來了可不是在家頭瞞着老爺弄錢你叔已就回著他們鬧去要弄出事來不但自己的官做不成只怕連祖上的官也要拔掉了呢賈璉道太已說的狠是方使我听見泰了嚇的了不得直等打听明白後我心也願意老爺做了京官安定之後的做几年後保的住單子再名就是老太已知道了倒也是放心的只要太已說的覓錢此王夫人道我知道你倒底再去打听打听賈璉答應了便要出來只見薛蟠的老婆子慌慌張張的走來到王夫人裡間屋內也沒說請安便道我們太已叫我來告訴這裡的娘太已說我們家了不得了又鬧出事來了王夫人听了使問鬧出什麼事來那婆子又沒了不得了不得王夫人听道鬧這麼回有緊要事你到底說呀婆子便說我們爺不在家一个男人也沒有這件事情怎麼辦要求太已打發几位爺們去料理料理王夫人听着不住便着急道到底要爺們去幹什麼婆子道我們大奶已死了王夫人听了一時道哪有子女人死就死了就能打發几位爺們去料理料理的麼婆子道太已不知道是新近娶的夏金桂姑娘的事情王夫人听了越發着急道到底是怎麼樣的你且說明白了婆子道我們大奶已死了三天了今日回來的時候我們爺正在院子裡和姨奶奶說話兒忽然大奶奶從房裡出來一頭撞在我們爺懷裡口裡說着話兒說我的心裡疼的了不得了我們爺正要問他話兒只見他兩眼一翻就倒在地下了我們爺連忙叫人來扶起來灌了半盞薑湯纔緩過來了一會子又是這樣鬧了三四次我們爺着了急叫人去請大夫來看大夫來了說是急痛症候已經沒救了我們爺聽了大夫的話兒越發着急了大夫說了一會子話兒就去了我們爺叫人送了大夫回來大奶奶已經斷了氣了我們爺哭了一場叫人來入殮誰知大奶奶的棺材還沒有預備下呢我們爺叫人去買棺材又叫人去報喪我們爺又要回來伺候太已又要料理大奶奶的事情又要打發人來回太已所以叫我來回太已的話兒說着又哭了起來王夫人听了這裡薛蟠正在着急再不見來好容易那婆子來了使問我老打發你去回已到底那裡東西那婆子沒听見打發人去只听見

誰來這子嘆說道人再別有急難事件應好教母親看來也不中用媽老已不但不肯照應我們倒罵我糊塗薛蟠的听了又氣又愧道媽老已不管你姑娘的心思
反說我看這子道媽老已既不管我們家的姑娘自然更不管了況有去告訴薛媽媽
媽老已是外人姑娘是我們的這麼不管這子時的情景形容著
我還去告說者只見賈璉來了給薛媽媽請了安道了惱回說我嫂子知道弟婦死了回老這子再說不明著急的很打發我來回了回白還叫我們這裡料理凡
應該太太管辦了辦去薛媽媽本來最的乾淨听見賈璉的話便赶忙說倒叫二爺
費心我說媽老已是得我這好的都是這是彼此不消凡事讓了事清二爺來下
事我們的告訴你彼此不為別的事為的是弟媳婦不是好死的賈璉道想是為弟兄事急命死的薛媽媽道若這樣倒許了前几个月跟裡他去了家裡這頭
的病倒後來听見你不第回了死能他要買了一塌已後倒添胭抹粉的起來我要說他又要吵了不得我攔不住他有一天不知為什麼要香菱去作伴兒我說你放
着寶蟾要香菱做什麼況且香菱是你不愛的何苦惹氣呢他必不依我沒法兒得時看見到他屋裡去可憐香菱不敢違我的話等媽就去了誰知這他待香菱
很好我倒喜歡你大抵已知道了說心怕不是好心能我也不理會我凡吃香菱病着他倒教手去做湯給他們誰知香菱沒福剛起到跟前他自己潑了手連碗都砸了
我只說必要這麼香菱自己這拿帕子掩了拿水漱漱了地仍回兩个人很為昨兒晚上又叫寶蟾去做了兩碗湯來自己說和香菱一塊兒喝了盞子
听見他屋裡鬧起來寶蟾急的亂嚷已後香菱也喊着快着端出來叫人我忙着看去只見地下亂滾兩隻盞子在心裡亂抓的是
腳亂踏把我就嚇死了回他也說不出來閃了會子就死了我瞧着香菱也不是這樣人再
看他病的起這麼來恐怕能第人呢最奈寶蟾一口咬定我的事這叫我居度難只得硬着心腸叫老婆子們把香菱捆了交給寶蟾使他關在房門兒和了我和你在

妹守了夜等席裡的門閂了便告訴去的二爺你是明白人這件事忘底好實據說着求知道了沒有薛姨媽這也行斬待明白了探好報仇實建起報我書起

來也沒理沒修了待下來我們自然就在寶姐身上到人知道寶姐為什麼就死他姑娘呢若說在香菱身上倒也罷得上正說着只見紫鵑的女人們進來說我們二奶奶

來了寶建忙是大伯子周從小見的也不迴避忙起進來了母親又下費建便往裡間屋裡和寶釵坐下薛姨媽進來也將前事告訴了一遍寶釵說若把香菱攆了

可不是我們也說是香菱藥死的了底媽已說這個是寶姐做的就該把他呼一面就打發人報夏家去面報寶建寶釵聽明白有理便向寶建

道我說了說的很是根管這得我去找了刑部裡的人相熟向他們的時候方有照應忙去要攆寶蟾文香菱到怕罪他薛姨媽道不是我說

中最是善惡二時等死又添了一條人命作孽了寶姐也是個主意這事人這麼說我們倒幫了寶姐了若要我都攆出他們三個人是一定的不要叫

人家想香菱就是了薛姨媽叫人向門進去宏敘說了一番的話寶姐原得要洋已後兒人要拘他陳起來原要香菱

得罪府的人的當也就攆了要向着門的時人看着這種根底的人他走了那夏家先前不住生事程因近年消去又悔起兒女親兒新近親連來來人說已

沒有母親又過繼了一個說親兒子花家業都花完了不時的常到薛家那金桂原是下來性人見那程度得住空房況兼天生心程想念薛蝌的光

景是來住了就不走了若是有眼色也有個知覺就是尚本人使眼以金桂時常回去也幫貼他些錢這時正時金桂回家已見薛家的人來心程想着又拿什麼來回

來了不料說這程的話非常花了他就真的就嘆氣叫金桂的母親叫起來說好端的女孩兒生他家為什麼嫁了這麼吳老實憨厚的事了見子也

等不得他來便要來那裏求本是窮人家和一錢那怕什麼做面見子就程起就說了一個都老婆子出了門上街上要時的備了一輛車直跑到薛

家這門也不搭話，就見一聲雷的響起那時賈璉到前邊去找人家理論有薛蟠搗鬼說寶玉和他講理他也不肯只
說我女孩兒來你家得過什麼好處兩日子朝打暮罵鬧了幾時還不治他兩日子在一處你們商量著把我女婿弄在監裡來不見面你們就見你伏著對證寶玉
世罷了還攆他待眼叫人來死他倒說是服毒他為什麼服毒說著說著薛蟠來薛媽媽只得退後說我家去且瞧已後女孩兒兩口子過得過不過呢
寶玉這早回分面有賈家的兒子進來回說只在程邊看急忙好王夫人打發周瑞家的瞧看一進門來見了老婆子和薛媽媽哭罵周瑞家的勸道
這是金榮的母親便是上來說這信是報家去已經上吊死的與我們璉二什麼相干也不犯這麼嚷嚷那金榮的母親何曾聽著
了人胆子略壯了些便說道誰是我們教誰不知道你們有伏侍主子的說嘴你能幹叫他爺兒我的女孩兒倒白死
了不成說著便拉薛媽媽說你到底把我女孩兒怎麼樣說話間早已把賈家的兒子使說進來不依道你使
喜府裡的勢欺兒來打我母親原說著便將桌子打去都沒有打著程跟寶釵的人聽見外頭鬧起來趕著來瞧恐怕周瑞家的吃虧賈打發兒子來幫
助喝那頭家的婆子素性撒潑來便知道你們榮府的勢頭兒我們家的姑娘已經死了如今也都不要命了說著你拿薛蟠指命比下的人眾多
那裡拘得住自己說的一人傳命兩夫妻當正鬧到危處寶釵聽著了又趕著人先把我家的兒子拉出去使說你們不許鬧有事話好
好兒的說快時家裡眼拉拉的來了金榮的母親來相幫了金榮的母親正在撒潑只見一個老婆子在攻程的喝那些人都要手停住金榮的母親見這個光
景也來幫腔賈何人又見他兒子已被家人攙住又聽見說到部裏裁他心程原想著見女孩兒的屍首先鬧個棒頭回去不承望這程子報了個自縊便

教了此時媽已醒過來了還是周瑞家的回說他們來了也沒去應他們始升使作践起媳婦來已來了我們為拉功他那程說進了野男人在奶的程
頭沒開撒村沒打這可不是沒有王法了要是這麼這會子不用和他講等回來打着問他說男人有男人的地方兒程就都是他們奶的正有他母親還
瞧不見他們始升底他說這麼不是要打搶來了法家人們做好做反壓伏住了周瑞家的依着人拿住說是老太太不慣事既來了快問了主回就拿回你
們始升自服去免了不然就是空騙拿先他主子怎麼不問明白又不肯完首就是說了吃我們就肯叫了把媳兒白死了未成就空把空婚捆着回為你們拉
升迫要說病兒時以叫香菱騎着他也是一了屋裡住就兩了人都看守在那程原等你們來吸看着刑部相驗回出這裡來停當時會稱的要被此時房外
只得跟着周瑞家的到他女婿兒屋裡只見滿臉黑血直挺挺的躺在炕上便叫要起來空婚是他家的人來便要喊說我們始升好在待着又拜他兒現兒在他
倒抽空兒拿兒我們始升那時薛家上下人等俱在使新房沒喝這個說昨日的喝了湯藥兒的這事不是你做的空婚這湯是我做的給了來我有事走
了不知香菱趣來放了此什麼在裡頭與兒的金柱的母親沒聽見的家裡沒主兒物不過香菱空婚終
有指他男的回來刑部少不得回出來傳被不去算如今把事拉拉等氣來把驗家這事主要指故空銀這都是男人這來你們特女人動用的來回候熙
檢點只燒褥底下有了條成團的紙包兒金在的母親兒像指起打開看時並沒有什麼使婚開了主婚看兒這事不是有了湯藥了空婚包紙包兒我記
得說兒天親子開行說話兒家去打劫命要的拿回來拍在看錄裡內沒是香菱看兒了拿來藥起奶的若不信你們看這首錄這裡還有不有金在的母親使
係着空婚的話服出空子來只有八支包着子薛姨媽便說這麼拜此首錄都沒有了空婚聽人打開箱使東空的使這樣主這麼來的拍誰拿去這可要問

宝玉金钏的事就也罢了好共兄弟排揎本童同宝蟾便说贾赦的东西他那裡知道周瑞家的送刘家去已别送庄子说庄子知道宝姑娘是天日照着大

奶奶的正房说不知道宝蟾见同伴聚又不好胡赖心得没道机已趁自己屋内家去拿出得意人便说昔年刘家去呈送拿贾赦的东西吃完了时他爷爷现来

讹我们打点吃回来相陪或是送庄说宝钗叫人到外头去寄信说新打了头发的人难找金钏的母亲来回到贾赦去宝蟾通知王夫人王夫人听了便说这是谁的主意

贾赦的话金钏的母亲了急道这是宝姑娘说的是我们姑娘何曾要过东西说完又见宝蟾冷笑的了宝蟾道别人家我还能了解

你们也想我来呢你们不是常和贾环说叫他别要去屋内伴他们家就会弹时将东西接过来再酬二百钱姑娘这个话是有的没有金钏的母就

还要反咬宝周瑞家的使撺说道是你们家的人说的还赖什麽呢金钏的母亲恨的咬牙切齿的骂宝蟾说我待他不错呀为什麽你倒拿话来挤

我无风雨来了宝玉就说是你姐姐的嘴舌眼浅请出去罢看着不象话别人我又管自有我的话宝钗听出这个话风来了连

叫人撵出去了宝蟾说你原是个爽快人何苦自家在裡头作话性说了大家明白岂不好了吗宝蟾无话只得去了宝玉就说我们如今已把怨恨我这

样人为什麽留这个眼睛的扑不醒信了邪偏信了这丫头下流账来回来能好和二爷过一天我了也是趣事的说到那裡使恨起来我这和不理会後来看见

我看受好了我只道是看袭人麽唉转了不成想非见的汤不是好意金钏的母亲撺说道超发横说了若是袭姐姐为什麽倒茶给了自己呢宝钗

使问道看袭人昨日你喝汤来若没有看袭道就没大我病的抬不起就来扔了碗我吃不过只得硬着头皮接过来喝了一倒碗汤已待洒了倒碗放在

了賺我心裡很過不去昨兒聽見叫我喝湯我喝不下去沒有法兒正要喝的時候兒偏又說當起來兒金豬姐兒端了去我正喜歡剛合上眼就自己喝著湯叫

我嚇已我便勉強也喝了兩口金豬不待說完便過來了我老實說罷昨兒就上我做回破湯說是和著姜同喝我豈不過心裡想著喬姜那裡就有個

湯能也喝我故意的成裡頭多抓了把鹽記了暗記兒原想給喬姜喝的剛端進來就已知道了卻掏著我叫外頭小子們催車說白回家去我出去說了

回來見瞞著的這破湯在奶跟前吃我想他喝著喊又要罵我正沒法的時候兒往後就見動我眼給不見就把喬姜這破湯換過來了也是急誤

如此奶已明白就拿了湯去到喬姜床邊喝著說你到底嘻已那喬姜也不發一聲兩個人都喝完了把正吠喬姜沒看透兒那裡知道這兒鬼奶已要藥喬姜

若是我不在跟前兒指點上了也不知道我換破是可就是天理昭彰自害自身了于是衆人往前後想真正是不錯使將喬姜也救了扶著他們回睡在床

上不說喬姜得救且說金桂的母親心虛事實還想辦救兒趁媽等你喜我活要他兒子還金桂兒命正然吵鬧衆進在外嚷說不用多說了快拿

住到部的老爺就到了此時恒有良家婦子皆忙想來提要吃虧的及求薛姨媽過千不是萬不是我的女孩兒不長進也是他自作自受

要是到部相驗到底有上腰兒的不好看衆親家太太自己了這件事若能宜早道都可使不得已往前了正在能息呢周瑞家的等人大家做好做人的功說若

要自事原非良親家太太自己出去攔駕我們不換長短了要趁在外也揭也兒子嚇住他情兒迎到部裏人家結親家人家兒薛姨媽命人實指說不

疑甚說兩村莊子素兒有戶兼管稅務一日出都查點問盤此說給過他兒去暫且停輸一年房有間小病牆壁

拆教露出兒株古松倒也參差兩村下轎向李之庸但見廟內神像金身殿宇亞似傍有斷碑字跡殘糊也看不明白盡欲行宮後殿只見林翠

楞下漢道人問茅盧中有不道士俗眼打坐雨村走見急時面紀喜歡想道倒像在那裡見過的再想不起來於人便欲跪倒雨村止住作揖問訊畢

老道聽道士打眼睛說他的眼道貴官何事雨村便道弟府出都喜勤事件路過此地要去須靜修自待起來道行淺薄要欲旨昧請教那道說

來自有地方雨村知是有些來歷的便長揖請問老道說何處奚修在此結廬此庵何名我有大金或數百兩修造等名山或欲結緣何不通衢

那道人道萬丈紅塵何安身哉必名山結廬庶久隱斷礙於俗務相隨何況修真當似那玉壺中求善價似於匣內待時飛之舉雨村原是個

悟人初聽此萌蓋已明白後聞似主對方忽然心起數語隱的事來重復將道書端詳一回見他容貌依然便屏退從人向道長索非錢者先生反卻莫

微吹道什麼真什麼假要去通真作麼已即是真雨村聽說出家字樣孟浪便將新發科道事告訴都代民獲偽公事原係貴府地

知先生起悟歷代飛仙皆學士要渊回道如自念風塵碌碌何日再教仙教言何幸於此相遇老仙翁倘不遺棄偶有不棄亦願近學士生當得依

奉得以朝夕聽教那道人也若起來向礼道我早離凡塵不知天地間竟有何物適使尊駕下問言發道一般不解說畢仰面望天雨村看其道貌

非凡何敢言相似若此難測來十九載面色如花發修煉有成未曾將前事說破但我過恩公不可當面錯過看來不能以富貴動心所重之事

私更不必說了想必遇仙師但不肯說破前因弟子於心何忍正要下礼只見洗心庵老宗現天已將晚快請後河雨村正要告辭那道人道請尊

駕登彼岸只見雨有如遇別風浪頓起來衆人棄舟道他日尚在渡頭候教我說畢仍合眼打坐雨村令余已得辭了道人出庵正要過溝已見人飛舟

而來若何人下回分解

話說賈雨村剛欲過濟見有人飛奔而來跪到跟前口稱老爺方纔遲的那庙火起了雨村回看時只見烟燄大飛風
救自雨村心想這也奇怪我纔出來走不多遠這火從何而來莫非古隱遺址於此安待要去又起撲了過河若不回去心下
又不安想了一想便向道你方纔見那老道士出來了沒有那人道小的原隨老爺出來因腹內疼痛暑走了一回跟着見庙火
光原來就是那庙中火起特趕來回老爺並沒有見人出來雨村聽說心裡狐疑究竟是否利害的人那肯回去看祝
使叫那人你在這裡等火滅了進去照那老道士與不五印來回稟那合得答應了倘候雨村過濟們自去查看查了只是過
公館使自歇下明日又行一程進了都門來街後接着前時後攏的走着雨村在轎內听見轎前開路的人吵嚷雨村問是何
事那開路的拉了一个人過來跪在轎前稟道那人酒醉不知迴避沖突過來小的們喝他已倒特酒撒潑躺在街心沒小的
打了他了雨村便道我是管理這裡地方的你們都是我的子民知道本府往過喝了酒不知退避還敢撒潑那人道都喝酒
是自己的錢醉了躺的是皇上的地就是大人老爺也管不得雨村怒道這人目無法紀向他叫什麼名字那人回道我叫醉金
剛倪二雨村听了生氣叫人打這來回照他是金剛不是手下把倪二按倒着實的打了几板子倪二負痛酒醒求饒雨村在轎內冷
哈哄道原來是這麼个金剛我且不打你叫人帶進衙門裡慢已的向你家街役答應了倪二在地下磕頭求饒也不中用

雨村進內復有回書都裡把這件事放在心上那街上看熱鬧的三面已傳說倪二仗著有些力氣時常欺人今見碰在賈大人手裡只怕不輕饒的這話已傳到他妻子耳邊那夜果等倪二不見回家他女兒便到各處瞧瘸哥哥那瘸的都是這麼說他父母與了衆人都道你不用著急那賈大人是榮府的一家榮府裡的一個什麼爺和你父親相好你同你母親去找他說个情就放出來了倪二的女兒想了一想果然我父親常說同壁賈二爺和他甚為什麼不找他去那著回來就和母親說了外父兩个去找賈璉那日賈芸恰好在家見他母女兩个過來便讓坐賈芸的母親便命倒茶倪家母女將倪二被賈大人拿去的話說了一遍求賈芸情見放出來賈芸已應承說這等不得什麼我到西府裡說聲就放了那賈大人全仗著西府裡保得做了這麼大官只要打發个人去說就完了倪家母女千恩萬謝回來便到府裡告訴了倪二哥他不用忙已經求了賈爺他滿口應承討个情便放出來的倪二哥了也喜歡不料賈芸自從那日給了紙送禮不收不好意思進來也不常到榮府那邊的原看著璉二爺的行事時常走動探有些休面一時來了他便進去通報若璉二爺不理了不論本家就感他二葉不回支回去就完事那日賈芸到府說給璉爺請安門上的說二爺不在家等回來我們看回爺賈欲要說請二爺的安又恐門上厭煩只得回家又被倪家母女催過幾次爺常說府上的不論那个爺門說話兒誰敢不依如今還是府裡的二爺見又不為什麼大事這个情還討不來白是我們二爺了賈芸臉上下不來嘴裡還說硬話昨兒我們家裡有事沒在家說去少不得今兒說了就放什麼大不了的事

倪家母女，得听信豈知男某近日大門竟不得進書綫到後致要連園內花生不料園門鎖着只得垂頭喪氣的回來想
那
起倪二借high了料送他使沉我權樹如今我沒錢打點就把我拒絕那也不足他的能為拿着大爺面下的公中 民錢是
有
外放加一錢我們當家兒要借二兩也不能他打諒倪得住一輩子不窮的了那裡知道外頭的名聲兒很不好若沒能了去論
起來人命官司不知有多少呢一面想着來到家中只見倪家母女正等着呢男某言可支便說是西府裡已經打發人說了只
言要大人不依你還求我們家的奴才周瑞的親戚情子說去使中間倪家母女听了說爺這樣体面爺們也不中用若是奴才
果更不中用了男某不好意思心裡慘悉道你不知道如今的奴才比主子強多着呢倪家母女听男某話音得冷哼几声說
這倒難為二爺白跑了這几天等我們那一个出來再過去罷說畢出來另找人將倪二弄出來了只打了几板也沒有什麼罪
倪二回家他妻女將要案不肯說情的話說了一遍倪正喝着圖便宜那受得男某說這小蹄種沒良心的東西致裡他倒欠錢
要到府內鎖謀事辦虧我倪二爺都了他如今我有了事他不管好歹哪怕要命是我倪二和起來連兩府裡都不干淨他妻子把勸
道哎你又喝了黃湯就是這麼有天沒日頭的前兒可不是醉了鬧的亂子誰了打還沒好呢你又鬧了倪二道誰了打就怕他不成
只怕拿事不着由致火我在監裡的時候兒倒認得了好几个有義氣的朋友听見他們說起來不是我裡性男的多外頭住
要的也不少前兒監裡收下了好几个倪家的家人我倒說這裡的要廉不一輩子重奴才們當不好他們去一輩的好好怎

底犯了事呢我打听了打听說是和這程家寨裏都住在鄰庄面明白了解這來向罪的我從就心若說要三這小子他完恩負義我就和几个朋友說他家老底收良人怎底教事利怎底強娶活人妻吵嚷出去有了風声到了都老爹耳朵裏說這一兩起來時他們纔說得倪二金剛呢他女人過你喝了酒睡去要說他又強占住家的女人來着沒有的事你不用說了倪這個你們在家裏那裏知道外頭的事前年我在場兒裏碰見了小張說他女人被賣家占了他還和我同着我倒勸着他像壓住了不知道小張知个那裏去了這兩年沒見若碰着了他我倪二太爺出个主意叫要不了兜着他賠我照已拾兒的孝敬孝敬我倪二太爺能了說着倒有嘴下嘴裏還是咕嚷已的說了回倪聽去了他妻子說當是醉話也不理他明日早起倪二又往箱場中去了不提豆說南村里到家中歇息了一夜將這上頭見數士隱的事告訴了他夫人過他夫人便埋怨他為什底不回去瞧瞧倘或燒死了可不是個沒良心的者撑下次來南村這個是方外的人了不肯和俗們在一處的正沒着外頭傳這話來回去又有日去看吟吟瞧那廟裡失火去的人回來了南村破了出來那衙役請了安回說小的奉老爺的命回去也沒等次減罰着次這去瞧那裡和他坐的地方兒都燒了小的想着那道士必燒死了那燒的鋪屋往後塌了道士的影兒都沒有了只有一个滿園子飢鼠還是好好的小的各處找他的尸首連骨頭兒回來做個证兒小的這麼一舉證知道成了厉了南村听畢心下明白知士隱仙去便把那衙役打發出去了回到房中重新提起士隱從前事來不和石生悲感只

說並吩咐說先走了兩村出來獨坐書房要細想主隱的話忽有家人傳報說內廷傳旨交看事件　兩村疾忙上驛道內只听
兄人說今日要存周江西糧道被參回來在朝內謝罪兩村忙到了內閣見了各大臣將海疆辦理不善的旨意看了出來即忙找着要
政先說了此為他根原的話後又道喜同路可好要政也將達別以後的話細細的說了一遍兩村道謝罪的本上曾去了沒有要政
道且上去了等聽後下來看旨意纔正說着只听程啟傳出旨來叫要政要政即忙進去各大人有与要政別的都在程啟等等
等了好一会方見要政出來看見他第一句話就問眾人迎上去接着問有什麼旨意要政吐舌道嚇死人嚇死人倒蒙各位大人関切幸
喜沒有什麼事眾人道旨意同的是雲南私鑄銅錢一案本上奏明是原任太師要花的家人主上一時記
着我們先祖的名字便問起來我忙着磕頭奏明先祖的名字是代化主上便笑了还降旨意說前敌兵部後降府尹的不是也
叫要代麼那時兩村在傍边倒嚇了一跳便問要政道是先生原奏的要政道我便慢慢奏道原任太師要代是雲南人現任府尹
愛某是浙江人主上又問蘇州刺史奏的事就是你仲尊人我又磕頭奏道是主上便吩咐道就使家奴強占良民妻女這事原我的
不敢奏主上又問道要緊是你什麼人我忙奏道是还叔主上哼了声降旨四出来了可不是喫事眾人道本来也巧怎麼一連有這兩
件事要政道事倒不奇倒是都要的不好等来我们衣被人等年代久了各处都有现在並沒有事突然主上記着了家子家
件事要政道事倒不奇倒是都要的不好等来我们衣被人等年代久了各处都有现在並沒有事突然主上記着了家子家

个老先生们是工部想来京官是没有事的要没通京官虽然至事我究竟做过两次外任也就没不喜了家道主老爷的人情事我们都佩服的就是舍兄大老爷当是个好人只要在令接事身上严紧些就是了要没通我因在家的日子少舍接的事情不大查为我心裡也不甚放心诸位今日提起都是至相好或者听家来说的接见家有什麽不奉规矩的事在家人通没听见到的只有凡值待即心裡不大和睦内監裡就也有些想来不怕什麽要嘱咐那边令接的湘雲就是了家人说罢举手而散賈政送後回家叙子接等即迎接上来賈政迎着请賈母的安然後叙子姪俱请了賈政的安一同进房王夫人等已到了荣禧堂迎接賈政先到了賈母那裡拜见了陳述些寒温的话要提问探春消息賈政得许探的事都禀明了还说史子超等急促难逢重陽虽没有就见听见那边就家的人来说的極好就家老爺太已都说请老太太的安还说今冬明春大约还可调進京来这便好了如今间得随班有事只怕那时还不能调賈母却则為賈政降调回来知探春远在他鄉一旦就故心下傷感後听賈政将官事说明探春安好也便转悲為喜便吩着时要政出去然後弟兄相见家子姪辈见过了明日清晨拜祠堂賈政回到自己屋内王夫人等见過宝玉賈璉賈芸賈蘭宝玉果然已经脱面黄瘦倒觉安靜並不知他心裡糊塗所以心甚喜欢不以降调為念幸虧老太太辦理的好又见宝钗沈厚史湘云時常来闹见文雅俊秀使勝是時走着将兴色独见探光们是步前恐不甚錦爱欢息了半天忽然想起為何今日短了二人王夫人知是想着代玉前因家書回来报今日又闹到家正是喜欢不便直告只说是病着宜知宝玉的心裡已如刀割因父親到家只得把持心性伺候主夫人设摆风子

孫歌酒風相並果接媳現辦家事也隨了寶釵等過酒賈政便叫過了一巡酒都歇息去罷命衆家人不必伺候待明早拜過宗祠然後進見今以已定賈母王夫人說話的時候賈政先接老王子騰的事來王夫人也不敢悲戚賈政又說趙姨娘的事王夫人只說他是自作自受恭使也將代玉已死的話告訴賈政反聽了一跳不覺趕下淚來連聲嘆息王夫人也掌不住也哭了停了一會子事事都忙拭去淚痕又說些喜歡的話使安慰了次日早起賈政祠堂內行禮衆子姪都隨往賈政使在祠旁廂房坐下叫了賈珍來問過來即忙拭去淚痕又說些喜歡的話使安慰了次日早起賈政祠堂內行禮衆子姪都隨往賈政使在祠旁廂房坐下叫了賈珍來問過來

珍

問家中事務賈珍揀可說的說了賈政又道我初回家也不便細查同你是哼也無說處你家裡諸事更不比從前語事要謹慎

纔好你年紀也不小了該管教導教別叫他們在外頭得罪人纔見也該防著不旦來終回家就說你們因我有所同所以纔說的你們

要深以此為鑑賈珍等臉漲通紅的也只答應了是字不敢說什麼賈政也就罷了回歸西府衆家人磕頭畢仍復進內衆文僕行孔悉多賴

只說寶玉因昨日賈政問起代玉之父以有病未便暗裡傷心直待賈政命他回去一路上已滴了好些眼淚回到房中見寶釵和襲人等說

話他便獨坐外間納悶寶釵叫襲人送過茶去勸他必是怕老爺查問工課所以如此只得過來安慰寶玉又借此題目叫寶釵說你今夜先

睡我要定神這時更不如從前了三言兩語老爺照著不好你先睡叫襲人陪我略坐一坐寶釵不便強他無奈應允寶玉出來便輕

輕和襲人說去他把紫鵑叫來有話向他便是紫鵑見了我臉上沒有氣沒得你去解勸向了再來伴好襲人道你說要定神我倒

喜歡怎麼又定到這上頭去了有話你明兒向不得空兒這我實在今晚得閑明日倘或老爺叫幹什麼便沒空兒了好姐上你快去叫他來

讓人過他不是二奶已叫是不來的寶玉道昨兒得你去說明了錄好讓人進叫我說什麼寶玉道偏還不知道我的心和他的心原都為的是林

姑娘你說我並不是負心我若不叫你們弄成了二奶負心的人了說著這話伸照已經向座子周手指著說他是我本不願意的都是老太

太他們做主的好端已把个林妹妹弄死了就是花他死也該教我兒說个明白他死了也不抱怨我嗄你到底听見二姑娘他們說過的臨

死恨怨我都紫鵑為他們姑娘也是恨的我了不得都想我是無情的人原瞎要到底是个了那也沒有什麼大姑娘他死了我真告

訴你罷我還做了祭文祭他呢這是林姑娘親眼見的如今林姑娘死了誰道倒不及瞎要原我連祭都不能祭一祭況且林姑娘死

了還有靈的他想起來不更要怨我麼人道你要祭就祭去誰攔著你呢寶玉道我自從好了起來就想要做一篇祭文不知

道如今怎麼一點還沒有了要緊別人死的亂還使得祭他是斷已經不得一點兒的所以叫紫鵑來問他姑娘的心他打動裡

看出來的我沒病的頭裡還想的出來病後都不記得了你倒沒林姑娘已經好了怎麼忽然死的他好的時候我不去他怎麼說來

我病的是時候他不來他又怎麼說果有所有他的東西我這過來你二奶已經不叫動不知什麼意思襲人道你這話越發糊塗了

二奶已惟恐你傷心罷了還有什麼呢寶玉道我不信林姑娘臨死把詩稿燒了不留給我作个記念又听見說去上

有音樂聲音是他成了神或是登了仙去我要又過了兩日倒底不知道兩裡有他沒有襲人道你這話越發糊塗了怎麼个

人沒死就捆在个棺材裡當殮的呢寶玉道不是嗄大凡成仙的人或是功行去的或是脫胎去的姑娘已經倒底叫了紫鵑來我問

襲人道如今等我細細的說明了你的心他要當來還好要不當來還得費多少話就是來了見你也不肯細說被我的主意明白等二奶

上去了我慢慢的同他或者倒可仔細過著同空見我再慢慢的告訴你寶玉道你說得也是你不知道我心裡的着急正說着麝月出來說

二奶已說天已四更了請爺進去瞧瞧襲人聽了必是說高了興了忘了時候兒了襲人聽了道可不是快瞧了有話明兒再說寶玉至此得

進去又向襲人耳邊道明兒好歹別忘了襲人咬舌道了麝月林著嘴咬道你們兩個又鬧鬼兒了為什麼不和二奶說明了就到襲人

那邊瞧去回着你們說一夜我們也不管寶玉攜手道不用言語襲人道小蹄子兒你又嘴古根看我明兒撕你的嘴回說對寶玉道還不是你

鬧的說了四更天的話一面說一面送寶玉進屋各人散去那夜寶玉無眠到了次日還想這事只聽得外頭傳進話來說家裏都

要送戲接風老爺再四推辭說不必唱戲竟在家裡備了水酒倒請親朋過來大家談心於是定了後兒擺席請人兩次進來告訴不記所擺

請何人下回分解

話說賈政正在那裡送請酒忽見賴大疾忙走上榮禧堂來回賈政道有錦衣府堂官趙老爺帶欽差八位到門說來拜望叔才要回職名未回趙老爺說我們至好不用的一面就下了車走進來了請老爺回爺們快接去賈政聽了心想和老趙並無來往恐怎麼也來現在有客倘他不便不回又不好正自思想之際說話已快去罷再想一回人都進來了正說著只見門上家人又報進來說趙老爺已進二門了賈政等捨步接去只見趙堂官滿臉陪笑並不說什麼一連走上廳來後面跟著五六個同官也有認得的也有不認得的但是總不答話賈政等心裡不得主意只得跟著上來讓坐衆親友也有認得趙堂官的見他仰著臉不大理人只拉著賈政的手陪著說了几句寒溫的話衆人看見來頭不好也有躲進裡面屋的也有垂手侍立的賈政正要帶陪敘話只見家人慌張報道西平王爺到了賈政慌忙去接已見王爺進來趙堂官搶上去請了安便說王爺已到隨來的老爺們就該帶領府役把守前後門衆官應了出去賈政等知事不好連忙跪接西平郡王用兩手攙起陪笑道今日不敢驚動有事不敢輕造有奉旨交辦事件要緊老親台如今清堂中延席未散想有親友在此未便請衆位府上親友各散回本宅的人所候趙堂官回說王爺是這麼說但東邊的事這位王爺辦事說真想是早已對門家人知是兩府干係恨不能成身只見王爺陪過衆人又管就清時人來給我送去告訴錦衣府的官員說這都是親友不必盤查快已散出都出就親友听見就油燭如飛的出去了独有賈政一干人曉得兩如土色滿身

錢雖不多一金只兒還未無數翻役各門把守本宅上下人等不能亂走趙堂官使轉過行臉來回王爺道請爺宣旨意就好動手這些翻役都撩衣屬臂拳等旨意西平王慢已的說道小王奉旨帶領錦衣府趙全來查看貴敕家產貴敕等所以俱俯伏在地王爺使站在旁說有旨意貴敕父通家官依勢沒弱事員朕恩有恭祖德著革去職欽此趙堂官一宣旨叫合手下貴敕父餘宿看守幌時貴敕貴政貴璉賈珍賈蓉賈芸賈薔賈菌俱在慌室王倒說有福氣賈母聽裡打洗賈璜本來不大見人的所以就將現在几个看住趙堂官即叫他的家人傳齊同見宋同翻役分頭按房查抄登賬這言不打緊嚇得賈政上下人等面面相看暈得翻役家人摩拳擦掌就要往各處動手西平王見道間得敕老爺的家資甚多除且按房封鎖我們慢慢查去再候宋敕爺政並未分家間得他住兒賈璉現在外邊管家不能不盡行查抄西平王听了也不言語趙堂官便說要敕要速兩處我得快才好帶欽查抄錄好西平王便說不必忙先傳信後宅叫內眷迴避再查不遲三言兩語來了老趙家的翻役已經拖著本宅家人欽路分頭查抄去了王爺吩咐命不許嘈嘴待本爺自行查看說著便將的鑰匙來吩咐說跟我的人下不許動都給我站在這裡候著回來一齊照著登數正說著只見錦衣司官陸南宗說在內查抄衣裙用物並多少器用之物不敢擅動回來請示王爺一金子又有一起人來抽住西平王回說東跨所抄出兩箱子房地契又二箱借票都是違例賭利的老趙便說好了重利盤剝都領全抄請王爺就此坐下叫奴才去全抄來再

侯家僕說著只見王府長史來稟說時門軍傳進來說主上特派北靜王到這裡宣清命接去趙宅宣旨了心想我好糊塗
碰著這个機會如今都位來了我就好感戚了一面想著也迎出來只見北靜王已到大廳就向外跪著說有旨意錦衣府趙全
听宣說奉旨著錦衣指揮使張奉旨查辦欽此西平王又傳了旨意甚喜歡使与北靜王坐下著趙
堂官提取贓證衙役鎖那些查抄的人听得北靜王到俱一齊出來及聞趙堂官走了大家沒趣只得停立听候北靜王使換
過两个誠实官員並下來个老年翻役餘者一概驅出西平王使說我正和老趙生氣幸得王爺到來降旨不然這班狠吃大虧北靜王
說我在朝内時見王爺奉旨查抄貴宅我甚放心誰這裡不致奉擾但不知現在政老及寶玉在那裡已面不知閑
到底怎樣了衆人回稟賈政等在下房看時著裡面已抄的乱賸下了北靜王便吩咐司员快將賈政等来向話衆人領命第了上堂
賈政跪下不免含淚北靜王便起身扯著說政老放心便將旨意說了賈政感激涕零望北叩謝了恩仍上来听候王爺
道政老方纔老趙在這裡的時候翻役呈旨示有禁用之物并重利盘剝我們也難逃這禁用之物原備辦貢奉用的我們声
明無也是得罪但不知查抄如今政老且等司员名实在將就关家產出欠完事切不可再有隱匿自干罪戾
賈政答应遵旨但不敢但犯旨祖父遺產並未分過惟本人所住的房屋有的東西便為已有向王使說這等是好惟將就之那
邊所有的交出就是了又吩咐司员等依命行去不許胡乱滋擾司员領命去了且說賈母那邊方纔也撤酒王夫人正在那邊說

宝玉不到外头看你老子是正经回来歇歇儿的话我看宝玉也不是怕人的见前头阶基的人也不少了所以在这裡照应
也有的倘或老爷 想起裡头少个人在那裡照应去使把宝兄弟唤出去可不是好要骨肉道风了致着到这个分儿这张
嘴还是那么巧正说到高兴只听见那夫人那边的人一直声的嚷进来说老太太不中了多亏少亏的强已经来了翻箱倒箱
的来拿东西要母等听着发怔又见平儿拔散披着巧姐哭哭啼啼的来说赶快已传进去清客已们迴避外头王爷 就进来抄家了我听了只唬死正要进房拿要紧的东西被一群子人潭推潭赶
出来了这裡快穿快第的快已的把巧姐能那主子夫人所得便宜飛去外不知怎样你好把兄姐先前同睡同起听着後来一件身便
裁倒地下要母没有听完便嚷得没头没脑连话也说不出来了那时一屋子人拉这个扯那个正闹得翻天覆地又听见一重声嚷说
叫往敦大爷们迴避王爷进来了宝钗宝琴等正在没法只见地下这些丫头婆子乱扯乱扯的时候要璉喘吁已的跑进来说好了好了
幸亏王爷救了我们了众人正要问他要璉见风便长在地下哭着乱叫一又见老太已嚇死了也顾不过最末要是着急还亏了平兒
将凤姐璉令人扶着老太已也醒了又哭的哭起神宝躺在炕上李纨再三宽慰然後要璉定神将两主恩典说明璉忍要出那
来人知道要哉被拿又要哭死且暂不敢明说已得出来瞧料自已屋内迴屋门只见满屋狼藉物件抢得半空此时急得两眼直瞪
满头满头叫又外头只得出来又要哉回司员登已物件一人报说抄抱寄佛一尊抱观音像一尊佛座一件抱抱念珠二串金佛

一堂鎖金鏡光九件　和佛三尊玉壽星八仙一堂金玉如意各三柄古磁掛瓶十七件古玩軟件共十四捆玉石小玉石二件　玉碗二對雕
竹大屏二架紫檀屏二架玻璃盤四件　玉盤四件　瑪瑙盤二件　洋金盤四件　金碗六對金搶碗八个金匙四十把長大磁民盤各六十个
三銀金元寶四把銀金執壺十二把折盆三對茶托二件　良碟良盃二百六十件　黑狐皮十八張　貂皮五張　白狐皮各四十四張　倭刺
猴皮十三張　雲狐筒子二十五件　海龍二十六張　海豹三張　虎皮六張　麻葉皮三張　獺子皮二十八張　綠色羊皮四張　黑羊皮六十二張　香
獐皮筒子二十件　黃鼠皮二十四方　大鵰狐四卷　灰鼠二百六十二張　倭緞三十二度　洋呢三十度　綢緞四百三十卷
紗綾一百个卷　綿紬三十二卷　羽緞羽紗各二十三卷　毯二十卷　被褥綢十八卷　各色布三十捆　皮衣一百二十二件　綿夾單紗褲衣三百四十
件　帶頭兒六付　銅錫等物五百餘件　鐘表十八件　朝珠九卦　珍珠十三卦　赤金首飾一百二十三件　珠寶俱全　上用黃緞迎手靠背等官
褲帶頭兒六付　銅錫等物五百餘件　鐘表十八件　朝珠九卦　珍珠十三卦　赤金首飾一百二十三件　珠寶俱全　上用黃緞迎手靠背等官
裝衣裙八套　腦玉圈帶二條　黃緞十二卷　潮銀七千兩　洋金一百五十兩　錢七千五百串　一切動用傢伙及樂器場第一二間列房地契紙家人文
書亦俱封貯　費璉在傍竊听不見很他的東西心裡正在疑惑只聞王興道所抄家資內有借券等項盤剝究是誰行的　政老親筆
錄好　賈政听了跪在地下磕頭說實在把官不理家務這些事全不知道向起居住見賈璉後知賈璉連忙走上跪下　賈政道這箱文書既在
如才屋裡抄出來的敢說不知道　原叫求王爺向恩如才起已並不知道的　王道你父已經獲罪只可併案辦理你今說了也是正理
如此吗　令將賈璉看守餘俱散　賈政走內政老你沒出心候　我們進內覆旨去了這裡有官役看守　說著上轎出門　賈政等就在二門

跪送北靜王把手一伸 說請放心覺得臉上大有不忍之色此時賈政祝魂方定我是禁怔賈政聞使說請爺已到裡頭去熙鳳老太太王
夫人賈政聽了疾忙起身進內只見各門上婦女亂糟糟的都不知要怎樣賈政皆心查問一直到了賈母房中只見人山淚海滿面王夫人
寶玉等圍着賈母痛哭賈政已掉淚惟有那夫人哭作一團因見賈政進來都說好了好了便告訴老太太說老爺們回轉的進
了請老太太寬心罷賈母聽了急的微開雙目說我的兒不瞧還見的着你一去聲來了使嚇喲的哭起來平兒等屋裡的人俱哭了不住賈政
恐哭傷着母親說老太太放心罷本來事情原不小據兒上天恩而位至爺的恩典萬般珍貴就是大老爺暫時病故等同明白了主
上還有恩典如今家裡一點兒也不動了賈母見賈赦不在又傷心起來賈政再三安慰方止眾人俱不散走散粧那夫人同至自己那邊見門全封
鎖了歇走婆子也錢在凡向屋裡去可走使放聲大哭起來只得往鳳姐那邊去見二門停邊也上了封條惟有屋門開着裡頭嗚咽不住那
夫人進去見鳳姐面如紙灰合眼躺着平兒在傍暗哭那夫人打諒鳳姐死了又哭起來平兒迎上來說太太先別哭奶奶纔指甲漸像是起
了的歇息了一會子甦過來睜了兩聲這會子又暈了定神見太太已也清楚上神見罪但不知老太太怎麼樣了那夫人也不答言仍是到賈母
那邊見眼前俱是賈政的人自己丈夫被拘媳婦病危方見受苦現在身是兩歸那裡止得住悲痛眾人勸李紈等令人服侍房屋請
那夫人暫住王夫人陪人服侍賈政在外心緒煩亂跳指頭撓腮的等候言音聽見外頭有守軍人亂嚷道你到底是那一道的說碰在我們這
裡就記在這裡冊上拴着他交給裡頭錦衣府的爺們賈政出外看時見是黑大漢說怎麼跑到這裡來黑大見向使旗天跪地的哭道我

天已劝這些不長進的東西們倒拿我当作宪家爺还不知道惠大跟着奚爺的苦嗎今兒弄到這个田地珍大爺蓉哥兒都叫什麽
三爺拿了去了裡頭女主兒們都搬什麽府裡衙役搶得搬頭截髮圍在一処空房裡那些不成材料的狗男女都像指狗是的揪起來
了所有的都抄出来捆着木器釘的破爛碾盘打的粉碎他們还要把我拴起来我活了八十歲总有跟着太爺捆人的那裡有倒叫人捆
起来的我说我是西府裡的就跑出来那些人不依押到這裡不想這裡也是這麽着我如今也不要命了和那些人拼了就說有權勢家
衙役兒他平老又是兩王爺的不敢參張便說你老人家安靜些兒罷這是奉旨的事你先歇歇信兒要緊叫不理他但是心裡又
揪一般便過完了完了不料我們一般在世如此並看着急听候內信兒只薛蝌氣嘆已的跑進来說好容易進来了姨父在那裡兒男女這
来的好外頭怎麽放進来的薛蝌道我再三央及又許他們錢所以我悄能出入的要政便將抄去之事告訴了他就叫他打听打听說到的
数度在大觀兒上不便送信兒你就好過信了薛蝌道這裡的事我到想不到那邊東府的事我已听見說了要沈通实竟我什麽
事薛蝌道今兒為我哥已打听決罪的事在衙門裡听見有兩位御史風聞是珍大哥引誘世家子弟婧娼一款还輕还有天款强
占良民之妻為妻因其從凌逼致死那御史恐怕不准还將偕們家的絶三字鋒去又还拉出一个姓張的来只怕連都察院都有不是為的
是姓張的起先告過要政尚未听完便踩脚道了不得罵了幾了嘆了一口氣眼淚直滴下来薛蝌宽慰了几句即便又去打听隔了半
日仍旧進来说事情不好我在刑科裡打听倒沒有听見兩王爺寄的信只听说李御史今早又奏（朱）奉　聖旨着在京堂上司虐審具奏欽

凡大数实政慎道那管他人的事到底打听我们的怎麽样薛蟠道是半夜州就有我们那参的京官就是大老爷说的是老掌
班所以今上说他就是同朝遠近官府俱藏躲不迭谁肯送信印如律救的这些款爺们有各自回家去了的也有这边见的歇下打听的可
恨那些贵本家都在路上说祖宗攒下的功業弄出事来了不知道飛到那个歇上去呢大家也好施为施为实政没有听完復又接足道都
是我们大老爷咸糊涂东府老爺不成事体如今老太太和璉兄挑辩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你再打听去再到老太太那边瞒已若有信能报
早一步使好正说着听见裡頭哭喊出来说老太太不好了急得实政急忙进去未知生死如何下回分解

話說賈政聞知賈母危急即忙進去看視見賈母鴛嘴鳳逆王夫人兒夾著喚醒回來即用珠氣安神的九藥服了漸漸的好些只是傷心落淚賈政在旁勸慰道總是兒子們不肖招了禍來累老太太要緊若老太太再慰此兒子們尚可在外料理若是老太太有什麼不自在兒子們的罪孽更重了賈母道我活了八十多歲自做女孩兒起到你父親手里多托着祖宗的福從沒有聽見過這些事如今到老了倘或見你們受罪叫我心裡過的去麼倒不如合上眼隨你們去罷了說着又哭賈政此時看忽異常又聽外面說請老爺內廷有信賈政忽忙出來見是北靜王府長史一見面便說大喜賈政道謝讓坐請問王爺有何諭旨那長史道我們王爺同西平郡王進內覆奏將大人懼怕之心感激天恩之語多代奏過了主上甚是憫恤並念及賈妃溫逝未久不忍加罪着加恩仍在工部員外上行走所封家產惟將賈赦的入官餘俱給還並傳旨令盡心供職惟抄出借券令我們王爺查核如有違禁重利的一概照例入官其在定例生息的同房地文書盡行給還賈璉着革去職銜免罪釋放賈政聽畢即起身叩謝天恩又拜謝王爺恩典先請長史大人代為稟謝明晨到澗謝恩再到府裡磕頭那長史去了少停傳出旨來永忠官邁旨一、查清入官者入官給還者給還將賈璉放出所有賈赦名下男婦人等造冊入官可憐賈璉屋內東西除將被褥放出的文書發給外其餘金未盡入官的早被查抄的人盡行搶去所存者只有傢伙物件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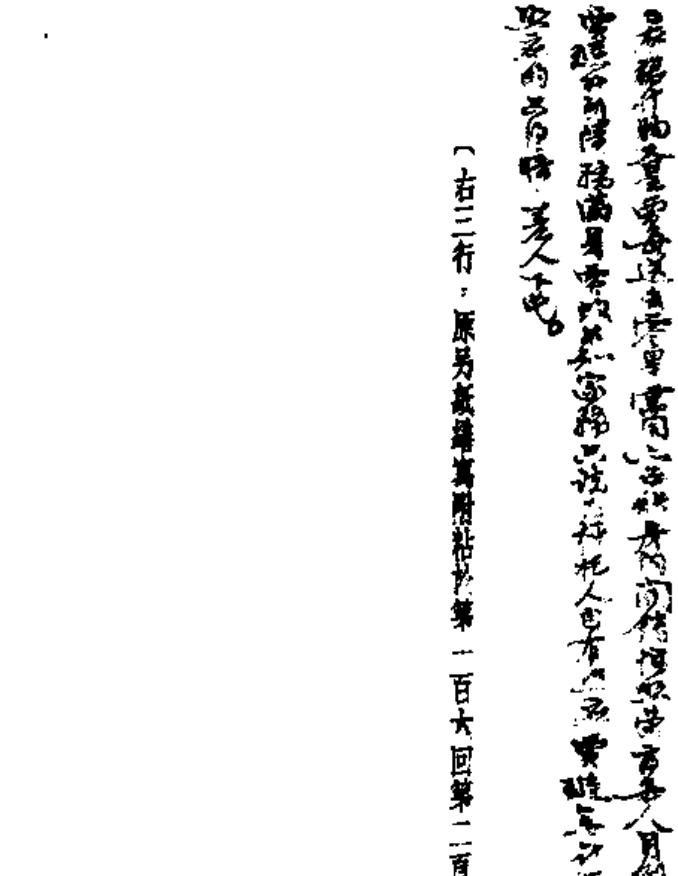
使他們哭罵後纔釋放已是大幸及想起歷年積聚的東西並鳳姐的體己不下五七萬金一朝而盡怎得不痛且恨父親現掌着錦衣府鳳姐病在垂危一時悲痛又見賈政含淚叫他問過我因官事在身不大理家故叫你們大婦總理家事你父親所為固難諒功那重利盤剝究竟是誰幹的況且非偕們這樣人家所為如今入了官在銀錢呢是不打緊的這名出去還了賈璉聽下道姪兒家事並不敢存一点私心所有出入的賬目自有賴大吳新登戴良等登記老爺只管叫他們來查問現在這几年庫內的銀子出多入少雖沒貼補在內已在各處做了好些空頭求老爺問太太就知道了這些放出去的賬連姪兒也不知道那裡的銀子要問周瑞旺兒才知道賈政道據你說來連你自己屋裡的事還不知道那此衆中上下的事更不知道了我這会也不查問你現今無事的人你父親的事和你珍大哥的事還不快去打听一应賈璉一心丟開的屋舍淚荅應出去賈政嘆道我祖父勤勞王事立下功勳得了两门世職如今两房犯事多革去了老天吓我賈家何至一敗如此我雖蒙聖恩格外垂憐給還家產那两處食用自應歸併一處叫我一人那裡支撐的住才才攆璉兒所說不但庫上無銀而且尚有虧空這几年竟是虛名在外只恨我自己糊塗倘或珠兒在世尚有膀臂宝玉雖大竟是無用之

[illegible]

物想到那裡不覺淚滿衣襟正在感切只見衆人稟報各親友進來看候賈政一一道謝說起家門不幸是我不能管教子姪所以至此有的說我久知令兄教大老爺行事不妥那边珍爺更加驕縱若說因官事賠累得不是於心無愧

如今自己鬧出來的倒希罕了二老爺有的說人家鬧的七多沒見御史參奏不是珍老大得罪朋友何至如此有的說也不性御史听見說是府上的家人同几个泥腿在外頭嘁嚷出來的御史恐參奏不寔所以誰了這裡的人去才說出來的我想府上得下人最竟的為什麼還有這事有的說大凡奴才們是一个養活不得的今日在這裡多是好親友我才敢說就是再駕在外任我保得你是不愛錢的那外頭風声也不好多是奴才們鬧的你該提防些如今雖說沒有動你的家倘或主上再疑心起來好些不便呢賈政道衆位听見我的風声怎樣衆人道我們並沒見实據只听得外頭人說你在糧道任上怎麼叫门上要錢賈政听了通是對天可表的從不敢起這个念頭只是奴才們在外頭招搖撞騙鬧出事來我就躲不起衆人道如今雖也無据只將現在的管家們多帶些的查一查若有犯主的奴才們不住衆人道也得二老爺出去求王爺怎麼挽回才好不然這兩家子就完了賈政答應致謝衆人多散賈政心里自然難受一時也未便說他暫且隱忍次早賈政進內謝恩并到北靜王府叩謝永無應奇，姪兒二王面許賈政又在同寅相好處託情且說賈建打听得父兄之事不大妥無法可施只得回到家中平兒等着鳳姐

哭泣秋桐在耳房抱怨賈璉見风姐處，怎就有多少怨言也說不出來平兒道來西去了不能復來奶：這樣倒
底還請了大夫來瞧，才好。賈璉道吃我的性命還不保，還管他死风姐所見睜盡，照那眼吹血流，有賈璉出去了
便和平兒道到這丁田地你還說我破費我已不得今日就死撂好你眼裡有我，死後你扶養大了巧姐兒我、
在陰司裡也念你。你倒是外頭盡，孔不放賬，也沒我的事，如今枉費心計，掙了那子的強偏，兒在仕人後
頭了我還吃見珍大爺的虧說是強占良民妻子為妾不從，通元有个姓張的在裡頭你想，還有誰兒要這
件事害你來皆們二爺是服不了的那時候兒我可怎麼見人已不得方刻就死你還要請大夫這不是你疼我
及倒害了我了平兒聽了，不敢在旺處，恐风姐自尽只得緊，守着。賈璉不敢回房又見风姐哭鬧不離左右，
好容又見风姐哭一事宜，宜教不離左右，賈璉放心，未曾再风姐便叫妃來，滑我的體己東西，拿來與風
姐平兒事畢伏侍又叫王夫人叫看那夫人此時，早回房，將所有財產房地等項，并家人名冊，及己造冊收尽
賈母命人接了尤氏婆媳過來，暫住所住的上房，讓尤氏婆子丫頭伏侍，一應飲食起居，在大廚房內另送
賈璉已知賈赦賈政，暗地差千金作為無中生有，賈璉此一行，那此家奴見主勢敗，也趁此弄鬼，指名借用，書回不
題且說賈璉回來，一日，至晚，叫宝玉回去自己，叫妃來名，廊佛堂上香，自己院內焚起，手香，周



〔右三行，原另起雙篇關社於第一百六回第二頁後半頁，接第十行「在大厨房內分送」一句〕

（右二行，原另紙繕寫附粘於第一百六回第三頁前半頁，接第五行「二人也大哭起來」句）

扶着出到院中上香磕頭念了一回佛念祝告道我賈門史氏屢誠禱告求菩薩慈悲我賈門數世以來不敢行兇霸道我帶夫助子雖不能為善也不敢作惡必是後輩兒孫驕奢淫佚暴殄天物以致阖府抄檢現在兒孫監禁自然是多吉少皆由我一人罪孽不教兒孫所以至此我今叩求皇天保佑在監的速速化吉有病的早早安身抱有阖家罪孽情願人承當求祝恕兒孫若皇天怜念我度誠早賜我一死免兒孫之罪說到這裡不禁傷心哭起來妃央等解功扶進房去王夫人帶了宝玉宝釵過來請晚安見賈母傷悲三人也大哭起來。妃央鴛人等勸着傷心也勉哭了外頭上夜的婆子听見急報于賈政那賈政聽了心中着忙飛奔進內遠、听得哭声是衆打諒老太、不好急得魂飛俱喪疾忙進來只見坐着悲歸錄教下心來過老太、傷心你們快功解勸是怎麼哭起來了衆人才息忙止哭賈政上前安慰了几句只見老婆子帶了史侯家的两个女人進來請了賈母的安又向衆人請安畢便道我們家的老爺太、姑娘打發我來說听見府里的事原沒什麼大事不過一時受驚恐怕老爺太、煩惱叫我們過來告訴說二老爺是不怕的了我們姑娘要自己來的因不多几日就要出阁所以不能來了賈母道你回去給我問好這是我們的家運合該如此求你們老爺太、惦記着改日再去過謝你們姑娘出阁我原想過來吃盃喜酒不料我們家闹出這樣事來我的心就像在熱鍋裡熬的是的那裡能夠再到你們家去你回去說我問好我們這裡的人多請安問好你替另告

訴你们姑娘不用把我放在心上我是八十多歲的人了就死也算不得没福了只是他两口兒過了门和顺的百年到老我就心安了说着不覺掉下泪来那女人道老太太也不必傷心姑娘過了门若回了九少不得同着姑爺過来请安那時老太太見了饒喜欢呢賈母点頭那女人出去了賈政不放心又瞧一回老太太見是好些便出来傳了賴大叫他將荣府管事家人的花名册子拿来一看点了一点除去賈赦入官的人尚有三十餘家共男女二百十二名賈政叫現在府内當差的男人共四十一名進来问起歷年居家用度共有若干進来读用若干出去那管總的家人將近来支用簿子呈上賈政看時所入不敷所出又加連年宫里花用賬上多有在外浮借的再查東省地租近年所交不及祖上一半如今用度比祖上加了十倍賈政急的跺脚道這还了得我打諒建兒管事自有把持豈知几年頭裡已經虧空用了卯年的了倘把世職俸祿當做不打緊的事有什麼不敷的呢我此今要省也遲了衆人道老爺也不用心焦如今且說有賈珍大爺替理家事帶過来的已後也就去了老爺再打諒着册子上有這个名字就叫這一个人不知道

賈政道放屁你們這班奴才不本分偷偷的人到底出事来做主子身上

衆人回道二爺不在榻子上的先前在寧府册上二爺見他老实把他两口子叫過来後来他女人死了他回寧府

去

●這裏寫這樣的考驗筆跡承認書和家屬證的呢？這是裝着門面的程序嗎？老爺的原始手續
今晚才考我不過了嗎。

〔右二行，原另載稿箋（有機械）附粘於第一百六回第三頁後半頁，接第八行「老爺也不用心焦」句〕

一个女人手底下親戚也有好几个奴才呢賈政道这还了得想来一時不能清理只得喝退且等賈赦等官事(當的)怎樣再定一日正在書房裏等只見一人飛奔進来說(請)老爺快進内這间话賈政听了心下着忙只得進去未知吉凶下回分解

話說賈政進內見了枢密院各位大臣又見了各位王爺北靜王道今日我們傳你來有過旨問你的事賈政急忙跪下衆大臣問道你哥、文通外官恃強凌弱縱兒聚賭強占良民妻女不遂逼死的事你多知道麼賈政道犯官自從主恩欽点学政任滿後查看賑恤于上年冬底回家又蒙皇派工程後又任江西粮道題參回都仍在工部行走日夜不敢怠情一應家務並未留心問察實在糊塗不能管教子侄以致是幸負聖恩只求主上重治罪北靜王攙說轉奏不多時傳出旨來北靜王述道主上因御史參奏賈赦文通外官恃強凌弱攬訟御史指出平安州五相往来賈赦包攬詞訟勒賣赦襲候平安州原係姻親来往並未干涉官事訟御史亦不能指實惟有倚勢強索石獃子古扇一款是实並係玩物实非強索良民之物可比虫石獃子自尽亦係疯傻所致与逼勒致死者有间今從寬將賈赦卷徃台站効力贖罪所奪賈珍強占良民妻女為妾不從逼死一款提取都察院原案看得尤二姐実係張華指腹為婚未娶之妻因伊貧苦自願退婚尤二姐之母願結賈珍之弟為妾並無強占尤二姐自刎掩埋並未報官一款查尤三姐原係賈珍妻妹本意為伊擇配因被逼索定礼衆人揚言攪乱以致羞忿自盡並無賈珍逼勒致死但身係世襲職員罔知法紀私埋人命本應重治念伊究屬功臣後裔不忍加罪亦從寬革去世職派往海

彊効力贖罪賈蓉年幼無干省釋賈政安係在外任多年居官尚屬勤慎免治伊治家不正之罪賈政听了感激涕零叩首不及又叩求王爺代奏不慌北靜王道你該叩謝天恩更有何奏賈政遵旨叩謝天恩不加大罪又蒙將家產給還實在打心惶愧恐將祖宗遺受重祿積蓄置產一并交官北靜王道主上仁慈待下明慎用刑賞罰無差如今既蒙莫深恩給還財產你又何必多此一奏衆官也說不必賈政便又謝恩叩謝了王爺出來恐賈母不放心急忙趕回到賈母跟前將蒙聖恩竟免的事細細告訴了一遍賈母雖則放心只是兩丁世戚革去賈赦又往台站効力賈珍又往海疆又不免悲傷起來那夫人尤氏(賈連話)更哭起來賈政道老太太放心大哥兵則台站効力也是為國家辦事不致苦只要小心妥當就可復職珍兒正是年輕根淺出力若不是這樣便是祖父的餘德亦不能久享說了些寬慰的話賈母素來不大喜歡賈赦東府賈珍到底隔了一層只有那夫人尤氏痛哭不止那夫人想家產一空丈夫年老遠出膝下並有連累又是素來順把二叔的如今多虧着二叔他兩口子自然更順着那邊去了獨我一人孤苦伶仃怎麼好那尤氏本來獨掌寧府的家計除了賈珍也算是惟沁居多又与賈珍夫妻相和如今犯事遠出家財抄盡依住榮府並無親友那裏是依人門下又帶着佩鳳偕鸞那落兒夫婦也還不能夠立業又想起二妹三妹多是雖二爺閑的如今他們倒安然無事依舊夫妻完聚只剩我們孤兒寡婦怎麼度日想到這裡便痛哭起來賈母不忍便問賈政

這尔大哥和珍兄現已定案可能回家若兄既沒他的事也快放出來了賈政道若在定例兄大哥是不能回家的我已托人狗个私情叫我大哥同着姪兒回家好置办行裝衙门内已應了想來蓉兒同他父親一起出來只請老太太放心兒子办去賈母道我这几年老的不成人了纔沒有问過家事如今東府裡是抄了去了房子入官不用說你大哥那裡連兒那边也是抄了咱们西府裡的銀庫和東省地方你知道还剩了多少此兩个起身之時給他們几件銀子辦好賈政正是沒法听見賈母一问心想若是說明又恐老太太着急若不說明不用說將來只現在怎樣办法想畢便道若老太太不問兒子也不敢說如今老太太既问到这裡現在連兒也在这裡昨日兒子已查了舊庫的銀子早已虛空不但用尽外頭还有亏空現今大哥这件事若不花銀托人無法主上竟是不肯的兒兩个也不大好就是这項銀子尚無打算東省的地畝早已賣年吃了那年的了一時也弄不過來只好將所有蒙主恩沒有動的衣服首飾折變了給大哥和珍兄做盤費罢了過日的事只可再打算賈母听了又急得直淌眼淚道怎麼着我們到了这个田地了攔你說出來（衣服沒有經過我老爺手裡的）（老爺在家的日子這裡這樣十倍之是掳了几年虛空沒有查這樣事已經揭下來了又過三年就空了）你們兩年多不能支了賈政道若是这兩个世俸不動外頭还有些挪移如今無可指稱誰肯接濟說着也淚流滿面又道兒子也沒有細查只看了家下的人丁冊子別說上頭的錢一無所出那底下的人也養不起許多賈母正在憂慮只見賈赦賈珍賈蓉一齊進來与賈母請安賈母看这般光景一隻手拉着賈赦一隻手拉着賈珍便大哭

起来他两人脸上羞惭又见贾母哭泣多跪在地下哭道儿孙们不长进将祖上功勋丢了又累老太太操心儿孙们是无
立身之地的了满屋中人看这光景又一齐大哭贾政只得解劝倒先要打算他两个的使用大约在家只可住得一两日
通则人家就不依了老太太含悲说道(这话的)你两个且各自回你们媳妇说话去罢又吩咐贾政道这件事是不能久待的
想来外面挪移(恐)是不中用那时候了数限怎么好只好我替你们打算罢了就是家中如此乱糟糟的也不是常法说着
便叫起夫吩咐去了这里贾赦等出来又与贾政哭泣了一回不免将从前任性过度悔恨如今分离的话说了一会各自
夫妻们那边悲伤去了贾赦年老倒还撂的下独有贾珍与尤氏怎忍分离贾琏贾蓉两个也只有拉着父亲跪哭垂
泪说是比军流减等究竟生离死别这也是事到如此只得大家硬着心肠过去却说贾母叫邢王二夫人同(着)凤姐等问猫鼠籠
将数媳妇积趱(到如今)的东西多拿出来又叫贾赦贾政贾珍等一的分派给贾赦三千两说这里现有的银子你拿二千
去做你的盘费使用留一千给大太另用这三千给珍儿你只许拿一千去留下二千给你媳妇收着仍旧各自过日子房子
还是一处住饭食各自吃罢(这)头将来的亲事还是我的事只可怜凤丫头操了一辈子心如今弄得精光也给他三千两
叫他自己收着不许叫琏儿用如今他还病(着)(的神情氣短)叫平儿来拿去还是你祖父留下的衣裳还有我少年穿的衣服首饰
如今我也用不着了男的呢叫大老爷珍儿琏儿蓉儿拿去分了女的呢叫大太珍儿媳妇凤丫头拿了分去还五百两

銀子交与建兒明年將林了頭的棺材送回南去分派定了又叫賈政過（於）你那頭還該着賬呢還是少不得的你拿這金子變
賣價還是他們閙撑了我的你也是我的兒子我要不偏向寶玉已經成了家我下剩的這些金銀東西大約還值几千銀子這
是多給寶玉的了珠兒媳婦向來孝順我蘭兒也好我也不給他們吃這就是我的事情完了賈政等見賈母如此明斷
分晰俱跪下哭道老太太這麼大年紀兒孫們沒盡孝順承受老祖宗這樣恩典叫兒孫們更無地自容了賈母道別瞎說
了要不閙出這个乱兒來我還收着呢只是現在家人太多只有二老爺當差留几个就夠了你就叫那當事的叫人有了分
派要當各人家有人就是了譬如那時多抄了怎麼樣呢我們裡頭也要叫人分派該配人的配人賞去的賞去（如今）勢說房子
不入官到底把這園子交了纔是那些地畝還交建兒清理該賣的賣苗的留再不可走漏子做空頭我索性說了罢
江南甄家還有几兩銀子大太那裡收着該叫人就送去罢倘或再有些事兒出來可不是他們騙過了風暴又遭了雨了麼
賈政本是不知生家立計的人一听賈母的話一頓命心想老太太實在是理家的人（真）要是我們不長進閙壞了（管閒）兒賈母勞
乏求着老太太歇歇養神賈母道我所剩的東西也有限等我死了做結果我的使用不剩的多給伏侍我的了頭賈政
等听到這裡更加傷感大家跪下請老太太寬懷以慰兒子們托老太太的福過此時多遭了恩春那時就業的治起家
來以贖前愆奉養老太太到一百歲賈母道但愿這麼樣好我死了也好見祖宗你們別打諒我是專滑富貴受不得

貧窮的人不過這几年看着你们興、到、我樂得多不管說、咲、養身子罢了那知家運一敗塗地若說外頭好看裡頭空我是早知道的了只是居移氣養移體一時不得慣就是了如今借此正好收斂收斂住這个门頭不然叫人咲話你还不知只打諒我知道窮了就着急的要死我心裡想着祖宗英大的功勳那一日不指望你们比祖宗还強能幹住也罢了誰知他们爺兒兩个做些什麽勾當賈母正長篇大論的說只見璽兒跑来回王夫人道今早我们奶、听見外頭的事哭了一場如今氣多接不上了平兒叫我来回太、璽兒沒有說完賈母听見便問倒怎麽樣王夫人代回道如今說是不大好賈母道咲這咋晚家竟要麼我了說着叫人扶着親自去看賈政急忙功過老太、傷了一会心又分派了好些事這会子诔歌歌了就是孫子媳婦有什麽事叫媳婦跑去就是了何必老太、親自過去倘或再傷感起来老太、身上要有一点兒不好叫做兒子的怎麽樣呢賈母道你們各自出去等一会再進来我还有话說賈政不敢多言只得出来料理兒娃起身的事又叫賈璉挑人跟去這裡賈母才叫把兵等派人拿了結风姐的東西跟着過来风姐正在氣厥平兒哭得眼腫腮紅听見賈母等王夫人等過来疾忙出来迎接賈母便問這会怎麽樣了平兒忍氣了賈母便說這会子好些了說着跟了賈母等進来赶忙先是過去輕輕的揭開帳子风姐閉眼聽見賈母等滿心慚愧先前原打諒賈母等惱他不理他了不料賈母親自来照心裡一覚覚那樣悲的氣暑緊動咊便要掙扎坐起賈母叫平兒按着不叫動你好些麽风姐含淚道我好咊了只是從小過来老太、太、怎

這老孔 吩咐

怎樣麼我那知我福薄呀神鬼支使的失魂落魄不能在老太、太、跟前盡点兒孝心討个好兒還虧我是人帮着料理

家務被我鬧的七顛八倒還有什麼臉兒老太、太、呢今日老太、太、親自過來我更担不起了恐怕说話三天的又折了兩天

（注着這句）去了賈母道那些事原是外頭鬧起來的与你什麼相干就是你的東西被人拿去也算不了什麼我帶了好些東西（信）

说着叫人拿上来（信）他雖风姐本是貪淫無厭的人如今被抄淨尽自然想着今兒（又把人埋怨他這里几个邪生的时候）賈母仍旧疼他王夫人也不嗔怪過来安慰

他又想賈建這事心下不安放好不便在枕上与賈母磕頭说请老太、放心若是我的病花着老太、的福好了情愿當了鞠使

的了頭尽心竭力的伏侍老太、太、些賈母听他说的傷心不免掉下泪来宝玉是（自）（洪本注有俚這這大風浪的心下）知安樂不知愁惠的如今磕来磕

去多是哭泣的事（听）他竟比凌子尤甚見人哭他就哭（看）風姐見衆人愁闷又倒勉強寬慰賈母求着老太、太、回去

（说几句）的話（話）

（帶王夫人將要回到自己房中只听西三间屋声音哭着（在這里听着）

我暑好此過来磕頭（注着將听仰起）賈母呵平兒好生服侍短什麼到我那裡要去说着（王夫人）就去呵宝玉去見你大爺大

（結尚不樣言語費曲折且多歇）

哥送送就回来自己躺在榻上不住幸喜妃夹等勸解不過（暴淚）賈赦等今离悲痛那些跟去的人不免心中抱怨叫

（作皇帝亲的）

（宝玉離果睹此光看者此学者实加佛心地）（自）最痛規拒在倫常在此嘆哭的自己先騎馬

苦連天一个榮國府闹到（嚷鬼叫）賈政親手別後（起）至城外再酒送行之叮嘱了好些国家勤恤勤（王力圖報稱的話

賈赦等揮泪分頭而别賈政帶了宝玉回家未及進门只見门上有好些人在那裡乱嚷说今日吾意恃榮國公世職看

（宝玉和他们爭论的世我我们家裏了有什麼金堆那些人说這话的時候的神情改在什麼地方）

賈政承襲那些人在那裡要喜錢正鬧着賈政回家門上回了（雖）（喜次）（究意是斬、犯事所致）（及覺感極詳悉起着

（前節闹得了这里不知的了如今主人的事因此大家不住的喜）

進內告訴賈母賈母說了些勸慰的話王夫人正恐賈母傷心過來安慰聽得如此說復還坐下悲苦只不好露出來且說外面這些親友前日老爺在時的
故舊門生都來弔問的車轎人馬擠塞了門巷今日賈政襲職大家又來賀喜那知賈政
純孝性成因他襲了的職心內反生煩惱只知感激天恩于第二日進內謝恩畢賈政回府第門子傳稟請入官門是
降旨不必賈政謝恩放心回家已後酒分供祭但是家計蕭條人不敷出風姐抱病不能理家賈璉的天空日重一日雖
典房賣地府內家人有几个有本的相貨連纏攪多裝窮躲事甚至告假不來名自另尋門路獨有一
个包勇雖是新投到此恰遇榮府坏事他倒有点真心辦事見那些人欺瞞主子時常不忿看是他(个)來的人
一句話也插不上他便生氣衆人橫他不肯隨和便在賈政前說他終日貪杯生事並不當差賈政道隨他去罢
府是甄府荐來不好意思(看)家內添這一个人吃飯無說穷也不這一人身上並不驚動衆人又在賈璉跟前說他不好賈
璉此時也不敢自作威福只得由他忽一日包勇在不過吃了几盃酒在榮府街上閒逛見有兩个人說(那人往這)
日抄了家不知如今怎麼樣了那人道他家怎麼能敗裡頭有位娘(娘)是他家的姑娘無是死了到底有根基(的)況兼(娘)往
的多是王公侯伯那裡沒有照應就是現在的府尹前任的兵部是他們的一家現雖這麼(娘)往
在這裡到(娘)為(娘)我們是那門(娘)我常見為(娘)回(娘)老(娘)性
賈大人要強不得前日御史參了主子還呼府尹查明實跡再辦他怕人說他迴護一家他倒(見)根(娘)的踢了一

脚所以兩府裡到底抄了你說如今的世情還了得麼兩人無心說話豈知旁邊有人聽得明白心下暗想這人不知我們老爺的什麼人我若見了他打他一下死也在胡思亂想那邊喝道而來只聽見那兩人道這不是賈大人來了包勇聽了便大步說道沒良心的男女怎麼忘了我們賈家的恩了兩村在軒內聽得見是一個醉漢也不理會過去了那包勇便得意洋洋回到府中竟把此事告訴了衆人衆人聽說賈政回來此時正怕風波便一時生氣嗎進包勇來罵了幾句也不好深究責令便派去看園不許他在外行走那包勇本是個直爽的脾氣投了主子他便赤心護主那知賈政聽了別人的話罵他也不敢再辨只得收拾行李往園中看守去了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却說賈政先前曾將房產並大觀園奏請入官內遞不收又無人居住只好封鎖園子（同）樓連尤氏惜春住宅太監瞧瞧無人遂將包勇哥看管園此時賈政奉了賈母之命將人口漸次減少諸凡省儉尚且不能支持幸喜鳳姐是賈母心愛的人王夫人雖不大喜歡若說治家辦事尚能出力所以內事仍交鳳姐辦理但被抄以後諸事運用不來也是強形掙揣那時房頭上下人等原是竟裕餘（饒）了的如今較往日十去其七不能週到不免怨言不絕鳳姐也不敢推辭在賈政前扶病承歡過了些時賞賜賈珍看到當差地方特有用度輒且自安寫書回家多言安慰家中不必掛念於是賈母放心那天人尤氏也略覺懷一日史湘雲出嫁回門來賈母這邊請安賈母提起他女婿甚好史湘雲也將那裡家中平安的話說了請老太太、放心又提起寶玉去世不免大家落淚賈母又想起迎春苦樂越覺悲傷起來史湘雲解勸一回又到各家請安問好單仍到賈母房中安歇言及薛家這樣人家被薛大哥鬧的家破人亡今年雖是緩決人犯明年不知可能減等賈母道你還不知道呢昨日錦兒媳婦的不明白几乎又鬧出一場事來還幸虧老佛爺有眼叫他帶來的丫頭自己供出來了那夏奶、沒的鬧了自家綢住相驗你嬸媽這裡練將炖菜肉的打發出去了如今好着料兒過日子這孩子却有良心他說哥、在監裡尚沒完事不肯娶親你那

妹，在大太，那還也就很苦琴姑娘為他公，死了還沒滿服極家尚未息去你說，真正是六親同運辭家是這麼着二太，的娘家大舅太爺一死鳳丫頭的哥，也不成人那二舅太爺是个小氣的又是官項不清也是打飢荒凱宗曾從杨家已後別無信息湘雲道三姐，去了曾有字回來麼賈母道自從出了嫁二老爺回來說你三姐，在海疆很好只是沒有書信我也是日夜惦記為我們家連，的出來不好事所以我也顧不來如今回了頭也沒有給他提親到呢呢誰有功夫提起他來如今我們家的日子比你從前在這裡的時候更苦了只可憐你寶姐，自過了門沒過一天舒服日子你二哥還是這麼瘋，癲，這怎麼好湘雲道我從小兒在這里長大的這里那些人的脾氣我多知道的這二回來了竟多改了樣子了我打諒我隔了好些時沒來他們生疎我，細想起來竟不是的就是見了我熊他們的意思原要像先的一樣熱鬧不知道怎麼說，就傷起心來了所以我坐了坐兒就到老太，這裡來了賈母道如今的日子在我也罢了他們年輕，的人兒恐了沒有正要想个法兒叫他們還熱鬧一天纔好，是打不起這個精神來湘雲道我想起來了寶姐，不是後兒的生日麼我多住一天給他拜个壽大家熱鬧一天不知老太，怎麼樣賈母道我真正氣糊塗了你不提我竟忘了後日可不是他的生日麼我明日拿出戲來給他加个生日他沒有定親的時候，到做過好幾次如今過了門倒沒有做寶玉道快子頭里根伶俐很淘氣如今聽為家里的事不好再沒這孩子話多沒有了倒是珠兒

媳婦還好有的時候這麼着沒的時候也是這麼着帶着滿兒靜兒的過日子倒唯為他湘雲通別人還不離獨有建二嫂子連模樣兒多改了說話也不伶俐了明日等我來引進他們看他們怎麼樣但心他們嘴裡不說心裡要把怎麼說我有了剛說到這裡把了臉羞紅了寶姐會意過這怕什麼當初姊妹們多是在一處廝快了的說咲一齊剔過咳心大凡一了人有也罢沒也罢總要受得當貴耐得貧賤纔好哦你寶姐姐生來是了大才的人頭裡他家這樣好他也一点兒不驕傲後來他家坏了事他也是舒坦的如今在我家裡寶玉待他好他也是那樣安頓一時待他不好也不見他有什麼煩惱我看這麼樣子倒是了有福的你林姐姐他就最小性兒又多心所以到底兒不長命的風了頭也見過些事狠不該罢見些風波就改了樣子他若這樣沒見識也就是小蹶了後兒宝了頭的生日我另拿出錢子來熱鬧的与他做了生日也叫他喜欢這麼一天湘雲通老太說得狠是索性把那些姊妹們多請了來大家叙一叙賈母這自然要請的一時高興遂叫妃夾拿出一百錢子來又給外頭叫他明日起預備兩天的酒飯妃夾領命叫婆子交了出去一宿無話次日傳話出去打發人去接迎春又請了薛姨媽宝琴叫帶了香菱過來又請李嬸娘不多早日李紈李綺多來了宝釵本不知道听見老太的了頭来請說薛姨太太來了請二奶奶過去宝釵心裡喜歡便是隨身衣服過去要見他母親只見他妹子宝琴並香菱多在這裡又見李嬸娘等也多來了心想那些人心是知道我們家的事完了所以来问候的便去问了李嬸娘好見

了賈母然後与他母親說了几句話和李家姐妹們问好湘雲在傍說道太、們多請坐下讓我們姐妹們給姐、拜壽寶釵听了倒呆了一呆回来一想可不是明日是我的生日便說姐妹們過来無老太、是談的若說為我的生日是斷、不敢的正想說着寶玉也来請薛媽媽李嬸娘的安听見寶釵自己推讓他心裡本早打算過寶釵生日因家中剛得七顛八倒也不敢在賈母處提起今見湘雲等衆人要拜壽便喜欢道明日才是生日我正要告訴老太、李湘雲呢這就膳老太、还等你来訴你打諒這些人為什麼来是老太、請的寶釵听了心下未信只听賈母和他母親道可怜寶丫頭做了一年新媳婦家和様二連三的有事總沒有給他做過生日今日我給他做了生日請姨太、太、們来大家說、話兒薛姨媽道老太、真疼心裡才安他小人兒家還沒有孝敬老太、倒要老太、操心湘雲道老太、最疼的孫子是二哥、难道二嫂子就不疼了況且寶姐、也配老太、給他做生日寶釵低頭不語寶玉心裡想道我只說史妹、出了閣心換了一个人了我所以不敢親近他、也不来理我如今听他的話竟和先前是一樣的為什麼我們那个過了门更覺的胸膈了話多說不出来正想着小丫頭進来說二姑奶、回来了隨後李紈鳳姐多進来大家厮見一番迎春提起他父親出门說本要趕来見、只是他舅着不許来說是偕們家正是晦氣時候不要沾染在身上我想不過沒有来真哭了兩三天回、姐道今日為什麼肯放你回来迎春道他又說偕們家二老爺

又襲了賊还可以走、不妨事的所以總沒我來說着又哭起來賈母道我原為悶的慌今日接你們來結孫子媳婦過生日說、呌、解个悶兒你們又提起這些煩事來又招起我的煩惱來了迎春等多不敢作声了鳳姐強強說了几句有興的話終不似先前興利招人發呌賈母心裡要寶釵喜歡故意的慰鳳姐兒說話鳳姐也知賈母之意便鴉方張羅說道今兒老人、喜歡些了你看這老人好几時沒有聚在一處今兒有全說着回過頭去看見婆、尤氏不在這裡又錯住了口賈母為着有全內字之想那夫人等呼人請去那夫人尤氏惜春等所見老太、呌不敢不來心內也十分不愿想着家業凋敝又尚典物寶釵做生日到底老太、偏心便來了也是無精打彩的賈母問起西門來那夫人假說病着不來賈母会意知薛姨媽在這里有些不便也不提了一時擺下菓酒賈母說也不送到外頭今日只許偺們娘兒們菓一菓寶玉姐妹娶過親的人因賈母疼愛仍在裡頭打混但不与湘雲寶琴同席便在賈母身傍設着一个坐兒他替寶釵斟流水酒賈母通知今且坐下大家喝酒到後晚再到各處行礼去者如今行起礼來大家又鬧規矩把我的興頭打回去就沒趣了寶釵便依言坐下賈母又向衆人道偺們今兒索性灑脫些各留一兩个人伺候我呼喚帶了彩雲鴛鴦襲人平兒等在後間去之喝一鍾酒纔與等說我們還沒有給二奶、磕頭怎麼就好喝酒去呢賈母道我說了你們只管去用的着你們再來纔與等去了這裡賈母鴛鴦襲人平兒等喝酒見他們多不是往

常的樣子賈母看着意思是怎麼着大家高興也樂好湘雲道我們又吃又喝還要怎麼着呢鳳姐道他們小的時候多高興如今碍着臉不敢混說所以老太太纔許他了空玉輕輕的告訴賈母道話是沒有什麼說的再說就說到不好的上頭去了不如老太太出个主意叫他們行个令兒罢賈母側着耳朵聽了笑道若是行令又得叫妃夷去空玉听了不待再說就出席到後間去找妃夷說老太太要行令叫姐姐去呢妃夷道小爺淘氣我們辦不了的你去罢空玉道真老太太說的叫你去呢与我什麼相干妃夷沒法說道你們只管喝我去了就来便到賈母那边老太太道你来了正經要行令呢妃夷道听見宝二爺說老太太叫我纔来的不知老太太要行什麼令賈母道又的性问的慌武的又不好你到是想个新鮮頑意兒纔好妃夷想了想道如今姊妹们有了年紀不肯費心倒不如拿骰盆骰子来大家擲个的牌名兒賭輸贏酒罢賈母道這个使得便命人取骰盆放在桌上妃夷說如今用四个骰子擲去擲不出名兒来的罰一盃擲出名兒来無人喝酒的盃数兒擲出来再定衆人听了道這是容易的我們多隨着妃夷便打点兒衆人叫妃夷喝了一盃就在他身上数起恰是薛姨媽先擲薛姨媽便擲了一下却是四个么妃夷道這是有名的叫离山四路有年紀的喝一盃于是賈母李婶娘那王两夫人多该喝賈母吃半酒要喝妃夷道是姨太太擲的還該沖太太說个曲牌名兒不家接一句千家詩說不出来的罰一盃薛姨媽道你又来算计我了我那裡說

的上來賈母道不說到底寂寞也是說一句的好不家兒就是我了若說不出來我陪幾大喝一鐘就是了薛
姨媽道我說了臨老入花叢賈母聽見道好調侃的學少年說完假意過到李紈便掷了兩个四兩个二妃奏
說也有名兒這叫到流入天台李紈便接着說了个二十入桃源下手兒便是李紈說道再湏桃花好避秦大家又
喝了一口酸又過到鴛鴦前便掷了一个二兩个三一个么便道這是什麼妃奏喫道是个臭先喝一鐘丹鼎派
五只湏喝了又掷了个四个三兩个四妃奏道有了這叫做殘敵垂眉宝玉知是打趣他宝釵的臉也羞紅了凡
姐不大懂湏道二兄弟快說了再找下家兒是誰宝玉雖說自己喝了罚我也沒下家兒過了令盃輪到李
紈便掷了一下妃奏道大奶掷的是十二金釵宝玉听了赶到李紈身傍看时只見紅綠對開便說這
一个好看湏狠忽然想起十二釵的曡来便呆的退到自己座上心里想這十二釵說是金陵的怎麼我家這
些人如今大大小小的就剩了這几个復又看湘云宝釵雖說多在只是不見了黛玉一時按捺不住眼淚便
要下来恐人看見便說身上燥湏狠脫了衣裳去掷了筭出席去了史湘云看見宝玉這般光景打諒
宝玉掷不出好的来被別人掷了去心裡不喜欢才去的又掷那个令兒沒趣便有些煩只見李紈道我
不說了席間的人也不看不出罰我一盃賈母道這个令兒也不熱鬧不如罰了罢讓妃奏掷一下看掷出

个什麽来小丫頭便把全盒放在妃央跟前妃央依命便了(撚)兩个二个五那一个在盆里只管轉妃央叫道不要五那骰子单轉出一个五来妃央道不好了我輸了賈母道这是不算什麽的麽妃央道名兒倒有只是我说不上曲牌名来賈母道你說名我給你說妃央道这是浪掷浮萍賈母道这也不难我替你说个秋鱼入雪窠妃央下手的就是湘雲便道白萍吟居楚江秋爽人道这句很雅賈母道这个兒了偺們喝兩盃吃飯罢回頭一看見宝玉还沒進来便问道宝玉那裡去了还不来妃央道撵表叔去了賈母道誰跟了去的那管見便上来回道我看見二爺出去呀(我)繫人抱着跟了去了賈母王夫人才放心笑了一回王夫人叫人去找小丫頭到了新房子裡只見五兒在那裡揮蠅小丫頭便问宝二爺那裡去了五兒道在老太太那边喝酒呢小丫頭道我(討)老太太那裡来小丫頭沒法只得回来回見秋紋問道你見二爺那裡去了秋紋道我也找他太太們等他吃飯过会子那裡去了呢你快去回老太太(老爷)不必说不在家只说喝了酒不大受用不吃飯了睡一覺再来请老太太太們吃飯罢小丫頭依言回去告訴珍珠珍珠回了賈母賈母道他本来吃不多不吃也罢了叫他歇歇罢告訴他今兒不必過来有他媳婦在这裡就是了小丫頭答应着不便说明只得别處轉了一轉说告訴了衆人也不理会吃畢飯大家散坐閑话不題且說宝

玉一時傷心走出來正無主意只見襲人趕來問是怎麼了寶玉道不怎麼只是心裡性煩的要不起他們喝酒偺們
回了到珍大奶奶那裡逛去襲人道珍大奶奶在這裡去找誰寶玉道不找誰他既在這裡瞧瞧他住的房屋怎麼樣襲人
只得跟着一面走一面說走到尤氏那邊又一門小門兒半開半掩寶玉也不進去只見看園門的兩个婆子坐在門檻上說話兒
寶玉問道這小門兒開着麼婆子道天不冷不開今日有人出來說親戚老太太要用園裡的菓子傳開着門等着呢寶玉便
慢慢的走到那邊果見腰門半開寶玉才要進去襲人忙拉住道不用去園裡不干淨常沒有人去別再撞見什麼寶玉
道我不怕那些襲人苦苦拉住不容他去婆子們道如今這園子要靜的了自從那日道士拿了妖去我們搞花兒打
菓子一个人常走的二爺要去偺們多跟着有這些人怕什麼寶玉喜歡襲人也不便相強只得跟着寶玉進得園來
只見滿目淒涼那些花木枯萎更有几處亭館彩色久經剝落遠望見一叢翠竹倒還茂盛寶玉一想說我自病時出
園住在後邊一連几个月不往我到這裡瞬息荒涼你看獨有那几杆翠竹青葱逗不是瀟湘館麼襲人道你几个月
沒來連方向多忘了偺們只管說話不覺將怡紅院走過了回頭用手指着道這條是瀟湘館呢寶玉道可不是
過了麼偺們回去瞧瞧襲人道天晚了走不得必是等着吃飯說回去了寶玉不言找着舊路竟往前走你道寶玉雖離了大
觀園時及一載豈遂忘了路徑只因襲人怕他見了瀟湘館想起黛玉又要傷心所以要用言混過後來見寶玉只

望裡走又怕他招了那氣所以暎着他只說已經走過了那裡知道宝玉的心全在瀟湘館上此時宝玉在前急走襲人只得趕上見他站着似有所見的有所聞便道你聽什麼宝玉道瀟湘館倒有人住麼襲人道大約沒有人罢宝玉道我明明聽見有人在內啼哭怎麼沒有襲人道是你疑心素常你到這裡常聽見林姑娘傷心所以今日還是那樣宝玉不信還要聽去婆子們趕上說二爺快回去罢天已晚了別處我們還敢走這里的路兒隱僻又聽見人說打林姑娘死後常聽見有些聲響所以人多不敢走宝玉襲人聽說多吃了一驚宝玉道可不是說着便淌下淚來道林妹妹好好兒的是我害了你了你別怨我還是父母做主並不是我負心愈說愈痛便大哭起來襲人正在沒法只見秋紋帶着些人趕來對襲人道你好大的胆怎麼和二爺到這里來老太太急的打發人各處尋找到了剛才腰門上有人說是你和二爺到這裡來了嚇的老太太們了不得罵着我叫我帶人來趕還不快回去呢宝玉聽自痛哭襲人也不顧他兩個人拉着就走一面替他拭眼淚告訴他老太太着急宝玉沒法只得回來襲人知老太太不放心將宝玉仍送到賈母那邊衆人多等着未曾賈母便說襲人我素常因你明白才把宝玉交給你怎麼今兒帶他園裡去他的病才好倘或撞着什麼又鬧起來那可怎麼好襲人也不敢分辨只低頭不語宝釵看宝玉顏色不好心裡也驚宝玉見襲人受委曲說道青天白日怕什麼我因為好些時沒到園裡逛逛今日趁着酒興走一趟裡就撞着什麼了呢鳳姐在園裡吃過大虧的聽到那裡寒毛直豎說宝兄弟胆子越大了湘雲通不是胆

大倒是心實不知是會芙蓉神去了還是尋什麼仙去了寶玉听着也不答言獨有王夫人急的一言不發賈母道你到園裡沒有呢着呀不用說了已後要進到底多帶几个人才好不是你閒的大家多早散了去罢好的睦一夜明日一早過來我要我補叫你們再樂一天呢到為他再鬧出什麼原故來衆人听說遂辭了賈母出來薛姨媽便到王夫人那里住下史湘雲仍在賈母房中迎春便往惜春那里去了鳳着自回去不題獨有寶玉回到房中嗳声嘆氣寶釵明知其故也不理他只是怕他憂悶勾出舊病來便進裡間叫襲人來細問襲人也說不明分解

（地寶玉的園為多样的文章）

候芳魂五兒承錯愛　還孽債迎女返真元

話說寶叙叫襲人問出原故恐寶玉悲傷成疾便將代玉臨死的話與襲人假作閒談說是人在世上有意有情到了死後各自幹各自的去了並不是生前那樣的人死後還是那樣活人雖有痴心死的竟不知道況且林姑娘既說仙去他看凡人是丫不堪的濁物那里還肯混在世上只是人自己疑心所以招出些那魔外祟來纏擾寶叙雖是与襲人說話原說給寶玉听的襲人会意也說是沒有的事若說林姑娘的魂靈兒還在園裡我們也幸相好怎麼沒有夢見過一次寶玉在外面听着細細的想着果然也奇我知道林妹妹死了那一日不想几遍怎麼從沒夢見想必他到天上去了瞧我這凡夫俗子不能交通神明所以夢多沒有一个兒我如今就在外間睡或者我從園裡回来他知道我的心肯與我夢里一見我必要問他实在那里去了我也時常禁夢若是果然不理我這濁物竟無一夢我也不想他了主意已定便說我今夜就在外間睡你們也不用管我寶叙也不依他只說你不用胡思乱想你沒瞧見太太因你園裡去了急的話多說不出来你這会子还不保養身子倘或老太太知道了又說我們不用心寶玉道白這麼說罢了我坐一會子就進来你也乏了先睡罢寶叙料他心進来的慇懃說道我睡了叫襲姑娘伺候你罷寶玉听了正合機宜等寶叙睡下他便叫襲人麝月另鋪設下一付被褥常叫人進来瞧二奶奶睡着了沒有寶叙故意裝睡也是一夜不寧那寶玉只當寶叙睡着便与襲人道你們看自睡罢我又不傷感你若不信你就

伏侍我睡了再進去只要不驚動我就是了襲人果然伏侍他睡下預備下茶水關好了門進裡間去照應了一回各自假寐着寶玉若有動靜再出來寶玉見襲人進去了便將坐更的兩个婆子支到外頭他輕輕的坐起來暗暗的祝讚了几句方才睡下起初再睡不着已後把心一靜誰知竟睡着了却到一夜安眠直到天亮方才醒來找了找眼坐着想了一回並沒有夢便嘆口氣道正是悠悠生死別經年魂魄不曾來入夢寶釵及是一夜沒有睡着听見寶玉念這兩句便接口道這話你說幕撞了林妹妹在時又該生氣了寶玉听了自覺不好意思只得起來搭起着進裡間來說我原要進來不知怎麼一丁點兒就打着了寶釵道你進來不進來與我什麼相干襲人也本沒有睡听見他們兩个說話即忙上來倒茶只見老太太那邊打發小子頭來問寶二爺昨夜睡的安穩麼若安穩早的同二奶奶梳洗了就過去襲人道你回去回老太太說寶玉昨夜很安穩回來就過來小子頭去了寶釵連忙梳洗鶯兒襲人等跟着吃到賈母那裡行了礼便到王夫人那邊起至鳳姐兒讓過了仍到賈母處見他母親也過來了大家問起寶玉好麼寶釵道昨夜回去就睡了沒有什麼衆人放心又說些閒話只見小子頭進來說二姑奶奶要回去了听見說薛姑爺那邊人來到大太太那裡說了些話大太太叫人到四姑娘那邊說不必留了讓他去罢如今二姑奶奶在大太太那邊哭呢大約就過來辭老太太賈母衆人听了心中好不自在多說二姑娘這麼一个人為什麼命裡遭着這樣的人一輩子不能出頭這可怎麼好呢說着迎春進來淚痕滿面

因是宝叔的好日子只得含着泪辞了众人要回去贾母知道他的苦处也不便强留便道你回去也罢了但不用伤心碰着这样人也是没法儿的过几天我再打发你人接你去迎春道老太太始终疼我如今也疼不来了可怜我没有再来的时候了说着眼泪直流众人多劝道这有什么不能回来的呢比不得你三妹妹隔得远要见面就难了贾母等想起探春不觉也大家落泪为是宝叔的生日只得转悲作喜说这也不难只要海疆平静那边亲家调进京来就见的着了说着迎春只得含悲而别大家送了出来仍回贾母那里从早至暮又闹了一天众人见贾母劳乏各自散了独有薛姨妈辞了贾母到宝叔那里说道你哥哥今年过了点要等到皇恩大赦的时候才好赎罪这几年叫我孤苦伶仃怎么处我想要给你二哥完婚你想好不好宝叔道妈妈是因为大哥哥娶了亲嫂子的事也疑惑起来拣我说根该办那姑娘是妈妈知道的如今在这里也很苦娶了去虽说咱们穷究竟比他(就)强人门户好多着呢薛姨妈道你得便的时候回明老太太说我家没人就要择日子了宝叔道妈只管和二哥商量挑个好日子过来和老太太太太说了娶过去就完了一应事这里大太也已不得娶了去才好薛姨妈道今日听见史姑娘也就回去了老太太心里要留你妹妹在这里住几天所以他住下了我想他也是不定多早晚就走的人了你们妹妹们也多叙几天话儿宝叔道正是呢于是薛姨妈又坐了一坐出来辞了众人回去了却说宝玉晚间归房因想昨

夜代玉竟不入夢或者他已往成仙所以不肯來見我這種獨人也是有的不然就是我的性兒太急了也未可知便想了
了主意向宝叔說道我昨夜偶然在外頭睡着似乎比在屋里睡的安穩些今日起來心裡也覺清淨我的意思還要在
外頭睡兩夜只怕你們又來攪我宝叔听了明知早晨他嘴裡念詩自然是為代玉的事了想來他那个獃性是不能
功的莫如睡兩夜索性自己死了心也罢了況且昨夜听他睡的到也安靜便道好沒來由你只管睡去我們攪你
做什麼但只別胡思乱想的招出些那魔外祟來宝玉咲道誰想什麼襲人道依我勸二爺竟還是屋里睡罢外边
一時照應不到着了涼倒不好宝玉未及答言宝叔却向襲人使了个眼色襲人會意道也罢叫个人跟着你罢夜里好
倒茶倒水的宝玉便咲道還是說你就跟了我来襲人听了倒沒意思登時紅了臉一聲也不言語宝叔素知襲人
穩重便說他是眼慣了我的还叫他跟着我罢叫麝月五兒照料着也罢了況且今日他跟着我鬧了一天也乏了
該叫他歇一了宝玉只得咲着出来宝叔因令麝月五兒給宝玉仍在外间鋪設了又囑咐兩个人醒睡些要茶要水
多留点神兒兩个答應着出来看見宝玉端然坐在床上閉目合掌居然像个和尚一般兩个也不敢言語只管聽着
他咲宝叔又命襲人出来照應襲人看見這般却也好咲便輕輕的叫道該睡了怎麼又打起坐来宝玉睜開眼看
見襲人便道你們只管睡罢我坐一坐就睡襲人道因為你昨日那个光景鬧的二奶一夜沒睡你再這麼着

成什麼事寶玉料着自己不睡多不肯睡便收拾睡下襲人又隔付了麝月等几句總進去閑門睡了這里麝月
兒兩个人也收拾了被褥伺候寶玉睡着自歇下那知寶玉要睡越睡不着見他兩个人在那裡打鋪忽然想起那年
襲人不在家時晴雯麝月兩个服侍夜間麝月出去晴雯要喫他因為沒穿衣服着了涼後來還是從這个病上丸
的想到這裡一心移到晴雯身上去了忽又想起鳳姐說五兒給晴雯脫了个影兒因將想晴雯的心又移在五兒身上自
己假裝睡着偷看那五兒越照越像晴雯不覺獃性復發听了听裡間已無声息知是睡了但不知麝月
睡了沒有便故意咳了兩声却不答應五兒听見了寶玉叫人便問道二爺要什麼寶玉道我要漱口五兒見麝月
已睡只得起來重新剪了燭花倒了一鍾茶來一手托着漱盂却因趕忙起來的身上只穿着一件桃紅綾子小
襖兒襟兒的挽着一个髮兒寶玉看時居然晴雯復生忽又想起晴雯說的早知躭了虛名也就打个正經主意了
不覺獃獃的呆着也不接茶那五兒自從芳官去後也無心進來了後來听說鳳姐咩他進來伏侍寶玉竟比寶玉那個
進來的心還急不想進來以後見寶玉敬襲人一般尊貴穩重看着心裡實在敬慕又見寶玉病後不似先前的乖戾
又听見王夫人為女孩子們和寶玉頑吠多攙了所以把那女兒的柔情和素日的癡心一齊搁起怎奈這位獃爺
今晚把他當作晴雯只管愛惜起來那五兒早已羞得兩頰紅潮又不敢大声說話只得輕輕的說道二爺漱口不

宝玉咲着接了茶在手中也不知道澈了沒有便咲嘻嘻的問道你和晴雯姐、好不是五兒听了摸不着頭腦便道多是姐妹也沒有什麽不好的宝玉又悄、的問道晴雯病重了我看他去不是你也去了麽五兒微、咲着点頭兒宝玉道你听見他說什麽了沒有五兒摇着頭兒道沒有宝玉已經忘神便把五兒的手一拉五兒急的紅了臉心裡乱跳便悄、說道二爺有什麽話只管說別拉、扯、的宝玉才撒了手說道他和我說来早知担了虛名也就打正経主意了你怎麽沒听見麽五兒听了這話明、是撩撥的意思又不敢怎麽樣便道那是他自己沒臉這也是女孩兒家說的(得)(的)宝玉着急道你怎麽也是這了道学先生我看你長的和他一模一樣我纔正肯和你說這了話你怎麽倒拿這話遭塌他此時五兒心中也不知宝玉是怎麽了意思便說道夜深了二爺睡罢別緊着坐着看凉着了剛才奶、和襲人姐、怎麽嘱付来宝玉道我不凉說到這里忽然想起五兒沒有穿着大衣裳就怕他也像晴雯着了凉便問道你為什麽不穿上衣裳就過来五兒道爺叫的緊那裡有侭着穿衣裳的空兒要知道說這半天話兒時我也穿上了宝玉听了連忙把自己蓋的一件月白綾子棉袄兒揭起来遞給五兒叫他披上五兒只不肯接說二爺蓋着罢我不凉我凉我有我的衣裳說着回到自己鋪边拉了一件長袄披上又听了听窗月睡的正濃才悄、走来說二爺今晚不是要養神麽宝玉咲道实告訴你罢什麽是養神我倒要過仙的意思五兒

听了越發疑心便问道這什麽仙宝玉道你要知道這話長着呢你挨着我来坐下我告訴你五兒紅了臉咲道你在那里躺着我怎麽坐呢宝玉道這个何妨那一年冷天就是你睛雯姐、和麝月姐、頑我怕凍着他还把他攬在一个被窝裡呢这有什麽大凡一个人總别醋又假醋的才好五兒听了句、多是調戲之意那知這位獃爺却是实心实意的話五兒此時走開不好站着不好坐下不好倒沒了主意因拿眼一瞟抿着嘴兒咲道你别混說了旁人家听見什麽意思不得人家說你專在女孩兒身上用工夫你自己放着二奶、和襲人姐、多是仙人兒是的只愛和别人混攪明兒再說這麽话我回了二奶、看你什麽臉見人正說着只听外面咕咚一般把两个人嚇了一跳里间宝叔咳嗽了一声宝玉听見連忙撒嘴兒也就忙的息了燈情、的躺下了原来宝叔襲人因昨夜不曾睡又為日间劳乏了一天所以睡去多不曾听見他们說話此時院中一响猛然驚醒听了听也無動靜宝玉此時躺在床上心里疑惑莫非林妹、来了听見我和五兒說話故意嚇我们的翻来覆去胡思乱想五更以後才朦朧睡去却說五兒襟玉見混了半夜又羞宝叔咳嗽自己懷着鬼胎生怕宝叔听見了也是思前想後一夜無眠次日一早起来見宝玉尚自昏、睡着便輕、兒的收拾了屋子那時麝月已醒便道你怎麽這麽早起来了你难道一夜沒睡麽五兒听這話纔知麝月知道了的光景便只是赧咲也不答言一時宝叔襲人也多起来開了門見宝玉尚睡却也納悶怎

在外頭兩夜睡的倒還在安穩呢忽寶玉醒來見衆人多起來了自己連忙爬起揉着眼睛細想昨夜又不曾夢見可是仙凡路隔了慢慢的下了床又想昨夜五兒說的寶叔襲人多是天仙一般這話却也不錯便怔怔的瞧着寶叔見他發怔生恐他為黛玉之事却也定不得要不要只是聽的自己到不好意思便道你昨夜可過見仙了麼寶玉聽了只道昨晚的話寶叔聽見了勉強笑道這是那裡的話那五兒聽了這一句越發心虛起來又不好說的只得且看寶叔的光景只見寶叔又笑着問五兒道你聽見二爺睡夢裡和人說話來麼寶玉聽了自己坐不住搭起着走開了五兒把臉飛紅只得含糊道前半夜到說了幾句我也沒聽真什麼攪了襲名又什麼沒打正經主意我也不懂勸着二爺睡了後來我也睡了不知二爺還說來沒有寶叔低頭一想這話明是為代玉了但恐着時他在外頭恐怕心那了招出些花妖柳性來況兼他的舊病元在姐妹上情重只好設法將他的心意挪移過來然後能免無事想到這裡不免面紅耳熱起來也就起的進房梳洗去了且說賈母兩日高興晚吃多了些子晚間有些不受用第二天便覺着胸口飽悶紀夫人等要回賈政賈母不叫言語說我這兩日嘴饞些吃多了些子我歇一頓就好了你們快別吵嚷若是紀夫人等並沒有告訴人這日晚間寶玉回到自己屋裡見寶叔自賈母王夫人處才請了晚安回來寶玉想着早起之事未免羞顏抱慚寶叔看他這樣也曉得是沒意思的光

景因想他是痴情人要治他的這个病少不得仍以痴情治之想了想便问宝玉道你今夜还在外頭睡去罢了宝玉自覺沒趣便道裡頭外頭身是一樣的宝釵意欲再說及覺碍难出口襲人道罢呀這倒是什麽道理咒我不信哄的那麽安穏五兒听見這話連忙接口道二爺在外頭睡别的倒沒有什麽只怪說要話呼人撲不着頭腦兒又不敢駁他的回兒襲人便道我今日挪出床上睡看說要話不說你們只管把二爺的鋪蓋鋪在裡间就是了宝釵听了也不做声宝玉自己惭愧那裡还有強嘴的分兒便依着搬進来一則宝玉抱歉欲安宝釵之心二則宝釵恐宝玉思鬱成疾不如稍示柔情使得親近以為替花接木之計却是當晚襲人果然挪出去這宝玉果是有意頁荆那宝釵自然也無心拒客從這門至今日方才是雨膩雲香氤氲调暢從此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此是後話不提且說次日宝玉宝釵同起宝玉梳洗了先過賈母這邊来這裡賈母因痛宝玉又想宝釵孝順忽然想起一件東西来便叫把史閒了箱子取出祖上所遺的一个漢玉玦盘不及宝玉他那塊玉石掛在身上却也希罕纔與我出来這與賈母便說道這件東西我好像從沒見的老太：這些年还記得這樣清楚說是那一箱什麽匣子裡裝着我挨着老太：的話一拿就拿出来了老太：這會子叫拿出来做什麽賈母道你那裡知道這塊玉还是祖爺：給我們老太爺老太爺臨我臨出嫁的時候叫了我去親手遞給我的还說這玉是漢朝

所佩的来西很贵重你拿着就像见了我的一样我那时还小拿了来也不當什麽便撩在箱子裡到了這裡我見他們家的東西也多這等活什麽從沒希罕過一撩便撩了六十多年今日見宝玉這麽孝順他又丢了一塊玉故此想着拿些事給他之像是祖上給我的意思一時宝玉請了安賈母便喜歡道你過来我給你一件東西瞧、宝玉走到床前賈母便把那塊漢玉遞給宝玉、接来一瞧那玉有三寸方圓形似甜瓜色有紅暈甚是精緻宝玉口、称讚賈母道你愛麽道是我祖爺、給我的我傳了你罢宝玉聽了要送給他母親瞧賈母道你太、瞧了告訴你老子又說疼兒子不如疼孫子了他們從沒見過宝玉咲着去了宝釵等又說了几句話也辭了出来自此賈母兩日不進飲食胸口仍是膨悶覚得頭暈目眩咳嗽那主二夫人风趣等請安見賈母精神尚好不過叫人告訴賈政立刻来請了安即請大夫来脉了脉說是有年紀的人傷了些飲食感冒些風寒暑滴導滯散些就好了開了方子賈政看了知是無需藥品命人煎好進服以後賈政早晚進来請安一連三日不見稍減賈政又命賈璉打听好大夫請来瞧老太、的病偺們常請的几个大夫我瞧着不怎麽好所以叫你去賈璉想了一想说道记得那年宝兄弟病的時候倒是請了一个不行医的来瞧好了的如今不如找他賈政道医道却是極难的越是不行時的大夫倒有本領你就打發人去找来罢賈璉答應了出去回来说道连到大夫新近出城教書去了過十来天進城一次是時等不得又請了一位

也就來了賈政听了只得等着不題且說賈母病時合宅女眷無日不來請安一日衆人多在那裡只見看園內
腰門的老婆子進來回說園裡的檳翠庵的妙師父知道老太太病了特來請安衆人道他不常過來今見特來
你們快請進來鳳姐走到床前回了賈母妙師是妙玉的旧相識先走出去接他只見妙玉頭帶妙常髽身上穿一
件月白素紬袄兒外罩一件水田青緞鑲邊長背心拴着秋香色的絲絛腰下繫一条淡墨雲的白綾裙子手執塵
尾念珠跟着一个侍兒氈、撣、的走來曲烟見了问好說是在園內住的時候可以常來熙、你近來因為園內人
少一丁人輕易難出來況且偺們這裡的腰門常閉着所以這些日子不得見你今日幸會妙玉道頭裡你們是熱鬧
場中你們雖在外園裡住我也不便常來親近如今知道這裡的事情也不大好又听說是老太太病着又惦記着你
还要熙、宝姑娘我那管你們関不関我要來就來我不來你們要我來也不能(啊)曲烟咲道你还是這種脾氣
一面說着已到賈母房中衆人見了多問了好妙玉走到賈母床前問候說了几句套話賈母便道你是个女善薩
你熙、我的病可好的了好不了妙玉道老太太這樣慈善的人壽數正有呢一時感冒吃几貼藥想來也就好了有年紀
的人只要竟心眼賈母道我倒不為這些我是極愛尋快樂的如今這病也不覚怎麼着只是胸膈脹悶剛才大夫說
是氣惱所致你是知道的誰敢給我氣受這不是那大夫脉理平常原我和硬兒說了还是頭一个大夫說感冒傷

食的是明兒還請他來說着叫紫兴吩咐厨房裡收一桌淨素菜來請妙師父這裡便殷妙玉道我吃過午飯了我是不吃東西的平大人道不吃也要陪他們多坐一會說閑話罢妙玉道我久已不見你們今日來瞧一瞧又說了一回話便要走回頭見惜春站着便問道四姑娘為什麼這樣瘦不要只管愛惜勞了心惜春道我久不畫了如今住的房屋不比園裡的亮所以沒興頭畫妙玉道你如今(住)在那一所惜春道就是你才來的那门門東邊的屋子你要來很近妙玉道我高兴的時候來瞧你惜春等說着送了出去回身過來听見丫頭們回說大夫在賈母那邊呢衆人暫且散去那知賈母這病日重一日延医調治不效已後又添腹瀉賈政着急知病难医即命人到衙門告訴日夜同王夫人親侍湯藥一日見賈母畧進些飲食心里稍覺只見老婆子在門外探頭王夫人叫彩雲看去問是誰彩雲看了是陪迎春到孫家去的人便道你来做什麼婆子道我来了半日這裡找不着一个姐们我又不敢冒撞我心裡又急彩雲道你急什麼又是姑爺作践姑娘不成麼婆子道姑娘不好了前兒鬧了一場姑娘哭了一夜昨日疾堵住了他們又不請大夫今日更利害了彩雲道老太太病着呢別大驚小怪的王夫人在內已听見了恐老太太听見不受用忙叫彩雲帶他外頭說去豈知賈母病中心靜偏听見便道把了頭發兒來了麼王夫人便道沒有婆子們不知輕重說是這兩日有些病恐不能就好到這裡問大夫賈母道照我的大夫就好快請了去王夫人便叫彩雲叫這婆子去回

大太、去那婆子去了這裡賈母便悲傷起來說是我三丫孫女兒一丫亭尽了福死了三丫頭遠嫁不得見面迎丫頭虽苦或者熬出来不打諒他年輕、兒的就要死了留着我這麼大年紀的人活着做什麼王夫人兒夹等解功了好半天那時宝叙李氏等不在房中凤姐近来有病王夫人恐賈母生悲添病便叫人叫了他們来陪着自己回到房中叫彩雲来理怨這婆子不懂事已後我在老太、那裡你們有事不用来回丫頭們依命不言重知那婆子刚到那夫人那裡外頭的人已傳進来說二姑奶、死了那夫人听了也便哭了一場現今他父親不在家中只得叫賈建快去熙去知賈母病着衆人多不敢回可憐一位如花似月之女結褵年餘不料被孫家揉搓以致身亡又值賈母病篤衆人不便离開竟容孫家華、完結賈母病勢日增只想這些孫女兒一時想起湘雲便打發人去熙他回来的人悄、的我兒因兒夹在老太、身旁王夫人等多在那裡不便上去到了後頭找了琥珀告訴他道老太、想史姑娘叫我們去打听那裡知道史姑娘哭的了不得說是姑爺得了暴病大夫多熙了說這病只怕不能好若是变了病還可推丫四五年所以史姑娘心里着急又知道老太、病只是不能過来請安还叫我到在老太、跟前提起来倘或老太、问起務必托你們变丫法兒回老太、才好琥珀听了咳了一声也就不言語了半日說道你去罢琥珀也不便回心裡打等告訴兒夹叫他瞞着去所以来到賈母床前見賈母神色大变他不站着一屋子的人喊、嗆、的說

照看是不好也不敢言語了這裡賈政悄、的叫賈璉到身傍向耳邊說了几句話賈璉轉、的答應出去了便傳了現在家裡的一干人說老太、的事街好出來了你們快、分頭派人办去頭一件先請出板來熙、好料裡子快到各處將各人的衣服量了尺寸多問明了便叫裁縫去做孝衣那棚杠執事多講定了廚房裡还诀多派几个人賴大等回過二爺這些事不用費心我们早打算好了只是这項銀子在那裡領呢賈璉道這種銀子不用外頭去老太、自己早留下了剛纔老爺的主意只要办的好我想外面也要好看賴大等答应派人分頭办去賈璉復回到自己房中便問平兒你奶、今兒怎麼樣平兒把嘴往裡一努說你熙去賈璉進內見鳳姐正要穿衣一時動不得暫且靠在炕桌兒上賈璉道你只怕養不住了老太、的事今兒明兒就要出來了你还脫得過麼快叫人將屋裡收拾、就談扎掙上去了若有了事你我还能回來麼凤姐道偺们這裡还有什麼收拾的不過就是這点子東西还怕什麼你先去罢看老爺叫你我換件衣裳就來賈璉先回到賈母房裡向賈政悄、的回道諸事已交派明白了賈政点頭外面又報太医來了賈璉接入脉出來告訴賈璉老太、的脉氣不好防着些賈璉会意與王夫人等說知王夫人即忙使眼色叫妃央過來叫他把老太、的裝裹衣服預備出來妃央自去料理賈母睜眼要茶喝那夫人便遞了一杯參湯賈母剛用嘴接着喝便道不要這个倒一鍾茶來我喝衆人不敢

連忙即忙送上来喝了一口还要又喝一口便說我要坐起来賈政等道老太要什麽只管說可以不必坐起来才好賈母道我喝了口水心裡好些兒暑靠着和你們說話兒珍珠等用手輕扶起着見賈母这会子精神好了些未知生死下回分解

却說賈母坐起說道我到你們家已經六十多年從年輕的時候到老來福也享盡了自你們老爺起兒子孫子也多寧是好的了就是寶玉呢我疼了他一場說到那里拿眼滿地下瞅王夫人便推寶玉走到床前賈母從被窩里伸出手來拉着寶玉道我的兒你要爭氣經好寶玉嘴里吞應心里一酸那眼淚便要流下來又不敢哭只得站着听賈母說道我想再見一丫重孫子我就安心了我的蘭兒在那裡呢李紈也推賈蘭上去賈母放了寶玉拉着賈蘭道你母親是要孝順的將來你成了人也叫你母親風光、鳳丫頭呢鳳姐本來站在賈母身邊趕忙走到跟前說在這裡呢賈母道我的兒你是太聰明了將來修、福罢我也沒有修什麽不過心實吃齋那些吃希念佛的事我也不大幹就是旧年叫人寫了些金剛經送、人不知送完了沒有呢賈母道早該施捨完了才好我們大老爺和珍兒是在外頭樂了最可恶的是史丫頭沒良心怎麽總不來照我妃央等明知其故多不言語賈母又瞧了一瞧寶釵嘆了口氣只見臉上發紅賈政知是回光返照、即忙進上參湯賈母的牙関已經(緊了)合了眼(一回)又睜着滿屋裡瞧了一瞧王夫人寶釵上去輕、扶着那夫人鳳姐等便忙穿衣地下婆子們已將床安設停當鋪了被褥听見賈母喉間畧一响動臉更帶笑容竟是去了享年八十三歲衆婆子疾忙傳床於是賈政等在外一邊跪着

一新舉起袁來外面家人各樣預備齊全只听裡頭信兒一傳出來從榮府大門起至內宅門扇大開一色淨水
紗糊了孝棚高起大門前的牌樓立時豎起上下人等登時成服賈政報了丁憂礼部奏聞主上深仁厚澤念
及世代功勳又係元妃祖母實賜一千兩諭礼部主榮家人們各電報喪衆親友並知賈家勢敗今見主恩隆
重多來探喪擇了吉時成殮停靈正寢賈敬不在家賈政為長宝玉賈珠賈蘭是親孫年紀又小多應守靈
賈璉並是親孫帶着賈蓉尚可分派家人辦事並請了些男女外親來照應內裡那王二夫人李紈凤姐宝釵
等是應靈旁哭泣的尤氏雖可照應他自賈珍外出依住榮府一向總不上前且又榮府的事不甚諳練賈蓉的媳
婦更不必說惜春年小雖在這裡長的他于家事全不知通所以內裡竟無一人支持只有凤姐可以照管裡頭的事
況又賈璉在外做主裡外他二人倒也相宜凤姐先前依着自己的才幹原打算老太太死了他大有一番作用那王夫
人等本知他曾办過秦氏的事必是妥當於是仍叫凤姐總理裡頭的事凤姐本不肯辭自並放了心想這裡的事
本是我管的那些家人更是我手下的人太、和珍大嫂子的人本來稚使喚如今他們多去了跟頭雖沒有對牌
這種銀子却是現成的外頭的事又是我們即了办雖說我現今身子不好想來也不致落褒貶心比寧府裡還清
办些心下已定且待明日接了三後日一早分派便叫周瑞家的傳出話去將花名冊取上來凤姐一、的照了統共

男僕只有二十一人女僕只有十九人餘者俱是些丫頭連名房等上也不過三十多人唯以派差心裡想過這回老太太的事倒沒有來府裡的人多又將庄上的再出几个也不敷差遣正在思等只見一个小丫頭過來說妃夾姐、请奶、凤姐只得過去只見妃夾哭得淚人一般耙拉着凤姐說道二奶、請坐我給二奶、磕个頭無說服中不行礼這个頭是要磕的妃夾說着跪下慌的凤姐趕忙拉住說道這是什麽礼有話好、的說妃夾跪着凤姐便拉起来妃夾說道老太、的事一在内外多是二爺和二奶、办這種銀子是老太、留下的老太、這一輩子也沒有糟塌過什麽銀钱如今瞧了這件大事必得求二奶、體、面、的办一办才好我方才听見老爺說什麽詩云子曰我也不懂又說什麽喪與其易寧戚我更不明白我问宝二奶、說是老爺的意思老太、的喪事只要悲切才是真孝不必廣費圖好看的念頭我想老太、這樣一个人怎麽不決體面些我雖是奴才个頭敢說什麽只是老太、疼二奶、和我這一場臨死了还不叫他風光、我想二奶、是能办大事的故此我請二奶、来作个主意我生是跟老太、的人死了我也是跟老太、的若是瞧不見老太、的事怎麽办將来怎麽見老太、呢凤姐听了這話来的古怪便說你放心要體面是不难的雖是老爺口說要省那费減也錯不得便拿這項銀子多花在老太、身上也是該当的妃夾這老太、的遺言說所有剩下的東西是給我们的二奶、倘或用着不

補上就是老爺說什麼也不好違了老太、的遺言況且老太、分派的時候不是老爺在這裡听見的麼凤姐通你素來最明白的怎麼這會子這樣的着急起來了妃央通不是我着急為的是大太、是不管事的老爺是怕招搖的若是二奶、心裡也是老爺的想頭說抄過家的人家喪事還是這麼好將來又要抄起來也就不顧起老太太來怎麼樣呢我呢是了了頭好歹碍不着到底是這裡的声名凤姐通我知道了你只管放心有我呢妃央千恩萬謝的托了凤姐那凤姐出來想道妃央這東西好古怪不知打了什麼主意論理老太、身上本該體面些且別管他只按着僧們家先前的樣子辦去於是叫旺兒家的來把話傳出去請二爺進來不多時賈璉進來說通怎麼我我你在裡頭照應着些就是了横豎做主是老爺太、們他說怎麼着我們就怎麼着凤姐通你之說起這丫話來了可不是妃央說的話麼賈璉道什麼妃央的話凤姐便將妃央請進去的話述了一遍賈璉通他們的話等什麼剛才二老爺叫我去說老太、的事固要認真辦理但是知通的呢說是老太、自己結果自己不知通的只說僧們多隱匿起來了如今狠寬裕老太、的這種銀子用不了誰還要麼仍旧該用在老太、身上老太、是在南边的田有坟地却沒有陰宅老太、的意是要歸到南邊去的西邊房子在祖坟上蓋起些房屋來再餘下的置買几頃祭田僧們回去也好就是不回去便叫那些貧窮

族中住着也好接時接節早晚上香時常柔掃、你想這些話可不是正經主意麼你的話难道多花了
罢凤姐道銀子花出来了沒有賈建道誰見過銀子我听見侍們太、听見了二老爺的話極力的竄掇二太、
和二老爺說這是好主意叫我怎麼着現在外頭棚杠上要支几百銀子這会子还沒有發出来我要去他們多說
有先叫外頭办了回来再等你想這些奴才有錢的早油了接着册子叫去有說告病的有說下庄子去了的剩下几
个走不動的只有賬房的能耐还有賠錢的本事麼凤姐听了呆了半天说道还亦什麼正說着来了一个丫頭
說大太、的話問二奶、今日第三天了裡頭还狠乱快了飯还叫親戚們等着麼叫了半天上了菜端了飯這
是什麼办事的道理凤姐急忙進去吆喝人来伺候嘴就着把早飯打發了偏、那日人来的多裡頭的人多兎眉
瞪眼的凤姐只得在那裡照料了一会子又惦記着派人赶着出来叫了旺兒家的傳着了家下女人們一分派
了衆人多吝着不動凤姐道什麼時候还不快飯衆人道傳飯是容易的只要廚裡頭的東西發出来我
們才好照管去凤姐道糊塗東西派定了你們少不得有的衆人只得勉強應着凤姐即往上房取拏應用之物
要去請示那王夫人見人多雜說看那時候已經日漸平西了只得找了妃夹說要老太、存的那一分傢伙妃夹道
你还问我呢那一年二爺當了賬了来了麼凤姐道不要緊的金的只要那一分平常使的妃夹道大太、珍大

奶、屋裡使的是那裡来的凤姐一想不差轉身就走只得到王夫人那边我了玉釧彩云才拿了一分出来急忙叫彩明登賬發與衆人收管纔見凤姐這樣悅張又不好叫他回来心想他頭裡做事何等爽利過到如今怎麼掣肘的這个樣兒我看這兩三天連一点頭腦多沒有不是老太、白疼了他了麼那知那夫人一听賈政的話正合着將来家計艱难的心巴不得留一点子做个收局況且老太、的事原是長房做主賈赦與賈政又是拘泥的人有件事便說請大太、的主意那夫人素知凤姐手脚大賈璉的淘氣所以兎拿住不放鬆纔知央、道已將這項銀兩交了出去了故見凤姐掣肘如此却疑為不肯用心便向賈母跟前賈母聖前嘴吧哭个不了那夫人等听了話中有話不想到自己不令凤姐便宜行事及說凤个頭果然有些不用心王夫人到了晚上叫了凤姐過来說道偺們家雖說不消外頭的體面是要的這兩三天人来人往我瞧着那些人多照應不到想必你沒有吩咐还得你替我們操点心兒才好凤姐听了呆了一会要將銀兩不凑手的話說出来但、銀錢是外頭管的王夫人說的是照應不到凤姐也不敢辨只好不言語那夫人在旁說道論理該是我們做媳婦的操心本不是孫子媳婦的事但是我們動不得身所以托你、是打不得撒手的凤姐紫漲了臉正要回說只听外頭鼓樂一奏是焼黄昏紙的時候了大家舉起哀来又不得說凤姐原想回来再說王夫人催

忙出去料理說道這裡有我們呢你快、兒的去料理明兒的事要風姐不敢再言只得含悲忍泣的出來又叫人傳齊了衆人又吩咐了一會說大娘媳子們可憐我要我上頭撲了好些說為的是你們不肯集叫人喫話明兒你們各出些辛苦來要那些人回過奶、亦事不是今兒一重兒我們散這抽底只是這回的事上頭過於累贅只說打攪這頓飯要有在這里吃的有要在家裡吃的請了這位太、又是那位奶、不來諸如此類那裡能有全還求奶、动、那些姑娘們少挑剔就好了風姐道頭一層是老太、的了頭們是誰經的太、們的也難說話叫我說誰去呢衆人道從前奶、在東府裡還是當事要打要罵怎麼那樣鋒利誰敢不依如今這些姑娘們多麼不住了風姐嘆道東府裡的事雖說托出的太、虽在那裡不好意思說什麼如今是自己的事情又是公中的人、說得話再者外頭的銀錢也叫不靈即如棚裡要供東西傳出去了纔不見拿進來這叫我有什麼法兒呢衆人道二爺在外頭倒怕不夠付麼風姐道還提這個也是那裡為難第一件銀錢不在他手裡要一件得回一件那裡養手衆人道老太、這項銀子不在二爺手裡麼風姐道你們回來問管事的就知道了衆人道怨不得我們昕見外頭男人抱怨說這麼件大事偺們一点也摸不着淨當苦差叫人怎麼能有心呢風姐道如今不用說了眼面前的事大家留神要倘或鬧的上頭有了什麼說的我可和你們不依衆人道奶、要怎麼樣我們敢抱怨麼只是上

頭一人一个主意我们实在难道到凤姐听了也没法只得央及道好大娘们明儿且帮我一天等我把姑娘们闹明白了再說罢了衆人听命而去凤姐一肚子的委曲愈想愈氣直到天亮又得上去要把各處的人整理；又恐那夫人生氣要和王夫人說怎奈那夫人執意這些丫頭们見那夫人等不動着凤姐的威风更加作戏起他来幸得平兒替凤姐排解說是二奶，已不得要好只是老爺太，们吩咐了外頭不許廣賞所以我们二奶，不敢在付到了說過几次才得安靜些至說僧往道懺事務供飯給绎不絕終是銀錢若無誰肯踴躍不過草草了事連日王妃誥命一出来的不少凤姐也不能上去照应只好在底下張羅叫了那个走了這个發一回氣央及一回支吾過了一起又打發一起别說妃夫等看去不像樣連凤姐自己心裡也過不去了那夫人至說是景娟伏着惡戲為孝四个字倒也多不理会王夫人只得跟着那夫人行事餘者更不必說了独有李紈雖出凤姐的苦處却不敢替他說話只自嘆道俗語說的壯丹雖好全仗綠葉扶持太，们不彰了凤了頭那些人还帮着衣若是三姑娘在家还好如今只有他几个自己的人寂寞張羅背前面後的也抱怨說是一个錢摸不着臉面也不能到一点兒老爺是一味的盡孝應酬上頭不大明白這樣的一件大事不撒散几个錢就办的闹了底可怜凤了頭闹了几年不想在老太，的事上只怕保不住臉了於是抽空兒叫了他的人来吩咐道你们别看着

人家的樣兒之這場起建二奶、來別打諒什麼客孝堂就寫了大事了不過混過几天就是了看見那些人張羅不開就揉了手兒也來為不可這也是公事大家多伙出力的那咋素服李納的人多着呢說大奶、說得很是我們也不敢那麼着只、听見妃英姐、們的口話兒好像怪建二奶、的是的李納通就是妃英我也告訴過他我說建二奶、並不是在老太、的事上不用心只、是銀子錢多不在他手裡呀他巧媳婦還做得上沒米的粥來麼況今妃英也知道了所以也不性他了只、是妃英的樣子竟是不像從前了這也奇怪那時候有老太、疼他倒沒有作過什麼威福如今老太、死了倒有些氣質不大好了我先前替他愁這會子幸喜大老爺不在家才躲過去了不然他有什麼法兒說着只、見賈蘭走來說媽、睡罢一天到晚人來客去的也乏了歇、罢我這几天就沒有摸、書本兒今兒爺、叫我家裡瞧我喜欢的很要理了一兩本書才好剛等脫了孝再多忘了李納通好孩子看書呢自然是好的今兒且歇、罢等老太、送了殯再看罢賈蘭過、媽、要睡我也就睡在被窩裡頭想、也罢了眾人听了多誇過好哥兒怎麼這点年紀得了空兒就想到書上不像宝二爺奪了親的人還是那麼孩子氣這几日跟着老爺跟前瞧他很不受用已不得老爺一動身就跑過來找二奶、不知咿、咕、的說些什麼寿的二奶、多不理他了他又去找寒烟琴姑娘和他說話倒是替們本家兒的什麼喜姑娘四姑娘哥、長

哥、短的和他親事我們看那宝二爺除了和奶、姑娘們混、只怕他心裡也沒有別的事白過費了老太、的心疼了他這麼大那裡及蘭哥兒一零兒呢大奶、將來是不愁的了李統道就好也還小呢只怕到他大了偺們家也不知怎麼樣了呢环哥兒你們瞧着怎麼樣衆人道那一个更不像橫兒了及雙眼睛倒像个活猴兒是的東西看、真在那裡嘴裏見了奶、姑娘們來了他在老腰子裡頭淨偷着眼兒瞧人呢李統道他的年紀也不小了前日听見說還要給他說親呢如今又鬧茅角了還有一件事偺們家這次人我看來也是說不清的且不必說閒話後日送殯各房的車是怎麼樣了衆人道建二奶、這几天鬧的像失魂落魄的樣兒也沒見傳出去昨日听見外頭男人們說二爺派了薔二爺料理說是偺們家的車也不夠趕車的七少要到親戚家去偺去呢李統道車七借湏的衆衆人道奶、說呌话兒了車怎麼借不湏只是那一日所有的親戚多用車只怕雇偺想來還湏雇呢李統道底下人的只湏雇上頭白車也有雇的衆衆人道現在大太、東府裡的大奶、小蓉奶、多沒有車了不雇那裡來呢李統听了嘆息道先前見有偺們家裡的太、奶、們坐了雇的車來偺們要呌话也輪到自己頭上了你明兒去告訴你們的男人我們的車馬早、的預備好了省了指衆人答应了出去不題且說史湘雲因他女婿病着實無死後只來了一次屈指算是後日送殯不能不去又見他女婿的病已成癆症暫且不妨只、

湘雲夜前一日過來想起寶姐素日疼他又想到自己病苦剛配了一个才貌双全的女婿性情又好偏偏的湘雲竟害病不過捱日子罢了於是更加悲痛真哭了半夜纔丹三功夫不止宝玉聽着也不勝悲傷又不好上前去劝見他淡妝素服不敷脂粉更比未出嫁的時候、犹勝几分回顧又看宝琴等也多是淡素裝飾丰韻嫣然独有到宝釵渾身掛孝那一種雅致比寻常穿顏色時更自不同心裡想道古人說千紅萬紫終讓梅花為魁言果不止為梅花開的早竟是那素白清香四字真不可及了但只這時候若有林妹妹也是這樣打扮更不知怎樣的韻想到這裡不覺心酸起來那淚珠兒便一直的滾下來了趣着寶姐的事不好放声大哭衆人正劝湘雲外間忽又添出一个哭的人來大家只道是想着寶姐疼他的好處所以悲傷豈知他們兩个人各有各的眼淚這場大哭招得滿屋的人無不下淚还是薛姨媽李嬸娘等功住次日乃坐夜之期更加熱鬧凤姐這日竟支撐不住也無方法只得用尽心力甚至咽喉喉嚨啞數行過了半日到了下半天親友更多了事情也更繁了瞻前不能顧後正在着急只見一个小丫頭跑来说二奶、在這裡呢性不得大太、说裡頭人多照應不過来二奶、是躲着受用去了凤姐听了這话一口氣接上来往下一咽眼淚真流只覺得眼前一黑嗓子里一甜便噴出鮮紅的血来身子站不住就蹲倒在地幸亏平兒急忙過来扶住只見凤姐的血一口的吐个不住未知性命如何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一回　　鴛鴦女殉主登太虛　　狗彘奴欺天招惡報

話說鳳姐哭了小了頭的話又氣又急又傷心不免吐了一口血便昏倒下來

扶住忙叫了人來扶着慢慢的送到自己房中將鳳姐放在牀上至到晚上二更向水送到鳳姐唇邊鳳姐呷了一口昏迷仍睡牀相過來暑熱二照便走開了半兒也不

時他只見豐兒在傍站着半兒便說快去回明二位太太二千是豐兒將鳳姐吐血不能照應的話

回了邢王二夫人邢夫人打諒鳳姐推病藏躲因這時女親都在內裡心不好說別的心裡却不全信只

說時他數着去雲來人也至不言語自然這般親友來往不能事隔几天為親戚家下人等見

鳳姐不在心有餘閑歇大的亂一吵二鬧的人個不成事体了到二更多天遠者去的便

預備辭靈奔喪的女眷大家都哭了一陣只見妃央已要的昏暈過去了大家扶住撞南了一

陣纔醒過來便說老太二疼了一場累限了去的話來人都打諒人到悲要候有這些言語也

不理會及至醒來的時候上下二四有百十個人只不見妃央來人回為忙亂却也不曾檢点到底

纔等一千人哭更之時你雲我妃央又恐是他哭乏了暫且別驚歇着也不言語醒來已改外頭

要改時了要趁向明這樁的事便商量着派人看家要趁回說上人裡的派了黃兒在家照

應不必送殯下人裡頭派了林之孝的一家子照應拆棚等事但不知裡頭派誰看家賈

政道聽見你母親說是你媳婦病了不能去就時他在家的你珍大嫂子又說你想探病的利害

還時四了頭陪着半兒了几个子丫頭要子照看上屋裡你好要趁聽了心想珍大嫂子与四子私而今

不合所以攔着不叫他去若是上次就是他那屁也是不中用的我伺那一个丫頭看他雅想老想了一回回賈政道老爺且歇一歇等進去商量定了再回賈政点了点頭賈璉便進去了襲人知他特地來要了一個想到自己跟着老太太一輩子身子也沒有着落就參大老爺跟前也不在家大太太的這樣行為我也瞧不上老爺是不管事的人已沒便亂世為王起來了我們這些人不是要時他們教導之外誰也在屋子裡服小子我是受不得這樣折磨的倒不如死了干淨但是一時怎麼樣的个死法呢一面想一面走到老太太的套間屋內剛跨進門只見灯光帳淡隱隱有个女人拿着汗巾子好似要上吊的樣子他夾起不驚怕心裡想道這个是誰和我的心事一樣倒比我走在前裡了便向前仔細看時不是别的正是个人是一樣的心要死一塊兒死那个人也不容言他要走到跟前一看並不是這屋子的了所以他一看竟得冷氣侵人一時就不見了他要果了一果退出在燒活上坐下細一想道哦是了這是東府裡小蓉大奶奶聽他早死了的了怎麼到這裡來呀我來了他怎麼又上吊起想了一想道是了必是教給我來的法兒他要這麼一想即便起來一面哭一面叫了跟屋看守那年段的一婆頭髮揪在懷裡就登上解下一条汗巾搭着屋內方纔上自己又哭了一回所見外邊人客散去恐有人進來忙開上屋門然後回來了一个腳凳自己站上把汗巾栓上和見屋在咽喉便把腳凳踢倒可憐咽喉氣絕看視去正無投奔只見屋內隱隱在前他要的魂魄疾忙起上說道蓉大奶奶你等着我那个人道我並不是什麼蓉大奶奶之妹可卿是也他要道你是呢那人道這也有个緣故我告訴你自然明白了我在警幻宮中原是个種情的情屋管的是風情月債降臨塵世日子五

第一情人引起感情怨言早已歸入情司所以我決意棄自盡的因我看破九情起而情由歸入情天所以太虛幻境癡情一司竟無人掌管今聲幻仙子已令賈政補入替我掌管此司所以命我前來引你前去的妃央的現道我是个最無情的怎么算我是个有情的人呢那人道你還不知道呢世人都把那淫慾之事當作情字所以作出傷風敗化的事來還自謂風月多情無關聖訓不知情之一字豈是淫慾之情便是个性善惡已盡便是情了至於你我這个情正是未盡之情就如那花的含苞一般若得盡洩而來這个情就不為真情了妃央嗚了一点說今意便跟了去可辦帶去這裡琥珀聽了哭听見那王二夫人子旁看家的人想看去向妃央明日怎樣坐車便在賈母的那間屋裏我了一遍不見又找到套間裡的剛到門口見門兒閉着從門縫裡望裡看時只見灯光半明半滅的影一伴一伴心裡害怕又不听見屋裡有什麼動靜便走回來說道這蹄子跑到那裡去了那裏珍珠說你見妃央姐姐來着沒有珍珠道我也我他太小的為他說話呢他在套間裡睡了罵琥珀道我應了屋裡沒有那灯也沒人來燒花兒漆黑性怕的我沒進去知今他們一塊兒進去瞧瞧有沒有琥珀等進去正要囑花珍珠說誰把脚凳擱在這裡幾乎絆我一跤說着往上一瞧嗤的叹的一声身子往後一仰咕咚的栽在琥珀身上琥珀也看見了便大嚷起來只是兩隻脚亂動不動外頭的人也都听見了跑進來一瞧大家嚷着報知那王夫人知道王夫人寶釵等听了都哭着瞧那夫人道我不料妃央倒有這樣志氣時人常言你老命只有寶玉听見此信便號的死服在堅繫人等慌忙扶着說道你哭就哭別驚着氣寶玉死命的才哭回來了心想妃央這樣丫頭又這樣死法又想寶在天地間的靈氣獨鍾最這些女子自上了他等階了死所我的寃竟是一件陰物還是老太太的兒孫誰能超

淌上他後又喜欢起来那時宝叔听見宝玉大哭了出来在到跟前見他又咲襲人等忙说不好了又要疯了宝叔道
不幹事他有他的意思宝玉听了更喜欢宝叔的话到底他还知道我的心别人那裡知道正在胡思乱想賈政等進来
着实的哽噎说道好孩子不枉老太一疼他一場即命賈璉出去吩咐人連夜買板盛殮明日便跟着老太一的靈送出
也停在老太一棺後全了他的心志賈璉答应出去這裡命人將妃央放下傳教裡間屋内平兒也知道了過来同襲人
等兒等一干人多哭的哭、欵絶的中榮鵑也想起自己終身一無着落恨不跟了林姑娘去又全了主僕的恩義又淌了
死所如今空懸在宝玉屋内竟说宝玉仍是柔情密意究竟算不得什麽於是更哭淌哀切王夫人即傳了妃央的嫂
子進来叫他看着入殮送与那夫人商量了在老太一項内賞了他嫂子一百兩銀子还说等辦了將妃央所有的東西
俱賞他們他嫂子磕了頭出去又喜欢说真的我們姑娘是个有志氣的有造化的又淌了好名声又淌了好發送傍
边一个老婆子说道罢呀嫂子這会子你把一个活姑娘賣了一百銀子就喜欢了那時候兒給了大老爺你还不知淌多少
銀不呢你快更淌意了一句話戳了他嫂子的心便红了臉一聞了刑走到二門上見林之孝帶人抬進棺材来了他也淌
也跟進去帮着盛殮假意哭喊了几声賈政因他為賈母而死要了香来上了三炷作了个揖说他是殉葬的人不可作了頭
論你們小一輩的多诀行个礼兒宝玉听了喜不自勝走来恭、敬、磕了几个頭賈璉想他素日的好處也要上来行礼被那
夫人道有一个命们就是了别折淌他不淌起生賈璉就不便過来了宝叔听了這话好不自在便過来与他行礼
但只老太一去世偺们多有未了之事不敢胡為他肯替偺们尽孝偺们也诀托一化好、的替偺们伏侍老太一西去也少尽
一点子心说着扶了薛兒走到靈前一面奠酒那眼泪早撲簌、流下来了奠畢拜了几拜起、的哭了一場衆人也有说
宝玉的两口子多是傻子也有说他两个心腸兒好也有说他知礼的賈政又倒合了意一面商量定了看家的仍是

凤姐惜春餘者多遣去伴靈一夜誰敢安眠一到五更听見外面有人到了辰初發引賈政君長衰麻哭泣極尽孝子之礼靈柩出了门便有各家的路祭一路的風光不必細述走了半日来至鉄檻寺安靈所有孝男等俱在庙伴宿不題且说家中林之孝帶領着了棚厰门窓上好打掃净了院子派了巡更的人到晚打更上夜只是荣府規例一交二更三门掩上男人就進来去了裡頭只有女人们查夜凤姐虽隔了一夜渐渐的神氣清爽了些只是那裡動得只有平兒同着惜春各處走了一走吩咐了上夜的人也便各自歸房却说周瑞的乾兒子何三去年賈珍管事之時因他和鮑二打架被賈珍打了一頓攆在外頭終日在賭場逍日近知賈母死了必有些事情顧不着豈知探了几天的信一些也沒有想着便吠声嘆氣的回到賭場中间的坐下那些人便说道老三你怎麽不来捞本兒了麽何三道别想要捞一指呢就只沒有錢麽那些人道你到你们周大太爺那里去了几日府裡的錢你也不知弄了多少来又和我们裝穷了何三道你们还说呢他们的金銀不知有几百萬只藏着不用明兒留着不是火燒了就是賊偷了他们才死心呢那些人道你又撒谎他家抄了家还有多少金銀何三道你们还不知道呢抄的是搜不了的如今老太太死後还留了好些金銀他们一个也不使多在老太太屋裡捌着等送了寧回来才分呢内中有一个人听在心里撇了几股便说我输了几个錢也不着本兒了睡去了说着便走出来拉了何三道老三我和你说句話何三眼他出来那人道你这麽个伶俐人这麽穷我替你不服这口氣何三道我命裡穷可有什麽法兒呢那人道你才说荣府的銀子这麽多為什麽不去拿些使唤何三道我的哥他家的金銀虽多你我去白要一二錢他们給麽那人道他不給偺们就不会拿麽何三听了这话裡有话忙问道依你说怎麽樣拿呢那人道我说你沒有个事若是我早拿了来了何三道你有什麽事那人便鞋说道你若發財你就引个頭兒我有好些朋友多是通天的本事别说他们送殡去了家裡只剩不几个女人就讓有多少男人也不怕只怕你沒这麽大胆子罢了何三道什麽敢不敢你打谅我怕那个乾老子麽我是跟着乾媽

的情况上頭才認他做乾老子罢咧他又害了人了你刚才的话就只怕寻不来倒招了風兒他们那个衙门不熟别说拿不来倘或拿了来也要闹出来的那人道这麽说你的運氣来了我的朋友还有海边上的呢现今更在这裡看个風頭若个门路若到了手你我在这裡也要盖不的大家下海去受用不好麽你若摆不下你乾妈僧们索性把你乾妈也带了去大家艱兒鬼一事业不海何三通老大你别是醉了罢这话混说的是什麽说着扯了那人走到个僻静地才两个人商量了一回各人分頭而去翰且不题且说包勇自被贾政叫喝派去看園實玉的事出来之後了不曾派他差使他也不理会经是自做自吃闷来睡一觉醒時便在園里要刀寻根倒也無拘無束那日贾母一早出殯他雖知道因沒有派他差使他任意閑逛只見一个女尼帶了一个道婆来到園内腰门那裡扣门包勇走来说道女師父那裡去道婆道今日听得老太太的事完了不見四姑娘送殯想必是在家看家恐他寂寞我们師父来瞧一他包勇道主子爺不在家園门是我看的请你们回去罢来等主子们回来了再来婆子道你是那裡来的个里炭頭也要管起我们来包勇道我不時你们来有什麽法兒婆子嚷道这麽是爻了天的事連老太太在日还不攔我们走動呢我偏要打这裡走说着把手在门环上狠狠的打了几下妙玉已氣的不言语正要回身便走不料裡頭看二门的婆子听見有人拜啃連忙開门一看見是妙玉已往回身走去明知包勇得罪了便赶忙走来说不知師父来我们開门遲了我们四姑娘在家裡正想師父呢快請回来看園的小子是新来的他不知僧们的事回来回了太太打他一頓攆出去就完了妙玉雖是听見縱不理他那婆子婆子再四央求後来才说出怕自己担不是几乎惹的聽下妙玉無奈只得隨着那婆子過来包勇見这般光景不好再攔氣得噗氣而回这裡妙玉帶了道婆走到惜春那裡道了惱叙些閑话惜春说起在家看家只好数个几夜但是二奶奶病着一个人又闷又害怕能有一个人在这裡我就放心如今裡頭一个男人也沒有今兒你既光降肯伴我一

宵偕们下棋說話兒可使得麽妙玉本來不肯見惜春可怜又提起下棋一時高興了打發道婆回去取了他的茶具衣褥命侍兒送了過來大家坐談一夜惜春收拾異常便命彩屏去開上年蠲的雨水預備好茶那妙玉自有茶具道婆去了不多一時又來了一个侍者送下妙玉日用之物惜春親自烹茶兩人言語投机說了半天那時天有初更時候彩屏放下棋枰兩人對奕惜春連輸兩盤妙玉又讓了四个子兒惜春方贏了半子不覺已到四更正是天空地闊萬籟無聲妙玉道我到五更須得打坐我自有人伏侍你自去歇息惜春犹是不捨見妙玉要自己養神不便拒他剛要歇去听得東邊上屋內五夜的人一片声喊起惜春那裡的老婆子們也接声嚷道了不得有了人了嚇得惜春彩屏等心胆俱裂听見外頭的男人便声喊起來妙玉道不好了必是這裡有了賊了說着起來的開上屋門掩了灯光在窗戶眼內往外一瞧只見几个男人站在院內嚇得不敢做声回身撰着手輕輕的起下來說了不得外頭有几个大漢拈着说犹未了又听得房上响声不絕便有外頭上夜的人進來吹喝拿賊一个人說道上屋裡的東西多着呢不見人來邊有人去了偕们到西边去惜春的老婆子听見有自己的人便在外間屋裡說道這裡有好些人上了房了上夜的多道你雖這麽不是應大家一齊嚷起來只听房上極不好此應來衆人多不敢上前正在沒法只听園裡腰门一声大响打進门來見一个稍長大漢手執大棍衆人嚇得藏躲不及听得那人喊道不要跑了他們一个你們多眼我來這些家人听了這話越發嚇得骨軟筋酥連跑也跑不動了只見這人站在當地只管乱喊家人中有一个眼尖的看出來了你道是誰正是戰家養來的包勇這些家人不覺胆壯起來便齊聲喊着上房追赶那賊這些賊人明知貴家無人先在院內偷看惜春房內見有个絶色尼姑便頓起淫心又敢上屋俱是女人且又畏懼正要踹進門去自听外面有人追來追赶所以賊衆上房見人不多還想抵擋猛見一人上房赶來那些賊

見是一人趕不理論便用短兵抓住那經得包勇用力一棍打去將賊打下房來那些賊眾奔而逃從圍牆過去包勇也在房上追捕豈知園內早藏下了几个在那里接賊已經接過好些見賊勢跑回大家舉械保護見進的只有一人明欺寡不敵衆及到近上來包勇一見生氣開声即打那箱賊輸起器械四三个人圍住包勇乱打起來外頭上夜的人也多快着胆子赶來衆賊見閒他不過只得跑了包勇还要赶時被一个箱子一絆立定着時心想東西未丢衆賊遠逃也不追赶便叫衆人將灯照着地下只有几个空箱叫人收拾他便放跑回上房回路往不熟走到鳳姐那边見裡面灯烛輝煌彼时这裡有賊沒有裡頭平兒戏兢、道这裡也沒问门只听上屋叫喊说有賊呢你到那裡去罢包勇正摸不着路遥見上夜的人過来緊跟着一有尋到上屋見是門间戶啟那些上夜的在那裡啼哭一時賈芸林之孝多進来了見是失盜大家着急进内一照老太、的箱櫃俱开便罵那些上夜女人道你们多是死人麼賊人進来你们多不知道那些上夜的哭道我们几个人輪更上夜是管二三更的我们多沒有住脚前後走的他们是四更五更我们才下班兒只听見他们喊起来並不見一个人赶着照着不知什麼時候把東西早已丢了求爺们问管四更五更的林之孝道你们了要天明来再说傍的兒到各處看去上夜的男人顧着走到尤氏那邊門兒關緊有几个接着说兒我们了林之孝問道这裡沒有丢東西呀裡頭的人方開了門道这裡沒丢東西林之孝帶着人走到惜春院内只听得裡面说道了不得呢死了姑娘了醒、兒罢林之孝便叫人问门问是怎麼了婆子道賊在这裡打仗把姑娘多嚇坏了點得妙師父和彩屏才醒姑娘救醒来西是沒失林之孝道賊人怎麼打仗上夜的男人说幸虧包大爺上了房把賊打跑了还听見打倒了一个呢包勇道在園门那裡你们快赶去罢賈芸等走到那边果然看見一个人躺在地下死了的、的一雖好像是周瑞的乾兒子衆人見了唬異派了一个人看守着又派了兩个人照看前後门走到门前看時那门俱关着

林之孝便叫人開了門報了營官立刻到來查勘賊踪是從後夾道子上了房的到了西院房上見那瓦片破碎不堪一直過了後園去了上夜的齊声說道這不是賊是強盜營官着急道並無明火執杖怎麼便等強盜上夜的道我們赶賊他在房上喊我們不能到他跟前幸虧我們衆姓包的上房打退赶到園里還有好几个賊竟和姓包的打起杖來打不過才跑了營官道可又来若是強盜雖道倒打不過你們的人麼不用說了你們快查清了東西過了失單我們報就是了賈芸等又到上屋裡凤姐已扶病過来惜春也来了賈芸請了安大家查看失物回說夾已死瑞珀等又送雪去了那些東西多是老太、的並沒見過數兒只開封顧如今打從那裡查起衆人多說箱櫃東西不少如今一空偷的時候兒不小了那些上夜的人管做什麼的況且打死的賊是周瑞的乾兒子必是他們通同一氣的凤姐听了氣的眼睛直瞪、的便說把那些上夜的女人多拴起来交与營裡審问衆人叫苦連天跪地哀求不知怎生發放並失去物件有無着落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二回　活寃孽妙姑遭大叔　死僧伦趙妻赴冥曹

話說凤姐命拥起上夜的女人送寶玉回來又向衆女人說地哀求林之孝同寶玉通你們求也要盖老爺派我們看家這是遣伐如今有了事上下都躲不是誰救得你若說是周瑞的乾兒子連太太起裡已外已的都不干淨凤姐喘吁的說道這都是爺裡所招和他們說什麽帶了他們去就是了那丢的東西你告訴營裡去說实在是差太已的東西若爺們傢知道事我們报了去請了老爺們回來自然開了失單送來文官衙門裡我們也是這樣报賈甘林之孝答应出去惜春一句話也沒有只是哭道這些事我從来沒有听見過為什麽偏已碰在僧們兩个人身上明兒老爺太已回来時我怎麽見人說把家裡交給你們如今閙到這个分兒还想活著麽凤姐道僧們願意嗎現在有上夜人在那裡惜春道你还能說況且你又病著我是沒有說的這都是我大嫂子害了我了他撺掇著太已派我看家的如今我的臉捆在那裡呢說著又痛哭起來凤姐道姑奶你快別這麽想若說沒臉大家一樣的你若是這个糊塗想我更捆不住了二人正說著只听見外頭院子裡有人嚷的說道我說那三姑六婆是再要不得的我們賈府裡從来是緊不許上們的不想這件府裡倒不講究這个時兒老太已的殯停出去那个什麽庵裡的尼姑死要到僧們這裡来化喝著不准他進来賤门上的老婆子們倒罵我死央及告訴那姑子進来那賤门子一会兒閙著一会兒閙著兒不知做什麽

我不敢没敢睡听到四更這裡就嚷起來我來時門倒不開了我听見声兒蓉了打開了門見西邊院子裡有人站着
便赶来打死了我今兒纔知道這是四姑奶奶的屋子那个姑子說在裡頭今兒天没亮偷出去了可不是那姑子引進
來的賊麼平兒等听着都說這是沒法兒的話姑娘們已都在這裡散在外頭這原說嚷凤姐道你听他說甄府裡
就是鮑家爲來的那个厥物罷惜春听得明白更加心裡受不的凤姐接着问惜春道那个人混說什麼姑子你們私
裡弄了个姑子住下了惜春使將妙玉來瞧他尚着下棋守夜的話說了凤姐道是他麼他這麼有的沒
但是昨這討人嫌的東西嚷出來老爺知道了也不好惜春愈想愈惱站起來要走凤姐雖說坐不住又怕惜春害惱怕且
出事來只得叫他先别走且看着人把偷剩下的東西收起來再派了人看着僧們好走平兒道僧們不敢收等衙門裡來
了踏看了纔好收呢僧們只好看着但只不知老爺那裡有人去了沒有凤姐道你叫老婆子向去一回進來說林之孝
走不開家下人要伺候查驗的再有的是說不清楚的已往老爺去了凤姐點頭同惜春坐着發愁且說那賊原是
何三等邀的偷搶了好些金銀財宝搜進出去見人追赶知道都是那些不中用的人要往西邊屋内偷去在窗外看見
燈光底下两个美人一个姑子那些賊那顧性命拔起不良就要跳進去内見色勇來赶纔破而逃只不見了何
三等发且躲入宫裡家到第二天打听動靜知是何三被他们打死已往报了文武衙门這裡是躲不住的便商量趁早

歸入海洋大盜一起若是了通緝文書一行閻羅上就過不去了內中一个人聽了極大便說倘们走是走我就只捨不得那个姑娘長的實在好看不知是那个廊裡的雛兒呢一个人道啊呀我想起來了必就是賈府園裡的什麼櫳翠庵裡的姑子不是前外頭說他和他們家什麼寶爺有原故後來不知怎麼又害起想思病來了請大夫吃藥的就是他那一个人聽了說倘們今躲一天叫倘們大哥拿錢買贖此罪賈行政明兒亮鐘時候陸續出關你在關外二十里坡等我衆賊議定分贓依舊教倘們大哥送錢到了寺內安厝畢就友散去賈政在外廂房伴靈那王夫人等裡內一宿至非實話到了第二日重新上孫正攜領時只見賈芸進來老太太靈前碰了致忙的跪到賈政跟前跪下請了安喘吁吁的將昨夜被盜將去各色的東西都偷去已勇趕獲打死了一个人已經呈報文武衙門的話說了賈政听了發怔那王夫人等在裡頭也聽見了都得視不附体並無一言只有啼哭賈政過了一會子向史湘雲等說這個賊人好倘們動過家的若開出好的來反就罪名快叫璉兒那時賈璉領了寶玉別處上祭未回賈政叫人到了園來賈璉听了急得直跳一見芸兒也不敢賈政在那裡使把賈芸狠狠的罵了一頓說不該拐帶的東西我將這樣重任托你押著今兒更你是死人麼虧你還有臉來告訴說著望賈芸臉上啐了兩口賈芸摇手禁若不敢回一言賈政還休罵他也是要

賈璉然後跪下說這便怎麼樣賈政道也沒法兒只有報官緝賊但只是存走老太太還下的東西倘们都是動你說要

子我老太太死得几天谁忍得动他那一项良子原打点完了事算了账再有的在这裡和南置货产的所有东西上没见数见如已说文武衙门要去单若将几件好的东西向上恐有碍若说舍良若干衣饰若干又没有实在数目谎使不得倒可换呀你如今竟换了一个人了为什么料理不周你跪在这裡是怎么样呢贾璉也不敢答言只得站起来就走贾政又叫道你那裡去贾璉又回来道便见我回家去料理清楚贾政哼了一声贾璉把头低下贾政道你进去回了你母亲叫了老太太过来叫他们细心的想了商量子贾璉心裡明知老太太的东西都是知央往后推死了向谁就向珍珠他们那裡记得清楚只不敢驳回连忙的答应了回身走到裡头邢王二夫人又埋怨了一顿叫贾璉快向去向他们这些看家的说明兄怎么见我们贾璉也只得答应了出来一面命人备车获倘赎跑等速喊自己骑上骡子跟了几个小厮如飞的回去贾政斜签着身子慢慢的油出来骑上了马来贾璉跟在后面到了家中林之孝请了安直跟了进来贾璉到了老太太上屋裡见了凤姐情春在那裡心裡又恨又说不出来便向林之孝道衙门裡照了没有林之孝自知有罪低头回道文武衙门都照了来踪去跡也看了房也验了贾璉吃惊道又验什么房屋之事又将色勇打死的形势似周瑞的乾兄子的话回了一贾璉贾璉道叫兄老爷时怎么没有回周瑞的乾兄子做贼被色勇打死的话贾芸说道上夜的人说像他的恐怕不真所以没有回贾璉

道好棚塞東西你若告訴了我就罷了周瑞來退可不就知道了林之孝回道知之衙門裡把屋首衣在市口兒招認去了賈璉道這又是个糊塗東西進家的人做了賊被人打死要候命旂林之孝回道這个用人家認奴才就認得是他要璉听了想道是啊我記得珍大爺那年要打的可不是周瑞家的旂林之孝他和賊(道)打架命(要)逃的呢賈璉听了更生氣便要打上夜的人林之孝忙回道請爺息怒那些上夜的人派了他們敢偷懶嗎只是爺府上的規矩三門裡五男人不敢進去的就是奴才們裡頭不叫也不敢進去奴才在外同去尋見三門兩的廠(廠)的外頭的門一扇沒有開那賊是從後夾道子來的賈璉道裡頭上夜的女人呢林之孝將上夜的人又奉奶(奶)的命捆著等爺審問的話回賈璉向色勇道呢林之孝說又往同裡去了賈璉便說等叫他小廝們便將色勇世宇來說還虧你在這裡若沒有呢你只怕所有房屋裡的東西都搶了去了呢色勇也不言語惜(惜)迟他說出那話心下著急風姐也不敢言語只見外頭說琥珀(珀)姐姐們回來了大家見了不免又哭一場賈璉叫人檢點偏剩下的東西有些衣服尺頭錢箱未動餘(餘)都沒有了賈璉心裡(裡)知著急想著外頭的櫥(櫥)在廚房的鎖都沒有附(附)指明兒拿(拿)什(什)呢便呆坐了一會只見琥珀等進去哭了一番見賈璉向鳳姐(姐)所有的東西怎能記憶便胡亂猜想虛撥了一陣賈璉命人即迟到文武衙門要捉賊又派人上夜風姐惜春各自回房賈璉不敢在家安歇也不及理論風姐(姐)自騎馬趕出城外去了這裡風姐又迟惜春見打發賈璉去安慰天已三更不

言這裡城吉南門衆人更加小心不敢睡覺且說彩娥心想著妙玉和尼姑等女衆不難收拾到了三更夜靜便拿了短兵器等些同夥跳上高墻逕已照尺攏至菴內燈光亮便揩身溜下藏在房後僻處等到四更見裡頭只有妙玉一人在蒲團上打坐歇了一會便暗聲嘆氣的說道我自元墓到京原想伺候名兒為這裡清淨不能又模他處昨兒好心去照回姑外反受了這麼人的氣度裡受這一大驚今日回來那蒲團再坐不穩只覺兩跳心發驚因素常午打坐的今日又不肯叫人相伴豈知到了五更寒歇起來重要叫人只聽見外頭想起昨晚的事更加害怕不免叫人豈知那些婆子都不答應自己坐著覺得一股冷氣透入脊門便手足麻木不能動彈口裡也說不出話來心中更有著急只見一个人拿著明晃晃的刀進來此時妙玉心中却是明白只不能動相是要殺自己索性橫了心倒不怕他那知那个人把刀插在背後騰出手來將妙玉輕輕的抱起輕清了一會子便把起身在身上此時妙玉心中只是如醉如癡可憐一个極清極淨的女兒被這強盜的周先生住由著他擺弄了去了却說這賊背了妙玉來到園後墻邊拾了數梯從上墻跳出去了外邊早有彩娥等了車輛在園外等著那人將妙玉放倒在車上反打起官街燈籠叫開栅欄急急走到城門正是開門之時關門官只知是有公幹出城的也不便查詰這出城去那彩娥加鞭趕到三十里坡和衆強徒打了照面各自分散奔南海而去不知妙玉被擄或是甘受汚辱還是不屈而死不知下落也難忘懷只言龍翠菴了空跟妙玉

的女尼他本住在靜庵後面聽到五更听見前面有人声响遥妙玉打坐不安後来听见有男人脚步门牖响动欲要起来瞧看只是身子发软懒怠开口又不听见妙玉言语只睁着两眼听着到了天亮徐徐得心裡清楚起不起来时道要预备妙玉茶水他便往前面来看妙玉岂知妙玉的踪跡全无门户大开心裡咋異昨晚响动甚是疑心说这樣冒他到那裡去了走出院门一看有一个软梯靠墙立着地下还有一把刀鞘一條拴腾便道不好了昨晚是贼短了周瑞家的人起来查看各门户们是照例那些婆子侍女们都说昨夜燥氣熏着了今早都起不起来這麽早叫我们做什麽那女尼道師父不知那裡去了衆人道在欢音堂打坐呢女尼道你们还做梦呢你来瞧瞧衆人不知也都着忙向了各门遍同裡都找到了想来或是到四婆婆那裡去了衆人未叫腰门又被色勇骂了一顿衆人说道我们妙師父昨晚不知去向所以来找来你老人家叫開腰门向一向来了没来衆色勇道你们師父引了贼来偏我们已往偏到手了他跟前贼去受用去了衆人道阿弥陀佛说這些话的所着下劑舌地獄色勇生氣道胡说你们再闹我就要打了衆人陪笑告道求爷騰叫闹门我们原也若没有再不敢惊動你太爷了色勇道你不信你去找若没有回来向你们色勇强着叫闹腰门衆人且找到惜春那裡惜春正在禅闷悄着妙玉清早去後不知所见我们姓名的话了没有只怕又得罪了他以後想不出来我的知己自没有了现我现在实在见人父母丧事死嫂子嫌我晦裡有老太已到底还将我收拾

今世完了当下我孤苦伶仃如何了局想到迎春姐已折磨死了史姐已守着病人三姐已还去這都是命裡所招不怨自尚有妙玉知己可靠惟有寶玉若果我若能学他就造化不小了但我是世家之女怎能隨意這回看家大数不是还有欵又恐太太们不知我的心事将来的後事更未晓如何想到此间便要把自己的青絲鉄去要想出家彩屏等听见急忙来劝宜知已将青絲鉄去了彩屏愈加着忙说道一事不了又出事了這可怎麼好呢正在吵闹只见妙玉来的道場来找妙玉彩屏问起来由先跟了一跳说是昨日一早去了这来裡面惜春所见乞忙问道那裡去了道要将昨夜听见的响动被煤氣熏着今早不见妙玉卷内有軟梯刀鞘的话说了一遍惜春越发疑不定想起昨日自己勇的话来总是那些強盗看见了他昨晚搶去了也未可知但是他素来孤潔的出家有性命便问道怎麼你们都是听见声响事後方知怎麼你们睁着眼連句话也说不出来必是那賊贓了同伙妙姑一人想也被贼同住不能言語况且賊人必多众庵俾听见岂是我

賈璉使將號珀記得的數目單子呈出並說上頭元妃賜的東西已往注明還有哪人家不大有的東西不便開上等像兒脫了孝出去托人往它的鋪討少不得再當來的賈政聽了合意就點頭不言賈璉道因又了帶主夫人商量著勸老爺早些回家保好呢不然都是乱麻是的那夫人道可不是我們在這裡也是驚心吊胆賈璉道這是我們不敢說的還是老的主意二老爺是保的那夫人使与王夫人商議妥了過了一夜賈政出來次日打發寶玉進來說請太太們今日回家過兩三日再來家人們已往派定了裡頭請太太那邊那夫人派了鴛鴦將周瑞家的等人派了提督女孫上下人等都回去一時忙乱套車備馬賈政等在賈母靈前辭別衆人又哭了一場都起來正要走時只見趙姨奶奶還跪在地上求周姨奶奶打諒他還哭使寶玉知趙姨奶奶滿嘴白沫眼睛直豎把舌頭吐出及把家人嚇了一跳衆環過來亂嚷趙姨奶醒來說我是不回去的跟著老太太回南去衆人道老太太那用你跟呢趙姨奶道我跟了老太太一輩子大老爺活不依二神二鬼的算計我已想仗著馬道婆的出主我的氣良子白花了好些也沒有弄死了如今我回去了又不知誰來算計我衆人先只說他附著他後頭聽說馬道婆的事又不像了那王夫人都不言語只有彩霞等代他央告道他姐姐你看足回已屢告馬道婆用魔魔法的案件說著日裡又叫好連二奶奶你在這裡老足周王老爺差人拿我去的要向我為什麼和馬道婆用魔魔法的案件說著日裡又叫好連二奶奶你在這裡老

爺面前少說句兒罷我有不是的去好還有一天的好呢好二奶已教三奶已並不是我要害你我一時糊塗聽了那个老婦的話正鬧着要政打發人進來叫環兒婆子們勸了半日了三爺看着呢要政道後有的事我們先走了於是爺們等先回這裡趙姨娘還是混說一時拽不過來那夫人恐他又說出什麼來便說多派几个人在這裡照着他倘不去背他裡托了周姨娘在這裡照應周姨娘也是个好人便應了李紈說道我也在這裡罷王夫人道可以不必於是大家都出來寶玉先走到了城裡打發大夫出來照看王夫人本欲他也打撒手兒寶釵本是仁厚的人並想着他害寶玉的事心裡也不過意起身要環環兒著急說我也在這裡嗎王夫人哼道糊塗東西你媽的死活都不知你還要走嗎寶環就不敢言語了寶玉道好兄弟你是走不得的我進了賊打發人來瞧你說畢都上車回家書內只有趙姨娘寶環鵑哥等人要政那夫人等去後到底到了上房哭了一場林之孝等了家下衆人請了安跪着要政喝道畢明日向你双姐那日發昏了几次竟不能出接只指惜春兒了唬得迎膝着斷那夫人也不理他王夫人仍是照常李紈寶釵指着手說了几句話兒有尤氏說道姑娘你擔心了倒照應了八天惜春一言不合氣漲了臉寶釵將尤氏一指使了个眼色尤氏等各自歸房去了要政罵它的看了一看嘆了口氣並不言語到書房席地坐下呼了晴雯等要茶吩咐了几句話寶玉要在書房來陪要政要政道不必回見仍跟他母親去罷寶玉領命林之孝一早進房跪着要政將前後被盜的事向了一遍並將周瑞供了出來又說衙門拿住了賊贓又獲了

失色上的來回現在央說要在他身上要這一點兒呢賈政聽了大怒道家如反恩到底偷竊家主真是反了正說時人到城外將周瑞捆了送到衙門審問林之孝只得跪著不敢起來賈政道你還說著做什麼林之孝道如才領老爺向要正說著於大爺一下小事家人上來請了安呈上來事稟係馬房賈政道交管建之爺等明了來回吆喝著林之孝才起來出去了要建腿跪著在賈政身邊這了句話賈政把眼一瞪這胡說老太的事良向被偷去雖這就該問教人拿出來反要建紅了臉不敢言語站起來也不敢動賈政道你媳婦怎麼樣了要建又跪下說着來是不中用了賈政哼了一氣道我不料家運衰敗一至如此況且環哥兒他媳尚在病著也不知是什麼症候你們知道不知道要建也不敢言語賈政道你出去吩咐人等了大夫熊他去要建即忙答應著出來叫人等了大夫到鐵檻寺去照趙姨娘未知死活下回分解

話說趙姨娘在房內得了暴病見人少了更加混說起來唬得衆人發怔就有兩个女人攙着趙姨娘雙膝跪在地下說一回哭一回有時爬在地下叫喊說打殺了我了紅鬍子的老爺我再不敢了有一時雙手合着也是叫疼眼睛突出嘴裡鮮血直流頭髮披散人害怕不敢近前那時又將天晚趙姨娘的声音只管陰哑起來居然鬼嗓的一般無人敢在他跟前只喊叫了几丁有胆量的男人進來坐着趙姨娘一時死去隔了些時又回過來整的鬧了一夜到了第二天也不言語只瞪鬼臉自己拿手撕開衣服露出肋堂好像有人剮他的樣子可怜趙姨娘無說不出來其痛苦之狀實在難堪正在危急大夫來了也不敢診脉只瞞附办後事罢說了起身就走那送大夫的家人再三央告說請老爺看看脉小的好回稟家主那大夫用手一摸已無脉息賈环听了這才大哭起來衆人只顧賈环誰管趙姨娘這頭赤脚死在炕上只有周姨娘心裡想到做偏房的下場頭不過如此況他還有兒子我將來死的時候還不知怎樣呢於是反倒想切且說那人赶回家去稟知賈政即派人去照例料理陪着环兒住了三天一同回來那人去了這裡一人傳十十人傳百多知道趙姨娘使了毒心害人被陰司裡拷打死了又說是連三奶奶只怕也好不了怎麼說連三奶奶告的呢這話傳到平兒耳內甚是有名看着鳳姐的樣子實在是不能好的了況且賈璉近日並不是先前的恩愛本來事也多費像

不与他相干的平兒在风姐跟前只管劝慰又道有那王二夫人回家几日只打发人来问、並不親身来看风姐
心裡更加悲苦實連回来也沒有一句貼心的话风姐此時只求速死心裡一想那魔即至只見尤二姐從房後走
来潛近床前说姐、許久的不見了做妹、的想念得緊要見不能如今好容易進来見、姐、姐、的心机也用尽了
倘们的二爺也不顧姐、的情及倒怨姐、做事過于刻薄把他的前程去了叫他如今見不得人我替姐、氣不平
风姐恍惚说道我如今也後悔我的心太窄了妹、不念旧恶及来雖我平兒在傍听見说奶、说什麽风姐一
時醒醒想起尤二姐已死必是他来索命被平兒叫醒心裡害怕又不肯说出只得勉強说道我神魂不定
想是说要話給我挽、平兒上去挽着只見丫小丫頭進来说是劉老、来了婆子們帶着来请奶、的安平兒
急忙下来说在那裡呢小丫頭说他不敢就進来迎听奶、的示下平兒听了点頭想风姐病裡必是懶待見人
便说道奶、現在養神呢暫且叫他等着你问他来有什麽事麽小丫頭通他们问過了沒有事说知道老爷
去世了因沒有報才来遲了说着风姐听見便叫平兒说人家好心来雖我不可冷淡了他你去请他進来我和
他说、话兒平兒只得出来請劉老、這裡坐风姐刚要合眼又見一个男人一个女人走向炕前就像要上炕的风
姐急忙便叫平兒说那裡来了一个男人跑到這里来了速叫了两声只見豐兒小紅赶来说奶、要什麽风

姐睜眼一瞧不見有人心裡明白不肯說出來便問豐兒道平兒走東西那裡去了豐兒道不是奶奶叫去請劉老老去了方纔鳳姐定了一會神也不言語只見平兒同劉老老帶了一个小女孩兒進來(說)我們姑娘(奶奶)在那裡平兒引到炕邊劉老老便說請姑奶奶安鳳姐睜眼一看不覺一陣傷心說道你好怎麼這時候才來你雖你外孫女兒也長得這麼大了劉老老看着鳳姐骨瘦如柴神情恍惚心裡也就悲痛起來說我的奶奶怎麼這几个月不見就病到這个分兒我糊塗的要死怎麼不早來請姑奶奶的安便叫青兒給姑奶奶請安青兒只是哭鳳姐看了倒也十分憐愛便叫小紅招呼着到老老道我們老婆裡的人不會病的若一病了就要求神許愿從不知道吃藥我想姑奶奶的病別是撞着什麼了平兒聽着那話不在理忙在背地裡拉他到老老會意便不言語了鳳姐聽了這句話便道老你是有年紀的人說的不錯你知道麼趙姨娘也死了到老老道阿彌陀佛好端端一个人怎麼就死了(我記得)他那个小哥兒(有)怎麼樣呢平兒道那怕什麼他還有老爺太太呢到老老道姑娘那裡知道不好死了是親生的(嗚咽的)肚子是不中用的這句話又招了鳳姐的愁腸嗚咽哭起來衆人多來解勸巧姐兒聽見他母親悲哭便拉着鳳姐的手也哭起來(西兒着急)鳳姐道你見過了麼了沒有巧姐兒道沒有鳳姐道你的名字還是他起的呢就和乾媽一樣你給他請个安巧姐兒便走到跟前到老老忙拉住道阿彌陀佛不要折煞我了姑娘我一

年多不来你还认得我么巧姐道怎么不認得那年在園裡見的時候我还小呢前年你来我和你要隔年的烟
燭兒你沒有給我必是忘了到老道好姑娘我是老糊塗了这燭兒我们也裡多着呢只是不到我们那裡去若
去了要一車也容易凤姐道不然你帶了他去罢到老道姑娘这樣千金貴體綾羅要大了的吃的是好東西到了我
们那裡我拿什么哄他頑拿什么給他吃呢这不是坑殺我了说着自己也哭回说那么着我給姑娘做个媒罢我
们那裡鱼说鄉裡也有財主人家几千哨地几百糧口銀子錢也不少只是不像这裡有金的玉的姑奶自然
不起这樣人家我们庄家人看这樣財主之等天上的人了凤姐道你说去我怎意就給到老道这是頑话教
看姑奶这樣大官大府的人家只怕还不肯給那里肯給庄家人巧姐听見这話便走了去和青兒说话兩个女
孩兒倒说得上渐的興起来这裡平兒恐到老话多攪煩了凤姐便說教叫人帶你去見太太也不枉来这一躺到老
老便要走凤姐道你坐下我问你近来的日子还過的么到老道我们若不快着姑奶奶早多餓死了如今
雖说是庄家人家裡也挣了几畝地又打了一眼井種些菜蔬瓜菓一年賣的錢也不少供給他们吃的了这兩年姑奶
奶还給些衣服布疋在我们村裡算過得了前日他老子进城听見这裡動了家几乎哄殺了又有人说不是这裡
我才放心又听見老爺陞了我又喜欢前日又听見老太太沒了我在地裡打豆子听了这话連豆子也拿不起来

就在地裡呢了一大場我女兒女婿所見了也哭了一會子今兒天沒亮就趕着我進城來了我也不知道一个人來到後門見門神身糊了我周嫂子又找不着撞見一个小姑娘兒知道周嫂子攆出去了我又等了半天還見个生人才敢進來不打緊姑奶奶也是這麼病說着就撂下淚來平兒看急連忙說道你老人家且歇了我們倒茶去罢拉到下房坐着青兒自在巧姐那邊到老通茶到不要你叫人帶了我去見个太太去平兒道你不用忙今兒已起不出城了方才我是怕你說話不防頭招的奶奶所以催你這來你別思量到老通是姑娘多心到是奶奶的病怎麼好平兒道你雖如此說不妨碍到老通說是罪過我雖着不好正說着又听風姐叫呢平兒走到床前風姐又不言語平兒正問豐兒賈璉進來向炕上一睡也不言語走到裡間去了半日只有秋桐跟了進去倒了茶遞與一面不知說些什麼回來賈璉叫平兒來問道奶奶不吃藥麼平兒道不吃藥怎麼樣呢賈璉道我知道你拿鑰匙來罢平兒見賈璉有氣又不敢問只得走來風姐耳邊說了一声風姐不言語平兒便將一个匣子連鑰匙都在賈璉那裡就走賈璉道有兒叫你麼平兒道沒有賈璉道有話明說人死了也願意賈璉道還要說麼頭裡的事是你們鬧的如今老太太的道理你們有什麼平兒笑道有話明說人死了也願意賈璉道還要說麼頭裡的事是你們鬧的如今老太太的還短了四五千銀子老爺叫我拿公中的地賬系銀子你說有麼卧頭拉的賬無可不閙我麼誰叫我應這

个名儿只好把老太太给我的东西折变去罢了你不依应平儿听了一句不(言语)将(拽)东西掀丘只见小红过来说平
姐(快来)好不好呢平儿急忙过来见凤姐用手空抓平儿用手搂着哭(时)贾琏也回(把脚一跺)来一瞧道若是这样是要我的
命了说着推不洩来叠儿进来说非颜我二爷呢贾琏只得出去这裡凤姐急加不好众人大哭巧姐听见赶来到老
老(也)急的是(到这时候)嘴裡乱佛拍了些鬼眾竟好些一时王夫人(听了)过来见凤姐(要安静些心不可放心见到老)(便说)你好什麽
时候来的到老便说请医(也看这时的光景)凤姐的病讲了半天彩雲进来说老爺请太太说话王夫人听了平儿几句
话便过去了凤姐闹了一回此时又觉清楚些(见到老太在这裡心裡信他不神)便把医眾支开叫到老跟在床前告诉他心神不寧(为见)兒
的樣子到老道我们先裡什麽善薩堂什麽庙有感应凤姐道求你替我祷告要用供献的服饰我有便在
手上退下一隻金镯子来交给他到老道姑奶奶不用那个我们村庄人家许了愿的了花上几百钱就是了
那用这些就是我去替姑奶奶求去也是许愿等姑奶奶好了要花什麽自己花去凤姐(的知到老这作法心)强只得点点头
我的命交与你了巧姐儿也交(给)你了到老(是平儿的吧)嘴口裏应便说天氣尚早还赶得及城去我就去了明儿姑奶奶好
了再请还愿去凤姐因被眾人现住线(指姐)已不得他就去便道你角替我用心(我)跪一觉就感激你了你外孫女儿
叫他(在)再过裡住下罢到老道庄家孩子没见过世面没得在这裡打搅凤姐道((指他去的))这就是多心了既是一家人这

怕什麼雖說我們窮了也不在乎這一丫人吃飯到老，見風俎真情便和青兒說了青兒因與巧姐頑笑了
巧姐又不願意他去青兒又要在這裡到老，便辭了平兒出的趕出城去且說檻翠庵元是賈府的地址因
蓋省親園子將那巷內在裡頭向來食用香火並不動賈府的錢糧如今妙玉被擄那女尼呈報到官一則候
官府緝拿的下落二則是妙玉基貴不便輕散依舊住下不過回明了賈府那時賈府的人無多知道只為
賈政新喪其又心事不寧也不敢將這些沒要緊的事回禀只有惜春知道此事日夜不安潮，傳到寶
玉耳邊說妙玉被賊擄去又有的說妙玉凡心動了跟人而走寶玉聽得十分納悶想來被強徒搶去這丫人
必不肯從一定不孟而死但是這幾日心下甚不放心每長吁短嘆這說這樣一丫標致人怎麼遭此結局又想到當日因
卜何等趣味自從二姐出閣一來死的死嫁的嫁我想他一塵不染是保得住的了豈知風波頓起比林妹妹死的更
奇由是一一追思起來想到薛子上的話處處傳神人生在世難免風流雲散不免的大哭起來襲人等又道是使的旧
病發作百般的溫柔解勸寶釵初時不知何故也用話盤詰怎奈寶玉抑鬱不解又受精神恍惚寶釵想不出道理再三打
聽方纔妙玉被擄不知去向也是傷感只為寶玉慈悲便用正言解釋因提起三閭兄自遠樂園來並不上三日間
聽得夜叉若他是老太太的重孫女兒，素來望你成人老爹為你日夜焦心你為閨閣和童遇倘自己我們

守著你如何是了結果說得宝玉喜的答道了一面便說道我都沒告人家的閒事只可嘆他們家的運氣
衆頼宝叔道可又来老爺太元為是要你成人接續祖宗遺緒你只是執迷不悟如何是好宝玉听来話不
投机便兼在桌上睡去宝叔也不理他叫賈月等伺候着自己多去睡了宝玉見屋裡人少想起紫鵑到了這
裡我既沒和他說句知心的話兒今清楞着他我心裡甚不過意他又比不得賈月放紋我可以安放得的
想起從前我病的時候他在我這裡伴了好些時如今他那面小腕子還在我這裡他的情意却也不薄了
如今不知為什麼見我就是冷冷的若說為我們這一回他是和林妹妹最好的我看他待紫鵑也不錯我
不在家的日子紫鵑也与他有說有笑到我来了紫鵑便走開了想為林妹妹死了我便成了家的原故嗐紫
鵑你這樣一个人狠見難道連我這点子苦處多看不出来麼又想今晚他們睡的睡做活的做活不的趁這个
空兒我機他去倘或我还有得罪之處便陪个不是也使得想定主意輕輕的走出了房門来找紫
鵑却紫鵑的下房也就在西廂裡間宝玉悄悄的走到窓下只見裡面尚有燈光
使用舌頭舐破窓紙往裡一瞧見紫鵑獨自挑燈又不是做什麼呆呆的坐着宝
玉便輕輕的叫道紫鵑姐姐還沒有睡麼紫鵑聽了唬了一跳怔怔的半日纔說

是誰麼？寶玉道是我紫鵑聽着似乎是寶玉的聲音便問是寶二爺麼寶玉在外輕輕的答應了一聲紫鵑問道你來做什麼寶玉道我有一句心裡的話要和你說說你開了門我到你屋裡坐坐紫鵑停了一會兒說道二爺有什麼話天晚了請回罷明日再說罷寶玉聽了寒了半截自己還要進去恐紫鵑未必開門欲要回去這一肚子的隱情越發被紫鵑這一句話勾起無奈說道我也沒有多餘的話只問你一句紫鵑道既是一句就請說寶玉半日又不言語紫鵑在屋裡不見寶玉言語知他素有癡病恐怕一時寬在捨白了他勾起他的舊病倒也不好了因站起來細聽了一聽又問道是走了還是傻站着呢有什麼又不說儘着在這裡悃人已經悃死了一個難道還要悃死一個麼這是何苦來呢說着也從寶玉舐破之處往外一瞧見寶玉在那裡獃獃聽紫鵑不便再說回身剪了剪燭花忽聽寶玉嘆了一聲道紫鵑姐你從來不是這樣鐵石心腸怎麼近來連句好的話兒要不和我說了我圖（明白怕一輩子不理我了）迷是个濁物不配你們理我但只我有什麼不是只望姐說明了死了也做个明白鬼紫鵑聽了冷笑道

二爺就是這个話吓还有什麼若就是这句話我们姑娘在時我也跟着听俗了我们有不好處呢二爺只管回太、去左右我们了願们更寧不得什麼了說着便哽咽起来宝玉在外知他傷心便通这事怎麼說我的事情你在这裡几个月还有不知道的說着也嗚嗚起来宝玉正在傷心忽听背後一个人道哥哥原来呢谁是裡的什麼自己活着的人自己要五明白原来在这个家裡除了这个人自己是个什麼人多呢了一跳一看却是麝月宝玉自觉沒趣麝月道一个陪不是一个又不理紫鹃想也不曾跟们这一句话极狠心了这麼怪冷的人家共及了这半天連个活動氣兒也沒有又向宝玉道刚纔二奶、说了多早晚了打谎你在那裡呢你却一个人站在房簷底下做什麼紫鹃道早就請二爺回去有话明日再说这是何苦来宝玉回麝月在此不便再说只得走回说道罢了我今生今世也难割白这个心了惟有老天知道罢了说着那眼泪就淌不斷麝月道二爺依我劝你死了心罢白陪眼淚也可惜了宝玉也不答言進了屋子見宝釵睡了袭人便道有什麼话明日說不得已的时候去闹看便打発睡下一夜無眠自不必說这裡紫鹃直哭了一夜思想宝玉的事明知他病中不能明白前後再兜弄神的办成了後来宝玉明白了旧病復發時常哭想並非忘情負義今日这種柔情一發难受可怜林姑娘真正無福消受他次此看来多有一定来到頭時多是痴心妄想及至無可如何撒手的就不理会那情深義重的也不過臨风對月洒淚悲歸可怜死的未必知道活的苦恒傷

心無休無了等未竟不知草木石頭無知無覺心中干淨想到此處酸楚之心一時氷冷才要收拾睡時只
听東院裡吵嚷起來未知何事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一百十四回　王熙凰歷幻返金陵　甄應嘉蒙恩還玉閥

却說寶玉寶釵聽說鳳姐病的危急趕忙起來了致秉燭伺候正要出院只見王夫人那邊打發人來說璉二奶二不好了還沒有嚥氣等二奶二的病有些古性從三更天起到四更時候沒有住嘴說了好些胡話要船要轎只說起到金陵歸入什麼冊子去衆人不懂他只是哭喊璉二爺沒有法兒只得去期船轎還沒拿來璉二奶二喘着氣等着呢太太叫我們過來說等璉二奶二去了再過去罷寶玉道這些奇他到金陵做什麼去罷人轎二的說道你不是那年做夢我還記得說有多少冊子沒不璉二奶二是到那裡去罷寶玉聽了點點頭道是呀可惜我都不記得那上頭的話了這麼說起來人都有个定數的了但不知林妹妹已又到那裡去了我如今被你一說我有些懂的了若再做這个夢時我必細心的照照使有未卜先知的字兒了襲人道你這糊塗的人可是不可令你說話我偶然提了一句你就認起真來了就算你能做這个夢時我必細心的照照使有未卜先知的字兒了襲人道你這糊塗的人可是不可令你說話我偶然提了一句你就認起真來了就算你能先知又有什麼法兒寶玉道只怕不能先知若是能了我也把不着為你們瞎操心了兩人正說着寶釵走來問道你們說什麼寶玉恐他盤詰只說我們談論風俗已寶釵道人要死了你們還有這麼閒心呢寶玉忽想了一想指手道是的是的這麼說起來你倒能先知了我索性問已你已知道我將來怎麼寶釵聽這是又胡鬧起來了我是就他說的話說解的你就認了真了你和我們一般的見識了你天了玉他去來抄玉被乱扯出來衆人不解他暗地裡合我說抄玉恐在前知恐後人從禪悟道如今他這麼大雖如何自己都不知道這可是真了你天了玉他去來抄玉被乱扯出來衆人不解他暗地裡合我說抄玉恐在前知恐後人從禪悟道如今他這麼大雖如何自己都不知道這可是真

得前知嗎就是我偶然說着了二奶二的事情也未知道他是怎麼樣了只怕我連我自己也不知道呢這些事情原都是命裏的可是信得

的宝玉道别提他了你只说那林二能自从我们这程进京的有事把他这件事竟忘了你们家这庆件大事怎麼就单记的牢了也没请教请教的宝钗道你这话又是过了我们家的教戚虽有倘们这程和王家最近王家没了什麼正经个了倘们家遇着这样事所以也没请就是琏二哥张罗了张罗别的教戚也有二两门子你性过去如何知道等老来我们这二娘子的命和我差不多好好的许了我二哥二原想要休二回二哥二要这房亲事的一则为我哥二在监裡二哥二也不肯大辦二则为倘们家的事三则为我二娘子在大太二那边也着实知着劝了家大太二是个味的哥刺他也实在难受所以我和媽二说了便将二记二的娶了过来我看二娘子如今倒是安二乐些的孝敬我媽二比教堆拌还强十倍宪得二哥二也是极老婦道的和睦爱又甚甘二哥二不在家他四了和二爱二的过日子虽说是倘些我媽二近来倒安宪好些就是想起来哥二未不免伤心况且常打发人家裡来受使用各处的人都说

來不止費雖山時手足甚措叫人傳了賴大來叫他辦理喪事自己回明了賈政然後去行事但是李嬤不肯清淨事指指點點想起從前
的好處來更加悲哭不已又見巧姐哭的死去活來越發傷心天明即刻發人去請他大舅子王仁過來那王仁自從王熙鳳死後王
子勝又是不能的人任他胡為已鬧得六親不睦已知妹子死了只得趕著過來哭了一場見這裡許事將就心下便不舒服說我妹妹在
日待你們不算薄處你們家該認真的替還發送得是怎麼這時候許事也沒有青備要緊幸與王仁不睦見他說些
混賬話知他不懂的什麼也不去理他王仁便叫了他外甥女兒巧姐過來說你母在時本來辦事不周到只知到一味的慕求去把我們
的人都來支看在眼裡外甥女兒看見我從來沒藥過你們沒有如今你母死了這事要听著舅舅的話你母親的棺
槨就是我和你舅舅了你父親的為人我也早知道了只有敬重前人的那年什麼尤姨母死了我要不在京時兄說花了幾兩銀子如
今你母死了你父親倒是這樣的將就辦去你也不知道勸已你父親嗎巧姐道我父親已不得要好看只是如今不得從前了我年手
裡沒錢所以這事辦的這些是有的王仁道你的東西還少麼巧姐兒道舅舅我何嘗還有先王仁道你也這樣說我听見老太太給了
好些東西你該拿出來巧姐又不好說父親用舌只推不知道王仁便道哦我知道了不過是你要留著做嫁裝罷咧巧姐听了不敢回言
二爺得哭聲雖鳴的哭起來了平兒生氣說道舅老爺有話等我們二爺過來再說如今這為緊事你也懂的什麼王仁道你們
二爺也不得主那已死了你們就好為主了我是不要什麼好看的你也是你們的臉面說着臉生着巧姐滿心的不舒服心想我父親並

不是沒怕我媽已在時勇已不知多少東西去却說得這樣平淨于是便不大瞧得起他勇已了豈知主仁心裡想來他妹已不知拐僕了多少出貨物了家和屋裡的良子還怕少嗎必是怕我來纏也們所以也都着這麼說這小東西兒也是不中用的從堂仁也嫌了巧姐兒了雲璉並不知道只管看良錢使用外頭的大事叫板大辦了裡頭也要用好些錢時實在不能張羅來兒知他着急便叫雲璉這麼也別過於傷了自己的身子要璉這什麼身子現在日用的錢都沒有這件事怎麼辦倘有了棚活行子又在這裡要鑼你知心有什麼法兒平兒道爺也不用着急若說沒錢使喚我還有些東西且平幸虧沒有抄在裡頭去二爺要就拿去當着使喚罷雲璉聽了心想難得這樣便咲道這樣更好省得我各處張羅等我良子平到手了還你平兒道我的也是奶已信的什麼還不還要這件事辦的好看些就是了雲璉心裡倒着實感激他便將平兒的東西拿了去當錢使用諸凡事情使與平兒商量秋桐看着心裡就有些不甘每日兩裡頭使說平兒沒有了奶已他要上去了我是老爺的人他怎麼就越過我去了呢平兒也看出來了只不理他倒是雲璉一時明白起發把秋桐嫌了頓着有些煩惱使拿着秋桐出氣那夫人知道反說雲璉不是說風涼話得了十錦天蓮花寶座守着老太的孝根在外書房那時清客相公漸已的都辭去了只有了程日興還在那裡時常陪着說上話兒提起家運不好一連合死了好些大老爺合珍大爺又在外頭家計一天難似一天外頭東虛比欵也不知道怎麼樣挪不得了那往日與通我在這裡奶些年也知道府上的人那一个不是肥已的一年一年都往他家裡拿那自然府上是一年不敷一年了又添了大老爺珍大爺那邊兩處的費用外頭有些債務開發又破了好些財要想節

門裡催賦追贓那是雜事老世翁若要去硬派事件件俱辦管事的未派一个心服人名姓去清查清查該去的去該治的治有了

數空著在經手的身上賠補這就有了數來了那一座大園子人家是不敢買的這裡就的出息也不少又不派人管了八年老世翁不

在家這些人就弄神弄鬼見的閑的一个人不敢到園裡這都是家人的奚此時把下人查一查好的便留不好的就撵了這便是這

理家政點歌通先生作有時不知不覺說下人就是自己的住兒也未不住若要我查起來那能一點兒就知況我又在服中不能照

這些个我素來又最不大理家有的決的我還撵不着呢程日興道老世翁當是信他的人著在別人家這樣的家計就窮起來

十年五載還不怕便向這些管家的要也就數了我听見世翁的家人還有做知縣的呢須改過一个人若要使起家人們的錢來

使了不得了只好自己像省些但是冊子上的產業就若是實有還好些怕有為虛實了程日興道老世翁所見極是賈政聽了

說要查已呢賈政道先生必有所聞程日興道我並知道些那些管事的神通廣大生怕不敢言賈政听了便知話裡有因便嘆道我

說要查已呢賈政道先生必有所聞程日興道我並知道些那些管事的神通廣大生怕不敢言賈政听了便知話裡有因便嘆道我

說要查已呢賈政道先生必有所聞程日興道我並知道些那些管事的神通廣大生怕不敢言賈政听了便知話裡有因便嘆道我

家祖父已來都是仁厚的從沒有剝過下人我看如今這些人一日不似一日了在我手裡行出主子模兒來又叫人嗤話兩人正說着

門上的進來回道江南甄老爺來了要拜賈政便問道甄老爺進京為什麼那个道好才也打听過了說是欽點巡鹽御史到京後了要改進

用說了快請罷那人出去清了進來那甄老爺是甄寶玉之父每年甄應嘉表字友忠也是金陵人氏功勳之後原与賈府有歌

未未走動的因前年重谈革職動了家產七過主上眷念功臣賜還回職行取來京陛見知道賈母新喪特備奠礼專日到

寄盧的地方歸奠所以先來拜望劣次有服不能還撫在外書房門口書著都位數老爺一見便悲喜交集因在制中不便行礼進
拉著手敘了些別恩念的話然後令廣主坐下獻了茶彼此又將別後事情的話說了幾句問過老款爺几時陛見的數應喜
道前日奏政過主上隆恩必有溫諭數應喜道主的恩典真是比天還高下了甚麼旨意數應喜過近來趙
老福被海盜茅小民不安滅了安國公征剿殘寇主上因我熟悉主疆命我新往安撫但是昨日欽奉聖旨昨日知老太已仙逝謹備
辦香呈靈前拜奠稍表微忱即此行為是上慰老心下安黎庶誠非奠大之功止在此行但茅不
免款款奇才只好這時提拔在領海從制未第令款令時務望青照數應喜道老款爺與徐制是什麼款感要政道茅都年
在江西糧道任時將小女許配與徐制少君信補已往三載因海口案內未清徐以捕鬼聚奸所以音信不通茅陳家小女侯老款
爺安排事成後拜恕便中一封茅即修字數行短柬代茅去使感激不盡了數應喜道兒女情人所不免義正在有奉托老
款爺的事昨於家聖恩召取來京因小兒年幼家下乏人將婚事全等果來京我回欽限滿又逢雪夜先行殘眷在後陸行到京
南陳時日若奉旨准京不敢久留將來殘春到京少不得要到尊府完姪小大叩兒如可進教過有關事可當之處望老爺
為感要政已答應都數應喜又說了幾句話就要起身說明日生辰外再見要政見他事忙陳說再坐已得送出書房要延坐主
平已何候主都禮行送回要政未肯不敢擅公數應喜出來兩人上馬清安應喜見宝玉茅下來叫起道下老爺家宝玉只

是陣身爲素向通重款久濶爺們都不認得了賈政忙指着賈璉道這是家兄名叔手建三侄兒又指着寶玉道這是第二小犬名叫寶玉應該拍手道哥哥我在家裡時見說老叔爺有个哪玉的愛子名叫寶玉因与小兒同名心中甚爲詫異後來想着這个也未是常有的事不在意了豈知今日相見不但面貌相同且舉止談吐更奇了同起年紀比這裡的哥兒略小二歲賈政便又提起來爲色勇向及令郎哥兒与小兒同名的話述了一遍應嘉聞屬意寶玉也不暇問及那色勇的好歹只連忙的称道真乙平奧因又拉着寶玉的手極致殷勤又恐安國公起身甚速急欲預備長行勉強分手依行賈璉寶玉送出一路又向了寶玉好些然後纔登車而去那賈璉寶玉回來了賈政便將應嘉問的話回了一遍賈政命他二人散去賈璉又去殷程等明日送老叔的緣由寶玉回到自己房中告訴了寶釵說是常提的頸寶玉我想又不能七日倒先見了他又說了我好些得沒寶玉也不日要到京到了要來拜望我們老爺呢他也說和我一樣的我又不信若是他後見到了倘們這裡來你們都去瞧瞧看他果然和我像不像寶釵听了道嗳你說話怎麼越發沒前後了什麼男人同你一樣都說出來了還叫我們瞧去呢寶玉听了知是失言臉上紅漲的還要解說不知何話下回分解

話說宝玉為自己失言被宝釵问住想要掩飾過去只見秋紋進來說外頭老爺叫二爺呢宝玉巴不得一声兒便走了到賈政那裡賈政道我叫你来不為别的現在你穿着孝不便到学裡去你在家裡必要將你念過的文章溫習、我這几天倒也閑着閣兩三日做几篇文章我瞧、看你這些時進益了沒有宝玉只得答應着賈政又道你环兄弟蘭姪現我也叫他們溫習去了倘若你做的文章不好不及他們那可就不成事了宝玉不敢言語答應了下來站着不動賈政道去罢宝玉退了出来正遇見賴大諸人拿着些冊子進来宝玉一面烟回到自己房中宝釵问了知道叫他做文章倒也喜欢惟有宝玉不應意也不敢怠慢正要坐下静心只見兩丫姑子進来是地藏庵的見了宝釵说道請二奶、要宝釵待理不理的說你們好回人来倒茶給師父們喝宝玉原要和那姑子說话見宝釵們手厭恶這些也不好能搭那姑子知道宝釵是个冷人也不久坐辭了要去宝釵道再坐、去罢那姑子道我們因在朕檢寺做了功德好此時沒来請太、奶、們的今日来了見過了太、奶、們还要看四姑娘呢宝釵点頭由他去了那姑子到了惜春那裡看見彩屏便问姑娘在那裡呢彩屏道不用提了姑娘這几天飯多沒吃只是歪着那姑子道为什麼彩屏道說也話長你見了姑娘只怕

他就和你说了惜春早已听見急忙坐起说你们两个人好吓見我们家事差了就不来了那姑子道阿弥陀佛有也是施主没也是施主别说我们是本家庵裡慢過老太、多少是惠的如今老太、的事太、奶、们多見過了只沒有見姑娘心里惦记今日特、的来瞧姑娘来了惜春便问起水月庵的姑子来那姑子道他们庵裡闹了些事如今门上也不肯常放進来了便问惜春道前日听見说檻翠庵的妙師父跟了人走了惜春道那裡的話说這个话的人提防着割舌頭人家遭了強盜搶去怎麽还说這樣的坏话那姑子道妙師父的為人古怪只怕是假惺、裏在姑娘面前我们也不好说的那裡像我们這些粗夯人只知道诚往念佛給人家懺悔也為着自己修个善果惜春道怎樣就是善果呢那姑子道陈了僧们這樣善德人家不怕若是别人家那些強命夫人小姐也保不住一輩子的榮華到了苦难来了可就救不得了只有个現世音菩薩大慈大悲遇見人家有苦难事就慈心發動設法兒救済為什麽如今多说大慈大悲教苦救难的現世音菩薩呢我们修了行的人虽说比夫人小姐们苦多着呢只是沒有除难的了虽不能成佛作祖修、来世或者轉个男身自己也就好了不像如今脫生了个女人胎子什麽委屈煩难多说不出来姑娘你还不知道呢要是姑娘们到了

嫌我们這些人俗豈知俗的才能得善緣呢他如今倒底是遭了大祸了惜春被那姑子一番话说得合在机上也顧不得了頭们在這裡便將尤氏待他怎樣前日看家的事說了一遍並將頭髮指給他瞧道你打諒我是什麼沒主意麼大坑的人家早有這樣的心只是想不出道兒来那姑子听了假作驚慌道姑娘再别說這个话珍大奶听見还要罵殺我们攆出庵去呢姑娘這樣人家將来配个好姑爺掌一輩子的榮華富貴惜春不等說完便紅了臉說珍大奶攆得你我就攆不得麼那姑子知是真心便索性激他一激說道姑娘别怪我们說錯了话太太奶们那裡就依得姑娘的性子呢那時鬧出沒意思来倒不好我们倒是为姑娘的话惜春道這也瞧罢了彩屏等听這话頭不好便使个眼色兒給姑子叫他走那姑子会意本来心裡也害怕不敢挑逗便告辭出去惜春也不由他便冷笑道打諒天下就是你们一个比義庵麼那姑子也不敢答言去了彩屏見事不妥恐触不是悄的去告訴了尤氏說四姑娘鉸頭髮的念頭还沒有息呢把這几天不是病竟是怨命奶奶提防些别鬧出事来那会子歸罪我们身上尤氏道他那裡是為要出家他為的是大爺不在家安心和我過不去罢了只好由他罢了彩屏等沒法也只好常常劝解豈知惜春一天一的不吃飯只想鉸頭髮彩屏等吃不住只得到各處告訴那三夫人等也多劝了好几次怎奈惜春執迷不解那三夫人正要告訴賈政只听外頭傳進来說甄家的

太、帶了他們家的寶玉來了衆人忙接出便在王夫人處坐下衆人行礼叙些寒温不必細述只言王夫人提起甄寶玉与自己的寶玉無二要請甄寶玉進来一見傳話出去回来說道甄少爺在外書房同老爺說話說的投了机了打發人来請我們二爺三爺迎呼蘭哥兒在外頭吃飯吃了飯進来說單裡頭也便擺飯飯完来的時賈政見甄寶玉相貌果與寶玉一樣试探他的文才竟應對次流甚是心敬故呼寶玉等三人出来豈爲他們再着倒底叫寶玉来比一比寶玉听命穿了素服帶了兄弟姪兒出来見了甄寶玉竟是看相識一般那甄寶玉也像那里見過的兩人行了礼坐後賈环賈蘭相見本来賈政席地而坐要讓甄寶玉在椅子上坐甄寶玉因是晚輩不敢上坐就在地下鋪了褥子坐下如今寶玉等出来又不能同賈政一處坐着為甄寶玉是晚一輩又不好竟叫寶玉等站着賈政知是不便站起来又說了几句話叫人擺飯說我失陪叫小兒輩陪着大家說話兒好叫他們願大教甄寶玉遜謝道老伯大人請便小姪正欲願世兄們的教呢賈政回覆了几句便自往内書房去那甄寶玉却要送出来賈政攔住寶玉等先捨了一步出了書房门檻站着看賈政進去然後進来讓甄寶玉坐下彼此套叙了一回諸如久慕渴想的話之不必細述且說賈寶玉見了甄寶玉想到夢中之景並且素知甄寶玉為人必是和他同心以為得了知己因初次見面不便造次且又賈环賈蘭在坐只有極力誇讚說久仰等名無由覩矣今

日見面真是謫仙一流的人物那甄宝玉素来也知賈宝玉的人（為）今日一見果然不差只是可以和我共学不可與我道他既和我同名同貌也是三生石上的旧精魂了我如今暑知世道理何不和他講講但只是初見尚不知他的心与我同不同只好緩緩的来便道世兄的才名弟所素知的在世兄是数萬人裡頭選出来最清最雅的至於弟乃屬下等愚人忝附同名殊覚玷辱了這兩个字賈宝玉听了心想這个人果然同我的心一樣的但是你我多是男孩一個女孩兒們清潔怎麼他拿我當做女孩兒看待起来便道世兄謬讚实不敢當弟至濁至愚只不過一塊頑石耳何敢比世兄品望清高实称此兩字呢甄宝玉道弟少時不知分量自謂尚可琢磨豈知家遭溝索数年来更比无礙抗賤蚩不敢說歷尽甘苦然世道人情略的領悟了些須世兄是錦衣玉食無不遂心的必是文章經清高出人上所以老伯鍾愛時為席上之珍弟所以才說尊名才称賈宝玉听這話頭又近了禄蠹的旧套想話回答賈环見未与他說話心中早不自在倒是賈蘭听了這話甚覚合意便說道世叔所言固是太謙若論到文章經濟实在從歷練中出来的方為真才实学在小侄年幼雖不知文章為何物然時讀過的細味起来那膏粱文繍比着令閒廣譽真是不啻百倍的了甄宝玉未及答言賈宝玉听了蘭兒的話心里越發不合想道這孩子從小時也学了這一派酸論便道弟聞得世兄也談盡流俗性情中另有一番見解今日弟幸會芝範想欲領教一番趁凡

入聖的道理從此可以洗淨俗腸重開眼界不意視弟為蠢物所以將世路的話來酬應甄寶玉所說心裡曉得他知我少年的性情所以疑我為假我索性把話說明或者可以我懶了知心朋友也是好的便說世兄高論固是真切但弟少時也曾深恩那些舊套陳言只是一年長似一年家君致仕在家懶於應酬委弟接待後來見過那些大人先生盡是顧親揚名的人便是着書立說無非言忠言孝自有一番立德立言的事業方不枉生在聖明之時也不致負了父親師長養育教誨之恩所以把少時那些迂想癡情漸漸的淘汰了些如今尚欲訪師覓友教導愚蒙幸會世兄定當有以教我適才所言並非虛意賈寶玉越听越不耐煩又不好冷淡只得將言語支吾幸喜裡頭傳出話來說若是外頭爺們吃了飯請甄少爺裡頭去坐呢寶玉听了趁勢便邊甄寶玉依命前行賈寶玉等陪着來見王夫人賈寶玉見是甄太、上坐便先請過了安賈環賈蘭也見了甄寶玉也請了王夫人的安兩廝兩子互相廝認雖是賈寶玉是要過親的那甄夫人年紀已老又是老親因見賈寶玉的相貌身材與他兒子一般不禁親熱起來王夫人更不用說拉着甄寶玉問長問短覺得比自己家的寶玉老成些因有賈蘭也是清秀超羣的鱼不能像兩个寶玉的形像之还隨得上只有賈環粗分未免有偏愛之色衆人一見兩个寶玉在這裡多來瞧看說道真真奇事名字同了也罢怎麼相貌身材多是一樣的甄得是我们寶玉穿着若是一樣的衣服穿着一時也認不

出来内中紫鵑一時痴意發作便想起代玉来心裡說道可惜林姑娘死了若不死時就將那甄宝玉配了他只怕也是愿意的正想着只听得甄夫人道前日听得我们老爺回来說我们宝玉年紀也大了求這裡老爺留心一門親事王夫人正愛甄宝玉嘴口便說道我也想要与令郎作伐我家有四个姑娘那三个多不用說死的死了嫁的嫁了还有我们珍大姪兒的妹子只是年紀過小几歲恐怕难配倒是我们大媳婦的兩个堂妹子生得人才齊正二姑娘呢已經許了人家三姑娘正好與令郎為配過一天我給令郎做媒但是他家的家計如今差些甄夫人道太、這話又客套了如今我们家也有什麽只怕人家嫌我们穷罢了王夫人道現今府上復又出了差將来不但復舊必是比先前更要興盛起来甄夫人咲着道但愿依着太、的話更好這麽着就求太、做个保山甄宝玉听他们說起親事便告辭出来賈宝玉等只得陪着来到書房見賈政已在那裡復又立談几句听見甄家的人来回甄宝玉道太、要走了請命回去罢于是甄宝玉告辭出来賈政命宝玉环蘭相送不題且說宝玉自那日見了甄宝玉之父知道甄宝玉来京朝夕期望今兒見面无想得一知己豈知談了半天竟有些水炭不投問一的回到自己房中也不言不咲只管發怔宝玉便问那甄宝玉果然像你麽宝玉道相貌倒还是一樣的只是言談间看起来並不知道什麽不過也是个禄蠹宝玉道他說了半天并沒

个明心見性之談不過说些什麽文章经济又说什麽為忠為孝这样人可不是个禄蠹麽只可惜他也生了这样一个相貌我想来有了他我竟要建我的相貌多不要了宝叔見他又说歹话便道你真正说出句话来叫人发哓这相貌怎麽能不要呢况且人家这话是正理做了一个男人原该要立身扬名的谁想你一味的柔情私意不说像自己沒有刚烈倒说人家是禄蠹宝玉本听了甄宝玉的话甚不耐烦又被宝叔抢白了一場心中更加不乐闷、昏、不觉旧病又勾起来了另不言语只是发哓宝叔不知只道　自己的话错了他所以冷哓也不理他岂知那日便有些疯獃袭人等慪他也不言语過了一夜次日起来只是歹、的竟有前番的病样一日王夫人因為惜春定要改发出家尤氏不能拦阻看着惜春的样子若是不依他必要自尽的虽然晝夜着人看守終非常事便告诉了贾政，嘆氣跻脚只說東府裡不知幹了什麽闹到如此地位叫了贾蓉来说了一頓叫他去和他母親说认真劝解若是必要这样就不是我们家的姑娘了岂知尤氏不劝还好一劝更要寻死说做了女孩兒終不　能在家一辈子的若像二姐一样老爺太、们倒要操心况且死了的今晚的我死了教我出了家干干净、的一辈子就是疼我了况且我又不出门就是攧翠庵元是咱们家的基业我就在那裡修行我有什麽你们也照应得着现在妙玉的當家的在那裡你们依我呢我就等得了命了若不依我，也沒法只有

我如若這個心腸那時三兩回來那打他我這不是[illegible]們逼着我的若我死了[illegible]來倒說他們不實在
死就完了況且你本與惜春不合所他的話也似乎有理只得去回王夫人說已到寶叔那裡見寶玉神魂失所心
下着忙便說繫人通你們或不曾神二爺犯了病也不來回我繫人通二爺的病元來是常有的一時好一時不
好天到太那裡仍旧請安去元是好見的今兒才發糊塗些二奶正要來回太恐怕太說[illegible]大驚小眭
寶玉聽見王夫人說他們心裡一時明白恐怕他們受委屈便說過太放心我沒什麼病只是心裡覺着有
些悶的王夫人道你是有這病根子早說了好請大夫瞧吃兩劑藥好了不好若再鬧到頭裡丟了玉簪
子那可就糟了寶玉道太不放心便叫个人瞧我就吃藥王夫人便叫了頭傳出話去請大夫這一个心思
多在寶玉身上便將惜春的事忘了這了一回大夫看了服藥王夫人回去過了几天寶玉更糊塗了甚
至於飯食不進大家着急起來恰又忙着脫孝家中無人又叫了賈芸來照應大夫賈璉家下無人請了
王仁來在外幫着料理那巧姐兒是日夜哭泣也是病了所以榮府中大鬧的馬仰人翻一日又當脫孝來家
王夫人親身又看寶玉見寶玉人事不醒急的衆人手足無措一面哭着一面告訴賈政說大夫說了不肯下藥
只好預備後事賈政嘆氣連連只得親自看視見其光景果然不好便又叫賈璉忙去賈璉不敢違拗只得叫人
料理手頭又短正在為難只見一个人跑進來說二爺不好了又有亂荒來了賈璉不知何事這一嚇非同小可

跟着的人便通什麽事那小廝道門上来了一个和尚手裡拿着二爺的送現丟的玉說要一萬賞銀賈璉旺旺通我打量什麽事這樣慌張前番那個的你不知道麽就是真的現在人要死了要這玉做什麽小廝通如才已說了那和尚說給他銀子就好了正說着外頭嚷進来說這和尚撒野各自跑進来了衆人攔他攔不住賈璉通那裡有這樣怪事你們還不快打出去呢賈政听見了也沒了主意了裡頭又哭出来說寶二爺不好了賈政益發着急只見那和尚說通要命拿銀子来賈政忽然想起頭裡宝玉的病是和尚治好的這会子和尚来或者有救星但是這玉倘或是真他要起銀子来怎麽樣呢想一想如今且不管他果真人好了再說賈政叫人去請那和尚已進来了也不施礼也不答話便往裡就跑賈璉拉着通裡頭多是內眷你這野東西混跑什麽那和尚通進了就不能放了賈璉急得走着我嚷通裡頭的人不要哭了和尚進来了王夫人等只顧着哭那裡理會賈璉走進来又嚷王夫人等回頭見一个長大的和尚嚷了一跳躲避不及那和尚直走到宝玉炕前宝釵避過一邊襲人見王夫人站着不敢走開只見那和尚通施主們我是送玉来的說着把那個玉拿着通快把銀子拿出来我好救他王夫人等驚惶無措也不擇真假便通若是救活了人銀子是有的那和尚呵通拿来王夫人通你放心横豎折變的出来和尚哈大呵手拿着玉在宝玉耳邊口通宝玉你衔宝玉回来了说了這一句王夫人等見宝玉把眼一睜襲

人道好了只听宝玉问道在那裡呢那和尚把玉递与他手裡宝玉慢慢的回过手来仗在自己眼前细细的一看说阿
呀久違了裡外众人多喜欢的念佛遭宝殿也顧不得有和尚了贾璉也走过来一看果见宝玉回过来了心里一
喜疾忙躲出去了那和尚也不言语赶来拉着贾璉就跪贾璉只得跟着看到了前頭赶着告訴贾政听了喜欢
即找和尚施礼叩謝和尚还礼坐下贾璉心下犹疑必是要了银子才走贾政細看那和尚又非前次见的便问宝剎
何方法師人號远玉是那裡得的怎么小児一見便会活過来呢那和尚呵呵道我也不知道只要拿一萬銀子来就完
了贾政見这和尚粗鲁也不敢得罪便说有和尚道有便快拿来我要走了贾政道暑請少坐待我進內雖了
和尚道你去快出来才好贾政果然進去也不及告訴便走到宝玉跟前宝玉見是父親忽要爬起王夫人按着道
不要動宝玉呵看拿这玉給贾政雖道宝玉来了贾政暑一看知道此玉有此根源也不細看便和王夫人道宝玉好
過来了这賞銀怎么樣王夫人道你看我所有的折变了給他就是了宝玉道只怕这和尚不是要銀子的贾政点
頭道我也看来古怪但是他口声声的要銀子王夫人道老爺出去先款留他再说贾政出来宝玉便嚷餓了呵
了一碗粥还要做婆子们取了飯来王夫人不敢与他吃宝玉说不妨的我已经好了便爬着吃了一碗喘喘的神氣好過来
了便要坐起来靠月上去輕扶起回心裡喜欢忘了情便道真是宝貝才看見了一会兒就好了亏得當初沒有砸

被宝玉听了这话神色一变把玉一摇身子往後一仰未知死活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一百十六回　得通靈幻境悟仙緣　遲慈柩故鄉全孝道

話說寶玉一听爵月的話身裡後仰復又死去急得王夫人等哭叫不止爵月自知失言致禍此時王夫人等
也不及說他那爵月一面哭着一面打算主意若是寶玉一死我便自盡跟他去不言爵月心裡的事且說王夫
人等見叫不回來趕着叫人出來找和尚救治豈知賈政出去時那和尚已不見了賈政正在吃異听見裡
頭又鬧急忙進來見寶玉又是先前的樣子牙關緊閉脈息全無用手在心窩中一摸尚是溫熱賈政只得
急忙請醫調藥救治那知那寶玉的魂魄早已出了竅了你道死了不成却原來悅、恍、趕到前廳見那送
玉的和尚坐着便施了礼那和尚忙站起身來拉着寶玉就走寶玉跟了和尚覺得身輕如葉飄飄蕩蕩也
沒出大門不知從那裡走出來了行了一程到了个荒野地方遠遠的望見一座牌樓好像学到過的正要問
那和尚只見悅、恍、又來了一个女人寶玉心裡想道這樣曠野地方那得有个如此的麗人必是神仙不界了
寶玉想着是近前來細一看有些認得一时想不起來見那女人和和尚打了个照面就不見了寶玉一想竟
是尤三姐的樣子越發納闷怎麼他也在這裡又要問时那和尚早拉着寶玉過了牌樓只見牌上寫着
太虛幻境四个大字兩边一副对聯乃是　假去真來真勝假　無原有是有非無

棒過牌坊便是一座宮門上心橫書"心字道福善禍淫之有一副對聯道

過去未來諸智賢統打破　前因後果須知親近不相違

寶玉看了心下想道原來如此我倒要問一問因果未去的事了這麼一想只見妃央在那裏探手呢時心裏想道我走了半日原不曾出園子怎麼改了樣兒了便要進去不見了一個兒一溜配殿半掩半開寶玉也不敢造次進去只得向那和尚一声回過頭來早已不見了寶玉見殿宇巍峨非大規模便看那匾上道

引覺情癡兩地對聯道　　喜哭悲哀多是假　　貪求思慕總因痴

寶玉看了想要進去心下又害怕性里一雖只見十數个大字；門半掩寶玉心裏想起少時做夢曾到過這樣地方如今眼親身到此也是大幸便大着胆將上首一扇門一推見有好几本冊子心裏更覺喜歡想道不知那冊子是那个見過的不是伸手取了一本冊上寫着金陵十二釵正冊寶玉想道我性愚記得是那个便打開頭一頁看去見上頭有畫後面有几行字跡寶玉不解其意再看去見有什麼玉帶上頭好像个林字心裏想道莫不是說林妹妹要便認真看去底下又有一首詩寶玉心裏想道怎麼又像他的名字呢復將前後四句合起來一看道之後有什麼道理只是暗藏着他兩個名字並不為奇獨有那構字頭

字不好這是忘庶解又哼道我是偷着看若只管呆想起來倘有人來又看不成了遂仰後看也無趣細玩耶典圖只從頭看去看到尾上有几句詞什麼虎兎相逢大夢歸一句便恍然大悟道是了果然机関不爽這必是元春姐了若是這樣明白我要抄了去細玩起來那時探妹們的壽夭窮通有不知的了我回去自不肯洩漏只做一个未卜先知的人也省了多少閒想又見圖上有个影放風箏的人兒也無心去看急的哄那十二首詩詞多看過了也有一看便知的也有不大明白的心下牢記着又取那金陵又副冊一看已到蓼漵傷伶有福誰知公子無緣先前不懂見上面尚有花帛的影子便大驚痛哭起來忽聽見有人說道你又發獃了林妹妹請你呢寶玉回頭却不見人正自驚疑忽妃矣在門外招手寶玉一見喜得起出來但見妃矣在前影綽綽的走只是趕不上寶玉叫道好姐姐等我那妃矣回頭笑道前走寶玉無奈仍前走寶玉急得趕上前去忽見別有一洞天樓閣高聳殿角玲瓏寶玉舍看景致順步走入一座宮門內有奇花異卉多也說不明白惟有白石花闌圍着一顆青草葉頭上暑有紅色但不知是何名草這樣珍貴只見微風動處那青草已擺搖不休說是一枝小草又無花朵越增之態不禁心動神怡魂消飄蕩寶玉只管的看着旁邊一人道你是那裡來的養物在此窺探仙草寶玉聽了吃驚回頭看時却是一位仙女便施礼道我我妃矣呢慢入仙境恕我冒昧之罪請問神仙姐這裡是何

地方怎麼把我姐姐到此處說是林妹妹，叫我堂乞明示那人道誰知你的姐妹，我是看管仙草的不許凡人在此逗遛宝玉聽道神仙姐姐，既是管理仙草必是花神姐姐了但不知這草有何好處那仙女道那草本在靈河岸上名曰絳珠草那時姜殿章湯一午神瑛侍者日以甘露灌溉湯以長生後來降凡歷劫還報了灌溉之恩今還歸真境所以警幻仙子命我看管不令蜂纏蝶戀宝玉听了不解心疑定必是逼見了花神了不可當面錯過便問道管這草的是神仙姐姐了還有無數名花必有專管我也不敢煩問只有看管芙蓉花的是那位神仙仙女道我却不知除是我主人方晓宝玉道姐姐的主人是誰仙女道我主人是瀟湘妃子宝玉道是了這位妃子就是我表妹林代玉仙女道胡說此地乃上界神女之所名號為瀟湘妃子並不是塵世皇女英之輩何得與凡人有親你少來混說呼力士打你出去宝玉听了唬得不覺自形穢濁正要退出又有人赶来道裡面叫請神英侍者那仙女道我奉命等了好此時總不見有神英侍者過来你叫我裡請去那一个吠道終退去的不是那侍女慌忙起出来說請神瑛侍者回来宝玉只道有人赶他便跟踪而趋正走時忽一人手提宝劍迎面攔住宝玉唬得驚惶無措抬頭一看却是尤三姐便央告道姐姐怎麼你也来逼起我来了那人道你们弟兄設一个好人敗人名節破人婚姻今日你到這裡是不饒的了宝玉正在着急有人叫道姐姐快攔住不要放他走了尤三姐道

我奉妃子之命等候已久今日見了必要一見斬斷塵緣(你的)寶玉听了一移着忙置知身後說話的却是晴雯寶玉(又不懂這些話到底是什麼意思回去再說)一見想喜文采便說晴雯姐(我一下人過來了你人正要找回却來見你的人跟着我如今好了)快帶我回家去罢晴雯道(兩心猜疑只得同)待者不必多疑我非晴雯我是奉妃子之命特來請你一會並不難為你寶玉道(妃子究是何人晴雯道此時不必問見了自然知道寶玉沒法只得跟着走不多時到了(已經)只見殿宇精致彩色輝煌(這是几個房舍不止一間几个侍女都是宮粧打扮見了寶玉進來便請的回道這就是神)進了几層房舍見正房珠簾高掛那侍女說站着候着寶玉只得等(仙)(侍者應到)着寶玉的話道我是你快進去通稟衆有一侍女笑着招手寶玉便跟着進去(不整說)着不多時侍女出來說請侍者奈見(只見一女子端坐在內)(署一拍頭見是代玉的形容便道妹妹在這里叫我(又有又侍女掀簾子引寶玉進入)(引寶玉)好想侍女悄悄道侍者無礼快出去寶玉已要回(回)明白又被(被)(引寶玉)(出)來出來又無人引着正要(要)(找)尋而去(那裏是清楚的路)(知不覺又出了這個門)(看見左右)忽見風姐站在一所房簷下寶玉(看)好了无来回到自己家裡了(忽)(一時)(忽)(迷)亂至此急命前来說姐妹在這裡(注看)我被這些人捉弄了到這分兒(的)(在)(地)才細看起来並不是風姐却无来是賈蓉的前妻秦氏寶玉只得立住脚要問(問)从姐在那裡那秦氏也不答言竟自往屋里去了寶玉悅(悅)(不知那個是代寶玉的)悵(悵)的(的)(漢)(通)我今日得了什麼不是求人多不理我便痛哭起来見有几个黃巾力士執鞭趕来說何處男人敢闖入天仙福地来快走出去寶玉听了不敢言語正要尋路出来(走)望見一羣女子說(說)(着)前来寶玉看時(又)(有)(一)(羣)(女)(子)(在)(這)(裡)(說)(着)(話)(的)(來)(了)(寶)(玉)(看)(時)(像)是妃春等一干人心裡喜欢叫(叫)(着)(寶)(玉)(住)(在)(這)(裡)(的)(人)(們)(快)(來)(救)(我)正嚷着後面力士趕来寶玉急得往前乱跳忽

見那一個女子身穿鬼怪之衣遮攔宝玉正在情急只見那送玉来的和尚拿一面鏡子一照道我奉元妃娘
旨意特来救你整時鬼怪全無仍是一片荒郊宝玉拉着和尚道我記得是你領我到這裡你又不見了旨見
了多少親人只是多不理我忽又變做鬼怪到底是要是真望老師明白指示那和尚道你到這裡曾偷看什
麼東西沒有宝玉道見了好些册子和尚道可又来你見了册子還不解脫世上的情緣多是那些應障只要
把塵道的事情細記着將来我與你說明說着把宝玉一推說回去罢宝玉站不住一跤跌倒口裡嚷道阿妈
王夫人等在哭泣听見宝玉醒来連忙叫喚宝玉睜眼看時仍躺在炕上見王夫人宝釵等哭得眼泡紅腫定
神一想便知的哭了王夫人只道舊病復発便好延医調治即命婆子告訴賈政宝玉回過来了不用偷偷後
事了賈政听了即忙進来看視果見宝玉醒来便道沒福的痴兒你要曉死誰不說着也掉下淚来又嘆了几口
氣仍出去叫人请医生進里廂月正思自畫見宝玉一過来也放了心王夫人叫人端了杜圓湯来叫他喝了几
口漸漸的定了神宝釵等放心宝玉躺在炕上自着襲人不覺又氣不快暴来人不解暴暴氣之故宝玉聽着懐来
纔衝着册上幽情句半說在心半說出来心中早有感覺是賈政見宝玉已好現在丁憂無事想起賈赦不知几時
過赦老太的靈柩久停寺內終不放心欲要扶柩回南安葬便叫了賈璉来商議賈璉道老爺想的極是如

○也沒有找賈環月兒叫人仍把那王夫人給寶釵給他帶上想起那和尚來這去知那裡找來的也是古怪是夜一時要解出一時又不見了要說是神仙不該與寶釵通說起和尚來除去跛那王孫是我來的到裡去的時候兒是那和尚來的王夫人道去取寶釵道說不通來我又說去發人等道那年去王姑太爺剛下去時來前這門裏通着這個這個倒底寶釵說道你們說的是誰倒提我去發他的白了臉是和尚的高低在立刻不見和尚去的在王夫人道前如實來告訴那年寶玉病的時候那和尚來說是我們家有寶貝可解救的我是這個主意這個到底有些來歷況且你女婿在家我們的見過這在爭言在一是不知從何這說玉到底是怎麼着病也是這個那些來寶玉也不知是怎麼着病也是這個主意的這裡寶釵聽了心裡卻也明白要知寶玉的事倒有個意在語心裡想的記憶那時情景依稀這個平兒王道話物玉說道你這是多嘴爭不得古板這有什麼入我們來一笑這個作起來不入我們三人有講究佛教的門檻大凡怕三奇為妖入得去寶玉說了又含笑九聲金釵說了不覺的花前的現化蝴蝶着群起在果然道你們一說又是佛門了你來家念的這沒有點兒情意實道寶釵也說我是這麼着王夫人道如在上阿彌陀佛這個金剛是起不得的情景的了也不言語寶玉起身忙說前邊可不要這嘆九聲望又起一床着席一般的詩句未拿那看為甚麼之說洪家人都見他忽笑忽悲也不解何意是他的前後是知寶玉聽去機未竟終九個看無主詩句很喜記住了是不說寶玉心中平有一句就見不解釋了智且不題且住寶玉見寶玉是生神氣未清要知後日眼果一天物以一天物的漫品批未便是。

（右十行，原另紙謄寫附粘於第一百十六回第二頁後半頁，接第十行「王夫人等放心」句）

義父親回來了補稅也再起用世職的只是去看這老太軍花幸普這一隔世兒的心裡另外要的道老太的事是應該的只是依我定讓慎不把情實了漏出來這道老爺這個只管放心祝兒那裏我自會去說不記真心理的況且老爺回京少不得多帶些人去的留下的人也有限了這是合費用這話的來我是不敢上說四叔又住過熱南邊的地方可也叫他去是方兒實說這自己的老人家的事叫人家幫忙是要禮多人不怪

（右二行，原另紙墨寫附粘於第一百十六回第四頁前半頁，接第六行「也使得」句）

今趕着丁憂辦了這件大事更好將來老爺起了服（生恐）回（祖）又不能遂意了但是我父親不在家姪兒之不敢僭越老爺的主意很好只是這件事也得好幾千銀子衙門裡緝賊那是再緝不出來的賈政道我的主意是定了只為大老爺不在家叫你來商議怎麼个辦法你是不能出門的現在這裡沒有人我想好几口材多要帶回去（的）一个人怎麼能（呢）照應想着把蓉哥兒帶了去況且有他媳婦的棺材也在裡頭還有你林妹妹的那是老太（依我看老太一個是四五的）的遺言我想這一項銀子只好在那裡挪借幾千也就（發）了賈璉道借是借不出來（除非是當的不能動的）只好拿東西去押（地支押）去押（實在通往的寄不是官盖的那裡動得要把通往房屋去移動的外面還有几間一時出脫的等去當）起復後再贖也使得（實政）賈政便退出打點銀子（自己便）管了家擇了發引長行的日子就要起身（實玉此時身體復元）賈政（都）吩咐賈璉叫他（實教）今年是大比的年頭（兒）有服不能入場務必叫寶玉同着蘭兒考去（能）（中一个舉人也好）（贖）一贖（僧）們的罪名賈璉（子）（那個）（在家的人後）（來的話）唯唯應命賈政才別了宗祠（僕）在城外（合）了几天往就發引不船帶了林之孝等而去也沒有驚動親友惟有自家男女送了一程回來（寶玉因）（寶以命他）起考（把他的未卿）王夫人不時查考王課（時常）（自己做法）（催）（促）（他）（寶玉）（寶玉）（寶玉

這樣負心的人（前夜裏我想得閒不然几乎上了他的當只是一件叫人不解如今我看他待襲人也是冷一兒的）

（那裏不是說他一的病看月那時人都說他多情的）

（這都是老子好治東施效顰我的）

（現在他做的也大像噗哧的一笑）

（他說的也大像噗哧的一笑）

（現在他做的也大像噗哧的一笑）

（現在他做的也大像噗哧的一笑）

（現在他做

紅樓夢第一百十七回　阻超凡佳人雙護玉　欣聚黨惡子獨承家

話說王夫人打發人來叫寶玉過去商量寶玉所見說是和尚在外頭便獨自一人走到前頭只見李貴將和尚攔住不放他進來寶玉看見那僧的形狀與他先去時所見的一般心裡早有些明白便上前施礼連叫師父弟子迎候來遲那僧道我不要你們接待只要拿了銀子來我就走寶玉聽來又不像有道行的話看他滿頭癩瘡渾身腌臢又想道自古真人不露相只不真人也不可當面錯過我且意了他謝銀再探他的口氣便道師父不必性急現在家母料理請師父坐下略等片刻弟子請問師父可是從太虛幻境而來和尚道什麼幻境不過是來處來去處去罷了我是送還你的玉來的我且問你那玉是從那裡來的寶玉一時對答不來那僧笑道自己的來路尚不知還來問我寶玉本來頭悟又經點化早把紅塵看破只是自己的底裡未知一聞那僧問起玉來好像當頭一棒便道你也不用銀子的我把那玉還你罢那僧哄道也該還我了寶玉也不答言往裡就跑走到自己房內忙向自己床迎取了那玉便走出來迎面碰見襲人連道你快回去罢太太叫呢張羅銀子了我把這玉還了他就是了襲人即忙拉住道這話不明白的那玉就是你的命若是他拿了去你又要病了寶玉道如今再不病的了掙脫襲人就想要走

人赶忙抱住宝玉那宝玉[illegible]
打怎奈两人死也不放使劲为一根玉这样死命的不放若是我一个人走了你们又怎么样袭人素鹃听了这
话嚎啕大哭起来正在难分难解王夫人宝钗急忙赶来见是这样形景王夫人便哭着喝道宝玉你又疯了宝玉
见王夫人来了明知不能脱身只得说道还当什么又叫太[illegible]着急我说那和尚不近人情他必要一万银子
我生气进来拿了还他就说是假的要他做什么他见我们不希罕便随意给他吃就过去了王夫
人道还亏你说为什么告诉明白了他们叫他们哭喊的像什么宝钗道那和尚有些古怪倘或
又闹得家口不宁岂不是不成事了至于银钱呢就把我的脸面折变了也还[illegible]了王夫人道[illegible]
宝玉也不回头宝钗在宝玉手里拿了这玉道你也不用出去我告太[illegible]与他钱就是了宝玉道玉不还他也使得
只是我还得见他一见才好袭人等[illegible]宝玉道你们这些人原来重玉不重人你们既放了我跟
跟着他走了看你们就守着那块玉怎么样袭人心里着急回禀着王夫人宝钗的面又不好太露轻薄相
小了头在三门口告诉外头照应着这二爷他有些疯了小了头答应了出去王夫人宝钗等进来问袭人来
由袭人便将宝玉的话细说了王夫人宝钗甚是不放心又叫人出去吩咐众人伺候听着和尚说些什么

回來小子頭傳話進來回王夫人道二爺真有點瘋了外頭小廝們說經頭不与他玉他也沒法兒如今寶子出來了求那和尚帶了他去王夫人道這還了得那和尚說什麼來小子頭通那和尚說要玉不要人寶釵道不要銀子了麼小子頭道沒听見說後來和尚和二爺說着咲着有好些話外頭小廝們多不大懂王夫人道糊塗東西使叫小廝進來細問那小廝道我們只听見什麼大荒山青埂峯又說什麼太虛境斷斷塵緣這些話王夫人听着也不懂寶釵听了暁得兩眼直瞪正要叫人出去拉寶玉進來只見寶玉咲嘻嘻的進來說好了王夫人道你瘋瘋顛顛的說的是什麼寶玉道那和尚与我原認得的他也不過要見我一見他何嘗是真要銀子之只當化个善緣就是了一說明白他自己就飄然而去了王夫人又問小廝那小廝出去問了進來回道果然和尚走了說請太太們放心我原不要銀子只要寶二爺時常到他那裡去一就是了王夫人道元來是个好和尚你們曾向他住在那裡小廝道他說我們二爺知道王夫人便問寶玉他到底住在那裡寶玉道个地方說遠就遠說近就近寶釵道不待說完便醒悟說罢別係着急現在老爺大就叫你一个人老爺還吩咐你們不許告訴外人呢寶玉道你們不知道虧功名上進呢寶玉道我說的不是功名二字出家之祖畢天玉夫人听了不覺傷起心來說我們的家運怎麼好一个四个頭口一算要出家如今又添出一个來了我這樣日子過他做什麼說着故意大哭起來寶釵連

旧親不用回避了賈璉進來見了王夫人請了安宝釵也来問了安賈璉通剛才接了我父親的信說是
病重的很叫我就去連了恐怕不能見面王夫人道倘庆病賈璉道嚴哥兒從今竟成病病了現
在危急當差人連夜赶来的故来回太太、裡必得就去才好只是家裡沒人照管舊兒芸兒雖說糊塗
倒成是个男人外頭有事迷可傳、話宝釵秋桐天、哭着鬧着要跟去賈璉倒省了平兒好
些氣雖是巧姐沒人理应还与平兒的不好姐兒心裡也明白只是性氣比他娘还刚硬些求太、時常管教
管教他王夫人道放着他親祖母呢托我做什麼賈璉道太、要說这话好兒就該死了事是真通
是一件孩子大了倘或你父親有个差二錯又躺倒了或者有个門當户对的来說親还是等你
回来还是你太、做主賈璉道現在太、們在家自然是太、們做主不必等我王夫人道你有回信給二老
爺叫老太、的大事早、完結快、回来賈璉答应了出来叫了衆家人交代清楚回了書收拾了行
程沒有人包勇又部了他的老爷去了恍太、住的房子前二爷已搬到自己的房子内住了
裝平兒等不免叮嘱了好些话兒有巧姐兒惨傷得了不得賈璉又欵扯王仁叫应巧姐不顧

有時找了几个朋友吃出 倫公是正派賭裡的理知道一日　來體貴了要三字要画住在這裡天他出閑也

个倒替着在外書房住下日间便与衆人廝閑傻象邢大舅王仁就個瞎看的各兒常在外書房喝酒所有几个正使的家人要沒帶了去安排了跟去几个有那個林潘家的兒子邢岫烟喝慣了的那個書童三个的這裡沒且他們今年都是這裡的舊主兒

設局賭錢把个榮國府閙得沒上沒下沒裡沒外賈蓉還想勾引寶玉賈芸攔住道你一年我与他說了一頭絶好的親事喝了封書子与他誰知他沒造化他心裡早和這个二婻娘好上了你沒听見說還有一个林姑娘呢寡的害了相思病死的誰不知道賈蓉听了纔把這心歇了且說賈珍為他父親不在家趙姨

娘已死王夫人不大理会他便入了賈薔一路閙的甚至倘典倘賣不一而足賈珍更加宿縣溫賭無所不為一日那大旧王仁多在外書房喝酒一時高興叫了几個陪酒的来唱着喝賈薔說你們閙得太俗我要行个令呢衆人道使得賈薔道偕們月字流觴罚我先說起月字数到誰就是誰喝酒要湏面湏底湏依着令官不依者罚三大盃衆人多依了賈薔喝了一盃令酒便說飛羽觴而醉月順欵数到賈環說酒面要个桂字賈環道拾露無声湿桂花酒底呢賈薔道說个香字賈環道天香雲外飄那大旧說沒趣兒你又慥得什麽字了偺斯又起来道不是取樂竟是悞人了是揑拳輸家吃酒輸家喝叫做拳中苦不会喝的說个呌話呢也可以於是乱揑起来王仁輸了喝了一盃唱了一个又揑起来是个陪酒的輸了喝了一个以後那大旧輸了衆人要他喝曲兒他說我喝不上来說个呌話兒罚賈薔道若說不呌仍要罚酒那大舅喝

了一盃酒村庄上有座玄帝庙旁边有个土地祠那玄帝老爺常叫土地来說閒話一日玄帝庙里被了盜便叫土地去查訪土地道这地方沒有賊的必是神將不小心被外賊偷了去玄帝道胡說你是土地失了盜自然问你（偏问谁去呢你的子孫倒在旁边）東西（不）（你）（的）（子）（孫）（倒）（在）（旁）（边）（呢）（）（）（

○這書名稱叫賊寇也有點作國標的打听消息抽空兒就把捕人事交給這新探即此事的都是我武方推知而到三爺早就消滅了張人這個消息有兩種的不然書中偷偷家去這一節不過未免過於簡略看官們必要問書裏楊氏要拿住了就在掌握的地方正可住了家小潛消就率着的什麼物色不是的人擒住不要就是他那裏知道這節也就罷了這裏這樣這物事這個是最討人嫌的他一口把雖真寧宣我屬咐的交代我看見了他信不準口照顧我一點真要是他我便趁機會住看見物主要叫人立刻來公館這個人也不少即理就是他費苦這有點信息若日的見人情處理的這樣做夢住看見物主要叫人立刻來公館這夢話莫不錯

〔右五行，原另紙繕寫附粘於第一百十七回第四頁前半頁，接第二行「也解到法司衙門審問」句〕

衙門裡　我問見他家在做伯家事使部下去打听，你且去喝一盃茶說吩咐了，便去回

法司審問去呢衆人道裡頭還有什麼新聞沒有兩人道別的事沒有只听見海獼的賊被拿到了好

著都道這件兩村老爺人命的幹出來錢財沒家眷了甚麼的兄弟的兒歲著的差役們最仁慈的性命了一會子都道罷了

吃也解到法司衙審問。最高那大漢道偕們別管這些快吃做罢今夜做个大輸贏衆人願意便吃畢

了飯大賭起來賭到三更只听見里頭亂嚷說四姑娘和珍大奶奶拌嘴把頭髮多散了趕到二位夫人那裡磕了

頭說要做尼姑呢叫請喬大爺去二人听了這事，見了那王二夫人假意的勸了一回無奈，惜春立意

出家尤氏見多不肯做主又怕惜春尋死自己便硬做主張說這个不是索性我躲了罢說我做嫂子的

容不下小姑逼得他出了家了就完了若說外頭去呢斷，使不得家裡呢太多們多在這裡等我的主意

罢叫喬哥兒寫封信与你珍大爺建二叔就是了賈蓉答應了不知那王二夫人依不依下回分解

話說邢王二夫人聽尤氏一段話明知也難挽回王夫人道姑娘要行善這也是前生的夙根我們也實在攔不住只是我們這樣人家的姑娘出了家不成个事體如今你嫂子說了難你修行也是好處却有一句話那頭髮可以不剃的只要自己的心真那在頭髮上頭呢你想妙玉也是帶髮修行的不知他怎樣凡心一動才剃到那个分兒姑娘教意如此我們就把姑娘住的房子便寫了姑娘的靜室所有伏侍姑娘的人也得叫他們來問他若愿意跟的另打主意惜春听了收了淚拜謝了那王二夫人李執尤氏等王夫人便問彩屏等誰愿跟姑娘修行彩屏等回道太、們沉誰就是誰王夫人知道不愿意正在想人忽見紫鵑走上前去在王夫人面前跪下回道剛才太、問跟四姑娘的姐、太、看着怎麽樣王夫人道這個如何強沉得人的誰愿意他自然就說出來了紫鵑道姑娘修行自然姑娘愿意並不是別的姐、們的意思我有句話回太、我伏侍林姑娘一場林姑娘待我實在恩重如山無以可報他死了恨不得跟了他去但他不是這理的人我又受主子家的恩典難以從死如今四姑娘既要修行我就求太太們將我沉了伏侍姑娘一輩子若成了倒難了就是我的造化了那王二夫人尚未答言只見寶玉哭、大哭走上來道我不該說的這紫鵑蒙太、沉在我屋裡我總敢說求太、准了他罢全了他的好心王夫人道你頭裡姊妹出了嫁

還要哭哥死去活來如今看見四妹子要出家不但不勸倒說好事你如今倒底怎麼个意思（寶玉道四妹子修行是我還不明白了）已經准了的四妹子也是一定的主意（是寶玉的我狀不敢很這个情看這一哥子說話也怕哭一个人主意不定便担了這裏的事了）我這也不等演漏了這也是一定的我到過一個地方（看了紫鵑的這代不知我說還有了死呢那相打這一方沒有話了）看了一首詩念与你們听了罢（寶玉道）

勘破三春景不長　緇衣頓改昔年粧　可憐綉戶侯門女　獨卧青燈古佛傍

李紈寶釵听了（道不管這个人是了）都喫異（听了這話上前喫見便問寶玉你到底是那裏看來的寶玉不便說出是面道是也不必問我自有見的地方）王夫人道你說前日是禎詩怎麼忽然有這首詩罢了（寶玉夫人面）我知道了（我也沒有法兒只好你們隨意是了）由着你們罢但只等我合上了眼各自幹各自的就完了（說着便哭起來）寶釵一面勸着這个心比刀鉸更甚也放声大哭起來襲人已經哭的死去活來（寶玉也不跳哭也不相勸只不言語）賈环等听到那裏各自走開（李紈）（但是寶玉未曾見四妹子修行他姐妹未曾痛但不過前汹的）竭力的解說這是虎話作不得准的獨有紫鵑的事情准不准好呢他起來（這四）王夫人道什麼依不依橫豎一个人的主意定了那也是扭不過来的可是寶玉說的也是一定的了（紫鵑听了嗑頭惜春又謝了王夫人）（紫鵑又与寶玉寶釵嗑了頭）寶玉念声阿彌陀佛唯湏听（不料你到先好了）寶釵只是悲傷（襲人也顧不得）王夫人在上便痛哭不止說（說）我也願意跟了四姑娘去修行寶玉（道）你也是好心但是你不能享這清福（襲人）（說）這麼說我是要死的了寶玉听到這裏到覺傷心只是不說（因時）（此事）已五更寶玉請王夫人安歇（李紈等）各自散去（彩屋等）暫且伏侍惜春回去後来

指配了人家紫鵑終身代侍筆不改初此是後話且說賈政扶了賈母靈柩一路南行因遇着班師的兵將船隻過境河道擁擠不能速行甚是焦心幸喜遇見了海疆的官員聞得鎮海統制欽召回京恐來探春一定回家略解些煩心只打點不出程的日期心裡又想到盤費不敷不得已寫書差人到賴尚榮任上借銀五百叫人沿途迎來應付需用過了几日賈政的船才行得十數里那家人回來迎上船隻將賴尚榮的稟啟呈上書內告了多少苦處倫上白銀五十兩賈政看了大為生氣即命家人立刻送還將原書發回叫他不必費心那家人無奈只得回到賴尚榮任所賴尚榮接到原書銀兩心中煩悶知事不諧不過到又添了一百兩來帶回帮着說些好話豈知那人不肯帶回擱下就走賴尚榮心下不安立刻修書到家回明他父親叫他設法告假贖出身來于是賴家托了賈蕃賈芸等在王夫人面前乞恩放出賈蕃明知不能過了一日假說王夫人不依的話回覆了賴家一面告假一面差人到任所叫他告病辭官王夫人並不知道那賈芸听見賈蕃的假話心裡便沒想頭連日又輸了些銀錢便和賈環借貸賈環道你們年紀又大放着尋銀錢的事又不做到和我沒有錢的人商量賈芸道三叔你這話說的到好偺們一塊兒頑一塊兒鬧那裡有錢的事賈環道不是前日有人說是外藩要買個倫房你們何不和王大叔商量起巧姐說與他呢賈芸道叔叔我說句招你生氣的話外藩花了錢買人還想能和偺們走動麼賈環在賈芸耳邊說了此話賈芸無然点頭只道賈環是小孩子的話恰好王仁走來道

你們兩个商量啥什麼賈芸便將賈環的話附耳低言的說了王仁道這到是一宗好事又有銀子只怕你們不能若是你們敢冲我是親舅、做得主的只要環老三在大太跟前那麼一說我我那大舅再一說太太們問起來你們更說好就是了賈環等商議定了王仁便去找那大舅賈芸便去回那王二夫人說得錦上添花王夫人听了雖然入耳只是不信那夫人听得那大舅知道心裡願意便打發人找了那大舅來問他那大舅已經听了王仁的話又可分肥便在那夫人跟前說清太太求那夫人又請了王仁來一問更說得熱鬧於是那夫人倒叫人出去這着賈芸去說王仁即刻找了人去到外藩公館說了那外藩不知底細便要打發人來相看賈芸又饋了相看的人說明底是瞞着合宅的只說是王府相親等到成了他祖母做主親舅、的保山是不怕的那相看的人應了賈芸便送信与那王二夫人那日果然來了几個女人多是艷粧麗服那夫人接了進去叙了些閒話那來人知是个話命也不敢怠慢那夫人因事未定也沒有和巧姐說明只說有親戚來瞧叫他去見巧姐到底是个小孩子便睡了奶媽過來平兒不放心也跟着來只見有兩个宮人打扮的見了巧姐便身上下一看更又起身來拉着巧姐的手又瞧了一遍略坐了一坐就走了巧姐回到房中納悶想來沒有這門親戚便問平兒平兒看見來頭必有着八九必是相親的緣留神打听那晚了頭婆子多是平兒使過的便將外頭的風声多告訴了平兒嘅得沒了且打叫的白再說平兒心下

主意雖不和巧姐說便赶着去告訴了李紈宝叔求他二人告訴王夫人、知道這事不好便和那夫人說知怎奈那夫人信了兄弟亚王仁的話及疑心王夫人不是好意便說孫女兒也大了現在建兒不在家這件事我还做得主況且他親舅爺、和他親舅、打听的难道倒比別人不真麼我横豎是願意的倘有什麼不好我和建兒也把怨不着別人王夫人听了這些話心下暗、生氣勉強說些閑話便走了出來告訴了宝叔自己落淚宝玉劝道太、別煩恼這件事我看来是不成的這也是巧姐兒命里所招只求太、不管就是了王夫人道你一開口就是疯話人家說定了就要接過去若依平兒的話你建二哥、不把忽我反別說自己的姪孫女就是親戚家的也是要好才好那姑娘是我们做媒的配了你二人男子如今和、順、的過日子不好反那琴姑娘接家婆了去听見說豐衣足食的很好就是史姑娘是他叔、的主意頭裡原好如今姑爺病死了你史妹、立志守寡也就苦了若是巧姐兒錯給人家可不是我的心坏正說着平兒過來回宝叔並探听那夫人的口氣王夫人將那夫人的話說了一遍平兒呆了半天跪下求道巧姐兒終身全仗着太、若信了人家的話不但姑娘一輩子受了苦便是建二爺回来怎麼說呢王夫人道你是个明白人起来听我說巧姐兒到底是大太、孫女兒他要做主我能(個)劝(勸)他反宝玉劝道無妨的只要明白就是了平兒生怕宝玉疯癲嚷出来也並不言語回了王夫人竟自去了这裡王夫人想到煩闷一陣心痛叫了頭获着勉強回到自己房

中躺不不叫宝玉宝叔过来说睡一就好的自己却也煩闷听見说李嬸娘来了也不及接待只見賈蘭進来請了安回
道今早爺、那裡打發人帶了一封書子来外頭小子們傳進来的我母親接了正要過来因我老娘来了叫我先呈給太、
瞧回来我母親就過来回太、还說我老娘要過来呢說着把書子呈上王夫人接書一面問道你老娘来做什麽賈蘭道我也不
知道听見我老娘說我三姨兒的婆、家有什麽信兒来了王夫人听了想起来还是前次給甄宝玉說了李綺後来放定下茶
想来此時甄家要娶過门所以李嬸娘来商量這件事情便点頭兒拆書閙看道

近因沿途俱係海疆凱旋船度不能迅速前行聞探姐聘菊婿来都不知曾有信否前接到連姪手稟知
大老爺身體欠安亦不知已有確信否宝玉蘭兒塲期已近務須实心用功不可怠惰老太、壐樞於家尚需
日時我身體平善不必掛念此諭宝玉等知道月日手書眷兒另稟

王夫人看了仍還与賈蘭說你拿去与你二叔瞧、还交与你母親正說着李嬸娘過来请安问好畢王夫人讓
了坐李嬸娘便將甄家要娶李綺的話說了一遍大家商議了一會子李紈因問王夫人道老爺的書子太、看過了麽
王夫人道看過了賈蘭便拿着与他母親瞧李紈看了道三姑娘出了門好几年總沒有来如今要回京了太、也放
了好些心王夫人道我本是心痛看見探了頭要回来了心裡暑好些只是不知几時纔到李嬸娘便问了賈政

在路好拿紙又向賈蘭道哥兒瞧見了場期近了你爺、惦記的什麼是的你快拿了去給你二叔瞧去李嬸娘道你們爺兒兩个又沒進過學怎麼能下場呢王夫人道他爺、做糧道時攜了例監了李嬸娘点頭賈蘭拿着書子出來找寶玉却說寶玉送了王夫人去後正拿着秋水一篇在那裡細玩寶釵道我想你我既為夫婦你便是我終身的倚靠即不在情慾之私但自古聖賢以人品根抵為重寶玉不等說完便道據你說人品根抵又是什麼古聖賢你可知古聖賢說過不失其赤子之心那赤子有什麼好處不過是無知無識無貪無忌我們生來已陷溺在貪嗔癡愛中枕如汚泥一般怎麼能跳出這般塵網如今才晓得聚散浮生四字古人說了不曾提醒一句既要講到人品根抵誰是到那太初一步地位的寶釵道你說赤子之心古聖賢原以忠孝為赤子之心並不是遁世離羣無係為赤子之心竟與禹湯周孔時刻以救民濟世為心所謂赤子之心元不過是不忍二字你才才說忍於拋棄天倫還成什麼道理寶玉聽了笑道竟與不強梁許武周不強梁有寶釵道古來若多是梁許長有為什麼如今人又把竟與周孔稱為聖賢呢（況且那些事新史或稱伯夷叔齊本是生在商末世有許多難處之事所以孔夫子所以稱當此各世俗）們世受國恩祖父錦衣玉食況你自生以來自去世的老太、以及老爺太、視如珍寶方才所說是與不是自己細想寶玉無言可答寶釵道你既理屈詞窮我勸你從此把心收一收好、的用功但能博得一第便從此而止也不枉天恩祖德了寶玉嘆氣道一第呢其實也不難到是這么從此而止不枉天恩祖德却還不離其宗襲人道剛才二奶、說的古聖

先賢我们也不懂只想我们這些人從小兒辛苦跟着二爺陪了多少小心論理原該當的但二奶、在老爺太、跟前行了多少孝道就是二爺不以夫妻為事也不可太辜負了人心正說着賈蘭隔窗問道二叔在屋麼宝玉听是賈蘭的聲音便道你進來罢賈蘭進来請了安使把書子呈与宝玉、看了道你三姑、要回来了賈蘭道要回来了爺叫偕們好生念書爺回来偕們大了回爺回来看見爺叫偕們念的書

宝玉便命李貴等人快下回反講下回下揚親拒宝釵襲人听言畢演来喜欢十時賈蘭聞言与宝玉會意

李貴明叔了便叫莊子時書等搁起一邊下伸伶着

内典語中無佛性　金丹法外有仙舟

宝叔等看見如此行為甚覚罕異且看他作何光景宝玉便命收拾一間靜室把那禁語録名稿應制詩之類多找出来自己却混真用起功来宝釵這才放了心日進賈兒個候這日宝玉正在真心危坐忽見賈兒端了一盤瓜菓進来說太叫送来与二爺吃的又道二爺這一用功進場中了出来明年会了進士做了官真是有造化的呢宝玉道據你說来我是有造化的你們姑娘也是有造化的你呢賈兒紅了臉道我们不過当了頭一輩子罢了有什麽造化呢宝玉道果然能勾一輩子了頭這了頭比我们還大呢賈兒听見又說疯话打算要走宝玉道傻了頭我告訴你罢未知說些什麽下回分解

宝叔也说根脑真以後的事情有似前化宝心中悟又称赵且看他作伪先来宝玉使命替我代书一面静宜把那些诗稿名稿改去利语之类都理出来揭在静室中自己都看真静的用起功来宝叔这块把玉心裂人今时真主闻所来见便明的发面宝玉放下旅的说话道撒之说请笑我把二爷的白子我的白子恰连了一点眼睛去这了宝玉到微笑道功名自有定数中与不中倒也不在用功的理再也指心海把注那些外部厚永不沾染就是以後到这裡良辰美景人便情投道这番相聚不到於的想得神仙又死了前的旧病整块兒们打起主意来也是不能就来人道那伙的也是为同这信了把两块把这些相好全决了必不信那番真性之番把了前的旧病呢我们都是天理合宜能守的今把他们罢这种的我是与见有此孤僻古的见我他吗求了去那那时,注实讨生活人家见呢但是这两天倒底是这裡呢唐朝月初报罪法例的是三爷那儿里也都有此缺少的今天来报有喜见二爷说宗天理合宜是喜穷穷了别的伏侍就算了在那心裡区厚係宝叔这报也宜的是这些报法的倒也罢了宝候就说黄见笑着点了别伏侍那宝卸也不出房门去了,美人去给美人使为美人的见他这着多系那报故懒与晚更不往多到等一月初三这一日也是要的冥寒宝玉是系这来猫了到使他们的静室中去,被没宝叔就人等都把他们跟着那王夫人房裡的屋裡没闲话宝玉自在静室实心在念见黄说话这那个果这来没太,叫人送来给二爷吃的这是者不的先什宝玉跟起来答应了便去来道,猫在那裡黄是宝玉微笑黄道要这来没了二爷这一前的的要这揭出去的茶中这个官者爷去,可就不把了时爷的了宝玉,且到微笑黄见起那宝他打扮去的们我宝玉说的话来使道,是二爷中了那的是我的指的的造化了宝玉说把得迎主在园裡是二爷时我打扮我说的我的指的,说来都是不知到那了有造化的人家是去的今二爷的是有造化的宝玉所到这裡又黄是不必一种连他就神宝息楼的关道拾你说来我是有造化的你们指你也是有造化的你呢黄见把脸红了触强道我们不这黄了的一笑去我们有什麽造化呢宝玉道果然我说一笑去是不是你这个造化我们还大喜黄见所见这指此字是庸俗之这相相宝玉的病根未打美通是宝玉笑着道慢了到我告你罢不知宝的又说出什麽话来且听下回分解

〔右十二行，原另纸缮写附粘於第一百十八回第四頁後半頁，接第五行「金丹法外有仙舟」句〕

話說寶兒見宝玉說話摸不着頭腦正自要走只听見宝玉道傻子頭我告訴你罢你姑娘既是有造化的你跟着他自然也是有造化的了你襲人姐姐是靠不住的往後只要你盡心伏侍他就是了日後或有好處也不枉你跟着他熬了

寶兒听了這前頭像話後頭說的又有些不像了便道我知道了姑娘还等我呢二爺要吃菓子時打發小了頭叫我就是了宝玉点頭寶兒才去了果時賈璉到宝釵哪裏不回来雲等也都睡了林琥珀正當一面伺候李紈問了王夫人練家里老成管事的多沉几了只說怕人馬攙擠碰了次日宝玉貫蘭換了半新不舊的衣服欣然過来見了王夫人王夫人嘱咐道你們爺兒兩个多是初次下場但是你們活了這麼大並不曾離開我一天就是不在我跟前也是个頭媳婦們圍着何曾孤身出去睡過一夜今日進去孤悶須要自己保重早些做完了文章出来找着家人早些回来也叫你母親媳婦們放心王夫人說着不免傷心盡盡走過来与王夫人(孟了三个頭道母親生我一世我也無可報答只這一入場那个舉人出来太喜欢便是兒子一輩子的事多完了王夫人听了更覺傷心便道那有这个心自然是好的可惜你老太不能見那宝玉一道老太見与不見總知道喜欢的既知道喜欢便不見也和見了的一樣只不過隔了形質罷了神氣李紈見王夫人和他如此一別悄句起宝玉的病来

二則七姨母父親景不大吉祥連忙過來說道況且太、這是大喜事爲什麼這樣傷心呢要寶兄弟帶了姪兒進去好、的做文章早、的回來著看老爺回來再去

先生們去了等著客見面了即

報了喜就看賊呀人擡起寶玉來放下寶玉即轉過身來做李統作了撒說大嫂子放心我們爺兒兩個是必中的日

大嫂子還要帶風兒寄露脚

後蘭哥還有大出息呢李統道但爲老了叔、的話才對寶玉又南寶釵深、的作了奇揭道叔叔這

寶釵這樣又不敢笑他只兒寶釵的眼淚直流下來衆人更是納罕又聽寶玉說道叔叔這

頭看太、听喜信兒罢寶釵此時兩淚未流便道是時候了做不必勞如了寶玉道我自己也知道該走了

那本大味通走了一究了事即本用胡制事主未大寶休見這般光景眼淚再流止等哭出來未徙味牛川

帝事非是　走來名利無双地　打出樊籠第一関

（原目大約王說我可要信無報指仗了家裡一个男人沒有上頭大夫、依了我還怕誰想定、主意）語了男

不言寶玉賈蘭出門起考且說賈环見他們考去自己又氣又恨遂跑到那夫人那邊說了些奉承的話那

那夫人自然喜欢便說道你這總是明理的孩子呢像那巧姐兒的事原該我做主的你璉二哥糊塗教着親奶到

托別人去賈环道人家那頭兒也說了只、認得這一门子現在定了還要偷一分大礼來送太、呢如今太、有了這

（薄王　指兒　大老爺沒大官做看不起我說自己家、他們有了兒就混、便歡歷的人雖受待來的姐兒別也是這樣沒良心等那去的、他

樣的孫女還怕什麼那夫人道哎、怕也父親在家也找不出這门親事來偏李兒那个糊塗東西他倒說這件

（你如該告訴他、像如這你的話）

說是怕本、也沒願意想來恐怕我們得了意

事不好若遲了的二哥回來叫了人家的話就不成了賈环道那边定了只等太、出了八字王府的規矩

三天就要來娶的但是一件那边說（只怕老不應意）提不該娶妃官的孫女只好情、的抬了去等大老爺免罪做官大家

回頭兄衆人都生氣裡只沒惜春紫鵑便說道的時、和尚鵑姐、跟前替我說句罢模監是再兄就完了衆人兄他的話又像有理又像瘋語大家就說他淫沒出過門都是未、的一番話推出来的不如早、催他去了就完了事了便說道外面有人等你呢你再鬧就晴了的辰了宝玉仰面大笑道走了、、、不用鬧了完了事了衆人都笑道快走罢独有王夫人和宝釵淚先兩了倒像生離死別的一般那眼淚也不知淫那里来的直流下来几乎失声突出但只宝玉暗天暗地大有瘋傻之狀逼淫出出門去了正是

去来名利无人问　打出樊籠第一関

〔右大行，原另紙繕寫附粘於第一百十九回第一頁後半頁，接第四行「我自己也知道該走了」句〕

再熱鬧起來那夫人道這也是礼上應該的你叫蕃媳婦打八字就是了賈環聽了不得連忙答應了出來趕着邊了王仁到外頭潘公處去又書兒銀子去了那知刚才所說的話早被可卿聽見了便抽空兒赶到平兒那里一五一十的都告訴了平兒早知此事不好已和巧姐細細的說明巧姐哭了一夜必要等他父親回來做主今日又聽見這話便大哭起來平兒急忙攔住道姑娘且慢着大太太是你的親祖母他說二爺不在家大太太做得主的還有舅太太做保山他們多是一氣姑娘一个人那里說得過呢我到底是下人說不上話去如今只可想法兒果是不中用的平兒看着只見那夫人打發人來告訴姑娘的大喜事來了叫平兒呼姑娘所有應用的東西料理出來賠送呢原說明了芹二爺回來再次平兒只得答應了回來又見王夫人過來巧姐一把抱住哭得倒在懷里王夫人也哭過一起兒不用着急大太太的主意是拗不過的只好差个家人星夜到你父親那里告訴平兒道太太還不知道呢早起三爺在大太太跟前說外頭規矩三日就要過去的如今大太太已叫芸哥兒寫了年庚去那里還等得二爺王夫人听說是三爺便果了平天喊我賈环人回今早回蕃哥兒王舅爺出去了王夫人问芸哥呢衆人說不知道未家證眼一面方法兒里上潘子業回說後门上的人說那个到老太太又来了平兒道他来

王夫人揀好人不拘怎麼回了他去四字平兒道太太該叫他進来

得正好他是姐兒的乾媽也得告訴他說着到老太太又進建来各人问了好平兒就打巧姐主意告訴他

平兒道大太～知道呢到老～道我來他們知道底平兒道大太～住在你頭化待人到底有什麼值得有送信他的你若肯門去來就知道了及～是沒門來的不的事到老～道設借們定了幾時我叫文旺打了車來接～去平兒道這還等得几時呢你生着罷急忙進去將到先～避了旁人告訴～王夫人想了半天不妥當平兒道只有這樣的是太～便說明太～就將不知道回來倒問大太～我們那裡就有人去想二爺回來也快王夫人不言語嘆了口氣巧姐兒聽見你和王夫人——

（右四行，原另紙繕寫附粘於第一百十九回第二頁後半頁，接第二行「可不好麼」句）

住宅治的（此太平的派頭的這樣大胆）這一嚷嘴湯王仁等抱頭鼠竄出來（埋怨那說事的人大家裸奔不顧賈環生家再住又起來）賈蘭聞（聞）王夫人湯喚急湯煩燥見賈芸回來赶着問道定了（懷忙說出）麼賈芸道（道）了不湯（湯）不知誰露了風了（露）把吃虧的話說了一遍賈環道（氣湯說恨說）我早起在大太、跟前說的這樣好如今怎麼（樣呢）處這點（點）是你們（衆）坑了我了正沒主意听見里頭亂嚷叫着賈環的名字說大太、二太、叫呢兩个人只湯蹭進去只見王夫人忽容滿面說你們幹的好事如今過去了巧姐和平兒了快、的給我還虧首來完事兩人跪下賈環不敢言語賈芸道（依致說）孫子不敢幹什麼為的是那舅太爺和王勇爺說巧妹、做媒我們練囘太、們的大太、應意總叫孫子寫帖兒去的人家還不要呢怎麼我們過去了妹、呢王夫人道環兒在大太、跟前（那裡）說的三日內便要指了走說親做媒有這樣的麼我也不問你們（快）把巧姐兒先找還了我等老爺回來再說（也是一句話兒沒說不出了）那夫人此時只湯有落淚王夫人便罵着賈環回到自己房中去了那賈政賈芸那夫人三个人互相埋怨（說也是閒埋怨）道（道）想來兔是不死的必是平兒帶着躲（躲）去了（罵着）巧姐兒和平兒知道（了他到那什麼親戚家）那夫人叫了前後的門上人來問（問）量知下人一口同音說是大太、不必問我們問當家的爺們就知道了自從建二爺出了門外頭鬧的這（在大太、也不見鬧等我們來、問起來我們有話說）了湯我們的月錢月米兔不給了賭錢喝酒鬧小旦這（這）了外頭的媳婦（明知衆人俱很是必藏起來了但是這句話怎說王夫人跟前說）到宅里來這（這）多不是爺麼說湯（湯）賈芸等頭口無言王夫人那邊又打發人來催說叫爺們快找來那賈環等急湯（湯）恨無地縫可鑽又不敢盤問巧姐那邊的人只湯（湯）名虛親戚家盤問憂無踪跡里頭一个那夫人外頭環兒

等过几天闹的喜夜不宁看，到了出场日期王夫人只顾着宝玉贾蔺回来等到晌午不见回来又打发人到下
去了一趟总说是走的（也不来）回来又打发一起人去又无回来三个人心理如热油煎一般
虑打听到傍晚见贾蔺回来众人喜欢问道宝二叔呢贾蔺也不及请安便哭道二叔丢了王夫人听了这
有人回来只是
话便直挺挺的躺倒在床上鹤唳彩云等在后面扶着叫醒宝钗袭人偎哭湘云人一般王夫人哭着问贾蔺道
下死的
知道详细是怎么死的一五一十说出来
你同二叔在一处怎么把就丢了贾蔺道我同二叔一起走交了巷子一同出来在龙门口一转回头就不见了我们
家接场的人多问我李贵还说看见的相离不过数步怎么一转就不见了现叫李贵等分头找去我也带了人
王夫人是哭的话也说不出来宝钗心理已知九龙人痛哭不已要劝等不等时候
各处找里里外外通找了没有所以这时候才回来说完还要找去王夫人道我的儿你叔叔丢了你应该好歹
（贾蔺听了这话自己）（倒是捐了）
守着出来到这个地方来找呢（只管惦着心理明白只怕找不着）
子找去罢情急便问宝叔通二哥的玉带去没有宝钗通是随身的东西怎么不带惜春听了便不言语
（这都是惜春的事）（李纨）（贾蔺）
（李纨）（贾蔺）
（李纨）（贾蔺）

跟探春的丫頭去吩咐各處小心防守不題

把探春留下的解使此上下無日無夜專等宝玉的信那一夜五更多天外頭几个家人進来報喜此个小丫頭通太太的们大喜王夫人打听宝玉找着了便站起身来問报那个報通中了第七名舉人王夫人听了仍舊坐下探春便問第七名中的是誰人回是宝二爺正說着又一家人進来道蘭哥兒中了一百三十名李紈心下自然喜歡但不敢喜形於色王夫人見賈蘭中了心下也是喜欢独有宝玉心下悲苦又不好掉泪众人道喜说是宝玉既有中的命自然再不会丢的不過再過兩天必定找的着王夫人等想来不錯若有哭客(情)春通這樣大人了那里有走失的小孩理的事人都说是小孩子不懂事的话是不對的

把爵位富貴拋了也多得很王夫人道他若拋了父母就是不孝怎能成佛作祖探春道大凡一个人不可有奇處三奇：生来帶呢王来果然有来頭成了正果也是大、几辈子的修積宝玉雖听了不言語襲人那里忍的住心里一疼頭上一掌便栽倒了王夫人看着可憐命人扶他回去次日賈蘭只得先去謝恩知道賜宝玉也中了大家序了同年知貢舉的將考中的卷子奏聞皇上一一的披閱看取中的文章俱是平正通達的見第七名賈宝玉是金陵籍貫第一百三十名又是金陵賈蘭皇上傳旨詢問兩个姓賈的是否賈政一族大臣領命出来傳賈宝玉賈蘭問話賈蘭倘宝玉場漫遺失的話並將三代呈明大臣代為轉奏皇上想起賈氏功勳命大臣查賈大臣便細、的奏明皇上甚是憫

他命有司將賈赦犯罪情由查案具奏皇上又看到海疆靖賊一本聖心大悅命九卿叙功議賞並大赦天下

賈蘭等朝見畢拜了座師並聽朝內有大赦的信合家署有喜色只聆寶玉回來聽巧姐隨了劉老一帶着平兒出了城到了莊上劉老心不敢輕衆巧姐便收拾上房与巧姐住下每日雖是御村風味倒也潔淨又有青兒陪着暫且寬心那莊上也有几家富戶知道劉老家來了賈府姑娘誰不來瞧也有送菜菓的也有送野味的倒也熱鬧的中有一人家姓周生有一子年紀十四歲新近中了秀才那日他母親見了巧姐心里羨慕回家來到老一說他母子拉着他說你的心一般知道了明兒

道我是你們做个媒罢周媽咲道你別咲我他們什麼人家肯我們莊家人到老一道說着回罢于是各自散

開到老一悄記着賈府叫板兒進城打听那日恰好到榮街只見有好些車輛在那里板兒便在隣近打听

說是榮榮兩府復了官賞還抄的衆產如今府里又要起來了板兒心里喜欢又見好几匹馬來在门前下馬门上

打千兒請安說二爺回來了大老爺身上安了那位爺道好了又過是晉就要回來了便问那些人做什麼的门上

回說是皇上派官在這里下旨意叫人領家產那位爺便進去了板兒料是賈璉也不再打听赶忙回去告訴他外祖

母到老一像喜得了不得說那是信的人也回來了說是姑老爺感激得很叫我一到家快把姑娘送回去又賞了我好

几兩銀子到老一听了得意便叫人赶了向騾車請巧姐平兒上車青兒回了進城直奔榮府而來且說賈璉先

進相到 後門

詳說賜死加喜欢便要打算獨死一日人報說老爺同三姑爺來道喜王夫人便命要留出去接待不多時賈蓮進來笑嘻嘻的回王夫人道太太們大喜了說老伯主朝內昨兒有旨意說是大老爺的冤名兒了珍大爺不但免了罪仍襲三等世職管理世職仍是老爺襲了候了喪服回仍陞工部郎中所抄家產全行賞還三姊的文章皇上看了是喜歡的又把元弟北靜王述奏說人品出衆皇上格外施恩賞還回來出場的這次現在各衙門尋訪皇上降旨著五營各衙門用心尋訪這旨意下請太太們和二位主子喜罷再沒有找不着了王夫人等這纔大家稱喜又說等四下裏都尋到了纔好回老太太知道

（右大行，原另紙繕寫附粘於第一百十九回第四頁後半頁，接第二行「只盼寶玉回來」句）

前知道賈赦病重趕到配所父子相見漸漸好起來又接着家書稟明賈赦回來走到中途聽得大故（二起）今日到家

程何那夫人生日正熱鬧之人（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一百一）（一百二）（一百三）（一百四）（一百五）（一百六）（一百七）（一百八）（一百九）（一百十）（一百十一）（一百十二）（一百十三）（一百十四）（一百十五）（一百十六）（一百十七）（一百十八）（一百十九）（一百二十）（一百二十一）（一百二十二）（一百二十三）（一百二十四）（一百二十五）（一百二十六）（一百二十七）（一百二十八）（一百二十九）（一百三十）（一百三十一）（一百三十二）（一百三十三）（一百三十四）（一百三十五）（一百三十六）（一百三十七）（一百三十八）（一百三十九）（一百四十）（一百四十一）（一百四十二）（一百四十三）（一百四十四）（一百四十五）（一百四十六）（一百四十七）（一百四十八）（一百四十九）（一百五十）（一百五十一）（一百五十二）（一百五十三）（一百五十四）（一百五十五）（一百五十六）（一百五十七）（一百五十八）（一百五十九）（一百六十）（一百六十一）（一百六十二）（一百六十三）（一百六十四）（一百六十五）（一百六十六）（一百六十七）（一百六十八）（一百六十九）（一百七十）（一百七十一）（一百七十二）（一百七十三）（一百七十四）（一百七十五）（一百七十六）（一百七十七）（一百七十八）（一百七十九）（一百八十）（一百八十一）（一百八十二）（一百八十三）（一百八十四）（一百八十五）（一百八十六）（一百八十七）（一百八十八）（一百八十九）（一百九十）（一百九十一）（一百九十二）（一百九十三）（一百九十四）（一百九十五）（一百九十六）（一百九十七）（一百九十八）（一百九十九）（二百）（二百一）（二百二）（二百三）（二百四）（二百五）（二百六）（二百七）（二百八）（二百九）（二百十）（二百十一）（二百十二）（二百十三）（二百十四）（二百十五）（二百十六）（二百十七）（二百十八）（二百十九）（二百二十）（二百二十一）（二百二十二）（二百二十三）（二百二十四）（二百二十五）（二百二十六）（二百二十七）（二百二十八）（二百二十九）（二百三十）（二百三十一）（二百三十二）（二百三十三）（二百三十四）（二百三十五）（二百三十六）（二百三十七）（二百三十八）（二百三十九）（二百四十）（二百四十一）（二百四十二）（二百四十三）（二百四十四）（二百四十五）（二百四十六）（二百四十七）（二百四十八）（二百四十九）（二百五十）（二百五十一）（二百五十二）（二百五十三）（二百五十四）（二百五十五）（二百五十六）（二百五十七）（二百五十八）（二百五十九）（二百六十）（二百六十一）（二百六十二）（二百六十三）（二百六十四）（二百六十五）（二百六十六）（二百六十七）（二百六十八）（二百六十九）（二百七十）（二百七十一）（二百七十二）（二百七十三）（二百七十四）（二百七十五）（二百七十六）（二百七十七）（二百七十八）（二百七十九）（二百八十）（二百八十一）（二百八十二）（二百八十三）（二百八十四）（二百八十五）（二百八十六）（二百八十七）（二百八十八）（二百八十九）（二百九十）（二百九十一）（二百九十二）（二百九十三）（二百九十四）（二百九十五）（二百九十六）（二百九十七）（二百九十八）（二百九十九）（三百）（三百一）（三百二）（三百三）（三百四）（三百五）（三百六）（三百七）（三百八）（三百九）（三百十）（三百十一）（三百十二）（三百十三）（三百十四）（三百十五）（三百十六）（三百十七）（三百十八）（三百十九）（三百二十）（三百二十一）（三百二十二）（三百二十三）（三百二十四）（三百二十五）（三百二十六）（三百二十七）（三百二十八）（三百二十九）（三百三十）（三百三十一）（三百三十二）（三百三十三）（三百三十四）（三百三十五）（三百三十六）（三百三十七）（三百三十八）（三百三十九）（三百四十）（三百四十一）（三百四十二）（三百四十三）（三百四十四）（三百四十五）（三百四十六）（三百四十七）（三百四十八）（三百四十九）（三百五十）（三百五十一）（三百五十二）（三百五十三）（三百五十四）（三百五十五）（三百五十六）（三百五十七）（三百五十八）（三百五十九）（三百六十）（三百六十一）（三百六十二）（三百六十三）（三百六十四）（三百六十五）（三百六十六）（三百六十七）（三百六十八）（三百六十九）（三百七十）（三百七十一）（三百七十二）（三百七十三）（三百七十四）（三百七十五）（三百七十六）（三百七十七）（三百七十八）（三百七十九）（三百八十）（三百八十一）（三百八十二）（三百八十三）（三百八十四）（三百八十五）（三百八十六）（三百八十七）（三百八十八）（三百八十九）（三百九十）（三百九十一）（三百九十二）（三百九十三）（三百九十四）（三百九十五）（三百九十六）（三百九十七）（三百九十八）（三百九十九）（四百）（四百一）（四百二）（四百三）（四百四）（四百五）（四百六）（四百七）（四百八）（四百九）（四百十）（四百十一）（四百十二）（四百十三）（四百十四）（四百十五）（四百十六）（四百十七）（四百十八）（四百十九）（四百二十）（四百二十一）（四百二十二）（四百二十三）（四百二十四）（四百二十五）（四百二十六）（四百二十七）（四百二十八）（四百二十九）（四百三十）（四百三十一）（四百三十二）（四百三十三）（四百三十四）（四百三十五）（四百三十六）（四百三十七）（四百三十八）（四百三十九）（四百四十）（四百四十一）（四百四十二）（四百四十三）（四百四十四）（四百四十五）（四百四十六）（四百四十七）（四百四十八）（四百四十九）（四百五十）（四百五十一）（四百五十二）（四百五十三）（四百五十四）（四百五十五）（四百五十六）（四百五十七）（四百五十八）（四百五十九）（四百六十）（四百六十一）（四百六十二）（四百六十三）（四百六十四）（四百六十五）（四百六十六）（四百六十七）（四百六十八）（四百六十九）（四百七十）（四百七十一）（四百七十二）（四百七十三）（四百七十四）（四百七十五）（四百七十六）（四百七十七）（四百七十八）（四百七十九）（四百八十）（四百八十一）（四百八十二）（四百八十三）（四百八十四）（四百八十五）（四百八十六）（四百八十七）（四百八十八）（四百八十九）（四百九十）（四百九十一）（四百九十二）（四百九十三）（四百九十四）（四百九十五）（四百九十六）（四百九十七）（四百九十八）（四百九十九）（五百）（五百一）（五百二）（五百三）（五百四）（五百五）（五百六）（五百七）（五百八）（五百九）（五百十）（五百十一）（五百十二）（五百十三）（五百十四）（五百十五）（五百十六）（五百十七）（五百十八）（五百十九）（五百二十）（五百二十一）（五百二十二）（五百二十三）（五百二十四）（五百二十五）（五百二十六）（五百二十七）（五百二十八）（五百二十九）（五百三十）（五百三十一）（五百三十二）（五百三十三）（五百三十四）（五百三十五）（五百三十六）（五百三十七）（五百三十八）（五百三十九）（五百四十）（五百四十一）（五百四十二）（五百四十三）（五百四十四）（五百四十五）（五百四十六）（五百四十七）（五百四十八）（五百四十九）（五百五十）（五百五十一）（五百五十二）（五百五十三）（五百五十四）（五百五十五）（五百五十六）（五百五十七）（五百五十八）（五百五十九）（五百六十）（五百六十一）（五百六十二）（五百六十三）（五百六十四）（五百六十五）（五百六十六）（五百六十七）（五百六十八）（五百六十九）（五百七十）（五百七十一）（五百七十二）（五百七十三）（五百七十四）（五百七十五）（五百七十六）（五百七十七）（五百七十八）（五百七十九）（五百八十）（五百八十一）（五百八十二）（五百八十三）（五百八十四）（五百八十五）（五百八十六）（五百八十七）（五百八十八）（五百八十九）（五百九十）（五百九十一）（五百九十二）（五百九十三）（五百九十四）（五百九十五）（五百九十六）（五百九十七）（五百九十八）（五百九十九）（六百）（六百一）（六百二）（六百三）（六百四）（六百五）（六百六）（六百七）（六百八）（六百九）（六百十）（六百十一）（六百十二）（六百十三）（六百十四）（六百十五）（六百十六）（六百十七）（六百十八）（六百十九）（六百二十）（六百二十一）（六百二十二）（六百二十三）（六百二十四）（六百二十五）（六百二十六）（六百二十七）（六百二十八）（六百二十九）（六百三十）（六百三十一）（六百三十二）（六百三十三）（六百三十四）（六百三十五）（六百三十六）（六百三十七）（六百三十八）（六百三十九）（六百四十）（六百四十一）（六百四十二）（六百四十三）（六百四十四）（六百四十五）（六百四十六）（六百四十七）（六百四十八）（六百四十九）（六百五十）（六百五十一）（六百五十二）（六百五十三）（六百五十四）（六百五十五）（六百五十六）（六百五十七）（六百五十八）（六百五十九）（六百六十）（六百六十一）（六百六十二）（六百六十三）（六百六十四）（六百六十五）（六百六十六）（六百六十七）（六百六十八）（六百六十九）（六百七十）（六百七十一）（六百七十二）（六百七十三）（六百七十四）（六百七十五）（六百七十六）（六百七十七）（六百七十八）（六百七十九）（六百八十）（六百八十一）（六百八十二）（六百八十三）（六百八十四）（六百八十五）（六百八十六）（六百八十七）（六百八十八）（六百八十九）（六百九十）（六百九十一）（六百九十二）（六百九十三）（六百九十四）（六百九十五）（六百九十六）（六百九十七）（六百九十八）（六百九十九）（七百）（七百一）（七百二）（七百三）（七百四）（七百五）（七百六）（七百七）（七百八）（七百九）（七百十）（七百十一）（七百十二）（七百十三）（七百十四）（七百十五）（七百十六）（七百十七）（七百十八）（七百十九）（七百二十）（七百二十一）（七百二十二）（七百二十三）（七百二十四）（七百二十五）（七百二十六）（七百二十七）（七百二十八）（七百二十九）（七百三十）（七百三十一）（七百三十二）（七百三十三）（七百三十四）（七百三十五）（七百三十六）（七百三十七）（七百三十八）（七百三十九）（七百四十）（七百四十一）（七百四十二）（七百四十三）（七百四十四）（七百四十五）（七百四十六）（七百四十七）（七百四十八）（七百四十九）（七百五十）（七百五十一）（七百五十二）（七百五十三）（七百五十四）（七百五十五）（七百五十六）（七百五十七）（七百五十八）（七百五十九）（七百六十）（七百六十一）（七百六十二）（七百六十三）（七百六十四）（七百六十五）（七百六十六）（七百六十七）（七百六十八）（七百六十九）（七百七十）（七百七十一）（七百七十二）（七百七十三）（七百七十四）（七百七十五）（七百七十六）（七百七十七）（七百七十八）（七百七十九）（七百八十）（七百八十一）（七百八十二）（七百八十三）（七百八十四）（七百八十五）（七百八十六）（七百八十七）（七百八十八）（七百八十九）（七百九十）（七百九十一）（七百九十二）（七百九十三）（七百九十四）（七百九十五）（七百九十六）（七百九十七）（七百九十八）（七百九十九）（八百）（八百一）（八百二）（八百三）（八百四）（八百五）（八百六）（八百七）（八百八）（八百九）（八百十）（八百十一）（八百十二）（八百十三）（八百十四）（八百十五）（八百十六）（八百十七）（八百十八）（八百十九）（八百二十）（八百二十一）（八百二十二）（八百二十三）（八百二十四）（八百二十五）（八百二十六）（八百二十七）（八百二十八）（八百二十九）（八百三十）（八百三十一）（八百三十二）（八百三十三）（八百三十四）（八百三十五）（八百三十六）（八百三十七）（八百三十八）（八百三十九）（八百四十）（八百四十一）（八百四十二）（八百四十三）（八百四十四）（八百四十五）（八百四十六）（八百四十七）（八百四十八）（八百四十九）（八百五十）（八百五十一）（八百五十二）（八百五十三）（八百五十四）（八百五十五）（八百五十六）（八百五十七）（八百五十八）（八百五十九）（八百六十）（八百六十一）（八百六十二）（八百六十三）（八百六十四）（八百六十五）（八百六十六）（八百六十七）（八百六十八）（八百六十九）（八百七十）（八百七十一）（八百七十二）（八百七十三）（八百七十四）（八百七十五）（八百七十六）（八百七十七）（八百七十八）（八百七十九）（八百八十）（八百八十一）（八百八十二）（八百八十三）（八百八十四）（八百八十五）（八百八十六）（八百八十七）（八百八十八）（八百八十九）（八百九十）（八百九十一）（八百九十二）（八百九十三）（八百九十四）（八百九十五）（八百九十六）（八百九十七）（八百九十八）（八百九十九）（九百）（九百一）（九百二）（九百三）（九百四）（九百五）（九百六）（九百七）（九百八）（九百九）（九百十）（九百十一）（九百十二）（九百十三）（九百十四）（九百十五）（九百十六）（九百十七）（九百十八）（九百十九）（九百二十）（九百二十一）（九百二十二）（九百二十三）（九百二十四）（九百二十五）（九百二十六）（九百二十七）（九百二十八）（九百二十九）（九百三十）（九百三十一）（九百三十二）（九百三十三）（九百三十四）（九百三十五）（九百三十六）（九百三十七）（九百三十八）（九百三十九）（九百四十）（九百四十一）（九百四十二）（九百四十三）（九百四十四）（九百四十五）（九百四十六）（九百四十七）（九百四十八）（九百四十九）（九百五十）（九百五十一）（九百五十二）（九百五十三）（九百五十四）（九百五十五）（九百五十六）（九百五十七）（九百五十八）（九百五十九）（九百六十）（九百六十一）（九百六十二）（九百六十三）（九百六十四）（九百六十五）（九百六十六）（九百六十七）（九百六十八）（九百六十九）（九百七十）（九百七十一）（九百七十二）（九百七十三）（九百七十四）（九百七十五）（九百七十六）（九百七十七）（九百七十八）（九百七十九）（九百八十）（九百八十一）（九百八十二）（九百八十三）（九百八十四）（九百八十五）（九百八十六）（九百八十七）（九百八十八）（九百八十九）（九百九十）（九百九十一）（九百九十二）（九百九十三）（九百九十四）（九百九十五）（九百九十六）（九百九十七）（九百九十八）（九百九十九）（一千）（一千一）（一千二）（一千三）（一千四）（一千五）（一千六）（一千七）（一千八）（一千九）（一千十）（一千十一）（一千十二）（一千十三）（一千十四）（一千十五）（一千十六）（一千十七）（一千十八）（一千十九）（一千二十）（一千二十一）（一千二十二）（一千二十三）（一千二十四）（一千二十五）（一千二十六）（一千二十七）（一千二十八）（一千二十九）（一千三十）（一千三十一）（一千三十二）（一千三十三）（一千三十四）（一千三十五）（一千三十六）（一千三十七）（一千三十八）（一千三十九）（一千四十）（一千四十一）（一千四十二）（一千四十三）（一千四十四）（一千四十五）（一千四十六）（一千四十七）（一千四十八）（一千四十九）（一千五十）（一千五十一）（一千五十二）（一千五十三）（一千五十四）（一千五十五）（一千五十六）（一千五十七）（一千五十八）（一千五十九）（一千六十）（一千六十一）（一千六十二）（一千六十三）（一千六十四）（一千六十五）（一千六十六）（一千六十七）（一千六十八）（一千六十九）（一千七十）（一千七十一）（一千七十二）（一千七十三）（一千七十四）（一千七十五）（一千七十六）（一千七十七）（一千七十八）（一千七十九）（一千八十）（一千八十一）（一千八十二）（一千八十三）（一千八十四）（一千八十五）（一千八十六）（一千八十七）（一千八十八）（一千八十九）（一千九十）（一千九十一）（一千九十二）（一千九十三）（一千九十四）（一千九十五）（一千九十六）（一千九十七）（一千九十八）（一千九十九）（一千一百）（一千一百一）（一千一百二）（一千一百三）（一千一百四）（一千一百五）（一千一百六）（一千一百七）（一千一百八）（一千一百九）（一千一百十）（一千一百十一）（一千一百十二）（一千一百十三）（一千一百十四）（一千一百十五）（一千一百十六）（一千一百十七）（一千一百十八）（一千一百十九）（一千一百二十）（一千一百二十一）（一千一百二十二）（一千一百二十三）（一千一百二十四）（一千一百二十五）（一千一百二十六）（一千一百二十七）（一千一百二十八）（一千一百二十九）（一千一百三十）（一千一百三十一）（一千一百三十二）（一千一百三十三）（一千一百三十四）（一千一百三十五）（一千一百三十六）（一千一百三十七）（一千一百三十八）（一千一百三十九）（一千一百四十）（一千一百四十一）（一千一百四十二）（一千一百四十三）（一千一百四十四）（一千一百四十五）（一千一百四十六）（一千一百四十七）（一千一百四十八）（一千一百四十九）（一千一百五十）（一千一百五十一）（一千一百五十二）（一千一百五十三）（一千一百五十四）（一千一百五十五）（一千一百五十六）（一千一百五十七）（一千一百五十八）（一千一百五十九）（一千一百六十）（一千一百六十一）（一千一百六十二）（一千一百六十三）（一千一百六十四）（一千一百六十五）（一千一百六十六）（一千一百六十七）（一千一百六十八）（一千一百六十九）（一千一百七十）（一千一百七十一）（一千一百七十二）（一千一百七十三）（一千一百七十四）（一千一百七十五）（一千一百七十六）（一千一百七十七）（一千一百七十八）（一千一百七十九）（一千一百八十）（一千一百八十一）（一千一百八十二）（一千一百八十三）（一千一百八十四）（一千一百八十五）（一千一百八十六）（一千一百八十七）（一千一百八十八）（一千一百八十九）（一千一百九十）（一千一百九十一）（一千一百九十二）（一千一百九十三）（一千一百九十四）（一千一百九十五）（一千一百九十六）（一千一百九十七）（一千一百九十八）（一千一百九十九）（一千二百）（一千二百一）（一千二百二）（一千二百三）（一千二百四）（一千二百五）（一千二百六）（一千二百七）（一千二百八）（一千二百九）（一千二百十）（一千二百十一）（一千二百十二）（一千二百十三）（一千二百十四）（一千二百十五）（一千二百十六）（一千二百十七）（一千二百十八）（一千二百十九）（一千二百二十）（一千二百二十一）（一千二百二十二）（一千二百二十三）（一千二百二十四）（一千二百二十五）（一千二百二十六）（一千二百二十七）（一千二百二十八）（一千二百二十九）（一千二百三十）（一千二百三十一）（一千二百三十二）（一千二百三十三）（一千二百三十四）（一千二百三十五）（一千二百三十六）（一千二百三十七）（一千二百三十八）（一千二百三十九）（一千二百四十）（一千二百四十一）（一千二百四十二）（一千二百四十三）（一千二百四十四）（一千二百四十五）（一千二百四十六）（一千二百四十七）（一千二百四十八）（一千二百四十九）（一千二百五十）（一千二百五十一）（一千二百五十二）（一千二百五十三）（一千二百五十四）（一千二百五十五）（一千二百五十六）（一千二百五十七）（一千二百五十八）（一千二百五十九）（一千二百六十）（一千二百六十一）（一千二百六十二）（一千二百六十三）（一千二百六十四）（一千二百六十五）（一千二百六十六）（一千二百六十七）（一千二百六十八）（一千二百六十九）（一千二百七十）（一千二百七十一）（一千二百七十二）（一千二百七十三）（一千二百七十四）（一千二百七十五）（一千二百七十六）（一千二百七十七）（一千二百七十八）（一千二百七十九）（一千二百八十）（一千二百八十一）（一千二百八十二）（一千二百八十三）（一千二百八十四）（一千二百八十五）（一千二百八十六）（一千二百八十七）（一千二百八十八）（一千二百八十九）（一千二百九十）（一千二百九十一）（一千二百九十二）（一千二百九十三）（一千二百九十四）（一千二百九十五）（一千二百九十六）（一千二百九十七）（一千二百九十八）（一千二百九十九）（一千三百）（一千三百一）（一千三百二）（一千三百三）（一千三百四）（一千三百五）（一千三百六）（一千三百七）（一千三百八）（一千三百九）（一千三百十）（一千三百十一）（一千三百十二）（一千三百十三）（一千三百十四）（一千三百十五）（一千三百十六）（一千三百十七）（一千三百十八）（一千三百十九）（一千三百二十）（一千三百二十一）（一千三百二十二）（一千三百二十三）（一千三百二十四）（一千三百二十五）（一千三百二十六）（一千三百二十七）（一千三百二十八）（一千三百二十九）（一千三百三十）（一千三百三十一）（一千三百三十二）（一千三百三十三）（一千三百三十四）（一千三百三十五）（一千三百三十六）（一千三百三十七）（一千三百三十八）（一千三百三十九）（一千三百四十）（一千三百四十一）（一千三百四十二）（一千三百四十三）（一千三百四十四）（一千三百四十五）（一千三百四十六）（一千三百四十七）（一千三百四十八）（一千三百四十九）（一千三百五十）（一千三百五十一）（一千三百五十二）（一千三百五十三）（一千三百五十四）（一千三百五十五）（一千三百五十六）（一千三百五十七）（一千三百五十八）（一千三百五十九）（一千三百六十）（一千三百六十一）（一千三百六十二）（一千三百六十三）（一千三百六十四）（一千三百六十五）（一千三百六十六）（一千三百六十七）（一千三百六十八）（一千三百六十九）（一千三百七十）（一千三百七十一）（一千三百七十二）（一千三百七十三）（一千三百七十四）（一千三百七十五）（一千三百七十六）（一千三百七十七）（一千三百七十八）（一千三百七十九）（一千三百八十）（一千三百八十一）（一千三百八十二）（一千三百八十三）（一千三百八十四）（一千三百八十五）（一千三百八十六）（一千三百八十七）（一千三百八十八）（一千三百八十九）（一千三百九十）（一千三百九十一）（一千三百九十二）（一千三百九十三）（一千三百九十四）（一千三百九十五）（一千三百九十六）（一千三百九十七）（一千三百九十八）（一千三百九十九）（一千四百）（一千四百一）（一千四百二）（一千四百三）（一千四百四）（一千四百五）（一千四百六）（一千四百七）（一千四百八）（一千四百九）（一千四百十）（一千四百十一）（一千四百十二）（一千四百十三）（一千四百十四）（一千四百十五）（一千四百十六）（一千四百十七）（一千四百十八）（一千四百十九）（一千四百二十）（一千四百二十一）（一千四百二十二）（一千四百二十三）（一千四百二十四）（一千四百二十五）（一千四百二十六）（一千四百二十七）（一千四百二十八）（一千四百二十九）（一千四百三十）（一千四百三十一）（一千四百三十二）（一千四百三十三）（一千四百三十四）（一千四百三十五）（一千四百三十六）（一千四百三十七）（一千四百三十八）（一千四百三十九）（一千四百四十）（一千四百四十一）（一千四百四十二）（一千四百四十三）（一千四百四十四）（一千四百四十五）（一千四百四十六）（一千四百四十七）（一千四百四十八）（一千四百四十九）（一千四百五十）（一千四百五十一）（一千四百五十二）（一千四百五十三）（一千四百五十四）（一千四百五十五）（一千四百五十六）（一千四百五十七）（一千四百五十八）（一千四百五十九）（一千四百六十）（一千四百六十一）（一千四百六十二）（一千四百六十三）（一千四百六十四）（一千四百六十五）（一千四百六十六）（一千四百六十七）（一千四百六十八）（一千四百六十九）（一千四百七十）（一千四百七十一）（一千四百七十二）（一千四百七十三）（一千四百七十四）（一千四百七十五）（一千四百七十六）（一千四百七十七）（一千四百七十八）（一千四百七十九）（一千四百八十）（一千四百八十一）（一千四百八十二）（一千四百八十三）（一千四百八十四）（一千四百八十五）（一千四百八十六）（一千四百八十七）（一千四百八十八）（一千四百八十九）（一千四百九十）（一千四百九十一）（一千四百九十二）（一千四百九十三）（一千四百九十四）（一千四百九十五）（一千四百九十六）（一千四百九十七）（一千四百九十八）（一千四百九十九）（一千五百）（一千五百一）（一千五百二）（一千五百三）（一千五百四）（一千五百五）（一千五百六）（一千五百七）（一千五百八）（一千五百九）（一千五百十）（一千五百十一）（一千五百十二）（一千五百十三）（一千五百十四）（一千五百十五）（一千五百十六）（一千五百十七）（一千五百十八）（一千五百十九）（一千五百二十）（一千五百二十一）（一千五百二十二）（一千五百二十三）（一千五百二十四）（一千五百二十五）（一千五百二十六）（一千五百二十七）（一千五百二十八）（一千五百二十九）（一千五百三十）（一千五百三十一）（一千五百三十二）（一千五百三十三）（一千五百三十四）（一千五百三十五）（一千五百三十六）（一千五百三十七）（一千五百三十八）（一千五百三十九）（一千五百四十）（一千五百四十一）（一千五百四十二）（一千五百四十三）（一千五百四十四）（一千五百四十五）（一千五百四十六）（一千五百四十七）（一千五百四十八）（一千五百四十九）（一千五百五十）（一千五百五十一）（一千五百五十二）（一千五百五十三）（一千五百五十四）（一千五百五十五）（一千五百五十六）（一千五百五十七）（一千五百五十八）（一千五百五十九）（一千五百六十）（一千五百六十一）（一千五百六十二）（一千五百六十三）（一千五百六十四）（一千五百六十五）（一千五百六十六）（一千五百六十七）（一千五百六十八）（一千五百六十九）（一千五百七十）（一千五百七十一）（一千五百七十二）（一千五百七十三）（一千五百七十四）（一千五百七十五）（一千五百七十六）（一千五百七十七）（一千五百七十八）（一千五百七十九）（一千五百八十）（一千五百八十一）（一千五百八十二）（一千五百八十三）（一千五百八十四）（一千五百八十五）（一千五百八十六）（一千五百八十七）（一千五百八十八）（一千五百八十九）（一千五百九十）（一千五百九十一）（一千五百九十二）（一千五百九十三）（一千五百九十四）（一千五百九十五）（一千五百九十六）（一千五百九十七）（一千五百九十八）（一千五百九十九）（一千六百）（一千六百一）（一千六百二）（一千六百三）（一千六百四）（一千六百五）（一千六百六）（一千六百七）（一千六百八）（一千六百九）（一千六百十）（一千六百十一）（一千六百十二）（一千六百十三）（一千六百十四）（一千六百十五）（一千六百十六）（一千六百十七）（一千六百十八）（一千六百十九）（一千六百二十）（一千六百二十一）（一千六百二十二）（一千六百二十三）（一千六百二十四）（一千六百二十五）（一千六百二十六）（一千六百二十七）（一千六百二十八）（一千六百二十九）（一千六百三十）（一千六百三十一）（一千六百三十二）（一千六百三十三）（一千六百三十四）（一千六百三十五）（一千六百三十六）（一千六百三十七）（一千六百三十八）（一千六百三十九）（一千六百四十）（一千六百四十一）（一千六百四十二）（一千六百四十三）（一千六百四十四）（一千六百四十五）（一千六百四十六）（一千六百四十七）（一千六百四十八）（一千六百四十九）（一千六百五十）（一千六百五十一）（一千六百五十二）（一千六百五十三）（一千六百五十四）（一千六百五十五）（一千六百五十六）（一千六百五十七）（一千六百五十八）（一千六百五十九）（一千六百六十）（一千六百六十一）（一千六百六十二）（一千六百六十三）（一千六百六十四）（一千六百六十五）（一千六百六十六）（一千六百六十七）（一千六百六十八）（一千六百六十九）（一千六百七十）（一千六百七十一）（一千六百七十二）（一千六百七十三）（一千六百七十四）（一千六百七十五）（一千六百七十六）（一千六百七十七）（一千六百七十八）（一千六百七十九）（一千六百八十）（一千六百八十一）（一千六百八十二）（一千六百八十三）（一千六百八十四）（一千六百八十五）（一千六百八十六）（一千六百八十七）（一千六百八十八）（一千六百八十九）（一千六百九十）（一千六百九十一）（一千六百九十二）（一千六百九十三）（一千六百九十四）（一千六百九十五）（一千六百九十六）（一千六百九十七）（一千六百九十八）（一千六百九十九）（一千七百）（一千七百一）（一千七百二）（一千七百三）（一千七百四）（一千七百五）（一千七百六）（一千七百七）（一千七百八）（一千七百九）（一千七百十）（一千七百十一）（一千七百十二）（一千七百十三）（一千七百十四）（一千七百十五）（一千七百十六）（一千七百十七）（一千七百十八）（一千七百十九）（一千七百二十）（一千七百二十一）（一千七百二十二）（一千七百二十三）（一千七百二十四）（一千七百二十五）（一千七百二十六）（一千七百二十七）（一千七百二十八）（一千七百二十九）（一千七百三十）（一千七百三十一）（一千七百三十二）（一千七百三十三）（一千七百三十四）（一千七百三十五）（一千七百三十六）（一千七百三十七）（一千七百三十八）（一千七百三十九）（一千七百四十）（一千七百四十一）（一千七百四十二）（一千七百四十三）（一千七百四十四）（一千七百四十五）（一千七百四十六）（一千七百四十七）（一千七百四十八）（一千七百四十九）（一千七百五十）（一千七百五十一）（一千七百五十二）（一千七百五十三）（一千七百五十四）（一千七百五十五）（一千七百五十六）（一千七百五十七）（一千七百五十八）（一千七百五十九）（一千七百六十）（一千七百六十一）（一千七百六十二）（一千七百六十三）（一千七百六十四）（一千七百六十五）（一千七百六十六）（一千七百六十七）（一千七百六十八）（一千七百六十九）（一千七百七十）（一千七百七十一）（一千七百七十二）（一千七百七十三）（一千七百七十四）（一千七百七十五）（一千七百七十六）（一千七百七十七）（一千七百七十八）（一千七百七十九）（一千七百八十）（一千七百八十一）（一千七百八十二）（一千七百八十三）（一千七百八十四）（一千七百八十五）（一千七百八十六）（一千七百八十七）（一千七百八十八）（一千七百八十九）（一千七百九十）（一千七百九十一）（一千七百九十二）（一千七百九十三）（一千七百九十四）（一千七百九十五）（一千七百九十六）（一千七百九十七）（一千七百九十八）（一千七百九十九）（一千八百）（一千八百一）（一千八百二）（一千八百三）（一千八百四）（一千八百五）（一千八百六）（一千八百七）（一千八百八）（一千八百九）（一千八百十）（一千八百十一）（一千八百十二）（一千八百十三）（一千八百十四）（一千八百十五）（一千八百十六）（一千八百十七）（一千八百十八）（一千八百十九）（一千八百二十）（一千八百二十一）（一千八百二十二）（一千八百二十三）（一千八百二十四）（一千八百二十五）（一千八百二十六）（一千八百二十七）（一千八百二十八）（一千八百二十九）（一千八百三十）（一千八百三十一）（一千八百三十二）（一千八百三十三）（一千八百三十四）（一千八百三十五）（一千八百三十六）（一千八百三十七）（一千八百三十八）（一千八百三十九）（一千八百四十）（一千八百四十一）（一千八百四十二）（一千八百四十三）（一千八百四十四）（一千八百四十五）（一千八百四十六）（一千八百四十七）（一千八百四十八）（一千八百四十九）（一千八百五十）（一千八百五十一）（一千八百五十二）（一千八百五十三）（一千八百五十四）（一千八百五十五）（一千八百五十六）（一千八百五十七）（一千八百五十八）（一千八百五十九）（一千八百六十）（一千八百六十一）（一千八百六十二）（一千八百六十三）（一千八百六十四）（一千八百六十五）（一千八百六十六）（一千八百六十七）（一千八百六十八）（一千八百六十九）（一千八百七十）（一千八百七十一）（一千八百七十二）（一千八百七十三）（一千八百七十四）（一千八百七十五）（一千八百七十六）（一千八百七十七）（一千八百七十八）（一千八百七十九）（一千八百八十）（一千八百八十一）（一千八百八十二）（一千八百八十三）（一千八百八十四）（一千八百八十五）（一千八百八十六）（一千八百八十七）（一千八百八十八）（一千八百八十九）（一千八百九十）（一千八百九十一）（一千八百九十二）（一千八百九十三）（一千八百九十四）（一千八百九十五）（一千八百九十六）（一千八百九十七）（一千八百九十八）（一千八百九十九）（一千九百）（一千九百一）（一千九百二）（一千九百三）（一千九百四）（一千九百五）（一千九百六）（一千九百七）（一千九百八）（一千九百九）（一千九百十）（一千九百十一）（一千九百十二）（一千九百十三）（一千九百十四）（一千九百十五）（一千九百十六）（一千九百十七）（一千九百十八）（一千九百十九）（一千九百二十）（一千九百二十一）（一千九百二十二）（一千九百二十三）（一千九百二十四）（一千九百二十五）（一千九百二十六）（一千九百二十七）（一千九百二十八）（一千九百二十九）（一千九百三十）（一千九百三十一）（一千九百三十二）（一千九百三十三）（一千九百三十四）（一千九百三十五）（一千九百三十六）（一千九百三十七）（一千九百三十八）（一千九百三十九）（一千九百四十）（一千九百四十一）（一千九百四十二）（一千九百四十三）（一千九百四十四）（一千九百四十五）（一千九百四十六）（一千九百四十七）（一千九百四十八）（一千九百四十九）（一千九百五十）（一千九百五十一）（一千九百五十二）（一千九百五十三）（一千九百五十四）（一千九百五十五）（一千九百五十六）（一千九百五十七）（一千九百五十八）（一千九百五十九）（一千九百六十）（一千九百六十一）（一千九百六十二）（一千九百六十三）（一千九百六十四）（一千九百六十五）（一千九百六十六）（一千九百六十七）（一千九百六十八）（一千九百六十九）（一千九百七十）（一千九百七十一）（一千九百七十二）（一千九百七十三）（一千九百七十四）（一千九百七十五）（一千九百七十六）（一千九百七十七）（一千九百七十八）（一千九百七十九）（一千九百八十）（一千九百八十一）（一千九百八十二）（一千九百八十三）（一千九百八十四）（一千九百八十五）（一千九百八十六）（一千九百八十七）（一千九百八十八）（一千九百八十九）（一千九百九十）（一千九百九十一）（一千九百九十二）（一千九百九十三）（一千九百九十四）（一千九百九十五）（一千九百九十六）（一千九百九十七）（一千九百九十八）（一千九百九十九）（二千）（二千一）（二千二）（二千三）（二千四）（二千五）（二千六）（二千七）（二千八）（二千九）（二千十）（二千十一）（二千十二）（二千十三）（二千十四）（二千十五）（二千十六）（二千十七）（二千十八）（二千十九）（二千二十）（二千二十一）（二千二十二）（二千二十三）（二千二十四）（二千二十五）（二千二十六）（二千二十七）（二千二十八）（二千二十九）（二千三十）（二千三十一）（二千三十二）（二千三十三）（二千三十四）（二千三十五）（二千三十六）（二千三十七）（二千三十八）（二千三十九）（二千四十）（二千四十一）（二千四十二）（二千四十三）（二千四十四）（二千四十五）（二千四十六）（二千四十七）（二千四十八）（二千四十九）（二千五十）（二千五十一）（二千五十二）（二千五十三）（二千五十四）（二千五十五）（二千五十六）（二千五十七）（二千五十八）（二千五十九）（二千六十）（二千六十一）（二千六十二）（二千六十三）（二千六十四）（二千六十五）（二千六十六）（二千六十七）（二千六十八）（二千六十九）（二千七十）（二千七十一）（二千七十二）（二千七十三）（二千七十四）（二千七十五）（二千七十六）（二千七十七）（二千七十八）（二千七十九）（二千八十）（二千八十一）（二千八十二）（二千八十三）（二千八十四）（二千八十五）（二千八十六）（二千八十七）（二千八十八）（二千八十九）（二千九十）（二千九十一）（二千九十二）（二千九十三）（二千九十四）（二千九十五）（二千九十六）（二千九十七）（二千九十八）（二千九十九）（二千一百）（二千一百一）（二千一百二）（二千一百三）（二千一百四）（二千一百五）（二千一百六）（二千一百七）（二千一百八）（二千一百九）（二千一百十）（二千一百十一）（二千一百十二）（二千一百十三）（二千一百十四）（二千一百十五）（二千一百十六）（二千一百十七）（二千一百十八）（二千一百十九）（二千一百二十）（二千一百二十一）（二千一百二十二）（二千一百二十三）（二千一百二十四）（二千一百二十五）（二千一百二十六）（二千一百二十七）（二千一百二十八）（二千一百二十九）（二千一百三十）（二千一百三十一）（二千一百三十二）（二千一百三十三）（二千一百三十四）（二千一百三十五）（二千一百三十六）（二千一百三十七）（二千一百三十八）（二千一百三十九）（二千一百四十）（二千一百四十一）（二千一百四十二）（二千一百四十三）（二千一百四十四）（二千一百四十五）（二千一百四十六）（二千一百四十七）（二千一百四十八）（二千一百四十九）（二千一百五十）（二

話說寶釵聽秋紋說襲人不好連忙進去瞧看巧姐兒同平兒也隨着走到襲人炕前只見襲人心痛稍禁一時（原來襲人殺糊听只說寶玉是不回來使要打發個人到大夫那裏去報信不防了到大夫那裏報信的人說寶玉等閒水淮了過來仍舊扶他睡下一面傳請大夫一時大夫來肭了脉說是急怒所致開了方子去了）

襲人靠自躺着細想那日搶玉的光景混攪混攪一点情意沒有迟就是悟道的樣子但是你悟了道撇下二奶奶怎麽好我雖伏侍你究竟沒有在老爺跟前回明倘或打發我出去我若死守叫人咲話我若（重）去心想寶玉待我情分实在不思左思又想萬分難處不如死了干淨豈知吃藥已後心痛頓減仍旧起来伏侍寶玉說（寶玉說想了昭上回着品評）念寶玉聰明中要庚自喫虧又知他母親打算給寶（寶玉說）（行行的）寶玉扶寶玉坐了金陵娶了薛寶釵又迟代玉的事也去安慰賈政料理坟墓的事一日接到家書看（寶玉送黛玉回蘇寶釵回家的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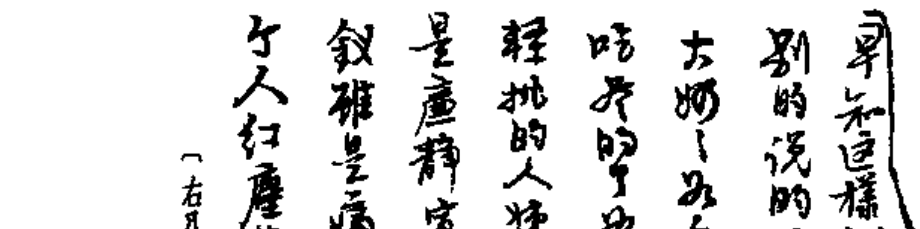
到寶玉寶蔭得中心里自是喜欢後来看到寶玉走失後又煩惱只得赶忙回来在道兒上又聞得有恩赦的旨意又接着家書果然赦罪復戚更是喜欢便日夜趲行一日行到毘陵驛地方那天下雪泊在一个清淨（寶玉新蓋岸投帖辭謝阿及揺說沙到開船却不敢陽動都出來照示兩個接日已在船中寫家書是夜打着人到家信到寶玉諸事俱停準去備年禮中間寶玉忽掐頭見船頭上徹一雪影里面一个人光着頭赤着脚身上披着一領大紅斗篷向着賈政倒身下拜賈政急忙出船才要还揖迎面一看不是別人却是寶玉賈政吃一大驚忙問道可是寶玉麽那人只不言語似喜似悲只見又（又）牽了一個一道走住寶玉道俗緣已畢还不快走說着三人雙雙登岸而去

賈政不過此消疾忙趕來叫叫得三人口中作歌曰

我所居乃青埂之峰我所趋乃鴻濛太空誰与我遊乎吾誰与從遊逍遥乎歸後大荒

賈政一面听一面趕過一小坡忽望不見已趕得心虛氣喘雙腿不定回過頭來見家人小廝多已趕來賈政知是古怪只得回來

即着家人起單先回賈政隨後趕回不題且說薛姨媽傷了赦罪的信便命薛蟠吾廒倍貲自己又湊了些赴刑部交了服子將薛蟠赦出化盡子粹妹弟兄見面不必細述薛姨媽便把香菱与薛蟠為正室同過賈府拜謝見了家人彼此聚首正說着恰好賈政的家人回家呈上書子說老爺不日到了王夫人叫賈蘭將書子念来賈蘭念到賈政親見寶玉一殿大衆多痛哭起来大衆又勸賈政書中叫衆肉不必思傷原是借胎的話說了一遍又道偕們家出一位佛爺還是老爺太、的積德太、迫在想心里便閙鉻了王夫人哭着和薛姨媽通坐玉抱了哉还恨他呢噴的是媳婦的命苦才成了一二年的親怎麽也跟着腸子摔下了薛姨媽听了也是傷心宝叙天倫人事不知王夫人又道我竟知道抱掉宝了胎心里方喜欢昨不想到這樣結局真真来事不由又想到襲人上此时人多也不便說且等晚上和薛姨媽商量那日薛姨媽並未



平兒這樣我不該娶我家的姑娘薛姨媽這是是這一定的偺們這樣人家還有什麼別的說的嗎幸喜今日腊將來生个外孫子必定是有誥封的如今我有了結果了你看大奶奶子為尚哥兒中了舉人明年成了進士可不是我做了官了麼他頭裡的苦也算吃夠了如今的甜來也是各人的好歹我們姑娘的心腸兒好人是知道的並不是前程挑的人物兒倒不如軟弱王夫人被薛姨媽一番言語說得把有理心想定鉏的病依是應靜寧寧抱着慈淚的而已終有這个事想來生在世真有一定數的西番寶釵雖是痛哭他端莊樣兒一點不亂却倒來勸我這是真正難得的西番寶釵這樣个人紅塵中福分竟沒有一点兒想了而也覺解了好些

〔右凡行，原另紙繕寫附粘於第一百二十回第一頁後半頁，接第十二行「不想弄到這樣結局」句〕

回家因恐宝叔痛哭住在宝叔房中解劝那宝叔（却是他的理）
（天大人）
原無可怎便將大道理的話告訴他母親薛姨媽心里又倒安慰便到王夫人那里先把宝叔的話說了王夫人更（点）
欵嘆道若沒我与姨太太這樣好說歹說着（点）
又傷心薛姨媽（点）倒又劝了一会因又提起襲人来說我見襲人近来瘦的了不得他是一心想着宝哥兒但是正
配呢理应有的屋里人委屈也是有的但是襲人並沒有過明路的王夫人道我正要和妹妹（点）商量若說放他出
去怕他又要尋死覓活若留着他又恐老爺不依（那是难事）薛姨媽道我看姨老爺（点）（再者姨老爺這次新娶之人倘可留不可留了）（点）（歌即有留的理）
家的人来很、的吵嘴他叫他配一门正经親事再多、的陪送他些東西也算姐、待他不薄了襲人那里还得我
就是教他家人来也不用告訴他（我们还打听、、若果於宝哥兒倒長的像个人兒）
細、劝他自尊、他家里说定了人家（那）（点）沒叫他出去王夫人道这个主意很是不然時老爺（点）（点）（点）

承德，我们本房的事裡的空隙子中都與的睡所賈
夫人便將宝叔有爭的話之告訴了明，来了頭们，多放出去，賈政上頭無語次日賈政進內請示大臣们
說是衆老戚激但未服閑應該怎麼謝恩之處望乞指教（大人們）衆朝臣（說旨王）奏請旨于是王恩陪陽即命陸見賈
政進內謝了恩王上又降了好些旨意又问起宝玉的事賈政據实回奏王上稱奇說宝玉的文章固是清奇
在朝中必可進用他既不敢受王朝的爵位便賞了一个文妙真人的道號賈政謝恩而出回到家中賈建黨
接着賈政將朝內的話述了一遍衆人喜欢賈珍便回說寧國府第收拾齊全回明了要搬过去概翠庵園在
園內与四妹、養靜賈政並不言語隔了半日却吩咐了一番仰天嘆息的話要（賈建就悄巧祖親事舉与周家的話說了一
說着花自芳的女人回道妹子的親事是城南衛家現在有身有他姑爺（說是的是百裡挑一的）
（說旨王夫人）
（王夫人听听新說是旧王夫人）
（王夫人听听新說是旧王夫人）
（王夫人听听新說是旧

真是一腸喜腸几乎拳断

恩萬想左右為難只得忍住那日已到迎娶吉期便委曲工畢而去（心裡）原想到那里再做打算豈知過了门見那

蔣家办事極其認真多按着正配的規矩一進门门頭僕婦多給奶，繫人此時放在這里又恐辜負了一番好意

那夜原不肯衛就不禁那姑爺極其柔情曲意到了第二天開箱迫姑爺看見一条猩紅汗巾方知是宝玉的（的确的）

此時蔣玉菡念着宝玉旧情倒覺惶愧便故意將宝玉所換松花綠的汗巾拿出来繫人看了方知就是蔣玉菡始

（当初听说相处有着前症与否何）

結姻緣尚定終把心事說出玉菡極其敬服越發温柔体貼寻得个繫人真意无所不（已）但義夫節婦孽子孤臣迫不得

已（三件）事也不可一概推委的（得）此繫人所以在又副册也正是前人過那飛花詠的诗上说道

千古難酬惟一死　傷心豈獨息夫人

不言繫人從此又是一番天地且說那賈兩村犯了禁索的案審明定罪今遇大赦遣籍為民兩村因時來運亦旬

已帶了个小廝来到姑蘇閶門外下船一路行来到了一座茅庵士隱遠遠望見一个老翁在那里曬太陽（知是甄老先生）

士隱過去先生別来無恙兩村道老仙長到在是甄老先生何前次相逢覿面不識士隱道前者老人家留（曾）

下詩句（詩句）相逢盡道無仙骨（道）原来是有仙骨）後来仙翁道原来是石兄（我有七日風塵之災）

嗣有道怎敢相認原因故交故贈片言不意老大人相棄之深然而富貴窮通未非偶然今日復陽相逢也是一樁喜事（重新上茶来）

事這里离華着不遠暫請藤谈未知可否兩村欣然願命兩人携手而行到了一座茅庵士隱讓兩村坐下兩村

便请教超塵(仙長)如来士隐(侯)這一会之间塵凡穢濁先生從蓼華境中来豈不知溫柔富貴鄉中有一宝玉乎兩村道怎麼不知近間他進入空门不愿也曾与他来往過(當的)最次再不過此人貴有此是之疾绝士隐道非也這一段奇緣我先知之昔年(我)先生在仁清巷(舊門口)歇活之前我已会過他一面兩村道(驚訝)京城勇貴卿甚近何以絲毫士隐道神交久矣兩村道既然如此宝玉的下落仙長能定知之士隐道宝玉即宝玉之那年榮寧查抄之前叙堂子裏之日此玉已离世一為避禍二為撮合從此風緣一了影質歸一又復稱示神靈高鬼貴子方显灵此玉乃天青地靈煅煉之宝非凡間可比前程萬大士渺渺真人帶了下凡如今塵緣已滿仍是此二人携歸本處(復)是宝玉的下落兩村听了(雖)不解先生明日再学(到)的(也)便点頭歎道這元来如此那宝玉有此来歷又何以情迷至此復又點悟如此還要請教士隐道此事說来先生未必尽解太虛幻境即是真如福地原籍冊原指要拜之過歷一生平次何不悟先草歸真為有過重不復原之理(呢)兩村听了(又說)宝玉一时迷惘(回)却如何明白(呢)如是仙机不便再问但破疑闷秀此是之多何无妨(不)结局很属平常(呢)士隐道(教)是先生莫性孤言貴族之女與属從情天孽海而来大凡古今女子淫字固不可犯只這情字也是沾染不得的但凡情思纏綿那结局就不可问了兩村听到這里不覺長嘆(把頭点)(回又)问道那榮寧兩府尚可以前日士隐道福善禍淫古今定理現今榮寧兩府善者修緣惡者(結)(冤)(孽)(种)(子)(孙)(都)(不)(興)(旺)(了)(這)(都)(是)(祖)(宗)(的)(罪)(孽)(深)(重)(的)(報)(應)(呀)(清)(朝)(老)(仙)(翁)(的)(話)(不)(錯)(的)(呀)(兩)(村)(听)(了)(点)(頭)(嘆)(息)(道)(原)(来)(如)(此)(呀)(士)(隐)(道)(先)(生)(莫)(怪)(小)(弟)(多)(嘴)(問)(了)(幾)(句)(話)(小)(弟)(也)(是)(一)(時)(的)(好)(奇)(心)(起)(見)(故)(此)(多)(問)(了)(幾)(句)(話)(還)(望)(先)(生)(不)(要)(見)(怪)(才)(好)(士)(隐)(道)(這)(是)(那)(裏)(的)(話)(呢)(我)(們)(既)(然)(相)(遇)(就)(是)(有)(緣)(的)(人)(呀)(有)(緣)(的)(人)(呀)(就)(是)(不)(問)(我)(也)(要)(告)(訴)(你)(的)(呀)(何)(況)(你)(問)(的)(又)(是)(榮)(寧)(兩)(府)(的)(興)(衰)(呢)(這)(是)(我)(們)(分)(內)(的)(事)(呀)(我)(們)(分)(內)(的)(事

微一笑　兩村還要再問士隱未發後
前說蔣祖爺者之通寶玉富貴子美非他有遺腹之子可以襲皇騰達后士隱通此係後事不便預說便連未先
仲人請供檯張邀兩村共飲之畢兩村還要再問日已的件牙士隱使道老先生
望華菴聽歌我還有一段俗緣未了正當今日完結兩村通仙長快伴著此不知尚有何俗緣士隱通　如石頭女私
情當了兩村聽了滿腹驚異請問仙長功出此言士隱通老先生當時不知
憲小女英蓮幼遭塵叔老先生和任之時曾往判斷今歸薛姓塵雖完叔遺一子於薛家以承宗祧此時正是塵緣
脫尽之時也好接引說着拂袖而起兩村就在華菴中睡着了這士隱自去度脫了香菱還到太虛幻境交割清
楚剛過牌坊見一僧一道飄飄而來士隱道大士真人恭喜賀喜情緣完結了那僧道說情緣尚未全結到是
那清朗已往回來了還把他送還原所嘱他後事敘明不在他下世一面士隱便投手而別那僧道仍携了玉到青
埂峯下將宝玉要放在女媧石補天之處看自雲遊而去從此沒

天外書傳天外事　兩番人作一番人

這日空道人又從青埂峯前經過見那補天未用之石仍在那里上面字跡依旧便看了一遍見後面又鐫了
多少收緣結果的話便道我從前見石見這段奇文原說可以闻世傳奇所以曹雪芹刪削但未見通本還不知何時復有
此段佳話若我再抄錄一番勞了世上清閑無事的人托他傳遞或者塵勞人要從石化飛來趨舉便抄了仍袖
著晃昌盛地方有了一番傳頌傳頌口談衣之聲直到覓道處口草菴中睡着有一人仰

叫不醒空，通人復拉他便慢，起來，一看仍旧掷不過，這事我已親見我指与你一个人托他傳去便可歸結你得

某年某月某日某时到一个悼紅軒中有個曹雪芹先生，說賈兩村言托他妈妈，說畢仍旧瞌下那空，通人拉

着此言又不知過了几世几級果然有个悼紅軒曹雪芹先生空，通人便將賈兩村言了方把這石頭記示着那

雪芹先生唉這果然是賈兩村言了空，通人便問何以謂陽此人雪芹先生道祇你空，元来肚里果然空

空既是賈（假語）兩村言但無魯魚亥豕以及背訛爭addend之處無陽阅二三同志兩夕灯窗同消寂寞何你這樣尋

根究依便是刻舟求劍膠柱鼓瑟了那空，通人听了仰天大唉掷下抄本就此而去口中說道元来是敷

衍荒唐不但作者抄者不知並閱者也不知不過游戲筆墨陶情遣性而已後人見了這本傳奇要當題

過四旬偽語為作緣起之言更進一竿云

說到辛酸處　荒唐愈可悲　由来同一夢　休唉世人痴

跋

《紅樓夢》一書，向以八十回抄本和一百二十回刻本分別流行於世。八十回抄本附有脂硯齋和他人的批語，一般認爲是曹雪芹原稿的過錄。據平步青《霞外攟屑》卷九及鄒弢《三借廬筆談》卷十一中記載，這個本子曾經刊刻。但是這個刻本今天未見流傳。至於百二十回刻本則是由高鶚、程偉元等人的修改和增補過的，與原稿微有異同。程、高刻書的前一年，周春在《閱紅樓夢隨筆》中說有人以重價購得百二十回《紅樓夢》抄本一部，看來程、高刪改付刻之前，百二十回《紅樓夢》已在社會上流行過。近年山西出現的乾隆甲辰夢覺主人序抄本《紅樓夢》，似是這一類本子，惜止存八十回，尚不足以證實周春的話。現在這個抄本的發見和影印，幫助我們解決了一樁疑案。

這個抄本的早期收藏者楊繼振，字又雲，號蓮公，別號燕南學人，晚號二泉山人。隸內務府鑲黃旗。著有《星鳳堂詩集》。他是一位有名的書畫收藏家。原書是用竹紙墨筆抄寫的。蓋有『楊守繼振』『江南第一風流公子』『猗歟又雲』『又雲攷藏』等圖章。楊繼振的朋友于源、秦光第等並有題字和題簽。于源字秋泾（泉），又字惺伯、辛伯，秀水人。著有《一粟廬合集》。秦光第字次游，別號微雲道人。于源有《贈秦次游（光第）兼題其近稿》詩一首，可見也是有著作的。他們兩個人都是楊繼振的幕客。秦次游在封面題簽上稱『佛眉尊兄藏』，楊繼振不聞有『佛眉』之號，或者這個抄本在流傳到楊繼振手中以前，曾經爲『佛眉』其人收藏過。

楊繼振說這個抄本是高鶚的手訂《紅樓夢稿》，不是最後的定稿。意思是說這個抄本乃高鶚和程偉元在修改過程中的一次改本，不是付刻底稿。證以七十八回末有『蘭墅重閱過』字跡，他的話應當可靠。但是無論如何，這個抄本不是楊繼振等所僞造，用以欺瞞世人，是可以斷定的。因爲前八十回的底稿文字係脂硯齋本，而脂硯齋本楊氏生前並未見過，這是斷然假造

不出來的。我們從他公開說四十一回至五十回原殘闕，他照排字本補抄了，可見他也無意於作假。至於高鶚不在這本書的開頭或結尾來個署名，單單選定七十八回寫上『蘭墅閱過』四個字，實屬費解。如果說高鶚修改《紅樓夢》時，正是屢試不第，『閱且憤矣』，而七十八回原有一段關於舉業的文字被刪改了，或者他看到這等地方，有所感觸，因而寫下了他的名字，那倒是意味深長的了。

當然，說這個抄本是程偉元、高鶚修改過程中的一次稿子，單憑四個字是不夠的。主要的還應該是這個本子上修改後的文字百分之九十九都和刻本一致，只有極少數地方如回目名稱、字句、個別情節，稍微不同。由於基本上一致，所以我們說它是程、高改本。又由於兩者不盡相同，我們覺得它不是定稿。一般說來，兩個本子的文章字句，彼此雷同，不可能純粹出於巧合。它也可能有這樣的情形，即程偉元買到這份稿子時，上面已經有人改過了。但是這與實際情況不符。程偉元在刻本序上只提到他所買到的本子是『濕漫殆不可收拾』，不會說原抄本上有塗改情況。因此我們覺得這個假定是不能成立的。此外也還可能有這樣情形，即有人根據刻本修改他原來收藏的抄本而成了現在這個樣子。我們認爲這也是不可能的。因爲修改的文字，從回目到情節都有與刻本不同的地方。既然是照改，又故意改得不忠實，未免不合情理。

如上所云，根據我們的考察，這個抄本是程、高修改稿，可能性最大。但是這個抄本的價值却不限於它是程、高的手訂稿這一點。首先，這個抄本提供給我們一個相當完整的八十回脂硯齋的本子。這個百二十回抄本的底本前八十回是脂本，這個脂本的抄寫時代應在『庚辰』本與『甲辰』本之間。說它在庚辰本之後，最明顯的一個例證就是十七和十八兩回已經分開。說它在甲辰本之前，我們根據的是這種情形：即這個抄本和甲辰本同樣改動了的地方，有的和甲辰本一樣，不留痕跡，如二十二回末尾謎語，但更多的地方是保留修改痕跡，如五十八回藕官燒紙錢。這個抄本雖然抄寫在庚辰本之後，但是仍有它的特色。如第四回開端有一首詩爲各本所無。將第五回起始二十九字移至第四回末，第十六回記秦鍾之死，七十

回柳絮詞『任他隨聚隨分』下，有批語云：『人事無常，原不必戚戚也。』都是和別本不同或別本脫抄的。所以在脂本系統上，這個抄本將佔有一定的地位。其次，通過這個抄本，我們大體可以解決後四十回的續寫作者問題。自從有人根據張問陶《船山詩草》中的贈高鶚詩『豔情人自說紅樓』的自注說『《紅樓夢》八十回以後皆蘭墅所補』，認定續作者是高鶚，並說程偉元刻本序言是故弄玄虛，研究《紅樓夢》的人，便大都接受這個說法。但是近年來許多新的材料發現，研究者對高鶚續書日漸懷疑起來，轉而相信程、高本人的話了。這個抄本在這方面提供了一些材料，我們看到後四十回也和前八十回一樣，原先就有個底稿。高鶚在這個底稿上面做了一些文字的加工。這個底稿的寫作時間應在乾隆甲辰以前。因爲庚辰抄本的二十二回末頁有畸笏叟乾隆丁亥夏間的一條批說『此回未成而芹逝矣』，仍保留着殘闕的形式。但到甲辰夢覺主人序抄本時就給補寫完整了。而且把原來寶釵一謎改作黛玉的，另給寶釵換製一謎，謎中有『恩愛夫妻不到冬』一句，並有批云：『此寶釵金玉成空。』可見這位補寫的人對寶釵後期生活是清楚的。這也就是說，後四十回所寫寶釵生活的文字，這位補寫的人見到過。或者後四十回竟是出於他一人的手筆，也很可能。因此，張問陶所說的『補』，只是修補而已。

後四十回既大致可以確定不是高鶚寫的，而是遠在程、高刻書以前的一位不知名姓的人士所續，這樣一來，我們前面提到周春的話就得到了實物的證明了。看來這個抄本不僅前八十回重要，而整個百二十回抄本更是在《紅樓夢》的板本史上佔着不可輕視的地位。現在將它影印出來了，送到《紅樓夢》的研究者和愛好者的面前，讓大家共同來研究它，欣賞它。至於上面的一些意見，只是我個人讀後的一點看法，也不一定完全正確，寫出來供大家參考。

范寧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於北京

欢迎使用Kolistan搜集／制作的电子图书

本电子书由 Kolistan 搜集于网络。

本电子书仅供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
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得用作商业用途；
如果喜欢，建议购买原版图书！

如果在使用本书过程中有什么意见
和建议，请给我写信。

请访问 抚琴居论坛 获得更多图书信息。